叢書集成續編

一三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四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清

杲堂文續鈔四卷附錄一卷……清　李鄴嗣撰　四明　一
費氏遺書三種……清　費　密撰　民　唐鴻學校記　怡蘭堂　一四一
弘道書三卷……一四五
荒書一卷附校記一卷……二一二
燕峯詩鈔一卷……二三六
曝書亭集外詩五卷詞一卷文二卷……清　朱彝尊撰　檇李　二四三
讀書堂綵衣全集四十六卷……清　趙士麟撰　雲南　三一七

杲堂文
續鈔

154冊 98.5

1B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杲堂文續鈔序

杲堂自序次其文集二十卷刻於清康熙戊午者曰杲堂文鈔六卷爲黄梨洲選定别有稿本藏於家全謝山力勸其孫世法出之擇其尤精者八卷甬開雕而謝世稱爲杲堂文續鈔者也謝山蓋以刻本爲外集未刻爲內集即其自序二十卷是也辛亥八月貞羣訪得王斗瞻奎手寫杲堂未刻稿一冊合西漢節義傳論李氏家傳得文百三十首甲寅六月復從杲堂族孫彭年茂才翼鵬所假錄其祖勤甫舉人厚建寫本未刻詩文稿校

王氏本增文二十四首而家傳則未之及於是合校兩本删其酬酢之作補其未收者四六殿之卷末家傳别爲附錄總凡五卷得文一百一十一首仍依謝山原署題曰續鈔吾友張公詠霓既重刻杲堂詩文鈔擬嗣刻續鈔而捐館舍公子星聯等仰繼先志剞劂告成寓書乞言乃序之曰明魯王航海吾鄉忠臣義士志謀恢復杲堂侍其父儀部棡奔走海島山寨間戊子入日儀部下省獄杲堂縶定海馬厩中七十日事解儀部之喪自省歸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是年七月再下府獄終得不死庚寅馮侍郎躋仲之難黄晦本刑有日矣杲堂與同志傾家救之張尚書蒼水褰難清帥得其往還筆札欲按籍殺之杲堂用奇計使中止其所保護尤多杲堂流離國難伏處草莽足跡所經常在僧寮野廟間與失職之徒賡唱迭和以寫其鬱勃之氣故國故君之思時流露於筆端其志可哀其情可憫也杲堂之文初尚奇麗出入東漢六朝間自交黄梨洲盡棄舊作專精太史公及唐宋大家其後爲文也稱心而言務去陳言自謂顯可諭刑賞幽可質鬼神不敢少亂其眞譬曲爲直此

其文德也梨洲許爲歐蘇嫡子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之迹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一變甬東之風氣且曰先生之死吾無爲質推挹至矣嗟乎以杲堂之才大可有爲今側身患難之中忍辱不死者蓋欲留身以有待及恢復無望頹然自放肆力於文字以寄其慨顧世以文字目之者非杲堂之志也然杲堂之避世天所以老其才使其文章愈工是其避世天之所以成其才也杲堂别有詩續鈔藏稿未刻星聯兄弟能繼續刊布以竟先志否乎庚寅清明節馮貞羣序

杲堂文續鈔卷首

杲堂詩文續鈔序

全祖望

李君甘谷出其王父杲堂先生未行之集詮次開雕令余任覆審之役余喟然歎曰先生是集之得傳也悕矣謝皐羽之卒也自其晞髮集游錄而外皆以殉葬故不存鄭所南沈心史於井底三百年而始出近有方韶父之裔孫逢人頓首求其先集足本而不可得皐羽之幸而存者冬青之歲月西臺甲乙之姓氏尙成疑案所南之幸而得出者或且以爲姚叔祥之贋本由此觀之韶父之集之遇也難矣皐羽兼家窨死所南無後其零落亘不足怪韶父之後人賢矣而其生已晚斯其所以爲好事之恨也殘明甬上諸遺民述作極盛然其所流布於世者或轉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內集夫其內之云者蓋亦將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洩百年以來霜摧雪剝日以陵夷以余所知董戶部次公王太常無界林評事荔堂毛監軍象來高樞部隱學宗徵君正庵徐霜皐范香谷陸披雲董曉山其祕鈔甚多然而半歸烏有余苦搜得次公荔堂披雲三家於劫灰中水功隱學尙餘殘斷者存而象來正庵霜皐則不可得矣然諸公猶非其絕無者若駁案廬李玄象高廢翁則竟不可得即以李氏而言戒翁咢叟其與先生共稱三李者也皆無完集得貽於今嗚呼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於太虛而棲泊於廣淵咸池之間雖不死而人未易足以知之其所恃以爲人所見者此耳此即諸公昭昭耿耿之心也而聽其消磨腐滅夫豈竟晏然而已乎勃菀煩冤且將有所憑以爲厲非細故也甘谷表章舊德盡發羽陵之藏加以疏證使後世昭然見先生之大節前論文獻者不至有冬青歲月西臺姓氏之疑叔祥贋本之慮韶父後人之痛余蓋爲之喜而不寐者數日幸逢不諱之朝采薇采芝之音得以不終湮沒其亦賢子孫之業也甘谷去年一病幾死病中之惓惓惟此集余曰子能以此爲念不須觀廣陵曲江之濤也及其愈也始決意開雕然則先生之集之得傳也悕矣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黃宗羲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

遹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爲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淩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子威亦水月峰疏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猖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又爲異趣即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做精神乎寒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惋因相與校覈雅

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迪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託意轉相求請充牣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款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倣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生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槃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

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尚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胤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眞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即守貴州之巡撫欞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棡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恆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宦嶺外通文張夢奇深所歎異歸

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繫馬廄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竄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庵徐霜皐高宸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即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先生懸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

所惋結苑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積篋蝕笥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蘄涙張司馬死故國先生義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儷語使當詞頭之任眞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翺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

率青雲苟非勞謙厄運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於天啟壬戌四月二日卒於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項氏子一人暾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雯次適林獬錦餘未行暾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連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强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稱好賠羣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昔三彭匠石郢人鄮鍾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續甬上耆舊詩傳　全祖望

東洲遺老李鄴嗣原名文胤以字行又字孫亭學者稱爲杲堂先生儀部棡之子也年十三卽能詩補諸生丙戌儀部喪職奔走山島海寨之間先生輔之戊子八日大捕甬上薦紳其父子並豫者高都御史斗樞父子與李氏時先生年二十七已爲輿論所屬若此囚於蛟關七十日甫得脫而儀部之喪自杭歸殯畢是年七月再下府獄盡降臣謝三賓餘恚未已也聞者以爲必死而

先生在囚中其所居卽華公嘿農楊公楚石故地方作招魂之詞以酬之已而終得不死自先生蒙難後達翁滿三徑又時時善病或疑壯心已盡不知其逐日集原左執太行之獼右搏雕虎畫如故也而不大聲色以泯其相庚寅馮侍郎躋仲之難其監軍姚江黃宗炎刑有日矣時傾家救之者爲馮公子道濟奔走其間者爲萬農部次公天鑑高隱君旦中卒成其事者爲萬農部履安而先生之力亞於道濟遂出之劒鋩之中癸巳黃岡萬僉事允康來吾鄉及別先生餞之座客爲僉事箋易

得睽之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皆大駭先生因固請僉事且潛身甬上僉事不可行至吳中楊崑之變作先生終身痛之先是爲冰槎葬兩世及其蒙難大帥收得其所與中土往還筆札欲按籍殺之先生以奇計使中止其所保護尤多餘蓋不能以畢傳嘗有客以故宮什器求售者先生一見其題識流涕沈瀾不能自勝其人亦泫然而去燕人梁職方公狄嘗曰鄞嗣將毋使句東一片地盡化爲碧血蒼燐大是可畏康熙壬午浙之大吏皆欲以先生應詞科之薦以死力辭而萬徵君季野亦有史館之招先生送之歎曰鄞次都能招致君章同隱弋陽山中不能禁其喟然而別從此出處之事且有操之者徵君以是終身不受館職幕府以重幣乞先生課其子爲詩謝遣之庚申卒得年五十有九蓋自戊午高武部隱學卒己未周隱君鄮山錢徵君法廬卒是年倪評事端卿暨先生卒辛酉先生兄戒庵處士卒壬戌先生兄譽樵駕部卒癸亥陸隱君春明卒甲子徐明經霜阜卒甬上耆舊爲之喪氣以予竊窺先生之才甚長故能側身患難之中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者蓋

本欲留身以有爲而卒不克故其詩曰采薇硜硜是爲末節臣靡猶在復興夏室是則先生之志也所圖莫遂故垂死而喟然以不得從五君子爲恨是非先生之志也然則九死不死者已足扶九鼎之一絲矣嘗謂先生一身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翺鄭思肖委蛇家禍則晉之王裒唐之甄逢周旋忠義之間則漢之云敞閻子直而卒以其餘力任甬上文獻之重羅前輩遺詩徧爲作傳枌社風流藉以不墜所著自本集外尚有西京節義傳一卷漢語十卷續漢語二卷南朝語四卷補世說如干卷又集世說新語詩等韻詩別爲卷先生私淑戢山之學於梨洲私淑漳浦之學於大滌山人何羲兆呂漢憲顧終身未嘗開講然其忠孝自持則所謂眞學者其人也子暾別有傳

先生外集久已行世其內集二十卷未嘗出以示人余自京師歸力勸其孫世法出之乃擇其尤精者得八卷開雕今是編合前後二刻采之然限於尺幅殊不盡也

吾友杭編修世駿謂余杲堂文眞稱作手然如馬弔

說似可不作余曰馬弔說有深意其言馬士英用而南都亡馬吉翔用而粵中亡此二語甚可感編修謝云吾讀之未詳也

貞羣按鮚埼亭文集外編有李杲堂先生軼事狀云梨洲黃公所作杲堂先生墓志於其大節卓行略有表見而其事不備去今七十年知者鮮矣先生仲孫世法以爲未慊予少得之先大父贈公所述者蓋稍足俱十之三四乃詮次而復之以下即與續甬上耆舊詩傳相同茲不重錄

杲堂文續鈔卷首

杲堂文續鈔總目

卷首

杲堂詩文續鈔序　全祖望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黃宗羲

續甬上耆舊詩傳　全祖望

卷一

書序

卷二

書序　贈序

卷三

序　書　記　傳　墓誌銘　祭文

卷四

雜著

卷五　附錄

李氏家傳

題跋　馮貞羣

杲堂文續鈔卷一目

戒庵先生詩集序
礐樵先生集序
萬季野詩集序
萬貞一集序
張蓉嶼先生新草序
友聲集序
錢蟄庵集序
朋鶴草堂文集序

侍御陳葦庵先生詩序
證堂詩集序
卓火傳詩序
蔡子佩詩序
李玄度詩序
適可軒詩集序
雁字詩小序
甬上高僧詩序
雪山堂序

妙峰集後序
直木堂詩序
白檀集序
宗門寶積錄序
雲門和尚語錄序
寒泉子語錄序
直庵大師語錄序
二余子廬墓圖序
補西臺慟哭記註序

海陵陸毋節行冊序
李氏宗譜序
高氏宗譜序
邵氏家乘序
周氏宗儀考序
甬上耆舊詩序

杲堂文續鈔卷一

明甬上李鄴嗣撰

戒庵先生詩集序

余撰甬上耆舊傳附錄其詩吾宗得列者二十人俱五世祖長清處士後余嘗竊論吾宗詩三百年來至今日其盛凡六當洪建以前吾鄉詩運久蕪自長清處士與諸公倡雅里中賀世一鳴蜩蟇輟響謂於吾鄉有闢草萊之功此一盛也成弘之間櫟軒先生與諸公始爲耆舊會良辰佳集以吟唱答太平此一盛也世廟中名臣十二家侍御六峰先生列其一此一盛也吾宗諸詞客多從東沙張大司馬游賓父先生其風格最高與櫟社長沈句章公齊名子年先生繼之此一盛也神廟中三大臣一爲忠毅公公夜郎生還詩更爲悲渾此一盛也至從長兄戒庵先生少稟異才博學能治詩古文詞爲忠毅公所品目里中名諸生盡出其下既壯從官三巴作秋聲諸詩名動蜀中余年方十七從先公官嶺外先生與余言詩以杜工部全集爲贐余舟中讀之遂能詩從先生之教也未幾而國難作兩京繼陷監國在會稽當是時里中諸大家子弟率俱著進賢冠垂組盛車騎炫熿里門而先生不出曾不四五年諸公復變頭翻面圖再從計偕試於鄉而先生亦不出閉門蓬藿歲鈔書至十餘篋專以賦詩爲事不間晨夕余嘗序先生詩至四五種論之既詳以爲吾宗詩至於先生而益盛先生謝曰吾廢而至老其衰若此豈能望先人之盛邪余謂未然先人生在盛時斯其音亦盛耳然杜陵詩史專在麻鞋老瘦時而陶公詩篇高妙亦於歲次庚申後先生雖衰於時而其詩則誠一盛也今歲先生八十三復手輯其詩三冊以命余曰可早爲論定及吾老眼尙在得親見之余奉命唯唯昔阮士宗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士光兄弟覽其書曰此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荀君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請獲麟於二子及二劉身後果益二傳今先生之詩其幽異處可方孟東野而奇麗處則可比李義山既兩言而定他日以此編附甬上耆舊傳以傳於世無疑也所望先生怡神愛氣養此高年每歲讀五經一過浸及大齊當更有詩三冊矣

碧樵先生集序

人生各治其事惟以得所嗜爲樂是以有所求而治之與無所求而嗜之絶不同百工之治一藝朝而作暮而猶未息然火繼之其目之所注手之所執俱此事然其中固有所求也使予之百鍾則脫然棄其事矣甚而世人讀書者亦然季子夜發書陳篋數十伏而讀之其志亦有所求也至位尊而多金則篋塵數寸矣余故謂世人讀書其賤與百工等以所嗜本不在此也至所謂好學者飢可以當餐小病可以當藥歡可以當絲竹忼慨可以當酒出行可以當舟車斯須不離忽忘其老之將至若此可謂得所嗜矣而余於吾二伯兄見之余集世說詩有曰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一爲家戒庵先生與余居同宅年八十三一爲家碧樵先生所居曰薜蘿巷年七十五兩先生嗜讀古書自少至壯及垂老於書卷未嘗少輟余適爲戒庵撰生藏誌言之既詳至碧樵先生爲人疏眉目風貌過人少讀先世遺書稱名諸生兼治詩古文詞喜博覽揚榷極古今蘊藉典籍得其貫穿生平無他好惟善讀書手鈔書行朝以後遂自放嘗以事下獄帶鎖而誦吟聲出圜扉既而得釋益以撰述爲事每客遊四方所至輒著書晚歲歸居薜蘿巷年七十美髯如漆間有所披覽隨取古人事論斷是非若老吏判事傳爰書論報發摘無所隱兼工書法得論古數則一吟一咏輒手書窗明紙淨下筆斐亹先生欣然自得左右觀者俱撫掌爲先生助喜書成即命童子持示余兼呈戒庵先生余有所作亦如之日有一二童子持兩家詩文絡繹道中兩先生既高年余雖方六十然以善病而老里中遂以余與兩先生並稱謂李氏三逸叟俱有書癖今歲戒庵先生手定其詩三冊使予序之先生亦錄其古文二百篇命余敘其後兩先生詩文具在其足傳於後當世自知之惟敘其晚而嗜學若此以爲非今人所可及且目見後輩盡堪讀書但伺其候旦而起意中孳孳何所謀終日揮汗走道上鹿鹿所營何事而惟讓此三老人眼花手一卷思之殊足自笑試有詠右丞佳句相問曰七十老翁何所求先生亦當莞然無可置答矣

萬季野詩集序

吾黨之學二一曰經學一曰史學是以學者先之經以得其源後之史以盡其派則其於文章之事可以極天地古今之變波瀾四溢沛然而有餘其於詩亦然乃人或罔言曰詩小道也夫詩列五經之一皇皇焉如日月麗天斯其道大矣第自唐以後置詩不用徒使閑曹薦紳不讀書山人爲之此詩格所以不尊耳豈遂謂詩可輕耶至近世詞家更習爲擬議剽竊朝秦聲暮楚聲此俱齷齪不足道若吾黨所稱儒者治經究心聖賢之學則每奉先儒玩物喪志一言遂以讀書修古文詞爲末

事而鄙學禪門一種聲口撰爲語錄文事卽閒有吟唱亦遂如僧偈如梵頌叛散風雅一朝墜地夫三百篇微言妙義每闡從前聖學所未發使雅之皇矣抑頌之維天之命敬之其說理有如後儒之腐俚則夫子當亦刪之矣余故曰詩非能害經也惟出後世儒者及唐以後詩人所作斯其害於經者也至詩與史學更相表裏蓋詩義主述治亂陳美刺其所敘兩朝主德及中興將相勳業爛然自板蕩以後記王室衰微之由下至列國盛衰歷歷可誦故詩與春秋相接而漢以下詩家則稱彭

澤杜陵二公俱詩之聖然陶公詩上自述史詠古傳贊託契千載以寄其遙情而杜公尤善敘其所歷時事發於忠憤感激讀之遂足當一代之史二公所長若此余故曰詩非無益於史也若爲不識古今人所作則誠無益也余嘗讀史記謂司馬相如諸人撰樂府十九章其文爾雅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詞卽杜公號爲詩史非其博極羣書網羅當世見聞亦豈能作由是知士不通經史之學卽於文章諸體俱不應漫然下筆而何獨可易言詩耶吾友萬季野少從梨洲先生得傳子劉子

之學吾黨方有五經講席每諸君子考證有所未定必待季野片言遂俱折服而其於史學馳騁數千年間人物典制國家所以興亡爛然在掌而近逮三百年故事益詳每從衆座引據歷朝實錄及先輩名公卿遷除歲月悉無所爽若吾季野於經史之學眞吾黨之畏友也而季野復喜言詩適余從老友徐霜皐先生泛東湖登望海絕嶠游覽數日得五言古詩一卷季野讀之甚喜爲能兼謝客杜陵之妙且屬余異日作詩當復如此勿以去老漫興而季野亦出其詩二帙使余序之壹何其

中今協古鏗鏘感諷流連宛篤悽遠若是其辭之絕工也季野近與余約擬取三百年朝廷大事與士大夫風節有關名教及他軼事足傳每題系以樂府一章以續西涯後在季野爲之誠甚易而余則已老矣獨是余好舉季野之詩將令學者俱翻然先求諸經史之學以溯其源窮其派而後汪洋以出之且使天下儒家了然知梧桐月照楊柳風吹未卽爲人豪語而一時詩人不知讀書徒躐躐奉一先生言相剽摹其聲句以爭此坐毋爲也

萬貞一集序

余於里中最稱萬貞一之文幾二十年矣貞一少事大父父得傳家學復從諸叔父學於梨洲黃先生之門先生初謂余言貞一古文兼有剡源震川兩家之妙其才不易得余以是益自信余嘗謂與萬氏父子孫三世交而俱心師之謂悔庵先生之風格季野之學問貞一之文筆是也其後貞一文日高其名日益盛十年以來余所見一時當軸諸公所在虛左以候其名版之至改席易衣然後請見上公則重其典冊高文將軍亦愛其飛書走檄而貞一之文遂爲當世所重雖然余竊爲貞一惜之使以貞一之才得保其十世故宅西皋墓田裁足給衣食卽可杜門蔽竹俯對屋梁著書月積歲成豈復可量今乃爲飢火所驅使陸陸道上一造記席便當役我妙筆由寫他人所欲言卽爾酬世之作亦復軼倫足使諸公心折而不知貞一所可傳固自有在也且文章之事至今日難言之矣余謂凡一切牋軸屏版應俗之文俱如置驛當衢供張候過客漿酒藿肉取足充具卽此人操觚亦未嘗自目爲古文思爭此一坐固不必復

論若夫得與文章之事確以作者自命斐然可觀其敝亦有二一自弇州極媚歷下推爲西京兩司馬至近日華亭陳大樽諸君益傳之震川力追唐宋諸大家首斥弇州庸妄至近日豫章艾天傭諸君益傳之然彼學兩漢者徒襲龍門蘭臺之詞固誠馬班之掾史也此學八家者徒襲廬陵南豐之詞則亦歐曾之掾史也此其敝謂諛而無本至所傳駢耦工麗之文祖搆於東漢而俊極於子山義山亦足備文章之一體然其學事不必究其始終人不必考其本末碎句斷章齊頭漢尾略取形肖

遂叶宮商雖復味調於聚觴而色爛於合組然其做請之側而不正若吾貞一之文則不然其學一本於通經一本於讀史服習聖賢貫穿紀傳每有所作煥然而興無不發其識之所起縱其才之所至而止而自闇合於古人之法初未嘗取昌黎廬陵一大家之言爲之模範于前也吾每望見貞一文卽入馬辟易矣適貞一將客長安偶出其篋中所攜經余點定者一二卷先以問世當世詞家讀貞一之文必有歎服吟研十倍於余者余方與梨洲先生相視而笑曰諸君愛貞一之文固當但

後于吾兩人旣二十年矣

張蓉嶼先生新草序

吾鄉張蓉嶼先生文定公後人也其人神情蕭散未嘗與世務相關自壹爲廉吏解綬歸喜從月湖居月湖在城中山川映徹凫磯雁渚與人家臺榭參錯其中嘉隆間大司馬東沙張公以文章之事主壇墠郡中諸賢俱相從觴詠湖上後人卽其地爲公祠先生遂定居祠下籜冠藜杖常在兩湖七橋間邀招賀監近溯司馬公風流俯仰古今先生旣益謝世事唯與諸散人遺老行吟坐隱逍遙遣日卽觴益有無先生盡不知也先生初爲名諸生文筆妙一時其詩風華綺麗亦復如之自晚年坐臥湖上旣久宿癡盡脫晨心益研遂盡得日新之妙蓋先生置身湖上十洲其於詩得幹於松島得光於月島得鄭於花嶼得色於菊花洲得潔於雪汀得淡於煙嶼得遠於芳草洲得疏於竹嶼得宕於柳汀而最得秀於芙蓉洲蓋先生本以光祿之雕繪一變而爲康樂之天然每讀其近詩如出秋水照初日宛然可愛遂已秀絕人間是以先生雖總攬十洲山光水影出入其筆下

而更別占芙蓉一洲遂以自名此先生善自言其詩也余嘗論吾鄉詩格之秀前輩莫如先生後輩莫如董巽子先生甲寅一卷詩余盡取其佳句書於素壁逢人輒舉之是歲將除余偶作散懷十章請今日作詩當以二謝劉文房爲宗先生見而喜之偏次其韻發讀欣然遂使余詩無色也吾友陳介眉論先生十詩謂其秀若可餐非濯筆湖光未易到此甚矣吾友之善言詩也

友聲集序

吾鄉前輩風流可師若大司馬東沙張公自解組歸爲

天下文章司命數十年其後常集海內名家訊答赤牘凡四冊刻之家塾藝林以爲盛事司馬之後遺風莫繼近日則有吾友錢蟄庵先生蟄庵平生性篤於朋友諸所交游俱擅一時品目蟄庵每相見必極流連契闊之後則藉有筆疏可以當面此在他人不過泛泛往來惟吾蟄庵則中心藏之款款不已頃者蟄庵既荷鉏歸來杜門不出不復問人間事祗此故人貽書出入懷袖雖紙弊墨渝未嘗暫離於手因合爲友聲集三十卷自詩賦序贊諸體以至單詞片簡無不具載手錄數月而成因命杲堂序之余爲欣賞彌日曰此眞人間未有書也夫蟄庵爲人風流足上接司馬至此集所載比諸芝園不同者司馬生當世廟初年宇內盛平諸賢薦紳名流書翰其卷帙幾倍之蟄庵可爲無負膠漆矣第蟄庵所喜若蟄庵所遭則不然蓋自蟄庵束髮論交以來垂三十餘年今已別一天地別一陵谷計蟄庵所交惟方外諸公瞿曇面目當寒暑不變耳諸所載一時名公老先生固有摯髯在天埋碧在地化爲朱鳥散在大川名嶽間精彩如見亦有長謝故人翛然直去或從徐市而不返或與要離爲一丘卽欲手披劍草迴車三步而不可得其他若同時名士並驅著作之林車騎甚都風貌第一而今遂椰冠葛帔銷聲削骨自放山岨水涯之間不欲更存其名氏此其一死一生一盛一衰舉篇見字歷歷可指此蟄庵所以日手一編潸然出涕裴回俛仰而不輟者也憶余識蟄庵已三十年而其敘交則在歸來閣之後今集中所載余往還唱答約二十餘篇當時憑几疾書忽忘其草而蟄庵俱錄存之乍然相觸翻似讀所未見書始歎陳孟公日治私書百餘封劉穆之至午得百函其中必有佳者而當時無爲收錄使妙札不傳此眞古人之罪也自今而往請語諸君子曰公輩凡遺蟄庵一札十行俱當極留意此君將藏之錄之爲汝傳之又曰公輩若不遇如蟄庵其人卽一札十行亦不煩留意恐其未必藏之錄之將如陳劉兩君使妙札無傳於後也

錢蟄庵詩集序

歲在丁丑先儀部與錢忠介公同舉進士忠介公兄弟

及諸從子甚盛以蟄庵爲稱首蟄庵則從其尊先生移家峽中時以赴諸生試一還里門始得與蟄庵相見蟄庵長余七八歲年少已工詩有名車騎雍容甚都兩家文義賞會比諸王謝何其盛也未幾國難作忠介公既薨客葬閩嶠先儀部亦畢命虎林忠介公兄弟十一人多客死或以事見法所存只三四人時蟄庵亦不得安其客居始攜家歸耕甬上草堂余亦脫銀鐺萬死得還城東舊業既聞蟄庵歸則一過其所謂歸來閣春草沒頂弱泥陷兩足褰衣而上得重與蟄庵相見蟄庵已近五十貌蒼然身著大布衣把手如在夢寐兩家門戶彫瘁一至於斯何其衰也然蟄庵既已爲逸民自放於世其所遭率多坎壈拂鬱而其所爲詩益工余每過蟄庵茗酒間輒出其篋中詩共讀讀已輒哭盞闌觴半則數數狂走二三里過睢陽祠下隔江殘壘數十雨潮激激起衝岸石遙望灌門戰洋鼓吹隱作更相與悲吟數章至失聲而返蓋蟄庵自以其詩盡天下宜憤宜咤宜悲宜歎之事焉嗟夫人生百年受富貴如泡沫耳天欲使其人名氏垂於後世則必阨其所遭使日在坎壈拂鬱

中而後其文章愈工而愈足傳此則吾輩所竊自慰藉而有在人世所謂盛衰之外者也適蟄庵手錄其詩分爲內外二集以寄余曰吾老矣忽忽爲五十公人命無期年來已束裝爲歸計惟生平出處盡在二編詩須吾杲堂定之無俟異日爲也余笑謝曰唯唯此何俟異日哉昔太史公著史記謂要諸死日然後是非乃定陳留阮士宗撰高隱傳將成請劉處士兄弟曰若素車白馬之日當獲麟於二子此謂著書家知音不易得而人出處須觀其畢身不得預相題目也若吾蟄庵則可不然蟄庵忠孝世門傳其家學自其少有盛名所交時鉅公老先生若閩海王丞相曹方伯雲間夏吏部諸公俱能早知蟄庵稱其詩品目久定而蟄庵自甲申以後即棄其諸生一杖一笠日與釋老漁父相徉於遺山賸水間人目爲鄭所南晞髮先生一流歲寒相見赤石彌堅此其人其文章夙爲海內所信足傳於後世固已在今日無疑又何俟余之不文更相論定哉因爲略敘兩家盛衰與蟄庵所遭坎壈而其詩愈足傳有若此後來詞人能讀蟄庵詩論其世因而以興以感則或有藉於余言

云爾

朋鶴草堂文集序

初余里中所從游唯荔堂林先生霜皐徐先生爲最先至今日而余所謂兄事之老友亦唯爾先生在焉其諸公俱稍後之矣憶余少客嶺外數年時荔堂方與同里諸名士共爲鶴山七子集其文最盛未幾而有甲申之難華吉夫王卣一兩先生並以身殉國難其死有鼎呂之重余嘗悵然思舊有曰哀笛重因二子賦故林今作五君詩讀者悲之已後數年其三人亦相繼下世而荔堂霜皐獨與余爲歲寒之交荔堂嘗一出爲廷尉左平旋即歸隱而霜皐與余益自放廢幅巾竹杖共徜徉於兩汀三嶼之間今俱冉冉爲六七十公髮白益稀齒落將盡尚俱得爲天地所遺適吾友兵曹高隱學先生復修甬上耆舊集遂延荔堂霜皐以爲重余亦循盧尹之例得附末行里中俱謂有先櫟軒魏雪松諸先生風流共相推重雖一時文苑諸君子五經並興蔚然後起至其望荔堂諸公俱逡循退席請得從先生杖屨後蓋自余覽史家藝文所錄如正始名士傳襄陽耆舊記東城父老傳遺士傳湖山遺老傳俱見史類中若是夫高名宿德離然出羣埃之外爲世所仰止史臣採其逸傳亦能爲國史光華誠如此其重也年來余以病肺杜門先生亦善病因手輯其文草屬余序之余謝曰余文豈足爲先生重哉昔西漢之鄭子眞董子儀東漢之龐德公司馬德操諸故老其銷聲埋跡未嘗有文藻見於人間然百世而下猶望德星吉雲宛若松喬之在霄漢今先生與諸老其風格既相彷彿而先生發爲文章出入經史馳騁古今所敘述一時忠臣義士軼事尤足供史家採輯異時東觀重啓續收四部諸書當錄甬上耆舊傳以先生高行見於史部而別錄朋鶴堂文稿並見集部斯其事在百世固非僅吾黨今日之重也請以爲序

侍御陳葦庵先生詩序

余適輯陳葦庵先生集而歎同亮爲人子之孝也余初錄甬上耆舊詩搜取遺軼多其子孫所未得見者俱漠不一聞間有相勞者曰安所從得先人詩當鈔此數紙去藏諸家乘亦竟無來鈔者其漫不相關若此然今所行耆舊詩惟前三十卷而啓禎後詩十卷尚俟論定未

出葦庵先生詩適在啓禎之間余久藏諸篋中同亮日念其尊公詩未得從諸先賢後每見余必詢問耆舊詩後十卷已論定否其書何時可出而同亮復見余衰病慮草木之年未能畢事因請余得先敘先生詩出而問世夫前人有美惟賢子孫能揚之此固爲未易得而同亮意中更皇皇然若有不可待且棗梨易辦而同亮謂必得吾黨論定始信而可傳常恐失余一言爲可憾此則從來人子所難也且余謂先生卽以詩學論亦在所必傳蓋吾鄉詩派萌於周末兆於漢盛於唐開元而自

洪建以後作者蠭起鼓吹盛朝甲於天下時高士宋弘之先生始錄天順成化間名薦紳布衣詩二十人曰四明雅集參議戴南江先生稍增爲五十五人至大司馬東沙張公與櫟社長沈句章先生對壘壇坫輯郡中詩家一百五十一人詩名曰四明風雅而吾鄉文獻始盛及思廟中先生與楊次莊陸敬身先封若三先生更專錄吾鄞詩至四百四十七家彙爲詩括而後甬上文獻益大備昔司馬子長撰史記惟慮忠臣義士賢大夫有失論載遂自成一家今先生所網羅前輩使後來學者恭桑敬梓奉里中爲耆舊之邦余故謂卽使先生策勳風雅之林亦在所必傳者矣適耆舊詩出余輩設諸先賢位以一少牢告書成卽以選詩括四君配食俎豆不祧已爲先生早置一坐矣先生詩法嚴而音亮列於楊陸適相伯仲於詩爲正響抑余聞先生家居起雲在樓積異書喜獎勵後輩所經品目俱爲名士及戌亥之間余遭家難幾有覆巢之禍先生適臨當事以微言解之事竟不酷雖先生未嘗以告人但窮鳥枯魚勢無可活而得仁人一言緩其水火此君家仲弓所以稱隱德

者也中心不忘因序先生之詩特表而出之是編行同亮亦可少慰人子之情矣

證堂詩集序

僕近集郡中耆舊詩先得三家焉在成弘間則有楊文懿公之詩其言質而健肆而多風銀豆藹一章載在國史貫三百篇之義也在嘉隆間則有張大司馬之詩其言遒而粹蔚而不靡論者謂如層臺佚女意帶煙霞眞開天之盛音也及神廟之初則有楊伯翼先生之詩其言簡而修意鍛而後出同時余大常屠儀部諸公俱不

及也此後名家未盡錄其詩不敢槪爲品目要俱卓然自立不肯與世相波靡者也蓋方海內競宗歷下既久而厭之思易其說竟陵出而詩變一二賢者未免用其說以救前人之弊然旋亦棄之至謂望同茅葦夫詩之爲用至近以其能宣達性情也論者謂讀歷下之詩舉篇卽見一古人得一故事而性情不出讀竟陵之詩盡卷不見一古人不得一故事而性情亦不出作者既已矯枉而學者益復過之遂至失風人之唱歎墮老成之典型其衰日甚而後吾鄉諸先生之詩益論久而重矣

僕少學爲詩所與酬倡多失職之侶及山林人外一流至士大夫言詩者罕得通焉近始獲交西村證堂周先生則吾友鼓峰高氏釋悟公介之也證堂天材挺越每披襟所會靈心妙手涉筆而成兼以致身甚早得肆力於古文章自漢人樂府銅雀三祖所作下至四唐諸家俱能翻覆出入而盡得其妙不知者見證堂登眺數詩謂其放惠竟陵及僕讀其全集懷古之詩蒼涼論史之詩激亢記事之詩栽淨述情之詩宛篤體兼衆家爛然總至無不合淸濁中古今而謂證堂肯屑屑追步竟陵豈有是耶證堂年甫三十極其淵力所造歲異日新方將通諸家之騎驛薦三先生於一堂金宣而玉節之是僕所望於證堂也異時行更序之

卓火傳詩序

歲在壬寅余嘗渡淛河以西自後遂杜門不出將二十年吳中故人芫如隔世時吾友董巽子數作客三吳間篋中每攜余文草以出閒過塘西此中卓火傳有校諸君子見余詩文俱驚喜競相傳寫適火傳起傳經堂成遂因巽子萬允誠請余文記之鐫諸石火傳以徧示一

時詞家杜于皇先生所謂老夫秋色裏來讀杲堂碑者也以後塘西諸君子遂與余歲通音問諸君子每見甬上人輒敬問杲堂安否其氣誼諄篤若此但余以衰病久不問娥水諸君子亦無事不過淛東兩家雖音咳常聞而風儀尙隔遂使二十年良友可思也而不可親也五百里賢人相望也而不相聚也此亦交道之異常而有出於人間投契之外者矣今春友人錢蟄庵傳一札來云將刻其詩傳世乞杲堂敘之巽子允誠俱代爲請余笑答曰唯唯鄉從巽子得讀火傳詩大率風華綺靡

足奪開天之席然所讀纔數篇亦僅記其放悲耳正未知火傳近詩其風華若何能進於前日否將何以序火傳詩雖然此俱世俗之言也若余與塘西諸君子則不然蓋未嘗見其人而可交其人與夫未盡見其詩而可序其詩其義一也夫世俗之敘交出門攜名紙數十車騎造門相見一執手甚驩妙伎合尊紆燈四座此敘交之麤者也世俗之言詩得一卷數十篇輒有一人題首一幅四五律輒有一人書後見五言即謂敵隨州遇歌行便云掩白傳此可謂精於敘交也火傳詩余雖未盡見之然火傳與巽子交最深巽子詩爲吾黨所推火傳篤好其詩因篤好其人其與余書憂巽子貧爲巽子經營養母余讀之感泣火傳愛詩人日篤即知其詩日工此可謂精於言詩也余故曰余與塘西諸君子可未見而知其人可未盡讀其詩而知其詩以能得其精也則其麤者固可盡略也鄭庵巽子允誠讀余文俱寓曰請以復火傳俟火傳異日持其詩東渡登笑讀草堂與杲堂極敘平生益見所見然後更質之杲堂耳

蔡子佩詩序

古人不自名其詩詩三百其名氏可記不過數家而已漢人樂府古詩尚不失風雅遺意十九首在西京最爲高妙今日在人口亦未知爲枚乘詩耶非枚乘詩耶蓋古人不自名其詩若此魏晉以後始人各名其詩臚爲一集已漸非古流至今日而乃益囂囂然人人日自名其詩至持以當餽贄通往來余嘗笑謂鄭林宗每自外還載刺一車若今人當更以數車載詩何元靜出門輒齎名一束若今人當更有一束詩作副試問彼逢人自說其意何所求豈堪與枚乘一輩人語斯誠風雅之賤丈夫也會稽蔡子佩數往來甬上與余交已五六年余方錄甬上耆舊詩付梓子佩共相讎校至余所撰布衣葉鄭郎三橋詩叟吳鼓和諸人傳輒撫掌絕倒共相欣賞余固謂子佩可與論詩而子佩絕不自言其詩久之萬生允誠持一卷示余曰此蔡子佩詩也余笑曰吾故謂子佩當能詩即取讀之喜其詩心遙遙然不作詞家一揣摹陳句宿塵悉除妙氣來宅論其詩格如芙蕖出水如菊譜無言此其意豈肯求人知者宜其淡淡然絕不自名其詩也萬生前曰吳鼓和在里中五十年人不

知其詩先生以爲介之甚今子佩與余輩交五六年而其詩竟出斯其介尚未及鼓和也余曰不然余作鼓和傳已言之鼓和生不與楊伯翼葉鄭期同時月中碌碌無可語故寧藏其詩至身後俟有一人知我者今子佩與余交旣久心知余可言詩而更遲之五六年其詩始出斯子佩介之甚矣

李玄度詩序

諸葛忠武侯初居隆中喜登游每晨夕從容長嘯好作梁父吟賢者未遇多游情山水吟嘯之間固有如此也樂府載梁父吟詞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凡六十言後人俱不得其解遂謂此詞文義淺俚斷非忠武所作余獨謂不然余嘗作忠武侯論謂忠武志存復漢其慕管夷吾以其能扶周室也慕樂昌國以其能復召公之業也齊自會諸侯於葵邱遂將封泰山禪梁父此夷吾霸業之成也然夷吾惟舉王子城父然後定霸及晏嬰相國繼夷吾後不能錄用奇士修復霸業以致王室日微忠武遙望梁父慨然發微管之歎因而寄諸平仲斯其高懷望古誠有非詞人所易測者也白下李玄度

少知名從其婦翁來家於甬上玄度爲人美風儀讀書深沈有大略與余同居一巷中竹長草短閑門相望玄度時相過從素瓷濁酒樂數晨夕間以吟唱寫懷玄度負經世才每與余極論天下事指畫如見已而所言畢驗嘗出其客中詩一卷使余讀之余笑曰玄度亦以詩人自鳴耶余聞玄度少時其季父嘗爲大將玄度從在軍與其部將同臥起熟知軍中事季父嘗患疾敵猝至玄度年少身出麾三軍諸將並受約束破敵而還未幾季父卒於軍南歸而玄度婦翁亦嘗爲大將罷居甬上玄度遂益壯遊足跡歷天下每所過遇兩家故部曲爲將輒訪問人才行視山川險隘古人戰守處歷歷掌中間發爲詩歌忼慨有橫槊風概如是十餘年自兵起後始復歸甬上居不更遠出嘗一還白下里中人俱驚謂曰玄度喜言用世當海內承平時裹劍出門動輒數千里今育鬱鬱久居甬上豈此中果樂耶玄度但笑謝之來述其語余乃歎曰余所以心服玄度適在此耳方忠武居隆中時其規畫三分形勢審彼量己布置久定唯俟他日一起而應之然非左將軍帝室之胄屈體下賢

亦惟與襄陽諸老高吟山水間耳蓋賢者雖異日勳名蓋古今而其重於出處之際若此今玄度以其用世才僻居破廨一頭得隙地鋤菜與余輩失職廢人周旋賦詩以待時而出豈玄度望余所居誠如漢陰衡宇耶玄度嘗與所知舟中讀史詩有曰英雄遺事喜孫劉豈玄度經營當世誠有如隆中人耶請即以此一卷詩盡爲玄度梁父吟可矣

適可軒詩集序

古今文章之事盡歸於司馬子長子長撰史記起黃帝至太初而訖意在網羅天下舊聞原始察終述世家賢士大夫之業載其遺文古事公諸後世他百氏雜語意在自私僅得成一家言此子長所以爲文章百世之師也然子長以世典國史得紬金匱石室遺書從容著述若其餘賢者散處一郡一縣亦必集此中先賢耆舊追序其文行以俟來者風流未墜實有藉焉吾鄉自大司馬東沙張公身擅文章所著芝園內外集自楊升庵錢虞山陳大樽諸先生俱推爲大家一時宗匠而司馬仰慕太史公著耆舊總述二百年先輩名文爲文苑文範二書凡百餘卷重修郡縣乘選諸家詩爲四明風雅於是郡中後輩彬彬鬱起盡以壇墠之事奉之遂與沈嘉則先生齊名至今遙企人風既百餘年矣吾友胡道南先生與余少同研席讀書壽經濟學問兼治詩古文辭有志作者既以進士起家歷官俱著一書爲恆陽司李佐大郡作李贄爲名御史在臺有疏草出領江淮鹽漕撰本論已久傳於世及假休沐里門復有詩文近草方屬余詮次合爲一集付於梓而先生更慨然謂余曰郡中先輩文章散佚久矣若自私所言坐視金石之聲盡

淪草莽此眞吾輩之罪也爲今日計且先詩後文嘗集曰甬上耆舊詩因盡出所藏先輩行世詩集復使余徧搜隱佚及未行世遺草合之單章片什務相珍重且人各爲立傳使文行相衡余每成一卷先生必重爲考愼然後此中之鄉論始定蓋合司馬郡乘風雅爲一書也方先生集甫成而已取耆舊詩登於棗梨矣不亦洋洋大觀哉然郡中自張大司馬以前有高士宋弘之先生冢宰楊碧川先生參議戴南岡先生俱遞選先輩遺詩守而勿失三先生詩多未傳余輩方尋本溯源不敢使

失俎豆已求其遺草列於大家與司馬世系相接今先生功在先賢若此卽使重其著作祕諸名山亦必有發其藏書讀之使顯於世者況煌煌大文旣已懸諸國門傳於遠近若此吾知一時詞家必共操槃盂以奉先生如司馬當日矣

（貞羣案此篇從遹可軒詩集補入）

雁字詩小序

樂府詞曰憂從中來晉人云觸與爲詩乃知情非內寫外觸於物而無端發聲是猶水非激而怒鳥不時而啼

也僞莫甚焉至若圜草一區銀鐺十尺鬼伯作伍穴鼠爲朋人生已矣亦復何言乃古人至此每能抱影而吟遇物斯歎形諸篇什率有可言當亥子閒因繫之慘莫過於余前此則家孟礐樵先生亦同之但余繫中諸草多悲吟宛轉曲攄所懷而礐樵與華楊數公各有詠物諸詩其題雁字積至五十餘首摹翺寫翔窮煙極渚幾無所不至夫詩家託興多於羽族此春燕不來秋蟬低引唐人獄中所以歎也今者丁鵰死漢未與勒銘溝社哀南當爲作賦而惓惓一雁何爲亦以其銜蘆遠來避亂先去且依行就侶有如先生所云耳礐樵少工書法故其論字每入妙然此猶博物一端不足爲重惟後世詩人沈吟三復相與共哀其志可耳

甬上高僧詩序

余集甬上耆舊詩成復錄古今高僧詩二卷凡二十一人列其後客有問余曰先生所錄耆舊詩上下二千年賢士大夫及布衣隱者人風可師若彼釋門諸公彼旣游於方以外矣乃亦臚於先賢奉爲模楷不已過乎余曰不然彼諸公雖方以外人也然余嘗考其風格溯其

學術彼諸公固非方以外人也請以余所錄言之其風格若育王寺大慧禪師爲人好善疾邪之志與生俱生敢抗言賊檜之非毀衣焚牒身竄天南彼心固與張魏國張橫浦諸公若一也海會寺中峰和尙自至元以後志存避世水居廛居一舟一笠彼心固與謝皐羽鄭思肖諸先生遙相合也延慶寺南洲法師爲建文皇帝設藥師燈詛北師及金川兵入公夜爲上薙髮得以遜國彼心固與方正學黃潤伯諸公不異也其學術若延慶寺夢堂尊者詞家推爲宿老傳其文法並稱名士蓋少

學文於胡長孺先生者也湖南夢觀法師少通春秋諸史俞世之才其後乃隱於釋氏蓋嘗從楊鐵崖先生於山中者也延慶寺蒲庵禪師早擅文名人目爲春雲起空秋月映水蓋曾親炙於虞文靖歐陽文公之門者也杲以大慧禪師有曰余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斯其風格何如耶鐵崖先生敘夢觀法師有曰能以宗乘與吾聖典合爲一載請行其以俟昭代奎斯其學術何如耶正使諸公猶在余方將灑掃相迎蒲蘭作供與之通彼此之懷盡獻酬之妙解帶披襟不煩騎驛康樂所云慨恨不早謝傳以當千載一日應亦同之今雖淵匠既傾緒言未墜若竟置諸品外任其別傳徒企支公之虛懷不見東林之棲影將使交讓之瀆割若鴻溝同岑之苔別爲異草其可乎其可乎然則如集中諸公余雖臚諸先賢奉爲模楷固未過也客曰善請次其語於卷首甬上淼淼亭居士李鄴嗣題

雪山草序

余嘗從吾友謹法師所見吳門杲公詩一卷題曰雪山草余取讀每竟一章輒驚賞惟恐紙盡法師復爲余述

杲公生平風格益可喜蓋公吳人少棄俗能勵苦行衲半脛笠貧雜作與諸禪人伍未嘗自言能詩文人亦無識之者有父年老得滯疾四支委隨不能食公奉父移居曲巷中每晨起公身汲水坐爨室炊食具即灑掃草堂置一榻左偏拂臥簟前列隱几始入內舍負其父出坐榻上與盥乃爲父進食及羹父口不能攝常溢頰外公以舌就父面舐食之食已進茗父飲半輒漱瓷中公爲畢飲已而稱藥量水視火候進服時設小食凡所娛侍俱曲盡率日如是而公遂以間得潛精於溫清之間造道益深諸耆德稍稍聞公名俱招公使往得爲法嗣公笑謝之曰吾方爲吾父嗣不能爲大和尚嗣其風格若此蓋自公養父病歷寒暑踰二十年父年垂九十乃卒公名亦日益盛吳中諸名士俱樂與游公時相唱答每詩成諸名士盡出公下然公初亦不自矜其草多輒去今所傳俱公後人若愚得諸紙屏木榻題蕉鐫竹之間者也嗚呼公爲人豈世所易及哉邇來宗門支派徧於天下余嘗謂其席前之拂繁於叢林之枝座後之杖多於梵竿之影或稍知成韻輒挾一卷而出卽暮受上

某下某法乳矣若見公詩聞公之爲人不亦負慙入地哉吾鄉雪嶠老人風味蕭散未嘗有法嗣有爲上瓣香者惟殉國海岸黄先生一人耳嗟夫雪山爲一孝子雪嶠得一忠臣吾欲取二雪詩合爲一集以公諸天下然後歎忠孝源長雖其溢於世外尚有如此人者也至吾友證法師本名家子能詩初登講席有名諸方俱諷使入宗門法師謝不往奉老母梵舍中幾二十年孝養備至其風流與杲公絶近余因取雪山草爲點定得一百餘首以授法師使日奉爲模楷試誦公送其禪人覲省詩其末曰世之稱孝者不然别後徒瞻白雲起即可悵然知公之心矣

妙峰集後序

往余爲雪竇道巖尊者序其妙峰集既復念余草堂去尊者結跏處纔百餘里嘗思一杖輕策從公登此臺作十日游而忽忽不得年來復苦肺氣塞門自養人間慶弔之禮俱不復相關少嘗名山水游涉所至頗歷江南豫章閩粤諸勝今作五十公尚未篤老而丹山赤水近在咫尺翻遥遥如天上適病中有詩曰平生五嶽懷華草以自周真可歎也卻憶向年嘗爲人撰雪竇寺鐘銘又所親某自山來索余作觀瀑布歌余亦笑許之但閉目凝想久之便若風雷噴瀑自指間涌出即起伸紙寫之頃吾友悟法師復爲余述妙高臺奇絶嘗宿其上夜盡起見天地湛然須臾赤日自大海涌出豁然當心因更閉目凝想見千光歷落一時奔湊益使應接無處但此徒以意求之如人晨起説夢中所見終屬渺茫然即使日在此中而衆象難留俯仰之間聚者已散有與之俱逝矣此惟詩人之心爲能追光獲景寫其閑闓狀其陸離尚可一存彷彿今尊者二十餘年此臺日以妙心與山水相關而後見諸一吟一唱能爲乳峰氣色增靈助與此豈禪林諸公所易及也梨洲黄先生與余言嘗登某山絶頂過一精舍見壁上詩有曰高閣爲巢千仞鳥危窗臨霧一身天此語亦何減秦系常建始知世間奇文字非遇第一等奇山水固不能作也聊復爲記此一通序其行世集首使諸君得此卷先閉目凝想置身鳥巢龍隱間然後起讀其詩將見泉聲千尺苔色萬年俱歷歷在目前矣

直木堂詩序

方外學者時從余問詩余謂之曰諸公學詩惟應學方外詩前輩吳門杲公今日則寒泉子眞若師也因選雪山草牧石吟各數十首授之蓋雪山老氣橫厲寒泉高懷幽冽自三唐方外諸詩之勝未有過此兩家者也今歲寒泉子以直木堂近集相寄余適患氣彊起爲選定得二十七首請卽傳之諸方使舊學牧石吟者知寒泉子詩後出益新蓋有如此者也余極欲一相傾寫爲此老發其詩心之妙而喀喀藥火間意殊不盡因取向題牧石吟卷首數則附錄於此以當序言然寒泉子之詩亦略盡之矣一曰讀其詩如對蒼宮幽瀑斑鼎彝碑能洗人心骨老我三十年坐盡山房得一寒泉子可以不恨二曰廢盡人間答酬單行孤眺自爲可傳窺其立意陡絕處使人生畏三曰非有人作序幾不知此老是曲彔座上人故曰脫盡本來乃見本來四曰憶曾與此老把手江干其風流醞藉契濶三十年往來於懷乃得此一卷詩古人有言所與通夢交魂推襟送抱人外之交此一人而已

白檀集序

方外諸公能詩未有不經吾黨論定而足傳於世者也余近述甬上方外詩首推夢觀蒲庵二法師然夢公嘗在楊鐵崖門而蒲庵則少從虞文靖游俱有所指授固不誣也余初自嶺外還已學爲詩有所識某君示余所錄古今人詩裁一卷此君與寶雲寺無學上人共爲詩倡和間以己作及無公諸詩雜錄於王維杜甫之中詞既蕪穢詮次不倫可發一笑自後余嘗見無公輒避之意謂彼既與某君論詩已中其害不復與語已而某君幸死無公乃更稍稍從蕊泉聞子交復就正於周貞靖先生蕊泉遂數稱其詩洗髓易筋已非昔日余更謂此後見無公可不復避之而不幸無公死矣適蕊泉持其所選白檀遺集謂必得高隱學李泉堂二序以慰亡友地下余取讀不數首殊有泠然入妙處如初得一高逸沙門詩使人欣賞蕊泉自言力去其龐雜不雅馴者乃知此公餘蠹宿痒尚未盡除得蕊泉執鉏以芟之汲水以灌之而後嘉草自名漸發自然由是益知方外詩其所藉於吾黨論定誠爲不細也高隱學序先成言與無

公相去在咫尺而不得見其詩至歿後始爲作序余笑謂隱學君以不見無公詩失一無公爲恨余則以早見無公詩終失一無公爲恨且無公固所謂釋中之龍也隱學若望雲氣蜿蜒去而不見余見之過早猶龍初生不能變形時也若蕊泉則既見其變化矣余故謂神龍見首翻不若見其尾也

宗門寶積錄序

天童歗堂和上余方外老友也適撰其宗門寶積錄成請余序之余謝曰此禪宗血脈世家所錄俱第一義余

洽儒者未能闚其宗旨豈敢爲敘首雖然余嘗考釋氏本末自東漢始傳四十二章至於兩晉而其徒益盛一時江左諸名士若專以文藻自居至辯析理源則必從某法師某道人每標榜諸義輒數百語或至數千言花爛映發惜無記爲語錄者然其談理孝經老子與小品法華經並賞大易與逍遙游同論雜曼已極而釋門諸人其文字幽深劖刻與諸名士爭奇流而不已遂至同弊于是西竺菩提不得不折蘆而來直指本性爲正法眼藏盡掃除文字語言卷翳霿霾杲杲日出此後儒釋二門使各歸洽其學而議論遂日有不同余則獨驗之凡物之異者每迭相爲起伏若寒暑晝夜一來一往一長一消顯然可見而儒釋二門則不然唐人曰聖人之道息於晉宋開於唐自昌黎先生請身列孔門弟子極稱孟子之道六經墜緒茫茫復興而宗門亦自初祖六世至曹溪教外別傳花開徧界此其同盛一也及宋諸大儒出密闡心宗始明此學而一時禪宗亦大暢如張文定所言馬祖汾陽雪峰巖頭諸公俱爲釋家收拾此其同盛復一也朱陸以後其學漸分至近世有姚江之

學有蕺山之學而聖道復著宗門亦自元末一燈僅續至後密祖語風二老出而世復震動此其同盛復一也以是知儒釋二門非有消長誠以各明本心自得至道世人望天梁在南天樞在北其光明相照嵩高太華魁然同仰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歗堂和上爲密祖長孫山翁老人大弟子主席天童眞印三世歗公初承山翁老人之命使輯宋元以來諸禪宿語錄刪繁領要彙爲大集以補會元尊宿諸書所未備此其事誠不易蓋正眼妙心微笑相授而欲傳世人終必寄諸文字是

必後人能以我心眼直提出前人之妙使更無瘞藏處而後其書始可傳此非尋常譬說所可見有如玉中取脂如石中取髓如自巨海漉出四大寶珠如品水先酌鶱漿如從衆草采得夜光洞鼻芝如以玻黎杯獨盛獅乳如得泰阿一麾晉鄭之頭畢白又如入秦無所取專收圖書如馳登常山上已得寶符復如一點龍睛躍然欲舞如於壁上看畫水勢欲湧出亦如數十年識得扇門半面如於煙炭中辨是夏馥此惟吾獻公心眼但所指卽星所披卽寶足使從上諸大老本性廓呈面目畢

見俱若從開卷間莞然相向其書遂足傳萬世山翁老人專以此事屬公誠甚重也邇者姚江黃梨洲先生方撰學案溯三百年以來學術源派其書甫成而公寶積錄亦出其時復適同若余所撰甬上耆舊傳亦列甬上高僧一卷則局於吾鄉而止以較二公誠所謂曲士也

雲門和尚語錄序

晉何無忌嘗至虎溪請東西林二公同集遠公持名望從者百人高言華論舉止雍容可觀西林永公衲衣半脛捉盋從松下儵然而至何公唶然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公也余讀之輒思得從若人遊不可及然余每見一時釋門大和尚其過居士家率著幅巾衣方袍下拂地塵履聲橐橐然諸侍者執杖從其後登堂直據上坐主人拜前不爲止設齋每極桑門之饌主客肅然食畢復羅拜始去率如是至吾友雲門楚若和尚獨不然憶楚公初過余衣葛衣從一童子余齋居而南前植竹數十竿匡牀隱几楚公輒欣然解帶坐其處與余談盡日余命家人斵筍雜以新薺作午食楚公大喜曰不圖此中乃得山林佳味余齋居盡於地牆北外卽綠楊

小巷公指示余曰若此處可闢一窗使涼風得至吾便住此中不去矣及將別以葛衣付童子不更著其風韻蕭疏若此自後楚公每有詩草必屬余論定往來筆跡俱謂意得之交未幾楚公有微疾竟示寂於天童淵匠驟傾微言遽絕余遂有風流頓盡之歎後十年公兄瞿庵禪師刻公語錄相寄且屬余一札曰楚和尚平生知契唯杲堂一人當爲作序余發讀見所錄詩幾百首其五言如詠雪曰鳥迷棲不一鹿餓走還雙七言如古柏堂話舊曰夜雪不妨松爇火村煙何處板爲橋俱余昔

時所最欣賞讀之如見亡友至爲失聲尚憶余定楚公詩盡去其應酬者故所存絕少至公後居甬上與諸公倡和復有新詩余集中尚未收也然而瞿庵禪師拾遺文於劍草覓舊友於江村其爲故人亦已至矣余因與序首一篇以報其命意在爲楚公濤散絕人嘗與西林丞老並傳千載彷彿人風使後來追味若謂其能入棘林曾從鷗鳥此則楚公偶然吾知其胸中殊不以此芥蒂也

寒泉子語錄序

寒泉子使記室詮次其前後語錄使余序之且曰吾於杲堂爲意得之交此語錄非得杲堂作序即闕之可也余謝曰生平於方外重寒泉子之人得序其風格足矣三十年愛讀寒泉子之詩曾得序其文章亦足矣豈敢復序寒泉子之禪且余聞江左所在名藍諸公椎鼓登座凡所闡揚俱稱爲第一義余故於諸公語錄未嘗置一辭以其闡義既自稱第一矣奚復容他人贊歎耶余意如是即寒泉子意中亦如是是以寒泉子所說法與世間阡陌絕不同其宗旨所注惟與宋元諸大老氣息潛通宮商闇合遂得盡削後人之枝葉而守其根柢伐諸家之皮毛而咀其髓於是高秋既肅幽潭益清方寸湛然古今無際然後闡爲第一義斯誠第一矣第余於教外別傳未能窺萬一若使余取寒泉子所說歷指其妙義恐涉妄語但余知寒泉子最深既知其風格第一矣其文章第一矣於是從流而得其源因支而見其本即由此知寒泉子之禪誠第一固可信然也蓋余初識寒泉子於江上一精舍年各二十餘寒泉子美風儀著大布幘爲人溫然有蘊藉山翁老人爲指示余曰此吾

家大慧再來者也余心識之契闊幾三十年始得與寒泉子重見齒髮各非宛成二叟且聞寒泉子數十年中牧巖石飲澗泉不身入棘林不從漚鳥余謂此老中冽如寒泉而望之復靜如寒山瘦如寒樹其門人謂寒泉子山居淡泊偶微疾市藥一劑須十錢寒泉子不許謂留此可供一衆余嘗摸中峰和上傳述其蕭然避世一笠一船一葛衣藏之終身見汲水道遠遂斷頮浴其操行確苦俱足模楷宗門惟吾寒泉子似之道風日高法眼益露余故曰寒泉子之風格第一其闡義亦誠第一

也自唐人論詩謂須從妙悟而入盛唐諸家斯稱大乘彼但借此作喻以為得解豈有妙心正法親得其傳爾不能作大乘一語此中奇妙安在余謂近日宗門諸老詩惟語風老人與寒泉子獨有悟後語且余聞寒泉子晚年老眼漸花常取玻璃遮光日手一卷其勤過於初學人余向喜讀宏智老人天童僧堂記謂劣學以機械為谿放蕩為徑耕於空言餕無所獲戰於強辯勝無所歸謂切中後人不學之病惟吾寒泉子老而嗜學使吾輩從其吟寫益見光明余故曰寒泉子之文章第一其

闡義亦誠第一也

直庵大師語錄序

余嘗閉一室垂簾而坐念世間高峰大壑海飛天盡處必別有山水世出之奇但未經鑿空為人所點出耳吾鄉福泉精舍在東山極盡本龍巢也自萬曆初年始有僧縛草其中人稱為萊菔乾老僧其後稍立為精舍主之者曰古拙禪師直庵大師兩公俱山翁老人法嗣也余嘗一至其處見山形斗絕大海浮寺門僧徒日寢食雲霧中因笑謂直公此山非枯如萊菔乾不能居非如吾拙公直公亦不能居蓋此時江左名藍所在螺鼓使强者必力建梵竿矣使智者必圖居香阜矣而直公獨冥跡高棲置身人外此其不可及者也直公款余與解帶開襟再宿而去余因有福泉山精舍記及贈直庵大師詩老友徐霜皐周鄮山亦和之復十年而直公示寂其嗣法門人則公既為建塔福泉復錄其遺集一卷梓行於世使余為之序然余謂此山自鴻荒至今積千萬年始為諸禪老鑿空但直公閉跡於此意在畫斷塵界莫可追尋自經老衲點出致幾樹松花一灣茶葉已為

世人所知今復流傳此卷得無使此老太漏奇光耶

二余子廬墓圖序

余嘗作蓼莪之解至身歷其痛不忍釋手晉人言誰無父母誰有父母余少時泛覽此語漫然不解及他日讀之而後知其言之極哀也余所居城東偏巷曲草深車馬跡不時至比鄰惟余霖田鮫巽與余交最驩已二十年霖田兄弟奉母陳太君備色養里中俱稱其孝兄弟差二歲風貌一雙每出同行入則同几席兩人並有文名能詩相友愛且太君甚賢余時相過太君兒子畜之

使坐與語霖田兄弟自外來太君即命出盤餐共食不復分主客余每慕兩余子孝友謂入其門庭水園壽花香竹翁童稚服事其前無一不可喜正以其人風足愛也時太君與先太孺人春秋雖並高然俱健飯能治家余輩得讀書時相唱酬較異有詩曰事母入門如事佛余心愛此語時時上口余亦有云眉舒增一飯心喜近高眠盡兩家人子各得宛宛膝前以其聲詩曲敘事母之樂此誠人生一時也未幾先太孺人棄我後數年太君亦歿其壽並七十有八又何其相似也痛矣乎無父

無母哀哀此身雖欲孝誰爲孝人生至此已矣余復何所進於霖田兄弟乎然竊有進焉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不可得之事也是以雖無父尚有母可依雖無父母尚有兄弟可相依猶然父母二一氣也先太孺人所生唯一女一男女曰文玉長余十餘年太孺人歿後余每見姊如見吾母顏笑也而併不可見矣今霖田兄弟亦各爲五十餘公幸相從左右即今日同廬墓側兄哭則弟號弟哽則兄咽兄寒則弟同加一衣弟餒則兄同加一粥兩人形影並得扶持且太君平時慈愛二子

一肥一瘦無不經心兩人推太君之心從此晨夕相親老而逾篤仍如並侍菽水時毫無所間傳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道固然爾於是里中諸君子俱曰有味哉有味哉杲堂之言也請即書之以爲二一余子廬墓圖序

補西臺慟哭記註序

崇禎戊寅仲冬故宋連江鄭所南先生鐵函經出自吳承天寺井計此書沈三百五十六年而始出及後讀梨洲黃先生所注西臺慟哭記亦曰歲在戊寅則溯晞髮先生野哭之歲亦三百四十八年而注成乃與函經出

世其年適同僕讀而異之嘗攷宋諸遺民惟連江長溪二先生義最高斯時宋社坵墟兩先生以閩海布衣棄其家走吳越數千里外四顧空涙盡心破乃取其文數口重匱百拜投諸枯甃中以至欲哭所知而無地則登古人百尺臺上矚蒼天下瞰白水始一發聲長號嘶其毒憤浡鬱天地靈祇實鑒哀之因而默護此文以俟諸數百年後值其時與其人適相類然後沈者出隱者顯故曰此有鬼神通之也夫宋得天下非其義傳國三百年已過其曆然一時賢者追念祖宗遺澤眴然延頸

望得季興尙久而不衰況吾曹生當今日讀兩先生遺書感舊痛今有不掩卷涕泗尙得爲有人心哉獨是心史最晚出而其錦錢集佚不傳惟睎髮集二十卷幸存十一至慟哭記一篇則世益稱之國初吾鄉名宿任士林嘗作謝處士傳述西臺一哭詞最悲愴即宋文憲贊中所云聞之任先生者也王文節亦嘗跋慟哭記云吾友張君丁雅好古道取先生所記訂其日月演其旨意而使之傳高太史西臺詩敘則曰東陽張兼持示求詩僕感其誼覽此數篇因想見當時百年耆舊去宋不遠且朝廷數表揚風節無復忌諱因相與搜故宋遺民事力爲闡白而更請當代鉅公使大書其事以激俗勵世返諸忠厚甫一傳而海內死遜國之難磊磊嶽嶽蓋士氣易振如此循及裒敠之間士節久衰國事壞貴先生東浙大儒慨然憂世間取西臺一記更爲箋注以風示學者後七年而有甲申之變天下風靡惟浙河以東尙能堅歲寒之節此雖國家遠收養士之報而有所感發使其心定氣張翹然而作則諸先生風世苦心雖相去數百年固若舉符而合之也僕少時嘗從賣餅家得睎

髮集二卷伏讀之已二十年而重見先生所注反覆流連深悲其志因不自知固陋採諸家所載可信者凡數條以續本注後區區私心亦欲效任張諸公附文憲文節以不朽爾

海陵陸母節行冊序

自有天壤以來惟藉此正氣塞於兩間爲人臣曰忠爲人婦曰節如此而已余獨謂忠臣易爲臣節婦難爲婦即如漢書所載蘇屬國以禿節效貞嚙雪牧羝羝乳乃返臣節亦苦矣然異時十九年老臣歸奉太牢謁節世廟直如一日事耳豈若一爲霜雌畢天無偶夜長漫漫何時旦此名豈易任哉即或懷淸膏衛教子有名亦僅可告成事於地下耳故曰忠臣易爲臣節婦難爲婦斯言固不誣也蓋人臣著節炳炳嶽嶽其事在人耳目間而貞女獨處臥冰咽蘗苦畏人知往往名不出閭里間此眞立言君子之責也適余讀海陵陸母傳輒爲泫然久之母李氏年十八而歸于陸時舅姑俱已下世母常以不得奉寢膳爲恨每值祀日設饌必極恭夫婦舉案相敬僅五年而寡時母生子曰駒甫五歲外家或欲奪

其志母輒謝曰陸氏兩世在淺十而其孤藐幼微宗血脈之係盡在此兒若母去兒豈能得生因大悲慟乃無致復言者母既營葬事畢日夜手一經授駒訓以義方駒因得成立曰著名州里閒然母自矢志後未嘗一御簪珥華服足不踰戶閾者五十年噫此豈人所易能哉或曰母老而奉佛垂殁前數日自示去期端坐而逝有里人夜夢掃除道上焚香迎母及詰朝而聞訃共傳爲異事余則謂母一生苦節立孤有成如釋重荷然故含笑而去以告我事之成耳豈必事佛哉母子駒嘗一過

甬上與余輩交時時談及母事輒涕淚交下與之食因倘在母喪不進酒肉其欲吾輩詩文以傳其母百拜而請之重襲而藏之駒如此可謂孝子矣卽母所以教子可知矣余近輯家傳內外乘凡得一時名公巨卿爲先世所作者單詞隻字重如拱璧以是知人子爲其父母乞言良不可少也吾鄉文章之藪陸生盡得所請以還藏諸家乘異時陸氏百世子孫當有拱璧之重矣故序以歸之

李氏宗譜序

吾李支葉布天下其在甬上者惟兩宗最大一居孝聞坊本宋丞相文正公昉後自深州徙家於鄞傳六世而至少司空堇山先生其一居砌街本宋太尉忠襄公顯忠後自杭州徙家於鄞傳八世而至侍御六峰先生則吾宗也祥興而後兩宗後人俱以先世宋室將相大臣隱居不出授經於其鄉久之而更以進士起家爲世名臣余撰甬上耆舊傳以司空公名德列九先生之一謂此天下之望而先以爲國之望也至本諸家乘又先以爲其家之望也且名德間興必更有作之於前有紹之

于後有相左右於其間而後其宗遹大今司空公前三世爲駕部郎中山如公以歲貢入才起家列階朝列大夫生平體無副服口無重菜自解組歸里門身操耰杵年八十嘗事預爲具棺槨歿得以斂先輩謂其持身若雪而與公同時從兄方伯心齋公初與公並官水曹有名時稱爲二李至後三世爲大宗伯金穀公初以小宗伯學士觸魏璫斥罷及巨奸伏罪輒起拜少冢宰晉太子少保大宗伯公二子長爲玄象先生以明經應補令次爲佩于先生以公蔭應補都督府都事俱以名節重

於時諸從若朋蒼公官刑曹詔枋公官寶慶太守獻賊陷城死節二百年間俱與司空公前後相輝映而後孝閩李氏之宗遂甲於士族適佩于先生次子纘重修其家乘成請序於余自余少時聞宗伯公爲諸生與吾門諸父以文義日往來而丙戌後玄象先生兄弟與余同患難交最深義不敢辭但余見近日薦紳凡里中同姓顯者俱聯爲同譜於高位則稱諸父行於同列則稱兄弟行遂使世家單族不相區別余心竊薄之至今孝閩李氏與吾宗俱世有儉德兩家子弟每出無華衣對客

恂恂執廉讓里人呼此兩家俱曰儉李不復相辨然則吾兩家雖未同譜而有同德若翻因一時鄉論遂已合之爲一家者也猶憶余爲童子時宗伯公造吾門在旦食後公謂先忠毅公曰吾早出門未得食公有少糗餌得充腹否忠毅公笑念無有已於合子得黃餻十餘條命童子以湯調之可一器以進公公曰主人奈何忠毅公笑曰適已飯矣公食盡一器復語久之乃去夫以少司馬款大宗伯其爲主客若此此豈今人所復有也先公初刻先棟塘先生遺集成宗伯公爲作序願吾家子

姓無忘櫟軒棟塘兩先生遺訓余亦願宗伯公後人無忘駕部公以來貞操儉節以是各大其門雖百世可也

高氏宗譜序

古稱郡望世家以士族相尚從來已久然其中即有同列盛門俱稱右姓而甲乙亦分焉即近舉江左王謝爲第一然王二十一望謝二一望是謝不及王其次顧陸然顧氏一望陸氏二一望是顧不及陸其次朱張然張氏十四望朱氏二一望是朱不及張固未有著姓適同品目無二略不相差等者也某初撰吾宗世傳及內外藝文志

成方在詮次而吾友兵部員外郎高宇泰亦錄其所定宗譜使敘之吾宗向與高氏世稱通家結婚姻復得兵部宗譜取讀再三考其系葉人風壹何與吾宗世次盛衰有若舉券之合也蓋高氏之先自宋太師武烈王瓊本燕人李氏之先自宋太尉忠襄公顯忠本青澗人並事載國史其同一也高氏自武烈王七世而爲萬竹先生元之李氏自忠襄公六世而爲仲連先生敬譽並隱居著書兩家閥閱世門更以儒林重其同一也高氏萬竹先生後復有安敬先生明善志齋先生士李氏仲連

先後復有肅齋先生鼎櫟軒先生端並以傳經世其家德素爲里中口口其同一也高氏志齋先生子南麓公萃始以進士起家由名法曹出爲端州太守吾宗櫟軒先生孫六峰公循義始以進士起家由名御史出爲衡山太守並稱賢二千石其同一也高氏南麓公孫副中丞公斗樞以守鄖陽功李氏六峰公曾孫少司馬公櫄以守貴陽功並宣力封疆名震天下其同一也蓋高氏當世廟甲子南麓公始與先太保少峰公生威並舉於鄉方値盛朝兩家子姓蔚起及思廟甲申而後高副中

丞公與先儀部公檷並以七國纍臣銀鐺赴獄禍幾覆宗某亦與宇泰並僅從萬死破械高李門牆不至墜地若是夫兩家世次盛衰誠無所不同也試以族望論之兩姓起宗則高氏以武烈王爲一望李氏以忠襄公爲一望中葉李輿則高氏以端州太守爲一望李氏以衡山太守爲一望其後勳在社稷則高氏以副中丞公爲一望李氏以少司馬公爲一望兩家人風百世可見是以前輩有言所向於甲門者以歷世名節足爲天下所尙耳今高李二宗自先太師先太尉而後以忠孝世其門垂五百年篤守名節代有其人卽門衰若今日而宇泰尙得端居著作整齊先人列傳表其世德將見高氏後人定以兵部爲今日一望可知也若某則自愧衰宗矣

邵氏家乘序

郡乘初成得讀之復錄甬上耆舊詩自寒宗七世而下列傳遺詩外諸名臣至督學僉事邵公諱玉刑部郎中邵公諱埏更爲肅然曰此先母邵太孺人所自出也文胤雖老尙能憶見時從先太孺人往來及見外家門庭

之盛今相去遂六十年矣今秋五二從舅邵李仲先生過東齋謂文胤曰家乘成須令吾家宅相者序之復曰吾宗世德當自督學靜齋府君始文胤曰舅父一言得之矣凡修家乘者藉得十世以內名臣其事近而足傳者奉爲一宗之望在邵氏則督學公是也嘗與同輩論官制謂爲治當以得士爲第一今所設府教授縣教諭官當擇進士有文行者充之其秩與府推官縣令等異日得擢爲給事御史亦與推官令等其教士旣有法値歲試科試卽擇鄰省一教授行郡縣較士高下至鄉試

則用教授爲主考諸教諭分考是使日所教士者取士不以曹務簿書雜其間則志專而所業不廢自能得人舊制惟以教官典鄉試最爲得之而其法復變至學使者卒由部曹出久荒於經義豈辨取士今公以會試副榜授汝州學正再遷爲南寧江南一府教授九年復遷順天府學凡三爲山東西江西鄉試大主考上知其材即教授擢提督雲南貴州二省學政按察僉事公教士務嚴義利之辨以身爲範不專重文義前後所得人甚盛多爲名大臣蓋公以一初入流品官拔居外臺之表

詔書鄭重此三百年來未有曠舉而公受上知得蒙顯擢足爲國家用人法由是歎盛朝何嘗不破格用人但惜無其人足當之耳公子諱莊由進士歷官福建按察副使能世其家更四傳即刑部公一時稱曰守齋先生由進士授興化府推官治行第一以直節忤時遷同知永州府爲鄉試同考適相國張居正子與試主者徧屬同考使錄其子惟公不諾已得一卷公心識爲相國子即大勒數行竟被黜會公已遷南曹知居正怒不測遂致仕公子釗是爲台石府君以太學生官同知宿州有政聲即文胤外大父也其見於家乘所載大者若此夫督學公起家爲人師三十年典天下文衡終其官足法於後世此一朝之羽儀也守齋先生以一郡丞亢權相乞身而去此古人之風節也今一啓家乘而世德在焉高曾模楷即邵氏百世之師也且文胤少聞守齋先生林居與屠緯眞先生游時同觴詠里中傳爲佳事今舅父李仲先生自爲令解組歸里門徙居鑑湖與一時詩人相唱酬其風流有足繼者所望諸表兄弟以下共勉之無忘舊德使文胤垂老復得見外家門庭之盛且拭

目待之矣

周氏宗儀考序

先輩有言四方雖亂必有一州自治者一州雖亂必有一家自治者而俱本於一人以持之有禮有則身爲一門和雍教行於家而漸及於閭里是以其門曰德門其里曰孝弟里其鄉曰君子之鄉以有一人主之者也吾友張旦復舊言家範美事爲余具述溧陽周氏之盛其宗內外老幼凡六千餘人而一安先生爲之祭酒自先生主家政重葺祠堂置田已踰三百畝歲取其所收以

養耄者撫弱者助不能昏嫁者喪無辦者貧而廢學者復造爲祠堂圖式立宗法參酌古今定冠娶喪祭諸大禮以人倫中所犯不義干律者附于後彙爲一書名曰宗儀考其書前本經傳上遵國家典制孝慈錄併及先賢諸家禮庭訓就正於海內學士儒者歷五年而書成每朔望子姓集拜祠下宗長使族之耆老講習宗儀復著善惡二籍某有善即書諸善籍以爲合於禮某有不善即書諸惡籍以爲應犯某律婦女有過亦封木版使長婦就撻之於是周氏內外六千人俱恂恂執禮而莫敢犯於法二安先生以書成屬旦復致書請余爲序蓋自余數年來所序族譜家乘俱一時高門然未有條舉家禮綱目悉備若宗儀考一書者也昔在西漢末年沛國陳氏閉門行先世祖臘陳留劉桓公家傳典儀以素木匏葉爲俎豆每有行禮縣令而下俱造觀先生風格庶近之蓋以其所學退而施於有家身修舊德以爲宗族先使吾宗後生小子愾然仰見先人堂搆衣冠祭器子孫行禮其中由是進溯十世以上遺風故澤相與守高曾規矩讀書力田以待禮樂之復興此其大義也是則先生所望固有隱然在著書之外者矣余向嘗覽蘇文公族譜亭記喜讀其文今以是書較之他詳略不具論蘇公所欲化在同族之有服者僅百人而周氏則使六千人俱率其教蘇公惟舉其鄉一惡人以警族人意在懲惡而不及獎善周氏則使舉宗盡循禮而不至於犯法先獎善而懲惡在其後以是由一家而教及於里黨漸至於有善無惡此可謂君子之鄉矣書成余望周氏子孫世世守之

甬上耆舊詩序

君子所居鄉則其鄉之文獻俱得傳余嘗覽藝文總錄史部所載如襄陽耆舊記東城父老傳臨川名士傳錦里耆舊傳閩中名士傳俱傳其鄉之人也集部所載如蘇州名賢詠錢塘詩江西宗派詩浙東酬唱集鄞江集會稽掇英集俱傳其鄉之詩也是各舉文獻之一遂得藏諸東觀爲史官所錄至元遺山撰中州集以史爲綱以詩爲目始合文獻爲一書使學者於鄉國古人誦其詩已知其人與世開卷並陳此誠著述家盛事也即以吾鄉言之若所載鄞江集九卷今里中久失傳未知所

錄何人詩間嘗歷溯古今蓋吾鄉本越文大夫之里也越王五年之行大夫賦詩祖道悲感上皇秦博士黃公避世採芝歌聲出深谷吾鄉詩派其發源甚古唐祕監賀先生詩於本朝爲最貴及歸老四明吟嘯鹿亭樊榭間今所傳詩一卷還鄉後唯存二絕句宋時吾鄉士族爲極盛中進士凡六百九人位至執政十八人擅詩名者甚多今其集得傳唯樓宣獻公一人張武子稱爲過江詩祖與魏文節公同居小溪山中日相唱酬兩家集並不存王深寧先生集至百卷僅見其與袁進士一首鄭榮陽詩學三世其四明文獻錄所載詩亦僅數家可見宋人詩在當時遂已散軼俱闕於采錄之罪也至洪建以來甬上詩道復興其後高士宋弘之取里中詩人二十家爲四明雅集參議南江戴公續爲六十家大司馬東沙張公廣爲一百二十家更名曰四明風雅自謂於先輩無遺詩然如黃南山鄭榮陽謝廷蘭諸家俱國初名手其遺集至今始出而彼時翻未見楊文懿張文定諸大老詩如燕許張白齋陸石溪二先生並詩家宗匠而與諸公漫收不別眉目佳處未得十之二自後甬

上詩日盛啓禎間楊陸諸君選甬東詩括網羅至四百餘人然洪建以後名臣若薛司税敬鄭教授本忠周翰林翰而下三十餘家其詩尙得傳而集中盡失載夫以諸先生留心文獻一時風雅藉其采拾而尙漏失若此況此後作者篇什過多余乃喟然歎曰宋以前詩不傳此非今日之罪也成弘以前詩傳而不盡傳尙可采補正嘉以後詩不能刪繁領要搜隱獲奇恐終至於湮沒此皆余今日之罪也因與友人胡道南先生謀以余所撰甬上耆舊傳爲本凡先賢士大夫名章軼草有傳有未傳以至單門處士蠹棄鼠齧極耳目所至無不走訪旣得畢集於前始敘其世次定其品目考其支派分承壇坫相嬗本於班固人表之中上參以鍾嶸詩品之高下使各從所類其中固有人與文並擅鼎呂之重亦有有德之言因人而喜得其詩亦有遺草足傳因詩而得存其人以文以獻有善盡揚然後一鄉之論始定使學者敬其桑梓重於楷模而講先生之人文遂得傳百世而不祧矣集成凡得選家四百三十八詩三千有奇爲四十卷其間名將之詩亦得十二家此一奇也閨秀詩

女從其父婦從其夫毋從其子此一奇也方外有十高僧三支二老此亦一奇也葛邏乃賢本回鶻部人來居鄞先生之里其詩遂稱江南一絕此更一奇也初道南先生既與余相論定遂以前三十卷先付梓人工甫及半而道南云亡未及覩其書之成其子德邁年少善讀書以爲先公之業不可中廢也遂梓成前三十卷行世俱有功於文獻應得書康熙十四年長至日

貞羣案此篇從甬上耆舊詩補

154冊 98.5

杲堂文續鈔卷二目

古史記自序
漢史記自序
漢史記目後序
漢語自序
南朝語自序
世說錄遺序
東皋唱和詩序
陽燧珠傳奇序

評點南華經自序
癸巳詩自序
壽三兄原博先生七十家讌序
高大中丞六十序
黃太母姚太夫人八十壽序
林母朱太夫人六十序
沈母朱太君八十序
壽張魯客先生六十序
壽董母陳太夫人七十序
董母陳太夫人八十序
壽曹秋嶽先生六十序
卓有枚五十序
介公生日序
黃母葉淑人六十壽序
陳太母謝太夫人七十壽讌序
壽余母太孺人六十序
壽許酉山先生序
大司馬兩浙制府山左李公壽序

徐遂生五十序
朱柳堂先生六十序
澄里江翁八十序
周伯齡先生七十壽序
盧素先先生六十序
宋母某太夫人五十序

杲堂文續鈔卷二

明甬上李鄴嗣撰

古史記自序

古文章家能以敘事擅妙惟左氏司馬氏兩家左氏去古未遠其源出自尚書司馬氏崛起西京卓犖自命一變左氏之體號曰兩雄若戰國短長言則以文奇者也所偶見敘事若聶政荆卿數篇大抵中蠹採龍門史記補之即謂龍門本此然其傳末敘姊嫈高漸離二事固已高視長書矣外若田單魏公子廉藺諸傳極敘事之

工並國策所無者然則司馬氏所口服惟左氏一人而已論者謂史記入漢以後始見其才前此頗爲古人所拚僕謂龍門本朝諸篇若拔趙幟立漢赤幟獨建旗鼓者也秦以上諸篇若試婦人教貔貅貙虎聽其指麾者也雖所引據左氏不及者多然如秦紀敘韓地之戰晉世家述驪姬語伍子胥傳述員尙語他如越世家補陶朱公事趙世家補下宮事類俱不爲左國所縛蓋子長異才獨能役使古人而後來竟無敢役使子長者其所以横絕百世也讀僕所輯古史記五十七篇可以觀矣

漢史記自序

僕少讀司馬氏史記班氏前漢書嘗有一憾司馬氏不生建武永平間使得撰西京全史首尾變化當更絕人一憾班氏述元狩以上不能別出經緯成文章而全襲前人舌澀步蹇遂致有班馬異同一編益使孟堅無色後十年愈喜讀兩家書乃欣然曰僕將爲釋此憾矣夫龍門首撰史記意述春秋爲後世史筆祖其所從來高矣班氏世工述作稱龍門爲良史才以孝山少孫輩所集不足踵繼其書因欲斟酌前史作爲後傳其有功於

司馬氏不少則但當續昭宣以後事上接前賢附其俎豆今乃欲自爲全書稍一竄筆即盡冒以班氏豈可哉豈可哉夫日與月不同光也江與海不同瀾也今班氏自謂其書足拚史記是思以夜光蔽日以江流障海其力亦稍弱矣僕既取史記所載自黃帝至秦二世止則集成書曰古史記復取史公入漢諸篇爲本而截班氏所載昭宣以下續其後經緯相錯合爲一書曰漢史記昔武帝時邢娙娥尹倢伃同幸有詔不得相見使尹氏望見娙娥則低頭而泣矣此武帝善爲尹氏也今盡刪

班氏元狩以前文使不並見令人得屑屑取較以釋此憾所以全班氏也孔少府素善蔡邕卒後有虎賁氏貌類邕少府每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少府極慕中郎也今錄班氏太初以後文使人謂龍門典型不墜尙見蘭臺竟得成西京全史以釋此憾所以全司馬氏也

漢史記目後序

客曰君所纂漢史記合班馬爲一書但觀君所定史目非徒合兩家也其前後條例亦有不同者幸惠教之僕

謝曰唯唯凡僕爲此書所以正史體也司馬氏首撰史記集書七八種數年而成其體近古所未有也班氏因而稍變之卽所稱郡縣姓氏務爲慎覈用力亦易耳乃稍變其體而遂欲詆其體此則班氏之過也但僕謂兩家各有所長敢爲折中之司馬氏於帝紀下有世家班氏盡著爲列傳非也蓋王者之道先親親故史前列楚荆齊梁諸世家今則拔武五子宣元六王並列五宗後吳濞淮南長沙以懿親犯大逆降置列傳今以燕剌王旦附之同姓以外則議功故史置鄭留諸侯世家其後博陸富平功在社稷魏丙相業班氏方諸蕭曹今並拔置絳侯後至諸臣行事有散見者若卜式在平準書蒯通在淮陰侯傳張騫李廣利在大宛傳伍被在淮安傳但使附見以其人不足重也張湯杜周已見酷吏豈因有賢子而諱之且酷吏傳十人纂組錯綜此史公文機橫絶處若截出則經緯不成今並從其舊存司馬氏之體也史公不列惠帝紀以其權移母后也然惠帝天性仁孝御極七年豈宜遂闕不錄班氏特補之是已龍門所載上自黃帝以迄漢故列項羽爲本紀非抑漢也抉

其能亡秦也觀其列陳涉世家而終曰所遣置王侯將相竟亡秦意可見矣今旣獨爲漢史自宜下與陳涉等至長沙王令甲所著也史不爲附傳賈傳大儒鄒陽別著奇節俱宜專傳李陵史公所傷心也班氏特詳之匈奴西南夷以下盡置類傳後外之也末置外戚者蓋難起於娥姁而禍成於政君西京二百年實與外戚相終始故篡賊王莽直接元后史臣有深戒焉今並從之存班氏之體也乃若呂雉毒殺三王稱制天下劉氏罪人也至光武時始議黜不得配食太廟中興正議足使宗

廟改觀今則列名外戚而取其本紀附惠帝後使不得與劉氏並列漢初三傑之名發自高帝今抑淮陰於列傳蓋猜后持權文終定獄史公依違國法有傷心焉且生前羞與舞陽爲伍而死後乃屈居鯨布下淮陰其能甘乎今旣千載論定當從高帝初言拔置子房蕭相國後秺侯本與博陸同列今置曰附者卽秺侯自稱臣外國人恐匈奴輕漢也若蘇屬國忠節冠古今中壘惓惓王室死而後已杜幼公碩德舊臣並宜專傳杜欽劉歆以文人心黨王氏釁其家聲君子惡之故截附谷永傳

後倉公方術也置類傳後此則僕正兩家之體也外若漢天子諸詔令一代文章莫大於是班氏輯錄有功焉故並採入諸表卽雜附九表後而以外戚百官續之禮樂律曆四書司馬氏未成之業也與其以褚氏補豈若以班氏補天文卽天官也郊祀卽封禪溝洫卽河渠食貨卽平準也故並合載而以五行地理刑法藝文四志續之游俠貨殖二敘班氏所特矯子長者也故別附傳後以示異同但貨殖所載土俗班氏採入地理而其續游俠四君丰采銳發極摹子長固貌詰而心服之者也吳公文翁史公所及見乃記中詳載酷吏而循吏則本朝闕如蓋子長身辱漢法謂罔亦稍密焉今班氏特補之儒林傳亦孟堅所加意者也故獨列班氏西域傳因大宛而詳之也故並列焉客曰然因復次其言於後

漢語自序

蕭文終公謂高祖曰語云天漢其稱甚美願大王王漢中復汜水告天遂成其號至曾孫武皇復九世仇闢國萬里明光告成天馬入櫪始表其年曰天漢韙曆終五百天漢遺威尙炳炳著人耳目嗚呼孔氏去今二千餘

歲學者未嘗登其堂發其笥覩其衣冠杖履而皆自稱曰吾仲尼之徒也劉氏去今亦千餘年生民未嘗踐其土奉其正朔文法而皆自稱曰吾漢人也故曰孔氏師百世劉氏帝百世况五經漢家所立孔氏遺教至漢大光則凡我含生負氣戴乾履坤稱大漢之民讀大漢所立之書者有不以大漢之語爲語乎旣纂焉班爲一書續以范史又改正蜀志曰三漢史復於暇日最其實談寸簡只書以類分錄使學者以是言言以是語語俱漢人也斯成漢人矣錄成十卷題曰漢語因與荀慈明所著同復別之曰李氏漢

語

貞羣案是篇從續甬上耆舊詩采入

南朝語自序

南朝語者起南宋迄陳採李延壽南史中語也六朝人曰金陵王氣所在又曰南方數千里地士子風流盡出其中雖以劉蕭諸君桀才蓋世方能手奪神器而不能奪當世所爲士大夫卽高歡亦云吳翁專事衣冠禮樂中原望爲正朔所在是以區區江表國姓五嬗而能明抗强鄰與口敵國其所心憚全在此故於與盧陵二祀易世猶奉之誠心知江表社稷非王謝不立蓋諸君勳參微管若此迨至舉朝爲狎客而士大夫氣盡矣斯王氣亦盡矣然則南朝語一編不可不述也陶令徐秘書本典午遺臣而是編首列之亦猶世說一書固爲兩晉人作而前列東漢數公也延壽亦有北史此不及者何則予史論已言之不並北於南也且當日諸君風華蔭映指盼四座俱足參上流故有身爲上將而不敢捉王謝家物其高岸若爾使有一二異類雜語其間吾知諸君不第移牀遠客且將橫唾其面矣集成凡三卷以續

漢語世說二書後

貞羣案是篇與四明談助所列文句微有同異

世說錄遺序

著書家各自有體寧取史傳語入稗篇中不得取稗篇語入史傳中古今史裁稱班馬其義全主美刺雖時有點注俱屬其人風節所係且文氣前後相關自相映發然論者猶謂蘭臺好引中流小事不及龍門及讀晉書其正敘殊閎闊了不豁人間載一瑣事入傳牽本劉義慶世說非有美刺本旨但强相聯綴斷續間多格而不入卽所引語時竄一二字或於斷句下益一助語便覺風味大減此書不但史裁墜地亦何堪使袁忠憲鮑明遠諸人見耶然則兩晉風流獨賴有臨川一編耳吾少挾是書愛其一站一吐文味氤氳謂雖散句斷章能自深於美刺之旨暇時閒取魏晉史集採其逸事二百餘條登諸別紙名曰錄遺以附此書後其所採雋絕處亦不愧臨川蓋晉人刖情別致祗應以小說家傳耳議者謂自晉室諸公以清談禍國餘風所極流及南朝垂三百年終使王氣劃在一隅諸公之責也然余謂自東晉

以後正朔相仍一時當軸諸人雖乏遠圖尙堪自守若奪符堅之游魂飮佛貍以溲便差能吐氣至趙宋之南渡則何如哉則何如哉吾願後世儒者毋輕議江左諸人也

東皋唱和詩序

詩未有無所感而作者也溯其初本於孝友發於中和藉以述古諷今義兼於頌諫此詩之正也若吾輩今日幽居閒放有所適於田園風日山水舟屐之間則必藉朋友發之同心齊契一唱一酬若候鳥相應交聲每諧亦如風之披竹而音生水之激石而響作固未有寂然而自動無所感而得興者也每見近日詩家於平時常擬一詩格常儲一詩料情非發中徒逐形響如是則詩眞可不作矣余自少學爲詩及四十以後因體中善病閒門蕭散未嘗有詩憶此五六年惟吳陵鄧孝威至甬上余與登臺眺古忼慨相對於是有詩積至數十首過東皋草堂觀穫與此中故人邱玉冊蘊生紹衣日共酣飮郡中徐掖青董巽子萬允誠俱來快共爲集於是有詩積至百首里中高宮山爲耆舊會得從諸先生杖履

從容讌集於是有詩復積數十首與吾友徐掖青泛東湖登望海絕嶠諸精舍於是有詩各一卷故人錢退山自燕中來稚廉自西陵來褰裳相接晨夕彌驩於是有詩復各一卷夫此六七年中歲月已積而計余所得詩惟此數時卽此數時吟唱乃不過旬餘少僅數日豈此外遂無風日佳時耶遂無舟屐所至耶而必遇故人一豁乃發奇懷蓋古樂之作唱者一人而嘆者不過三人知音絕希自昔已然今幸値良友開興引人此吾百年一時豈有風之披而竹猶靜然水之激而石猶默然使求鳥聞聲其可忍乎吾友邱玉冊集與同人唱和詩而使余序之余爲寫其所欲言若此

陽燧珠傳奇序

乙未冬余方閉門讀史記寒風蕭然巷無人迹余手一編詩驢甚獨引滿一斗時極憤至髮立推溼几置地時默默不怡竟日時忼愾泣涕交橫下時欣然起步數十巡僕夫俱竊怪之余不自知也適友人林子搆所著傳奇陽燧珠一帙置席上去余間取閱之諸姪趣曰先生方讀正史乃傳奇耳此則何爲者余曰不然傳奇亦史

派也但其遺裔耳方余讀史記見史公喜亦喜見史公怒亦怒迨如觀場然蓋史公能傳千古奇以其不律妙天下者也卽史所稱孔子學琴得其人黯然黑頎然長史公則能從不律間得之蕭同叔子見諸國使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史公則以不律如之秦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史公則寫以不律優孟像孫叔敖楚王以爲復生也史公則像以不律蓋史公持毫毛茂茂能狀古今極似若此後人自度其下筆不能如古人思欲摹之無可似因使人依古人衣冠古人冠以妍者狀妍者以媸者狀媸者稍譜以宮商絲竹使代其笑則啞啞然代其泣則涔涔然是則以登場代史公之不律者傳奇也今有兩人遊北地各買一美人歸已而值其友於逵閒曰君所置美人奚似其一人善狀言之自髮至趾畢見則果以爲美人也其一人不能乃延其友至家餙美人而見之故史公則其善狀者也傳奇則其出見美人者也獨是蔡伯喈漢季儒者父年五十三卒伯喈事母病不解帶廬墓致祥此惟學士家讀其傳而販夫田婦皆爭嗤其不孝漸至學士家亦併嗤之則今人見琵琶記多讀漢書少也然傳奇至本朝爲盛首推湯臨川余讀史記列傳至尉佗魋結問陸生曰我孰與皇帝賢想見其人因取臨川祖龍飛鹿一解歌之以助擊節復讀田橫傳至曰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卽嘆史公敘事磊磊壯氣如許今陽燧珠塡詞不下臨川至稱尉佗死有神而田橫後身爲大食國王能復祖宗傳實稍爲吐氣斯又余讀史記一助也

評點南華經自序

蒙莊先生一書廓老子萌釋氏而出入於吾道者也其立言大畧則曼衍連犿而無窮者也然究其歸則一耳易窮也窮以其無窮也昔吾夫子正席終日諸弟子執經而前言仁則人人殊無不意滿言道則人人殊無不意滿卽先生所云魯國一儒千轉萬變而不窮斯不窮矣此則大言之亦空然窈然小言之亦芒乎忽乎詭其貌環其端三進其說如斯而已譬諸水然吾夫子猶大壑也條爲百川萬瀆使造酌者挹料盈料挹瓢盡瓢俱得果然去而莊氏則欲大浩淼其流使無江無河無溪無澗則其源亦易盡矣則是南華一書可廢哉曰奚可

廢也先生文家之口多天下文章豈有大於瓌瑋者哉觀其俯仰敖倪縱然以立言爲游衍前欲無古人後欲無來者則自竹帛以來一奇而已以至其安章頓句兀嵲波瀾寫物狀人鏤巧刻酷並極意匠之工蓋先生非無意爲文者也夫先生之文縱橫一若龍一若虎而吾乃謂其經營左中繩右中墨先生不樂矣第先生與世相弟靡者也目之爲文人亦與爲文人目之爲修詞家亦與爲修詞家先生奚不樂哉若先生俟我廓落之野他日請見

癸巳詩自序

子輿氏曰詩亡余謂詩未嘗亡也自漢及唐至於今凡其發於情形於唱歎俱風人之遺也國初自劉高諸公後詩家鬱起雖分路而馳各張其幟然俱有足以自傳要諸大旨所歸本於風雅斯則不敢不慎也獨今有人焉身亦以名教爲任使天下學者宗之其言宜足以法矣乃讀其所爲詩一不趨於正而務新雕其字句顛倒出之至有所譏切則更酷彈巧謔無復風人遺旨甚或雜引方言時作梵語以誕放於繩墨之外遂使風雅一塗戲若俳優隱於射覆嘖亦已甚矣夫物各有體冠雖華猶稱吾首也今則籠以巾幗矣衣雖組猶稱吾體也今則被以毳旃矣使後來學者轉相模襲曰某公之言固若此豈其人非耶則所爲害人心悖聖教不已甚矣雖文人滑稽所至亦時有之乃專以此相尙翻使陳陳相因者守其故矩得起而議之謂老成典刑乃在此輩也不亦惜哉愛斯人者不傳其詩可也昔唐文至昌黎而始大乃裴晉公戒之曰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唐詩至開元天寶間而始盛乃元道州憂

之曰今之作者繁雜過多系之風雅誰道是耶蓋二公所言亦至愼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故難言之則未有雅而不馴者也友人爲余錄癸巳詩成偶有所感即述以爲序

壽三兄原博先生七十家讌序

以文爲壽非古也然近日文章家謂藉此亦得通交情敘嘉言行簡而質頌而無諂雖作者不廢焉至若門以內同堂兄弟之間相觴以一言更無俟博引古人遠徵諸史傳也但與述家門敘高曾之舊德爲子孫能傳其

弓冶以是上視長者下訓諸子弟斯足矣今歲己未三兄原博先生年七十諸子曰高曰亨曰亮俱造余曰父壽七十非得叔父文不足爲尊人驩余謝唯唯竊謂世所相視者三一曰高年一曰多男子一曰能傳家學三者備之矣今吾三兄原博先生實兼有之但以余視先生固所謂無俟博引古人遠徵諸史傳者也余向撰家乘作歷世正傳集藝文志其所記述先世事頗詳請得即三者具徵祖德而以先生繼之以是爲奉一觴可乎蓋吾宗自二世肅齋先生年八十有五後人俱有年至

曾大父太保少峯公長子太保龍麓公次子參軍二麓公始自鄭村徙居郡東車橋宅至今同居六世余猶及事龍麓公年八十九二麓公年八十六兩公諸孫今存者七人前歲大兄戒菴先生年八十去歲二兄充振先生年七十今先生復年七十里中謂吾門世有高年祭酒而先生更其一至吾宗子姓之盛自一世茂六府君至三世長淸處士世有子三人櫟軒楝塘二先生俱有子五人侍御公子四人太保少峯公子三人而先生大父龍麓公父叔孺府君俱子四人今先生復有子五人長子高已有子四人長孫已有曾孫里中謂吾門世多男子而先生爲更盛且吾宗世勳至宋末仲連先生始以經學傳其家及國初長淸處士稱爲文章宿老櫟軒先生名益高爲甬上耆舊舉首侍御六峯公太保少峯公更年少以科甲起家大司馬忠毅公儀部宗海公繼起七葉之內並擅文章今先生年十六即以試第一補諸生爲忠毅公所賞二子高亨並舉郡縣第一爲名諸生年俱最少里中謂吾門家學先生父子得其傳先生於是三者可謂能繼前人矣雖然余更有進焉傳曰善

致者必有以持之善得者必有以守之自余所聞櫟軒先生晚年與里中耆舊游覽山水大司馬東沙張公稱能畧世事解外膠而余所見龍麓公參軍公俱鶴髮年望九十一褐袍一楮扇常御十年今先生垂老杖屨常在三洲二嶼間蕭然遺放家居廉素養和寶嗇其齒必豐請以是進先生一觴然吾門庭訓甚嚴諸子使各守其業櫟軒先生常自題於壁曰四子之責有宜耕有宜讀五畝之宅半在邑半在田楝塘先生亦曰子分耕讀不妨多今先生丈夫子五人曰高曰亨曰亮俱使傳經

洛誦後二子則使佮家人產一門之中無逸無荒必大其室請以是進先生一觴余適集甬上耆舊詩吾宗得列者二十人俱足名家初棟塘先生游白下嘗造觀書林以囊金盡買諸史籍還曰得此足高吾門侍御公授讀之遂爲名進士今先生日與兄弟相唱酬而使諸子益發讀先世遺書高子世安最少輒能從余授昌黎廬陵諸大家集將肆力於古弘中炳外其文必顯請以是進先生一觴於是先生欣然次舉余觴復謂諸子曰叔父所言俱吾家世德其所勉汝曹意甚厚異日書諸家乘世世誦之時高輩進觴甫畢復長跪曰敬受教

高大中丞六十序

吾鄉大中丞玄若高公歷官三楚十五年勞於社稷之役齒髮俱瘁其名動人主事震天下人盡能言之乙酉以後公始解兵耕於鄮之沄鄉道既通公得歸四明杜門匿跡而其名尙隱然爲海內所望會一郡有大獄所名捕甚多以公與先儀部舉首遂同與難蓋戊子正月人日事也是日郡城晝閉騎吹角四出捕人余草堂去城二十里蚤食後騎突至則盡縛先公以下籍其家余

簩掠尤甚羣驅至江口已薄暮騎蹴曰登舟登舟則見先捕至者十餘人中有一蒼然丈夫狀貌甚魁岸頸亦封鋃鐺危坐與先公一舉手余面之蹕同繫者曰此大中丞高公也次日黎明入蛟川復見從他道捕至者數十人俱囚首繫趾候帳下以次引入簿責出各質所訊惟公與先公默然忽有帳下兒持飯數筐併肉臠置地上曰可食諸君飢俱伏地食或折枯枝爲箸食之盡惟先公與公不食少頃則有騎傳呼曰可械至省因各加鉗釱驅出獨繫余馬櫪中不遣方是時先後捕至者多薦紳先生餘盡諸生既至面俱無人色即余曹數人亦憒憒恨不得自決及引訊遙見股弁伏不知所云余後追憶之惟公與先公無驚容無戚狀亦無憤色士大夫能臨大變不亂陽陽如平時不亦難哉余更憶公至帳下相與稾坐時諸旗多賊中降丁有識公者顧謂其伍曰此公能殺賊不易當復有騎而至者楚人屬守卒曰是吾鄉使君天下第一廉吏無侵辱之余側聞其語久而歎息蓋公大節在人心雖當毆刀在前鬼伯催促尙爲人愛重如此非其義聲洋溢豈能致此耶及公事解

再得生還里門相去忽忽已復八年先公墓柏漸茂而公尙彊食華首無恙復相從杖屨間公春秋亦遂六十矣至期諸賓各列四坐各觴公前有言公爲刑曹持平如張廷尉者有言公守大郡治行如龔渤海者有言公建節孤城死守不慚先帝忠義如耿都尉張睢陽者有言公歸高卧賦詩風節如蔣兗州陶彭澤者余坐最末行起言諸公所稱莚善然俱海內所共聞若胤見公則在公鋃鐺封頸時矣公徐曰請舉李生之觴

黃太母姚太夫人八十壽序

東漢末年常侍數擅命竇槐里陳太傅二公以其身爭之不克然國祚藉得稍延其後人風士論標持益高俱有激於陳竇二公也天啓中逆璫爲亂甚於曹節王甫吾浙黃忠端魏忠節諸公以其身爭之不克然國祚亦藉稍延其後伏節守義之士彌布不絕俱黃魏諸公爲之倡也方忠端公在臺太夫人從居燕邸時黨論正起楊左諸公率夜過燭闌僕屛太夫人竊聽客語盡憂國每更出著果款其深坐及太夫人甫出京門次年卽難作天地閉黑家人竟不知公乘箕之期定在何日太夫人綢繆破巢日夜教諸子讀遺書勵以忠孝大節未幾逆璫伏誅太夫人使梨洲先生草疏訟父冤闕下晦木澤望俱名起一時江左諸公望黃氏兄弟希風景附幸接先塵太夫人自顧諸子才亦謂可立取卿相稱忠端公所未了世事遂有不可知往時所謂文章門第顯顯第一俱已棄如土苴不復爲世重猶幸風波漸定黃氏門戶仍得爲黃竹舊家梨洲先生紹古今之絕學身任斯文晦木說經闢先儒所未有澤望遺詩新出其名逾重諸孫亦俱能自立稱佳子弟太夫人日強飯起居如

平常歲時著數十年命服華髮北堂而其年已八十矣夫自胤爲兒時初識字讀新傳客魏小說至諸公殉難事輒能感泣今亦作五十餘公茫如隔世所見日落會泉谷沈高岸冬青花開謝不知多少使今日而言黃魏諸公事適如在黃初太和間而追論竇槐里陳太傅信然天下忠誠信然天下義府固已是先朝人物邈若千載之上矣而太夫人之身顧獨如蒼松老幹爲冰雪風霆所愛護蓋太夫人春秋常在卽忠端公正氣得有所麗屬肅然尙若親見之斯其以身繫一朝臣節所在一

何重也太夫人年雖八十梨洲先生亦六十有餘先生既已自放於世無所得見處荒然四壁中禿毫枯硏仰視屋梁而獨能取周孔以後數千年文章人物斷其是非次以甲乙其所持衡不少皆由太夫人高年使先生得日具飲饌色養盡其驩以是退而著書故其識益高其氣益健是太夫人直以身繫數千年文獻所本一何更重也吾鄉與姚江相隔水如帶來湖去汐本同一家太夫人追憶忠端公從學甬上爲治行宛如昨日其吾鄉人前後過黃竹者當太夫人五十則有陸文虎萬履

安諸君登堂爲壽及六十時履安持其文至敘及文虎不復偕而至於今八十尚有胤輩三四人俱先生所弟畜之者其餘卽履安之子若孫也所從受經諸門人也太夫人聞甬上客來輒喜出受其拜諸人以此奉觴前爲酒太夫人顧之目中彬彬然誰爲六十以前故客卽此知太夫人所歷身世俱有極不同者矣雖然太夫人見自今以往既如此自今以後當更若何古人云大海耕爲田其事無算太夫人方瞳無恙但安坐視之卽此後壽太夫人之觴當亦無算也

林母朱太夫人六十序

東漢太原王孺仲夫傳逸民婦傳列女爲史冊所未有平陵梁伯鸞與婦孟光合傳古今稱隱居相敬必首及之但孺仲茅室蓬戶伯鸞耕織山中夫婦同德適其宜耳至衣簪貴族士大夫之門若渤海鮑子都婦桓少君東海吳仲子傳附載夫人某氏鮑官司隸校尉吳爲大司徒司直並身列顯位而少君短衣提甕吳夫人布裙曳柴與覇妻鴻婦比操此其不可及也蓋自新莽簒曆士大夫率皆毀棄冠帶閉門不出入而其室人亦能心

甘枯澹相攜偕隱是以東漢更列逸民列女二傳補前書所未及蓋漢室四百七十年士大夫風格西京抗節於前東都蜀都執義於後士女兼有之斯爲卓絕千載者矣吾鄉蠒菴林先生以進士起家官大行行朝爲名黃門晉兼宗卿望重一時丙戌以後先生閉匿名跡不復問世事內君朱夫人與先生共安廉約布裳瓦器怡然自得夫人有丈夫子七人非盡已出而夫人善遇諸子一情不異衣則同桁食則同豆先生與先儀部同朝而先生乃自屈與余通昏姻余第四女美儀夫人第四

子婦也儀每歸必述先生持操甚高夫人善相先生同茹苦待諸婦有禮輒喜門風德素兩家適同也且當先生盛時所往來多上客中廚具豐膳炊金饌玉今先生旣杜門謝交惟一二遺民逸叟常相過從夫人必翦新韭治蔌出其家釀使先生款故人盡驩而去余輩每作耆舊集輒有詩記其事傳諸里中今歲夫人年六十諸子請余一言以觴適余讀桓少君傳言西漢末年少君與子都同挽鹿車歸里婦道爲鄉邦所稱至建武中少君子永孫昱三世相繼爲司隸校尉昱嘗從容牀前問太夫人頗憶挽鹿車時否答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豈敢忘耶然則少君恪守先世遺訓善教子孫不但其守約廉吾足冠於列女之首也余願夫子巽時若西京舊家子孫貴盛夫人重加命禭與先生爕舒華堂追思今日無忘布衣瓦器風味然後余輩當更上夫人一觴耳里中諸遺老俱愛余言遂錄以爲序

沈母朱太君八十序

己未冬溧陽周子二安寄余書其推重余文謂自艾東鄉而後作者不過四五人而余居其一復戒余於文毋

輕作毋罔饗人期足取信於天下後世其言甚切直余發書長跪三讀日置几席間期此後一切應酬文字當盡謝去其自戒甚嚴而是秋吾友蓮巽子寄書謂其友禹航沈臨長其母誠一時賢母也來歲仲春母年八十臨長望得杲堂一言以觴意甚諄至某敢代爲請且其人錢稚廉亦知之已而吾友稚廉書來果如巽子語余俱諾之已久然以適屏筆墨未及作也今歲首春巽子更促余文再三余因念吾友中賢而可信未有過巽子稚廉者也今余徒欲茫茫然取信於天下後世而乃不近信於吾友斯惑矣因不負昔諾而爲之序巽子之言曰沈母朱太君年二十七而寡持操冰厲事兩大人篤孝姑垂歿以一小姑屬太君曰哀此女尚少以累汝後太君亦生二女及小姑出門太君悉以所遺嫁貲與小姑不顧其女有二叔俱無年太君使臨長迎二寡娣歸同居臨長事二叔母與母同沈氏叔季旣中絕惟臨長有二子其長子又有二子一門恂恂守孝謹嘗太君生日臨長率孫曾三世拜堂下以次上觴天所以報太君方未艾此婦德所僅有者稚廉之言曰臨長善讀書精

於論易與朋友交篤信有過能直言去歲巽子母太夫人八十巽子客貧無以歸奉太夫人觴臨長爲經畫備至此亦近日交義中所絕少者蓋巽子稚廉之言若此余因復念周子二安與余無宿交其屬余文章之事無輕作罔作其愛余甚重至巽子稚廉俱兄事余平居其持朔論愼昂目其欲余文足取信於天下後世當不僅與二安等今巽子曰沈毋誠賢毋也稚廉曰臨長其人誠可交也然則卽以余言從二子後遂上太君一觴其誰曰不信蓋是言也因吾友巽子稚廉之言也

壽張魯客先生六十序

吾友張魯客先生長余二歲己未年六十先生令子亢友造余曰辱與先生世交非得先生一言不足爲家大人懽也余不敢辭余近撰甬上耆舊傳吾宗得列者二十人而所列張氏亦二十八三百年來吾兩家人物相望有如是也前此不具論卽以百年內君家一門與吾門言之余錄世廟以來名公卿七家詩君家方伯繄泉公在第四而公所著一舫齋集經先子年先生裁定故其詩最淹潤足傳者多兩家之同制作若此君家丹霞先生與先伯父玉海府君同官蜀中有名兩君俱以直道忤時同日解組兩家之同仕宦若此君家庚先先生兩如先生與先儀部公同舉於鄉憶余少時以年家子上謁庚先先生倒屣出迎每極款接兩家之同科目若此而魯客先生復辱與余敘交魯客爲人美風儀體長少讀先世遺書稱名諸生亦善治詩文詞工書時里中侍御心水徐公在臺有名與先公交至善魯客以名家子爲侍御子壻每相過從車騎雍容甚都里中諸名士有佳集常虛左候魯客至一坐盡傾當是時魯客視取

一科第如探囊中耳相去三十餘年陵谷盡徙里中諸大家門戶不可復問而余兩人幸無恙今歲魯客六十余亦五十有八魯客飲名酒對佳山水意氣尙如昔時余兩人相對忽忽殊不知華髮之各盛也人生一甲子前此所可把玩幾何魯客胸中壘凷惟有取大白以澆之耳而余有足爲魯客先生喜者傳有言父善爲弓必使其子爲弓服父治五金其子必能集衆腋是以公才公望每在大家謂能世其業也記曰見父之執必加禮故美交游者常稱父黨稱大父行謂惟高門斯有廛世

通家之好也今亢友爲先生長子生擅異才讀書目數行下年二十輒舉於鄉有盛名而先生乃使亢友數問詩於余亢友與同里諸詞伯賦詩合鈔爲一卷不署姓名使余相論定余所賞多亢友詩亢友益自喜余兒子暾才不及亢友遠甚而亢友亦弟畜之蓋自余與亢友交先生視余若較親往來風流宛成二老況以亢友之才何所不至他日繼方伯公而起使余重定其詩從先子年先生後此旦夕事耳然則能善傳先生之業儹先生宿志所未酬者亢友也能繼吾兩家之好同德比義世爲通家者亢友也所望吾兩人各保華髮期每十年輒爲舊客作一序視兩家子弟其同制作較前人若何同科目若何同仕宦若何諺曰張公飮酒李公旣醉願與舊客歲同此一觴

壽董母陳太夫人七十序

歲己酉仲冬吾友董巽子造余而請曰道權之母是月爲七十權苦貧無以爲養頻年作客四方謀所以奉親之資而不得今者雖力爲修具所望得杲堂一言以觴吾母且子之諾久矣余謝曰若母卽吾母也容俟請乎子之尊人司農公與先儀部同舉於鄉四十餘年以來凡郡中與先公同舉者其後人多零落不復見其所稱兩世通家以文義相往來惟吾兩人在耳而巽子復以貧故頗謀食於所交歲往來吳會間然年來郡中諸子共事姚江黃先生學術文章俱得見其本末因唱爲講五經之會每月再集及期諸君各執經就坐辨論盡日可謂一時之盛集卽以余衰病尙得身廁其間而四顧座中惟吾巽子未列爲余心每闕然卽諸君言及巽子俱曰凡巽子之作客蓋爲其親謀也然自余所聞夫子之門貧而能養其親者惟子路夫子教以人子之養惟在竭其力所至以盡驩今日況家有賢父母必能安其子所竭之養故仲氏之菽水與曾氏之酒肉並能得親驩是更由人子之孝而幷彰其爲父母之賢也今巽子之養太夫人已十餘年雖間具酒肉亦有之知終不勝其菽水也然在巽子已自竭其力所至而太夫人驩然受之巽子雖久客於外槖裝固罄然也今秋巽子以赴試罷歸此數月中日夜與其婦子經營始得爲修具以進一觴而太夫人亦驩然受之太夫人可謂賢矣尙愾

司農公盛時座上衣冠輻輳家人且日治具客飽佳設及奴從漿酒霍肉亂時猶年少司農公極愛之與定交亂時過從司農公輒命太夫人輟所常膳出對食每極滋味夫以太夫人平時豐於自奉若此今老而安巽子菽水之養已十餘年未嘗有盛衰之歎幾微見於顏色太夫人可謂賢於古人矣且巽子今日不第其飲食之奉也自其田園第宅奴婢器用以至歲時伏臘往來使一一比諸司農公盛時固俱不可望之事也然則太夫人所望唯有巽子之才可礪之日進使學比於司農公此則巽子所得自竭其才所至者也巽子固亦嘗游於黃先生之門里中諸君俱夙推巽子才太夫人益勉巽子使外繇師友內懷憤發以肆力於學問吾知巽子必有以慰太夫人之望也在世俗之見不過謂以巽子之才而尚未得科第倦遊無所合不能豐太夫人之養以是相望耳然即使今日巽子已取一第亦不能即有三釜之祿也巽子平生以古道自持儻如震川所言士苟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固巽子之所恥也是則巽子惟當竭其力之所至以為養竭其才之所至以為學

杜門日承太夫人驩而凡巽子之貧與巽子之貧而未得科第皆非巽子之可急者也太夫人微聞其語顧為道權曰李生汝兄也其所以望汝甚厚且適吾意中所欲言也於是文胤再拜前跽敬上太夫人一觴

董母陳太夫人八十序

余向與里中朋論嘗謂諸賢中詩如董巽子文如萬貞一斯為可傳當是時海內作者蠭起家稱舒向之才人負錢劉之譽巽子貞一亦不過諸人之一耳漸及二十餘年霜高木脫潦盡水清當時文人曾無韓退之片語當時詩伯曾無劉文房一聯其文章確然可表見者海內不過數人而巽子貞一之詩文竟足傳於天下蓋二十餘年閱其學而得成僅若此於是學者始服余品目為可信而益歎古今文章家其為世所不易得誠若是其重也第巽子家居甚苦貧草堂為老兵奪其半饑火所驅歲暮始得還家稍具甘適加太夫人一餐而巽子為諸生復困數試於鄉罷歸人謂以巽子之才使得早策名乘軒蓋出入垂紫綬食肉富貴以此養其親斯可耳然余見國家定制三年會試士其中進士者至三百

人諸省舉於鄉者合計至千餘人其人固皆乘軒蓋食肉富貴之人也古人以中進士爲將相科未知此千數百人中能爲名將相者幾人文章有可傳者幾人大率如雲霞之變見草木之繽紛忽焉飄没數十年而後畢中不復舉其名氏者也巽子雖負秀句傳在人間所至諸公虛左其得與並驅上駟僅落落數輩已居然爲二十餘年詩家宿老夫凡物以其希見者爲奇以其所至少者爲可貴今使巽子爲三年中千數百人之一人與爲二十餘年數人中一人其相去或相千萬吾知巽子斷不以彼易此矣或者謂唐一代詩人有官位者十之九其由進士者亦十之五六詩矣必窮而後工但余嘗讀唐詩合編在初盛唐若燕公許公最名宰相之作者其詩較常徵君建孟布衣浩然其高下若何在中晚若武司徒元衡權僕射德輿輩亦執政之有文者其詩較秦高士系陸先生龜蒙其高下若何百世而後衡風騷雅初未嘗問其官位之有無也此取其最傑出者相較已見屈若此況妮妮不足算者耶巽子尊公爲司農次公先生海內人譽巽子得傳其學太夫人在盛時爲司農公婦晚歲爲詩人董巽子母鶴髮命耀八十年太夫人亦可怡然坐進一觴矣況太夫人從此年至大齊爲知巽子不更爲詩人之有官位者乎然在吾巽子終不爲常孟所屈矣

壽曹秋嶽先生六十序

處鈞軸執魁柄據通塞之任能進退天下士諸公祿位爲一世所慴此人所奉爲上公元老者也操文衡握氣類以品目自持能進退天下士諸公名譽爲一世所宗此吾所推爲人師模楷者也持二者相衡則吾所推其重實大過之蓋備台鼎之位一時必有數人及稍退即其櫰不行世莫懾焉若夫擅斯文之事獎訓人倫足以亢千載起後學則雖所遭身世日異而其人爲一世所宗巍然無恙豈彼娖娖處高位所得並稱耶譬如翹首共見上則天相在南天樞在北下則泰嶽在東華嶽在西俱爲人所歸止夫斗極喬嶽自列天壤間亦復何預人事而非此則人志意無所歸耳目瞻往無所附屬即使甲子易轉陵谷不常而辰嶽自居其位此所以爲一世之重也自東漢末年天下人士各相標榜有所推三

君模楷受其延接若在胥漢循至東晉而下此風益高其推揚品族益重區別更嚴雖以人主至尊終不能一與士大夫事是以典午旣衰神器五嬗而王謝自立門庭毫無變置余每讀後漢書南史輒羨慕之至余所聞禾中曹秋嶽先生則今日之人師模楷也先生與先儀部同中進士胤辱在弟子行而以閉門三十年徒爾懷風渴於言侍竊見先生文章妙一時三吳士類附以揚聲其風概不能具聞請卽以所知言之先儀部向遊西陵之難從人倉皇無所告先生適至湖上慨然出二萬

錢爲贖得以助辦吾老友萬悔菴先生人中病望先生迎至嶺外與周旋數年悔菴有才子八人賢孫貞一先生俱相折節敘交及三世吾友董巽子任君之後貧負異才故交莫能爲計先生驚賞其詩每不去口卽如胤荒陋偶有二三文草傳在浙西先生一見輒極稱爲作者夫吾鄉斗絕海上與吳中三江間之氣應稍隔而先生重念故人存沒寵借後輩其所及吾黨已若此請卽以此推之其得與先生近接光儀遠承風問一經品藻盡當十倍蓋自漢晉之末流風標格藉以不墜一人而已今歲爲先生六十之辰胤復不能一登先生堂執爵跪起從諸子弟後適巽子客吳中當爲先生酒因得遙寄一辭屬其附往夫先生初爲名御史歷副亞相少司農出任藩伯之重建節外臺卽由此入秉樞軸固先生所自有然使先生非身任人師模楷若爛爛北辰巖巖泰嶽爲一世所常矚不逐時而遷則所謂持鈞握柄固自有人試觀其稱壽之日當必譔文盈紙叩嚶滿堂豈有如胤輩山野放言得橫陳於上公元老之前耶而後知先生所重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也知先生聞是言

當獨莞然受之矣

卓有枚五十序

閒居暇日憑几下簾楮生墨卿不離左右著雕龍賦合組搜表隱伏舉譌誤外考百里之山川稱此鄉之祭酒此文人軼事而傳所稱識小之不賢者也讀六經能發其大義身爲當世元公巨夫所品目上下數千載成敗本末極中原萬里形勝論兵知兵論河知河此則出而可用而所推爲命世之才者也余少客嶺外遲年二十能作辭賦喜交游未數年難作年少志氣銳發思得有

所當一舉而僨遂自放棄閉門與當世相隔雖不能致人而亦不往兼以善病習閒不自策厲江山既改齒髮亦從之忽忽歲時遂已五十適念里中文獻多失徵因作甬上耆舊傳十餘卷併採錄其遺草晨夕詮次藉以遣日友人塘西卓有枚以文贈余謂余所著當與陳留耆舊汝南先賢並傳兼以史事相屬後三年而余二書成凡三十餘卷此中文獻畧備吾友董巽子過余曰方杲堂五十余持卓有枚文來論所撰述此書成定副其所望今有枚年亦五十杲堂何以贈之余笑曰有枚亦作五十公耶第余所望有枚極不同有枚爲去病先生少子生有異質先生目爲枚少孺因名曰臯有枚少時嘗以通家子造謁虞山錢先生虞山奇其才謂有父風獎譽不容口去病先生嘗撰易詩學春秋辨義凡百三十卷有枚俱能通其解然先生專以講經濟爲事年二十客於白下值河決先生身訪閒黃淮分合情勢作治河議十篇善談兵晚年宦塞下策哈卜事洞若觀火有枚俱得所指授每論天下事忼慨自喜性樂交四方奇士吾老友梨洲黃先生東浙大儒嘗至湖上有枚輒舉

舟過從吾友萬充宗授經西陵董巽子萬允誠往來三吳閒有枚俱爲之主酒酣與諸君論先人所籌畫聲淚並發年來樓櫓蠭起南北俱鼎沸驛騎負赤白書晝夜馳一千二百里河伯龍蛇亦起爲難有枚以其經世才仰視俯畫思一有所用而未得樂府云刀鳴削中倚牀無施固此一時也雖然余亦有刀小試而不當其鋒卽卷閉諸匣中有枚善藏其刀未嘗輕試虎氣龍身百靈交護使出而一麾神光四奔晉鄭之頭畢白唯在有枚用之耳是則有枚所望余小小耆傳名不出一鄉此所謂文人軼事而識小之不賢者也余所望有枚負其經濟以赴天下之急此所謂出而可用而推爲命世之才者也有枚其努力善自愛且非第余今日所望也蓋昔者虞山先生望之久矣

介公生日序

除夜街燭戶燈市門語嘈雜負責家如鬼伯催促嚚聲滿堂閭巷猝遇爭搆鬨其鄰及夜半各歸少寐聞雞鳴束帶具衣冠行禮出門值怨家亦與揖見昨所相詈人一笑而別余故曰除夜一夜秦楚紛擾之世也上日一

日唐虞揖讓之世也蓋在兩歲亥子間晝而爲二如此疆彼界然其晝也固非有所强而晝之者也余謂此唯學道之人足以喻之人生所好治田宅被服紈綺飲酒食粱肉車騎相索道上紛華滿目一朝盡委而去之寂坐空山視世人所遂遂晝如隔世其晝也豈亦有所强而晝之歟吾方外友太白介公其生日爲上日是以學道之人而復生於揖讓之世者也介公少年盡棄世人所嗜好其聞道甚早今年三十已爲歡堂和上大弟子早受記莂其爲人內明外慈未嘗有高聲慍色人與交如坐恬風朗月自然可親卽其韻中怡然若日在上日中也釋氏之教貴使凡有見聞盡生懽喜介公可謂得之矣介公適自吳下歸太白名山與余周旋數日太白去余所居僅六十里介公在山中梵鼓佛燈別有天地俯瞰余輩居城中如窮鳥枯魚乍冰乍火誠可哀憫蓋相去咫尺間其晝然不同若此夫以介公與余交義之重而竟不能一引余蟬蛻塵埃之中適其樂土是則人之各自晝誠有如此也斯又可歎也已

黃母葉淑人六十壽序

黃忠端公初從師於甬上客董氏其後德冰先生復與此中陸文虎萬履安二先生定交同游於蕺山之門萬陸既歿黃先生尙有二三故人在甬上扁舟常往來時萬董子弟及里中後起諸賢始從黃先生所得讀子劉子遺書卽共喟然發憤謂蕺山鑒學當藉姚江以季與於是先生二三故人遂偕諸賢說講位伐鼓考鐘召郡中百餘人執經而前使共聞先生所親授於劉門者而先生亦遂以甬上之學與越中並稱其爲吾鄉拔[illegible]脊翦茅棘使百年士氣浡然而興斯眞黃先生之功也邇者諸君子共造余曰某輩末學竊得執經於黃門今先生之室葉淑人年六十某輩誼當上一觴惟先生有以教之余謝曰不佞老且廢矣無以益諸君竊聞諸君子之會曰證人從子劉子之教也明道先生有曰學道者惟當從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間求之然則所謂證人學者證其所以爲人而已矣其學爲人者盡其所爲人倫之事而已矣今諸君子知受黃先生之學而不學其人可乎蓋浙河以東自忠端公與蕺山先生後先二十年其正氣彌淪常散在天壤間黃先生年少貫鑽伏闕

下手長錐討罪人餘孽卻千金之賄不顧身震天下狙而與其兄弟相師友杜門學古所交海內正人霜雹氷火不改顏色先生於君父弟友閒有如此而葉淑人爲先生婦相敬如賓其內德復爲天下女宗遂使黃氏門中極古今之盛且先生既以一身自備人倫而淑人亦能曲相左右與先生共盡人倫之事蓋淑人名家子少讀書亦工文章初歸先生其所遺送甚厚已而忠端公難作淑人盡出所有裝先生使赴難及忠端公授甓淑人更竭蹶營使先生得負土表石不請司虞一錢此其相先生之忠也忠端公夫人初嫠居封太僕公與太淑人尙白首無恙淑人爲兩世奉甘從先生次候寢安每至夜分怡顏下氣數十年無閒此其相先生之孝也先生有弟四人淑人力襄先生爲次第授室篤鍾郝之驩已復撫其遺孤使與諸子同寒煖比豆而食爨逾所生此其相先生之悌也先生既負海內盛名衣冠輻輳舟車所過常爲倉卒主人淑人悉供具無所乏或以緩急告淑人即出橐中所遺不惜此其相先生之交也凡此固淑人內範足傳而皆先生善以身先其家者也今讀君子既被服黃門之言讀其所著書而復登黃氏正氣之堂執爵跪起上觴於黃母由是而一證諸先生之身而再證諸先生之家益相與切劘自厲各盡其人倫之事以無負蕺山之再傳是在諸君子矣傳曰經師易值人師難遭此古人所以願灑掃於有道之門者也若夫淑人教其三子俱能傳先生之學後日方大而淑人身爲婦儀母憲其道宜享黃髮之期則無俟不佞稱之矣諸君子皆曰敬謝教因次第其語以爲及門之觴

陳太母謝太夫人七十壽讌序

閨門雍穆有禮有法守謙德執廉讓此人風之本也讀書期於聞道貫穿古今以五經爲根源以遷固愈修爲波瀾此人文之本也自年來吳中風俗日趨浮奢士赴利若渴學者惟知守時文帖義兔園殘冊茫不知千載上下百川日倒有識者竊憂之然余嘗聞諸先輩謂天下風俗每有一方能持之一方風俗每有一人能持之其於文章之事亦然客有過浙河以東至甬上輒云吾鄉人風尙爲近古文章獨出冠時尙躬行倡絕學六經季輿方在吾黨而陳子夔獻遂崛起其間蓋吾鄉右族

在西皐者以陳氏爲第一夔獻與其弟和仲孝友篤至事母謝太夫人盡禮太夫人善教其子日勉使學問從賢師友家在舟車輻湊處每四方長者客造門供張立具夔獻兄弟內奉慈授外資悱發遂得並爲名士同黨稱太夫人賢善訓子比於晉劉惔母夔獻爲學深湛少研心至道亦嘗出入禪宗探其微旨旣在梨洲黃先生門得讀蕺山遺書始渙然冰釋爲大道不遠惟當返而求諸六經因與同學范國雯王文三仇滄柱萬充宗兄弟及同族同亮介眉諸子立爲講經之社十年來自大

易至春秋以次畢講主講者率六七人諸家子弟及里中後起賢者俱從下席夔獻每亢首而辯往覆數四說詩則人解其頤論易則坐折其角其爲吾黨所推重若此去歲適介眉太史以奉親假休沐里門夔獻亦自久客歸因益集諸生闡春秋義兼司馬公鑑本其左氏公穀三傳及鑑本所採名文俱使子弟成誦主會家至將旦然香立表香盡至者罰子弟背誦三傳古文不上口者罰橫經造席執禮甚嚴士大夫家以子弟不得與爲恥前此里中少年固多竊笑之以爲無益及見諸公學成始俱追悔不早附於末行也蓋夔獻功在吾黨若此今春里中諸君子儼然造不佞曰陳子夔獻爲同學模楷其母謝太夫人年七十夔獻方以明經對策應試於北雍和仲與夔獻子子政俱爲太學生名比何蕃曾孫潛夫亦列諸生蔚然並興將有大其門者敢乞先生一言以觴余謝曰此猶世人之言也余所謂一方風俗文章必有一人持之以是其推夔獻爲吾黨重而盡由其太夫人教之非夔獻不能倡學里中非太夫人不能成夔獻之學是則吾黨人文之盛悉本於太夫人母儀一

身也殆古所謂婦宗者與其賢於劉尹母遠矣請以是進一觴諸君子俱曰甚善非先生不聞是言因次其語爲序

壽余母太孺人六十序（代）

蓋余所交城東偏則有兩余生焉兩生長曰振次曰濡卽吾黨向錄其詩臚於八家者也自余所定交五六人率卜居湖南傍古洲嶼遺址惟杲堂李生獨居城東面江負郭衡宇在深巷中余從諸君每間步往與游杲堂卽時時稱其鄰兩余生久之予始得因杲堂爲一造請

蓋與杲堂廬籌火相望也去數武耳其居編荆爲門書常闔入其庭華木翳然臧獲魚鳥俱能親人其坐中多有長者杖履接其人愉愉如也卒相與驩恨知兩生晚因問兩生所事則有太孺人在太孺人素强駛性勤女紅每絣澼絖則夜分不休太孺人本儒家子被服短素帷日課兩生學問使與一時賢者交稍暇則命兩生闢舍旁隙地遍植菘薤佐食意瀞然自得若無所求者以故兩生雖不避俗然不爲俗所喜亦非忘進者然未嘗詡然求進則奉太夫人教也兩生時出游常在苕水滌山閒歲暮歸槖中裝或不持一錢太孺人亦不問兩生即前稱竟歲游不敢廢學其在禹航所定交某某俱齊海黃先生弟子義最高世所名獨行君子者得與爲昆弟行太孺人聞其言色喜已而兩生念太孺人春秋高遂不出家居著書客至則太孺人必命兩生延接親修具雖猝至亦必佳設使客極驩而罷客去兩生復前稱頃客枉臨爲邑中某某義最高世所名獨行君子者得與爲昆弟行太孺人聞其言益喜乃頃兩生過余言太孺人今年壽六十兩生力不能極修瀡甘旨爲太孺人

進一觴以爲諸君子羞予謂兩生無憂也即予所覽古人若茅容母以草蔬飯客自陳雞黍使客見之以邀子之名陶侃母命子交結勝己截髮供調使客閎之以趣子之仕今太孺人殫力中廚課兩生勤學以交一時賢者而瀞然無所求即何論茅母陶母爲大哉夫子曰啜菽飲水盡其驩斯爲孝則貽親以所安也使兩生操行無所稱交游不進則雖身通顯日陳修瀡甘旨進萬年觴太孺人其安之耶兩生曰有是哉請歸以爲祝太孺人聞其言益大喜

壽許酉山先生序

天地之大德與父母同吾事天通於無形無聲與事父母同庶民不知事天於是天復命君相作民父母以行天德然天固無象乃更質言之曰天視在民視天聽在民聽而後吾下臨庶民俱即以上帝臨我之念對之舉天時行王政此聖學聖治所以合內外而並行者也但父母之愛其子雖生養畢至而猶必以身率之使無失教有賢父兄斯有賢子弟有學道之君子斯有學道之小人是則爲民上者既身爲之親更必身爲之師而後

天屬斯民之重斯可以無憾三代而後君相與民日疏斯民卽有歎息愁恨而爲上者漠然若不聞惟漢治尙能近古朝廷專以安庶民之任望諸民二千石一時若文翁起學舍使儁士以七經轉授吏民蜀士遂甲兩漢吳公治行第一其可記惟在得賈生置門下此以其身爲師者也任延到官請高行嚴光董子儀事以師禮此且以身爲弟子者也張霸治會稽民有誦聲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召信臣杜詩前後治南陽比室殷足作水門水排以利民田於是信臣爲召父詩

爲杜母此以其身爲親者也斯漢治之盛而於學道躬行尙未能及古兩漢以下治益衰爲民上者日益尊至近世雖郡太守丞亦共尊爲大父母矣監司以上當更如高曾矣分益尊則與民益不親而後專以民之父母屬諸縣令以其與斯民術爲近而可親也然則愷悌愛人爲天行教養之事舍令長其誰望哉余嘗與同里魏廌齋先生詢及一時循吏先生輒云海昌令許君純以道學行吏事此近古所僅有者家子弟輩師事太史陳介眉先生執經有年太史亦云身在許先生門且述其

家傳師授學問淵源而卽以施於爲政體用無偏天人一貫余固與先生有宿交至是得聞其詳復讀所撰政學合一書乃喟然曰西山先生誠古所謂學道之君子也卽以兩漢諸循吏言之先生之開講院立義學此文翁之學堂也陳太史名重館閣先生於校士錄冠兩浙此吳公之得賈太傅也梨洲蓼山諸先生浙中大儒俱請登講席此任延之事嚴子陵也申鄉約正風俗此張霸之尙孝友也起海塘開上下河民得永利此召杜之水利也凡兩漢循吏之盛先生以身兼之而一本於格

天之學問以爲近古所僅有豈不信哉適陳太史謂余曰某以奉親得假休沐里門將於獻歲至海昌爲師壽敢得先生一言以觴余謝曰西山先生政學既得聞之矣在詩南山有臺之第三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而其前二章曰萬壽無期曰萬壽無疆其後二章曰遐不眉壽曰遐不黃耈言斯民所頻祝惟在父母之年也其末曰保艾爾後祝父母之澤得施於世世也請以是附上一觴且夕先生入居臺諫爲侍從之臣然後盡出其所學大被斯民余且計日待之矣

大司馬兩浙制府山左李公壽序

古來巨公元老所得行其志者三曰諫臣以其一言係當世之是非曰重臣以其一出係一方之治亂曰大臣以其一身係天下之安危唐陸宣公嘗爲諫臣爲大臣而未爲重臣裴文忠公嘗爲重臣爲大臣而未爲諫臣兼斯三者惟宋汝南范文正公有之葢自其身未策名先自任天下之重及爲諫臣一言事再言事既使朝野震動一旦國家有急遂謂彼能言人所難必能任人所難義不得讓而斯人亦遂慨然身任其重而不辭至亂

定功成固已炳耀耳目而猶且公府之席未嘗得煖必使仍出而任閫外之重第以公論在天下其成績勞多世莫可掩而所身任亦非人敢當遂得擅其勳名爲巨公元老百世所望更六百餘年而有今大司馬山左李公則文正公後一人而已公以名進士起家司理奏治平第一召入爲諫官公執法敢言每奉白簡舉朝屏息天下仰見其風裁而公亦遂蒙主眷特擢公亞相少宰鈞衡之任方謂旦夕置公政府使執魁柄得覩其相業而竟以大司馬出開府節制兩浙公再至羽書旁午未幾閩寇侵浙界公身當其衝擐甲與賊百戰賊竟不得犯浙西界一寸逾年賊平遙望八閩郡縣所在丘墟流血彌千里而兩浙城市晏然迺歎公爲萬里城也公爲治善約束諸大吏使畏法不敢犯喜接士愛民招卹流亡諸將有一才俱經薦拔遠者至手書策勵盡感激爲名將其軍中健士所至陷陣俱公嚮其家園出私財所養嗣有詩誦公所謂未栽丞相成都樹自實裴公綠野莊者也公既定兩浙海內益其惜公未得入政府覩其相業但浙人藉公方若父母使父母移居大宅其愛卹

所生當亦曲至但意中終不若宛戀膝前得親承拊養是則天下所爲公惜而正吾浙人之深幸也嗣既目爲范文正一流復取而較之公爲諫臣所言盡從而文正有用有不用公爲重臣盡復封疆而文正僅使西夏一稱臣至公異日爲大臣其在政府幾何年其所條上施行幾何事未知較文正若何但其勳在廟社其澤在生民其心事可質天地鬼神若歐公所云其行己臨事自薦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至薄海內外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則兩公千載有若可舉符而合之者也

公性喜士於兩浙人材最稱吾甬上卽草野放廢有若嗣者亦數承公垂問而嗣所同學之友如萬言錢廉董道權鄭梁胡德邁陳汝咸俱出公之門而德邁受公知更深其感公德益重以公數稱嗣文因使爲序以述吾黨平日所頌公者且兩浙名士大夫操觚稱作者甚衆而獨使甬上一逸民得陳其辭於公前卽公禮士善有容亦可見矣

徐遂生五十序

司馬子長撰史記列傳七十其最詳者惟司馬相如傳至八千餘言其次則淳于意傳亦五千餘言夫長卿史公所推重諸高文典冊西京舉首其詳之固宜而淳于氏所答詔問診籍並得載之傳中無所遺他傳不能及亦若是其足重也南史爲東海徐文伯作傳附載吳郡張融後文伯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家世授越人鏡經爲天下一絕張融嘗稱其所學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嵇叔夜王微輩並學而不能其爲史家所重固宜耳吾友徐遂生先生文伯之後也先生美風貌體長玉立爲人恂恂退讓被服必儒者少習爲存神息踵之學深

有所得已而授道長桑君因盡讀禁方金匱諸書研精數年遂以其道名世一時車馬輻湊俱願造徐先生而先生意思蕭散惟慕採芝斸朮置身一邱一壑間其他朱門廣廈雖時身過之而心未嘗欲往也所嗜惟名酒五經至門束帶出迎其風流若此夫史公爲淳于氏傳與秦越人並載尙爲同術南史稱張思光風格江左第一徐文伯與思光交厚竟得與合傳使後世不得以方技目之今徐先生以其妙道傾一時足爲五侯樓卿石君萬子夏而先生有所不屑惟喜與余輩數人游澹然貴勢之外於是先生名日益重先生斯可謂文伯後人矣今年先生已五十猶好學不輟應接之暇日手一卷又輯其生平所治病常所驗方爲一書名曰知非集尙在屬草其書成異時當如淳于公診籍載在史傳無疑也吾友高旦中嘗謂余言徐先生五十之辰須杲堂一言爲壽余辱與先生交最深所不敢辭然此未足以盡先生也俟知非集成當更爲先生序之

朱柳堂先生六十序

神廟中海內方盛平三吳好事家每訪金石古文名書

及諸彝器所在識其處間有記曰某物藏四明朱氏蓋朱氏誠吾鄉之世家也而吾友柳堂更爲朱氏佳子弟柳堂爲人美風儀體長疏眉目如畫少稱名諸生家居圖史成列左右俱名寶出從車騎甚都余年差少望柳堂若神仙不敢卽也未幾柳堂家失火先世所藏一時灰燼惟餘池塘一柳倘儻灑柳堂起小齋數間吟嘯其下余時方與柳堂定交爲作柳賦敘及南國垂柳西陵故樹辭旨悱惻柳堂處之怡如也嗟乎自喪亂以來文武道盡後生目不見古籀篆文字及秦漢以前遺物尙有存者柳堂俱能具述其事若趙德甫夫婦追敘金石錄初遭煨燼後漸散失錢虞山先生述絳雲樓未焚以前彝曾經聞見亹亹可聽然則柳堂在今日誠江南之文獻也雖然使柳堂華屋無恙故物宛然柳堂日擁其所有不過里中一佳公子耳今乃縱其烈爓使四顧蕩然而後柳堂始發而爲詩以其生平所見蒼老斑蝕怪譎奇麗鬄刻之妙而盡於五言七字寫之遂與里中宿老工力悉敵柳堂性嗜酒歲租所入半以輸酒家故人相招翦韭炊雞期不失風雨歸輒掩門看劉夫人畫鄉蘭數本作供不問甁盎有無債家租吏時相造門柳堂但右手執酒杯左手持螯直瞪不答也余嘗讀柴桑集淵明自草廬遇火一宅無遺而淵明高懷獨閒日造周旋入酒坐期在必醉柳堂風格幾得近之此則子厚所云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今歲柳堂已爲六十人矣柳堂致余一札曰草木之齒惟杲堂能知吾意中所欲言余因觴柳堂曰歐公集古序有言物常聚於所好終能致之柳堂性嗜古凡亂後海內所祕藏古物流在人間異時更得歸四明朱氏益見所未有亦一樂也然柳堂今日所望殊不在此傳不云乎物極則轉柳堂但日浮大白以俟之耳

橙里江翁八十序

仲尼弟子傳世者七十有二人而子貢最爲饒富益累千金夫子亦以貨殖稱之其後太史公傳古今富人善治生素封之家而遂以貨殖名其篇且列子貢於首是則轉貨之學固亦出於聖人之門也余嘗深味史公所論上自廊廟賢人將吏及巖穴名高之士公子少年以至農工商賈諸食技術之人爲業極殊四方土俗極異

而坐觀其終日熙熙攘攘無一不爲得財者故大網羅古今人物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而總歸之貨殖終焉此誠史公論世之篤也第其傳有言百歲來之以德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蓋史所載合傳自貨殖以前所更重者爲游俠爲儒林今試有人擅猗白之財而能棄千金與貧者不顧專趨人之急未嘗伐所施是進貨殖於游俠傳中也可謂賢矣至有饒卓鄭之產而能被服儒者善說經歌聲出金石是更進貨殖於儒林傳中也益可謂彬彬矣蓋自余所敘交惟橙里江翁殆庶幾焉翁姓

江氏名某本歙人其先世以蘭臺起家大父父俱爲名諸生翁生而體異父母絕愛之兒時侍母病不解衣者數十日稍就塾學治尙書既而徧習五經盡發讀家所藏書性慷慨論議喜馳騁古今數屈其同輩家固饒財及父喪業始稍稍落翁乃喟然曰讀書圖得富貴術仰在人用計然之策吾自能大吾家毋徒鬱鬱仰對屋梁爲也遂挾貲至滁州轉客於富春遭亂歲大饑富春中人負翁財積至千金翁曰此眞吾市義時也因盡折券焚之垂橐而還已始來甬上買宅大煮鹽擅管東海之利累貲比素封而翁年亦已老矣翁有丈夫子四人今侍養二人孫四人翁年近八十尙喜讀書與人論文史盡日夜性嗜佳山水偶扶竹杖出門日可行百里晚歸能火下作蚊脚書人俱謂翁居家則息不入先游山則登不入後飲酒則醉不入先讀書則解不入後其風流若此夫卽如史公所歎天下皆爲利來皆爲利往百道營生其欲則一卽言其最上者士人讀書所治惟一經四書苦摩場屋之言圖合有司而其大志總在異時可望多得財買善田地立家是專以求富厚爲本業而徒

借讀書取之今翁已垂老於世無所干進家有餘財可厚自養且休而仍手一編亹亹不止是專以讀書爲本業而徒借貨殖輔之然則翁固殖於學也殖於仁義也而後殖及於貨此翁之所以異於世人也翁老而勤學比於織簾先生其壽方不可量而翁諸孫俱令器能習蘭臺遺書將復有以儒林世其家者然則橙里江氏豈僅若臨卭宣曲徒以貨殖名哉翁所交親舊俱曰善請錄以爲序

周伯齡先生七十壽序

天下名湖無數其得在城中者最少而吾郡中則有日月二湖日湖亦稱細湖湖盡處爲城南長堤閘植花柳與諸閣榭相對而所謂兩汀兩島三洲三嶼俱參錯其中凡大家及名流高士以得居湖瀕爲勝而吾輩歲時遊宴亦率在湖上余詩有云家在十洲明月島人登一曲細湖亭誠郡中嘉事也吾老友周伯齡先生家去湖瀕不過千餘步其門巷徑深屢曲名曰九曲巷諸公每高車過周先生必停車巷口紆步而入是以先生之廬有舫舟蔭門而無車轍人亦以迴軒巷比之周先生爲人深目爛然高兩輔美鬚髯貌甚過人性亢爽自喜善言笑與人交豁然相對胸中無不可告語凡諸公佳集得周先生在席風流談謔四座盡傾先生少讀書能通古今復長於畫每爲人寫行像初過視之其安眉目已是旣置之稍遠至數丈外則其姿神盎出若將與人語凡所傳適得妙處至其位置四體坐起巾舄衣裳正側俱有法人見周先生筆札亦似無異及取他家所畫指示其病處然後知先生之法嚴也先生嘗愛曾高士鯨畫以爲絕倫惜未見其著筆時已而鯨偶過甬上客梵舍中日爲人畫先生乃屬主僧縞更容貌敝衣身爲高士給筆札左右凡十餘日遂盡得其妙及曾高士歿後先生乃喟然曰曾先生雖未知予予終不敢自昧始遂上香稱弟子蓋先生用志篤而能不忘所本如此然先生雖名重而家產僅及中人草堂竹扉怡然自得晚年益蕭散任運無復相關嘗自畫其像坐盤石袒而側耳自題曰聽天圖諸公爭詠之斯其達懷所寄也而先生行年亦七十矣昔白太傅有言山川是而齒髮非此謂人生易衰不若登臨之無恙也今自三十年以來兩湖風景盡非雖遺汀舊嶼亦漫滅不可復辨而先生時與一二故老徜徉於祕監祠下人望見其風貌宛如壯盛時是則陵谷驟徙反不若先生髮鶴齒鯢尙得身爲太平之遺民也此又白公所當深幸者矣去歲余年五十適自山中還先生過余曰吾尙無以爲杲堂壽奈何余笑謝曰先生無爲也計來歲先生已七十吾兩人且各用所長余當爲序奉先生而以余貌使辱先生畫以此交相壽若何先生笑許之今歲夏中先生有令子三人俱修刺登堂再拜請得余一言爲先生觴余復笑曰吾與

尊公已有夙期矣乃擇佳日使童子灑埽東齋左右各置一几列筆札使人延先生至主客俱就坐余憑几爲先生作敘而先生則畫余是日諸公亦畢集未幾先生寫余貌成諸公競觀之俱曰此能寫杲堂識具盡見此畫中之司馬子長也已而余序成諸公覽之復曰此真善傳周先生之神者也此文中之顧長康也兩先生此集足千載矣因共大笑樂更布坐設酒與先生飲極歡各取其所作交易而去

盧素先先生六十序

古來史傳所記家庭之祥足爲士族法率以能同財合爨爲倘其云一門之中出無常衣入無異食古人每盛稱其事以爲僅有第家門日蕃非藉有一人以齊之則合者終分分者終不可復合往年里中修郡乘聞某鄉某氏同居者數世將爲立傳因遣人往詢其家則適已異爨矣爲憮然而罷然余觀古人中亦有以故取財產仍歸諸弟者亦有析居二三十年復還一爨者此則三荊之判而復榮也四鳥之離而復棲也不更爲家門之祥而古今所僅有者哉要所藉以齊之者一人耳自余少所閭里中右族家門孝友惟城東盧氏爲最著盧氏世有質行今則素先先生爲最著方洪建中盧氏先人鄮峯公始奉其父五山公率諸族人自東洲之金塘山徙居郡中既而其族寖大至益齋先生瑀始以進士起家爲名給事中而鄮峯公子孫更恂恂守禮讓門益盛至手指千俱接席而食於是鄮峯公後人凡合爨者四世已而家人益衆請分食而東蓮先生以久客歸憮然曰吾門數世無二烟豈至吾曹遂爾刖豆每當食輒廢箸而歎家人盡感悔請更同食於是東蓮先生後人仍

合爨者三世及素先先生時復議分食先生母潘太君有三子先生最少太君謂諸子曰汝大父父俱不幸無年盡由仲大父治生得以致財爾曹析產不得與仲後等素先兄弟俱唯唯俱以美田大宅推仲後自得十之三里中以爲佳事而先生二兄亦無年先生有三子乃以長子爲長兄後以次子爲次兄後身事二嫂如母一門和雍於是素先先生子姪復合爨者二世矣人謂盧氏前此之分也其分而能悔也悔斯可以復合也後此之分也其分而能讓也讓斯可以復合也更藉有一人

以齊之耳太史公爲石奮作傳稱其兩世馴行西京無比然萬石而後子孫更宦二萬六千石而孝謹已澌衰遂無所稱今盧氏前有鄮峯公作之數傳而東蓮先生能述之更數傳而素先先生承之是萬石君而後世有萬石君也盧氏之興不亦宜乎先生生平無遷言無甚色與人交藹藹善下年三十始爲諸生嘗再赴省試罷歸輒棄去日教長子某少子某治經今長者亦爲名諸生使中子某用計然之策各修其業先生既最稱鞠躬君子長者子姪遵教盡如之抑余嘗聞諸故老當成弘

閭吾鄉有耆舊集比於唐履道里而君家益齋先生爲祭酒人風可記今先生年周甲子已望狄監之年從此如張丞州如劉長史世爲甬上耆舊當更有大盧氏之門如先黃門者請自余今日一觴始

宋母某太夫人五十序

余少從嶺外歸輒客白下往來三吳間頗從一時名士游其後余遂自放匿跡里巷中與海內故人濶然音問諸公非至甬上亦不知余尚在也邇年友人董巽子及余壻萬允誠此兩人者數數過吳中還余輒問兩家父黨今尚存幾人皆何如吳中近所推賢者何縣里人也兩人即具言惟西陵之水西最有人其中若卓火傳呂翊令父子卓有枚宋受谷張王士諸君俱善讀書工文於朋友之義甚篤余雖未見其人久心識之而水西諸君子亦聞從萬董游囊中得見所攜余文極推慕未幾火傳父子爲其先世起傳經堂巽子請余爲記允誠書之碑適黃岡杜于皇先生見余記即相稱賞且寄火傳詩曰老夫秋色裏來讀杲堂碑火傳益以得余文爲喜日與客誦之是火傳能知余也翊令常追慕其尊公使

允誠寫蓼莪一章日置左右允誠復請余爲作蓼莪之解凡千二百言翻覆引釋翊令每讀之輒流涕是翊令能知余也余近撰甬上耆舊傳併定其詩巽子爲有枚言有枚因以文相寄勉以作吏其辭簡雅有體是有枚能知余也諸公常過宋氏林亭賦詩唱和受谷屬巽子請余爲記其後受谷又嘗與釋明介言巽子允誠文筆之妙當由得杲堂指授介公來爲具述之是受谷能知余也蓋余與西水諸君子未嘗一通名紙承顏接辭而其相神契若此古人言士有遙慕不必接光塵承風采

此亦一奇也今歲巽子將復游吳中因過余曰受谷毋某太夫人天下賢母也太夫人早寡誓操甚勵受谷甫七歲即為延師授經夜則篝燈身課之讀受谷遂得成令器受谷性好客凡四方名士及它往來過客造其家太夫人必為親修具盛帷帳使客盡歡而去受谷以此名益藉藉起太夫人誠天下賢母也太夫人春秋今五十願得杲堂作序往為壽余尚未及應而受谷復屬所知與巽子言某必得杲堂文始敢為吾母觴若巽子行遄但持其文草來足矣余由是益歎受谷賢者不乞當

世有名位之文官階數行爛然披錦以為太夫人光華而遠索海隅失職之夫購其文皇皇然若不可得此誠賢者所為非是母豈能有是子哉今巽子行矣至西水必當登宋氏堂再拜上太夫人觴已煩巽子更語受谷曰今日文章交義之重將屬浙河東西浙之東已有任之者矣余獲從其後若在浙西則舍水西諸君子尚誰屬哉其與受谷交勉之即太夫人聞此語亦必欣然曰吾教子三十餘載乃幸與諸公伸金石交所勉吾子意良厚巽子其代余洗爵重上太夫人一觴

杲堂文續鈔卷二

杲堂文續鈔卷三目

序

送萬季野北上序
送董吳仲授經會稽序
送庭南禪師至淮上序
送天童西堂慰弘大師住杭州佛日禪寺序
贈澹圓居士序
修紹興府學序

書

答黃先生書
奉答黃先生書
答鄧孝威先生書
與萬貞一書
答笻公書
與山翁和尚書
答溧陽周二安書
再答周二安書

記

知年堂記
邱氏草堂古樹記

傳

董天鑑先生傳

銘

第五舅父邵希梁先生墓誌銘
董正先先生墓誌銘
張君四岑墓誌銘
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玄石楊公一門合葬墓誌銘
邱生墓誌銘

文

祭先儀部文
祭董次公先生文
祭范玉壘先生文
祭董在中文
哭亡女美蘭文
再告美蘭文

杲堂文續鈔卷三

明甬上李鄴嗣撰

送萬季野北上序

吾友萬季野兄弟八人一時比之西京星亂後諸萬並居西杲丙舍惟季野獨依婿家城東其所居甚貧敝褊塞漏四壁不能立與余家相去數百步余齋居在曲巷中竹長柳深車馬希至因延季野與同居使兒子歲從受經季野喜從郡中耆舊諸長者游尤善寵獎後輩余家若無書季野徧從里中大家借得異本數童子往來

道中一時諸君欲叩經史疑義則造季野欲論古文詞則造余余兩人相對時各欣然詠懷一宮一商其聲出金石如是者遂五年方是時余兩人岸然自置並在雲霄之表俯視世間一切躍馬食粱肉嚾嚇富貴中人其相去碌碌誠不可丈尺也而季野之名遂已日聞於天下初棃洲黃先生嘗謂余言季野之才須且養之使其學益大充始一湧而出吾家義山有言未嘗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今季野學既大充矣海內惟恐不識其面矣惟恐不讀其書矣吾即有修竹一庭蓬藋遮其三逕豈能使季野與余久處此中耶昔鄭次都能招郅君章弋陽同隱未嘗阻其喟然而別也襄陽龐德公使孔明獨拜牀下未嘗止其隆中一出也此亦事勢使然矣今春季野既別余就館於崑山甫數月季野復歸治行將北上造余而別余因出韭黍嘗供與驩敘竟日復念季野此行爲計歸重聚即季野不得自期況季野所主爲史閣巨公初領制作之重其推轂季野尤甚即從此季野出處之事且有操之者矣使余亦從諸君津津計季野此行

譬有一嫠婦盛稱東鄰嫁女乘軺得無爲識者掩口但余與季野交最深知季野即負用世才其素襟良不易吾東齋一榻當仍久懸以待孺子終不若君章諸葛君一出而後迴憶弋陽魚釣長嘯作梁甫吟遂茫如隔世也

送董巽仲授經會稽序

姚江黃忠端公初從師甬上客於董氏棃洲先生因與天鑑先生兄弟有世好既而先生年德日盛非海內人譽不敢造門及遭亂以來交游零謝惟與吾鄉陸文虎

萬悔庵及天鑑諸先生爲歲寒之交泛舟褰裳時冒風雨至十年以來吾黨諸君子始盡受經於先生之門彬彬極盛諸君子執禮甚恭每有所誦法必稱吾師梨洲先生一時學者始知師弟子有所授受與俗學絕不同而諸賢中惟萬董兩先生後人爲多是則黃先生之家學發源於甬上其論交中定於甬上其及門晚盛於甬上而萬氏董氏三世並參錯其間此兩家所以爲有本之學也昔吾友燕人梁仲木來客甬上萬董諸兄弟俱以通家子上謁既造席四座盡滿並極風儀仲木謂余

曰今日見萬董子弟龍駒鳳雛應接不暇可謂極門風之盛然此兩家奉庭訓甚謹門中孝友不愧古人往時余見在中吳仲兄弟居天鑒先生喪哭泣盡哀常居豐儉必共內外無閒言俱足爲士族法而諸董中獨吳仲爲人丰采銳發卓犖自喜可爲磊砢而英多與之交心爲目開夫學者即稟中材但使少承家訓得事天下有道所交從盡賢者既得弘益亦可望有成況吳仲軼倫之才好學不倦而更以敷者輔之富有日新豈復可量此眞吾之所畏也今歲吳仲將與萬季野俱授經於會稽凡吾所以屬吳仲者已具見送季野序中可不更及獨是會稽霸國其臥冰苦竹餘風千載可見惟吾吳仲負慷慨之氣憑覽歷歷當自隱然不平昔余有會稽懷古詩八章俯仰之際略見蒼涼吳仲至越中必有以和我矣

送庭南禪師至雉上序

自余尙幼六七歲從先公至天童方在盛平先公所從賓客車騎甚多時密祖初立梵竿海內震動惟大殿新搆余從先公後望見密祖狀貌如古佛及密祖棄世塔

院成諸大弟子畢集見其人率俱魁梧偉岸如龍驤虎視余年少不敢與款接此天童第一世之盛甲於江左名藍者也其後山翁老人首繼法席老人惟喜延納值喪亂之後凡避世者多銷名變服竄於釋門余亦年壯失職衆從老人游每造方丈良久出坐記室四顧諸禪侶輒疑此中有異人隱而不余告也此天童第二世雖亂在世間而世出之盛翻過於前日者也至於今爲獻堂和上和上宿領袖人外與吾黨交諸名士共稱爲獻堂先生其來主天童所從二記室明介愨弘俱奇士和

尙旣與敘契闊甚驩兩記室並極傾倒而寒泉子亦近住若耶杖笠時至必造余此天童第三世之盛而余與論交則益深矣固追憶自余童稚至天童復五十餘年所歷天荒海老人世變遷眞有如泡電而天童堂構宛然密祖所手植松杉蒼幹森森如數百年物余與其子孫曾三世敘交去歲歗堂和上六十今歲寒泉子六十來歲余亦六十余之髮鬢者日稀齒鬢者日落雖幸在遲暮吾三人尙得風流往來而殊不知老之旣至矣故余每接天童後輩必勉其學問使密祖第四世有人去

歲慰公住佛日余序而送之三吳諸君子俱喜余言適西堂庭南禪師將返淮上諸同門以詩送行屬余序其首余謂庭公道風與慰老適等因爲述天童三世之盛以勉其行知淮上諸君子亦必聞余言而喜也

送天童西堂慰弘大師住杭州佛日禪寺序

自孔子而後諸弟子散處列國子貢在齊子夏在西河澹臺子羽在楚子張在陳各以其學相傳授爲當世師而子游子則歸於吳中此方風氣遂漸開其後衣冠禮樂常爲正朔所在而齊魯彬彬之盛遂盡歸於南國俱子游子倡之也而孔門文學已早以言氏爲擧首若禪宗自釋迦以正法眼藏付大弟子迦葉屬其流布無令斷絕至菩提達摩浮海而來更爲中國首闢宗門妙旨闡所未有正不知彼土自二十八世而後仍展轉相授否而此間則直以大祖接初祖爲二世遞傳至今於是如來妙心正法悉流入中華稱爲極盛然則釋氏之有西來菩提猶吾孔門之有子游子也蓋弟子闡揚師教至能爲開闢鴻濛其甚重若此循及宋元以後禪宗一燈僅存微爛至近世天童密祖而法炬復熾號曰再興

余爲稚子時尙及見密祖狀貌至南山塔成諸大弟子畢集其人俱魁奇英傑足可敬仰而論者更以山翁牧雲二公爲第一流及山翁老人繼席高自標置一時靡然鳳萃其門而論者更以歗堂寒泉子二公爲第一流今歗堂和上自吳中來繼兩世席未至吾友董岳堂手札示余曰歗公爲太白主足慰宿懷其所從二門人俱釋林奇士也余心識之一謂明介禪師一謂今西堂慰弘禪師是也介公淵靜慰公高朗余得交此兩人各極流連不知老至自良友早謝曇隆詠成余因與慰公交益

深已午以來凡有唱酬俱意得之作慰公愛余集世說新語詩因倣其體爲集天竺語詩寒泉子讀之以爲奇古絕世而慰公詩鉢中識者亦以余聽慰公記大龍湫倣東野體送慰公諸古詩爲上乘兩人各發其妙心以筆墨相當亦世外一奇也適慰公應杭州佛日禪寺之請造余而別且曰先生能無一言贈我余謝曰勉之吾慰公在歗堂和上之門亦猶山翁之爲密祖大弟子歗公之爲山翁老人大弟子也況佛日向爲和上闡法之所公往繼此席吹螺伐鼓取其師密諦眞傳當堂呈露

以遙接西來一燈在此行矣但余聞歗堂和上初住吳中與吾輩周旋諸君子慕其風流可師俱稱爲歗堂先生今先生既高棲小廬山徑路杳煙霞深知其緬想人外久矣爲寄語諸君子卽不能遠歷三江舟窮小白之水杖及太白之峰以從先生游今喜慰公來繼此席相與披襟解帶得見先生大弟子斯可矣

贈澹圃居士序

當孝宗朝明州有高士曰棟塘先生胤五世祖也先生所居面太白山煙嵐相接流泉市門豁然澄霽爲東皋勝處自遭亂以來猶幸棟塘一區衡宇無恙古木翳然凡舟車過客每極徘徊卽漁父樵子亦知爲高士故廬敬及草木子孫耕讀其中餘風流潤尚有在者蓋孝宗之澤長矣因追憶當年國家治平士俗古遠士大夫崇尚廉退一時聞明州高士名俱以詩文相貽至百餘家而先生所爲草堂自詠諸作亦傳在人口如曰身薄利名何患老子分耕讀不妨多遂以勒諸草堂後百餘年先生有四世孫曰禾字維嘉胤諸父也少爲名諸生年及五十卽棄去乃結廬棟塘之左茅堂竹扉不費翦飾

惟日藝名花秀草爲棲老計園既成因誦棟堂先生諸遺詩喟然曰吾祖可爲澹以明志者矣遂名其園曰澹園自稱澹園居士胤常謂士能澹於進者必果於退及觀近世所謂山林之士其汲汲于名謀貨殖翻有甚於仕宦至所著詩古文詞大率以副名紙爲往來羔雉交市其名今先生未老遂以田園分授諸子任其耕讀唯籜冠鳩杖日與山僧野叟往來間有吟唱不復肯示人卽今日稱爲挫廉高蹈以隱自名亦未嘗齒及居士居士可謂能澹然自得矣夫澹於利尚可及也澹於名斯

不可及也然則若居士者誠棣堂先生後人而孝皇之遺民也胤既爲居士作澹園詩復敘其善述先人若此

修紹興府學序（代）

治有緩有急爲治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此亦事之常也是以天下未靖則用武以勝之用法以禁之及其漸乎然後興學校以教之修禮樂以齊之譬如人身有疾則攻以藥石疾已則養之以粱肉其先後固宜也而余獨謂不然人即有疾必使飲食與藥石並進所謂調以五藥不可闕一也且醫家有言不安穀者不治是以有不服藥而生未聞有不進飲食而得生者也然則學校不可一日不立禮樂不可斯須去其身其緩急有較然者矣歐陽公作穀城夫子廟記曰凡有司以簿書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能修禮興學急其所不責者此其所不急逾其所當至急者也余初過越中署越郡守王君以修學告且請余作序以勸出貲者余欣然曰王君可謂能知所急矣學校之設雖荒州僻縣無不宜興非獨大郡爲然而越中則於他大郡爲更急以其所繫者重也昔先王宗制所在有學各自祭其國中先聖先師

其後天下共推孔子爲先聖而以所配門人顏子爲先師復益以曾子子思孟子而聖學大著孔子歿後千餘年有宋諸大儒始出蕺山劉子曰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流亞復三百年而陽明王子作其見力直追孟子蓋有後五子而夫子之道益大著若蕺山之學則以愼獨爲本以困學爲準的而盡驗諸躬行有以補陽明子之偏其於千古宗傳一脈相系若是之重也然而王子劉子則俱越人也固越中人士所謂國之先師也方諸宋人則猶道州之師周子河南之師程子大梁之師張子而婺源之師朱子也更溯而上之則猶魯之師孔子鄒之師孟子也今學宮既立使越中之士登大成之殿仰見聖學之大觀於從祀兩廡則陽明王子在焉觀於鄉先賢祠則劉子在焉國有先師此古今所不易得而越人乃有兩先生亦甚幸矣況今日陽明之緒言未墜而蕺山及門尙有一二老成抱其師之書而晚出此誠吾道絕續之會也抑余聞諸先輩謂陽明德業之盛自伊尹以後一人而蕺山則身任名教其正氣在千載兩先生之足風起百世

非僅其學術之正也諸君子生兩先生之故里讀兩先生之遺書因慨然追見兩先生之爲人相與力排曲學闢邪說直推聖學宗傳以續兩先生之志使吾道晦而復顯由是教行兩浙以漸及於天下俱於越中是望余故謂越學宜急興其所繫誠有先於天下者也昔夫子素書曰後世護吾車發吾笥鍾離意此越中良有司之事也修吾書董仲舒此越中賢士大夫諸生之事也望相與勉成之共認詞然以爲所當急斯可爾

答黃先生書

文胤頓首答書黎洲先生席前去歲旦中之殁胤苦肺不能赴弔爲文以遙哭之後聞先生許爲作銘因與萬允誠言先生此文出必當備極抑揚使吾輩取法心望之久已而先生銘至胤數從高氏索看竟不肯發數曰前允誠持先生自定南雷庚戌集二卷來見目中有高旦中墓誌銘急發讀之翻覆數四不能釋手因語允誠曰吾前日所謂抑揚今見之矣夫旦中生於歲晚能拔起流俗之中欲有事於學問樂交當世先生長者希附其風聲此旦中之本志也自一行爲醫遂致陸陸驟逼高春其人深可惋惜故凡先生所稱謂其初所立志也而先生所哀不謂其終於無所成也能作如此抑揚惟昌黎廬陵爲有之至先生銘言體大而思深咫尺之間開闔盡變即昌黎半山亦不及也夫旦中既無所成徒抱此本志鬱弗地下今得先生一相發舒旦中死不朽矣頃聞其家欲先生稍更數言豈知此等手筆何從易一字吾知先生必當吐之也已而得先生手札極論旦中墓誌一篇凡教胤輩以文章之事是是非非一用古人爲法始知高氏屬萬充宗以胤輩之言上瀆也方旦

中初亡同人俱未有弔誄之作惟胤文最先中敘其爲醫名盛而曰君既涉世用圓破楞與相酬酢深得其情即先生誌中工揣測人情之言也後哀其不能歸讀書耕鳥石墓田黃埃忽墮百無一會即先生銘中身名就剝之言也胤嘗讀從來高士傳多爲醫釆藥遯身其中今以旦中之門第人物而甘屈而爲醫此旦中之可傳也然韓伯休恥爲兒女子知名而旦中遂欲張大其術直以自名即無論術之工否先已失其本志矣此旦中所以可哀也況胤與旦中顏行相畜而胤文又不足爲

後世重輕然且力持直道以不欺良友竊附於古人之義今先生身任斯文之重爲旦中生平所嚴事常受教誨而乃乞於其身後一言游移稍爲諛墓至屈韓歐之筆使有慙色此豈得罪於門牆矣先生每一文出胤未嘗不三復之奉爲楷模前日尤誠傳先生致意謂以後作文於是非間不可涉獵假借胤心佩其言知先生之待我厚也及見先生作文三戒皆書之於壁以自省今得來札如讀歐公論尹師魯墓誌一篇令胤輩益知名文大家下筆深意是非之嚴使新學小生不敢輕議作者其有功於文章之事不小矣苦肺率略報言不盡

奉答黃先生書

文胤頓首梨洲先生函席前屬以蒼水忠介唯一三公誌銘相屬以三公俱第一等人物非第一等文字不足稱之是以斂手而有待也適閱三文俱已脫草先以蒼水唯一二篇見示讀之驚喜踴躍復爲二公感泣至於下拜蓋自來操觚家論人每取一古人相擬翻覆論辨率從此出然所引嘗多失譽抑古揚今千載後人讀之不信也獨先生以文山蒼水相提並論毫無慚色不特千載而下翕然一口卽使二公聚劍爲一堂亦必驩然把手蓋兩公俱數百年朝廷教養凝神結氣所生經其鼓厲雖當國脈既絕之後尙能使士氣人心不與俱滅所謂功在萬世者也但文山雖立漢幟布置亦卽極序事之筆不能過張唯蒼水身提孤軍當南北之衝以忠義虛聲震動天下一時州郡趨附壺漿塞塗父老各持瓣香與雒陽觀司隸威儀同一悲喜凡經先生所序無不百倍且序事家當爲極盛之時全力所注自然生色及其事敗亦復衰颯隨之鼓聲既死筆亦不揚惟司

馬子長不然其敘垓下之戰項王大呼馳下何與鉅鹿呼聲動天相應此千載絕筆也今先生敘蒼水被執之後角巾上坐指揮左右俱匍伏而聽望若神明與坐明倫堂受青衣諸公羅拜浩氣無二蓋從來忠臣素命其浩然之氣不爲小挫獨蒼水一人所謂百死之餘愈見光采亦惟先生筆力足與頡頏異日南屏之陰碑亭祠廟使過客下馬而拜讀先生之文無不吐氣此誠文山身後未有之榮也至周余兩先生合銘最佳此雖倣葉水心陳王二公同誌例但同是人中之龍　文中之

虎水心即欲使兩人引而齊之終不可及惟若水唯一風格宛然幾難伯仲且兩先生只隔水一帶對宇望衡不相主客亦一時恨事今先生使逢萌周黨合爲一傳引而齊之則竟齊之矣是則先生之力大於水心也凡胤所稱先生之文俱闡發作者意得處非敢自失譽致欺後人但文章一道知者實希悠悠路人豈足與語況晉公甲乙古人堂作隱語今既大書其事祇應傳諸吾黨且祕名山愼勿攜諸行笈中使不知者觸目區區及此俱愛先生之至也

答鄭孝威先生書

自先生初去甬上弟右苦肺喀喀氣湧先生至弟臥所與弟敘別於竹牀藥盌之間以後闊焉音問忽忽數年聞先生高臥選樓遙接其壇墠詩覿一出風動海內而敝鄉苦甚僻其書不至今秋始接得先生手書及賜教諸律詩開緘三讀如聞咳笑中復屬爲梁公狄先生集作敘弟讀之流涕其詩已見序中不復道獨是先生謂須弟數百言作一快序以傳諸百世足爲樂事夫行文至於能快最不易言有小不快即大不快矣是必其敘

筆極其淋漓酣暢能盡發其性情之至而後可謂之快不足慰亡友地下不快也不足報良友地上不快也古人以詩文表人制作述人交情必若李義山敘元道州之集張司業告韓昌黎之詩而後足以稱快近人摹聲按步筆縮研枯雲間力擬史漢不能快也即豫章力擬歐曾亦不能快也以其俱不發於性情之至也縱尋常筆墨未能盡快獨至追知己之言作殘年之哭尚不乘此時吐心吐意盡發其胷中所欲言溢出楮上異日當必抱此宿心掩諸纍土鬱爲枯腊以致負恨千春是畢生無快時矣先生又以得此爲樂事蓋文不至極酣不快讀人文不至極快亦不樂此事惟寸心自知此外則良友知之耳以是弟奉命作序雖患氣不敢辭且欲因此寫其生平涕淚與百世後人一相傾露伸紙疾書至嗚盡而止序成一讀之痛哭再讀之狂叫忽哀忽樂總發於性情之至謝皐羽非得同志若方吳豈能發浮雲一慟然皐羽自謂西臺哭聲與步兵千載相應弟亦謂今日哭聲與西臺相應世非有鄭先生豈容弟稱情狂言至極快而後已耶既脫稾急欲呈教苦無寄處適同

里余敍彝將赴維揚講席因屬之附往且使納交於先生敍彝弟老友也其詩向爲粱先生所喜謂有鮑參軍遺意亦是我輩筆墨自不尋常先生客中無事與相唱酬即如見弟且有喜者敍彝歲暮歸必更得先生報書必見粱先生集以是豫快耳海內詞家方如晨星落落惟先生善起居自愛諸不一一

與萬貞一書

文胤頓首貞一萬兄足下僕聞古之學者莫重於得其師自夫子而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學轉相授受不絕至漢與專經之業亦必有所傳然後其學得立然一時學者能得其師之所傳固亦不易也方未得其師則有負笈相追躡蹻千里之外者及既得其師則有願身爲都養求給灑掃之役者亦有及門而莫見其面三年而猶未入其室者蓋得其師而事之與既從師而能得其傳其難若此自貞一與其諸父及里中十餘君子同事姚江棃洲黃先生而萬氏與先生更爲三世通家自貞一爲童子時輒聞其大父父所教知先生爲海內楷模本以爲師而吾鄉去姚江百里潮汐可通貞一時登先生之堂言侍從容極師弟子之樂而先生因授諸生以所傳蕺山愼獨之學發古今說經諸書爲世所未傳者點定西漢唐宋及先輩大家文鈔不煩探索而坐辯千載是非較然明白以視古人前此得師之難與後此從師而得其所傳之難其爲勞與逸相去幾何斯眞諸君子之幸也然貞一之才更爲先生□□□□每一下筆獨出冠時先生常稱其文謂有震川之古澹兼以剡源之色澤故每道貞一不容口若貞一由此而造於歐曾大家所去咫尺間耳然貞一苦家貧自其年少輒已爲人師藉其資以自給僕意貞一所以教其門人不過如世俗之師作詁訓章句工爲揣摩場屋之言以圖取富貴與其所得於師固判無一合者也夫貞一所傳於師若此而其所授於門人若彼得無自背其學乎然貞一非以此教其門人卽人不率以爲師不得更藉其資以自給僕謂以貞一之才但出其餘力卽足以答諸生之問非必與亹亹終日也僕願貞一忘其身之爲人師而謹守其師之傳常若身在弟子之列以學其所學而無反逐弟子之學徒相與其爲揣摩場屋之言以圖取富

貴而自負其所傳之重此則僕所望於貞一者也頃者先生書來欲引僕與萬鄭陳范諸君子共與於文章之事使浙河以東斯文蔚起其所屬於貞一甚厚意先生平日以此相勉固非朝夕而復以語僕亦謂僕與貞一其交殊不薄必當舉先生之言共相策勵使五經季與復續文章之統此眞今日事也至先生於僕其引爲忘年之交已二十餘年間辱先生之知以爲可教然以視貞一師弟子之傳固大不同也獨僕以蚤廢不知揣摩揚扆之言人不以爲師雖苦於夙疾猶彊從藥石之閒

稍著文章自娛間有台處爲先生所許是僕雖不若貞一之得其師而猶幸其身之得不爲人師也敢敬列君師之言陳諸左右惟勉力自勵幸甚

答節公書

文胤頓首上節公侍者人見節公著方袍挈杖倶視爲方以外人也僕則未嘗視節公爲方以外人也故得與盡言蓋從來避世隱者其生當盛時得以釆山飲河絕塵而去若不幸身遭末流則有毀冠變服漆身炭形甘爲傭奴儈卒陽狂自厲以求銷沈其名氏可無所不至

至其後而始有竄身於釋門夫自楊墨之學流而爲釋老孟夫子謂楊氏無君墨氏無父徒以其學爲近之也非朱翟所肯受也至釋氏之學起始教人謝父母絕仕宦顯然爲無父無君之人以自名於世無所顧忌世漸下而至今日吾自顧其身起而視海內之大滔滔江河已忽然盡忘其君父而且相與讐視其君父已盡人皆然較彼釋氏但顯然謝而去之翻爲益甚吾獨抱此耿耿隱然方寸間海枯山頹無可委舍惟釋氏門庭爲彌布於天下魚龍雜處是其家風於是不得已而竊負此

君父二字翻逃而入於無父無君之門蓋自雪庵諸老而後至今益盛此近古以來避世之一變也諸公竄跡此中固不必學其所學但當視吾身只如爲傭奴儈卒追步古人惟所負君父二字得稍可憇腳即已耳今吾節公即其一人也人謂節公自渡浙河以來搆一山居而經年不成一椽一瓦無可告語似乎釋氏門中亦難寄跡頗爲節公憂之余曰不然此其所以爲節公也吾見今日招提香阜山山驛置俱有一宗師主席其間杖拂相望節公已列身法派使一幡所建立成高座千人

過廚無論大失本心其爲累亦復不小今節公此來則爲訪吾棃洲先生也其龍聽小築爲支道人故居遺風可愛去棃洲草堂不過二里節公即東茅遮體魚鼓山燈聲動天地與棃洲牽雲曳雪其間此漢陰所謂望衡對宇而杜陵欲成二老往來其風流可再見也然則此節公丈室不但使君親一念暫舍此中而且得收平生老友相從於零山斷水之間縱爾依桑縛草其爲敝帚亦大矣況一椽一瓦自有任其事者吾知節公能安之蓋吾視節公本非方以外人也故得盡言若此諸不一

一

與山翁和尙書

憶在河干一侍蘭蒲之供契闊至今每從諸禪人詢及興居知道體漸適深慰所懷平陽山川神麗甲於諸方和尙祖構於此當爲六精舍之一俟棟宇旣立即擬裹糧策杖趨觀其成耳茲有啓者吳中某氏子孫遺從寧固泰伶仃可哀近聞貴門人赤崖禪師倡教此地爲道俗所歸祈和尙特致一書使赤公曲爲撫存得延微息古人云濟人當厄時飼人當餓時此非和尙弘慈極悲

兼有大雄之力固不能加惠及此也嘗讀李衛公謫朱崖時一帖曰天地窮人無人拯卹資儲蕩盡終日苦饑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物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夫以衛公蓋世之氣及其身謫大海阻絕音書得人一緘一物其感激酸苦若此況某氏膏粱子弟方在穉年罪非己作竄身萬里之外四顧空空情斷意訖忽得和尙一札從天而降眞所謂枯木抱本忽發靈榮魚懸檻阱驟逢少水遂使結脈復還絕氣更續此趙壹所以作窮鳥之賦而張俊以爲發槨披棺白骨再肉者也即某搦管至此尙謂一念之惻足感神明況彼身受如天之覆嶽重海深知其先人鐫骨九原不足寫恩於萬一者矣草勒相瀆不禁壘壘諸不一一

答溧陽周二安書

甬上李鄰嗣頓首頓首謹答書溧陽周二安先生足下友人張且復自邦上還持先生一札至其相屬以文章之事意甚厚僕何足以當此僕自丙戌以後不復干涉世事年二十七復遭先儀部之難益自放逸然年少好奇間走禹航從先輩何羲兆呂漢嵩伏讀黃丞相遺書

時喜作長歌古樂府適燕臺梁公狄先生避地至甬上一見定交僕和其海東歌梁先生讀之狂喜呼天拜日謂得一奇此俱僕年少竊得專自謂得見異人得異書不意足下乃具聞其詳時僕已能爲古文詞嘗再敘梁先生集先生稱不容口然時爲文頗尚奇麗稍出入東漢兩晉間未能合於法至其後而始得讀姚江黃黎洲先生之文黎洲先生者黃忠端公之子而蕺山子劉子之高弟也其文以六經爲源本以遷固愈修爲支派變化日新而不出於矩自震川荆川而後百五十年而文

章更一復於古僕自誦法其文而始知西京以下唐宋諸大家風格有所稟承僕故謂黎洲之文實駕二川而上之以爲直接歐曾可也至其學貫穿百氏無所不通而尤於三百年文獻最詳其本末其所撰述自洪建以來國家大事人臣賢邪及歷朝章疏曰史案方正學而後至陽明蕺山論學宗旨授受相承曰學案錄三百年以來名文曰文案今惟學案已付梓餘二書尚未傳至僕年三十六輒患氣日閒闗藥火間亦嘗集甬上人物起越大夫種漢大里黃公以及神熹之末二千年間諸先賢俱加論載爲甬上耆舊傳併錄其詩其書幸已行世然僅足記此方文獻爲一鄉之士不若黎洲之網羅天下也以足下論古文一道自荆川遵巖而降殘闕百五六十年至季世而近有艾東鄉今有魏冰叔其所論文章之事俱極當但不因謬數及僕耳而尚不知有姚江之黃黎洲故爲足下言之併及其著作蓋僕於黎洲所學不及百之一今日浙東古文自當推黎洲第一而或使僕從其後至甬上後起諸賢在黃門爲最盛即如足下所見萬充宗學禮質疑謂以其讀禮所疑質諸黃

先生也足下既已見甬上經學一派矣雷逕陽王白田聞時客溧陽乞錄其近文數篇見示諸不一一

再答周二安書

甬上李鄴嗣再答書二安周先生足下適致僕書論今日古文西有魏冰叔東有李杲堂其見推甚重復屬僕爲周氏宗儀考作序此於高門文章爲最大必如蒲陽義門得宋文憲序其書方足以稱而足下乃以命僕其見推爲益重而所戒僕須愛重其文毋輕作毋罔作不問其人生平求即與之所謂輕也屈古人佞今人所謂

固也至及吾鄉孫介夫日趨於貴人之門張其僞辯流布人間卒使天降其罰且云此從來文人痼疾近見僕集尚未深蹈此病當愼終如始然則僕亦蹈此病矣特未在膏之上肓之下耳僕讀之斗然一驚汗下至踵僕自學爲古文輒謂吾輩雖身在草莽惟文章一事其權在我凡吾今日是非當使顯可論刑賞幽可質鬼神若有少亂其眞鬻曲爲直變素作黑輒是得罪於萬世其文盡可一炬也姚江黃棃洲先生初見僕文以爲歐蘇正傳嘗言杲堂異日當主文章之事但於是非不當有所假借擬人須其倫爲文自日進一格僕心識其言未嘗敢忽既復稍念惟棃洲品格可以稱意直言若僕本非文家宿老適蒙前輩屬筆輒相爲推重失於所譽固時有之至僕自放廢避世牆東不能深自隱匿然性不肯持謁貴人之門未嘗以文字漫應貴人間有賓文立焚其草其行世文鈔只在有爲近世巨公所作惟祭胡侍御文序陳椒峰學文堂集二篇然祭文只歷敘交情論椒峰亦本諸家所敘非有過情意足下謂僕亦蹈此病或在此既而且復爲僕言足下見僕某序其所稱某足下心薄其人故有是語此則爲僕生平於故人存亡每易興感因痛亡友遺文不能爲收拾此懷闕然今見有肯相表揚悲感萬愧四者兼有遂暢然言之不覺淋漓起舞此爲吾亡友而作也意不在時輩也但足下與僕非有宿昔深交徒以文章一道使僕自愛重遂言之危切如此不意僕衰病之年得重聞教誨與棃洲所相戒適同僕既以自省復取足下書徧示同黨使後日文章家知吾輩每一下筆卽有世間正人長者操是非之公以議其後不第幽有鬼神遠有百世聖人爲可畏也此所當儆戒者也是則所受教於足下亦大益矣謹再佈諸左右不宣

知年堂記

夫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余嘗讀其語而悲之蓋夫子生三歲失父所得及事惟母耳自傷少孤因爲深戒後人使幸事父母所當日盡其驩時不可失一喜一懼此吾夫子痛後之言也孟子亦言父母俱存一樂也卽王天下不及焉孟夫子亦惟得事母者故大言羨一親之樂而至痛卽寓焉聖賢異時固同此懷也文胤年

二十七而遭先儀部之難復事母邵太夫人者十八年方事吾母時每追念二親愛我曰得宛轉膝前人生此樂豈可復得然尚幸小人有母華髮在堂所望春暘遲遲春風徐徐解顏一日樂於百年是惟此父沒母在時而後喜益知當喜懼益知當懼敢復迷迷然任甲子之頻加忘日月之易逝然則吾今日事母之年斯誠所謂不可不知之年也里中司農董次公先生有賢子曰道權卽所謂吾友董巽子者也司農公歿後巽子奉其母陳太夫人色養人稱爲孝但巽子家苦貧歲往來客三吳間與人授經每一歸省輒戀戀不能出門因名其所居堂曰知年堂而請余記之巽子復曰權少事先司農歲月奄忽負痛畢身今尙得奉母敢不念吾母春秋高但徒能知之而不能謀所以養之皇皇胡莫可若何余曰巽子豈不誦子路之言耶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卽夫子欲爲謀之而不可得也若有可謀而得之則曾子之轉轂百乘子路之積粟萬鍾豈不能致之親在之日耶然則人子圖自盡於親終若何余謂惟有守聖人之教已爾夫子曰人子當自念身未敬耶色未順

耶辭未遜耶曾子曰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樂亦樂之此人子所得自盡其心者也夫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曾子三釜可仕于路負米可極百里此人子所得自盡其力者也雖以聖賢謀之盡此矣且傳不云乎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故以巽子今日望所與交知游中有得事二親者其爲企羨且樂不可及之人也而以余今日望巽子尙有母可喜有母可懼卽巽子亦猶吾企羨不可及之人也然則巽子堂上有母固大聖賢所僅得事之一人也而巽子事母此日固重齒列鼎所不可易之一日也巽子但登此堂惟有益自盡其心盡其力以樂太夫人高年而徒皇皇日有所謀豈智欲出曾子子路上乎巽子乃再拜謝曰敢不奉教遂錄其言以爲記

邱氏草堂古樹記

先儀部有所營草堂在東皋二十里其地去邱氏村衡宇相望余家與邱氏世爲昏姻邱氏大家十餘吾友玉冊蘊生所居宅最古其堂兩偏尙有雕梁畫栱云是宋時所造堂前石壇數丈中植柏一兩松夾之俱蟠枝偃

蓋可望其項而老幹盤抱即而覗之其中支離夭矯如蛇鱗馬鬣奇勢相攫不可名狀使人形神竦肅嘗聞諸邱氏故老云世廟時郡中大司馬東沙張公嘗過此堂見三樹嗟賞竟日欲出數十金爲值移種其家先世某翁獨不許樹竟不遷夫張公海內重名曾爲至孝邱先生傳敘次最詳其於邱氏殊不薄而某翁守先人遺殖義不肯許斯其風流殊足愛尚余少時固已聞之今欲更詳其事而不可得則邱氏之故老亦盡矣且自此堂初成即有此樹其所閱治亂如海水揚塵已復再見既

五百於斯至二十年來喪亂相仍一時高門大第芟散爲灰燼壞爲馬廄車庫不可勝指而此草堂一區獨無恙五冊諸君尚得引余輩一觴一詠其間仰視屋梁前對諸松栝霜皮龍髯如見耆舊威儀其風流遺植久之邈足爲詞人所愛惜書邱氏食先人之舊德亦已長矣余家有先世草堂亦面東臯之下先侍御嘗植二楝於門即當時文章家所稱爲楝塘者也先侍御有言楝風於春信爲最後且苦木也吾以示子孫其遺訓如此邱氏村去楝塘裁十里諸松柏與楝陰枝葉相望俱爲東臯勝地夫楝之華於春信後衆松柏之葉於歲寒後凋其爲德一也吾願兩家子孫當思祖訓此樹將復見揚塵矣因記以歸邱氏焉

董天鑑先生傳

先生一字銘存漢孝子黯之後世爲鄞士族少補諸生有名當是時陸文虎萬履安二先生始治古學里中與三吳名士通縞紵品目日益高先生與族兄次公先生與之方駕四君相次舉於鄉余所稱甬上四先生者也行朝初建文虎官大行次公爲戶部主事惟先生與履

安不出丙戌以後故孝廉俱復上公車吾鄞亦惟先生與履安不赴同時吳中兩浙則有徐昭法汪魏美巢端明徐闇生顏敘伯諸君子俱徧相標榜共持名節論者推爲海內貴珍雖百世而下望其人當若祥鳳威鳳其爲名教所重若此先生生有異質性至孝年十一值大父喪輒能主記治喪事父應圭號武銘舉孝廉以易學名于世歷官南安建寧推官知和易鄧三州武銘公在易値崇禎癸巳之變先生始往省從一老僕歷血殍骨莽中及郊而兩寇入僵屍眯爭磕頭目俱碎不顧惟以

得覲父爲書易州竟得全公遷鄧州賊薄城先生復晝夜馳得間縋城而入時公以守城積勞病已革驚坐曰吾死此城分也汝何來此父子相抱痛哭公卒官先生扶柩還葬緣途哀痛聞者爲流涕丙子先生赴省試届期聞太夫人病值大旱芒鞵東渡疾行五百里至家太夫人霍然起曰吾見汝遂已無病汝速往得無失試期吾益愈矣先生復疾行五百里西渡赤塵揮汗叩鎖院得入榜發中式癸未與從兄德裏同會試至長安各寓一舍相去十餘里試前一日兄得厲疫暴卒先生奔往出橐金爲具飧舍畢始入棘門唱名已不至先生自主者頃從十里外殮兒其以是來遲主者憫之許入試名在副榜先生與蔚德偕擧生友愛甚篤偕老於諸生食日甚先生諸子允瑤等俱孝每饌必具餅適先生食之舍其半閒以讓弟諸子鬩之乃先具二豆一以進父一以進叔父先生乃竊食之盡人謂自漢徵君而後千餘年孝友不衰未有過董氏者先生旣屛世事不復攖娥水益杜門讀書所手鈔經史積數百卷爲詩不尙雕繪其得意率在香山伊川之間晚年文虎已歿惟與履安

次公相過從一觴一詠里中推爲祭酒如是十六年而卒年五十九先生有才子四人允瑫允珂允瑋允璘俱在梨洲黃先生之門允瑫擧於鄕與余交允璘負異才早卒諸孫有興者

李杲堂曰自余所稱吾鄕四先生其人風足重以厲天下楷模不愧矣吾友萬季野撰郡志以先生列孝友傳中此則擧其大者稱之卽他品格俱可併見之也且先生愛名保節不辱其身斯其孝大矣

（貞羣案是文從董氏宗譜采補）

第五舅父邵希粱先生墓誌銘

自漢以後其去古益遠試從今日追溯上世歲時人物若何豈復可識然先輩有言上古揖讓之俗於元旦一日猶見之夫雖有惡人至於元日相見亦必欣然執禮融然而意釋不待教而禮讓生焉此誠古唐虞之俗也使積此一歲茫茫三百六十日中而無此一日得還太和卽天下人類絕矣陶淵明作五柳先生傳其自贊曰無懷氏之民與葛天氏之民與淵明風格固邈然千載涼風颯來亦謂在羲皇以上夫自三國至東晉其亂日

甚使無先生一二人尚得見羲皇以上人物卽天下人類亦絕矣雖然上日可喜兒童亦知愛之但一歲僅一日耳若夫閉門種柳涼風颯至此樂人常有之而不知卽是羲皇以上人也吾猶得見一人則吾舅父邵斧梁先生而已邵氏世名家先生生稟至性事父母篤孝兄弟六人行第五家居怡怡如也先生善讀書別有神解嘗置所習經席上沈思其義忽撫掌起曰得之矣既而研味再三復曰尚須進一解如是彌日年三十餘始得補諸生先生於諸舅中其視余甚厚既徙居鑑湖之時引

二三故人過舅家先生必設精饌供客不倦客去亦不留尚與余遣僕至會稽買一小舟每乘月盪雙槳賀監祠下宿鷺亦夜起及遭亂轉徙山居故業遂日落然先生意穆然未嘗以此絓懷生平無苟言無慍色村居僅半室同鄰叟弈亦不甚分勝負聽人傳近事可喜慨深信之時述所聞及其事不驗先生尚持前說如故晚年主念佛三昧遂斷葷食常衣冠盡日默坐家人偶進食失時先生雖飢亦不索余嘗窺先生意中視世人張機設穽逐逐鶩名利喘汗日下誠不知其所營何事也余每對舅父卽意消矣先生年七十有四卒於城南故宅配徐氏賢而有才子二人曰傑曰保孫四人曰光先光允光元光輝先生卒後殯於東鄉之頓嶴故所避兵處也家人將卽其地葬之光先數請余使豫爲銘余謂若先生者誠如日處元旦而身在羲皇以上者也非余不能銘之銘曰

合一歲遺一晨合一世遺一人無甲子可記無姓名可聞惟署曰古無懷之民

董正先先生墓誌銘

歐公撰杜祁公墓誌銘謂春秋世家歷千餘年不絕其譜而唐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以爲極盛若在吾鄞世家則稱城西董氏自西漢江都相董仲舒六世爲至孝徵君黯始家於鄞事在東漢孝和皇帝時徵君歿後詔卽其宅爲祠有司歲於六月六日以一剛鬣祭孝子董氏子孫俱從有司行禮歷漢晉至於今不廢其世系俱有可考余家世與董氏通昏姻自余所見諸董中稱孝友最鞠躬長者惟文學正先先生先生念其宗日大而未能盡循家法乃自出財立爲董氏宗祠每

歲時月朔望宗長率諸子姓行禮於中因立爲宗約一編條舉其事余讀而歎曰嗟夫自士大夫家不立宗祠以致宗法莫講子孫不能守高曾之規矩五屬以外疏於行路然此薦紳名公卿所難今先生董氏布衣祭酒魁然一老諸生而能舉前世所未行修其家禮於典儀蕩失之後使兩漢至今二千年八風不墜此先生所以不可及也謹按狀董氏自慈水復家於鄞自贈忻州知州梅隱公始更三世爲宣義郎守齋公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爲封翰林院檢討梅泉公祖爲詹事府錄事贈

文林郎少梅公父爲南京北城兵馬司光祿寺寺丞具英公諱光永母莊孺人繼母朱孺人光祿公有子四人先生其仲也先生名應遵字王路別字正先少稟至性七歲喪其母哀踊執禮加成人漸長益嗜學補諸生光祿公於諸子獨稱先生才使與家事及光祿公在官凡有資須悉取諸典者先生每出入一錢尺布皆如公在家業亦日饒及遭亂先生奉光祿公避兵湖上舊業蕩然先生未嘗言既稍定修業而治之五年盡復其舊旋遭光祿公之喪先生哀毀柴立在亂後治喪獨盡其禮時繼母朱孺人尚在有一子先生曰爲人子得事其親乃至與兄弟計日而養何也遂身奉朱孺人極豐養不更煩兄弟朱孺人久病日問安否進五藥執喪一如光祿公時先生遂以至孝稱先生伯兄時可早世嫂袁氏請孤未長先生爲綢繆門戶使各得成立叔弟次臯有所置產俱先生爲出財及歿出所遺數百金償先生卻之使與其二女以所置產授繼子至季弟賓京則朱孺人所出也賓京歿時母尚在所遺一子先生恐傷繼母心卹養備至今此孤亦有子矣先生既於孝友無間遂推

諸前世以及其族首助貲供歷世祀事修其廬舍墓冢乘而莫大於立宗祠一事初族人共議立祠計其費千金苦無所辦先生慨然曰此吾事也遂出財營搆晨夕課工盡其力不避勞瘁祠既成先生從宗長造祠董氏凡五世少長畢集行禮後宗長申明家法舉歷世遺訓每月朔望再集諸子姓人相識世次相辨有一善相獎成吉凶之事相助以是董氏共推先生祭酒重其德行然先生中懷蕭散寄興常在人外喜從諸名德桑門游每山房梵舍先生角巾大布衣與杖栖相伍城西有天寧

禪寺本古叢林久頹落先生爲重立梵竿請宗門長老主其席鐘鼓一新先生晚年遂斷殺常語諸子曰吾偶因沸湯灼膚有所觸因斷殺生後日汝曹修祀俱用牲惟於我則蔬祭可也其壽藏之側向有陶氏絕墳纍纍數丘適有陶氏疏屬謂先生予我十金當遷諸墓去先生謝曰此吾他日墓鄰奚忍驅之去更語諸子曰汝家歲上墓奏樂侑食而陶氏在旁餒久有欲炙色吾異日食之豈能下咽自後若墓祭別以盤榼祭陶氏著爲典先生盛德率如此先生晚年益嗜學日手一卷不置値三子諸孫曾侍側輒取古今格言相教誡每云惜福則有餘知足則不匱此二語時時誦之既寢疾不能起乃謂諸子曰吾一生行事無不可告人者今蕭然往矣亦復何語復計日曰明日重九及次日俱先世諱辰汝曹當行禮吾不可去更次日吾行矣惟命取諸債券不問其多寡悉火之至期與諸問疾者一舉手遂逝董氏舉宗奔哭白衣冠塞路先生享年七十有七配朱孺人先卒有男三人德尙縣學生德巍郡學生德嵩太學生孫五人允雯以貢士官上虞縣學訓導允霈縣學生允霦

郡庠生允霖縣學生允霆曾孫六人元聰元睿元智元寬元發元毅女一人孫女十人曾孫女一人是歲冬葬先生於縣西南十里看經教寺之左原後三年其子德尙德巍德嵩俱儼然造余請爲銘其墓石至再三余謂蔡中郞有言吾爲人撰墓碑甚多俱有慙德惟於郭有道獨無愧色耳余讀中郞集所撰漢廷公卿墓碑率多偶儷之文至有道風格東京無二中郞亦以併筆敘之不能爲妙寫放佛余謂有道誠無慙德惟中郞墓碑不稱其人獨有愧色耳今先生一邦至行而屬余銘其墓余得無愧先生乎乃竟爲之銘銘曰

猗歟先生人中孝友天下和雍亦有史筆爲誌爲傳莫如林宗亦有後人爲公爲卿莫如仲弓我敘德行書一片石藏諸幽宮後千百歲陵谷冥然吾銘於中

張君四岑墓誌銘

君名棟字子隆吾鄞所稱雍睦堂張氏君其後人也君生而異七歲能作大書性善飲讀書略解大義輒自喜不肯陸陸事章句張氏子弟率俱恂恂守孝謹君雖嗜酒然三爵以後其性益醇人頌其酒德焉君少孤事只

如父事巨嫂如母兄弟四人雖燕居必肅衣冠相見時教諸從使奉雍睦家法高述古人嘉言行口未嘗及鄉里是非君念先世廉吏後家無遺財因稍出轉貨齊魯間至歲暮歸解裝盡出所贏分給諸從無餘也未幾國難作浙河失守室人皆避兵山村君獨與數輩保其廬杜門不出時新下薙髮令令嚴君適醉起閒道上捕人聲甚厲驚聽久之獨行自徘徊循其髮曰此蒼蒼數莖豈得兵之既而大呼曰吾得上策矣遂盡開所藏宿酒傾杯斝中次滿舉數十至極醉一揮手而卒家人倉卒

具含斂盎中惟貯麥數升因爲設酒炊麥飯而祭之得年六十九凡三娶汪氏王氏陳氏俱無出以兄子汝爲後爲娶陳氏有孫四人汝爲葬君下莊祖墓之東偏三母俱合葬汝爲兄卽吾友旦復也旦復嘗持其家乘請余作雍睦堂記先父二靈府君墓誌銘併口誦諸家傳及君余獨感君義曰當先銘四岑君而後及其它固不俟汝爲請而與銘銘曰

會稽毀朝浙河失守郡門夜開或匿或走君護其家荊扉繫紐其時新令薙髮恐後君適醉聞捕鬚聲吼起行庭除頓足畫手既而暢然上策吾有有酒湛然尙得人口有髮蓬然尙得覆首大開五經滿舉十斗盡此一時痛飲弗負醉極輒死快如脫梏保此華髮下還父母體幸得全骨併不朽元始先民德祐完叟我首既髡我顏亦厚慚此一鐏不敢飮酒

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玄石楊公一門合葬墓誌銘

余嘗讀史見晉司馬氏諸王梁蕭氏諸王其骨肉相蹠毒於吳楚意慘然哀之竊謂此時設得義者若申包胥

痛哭其間使諸王感悟相救如左右手則西晉南梁尙可以國然而感同姓諸王事最不易蓋其位並力齊事勢不兩立人臣惟各附其主卽有作包胥之哭莫與同仇竟至脣齒俱亡而終不顧斯誠可哀也矣自乙酉浙東兵起魯國主監國會稽閩中奉唐藩建號隆武皇帝浙閩漸不相下諸臣搆其間吾鄞楊公文瓚以舉人至會稽具疏請陛見陳時事適國主不豫公入拜榻下極言浙閩宜合不宜分卽主上稱皇姪奉隆武正朔異日光復兩京於義益正國主爲動容下公疏輔臣張公國

維出揭力排之廷議紛然公知言不行益誓有以報國乃走間關至行在手刺血草疏一月五上上召見公西殿公伏奏甚久謂閩浙同舉事浙當其衝閩徹其後國家若無東浙焉得有八閩河崩其壞在山事最明白願上急發十萬餉頒賜浙東將吏閩浙勢合事猶可濟公哭陳上亦與對泣語自申至戌即授監察御史命中官撤御燭送楊御史歸邸然上實無意援浙朝論亦與同餉久不發會議推雲貴撫臣有某薦請於上此重任臣見御史中有楊文瓚其人才氣當可用上即命公行

公謂臣候上發餉犒浙師日守闕下豈敢遠去未幾上復手勅公出巡視建延三關公强行甫至而浙師潰閩帥亦豫撤要害兵不守八閩遂相繼陷公變服竄跡叢莽中歷五月始得至里門公長兄曰文琦隆武親策貢士官惠安學訓導聞事敗亦歸里文琦號楚石爲人倘大節慷慨與郡中諸忠義士往來久之有發其事者楚石捕繫併及公楚石意活公有待每對簿輒大聲曰身一死奚辯但無預文瓚事不得相橫坐兄弟同繫獄數月公得釋楚石遇害而前盩公者賄用罪屬從坐再捕公赴市臨刑詈不絕口公復知婦張夫人性烈必從死更笑呼曰吾門兄弟妻孥盡得死所矣蓋公婦張夫人本杭州人少讀書能通大義既歸公相得如良友乙酉夏至杭省母適杭州陷浙東兵畫江夫人哭與母別請歸家人力阻之歎曰吾極聞江上藏聲但此間豈吾可棲吾寧死道路死鋒鏃耳乃多齎金錢從小舟間關渡每遇邏者輒解橐中得脫既至家公已赴閩夫人復買舟至建寧値潰師下大搜牢夫人潛伏谿棘絕食至四晝夜幸與公遇共歸鄞次年難作公暫得放歸夫人密

謂公曰禍終不解君死妾生不若妾死君生君宜急遠行公曰老父在去將安往公竟死夫人號慟數絕已霍然曰夫死分耳奚哭爲乃命家人治棺被及飯含之物俱兩具夫人口吮公頸血綴其首用冠冕服殮畢即自請死諸人競勸解夫人正色曰吾再冒大險從侍御萬死中今惟一死更從侍御地下耳爲男子死忠爲女子死節此外何辭且不死將有大辱望相扶持全人一生名節因痛哭羅拜於地諸人嗚咽强聽之夫人乃從容處分二女可使嫁故人子某某族人某稱文章家可乞

撰祭侍御文某善畫可使傳吾像夫人乃衣命服出拜天地家廟徧拜尊舅及諸伯叔姒娣已卽調藥飲毒不發再服滷不効夫人乃自解所繫絛懸於楣以兩手扼脰就之曰侍御至矣遂絕年二十有七是日傾一城人俱奔視其家由中庭塡塞里巷得聞夫人一語輒遞傳老嫗稚婦盡悲啼失聲至巳殮方散市無人楚石婦沈孺人遂亦自縊同時受難諸家貢士華先生夏婦陸氏兵部屠公獻宸婦朱氏慈谿兵部侍郎馮公京第婦葉氏俱以次縊死並不辱身蓋自夫人首義一時閨閣爭

死視三尺白絛榮於華幓此誠千古所未有也楊氏在鄞爲名族公高祖美益太僕寺卿曾祖承龍山西澤州判祖德邁庠生父秉鼐庠生母陳太夫人生七子公行第四字贊玉號玄石崇禎己卯舉人貴州道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生於萬曆甲寅十二月三日至戊子五月二十六日盡命得年三十有五公父稱公鼎先生有文名公兄弟繫獄先生與賦詩唱答相勵忠孝公死先生手鈔公西臺疏草一卷詩數卷藏篋中嘗出示余今不可得見矣先生垂老家益落與諸子繼歿俱

殯於楊家墈土淺草長麥飯無主公族兄文迅字若雷爲諸生倘義有子曰式傅字錫巖援經語溪問從太僕曹先生廣語及公一門忠節今暴骸未葬殊可歔欷曹愴然卽出二十金使錫巖持歸卽殯所營葬復致書太常林先生時對使相經理期已丁巳臘盡襄事惟取完固墓石題某府君表名而已時日逼歲除錫巖父子身培土運石共營窀穸十墓俱成中穴父公鼎先生母陳太夫人庶母胡氏左卽長兄楚石嫂沈孺人左次三兄文瑛右二兄文琮嫂李孺人右次卽公張夫人惟庶母

胡早卒已別葬久錫巖謂闔門魂聚豈可使一人異壙亦遷歸合葬斯可謂情禮畢申矣葬成林太常屬余爲誌銘余鄉重公志聯浙閩痛哭兩人主之前謂得國家大計非同時諸臣可及至公一門大節可謂忠孝盡矣亦盡於兄弟矣盡於夫婦矣今得曹先生治葬而朋友之義盡焉是不可無銘銘曰

九廟灰飛兩都風靡河嶽蒙羞鬼神包恥爲臣殉國爲婦殉夫三靈待翼二曜藉扶煒煒楊公星芒霞采全節一門大義千載荒墈路廬行道莫知野棠零落花豸嗟

咨天方命公雲車雙劒人猶公惜甃棺百塹公方受天雙旌神斧人奚靳公一蕢黃土乃有先生慨然悲愴出橐中金千里營葬亦有楊生實義男子荷鍤負僮馬鬣畢起取厚且堅欄土七尺但題府君不書前職士人夜驚空中嘶馬靈旗颯飄導火千把魏冠一庭父子兄弟華袿一堂姑姉娣姒離魂重聚異櫬同埋碑亭石馬俱俟將來過客下車故老涕落寒食新澆一盂杏酪爲書片碣以表千春藏諸幽壙勿示世人

（貞翥案是篇與楊氏一門忠節錄所刻文句略有異同）

丘生墓誌銘

丘生叔度居鄞之東偏生而慧父母絕愛之稍長知讀書學爲詩年二十而卒丘生病中嘗自爲小傳述其志中言少慕爲詩間以所作呈杲堂李先生先生許之惜未從其游有志無年命也如何凡數百言丘生卒已數年父母每念之輒號慟彌日適將葬之某原因持其所作自傳乞銘於余蓋丘氏居於余草堂相望丘生嘗以詩問余余以爲可教而不意丘生之死也重哀其少志乃銘之曰

摧其繭不摧其棘不毀其石毀其玉所以一哭彼鬼鹿鹿豈無眉之龐髮之鶬汝能傲之有銘加櫛

祭先儀部文

嗚呼痛哉今日何日耶爲己丑年二月十七日去年此日則吾父死國之日也禮以忌日爲終身之喪況在小祥則更終喪之第一日也嗚呼痛哉去春之難父子受擒吾父械至虎林男獨繫蛟川不遣時男與吾父別於通衢吾父神色怡然竟去不顧時爲正月八日此男與吾父永訣之日也則男宜以正月八日爲哭吾父之日

男既鋃鐺繫體臥起馬櫪中絕不知虎林事有傳吾父已死者或云尚在者至三月二日始接大兄手書有叔父之變四字始知吾父死矣嗚呼痛哉則男宜以三月二日爲哭吾父之日然時猶若寐若狂意恍惚不定及破械還至三月十四日始得奔至江上見有素旐自西陵來則吾父之匶也吾父果死矣嗚呼痛哉則男宜以三月十四日爲哭吾父之日尚憶甲申春吾父徵至京先皇帝坐武臺召對時爲三月十四日踰五日而長安陷矣吾鄉去長安遠至五月五日始聞信男時北向號

慟謂吾君死矣吾父豈得獨生不意吾父間關萬死僅獲生還又六年而竟爲國死嗚呼痛哉從此哭吾君於三月十九日哭吾父于二月十七日其畢此生矣嗚呼痛哉剌骨終天負心入地河枯海竭此淚常流男亦何日而可不哭吾父耶嗚呼痛哉

祭董次公先生文

歲在甲辰季春四明有董次公先生之喪其里中諸君子共列雞黍哭先生而使某爲文以述之曰自余輩所定交浙河以東在甬上者四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先

生於諸董曰次公先生天鑑先生文虎爲人魁岸長髯覆面忼慨談天下事風釆銳發下筆燁燁然履安爲人風貌甚秀整處衆流中自然領袖爲詩淡遠如韋柳天鑑爲人體儀玉立傳世學居家孝友可爲士族法次公先生爲人長晳疎眉宇目光爛爛喜著述自命馳騁古今四先生並以盛名舉孝廉所至衣冠輻輳海內諸賢翹首渺若松喬之在雲漢何其盛也其後江東立國文虎拜大行履安二董並起爲戶曹履安天鑑竟不出次公先生則出主度支決定廟算未幾江干師潰四先生相與竄跡里門文虎最憤懣先死履安走嶺嶠客死天鑑忽忽病鬱死文虎年裁五十履安天鑑僅望六十而次公先生亦病甚矣先生有草堂一區花竹蓊然其外爲蔬圃先生日讀書痛飲其中竟爲客兵所奪先生有田數十畝在甬江北然田俱甌窶歲頻旱收不滿石輸稅復重先生愈苦貧病益甚先生有子一人曰道權子婦俞俱至孝盡鬻所有養先生具五藥調九候甚謹先生以此得復延數年至六十有九今竟死矣蓋四先生者其名同其出處略同其拂鬱困頓而死亦略同何其

衰也余嘗謂賢者在世非盡能有益於生民也但剝蝕之後遙望落落數公如人夜行曠野中仰見斗極尙得知南北所在此易所云碩果不食尙書所稱黎老而詩家以爲二雅之舊人者也今屈指幾盡矣先生生平著述最多尤精於易所著讀易至五鈔其論乾坤二卦已有數卷晚年將合爲一書未果燕人粱公狄有四明讀易先生歌謂次公也先生有哭甲申以後諸公詩錄成一卷題曰學蘭集他日傳此二書先生不朽矣嗟夫先生後死幸得與三君聚首地下方將悲吾輩處地上者

又奚悲先生耶斗酒豕雞惟先生其鑒之

祭范玉壘先生文

猗歟先生裒然華首德冠於鄉推爲祭酒嗟夫吾黨高山在望論交三世惟大父行嘗聞先生孝友性篤析居所受脊田老僕更傳大節卓然人師初列諸生名籍一時至爲人後乃喪生父先生悲號省試不赴謂降其服非降其哀忍遂陽陽圖與計偕先生此舉可勵衰俗古人傳世一事而足旣負異才數爲時屈中更明然仰企先世不作名相當爲善醫吾家宿心願一酬之乃精所傳禁方診籍以此視病死者得活不啻道少豈苦病多帶下小兒亦使無瘥先生怡然簪冠藜杖二柳接陰一泉交讓家有藏書盡授孫曾闔門之內七葉俱成先生童顏遂登九十然其日餐不盈四合中愉外潤得天而全非資百一能永其年賢孫光陽吾黨畏友梨洲之學得同授受相期爲集共說五經惟推范氏其言鏗鏘師傳家學人誰得兼藉有良朋益者見三陽適遠行悔聽之去豈圖先生竟摧梁柱登堂而哭豕雞斗酒不能更從杖履之後惟相賢孫益盛其學以報先生九原可作

嗚呼尙饗

祭董在中文

吾鄉士族發源並久至於君門世稱孝友問君諸仲每夕聚首各攜盤觴以樂大母甲申而後國步遂窄時惟尊公亢不變塞悔老次翁並擅風格逢薔薇門養其潛德君家兄弟俱有父風君與吳仲更稱二龍余昔交君我冠君童試於有司同客越中不謂桑枯世事日改所幸里中同學俱在飄搖六經抱而有待只有二董譏其磊磊斯道禦侮吾黨長城行中模楷學造老成每從請席出言鏗鏘上發師傳下啓後生君承門第遂舉孝廉獨遲吳仲上計未兼方期一出並翮齊驂辟易中原藝林所瞻誰知吳仲有不得意屈首授經奄然下世思光與兒景玄將弟寃痛纏綿千載助游君復屢躓危於會場勉赴人招不能自揚外伸中鬱貌腴神傷中此滯疾忽忽致亡豢龍在沼鸞鳳於檻寶其瓴甋碎我琬琰牛岳峯摧兩鉤芒掩吾輩驚聞傾淚失點嗟夫勢門古義掃地四座傴僂伺息拾洟凝兒終買鈍筆樵蜆僕狠事鬼主驕見帝況於貴家以午爲辰日昃無輝雞鳴失晨

上客忍飢腹如車輪殘杯冷炙杜甫悲辛豈君侃侃而能處此自重風儀竟淪玉體敬獻雙七機雲並詠從輿故人此慟無比嗚呼哀哉君有遺集當發其章君有幽石當銘其藏尊公詩傳謹識不忘以此數者奠君一觴

哭亡女美蘭文

庚子歲十一月二日吾女美蘭死期年矣蘭生時持長齋報父其父臯堂乃與其夫丘觀日同設伊蒲之供而哭以文曰嗚呼人死生之際亦大矣況一文弱女子哉憶吾前歲患肺氣大消喀喀然上逆有呼無吸垂死矣

汝時日夜侍吾拊吾背不停手吾時發一語曰吾死矣汝即驚涕答曰父無言兒願代父死每當白日下月下星光下燈燭光下無不禱天禱鬼神願減身壽延父命雨面哀請侍者流涕余病亦稍稍起其願以身爲父死若此及既歸觀日居吾東臯草堂時海上大縱兵搜牢將至汝鄉汝夫婿從丘氏家人俱泛舟匿野港中俄遙見健兒數輩將至白刃映日剡剡然汝急謂觀日曰君可疾走無相顧吾女子可死君丈夫子不可死宅丈夫有兄弟有子可死君獨身不可死觀日不忍即棄汝汝大聲曰君不行吾當先赴水絶君意觀日大感悟乃去不顧汝見觀日行可百步始亦走得脫諸宗人瞻顧妻子無免者其願以身爲夫死若此痛矣乎痛矣乎死固人所難矣乃汝一文弱女子一願爲父死再願爲夫死竟使汝孝節一念上感顯蒼使吾與汝夫俱延一息在世汝應含笑地下矣吾與汝夫亦何心獨生此地上哉痛矣乎痛矣乎汝少小讀書解大義吾每閉門著書汝日在吾側見吾成一卷輒喜吾每作一詩甫立草汝即取讀上口終身不忘是汝死非吾死一女乃吾死一佳

弟子汝歸觀日三年佐夫讀甚勤爲夫延明師主中饋甚謹睦親族上下相夫行善最力是汝死非汝夫死一妻乃汝夫死一益友痛矣乎痛矣乎人謂服除則哀止吾爲汝服九月止汝夫爲汝服及朞止今汝事歷歷在吾目汝言歷歷在吾耳吾忍一日而忘汝乎汝夫忍一日而忘汝乎汝初出嫁時吾體中未脫然汝垂涕請曰父病未愈兒不敢出門吾好謂曰吾病可不死扁舟十五里即見汝今吉期蚤定此大事兒無拂吾汝宛轉膝下作孺子啼十餘日及來迎汝手團扇登輿復從輿中

呼吾前以手拊吾兩頰哭曰父念兒可憐父念兒可憐既彌月輒歸定省私謂吾曰兒本意十日即歸但閩人言新婦不彌月出門主伉儷不全且兒甫入門手一簪墜地兒心疑之故忽至今日兒罪矣其爲汝父汝夫慮周至若此是豈尋常兒女子能及耶痛矣乎痛矣乎汝垂死時吾近汝牀側一呼汝汝但張目視吾不發一聲吾時猶望汝可活不意父子從此訣矣吾時病汝祖母不聽吾送汝殮至今心魂不安猶憶汝數歲前常中危疾吾爲多方療之始愈汝常曰兒今日死明日即來通夢及汝死竟杳然後吾宿汝墓上頻囑汝始一來入夢夢中吾已覺汝死抱汝懷中汝亦張目視吾不發一聲加垂死時狀痛矣乎汝靈定耿耿奚不詳告吾生前生後事耶奚不詳告吾夜臺風味耶痛矣乎痛矣乎殘編廢研斷珥遺襦觸物觸心一見一慟吾今日欲死復何人代吾耶痛矣乎痛矣乎

再告美蘭文

美蘭死朞年吾既爲文哭之但述情耳復念吾平時每撰一文汝在側即爲汝條釋大義汝能欣然自解吾成

一詩汝取讀吟諷不去口今汝既死在夜臺吾前後爲汝撰文及諸哭汝詩汝能見不吾念汝必得此始瞑目地下吾今日復如平日爲汝一一陳之汝死百日吾作汝傳一篇汝墓誌銘一篇吾此二文無一筆相同汝平生大孝大節可垂世事俱載汝傳中使他日史官可採入列女傳令汝不朽至爲汝作墓誌汝一生慧業文心始於此表之遺芬一銘更酸苦難讀此吾文章有本處汝知之不汝好讀吾七言絕句詩故吾哭汝詩六章題汝墓四章俱四體多近中晚唐佳句如曰夜臺不是平生路可聽爺孃相喚聲又曰人間哭盡摧心句喚徹重泉得幾聲汝果留聽不曾喚徹汝不憶吾前歲嘗撰悲玉蘭花賦其辭淒絕汝愛讀之汝伯父戒庵評此賦曰怨比埋香哀同殉玉不意悲蘭二字竟兆汝死故吾一詩曰遺香一夜散如煙哭向春風竟杳然不問捲簾人已謝玉蘭花發又今年此古今情語汝知之不汝生平遺草亂後多逸去不見汝死後觀日發汝篋中得絕句四首題曰秋夜懷觀日讀者俱失聲其末句曰魂夢欲隨孤月去斷橋水咽恐難收此二句是汝絕筆吾特錄

入墓誌中故吾一詩曰昔夢重迴路豈迷幽心應在斷橋西一盂杏酪清明火聽盡東風花鳥啼此人間哀斷語汝知之不又汝平時常讀小詞有曰空山冷臥祇有冷寺疏鐘敲破每一讀輒淚下汝亦不自解及汝死葬汝東山去壽國禪寺不百步始知爲汝讖故吾一詩曰斷腸小碣上新苔黯黯千春向夜臺誰發幽眠人夢起梵鐘又破曉煙來汝得此詩應悟矣汝平生酷愛梅花吾家大倫堂門外有古梅二本去汝墓甚近汝魂定乘月望之故吾一詩曰遺芬石上夕陽斜寂絕山樓斷歲

華夜半墓門天澹淡飛來幾片是梅花汝得此詩應復矣汝在生尚未敢操筆作文至於詩已可教因爲汝詳告之又吾每作七言律詩用事工確亦汝所喜故復作哭汝二律尚未錄出告汝其一章有曰漸老倉公仍失女舊怡陶令本非男吾五女其最少者今歲亦溺死湖中汝又死故以倉公自喻故一章有曰自倚左沖題織素誰圖白傳失金鑾織素是太沖第二女汝亦吾第二女如此句汝應哭賞之痛哉痛哉吾嘗讀王微告弟文曰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不意反相殯送此語傷千古人心吾亦望他日汝作哭父一詩送吾入地豈意今日身哭汝耶痛哉痛哉素瓷泛茗與死女論文談詩嗟此地上人誰可告語耶冤痛冤痛汝知之不汝知之不

鼎堂文續鈔卷三

杲堂文續鈔卷四目

正朔辨
唯一周先生諡議
書薛白于先生諡議後
徵壽董毋陳太夫人七十文啓
募爲董氏孤出穀疏
募建耕雲精舍疏
爲沈曰克募葬資小疏
書蓼莪篇後

書季布傳後
書屠長卿先生尺牘後
書余君房先生集後
題家藏豐考功帖後
題合肥先生詩卷後
種蓮說
三戒
胡卓人詩小序
贈錢稱廉序

題繭庵雜詠卷首
代張聘毛氏啓
爲水甥聘毛女啓
請粲書和上住布金寺啓
皂廬銘
闇室銘
硯銘
戒庵藏須銘
黃先生像贊

小像自贊
畫貓贊
畫石贊
募修明州七塔寺疏
修天王廟文
犀皮甕賦

杲堂文續鈔卷四

明甬上李鄴嗣撰

正朔辨

從來强臣外敵簒主社稷使故國正朔僻在一隅彼則儼然據其位焉議者遂曰此天命所歸苟人民有屬斯吾主也雖賢者未免持議若此嗟夫亦大不經矣夫天下譬若一家然主人有君義焉其羣臣則猶臧獲輩也爲主人者必居深室正堂上而坐使爲其僕者奔走執事於前此理之常也忽有大盜乘闇率其徒突登主人之堂而據之主人力不能與爭竄避諸旁廡側舍之中然則爲其僕者將曰彼居吾主人之堂遂以主人稱之耶抑將求諸旁廡側舍中而仍名其故主耶斯二者人必有以處之矣彼謂故國正朔遥寄一方遂非吾主亦猶失所居之堂而遂不得稱爲主人也其可哉其可哉此諸葛丞相正議之作考亭先生綱目之書所以大有功於萬世也雖然人心日壞矣彼反面事讐者不第忘其故主且將佐鬬焉古銘曰盜憎主人爲人臣僕而至與盜同心斯義不及犬馬矣

唯一周先生謚議

竊聞人生而父名之歿而君謚之謚者所以章其行之迹而易以身後之名也故曰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凡有成德可稱則必賜之謚至春秋以下乃有不謚於朝而謚於鄉者君子未嘗非之蓋後世朝廷未能堅持公議凡在高位者其身後間得美謚致以細行受大名至若潛德在下名未揚於朝歿而其鄉人思之相與追論德行易以私謚其於酌量名實品目至公每足垂信然則謚於朝固不若謚於鄉之足傳也近日山陰若水余先生與吾鄉唯一周先生風節略同余先生歿而鄉人謚之曰節孝君子以爲宜今周先生卒學者尚稱其字號非禮也謹按謚法守節無屈並曰貞鮮言令終並曰靖先生宿著歲寒之操沈默善終於德行爲合宜謚曰貞靖先生嘗攷南史晉陶潛謚曰靖節齊阮孝緒謚曰文貞俱一時所私謚也史書傳之至今若以先生方之其合有四陶公令彭澤不爲督郵束帶阮處士避鄱陽之駕鑿垣而逃先生亦爲粤令以執法忤鄉貴飄然解組其合一也陶公自永初以來不復肯仕阮處士當天監

初遯堅行遯先生自甲申而後亦斷跡人間其合二也陶公數從方外游阮處士末年蔬食先生亦野衲空山沒齒藜藿其合三也陶公喜著文章自娛阮處士撰錄至百餘卷先生亦多著述傳於吾黨其合四也今先生於兩公兼謚各採其一足以輝映古今從此鐫銘幽石表德於豐碑並以此稱庶可不愧已擇日將告先生靈几前敢以合詞敬布同里敬識

書薛白于先生謚議後

傳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蓋朝廷制謚大行易以大名細行易以細名法甚重也若歿而行不達於上則其友與門人得私謚之使能名與實副則亦得傳焉晉陶靖節先生亦私謚也陶公初名淵明永初以後始更名曰潛晉命既改明德遂潛此先生善自易其名也然則公庚申後八年倶其自挽之年矣蛟川薛白于先生靖節之儔也向與先公交數枉臨先公嘗謂胤曰此薛大司馬令嗣有文名其爲人馴孝無比最長者胤時心誌之及歲戊子僕被繫蛟川時從鋃鐺中側聞先生無恙且城居以幅巾草首坐臥一室人莫得望其顏色靖節誄曰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默先生亦有焉先生年逾八十自剋死日怡然而終家人具歛體髮俱得全蓋先生卒乙未與在丙戌同其同里范子兆芝爲敘先生遺行擬謚曰孝定以質於僕僕按謚法大慮行節曰孝純行不爽曰定於先生德行爲合方諸陶公則以孝覩節以定覩靖兩先生庶可比德焉獨是顏延之與陶公出處異轍秖以生平雅故因誄而謚之得附不朽今范子與薛先生居同里行同潔宜其知先生最深也當如所議謚曰孝定先生

徵壽董母陳太夫人七十文啓

吾友董巽子故司農次公先生之子也歲己酉董母陳太夫人年七十巽子將乞四方之文爲太夫人壽以胤在猶子行使一言以先之余嘗與巽子言近日文章家所不可者有二求人作壽言一不可也爲人作壽言二不可也余所見勢家子弟値其長者生日必製爲綺屛繡帳列諸四壁每使文人操筆而擇有名位者冒之歷書其前後官階起落至四五行下篆印大徑數寸以此燿鄉里耳目不問其文是否也或有好事者欲得四方

1544 785

詩文徵言一出作者雲至未幾裒爲大集使錄諸別紙傳人几席之間未有讀至紙盡者卽吾有醬瓿亦當取善紙覆之設有慕其名位而存之是必茫不知古文詞者也而凡爲人操筆其索文者必先取其草去但簡句字中有稍近不祥者輒請改定至所壽者生平行歷或偶失一事上自其始祖至大父父下及子孫昆從內外姻戚或遺所應敘一人俱請補入如遇賣菜傭不請益不止往往索者出門輒手裂其草凡稍能自知者盡然設有慕其所壽者名位而存之是必極無廉恥者也夫

有所求而求其爲人所棄者有所作而作其所自棄者卽徒廢人間之紙墨何也余故曰兩不可也若吾巽子今日之請則不然巽子自其先司農後家亦稍稍落日負米以事太夫人卽此日巽子奉觴爲壽亦不過少豐於藜藿之常膳非有所誇耀也而巽子兩世所交俱海內文章之伯使徵言所至其耆舊老先生見之必曰此吾故人董先生之夫人也吾請觴一言其同時名下士見之必曰此吾友董巽子之母也吾請觴一言是可徵也徵其所可傳於世者也而巽子所與交前輩稱父執及其所自執友必能以古道相益勉巽子以菽水奉太夫人雖毋久作客漫游勸巽子杜門益發司農公故篋續成所著書聲發金石豈有夸言諛詞伊優出紙上是可作也作其所可傳於世者也故胤敢以其說進於諸先生之前乞欣然賜教以壽董氏於世世卽胤之不文亦將載筆以從諸先生之後矣

募爲董氏孤出穀疏

余嘗論南朝諸公風格以蔡興宗爲第一興宗事寡嫂養孤兒子內行至謹在郢州見故人郎景先家累流離

經理使還及臨會稽爲何子平葬母高士朱百龍妻孔耄孀餉以帳下米史家載其事不一夫興宗內行旣篤復推而贍人之寡卹人之孤數行盛德事豈止其立朝正色當爲第一流耶南史又稱靑州劉善明値年飢出所儲粟以散閭里人呼其家田爲續命田所謂續命者言餓夫受仁者之粟以續絕氣譬猶乞之於斗極贖之於司命也況以食米七人而得堅苦節以食孤兒而得延血脈之係此其絕續所關託命於仁人不更重耶吾亡友悔庵先生有女甥董氏適於范年三十而寡所遺

二孤長者纔十歲董氏持操甚勵而范家篤貧所遺無一廛之田飢饜不興常苦絕食適萬季野過余爲具述其狀余泫然傷之季野曰待范氏孤復十年當可成立養母而此十年固不易待也計范氏母子三十指借月得穀一石自以女紅給薪水庶可飽蔬粥矣所望里中諸公歲出一石穀下至二斗止合滿穀十二石以次餉之如此七八年在諸公所捐者少而於董氏則所全爲最大應亦仁人長者所許也敢謀之先生余曰甚善請自余始季野喜曰昔人爲阮宣子斂錢給婚時慕其名有求入錢而不得者今先生既倡施之請更得一言之重以傳示同黨使共相趨義則董氏母子得續命矣余謝曰唯唯余文不足重所恃吾里中之有爲蔡興宗者

募建耕雲精舍疏

竊惟梵宇無邊釋門至盛八十頃之祇樹方稱衆園四十里之檀林甫容僧聚然而大之則安千寶座小之則設一繩牀訪閑靜處不離五里之鄉署練若名只量十笏之地但有松花一樹卽立禪房得依竹翠數竿便營精舍茲有則庵大師釋氏貫珍宗門領袖本是天童之高弟命爲福泉之法嗣雖兄行弟令似分兩室之燈但子可姪當仍受一家之乳既而爲建窣波定先生之舍利復收語錄傳出世之文章已報師恩方爲身計乍別祖庭去訪湖山僻處力辭僧序來投鷗鷺羣中因之挈杖幽尋負瓢徧覓口無名刹讓他伐鼓吹螺乞得閑軀儘自菰煙蘆雪乃謂一椽一茅必在湖頭湖尾遂於淨室權當精廬圖此息肩藉其容膝初名福勝豈能勝彼福泉今號耕雲且作雲中精舍但苦編柴縛草諸事未周小几匡牀一物不備定須普告同人虔懇長者若得倉分一石積之可至百家人出一緡合之能滿百貫應見立起半畝之宮坐成一丈之室稍待粗安草榻卽屈高賢略構禪坊首延居士探幽古洞共泛月波而還攬秀中流直登霞嶼而返凡諸勝事俱俟來春所望檀那正當今日謹疏

爲沈曰克募葬資小疏

友人沈曰克者詩名宿重曾聞八詠之篇字學兼工復撰四聲之譜而且善操吳音自塡新曲江南唱罷再度淮南白水歌闌更傳白露斯已擅詞客之兼長造才人

之至妙但其二頃早無四壁徒在人貧而自傲詩窮而益工不意文藻忽摧風流頓盡嘗彈琴絕徒施五尺之牀久繫壺空惟存一挺之燭魂依麈尾僅買張融之棺生作布囊幾贏王孫之體飾二十石之土雖殞趙君築五百塹之墳未藏夏甫欲歸黃壤藉用白金因作小言以呈同黨凡持高義當憐一死一生儻念故人應使有棺有槨但得買山貲辦即爲貍首之埋負土力充便營馬鬣之葬梨花寒食同尋柳七一邱芳草平田重酬周郎三爵謹疏

書蓼莪之篇後

詩小序言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箋曰謂親亡之時孝子不得見也夫父母自生子時即望其子爲養終今親殁而子不得見不能如我而爲高孝子自怨之甚也遂以名其篇焉蓋凡父母之愛子莫甚於子甫生時而人子之奉親莫大於親垂死時故此詩之首章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言父母劬勞盡在我生之時也其卒章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言養生送死爲子者俱得善其事而我獨不能奉父母於終也故於篇末而言之也若生我之劬勞亹亹難盡則更於第四章申言之其詞曲而中屢歎而若不盡其感人沁於骨入於肝心纏於夢寐然自漢以來說詩家於此章俱不能盡發其義足以動人子之哀惟宋華谷嚴氏疊山謝氏此兩家所釋最能得之余爲略述其語嚴氏曰父母生我鞠我其恩勤備至方在初生之時則拊我謂以手摩兒首防其驚也畜我謂乳之也長我謂養之稍長能就口食矣育我謂哺之也已而能行戲於地矣顧我謂父母或去之則迴顧之也顧之又顧曰復我謂不暫捨也在家尚可行戲若

出外入內未可令其自行故出入腹我言仍抱之懷也父母恩如昊天即欲報之而無盡而我今不及報之痛當奈何也謝氏曰父母愛子之心譬如天生我也如地鞠我也拊者言摩其體膚無疥癬也畜者言謹其出入藏諸堂奧之中惟憂其疾也長者言調滋其氣體使日長也育者謂教之曰導發其聰明使有成也顧者謂父母前而兒後則返顧之復者謂兒前而父母後則追呼之也出入俱腹者謂父母將出門尚抱之懷間父母甫入門即抱之懷間也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

之恩矣蓋兩家之說詩若此是則六經所載善言父母之德無過於此章者也而自箋注以來善解此章之義亦無過於兩家者也胤嘗自念先公生胤時年將四十其所以愛胤者歷歷如在此詩中即胤年已壯其愛我如一日也而父母行漸衰矣故詩曰生我者始而勞繼而瘁也及先公盡義虎林胤方閉蛟川馬櫪中相隔數百里越十有六日而始有傳其事者復久之乃得破械歸入門一慟詩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言在途中則遑遑然含憂不敢言旋入門不見父母如行曠野終日無

所至也今子孑然此身尙靦然人世欲活何爲先公墓柏已垂二十餘年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痛之甚也去歲胤苦肺幾死念自四五歲時已有此病使父母尙在其憐視我當如何故吸吸僾僾常如見父母火藥間關常如見父母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依依然以爲二人不可須臾無也蓋余於此詩復身歷其痛若此既而余患氣少蘇稍稍近筆墨適萬生允誠自吳中歸云友人呂翊令事其尊人芝巖翁篤孝去歲翊令方有事白下而芝巖翁以無疾逝世翊令不得見其親歿

號天呼地莫寄其哀因命允誠書蓼莪六章復使余闡其義於後將終身誦之余聞而感其語夫詩人之義一唱而三歎而讀詩者猶必沈吟往復而後其義始出故余於此詩一讀再讀至百迴讀之而不敢輟也語曰同憂相憐同志相得翊令與余俱有罔極之痛且於此詩俱將誦之畢身因盡取余所有得於古人及身歷之痛爲翊令詳言之使其沈吟往復於此篇也晉書稱王裒痛其父母讀詩至哀哀父母未嘗不三復流涕南史稱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兩君可謂善

讀詩矣而兩家門人恐傷其師意俱廢此篇不講則余竊非之夫門人見其師深感於古人若此必當執經而前更與其師反覆辨之兩君亦當爲其弟子取詩人微旨反覆解之以動百世人子之哀而遂廢不講何哉余願翊令日誦此詩益闡華谷疊山兩先生所未盡而毋使門人輟其業斯可矣

書季布傳後

容齋隨筆謂孟子逢蒙學射一章後舉子濯孺子侵衛事事盡而止不加論斷前後若無關聯而其義自顯並

言之妙非後人所可彷彿容齋先生可謂善讀孟子書矣余亦深慕其法謂自漢以後誠無及者既而讀史記至季布傳前敘布事後言與弟心並著名略不詳布所終語意未盡而忽附高祖斬丁公事其言亦遂止正與孟子逢蒙一章適同夫羿以不善擇友而至殺身孺子以取友端而獲免季將軍以盡力於主而得生丁公以賣主而伏罪斯二者使在後世名家相提而論極爲抑揚正可寫文心之妙今盡置言外各發一音而遂已金石相宣律呂明煥使人一唱而三復尙不能已此豈子

長愛奇於古人妙處必倣之耶抑有所適合耶要諸此種作法自孟子而後復有一司馬子長千載二人而已偶與兒曹論文因爲書季布傳後以補容齋先生所未及子長作史記謂當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能如此而後可著書亦可讀書此豈淺人所易解耶

書屠長卿先生尺牘後

余嘗觀古人才妙若枚皋飛書陳孟公憑几給書數百封劉穆之且至日中得赤牘百函朱齡石八十函斯亦奇矣然俱絕不傳吾鄉屠長卿先生天才橫軼不讓古人而其長章短札至今在人口可謂擅文人之樂事矣先生論文謂歷下好奇而無當弇州太富而嫌於雜又云近家尙奇趨險若舍大路而蹊嶇走間道中其於文章之事可謂知言獨是謂文至昌黎氏而大壞無論歐蘇惜哉先生亦附於信陽之一言也夫古今文章之法至韓歐而備矣長卿恃其軼才排宕斐然自喜而獨不能束而合於法然身不能合於法而遂欲取古人最善於法者盡棄之以爲是果何法也亦聊作詭詞耳然先生又曰韓歐文雖非古何者非自得今學左國史漢者

徒能摸詞擬法拘而不化取影響古人而求勝之則猶麋而虎皮矣愚自顧亦時時有之有之而思變之猶未得其要領焉蓋先生已知韓歐之不可輕訾欲改其轍而終有所不能也余故曰先生之論韓歐也誠詭詞也

書余君房先生集後

吾鄉之文自東沙后岡諸君風華綺靡率在東漢魏晉之間至余君房先生獨溯諸西京先秦而上搜隱剔奇句纂字組百綴而成章其於肆力亦勤矣先生自爲名諸生孝廉二十餘年方其倡爲古文李于鱗尙初舉進

士未有名盡先生實先歷下而起者也至晚年乃與吳門劉子威交相推重子威謂國家文如君房有幾人先生謂子威文必傳千秋事嘗以相屬兩家文詞若出一轍今世久而論定子威之學問虞山已盡發之矣先生旣與子威同受名自應與子威同被議卽先生復起闖後人匿我與吳門劉鳳一流爲譽爲毀所並當欣然受之者也余自束髮慕爲古文詞見同輩中有喜讀余太常文字學其詰曲其人率皆讀書有介性能立名節雖人風足重初不敢幷其文而稱之正以後人不乏嗜奇

者若更爲顛僻相蹈襲者之過亦誠斯文之憂矣故自忘其淺昧輒反覆言之實非敢自外於先民也先生所行世農丈人集俱經手定其未刻藏草與故人往還尺牘多未經糅處稱情率懷反有妙作至農丈人集惟四明八像贊一篇最善

題家藏豐考功帖後

右先曾大父贈太保少峰府君所藏考功豐坊手札一帖府君先侍御公長子也豐考功與先侍御公同年旣以工詩善書法有名而爲人絕暴伉不可親晚節益壞府君時年少雖陽慕考功之才而心薄其人不肯爲之下閒索書其近詩不卽得稍逼促之考功不勝其憤手書答府君曰吾非李氏家奴何至氣使之他詞俱極俚率先府君以其書裝爲一帖藏於家亂始讀而歎之蓋考功初以詩及書法名然余嘗閒覽其五經世學雖多悖於大義而自能探奇出隱以深研於六藝之旨亦非近世所易及惜其晚節披猖至爲其父學士熙作行狀云學士諫大禮非出本意負國而叛父一至於此夫古人論書法首推鍾太傅詩稱王右丞然弇州謂鍾傅之

筆惜不以書前後出師表遺佷千載震川論右丞天寶之末不能自引決以濡身於腥羶由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救前輩論人甚嚴不因其所長而恕之有若此今坊之得罪名教實浮於鍾王卽其詩及書法何足道哉但考功在當時自恃其才橫睨一世諸宿儒老先生莫敢與之衡先府君年少且身在猶子行而能氣凌其上直以奴視之斯其識力豈僅若歸王兩先生追念古人者哉且余謂先府君藏此帖於家其意有二一謂雖以考功之才而立身墜地吾卽能視之如

奴使後人知大節之當愼也一謂彼雖以無詞相加而其手迹可愛終不忍棄之使後人知一藝之當録也因詮附其語於後

題合肥先生詩卷後

謝太傅末年自謂人生若寄頃風流得意事殆爲都盡觸事惆悵惟遲支道人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謝康樂經始山居選神麗之所以甲高栖然惟喜遇曇隆法流二公相遇之欣賞以一日爲千載猶慨恨不早蓋二謝篤於人外之交若此正使余追味其文尚坐想人風遥企不已恍復當時親聞其緒言解帶披襟作何欣賞虛此千載讓彼一日斯誠可歎也合肥龔芝麓先生與歡堂和尚領契最深每一把手輒極蟬聯推襟送抱發爲有韻之文篇句既多形諸紙墨此又二謝所無也先生殁後和尚輯其手草彙爲一卷每當發視尚可識中郎之故貌聞子敬之餘聲一死一生款然重接儻復崖傾壑徙此卷得留在人間更從千載溯此一日庶二老交情藉得與古人並傳耳

種蓮說

前歲余家小庭前並置二器分種赤白蓮或謂余曰蓮二種不並生此雖異器亦宜置之稍遠余但笑應之已而白者獨華赤者舒葉數片而已至今歲赤者併葉不吐余猶以爲適然耳及至草堂過鄰家觀蓮鄰叟謂余近鑿小池種蓮得赤白二本分布左右今所盛開惟白蓮赤者竟不出余聞其言益信乃喟然歎曰蓮可謂介然能勿用者矣大易曰類聚羣分彼來則此往斯天地之常也夫彼之於吾雖各受氣而生然殊方異物豈能强同今彼既得時而榮則吾寧伏處草間耳豈忍與比肩而出爭華鬬靡於咫尺之間哉余故謂若蓮者可謂有介然之節者矣余向從先公官嶺外愛彼中扶桑四時俱茂及攜歸種之吾鄉則與此中芙容秋發而已閩中佛手柑最爲佳果亦嘗載一本歸初歲所結其指稍拳至次年則禿然如吾鄉之柑矣人皆過而笑之是則從異族而失其常若柑與扶桑是也獨立不遷若蓮是也向使柑與扶桑既失其同類亦能不華不實寧抱其故本而無所見豈至爲當世所指笑哉吾願天下之人如蓮之獨立不遷無如柑與扶桑之徙從異族而失其

常斯可矣因爲表其德而記之

三戒

梨洲黃先生嘗戒余作應酬文字余深服其言然頗爲親朋所强輒復下筆年來憶有三事一使人慍一使人慚一使人笑言之俱足撫掌益信應酬之宜戒也作三戒

里中某翁家數世同居以孝謹聞此翁近溺於後妻方在分異適年七十諸君請余作壽序余因極序其先世諸同居孝友事意在微感之此翁讀余文大慍閉門竟使人盡刪去文句易以套語東鄰有嫠婦不能自守方治膏沐出門媒氏在堂而倘有旌其苦節冀得不嫁宜其怫然慍也奈何與人以文而亦使人慍是不如其已也宜戒一

有請余作祭親母文略云其家素封有子孫因率爾應之後一年或請余作祭親母文余適病肺簡篋中得前祭文草適相類遂直書與之然前媼卒值其家有事遲一歲始發喪兩家所祭俱此媼祭文適同日張文東西壁不異一字兩家俱大慚嘗見僧伽對靈牀唱歎逝曲其聲亦哀楚次日過一家復唱前曲所謂一板文字也余嘗代爲慚奈何與人以文而亦使人慚是不如其已也宜戒二

嘗與客過城南一家見堂壁所張贈序客問其文若何余曰觀其手筆似可與言文但鋪張處尚多未能簡練已而主人出指堂壁曰向請先生作此序已二十年矣余始追憶此時方學爲古文茫然自哂坐上俱大笑有善釀者某叟偶過一家主人出酒供客叟曰此味尚薄不得爲名酒主人入持酒甕出有某氏記適其家釀也一笑絕倒奈何與人以文而亦使人笑是不如其已也宜戒三

胡卓人詩小序

同里胡子卓人質本龍文譽同騄子蘭臺昔聚憶名董於任昉驄馬常乘溯風高於桓典卓人少承家訓遂得父傳任童初解春秋僅然九歲賈生㓜登上第纔及七齡裴豫州之得子卽是更生謝光祿之有兒便爲不死而況百六公以爲師少從僕射五千言之相授兼事伯陽（卓人從張且復李錫袞兩先生）以是窮綜藝苑貫穿書林孟公筆妙

立成私札百函子孺才奇具作亡書三篋余早識其聲豫知令器班叔皮之交黨揚雄更親孔文擧之通家李膺最舊檀超引登上席始重江淹劉顯尋付藏書其知孔奐自交何遜致彥龍之忘年從見王筠慰休文於疲暮因而愛其賦才傳之詩法文海之纂謝客合句無慚元禮之讀郊居知音殆絕每開齋閣掃壁而錄新詩適詠亭皐拂扇而書佳句解頤愈疾我云此事爲然送抱推襟汝曰丈人而已況復佳客聯牀良朋同研常偕何偃並風貌於一雙每共張融齊品目於二五（謂九友）徐陵

若至與賦山齋之成萬楚但來便題藥欄而去（謂遜三允誠）相與細湖亭下狀二嶼之輕煙芳草隄前寫十洲之明月坐分某題日成一首若彈丸之作脫轉處俱妍譬芙蓉之初開自然可愛因爲斷句卽呈蘭上諸賢聊以數詩用示斜川勝侶（謂鑑湖詩社諸公）陶公之共欣賞果得奇文隱侯之極吟研精增懽興云爾

贈錢稺廉序

地僻莫經客過蟰蛸之戶天寒不出人眠蟋蟀之牀病掩蓬茅知惟儒仲卧榮荊棘識有蔣翁只羊生而得來侯禽慶而未至吾友錢稺廉高懷曠世爽氣軼倫與余志切雲霞契深膠漆驩然命酒曾同栗里周旋率爾褰裳不辨漢陰主客共太眞而攜手豈有塵冥與叔皮而久談自爲俗怪旣而君去浙西我仍甬上越尾吳頭常分兩地風流雲散遂各一天席門蕭徑閒居士之幽心抹雪蘆煙老秀才之奇氣而余養痾頻歲鬱肺經年靜然四壁患渴過於馬卿寂甚三秋伏枕高於杜甫望沈約之形具尚是全人歎蔡公之疾艱眞爲短氣遂從去臘以及開春惙惙轉深委弊殊劇神昏至憒恐便身遊

岱宗氣餘若絲廬卽命還斗極然而恍惚之際只見故人寤寐之中但呼良友悅巨伯之間疾千里遠來覺李白之情親三宵頻夢豈如張惠魂半路而終迷便若范卿期隔年而果到如斯屢朝迄今漸復蒙司命之赦畢爲鬼伯所放還而君手札適來尺書屢到具言初悉病危憂誠不寐旋聞無恙喜遂欲狂因買舟而徑來卽排戶而直入聞聲驚辨始覺生平秉燭重看猶疑前夜余遂豁然氣蘇霍然色起暈水有荷令則其病嘗差稱藥得劉眞卿何患不已喘息稍定筆墨復陳因作小言兼

成絕句披襟領契豈平交所得知通夢交魂惟丈人而可語庶幾照來落月常見容輝吹去東風更勞寤寐云爾

題薾庵雜詠卷首

噫乎今則占世事而得明夷詠吾生而入板蕩讀殘史以一慟恰值其時愁古人者萬端竟遭於我大可哀矣能無怨乎乃有唐前進士倘在天寶末年漢故大行具迹西京遺事驚劫燼之重飛歎冒泉之再墜廢墟遙望常歌漸漸離離晉井終埋誰哭兼兼久久竟犹龍子難

招鯤壑君臣莫問馬人空說鼉宮將相晨聞杜宇鳥仍舊主之名夜抱冬青花亦故宮之氣東田桑老期羊仲而同耕五嶽途荒與禽生而一往飄風江上素車亦是伍行人野哭山中祭主仍題顏魯國心憐紅豆曾逐坐部龜年淚溼青衫尚識行軍司馬齊主故客能傳蒿里二章翟氏門人解唱平陵一曲向野老而吞聲遇酒徒而相和聲詩五管紙墨遂多銜藏虎氣再吹而刀再鳴淚積鮫人一字而珠一墮既而歸棲蒿徑投老草亭弄赤石以自怡覓青櫺而不得雲南雲北訪樊榭之逸民

花嶼花洲集鑑湖之遺老杜與俯仰興亡欲獻今古攬傷心之煙草盡屬前朝舉極望之山河總悲故國詩傳天地當教一卷長存義感鬼神定有百靈未散併書姓氏無非甲乙中人凡記歲時俱屬庚申後草庶幾千年既籍接空山之哭聲一飯杜陵備他年之詩史因題耦語併質同人

代張聘鮑氏啓

伏以會日月於龍飛方備百嘉觀節序於橘陽甫行五祀況兼二纁告虔之辰適為五嶽往生之日既具鹿儀

可勝鳧藻恭惟老太叔翁上黨世家西臺高第太邱德志聚百里之賢人少游志平推一鄉之善者至我親翁少擅風儀長經品目家風不替共云永可承宣父學能傳亦謂德堪嗣昱況其卜宅本在名鄉胤宗家居南郭最擅風流康樂祖搆東山更稱神麗攬溪巖之秀色明林壑之幽輝既產門賢兼鍾閨秀可方織素泉在令暉承女宗之慈訓不忝母儀並參軍之俊才無慚兄作若此門庭謝女誰為天壤王郎豈圖孟耀候鴻案而方從不謂桓君偕鹿車而同挽無夷吾之霸略乃受叔知非

稚川之仙才竟爲靚埒雖藉斧祈即蒙鼎諾既聯二姓之好當備六禮之行練裳可嫁久慕叔鸞之賢提壺爲婣竊附敬弘之禮用伸微意在此葦蒲藉結同心有如膠漆所望齊眉並見龐眉結髮永諧鶴髮門闌交映與吾宗而並興堂構相傳溯君家而自出三纛修牘九頓承筐餘族立軺之期當闡結帨之命山盟既厚海納願深此啓

爲水甥聘毛氏女啓

伏以初開緗核適添醲面之粧後發解倉方陳婪尾之酒看承燕壘已踰當室良辰喜值柳泉正有流杯佳集水呈海扇園薦含桃遂近日以卜期因及時而行禮立軺有待束幣先陳恭惟上宅榮陽遙裔博士傳其訓詁伯過華宗先生重於鼎呂以及尊都練公直諍列十數年讜言至百餘上垂簾以見六宮呼爲秀才簪筆而登八舍比於宰相南省既著聲於前外臺復揚輝於後至我親翁亨蓑學舊傳遺經於一家諫議風高承餘澤者五世人稱黃閣門牆庭有烏衣子弟定得令暉之秀兼在鮑家應傳靜芳之才並生左氏若斯淑質當締良姻

至在寒門實爲單姓初登郎署僅垂秋部之名近秉文衡亦出蘭臺之聚而愚父子徒然把翰惟修業於青箱尚爾操觚莫致身於丹轂敢望肩隨右族豈圖齒遇高門不謂斧祈即蒙鼎諾歡騰判合喜藉和成因卜納徵之期遂行奠雁之禮儀先繡扇祿兆金錢牽白羊以致祥陳清酒而降福多文形五色之絲蕃生見九子之墨本意堅於膠漆藉此告虔取情結於葦蒲敢云備物總求備鑒無任仰瞻即奉御輪之期俟傳結帨之命所望二宗競爽兩姓俱興樂彥輔之冰玉幸附盛名桓太尉之門闌新名喜色宅年尊宅定出貴甥此日泰山真依外舅臨啓可勝鳧藻

請象書和上住布金寺啓

柰園闢處輒建法王之坐鹿野啓時偏設導師之坐但居方丈奢提便聚十方亦號名藍阿練適當五里法螺聲裏誰不打鼓吹毛梵炬光中盡見揚眉瞬目可謂釋門之極盛總憑宿老之季興某人中師象法界鳳鸞少夢兩輪遂通教理旋參一確立契禪宗合天竺之妙心傳洞宗之正派曾泛鑑湖之水直接猴江繼攬赤城之

霞逸聯鬱嶺至其慈心被物慧力救人赤日勞夫亦得山頭之飽黃沙飛骨俱蒙地下之仁合破鏡於人間養遺嬰於潼下固已道俗同瞻天人交仰矣逝者負瓢而至甫在四明之鄉挈杖所停恰當三佛之地乃有布金禪寺者千載禪林先朝遺刹初營紺宇曾蒙長者布金既建寶坊屢有宗師主席天驅力士鑿山骨以承梁神遣巧輸捻木柿以爲柱可稱勝地尙顯靈蹤非仗大雄莫興古院以此合詞虔請折簡恭迎所祈愾從衆望俯答輿情直蹈山門高登法座身乘寶筏涉覺海之波瀾手執慧燈照迷塗之曀晦堂修五級重踏雁字成形地列八交再畫金繩作界精堪住佛仍爲極處叢林善比給孤復遇最初施主稍待偶逢勝侶相從一詠一觴或值良辰得在重三重五便當畫舫同乘禪扇還造取充桑餞林中稱筍之羹汲供茶鐺門外宅山之水其爲主客更興尋常統候欣俞可勝翹企

息廬銘

爾形無勞是爲外息勿後勿忘其內不息爾神無馳是爲內息亦顧亦申其外不息兀若木枯外內俱息健若

龍行內外不息人逸我操人疲我息俯仰一庭聊可小息

右一章

靜迎孳生日至所息齋飲沉邃夜中所息常垂半簾爾視以息常奏無弦爾聞以息惟有綿綿爾息不息如鑑未臨其光非息如鐘未鳴其音非息彼將寂然通乎消息

右二章

闇室銘

李子爲室於堂之右偏席門內通日景不至因作闇室銘二章

席可爲牖繩可爲樞昭昭日光臨我亦微彼君子兮處暗無欺　繩斯爲樞席斯爲牖白日昭昭仰視其牖彼君子兮虛無疚

硯銘（內圓外方前一鸜眼）

唯溫可親唯靜可載規守其中義見其外獨端視於席前與先生而玄對琢磨相資述作是賴既推重於四君宜肅然而起拜

戒庵藏須銘

叱撥夜嘶畢離四起有一先生坐掩雙耳仰視屋梁俯馮素几塡古塞今胥頭㶕尾蚊脚細書反故雜紙日鈔三分月積一咫舞筆成邱漏硯如雨或歎先生纖纖者侶尙留世間讀書種子或嘲先生自苦乃爾饑當咽墨寒可衣楮一歎一嘲盡付不理有時起吟不奇不已履聲帀庭手勢暗擬頭觸不知兒童譁指自題壁間自讀自喜適過東齋笑呼吾弟今世大癡惟我與汝七十六翁復何所俟平生撰錄當盡相與幅巾大布少束行李

鬼伯造門灑然行矣異時薄葬掩土一筥但須汝銘寫我韻語以樂生前不埋地底茫茫千秋誰守髮齒余羨其言達懷無比爲敘生平風流略舉先生讀之欣然笑許謂可身後不傳不詠運有往來日還舊晷先生讀書再閱二紀甲寅孟冬歲月并敘

（貞羣案是篇從四明談助采入）

黃先生像贊

貫鑽陳冤乘桴徙往南國黨魁證人堂長忠孝發源六經道廣前承蕺山後啓甬上至其發揮百家吐咀萬象卷之當心爛焉在掌龍門韓歐遞相標榜千載文章不墜榛莽某久得交負其過獎不及後從斐然吾黨所期同老日親履杖宿曀方開高山常仰

小像自贊

此一先生望其風貌髮短齒晞甚非年少憶其盛年高論忠孝忽然被顚鬼伯相弔馬帀山房叛生雪窖鐵素周身亦復窮窕偷得生還田園蓬藋且葺草堂晨與灑掃杲杲太陽取以自號人中模楷里中耆耄藉與周旋奉其大教有時下筆嘌然而笑去陳發新千載一竅吾

與古人遞竊其妙晚節宜矜虛名敢冒庶幾朝夕束身自斁終老一編從吾宿好

畫貓贊

爾貌雖微山君具體碧眼張髭威發於耳適飲薄荷高臥方起忽見縱橫鼠輩敢爾竊社羣居妖狐與處于倉于田大食我黍謂彼有皮吾詎無齒辟佞爲熊觸邪乃豸見惡而仁吾所大恥發聲一鳴莫不披靡廁壑竄逃斂首匿尾雖絕其形餘憤未已嗟彼騰林縮臂莫拒徒稱九卿伏於五技豈若坐者猛然怒視誰持兩端望之

乞死

畫石贊

彼産此石氣之核此貌此石意之核氣不解終不勠意不轉終不割與彼磊磊並無極

右一章

奚然而學學奚然而堯堯樂與同居數暮數朝

右二章

闌以護門蔭以蒼宮然後爲坐延此十七翁

右三章（凡畫十七石）

募修明州補陀七塔寺疏

南海名山無數以洛伽小白華爲第一則以大士在焉稍入內地在蛟川則曰候濤山寺在甬上則曰補陀七塔寺俱大士之下院也凡海內來禮是山有遠萬里者有遠數千里者至甬上七塔則如入大士之門焉上候濤遙望大海則如造大士之庭焉既上洛伽則登大士之堂矣是以補陀諸刹在昔日爲極盛也至今則洛伽一區已如三山金銀臺可望不可卽蓋海內來禮是山者不登大士之堂三十年矣於是至甬上七塔卽如造大士之庭焉不復門之矣上候濤遙望大海卽如登大士之堂焉不復庭之矣然則補陀諸刹在今日益不可不修也年來候濤山寺得藉有力者爲一新之而七塔則稍落已久龍象欲泣過客同哀茲幸某和尚主席是山慨然思復堂構重趣家風復念此土凉猾特遣諸上人徧告四方檀那長者共發悲心則重整大士門庭正在今日矣異時諸公扁舟至甬上禮七塔更上候濤伽藍居然大士堂上客也因爲之疏

修天王廟文

乙酉秋江東遭亂僕棄舊宅出城走匿山中已歸東皋草堂五年凡八徙其家始還舊宅閒出行過諸大家囏垣敗棟彷彿難辨其間甲第如故者率爲人攘據其中門額非舊所望見新垣葺葺及聞匠斧斸木聲非梵宮卽神祠也或曰當末世陰道勝陽理宜若此其說亦可信但所謂祠廟近側必有新達者稱有權力於世出主其事始悟神福其祠下人使爲顯者半屬自謀耳若僕廬所奉則曰天王廟僕初入城拜祠下見舍宇盡塌飄風霏雨侵及神廚所存唯廟門與牆壁耳僕與鄰人計

取竹簞覆座頂復念所獲木料倘有可用恐爲廝兒所得乃命以殘瓦塞廟門去歲時竟不能上瓣香爲祝噫神亦困矣豈李子所居陸道獨不勝陽耶但僕數祠下人其讀書可指名者惟僕與友人兩余子耳神倘自謀欲大復其宇必禍此數人使爲達者得有權力於世乃可今僕既淪放自甘無可致福兩余子雖稍稍應世亦復歷落少遇幾不能自保其室廬就今斷之神欲大復其宇亦杳無日矣乃僕獨念廟稱天王必爲世間正神力能司禍福固寧忍其舍宇盡塌霜雨侵顏而獨使僕

苦節不渝自樂其道并使兩余子席門蕭然亦共樂僕之道神所自爲謀則左矣其所以成吾道則大矣斯眞世間正神也然則僕雖淪放兩余子雖至不能自保室廬終不可聽神之露處若斯也一五一椽猶當代爲神謀之

犀皮羹賦

枲堂晨起氣體略舒釜炊老米盤切新虀欣然一飽少步庭除忽聞剝剝自啓東扉故人小札召食犀皮食指忽動饞涎即流應爲異味今得奇饈籃輿早出冒雨不愁河循腰帶宅問太邱主人肅我登雲在樓是日治簡請公畢請余臥匡牀企腳而等主人軟語倘須少頃且共吳鈎先與說餅時猶殘暑薄裝當景覓風而消畢羅早領既而向午坐客畢會杯盤既陳四饈略備徐進一品狀若有異色堆觸眼香蒸入鼻云即犀皮字夫致意諸公不讓雜然舉箸味重而鮮質堅而脆果稱佳物自有別致須臾盤空滴瀝無棄蟬腹忽鳴彪腸亦慰主人乃云此物久置得之嶺表劑和不易浸煮連朝三和九沸以奉諸公因考所識食經不載本草略記注言此種

水犀爲貴皮有甲珠異於其類兼聞水軍犀甲最厲從其有皮不聞可噬烹而啗之誰爲一試若於無名拔一佳士使壓八珍足擅五味共請枲堂特賦其事吾友稱廉獨笑不止乍見者鮮豈即勝彼鹿蹄鯊翅亦伯仲耳但許霑唇已勝染指諸公標榜不須大爹古來虛聲眞作名士愛奇喜新鼎目驟起正使君廚殊珍畢舉取肪龍脇拔筋鳳趾鸞脂爲羹麟脯作胏熊心吐白駝背呈紫豹胎甚肥腥唇大美想其滋味亦自如此余謂錢君此言可喜遂別主人歸而熟寐次日進餐落蘇一器笑

謂臟神宿味莫據竄府糲倉各復其位

杲堂文續鈔卷四

臬堂文續鈔附錄目

李氏家傳

序目　六二九
傳首第一
世表第二（有目無書）
世譜第三　六四〇
正傳第四　六四二
長淸處士傳
櫟軒先生傳
贈中憲大夫處士楝墻先生傳　六四三
中憲大夫前侍御六峯公傳　六四四
贈大司馬前司理少峯公傳　六四六
贈文林郎前參軍二麓公傳　六四八
承德郞禮部主事宗海公傳　六五〇
內傳第五　六五二
後序第六　六五五

杲堂文續鈔附錄

明甬上李鄴嗣撰

李氏家傳

序目

前人有德子孫懼失其傳然世久則疑於是攷諸國史徵諸郡乘迹薦紳先生所記作傳首第一

李氏在有明起茂六君至先公凡九世松楸既三百年矣故自茂六君始作世表第二

其生也當世稱之歿而使人思既還兆於地焉始終之

道備矣作世譜第三

自長清處士而下七世之內詳之矣作正傳七篇第四

內德非表不彰作內傳第五

蓋先公所揚舊德多矣今不皦迹後人何聞焉作後序第六

傳首第一

鄞砌街李氏出宋忠襄公顯忠後見國初薦紳先生諸傳序忠襄公本清澗人初南歸奇節最著見國史忠襄公志復國讐數爲當軸所沮以忠被黜及寇南方俱思之爲立祠鄞亦有公祠又以公志節最猛亦曰猛將軍祠忠襄公既賜第西陵及宋國事大壞忠襄公諸孫避地多散處有曾孫曰守眞稱宗一公宗一公曰鄞人奉嘗我先人我其居鄞時在宋祥興間宗一公豪尚俠以財雄郡其族人稍稍依之時鄞數被兵城中荊棘惟公所居里獨完時稱砌街李氏其後爲車騎所集又稱車橋里李氏稱爲鄞大族宗一公子曰敬齋自念先世本宋室大臣恥復自屈因隱居始以治經爲業教授其鄉稱仲連先生先生第三子曰茂山亦稱茂六君能傳父

業方茂六君時海內兵起建業稱吳元年是歲茂六君自起壽藏於城東皋二里外其後竟葬之人稱李氏阡復曰吳元年墓歲戊申爲洪武元年李氏乃相賀曰世適平五經輿於是茂六君子曰鼎稱肅齋先生先生子曰迪稱長清處士始復傳經治詩古文詞爲鄉祭酒號老師處士長子曰端稱樂軒先生名益高先生長子曰正華是爲贈中憲大夫棟塘先生先生次子曰循義始以進士起家是爲中憲大夫前御史六峯公公次子曰生威是爲贈太子太保前司理少峯公公次子曰德升

是爲贈文林郎前參軍一蔍公公次子曰桐是爲承德郎儀部主事宗海公自長清處士以下俱有正傳蓋李氏本太尉忠襄公至宗一公凡四世在宋仲連先生生卒在元一世而茂六君始爲有明人至櫟軒先生凡四世迄孝宗朝自棣塘先生至儀部凡五世迄思宗朝儀部公有子曰文胤

世譜第三

茂六君諱茂山字日延丙寅年十月十二日子時生四十二歲而爲有明人卒於洪武十一年戊午十二月

初九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三葬二都李氏阡

配陳氏生於癸亥年二月二十九日卯時卒於庚子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時享年三十有八

繼孫氏生於丙戌年十月初六日子時卒於永樂六年戊子五月十二日未時享年六十有三俱合葬

肅齋先生諱鼎字玉鉉生於洪武元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子時卒於景泰三年壬申正月初十日辰時享年八十有五葬二都李氏阡父塋西

配王氏生於洪武六年癸丑十二月十六日巳時卒於永樂十年壬辰八月十七日申時享年四十合葬

長清處士諱進字睿適生於洪武二十九年丙子五月十三日卯時卒於成化元年乙酉四月十六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一葬二都李氏阡父塋西

配徐氏生於永樂四年丙戌五月二十二日寅時卒於成化十五年己亥四月初六日未時享年七十有四合葬

櫟軒先生諱端字文正生於宣德四年己酉十月二十日口時卒於弘治十三年庚申十月初一日卯時享

年七十有二葬二都李氏阡父塋西

配汪氏生於宣德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口時卒於正德四年己巳十二月初五日口時享年七十有五合葬

棣塘先生諱正華字本素以子循義貴初封文林郎直隸池州府推官敀封山東道監察御史誥贈中憲大夫湖廣衡州府知府生於天順二年戊寅十一月二十七日口時卒於嘉靖十三年甲午正月初九日口時享年七十有七葬鄞郭祖城隍廟北

配何氏初封太孺人加封太恭人生於天順四年庚辰

十月十二日口時卒於嘉靖三十年辛亥八月十六日口時享年九十有二合葬

六峯公諱循義字時行縣學生以明易舉正德丙子科鄉試登嘉靖癸未科姚淶榜進士第三甲初授直隸池州府推官欽取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江西陞湖廣衡州府知府致仕生於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十二月十三日丑時卒於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三月初一日辰時享年五十有六葬鄮郭祖城隍廟北父塋西

配劉氏初封孺人加封恭人生於成化二十二年丙午九月初六日午時卒於萬歷五年丁丑六月二十一日口時享年九十有二合葬

少峯公諱生威字廉甫縣學生以明易應嘉靖四十一年壬戌鄉貢入南太學舉甲子科應天府鄉試授直隸鳳陽府推官致仕以長孫櫰叙功追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生於正德十一年丙子正月二十八日卯時卒於萬曆十八年庚寅八月初八日亥時享年七十有五葬東錢湖赤塘嶴

配閻氏贈太夫人生於正德八年癸酉四月二十日午時卒於萬曆九年辛巳十一月二十七日申時享年六十有九合葬

二麓公諱德升字子玄由縣學生入南太學授直隸蘇州府經歷司經歷陞湖廣長沙府瀏陽縣丞陞北直永平衛經歷致仕以子棡貴贈文林郎廣東潮州府潮陽縣知縣生於嘉靖二十九年庚戌閏六月十三日子時卒於崇禎七年甲戌八月初十日午時享年八十有六附葬東錢湖赤塘嶴父壙右

配史氏封太孺人生於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十一月十五日辰時卒於辛卯年正月初一日子時享年九十有九合葬

宗海公諱棡字仲偉郡學生以明易舉天啓甲子科鄉試登崇禎丁丑科劉同升榜進士第三甲初授廣東潮州府潮陽縣知縣行取補順天府永清縣知縣考選授禮部清吏精膳司主事殉國難生於萬曆十五年丁亥四月二十八日亥時卒於戊子年二月十七日戌時享年六十有二葬寶幢河省嶴墓西偏有祠

曰大倫堂

配邵氏封孺人生於萬曆十六年戊子八月十二日亥時卒於乙巳年六月十五日未時享年七十有八合葬

正傳第四

長清處士傳

處士名迪字睿迪號長清處士行東四肅齋先生長子也少讀先世遺書能傳其學工於詩性篤孝友爲人謙遜有蘊藉行善里中常周其貧乏與病者具五藥死而無收者衾棺之身敦禮讓以教法子孫行於里黨人慕其德比於太丘原平晚年閉門教授所從授業俱一時名士每暇日則負琴載酒招儒林士大夫與發[illegible]先生茂林觴咏相答以其樂太平年七十有一卒於家里中耆舊哭之哀其行事具詳錢方伯公與洪兵部公常敘傳中

櫟軒先生傳

先生名端字文正行中四長清處士長子也少通經博學治古文詞工詩兼通天官家言爲人風儀修整進止有尺寸郡太守重其名請爲鄉校五經師從學日衆諸大人邑子俱嚴事之前此凡以儒士試於鄉即不中式亦得歸補學生從讀書齋舍先生以身爲人師不得北面更居弟子之列每試於鄉其歸輙謝不造學後并不赴省試里中謂以傳經啓後爲任若一時宋弘之章文重諸先生俱是也然學者至今稱師道甚尊必首櫟軒李先生焉先生旣爲布衣祭酒日從里中宿老觴咏相集更與太僕金本清先生兵部洪石田先生倪味易高士張景心先生交最歡今所傳甬上耆舊第一集是也方是時寓內盛平島外諸國由海道入貢先至鄞鄞起嘉賓館接諸貢使至則聞先生名重俱購其文歸時得先生所言贈行其國中以爲重先生天性高澹無所嗜閒居著書怡然俯仰其處家益嚴足爲士族法與二弟同爨長子孫四子諸孫各命以耕讀朝夕奉教誨左右家居城東衕街別有草堂在東皋佳山水處舍外善田百畝每春日先生至草堂輙身束帶課耕嘗自題於壁曰四子之資有宜耕有宜讀五畝之宅半在邑半在田其風流若此

贈中憲大夫處士楝塘先生傳

先生名正華字本素行正四櫟軒先生長子也少讀大父父遺書通諸家言性不慕仕進尊趨義喜贍人所乏李族固豪先生諸弟嘗闌出財與山君貢夷互市貧夷錢十餘萬夷控有司把其事罪死先生爲廢產償事得已先世有墓田爲族人竊賣傳十餘家先生轉贖數得復業族中有女將嫁至期而父母死無所裝會先生亦遣女乃迎族女歸爲并治裝同日嫁與鈞且先生隱德多先生嘗夜寤聞別室有聲以爲物起伺之乃其鄰人子方盜裂布隣人子蒲伏謝曰適饑一子天寒恐兒僵倉卒盜先生布死罪先生慮其愧曰夜生子此眞急時奚暇問奚不疾舉去鄰人子曰裹兒布數尺足念先生長者物故裂取足耳先生乃并與之謂曰可去矣此惟吾知之已而家人爭爝火至先生曰無有鼠鬬耳後鄰人子童念先生竟折節爲篤行及垂死乃向同類述其事且曰李先生眞長者雖先生長者終不言然吾豈敢自蔽其醜以蔽先生先生又嘗被酒夜行前觸盜誤創其頰先生闇中識爲某氏子亦竟不言人亦不知先生

是何等創也里中譽先生俱不容口先生以故家亦稍稍落乃請與諸弟分居使各治初櫟軒先生嘗有草堂一區在東皋三十里許先生乃盡以衕街大宅讓諸弟而身自居草堂耕牧既而喟然曰人生當放懷名山水間州有九游其八斯亦可矣乃四出南涉江淮眺武夷浮沅湘循齊魯故都拜孔子冢歸息白下初先生有貲百餘金寄金陵主舍其同行侶謂先生曰君漫游無益南都故籠天下貨若取遺貲市君鄉所鮮歸可獲奇羨先生曰諾既入市其曹偶俱爭取物先生獨造青林縱觀古典籍喟然曰斯眞奇貨矣立盡解囊中金易之不遺一錢其侶俱讓先生先生笑曰而所市能豐而室吾所市能富吾門遂歸益闢戶讀書察諸子中惟次子循義最才乃盡以書授之使舉讀數年循義遂登進士在諫臺歷官中外嘗迎先生一至官舍然非所樂也未幾曰吾家四明山川足自老不能久留此即日辦裝還日課諸子孫且耕且讀稍葺所棲草堂導泉帀門隄上植四時嘉樹極望落英幡纚先生籜冠鳩杖簷談其間每客至輒留與語未嘗不移日客或曰先生安所有足供

客先生笑曰吾塘上仰有取頫有拾乃命童子採攻植樹果就水取魚擊鮮因梁作几先生不飲酒已觴客必使醉醉乃罷江東士大夫既慕先生為人先生草堂復當山水交會處以故隄上輪轍日交錯諸公俱以詩古文贈先生為世所傳嘗有太守秦君單舸造先生先生與解帶語近夕客忘去已見十餘人從田間輟耕歸俱簦而荷鉏羣中有一丈夫須眉甚偉與諸田奴別秦君心異之使遣問則先生第三四輩子也秦君大驚謂先生此柱下公介弟奈何使執苦事此先生笑謝曰若兄雖貧不及弟且人生何可使失業因啓篋中取所自詠詩十餘章示秦君指其中二語曰身薄利名何患老子分耕讀不妨多秦君絕嘆服踰日去

初先生蕺草堂植雙楝於門曰楝苦木也吾以此示子孫當時重其言有道因稱楝塘先生云陸文裕公深爲先生傳曰吾聞江南諺云頭槐二楝是楝固良植也宋王氏嘗植槐於庭自言子孫當有昌者已果然今先生植楝而後大顯此與王氏畧同然所不同者王有心於槐而先生無心於楝也有味哉有味哉其言

中憲大夫前侍御六峯公傳

公名循義字時行行循三楝塘先生第二子也生有異稟讀書五行下容貌甚過絕人年十四補博士弟子舉首初公既受父書復聞里中大參劉君家有藏本多未布乃自手剌往造門欲借其書劉君視公風器非庸人因詭曰吾家書不傳少年但能造觀當不惜公如言每晨往裹糒及暮而歸劉君因款公午數月遂謝去劉君曰失禮少年奚遽駁讀耶公謝曰已誦之矣劉君驚爲叩諸書大義答如響乃太息曰今當從李生受書矣因日稱公諸薦紳間名聲藉甚未幾遇試學使者徐君偶失公置平等公意忽忽不樂上書郡太守林公富公書甫出郡人已盡傳之太守爲移公書上徐君徐君見書怒曰此徒目飄耳竊以久次成乃敢慁公耶即日告事趣駕按部至郡獨召李生大陳刑具於庭徐君盛氣須公入閽門則試公賦論制義諸篇方公初入摳儒衣登堂狀貌甚偉徐君數目公氣已解公旦受目至日午時上凡奏賦論制義各一篇復附上謝牘千餘言文皆絕

麗如夙成徐君一再讀驚賞是日太守諸府曹縣令以下及郡中同學生俱集門下候通日向午開門問傳速具精饌八款李生諸人俱大喜徐君竟飲公極驩乃罷明日頒李生文浙東西使浙東西諸生皆師李生公名一日大震已而舉於鄉登進士對策已定第一矣會相國某以公言切直恐忤上抑置三甲授池郡司理公居郡有威嚴然益弘大體不苛小歲餘郡中治郡中有王氏官戶部郎本豪族重貲爲讐所告前司理喜擊大姓遂案王氏死數人其所繫尚十餘人俱罪重後郡太守

司理以前吏能鉏豪且恐冒受賕遂不覆案然其罪固有疑公聞之知其冤狀乃喟然曰爲吏自畏嫌此其宿行不信耳且治獄惟論罪重輕非謂陶朱公子曰可殺也乃召兩姓集庭下好曰王氏固非無罪然其家破有死者罪已足償今理官爲二姓釋其舊各拔拭自新如何時告家訟久亦悔盡感泣公即書札子屬幅立決遣十餘人傳書論報郡中歌之曰李公來晩使冤不遣李公且來圜扉夜開公在郡三年凡攝旁郡二攝旁大縣四皆有績威德並行及代到百姓皆遮道送不能行車

朝廷聞公名徵入爲臺御史公甫至會議祀郊社分合禮公率臺臣首疏曰古祠天於高時祭地於圜丘禮各有別今饗天地同堂合樂非古禮又天子朝朝日夕夕月日月亦宜分祀有司因循失舉特以增立壇壝益珪幣俎豆爲費國家耳臣見西山諸梵寺俱出內帑金碧徹一寺則足一壇之費矣上可其奏已奉命督倉疏陳便宜十餘事俱稱上旨又奏濬通惠河省輓費歲以萬計上以故知公公素有威重在臺諸權貴盡側目視呼所館曰李御史衙衙公益以法繩諸中人中人皆深怨

欲陷公不得便會公出按豫州部乃潛遣人乘夜焚公舟盜批印去公具疏席藁待罪上手公奏知其名即命吏鑴御史印趣巡方諸中人竟無如何公既念上恩益厲氣所過百城震竦墨吏皆望風解綬去豫有豪曰趙公子本尚書家兒劫人妻某御史女爲姦劊其夫亡邪父宅俱匿不可得公至並遣人破戶出之治以法又行部至高安其鄉吏部郎況氏宅近學宮乃日侵宮旁壖地爲其家園公至展廟諸生數百人訟之公行視立判諸生詞尾數百言盡反其侵地況氏大懟終身不得與薦

紳齒至公前後所論薦豫章人才如熊浹歐陽鐸鄒守益齊伴諸公俱爲國家名臣天下所重方公時夏相國言首當軸相國新治第欲稍徙地旁十餘家益大其宅乃治私書屬公任其事公不可由是與夏公有郤時嚴嵩方齮齕夏公聞之喜即遣人口約使論夏公啓邊釁搖動天下當從中執其奏公謝曰不幸見忤當軸然其復封疆議正某不敢毀大臣以媚大臣使者還報嵩甚慙即出公爲程番守再補衡州治行俱第一會以疾告歸卒於家公少負重名居官獄獄有節爲治雖尚嚴其

歲所全活亦不計而位止二千石年五十餘俱不稱公生平無他嗜好獨喜積書遇典籍善本雖家有此編重副必得聞人工詩善書法遠購極千里在長安時日命諸小史曰若齎素一幅分乞某公某公詩索其自書若往上札即長跪面請使退則借手矣小史素畏公如約長安諸君至戲相語曰行行且止避蘭臺小史畏面索書也公所著有鄭溪集珠玉遺稿傳於世

當世宗朝夏忠愍持國秉最幸已而嚴嵩進一時廷臣不左禮夏則右禮嚴耳或曰忠愍固賢者嗟夫身爲國諫臣持正議難惑以非即賢相國且不附況肯比大姦耶是可爲人臣法矣

贈大司馬前司理少峯公傳

公名生威字廉甫行生三侍御公第二子也正德丙子侍御公舉於鄉適生子即公有異相里中耆侍御公高才竟得上薦適生子又異俱造李氏賀及公五歲就學日異讀書目數行下侍御公夙工詞賦其文俱博麗公一覽即能上口年八歲嘗從侍御公過淮上舟中侍坐公因論天下水勢南北兩條畫几成圖如目歷狀侍御

公笑曰兒安從識此自後侍御公遇公不與諸子等及稍長徧誦六經二十一史及諸家言以至稗乘誌怪諸書無不畢覽俱手爲讐校至慎公每試有司名輙在第二三或嫉公曰此蘭臺家兒應得高等及侍御公卒公試輙第一議者乃慙後以次貢南太學祭酒姜公雅重公須其文爲六館諸生式未幾竟舉南雍復久之謁授鳳陽郡司理鳳陽爲高皇帝湯沐地奉仁祖陵寢城內有五高牆以錮宗室諸不法者上籍有司最謹所隸州縣凡十八積獄案如山最難治公聞命獨攜一弟二僕

夫往既視事明賞罰申條教約束用法平而必行初理曹有書史五十餘人多猾善舞文公歎曰滋貪擾椽滋吏擾民乃召見諸史選視其重訥類長者財留十餘人足給事餘雖無害皆敕罷在郡一年中都民愛之故事諸府佐惟理官最重凡御史出按部必使理官巡前察諸郡縣錢穀歲決獄多少上其數凡理官入謁御史必屏左右出劾白守令以下長短耳語移時出以故理官所至郡縣有公饗有私饋及行有治贐花幣至其所從爪牙吏復把郡縣事多受錢公素聞狀心惡之獨奮然

曰此眞欲以爲故事耶乃一切罷不受復嚴敕從吏曰若私受郡縣一錢死矣獨顯發有司諸伏姦及豪大姓不法事明告御史彈治之不爲呫囁耳語以故所至稱神明公爲人簡重寡言飲酒不勝桮杓時寧陽張君登雲年少出守中都與公交至歡張君爲人豪任俠美辭辯所至衣冠輻輳召客動以十數然張君每置酒雅集必虛左席迎公公至然後敢舉觴嘗語人曰李君雖終日不言不飲酒然客有李君便若眞氣傾一座張君嘗讀公所爲爰書論報絶歎服謂公曰君治獄具詞動合古義盡出君手耶公謝曰署中所擕一弟亦諸生與參決張君乃通署垣搆舍延公弟使五日決府疑事五日決司理疑事其信公若此未幾張君內召去代到曰董君爲人毛摯刻深所至陵其下其下多曲事之公率懷與接董君不喜久之公數以持法忤董君會郡有吏張某受贓事覺董君爲酷治論殺張盡破碎其家公諫曰法當守平此罪不至是董君拂然由是積不平日夜詗公隙無有適御史下疑獄十餘事使公決公盡爲平反數日報御史未卽可董君乃造蜚詞謗公上御史然

御史雅知公置不問公乃歎曰蝮遇手則奭手遇足則奭足吾家有先人草廬薄田可耕乃與若曹磅競勝負無爲也時公有弟曰生交爲中都衛參軍卽日兄弟俱移病乘柴車歸里郡中設祖道贈行騎轂數十里諸父老扶杖送公至逓涕賢大夫爲賦鹿門二隱詩公家居年近八十卒公平生廉儉食未嘗造每種瓜則飼瓜種荳則飼荳無重味一布袍褐冠十餘年時同鄉大司馬張公時徹名重客闐門嘗大集客俱盛被服雍容公攬敝衣直上座既罷門外車從交錯公獨隨一髯奴屩而

別大司馬目送久之曰此眞長者客也後大司馬嘗訓諸子弟必稱李公

公諸孫七人橒最長公卒時執橒手曰三世被國恩未報若他日當貴無負國家時公有息女適戴氏新寡公復顧女曰若能終矢節吾瞑矣復數年橒舉進士爲名御史得世大父官歷遷以兵部侍郎撫貴陽軍適安酋亂公亢守圍城血戰三百餘日卒得破賊名震天下薨後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毅追贈公如橒官而公所屬女亦竟厲志守戴氏門戶甚健卒年七十餘郡有司疏上旌其門俱如公言

贈文林郎前參軍二麓公傳

參軍公胤大父也公年八十有六卒胤年已十二時先儀部舉於鄉數上棠長安不遂雅客游故胤少時奉大父教多公諱德升字子玄別號二麓公少有異才年十一能爲諸史論已補博士弟子顧病幾死數不時應有司試及病良已乃卒業南雍祭酒戴君雅器公太學諸生閒公名亦逡巡不敢與齒列然公固尙篤行最以孝謹聞事二親終身無閒色其執喪柴骨立甚哀公兄弟

凡三人兄爲諸生倘大暑不善治生產嫂復娶遺子二人少弟亦早卒遺子一人公曰皆吾事也因爲伯季兩家都養門無異烟公有子二人每衣食必使居後曰吾子豈得與吾兄子等其撫弟子復篤曰諸郎皆足自立唯此兒猶少也已而公爲司理公營葬有期家人耳語公曰稍左稍左則利仲公謝曰虧吾右目右臂以益吾左目左臂是何益公教子姪數年兄子橒遂登進士爲大行諸子亦多補諸生有名公既了家事頗欲宦游素慕吳中山水已謁選乃得參吳郡軍公喜每投閒數訪問吳中諸名跡作懷古詩吳撫軍大中丞徐公知公名家子有才屈在參佐每禮公異等適滸關榷使者以事罷乃特令公攝公視關數月於定課外得浮金三千當是時江南吾東夷數被兵吳中靡然繁費公乃盡識所溢金上其數佐國家之急徐公大喜曰吾素知李參軍賢者郡太守亦雅重公每集公座罷至後堂命二小吏扶公坐上坐不得執參佐禮時公兄子橒已從大行徵入臺橒素有重名及爲臺使者威震州郡吏上謁不敢仰視已舟過吳郡吳中觀察郡太守以下郊迎未得通

樓乃遣吏迎公公至登舟樓伏地迎肅拜前爲大人酒公徐曰爲吏太剛則折魏弱翁得丙公書爲齋威嚴汝向受漢書謂何樓長跪謝曰奉大人教時岸上觀者以百數皆側聽莫不歎服徐中丞方表薦公會解官去乃得平調守楚瀏陽丞瀏故瘠壤民乏公至攝令會當收租稅吏請公故數易期吏閒白曰公攝固不久急徵當得少羨公曰吾將以竢主者且此中民重困稍緩之使氣得舒吾吳幕三年裝猶故也民感公惟恐代到未幾從參楡關軍公遂已倦行卽謝官歸瀏民追念公恩皆

輓轅涕泗至車塞不得行公家居幾二十年時公兄已封大中丞與公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古里中望見肅然上元夜公嘗與兄從一僕出游里中少年多夾道放火蓮爲戲公兄弟過其下次日其所從僕詐恐少年曰吾兩翁衣俱狐白裘值百金若曹爆火著其上可急齎值償少年大恐無計其父老有習事者曰吾聞李公長者若能入自請當得釋少年乃伺公在突入叩頭自辯數曰誤傷公裘罪甚公引少年起自攬衣曰惶恐吾兄弟實衣褐立召僕至與杖謝少年去少年出曰人言李公長者固當公爲人容儀端重進止有常度時正冠危坐廡下終日自公未仕宦時已教子姪俱學成及暮年責諸孫更篤手校歷朝史書及唐大家詩授諸孫嘗曰士人當通史學不學史如目無見其次當學詩不學詩如口無聲以故諸孫中若文純文絅俱能論古工辭賦有名

胤自爲兒時知奉公教公年已八十老白首然晨興每肅衣冠往請封中丞公兄弟相呼名月朔望公兄弟拜祠已卽並坐諸子孫屏氣列左右侍有所問乃

答不敢躡語宗族數百人有不往輒遣人召至告祠與杖出同輩以子代公坐未嘗易處子姪或不冠望見公卻走平生所用器什竟老紙末餘素必裁使方置一所或以事責某孫跪諸孫過必從跪其後乃使俱起曾孫六七人俱教使習容禮應對或馳出公見必使復前處更矩步已胤既就學責益嚴率日治書某經爲正業晨起則自坐授史家人告食乃止乙其處塾散則授某詩使夜誦以爲常胤每夕必俟公寢或以事出公輒命門者文胤尚未俟我及胤至白公

以某事暮歸公乃寢以故亂未嘗敢外宿其教若此

承德郎禮部主事宗海公傳

儀部公諱棡字仲偉崇禎丁丑中進士授粵之潮陽令以卓異入覲補畿下丞請令再徵入京師召對會遭國難歸里監國初以薦起禮部主事已而江干師潰公削跡隱草堂歲戊子八月郡中大獄起士大夫諸生被繫者百餘人公與高中丞斗樞爲舉首俱械至虎林下獄已而得出公固有別業在虎林及抵舍乃曰吾向苦死黑穽井魂氣不見日月今可死矣公初病已少蘇至是乃閉氣至篤家人問公家事垂死不一語遂卒年六十二公生而體瀜多奇表司理公孫七人忠毅公最長公最少然忠毅公獨心異公方公在兒時忠毅公已登進士爲大行然每食與公比豆不以兒畜之既就學不專事章句每覽史書至古名臣忠義事未嘗不忼慨覆卷起年十五補諸生忠毅公嘗從座上審視公語客曰吾少弟名位異日當不在吾下因使其諸子盡從公學稱門人已而公從參軍公至吳郡參軍公使公兄弟間出往從吳中諸長者遊甚驩然公爲諸生試輒不利久之

舉於鄉登進士皆上第出授粵潮陽令潮前令曰淼君爲人强敏有吏材善鉤鉅察下公至因其跡稍濟以平潮民樂之時南方未被兵諸粵地偏益無事而潮郡太守聶君仁麟其隸縣揭令張君明弼程令陳君燕翼俱有名與公同官以故三吳閩越諸名士往往造嶺外游諸公間潮門外二里許即東山其上頗有茂林修竹自唐宋諸公來宦者俱游讌於此遺跡多公乃益葺闢起亭臨水每佳日即召諸賓從泛觴賦詩極游其上稱一時盛事潮旁縣有諸生曰郭輔畿年少負異才公與揭令張君俱極稱之益教使習詩賦古文詞月給筆墨錢未幾郭生爲讐所陷坐危法獄急公與張君爲申釋萬端郭生乃得出壬午公入粵闈爲考官錄士公偶見同房方錄一卷未即上公取讀心知是郭生與共力薦于者得列第二其餘爲公所錄俱一時名士潮地素肥饒得食民不奮粟儲已被蓄聚饑無所得粟遂大譁公集縣人議而潮薦紳諸生善侵漁欲因獲其利請公嚴令使富家出粟列上中等及他貧假令俱不便民公念不可乃罷議陽曰明日民皆持錢備取粟縣人皆莫信停

應曰諸公退署念潮逼海十餘里粵會諸大賈常自海道下粟閩越徑潮獨以潮自鷁棄故過不泊公乃默禱海神以風而密使騎往偵候海上次日果有大船滯風入海口泊舶重騎問果皆粟卽越報公公自往召賈人上崖犒羊酒與語曰汝所販粟下閩越倘千里今聽汝所糶值令爲主歛錢三日可得贏獲歸如何賈人皆稽公因命賈人騎纏紅鼓吹導入縣使卒前呼曰粟至矣是日非海風助民幾亂潮頌公如神時朝廷方重念封疆乃條修城隍其器械儲粟練卒四事下郡縣使所在臺御史嚴責報殿最已粵御史疏上潮令治四事獨辦詔賜金幣三年公上計長安當是時相國周延儒再起天子絕倚重然延儒固多欺蔽負上恩有狀延儒念廷臣率多其耳目獨諸覲吏俱上考當拜御史給事中新進天子所屬意恐發其姦時京師方解嚴畿外郡縣盡破殺太守令天子輟食延儒乃乘間白上言所破郡縣俱三輔要地非得健吏往招集不可倉卒無可遣獨諸上計吏率彊力習吏事上可强使且攝後擇吏代天子以爲然公因出補永清令永清益近京師城再破盡壞空無人前令匿倚露寄公至乃朝夕勞來召諸流民稍稍聚占籍口百數時塞上月告儆備書若書角插四雞翎卽至急俄而四雞翎書至公歎曰吾家司馬守貴陽孤城三百日終出重圍今永清無城可守惟以死報國耳俄而信少緩凡在官三百日天子遂已悉延儒姦賜死盡命諸吏還京師天子親御便殿召對公應詔對曰南都爲國家根本不可無備臣爲粵令地接閩知閩越水師可用可速詔諸樓船自海道入衛南都天子聞言爲動已定授給事中矣不數日賊犯京師城陷公得脫身間關至里門不幾南都陷復一年江東不守後二年而遂及於難竟死之公向在潮潮東山有三大祠祠唐昌黎伯張許二公宋文信國公到官每問未嘗不息祠下裴徊久之復爲詩弔文信公馬家歔欷流涕既去潮數載常自言夢寐猶在三祠間後議者謂公與韓公官同地爲永清令誓死如睢陽以身殉國似文丞相其所遇前後畧同

先公初械赴西陵胤則繫蛟關馬櫪中垂七十日外信絕不聞及得釋先公已喪歸痛哉痛哉胤獨逈悟

先公被執時家人俱伏地爲公泣公不少動及引鞫人盡股弁先公顏色陽陽如平時不發一語此胤所得見其後畢命時事則所從家人述之嗟夫傳曰士大夫平居侃侃然臨大節而不可奪誠古今所難哉

內傳第五

徐太君歸事長清處士其治家有法舉宗稱之李氏世傳婦德俱奉太君遺教也得年七十四

自胤所述內傳徐太君汪太君年俱近八十何太恭人劉恭人俱近百歲閒太夫人七十史太孺人近百

歲邵太孺人近八十七世俱有母儀享高年偕老蓋內德之盛里中士族俱不能及也

汪太君本名家女歸櫟軒先生先生隱居尙高行太君志趣適同垂老相對時比諸龐門夫婦後先生五年卒壽七十五內姪孫宗伯公鏜爲述贊一篇

何太恭人大父爲部曹太恭人少工書通小學義及歸楝塘先生以婦德聞先生常傾橐中金振人急太恭人無難色太恭人有子四人常責使各守所業已而次子循義舉進士由司理徵入臺出爲二千石所在有威名

太恭人每從其所教循義用法務持平時獄有所疑太恭人爲平處其輕重必中人以方雋不疑母初太恭人四子既各有室分處太恭人召諸子畢前明教曰古人云小叔啗羹巨嫂櫟釜從來兄弟不相能多起婦人爾曹但能入室時不聽附耳諓語卽十世同居可矣後每朔望諸子姪集拜祠太恭人使童子上立呼曰莫聽婦人言著爲法

劉恭人郡中名家女配侍御公事何太恭人執婦禮甚恪稱爲巨孝恭人與侍御公齊年侍御公歷宦歸橐如

初出已卒年五十六恭人治喪已集諸子曰吾向非不能自治產積居爲而曹計顧念先大夫廉恐傷其名今先大夫不幸下世吾尙未老當爲而曹立產業基阯乃身自爲儉洴澼絖課奴輩田衣食不外仰積四十年恭人乃卒卒時分其四子田予二百畝

胤爲兒時常在史太孺人膝下聞述劉恭人軼事言恭人盛德多然教子孫甚嚴常延某先生塾中教諸孫先生以事告歸恭人爲具束修及他所送米薪使奴齎送先生家奴還恭人問曰先生家人見所送錢

物頗喜否奴曰適某大家遣人伺其門已盡償所負矣某大家者恭人某子婦翁也恭人大怒召某子至中庭跪而數之曰汝婦翁安知先生歸必汝內人言之憶汝父昔貧遣出教授歲末歸家中釜盎始盡有聲今得一頓飽飯便忘此事奈何持吾家贄物媚若婦翁耶某子跪中庭盡日不敢起適某大家童子來馳報其主人某大家大慙立折券盡以錢物還先生先生明日造館請恭人出中堂面謝厚德此事族中長者至今言之

聞太夫人其父官少參太夫人性嫻靜有禮既歸司理公得上下歡不以貴自驕司理公爲諸生最久幾二十年後舉南雍數上策長安罷歸復十餘年太夫人晝治機絞軋軋夜籌火佐司理公讀始終無慍容司理公將赴官中都歸里太夫人謂公曰家恭人春秋高不當使遠涉吾爲君留養於家且古人作吏妻子不入官舍君素厲高操吾不能爲君多飲中都水一桮故里中曰李氏世爲廉官其內人實助之

史太孺人大父官司空郎貲數十萬嫁女必擇大姓盛治裝故里中許婦曰若亦史家女耶獨太孺人生而婉靜不尙華能讀史識古今事既歸參軍公更折節爲儉約躬操作事劉恭人聞太夫人浣濯治旨醴伺候顏色甚得兩世大人驩參軍公尙義拊其伯季諸子如子太孺人益教二子使分溫讓甘善稱若翁意然太孺人固厚施每振人不贍至傾簪珥不惜後參軍公宦吳楚間數年參軍公將有歸志命太孺人治裝太孺人曰裝自如可無治也且君家世有廉吏名今幸不滿橐以羞前人是可賀耳參軍公喜即日攜家歸太孺人與參軍公相對案年俱八十餘參軍公先卒太孺人前旣教其二子俱成名後乃益教諸孫曾常繞膝上下坐侍十餘人聽太孺人說古忠孝可法事每夜數續膏止後太孺人壽九十九尙健飯弄玄孫數年一日無疾卒初太孺人旣好施其宗戚里人歲所貸金錢亦不計然未嘗責入人偶持子母償太孺人爲受而反其息或請曰夫人所昵人金錢未嘗責入奚不直曰與之且旣不責入矣然間償復受謂何太孺人曰非若知也彼人非有德於我卒以緩急相告吾直言予之則彼受爲無名必終身不安

奈何以金錢使人不安故聽曰貸之且人非盡欲負我第力不辦耳今時具償是未忘報也反之則彼信終虧奈何以金錢使人無信故亦受之但不與較子母耳傳曰損有餘補不足是其道也於是畢服

邵太孺人大父官司冠郎太孺人生而知書解大義年十四喪母所遺兄弟四人齒俱上下太孺人爲一兄二弟身補紉澣濯饘糜得如母在時已娶後母太孺人事之至孝及太孺人歸吾家邵氏有大事必遣人諮太孺人然後行蓋太孺人所以處家若此太孺人既入門事

舅參軍公姑史太孺人如事父母參軍公歷官吳楚歸橐無一錢先公少爲名諸生苦貧出授經他所太孺人治家內外事畢辦參軍公卒時長子棡方爲蜀之營山令次子即先公以孝廉計偕長安參軍公嘗用錢四千置素棺一具遺命用之太孺人哭謂親族曰大人不幸棄世兩男俱在外吾以一婦人任其事義不敢從儉且兩男俱已通顯使其後事有毫髮踰於先人即貽憾地下矣因盡出嫁時裝與諸稱貸以錢十萬別買棺及他斂送盡從厚先公既中甲科太孺人所役奴婢不增置一人已從先公官嶺外凡官舍需買什具與市值不二先公以卓異召遭國難歸里移家草堂會郡中大獄起先公械至虎林胤亦被繫蛟關廬舍俱籍有司太孺人出棲旁小舍皇急中召胤所知交游稱有氣力者畢至與流涕曰吾兒少得從諸公游今其父子被難命懸旦暮非諸公力救之不可即共參語定諾復擇所置善田地身詣富人門賣之受其值因使人微持金錢從諸公後一給虎林一給蛟關先公竟畢命客舍倉卒得治含斂胤亦藉生還俱太孺人力也家難稍定太孺人更極

經營購所賣產十之六時史太夫人已百歲乃卒太孺人治喪比於參軍公時更爲先公治墓起祠堂手植松柏蓊然及胤年四十得長子暾太孺人大喜日置膝前謂胤曰吾爲若家婦六十年今喜得弄孫然吾亦力竭矣蓋太孺人所以事舅姑及先公若此胤爲兒時太孺人愛撫甚篤然日教胤讀書爲擇賢師友責之甚嚴在嶺南官舍太孺人未嘗使胤鮮衣每食一器常謂胤曰此中人衣綺縠海錯比吾鄉吾非不能使爾曹稍豐衣食但人生口體一奢不可復儉吾所望汝曹在得溫飽

耶至先公卒後幾二十年太孺人尙任家事親屬俱曰太孺人年行八十春秋高毋更勞苦太孺人曰吾非不欲自休但吾兒頗知學問若使量米數錢便無好面目吾幸精力未衰且使兒輩得壹志及太孺人病中使以文籍與胤胤哭而受之太孺人長女曰文玉適丘氏二十而寡苦節甚厲次女庶出適王氏年十八孀居亦能守志太孺人每言吾家一男二女俱識人間名節事吾亦何恨蓋太孺人所以教後人若此

自都中諸大家士族所推婦宗必稱太孺人凡太孺

人治家儉而中禮俱足法然此猶在常時至先公蒙難父子被繫覆巢難全太孺人以一身營救使事畫解重立門戶胤今得全軀樹類奉先公墳墓百世子孫所不敢忘也嗚呼豈不誠古人所難哉

後序第六

先公爲孝廉時以先侍御公贈太保公行狀聞於有司遂得祠於鄉先公抱二公木主入學宮奉祠諸生畢集行禮里中縱觀贈侍御棟塘先生以處士行至高同時大臣鉅卿賢君子俱爲古文詞樂章稱之先公爲盡輯諸家序傳記賦及誄銘等體最可錄者二十篇詩益多可錄者二百二十餘篇刻前後集行世侍御公文章爲世所重時謂公辭賦比楊侍郎奏議比賈太傅其所擅名諸作門人田汝成輩爲箋註傳世它多軼不傳先公爲具採集得遺文四十篇鐫行贈太保公博學盡讀六經百氏書俱自點定生平所手卷籍煥若初發其點定處運毫末如懸針行次如編珠纍纍然先公盡求諸遺書復編裒以授胤讀之參軍公卒先公自述行狀上諸名公爲傳誌及先公匿跡草堂時與胤論述茂六君以

下世德及棟塘先生至參軍公四世中嘉言行益詳嘗欲爲家傳會殉難不果痛哉痛哉遡者胤起先公墳成立祠堂時宿堂下惕然伏念恐墮先人所言嘗讀禮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胤之先祖其德善聲名列於天下已久豈有所誣第念胤少受大父父所訓雖兢兢不敢有忘然參軍公歿時胤年只十二未能具聞其詳至先公將爲家傳其所欲論撰軼事必多今日遭離以來家乘散失五服之內久無父行能識高曾舊德惟胤尙守其所聞若

更闕焉不載後卽有賢者將何所述然則稱揚先祖之美以垂示奕世是俱胤今日之責也因自撰次起忠襄公迄先儀部止作表譜內外傳諸篇時在丁酉十二月望日及辛亥七月朔日作邵太孺人傳更爲整齊時胤年五十長子暾年十一因重錄一編使暾朝夕誦之并志其歲月凡我世世後人能仰企祖德重揚先名此誠賢子孫之事也中唯儀部公傳尙未爲定本以俟異日

嗣孫文胤敬書於大倫堂下

杲堂文鈔行於世者凡六卷爲黃梨洲所選定謂之外集內集二十卷未嘗出以示人其孫次行世法選錄八卷將付刻而遽死（見鮚埼亭集李次行墓版文）卽全謝山序所稱杲堂詩文續鈔者也辛亥八月在黃斗瞻後人處售得寫本杲堂內集文稿一冊合西漢節義傳論李氏家傳得文百三十首藏之篋中已歷四載頃張丈蹇叟謀刻杲堂詩文集命羣任編校之役並以杲堂族孫彭年君所藏衣德樓本文鈔四冊見示較黃本增二十四首而李氏家傳則未之及乃補黃本未備者刪已見外集者尙二

本未收者駢儷入之別錄家傳殿於附錄復以梨洲謝山所撰墓誌傳序寫冠卷首西漢節義傳論已爲郭晚香刊入金峩山館叢書不復箸錄衣德樓本爲彭年君祖勤甫先生厚建手輯編次秩序一遵外集今仍其舊校錄既畢輒以數語跋之甲寅長至節馮貞羣書於伏跗室

杲堂文鈔行於世者凡六卷爲黃梨洲所選定謂之外集內集二十卷未嘗出以示人其孫次行世法選錄八卷將付刻而遽死（見鮚埼亭集李次行墓版文）即全謝山序所稱杲堂詩文續鈔者也辛亥八月在黃東井後人處售得寫本杲堂內集文稿一冊合西漢節義傳論李氏家傳得文百三十首藏之篋中已歷四載頃張丈蹇叟謀刻杲堂詩文集命羣任編校之役並以杲堂族孫彭年君所藏衣德樓本文鈔四冊見示較黃本增二十四首而李氏家傳則未之及乃補黃本未備者删已見外集者求二本未收者斠儷入之別錄家傳殿於附錄復以梨洲謝山所撰墓誌傳序冠卷首西漢節義傳論已爲郭晚香刊入金峩山館叢書不復著錄衣德樓本爲彭年君祖勤甫先生厚建手輯編次秩序一遵外集今仍其舊校錄既畢輒以數語跋之甲寅長至節馮貞羣書於伏跗室

費氏遺書三種

弘道書

荒書

燕峰詩鈔

大關唐氏宷定亐庚申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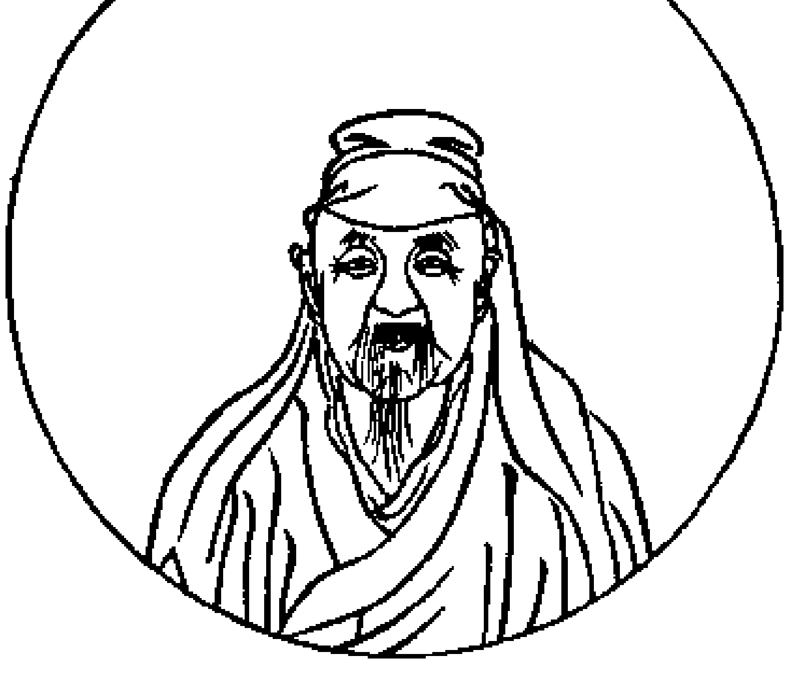
成都龔沅

趙熙題

敘

大關唐氏怡蘭堂多傳書予嘗發而精刊之其關於蜀故者則費君此度之作好事者求之二百年不得也費君以詩為王貽上推高之今燕峯詩甚壯世傳三費詩則其父經虞先生為詩風人之旨子滋衡閎沈鬱士所傳疑又獲於燕峯也荒書紀一時寇亂讀史者資焉其於論學術服然若不獲已者則宏道書為尤夥其書𢮦世難並明代瑣搜之習舉漢以來所治學訖宋諸儒波達者衷之聖論驗得失之必然未有顧閻以前蓋千百中不一二見也士不達通人姝姝守一鄉先生以曲學相擅匪己歆心一闔之市奉身以先下陳陽而不如其恥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又嚮者鄉曲之所羞也費君稟家訓然及孫夏峰之門故非以陋自囿晚而播聞江左不靡其風尤古偉克自樹立者唐子廣而傳之覘其遺納匡以厲流風也榮縣趙熙

中文先生遺象



江都費氏家乘刻本甲子孟夏杭沈中彝重摹於成都拜顗領

題辭

序言

漁洋作成都跋道士詩天下皆以先生爲詩人耳豈知先生以孝子豪傑入道而爲聖賢高弟耶讀新繁志及費氏家傳不勝景企而歎漁洋以區區之秀句掩人之至行也不亦淺乎

上書無益起義兵壯士自結飛來營高定關中十萬戶賊不敢侵人長生司命三軍費孝子翦髮辭官父歸里攜兒避亂陷西蠻黃金盡贖全家死楊展鎮蜀眞英雄孝子入幕參元戎青神江底沈賊鏹沈鏹者誰張獻忠得賊資糧卻拒賊雅州屯田孝子力幕僚猶辟杜樊川叛將陰戕張翼德六郞奮起報仇軍孝子獨赦花溪

民擾轉兵戈逐亡命故鄉焚掠無荆榛折節治經三十八換盡滄桑逃刼殺支笻五嶽不談兵倚馬千言看給札著書等身百念卷詔舉鴻儒力辭免幾度題詩壓謝陶平生賣藥師盧扁心喜揚州好墓田老來棲息大江邊姓名已入遺民錄著作分藏石室編深衣幅巾寫遺像獨立蒼茫空倚傍那須靜坐習枯禪可惜儒冠老名將昇平埋骨野田村七十老翁流寓身誰爲亂世文中子翁是成都破道人

癸巳臘朔謹題

此度先生遺照　　鉛山後學蔣士銓敬書

中文先生私諡議（費氏家乘）

康熙四十年辛巳成都費燕峯先生卒於江都之野田村門人會哭於奠次既斂哭乃議曰生名冠字死諡禮也仕者公諡隱者私諡昔柳下黔婁諡皆議於門人其來尙矣吾先生少丁蜀亂首聚義徒保障鄉邑參贊大帥克定高勳微言解紛遂全百室尋親絕域陷身蠻峒九死一生及避亂漢中辭辟雄藩千金不顧終成父志暨遷江鄉中年負笈百泉纘承墜緒著書累尺定議千秋羽翼聖經光復舊注倡明實學蔚爲儒宗論其爲人溫恭肅穆粹質坦中未嘗厲色加人而人自畏之自然之威也未嘗比同於人而人自親之自然之和也蓋數百年來未見先生之匹焉道不偏倚曰中勤學好問曰文先生著中傳正紀數百卷尊先聖之舊章啟後賢之端緒非宋儒直接孟氏之阿說正漢唐未嘗聞道之詹言不爲矯異不爲苟同廣而不濫博而有要剗絕浮辭引歸大義論人從恕遇事持平可不謂之中乎先生古文詞賦海內宗稱磅礴高明之氣溫柔敦厚之致遺世獨立優入淵微別開堂奧津梁後禩可不謂之文乎於是門人咸稱善遂定議焉休寧蔡廷治謹議

弘道書

杭沈中畢題

大關唐氏鐫于成都

弘道書序

聖人之道著在六經七十子傳之漢唐先儒繼之以實學裁成英俊各適於用長久治安也天縱聖哲千齡百紀不易觀古今人才計之大都非狂則狷者多不以中道損益任其所偏則流放無底而材不達矣故一歸於學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也所處不過飲食男女之間所言不過兵農禮樂之事非有高遠絕倫杳渺難知之微妙也使狂者有卓識宏量之美而無誇肆虛誕之失狷者有篤守善道之益而無膠滯僻陋之弊仕則能爲黔首足衣食明禮義捍兵革澤潤當時功貽後世堯舜以來用人治天下不外於此豈必若後儒高談無極靜坐窮理然後謂之道哉夫切於國計民生一日不可少者皆以爲餘事即果至靜復性豁然貫通二氏之徒所能耳何益於世道何補於朝廷此吾師費夫子父子相承著書救弊之大旨也蓋自道德性命之理出而人才失濂洛關閩之說行而經術變學者皆棄實就虛擿埴索塗久矣貴幼專制義稍長習詞賦所挾持以爲立身行道之具者宋傳而已其於聖門古經漢儒中正之學蒙然莫識也乙丑秋遇吾師於資店野寺此後時聞緒論有顯者飽章金章悉擲之吾師退曰子之行高矣未免過峻非聖人和平之道也章惕然於中痛自貶抑遂屏講下十年以來少聞古人淵源之學於經濟實有裨益非性命空言美觀飾聽已也吾師早罹離亂避跡江左四十年鍵戶村落不修名譽今七十一矣耆齒徇德正宜講業齊魯之都發揮六經本旨乃二年前入蜀爲嵐氣所侵遂得末疾步履艱難采輯儒林並論道諸書

以貧不能籍有宗本章力任之而量移入滇尙未能也方今聖主在上崇儒重道而公卿侍從彬彬儒雅風動四方章躬逢其盛豈不大幸歟

康熙乙亥長至大陵門人張含章敬序

題辭

弘道書尊聖門舊章之論也舊章古經存之所謂道皆先王政教章程立國宜家之典所謂學悉教孝弟而說詩書雖上下不齊易知易能若行之則爲事業言之則爲羽翼經傳竝非談性鑿理成幽杳不可致詰諸儒力辨已久散見先輩集中師翁費孝貞先生始會粹而昌言之期轉後世談經相率而入於浮虛還聖門六藝以濟實用而已吾師世其家學直從古經舊注發明吾道定旨謂三代而後漢唐以下賢主得良臣輔之皆綱維倫紀功在天下序古今有道之君爲統典序古今文武忠義爲弼輔錄序錄七十子傳人爲道脈譜而後漢唐諸儒不致荒棄容城孫徵君稱爲漢儒知己三者備而後聖門之學始全古經之旨始備合爲中傳正紀上宣王政下厚風俗深潛撰著未嘗輕出示人年老門人乃得錄副本天下之大百世之遠好學深思之君子甚眾必有起而公論者矣

康熙辛未春日門人新安蔡廷治謹書

弘道書目錄

卷上
統典論
天子統道表一
大統相繼表一
弼輔錄論
文武臣表一
道脈譜論
七十子傳人表一
古經旨論
祖述憲章表一
原教
古教定制表一
聖人取人定法論
中行狂狷表一　无圖
卷中
祀先聖禮樂舊制議
先師位次舊制議
先賢封爵舊制議
七十子爲後一例議
從祀舊制議
先王傳道述

先王傳道表一
聖門傳道述
聖門傳道表一
吾道述
本旨變說表一
卷下
聖門定旨兩變序記
附
李元綱聖賢事業圖
陶九成三教一源圖
黃卷道統正系圖
王道久而漸變遂分表一

大關唐氏怡蘭
堂校栞于成都

弘道書上

學人　成都費　密謹述

統典論

尙書聖緒肇錄二典十翼本始羲農紹休太古邃邈厤數緝絡元睿土德天命垂御啟禮膽器覆澤蒸黎開弘漬漸累代褒宣堯舜陟位哲文恭濬光格裔海三王咸享國久遠治化敦淳承遺謨訓周監二代王道克茂風教隆溢孔子述憲典文以待後世帝王有所據依因時爲政濟世安民者也費經虞曰後世言道統徐學謨云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乃爲實論矣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世日以變道日以消漢儒始得奉聖人所言先王成法尊護守衛相

授有緒布爲政也安平易行著爲言也篤實可用通出處爲一亦何嘗有道統之說哉魏晉而後淸談言道去實而就虛隋平而唐高歲遷月改流傳至南宋遂私立道統自道統之說行於是羲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焉不屬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實事世不以帝王繫道統者五六百年矣經文煌煌大訓乃爲蕪亂寧可不正哉古之二帝三王皆在位倫無弗敍也政無弗平也方隅無弗安而教化無弗行也其民淳質以下從上無所異趨君師本於一人故爲統司馬遷曰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統止天子名之諸侯不敢與也況士乎後世聖人如孔子不得在位列國殊政多未合於道各趨嗜好習久相化而道亡天下日就沈溺孔子述往古以爲久遠安寧之本後世聽其損益道始有緒孔子在下君師分爲二人君師分則雜焉亂於道者其說多矣孔子道具而統失道在先王之事其得存也繫於孔子之言非事不足以定民志而養天下非言不足以記典章而教天下豈先王規程越品物之外孔子又欲託空言以爲道也懼先王所以仁天下者散亡不可收采一時失之千萬世失之聖王不興天下孰能宗子其言侚彰彰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衆人如是也賢哲亦未嘗不如是也先王憂之謂欲不可縱亦不可禁者也不可禁而强禁之則人不從遂不禁任其縱則風俗日潰於是因人所欲而以不禁禁之制爲禮樂定爲章程其不率者侯之以刑使各平心安身而化孔子欲先王之政教行之於萬世而無斁也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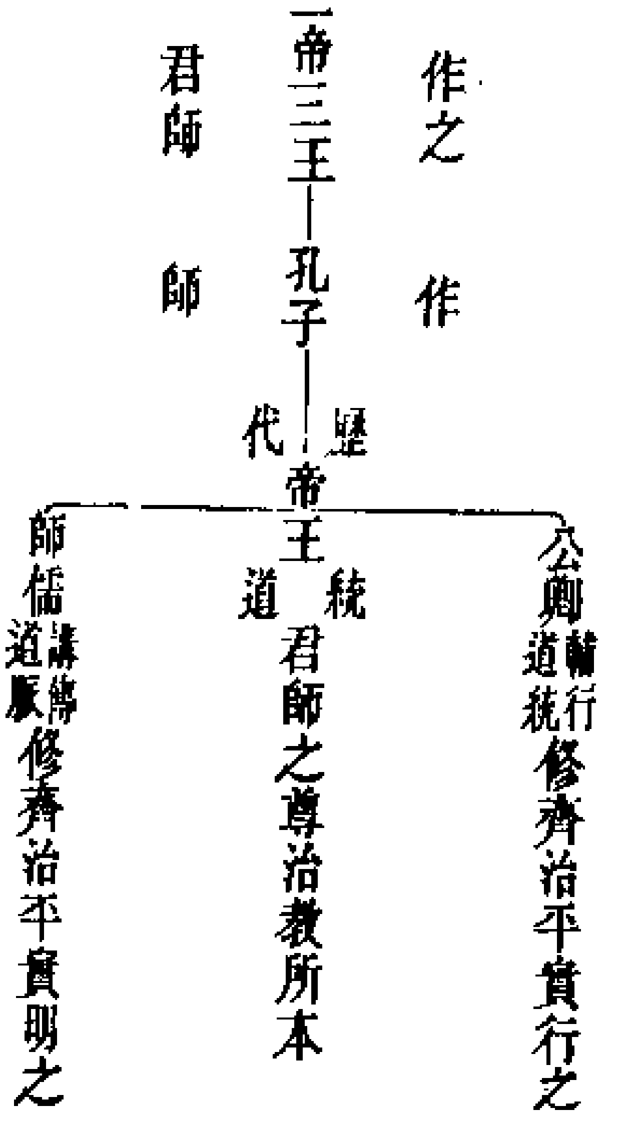
以爲六經傳之而緜緜永存爲道脈矣故上之道在先王立典政以爲治其統則朝廷歷代帝王因之公卿將相輔焉下之道在聖門相授受而爲脈其傳則膠序後世師儒弟子守之前言往行存焉苟無帝王受天明命宰育萬彙有磨礪一世之大權優善懲惡公卿行之以動蕩九服取儒生空辭虛說欲以行教化而淳風俗必不能矣王天下者之於道本也公卿行焉師儒言焉支也道者何射之鵠也大匠之規矩也入焉而各自有得者也遠射焉而中近射焉而中左射焉而中右射焉而中取其中不計其他也規之獲圓矩之獲方求其方圓不索於規矩之外也道若此止耳孔子教一人者所以教天下教弟子者所以教士大夫習之者易通教無煩賾也傳之者易曉學無艱深也其君子學古入官體國行政

以誨其族及於里黨其小人受以謹身因以善俗此先王所以爲道孔子之旨則然也以孔子之道自治則德修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國家則政備宗孔子則二帝三王之道可明矣故一於帝王道則爲統傳於孔子道則爲脈後儒飾虛矜肆以杳冥不可致詰爲道枝辭爭辨爲學襲六經以就其私議於是性命之說出焉傳心之論起焉誕浮相尚聖王修身安人開國承家之實咸爲後儒所壞亂統也者道行於當時薄海內外莫不化治也脈也者道傳於萬世王侯下逮庶人莫不取則也合歷代帝王公卿稱曰道統庶可也無帝王則不可謂之統矣上古其氣渾噩天道也包羲畫卦爲罟神農作耒耜立市地道興矣舟楫弧矢杵臼衣裳始於黃帝人道漸大堯舜命官分州夏后成湯禮樂殊別周兼而文之人道全矣東遷以後日就陵替孔子當其時欲以道與治天命不與先王所遺傳焉雖世異政殊後世修述尙與道不遠孔子雖位不同於二帝三王而聖則一七十子於孔子猶諸侯之於天子也松柏始生核焉耳糵之分許長之寸許蟠於地而根之及其麗風日久遠也鉅本而蒼皮歧爲大柯枝葉蕃焉上古核也羲農以來根也黃帝堯舜夏殷周秦兩漢而下歷代之君本也如漢之高光唐之太宗肅代皆與湯武中宣同功而文景明章與元魏孝文宋仁宗明宣孝皆與太甲成康同德堯舜之德雖盛不能安後世之民生湯武之功雖高不能救後世之殘暴故曰遜與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累代帝王厤數歸而革命奠百年之倫紀賢君繼位德厚慶長民賴其福卽中材以下之主咸能安輯一世於當時何得

遂置之耶孔子修帝王之道爲萬世法本而大柯也分以爲枝七十子承焉傳焉後世之儒條葉豐茂而已非根不深非本不成非柯非枝不盛受雨露而滋養者條葉也夫德有大有小天命殊之人力異之可內省以曉也天命殊之何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人力異之何也孟軻曰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東方朔云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萬物生）不能至聖人顏淵閔子已然矣蓋千里奉一君則爲王百里一君則爲侯君七十五十三十里伯子男而已所得大所養多所立者尊自然之勢也天地之氣鍾爲數人或數十人則其德隆其道達散而爲百千人末也已以百千人而欲至於德隆道達之古人非愚則偶强焉先王文謨武畧聖人道全德備非後世之儒所敢輕擬守先王之法不知變通損益必塞而難施非法不可久也行法者未得先王之意云耳求聖人道德百之一以自淑學之修身可也取經傳之言而顚倒之穿鑿之强謂聖人如此吾學聖人遂得之如此自以爲古人與一世皆所未知而獨吾一二人靜坐而得之以吾之學卽至聖人是孔子所不居七十子所未信孟軻荀卿諸儒所不敢後世儼然有之何其厚誣之甚與昔羣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事孔子者事之曾子不可子夏設教西河曾子責其擬於夫子有若子夏親傳道業在七十子中彬彬焉曾子且以爲不可擬於聖人後世之儒無所忌憚其見惡於曾子也深矣而況於帝王之統乎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爲要以言爲輔不可（宋則議論爲主實事爲末）蓋人主鎭撫四海提挈綱維士大夫協恭共濟政和化洽澤之流者

當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後世著爲令皆益治保民之大當遵經據史序上古及歷代爲統典昔先聖言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皆有損益百世可知且齊桓管仲尙稱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而許以仁漢唐以來治亂不一睿帝哲王救民除暴因時爲政布惠敷恩宣褒古經興立學校使先王之典制不致盡沒黎庶之塗炭不致久困一時賴之數百年享之追繼三代無疑也歷世久遠諸儒皆無異辭何爲至南宋遂敢杜撰私議而悉詆毀黜削之謂秦漢而下詔令濟得甚事皆勢力把持牽滯過日司馬遷曰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晉袁宏云漢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謂亞於堯舜禹湯文武可也乃遂不許列道統中承三代之後則秦誓文典謨訓誥內將爲大非矣不思孰甚惡可以繼聖門之旨而開後世之業況獨尊其黨之匠夫於年湮代隔已久妄以續二帝三王假聖賢之言僭名道統者也其語播流天下數百年儒談道不本於廟堂何以謂之儒說不序歷代何以知損益若不重述舊章道統還之帝王而舉諸儒公論後世不得立於聖門歷代不得顯加排擯則亦無當也已後儒以其辭說强辭竄入聖人之經擬聖人之德上附鄒魯此亦尉佗之黃屋左纛也君子或將許之與如是而後固說始可息偏行始可擬公論乃伸吾道乃正斯誠儒者不易之定論也先於統典論首錄之以爲言道之□

天子統道表



帝王爲道之本行之以公卿講之以師儒此支也古經舊旨先子遵奉畫爲此圖密受傳之

李贄曰儒之道帝王之道非韋布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行道者也孔子明道者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以爲明之不如行之也世以宋儒接道統而以孔子之道至二程而傳周程張邵之學至朱晦庵而集大成吾皆未敢信（實蜀遂寧進士長洲令）

大統相繼表

上古—包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唐—虞

夏—商—周—秦—漢—後漢

以下遵二十一史相承厤數次序詳統典中

費密曰先子言帝王厤數皆天所命而兼人謀非盡人力可致也宜遵先聖孔子以秦誓編典謨訓誥之旨取兩漢而下異姓受命之君接三代之後方合聖門舊法

弼輔錄論

帝王然後可言道統先子既已著論矣復命密焉帝王所以創基保土非一人之得已也皆有良臣爲之股肱焉心膂焉爪牙焉乃能永定弘業傳世保位夫君猶五嶽四瀆名山大川也佐輔之臣則山之鉅木茂草鳥獸所棲息川之濤波潔泂魚龍所鼓鬣也苟山童而川涸惡足以滂潤雨澤流衍田疇藩百穀以育士女乎惟大則天莫過於堯堯則四岳羣牧爲之輔大知恭己莫過於舜舜則佐以二十二人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畢散三代之隆咸是道也傳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未有帷幄無謀臣將帥乏忠勇郡邑少循良不得羣策羣力而堪弘圖永世使天下蒙其休萬姓樂其生者也三代尚矣炎漢之興則蕭何張良曹參韓信陳平婁敬滕公叔孫通酈食其隨陸絳灌及孝文入纘朱昌周勃馮唐張釋之孝武雄才鉅畧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學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厤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孝宣承統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世祖光復舊物得鄧禹馮異耿弇來歙祭遵宗均二十餘人昭烈以一旅爲禘有諸葛亮龐統法正費禕關羽張飛

趙雲黃忠其後諸人亡逝亮遂不能出討晉則何曾羊祜杜預衞瓘王濬山濤劉毅魏舒馬隆索靖劉琨祖逖其渡江也賴王導溫嶠周顗顧榮賀循周顗陶侃卞壼乃立東晉隋之楊素牛弘宇文慶史萬歲唐太宗之魏徵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李靖李勣王珪薛收高季輔劉文靜張玄素尉遲恭長孫無忌馬周玄宗之姚崇宋璟張九齡其後三失京師賴郭子儀李光弼張巡李晟渾瑊馬燧而後定宋太祖太宗之趙普范質石守信曹翰潘美曹彬王溥王全斌卽高宗南渡非呂好問韓世忠劉錡李綱宗澤岳飛趙鼎張浚朱勝非呂頤浩虞允文劉光世何以立帝百五十年元太祖世祖統一中國其才亦多產於沙漠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布魯海牙安童廉希憲伯顏不忽朮阿魯渾薩里阿沙不花拜住耶律楚材許衡姚樞劉秉忠卽稱號立國傳世一方亦未有孤立而得之者魏之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司馬懿辛毗典韋陳泰張遼許褚吳之張昭顧雍周瑜魯肅陸遜陸抗諸葛瑾宋齊梁陳亦不乏人元魏北齊北周五代十國南渡遼金史官所記不易盡書也開業之君發於草澤名卑勢微艱危百狀久而後集非文臣爲之謀無以擴將帥而料敵國非武臣爲之戰無以平紛擾而定四方守成之主承祖宗丕緒統一寰區撫育六合日有萬幾厲精勤惕布恩膏雍閭閻必文臣理於內固邊陲奮威耗必武臣振於外國家倚之挈黎庶之文武臣工天子之左右手也自古鮮四海雍治百年無一驚擾之時蟲蝗水溢悍卒叛臣往往而有洚水九載於堯大旱六祀於湯矣甘戰崇伐見於夏啟周文之世所賴世主仁聖憂矜民瘼公卿將相效其謀文武羣工盡其力捕蝗疏川陸輸舟移將帥徵兵懷柔討叛救愚夫愚婦於湯火死亡之中不然則戶口彫散郡邑殘失枕尸溝渠荒亂無已而生民少遺類矣況乎神主危邦保艾宗廟內外諸司精白輸悃至於天降凶災膏血及野隕殉社稷此皆忠貞格於鬼神帝王所首褒聖門所甚重而道之至著者也如此其仁知義烈也而不謂之道盡絕於道統之外則後儒所謂道不知其何道也君臣父子之倫祭祀婚喪之禮男女衣食之事自上逮於卑野無有殊也所不一者上下之分儀禮之別耳徵之上古考於歷代未有舍此而可求至治者推而下之恐千萬世亦不能離也二帝三王皆以事業爲道德典謨訓誥記錄彰明戰國分爭始以攘奪爲事業謂之變可也非事業外又有所謂道德以言無言天言心性言靜言理爲道德以事業爲伯術則後儒竄雜譏誕而非聖門之舊古制所載不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皐夔稷契未聞其談無爭性也尙書周禮無所謂會活潑潑地也販築魚鹽耕莘釣渭甘盤箕子何嘗從事沖漠無朕靜觀天理也孝經論語烏有主靜無欲也顏閔冉仲不言卽物窮理本心良知也子使漆雕開仕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顏淵問政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雍也可使南面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聖人教三三子如此故何塘云學以政爲大餘小節也蓋朝廷舉賢取其馭民治政之實才以勤勞三事而非欲其虛渺無稽之浮談以妄自尊大焉豈竊二氏之旨改亂古經以就其曲說者反可加諸聰明

元后器識良能之上哉甚矣道統私創違悖聖門與經不合也若聖人考次古籍國史筆削紀其實而是非自見非褒貶與奪任意而固也奸人亂國叛臣侮君在所必誅其餘安可任一己刻隘之私直斷已往難知之案夫運代不同猶四序之遞令而性情互異若水火之相隔也葛宜於夏冰雪滿庭而亦葛之裘宜於冬暑風炎熱而亦裘之市井之人罔不嗤矣古之達者就其所遭而致力焉夫才德高盛而拔衆古難其人有數百年而後得之一人焉有百年而後得之一人焉有數十年而後得之一人焉有衆人之俊傑焉天道佑之鬼神助之遇時獲主立勳於時此國家之福祚而生民之大慶也故曰才難至於德盛者才常短才多者德常歉方正焉憤其忠義見事敢言然易激烈以生端和平焉思不出位近於明哲保身而於事又少擔荷此亦自古至今必不可得乎之數也況生知少成千百未一二也閱歷深而明出錯誤悔而識長十有四五然才必出於德而後爲良才德必出於才而後爲盛德其次則德與才平而分多少焉才而不德恐爲亂階德而不才僅其失策服官政則才成其功處鄉黨則德著其善然朝廷所拔必先才賞罰所加必先功舍是何以綜理庶務表正百僚哉故歷代人才不一或識高而學淺或學贍而識卑或文多而浮或武壯而暴或剛德而敗事或激昂以邀名或謀深而謗騰或名重而毀至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後能立勳鐘鼎或其初託足匪類也繼乃望重朝端或辱身以就奸賊而曲忍全君或畏勢覺其難移而退避免禍或公忠體國事欲覈實而諸臣怨之或招呼同類朋黨害政而

天下稱之或爲衆所攻而未盡非或爲衆所宗而非無過或規模弘遠而人議其侈或守身清介而人議其固或剛正之質以溫厚爲怯懦或柔婉之哲以勁直爲乖張天下原非可一定不移爲衡宜百務精當國史所書代不數見此伊尹不求備於一人孔子論朱干玉戚豚肩不掩皆賢大夫也焉有一生事事無疵言言中節乎故過雖聖人不能謂無也在知悔在能改季文子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用爲上大夫先代賢俊自庶僚以至於公卿歲月久遠而後至至者百無二三焉公卿矣而能表顯當世又百無二三焉補朝廷之缺救邪臣邊庭之難而成君德之仁皆幾經辛勤幾經磨鍊幾經曲折仆而復起退而復進敗而復成深思詳計而後身名昭著功業燦然也蘇湖云能以一藝成名於後世皆振古之奇人而況將相勳庸耶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狹未嘗鍊達輒憑枯竹衡量古人洗沙而數拔毛而度未悉之事閉戶以談往代之非意見爲刺削平生之勳德搜隙罅以爲罪晉劉毅稱自伊尼以上至於包羲莫不有失何獨責於中人哉誠爲至言夫固薄之論滿世忠恕之道全乖使議畧高賢遺寃簡册飲恨九原此百世無已之大痛也殊未曉高明之賦人人丨所不能免道路之口悠悠有何足據況訛傳誤聽當代流言已有隱微難白之寃至據事修詞歷世既遠又多愛憎不平之筆然一絲之纇豈損連城數尺之殘不棄杞梓總之牛鉅免微羊白豕黑皆可以祭錦麗緇素絲重布粗皆可以服不因時量事細求其人必如吾意而後可以免議則亦悖矣則亦謬矣豈宋儒之言行盡無缺失何爲專訴一世與上誣

漢唐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邵雍曰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無異也故人臣不幸世治而遭値奸凶世亂而陷沒盜賊隱忍污辱苟全性命保妻子以守宗祀未爲盡失惟相與煽亂爲可誅耳故生命人所甚惜也妻子人所深愛也產業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極慕也飢寒困辱人所難忍也憂患陷阨人所思避也義理人所共尊也然惡得專取義理一切盡舍而不合量之與論事必本於人情議人必兼之時勢功過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不盡律人以聖賢不專責人以必死不以難行之事徒侈爲美談不以必用之規定指爲不肯後事之忠咸足以立身異時之善皆可以補過從古從今救時爲急或可或否中正爲宜儒堅

信宋儒刻臨聽說恐伊呂微箕生於漢唐亦多遭議矣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所當盡絕語錄踏深之浮辭仍守經傳忠恕之定旨治國平天下實行於士大夫故周禮掌職六官亥於公侯而聖門分科政事先於文學安得自以爲道而盡絕古今之賢序上古與歷代之名臣內外大小有政可紀有善可書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爲亥廁於統典之後爲弼輔錄以復聖門之舊

元儒許衡曰以衆人望人則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劉因讀史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二先儒之言乃千古痛心刻骨之論實從古經中得來眞聖門忠恕舊旨蓋見宋翻側漢唐太過自帝王與公卿儒賢莫不擬脂洗髓遺其毀刺故出此論以救之乃匡謬正俗之急務也善乎顧天埈之言曰宋諸君子乃始喜論古人堅執名理飾以辭辯是非褒貶不異龝之東坊之限後遂凜焉避之而不敢易設有虛心默默紬繹全史以世觀人以微觀顯以生平觀一節回視所遵成說其果合否惜乎古人之深大都沒於論者之淺矣

文武臣表

臣道　君道　臣道

文臣弼輔於內　帝王統御　武臣弼輔於外

宣流恩澤　振揚威紀

天下之治羣黎樂業萬物遂其生皆法制禮義所維特君相之功也故帝王乘天運而理物子子孫孫勵精勤政保育萬方此君之道也非良臣弼輔不可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百僚庶績郡邑循良博士傳經史記言行此文臣之道也翊衛京師鎮壓邊陲修繕關堡肅勒軍伍討擒叛逆襄助漕運此武臣之道也君統於上文武臣僚奉命守職自上古至今無有踰此而可致治者後儒以靜坐談性辨理爲道一切舊有之實皆下之而聖門大旨盡失矣密少逢亂離屢受饑饉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參差則弱之肉強之食此時心在睦子即物窮理致良知有何補於救世豈古經之定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將相何以稱儒說先子平日論次審老年益確信不疑也

道脈譜論

二帝三王前規盛制先聖孔子撰錄簡策定之爲經所以宣演微猷翼贊崇化傳七十子七十子又傳之如父於子子於孫使學者謹守不敢亂紊悠久至今成爲道脈故道脈斷自先聖孔子始後世去聖人日遠欲聞聖人之道必以經文爲準不合於經虛僻嘵譁自鳴有得其謹信之經傳則道傳也秦人焚書經文盡失儒者壁藏之塚藏之子若孫口授之二三門人討論纂述之保秘深厚幸獲不墜經巳絕復存者先秦諸儒之力也漢興下詔追尋大師書稿收理舊業迪訓後起正定訛殘互述傳義其立學官七十子遺學未泯經久亡而復彰者漢儒之力也自漢而後中羅兵事書傳佚落六朝以來諸儒於經注解音釋或得其道以補亡脫至唐始會爲十二經（孟子古不列經宋宣和後始入）上自朝廷下逮草野皆有其書經如綵復盛者魏晉隋唐諸儒力也采取整葺巳成師資傳衣千餘年傳爲不刊之經改變古文蠭起而立臆說而遂行矣經旨廣大稍平近實者亦不必盡刊削焉從漢而來歲月深長姓氏更改典章不同諸儒奉經也我以爲宜人以爲不宜行之則成過我以爲不宜人以爲宜不行亦成過矣況感恩不忘世多有之釋憾終身古來無幾或無心之語而犯忌諱或偶事之失而成不解一怨橫胸讒詐遂作薏苡珠璣百升之歌詠榆之謗足以污盛德而亂聽聞是非賢不肖之論未易悉數也故尙論者生不同時事不共歷固宜考詳始終推量隱曲安可悉銖兩於聖賢而立論哉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特此也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合而易乖者情也難決而易動者疑也難無而易有者爭也難平而易訟者氣也難免而易來者忌也難伏而易起者謗也難完而易瑕者名也難久而易變者事也難善而易壞者政也難除而易生者弊也難堅而易怠者學也難終而易移者守也難立而易毀者家也難聚而易散者財也難享而易奪者福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難悔而易遂者過誤也難成而易欺者勳業也世若此其紛紛難處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議者在其後矣有不自恐自懼而深究責大生媿悔求以寡過尙何敢任意苟搜輕刺往哲哉儻必少無一瑕老能止足出處咸宜仁義禮樂之旨倫常政治之端未嘗大殊輔翼聖門勞齊而功竝也唐以前雖有異說所守舊章無論矣宋陳摶种放穆修當五代學廢之後相繼談經以圖明易其後諸儒視圖偏重其矜爲不傳之秘旨劉向校書考易說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惟京氏異黨不言易有圖王弼韓康伯注本可據也圖緯教授樊英楊厚之倫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圖河圖也則漢所謂圖緯咸承於古不附經而別授古者左圖右史傳經者右史之學傳圖緯者左圖之學漢張衡請禁圖讖云河洛之篇巳定矯稱讖記則圖緯與圖讖若同而異（諸儒解圖曰緯猶後世語錄）讖雖矯稱亦宗於圖古圖實賴緯以存劉勰正緯云眞雖存矣僞亦憑焉宋儒先天後天之學本漢圖緯之書也非自圖緯無所從來將宋儒僞撰假託上古宋之經學楊懿成同文傳范仲淹孫復張載未明所從來時猶及於陳摶李漑傳許堅范諤昌劉牧本自种放其事穆修者李之才周惇頤尹洙之才傳邵雍劉義叟邵伯溫

趙鼎惇頤傳程顥程頤傳游酢謝良佐楊時學春秋於孫復者歐陽修修稱師友之益得尹洙爲多蘇軾蘇轍黃庭堅出焉（宋以王蘇程二氏學術門生徒）穆修所授一二世而已分至於詁經唐啖助王元感陸淳以來已出意見尚未大變亂也經旨大變創於王軫和以賈昌朝而劉敞爲說始異古注疏然不害天下王安石自昌朝發及其得相憑藉寵望獨任己私本劉敞七經小傳盡改古注爲新義用以試士憑立章程誣辯誕幽以爲道德性命之微自此與安石倡據於上迫以功令儒生求合有司紛應於下堅守古說不變者無幾或稍增損若異之大旨貫一也韓駒奏曰西漢之士專一經爲吏事斷疑獄皆出於此今學者亦專一經不能施於用徒誦王安石義訓義格以待問六經之旨既爲微妙其間星辰山川禽魚草木皆須他書以資參驗王安石所以無書不讀也今之爲學安石所訓之外不加研究有司不可爲題目者又不復究知獨誦道德性命之言以爲學聖人之道如是足矣安石言之則爲新義行之則爲新法天下騷然中原盡失宋遂南渡當是時不專守古經言足食足兵好謀而成從生聚教訓實處講求思以立國而因循苟且朝士所爭乃王安石程頤之學術上殿多言格物道德性命之說益熾呂祖謙陸九淵朱熹張栻陳亮最播論各不同而九淵與熹尤顯九淵言本心而畧經傳又非程顥程頤其徒不盛熹本道德性命之說更爲集注力排七十子古今諸儒獨取二程然二程與安石稍異者不過靜坐體驗會活潑潑地氣質之性耳一切道德性命臆說悉本安石焉熹齒既高觀書深而氣平稱漢儒說經意

味深長知者鮮矣明洪武中定取士法用古注疏兼之宋傳著爲令甲宋傳亦未盡從以蔡沈言天運大非集諸儒更解賜名書傳會選勅劉昆孫刪孟子爲節文（刪去八十五段不以試士）永樂得位專用朱熹之說始不遵祖訓仍宋舊本作四書五經大全命科舉以爲程式古注疏亦未嘗有詔禁止生徒恐畏趨時專習宋傳性理浮說盛行遂相祖受古義盡廢七十子所遺漢唐相傳共守之實學殆絕講議益固洪宣至隆萬諸儒深發之諍論大出而皆未嘗別標門戶也王守仁遵信古本大學取朱熹晚年所言乃定論此聖門實學將復之機奈守仁不深稽經文求七十子之舊正聖人立教本旨雖以朱熹窮理格物爲非而復溺九淵本心之說改九淵接孟軻更欲以截然自樹立爲致良知一時學者喜新好異紛然去宋而從王自此窮理良知二說竝立學者各有所好互相仇敵然諸儒多持異議引辨甚力追溯漢唐古學林希曰秦悖人道焚書籍坑學士先王道無存賴當時耆儒老叟逮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册朽蠹斷絕之餘久而成文當大壞之後古經益以明世學者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儒之功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亦甚愚矣王鏊曰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諸儒採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康成之徒箋注訓釋不遺餘力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學行漢儒之說盡廢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之十三經注疏惟閩中有板閩本亡漢儒之學或幾乎息矣鄭曉曰宋儒論漢儒駁雜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

之心宋儒取資漢儒者十之七八宋諸經書傳注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熊過曰秦漢之際儒士談論以明先王之典者皆有譜牒可考傳授之次不述其所執壹漢而下則官師重魏晉六朝王賀范徐及庾蔚之等觀其所議可以還古歸有光曰光鑽研六經溯其源本秦火以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闡於有宋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儒林道學分爲兩科道學未可以蓋儒林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黃洪憲曰經藝與微漢儒精通其旨使非注疏先行於世則扃鑰未啟宋儒之學未必能窺其堂奧卽使宋儒生經殘籍滅之後其所窺議未必能過注疏也矧漢去古未遠表章之後遺書肆出諸儒校讐未必無據焉可盡訾哉於是張朝瑞撰孔門傳道錄紀七十子朱睦㮮序授經圖列漢儒鄧元錫纂學校志從七十子序及近代王圻作道統考取儒林世系收秦漢魏晉南北隋唐諸儒於宋之前著論明其不可廢自諸儒之說出而四子之書行談學仍歸中正七十子與漢唐抱道諸儒爲宋過絕者五六百年萬歷閒始復祔祀闡道世系之中吾道昔何可傳而今乃可廢也然四子立說或散見文獻所畫世系晉唐都求考補或雖別爲一編其言未詳其人未廣其說未大行於世吾先子常慊焉謂四子遺書可因之以搜求史傳儒籍鄒魯遷及雖缺畧有關授受可據繪堪指陳親炙私淑源流遠深當遵聖門定旨輯爲中傳正紀帝王公卿首著錄焉專序七十子傳人見於國史者爲聖門道脈諸畫圖詳其世次遞

傳授之宗系盡羲農尚矣堯命舜稱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湯執中文武周公無偏無陂皆中也萬世帝王傳爲公卿用之至孔子曰中庸古今學者守之庠序布焉是中者聖人傳道準繩也不本中以修身僻好而已不本中以言治偏黨而已不本中以明學過不及而已故謂之中傳師友周見世世不絕使斯文未墜故謂之道脈也密受規條而論次之辨者曰先儒以二程陸氏接孟子其說各異止宋儒也今取秦漢隋唐諸儒續七十子後雖本經史衛道苦心毋乃違先儒與曰非吾先子創論而諸儒之議也求之司馬光歐陽修朱震陳瓘劉恕謝廓然蘇軾蘇轍林希周必大陳公輔陳賈林栗葉適張貴謨何坦陳善徐度羅泌劉安世陳亮李耆王十朋方士繇晁說之張端義李覯陸游李宗恩周密元吳澄劉因馬端臨元明善虞集黃澤袁桷陳樵明宋濂王鏊鄭曉何瑭楊愼羅洪先胡紹曾楊守陳趙貞吉祝允明倪岳何遷雷禮羅欽順薛應旂熊過蕭良有林承芳唐文獻林燫郭正域焦竑孫紹先周夢暘歸有光彭最曾朝節文徵明張鳳翼沈長卿王世貞孫攀胡直徐常吉申時行王錫爵葉向高馮復京郡寶呂坤馮時可丁元薦淑與行王道新譚貞默馮琦李槃曹于汴沈鯉張問達張溥顧起元管志道錢謙益張采黃洪憲馮從吾曾文饒徐珊陳函煇其文已著矣而未見之文尙眾也而成於王圻張朝瑞朱睦㮮鄧元錫先子奉諸儒遺議補定耳惡在七十子與漢唐不可以傳也辨者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

之傳蓋千四百年之後乃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承道統曰道與學非二也道已不行於周公既沒之後則成康以來天下無聖人之道久矣詩人尙美宣王孔子止傳幽厲又何以異耶蓋得時而亂不得時而教非善治有別道而眞儒有別學也況宋祖帝乙不聞其上接成湯也鄭祖厲王不聞其上接文武也且不傳之學亦遺經得之非得於遺經之外也古今遼隔舍遺經而言得學則不本聖門叛道必矣既不敢自爲傳云得之遺經是遺經也漢唐諸儒若良臣衞國門子孝孫居守祖宗墳墓興之繼之初非一人力非一代力獲傳此遺經也淮南鴻烈云坊庸郵表非謂其能事也先王祭之蓋思其功也連廡云弓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亦以古物之傳於今尙有典型也傳此遺經以惠後世使得因之以識

聖門所述先王之遺何一二儒生竄亂經文畀然自是皆鑿創不以爲傳也不亦太過乎辨曰漢唐傳遺經信矣未得性命微旨不聞道也漢唐止可言傳經宋始傳道曰聖人之道惟經存之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鑿空支蔓儒無是也歸有先嘗闢之云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漢儒謂之講經後世謂之講道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世之論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有光眞不爲所惑哉漢唐守聖人之道考究經傳其說長姑舍不論也即聖門果有性命突起之說漢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而亦不可廢也得不傳之學不過猶周之天下耳帝嚳以來堯舜禹湯相繼爲君先公悉諸侯也文武始有天下然禘嚳而郊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不窋失官出奔微矣必祀以天子之禮者吾祖宗也無祖宗則無子孫王業烏從而發苟非七十子之與漢唐諸儒遺經又絕不傳之學何自而得哉儒至宋忽云聞道繼不傳之學必也謂周先公未嘗有天下舉上世以來涵濡化育合究而盡去之禘帝嚳以文武后稷至王季不以入祀可耶否耶籩俎鼎鉶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亦不忘其先也聖人至仁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傳曰禮失而求諸野不賢也野也皆道所在聖人不廢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傳遺經而道獲存不賢焉野焉亦可爲毛血明水籩盡簡之其合於聖人之仁否也而況與聖門殊乎辨曰此有本之大議也然自永樂尊

顯以來世以宋性理之說爲是者數百年取駁議諸儒之言謂非聖門之舊而遠古學恐世未能盡信乎曰事久難以卒變自古而然昔王安石義訓大行楊時論之諸生咸以爲不可今之非安石者皆是也安石程朱小殊而大合特未嘗就數家遺書細求耳辨曰痛哉痛哉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傷其久湮矣然宋儒何爲有是說耶曰獨言孟軻之傳開於唐儒韓愈至宋蔡京遂以王安石上下孟軻程頤又以程顥爲孟軻後一人而尙無道統接傳之論也南渡後朱熹與陸九淵爭勝門戶熹傳洛學乃倡立道統自以爲曾氏獨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軻而程顥程頤接之蓋楊時事二程而友羅從彥李侗熹所從出也皆與韓愈不合愈之言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愈之原道舉其實而闢其浮守其中而貶其雜未嘗及統畧焉耳荀以傳也孔子傳七十子承以曾申觴疵公羊高穀梁赤公明儀公明宣樂正子春檀弓孔伋門人乃有孟軻曰孔子傳之孟軻七十子與曾申諸賢將不堪比數耶又嘗曰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不及孟軻以其言求之前則不以七十子爲傳後則不以孟軻爲傳愈卽欲乖悖未嘗敢若斯過甚也不得其傳謂孟軻門人無能著書者也繼孟軻著書荀卿揚雄稱善故曰荀與揚也大醇小疵猶云伯夷聖之清而隘柳下惠聖之和而不恭非謂荀揚不能繼孟軻之傳也愈嘗語諸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闕是一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又曰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其擇之進之取雄爲法焉崇奉荀揚其可知矣韓愈未敢廢秦漢以來劉子翬以愈言爲孤聖道絕後學而非之蔡京乃敢爲妄言曰自先王澤竭家異國殊由漢迄唐源流浸深宋興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溯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與孟軻相上下天下之士始緣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安石以其學術爲衆不爲士論

所與程氏紹興方處薰列安石於名臣別祖程頤謂傳道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師九州之遠文獻相承七十子皆在所棄漢唐千四百餘年都無一人足取豈情理之平也哉嘗志道曰孟子既沒周程未生中閒千有餘年人心不死綱常不移孰維持是程朱謂道統絕於孟子續於明道亦屬偏陂之說上古無書契而天地位萬物育豈以大學中庸有無爲絕續耶王文成翻其格物而不翻其道統何也遙接之謬既倡致沙門言邵雍之圖得於老氏陳摶周惇頤之道妙得於佛氏林總羲文周孔至宋乃託二氏再生於天地之閒吾道受辱至此百爾君子欲不憤得乎此諸儒不能已於言四子不能已於述也性命各正學業各成論道者止宜舉其大同聽其各救不得以一己之私强畫之也孟軻言聞知見知於夏獨稱禹又曰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殷獨稱湯又曰賢聖之君六七作見知不稱周公又曰周公仲尼之道在彼在此文有互見非謂此皆不足傳止堯舜至於湯湯至於文王也良賈蓄數十年而後殖於財良工肆數十年而後精於技幾於成也艱難至矣七十子與漢唐諸儒生平素履累數十年積學守衞聖人之道工苦深厚澤及後世取其所傳遺經盡絕其人從子百年前加以數語如親見之決然竝棄恐亦未嘗詳思耶世之人於父之言行則見而知之祖則聞而知之曾祖則傳聞焉高祖則傳聞無考百年之內已如此勢所必至雖聖人不能違也故孔子作春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以天下大矣古今遠矣非父子兄弟朝聞夕見可遂直定之也子貢問曰向也賜觀於太廟

之堂末既轂還贖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尙有說也聖人不敢以己意定而闕疑況下者乎古人相友嘗以爲知之未盡晉平公問羊舌大夫於祁奚奚辭以不知強之乃對公曰夔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魏舒爲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晝籌後射之人以舒備耦發無不中毓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兄弟宗族咸以爲癡兄子濟輕之詣湛見易請焉則皆濟所未聞畱連彌日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與周旋非一日未知且若此何以遽斷畧不存疑寍學者所不安亦非聖　門忠恕之旨也道之定遺經立其本七十子傳其精漢唐諸儒衍其脈後儒比七十子猶滕薛之於齊晉也七十子身事聖人也見全經也三代典制存也自漢至近代諸儒其德兄弟也善言美行皆可補益於世然漢儒冢子也後儒叔季也漢儒雖未事七十子去古未遠初當君子五世之澤一也僅傳聞先秦古書故家遺俗二也未罹永嘉之亂舊章散失三也故漢政事風俗經術教化文章皆非後世可幾何敢與漢儒軼耦哉魏晉至唐多方補葺猶得六七焉後儒亦不能及經文之外別摭條目騰口相援亂立姱辭互相尊崇執不少讓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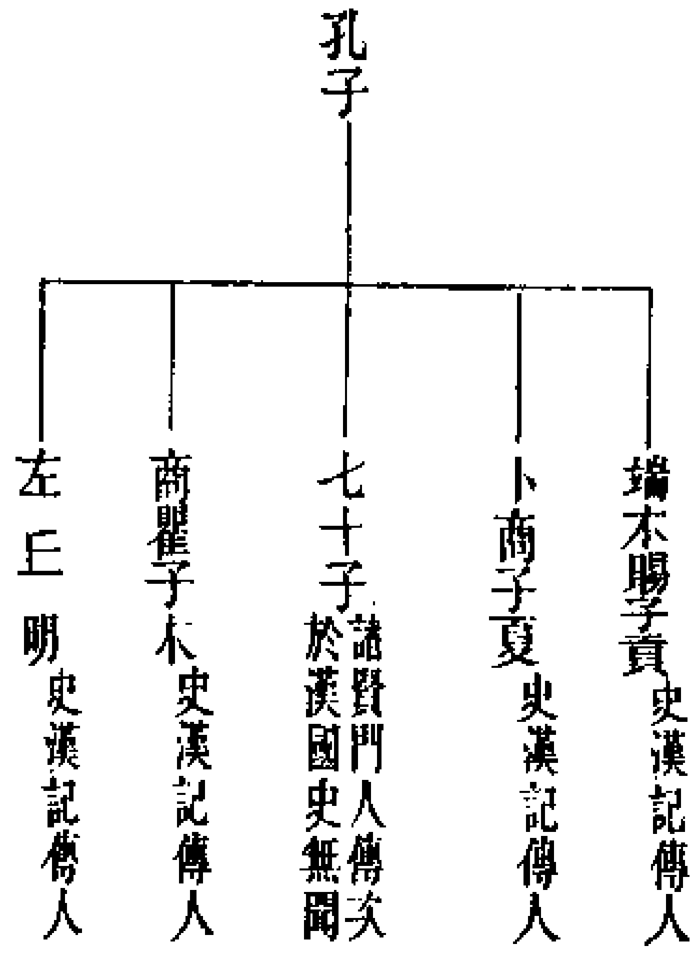
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閔馬父謂子服景伯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矣季札觀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後儒大言而不少疑內滿而不自省慚德恥躬棄置不講諸儒起而切辨亦出於萬不得已也崧事孫徵君於蘇門山述先子平日所論以箴正反覆辨議徵君深以爲然則四子傳七十子序漢唐諸儒此爲篤論補葺著之使世之好古君子志聖門實學者有所考焉

朱文公熹語類云某解大學而今據某謂穩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又云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處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至於文字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是守章句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只說訓詁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是意味深長也問論惟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本全善心又是包總性情的大抵言性須見得元受命於天其所禀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概言也御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甚有意思非苟

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蓋學問必至暮齡議見始定文公從王程之後以漢儒爲說夢盡改其經注盡黜其傳人盡翻其實論自以爲獨吾之說乃可以追千聖而紹百王門人播聞已久晚年乃推尊漢儒尤痛悔前說有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等語可見七十子相傳本源定旨未可輕易敢改動也文公此悔不吝改過眞可稱大儒吾先子讀文公語類於其硬將己意入經傳專任己私抹埽漢唐未嘗不痛心灑涕據經力正附文公諍臣諍子之列後旣追悔昔非又未嘗不爲文公手舞足蹈幾十年絲毫細辨盈几疊篋之書老來都冰消霧散則賢者無已之進德也王文成公守仁輯文公晚年定論云後世徒守其中年未定之說學者久傳惜乎文成倥偬軍務以沒尙少

文公之一段痛悔也悲夫

七十子傳人表



聖門七十子當時分教列國雖門人或有或無然有者必多趙岐注孟子云遭秦坑焚之後孟子之徒黨盡矣其皆罹秦難而斷與七十子傳人見於漢國史者止四人子夏子貢左丘明商瞿子貢之傳爲公羊春秋公羊高事子貢亦事子夏然漢儒以公羊爲齊學子貢終於齊則得子貢之傳爲多五傳至漢胡毋子都董仲舒始顯子夏之傳有二一穀梁赤傳爲穀梁春秋至漢蔡千秋劉向始顯曾申李克傳詩至漢毛亨毛萇始顯左丘明傳爲左氏春秋至漢劉歆始顯賈逵始行晉杜預始注商瞿傳易矯疵馯臂受之至漢田何始顯服虔鄭玄始注今惟魏王弼獨存伏生傳尙書至孔安國始顯高堂生傳禮至后蒼始顯制氏傳樂漢徐防奏云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

子夏則禮樂詩書皆子夏之分宗世緒也此七十子之正傳姑舉古經賴四家門徒而得存三代典章賴四家門徒而不散至今二千餘年王道如日中天司馬遷班固儒林之有功聖門豈不與孟軻荀卿竝哉

古經旨論

古經之旨何也聖人之情見乎辭惟古經是求而通焉旨斯不遠矣大道之行聖王不一皆教本務實以率天下夫善不善者意也治亂者時也得失者政也存亡者人也聖人傳其要待後世推行焉耳古經備矣不待後世別有所發明其旨始顯也宋諸儒承王安石之說言聖人性命之理七十子所未至獨有曾氏再傳而斷漢儒以來皆所未識逮宋復昌明於世別建宗旨門戶旣立徒黨分爭競恣大著後世學者悉本其書久而安焉故相沿言道孟軻而後以宋直繼羣儒論其說太過者多矣吾先子以爲然哉然哉天子以至庶人修身爲本聖人懼後世未得修身之方也於是取三代之遺而述焉序書以紀之定禮以立之刪詩以風之作春秋以裁之晚而贊易尚書者二帝三王之鴻績而善政遺後之典冊也禮者四代損益定制天子諸侯以至卿大夫士庶人取正之道則也詩者祭祀燕享敦教化俗潤色昇平之樂章也春秋者天王巡狩之典闕方伯連帥會盟征伐以尊王室之舊事也易者先王則以開物成務而命官掌之乃吉凶以前民用之繇辭也此皆實政實教安朝廷而平諸夏者也是六經先王以格上下通神明肅典章施教育和風俗而安民生之實訓先聖孔子序述爲教使三代政治不散世熙則文以齊之而亦不忘武備世亂則以武戡之而卽誕敷文德後世之士得之而身修庶人聞之而身亦修矣此所謂道用則舉之爲行道不用則傳之爲明道故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爲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誦詩三

百投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孟軻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經旨昭昭如此非有他也且未嘗以易春秋爲雅言不欲曉然而論今血氣未化世變未達之人强使劉說爲七十子述聖人遺言以教弟子戴聖戴德所錄皆失姓氏惟公孫尼子緇衣檀弓記禮子思中庸大學傳耳孟軻十四篇荀卿三十篇引詩書最多皆未嘗及易經傳載聖人之言不爲不廣命罕言性與天道不數數豈聖人而命不足發七十子七十子承聖人之教咸不能入如水投石焉後世之儒又何言人人同悉深於無極焉先天焉性焉是後世之儒邁千古聖門不能如後世之儒之善教七十子不能如後儒門人之善學恐彷彿爲見依倚成語非古人深造自得之學矣古稱商瞿好易孔子傳之志焉易自此始存也代有傳人國史記之後儒直不謂之罔道苟必致力無極先天乃可闡獲精微聖人旣不見之雅言後儒所宗顏曾思孟並無一語商瞿親聞於聖人使易流萬古不能與周惇頤邵雍並列卽程頤朱熹門人楊時黃榦輩亦不得同爲聞道焉寧不大可傷哉古經之旨未嘗不傳學未嘗絕也後儒自取私說妄改古經追貶七十子盡削漢唐守道諸儒惡足信乎吾先子痛深而思遠嘗奉諸儒共諍已久之公論冒天下之譏申古經之旨曰聖人之學修己安人見之實事聖人之教因材而篤各有所成孟軻曰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學者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之可也得一焉可也能行之又能言之可也能行而不能言亦無不可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各成一材各就一德王道著而風俗美聖人之旨如此而已所謂性命非經傳遺文言之雖微不可謂之聖門之傳李方子曰王氏高談性命絕滅史學足稔中原之禍君子所深誅而不聽者也則性命倡自安石宋已論之矣天也靜也性也誠也敬也理欲也本心也無極而太極尊大學中庸孟子也宋儒以爲獨得古人未識者此耳道之大原出於天董仲舒之言劉向曰凡學非能益之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性則聖人原有定論其後漆雕世碩子賤公孫尼子孟軻荀卿告子揚雄各立有說要必以聖人之言爲歸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諸葛亮引淮南鴻烈以戒子也敬則諸儒守之者甚衆潘尼創私欲之論徐遵明發本心之旨蘇綽纖治心之書李翺起誠明復性之說講辨太極自顧榮紀瞻梁武帝李業興皆有之言無則王弼韓康伯之舊而無之一旨又始張衡也大學中庸貫達稱經之緯之戴顒傳中庸二卷謝藺著中庸頌梁武帝撰中庸制旨張瑜朱异賀琛遞述中庸義於士林館李翺亦專言焉中庸大學之別出六朝已有孟軻之尊始揚雄程曾趙岐繼於韓愈奏於皮日休皆謂自我發之冤哉冤哉縱自我發安得遂謂古人未識耶元亨利貞文王演易方有此辭謂堯舜禹湯未知元亨利貞其可乎孔子贊易始著太極謂太極甘盤傳說箕子周召未聞也可乎後代視前亦猶前代視古又何怪乎王守仁良知之說出學宗守仁者以爲宋儒未喻也傳聖人之道將如積薪然後來者居上耶後儒所言非教所急舍其實而虛是求居其有而無是論古經不聞有是訓也苟有人焉謂宋儒立

說聖人之旨始明爲學之方始備前代未具也此亦未聞南人言樵耳南人梁游者謂山中人曰吾南方有樵焉入雲霧履巉巖渡澗壑鳥鳴導前芳草匝足行歌而歸以終其身謂之高士梁人聞其言美欣欣而前曰吾山中所不知也遣子學焉晨起與南人行登石南人曰巉巖也渡溪曰澗壑也聞禽聲曰鳥鳴導前也觸草氣曰芳草也令梁人之子鳴咽曼聲曰行歌乎歸哉歸而其子具以語梁人梁人笑曰吾祖父居於此數世矣皆如是也客未嘗有所加特美於言耳宋儒言學非能加於漢唐頗繁蕪雜已耳漢張釋之從孝文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甚悉口對響應無窮者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靡靡爭口辯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孝武問政申公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司馬遷曰孔子之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禍少孫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此七十子以來聖門之旨漢儒可謂繼將絕之學於古經不恃口辯而欲默成也子思稱明辯之孟軻好辯與楊墨辯義外辯竝耕辯楊子取爲我墨子兼愛惡其執一也賊道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辯其舉一而廢百也且曰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歸斯受之今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七十子之學未追辯也陳良楚產

學周公仲尼之道稱之甚力彼後儒議論煩細自相攻擊大異於孟軻矣漢儒箋注古經遞相授受傳者或不能無少異（顏師古曰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然朱子口周末久江河割斷烏有七十子師友講受聖門淵緒之學皆以爲非而杜撰一旨自以爲是千餘年後突起而廢前聞哉若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莊周之言節欲返性之論淮南鴻烈所載漢儒謂出於黃老不以爲學況宋之前駁議亦不乏人魏王肅吳虞翻元魏張奇劉獻之張吾貴劉蘭梁許懋隋張仲唐啖助徐曠王玄度王元感之流皆有著書歲久遺落烏知宋儒以爲創獲者非古人陳言乎世所稱濂洛關閩南田姚江之學何其說皆李翱復性書所有也聖人欲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顏淵定四代禮樂爲曾子序天子至於庶人之定分實行爲孝何嘗有後儒浮說耶近代何瑭言所謂道學者多用心於性與天道及存心養氣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窮理講學張士隆曰端默寂滅可謂問心當於事驗其實身與心爲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內外之道也歸有光言性命之說聖人難言之夏廷美不信天理人欲之分諸儒皆知古經之旨數百年來膠固拘隘使聖人之情偏而不中全道備德不著於世毋亦聖人之道久離欲合而後諸儒之論始出耶吾先子於古經無偏無黨省其過論率由舊章還七十子相傳之舊耳

先天後天聖人贊乾九五之大人非後儒之說有辨別見

闕文闕疑經訓昭然惜乎宋儒改經補傳不知闕文闕疑之義

祖述憲章表

有位在上立而行之爲王道	先王　天命　君師	宣明綱常制度
無位在下述而明之爲吾道	聖門　人道　克盡	雅言詩書執禮

先王傳道聖門傳道各有表復合之爲此庶見祖述憲章之旨非先王之遠謨鴻烈則孔子無所述非孔子之纂修刪定則先王無所存先王以君道振之於前孔子以師道集之於後蓋分而無不合合而中有分也天以孔子木鐸萬世故令無位然道不行而纂修刪定孔子之大不得已也不守經傳舊聞人人得以意見爲說先王之治散而聖門之教亂學者所當深懼也先子遵奉古經畫爲此表密受傳之

或曰宋儒所言皆忠直廉節以勵世不使一人有邪僻其論甚正今乃薄而闢之何也曰先子非闢之也辨之也宋儒品行甚高雖刻隘專擅失聖門溫良儉讓之德亦多正人君子至其爲說則必不可從也忠直廉節聖門原有定訓漢唐先儒久已言之不自宋始也宋儒所謂古人未識者乃道德性命之理無極而太極靜坐會活潑潑地太虛是道靜觀天理等說此皆聖門所無源於二氏假託經文以行者也若專講古經之實去夾雜二氏之浮談不過駮周王珣費冠卿田游巖之倫深潛何少遜焉何得越千餘年而忽自命聖賢哉

原教

聖人之道一也非有奇旨殊意使人難曉然深且大矣深也故入者微而無所不盡大也故出者詳而無所不兼先王在昔設教首士焉士則冑子與公卿之元子凡民之秀也冑子異日之南面而居臨者也公卿之子與凡民之秀皆異日治事以佐君理政者也冑子成而凡冑子所及者皆不敢有亂行矣公卿之子成凡公卿之子所及者不敢有亂行矣凡民之秀成而閭閻所及者無不率於典制矣教成治定焉夫性天生者也故其德不同有智焉仁焉聖焉義焉中焉和焉智則足以招燭事機仁則足以涵育萬類聖則足以通達幽隱義則足以斷宰善惡中則不偏和則不厲此其德性之美者也德美則有立乎臣民之上之本矣必見之於行而後足以養德孝於親友於昆弟睦於宗族姻於婚媾任於里黨恤於孤寡如是其行也而德之修迨矣治事之才猶未成也於是六藝以習之禮以立身樂以和氣射以觀德御以達能書以通事數以理財六藝成而才當於用故德性不可強者也行與藝則因教而進焉故知之孝與仁之孝不同而孝一也聖之禮與義之禮不同而禮一也因其德性增之才能而士皆可爲國之楨幹矣夫自其幼而教之則易入及其冠而室也則易成故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則射御書數皆在其中矣蓋開國承家之事必賴壯盛精力爲之年高則精力衰於事識之雖至而時已不可爲壯盛而學成以當上用國之慶而家之福也故謀於耆艾而事於少壯所以

因人之能而使才足用也此先王立教以成人才之本也世衰教散吾先聖孔子起而修之其傳則士也故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學聖人之道其才不同則所就不同聖人以道教人其法不異則所由不異不同也而使同不異也而有異昔者七十子學於孔子與孔子所以教七十子者其法具在子路勇也冉有藝也子貢宰我言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善言德行也子羔之愚曾子之魯子張之辟琴張曾晳牧皮之狂未嘗盡違其才以求似於聖人聖人亦未嘗欲其似己也盡違其才而教之故聖人不勞而教成七十子不苦而學成孔子既沒七十子分教世之子弟就學七十子各以其所得於聖人者以爲教世之子弟各以其所受於七十子者以爲學教異而學不同矣學異而教不同矣學與教雖不同求聖人之道則無異故儒爲百氏宗焉儒靡不周也士守其典籍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後世止以守典籍者爲儒之人士亦止以言典籍者爲儒之職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少有識者矣古經猶可徵也子夏居西河學者甚眾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遂爲莊周周之書非儒旨也則百氏之學皆源於聖門其書之美者皆聖人所備有百氏自失焉安其偏而嗜大異倡狂恣論不獲返中是不可不知也聖門具體諸賢未聞傳人子夏子游子貢子張商瞿曾子左丘明澹臺滅明原憲季次各有受業曾申孔伋公明高樂正子春李克孟軻馯臂與期其傳不絕或顯或不顯耳七國戰爭縱橫雜出因力假勢諸侯貴之習以爲俗惟荀卿以學鳴終老於是秦博士如伏生叔孫通輩

咸得先師遺訓國方廢學不之重漢乃遵奉古經田何王同丁寬孟喜之於易伏生歐陽夏侯孔安國之於尚書申公毛公韓嬰轅固之於詩高堂生孟卿后蒼之於禮制氏之於樂春秋則胡毋子都董仲舒善公羊蔡千秋劉向善穀梁賈公劉歆翟方進善左氏匡衡蕭望之師丹戴聖戴德桓榮丁鴻楊震謝曼卿賈逵衛宏馬融鄭玄盧植服虔鄭衆許慎趙岐炳蔚一世餘教授不可勝紀於時搜錄廢絕未知之義專門講說天下稍稍聞見聖人之書二帝三代之王政定制始不湮沒書不盡言者咸出口授古今不同非訓詁無以明之訓詁明而道不墜後世舍漢儒所傳何能道三代風旨文辭乎故漢儒之於聖門猶戚甲成康之於禹湯文武也若陸賈賈山賈誼揚雄荀悅徐幹王充王符諸儒鴻材鉅識別有著書皆甚可觀世未大好也迨於魏晉王弼何晏習爲清談儒學始變朝野相尙損實壞政中原淪沒宋齊梁陳偏安江左諸儒談經述釋玄旨何承天周弘正闕康之雷次宗劉瓛沈麟士明山賓皇侃虞喜張譏周捨伏曼容張緒諸君子緇素並聽受者甚廣北方舊族氣經而言聖人之道盧玄王保安刁沖劉蘭張吾貴李同軌徐遵明熊安生劉焯劉炫諸儒弟子著錄以千萬計古經得傳深有賴焉隋王通聚徒河汾慨然經傳欲續末墜之緒通年不壽講席散去天下用兵未大著昌然聖門萬世宣流之澤至此一興通之勳亦茂哉唐定天下其主好文其臣皆多才力學彼魏徵虞世南張說賈至顏眞卿劉禹錫宋璟崔仁師楊發諸公經學精深世猶以詩賦稱陸元朗顏師古朱子奢孔穎達馬懷素褚无量楊士

勛賈公彥彭景李鼎祚羣儒用意經傳功厚而澤普韓愈悲流俗沈溺傷至道久廢起而注論語尊孟軻爲學者規學於愈者李翺皇甫湜輩皆有書六代以來衰弱不振之俗亢雜聲偶之文勃然一改愈貶逐奔走宵未通顯倡而寡和不能使天下大進於學亦愈之不幸也藩鎭逆命兵革不息朱溫篡奪天下益亂莊宗明宗既非大治之主又在位日淺唐之子孫僻在一隅石氏劉氏郭氏皆立紛亂之中久者十餘年少者數年四方各立者數姓以兵甲爲飲食奪攘爲風俗五十餘年儒術衰微極矣宋興雖未異於郭氏太祖太宗養之以德治之以禮割據諸國漸就平削子孫君天下日久海內又安百餘年間儒風蔚起如种放穆修李之才尹洙李溉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蘇軾蘇轍黃庭堅胡安國劉牧朱震呂祖謙朱熹陸九淵張栻尹焞詹體仁蔡元定眞德秀葉適魏了翁陳亮陳淳南北並興然安石新義至朱熹集注儒學更大變許衡廉希憲伯顏贍思拜住不忽术吳澄虞集袁桷黃溍元明善韓性陳樵皆著於元若明以來宋濂方孝孺薛瑄吳與弼夏諒章懋胡居仁陳獻章湛若水羅洪先陳選呂柟丘濬羅欽順許誥郝敬來知德呂坤悉世所稱王守仁則取致良知爲旨學者宗奉儒學尤變甚矣諸儒緒次不絕二千餘年興起宣播不一其代聖人參贊天地深功上德明白於天下卽百家衆說雜然並起聖人之道永爲生民主矣諸儒或遠或近或達或窮或衆或孤衍衍錯錯被於四海綿之後世儒術盛衰此其大都也聖人之道無不覆載如天地焉無不容納如山海焉以義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大聖人立之周公孔子之大聖人傳之爲天下法從用則吉悖棄則凶天子至於庶人咸以儒說爲定儒者非自尊其說强天下以從也苟舍儒而不從小之一身也大之天下國家也必變出而亂作矣聖人以道教天下後世大賢焉入其深者小賢焉入其未深者大賢焉爲其鉅者小賢焉爲其未鉅者賢而欲進者仕以治事賢而欲退者處以自安道未嘗有所絕聖人未嘗有所棄也聖人言道甚中傳者亦宜中甚平傳者亦宜平甚全傳者亦宜全庶幾得而少失道一也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師舉天下之人各責以事使事備而義禮行者君道也舉天下之人先之以義禮使義禮正而事定者師道也君道立則事安治平之要也師道立則禮義明久遠之策也事者實也明禮義所以善事也君相之事與學士同君相之學與學士異民庶之學與學士同民庶之事與學士異是不可偏舉也道非人不能弘故聖人於天下之才兼收竝育天下之事分端各治竝納門牆名之曰儒蓋欲大道完備而息後世異趨多爭也道總事物之全然主也有在出也有序載也有殊允執厥中中者道之平其定也爲土爲稷爲教爲刑事也事者道之要其著也求其定不獨心也耳目四肢皆合焉治其著不獨水土刑教也射御書數皆通焉安道之中行道之事惟聖人盡之賢者於聖人之盛德也大業也或得其一焉不必同也不必異也天子出禮樂則文之儒當之出征伐則武之儒當之足國用則計財賦之儒當之善任使則知人之儒當之矣苟隱閉不出著書言道獨善其身爲天下端人行天下中事豈得不爲儒哉聖人稱顏淵不違如愚仲弓閔子纔一二語冉牛之辭不著則德行非以辨論爲長政事取冉有季路言語取宰我子貢文學取子游子夏諸賢何嘗無後世可以譏議之事聖人未以一眚棄之又不可以爲大夫雖不欲不與也民受其賜雖不知禮而仁之聖人取人可知矣不得中行必也狂狷狂以其進取狷有所不爲聖人育才又可知矣故聖人設教則寬取人則恕育才則周舉事則備力行作範言論成則經傳具存天下後世之儒當以爲法當以爲教也君子有大致出處是已羣黎有大事養生送死是已儒者修其身正天下國家使男女之倫不有邪慝上下有常親疏有節生安死順久遠平治也不獨於身得之亦於人而得之不獨於言見之亦於事而見之非斤斤焉同乎我者納之其未同乎我者遐擯而棄也熙寧閒王安石別闢異說謂之道德性命諸儒從此言理言欲廢棄實事空文相爭論道益幽而難考夫道之尊也吾黨之幸而聖人所以爲教則未能合況南渡後已甚焉不危坐不徐言則曰非儒行也著書不言理欲則曰非儒學也二三師儒各立一旨自以爲是外此非絕天下之人以爲不聞道自命曰眞儒其說始尚微不通學者不能盡可其說辨論亦從此紛起矣聰明俊異高弘闊達之士聖人所謂狂而必與者拒以爲非學道之人於是以儒之說爲昧難測也儒之意爲執難平也儒之事爲煩難從也儒之情爲隔難合也儒之氣象爲厲難近也彼方奔然自遠此復絕之不肯鉗然以處人後二者各欲爲名高交相惡矣交惡則交仇交仇則交攻交攻則交困立於朝廷而相危陷使國

家不得享靜寧之福開隙萌亂以憂社稷下處草野是非煩拼損害學案激使他趨天下之人婚宦喪祭終身儒行之中所尊反與儒異所言反與儒敵其何尤哉聖人之教之大備有未盡也欲與說無害聖人之道吾徒無教而自攻莫若修復聖人教人之成法聖門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能德行者則爲德行之儒能言語者則爲言語之儒能政事文學則爲政事文學之儒篤信守善此亦名儒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聖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爲教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今大郡十餘萬家長老子弟秀傑者雖上下不齊而常千百人孝弟忠信之行詩書六藝之文則皆已知浸汨數

衍於後儒性理新說多者五六人或一二三人或千餘里無一人焉道不遠人說何艱深若此士已未識欲千萬人不能知不能行者以立教則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天下之才甚不一也聖人論其中不論其上下天下之事甚不同也聖人論其常不論其變故治亂聽之世而平之以政才德任之人而定之以學狂狷不相強亦不必強狂狷以中行狂與狷雖疾也皆天也盡絕其天雖聖人不能裁之而已裁狂狷而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聖人立教至定不易之成法也天下既治無異於中材天下已亂無救於成敗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難下不足以拯民生之戹浮言荒說高自矜許誣古人而或後世非聖人所取也聖人所取修之有益於身言之有益於人行之有益於事仕則有益於國處則有益於家□道患不明不行也欲道之行先之以教收上下之英才返吾黨所固有明告天下後世曰豪傑之士自拔流俗或出或處爲天下端人行天下中事而無忒焉皆聖人命之曰儒也經傳仁義之旨非後儒之理欲不必傍附言之乃可曰儒也不言理欲之浮虛而雜二氏庶得經傳之實也吾先子庶不失聖門之舊哉六藝先王以教士耳農工商賈以至府史胥徒俱事師周禮如縣師鄙師遂師賈師旅師胥師之類蓋皆各授以法各習其事使精熟而當於用也士之才力厚者習數藝其餘止終身一藝故學記云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繇其誠如學樂尙未安教者便進以學禮學禮尙未安教者便進以學射使人一藝不能誠其身何能進於道也

安者身心與藝相和爲一也誠者實有此藝隨意而出無一毫勉強也安與誠之云者精熟之至猶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七十子皆身通六藝雖德行文學各有所獲若非學之化而能施於用不得謂之通也先子嘗言後世六藝悉不爲儒者事矣儒者高談性命工爲文辭而止今州縣學內大者諸生數百人小者亦百計其間得中鄉試列仕籍者甚少即貢而爲學官已衰耄無能爲矣其餘悉貧困以沒蓋諸生若不專心講書作文則考下等不齒於里閈若欲兼治生以養父母畜妻子又無閒空日月所以難也況盡棄實用而專託空言乎先輩楊汝容陳元忠歸熙甫祝希哲張叔大茅順甫來矣鮮焉用韜諸公皆有虛文誤世資格限人之論周蓼洲第後與兄弟書云闕中關邸報四方告

急日甚有志者能不深杞人之憂乎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籌國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茫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多讀平日爲八股誤了許多工夫徒成不識時務良可歎也順昌職屬司理偶展律書多所未諳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非浪語也誠能用元先儒袁桷國學脩議令習實事如禮樂兵農漕運河工鹽法茶馬刑算一切國家要務皆平日細心講求使胸有本末定見異日得施於政在學十年選而仕之使自署其習云能某事得以課勤其實悉考爲伍貳祿俸足以養廉歷練國事能則遷陞不能罷去則朝廷成就許多人才而草野亦少飢寒之士矣昔冉牛閔子顏淵皆具體而微之大賢必身通六藝焉聖人蓋以實乃可入用而近道也後世言學與聖門相隔甚遠虛

浮成風而爲日久遠積重難返非君相以質以實深力救之習俗未可變無用焉有能也

古者立賢無方故宰夫僕御事雖鄙賤正人皆爲之而不辭若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國家皆舉之而不棄漢猶選大臣子弟舞宗廟之樂六朝猶以挽郎登仕籍唐詩賦取士已入浮薄猶云儒裴亦有云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報君恩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故唐力尙足臣藩鎭宋遂卑弱不堪令人痛哭皆諸儒矜高自大鄙下實事流入佛老專言靜坐而談心性全不修當世不以行要務拱手空言上古德化養成嬌弱一無所用失先王政教而壞士習可勝歎哉

古教定制表

從師受學次第

八歲入小學

十年學幼儀

十三學樂誦詩舞勺

十五舞象

二十學禮惇行孝弟

三十好學無方

四十强而仕

五十服官政

六十曰耆指使

七十曰老而傳

八十九十曰耄

百歲曰期頤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先聖生知安行學惝亦十年一進皆以實驗之也後世自魏晉淸談而變宋儒又自主靜錯走至致良知而極數百年儒道悉成浮談悲哉

聖人取人定法論

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言學異同之辨有問者費密曰密學老矣自淑其身者聖門成法是守古經是信聖人之道雖密無知亦嘗有所受矣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日月同也晝夜同也風雷雨露霜雪同也山水同也北則寒南則熱極北則甚寒極南則甚熱北之土宜黍稷南之土宜稻極北則無黍稷而食牛羊極南亦仰雜食焉絪縕致一而異如此故天地之氣一歲而寒熱溫涼焉一月而晦朔弦望焉一日而旦暮午晡焉此自然之道人生其中性安得皆同而不少異耶男女媾精自化而形目於色耳於聲鼻於臭口於味其官甚異同出一身不見其異不聞其同也學者論道安得執其同遂謂無異執其異遂謂無同耶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軻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聖人以狂狷兼三德也洪範傳曰又用三德平康正直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沈潛多者狷高明多者狂剛柔者裁之也高明者才長而不能柔恐浮而不深沈潛者守約而不能剛恐狹而不達才則易蕩蕩則不可以事人守則易固固則不可以治事夫事人治事士之大者也而不有以裁之則狂狷之才棄者多矣高明而教使柔沈潛而教使剛然後才因學以當於用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區區焉欲專一人之好尚彊天下以從其有不從起而斥之聖門無其法古經無其旨也聖門諸賢不同甚矣入於聖人之教則皆有成聞道未嘗異自孟軻以來稱七十子孟軻源於子思子思親炙曾子而軻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未嘗以具體稱曾子其稱曾子與子夏竝孟軻論道甚嚴筆於書如此具體一體雖有異非七十子盡劣於顏淵獨顏閔數人始能傳聖人之道可以教後世也孟軻於七十子未嘗有所去取後世之儒何所見以意盡爲芟除獨許曾氏與七十子之學未可以一端定先子嘗喻之子同也長幼而已仕同也上大夫下大夫士而已七十子不可過爲分別亦彰彰矣何後世論道遂敢爲懸絕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敢以私意盡削七十子獨存一二如女工於絲麻駔儈於貨食嶄嶄焉進退之不畏不疑其妄也與其信也與吾先子曾舉聖門成法古經所載以解後世之惑曰中行狂狷同傳聖人之道高明沈潛不可偏廢聖人謂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貢告諸往而知來高明者與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沈潛者與子張之學多高明門人所傳近於狂子夏之學多沈潛門人所傳近於狷師也過商也不及聖人進退之未嘗謂二子遂以過不及黜其身也一於高明則狂琴張曾皙之流是矣一於沈潛則狷原憲孔弗之流是矣狂狷於道皆可入學則裁之聖人於曾皙曰吾與點也於子路曰由也升堂矣於子賤曰君子於南宮适曰尚德七十子親事聖人而折之後世之儒又何所見遠聖人定論獨不謂之聞道所許非耶聖人同也顏淵閔子冉牛仲弓異子貢季路宰我子游子張異子夏有子曾子公西華異曾皙琴張孔弗原憲異以聖人之同謂七十子皆同不可也以七十子之異謂聖人有異

亦不可也高明而學焉則以高明入於道沈潛而學焉則以沈潛入於道道同而所入異入異而道亦同之不同韓愈所謂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後世學者性本沈潛子夏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爲盡於聖人之道執其說非天下之高明學者之沈潛皆從而和謂其非合於聖人不知其爲沈潛之非高明也性本高明子張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爲盡於聖人之道執其說非天下之沈潛學者之高明皆從而和謂其非合於聖人不知其爲高明之非沈潛也聖人之道於是乎異矣羣言肴亂不得聖人折衷之必折衷古經乃可定也古經之旨皆教實以致用無不同也而其傳亦皆學實以致用即有異無損於聖人之道亦不害其爲傳也儒者求道當畜德自立焉又何日呶呶異同之辨耶先子嘗繪爲圖以教密密所受若此子弟退而記於篇

祀先聖禮樂舊制議

學人　成都費　密謹述

禮樂祀先聖漢以來乃頗漸著高祖至靈帝皆用太牢祀闕里而禮樂不聞當時國學所祀未知空名曰先聖云耳亦或有以實之周公焉孔子不與也亦或經止各祀其師也皆未可知後漢世祖建武五年起大學車駕還宮幸之賜博士弟子亦不稱祀事顯宗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章帝元和二年幸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始傳作六代之樂靈帝光和元年始畫先聖及七十子像於鴻都門學魏正始二年使太常用

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孔子祭於學始此而皆命臣下行禮也東晉以來帝乃親釋奠其禮樂亦未曉范甯欲依周公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宋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備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懸之樂舞六佾牲牢器用悉依上公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奏曰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文選詩注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事宋濂曰古禮以菜爲貴釋菜祭師尊之也）之金石俎豆皆無明文元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始別立廟北齊天保間始以春秋二仲釋奠唐高祖武德二年始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學太宗貞觀六年罷周公祀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禮部尚書許敬宗等議祀先聖先師秦漢無文魏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請自今稱皇帝遣官以祭酒爲初獻司業亞獻博士終獻州縣守令丞佐爲三獻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宮中出袞冕以服之樂用宮懸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曰夫子百王取則安敢不拜宋眞宗仁宗哲宗皆再拜眞宗頒釋奠先聖儀並祭器於天下徽宗崇寧四年用冕十二旒袞服九章賜籩豆各十大觀四年孔子執鎮圭門立二十四戟如王者儀政和四年頒大樂器於曲阜高宗紹興七年釋奠爲大祀加籩豆十二禮如社稷金大定十四年服十二章禮或亦同唐宋耶元世祖至元十年中書言用王者禮樂則王者禮樂其來久矣明洪武十五年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今諸儒議禮成言孔子雖

聖人臣也宜一奠再拜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乃定議皮弁再拜搢圭獻爵出圭又再拜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請增籩豆十二舞八佾其後五十餘年大學士張璁奏國學損籩豆爲十州縣八佾舞六諸儒或以爲當或以爲否其當者以爲孔子人臣不宜用天子禮樂其否者以爲八佾十二籩豆孔子之德足以堪之密聞先子言後世必用天子禮樂而後爲至當矣國子監者天子之大學也魏晉以前臣下行禮後天子親釋奠焉天子祭而不用天子禮樂以諸侯禮樂行之是天子因幸學而降禮樂也不可也以孔子無位不宜用天子禮樂士也則舞二大夫也則舞四六佾諸侯之禮也又其可用乎祭從生者三代之通義也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宗廟父道也釋奠師道也天子

以其禮樂祭先聖先師而非以寵孔子今不從天子而以孔子爲嫌何耶漢養老於辟雍皆用八佾此王世貞具奏縉紳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乞以時改正誠痛之也況天子以禮樂賜祭人臣之勳德深厚者三代舊典成王賜周公周公可孔子則亦可也夏寅議軒懸之樂惟當車駕自祭外用之僭矣苟如寅言非天子主祭不宜八佾周公之禮亦魯侯主之後世帝王陵廟遣官行禮不聞禮樂有所損也蓋諸臣欲正定禮樂而不通於古今之義所以變亂紛紜愈欲正而愈非也今之郡縣與古封建不同古者諸侯各守一國傳其子孫慶賞刑威皆自主之天子不得而與也故有定禮今天下一家郡縣乃古天子之畿甸其異一也古之大夫世有守采自漢以後公卿百僚皆起民間推擧賢良庶人之子爲公卿經不中科公卿之子庶人矣其異二也司府州縣主令人民數年而更還其鄉黨復爲庶人其異三也今之府州縣皆天子畿甸之官天子賜禮樂以祀先聖有司擧之亦何疑焉

先師位次舊制議

嘗聞先聖先師不同之義先子答曰國之大事古之大禮天地日月嶽瀆社稷宗廟暨宗皆上古神聖立爲典祀三代遵守漢唐不敢變也學制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魏晉以來猶傳典禮唐太宗貞觀六年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祀遂定開元二十七年孔子始正南向之位又從李元瓘之請始詔七十子從祀宋元豐間陸長愈奏請以孟軻同顏回配享淳祐二年配曾參咸淳三年配孔伋於是稱四配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冉有季路宰我子貢子游子夏而升子張謂之十哲次其下七十子祀之兩廡先聖先師之稱三代古禮各一人而已一祀止一人所以昭無二統也月令之祀春也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夏也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秋也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也其帝顓頊其神玄冥蜡之祭先嗇司嗇故祀棄則罷社伯益未嘗無功於火不以配炎帝配之則二統矣先聖之稱稱其帝也先嗇也先師猶其神也司嗇也不可以多一人也熙寧七年蔣夔請以顏回爲兖國公毋稱先師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輒難更改不從其請蓋禮經具有明文也南宋曾子子思之配世以爲傳道一也傳道之人也必以聖人爲定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子之所慎齊戰疾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聖人於道未嘗有所謂教外別傳也七十子共傳之其有不同猶公侯伯子男之皆諸侯今流王化

曾氏獨得其宗古今安有是言大學非曾氏所述（漢儒賈逵云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之失墜於是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子思孟軻遠不相及無所授受（辨長不載）皆可據經史駁正傳道之辭深誣而爲世惑已非一日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以爲得其宗則止顏氏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曾氏亦二三子也不稱其庶幾也旣謂之則亡矣顏氏之沒聖人之學當日不傳孟軻亦何從而得其傳也舍顏氏則七十子咸得焉七十子門人或傳焉以曾氏聞一貫爲獨傳道聖人之稱顏氏與文王箕子同辭未聞以一貫命之如顏氏其人若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亦不聞命以一貫子思未言一貫孟軻未言格物則惡得遂以一貫爲道之至漢唐千餘年未有言者忽以曾氏獨得其宗逮宋而始接其傳與且一貫子貢亦聞之以曾氏信而子貢疑此後儒曲說非也語子貢以一貫則亦唯多學而識語曾氏其然非與一也問殊則答自異無所謂信與疑也後儒好言性與天道顏閔冉仲皆未之定實欣於子貢已云不可得聞曾氏謂一貫爲忠恕子思言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烏有無極而太極靜坐會活潑潑地卽物窮理本心良知等說乎則後儒所謂傳道丨其所謂道本非聖門之舊也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也亦然百世而下不得復起聖人以請之惟取正於經文後儒安可率任己私議變古經所載於聖門諸賢敢妄爲去取哉因其別也而別之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宜矣不以爲配何耶子思著書子路顏淵竝稱孟軻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冉

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儼然坐於其上子思孟軻安乎否乎故以子思孟軻先諸賢是魯之躋僖公也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仲尼以臧文仲縱逆祀爲不知不信經傳遺文而信後儒曲說此宋元豐至南渡改亂定制議禮之不經者也四配制成而先師之位亂矣名猶未紊也嘉靖中張璁請改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此議始於吳沆而夏寅丘濬皆主其說及是遂去舊謚而稱至聖先師若以王號爲不宜仍稱先聖可也加先師於孔子則悖亂典故夫君師生民之極稱也然虛而統也實以分之君則天子諸侯不同矣三王旣定爲先聖先師其旨遠哉先聖云者立教者也先師云者布教者也禮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鄭氏注先聖周公若孔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是聖與師不可以合稱也自至聖先師之號出而先聖先師之名紊矣嗟乎至是聖門舊旨盡失三代古禮盡廢惟後儒曲說是從寧不痛哉寧不痛哉祝允明議居孟軻於冉閔諸賢之閒誠爲正論而尙未盡當先師位次宜守三代古禮止一人而考魏晉六朝隋唐故典以顏子唐開元八年詔曾氏在游夏之次或採用之仍舊制坐子思孟軻於諸賢之下庶幾不悖與請正於大夫君子焉

先賢封爵舊制議

七十子封爵唐開元二十七年始贈侯伯顏淵以先師爲兗公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十哲爲公七十二弟子爲侯先儒爲伯其後先賢有加封補封先儒續從祀者亦追封此唐宋舊制其所以若此者恤盛德而尊有道也嘉靖中張璁請削孔子七十子先儒舊封諡稱孔子則兼以師顏曾思孟則兼以聖七十子爲先賢漢唐以來爲先儒此其事亦不可不詳論也古者釋奠先聖先師各異天子視學乃合祭故周公爲先聖則孔子先師其後孔子爲先聖則顏回爲先師師道一也而聖與師之稱異周禮師之類甚衆卽後世授徒皆名曰師不敢曰聖是聖尊而師亥矣今無故而降聖人爲師儕顏曾思孟爲聖不知其本何經傳也洪武初革嶽瀆封

號前代諸臣止照當時舊稱獨先聖奉詔云孔子爲天下師以濟後世仍其舊七十子亦未革聖君賢臣深知其不可以七十子仕者無幾人餘皆匹夫也天子所近公卿大夫士而已未聞匹夫至天子之前者管仲平戎于王天王以上卿之禮享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於是受下卿之禮今天子釋奠匹夫與焉恐未可也先賢封之爵則有章服矣無爵命仍野人也禮公之袞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野人黃衣黃冠天子皮弁搢圭公侯卿大夫陪位奏軒懸而贊拜諸賢野服廁其間亦不倫甚矣先賢之尊雖以道德不以爵位然道德虛也爵位實也鄉人儺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未聞以燕服也顏閔卽大賢不能以大夫之服祭故曾子易簀焉後世尊諸賢而爵位之恩澤加於幽壤與起可示來茲先子嘗言唐宋議先賢封爵當時儒臣皆有深識豈可不重申舊制張璁一時假託掩過之舉惡足爲定論乎謹議

七十子爲後一例議

聖賢子孫朝廷皆存典例賜之爵祿所謂賞延於世也名臣孝子先儒賢士悉有恩賚功德最盛莫過孔子子孫歷代爵以公明景泰三年賜顏淵子孫爲五經博士其後曾子子思孟軻三氏咸賜朱熹亦有之得博士二人後及於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惟子路獲博士七十子與漢唐諸大儒皆爲宋說所錮而未議學者深疑或以爲永樂中朱熹之褒以同姓也熹所是者因而是之熹所非者因而非之不過一人之意見豈天下萬世之公論哉昔聖人之道著於一時古經傳之萬世七十子輔助之力爲多居也絃歌而詩書出也車馬而僕馭畏於匡困於蒲厄於陳蔡削跡於宋從患難若斯其久也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有回而門人益親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名布揚於天下子貢先後之周旋若斯其勤也聖人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弔服加麻議自子貢居出由絰參子游夏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葬聖人若斯其慎也七十子懼微言之絕於是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播聖人之教若斯其遠也聖人非七十子傳之不盛遠之不久其子孫當有殊賞後儒妄摭曾氏獨得宗傳其餘俱加駁議唐宋以來褒封七十子舊制皆據謬說遂爲所亂致七十子之雲仍不能如後儒誠爲缺典學者之大痛也韓厥有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七十子之後士大夫宜奏訪其嫡派苗裔充五經博士之典例賜祭田爲之祿四氏學亦當議七十子之後悉賜著錄後世之儒周秦漢唐至於近代論其功德大小大者或與他官下者奉祀生員庶幾乎國典而暢人心哉謹述先子遺言爲議

從祀舊制議

從祀孔子廟廷朝廷盛典儒者重事禮稱有道有德使教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其人未有傳漢以來祀周公孔子漢世祖破董憲還命大司空祀孔子並祀七十子於其廟七十子祀始此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幸孔子宅又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唐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用其言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並配享孔子廟廷後儒配享自斯始故宋政和元年稱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元豐七年詔荀況揚雄韓愈從祀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配享政和三年追封王安石及子王雱配享安石位次孟軻下靖康元年降王安石從祀淳熙四年去王雱畫像淳祐元年詔周惇頤程顥程頤朱熹從祀而罷王安石嘉定十三年詔張載從祀咸淳三年祀司馬光邵雍景定二年祀呂祖謙張栻至順二年董仲舒始入祀至大二年祀許衡明正統二年祀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八年祀吳澄弘治元年楊時方祀至於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祀皆嘉靖九年也而程顥之父珦朱熹之父松蔡沈之父元定亦遂於是年配啟聖王矣隆慶五年祀薛瑄萬歷十二年祀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二十三年又以周惇頤父輔成如程珦等故事並配或曰羅從彥李侗萬歷四十七年祀（此見典簿張琦太學典祀考而道統正宗錄言萬歷二十七年廟祀考又言四十二年福州志言四十七年安慶府新志又言三十九年所載不同按州縣舊志多無羅李二人或有其議而未行耶康熙六年晉陵毛念時刻延平四先生年譜止言楊時弘治八年從祀不言羅從彥李侗從

祀又二十五年閩林華呂依闕里圖志位次刻崇祀考亦無羅李二人果否奉詔增入未知的於何時未詳）此歷代從祀始末也洪武二十九年楊砥請罷揚雄不祀進退因革端見於此是時上已黜孟軻以犬馬寇讎諭君臣太過錢唐力諫逾年乃復楊砥之議無有辨者矣嘉靖九年張璁請定祀典退而不祀者於七十子有人先儒有人璁之言曰程敏政嘗奏孔子弟子自顏回以下七十六人見家語家語書出孔氏當得其實司馬遷列傳多公伯寮秦冉顏何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別有蘧瑗林放申棖然邢昺論語注疏云申棖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實一人（三名爲一人後儒曲說）今申棖封文登侯祀東廡申黨淄川侯祀西廡止宜存其一公伯寮愬子路聖門之蟊螣孔子稱蘧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家語史記邢昺皆不載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字畫相近之誤但不可考三人宜罷其祀而瑗放祀之鄉賢荀況揚雄實相伯仲況以性爲惡禮爲僞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夏子游子張爲賤儒況祀亦宜罷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南郡太守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劉向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奏鑄黃金不驗下吏其兄陽城侯贖之著洪範五行傳最爲駁雜賈逵獻頌爲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讖王弼倡清談注易專祖老莊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注風角班之孝經論語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畏何武之聚自免復爲博士毀武於朝子賓客以盜繫獄武平決之聖謝不慙王肅以女婿司馬昭昭勢將篡魏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杜預守襄陽數餽遺貴要伐吳以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

人八人者宜祧爵罷祀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雖若無過所著亦未能有以發明聖學宜改祀其鄉璁又言謝鐸謂吳澄生淳祐貢舉於咸淳爲元國子司業翰林學士忘宋事元祀宜罷璁在當時以議大禮得君廷臣張衮徐階黎貫王汝梅等力言其不可而上方嚮璁詔書悉從所請也自璁之請得行漢魏以來守正達節考經崇禮立功聖門使道不墜之儒除削殆盡所存無幾而升享者大半後儒入於二氏者矣可歎也敏政與璁俱稱正史請以古經正史論之家語固古書然出在後史記本孔氏古文司馬遷所見又一書也公伯寮秦冉顏何必有所自矣伯寮愬子路遷記其語以戒弟子籍不可妄去也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家語史記皆載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相止七十六人史記顏何字冉

司馬貞注云何家語字稱則顏何原載家語唐以後傳本始缺耳顏之推稱聖門弟子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顏眞卿自敘家譜亦云顏氏列弟子者八人若無何七人而已謂申續申棖申黨爲一人鄭國卽辟邦其中或有譌誤然以彼爲此則亦不可論語有兩子張曾有兩曾參漢高祖之臣有兩韓信史加王以別之其時有三召平易學有兩京房光武時有兩劉向兩劉歆朱熹門人有兩黃幹姓名同時同學同所事之人同而異如此豈可曰某卽某某字誤某字避諱也林放論語注稱魯人然獨悲申棖亦止云魯人澹臺滅明皆不言弟子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注者曰名瑗蘧瑗非經文所載安知非又一人耶安知文翁所見弟子籍不殊於家語史記耶不然列國大夫見於經者如晏平仲子產儀封人太宰之類皆不言而獨言伯玉耶先儒稱家語載七十七人今本才七十有五石室圖贊云有申根申堂今本亦無根與堂也古書漸就舛誤安可執一以爲據耶杜佑通典載開元贈爵七十七人外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根琴牢琴張六人祥符大觀中加封去琴牢餘並因之所不及者懸亶耳蘇轍曰七十七人家語太史公書皆同秦冉顏何不載家語琴牢陳亢史記無錄二書不可偏廢今並採之凡七十九人疑則傳疑也敏政旣謂不可考欲以己意削之自爲武斷之辭璁復不傳疑而期傳信千古難明之案歷代諸儒所不敢定者一朝而直判之黜久祀之位使與禮有缺學者之心不厭豈細故與其削漢唐諸儒皆沒其長而攻其短誣謗妄詆與正史多不合馬融之應鄧隲在戚畹號稱爲賢非蔡京權姦之

比兼歲値凶荒孟軻所謂可受免死之時前忤鄧氏以致加罪免官後又以過譌梁不疑爲梁冀所惡髡徙朔方少壯不知忌諱數以直道干犯權貴禍患切身晚節稍阿自保戚里往來傳者遂誣爲梁冀草奏無兄盜嫂娶孤女而篣婦翁賢哲受謗代皆有之悲夫至於女樂富貴之常融不肯獨異於衆復取忌生譏唐裴度累遭毀謗幾致禍災晚歲浮沈以自免害亦融之意此等固聖人所赦之小過也劉向鑄金下吏乃在少時中歲傳經學者宗之其忠愛誠懇數見奏章洪範之傳先民舊聞非後儒臆說洪武十四年上諭祭酒李敬曰說苑劉向所論多載前言往行善惡昭然朕常觀之深有勸誡卿以朕命導諸生經史之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有所益十五年命禮部頒說苑新序於天下學校令生員講讀敏

政與璁豈未知之耶賈逵獻頌出自詔旨其言圖讖本爲左氏而發逵嘗錄奏曰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明劉氏爲堯後左氏獨有明文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矣書奏乃令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又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四經既行逵又抑圖讖張衡以圖讖虛妄奏請禁絕稱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故逵解經獨不用讖緯安得以附會圖讖爲罪乎王弼解易祖述老莊崇尙虛無斯誠大罪然無之一說流傳後世無極而太極所自來也何休注公羊相沿不無過論春秋紀年經文本之魯國惡得責休哉史稱休注風角皆經緯典讖不與守文同說當亦如邵雍皇極經世之類矣蘇軾譏何武之褻自免人生仕宦安盡無失一事不詳便羅罪罟非皆不肖也杜林嘗奏果桃菜茹之餽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卽相異相非亦縉紳之常程頤蘇軾致成四黨皆不失爲君子若以聖子繫獄而遂及聖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又若之何也王肅本傳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於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

明年春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土崩景王從之遂破儉欽毋丘儉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兵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遊兵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殺儉欽逃走觀肅之言正辭也毋丘儉之兵雖正耶未定亦未可遽謂爲討賊也且肅所語乃司馬師師以魏正元二年卒甘露元年肅亦卒去師死一年耳魏又立常道鄉公凡十年司馬炎乃受禪舉以爲肅罪何其妄也杜預傳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犬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云捕殺則戮犬斫癭人非盡江陵一城也預新伐吳懼貴要讒阻故相饋遺未嘗以求美官馬援亦云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自古貴要爲患成大功者必善事之矣取漢唐先儒之行惟疵是求史苟載有一過遂盡棄其生平昔諸葛恪與陸遜書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孔氏門徒大數三千異者七十二人子張子路子貢皆亞聖之德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聖人不以數子之不備引以爲友

不以所短棄其所長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善人單少小小私行皆宜濶略不足縷責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耶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讐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正義則人不堪不服其行不堪其責不得不相怨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自宋儒好責人以扶成其接孟軻之說所許顏曾思孟而外七十子以至於內百餘年之儒少有當其意者敏政輩益羅織深文而周秦漢唐以來鮮無過之人矣以馬融王肅爲黨勢家則楊時之於蔡京劉向爲誦神仙方術則程頤張載之出入佛老賈逵附會圖讖朱熹論葬法亦術士利

欲之說不本六經王弼老莊周惇頤無極之書諸儒以爲本於老子何休注風角朱熹晚年亦注參同契以戴聖爲贓吏朱熹必取淫行汚士大夫悖禮經帷薄不修之旨亦可曰酷吏也宋儒從祀亦未嘗不可議也後世尙論習爲風俗同一過也在漢唐先儒必多方鍛鍊指爲實而後已在宋儒必曲加調護以爲誣而後已史文所載實則俱實誣則俱誣不知學者好惡何以不同論漢唐先儒者豈皆史魚之倫言宋儒之過者叔孫武叔輩耶蓋永樂以後科舉所用悉宋儒改經更注諸生父子師心相授不如其說謂之背朱注則有司不取聞見慣習不覺其固如此也揚雄世傳有劇秦美新之文曾鞏孫復王安石簡紹芳胡直焦竑皆力辨雄無其事或以爲谷子雲之誤焉時可以美新爲劉棻作考揚雄班彪父棻嘗造其門聞見親切故班固作傳稱雄溫厚君子恬於利勢雄平生著書傳皆載焉又言諸儒罪雄非聖人而稱經獨無所謂劇秦美新者王莽時以符命封爵甚衆而雄不侯莽自言雄素不與事史文如此美新可不辨自彰後儒未之深考耳且莽之篡非忽起也奉太后命居攝已非一日不過以哀章金匱之文卽眞耳（哀章封美新公）一切仍舊校書天祿不與朝政也必欲犯莽之怒去位以干不測之禍則三家執國命已久先聖亦不當事之而微服過宋矣唐楊倞注荀子性惡篇曰荀子當戰國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性惡之論誠過激其要歸本於仁義先王之化孟軻犬馬寇讎之言亦未嘗不激也易曰見惡人无咎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則性善性惡皆可言也各得其一耳歸有光稱荀子精造孟子不能過揚雄韓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宋儒頗加詆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此公論哉且孟軻性善以情與才論故孟軻言性善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之旨荀況言性惡臯陶爲士謨明弼教之旨揚雄善惡混則相近不移之旨說雖不同皆本於聖門而欲輔翼教化則一也況非十二子其人皆去況不遠曁三氏也時儒已分爲八況言學三子者之過又何傷乎王安石程頤朱熹輩之追貶先儒非剌太甚千倍荀況矣孝廟初張九功程敏政奏改定從祀禮部侍郎倪岳言馬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瑕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注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尙多其說何可盡廢七十子名氏司

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聽定宜仍舊奏乃寢而璁復假其說以亂舊章哀哉總之尚論古人宜大端小節考其始終非可以愛憎爲是非也璁與敏政輩譏議先儒沒其衛經傳道之大功索其微疵加以重罪致庠序無其位而學者守其遺書寃亦甚矣魯丕稱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陳元謂范升論左氏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夫老女刈蓍亡其蓍簪而哭不忘故也取漢唐先儒之說於遺編而復力絕之哭簪之義何其左邪苟以一言一事之失不特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朱熹之祀可議即七十子亦有可議者冉有之附益季氏也子路之事衛輒也子貢之貨殖也宰我之欲短喪也子夏之忘親哭子也曾點與童子冠者其浴子張難與並爲仁子曰參乎勿納也孟軻受金太多寇讐過甚又豈不可議耶以此類苛細責將空七十子而逐之上而議及先聖亦豈盡無後世所謂於儒行有玷者哉朱國珍論許衡吳澄以仕元黜其從祀則先聖於元祀必所不歆元史獨宦官李邦寧主祭風雷示異餘皆無事也八十九年中先聖享元祀者二百次上食有何不是而拒之子創騎苟非濟惡儻有悔悔知書人在旁方獎之不暇而反奪其饋曰何故事吾子則亦非人情非天道矣國珍之言何其忠恕也澄雖舉於宋而未仕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澄不在死例也元取而用之澄不死安所逃乎微子歸周聖人未嘗不許以仁子曰管仲相桓公民到於今受其賜使先聖生宋元間亦豈遂伸天絕吭哉後世不以古經所載聖門舊法論人而獨取後儒偏私之說此宋以來學者之通弊也傳曰吾於洪範見君子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又曰君子之於人記其功而除其過朱勃有言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蓋以聖人忠恕論人則人無過者多以後儒苛隘論之則人皆有過而無可逃者矣故七十子中論罷與漢唐先儒已祀者皆不可廢歷代諸臣奏請從祀亦宜考補至曾申李克馯臂橋庇孟仲子根牟子田何胡毋子都孔穎達邢昺孫奭郭璞楊士勛賈公彥陸元朗李鼎祚之倫有大功於經傳非程珦朱松輩也猶有當議及者聖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本達道非徒空言而已熊禾議於曲阜立啟聖王廟以顏無繇曾點配此議變禮之合中者也啟聖王祀曲阜衍聖公以子孫祭之而顏無繇曾點配享謂於顏回曾參有礙耳非謂啟聖王宜祀也璁等遂逕立於天下非矣今正官祀先聖其禮重其物豐佐官分獻啟聖王其禮輕其物省子不先父食之義正於顏回曾參而反背於先聖何也至程珦朱松周輔成輩止宜祀其郡邑之鄉賢配啟聖王何其僭也況祀之天下乎程敏政所稱珦等無甚功德則可祀者尚衆苟以惇頤顥熹之故及於其父尤非也無繇與點皆在七十子之列此外無祀者七十子之父不祀祀顥熹之父並乎先聖是皆以興獻王入廟之邪逆也嗟夫諸儒之宜祀不祀不當祀而祀已百有餘年賢士大夫必有起而論之者不加詳議何以昭垂乎吾先子言從祀如此

王世貞曰先朝之黜漢儒所以尊宋而不知陷宋儒於背本也令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如程朱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禮臣未

及詳考故典題罷其祀殊爲未妥（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背本字從此）

張與行曰古之論人也恕後之論人也刻古之論人也重立德後之論人也重立言四科十子因親七十子聖人各成其賢未有相少者漢唐以來千□□□祀之人寥寥如晨星入祀之途隘矣（與行□□□州進士重慶知府）

先王傳道述

先王之道堯舜以前不可知矣經傳所記三王以來尚書周禮法度俱存大端議禮制度考文其成風俗興教化則在五品人存政舉不越九經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各有施行未可概舉要使世平人安卽兵戎獄訟亦期於忠厚而已先王之道所以立治萬世不易民人有嗜欲治之使歸大化治者何政典焉令之必從通天下國家而同也先朝廷而後四方先士大夫而後民庶先公家而後私室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穎達云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王事爲本古今不變也亦隨時損益如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官三百夏政尚忠商政尚質周政尚文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夏政建寅商政建丑周政建子條類不一時異則王政亦遂不同也時如春夏秋冬代謝不可以違吾先子嘗訓寵以王道曰夫子謂今用之吾從周論政以身所當者爲定考古斟酌調劑之仁義禮樂遵二帝三王爲法至於典制政刑采之歷代庶可施行堯舜三代風氣未開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漢唐以來累朝講求明備傳爲定章

使天下安寧不過濟時救弊也已昔先王封建分四海之地以君子弟及有功之臣各主其國國有其土土有其民設卿大夫以佐理之朝聘燕享祭祀采祿皆有定制子孫保守分土爲井田使民廬舍桑麻仰事俯畜八口無飢此最良法也後亦稍變矣夏殷已難詳考以周言之其初千八百國見於春秋者甚少或遠在異域與魯不問亦不應如是之寡也恐當白狼白鹿而後已非文武成康之舊不待東遷莒人滅鄫晉人滅號泗上諸侯爲楚蠶食而後失先王之制也五伯迭興國強兵盛兼併小弱封建漸消矣州縣本爲周禮州長中大夫一人縣正下大夫一人司馬法王國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至於周末天下分爲七國已有縣令縣尉之稱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之辭則郡縣之立七國已成亦非始

秦若夫井田三代不同或貢或助或徹五十七十百畝貢之不得不變而助助之不得不變而徹五十之不得不變而七十七十之不得不變而百畝勢使然也先王豈樂紛更哉履畝之事見於春秋畢戰所問孟軻已言潤澤井田亦非待阡陌興始廢也秦始皇竝六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設吏治之要亦因六國之舊特去其國稱爲郡耳非至是乃除封建爲郡縣開井田爲阡陌也夫封建井田遞遷遞降雖出人爲乃氣運使然本於天道欲行郡縣阡陌於先王風尙淳質之世時有所不可卽欲行封建井田於後王人心大變之日勢亦有所不能故封建井田先王之善政也郡縣阡陌後王之善政也所謂王道不過使羣黎樂業海宇無擾足矣漢因秦郡縣分王子弟而封侯皆有戶邑然除相兵符出於京師其

後亦失侯者多至末造侯封又異漢初之制況六朝乎荀卿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漢孝文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天下自郡縣阡陌之後與三代治法隔絕故可行則遵守勿失不可則止安能復盡用乎專言三代欲以爲治不過儒生飾辭耀世苟實行之誤國家而害民生必如青苗社倉空竭四海而後止也蓋其性硜而識固不知聖人窮變通久之道而近於時中也立政興事不泥古不隨俗或革或因上不病國下不困民求合於中自宋以來天下之大患在實事與議論兩不相侔故虛文盛而眞用薄言禮樂政刑者爲儒生行禮樂政刑者爲有司言者一人行者一人儒生好議論然草野誦讀未嘗身歷政事執固言理不達世變牽滯古文尤類盡義責人所難常礙而不可

施有司立實業親當其任上合下宜百迴九折與平昔講說隔絕難合但求免責每略而苟就二者極相反而正道不可見矣通儒不易得君子有志實學必深考詳思擇而行之庶不空爲高議眞足救時功業可立也徐階張居正歸有光茅坤馮琦皆近代名臣居正奏曰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議論太多政每紛更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覩馮琦奏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爲之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卽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盡更之備倭時副使茅坤

云近海郡縣有司尤宜別議方漢沙漠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漢孝武並出材官騎士李廣程不識之徒以爲守尉竊謂今日近海州縣亦然爲巡撫者當合郡縣長吏及佐試其能而器使之大略近海則擇强智精悍材力勝任之人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精以備緩急腹裏郡縣則寬和柔靜之士愼出納謹管籥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大略也歸有光曰事有常變有輕重處常則倉庫爲重武備爲輕處變則軍旅爲重財用爲輕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所謂公罪者正今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爲法受惡之類也此乃名言定論有益政治近於古經世之治亂不同承平日久教化流溢風俗醇美卿大夫仁於廟士仁於學民仁於野上下安和錢穀刑名但期無擾以德爲先而亦驗其材至於遭遇荒亂破家失業饑寒逃避禮義廢缺爭奪盛行暴桀之夫或恃强逞威或懷欺挾詐小則連結無賴公爲不軌鎭撫安集爲要大則聚衆弄兵叛振方倜儻將行師邊務軍興求事立辦非雄傑之倫不可以材爲先而後觀其德朝廷用人行政因時變通庶收實效舍漢唐注疏論人心道心致成虛浮杳冥皆非聖門本旨也

先子與門人講議禮制度考文云定天下之大端在禮六官一代之政俱在名曰周禮則禮廣矣度與文皆禮中事別成一條天子公侯卿大夫庶人悉有定數不敢踰越此之謂度文者所以知古今因革變通也議者合衆論而成一是也制者盡爲一代章程也考者取其適用而不頗僻也王者既定則治天下之道立乎其大擇賢守法恭己正南面而已此萬世不易之大道也宋儒欲追王道黜伯功使國家如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一民一物之不被王澤此亦賢者之用心也而無柰世日變而不可復欲以空言湊合而還之則大誤矣三代皆有損益周禮與夏殷大殊經傳載之如後世開墾兩稅漕運鹽法茶馬鈔關募兵之制三代未有煮海爲鹽修於管仲廢經界爲阡陌行於公孫鞅算及車舟創於桑弘羊漕運募兵皆始於漢兩稅茶馬皆始於唐爲後儒痛詆若不墾荒則田地蕪縮不漕運則京師空虛非兩稅無以使民休息不募兵無以禦敵制勝不關稅則賞賜諸費無所出如悉取足於田畝則農愈困積蓄寡而動多掣肘矣聖人答衞靈公以軍旅未學蓋衞所宜講者不在陳既用王孫賈矣而非謂爲國但可以俎豆定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足食足兵我戰則克聖人又不常言之乎蓋文事武備先王之所不可少空談仁義惡可以治平耶司馬遷曰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自是之後名士迭興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豈與世儒闇於大較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東晉偏安壞於淸談南宋積弱誤於講學可勝歎與儻欲行井田天下必事獄訟今之田地子孫爲業入籍當差里胥尙有飛灑詭寄影射投獻無窮弊竇況以田爲公家之物乎若復封建則晉之十六國唐後之十國皆擅兵相攻百姓肝腦塗地妻子離散

死亾過半者百餘年可爲前車此王士性提學廣西見土司之仇殺廢爛其民有秦皇廢封建功在萬世之論而陶魯平猺獞隨立州縣設學校以化誨之可謂救世良策也但州縣力弱不能禁盜賊故近代郡邑多破殘此當細考漢唐舊制斟酌調劑可也

先王傳道表

三重
- 議禮
- 制度
- 考文

九經
- 修身
- 尊賢
- 親親
- 敬大臣
- 體羣臣
- 子庶民
- 來百工
- 柔遠人
- 懷諸侯

五品
- 君臣
- 父子
- 夫婦
- 昆弟
- 朋友

四民

士

農

工

賈

先王執中建極而行舉賢親民爲要成昇平之世者以此道也

聖門傳道述

司徒敬敷以後夏校殷序周益詳著然受命於朝布教在上吾先聖孔子講王道在草野成教於下聖門教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咸有條法矣聖門之道所以立教萬世不易教乃治中之一而成人材消姦亂之首事也教者何方類不齊使其各盡自身自家而始也先正己而後及人先閨門而後族黨先衣服飲食而後祭祀婚媾先私恩而後公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行之一也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朋友切磋上下安靜士則移孝作忠學古入官農工商賈各守本業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一人如是也千萬人如是也一家如是也千萬家如是也千萬里如是也千萬世如是也此之謂教典籍由此而興人材賴此而盛皆七十子傳釋之大功累代帝王悉取則古經聖門之教敘三王之治垂大法於萬世非有二也後世國家立政雖所因革與古大殊命官分土郊祀兵賦皆傳自三代法度之言儒者守之師弟討論可以從政聖門之旨無一定之類而有一定之教仁一也仁者得之爲安仁知者得之爲利仁聖人不強仁者以利而知者以安也故曰有教無類何取中行狂狷教爲文行忠信雅言

詩書執禮涵浸蘊育令其自得材器各遂皆能成就或爲德行或爲言語或爲政事或爲文學出而仕行先王之道於國邇惠羣黎安而處守先王之道於家惇其族黨身無邪僻世不澆漓聖門一定不易之法也後世儒者愈傳愈非徐階曰聞之儒者於師非徒習其說之難也其以會友其以傳人亦非徒說之貴也必體諸身持諸事業卓然可以紹前修而澤後世在昔史臣紀堯舜禹之事精一執中數語外皆行與政也孔子教門人示以詩書禮樂慮馳鶩於口耳也故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七十子亦知聖人之教不專辭說也鄉黨述身教者詳焉後世溺於訓詁辭章弟子於師只爲能習其說足矣講明不失爲貴貿貿焉不知堯舜禹孔之學在行與政非徒辭說之謂也近時士大夫敢爲高論或

外於彝倫喜爲空談不務求實踐其獘有甚於前者馮琦奏曰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漸趨詭僻背棄孔孟以實爲空以空爲實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强同於禪教從古世道升降之會以士大夫好尚爲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爲國議論必與實平確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無謀虛主於自爲議論必奇僻空曠天下亦靡然從之道術之分久矣西晉以來吾道之外別爲二氏南宋以來吾道之中自分兩歧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於中天羣工一德同風挽頹波於砥柱悠悠世運臣等未知所届也觀階琦所言深病後儒失聖門遺範論

其語尋無斷理兹爲一談浮議盡之專事無稽之言論其行銖求寸責吹毛畫地固必不通使人無所措手足議論極正大施用則滯礙言之不可行行者非所言講學與王政判而爲二後儒之大過也那樹行言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缺正謂此矣吾先子嘗稱諸儒諍論爲一辭曰後世語錄竄入二氏之虛說不息聖門六經與政治平之實旨不著聖門之教賴帝王之治以興帝王之治賴聖門之教以盛而不相離者也學者必根源聖門專守古經從實志道庶爲是也

聖門傳道表

三德（取人）

中行

狂

狷

四教（誨人）

文

行

忠

信

四科（論才）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六經（舊章）

尚書

禮

詩

周易

春秋

孔子中庸修己而述謹言慎行爲先成萬世之教者以此道也

吾道述

有問於費密曰何謂吾道曰古經所載可考也謂之吾道者所以別於諸子百家偏私一隅而自以爲道不中不實也中而不實則掠虛足以害事實而不中過當亦可傷才聖人愼言謹行終身於恕事不行怪言不過高旣中且實吾道事矣舍是不可盡謂非道不可謂之吾道以其太深而易惑太高而難行非所以通天下之志伯夷柳下惠之賢且異之況其他乎吾道者道之主求之身求之家而已足乃天下萬世準繩也上古聖人爲治事以專制器立法人習之家傳之無以言爲也中古漸變治兼以教事多而言少三代迭更至周末言與事俱多矣孔子知世日變處士必橫議言將至於不可止而盈天下千萬世之後必有以偏亂中浮害實者故傳七十子以先王之法而定之聖人慮之如此其深遠也後世之儒果偏之浮之雜之蓋通諸四民之謂中信諸一己之謂偏見諸日用常行之謂實故爲性命怳忽之謂浮偏浮之說盛行而先王之道亂矣夫天下帝王所統御公卿大夫所經理而其實則黎庶各竭其力各盡其智反相資給上下咸宜以充豫安平者也昔先王治國以及於天下也深籌而諳審之知民性不一而才之上下懸殊則業非可以一事足而法制不能以一端貫也乃分民爲四焉其人能學樂誦詩歌舞俎豆以祀宗廟也能善記知書理財治獄任事也能持弓矢御車馬以衞君上也名之曰士專力於稼穡以充倉廩而飽士女其人名之曰農百物之器足以裕內外也其人名之曰工通致貨財於天下使有無咸取足焉其人名之曰商

賈士以上之農以安之工以豐之賈以濟之如是則民有成業國勢定而後國可立也蓋農爲國本百物皆生焉卽車甲人畜以周社稷咸賴於農故農不庶則田野不闢穀畜寡而倉廩虛其國必困工不良則五材不飭而宮室衣服簠簋陋其國不潔麗以整賈不來則物貨有無不相貿市廛衰落金帛不歸其國必貧以弱士不講習六藝以率其子弟仁義之澤不漸鮮材通識達可以從政治事之人則五教不宣倫常失敘強暴得以誣上行私其國不雅馴以久遠苟四民失業鬬鬩有飢寒侵奪之患禮樂崩頹外內不訓於是乎起而教亦無所施矣故先王以制度顆整不以議論鋪張以要道經營不以意見湊合無不出之於實無不行之以中而國治天下平矣孔安國曰先君孔子生於周末遂乃定禮樂明舊章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蓋欲具實於文傳中於文使後世得因先王所以安平四海之故因文以得中也實也修身而家國天下賴之豈欲播流空文令後世之士假肆高談各執一說自名爲道也耶故國家欲爲治士大夫欲爲學古經是矣而空浮談經尤足害道聖人自孔子而止王道亦自孔子而存上承二帝三代之典謨下開修齊治平之學厥學以出治者帝王公卿也學以從政守文者師儒生徒也學以安身立業者農工商賈也古經之外其言道也不中不中必多虛少實可以自全不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夫道散事物無可專指人皆得言無專指則彼可

是此可非人皆得言則彼言一道此言一道言雜道亂上不可以爲治下不可以爲學古經者道之定治所取教所本也治以行之教以傳之舍實事而傳空文必入於虛浮幽寂矣外傳道而立實事必至於壞常亂度矣聖人而後仲弓游夏之徒遞論語以發明古經中旨後世之儒師心自用敢以旁引雜入之說誣聖人之經吾道大變聖門定法安可不遵哉人志蕪有不齊大端不過知者愚者賢者不肖者耳而過不及存焉有過有不及者性也本乎天者也無使其過不及者學而後能人力然也知者才高賢者力厚賢知乃以其過者爲道愚不肖又以其不及者爲道苟賢知愚不肖各守其性舊章遵之聖人猶無大害也賢者以其過變聖人之舊章自以爲道自以爲傳絕學自以爲聖人流於數百年大害古經之實旨矣阮孚謂卞壼曰卿恒無閒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尙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王羲之謂謝安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張栻與朱熹書曰元晦學行爲人所尊眼前多出己下率時只是箴規他人不是覺自己是處多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闢之嚴縱有所疑不敢深請恐諛言多而拂論少萬一於偏處不加省察異日流弊不可免廬山老儒杜敏或勸從王守仁講道敏曰聖人之道言忠信行篤敬敏求之四十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敏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敏不願聞也當天下風靡之日四君子出救時之論成愛人之德屹然自立蓋士之浮也始於魏晉流於唐然猶浮實相半至宋南北遂浮多而實少語錄無稽之言各盛世益其尊而聖賢之於是聖門中實之旨晦而後世雜入二氏之儒爲政於天下矣倫常日用未能合道者已多況加以賢知之過乎欲明道行道實焉中焉言人所共識行衆所皆通也傳曰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此聖門之定旨所謂吾道學者所當遵守勿失者也先子諄諄誨諭者懼其流於偏而自損焉

吾道本旨

有　詩書禮樂所載

力行二者聖門爲學之方

內省

忠君

孝親

恭儉

信讓

上下

賞罰

立制

設教

從政

理家

學問

本業

此古經所傳之道中實以通天下之志萬世不易

吾道變說

無　老子佛氏所稱

清談　魏晉初變古學

尚論　宋南北再變古學

虛無溟涬乃道之根　後漢張衡

天人之際　魏何晏

聖人茂於神明　魏王弼

天地萬物以無爲本　晉王衍

有必生於無故太極生兩儀　晉韓康伯

無私寡欲　晉潘尼

眞師在心　元魏徐遵明

知命適時必先天理　元魏關朗

虛無是太極　唐孔穎達

誠明復性　唐李翶

道德性命之理　宋王安石

無極而太極　宋周惇頤

靜坐會活潑潑地　宋程顥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宋程頤

天根月窟　宋邵雍

天地之帥吾其性　宋張載

本心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宋陸九淵

格物窮理一旦豁然貫通　宋朱熹

靜中養出端倪　明陳獻章

致良知向上一機　明王守仁

此後世所變之說偏浮爲道大害不久而改

陸賈曰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

司馬遷序其父習道論於黃子而曰道家無爲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混混冥冥光耀天下

楊愼曰朱文公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愼按僧家語錄有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腳跟之機活潑潑又云圓陀陀活潑潑文公乃以入章句又毛注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疏云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爲宏深密爲靜密宏深靜密旣於基命不切輔廣附會之云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用不微不靜不到沖漠無朕處不密不到萬象森嚴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沖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氏虛無之語豈可以解詩哉

湛若水曰古之論學未有以靜坐爲言者而程氏言之非其定論以靜爲言者皆禪也孔門教人皆欲事上求仁動時著力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

馮從吾曰自異學言無世儒爭言無以爲精微奧妙不知精微奧妙豈專在無之一字哉易有太極敢道有之一字不精微奧妙

合而論之大抵天道爲主而氣運相隨故陰陽推行於上則人事變應於下非盡人力所致也日月五星萬古如是而日月亦有剝蝕之時五星亦有失度之候故後世之說必不能止學者但欲知聖人古經中也實也如日月五星至於剝蝕失度亦暫焉而已先子之言費密述

聖門定旨兩變序記

學人　成都費　密謹述

富有日新備物致用博施濟衆天地合德此爲聖人不怠於學非學可至

恭厚平直以立身寛和信讓以安人勤敏謀斷以執事慎恥恕約以修辭此聖門之所謂學（密提二條於前）

費經虞曰後世學至聖人之說先儒多辨之呂坤云堯舜禹湯文武不自滿假孔子生平謙退沖虛引過自責覺世間道理無窮自家分量未盡孟子自任太勇自視太高雖孜孜向學已少歉欲自歉之意至宋儒談論都是道理但人非堯舜誰無稍偏造詣未至

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平生所不足者不肯自責又不肯向人招認以求相規所以都似登壇說法直下承當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自己便是聖人更無分毫不是處此與聖人已自不同如何得到聖人地位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子思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淵已屬誠之孟軻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漢書曰聖人所以獨見前睹與神通精者皆天所生也經史遺文昭然聖人豈可學而能故據經文而爲之斷辭曰富有日新備物致用博施濟衆天地合德此爲聖人不怠於學非學可至若聖人所教則可得而述也言忠信行篤敬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蓋古之所教所學皆通人事以致用故干戈射御舞勺歌詩皆學中教人之典非後世博記撰文之謂也況欲拱手高談性命著成語錄乎蓋其下立言士之一端立德立功久置不講然古經所載聖門立教定旨後世奉取自修之方尚存恭厚平直以立身寛和信讓以安人勤敏謀斷以執事慎恥恕約以修辭此聖門之所謂學小人皆得習以修身爲性有同異工有勤惰則入有淺深得有厚薄可守可傳傳曰恭則不侮身自厚而薄責於人王道平平人之生也直寛則得衆禮之用和爲貴主忠信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克勤於國敏則有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以斷天下

之疑慎言其餘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君子約言經文如此身者進德居業之所自家國天下之本也修身則道立身外卽人尊之君親兄長內之妻子僮婢外之公卿父老泛之州閭里閈事上臨下各盡其道乃可云安處而在下則有家事出而圖君則有國事各執其業則有世事卒然更改則有變事不善於事家不能齊國不能治後世儒者專以立言爲主然述往古示來茲成教化敦風俗必言實行不偏好不苟求弘遠而不務臨方合聖門舊旨略爲分疏在學者通之而已□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聖人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至矣哉非賢者所能盡以其得於天者異也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賢而已英才天下已少況民庶乎聖門有教無

類自言下學而上達學謂之下者人人皆知人人可行實而有據也旣學矣已知已能者漸而深焉未知未能者進而得焉日增月益補救其過不及去不善以就善始也守先王之法言法行博求於詩書禮樂之中旣而出身修之有德有言爲式於鄉國州閭之內所謂上達各各不同待人自至而不可強者也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古經無此說苟隱居求志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如行義達道尊五美屛四惡聖人與衆同其好惡載之古經最爲明備邵雍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蓋天地以天道生萬物而蕃　聖人以人道濟羣生而安天道遠而難知論之易生紛惡故聖人不言人道實而可見所以通倫常而錯禮義故聖人重之後儒以其私意假託經文創立新旨互採窮微入妙之論以此自足

以此授徒辨說騰沸莫可折正由魏晉諸君子相尚曠遠清眞淡雅學聖人之和而其失也在此和至宋南北諸君子以魏晉近蕩爲誠專就收斂方正沈重學聖人之潔而其失也在此潔則又近固焉皆於古經得失相半使學者不得遂聖人之實德不得闡聖人之中道偏論僻行譁然於世與古經遠相違背致聖門立教深防重慮晦塞不彰歷代哲儒屢有評辨無奈實之不能敵浮也實則日用尋常無以寄高奇之士怪遠荒寂之談魏晉已遠宋之新義虛文戝聽朝廷施政民生日用士人學業猶漢唐以來相傳之實未能改也特人人好生意見爭競無已宋儒傍言三代以熙寧後之實事考之不特兩漢不可及又豈能如唐哉鉅公名賢規宋儒議論太過流弊滋甚著書申救奉先輩之緒言遵古經本文述聖門立教一定不可移易大法以辨後世果於自用勦說雷同謬於聖人使覺者省覽非所謂宗旨也

密問之先子孝貞先生云後儒性命宗旨七十子至兩漢皆無此學堅守古經爲定也魏正始中王弼何晏其好清談創天人神明之論崇尙老莊以無爲貴始只無爲宗旨王何之說一倡盛於王衍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六朝以周易老莊謂之三玄當時王公與貴游子弟慕尙清談風成俗改雖佛氏言理大行別爲一家蓋二氏虛無靜坐之說同而設施之次弟異自魏晉老氏之說始入於儒吾道雜亂之所由起浮虛之所由出也儒

說遂小而妄矣貴無流播旣遠世不考繫辭以無爲道之本源久矣唐李翶撰復性書世更有復性宗旨王安石爲相修經義移易天下之耳目程顥程頤相因而作周惇頤名微未顯程氏亦南渡後方盛其初惟言王氏之學清談餘習流爲高論安石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顥頤之言曰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獨坐澄心靜觀天理祝允明云千古典訓崇朝而改惟應太息流涕耳此後一家私意反成定論陸九淵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能識未齊道便識文王學者疑之朱熹以復性及天理人欲爲旨而曰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在空處浮生浪死也甚可惜又謂莊列亦似曾點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都看來不知如

何被他時見這箇物事便放過去了今禪學也恁地於是遜子思之大學中庸而自竄入於其間加於先聖論語之前與孟軻所著盡改古注自名曰四書以追配六經熹之徒尤益高論極盛朱陸異同之辨起矣王程朱陸之說再倡學者皆談性命神化為聞道以治天下國家為緒餘以好古多識為名物度數玩物喪志一切勳業文章深仁上智皆以為非聖人之道天地之懸隔比魏晉之說其流雖異其源則同且自號正學以從之者庶有作聖之資王守仁復實良知宗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愈恣極蔓衍而無所忌魏晉宋南北以來諸儒言道悉賢者也而無奈賢者過之七十子相傳聖門言學兩漢追尋的有授受久始昌明者忽以為粗而不精外而不內意見橫出講辨互生聖人本根實用之旨蠹蝕殆盡牽強附會各以成書胡寅序其父安國集略曰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至於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聖道不絕如線口筆哀哀異乎身踐有書徒存猶無書也逮我宋熙寧以來先覺傑出上繼同軌天下英才心悅誠服然後孔氏遺業浸以光顯按寅所序言外傳心直超佛地達摩別旨未見於經傳則宋所謂絕學非聖門之舊不待後世更加一辭矣蓋二氏之說心若與儒同而所以用之者則遠甚矣欲取天下之萬物萬事而悉歸之心獨坐默會以期於沖漠無朕湛然常寂自外而入是二氏之求心也故其言曰靜曰無以

心而合之天下萬物萬事各適其道上下安和以至於修齊治平自內而出是儒者之存心也故有四教四科以二氏之旨入於經傳是後儒之深誤也自宋佛氏之說始入於儒吾道雜亂之所繇盛浮虛所以日熾也儒說愈執而誣矣魏晉之清談雖老莊顯行而傳經諸儒守聖門之遺倘得擯撫宋之理學則改經更注以就其流入佛氏之曲說而儒害益深益大學者疑九淵為禪其蹤相接疑二程靜坐為禪十之四五而已蓋王安石之性命二程略加改換朱熹二程之餘派也王守仁九淵之餘焰也四家之書具在與古經相睽者遠矣故吾道雜入魏晉而後老氏為多宋以來佛氏為厚皆諸儒作聰明亂舊章其可歎者豈勝言哉古經之弘者無所不實施濟於天下學者守之二氏之靜旨專求其虛獨理其身二氏之徒守之各有其傳不相假藉諸儒闢二氏謂其惑世誣民若不可令一日容於斯世而陰竊其說以自潤又何可以服二氏之心乃取山林幽獨之行加於先王人倫日用之中枯槁虛無之言雜於聖門忠信篤敬之內夫安能合不能合必強為之辭以畫一之此後儒自謂愈傳愈細愈入愈微而實則愈說愈謬也歷代賢哲讜議具存范寗曰王弼何晏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其罪深於桀紂王衍將為石勒所害顧而言曰吾曹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桓溫謂諸公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虛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陳頵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

大業可學應詹奏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淸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晉世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諸醫方祖訥以爲不可梁武帝好佛太子又講老莊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玄虛中原淪喪今東宮復爾其爲戎乎顏之推曰老莊之書不肯以物累己故藏名匿迹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非濟世成俗之要魏宣武帝廣訪得失治書陽固上讜言曰爲治不在多方力行而已親宗室舉賢良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樂遜奏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詣魏光乘請行魏徵所注類禮張說駁奏曰禮記前漢編錄傳習千年著爲經教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魏徵因炎所修更加整比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安遂罷書內府王元度注尚書毛詩毀孔鄭舊義請行己所注崔仁師條其穿鑿不經遂廢孔穎達詩疏序曰劉焯劉炫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李翰序杜佑通典曰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聖人不書學者不覺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宣明大義百世可師李嗣眞曰古之學者皆有師法今之學者但任胸懷韓愈曰先王之教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

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斯道也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宋祁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司馬光曰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爲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憒瞀而不能知又云聖人之道如天地靡所不有衆人之道如山川如陵壑如鳥獸如沙蟲各盡其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包也無不徧也歐陽修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劉恕曰訟學已爲今日患後二十年橫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訟學謂當時道德性命之說字書云訟巧言也）晁說之曰胡武平周茂叔仝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則授二程遂大顯於世又曰楊中立載其師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則猶王氏之說也邵雍曰凡人爲學失於主張太過（爲二程發）又謂程頤曰面前徑步放寬你道生薑樹上結其奈何欽宗靖康元年始詔羣臣庶士當講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高宗紹興六年吏部員外郎陳公輔奏今日之禍實王安石邪說所致帝悅投左司諫遂請禁程氏學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十四年帝幸秘書省頒手詔曰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略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嗚呼士習爲空言而不爲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爲是年十月以右正言何若奏戒內外師儒之官黜伊川程氏之學二十五年詔

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陳善曰大抵後世去古既遠言古事當以古爲正古人三傳雖時有疏脫或當時師說猶存亦或有簡牘可以爲據未易盡廢也漢人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必有所本今人遂以意度之豈勝臆說哉游酢曰不能博學詳說遽欲返約不能文章遽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浮埃聚沫以爲基綿兮綿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蘇軾曰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徐度曰方王氏之學盛時士大夫讀書求義理皆務於新奇然用意太過往往反失於鑿周必大曰熙豐以後學者爭言道德性命之理躐等陵節難與失步邯鄲者言也晁補之曰六經之說道爲難知學者於道如隔雲霓而望日

月求道之敝卒居相與言土苴治天下有所用之適效一事或已病於方寸凡此奚補也有庠序所宜先講者今欲悉考其說與諸君一一肄之陳師道曰昔者先王同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禮樂道德性命而已此乃世外執拗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畢天下而居也陸游曰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羅泌曰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彝性不可以辨索辨之益晦惑性與天道罔非言所能竟也惟一隅以求經天下通患也陳亮曰得不傳之學皆耳目不逮聞見不慣之辭也又曰亮初有知識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王十朋曰學者患在好言性今天下黨同之論在乎性善一二師儒倡之學者從而和之非有見而言論語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子爲性立一定之論世乃謂性無上中下而才有之焉有性無而才獨有耶學者愼無習於雷同之論而雜佛老之說何坦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非隱也入孝出弟必行有餘力而後可以學文實行不

先徒文無益況可遽聞性與天道乎後世學者徒事口耳茫無所從入精襲陳言自謂窮理盡性亦妄矣葉適論學校曰本朝始議建學久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就之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又曰爲國之名物章采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於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盡皆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談以文其無用又曰謝顯道言程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便是爲洛學朱熹曰石林之說固不足信不知上蔡也恁說是怎生地劉安世曰願士大夫立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元祐士病）貴嬾翁曰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淳熙以後士病）□□□□□□□□□

□□□□□□□□□□□□□□□□□□□□□□□□
□□□□□□□□□□□□□□□□□□□□□□□□
□□□□□鄭樵曰三代學術漢徵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淩
彝非後人用心不及前人實後人學術不及前人學術也後人
雖及大概有二一者義理之學一者辭章之學義理尚攻擊辭
章務雕搜就義理者以辭章爲不達淵源玩辭章者以義理爲
全無文采要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焜人目義理雖深如
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途同歸皆從事語言文字之末而
非爲實學也謝枋得曰漢之明經以修行也宋之注經乃衍辭
也漢士質宋士浮此世道升降之一驗也劉國曰六經自火於
秦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

後注疏釋經十得其六也宋儒補其三四而備也袁桷國學議
曰國學規制漢禮略見於大司樂文王世子其詳莫得而聞漢
武表章六經後漢尤盛唐徵附益之而制愈詳宋承唐舊而國
學之制日隳至於紹興愈廢所謂三舍法崇寧宣和之弊也秦
檜復增月書季考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國學定制
儒得如唐各立博士互爲問難至於當世要務如禮樂刑政兵
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見經濟之實自宋末年尊
朱熹之學脣腐舌敝止於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
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淸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
近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髫齓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靡
有遺忘一有詰難茫然不能對尙甚於宋之末世知其學之不

能通也大言以蓋之義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
者謂自漢而下皆蹶道不能辭章者謂之玩物喪志功業之成
何所不可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古者教法春夏干戈秋
冬羽籥射御書數皆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虞集曰聖
經深遠非一人意見可盡今人但見宋儒經未見宋儒以前六
經（楊慎曰有味乎其言哉）陳櫟曰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並伊洛
不類（若淳熙爾謬）宋濂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繁辭複
說道之蔽也何瑭曰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未知其實反覆乎
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將二十年玩伏羲卦象
乃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眞學者習於耳目聞見遂以爲
理實止此而不知其謬也楊愼曰何謂道學明明白白平平正

正丨中庸而已更無高遠玄妙之說闊論高談飾虛文美觀聽
而曰吾道學吾心學使人領會於渺茫恍忽之間無可著摹求
其所謂禪悟乃欺人之行賊道亂俗又曰世之學者掇飾宋儒
緒餘不究古昔妙論盡掃前代歸之宋儒盡掃宋儒歸之朱元
晦寧得罪孔子不敢得罪宋儒類如此胡直曰後儒集注膈臆
杜撰往往強孔孟之言以就己說騁其身覆之見著爲畫一之
書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此親民之旨也必改曰新民與大
學本旨有間矣繫辭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本文相屬也必謂曰窮至事物之理含理於義之本文增
贅事物於其間與繫辭本旨彌遠是孔孟雖定後儒不以爲定
也孔孟定於一萬之不齊不必定也後儒遂未嘗取其萬者而

定之終失於一也愈悖而馳也雷禮曰學者之弊竊上乘之旨以附濂洛主靜工夫千言萬語終虧實踐孔子刪述六經爲萬世標的者固如是耶邵寶曰願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熊過曰挾策而言者各異其旨上者談性命次工詞章棄廢前聞不守師法漢儒傳經莫不守師法尺寸不敢變據經守禮綜核精實皆有檢押奉以周旋不惑於多方述者之謂明此爲庶幾矣又曰漢之學近忠隋唐而下浮而已今之弊下爲謷訾之言以欺其上上受其欺而不加省也卽而問之空空如也相率入於虛其爲無用何疑也薛應旂曰不尊經而尊傳至於今日已化爲世儒之經非古聖人之經正猶讀方書而不知治病及以庸醫之說亂炎皇之眞也其弊可勝言哉何遷曰聖人有言莫

備於論語其罰命學詩書執禮文行忠信性與天道則不得聞後世所謂微辭奧義不數數覯焉爰至宋世發之大盡近視宋又過之而性與天道之蘊罄人後生習聞其說遂謂性命可以自悟不可頓人可與能者期於從未可與不得其門者益其見也顧應釋曰近見有竊吾儒格物致知以解法華經者方異之不意吾儒亦借佛教以明道也（謂活潑潑地常惺惺與本來面目向上一機打做兩橛等說）其流弊將至儒釋同歸而不可解矣吾輩不能辭以闢之而助其波揚其焰寧不得罪於聖人羅洪先曰晚宋號理學者無慮數十家書連數千百卷膠於理氣動靜之分漫衍贅複益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目眩此聖門一戹也近時傳良知之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罔致知之功一聞用功輒生詑訝過在任心流行而不復辨聖賢所指凝聚兢業之工盡與埽除其弊將多於晚宋支離之失談學者謂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久而後悔之陳于陛曰近時高明之士動靜造化在乎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害道爲甚聖人之心極小立言極近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之學問一倡人且視天地爲無何有眞名教罪人也湛若水曰孔孟而後若更一門門各爲戶競出異言歸有光曰經非一世之書非一人之見所能定學者固守沈溺而不化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實無所折處此今世通患也郝敬曰夫子之道不過忠恕堯舜之道不過孝弟苟索隱行怪實罔民而欺

世陳深曰始吾於漢儒病其支離讀宋之書輒掩卷懷漢儒嘗志道曰二程之學本於濂溪其據德之功亦從禪宗之鍛鍊性體轉脈過來又曰程伯淳欲繼孟子而任道無乃以道爲儒家私物哉朱紫陽益深道統之說而以上古神聖繼天立極之統盡屬三代後之匹夫晚年雖悟前非以盲廢未遑釐正何偉然曰昌嚴云進退古今漢其周後之獨勝者哉繇宋以來有不耀文而繁義逞欲而衍辭者鮮矣亂漢不無少遜安所望三代之埶也總之浮僞爲蠹浸淫愈下耳非卓犖砥柱之英疇望焉宋存標門宋儒之論天地日月鬼神眞以弦和鐘也樓堅曰昔聞通儒之論以爲聖人之經宜存衆多異同之說以待學者之自得漢人去古尙近學有承受其說決不可廢明初儒學之臣不

能將順聖主之德意狃於所聞一切抹殺此與介甫之私學何異況長卿曰宋儒以議論勝其說皆本孟氏顧南渡而後寇逼門庭時勢孔棘猶諄諄辨程頤王安石之學術此與百官戎服講老子何異蓋師孟氏而失焉者也儒至今做極矣儒復濫觴於議論訖無成功則儒效不彰孔氏之眞脈漸斷焉馬卿曰晚宋陋儒沒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圖不返身心但求毫杪今又躋其糟粕以自述名曰理學之奬孫紹先曰古者以行爲言故文簡而中後世以言爲行故文煩而億彼爲傳注之學者自壯至老見猶未定也其皆聖人之意耶（謂朱熹晚年尙改大學誠意章）祝允明曰大學中庸宜還之禮記論語孝經同升爲經孟子散諸論場徐渭上其師季先生書曰承教解詩已至桑扈渭竊有所獻先儒若

朱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奧氷解理順之妙固多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所宜深誡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弄文墨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或可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注既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誣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搒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尙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不過誇多鬬靡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己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如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丁元薦曰漢儒解經未必盡出漢儒漢儒去古未遠專門之士各有所

承襲傳諸弟子轉相授受各成一家六朝而下旁蒐博討字櫛而句比之宋儒起五季而瀦洙泗其力固已艱其志亦過鋭矣舉千聖不盡之言不盡之意斬以一人發其藏盡一以示天下萬世而聚訟之門啟不傳自宜聖之口吾不敢信昔七十子之徒才穎十百後世也親聆咳唾當日微辭妙義隱而不傳者何限況影響於三千載下乎申時行曰有託空寂爲精微執玄虛爲體要抗顏一世以爲身心性命之學焉時可曰聖門四教六藝古聖人之教也學者優游漸漬其中上焉者以達下焉者以守萬世不與易也子靜求心而其徒棄經典元晦窮理而其徒泥章句伯安即心即性即心即經本爲支離者鍼砭然其末流未免虛而失實內而遺外甚者恣心順意糟粕於經脫略於教

長遊談而廢實學此憂世者所深慮也林爊曰大抵宋之士大夫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迂儒曲士內實不能辦好爲大言責人以所難人主雖心知其不可方且呰然外惑虛名牽浮議不能決也曹于汴曰道不遠人之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達道孟子所謂人異禽獸正此耳更有何性何道不著形氣不落色相聰明小子未能遍讀聖經強捏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等語以合於上乘不可思議之宗而天下萬世人人共知其能之聖學亂矣張鳳翼曰世人空談無實只占地步者足以釀成世道之禍晉之清談宋之理學是也晉人之談失之奇而無實宋人之習流於俗而無禆晉有陶侃惜分陰晉以身救之王導以王彝而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則以言責之洎宋惟陳公輔陳貴謝

廓然自拔流俗極論其僞而後世庸惡陋劣之夫猶以此術變亂士習則理學之獘甚於淸談也悉夫焦竑曰嘗慨朱陸異同之辨幾若聚訟邇來新安姚江之派亦涉於門戶角分呂坤曰六經簡易明切諸儒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拾瞿曇唾餘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世教蕩無畛域吾儒淫聲美色之譏畢竟意念口頭帶些禪氣近見鄒南皐亦犯此經史外諸淸奇高遠渺冥幻妄之書宜付諸火又曰明道雖有味恐其叛道作書戒之張溥曰大學注疏古本也論者謂漢儒注本不可輕易其言近是朱文公章句盡變其舊又以意補亡不少遜讓董槐王柏葉夢鼎皆云大學原無闕文大學本在禮記四十二其文不析章句近代訓詁學庸尤繁言之彌多去之

彌遠況經曰六經孔子之道旣昭如日星後雖有述何以復加世之學者不務爲平易而厭薄古訓欲自名家於子臣弟友日用常行之道反視爲弁髦片言單辭樹之赤幟天下之喜爲名高者靡然趨之反覆辨論窮年不能竟其說其流弊將有內棄其心外棄其事釀成淸談之禍梅守箕曰宋人好尊本朝乃至貶漢儒以尊之明人好貶本朝乃至尊宋儒以貶之世風於此可見矣焉從吾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不當論其行從吾所好人各不同何等平易何等含蓄後世學者不免自視太高視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鋒芒矣葉向高曰夫子至聖也語上語下擇人而施性與天道終身秘之罕論一書學問規條森然具備其切近精實者導人以易遵至高深微妙者俟人之自悟聖人之意遠矣後之君子一有所窺昭昭然揭日月而行執途之人而語之曰何如爲性何如爲命何如爲盡性至命途之人唯之曰吾已知性命矣問其盡與至之方則曰不落言詮不可思議嗟乎七十子之所不聞者今途之人咸得聞之聖人所不敢言者後之君子皆哆然言之若精深而反恍忽無據則後之學與古之學可概也已又曰三代而後儒者之用何寥寥也漢唐謂之崦嵫宋則云杲杲扶桑矣下常有眞儒之名上不收用儒之效其時之儒立身太峻持論過高遂令人謂儒道無關盛衰欲舉濂洛關閩之徒束之高閣亦足悲矣明儒之用肇起河東大振於姚江其後空虛悠謬爲世詆薄而儒道復絀錢謙益曰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於漢晉粹於唐而是正

於宋歐陽子以謂諸儒章句之學轉相講述而聖道[illegible]明者也熙寧中王介甫憑藉一家之學創爲新義而經學一變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諸儒之學集爲傳註而經學再變介甫之學未百年而熸朱氏遂孤行於世永樂中詔諸儒作五經大全於是程朱之學益大明然而再變之後漢唐章句之學或幾乎滅熄矣漢儒之言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爲學之科條如是而已其言性言天命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知土神則信存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所謂知性知天者如是而已朱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埽除章句而胥

歸之於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爲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漢儒謂之講經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卽聖人之道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於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則亦宋之諸儒埽除章句者導其先路也修宋史者分儒林道學爲兩傳儒林則所謂章句之儒者也道學則所謂得不傳之學者也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也降而爲經義道學之倫也流而爲俗學背天下不知窮經學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師馴至於今輇材小儒敢於嗤點六經呰毀三傳非聖無法先王所必誅而

流俗以爲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學術蠹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觀歷代之論魏晉宋南北之言學流弊可知蓋淸談害實始於魏晉而固陋變中盛於宋南北自漢至唐異說亦時有然士安學同中實尚存至宋而後齊逞意見如七國戰爭專事口舌學術日雜屢爲後儒臆說所亂未能淹洽古說又不除心將人情物理平居處事點勘離合說者自說事者自事終爲兩斷一段好議論美聽而已聖人生平可考鄉黨所記可徵弟子問答可據後儒所論惟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四書之本行而聖門之六經四科亂矣學者所當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而不下無論其未嘗得而空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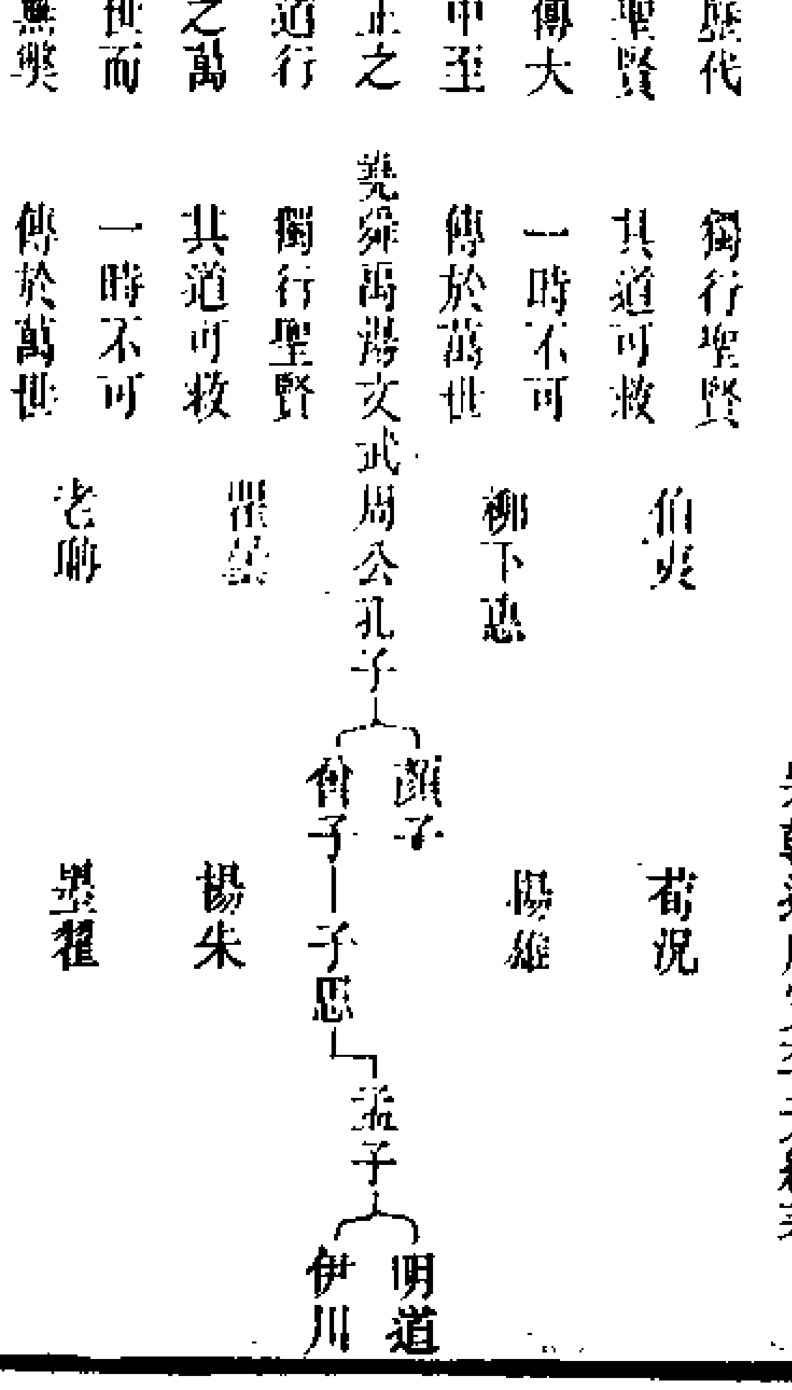
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沖漠無朕至矣心無不勝矣性無不復卽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知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司馬承禎坐忘天台止觀同一門庭則涉門方士之能事耳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於民生安能與古經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合哉鄒元標南皋語錄有問近時學問混肴貌內養者好談老遂以老爲聖學溺高妙者好談佛又以佛爲聖學昔之二氏皎皎然在吾儒之外今之二氏壘壘然在吾儒之中卽孔孟之學與宋儒別今遂以偏者之學爲孔孟之學矣當時學者不可謂無人蓋事之昭然可辨者天下人心所同也蓋以聖人古經帝王天命統道爲首出庶物之尊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師儒講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

農工商賈給食成器遵道之人女婦織紝酒漿助道之人朝廷政所從出立道之源有司公堂行道之所膠庠言道之所鄉塾學道之所六經載道之書歷代典章續道之書文章辭賦彰道之書冠婚喪祭吉凶儀物安道之用軍務邊防五刑百度濟道之用此聖門所謂道也非後儒宗旨之謂也聖人中正平實廣大無盡國家是賴本配天配地之學後儒變立新說化爲各自一種囊風橐霧成可有可無之經蓋宋南渡而後習俗相傳虛文日甚妄論日多人才日浮風俗日變好高日甚武備日弛諸夏日弱民生日困以學術誤人國家良可慨也儻不明目膽不避忌諱不畏譏訕守古駁正將來何所底止豈欲多言哉密朝夕趨庭訓誨懇至壯時嘗習靜坐先子深加呵禁後在鄉塾

考定古說條晰辨論蓋密事先子多年艱苦患難閱歷久見古注疏在後使歷艱苦患難而不見古注疏無以知道之源使概古注疏而不歷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今已老齒其於經傳微明定旨傷漢唐遵聖合經有用實學晦塞既久諸儒辨論亦多然公卿大夫主持吾道者也名儒賢士發明吾道者也皆於聖門有衛道之責焉故錄平生講貫記憶於先子者請正思古救浮之睿哲云

聖賢事業圖

宋乾道庚寅李元綱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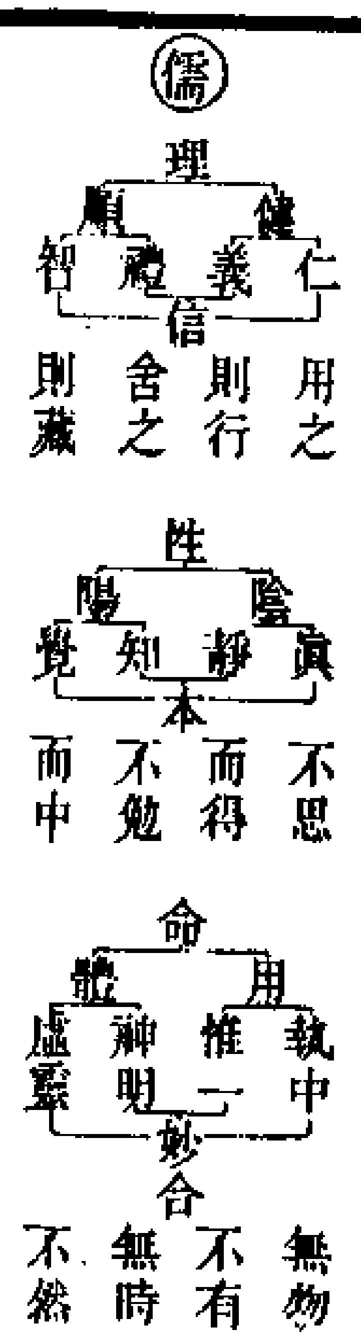

歷代聖賢傳大中至正之道行之萬世而無弊
獨行聖賢其道可救一時不可傳於萬世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明道
伊川
獨行聖賢其道可救一時不可傳於萬世
伯夷
柳下惠
瞿曇
老聃
荀況
揚雄
楊朱
墨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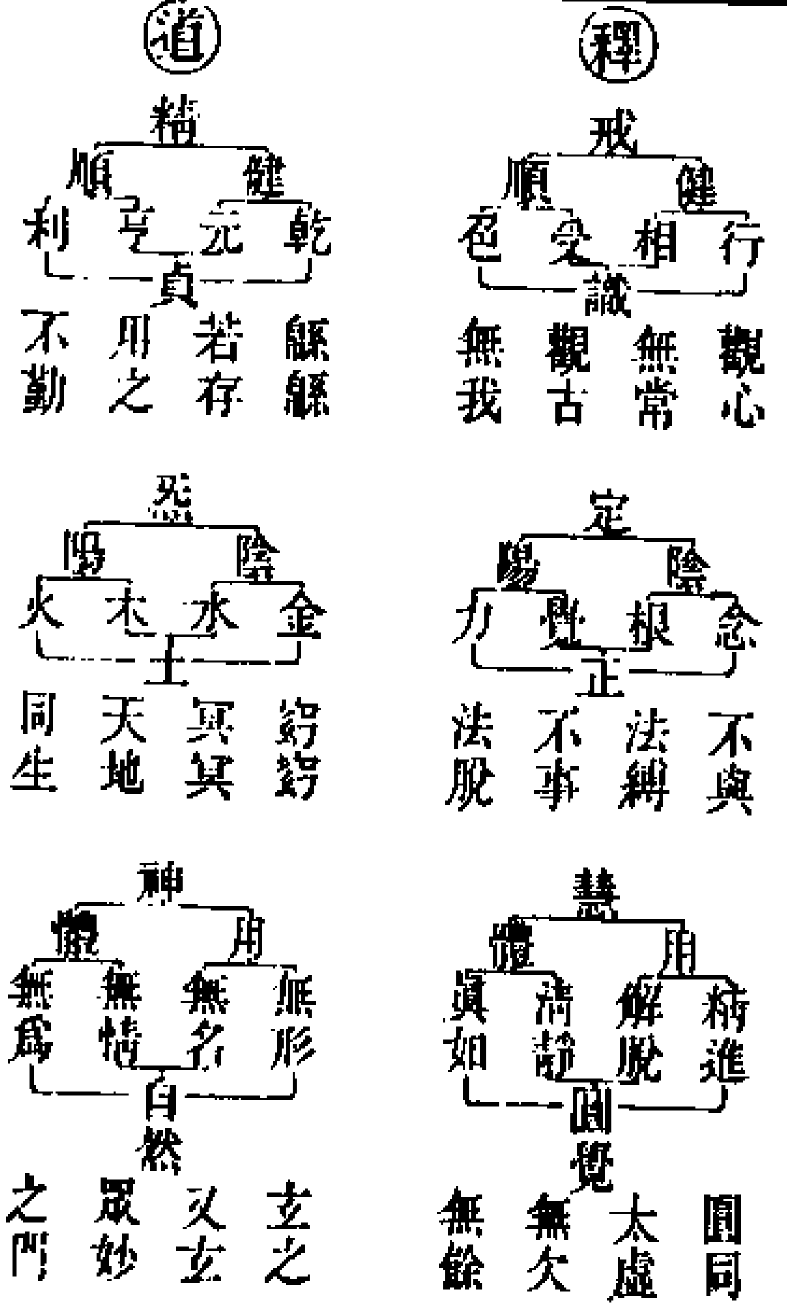
聖賢事業圖謂歷代聖賢傳大中至正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居中瞿曇老聃楊朱墨翟居右似矣以伯夷柳下惠荀況揚雄居左配之何也伯夷柳下惠聖人之所稱未嘗不大中至正所謂異於是者有時伯夷可有時柳下惠可非如後世之佛老不同道也至荀況揚雄乃孟軻一流人自漢至唐未嘗別或稱荀孟或稱揚孟宋始以王安石程顥程頤各接孟軻遂加詆黜此歸有光所力辨也且佛老以爲不可傳今其人林林郡邑以爲可救一時佛老之可救一時者安在其說之難通所未能解若倒七十子與漢唐而以顥頤上繼自以爲道統乃宋世妄論夫堯舜至於宋三千年間道纔有十四人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

百有餘歲帝舜之稷契夔龍垂益殷之傅說甘盤伊陟箕子卽孟軻所稱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在所棄而程灝兄弟並時而接𨒪於南渡源源而來古何聖人之少而宋何聖人之多也恐皆杜撰臆說此未免深有罪於聖門七十子與歷代帝王及公卿賢喆也可深痛哉

三教一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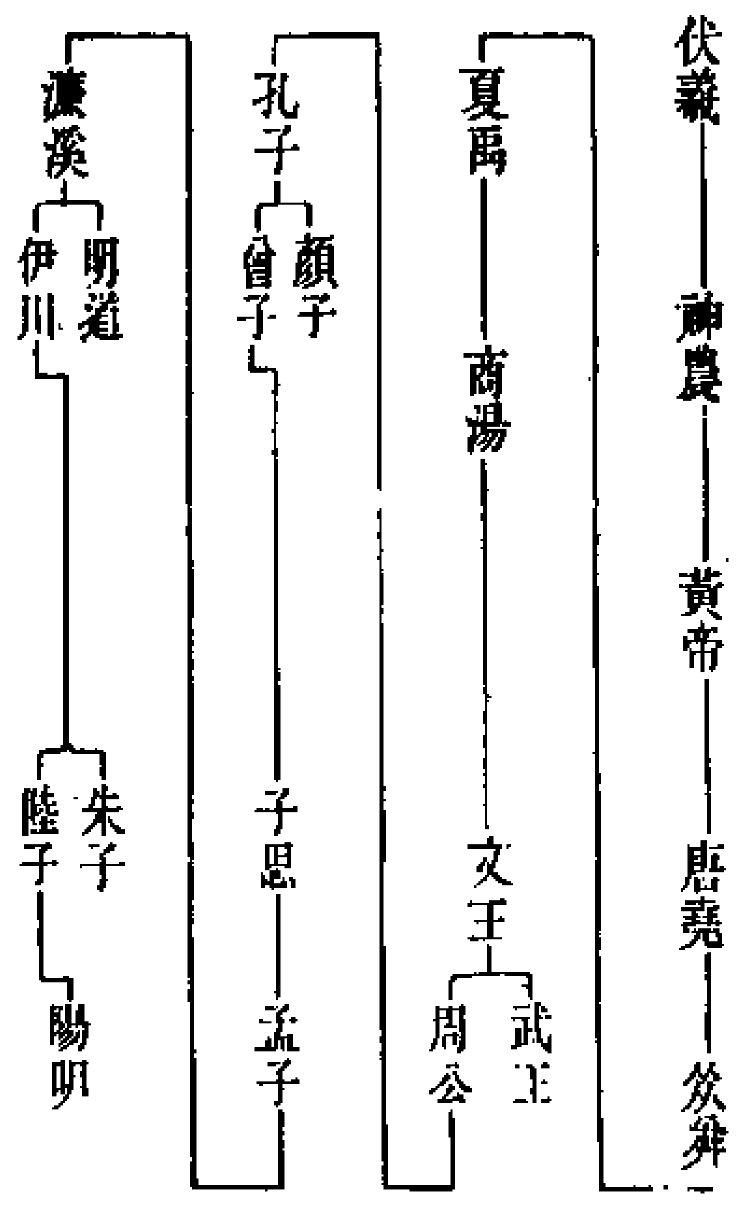
附九成錄


儒
理
順
健
智
禮
義
仁
信
則藏
舍之
則行
用之
性
陽
陰
覺
知
靜
眞
本
而中
不勉
而得
不思
命
體
用
虛靈
神明
惟一
執中
妙合
不然
無時
不有
無物


釋
戒
順
健
色
受
相
行
識
無我
觀古
無常
觀心
定
陽
陰
力
覺
根
念
正
法脫
不事
法縛
不與
慧
體
用
眞如
淸靜
解脫
精進
圓覺
無餘
無欠
太虛
圓同
道
精
順
健
利
亨
元
乾
貞
不勤
用之
若存
緜緜
炁
陽
陰
火
木
水
金
土
同生
天地
冥冥
窈窈
神
體
用
無爲
無情
無名
無形
自然
之門
衆妙
又玄
玄之

此圖見陶九成輟耕錄不知其所從來觀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序云學孔氏者黜老子學老子者黜孔氏其後有釋氏固學者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河南元生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據此則儒與二氏混而相比雖起於梁至唐中葉始盛未曉有圖否也輟耕之圖則宋後之說何以知之圖言理爲先而繼以性命終之以妙合先聖賢易曰乾健也坤順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乾坤健順陰陽一而已理性命皆在乾坤之內何得以健順屬理而陰陽屬性哉至於體用出參同契本於黃老之人古經竝無此言宋周惇頤通書後有太極圖南宋朱熹移於通書之前盧稱之通書云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胡直曰既言五行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是無極二五殆無不合也又何待妙合而凝胡直之言可深長思也自宋性理之說與發源二氏始以理爲至極而居末有天地之先聖門何嘗有此諸公別立支派名爲道學觀此圖世遂以儒之

道統正系圖



道統問（見周汝登聖學宗傳）

或問曰韓愈原道以道統始於堯子必始於伏羲者何也曰伏羲畫八卦太極闢而道可演神農教耕稼民生遂而道可明黃帝制冕服禮樂興而道可闡道統之原實基於此矣吾固系三聖於唐堯之上者述朱子之意也曰韓愈以孔子傳之孟軻子必增以顏曾子思者何也曰顏子聞博約而見卓爾曾子聞一貫而悟忠恕子思紹家學而作中庸授受之眞莫切於此矣吾固增三子於孟子之上者補韓愈之缺也曰朱子以二程接孟氏之傳不計其淑濂學伊川以明道續孟子之後不嫌於背師教子必增之以周子者何也曰道體之契上接洙泗之源圖書之旨下闢河洛之派繼往開來之功於茲爲大吾固增周子於二程之上者信諸己也曰

程子之後有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諸人也子遂系以朱陸者其意何居朱陸之後有草廬吳氏魯齋許氏薛文清胡敬齋諸人也子遂繼以陽明者其意何在曰吾嘗觀祀典焉有大宗之祖百世不遷者也有小宗之祖四世而祧者也曰楊曰羅曰李者小宗之謂也朱陸其大宗乎曰吳曰許曰薛曰胡者是亦小宗之謂也陽明其大宗乎曰吳許薛胡一皆精思實踐嘗不在陽明之下子必以陽明爲大宗者何也曰良知之教照耀萬古及門之徒幾至四千孔子云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問者唯唯而退卷也私誌其問答之言以俟有道統之責者於是乎采奉新黃卷謹誌

按黃公卷著是圖與問余覽之見其信陽明篤敘統系明非實有所詣者不能而何其名實之未甚顯赫也余作聖學宗傳此

圖足相發明故以冠宗傳之端云剡溪周汝登謹書

費密曰宋李元綱作聖賢事業圖堯舜至程顥兄弟聞道者止得十四人嘉靖中黃卷道統又二十一人其言曰大宗百世不祧小宗四世而祧朱陸陽明其大宗乎曰楊曰羅曰李曰吳曰許曰胡小宗之謂也以後世嚴離二氏之儒遂與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並稱僭肆無倫姑不論七十子傳人不得入小宗漢唐於四百年小宗並無一人後世敢爲妄言奈之何哉世之君子必能辨之

王道久而漸變遂分表

儒

君臣將相行於通都大郡之中是皆儒道

闢國承家修己安人立治興教宏濟天下

三綱五常飲食衣服宮室器用吉凶儀物殊途同歸詩書禮樂所載士農工賈遵守此爲吾道實事中庸

二氏

山林幽僻之儔行於一室名曰二氏

老氏其徒靜坐相傳爲專養心性

二物會時性情合五行全處龍虎蟠純至超宗越格此爲方士之說

佛氏其徒靜坐相傳爲專悟心性

圓陀陀活潑潑會取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與佛齊肩此爲沙門之說

二氏皆漢後年深積久而才人之入二氏者故變易增益至宋而盛然與儒絕不相同但分別儒與二氏之虛實不煩辭辨而自定世之君子取古經證之必有公論出乎成都費經虞記

道學與方士之金真沙門之棒喝同稱三教而朱陸異同又若沙門宗風臨濟曹洞各成宗旨皆聚徒高談性命而繁辭所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盡失矣學者取古經細求之則聖門之學庶乎其昭然與

覆校札記

上卷

（一葉前一行）裁成天地（案易泰卦作財各本皆同惟釋文云荀作裁）

（廿三葉前九行）淮南鴻烈云坊庸郵表非謂其能事也先王祭之蓋思其功也（案淮南無此文惟氾論篇有今世之祭井竈門戶非以其神也不忘其功也數語）

（又十一行）古物之傳於今（案宋史卷四百五十八連庶傳作古之物）

（廿八葉後四行）最是守章句（案朱子文集卷三十一作最焉）

（又七行）只是意味深長也（案文集只作直）

（又八行）問論惟有已發之性（案語類卷五惟作性）

（又九行）性本全善（語類本作則）性情的（語類作底）

（又十一行）甚有意思（語類甚作卻）

中卷

（廿一葉前七行）□州進士（案重慶府志作釋州原鈔脫蝕）

（廿七葉行）窺規他人（案南軒集人下有見他人三字）

下卷

（九葉前十一行）如隔雲霓而望日月（案雞肋集卷卅七無而字）

（又後二行）或已病於方寸（雞肋集方寸作乏材）

（又三行）一一肆之（雞肋集作一二）

（十葉前六行）黨同之論（案梅溪集卷十二作甯同）

（又十行）無習於雷同（梅溪集作數乎）

（又後四行）漢朝之臣（案水心集卷三人作臣）

（又五行）又曰（水心集卷四此段係財總論文疑又下有論財二字）名物章采（水心集作采章）

（又六行）取悅於民（水心集於作其）示威於敵（水心集威作武）盡皆（水心集作一切）

（又七行）常談（水心集作常說）

（十一葉前五行）一者辭章之學（案明翻本通志卷七十二作二者各本皆同）

（又七行）全無文采（通志無全字各本皆同）

（又八行）語言文字之末（通志無文字二字各本皆同）

（十一葉後十一行）靡有遺忘（案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作廢有）

（十二葉前二行）不能辭章者（清容居士集作其不能辭章也）

刊木既成不宜多列續有校得條列於右是書徵引最爲繁富學檮昧寡聞藏書不備掃葉拂塵尙俟賢達甲子條春鴻學再記

孫徵君手書一（已下並見先生江都第十四代孫炳庠編輯費氏家乘）

老夫年忽九十耳目氣血衰耗無以益吾子遠來就正之意念衰朽少承家學先祖沐陽公與陽明高弟鄒東郭之子諱美者同舉京兆得聞其家學平生口無僞言身無妄動以躬行教子若孫老夫奉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此淵源之所自而尤得良友鹿伯順之力居多伯順深得陽明之學者也老夫近見得學問一事原不在尋常數墨較量字句之間建安靑田姚江皆效法孔孟雖不盡同俱非立異我輩只要眼闊心虛實求自信不必拾人頰吻隨人轉移爾癸丑春中夏峯九十叟孫奇逢手書答此度及門

孫徵君手書二

此度畱兼山草堂旬餘矣素不聞其師事者何人友事者何人今

閱其著書聞其持論若久在江村侍講席者其論朱陸異同陽明之功諍論於紫陽旨確有所見不隨人口吻至論漢唐諸儒有功於聖人且有功於宋人可謂漢儒知己然此皆往事猶有人論說其論目前人謂某非諫官持論亦不必太激某某當國而令小人潰決至此亦未免不學無術此皆予在江村四十年前所論說此度若習聞之此度既能世其家學自能光大師說老夫拭目望之矣啟泰氏又書

孫徵君手書三

王文成公之學鄒文莊公得之傳其子昌泉公諱美先大父敬所公諱臣與昌泉公同舉嘉靖辛酉京兆榜得聞其家學暨其著述以授先季父司訓公諱丕基不肖逢奉父命從受學尤得吾友鹿忠節諱善繼切磋之力成都費密事予山中因述付之癸丑春日夏峯九十叟孫奇逢授命季子博雅敬書

孫徵君手書四

從來聚首之難然同此覆載照臨猶比屋而居也此度勉之臨路手書啟泰

先生記孫徵君夫子手書

吾師夏峯孫夫子手書有三紙皆密在蘇門山中所作也一序授道嫡脈一先子孝貞先生傳一誨密語道脈別作方冊誨語後請友眞書錄先子傳於後末爲一卷先子傳後又以誨語作八分書爲一卷甲子春日裝潢之令長男錫琮次男錫璜各藏其一以示子孫門人成都費密謹記

暮年目昏久未眞書今勉爲此都不足觀

右弘道書三卷新繁費此度先生密譔余得之於其縣人楊氏有門人張含章蔡廷治二序蓋先生晚歲定本百年外舊鈔也先生曾受業孫夏峰觀其論述務求實用與顧亭林顏習齋略近殆師友漸漬爲然至今則知先生之書者尟矣適亟付刻以廣流傳惟舊鈔頗蠹壞而攷譌尤甚積兩年許力檢所藏書臮友朋商榷改訂凡數百字有未塙然者別爲校記坿後嚴德清戴子高纂費舍人別傳誤此書爲十卷目次亦多傎倒道謬似據新繁舊志所稱而未見足本也海內藏書家倘更有精鈔賜之諟正則尤此書之幸已又燕峰詩鈔一卷覯新繁龍藏寺刊本較多數首且有異同茲幷付剞劂合前刻荒書題曰費氏遺書三種意亦蜀中文獻之致足矜重者與庚申立夏大關唐鴻學記

荒書

光緒戊申
尹良題

怡蘭堂藏板

序

荒書紀陝賊亂蜀事新繁費先生著也其載事詳而明核而實俾讀之者駭於獻賊之暴虐諸帥之驕蹇科名之徒媢嫉而鮮籌策閒有奇偉之士或沈淪於下寮或受任於魚爛土崩之秋力不能以振拔時不可以有爲雖身首分析暴骸骨於草澤危不能扶顛不能救此先生觸緒而驚心也先生少負奇偉之才捍寇禦侮親戎車乘壁壘乙酉之秋舉什邡之義旗駭白賊之臥心於斯時也橫尸千里土曠不闢廣元能收離散之窮黎屯種飽食戢彼干戈備禦强敵先生居廣元左右參贊戎行戮力苦心欲稍遂其悃忱而安定蜀人也乃媢嫉讒搆媒蘖釁生逮夫崩析此則先生心懷以概悲而於邑也身既無所用於世退而論著其所閱厯貔虎搏噬憑爪牙以逞毒千古之下是非忠奸黑白於此辨矣史照讀之爽然太息焉古者傳信之言務在詳明核實卽休明治平之日猶有黨同訛異史冊不可徵信値時變世易陽九之厄國鮮記載士多竄伏親冒矢石者亦且皇皇然首領之不可保豈復能執管記憶某時某日爲某人之首禍哉故馬遷於七國於秦楚之際必因之國策世本楚漢春秋徵其信且實也向使戰國項氏時無傳焉則闕疑者多矣今先生詳識蜀事如新得其虞劉交綏狀傑後有馬遷者不致歎搶攘之無徵也則是書所係不亦大哉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長至席帽山人史照謹序

自序

華陽黑水肇基帝圖天荒禹甸通君魚鳧始名曰蜀自蠶叢構兵金牛鬪執益壤暴秦財貨甲於天下也井蛙躍馬賚之自王臥龍彌炎載光漢業李唐節度東西兩川昔人所稱揚一蜀二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勝國聿遵古制於成都行中書省府治所屬十有六州縣由唐宋以來各有沿革而川東西之名遂爲定制譚者以爲不典顧史傳體例書郡縣邑必本昭代所建而名之然後史治得失與夫外夷盜賊假擾天紀其時之治亂可得而詳也謹按明制蜀輿圖成都龍安爲川西順慶保寧爲川北重慶夔州遵義爲川東敘州馬湖瀘州嘉定眉邛黎雅建昌土夷接壤設五衛成建總兵爲川南四川所產則五穀六畜金銀銅鐵絲枲綿紵綵染鹽茶材木竹箭之饒豐衍原隰利擅五方故世治則豪傑因之屏藩上京世濁則奸雄盜賊竊據寇擾小民前車覆轍未泯後車之軌循之良可慨也太祖大啟藩封肇錫壤宇割內府之珍奇益蜀都富庶重寶則天球龍璧夏鼎商彝圖書則玉笈金題皇甫帝譜靡有不備而唐宋孟蜀時所創建佛刹道宮之壯麗甍賢藩六七二百七十年來錦貝錢刀之驛集舉崇乎上都豔稱於諸夏俄罵闖賊寇擒黃盜獻逆燬歷朝古蹟掃地盡矣溯夫天啟辛酉土會奢寅叛亂始兆然非牛截旋被戕夷厥時惟川西州邑小有焚掠川東南北略未有創也父老猶以爲大戚也今概之獻逆戮人之多劇於黃巢戕儒之慘汰於嬴政而川東北之民又俾暴虐於西山寇十三家賊此固帝綱天荒西土蒸黎未有之奇酷也密少遭仳離竄身西域通迹蠻荒浮家東海晚歸桑梓江山如故人民全非二十年來之錦繡封圻忠臣名將斷首空城東西川之義夫貞女膏腦塗地青燐白骨地慘天荒就愚闇見采而紀之下筆不忍不下筆尤不忍也他如出身盜賊屢膺干城已輸腹心又爲戎首通如之人包荒馮河用以集事非寬其誅絕也別書所載或有異同蓋知者不能言能言者未能悉此歷代野史稗官足備正史取材而密荒書所由作也方今

聖人在上四方餘孽漸次剿平非已放馬止戈一旦詔修明史廟堂燕許諸名卿苟刺取當年蜀山遺事則是編或亦所不廢也與

康熙八年春二月

荒書

成都費密編次　男錫琮璜校補　孫藻敬錄

蜀之立國黃帝時天子娶其女入宮後從武王伐紂經史遺文可據也自秦改郡縣漢而後郡縣沿革不同改易之名不一今以一統志攷之名稱見在者使智愚官民通曉謂之四川者川東川西川南川北也川西爲省會成都是也即古之蜀漢昭烈所都號爲錦城所轄三十六州縣平如几席者四五百里餘府皆山原相半也成都府龍安府爲川西順慶府保寧府潼川府爲川北重慶府夔州府遵義府爲川東敘州府馬湖府瀘州嘉眉邛雅四州建昌五衛爲川南龍綿爲上川西綿接川北龍安接陝西階州文縣成都爲下川西接邛眉保潼爲上川北潼接川西保接陝西漢中順慶爲下川北接川東重慶爲上川東接順慶與夔州爲下川東接湖廣敘馬瀘爲下川南接番猓嘉眉邛雅爲上川南嘉接敘雅接大渡河所至建昌五衛自漢以來南鄭鳳縣爲蜀門戶夔接湖廣建昌會川與雲南接遵義與貴州接大渡河所與西域接此蜀形勢也其產則有五穀六畜金銀竹木絲麻木綿鹽油銅鐵藥物之利足以自豐殖不假他方故往往豪傑乘之以建立盜賊叛臣亦負固逆命漢唐宋以來佛宮道院之壯麗人材品物之駢闐古稱揚一益二至流賊張獻忠之陷掃土盡矣自天啟元年辛酉土司奢寅叛亂寅亂不滿半歲王師克捷毒未達也當時惟重慶成都兩府州縣受害亦無屠剿父老以爲大痛由後獻逆觀之則寅害極小（別有奢寅紀亂一卷）獻賊陷後其間忠臣義士之死亡饑疫之禍患

一方大事而雜書所紀流傳訛謬蓋知者不能言而言者未深知道聽塗說多沒其實詢問當時在事故老宋各州郡實屛輿論閱歲既久合取而著焉然不敢盡謂全獲也未詳與差錯者恐亦尙有而大端則在此矣流賊入犯四川自崇禎三年庚午始

庚午三月賊由龍安府入至劍州江口走毛裕渡爲官兵追殺未嘗深入遁奔陝西是年四川廣元縣設駐鎭府以保寧同知守之

辛未

壬申改駐鎭府爲總兵官先是隆慶二年都蠻變添設總兵駐建武今自建武移此

癸酉嘉定州地鳴州西北隔九龍灘一夜陰雨暝黑如千人騰踏聲遲明灘徙去城一里

甲戌七月敘州府母猪龍洞銅鼓聲聞一日夜而二月流賊已自陝西興安州平利縣入犯四川陷夔州府開縣新寧縣大寧縣從達州儀隴縣出白水江奔陝西巡撫劉漢儒以賊入四川失官銀二十三鞘遣戍是時賊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嘗攻城署地爲巢穴也流賊發難於陝西延安府而蔓衍於各省以其無定居故曰流賊前六七年己巳延安府保安縣西曰杜甫川有耕者至午聞空中若風雷聲仰視見如火一簇從天墜下耕者走避巖下火即墜前數十步光燄蓬勃塵土湧起十餘丈耕者歸約眾來觀土皆焦灼熱不可近明日鋤得一物如碎石而黑色雜錯金屑有書類蝌蚪文眾共破石分藏之而眾心始疑矣延安有勳衞諸子弟與博徒游博徒多爲盜北方謂以弓矢截人於路者爲響馬賊是矣

子弟遂共爲盜一日刼輜重乃監司物也監司下檄求盜甚急官知盜在博徒中捕之博徒拒捕官乃發兵求盜博徒大窘遂與官兵鬭有司以叛聞衆益不敢歸於是掠人爲盜盜亦有衆又値年饑貧民揭竿爲亂互相結聚亂首曰掌盤子亂民潘某爲掌盤子衆最多號潘十萬潘衆雖多無有器仗奪糧救困而已延安副總兵薛某討平之死萬人誅潘十萬其餘黨又各領徒屬爲小掌盤子有神一魁王加肩黃龍紫金梁不沾泥點燈子苗美一字王大天王獨行狼一斗穀一根柴秋圪台可天飛又有蝎子塊闖塌天老回回掃地王八大王八隊七隊闖將過天星混天星滿天星上天猴其小者尚以百計如一座城一頂盔老元寶之類不可悉數其後苗美王加肩衆至萬餘推安定人高迎祥爲主號曰闖王勢遂猖獗朝廷遣將連年征討成遊賊矣諸賊中雖姦人思亂其初乃饑荒所迫博徒亦勢急思逞望撫還鄉井者蓋十有七八後陝西總督某者招降數千人一日遣樵采去其弓矢令入山谷以兵數千人共誅之降者見欲殺遂舉石擊兵或登山拔木爲杖兵不能制皆走而衆乃絕其望降之心諸賊亂累年或戰死或自死或降餘衆悉併於李自成張獻忠卽首有存者亦居兩賊部下矣李自成卽所謂闖將張獻忠卽所謂八大王也自成米脂縣東雙泉里人父爲農貧甚移家官莊官莊者艾鄉紳所居自成産時夢一黃衣人入其土窯故小名黃娃子父亡自成年長無依爲米脂縣圁川驛馬夫艾鄉紳之門有石坊艾送客忽見自成坦卧其上怒之他日又溺於艾鄉紳門牆擒入箠楚亂下繫於庭柱艾之季子

出手持餅啖自成飢甚向季子乞餘餅季子罵曰我寧飼狗豈以與汝投餅於地脚踏而去自成深恨艾鄉紳又送官責治適自成騎死驛馬二匹追賠比較甚嚴又騎死一匹遂欲走亡無可投者平時有綏德州武生鍾姓往來米脂每住自成家自成以結交生員爲幸而鍾生亦以得有歇足之地自成又時時以所得錢周濟鍾生至是往投之鍾生安自成於土窯中會天黑雪自成在窯中不見人至從窯中攀尋而出過屋檐攝椽垂而下乃文廟廡間也自成取先賢木主然火窯中以禦寒木主皆松香聞於外人疑城中從無然松之事或曰惟兩廡木主是松因往視之果不見主呼廣文共觀細察然後見屋上有穴尋踪跡至窯中獲自成焚餘木主尚有存者繫自成於學門通學諸生皆至鍾生亦來自成向鍾生求救鍾生見文廟事大不能言由是自成恨鍾生之不救己跌脚曰異日必報此仇衆送自成於州責而枷之枷滿遂流落西川西川者米脂綏德寧夏三處犬牙之地產鹽無賴之徒多聚焉有馬某者長大精悍時時飲酒宿娼人謂之馬大將軍自成困甚問馬何業獨有金錢若此馬曰吾業不可語汝自成固請馬以亦喜自成壯大乃語之自成遂與馬共刼人於路己巳歲米脂大雪晦黑三月有餘麥皆凍死又大旱人飢自成率本地少年乞人藏粟散糧於衆遂爲小賊首一日過一堡自成飢甚向堡人乞食堡人曰宜遠去恐吾將主知不便自成問將主爲誰則艾鄉紳季子也大怒盡力攻破堡支解季子而去益縱橫無歸正之意已而洪承疇招撫復叛出口外盜回子馬爲回子所敗其衆皆沒自成纔二

十餘騎走匿四川太平山中依張獻忠獻忠以馬百匹卒百人與之使助己爲援獻忠招安自成藏山不出獻忠復叛官兵圍之自成先走出由河南內鄉南召魯山之河南府時河南久旱大饑自成有飢民數萬攻河南府初榆林羅代爲副將有戰功追賊入山戰死以其弟爲參將守河南府紅旗李狗皮潛通自成陷河南府得官兵三千人狗皮遂爲先鋒先自成衆雖多悉飢民自狗皮降有精甲始盛時大將左良玉追張獻忠駐兵襄陽河南兵勢弱自成攻開封府南都指揮使陳福以勇聞人謂之辣撥剔在外開封圍歸救從小路入開封夜至自成營亂射中自成目開封圍解不逾年自成復攻開封詔闖部丁啟睿督五鎭之兵方國安陳某楊某胡某猛如虎合左良玉援開封自成聞官兵來至朱仙鎭與良玉戰以大礮擊良玉不能支而糧又乏官兵驚退良玉回襄陽狗皮亦戰死自成圍開封兩年城中食人決河浸灌城遂沒自成復攻良玉於襄陽駐樊城遣賊將從上渡江良玉懼遂下武昌至池州又返安慶過夏九江度歲乃上湖廣良玉在安慶時張獻忠僞良玉爲自成所敗亦出張獻忠膚施縣人延安府捕盜快手也性凶悍常犯法爲官所笞繫獄久之革役甚忿而又窮無所歸苗美王加胤輩作亂獻忠往投自將一隊戰則先登亦爲盜首共殘川湖州縣後破湖廣穀城諸賊時多死亡其餘皆降止獻忠尚盛朝廷招安賊黨獻忠亦降以觀變總理熊文燦安插獻忠於穀城有賊兵三千人詔遣兵部職方主事南陽包鳳起往閱包甚恐至襄陽以命付日者推之日者言無事但有虛驚包至穀城獻忠令其

衆過隊先去者更衣改器復過以示兵多閱畢未賞獻忠怒曰闖吾兵不賞令束柴燒之時治院大廳李成章在座（治院弘治年開所設專以撫治流民官差都御史與制院不同）謂獻忠曰職方兵將皆受約束將官披執見明日頒賞此舊制也獻忠怒解成章以告包亥日賞之包益畏遂與成章獻忠結爲兄弟共飲酒酣包言日前襄陽推命甚驗獻忠欲推己命問包姓名居址迎入其屯所日者提獻忠言甚貴當爲王獻忠喜又令推其裨將皆曰公侯獻忠不軌之志遂益決庚辰復叛兩賊亂天下事多未能悉著著其犯四川者流賊甲戌之入蜀地見四川山水險阻不可馳驅恐官兵圍而殲焉遂出白水江復入秦而漢中府爲賊掠者遂竄川東川北之山谷間爲賊夜捉人而繫之年餘乃解面類上刺天王大王等字使不得歸歸則有司以曾爲賊治罪久之黨遂衆賊首最著者曰搖天動曰黃龍蜀謂之搖黃賊其掌盤子十三人號搖黃十三家曰爭天王袁韜曰震天王蝕龍曰整齊王張某曰黑虎王混天星曰必反王劉惟明曰奪天王某曰闖拾王某曰爭拾王黃鷂子曰二哨楊秉胤曰六隊馬超曰行十萬呼九思曰順虎過天星梁某曰九條龍遂爲四川東北大害然流賊者大賊搖黃小賊也初流賊至漢中竄累月掠人甚衆有逃歸者關南道某誤信其下之計云斬從賊者以示威於是斬數人而捕掠者以從賊論被掠之在賊營者不敢歸歸者畏捕反走從賊此搖黃賊之所自始也

乙亥

丙子

丁丑閏四月四日雅州地震六日馬湖敘州瀘州越嶲皆震二十九日榮縣黃時泰家地鳴聲聞半里劍州大水漂沒甚衆冬十月流賊復從七盤關入四川分兩路一枝由劍閣潼綿一枝由龍安遂寧劍閣未守劍州生員聶明杲督鄉勇守之賊捕民爲鄉導從後關小路繞出明杲死之賊入所過州縣多望風竄賊兩枝皆至成都攻圍二十餘日城上多方禦之不能陷乃遁去賊攻成都時援兵皆距數百里外無一騎至城下獨副總兵張令將數千人據漢州當賊衝拒賊數萬之衆多有斬獲四川總兵侯良柱以救援至成都賊已去至金堂縣淮口良柱追之戰梓潼倒馬坎賊衆良柱兵少遂敗戰死副總兵羅乾象劉貴俱戰死全軍皆沒時巡撫王爲章駐保寧先是梁山有朱廷益者善幻術爲章信之署軍前參謀令別將一軍賊至不能禦御史柳寅東劾爲失機爲章被逮廷益死成都獄中十一月陝西總督洪承疇追賊入四川駐保寧總兵左光斗從承疇曹汴蛟駐劍州

戊寅正月曹左擊賊於梓潼遂從東鄉出四川遁入漢中以傅宗龍巡撫四川成都府閧訛言巡撫欲於六月二十四日以火把會爲亂宗龍雲南人雲南俗六月二十四日燎火庭中聚飲人相撲戲爲樂故也至秋民始安新繁縣西郊外石佛像動

己卯二月保寧府天鼓鳴五月背星下移設立夔州府十三隘一隘一將十三隘一大將統之召傅宗龍爲兵部尚書以按察司邵捷春爲巡撫

庚辰成都郭外北城街東嶽神泥身動邵捷春祝之若賊至城全迎神入城後賊至無事遂迎神入城至下蓮池供之時張獻忠復叛於穀城詔督師閣部楊嗣昌駐荆州府討之獻忠敗入竹山房縣嗣昌合兵圍誅令大將左良玉駐襄陽伺賊走鄖陽令四川巡撫守夔關伺賊走四川而嗣昌自扼夷陵之隘謂之圓盤議計定巡撫邵捷春駐夔州府自夔而下有大寧大昌兩屬縣其連湖廣竹山房縣者共隘三十二處捷春遣陳大秦往視隘隘將悉饋大秦金皆言守甚嚴捷春令見嗣昌嗣昌曰圍賊功將成令汝主親查方可大秦未至賊已入蜀嗣昌劾之捷春斬大秦傳其首先是隘將覃思岱楊茂選不相能思岱陰中茂選於捷春斬茂選令思岱兼將其兵茂選之兵怒委去不守四月賊遂從此入諸隘亂潰賊乘夜斬夔關抵夔城下而遁副總兵張令與賊戰達州朱家槽敗績死之獻忠入太平縣界營於太平瑪瑙山北曰蒿壩去縣六十里左良玉追之暗襲賊前營於瑪瑙山之南曰金銀洞賊未之知也次晨賊踰山而南欲攻太平良玉邀之戰於山麓賊敗奔官兵乘勝奪嶺賊大敗尸滿巖谷獻忠以殘賊千餘遁去道遇閣部差官殺而取其牌票僞爲差官夜入城殺襄王而匿於湖廣茶山嗣昌奏捷春失機有詔逮問八月閣部楊嗣昌與贊畫主事萬元吉自湖廣追賊入四川至順慶府復還湖廣十月張獻忠羅汝才自漢中犯成都汝才號曹操其與獻忠相犄角者也賊陷梓潼縣副將郭某追賊至劍州武連探賊而遇賊諜紿言賊已過綿州賊乃伏梓潼七曲山後官兵追至上亭鋪賊出邀擊官兵敗郭副將奔劍州會日賊復入梓潼總兵方國安自廣元追賊至梓潼賊出城

官兵追至南門賊佯敗官兵入城始半賊擊官兵奪輜重官兵守梓潼賀人龍趙光遠鐵某大軍繼至賊遂走綿州渡河奔瀘州官兵追至瀘賊夜僞然火筏上順流而下官兵追之賊復乘間至成都有牛臥浮橋上賊拔刀斬牛始知爲賊平什邡縣城走綿州綿州閉城守賊走梓潼百頃方飯官兵追至賊已去大半官兵追殺賊五六百人虜老弱賊數百人殺羅汝才之弟獻忠已去復返追官兵至梓潼靈陽廟奪老弱走劍閣從廣元入漢中賊所過州縣多竄伏金堂縣知縣程大典署漢州守之新都縣黃翼聖守城成都圍解而逮捷春之緹騎至居貢院中尙未開讀僞帖捷春有惠政民愛之聞被逮聚眾萬餘往擊校尉道府等官諭之不聽華陽知縣請解散民皆訴詐嫵笑自是下頗輕上矣是年上賜宗室紅

鞭一隊於前以辟人宗室以鞭辟胥吏於是兩院三司之書吏七八百家插血與王府關家帶僮僕約共數千人騎馬執器自城內出靑羊宮謂之揚兵以上南道廖大亨巡撫四川四月月入井暈觜星下移按參伐七星爲尾觜爲首共爲白虎主西方占法觜在參前止半度形小近參易於縮入參度西洋湯若望言曆法則以觜居參後下移又其末縮時從參左肩移於右其占爲虎狼食人十月參足突出玉井占亦曰虎狼暴害

辛巳正月成都民變變始於彭縣新繁效之後遂遍各州縣成都至揭竿擁眾呼譟城下院司多方撫慰不從某言於巡撫御史曰愚民無知不少加懲創未可止也於是令都司帶鎮遠營兵開城擊之眾潰乃就撫彭縣之激變也知縣以民間未納鞭銀爲衙役工食令自往索之歲除索甚急民皆怨豪民王綱王紀倡議除衙蠹集眾入縣盡毀役之家各州縣聞風羣起曰五蠹一曰衙蠹謂州縣吏胥快皁也二曰府蠹謂投獻王府武斷鄉曲者也三曰豪蠹謂民間強悍者也四曰宦蠹謂縉紳家義男作威者也五曰學蠹謂生員之喜事害人者也擒擊死與糜爛鼎釜活埋土中者無算生員不與焉惟新都金堂兩縣令善未變新都黃翼聖而金堂程大典也若彭山等處遂蔓延不解發兵征討乃罷新繁民變圍城令不能制在城紳士出諭亂民解散眾不聽以石擊後亂民自言若費鄉宦力擠眾當聽約是時孝貞先生以品望重於鄉黨於是單騎出城與眾約縛爲首數人令亦擒衙蠹數人遂散去巡撫陳良謨奏龍安地震

壬午達州城濠水赤如血城中井鳴劍州民家有滴血汙其門城中萬戶皆同洪雅縣花溪水飛行四五十步值人衣帽皆溼遇大樹方落又人家米跳以盤盛之如蚱蜢亂跳不止廖大亨親喪去官擢督學副使陳士奇巡撫四川

癸未三秋保寧霖雨間闖賊自河南入陝西川北震動八月叛兵焚保寧關廂搖黃賊袁韜等盤踞巴州通江儀隴諸州縣官兵不能攻四川總鎮劉鎮藩遣部將王朝陽出儀隴縣討搖黃賊缺餉兵鼓譟掠民財焚屋姦淫但不殺人耳九月總鎮旗鼓守備楊展撫叛兵於廣元百丈關以展爲參將統之十一月十九日瑞王自漢中府入四川時賊李自成已陷陝西遣賊將取漢中故總兵官趙光遠封瑞王以行關南道陳勷從王至保寧府巡撫陳士奇巡

按劉之勃往謁次年正月光遠還漢中四川巡撫奉瑞王駐重慶府張獻忠是年自茶山出五月破湖廣武昌及江西吉安袁州等府十二月陷荆州盡掠荆州之民剃髮爲賊兵上犯四川勢甚盛時陳士奇駐重慶府文人不知兵水陸並進命參將曾英守水路趙榮貴守陸路

甲申春夏保寧大疫二月賊至夔門甚伙曾英守巫山縣及市隘爲賊所敗三月賊至萬縣休養駐忠州胡盧壩四十日四月趙榮貴與賊戰於雲陽縣亦敗獻忠入蜀賊養子張能奇將兵走江之南自將走江之北水軍走江中載糧雖伙尙有食四月十六日武舉人米彛之同按院承差自順天還成都始聞北京爲賊李自成陷而傳駕幸通州二十四日衆議奉蜀王監國以楊鏘齊瓊芳楊鑑劉道貞爲相議定語巡按劉之勃之勃曰勤王則可監國則不可不從遂不果立民間訛言巡按陝西人賊至則降故始議守城至是開城聽人出時陳士奇已卸事以川北道參議龍文光巡撫四川文光倉卒入城調總兵官劉鎭藩並威茂董卜韓胡土司兵守成都五月賊上攻重慶六月七日曾英退守涪州水路敗走南川縣趙榮貴退守梁山陸路亦敗於白兔亭奔川北賊長驅入六月日月無光赤如血人仰視北斗不見又有大星出西方光焰閃爍獻賊滅後乃隱十八日賊踞重慶浮圖關二十三日以火攻轟破重慶通遠門轉角樓遂陷收瑞王關南道陳勛巡撫陳士奇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皆礫之城中男女皆斷右手設立賊官時江津縣鄉紳刁化神集衆拒賊招之不聽七月四日獻忠令賊

將劉廷舉守重慶率衆上犯成都九月盡焚舟於瀘州分三路進八月七日張獻忠至成都以火攻轟破成都北角樓成都遂陷龍文光劉鎭藩死戰中蜀王並妃赴井死蜀王世子平木內江王奉鑾巡按御史劉之勃守西道陳其赤同知方某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皆執賊封世子爲太平公數月殺之劉之勃等皆不屈死八月十一日盡出成都軍民男女於中園將盡屠之俄一物如龍尾下垂賊以爲祥遂免死仍逼入城十五日賊張獻忠僭位改賊國曰大西賊元曰大順以蜀王府爲賊闕設五府六部等官以桐城人汪兆齡爲賊東閣大學士獻忠養子四人張可旺爲平南監軍張文秀爲平南先鋒張定國爲前軍都督張能奇爲平南將軍遣賊兵捕蜀王府宗室凡匿深山窮谷者無不畢獲殺之獲綿州舊通州知州嚴錫命以爲賊文華殿大學士然事皆決於兆齡兆齡從賊久與可旺輩抗衡凡成都士民避難他出者悉令賊官查出騙成都獻忠爲賊多年陷湖廣始稱西府陷重慶稱西王至是始建大號其下稱之爲老萬歲成都州縣皆降惟崇慶州知州王勵精自焚死新都知縣包某避去不降賊獲而礫之令賊將四出陷沒州縣全川震動是年

大淸入關討賊李自成改元

順治元年成都尙未知也舊大學士王應熊爲督師闔部專辦蜀寇雖亦有兵然寄虛位而已蜀人仍奉崇禎年號逆賊李自成亦遣賊將軍馬科以兵五千人入川七月馬科檄至保寧提塘邯鄲人李從彥率其黨應之陷保寧八月陷順慶遂至綿州九月獻忠

遣賊將張能奇與馬科戰綿之桃子園能奇敗獻忠自將與科戰科敗以殘卒千餘人由劍閣奔漢中府獻忠還成都張定國十月遂陷保寧十一月往攻漢中獻忠駐廣元應之漢中已爲李自成陷遣賊制將軍韓文以四千人守之自成潰傳言

大淸兵入棧道而獻忠之兵又大至文棄漢中走西鄉縣定國不入漢中引兵出守褒城縣雞頭關大霧方炊自成敗將賀珍等自棧道奔漢中見守兵以騎突之定國詘

大淸兵至遂走賀珍乃據漢中府定國返攻沔縣之鬭山寨月餘不克寨人請救於賀珍珍救之定國敗走還保寧獻忠還成都畱張文秀守廣元張可旺以十月陷龍安府令賊副將王逹行守之此川北之亂也能奇又往陷雅州先是雅州知州王國臣陝西人

與上南兵巡道胡恆有隙時建昌道缺官恆帶兩道印從邛州過雅州將入建昌檄建昌行營兵來迎而以嶲眉邊兵自衞嶲兵鬨省陷遂鼓譟奪餉散歸恆空無人王國臣奪恆三印拘之遣人降賊而下雅州衞指揮使阮士奇生員洪其惠於獄以黨恆也雅州生員傅元修往說土司高躋泰令出兵擊國臣而救恆八月二十四日躋泰遣部下高君錫姜奇峯以兵攻雅州國臣遁入成都躋泰迎胡恆入始陽始陽者躋泰地也阮士奇洪其惠從恆入九月獻忠以國臣爲賊茶馬御史與張能奇兵至雅州往脅躋泰至飛仙關躋泰恐出胡恆阮士奇蜀府宗室朱奉鉡避亂始陽並出之恆與奉鉡士奇至成都皆死之時建昌行營將周雙橋李倖海棠守備丁如龍越嶲衞指揮使同知王自明得胡恆檄以兵出迎而

恆已爲賊獲諸將遂駐兵大渡河所與所之掌印千戶沈雲龍黎州安撫使馬京犛莊七姓謀擊賊無將之者時四川總督坐營參將曹勳自成都敗歸家衆推爲帥以兵至榮經縣未與賊戰適甯順鎭國將軍平櫟開道至榮經縣鎭國蜀王母弟甯順王次子也於是勳與諸將及致仕南京戶部江西司員外范文英舉人劉道貞程翔鳳生員傅元修傅元覺張士麟唐默鍾之珽胡大生洪其信等共立鎭國爲盟主稱獨王府號招忠義共拜勳爲副總兵統諸將范文英爲監軍道劉道貞爲兵部職方司主事程翔鳳爲監紀官後督師閣部王應熊因授焉曹勳率諸將攻雅州大破於雅州龍鵠山下賊敗入雅州諸將乘勝至雅城下賊出戰勳敗歸榮經縣賊遂攻榮經陷之勳守大渡河所之大關山賊攻關勳選驍

勇擊賊斬數百級官兵復榮經勳自是惟守小關山此二關相公嶺之險隘處也范文英嘗名爲忠孝路焉其後周雙橋李倖至遊擊丁如龍王自明皆至副將悉以病卒沈雲龍以慾自致死馬京亦病卒此上川南之亂也賊之陷成都援兵或死或降劉鎭藩部下潰圍出者有二千餘人營於新津縣寶子山漁波橋皆散卒無統之者衆共待鎭藩舊將而奉爲裨將之最有名而爲衆服者曹勳楊展展與勳俱爲賊擒至中國而獲免勳由崇慶州走還大渡河所展從新縣走還嘉定衆得展奉爲將展令衆從他道至敘州府自至嘉定取妻子來會展與數人歸而嘉定已降賊設有賊官矣推羅徽堡千總廖佐與眉人楊世泰率堡兵復募數千人出屯眉縣展與長子璟新陰部署之十月下敘府而

從他道之兵已至敘府展軍營於敘府南岸十二月賊將來陷敘府初至東關展欲渡江與戰軍皆畏欲走展不能禁遂走賊追展至蘆衛謂衆曰不戰則賊追我日深矣乃伏九箐賊一見長山太谷恐誘之引去展營於永寧衛而往謁王應熊閣部於遵義閣部勞之仍以爲參將展居永寧休息此下川南之亂也渠縣鄉官禮部儀制司主事李含乙起義兵圍廣安州與賊將馬元利戰死八月達州兵巡道馬乾以兵復重慶十月王應熊以賜尚方劍開府遵義文官道府以下武官副將以下皆得除授十一月參將曾英川東道劉洽長以兵出夾綦江縣並將刁化神之兵而川東巡道馬乾已復重慶

乙酉春正月曾英至重慶一時卒起之將皆歸之衆數萬船千餘艘難民相依者又數萬泊於塗山一岸重慶屹然成重鎮矣英又取遂寧之鹽以贍軍故糧足而兵盛請屯重慶田於王應熊應熊不許馬乾之復重慶賊將劉廷舉往請獻忠獻忠遣將張文秀以賊兵三萬來攻重慶二月賊至合州據多功城爲老營三月十八日賊選精甲以奇兵出浮圖關陸路大衆出合州水陸夾攻重慶先是英聞賊大至令老弱與難民下涪州進小江口留銳卒於重慶待賊見賊兩路入遣部將于大海迎賊水路張天相迎賊陸路戒勿輕戰英自以輕騎五百道擊多功城老營多功城賊潰英取賊旌旗往繞賊後與大海等夾攻大破賊於重慶亭溪賊多溺死遁者止千人英威鎮東南王應熊以英爲副總兵後晉平寇伯此川東之亂也三月初旬張可旺往陷茂州遣人招松潘副總兵朱

化龍令降索其印化龍以他印與之可旺去化龍發三寨夷兵同管理通判萬文相下復茂州化龍又與龍安府同知詹天顏共復龍安府楊展自永寧出攻敘府去府五十里營於乾溪展令守備馬應試領偏師夜渡雪灘頭平明展軍至南岸賊於豆壩擊應試賊敗展渡軍五十人斷賊浮橋賊走入城應試尾之賊多溺死生擒二千餘人十日而復敘府仍營於南岸賊將馬雙禮復攻敘府賊別將於敘府東江外白塔山爲壘雙禮屯敘府城中二十八日展渡擊白塔山而令川貴參將侯天錫所遣蘇實猓兵擊雙禮展既渡謂將士曰我輩今日以死破賊盡沈其舟令裨將張騰余朝宗攻山左曹章郭崇烈攻山右姚之蘋李朝貴攻山後展自當其前曹章先登之蘋敗下復勝賊不能支遂潰而猓兵爲雙禮敗展乘勝並敗雙禮追三十里再復敘州府四月十三日張可旺復攻敘府時舊總兵官甘良臣領毛爺鎮兵數百副總兵涂奎亦將千餘人自江津來與展會奎有船千餘艘展等共發二千人至蔡壩擊可旺敗績遲五日可旺來攻展等復敗績賊追至乾溪展等之敗也展兵多隨奎船下江津而展與牙將數百人奔永寧可旺追至永寧遂陷樂英寨寨奢寅故巢穴也展等退仁懷縣土城賊追至土城展等又退小關賊又陷小關而據之展等皆困山峽中衆飢殺馬食良臣與守小關參將王祥謀從箐中走遵義展牙將曹章向成功黃國美輩曰我舍大隊而入遵義大隊爲人所有則我進退無據不如閒道往江津良臣與祥入遵義而展與衆竊出賊壘渡合江始得食五月下澣展至江津兌溪遇大軍遂屯焉八月

展奉閣部令入遵義又命出取永寧而皮熊侯天錫已取永寧展遂駐魚腹關四月自成賊黨李赤心等陷太平東鄉達州夔府新寧等處復入湖廣七月以川東巡道馬乾巡撫四川獻賊之據成都日取人而殺之先殺衛所指揮千百戶後殺僧人道士匠作醫士皆令州縣解入成都殺則投南門外大橋下時四道有僉兵軍重慶朱化龍軍茂州楊展軍永寧曹勛軍大渡河所趙榮貴降大淸軍龍安其小者亦以擁衆誅賊官賊益忿怒十月賀珍賊兵至廣元大敗張文秀文秀遂屠廣元而遁獻忠令守保寧賊將劉進孝復屠保寧綿州等州縣皆屠賊收兵還潼川州賀珍先鋒王老虎別將嚴自明鄭天祿至保寧火猶未熄珍兵大掠還漢中十一月張能奇復屠保寧是月楊展大破賊於川南納溪縣溺死者

無算十二月十五日獻忠殺進士舉人貢生一萬七千人於成都東門外先是賊以特科取士使州縣送入應試自進士至生員各州縣皆調至聚於玉局觀以兵圍之人見非試而欲殺伺閒偶爲他事逃去者亦有二千人於是移入城中大慈寺遲數月照牌點名出殺之於江人謂之泣牌是日成都文廟自火獻忠曰孔聖人不欲吾殺其諸生耶兆齡曰蜀之文運盡矣遂悉殺時州縣之野已屠惟城中人未盡屠其屠川西爲甚川北次之東南所過者屠而他未盡屠也十一月賊上南道郝孟旋返正孟旋綿州舉人賊執而官之孟旋有才畧思立功事佯爲賊守募兵爲衞時曹勛范文英軍守小關孟旋欲通之未有便也程翔鳳與孟旋有舊招以書孟旋得書大喜雅州生員以爲特科取士入成都行二日孟旋爲檄急使召之及於卭州取還諸生既還雅州孟旋詣翔鳳與之盟遂殺賊之在雅州者安慰軍民改其兵爲匡正營而爲雅州付文英與勛焉行營軍久困入雅州大掠街市俱爲之一空孟旋以其衆往擊卭州不克遂取花溪後爲人謀殺是時順慶諸應瑞馮開餘亦返正號中興營初邯鄲殷承祚在順慶主京報賊陷順慶以承祚爲將令招兵應瑞開餘其下也承祚欲返正陰遣人以賊情致王閣部侯賊馬元利去卽返正元利爲獻忠調至潼川元利以承祚行至潼川承祚見賊勢凶私遣應瑞開餘還順慶承祚爲賊所殺二人歸誓師渡江已而復入順慶時張獻賊聚衆於成都成都已無民矣賊在外者聚於潼川州日惟以殺人爲事西北之民無生路矣（是時先中丞先生亦聚兵於什邡縣高定關流賊來[illegible]行至二重隘口忽聞鼓聲賊懼有伏兵急退去自是賊以賫子爲知兵不再犯後中丞先生獲賊得其賫刀同事李調變諸先生於朱化龍由是衆兵省孝貞公於滇）

丙戌舊總兵官甘良臣募數千人居鄰水起義招撫黃賊後爲袁韜所害正月獻忠盡括四川金銀作鞘注彭山縣江楊展先鋒見賊焚舟不知爲金銀也其後漁人得之展始取以養兵故上南爲饒二月賊將張可旺復屠保寧補屠上南至夾江而返是月盡屠川西川北州縣以人手爲功凡賊驗功之處聚手如山焚之指節之骨散棄滿野八月搖黃賊袁韜同劉進忠困保寧獻賊遂遲將終而鬼物出矣一日獨坐蜀王宮方食空中下無數手奪饅頭又一日聞兩廂有琵琶簫管之音獻忠怒拔刀起往殺之又見無頭女子十餘人共弄樂器獻忠大駭而仆地又黃昏後聞人偶語往視皆空室也賊兵夜出巡更鬼羣擊之賊兵不敢輕出獻忠惡其

不祥遂移出城東門外中圓中圓者蜀王外圃有梨花千餘本皆老樹孟蜀時老梅卧地謂之梅龍成都俗以三月三日於此走馬飲酒爲戲獻忠賊盡伐梨樹益廣其地作宮室築馳道練兵於此賊名御營至是居焉驍兵樵采者盡於城中毀屋爲薪賊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男女幼小逢人則殺而焚蜀王宮室並未盡之物凡石柱庭欄皆毀大不能毀則聚火燒裂之成都一空悉成焦土而後遁川北又搜城中川人與婦女皆殺之惟十歲以下者方得留古凶逆之慘有屠城坑軍者未聞有屠山屠野盡一省而屠之至千里無煙空如大漠書契以來所未嘗有也（元末之亂新繁城中縉紳子弟止餘費雷陳三姓耳流賊之難孝貞公出仕在滇城中縉紳之家止有中丞公一人）獻賊遁封張可旺爲平東將軍張文秀爲撫南將軍張定國爲安西將軍張能奇爲定北將軍率眾賊兵北走時四川總兵官賈登聯屯中江縣賊攻之全軍覆沒九月獻賊復陷順慶屠之盡聚賊兵北屯於西充縣之金山鋪大治舟楫將走湖廣獻忠自言是年有身刦欲棄眾於武當山修行待身刦過再出爭衡天下初共起事之陝西兵將無不屠割其下人人自危十月副將楊展曹勛以兵至成都川西一時義起之將皆以兵屬焉十一月

大清肅王入保寧先是乙酉獻忠遣賊都督劉進忠屯內江又遣進忠守瀘州進忠遣將梁一訓時某往屠納溪縣遇楊展自永寧出戰賊敗浮橋斷死者無數而擒一訓時某守者懈一賊脫歸進忠營失其賊印獻忠撤還將治以罪進忠初駐兵潼川部下多潼人營中紛紛傳獻忠欲殺川兵進忠還前鋒至內江銀山鎮梁一訓營將何繼成等約通營川兵夜鼓譟渡河而去返正以戰爲號未發忽他營砲響遂走而他將未知遂爲進忠害進忠大懼至資陽與部將計選精騎詠獻忠擁眾兵十數處佯言獻賊命回內江鎮守而欲往合州與曾英合營時進忠尚有眾數萬至安岳縣安岳諸生張象叔起義結寨自守進忠乞人議事象叔遣其弟象樞往覘象樞以儒衣往進忠客之言欲與曾英合令象樞先導議定忠遂率眾至合州與曾英共屯已而進忠疑七月引兵出保順英遣于大海追之及遂寧大海敗高標戰死進忠與搖黃賊袁韜合名進忠爲新天王而繼成渡河之兵屯射洪之古井邊十月與賊戰青堤渡敗走定遠縣再戰死繼成部曲中軍馮鷸統之馮鷸死楊光志統之光志降楊展王基臣統之基臣爲部下所殺林時太統之時太亦降楊展後

大清入成都林時太進忠見袁韜輩不可以成事說韜同入秦降

大清共引兵出保寧至柏林驛袁韜中變與進忠戰而遁還入通巴進忠至沙河驛迎

大清肅王降爲先導肅王至保寧遣騎同進忠往探獻賊時獻賊尚有數十萬旌旗滿野未遣游兵不知

大清兵至獻忠怒曰搖黃賊耳即殺言者

大清兵近賊兵又言獻忠又殺之

大清近至賊營隔太陽溪獻忠衣飛蟒半臂率其賊彩出觀進忠指示曰衣蟒者八大王張獻忠也

大清兵將亂箭射之雅布蘭者射中獻賊左乳遂仆下馬（雅布蘭仕至翰

（林掌院學士當時得頭等功牌巴縣劉如漢爲庶常時親言如此江南儀徵令李熙治新修西充縣誌又作南伊馬喇不知何據照治西充人考肅王題報本章云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縣探得逆賊張獻忠列營西充縣隨令鼇章京鰲拜巴圖魯等分領入固山擺牙喇先發統大兵星夜兼程繼進次日黎明抵西充獻忠盡率馬步戰兵拒師鰲拜等奮擊大破之斬獻忠於陣但不知何以繫在甲申年按題報止言領兵之旨不言兵之名擺牙喇所包者廣矣）在西充縣鳳凰山下多寶寺寺前即太陽溪（蜀有諺曰生在燕子嶺死在鳳凰山）雅布蘭等騎少不意射殺獻賊大呼張獻忠死矣請肅王發兵保寧去西充約二百里兵不能即至故其養子四人率餘賊得遁去時十二月十一日也後四人復姓可旺姓孫文秀姓劉定國姓李能奇姓艾

大清肅王聞獻賊已誅發兵追可旺等取獻忠屍懸之令賊降考視皆曰是矣梟示北門西充人爭取獻忠屍臠食之可旺輩奔順慶至定遠縣無船渡江時平寇伯曾英駐軍重慶南岸苦守之賊

未敢輕渡也乃選精甲渡北岸於一椀水與賊戰英兵敗績僅以身免賊得英敗兵船過江英復敗與後軍副將熊夢瑞同戰溺死英部將李占春于大海率水師奔涪州餘衆闘王祥奔遵義可旺輩既渡江休重慶三日毀重慶城女牆由遵義奔雲貴定國能奇欲降至遵義奇問汪兆齡曰今老萬歲已死我輩計將安出兆齡不知其欲降也率答曰將軍照舊行事可矣能奇大怒曰昔老萬歲在成都汝爲宰相日聽其殺人而不勸止致衆心危懼不肯歸從天下皆名我輩爲賊今日皇皇無之汝尚令我輩復蹈耶拔刀殺之而四分獻賊兵謂禁丁者乃入雲南以可旺居長推爲主稱平東王共坐而受約束楊展前鋒至保寧

大清兵入展復引還

大清以王遵坦爲四川巡撫李國英爲四川總兵劉進忠降將識字者用爲監司不識字者副將吳之茂布政使梁一諷安綿道

大清既誅獻賊令趙榮貴入成都榮貴攻朱化龍於茂州榮貴自安縣擂鼓坪入別遣將自灌縣入而

大清兵追賊入川東展與勛計成都空無可守展引衆守嘉定州勛引兵守雅州搖黃十三家亦降王應熊

丁亥正月王應熊爲長壽伯四川大饑民互相食蓋自甲申爲亂以來已三年矣州縣民皆殺戮一二孑遺亦皆逃竄而兵專務戰田失耕種糧又廢棄故因饑至此時米皆出土司雅州尚有大渡河所越嶲衛接濟米一斗銀十餘兩嘉定州三十兩成都重慶四五十兩保寧稍

大清運陝西之糧亦有十餘兩成都殘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死亡滿路尸纔出臂股之肉少頃已爲人割去雖斬之不可止是年春

大清李國英入成都留張得勝守之闢草萊而居國英旋遂寧潼川得勝兵弱又缺糧采野菜草子爲食得勝性暴部下多怨白聯芳者賊亂時蠭起之將降

大清爲成都都使司誘得勝稗將張士聰王材官爲亂夜殺得勝其部下多遁回川北聯芳欲回方山寨至羅江梁一諷遂擊盡殺聯芳張王皆磔之其下千餘一時皆殺自得勝死成都空殘民無主强者爲盜聚衆掠男女屠爲脯繼以大疫人又死是後虎出爲害渡水登樓州縣皆虎凡五六年乃定前庚辰參足突出玉井之

占至此乃應鳴呼痛哉趙榮貴破茂州與化龍盟以去復屯龍安方茂州圍時冢中枯骨皆屑爲食巡撫馬乾爲

大清所敗戰死內江縣曾英部將王廷獻迎

大清兵入重慶時王祥屯遵義綏陽縣于大海李占春屯涪州譚文屯萬縣譚弘屯夔府譚詣屯巫山縣副將胡雲鳳屯忠州雲鳳有妻子舟泊夔州譚詣將鄧希明封之雲鳳妾投水中雲鳳怒欲報仇時搖黃賊之降王應熊者屯夔府北岸少糧三月雲鳳與之約於萬縣小溪口渡搖黃過南岸劉五重譚文奔雲陽縣而江以南皆搖黃賊矣惟必反王屯田達州觀望賀珍在漢中

大清兵入漢中珍南奔部下纔數百騎至夔州求渡知府程大典以爲不可時有蜀德陽王宗室在夔同知李習達欲輔之遂潛通

珍以小舟渡珍屯於夔之南岸王祥屯綏陽

大清兵至遵義騎兵與王祥戰逼祥城下射之祥不能支敗祥令兵爲竹笆數十人擧而前騎不得逼射不得施祥兵於竹笆內擊鳥槍騎爲所傷退祥遂乘勝追之

大清孤軍深入於是殺降將十餘人乃至重慶王祥守遵義五月李賊餘黨李赤心等從巫山縣渡江譚詣水師潰賀珍復過北岸居下關城未幾赤心等復入建始縣六月

大清兵至涪州敗袁韜於小江口韜棄輜重入牛皮篝李占春于大海奔夔州府九月

大清兵水陸俱下攻忠州之無風渡朱容藩令李占春于大海以船禦之往來如飛

大清兵不善水又風雨大作山岸泥滑馬足難行占春大海以步卒襲之不戰而潰焚船子餘得輜重器仗從達州小路退保寧而重慶尙爲

大清守十月朱容藩督子李三譚及搖黃呼景陳各家之兵舊偏沅巡撫都御史李乾德亦與袁韜自涪州來王祥追柏永馥之兵亦至共屯重慶

大清兵退保寧川東皆得會冬至節容藩自以宗室功高位宜在乾德上乾德又自爲舊臣容藩新起不爲之下兩人相惡容藩初賴李占春大捷而威鎭愛之乾德又久居袁韜軍中李袁以事勒兵相攻占春不勝回涪州袁韜亦無糧肆刦掠殘民奄奄待盡開依李占春焉楊展屯嘉定軍亦乏糧大典耕屯於六縣

大清兵至嘉定展堅守五日解圍去展遣兵相追

大清兵疲病展兵亦無糧不能追而返八月楊展屯田成上南軍民足食展遣裨將楊榮芳李一進陳應宗黃國美往成都招撫殘民給以穀種民始見稻以爲奇物用梲分稻鋤地而種樂生之心初生督師閣部王應熊卒於仁懷之土城

戊子各府州縣王公至士庶塚墓盡皆遭發十餘年未罷二月朱容藩還夔府三月督師閣部呂大器自貴州出至李占春營東南總督楊喬然偕至大器出而四川魚爛不可爲矣五月朱容藩自稱楚世子設行臺於下關城承制封拜初容藩入四川首招降李赤心後又督于李大捷於無風渡意頗驕閩廣西失守遂稱楚世子其僚屬有光祿鴻臚之稱呂大器與巡按監察御史錢邦芑移

檄討之是時李占春仍屯涪州江口于大海屯雲陽縣譚詣仍屯巫山縣譚文譚弘屯萬縣天字城袁韜屯重慶棗山坪殘民復被殺戮存者人又相食是歲

大清屯保寧東至順慶西至中江縣自什邡縣以西敘州府以南則楊展屯也曹勛屯雅州趙榮貴屯龍安侯天錫屯永寧馬應試屯瀘州王祥屯遵義各守其地民不聊生食草根蓬子樵拚偷活無復人理以龍安道詹天顏爲僉都御史巡撫川北駐石泉受李乾德關防總督樊一蘅招趙榮貴而歸之榮貴圖朱化龍既克而盟人疑榮貴有隱志一蘅嘗爲陝西邊道榮貴賀珍皆在部下一蘅遲蜀二人親送之有舊恩榮貴官於四川也又與楊展曹勛約爲兄弟至是一蘅爲書令楊展遣人招之榮貴遂降仍屯龍安武

大定秦王第四子入四川武大定賀人龍舊部曲也初人龍爲督師孫傳廷所殺部下欲爲亂奉人龍子與姪至古廟中插血其姪不許曰諸君欲與伯父報仇意甚善然伯父之死奉朝命也今欲起兵是叛矣吾伯父以諸君之後事人謂其先有亂志爲叛臣不可若諸君必欲舉事請先殺吾家而後起以此事遂止傳廷令人龍部下議總之者時張林秀統內標武大定統外標宜林秀林秀議遂以大定總焉逆賊李自成陷西安大定降自成敗大定保三台山

大清圍之大定以精兵潰圍出西走得秦王子奉之王子以爲將軍至是走四川大定本與榮貴合榮貴以其殺同類併其兵惡之乃迎秦王入其營而拒大定大定遣人入嘉定求與楊展合展許之大定九月至眉州屯焉秦以爲靖遠伯展又移袁韜於犍爲縣大定與韜屯在嘉定上下皆給以穀十月楊璟新殺馬應試於瀘衞初王祥之戰勝遵義遂以兵至樂英寨楊展居永寧時屯之後令其次子明新守焉祥畧以歸已而釋之不以寨還明新明新至嘉定展由是怨祥會祥以兵攻貴州貴州文武欲攻祥約展出兵展令長子璟新統展舊將往璟新年少諸將又皆悍不受節制兵至藍衞獲馬應試殺之永寧遂堅守不下圍攻焉王祥援之乘霧出戰璟新敗失器仗展之威名損矣是年冬封展爲廣元伯提督蜀秦軍務加少傅太子太傅（是年中文先生以中書舍人贊畫廣元伯軍務）閣部文安之會朱容藩於下關見其稱楚世子承制歸說李赤心王友進等不復用容藩撫令容藩亦損威名而事去矣後

大清逼李自成至湖廣自成尚有賊兵三萬人令他賊統之由興國州游屯至江西自成親隨十八騎由通山縣過九宮山嶺即江西界山民聞有賊至羣登山擊石將十八騎打散自成獨行至小月山牛脊嶺會大雨自成拉馬登嶺山民程九伯者下與自成手搏遂輾轉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腹下抽刀欲殺之刀血漬又經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剷殺自成不知其爲闖賊也武昌已係

大清總督自成之親隨十人騎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縣九伯不敢出認縣官親入山諭以所殺者流賊李自成獎其有功九伯始往見總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經厯

己丑春正月朱容藩至萬縣天字城招搖黃賊白蛟龍楊秉胤爲

護衛缺糧五月容藩率諸將攻石砫司李占春不受容藩節制石砫司求救占春救之擒白蛟龍容藩敗走雲陽縣爲亂兵所害以上川南道范文英爲都御史巡撫四川西北監調入秦兵馬七月楊展至犍爲縣李乾德武大定袁韜共謀害展以其亂兵攻嘉定議分四川爲兩巡撫東南一人西北一人以楊喬然撫東南李乾德撫西北給巡撫關防時武臣多有關防而乾德久居袁韜營韜雖降有階銜無印於是李乾德藏其關防不用西自鑄兵部大方銀印佩之稱兵部尚書鑄定西將軍紅文銀印與袁韜兩人相得甚歡時四川大饑袁韜欲糧人皆煮桃李爲食乾德致書楊展求救展遣裒糧迎乾德至嘉定夾江洪雅各處皆展放兵屯田故州縣之糧悉展主之乾德始至欲轄州縣如平時但令展主兵久之勢不能行門庭蕭索因內與展有隙及展移袁韜屯犍爲乾德又相倚重時重慶空展議乾德往鎮而資以餉展欲乾德引袁韜兵東行則我勢益張然守重慶實難乾德以爲展不欲己居嘉定心怒佯應之受展餽而往依袁韜展遣書促之乾德與展書曰重慶何地往重慶何事而可張空拳冒白刃爲之乎乾德與展隙成矣袁韜飢兵多走嘉定展予璟新收之韜與展亦有隙武大定之初至也歲展及居眉州一歲兵貧甚展得獄賊所棄江口銀鞘人咸欲之展亦散與牛種屯田不能長慝又鎮雄土司人出刦展令大定往討之已而中止大定疑展不與相信展未知之也會袁韜生日展往祝之勸不聽三怨同謀遂醉其下而害展八月上攻嘉定展將王聘詔趙友鄢守嘉定（友鄢三子名爵雍正元年拔貢）璟新在峩眉調兵不

能救（是時中文先生因璟新在峩眉將謀刦花溪之民發檄未發先生不從璟新碎其檄花溪之民遂得生全）圍數月李占春以舟師至嘉定欲爲兩解之乾德等不聽而去璟新諸將與武大定戰竹公溪兵敗曹章楊榮芳戰死徐上朝殺傷武大定一指是後不復能戰友鄢輩奔敘府十一月李乾德武大定袁韜據嘉定楊璟新率餘兵千餘人奔榮經出邛州三壩武大定追及盡擒其部璟新以數人奔保寧降大清巡撫李國英奏請爲副將璟新妾程氏爲大定獲自刎死乾德以殺展自爲尚書經畧主糧餉武大定袁韜主兵旣害展二人分有其地乾德雖亦分數州縣仍空名而已孫可旺之至雲南也封之爲二字王不受請封秦王不得已與之十月可旺遣使齎其封秦王敕於大渡河所程翔鳳往先遣人謂使者曰龍亭所以奉詔若秦王檄待受詔後然後遣人遞送文武官公服跪迎詔還更衣而後可旺檄至翔鳳曰檄文宣之不可焚又不可於是付大渡河所掌印官以貯庫衆服翔鳳善處事

庚寅以李乾德爲經畧陝豫川湖雲貴六省兵部尚書錫銀印至是始爲眞尚書有印矣封武大定爲犁遠侯袁韜定西侯諸將各屯舊地如故孫可旺以秦王發檄自雲南出次貴州不軌之志如故亦僭設卿曹謂之行營六部九月遣其將白文選至烏江與忠國公王祥盟欲合其兵祥不從可旺攻祥祥敗奔至綏陽鳳凰嶺自刎死追者至割其首祥部將皆降惟劉之復收祥尸焚骨而奉之護祥妻子奔涪州投李占春之復同李占春將出守地方又爲可旺獲遵義重慶仍爲可旺據矣

辛卯秋孫可旺遣其將張虎聯絡西山十三家李赤心等（楊陸榮所紀十三家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黃朝宣張先璧劉承胤王進才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于大海李占春三譚等西山十三家者李賊餘黨也李賊敗赤心等降何騰蛟居其部下皆有封爵李赤心臨國公郝永忠益國公劉體純皖國公袁宗第靖國公王光興荆國公馬騰雲桐城侯拓天寶宜都侯黨守素興平侯賀珍岐侯騰蛟敗後入四川建始適湖廣通城王宗室朱容藩奉命以僉都御史入蜀經理先至建始李赤心等兵至眾懼欲走容藩曰走則死矣不如坐而說之或可得志先遣人說赤心等曰經畧奉命新至此欲與將軍議事赤心等方懼百姓以爲賊而避之聞容藩言大喜遂請受容藩節制容藩因安插於建始後容藩稱楚王赤心等不用容藩令與文安之共結寨於

西山中赤心死其養子李來亨有其眾袁宗第賀珍據大寧大昌劉體純拓天寶據巫山及湖廣巴東來亨馬騰雲黨守素據湖廣竹山房縣歸州王光興據建始及湖施州衛雖受封爵未嘗出力自耕自食不與外接張虎捧可旺檄入西山劉體純輩以布爲門累重令虎進體純等皆箕踞坐謂虎曰昔我輩與張獻忠同起事約爲兄弟今汝秦王獻忠子吾兒輩也汝爲使人見吾叩頭而已虎叩頭階下答可旺書皆甚踞可旺又往聯李占春使兢已占春謂其使曰汝主雖不比前肆其殺戮然志欲自取吾肯就賊乎擁之去可旺遣將襲之戰於涪州占春兵習水戰皆捷可旺分兵四面擊之岸上皆列礮占春兵少謂其下曰豈可受辱逆賊時于大海屯雲陽占春欲與犄角拒可旺與諸將順流而下與大海合于李二部曲尚數萬大海知勢不敵可旺欲率其眾至湖廣降

大清而懼占春不從遂醉占春而下舟占春醒怒棄妻子隱姓名孤身遁去爲僧居發下汲水與他僧爭井以石碎他僧頭裂而死縛送官官之左右識占春曰公非定川侯耶占春不認曰非也殺人償命安用多言

大清方物色之得占春以爲黃州副將大海授襄陽總兵三譚見勢不敵遂受可旺聯絡夔門一帶又爲可旺據矣八月劉文秀自建昌出聯絡川西川南鎮將遣人至嘉定武大定袁韜不從大定遣其大將張林秀至榮經禦之文秀屯青竹溪林秀屯榮經縣林秀渡浮橋與文秀戰敗死大定與袁韜焚嘉定遁去大定走茂州不能存遂出降袁韜李乾德亦爲文秀所獲俱送至孫可旺所乾

德至犍爲害楊展處自沈於江死可旺曰武大定在三邊尚有戰名至如袁韜匿山谷中盜百姓雞豚燒食之亦敢抗拒我師耶於是與武大定護衛袁韜隨營而已川南川西又爲可旺據矣是時大臣惟都御史范文英詹天顏尚存文英駐成都天顏駐石泉亦與文秀合焉

壬辰三月

大清墨勒耕固山之兵與吳三桂入成都范文英仰藥死時劉文秀已還貴州白文選守嘉定三桂至嘉定文選以舟師順流而下巡撫詹天顏都督僉事曹洪李一進平遠伯朱化龍兵敗擒至嘉定殺之

大清兵入敘府八月劉文秀復圍敘府以象坐關敘府城門三桂

軍沒壘固山在嘉定三桂遂與北去駐保寧府九月文秀與張先璧至保寧

大清兵擊敗之殺千人生擒數千人皆殺之文秀先璧以數千殘卒遁歸貴州可旺罷文秀兵權而杖殺先璧十二月副將李化入成都成都州縣復設官

大清與可旺照舊地方據守（是年中文先生奉李貞先生避亂出蜀客秦年二十八矣）

癸巳

大清兵吳三桂還漢中巡撫李國英守保寧時議棄保寧國英以能拒賊自任乃復令守如故可旺亦遣賊將軍狄三品與楊威鎮嘉定自獻賊爲亂以來楊展以丙戌屯嘉定四川大饑展先休兵耕種糧食充足其後波及四方李占春與成都一帶皆賴展糧以

活故嘉定最饒至南北用兵以來北以保寧爲大鎮中江順慶爲邊南以嘉定爲大鎮而成都爲邊

甲午李定國自龍安府入滇封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四川文武官仍賊孫可旺設也

乙未逆賊孫可旺以衆犯滇晉王李定國討之大破賊兵可旺以妻子降於

大清四川文武官至此始爲

大清所除授狄三品還滇以祁三昇守嘉定三昇還滇以祟信李本高守之本高還滇以都督王朝欽守之

丙申成都青羊宮鐵像動數日劉文秀出四川經畧文秀駐兵夾江縣南安壩後移洪雅縣山岡三面阻水一面以兵守文秀名曰天生城方營屋未就

丁酉

大清兵入貴州文秀還滇令四川舊大鎮曹勛駐成都統趙友鄢曹昌祚劉耀楊彪以守留咸寧伯高承恩守雅州

戊戌曹勛辭兵權命以付其子昌祚而勛閒居大渡河所是時總兵王友德駐建昌冬

大清兵入滇劉文秀已死李定國奔緬甸四川文武官如故惟楊秉肩屯小城寨

大清兵至降

己亥春高承恩襲破天全六番招討使高躋泰地殺掠甚衆生虜婦女躋泰從蠻中閒道走保寧承恩繫躋泰家口於雅州

大清巡撫高民瞻入成都總督李國英入重慶滇中護衛都督陳建自滇逃入四川兵少懼爲人所併詐以其妻爲后妃奉之所至朝謁及雅州不能隱高承恩惡之數其罪曰汝不從緬而以兵他出何爲遂分其所部面繫焉將欲殺之建遂往緬而承恩性凶殘好戮辱其下畏懼又欲引兵從西南夷中取道謀於所親所親曰道遠婦人多恐難達承恩遂欲盡殺其下之孥引精兵以去郝承裔以爲不可曰軍婦相從多年一旦殺之恐衆不從反爲亂承恩不懌而退承裔者其父流賊初起時一部長也父死承裔幼衆推其義男主兵高承恩是也承恩既善戰受封與承裔甚親至是承恩惡承裔承裔懼謀於陳建建曰欲殺承恩面無由聞承裔言謂承裔曰君不殺之明日殺君矣兩人計定斬承恩夜巡之兵以其

令私傳建兵三更入承恩宅宅兵尙闘承恩聞鬬知兵變乃踰牆走單騎入黎州陳建引兵追之駐滎經數日得承恩殺之承裔駐雅州是年譚詣殺其兄譚文譚弘降大淸川東皆大淸有陳建至嘉定降總督李國英郝承裔至成都降巡撫高民瞻全川皆大淸有餘者夔府西山有十三家耳承裔降仍駐雅州及至成都見巡撫兵單弱乃悔其降而懷異志

庚子八月郝承裔反於雅州以其部將秦有功湯先勝王功臣艾奇英爲四鎭發兵取成都至新津縣破李游擊軍而退守名山縣又取洪雅縣退守竹箐關十月承裔欲立慶符王而奉之先是大淸有全川慶符已混跡民間居崇慶州久之其下不戢與人相訐而首出程翔鳳爲大淸監軍道說巡撫高民瞻奏之民瞻仍扁翔鳳以人拘守往時成都破蜀府郡王皆遇賊害獨慶符與妃先走土司董卜韓胡得全故受冊印者惟存慶符一王而已與翔鳳舊相知至是見翔鳳不敢與抗禮以示敬畏己亥除夕前二日慶符紿翔鳳請出祓臘慕翔未之應也而亦欲示寬大慶符遂去其守者白翔鳳至午不歸遣人追至新津不及慶符還崇慶詐言妻欲死呼匠作棺而夜走邛州遇承裔之將遂達雅州至是欲奉以爲主承裔以曹勛舊大鎭有物望十月遣人邀勛至雅州議立事勛不可曰將軍擧大事甚義然須度量以滇全力不能支將軍以數千之衆三四縣之

地相抗衡恐不濟不如其已承裔默然勛又見慶符敘故而揖之事遂寢慶符怨勛與秦有功等謀殺之是時承裔以兵百餘守勛有功等夜入守者拒之曰無將軍令乃止明日承裔聞之令勛與諸將盟旣盟勛曰將軍居此土卽將軍家宜嚴約束毋侵擾百姓土官高躋泰無罪而繫之乞宥其家口可以供餉故雅黎民得保全躋泰支孥得還勛之力也承裔遣人送勛還大淸提督鄭蛟麟引兵至邛州十一月承裔敗蛟麟於邛州遂守邛州

辛丑二月

大淸提督以土人爲鄕導由小路出竹箐關後承裔兵棄關大淸兵入承裔焚雅州遁入滎經縣至縣兵皆散去承裔單騎入大渡河所藏山中數日大淸兵至追就擒戮於重慶三月上南平七月大淸李國英入萬縣

壬寅

大淸李國英取西山十三家是爲康熙元年命湖廣陝西河南四川四省合勦時十二月也李國英入夔府皆年久無路伐木除草以進

癸卯元日

大淸兵奪羊耳山袁宗第夜遁入深箐中李國英屯大昌之七里塴宗第屯茶園坪山陡絕國英遣將攀籐而上宗第敗走巴東賀珍之子賀道寧以數千家降大寧大昌皆爲

大清有二月

大清兵入巫山縣五月鄭蛟麟至巫山縣郝永忠至巴東縣與劉體純袁宗第攻七連坪

大清湖廣兵敗遂欲攻四川巫山孤城恐不能支眾議移夔門與江之南岸李國英鄭蛟麟計巫山地卑馳驟爲難惟利固守於是繕城隍具礮石北城樹梅花樁以木丈許埋入地數尺外留數尺或高或下六七木一攢賊至不得進拔之甚難可以禦衝突可以護城隍亦守備良法也樁外挑品字坑又於城外高處立敵樓平處築土寨

大清守具備劉體純郝永忠輩合數萬眾於八月二十四日攻巫山縣甚急凡八晝夜九月

大清兵出戰體純等敗走永忠退屯大寧自巫山之敗永忠體純等部下多出降者已而

大清將軍自陝西率兵至四川十二月

大清兵入陳家坡再奪老木孔體純自縊舉室焚死

大清乘勝以進至黃草坪永忠宗第皆獲惟李來亨居茆麓山寨高險難攻湖廣四川兵圍之四川兵守茆麓山西面通梁陡絕爲來亨出入之路鄭蛟麟乘霧露未開遂奪通梁李國英自黃龍山移兵家莊拴茆麓下溝小路而來亨困矣

甲辰六月十五日來亨出圍國英營壘既破而敗閏六月十九日來亨復衝通梁又敗八月初五日焚其妻子而自縊茆麓破獲數千人皆殺之惟留婦女散給營伍馬騰雲拓天寶王光興於湖廣降

大清李張二賊之餘至是盡矣平西之後三年總督李國英亦卒於重慶此後無用兵之事州縣賦稅獄訟而已無容紀也

荒書

光緒戊申秋九月大關
唐氏校刊行

流賊橫行民遭屠毒蜀僻一隅受害最深李自成陷北京崇禎皇
帝殉社稷南方臣民不忘舊德因有金陵閩越滇黔之舉然與蜀人無與也
世祖章皇帝誅自成登
大寶於京師
王師入蜀滅張獻忠蜀人始知我
朝兵至從前仍奉崇禎年號蠭起之將各自爲政督師閣部僅有空名先君少丁離亂禍患身經年近六十始成此書親曆者多或聞於同時親友間得之老兵餘賊當
詔修明史時荒書削稾未成止以先祖大夫行狀上之史館已而韓公菼徐公乾學萬先輩斯同及吾蜀樊公澤達李公先復咸欲搆觀錫琮考谷公應泰紀事謂獻忠病死未載其屠蜀後事殺寇紀畧謂誅於鹽亭傅公維鱗明書並缺其名故裁成逆獻之傳必取事荒書不孝兄弟嘗請之先君但笑而不答蓋古人作述有及身而著者有曆久而傳者先君性恬退故不樂與人爭也荒書名雖傳播聞者甚眾見者絕少雖一方之事實一代之事雖草野之遺聞亦史冊之掌故也先君見背以來回思數十年苦心終使沈湮則不孝兄弟之罪莫可逭矣

康熙五十五年長男錫琮謹記

嗟乎先君之著荒書盡幾勞心矣初屬草時值烏程難作不遑終其卷帙後夢高巾方幅之士撫背而語曰子之書何不速成吾當助子康熙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修明史通行徵書部議曰凡官員庶民之家有明時事蹟者雖有忌諱之語亦不罪之盡送史館先君乃裒舊稾重爲塗乙嘉禾曹公溶讀之曰吳中某公死節於蜀無其姓字何也先君曰成都遭逢逆賊張獻忠破陷蜀王靖難凡從死臣民知其姓氏者無不具載某公未死賊臣爲禮部尚書賊行郊天禮祝文接處中斷賊腰斬之後死難諸公僅一日誤傳死節其實非也何敢獲罪鬼神哉又吳中某甲借觀背人鈔錄截紙爲條編載號數錫琮幼年親見不解其故某甲自成一書而冠以范文英公之筆於首前太常呂公潛稱於先君先君詰之某甲語塞良久曰爲表彰先人不得不然先君謂不孝兄弟曰若之父實被賊執死於難其言亦孝子也但藏吾書勿以示人耳徐公乾學求荒書不得乃屬之泰州鎮將錢嘉（崑山人）嘉復屬之海門諸生成閎中閎中祖父崇禎時仕於蜀先祖之房師也始以書來先君既不欲以荒書示人而亦不拒人之請別以紀耆寅亂蜀事與之踰兩月復以書來先君遣其人而不裁答故至今藏於茆欄風雨之下敢置敝笥之中也長男錫琮重錄又記

嗟乎伯父直敏公歿於汴梁書籍在汝寧張郡伯署內三兄扶櫬歸田野躑躅不遑未能至汝寧取之已而張公解任今且二載藻陸路回川經汴梁聞張公將歸里於是偕同行者隻身獨騎至汝寧謁張公取回書籍檢之多殘缺所幸荒書尚存耳此大父中文公之苦心積慮當不沒於世耶是書所關非淺天不使之沈淪而藻得至此攜歸耶荒書其必傳矣荒書傳非先人志非藻之功荒書不傳沒先人志是藻無良也茲因原本久貯敝笥多朽蠹敬繕寫成帙留示子孫丁未五月孫藻謹識

費此度先生荒書一卷諸藏書家均未著錄四川通志誤作四卷蓋未見原書故也戊申三月少坡弟得鈔本於新繁嚴渭春中丞家余因其久無傳刻遽付梓人已成讀之嫌有脫誤遂未印行更留心搜訪聞新繁楊氏藏有舊鈔苦無由見迄辛亥秋始展轉以重值獲之亟擬校印世變中輟今年春適重取嚴對楊鈔意分二卷其脫文譌字過於嚴本然亦有可采以補正者輒錄成校記并略述得書之緣起如此庚申春大關唐鴻學識

自序

益蜀都之富庶　此脫之字（一葉後三行）

荒書

遂川州　此作府誤（一葉前八行）

夔爲下川東　此衍州字（一葉後一行）

後割漢中入陝西以劍州廣元縣爲蜀門戶　此作夔接湖廣誤（一葉後三行）

金銀銅鐵絲麻竹木鹽綿藥物之利　此作金銀竹木絲麻木棉

鹽油銅鐵藥物之利誤（一葉後五行）

其未詳與差錯者　此脫其字（二葉前三行）

秋花搭　此作圪台誤（三葉前八行）

卽賊首有存者　此脫賊字（二葉後六行）

其父夢一黃衣人　此脫其父二字（三葉後八行）

馬亦以喜　此作以亦誤倒（四葉後五行）

河南都指揮使　此脫河字（五葉前八行）

人謂之南陳　此脫南字（五葉前八行）

包曰前在襄陽推命甚驗　此曰作日誤并脫在字（六葉前五行○按原日誤日又脫在字校者增言字）

白蛟龍　此脫白字（六葉後三行）

爭食王　此作拾誤（六葉後四行）

多望風逃竄　此脫逃字（七葉前五行）

劾爲章失機　此脫章字（七葉後一行）

左光先　此作斗誤（七葉後三行）

賊遂從東鄉出四川　此脫賊字（七葉後四行）

成都府民間訛言　此脫民字（七葉後五行）

西郭外　此作郊誤（七葉後七行）

思佁陰中茂選於捷春捷春斬茂選　此脫捷春二字（八葉前九行）

夜入襄陽城殺襄王　此脫襄陽二字（八葉後五行）

華陽知縣至躧請解散　此脫至躧二字（九葉前十一行）

除五嶽　此作曰誤（十葉前二行）

劉道貞　此作眞誤（十一葉後一行）

光發閃爍　此作燦誤（十一葉後八行）

城遂陷　此作成都二字誤（十二葉前二行○按原脫城字校者增成都二字）

皆被執　此脫被字（十二葉前五行）

驅入成都　此脫入字（十二葉後三行）

包宏策　此作某誤脫（十二葉後五行）

南京以舊大學士王應熊爲督師調部　此脫南京以三字（十二葉後八行）

大破賊於雅州龍鶴山下　此脫賊字（十四葉前九行）

展從新津縣　此脫津字（十四葉後八行）

遽衛　此作蘆誤（十五葉前三行）

側道擊多功城老營　此脫開字（十五葉後八行）

爲雙禮所敗　此脫所字（十六葉前十一行）

已爲特科取士　此作以誤（十七葉後十一行）

而以雅州　此作爲誤（十八葉前二行）

其部下也　此脫部字（十八葉前六行）

時獻賊聚衆於成都　此衍張字（十八葉前九行）

注亦聚義兵　此脫義字（十八葉前十一行）

獻賊盡伐梨樹　此衍忠字（十九葉前三行）

大不能毀者　此脫者字（十九葉前六行）

二賊脫歸　此作一誤（十九葉後九行）

獻忠撤還　此作撒誤（十九葉後十行）

張象升　此作叔誤（二十葉前五行○按原作升校者改）

進忠遂率衆至合州　此脫進字（二十葉前七行）

大清兵入成都　此脫兵字（二十葉後二行）

尙有衆數十萬　此脫衆字（二十葉後六行）

不知　大清往誅之賊兵有言　大清兵至　此脫　大清至有言九字（二十葉後六行）

大清兵近至賊營　此脫兵字（二十葉後九行）

注翰林院掌院學士　此脫院字（二十一葉前一行）

李昭治　此作照誤（二十一葉前一行）

臣統大兵　此脫臣字（二十一葉前三行）

馬步賊兵拒師　此作戰誤（二十一葉前三行）

休息重慶三日　此脫息字（二十一葉後四行）

能奇問汪兆齡曰　此脫能字（二十一葉後五行）

不識字者爲副將　此脫爲字（二十二葉前二行）

亦十餘兩　此衍有字（二十二葉後一行）

天子城　此作字誤後同（二十五葉前二行）

屯瀘衛　此作州誤（二十五葉前六行）

奉秦王第四子　此脫奉字（二十五葉後一行）

今若起兵　此作欲誤（二十五葉後三行）

傳廷會人龍部下　此作令誤（二十五葉後五行）

乃迎秦王子入其營　此脫子字（二十五葉後十一行）

秦王子以爲靖遠伯　此脫王子二字（二十六葉前一行）

瀘衛　此作蘆誤（二十六葉前二行）

注禪將等謀劫花溪之民　此脫禪等二字（二十八葉前一行）

盡擒其部下　此脫下字（二十八葉前六行）

十二月　此脫二字（二十八葉前十行）

程翔鳳往應　此脫應字（二十八葉前十一行）

歧吳侯　此脫侯字（二十九葉前六行）

湖廣施州衛　此脫廣字（二十九葉後三行）

汝主雖不比前人肆其殺戮　此脫人字（二十九葉後八行）

可旺率妻子降於　大清　此作以誤（三十一葉後五行）

以崇信伯李本高守之　此脫伯字（三十一葉後八行）

一面以守　此衍兵字（三十一葉後十一行○按原無兵字校者增）

兵共畏懼　此作其下誤（三十二葉後五行○按原作兵共下校者删改）

翔鳳未之應也　此脫鳳字（三十三葉後七行）

妻病欲死　此脫病字（三十三葉後八行）

議立慶符王事　此脫慶符王三字（三十三葉後十行）

敘故舊而揖之　此脫舊字（三十四葉前一行）

大清兵追至　此作至追誤倒（三十四葉後二行）

以數千衆降　此作家誤（三十四葉後十一行）

大清兵乘勝以進　此脫兵字（三十五葉後五行）

永忠宗第皆被獲　此脫被字（三十五葉後五行）

合湖廣四川兵圍之　此脫合字（三十五葉後六行）

來亨出衡國英營壘　此作圍誤（三十五葉後九行）

平西山之後三年　此脫山字（三十六葉前二行）

記

考谷公應泰紀事本末　此脫本末二字（一葉後一行）

獻逆之傳　此作逆獻誤倒（一葉後二行）

有紀載明時事蹟者　此脫紀載二字（二葉前四行）

男楙蓮對字

燕峯詩鈔

壬戌孟夏游新繁尋費氏昭季先墓
於叢莽中憑弔歔欷既旋成都爲
百川世丈題此刻芒種日杭沈中舞并記

大關唐氏怡蘭堂用舊鈔本琱

燕峯詩鈔

成都費　密此度著

古意

久已歷艱辛人情今始解五日織疋布估客嫌不買東鄰女如花
西鄰女如葉東鄰作人妻西鄰作人妾看花莫看葉夢物莫夢水
遠蛾同我年今年生一子埽地得餘光所見何咫尺緊桑有餓人
報恩逾金石

詠史

山東無足事迹衛欲用秦咸陽方逐客歸作大梁人
少年縱飲博任俠顯諸侯無人求劇孟藏劍宿娼樓

北征

邦國遇塗炭歲已八九徂展轉山澤閒困鬱意不舒壬辰十一月
始發自成都于時正凜烈北風傷肌膚老父方多病乘牛取長途
官道畏游兵山徑暗崎嶇所賴多戚屬恩愛相將扶敗絮惡且棄
天寒不可無荒絕驛路亭但尋人跡下或復鬼神祠或復殘廬舍
過水寒砭骨登山泥沒膝行行無所止日暮粗得息筋力已困疲
伐薪具炊食野燒周四圍慮爲猛獸得腸胃如枯藜塵甕潤顏色
茀乾刺同刃刺拔假終夕低頭就火覦流血浸肘腋長松勢百尋
亙石橫一里寒草藏開花枯藤雷結子花開色何皎子結味何旨
人力徒辛勞天地物皆美沿途苦荏苒除夕至綿州烽火正擾攘
秣馬隔江流出檄示軍官呼人爲濟桴一鼓入城中破屋何所求
士卒感苦辛各出飯一盆嗟嘆令強食毋以飢煩冤苦深精力消

皮肉皆血痕親戚在閬州可以救朝昏作書一尺紙爲報家人存
綿州城何大中川之要津舳艫接南楚車馬通西秦勢重控部落
赫奕鎮文臣濟濟數萬家一旦化荆榛狼狐白日走魑魅哭城闉
全蜀盡枯骨陰晦聚災沴害氣久不絕耕鑿困遺民親戚自遠道
來迎當春天乞假各數騎背瘡深可憐大馬一無轡小馬一無韉
雙臂牽藤蔓聊束縛與氈馬力亦何少相易出長道曠遠憂意外
馬飢啗嚙草婦女艱難行痛哭心慘哀負物置宿莽喘息還復來
藏身依村樹狙伺人歸逋畏恐驚舍去侶伴不敢呼日暮至一家
炊飯若珍珠老人置上座再拜謝荒蕪我顏如僮僕食我堂之隅
飢人歡一飽豈問禮意麤往往官長聞亦復相餽餔累月至閬山
毛髮盡焦枯古時蜀道難棧閣下方軌葭萌諸郡縣桑麻遂生齒

後世割襃中恐滋羣盜壘利閬爲門戶大軍營鹿指東川既已沒
西川旋不守捍關一夫當賊人如摧朽始知遠畫策不在險與否
困頓西十日買舟意欲東倉皇奉老親出此豺虎中江漢幾卅年
衰弱病成翁颯然翻飛意不復故豪雄眾庶羅喪亂我復爲勞人
一朝辭墳墓相望若崑崙即此眼中路皆可成海濱淚落如黃河
舊事痛不已寸心思無窮隱忍未能舉芒芒者天涯微身曷所止
二三骨肉親居處各異里當此無家別安能不傷毀天地固無情
人生豈終否棲遲田野間白首佳山水我自種梧桐遣妻樹蘭芷
村釀亦已熟歡笑偕稚子俯仰既無憾旦夕肆樂只歲晏茆屋寬
狂歌從此始

豐城安汝看梅同徐時俊

天陰羣遠霧山沒青隱隱江平沙徑幽春草發岡嶺舍舟尋斷岸
禾黍秀里井叢竹鬱勃深村樓列舊春依垣老花樹微香散寒影
樹下逢一翁言簡氣尤渾亦欲卜山居開田耕半頃

黃州元日

鄉關渺西極道路春風生寒衣猶被體飄飄獨出城方舟臨江皐
擧族南中行沙鳥相顧飛翩翩向人鳴

鬭鷄行

輕衫樂鬭鷄各抱一隻來地潔無蔓草坦坦鬭場開大鷄冠五寸
小鷄腳一尺腳稜精鐵鬪冠老珊瑚赤此鷄產何處良種從西川
高山大澤聚靈氣生爲殊物如鷹鸇出殼勢與眾雛異不徒飽食
供烹煎獨立一聲天地轉起張雙翼精神展豈止可慰兒曹心亦

堪迴御君王鞬兩鷄立鬭場氣勢互相當風捲雷轟百十合四圍
觀者眼生光怒色蓬蓬裂雙目昏疲不肯甘雌伏亂毛滿地血淋
頭長頸靡靡少完肉一鷄晚出勢尤陡眾鷄見之皆御走狂童盛
氣快所言共誇此鷄齊拍手賭取青銅錢抱鷄歸飲酒明日重來
鬭一場君輩來看古無有

觀瀑

遠山近山流一泓共入江中爭蕩潊西馬千蹄不敢過誰知此水
皆涓滴城頭日暮放歌回寸心一片沿青壁

紡車

七日五縣路三百六十灘山深無人至好鳥相綿蠻松樹大十圍
霜葉如渥丹此中有隱者抱璞鬢毛斑

贛州

宗子稱兵出中丞捕反時廟謨資節鉞亂卒倒旌旗往事餘烟樹新愁倒玉巵南行弔楊僕春水遠迷離

優霞嶺

野寺無僧住蝸涎四壁乾人家移絕壁馬跡亂空壇山色侵苔滑松聲夾道寒遠行猶百舍處處向南看

冬菊

九日已陳事黃花未改妍寒枝當北牖野色耐霜天酒凍徵君側冰流故老前蕙蘭無數好春雨各娟娟

聽解二彈琴

自我傷寥落空懷大雅音忽從遷客指重見古人心溪洒潺春雪

松風出暮林秋鴻休再鼓幽怨已難禁

移家定軍山下

移家接村舍地僻好烟光藏此新圖籍仍歸舊草堂白來潘家雨青入陸渾莊久住隨風俗悠悠野興長

杜宇

霸業一時盡哀聲萬古傳哺雛依百鳥流血溼青天瘴雨離人酒春風估客船此時來耳畔何處不潸然

北岸山盡

山勢龍蹤盡空濛入望遙平原開白日羣雁掠青霄一月舟爲宅千峯雪未消故鄉從此遠揮涕向蕭條

朝天峽

一過朝天峽巴山斷入秦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暮色偏悲客風光易感人明年在何處妻子共沾巾

山中

采藥不知還偶來身即閒月過燒葉處雪滿起雲山猿狖寒藏果熊羆老見斑菖蒲石上節久餌駐朱顏

隱者

老翁久深隱結屋巖石間春日采芳芷夕陽行亂山無事入城郭獨負壺觴還便欲隨芒屨白雲相與閒

別友

既來不甚數去亦無乃輕吾且行鼓瑟子何多遠情山寒滴竹露屋靜聞松聲幸有石門在四時禽鳥鳴

贈客

屏跡屠沽內常懷一飯恩鐵椎報公子寶玦贈高人抗手自茲別悲歌西入秦可詢王景略捫蝨向誰論

江夜

復載羈人夢烟波異縣行老禽爲蚌蛤野鳴護鴛鴦且自從容去無妨淺淡妝相思在何處幽鬱意偏長

涇縣雜詩

故人無禽慶五嶽何時行共道黟山好能娛隱者情櫂歌起清夜野服過秋城卻慮逢村女猶存賣藥名

異境絕塵俗從容到寂寥市人尋鹿豕村路出烟霄溪水胡麻飯寒齏細藥苗隔林聞好鳥乘興石欄橋

浮溪

日暮入村落松杉客坐新鷄豚散在野兒女聚觀人禮樂餘三代藤花隔四鄰家山獨烽火流蕩至今貧

棧中

棧閣通秦道青天未易行盡過奇絕處不負有平生白馬巖中出黃牛壁上耕野花埋輦跡幸蜀只空名

客

負笈出巴蜀饔飧頼賦狙那能隨北雁長自客南徐春事負人早幽棲僻好愚閒來埽落葉席地坐開書

平居

故國不可到春風吹閉門雲移峯頂寺花落雨中村事簡人過少

山深褐自尊無書傳子弟耕鑿任乾坤

翟村

二客乘秋艇翩然過古村不緣喪家久勝地足銷魂水族甘魚蟹山居長子孫此中忘貴賤來往翟公門更欲求佳處何能勝此山田園當畫裏婚嫁遠人閒灌口峯千壘彭門水一灣江南無屋住吾意亦須還

夢中作

勞心望春水春水載孤舟載此孤舟去江南江北流有時取美酒獨上最高樓高樓何所見歷歷是神州

江晚

昏氣滿孤嶼此時途尙遙天寒將作雪風急欲收潮棲鳥黃雲樹

歸人白板橋酒家隨意宿明日進蘭橈

同蔡治田金遊西山登祕魔崖望石壁

絕壁幾人到處崖一望收秋聲先眾木日氣射高樓僧少不鳴鼓簾稀只掛鉤卻愁山雨重杯柚捲溪流

雨

急雨占紅色遙青入望微水寒雲不絮雁大翟能飛早汲愁高岸遲迴畏薄衣瀟湘何處屋開戶待人歸

高郵遇故人

相逢多難後只此是天涯與子躬耕處蒼生何幾家朱門齊牧馬白骨亂開花耆舊何人在行吟感暮鴉

阻風三江口

晚泊孤洲葦荻傍襄樊估客嘆淒涼三江水下金陵霧百草春乾赤壁霜寒氣不閒從伏枕鱸魚多買當擔糧自有長風行萬里人閒豈畏路蒼茫

送姚曼之鹽城

淮南旅舍暫相逢便放扁舟過海東未有男兒長袴下不會賓客處囊中萬山月色孤笳路十載秋思一笛風別後新詩應滿篋重來爲我乐飛鴻

元夕雨中見雁

野雲片片接橋西可惜年華負柳堤江上雨來催晝暝沙中雁起覺城低寒邊無信傳春翮荒園宜歸埋舊畦渴酒一杯和淚灑看燈猶記浣花溪

小灰

放船直入深山去無路青林有數家烟裏人聲呼伐木巖邊鳥跡亂開花殘民未死征徭在新戍頻增驛路譁時見秦中官長過不知何以慰三巴

亂後入青原山

遠郭寒烟野霧昏殘僧遙指舊軍屯河山百戰埋金甲烟月三年度玉門兵氣累時猶未解吾生已老更何論不將涙灑黃師塔拋滿蘆花當一樽

送劉與生還廣元兼呈王嶽

送爾西歸意惘然吾家山水復誰憐雲邊短杖看梅樹雪裏微燈夢杜鵑一郡更思新市後千峯長在故人前王郎舊有江湖約爲寄芝臺詩幾篇

西鄉縣

雨餘春樹百花稀好處來遊徊似歸貧賤已甘人盡笑顚狂未解客何爲長隄白日眠牛馬官路青峯放鹿麑八十老翁居住僻相逢只說太平時

蕪湖

城北淒迷水霧浮行人懷古自千秋空餘鐵券殉芳草不見箜篌止亂流十里桃花春社酒一天明月大江樓久無蕩子思鄉涙幾度鴛聲起暮愁

金陵懷古

一聲殘笛旅魂消柳暗花飛過六朝甲第雲霞開壯麗樓船鼓吹擁逍遙石壇有路生春草商女無端泣夜潮極目可憐鍾阜外長江空鎖水迢迢

呂太常潛自歸安移家海陵

銅龍宮闕邈山河臺笠脊雲就薜蘿天近南徐開霧氣人從西塞狎烟波滄荒歲遠成遺老草木人稀發浩歌可許相邀尋舊約江魚村釀共婆娑

謁孫徵君

千里孤征謁閉關荒臺寂寞古村閒遠從夫子期聞道老作徵君不媿山濫兀久忘蕉葉夢開門時見鹿麛斑巴人久失文翁化自喜田何受易還

春晚

頹垣見舊關佳處在鄰西祇有畫眉鳥春歸亦自啼

洋縣二首

春山青後青春水綠復綠花開不見人何處滄溟曲

微風度城上滿城花盡開閒攜一壺酒花落滿蒼苔

鄱陽湖

昔去湖水深來日湖水變湖水無定流搖出湖口縣

古琴

古琴久不理塵積斷痕斑爲君彈一曲明月滿江山

空宅

春氣生寒月色微蟠龍繡鳳隱雙扉主人一去空留宅花落苔深蝙蝠飛

識舟亭

漁舠夾岸浪花壓烟樹霏微草自青春去何人記蹤跡故衣重到識舟亭

題畫

百株春樹隱茅居畫裏人家似敝廬小鳥斷橋啼曉色落花晴日照山書

江曉

寒月無人守釣磯秋風兩岸曉星微渡口鴛鴦避舟楫野鴻羣向荻花飛

飲友人家夜歸

岸幘歸來酒半消月中頻望短牆遥耕夫久斷繁華事猶買春燈照板橋

紅橋

女堞飛烏趁曉昏火攻猶見舊燒痕春遊畫舫都年少一路簫聲進水門

塞上

塞上冰流綠玉莎邊人吹笛向南歌平沙大磧迷春雁千里雲昏雪片多

古意

芳草沿隄春楚楚花枝開遍清江渚一羣無數鳥飛來恐有兒家白鸚鵡

畢

附錄

送費生南還（并序） 孫奇逢

成都費密此度游燕趙間得余歲寒居集其尊人鮮民公閱之而有合也令其徒步事余於空山清寂之中余媿無以益此度而感鮮民公有知己之言於其歸也口占一絕送之

若翁遺命令從游北地天寒啓應求問所聞兮見所見歸攜何物慰冥幽

讀費密詩 王士禛

成都敗道士萬里下峨岷虎口身曾拔蠶叢句有神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二句密詩）十字須千古何爲失此人

曝書亭外集

望雲仙館

序

嘉慶丁丑之夏余試士禾中聞朱竹垞先生五世孫墨林補輯先生遺稿而未見其書秋冬間縱觀浙東諸郡山水歸已歲暮秀水令陳君警堂乃郵致曝書亭外集詩詞六卷於梅香竹韻中誦之戊寅三月警堂又郵致集外文二卷因得受而卒讀是時墨林佐警堂幕因警堂問序於余余考先生未入翰林時嘗自編其行槀爲竹垞文類通籍後官禁近以事左遷復取孔稚圭北山移文語名其集曰騰笑晚乃定爲曝書亭集二十二卷同里楊未孩爲之注并輯補遺二卷今其書不傳論者惜之而墨林獨能搜羅散佚輯爲外集若是之富可不謂賢子孫歟昔唐張燕公顏魯公方元英諸集宋蔣希魯春卿遺槀皆其裔孫刊於明季人已豔稱本朝范能濬補錄文正忠宣遺文尤爲世所推重墨林之志所謂後先濟美者也或曰先生手訂全集可逸而逸之補輯或非先生意然余讀先生答胡司臬書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

以傳於後先生之於文詞蓋其慎矣又安有可逸而逸之而先執筆以爲之者哉蓋先生年十七即棄舉子業遊歷幕府則之豫章之粵之東甌之燕之齊之晉卅歲所作不無散失斷紙零墨皆希世之寶縱先生逸之後人安得從而逸之耶且余嘗覩於會稽遊於永嘉昔之人愛山陰者逸嶀嵊之奇偉賦天台者逸三雁之靈詭昔之人逸之耳嶀嵊三雁之山水未見其可逸也先生集外之詩文亦若是而已矣抑余聞之黃文江集久逸其裔孫考功始得之僅四卷考功子永豐君又得五卷於呂夏卿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墨林既獲編先生遺稿于陳君幕中矣志之不衰力之不倦必續有得于八卷之外者夏五月禾郡科試畢書以歸墨林且以質之警堂山陽李宗昉序

竹垞先生詩文凡三付剞氏未仕前曰文類通籍後曰騰笑晚乃定爲曝書亭集詩二十二卷同里楊未孩先生注之并輯補遺二卷未之行世今其書已無存者余考楊注於文類騰笑兩種與集刻異同暨所删餘作竝爲蒐錄其用力可爲勤矣然計所采遺詩其稱見於原

稾集外者厪一首今據所本如遊仙本十首閒情本三十首放言本六首此類甚多楊注於巳刻外俱未及舉知掇摭猶有未備特未知補遺二卷何如耳先生五世孫墨林久欲補輯而未果今夏乃出所藏曝書亭類稾本石樓漫與二集手錄本更於斷紙零墨中共相收拾參以文類騰笑得古今體詩約四百首分爲五卷而以詞一卷文二卷附後雖無歲月可編大約未仕前之作爲多其閒喪亂播遷之思貧賤濩落之歎前後數十年閒時遭之不同欣戚之異致後之人於二十二卷之外

得所參考焉然則是編也可任其逸於世而不亟爲之傳也哉或曰先生手訂全集其可逸而逸之也今之輯毋乃非先生意乎然昔黃子耕有山谷別集之編施德初有東坡補遺之續皆附全集以行後人韙之予不敏竊願爲子耕德初云爾惟嘆楊君所輯之本不得復見蒐羅考其異同爲可惜也嘉慶二十有一年夏至日同里後學馮登府序於拜竹詩龕

嘉慶丙辰秋余校士兩浙重竹垞檢討之學重建曝書亭於梅里明年科試畢偕同人落成之尋兩垞諸景遂題詠諸詩爲竹垞小志旣錄而梓之矣其五世孫墨林余所取士也能世家學不失先代遺書與爲柳東翰林網羅散佚緝曝書亭集外稿八卷其閒多巳定而未刊行之作斷縑零墨彌足珍貴矣柳東與余弟梅叔爲戊寅同年介梅叔郵寄刊本於羊城索弁言余嘉其有同志也爰綴數語而歸之道光二年十月揚州阮元書於廣東節署

先太史公才名播朝野歸田後自訂曝書亭集先集而栞者有文類騰笑兩種版久無存先世藏手定類稾及

漫與石樓集手錄稾其閒多巳定而未經栞行之作參漫與蓋取少陵老去詩篇渾漫與之義石樓之名不見於全集考秋錦山房晚步東村詩有藍村漸老石樓去絕倒黃花二十年句藍村者沈山子先生進也石樓殆先太史初號而即以署其集者與今夏合馮君雲伯之所蒐輯彙纂得五卷而以詞一卷文二卷並列焉第闕漏尙多備海內君子藏有先太史集外詩文惠寄補栞則尤所深幸爾

嘉慶丁丑秋八月五世孫墨林敬誌

曝書亭集外詩卷一　　檇李遺書

秀水朱彝尊錫鬯著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樂府

宿阿曲（以下見石樓集手鈔本）

地戸闔天門開趙尊去蘇林來林何言陳清酤雷殷殷君來下

獨漉篇

獄獄漉漉人言鬼哭鬼哭尚可人言殺我（一解）耽耽猛虎南山之下我欲搏虎使君則怒（二解）翩翩之燕鼓翼搖頭載感君恩出入依段（三解）空堂無人有客叩門暗行投宿不爲盤飧（四解）同行報怨中道別離契闊從君何用致恩（五解）神羊格鬬不畏虎狼烈士殺人不避侯王（六解）

楊白花

楊白花從風下如霰秋去長相思春來獨不見

楊白花念汝何能久飄落入南家得到南家否

登高邱而望遠海

我登高邱思與僊人游我望遠海仙人又安在秦王死後乃有漢皇采藥神山使者相望君不見驪山陵楚王

開後牧豎登君不見茂陵客廢穴今多麗劍石我登高邱我望遠海思與仙人游僊人安在

當窗織

側側復力力東家少女西家織高堂阿母苦相催三日當窗斷五匹徒言織作衣未成秋風一夕蜻蜓鳴

渡易水

寒風蕭蕭虹見後與客地圖函客首或歌或泣易水旁誰爲從者秦舞陽荒原返照衣冠白歷歷征途送行客歌聲未斷筑聲高徵音忽變羽音激中有壯士鬢盡竪氣咽中腸不得語一盃酒盡人竟行那顧燕丹淚如雨君不見荊卿西去空死亡易水寒風蔓草荒百金購得夫人匕不敵無且一藥囊

穫麥詞

大麥已枯小麥黃腰鐮荷擔相扶將高田成穗低亦熟私較去年多十斛東隣西家田舍翁一時作飯飽蓬蓬兒童持竿歸晚食雀噪中場雨漂麥

布穀詞

布穀復布穀高者成陂下者谷老翁持畚祝家雞稚子

登高飽黃犢官家徵求急如火歲時誰識田家苦新芻濁酒慰鄰人好韭豚蹄祭田祖以芻爲狗紙作錢村巫白晝歌神絃舊穀數升泥數斗持竿荷鍤歸中田烏鴉背長雀背短莫還飛來共飽滿

作蠶絲

田家四月晝日長婦姑告語開蠶房頃筐既盈絲可作新婦欣欣竈前坐煖湯乍注盆中盛繢來繢去繅車鳴蠶多遺繭滿窗戶簷頭簌簌飛蛾生黃絲素絲當別措好製輕巾作縞袴

女耕田行

荷鍤復荷鍤耒耜中田聲札札誰家二女方盛年短衣椎髻來畊田自言家世多田宅幾載征求困需索長兄邊塞十年行老母高堂兩齒落前年賣犢輸縣門今年賣宅重輸官石田荒荒土确确十日一晦畊猶難自傷苦相身爲女好與官家種禾黍

娶婦詞（櫽括童謠）

吹長簫撾大鼓官船開取新婦取得新婦幾日歸臘月廿五歸車班班兩黃犢猪羊百頭酒百斛僮僕中廚脈

粱肉小姑爭言飯不足

驄馬

陌上青驄馬全勝白鼻騧耳黃批竹葉汗赤發桃花踏草馳平樂香韉過狹斜夕陽歸路遠好去宿倡家

愛妾換馬

金埒香韉冷紅樓玉筯哀佳人甯再得駿馬不嘗來顧眄當前異躑躅近暮回懸知畫居客無事向章臺

銅雀伎

玉座春風入銅臺起暗塵君王不可見羅綺爲誰親夜月聞歌曲斜陽照舞人西陵何處是寂莫翠眉顰

塞下曲

烽火三城外雲沙萬里遙元戎賓車騎大將霍嫖姚木落秋防塞冰堅夜渡遼燕山一片石長勒聖明朝

從軍樂四首（第一第四又見文類）

大漠孤雲萬里來邊城落日照輪臺蓮花寶劒千金直楊柳春旗五丈開

玉帳高旌百尺餘轅門新奏受降書將軍出塞懸金印都護行邊御錦車

金鞍寶馬臥龍沙苜蓿蒲萄徧漢家明月當城吹玉笛
隴山清夜落梅花
疊鼓鳴笳瀚海傍白麾朱鷺凱歌長妖姬十五琵琶曲
美酒千鍾琥珀光

少年行

青驄白馬金絡首鳴鞭晚出章臺柳輕靚相如作市人
捉壺浪索文君酒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銀河秋霽絳雲生猶是邯鄲夜月明角枕夢回清漏永

鐙前歌吹已無聲

廬江小吏妻

盤石千年意不迷含情相見各悲嗁華山一路青松樹
會說鴛鴦夜夜栖

雨淋鈴

秋風深夜雨霖鈴一曲新翻盡涕零最是不堪南內月
空階獨坐上皇聽

采菱曲

泪濕羅袖苧衣新落日菱歌起白蘋越水空傳浣紗女
于闐不數採花人

道君曲（以下見石樓集拾遺手鈔本）

中庭梧桐樹枝葉何修修道君來不來令我出入愁

望郎曲

仙人玉女從郎左右願郎飲酒

嬌女詩

清川石梁下東西南北流可憐嬌女郎往來東西南北
游

青溪小姑曲

清溪悠悠松柏爲舟小姑不嫁無郎獨愁

湖就姑曲

逍遙湖上水湖水清且空大姑與仲姑各自居西東不
與小姑同

姑恩曲

明姑下雲中後從麟辟邪姑恩不可報結伴飼神鴉

明下童曲

驅車歷長道心念雙車輪不念雙車輪念我車中人

青驄白馬

青驄白馬黃金羈行塵跳跋連翩馳
馬頭八尺分三騣長鳴顧影如游龍
青驄白馬誰家郎黃衫大領繡裲襠
可憐白馬隨青驄問著當是廣平公
青驄白馬入狹斜可憐今夜宿誰家
誰家十五窈窕娘纖纖細步世無雙
借問誰家窈窕女白馬青驄去何許
相逢齊唱可憐詞泪下沾裳不自知

相逢行

白馬青絲絡相逢在狹斜朱樓千萬戶何處是君家

西洲曲

流水石橋邊西洲定何處不見采蓮人月照門前樹

團扇郎

團扇光如月承君顧盼多秋風入庭戶無復合歡歌

拜新月

西景明微月空閨憶所思沈吟花下拜不遣小姑知

陌上桑

曉日映南陌秦樓戶正開不知夫婿返疑是使君來

隴頭流水

隴水深無極平沙雁欲還何人吹玉笛清夜泣刀環

望夫石

日日江頭望遠還千年風雨慘離顏長干游女知無數
欲采蘼蕪不上山

野田黃雀行

水繞原田桑樹綠秋天日暮雀爭飛
人張弋在山阿窮鳥承君就罼羅
啾啾
身微不解銜環報辜負君恩將若何

明妃怨（集刻一首見文類）

青海長雲雪作花紫臺風急旋驚沙君王自信和親好
不見閼支入漢家

五言古

猗蘭篇寄題王孝廉（漢）南陔草堂（以下見石樓集手鈔本）

猗蘭秀中谷馥馥揚光榮綠葉垂黃葩素華圓紫莖托
根幽深地厥美彌以形夫君高世士結廬倚岩坰眷言
戀庭闈孝養終百齡循暇陟南陔采采襲芳馨被蒙相
愛惜得移君子庭長從春華發不隨秋草零沉水既迫

迢湘山亦青青汎舟横大江極望帝子靈佳期不復近何以寫憂情

雜詩（集刻三首逸一首）

維南有奇樹窈窕崇山阿自從兩葉生枝葉交猗儺何意回風吹攀條折其華負薪者誰子日夕來經過匪用摧爲薪寔持作斧柯執柯還見伐生意遂婆娑根株雖未撥所傷亦已多悲哉連枝樹反不如蔦蘿

華亭感舊呈唐四表兄（子正）

由拳過松江相去百里隔喪亂今十年存亡不可測艱

難斷行旅去住無消息念昔親好情相顧如膠漆誰能久不見歲歲長相憶孟夏白日長解纜事行役南風吹江帆日暮指城邑入自西郭門皇皇靡所適當時往遊路問十不識一鳥雀聚藩籬園廬長荆棘入門重四顧恍惚憶所歷高堂大母在齒落鬢髮白相見問何人沈吟各嗚咽憶我慈母存依依不離膝相將來此地游戲中庭側庭中有若榴五月初結實上樹嘗百遭淹留非一日兄弟四五人相與同出入歲月曾幾時嗚呼百憂集予遭慈母喪兄念諸昆沒相看今老大兒女成行立學語間平步登堂欣拜揖移時童僕至就市謀酒食嘉肴膾鱸魚清醴湛玉粒契闊二十年今茲共筵席悲歡人事變聚散寒暑易嘉會安可常三歎念疇昔

游吼山

扁舟越中來十日九風雨向時游山心寂莫亦良苦淩晨始見日放棹極前浦起行陟茲山亂石不可數崩厓挂飛梁絕壁無尺土深疑元豹伏隱見赤蛟舞何年天地閉匠石走斤斧蹭蹬施鬼工清深陷神滸大哉山靈意廿使下民侮我來空躑躅撫景日亭午乘高或附葛

涉險畏履虎興盡方下山蒼烟隔榛莽

曹山汎舟魚宕（上有陶氏園居最勝今爲僧舍）

名山日千里客心遠靡託下山復上山馳情慕邱壑未知精廬幽且復上叢薄書疑二酉祕石似五丁鑿向下觀清泠冬春水不涸舟師不識路陰洞暗相索隱隱天宇開仰視見寥廓青林龍象泣白日雷雨作中流渺孤嶼厓石欹欲落擇木見鳥飛臨淵羨魚樂永懷林中居兼此亭上酌草堂今無人空山悵猿鶴

避地梅里李四招飲

遇亂日憂思傷懷淚長流因人居此地茅茨非自營時危敢求安萍處聊避兵李生磊落士結交盡豪英延我所居堂酌我以巨觥感君相知意不醉非人情干戈方未息親愛多遐征請爲吾子歌良會不可輕

入郡城志感

故鄉誰不懷我行轉悽惻平生懽游地惆悵非往日高車及駟馬馳驅往來客顧視富家翁誰非舊交戚別久惜人情訪問念疇昔良因親故歡夫豈戀杯炙主人見我至逢迎半膝席衆賓意氣豪對客罷長揖片言後他

人一飯先德色非無契濶情杯酒意已釋中庭語雜亂惟恐道緩急我來果何爲欲語三歎息明知後來地兩必期謝跡龐公誠高人終身遠城邑

池上

連雨不出戶中園滿蓬蒿索居愛新晴倚杖眄亭皐林喧衆鳥散月出孤桐高散髮臨清池開襟解鬱陶達人貴止足愚者矜錐刀吁嗟城市人謀生誠已勞

山樓讌集

夙昔愛名山探奇志天壤及茲遭喪亂勞生阻塵鞅茲樓一登臨憑高氣蕭爽讀易萬象超鳴琴衆山響雲亭高樹靜月出方池廣達士貴息機幽人慕長往緬懷竹林遊更作塵外想放浪杯酒閒靜言趣彌賞

送宗兄（旂）

游車儼廣陌輕蓋交修途濟濟衆賓客祖席東南隅豐膳充方員甘酒盈榼壺觴至暫成懽別情鬱以紆郵程三千里行色在驪駒榮名早樹立策聲揚康衢

天上何所有白榆紛歷歷迢迢郎官星光采垂五色大儀既環迴四氣亦屢易戒途朱明晨息駕星火夕浮雲

逝不居匏瓜遂無匹感念參與辰顧瞻成太息

太息亦奚爲沈吟方自今託根連枝葉寧同行路心方舟去安極感物懷所欽輕黃敷碧色細柳羃清陰習習和風至交交黃鳥音翹思慕遠客執手情靡任

伊子本無營義栅事耕釣末坐操南音出門寡西笑浮沈雖殊途志意有同調歧路一以分山海阻遠道亮無金琅玕可以永宿好臨風贈一言明德所當劭

戲贈沈生效庾信體（見石樓集拾遺）

年少出東陽絲纓快馬鬃衣香荀令坐被繡鄂君艘玉

臺分絲筆金堂寫珀釭白頭烏八九紅襟燕一雙芳花初裛露朝日正明窗青牛垂寶帳珠鳳落銅釭自然腰帶減一見寸心降芙蓉如可采相思更涉江

錄別（集刻一首見文類）

丈夫志四海投袂始出門親知未及送僕夫已具存天寒□□□月役參辰昏人生重離別豈不懷故園一言許知己萬里誰復論

送柯通政（聳）歸嘉善（見文類）

朝選左納言薦替上書歸非闕豈不戀南陔情所依倚

閭已十年色養宜無違軒馬出東門送者盈郊圻悠悠通潞水歷歷連橋闉越船解猶緩暑雨來淺瀨盡我欲由言信宿袂未揮密坐譚露園森木蔭巖扉倩池皎若鏡鷺立池上磯山茨對水樹徑轉紛紆咸於此御潘輿永日被采衣入閒有丹邱以之名庶幾西風五兩搖到值香爐肥蓮藤盡才子樂事充庭闈嗟子尚留滯足繭雙繩菲千里雖比隣終懸睽言稀目送碣石鴻寸心東南飛

贈田學使（雯）（見騰笑集）

斯文絕續交幾人執其柄田君起青齊卓立天骨勁汲古尋深源摛辭捉奇勝鏗然繁聲中獨見朱絃緪清朗有餘聞垂簾發高詠往往招吾曹文史共商訂思爲一柱孤砥此濁流橫塵埃每相對冰雪戶庭淨天子重持衡詢謀乃錫命君才信無雙秉心眞水鏡陳言去雷同僞體貪割正哲匠繩羣材人地始相稱許見正始還八表同風盛吾衰翻悵惘卮言更誰聽送遠之一樽出郭畏泥淖腰組雖同紆脫略野人性比隣少經過臨發始頻柄毋言道阻修明月千里映譬之豐山鐘

流霜遠必應望句曲山白雲可持贈

題顏司勳（光敏）寫照（見騰笑集）

司勳復聖後器等瑚璉重學醇鄒魯推才大廊廟用執扶趨粉闈省膚設錦幪爽若楷照王誕異卓眠甕爐烟侍史焚鼎僕湯官供吟伴皆鮑謝麗擇擬王貢手槧詩最嚴自邀詞閫空思深如瀑掛力猛類弦控體蕭齊梁陳源探風雅頌大笑佛事貫直欲兵呼宋仙侶頻頻過文讌往往共登華刪蓮嶽弔屈況楚纍但慕若士游皆效昌黎慟諭糞倒駝峰膏醲攪牛湩尊望血者衰賓至

傾月倖修門矚襲交醉枕迢遥夢不分紅羅亭再並青絲鞚命碁懷謝賭邀笛想桓弄暈珠換雙姬減騎訪二仲莊鉶香正箓白衣酒新送飲具洗衫癬水羞折鷄壅寫貌布邸鑿示客捧傔從或指肩篝蔦或訏眼偷鳳倘朋矜絕世魁梧洵殊衆傍有古松列借問何年種謖謖風欲生陰陰翠疑動疣琴軫未調蠹帙句可誦科頭坐盤桓散帶任陶縱但聞虛郎署待去作厦棟雖愛江鱸鮮須憶茵鶯哢請君收畫圖乘時浣組縫亟上黃鏡舫莫侯渾河凍

壽大司農余夫子四十韻

大江滙南紀西塞淩紫虛融爲散花洲結作青芙蕖夫子甲世才神秀之所儲典與羅心胷百二十寶書答臺濡墨榜法皆丹管疏采詩皇華曲掄材參井墟五夜常含香八舍旋鳴琚府歷三獨坐謇謇流忠譽南顧眷帝心持節進千旟戟門面震澤星野連淮徐流移得所託君陽鳥攸居由來句吳俗賦少韮有餘夫子示以儉利肶在興勸舍彼簫與管相將采薪楥舍彼羅與綺各自娛茹蘆舍彼亭與榭努力導畜舍銜筩無胡威絹廨有

羊續魚天子嘉乃績召入承明廬中丞古副相班聯領鷺車大農古計相貢賦總方輿最者催科吏算緡極煩挐甓數之所成徒以資史胥茁髮苟未合一字爭爬梳權量詎得平請寄司簽渠自布寬大條舊案乃得袪蕭蕭門館清冥敢通苞苴惟許縫掖士契領心相於書齋三五楹花藥長扶疏屏前金了鳥硯北銅蟾蜍體物發新詠酌醴亭嘉蔬居茲初度懸令序月在涂霽雪照紅軒蕭雪漾素舒梅梢寒吐蕚葉甲青蓮茹尊也前祝蝦躋堂人門闥趣庭有才子列坐多長裾豪犀進斛角旨蓄羅冬菹試看精神健龍馬亦不如乎格天所壽其何福不除當知宣麻日宜在攬揆初八千歲爲春於理信有諸

七言古

水墨折枝花卷爲朱襄題（以下見曝書亭古體詩手定本）

君不用誇東丹千角鹿亦不用誇江都拳毛騧請看玉池好手筆尺幅紙勝方空紗當其經營初天機得妙領體姿略形摸會心在俄頃忽焉點筆柔於綿濃花改作淡墨妍調鉛殺粉易觭倚花王得此姿天然茜蕉一林

更奇古碎葉顚根互撐拄不須月黑星沈時彷彿晴窗響疏雨山中桂樹自有枝芳馨折以遺所思非無叢菊東籬下終朝采采不盈把何以寫離悰涉江有夫容何以荅相憶折梅寄江北吾宗襄也得之喜欲狂貯以緑綈紅絲囊入開視此歎奇絕無異金鎞刮膜銀海重生光昔聞毗陵董嗄子戰沙愛畫龍魚水又聞米家小於菟潑墨慣寫雲山圖何如折枝花譜出人意慮表未許青藤白石獨擅於越句吳都

雷琴篇送張僉事（衡）視學浙江（又見騰笑集）

琴工昔數蜀雷氏曰霄曰儼工斲最吳中鐐越出其下琴殘琴史分低昂千春以後不可見殘徽斷軫誰能藏水部先生求得之有文在腹但一行其文刻作大唐字摩挲百過聲殷牀鳳膠輕滑蛇跗碎藍薾焦尾差足方枌闈退食每示客握蘭之手頻攜將元音導德追太古毋乃指法傳師襄昨捧

璽詔出宣室

帝命視學吳越疆衣錦車迴浙江曲軒窗淥飲西湖光使君到日敞文苑博士弟子迎膠庠大小疋材一百五長清短側調工商以管定聲有準度抑繁揚疋多鏗鏘倡教起衰返正始持此琴理司文章吾聞進賢冢上嘗仙年卿寺看迴翔待作

聖主得人頌奏諸清廟登明堂

神宗皇帝御書歌（并引）（以下見石樸集手鈔本）

癸巳夏客華亭表兄唐（子正）出外曾祖唐文恪公廷對策見示上有神宗皇帝御書六字筆畫嚴整探篋如新予念先文恪公賜第時先唐公三載而其貢牘經亂遺失制誥無一

存者兄能於流離播徙之餘守而勿失又何賢也

與兄堂前道家世知我清門雅相似開函示我對策文上有神宗御書字憶昔先皇太平日十四年春前宁立（文類作十四年春秉標筆）當時待詔三百人詔賜唐公居第一玉堂學士如堵墻臨軒侍讀舒文章錦袍宮帽從中出白馬朱幡降路傍古來書法工飛動字大嘗令筆多縱此且經營楷法嚴祖宗得士由來重沈吟往事跡未陳高堂披拂猶如新明時入告多苦語憂危百代思良臣吾家

先人昔廷對賜第前公更三載經綸文采非亦同放蹟飄零竟何在桑田滄海市朝遷盛事今來未百年故物尚存多難日傳家為羨子孫賢

山樓對酒贈任（元禕）兼示林佳璣

有客南冠服奇服輕裝夜就城東宿一笑相逢問姓名方知陽羨任王谷吾家季父道廣多交游邀君載酒登高樓酒酣拔劍擊廊柱仰天攣意成歌謳吁嗟任生爾今落魄且莫嗟朱生為爾彈琵琶悲涼何如燕市筑慷慨不異漁陽撾莆田林生方笑語臨觴慘然忽不御

長歌贈繆（永謀）　又見文類

古來詩篇勢奔軼後有李杜前曹劉嗚呼大雅不可作吾生懷抱將何酬豈無和歌三五人出處殊塗終見尤南村繆子高世士晚來同氣心相求商歌時時出金石佳句往往窮冥搜遠如蘇卿去絕國靜如王粲登高樓黯如宵感怨長夜凜如宋玉悲清秋幽篁窈窕山鬼泣風簾飄忽湘娥愁而我有時忽惆悵滿堂歎息不得休禰衡昔遭黃祖怒阮籍亦為羣公讎文章有神翻見忌投筆焚硯誠巨謀君不見自從九鼎淪泗水□□□□盈中州鄉黨少年弄文墨閭閻小子盛交游亦雜內狗信盟誓翻雲覆雨生戈矛竊坐無端肆睚眦笑人當面比俳優男兒落魄眾所侮薄俗炎涼何足羞危冠側注亦窮蹇擊筑吹簫非下流逢時便擬取將相失意亦復輕王侯燕雀寧知鴻鵠志蟪蛄僅足吟蜉蝣與君狂走出門去大笑傍人非我儔

醉歌送陳維崧歸宜興

陳生卓犖眞絕倫貌古不異髯參軍問君三十何能爾白皙鬚鬑已如此相逢結客少年場酒酣擊筑彈清商

鄉人自分輕孫楚老卒嘗令覗葛疆我哭召當歌我歌君嘗和詞賦何論刻燭成屠沽且與班荆坐黎如中酒如泥便須一月二十九日醉何能一年三百五十九日齋無端掉頭歸令我慘不悅歲晚長相思天涯遠離別柴辟亭前日色微射襄城北飛鴻絕君不見山有猛虎澤有蛟只今陽羨非樂郊知君歸去不得意短衣匹馬佩弓弰會當射殺猛虎搏殺蛟我將從子買田去耦耕不避時人嘲眼看富貴同斗筲

夜經譚奉常故宅聞笛

憶昔栖遲少年日長向高樓待明月月明清影落尊前今笑當風弄長笛年來知已凋零久搖落春風故園柳山陽舊事不堪論京口流人復何有重來大樹已飄零愁見高樓夜月明此地經過人盡去誰家更作斷腸聲

漫感

禾興布衣誰比數避世南村守蓬戶已遣悲歌行路難誰令樂歲終身苦男兒失意眞可憐十口飢寒嗁向前出門暫免對妻子入市重愁遇少年强將語笑供鄰里貧賤由來少知已沽酒終無三百錢餉糜且糴五升米

歸來茅簷日色高鑿石取火汲水淘侍婢吹塵言甑破高堂進飯識新勞亂餘生計無長策懶慢相成已無匹抱膝長吟此一時羣居飽食仍終日歎不見田家耕穫期有秋腰鎌荷鍤無時休人生衣食在力作我輿汝曹何所求

姑蘇城上晚望（又見文類）

闔閭城上悲風來闔閭城下生黃埃金車編欄馬躑躅登臨不見姑蘇臺憶昔千門簇行路錦帆春水蘭舟渡古封今傳堂邑人山僧何記要離墓寒林日落起鳴鴉惟見蕭條百姓家君看桃李傷心樹無復吳王苑裏花

對酒示李二（兆璜）（又見文類作示李十九）

有策莫上說秦書有文莫獻美新作蘇秦歸來秖敝裘子雲老去空投閣主人有酒夜復長嘉賓滿坐月滿堂千迴行酒罷膝席百罰深杯亦舉觴男兒及時但快意致身豈必皆侯王我歌此曲君莫忘

田家留客

剝剝復啄啄野雞飛上屋田家客至心徘徊初疑或是里胥來柴門方開未延入短布單衣遙拜揖蓬頭稚子

抱兒孫中堂看客逢開尊濁醪新向糟牀注勸客頻行老瓦盆主人既醉客辭遠相對茅簷愁日晚入門告語數叮嚀愼勿稽留辦麤飯兒嗁呱呱不得哺新婦中廚鬧操瓮

冶源歌壽相國馮公（見文類）

冶源之水巨洋分古壇相對籠芳雲沿溪修竹百萬箇高梧下瞰青氤氳游鱗浴鳥不可數垂金屈玉鏤沙文海浮先生此栖寄爭歌妙曲天下聞哲舅風雅共甄綜典午諸謝焉能羣清塵繼之有宗伯枚馬雄詞董生策

吾家太傅昔同朝枚卜均逢定陵擇中旨方將闕下宣片言偶爲胥人格（文敏公與家文恪同日既卜爲四明所沮中輟）經綸未展宜代與致君堯舜相國能邇來吐握下白屋維公維旦千夫稱沙隄遥開萬楊栁邸第近接雙鳳棱尊也平生布衣賤柴車偶逐摛詞彥龍門側足未遽登自分江湖釣遊便冶源水冶源山我公歆此玉鍊顔願隨海上南飛鵠遥聽雲璈一曲還

曝書亭集外詩卷一終

曝書亭集外詩卷二

五言律

鄧尉山（以下曝書亭類藁手定本又見文類）

峻嶺盤空上樵聲逐處聞朝霞長照水春樹不開雲礀曲垂蘿晴泉飛積翠分荒祠寥落甚誰賽鄧將軍

蚊

羽扇遮空急羅帷入最工不分腧穴刺直與寇讐同一嘬房櫳後羣飛曉夢中人生遭爾輩合喚可憐蟲

游仙（集刻三首以下見石樓集手鈔本）

逍遙來廣莫佇立望增城道士浮邱伯仙人衛叔卿湘陰聞擊磬伊洛見吹笙莫向沙瀾去青蘋暫死生

海上雙文鳥雲間九色龍遠行今得見長跪昔曾逢顧兔愁吳質飛魚厄甯封還聞多桂樹采藥過前峯

積石明雙闕驚濤暗十洲真人騎白鹿老子駕青牛酒自天公出壺從玉女投不勞仙掌上甘露滿丹邱

瑤艸山中得青蓮井上開壺公長入市簫史數登臺御遠風爲馬揮空玉作杯桃花今已發莫遣歲星來

蠶女逢園客麻姑降蔡經曾聞桃似斗親見棗如瓶海鳥銜珠白冰衙火青崑崙多使者彷彿夜過庭

夸父初排鶴蘇林正啟門飛龜傳太乙神馬下中元人海甯無路升天自有闇玉漿今可得拄杖洗頭盆

閶設青龍席同馳瑤象車珠藏漢女佩星挂海人槎飛去殘松子歸來見桑花天神邀六博直過太清家

築室居樓上乘桴漾日傍元雲垂紫柰紅葉蔭窮桑酒肆韞茅狗山巔趣石羊爲言秦始日彭祖學扶床

七夕立秋夏夜無酒愁歎竟夕作詩寫懷

荒園殘暑退片葉下前楹令節仍飢渴長愁一死生中庭人自語北斗夜空明却望天河水何年洗甲兵

秋日閒居

寒蘆起鴈羣寥唳不堪聞魚釣無人守溪田任鳥耘晚涼山果落平楚夕陽分回首鄉關道荒城閉亂雲

過子蓉叔東溪別業不遇（時子寓鶴洲）

我愛東溪好田園況不蕪來從丞相宅去入步兵廚秋水周堂下幽篁繞屋隅經過人不見芳草思踟躕

城南逢邱麥戎上儀

裘馬千金盡關山萬騎分清秋猶作客落日正逢君對

酒新亭叛班荆古郯文城門多醉尉莫說故將軍

贈周鑌

有美青雲器甘貧隱市廛新歌延瀨好舊業草堂偏醒
酒傳三日長齋到一年聞君多慧業早晚學栖禪

同葉襄及（聖野）袁伯徐纘高孝若集夏士（彝器）兒齋

中園疎雨過上客此開尊夜月花間落春星戶外繇班
荆期後會投轄駐高軒好奏吳趨曲無令四坐喧

江上別王子

新晴爭渡喧高館罷離尊偶語沙中路獨行江上村栖
栖游子去甃甃僕夫存舊業秋田熟歸來且閉門

寄沈進　又見文類

城隅分手後幾日罷論文臥病重為客長愁獨憶君寒
燈依水宿清漏隔風聞咫尺梅溪路相思間白雲

潭山

吳越觀兵地長旂百丈原雲霞朝結陣烟樹俯浮村白
石仙人鏡清池玉女盆羣山下羅列真覺此峯尊

聖恩寺

江樹官梅發松門石徑通香林獅子座花雨法王宮夕
照諸天遠春雲眾壑同三峰精舍在鐘磬滿山中

王右軍祠

內史栖閒地春行步屧遲崇蘭移別渚修竹暗空祠為
想籠鵝日兼懷題扇時風流如可見遺像起人思

將之越中峽山道上畱別曹大　又見文類

向晚川流急停橈望夕暉離亭尊酒盡惆悵故人違古
渡分青草春山限紫微昬雅栖不定月出更南飛

八月十二夜飲吳（嶼）宅是夕舟發梅溪　又見文類

浮雲斂暮色初月上東隅垂露濛銀漢踈星暗白榆高
堂要坐客左顧敕行廚此夜前溪棹清光與不殊

十四夜楓橋對月　又見文類

徙倚楓橋上清輝獨夜看晴山開宿霧遠水動浮瀾刁
斗風前急星河樹杪寒斷腸南度雁飛不到長安

十五日待月虎邱夜抵（彝器）兒宅　又見文類

故事中秋夜游人遍虎邱清歌聞北里明月滿南樓緬
懷微風入香車夾道留嚴城歸路遠愁上木蘭舟

十六夜月　又見文類

令節逝不處羈居誰見招空濛青霧盡零落素雲飄烏
攜愁中虛關山望裏遥江城今夜月惆悵玉人簫

十八日擬汎舟石湖不果是夕無月（又見文類）

向夕浮雲合開軒月色微風鳴秋葉舞鐙暗艸蟲飛高
枕愁何極扁舟興已違誰家櫂歌發遠火夜深歸

禹廟（又見文類）

眾水分疏鑿羣峯自鬱盤雲霞山殿古松桂石壇寒往
事梅梁失遺封玉簡殘南巡祠廟在拜舞肅衣冠

稽山春游

春日稽山路紅顏絕世稀明珠要漢女羅襪倚江妃錦
石梅花落青樓燕子飛天涯芳草色何事待人歸

汎舟横塘經何山下（又見文類）

横塘楊柳樹春思滿河關夕照東西路晴江遠近山王
孫驅馬返游女蕩舟還惆悵何公宅千秋不可攀

渡錢塘

版屋雞聲唱行車曉度關朝霞江上市春樹海門山帶
甲縱横日波濤浩渺間歸人貪利涉逆浪棹歌還

飲上午周氏題壁（宋高宗嘗駐師於此）

十日平原飲三冬濠上招深杯從百罰華燭幾通宵黃
葉微風岸清江舊版橋猶傳駐師地垂泪說前朝

送俞汝言入閩

又見王孫去空憐蕙草殘月明孤嶂靜楓落大江寒鴻
雁音書少冰霜道路難南天多瘴癘惜別勉加餐

柬陳大

為憶招提客春深獨寤歌青瑣猶在否元首近如何竹
色侵窗冷樵聲隔水多荒村兼習靜好事有誰過

臥病書懷

涼風吹短褐病容意如何木落驚鴉起秋深候雁過飢
寒千慮集喪亂一身多寂莫荒郊外誰憐閉戶歌

歸自錢清江失道經螺山下

連山一千里荒谷少人家白日愁聲盜青春斷百花陰
崖應臥虎獨樹不歸鴉辛苦扁舟客驚心望落霞

寄俞汝言

晴川渺千里烟樹鬱蒼蒼失意思同病離羣即異鄉轉
蓬難得地儔雁不成行為憶東籬菊霜清滿徑黃

靈若懷古

芳草與王孫川原極望長春花非舊月行客自他鄉石磴鳴琴地山風響屧廊西江明月夜流水到宮牆

石壁望太湖

石壁倚蒼涼湖天入混茫黿鼉吹浪白海日射山黃暖樹蒸平野春帆指吳鄉清流纓可濯留必俟滄浪

升山秋望

秋入重衣冷空江夜落霜關城羌笛徹石峽水雲長旅望徒千里離羣各一方中宵砧杵發鄉淚獨沾裳

夢游秦中作

南望千山隔長愁況異鄉雲烟穿古樹簫鼓遍斜陽秦地關城險吳江道路長清砧中夜發少婦亦悲涼

詠殘燭

玉漏聲偏急銅盤夜未央素心猶可見紅淚不成行客須飛金蛹凝珠綴紫壓眞愁容易盡明月上流黃

客武林懷弟（彝鑒）

念汝離鄉久家貧學浪遊山川一以別歲月漸如流海水連江水杭州望越州相看朝夕路欲往幾淹留

浙江觀潮

東南環水國風色正高秋永夜星河覆晴天日月浮江聲銜怒馬海市湧飛樓破浪眞吾事長懷萬里舟

舟次皐亭山

皐亭南去遠芳樹藹平疇還恨空千載長歌動百憂江雲春波水沙柳暮維舟何處山中路王孫不可留

將抵蕭山遇兵警

漸喜人烟近寧知復滯留鼓鼙喧驛路烽火暗城樓斷續窮途淚飄搖獨夜舟不知天地意降亂幾時休

渡江

送遠西陵道勞勞各問津春沙驅馬地朝日渡江人爲客念千里計程凡幾旬離懷不可說惆悵柳條新

贈內

遇亂無安宅艱難歷九秋敢云工織素只是嬾梳頭柔飯癡兒泣無衣弱女愁長貧眞累汝朝夕只懷憂

華山寺

支公禪誦處徒倚陟山陬俯壑雲英白長林石氣青花開童子偈松下梵王經悵望岩棲路風泉隔翠屏

西磧

岩巢古西偵空外接滄溟鐵嶺春雲黑銅池暗水青高
天鳴鸛鶴白日走雷霆何處孤帆客烟波下洞庭

城南晚眺

一望寒雲暮荒城此獨行北風邊馬立古樹海鵰鳴草
木外墟里親朋賤死生金笳何處奏落日壯心驚

與舍弟（彝政）　又見文類

昨夜山櫻雨池塘草更深相思頻悵望惜別動沈吟詞
賦從吾好林泉見汝心何年人境外偶坐撫鳴琴

送十一叔子葆游中州　集刻二首

執手長途外雲天入望低離亭分遠近溝水自東西薊
北仍戎馬中原盡鼓鼙夷門知尚在風景日淒淒

春晚譚太常（貞良）二首

客路窮千里羇魂盡百年行車江樹外歸櫬嶺雲邊遠
海飛精衛春山哭杜鵑干戈今滿道愁望杞人天
垂老乘桴去風霜兩鬢斑河山成死別兒女望生還劍
氣沈千里文星隕百蠻歸魂招不得何處是鄉關

哭萬兒　集刻一首

魂氣今安往歸來路恐迷燕梨猶待食索飯不聞啼生
理悲人世哀容對老妻還同卷施草心斷日悽悽

山塘（以下見布樓集拾遺）

寒食山塘上鶯花滿目新江城春作社簫鼓畫迎神蹴
踘來游騎蹁躚見舞人夕陽歌吹斷歸路起紅塵

過張學士（元忭）蘭塘別業

路轉浮橋外花明暗水邊寒雲鳧雁渚春雨鷓鴣天琴
瑟何年盡亭臺此地偏平泉歡賞日勝事與誰傳

朱明寺

舊里朱明寺經過此日新法雲仍五色寶月自重輪南

岳瞻王子西方見美人向來天地意何事久沈淪

同徐四（善）李十九（良年）高七（以永）沈大（甚纖）鍾大
淵映譚十一表兄（瑨）集徐二（嘉炎）南園分韻得
題字（以下見文類）

遲日衡門下如雲勝友兼箏調金粟柱盤出水晶鹽沙
頤堪垂釣風多更卷簾還將碧艸色南浦望江淹

湖口

翠壁千尋削滄江兩岸虛沙合溢浦月潮落武昌魚藏
酒思元亮當歌笑接輿東林多勝事便擬度匡廬

新淦縣

寒日巴邱路川原萬里長峰藏令威宅地接子眞鄉老樹多歸鳥童山易夕陽哀猿不可聽爲爾一沾裳

東官客舍一公過譚羅浮之勝時因道阻不得游悵然有懷作詩四首（集刻三首）

連峯不可極望望碧雲深地遠黃麏跡風傳朱鳳音山林從所好盜賊爾何心獨客沈吟意吾師亦至今

曹方伯（溶）置飲奉酬原韻

鄴下才眞捷蘭陵酒復清遠游懷陸賈知己重劉生旅思三江鱠春城二月鶯高陽從酩酊倒載馬蹄輕

奉酬曹方伯見贈

萬里題詩客三都作賦年高譚今夕會餘論幾時傳草滿班荆地花飛載酒船府中留牘少隨意擁書眠

憶遠

爲憶盤龍鏡當無嘗沐施貧家疎遣信鄉夢亂歸期曉月青楓樹秋山紅豆枝離居日以遠勿復寄相思

舟次岭羊峽

古峽滄江上重來已隔年生魚同丙穴伐竹擬湟川有

客攜桑落憑誰采石田交州懷步騭臨眺一淒然

逢陳（恭尹）

零落金吾仗飄搖青翰舟小山聞種樹大澤見披裘滿地王孫草連波海客鷗相看惟涕淚不爲說窮愁

送家司理（昪）之官峩嵋三首

新分明府綬舊詠法曹詩異地難爲別頻年最見思賢聲花縣起歸計竹垞遲縱遣音書隔山川夢見之

秦棧無難度巴歌亦可聽勒銘凡幾處籌筆有孤亭玉壘尋山市青衣注水經更傳廳事好空翠落門屛

萬古峨嵋雪孤城暑亦寒爲憐眞僻遠猶喜未凋殘峽水流琴曲山花接錦官飛來一片月相憶卷簾看

贈冒（嘉穗）　集刻二首

捧檄高堂老還家令弟貧流年芳草夢心事綵衣春客已嗟垂橐人猶望指囷登樓千里目凝想竹西頻

題福州林秀才竹亭（集刻一首）

曲几圖書淨叢篁枕簟閒忘歸拚永日避暑復深杯遂有名山約知無熟客來舞雩今不羨百過此徘徊

送燈上人（以下見騰笑集）

廬嶽送齊已杼山歸皎然渡杯看下潞狗祿笑畱擕別訝新年驟書懸故里傳休忘者茶約俟我小亭邊

題李檢討（枏）梅花圖和韻（集刻一首）

踈影孤山後寥寥愛者誰青猿慵未摘翠羽弱難持落月長疑夢巡簷亦有詩縞壓眼初豁不厭最緐枝

霽雪三楹屋苔枝四尺身不眠尋寒管相對儼鄉人愧後遨頭夜思傾婪尾春玉堂許酬和猶及賞花辰

披圖精舍小酒榼暫教刪只少花欵坐江橋對虎山簾翁掩松下月未滅籬間有約明年放南隣日往還

同郭三（徵）滿井訪翁公即事（集刻二首）

滿井傳遺事藤蘿縛作門瓜先辰日種花比午橋繁繡櫨高低路青旗遠近村吾來消歇盡閒與四禪論

一花五葉後譜略漸紛紜傳擬王巾續燈從井度分圖書兼梵夾鐘磬遠入羣自煮柟溪茗留賓待夕曛

曝書亭集外詩卷二終

曝書亭集外詩卷三

七言律

閒情以下見石樓集手鈔本

（案先生閒情詩分平水韻共三十首有自序徐虹亭謂陸麗京見之作望遠曲思勝之不敵也其爲當時所傾倒如此今檢石樓集叢綫零紙中完好者僅十三首合已刻共二十一首以未得全豹爲恨一序尤爲計甫草擘節惜無從蒐錄矣）

蕙草芳菲靜掩門恐從天外憶王孫青銅鏡裏紛愁色
紅玉壺中盡淚痕弱線五絲看續命生香四兩待歸魂
懷中蓮子長相取好覓同心禮世尊

四角車幡夾道飄青驄松下好相邀金嶽有意憐司馬
銅雀何難貯小喬天上長河愁脈脈雲間明月路迢迢
秦臺綵鳳無消息腸斷仙人碧玉簫

城中高髻挂飛髾麗服晴春出遠郊新故漫持縑比素
別離應似漆投膠鮫人零落明珠淚駿馬流連白玉鞘
不見後園桃李樹花花葉葉自相交

大道重樓百尺高橋梁側近在江皐門前種樹名烏桕
水上飛花是碧桃（案二句見集刻是作盡）朱火夜明金鴈足紅羅
春煖綠熊毛玉清自在璇宮宿天上虛傳太白逃

長眉珍重拂青螺生小高堂樂日多碧玉輕裾偏善舞
金珠皓齒最能歌娉婷後夜憐憧子消息今年怪阿婆
莫道容華難絕代齊姜當亦不如他

白石青溪好浣紗秋河何處更浮查風流蜀郡曾燒酒
生長于闐定采花不見異香分賈午應無明鏡餉秦嘉
同心早晚如相約松下尋來油壁車

翡翠花鈿明月璫新妝獨下鬱金堂雲荼可比東門女
窈窕何如西曲娘鏡面三更祠老嫗馬頭五日望中郎
銅盤銀燭裁縫歇紅淚飄成珠鳳皇

畫作闌干織作屏迴風紈扇合歡鈴蓬山隔水初無路
張姓連天舊有星鬬草東園憎蛺蝶裁衣西閣感蜻蛉
逢人莫把元芝采重恐陳王賦洛靈

幾年蕩子客江陵黃竹成箱寄未曾紈素三條新約帶
屏風八尺舊藏燈遠書鴈足何難到歸夢刀頭似可憑
若遣望夫應化石尋常山上莫教登

花映簾櫳小院深黃金作屋桂成林前溪舞妙工垂手
子夜聲繁易感心曲水芳華多翠蓋雕梁棲燕盡紅襟
林烏宵有從君意空許飛歸竝命禽

瑋玉峯高望未堪華山幾遠路難探從朔未必求橋下
偷嫁多應到汝南五里徘徊瞻孔雀三春感化若冰蠶
從今大海相思絕不用雙珠玳瑁簪
關道深居慣織縑琉璃硯匣龍香奩金蓮七寶秋鳴杵
銀蒜雙鉤暮卷簾檻外明河千里白天邊新月兩頭纖
蘼蕪楊柳今遲暮誰唱清歌昔昔鹽
荷葉羅裙杏子衫縫裳親見手摻摻五絲長命應難續
尺素新愁自可緘定有車輪腸內轉從教石闕口中銜
相看未見傳言日惆悵明星玉女巖

湖上遇萬日吉書贈

傾蓋相逢古渡頭相看寄食此淹留多年吳市尋仙尉
今日青門識故侯客舍小山叢桂發鄉心落木洞庭秋
天涯失路誰知己彈鋏空勞賦遠游

越中雜感

憶昔提封一旅存過江遺事不堪論君臣幾日成南渡
將帥何人寄北門玉殿深山悲帝子金鞭長路泣王孫
於今眇眇空愁思目斷塵沙萬里昏
會稽山郭舊繁華閣道曾留帝子車異地梅花開驛路

秋人芳草徧天涯傷心陵苑冬青樹回首江城日落笳
歎息祁劉諸老盡憑誰談笑靜雲沙
市門舊是余公宅庭院蕭森梧竹寒往日臨軒俯得士
歸來閉戶罷彈冠時危始見能全節論定終須俟蓋棺
令弟高風天下少踰垣嘉遯古人難

奉懷譚給諫貞良

征帆一去海雲間垂老飄零犯百蠻空有故人思遠道
幾時游子得生還懸軍夜月愁孤壘立馬斜陽接亂山
聞說天南歸保障應無鄉淚泣刀環

大風

朝來大風撼陵谷疑拔洞庭千歲蛟黃狐白狐竄枯樹
新鬼舊鬼號荒郊願破江中萬里浪愁覩屋上三重茅
邊城健兒走射獵直騎駿馬鳴弓弰

九月舟經金粟寺有懷寄張巽何汝霖繆永謀諸子

九日龍山興未忘孤舟遙遞暮流長中天雲物生寒氣
下界樓臺倣夕陽遙憶白衣佗日事醉斜烏帽主人旁
從今萬里愁爲客不用登高望異鄉

登支硎山有感呈兄（彝器）

支遁昔年養馬處盤輿今得共追攀林泉近暮難爲別鄉縣經春尚未還歧路已看多涕淚新詩無復動江關天涯兄弟同搖落何日能營大小山

送呂（帥廉）游淮上（見石樓集拾遺）

浦雲汀樹夕陽中高館情尊幸不空千里交游連海內一時門第數江東淮陰國士逢韓信吳下諸公識呂蒙別後相思應命駕好傳書札報南鴻

寄九江守弟（儼）　以下見漫興集手鈔本

吾宗瘦弟詩才健得郡新臨山水州瀑布千尋簾外落江圖一幅檻前流鰣魚嫩滑分黃玉石耳茶香泛白甌准擬拖笻問匡俗籃輿應許伴行騶

臨江境上思訪李太守（濤）前輩兼購二劉三孔全集舟人放溜不果悵然作詩

吾愛臨江太守賢郡齋往往歇廚烟膏脂不潤初非矯才命相妨最可憐閣皁雨迷山近遠拒霜花隔水洄沿二劉三孔遺文在縱許傳鈔已罔然

送趙（天羽）榷關維揚并請栞東山處士遺書（集刻作送趙主事吉士榷關揚州刻一首遺一首見揚注引竹垞近詩）

處士東山卜宅深百年論定首儒林屬辭最善春秋教作史無慙高尚心棗木流傳終有待蟫魚蝕滅試重尋發揚端藉雲孫力早晚書成報好音

送陸參議（光旭）督儲江北兼訊龔方伯（佳育）金司臬（鎮）田學使（雯）（集刻一首見揚注引竹垞近詩）

甫里先生早軼羣柏臺西出領河汾采衣久侍兼珍膳琳札新傳十賚文地畫東南資樹屛山開巴蜀尚懸軍儲胥轉粟功非細新渥於今首屬君

上杜少宰（臻）　以下見文類原本下半首全去

吾家太傅登庸日舊向東堂贊秉鈞盛事尚傳長水曲代興今屬杜陵人

毘陵

黃山舊是蘭陵地路接吳王避暑宮廢苑何年行殿盡橫江當日霸圖雄汀洲雁下離亭暮橘柚霜深震澤空珠履憑誰延國士夕陽迢遞浦雲東

壽劉中丞（芳躅）

聲名開府舊超羣五載栖遲易水濱問字故人誰載酒
趨庭才子盡能文籠鵞書遍紅泉墅羅雀門題紫塞雲
猶有窮途朱亥在一觴遥寄信陵君

同諸公集曹主事廣端齋得郎字

叢筠小徑升堂路曾記芳筵對侍郎公子多才諸謝少
酒人重過十年强容當改席來尤數興到登臺醉不妨
惟有春帆縈夢寐願尋涿水送歸艎

又得書字

簾旌盡徙簾額除烏皮几綻風吹書亭西亭南月淡淡
樹頭樹底花踈踈監酒無妨一回笑賦詩眞媿百不如
河橋三里暗塵細走馬已及烟鐘初

和韻贈顧典籍（貞觀）　以下見鷹笑集

全家南下欲何之履道閒坊且莫辭坐客細論鉤黨事
翦鐙徐檢故人詩竹爐高詠教誰和蘭畹新聲許自知
半百華年青鬢好秋窗頻勸玉交巵

送湯（在覺）還豫章效岑嘉州體

毘盧閣下酒初持又送歸驂感路歧到來纓濯衡門水
依舊笙歌小疋詩赤烏鑄鼎泉仍冽白鹿譚經席未移

承顏一事尤難得恰值官廊給兩時

郎中弟（儼）歸自雲居寺留飲春草堂漫賦

筍車纔見返僧坊雜坐蠻藤六尺牀恰喜市廛銷暮雨
盡捎風幔納新涼吳醪乍至催開甕津蟹初肥趁未糖
插架有書須更借笑人眞似鼠銜薑

送馮編修（雲驤）前輩假歸雁門

大馮前輩劇相於暇便經過禮法踈八月論文同忤俗
頻年生計只鈔書曩兆橋下分歧路勾注山南憶舊居
好慰倚閭人竚望壽觴花底御潘輿

送金侍郎（鋐）鎭撫七閩二首

百萬王師絕徼班軍興回憶轉輸艱更資常袞開江去
恰喜酇侯漢殿還玉節官橋河畔柳錦帆鄉樹越中山
幔亭吾亦曾遊地宴坐紅雲迥莫攀

并門官燭雨同聽數向西堂倒玉瓶別後九遷今節使
春歸萬里又滄溟和調將吏需公望開濟勛名注　內
廷老矣承明嚴助在還期奉席舊槐廳

和曹先生（溶）韻送高（佑釲）還里二首

曾將鐵網截珊瑚采入巾箱主客圖過眼烟雲書萬卷

閒焚辭藻賦三都尋山筋力貧逾健負郭田園老尚無
近與停年選人格未容作論號潛夫
香廚紀夢剩編遥聽說移家遠自蕭文采翁仍循藉藉
門風師友未寥寥（君遠祖都事有紀夢集子太常士敬自蕭縣來居嘉禾輯師友集）青
烏暮傍新書屋緣樹村運舊板橋舞袖垂角歸諗母到
門花雨濕淩雲（庭前老樹淩霄附之花最盛）

和曹舍人禾移寓城南韻（四首存三見原高稿）

兩載因人寄通潞天涯朋好轉寥寥逢君紫陌重移宅
醉客金魚尚在腰吟卷漸翻當日體觥船喜把故鄉瓢
舊游汪李歸還徧不見雲鴻萬里飄（謂舍人懋麟秀才良年也）

論詩四座壓鍾嶸知爾朝回但目耕結客最憐貧賤好
相逢方悔別離輕燕臺霽雪新年柳漢畤春風舊日鶯
寒食重過知不厭旗亭試按曾絃聲

尊前節物又新年飲但狂歌醉但眠憔悴自慚雙鬢雪
文章誰換一囊錢牆陰暝色頻催燭風力虛堂尚折綿
依舊多才推鳳沼羣公□□□□□

曝書亭集外詩卷三終

曝書亭集外詩卷四

五言絶

暮秋山行（以下見石樓集）

長松風謖謖寒澗石粼粼日暮山阿靜幽篁若有人

申包胥

投秦千里恨報楚一身孤七日哀難盡終身淚已枯

惆悵詞（集刻六首作無題）

惆悵蓬山路相思一萬重鐙前看玉面猶憶昔時容
相見知何日相思怨路殊鮫人淚已盡無復下成珠

題項上舍小像（以下見漫興集）

愛坐千年樹平吟一卷詩披圖儼相對憶別水仙祠

從李十九（良年）索垂柳栽二首

開門向南垞斐池平且廣爲乞垂柳栽春風步池上
十畝桑者外五株桃樹前他時君過我六月坐聞蟬

以詩代柬索李（繩遠）園梅二首

乞取雙梅樹須敎五尺強期君花底醉主客意都忘
人日草堂外春風花事初園官肯方便更與借鴉鉏

九日柬沈十二（進）（以下見文類）

我欲登高去君當載酒過高陽風日好倒着接䍦歌

留題何侍御丹臺書屋三首

半載頻過此壺觴定不虛殷勤主人意猶怪客來踈
紅藥今年晚晴花五月開徑須投轄飲不用過豐臺
驄馬曉來嘶驪駒客先發戀取玉杯深心期醉秋月

柳林醉歸馬上作（以下見騰笑集）

碧柳園成圃紅魚種滿池山翁接䍦倒未遣葛彊知

送高（簪）之東嘉二首

仙人朱孺子枸杞斸長鑱爾去訪遺跡題詩大若岩

我昔東嘉游姑負小杭州須尋十八寺宴坐大龍湫

得李上舍（琇）南郡書

爨有溫瓶火門無計吏車銀鱗三十六且食武昌魚

題高（斯億）畫竹（集刻三首見楊注）

無心插叢棘隨意間蘭芝那得螺江水都敎上墨池

爲喬侍讀題畫（集刻一首作爲徐徵士題畫）

三百臨安樹移來種水濱如何濃綠底不見採桑人

七言絶

送縣公之太白山（以下見石樓集手鈔本又見文類）

送別南行太白峯江天秋思落吳聲浮杯暗入西陵渡
愁對寒雲萬壑松

懷吳子（懋謙）客燕

直北關山路苦辛舊京宮闕尙風塵遙知此日三江客
一念蓴鱸思殺人

懷王（翃）客粵

珠江南望盡高峯嶺樹千重與萬重爲憶故人天外遠
窮途雙袖哭龍鍾

寄陸（圻）（又見文類）

兵戈江海惜離居愁絕蓬蒿掩敝廬爲語故人多病久
相思不寄一行書

同徐之瑞汪（沨）俞（汝言）諸子集山樓

山木春深蔽四鄰桃花零落雨如塵無多對酒高堂客
盡是新亭涕淚人

吳宮詞

菡萏花香淥水流吳姬歌蕩木蘭舟梧桐秋色關何事
長遣君王對樹愁

漢宮詞

建章宮樹拂秋雲複道笙歌永夜聞陛下聖明天地厚
不知何事賞神君

陳宮詞

月明宮樹暗棲雅結綺樓中貯麗華一曲清歌幾回舞
春風吹落後庭花

隋宮詞

玉輦西征久不歸空懸明月照朱扉河南李樹應成子
無奈楊花着處飛

雲溪艸堂圖爲徐進士（永宣）題（集刻二首以下見曝書亭類稾手定本）

烏目山人畫擅場新圖披豁稻魚鄉誰言七尺雲溪卷
不敵盧鴻舊艸堂

響屧廊

夫差昔日館娃時步屧空廊響樹枝多事越人求鄭旦
沼吳消得一西施

秦侍講（松齡）招飲山園有千年椐樹飛花糝地
顧典籍（貞觀）謂此花未入詩人品題因賦（以下見娛老軒詩稾）

倨樹花香慘地飛東風吹滿釣魚磯詩人不解輕憐惜
爲點春娘裰畫衣
皇矣篇章余定文不言靑帶落紛紛從他謝女吟風絮
收入詩材顧八分

憶高徵士（不騫　集刻三首又見楊注）

一樹添紅植小庭太常書畫半飄零回頭二十三年事
續寫新詩上御屏（太常書屋有棗樹取蔣勝欲詞名之）

送高侑鉉之江寧（集刻二首又見楊注引原稿）

杏花村北小樓居每出聯吟禿尾驢且喜王家兄弟在

（謂安節宓艸司直）枕中鴻寶互鈔書
年少譚郎再佩銅能于盤錯見才雄西堂到日應何隊
一曲桃花小扇風（時譚十一兒子書兩宰江寧白下方盛演桃花扇劇）

出都王山人（翬）畫山水送別（集刻一首以下見漫興集手鈔本）

小長蘆是吾家宅朝泊南涧暮北涧畫裏分明釣舠在
他時一舸望君來

自贛州至南安灘行口號（集刻二首）

黃土山根烏石灘更無竹樹影檀欒縱饒好手應難畫
禁得愁人盡日看

梅花江國久蒼涼茶磨盤空冷舊塲曉景差堪娛客眼
童山高映夕陽黃

答高少詹見訊三首（末首集作寄陸侍御隴其）

十八里橋秋水高白蓮寺腳漾春濤溪翁睡慣漁童嬾
縱有輕舟未得操
頭綱餅餅武夷碾小榼升升潞水醅莫訝近來疎會面
素書一月幾回開

重題程侍郎畫卷（卷後禹鴻臚爲宋中丞寫照）

畫家好手數靑溪十載燈前拂舊題水墨何人添寫照

詩翁宛在瀼東西

宋中丞西陂魚麥圖五首

釣家酒庫雜茶畦勝地由來過瀼溪畫戟銅魚都不戀
鄉心只憶芰粱西
別業依然埒澤陂渌波芳艸路逶迤回思五子（謂侯賈諸君）
論文日楊柳千絲今萬絲
主恩殊渥十年餘半壁東南仗使車未許身閒加畫裏
且憑官閤詠禽魚
越繇勝紙光如麥貌出霜髯雪園客斯翁近作論畫詩

句新盡變元和格

每見吳中仇實父丹青傳寫墨林圖未如此卷尤超絕

鐵網珊瑚合載無

論畫和宋中丞集刻十二首

畫家鑒賞有眞詮不在千年勝百年堪笑癡翁徒闘力

關張位置虎頭前（曩客揚州見富人江叟嗜古購得顧愷之女史箴圖以爲最古矣有以漢前將軍關侯畫竹及張車騎樹石紿之者叟善價收焉）

訶林礁月阿羅漢窗外愁猿立瘦身絕品銘心摹者少

世人但摹李公麟（廣州光孝寺僧藏貫休羅漢眞蹟尊者寫經一侍者從後窺窗外有老猿其立如長人筆最奇古）

避暑唐宮郭恕先察司小記倘依然零納斷墨猶堪寶

未許泥金俗子塡（郭忠恕唐宮避暑圖一名釣鰲圖界畫甚細予嘗見之惜下截徑寸已破碎矣圖有內府察司橫印記）

虎兒眞蹟藏蠶室濃墨參差屋百間辣闘山根憎憒樹

未容高擬米家山（蠶室孫侍郎耳伯書齋）

劉松年畫格亦老風雪運糧圖最佳近說營邱有眞本

生花病眼更思揩（劉松年圖藏龔侍御家閣渤州蘅氏別藏李營邱本更佳惜未之見）

李唐長夏寫江寺松雪分湖圖水村過眼雲煙眞可惜

題籤悔不偏谿存（二圖曾藏納蘭侍衛所屬予題籤留觀浹旬侍衛病劇亟還之）

倪迂山水無人物鄭老蘭花露本根高士由來意蕭瑟

不教畫局得同論

吾鄉畫竹梅花衲想見當時尺幅難三百年過翻譜出

家家遺跡借人看（仲圭竹譜予嘗一月巾見五卷其非眞本可知）

天下第一叔明畫不意人間跡尙存旅事多年猶有憾

官窰軸子入棠村（京師雜人持畫求售以官窰裝軸上有董尙書題天下第一王叔明畫八字附以贊語予亟貸金未得眞定相君以銀五鎰市之）

予京牙印今尙在子昂銅印客曾齋寄言賞識休輕信

莫辨圖章辨印泥（項子京收藏私印俱用象牙文壽承所鐫）

雲東逸史姚公綬方洲老人張靖之自是高懷拔流俗

況兼能事畫書詩（公綬名綬靖之名寧皆予鄉人）

吳中好手有四王（太常時敏太守鑑山人翬給事原祁）常州二惲（本初子遒）桐

城方（御史亨咸）嶺南高儼歙黃仭亦有傅山居晉陽

譚漢白描今絕倫爲余貌得洛川神玉容娟妙眞無比

離合神光二寸身

百年傳寫數曾鯨沈（韶）謝（彬）張（遠）徐（易）亦擅名山水補

圖還藉手兼長須讓廣陵生（謂禹鴻臚之鼎也龔五人惟謝差能山水）

西湖竹枝詞（集刻六首末二首見石樓集）

橋邊佛寺水邊樓十尺湖船坐兩頭看郎打鼓發船去不信女郎不出遊

湖心亭子雨淫淫郎來不來望到今南屏亦有湖心寺未必郎心似妾心

水宿鴛鴦暮暮還燕栖只在畫梁間憑郎踏遍孤山路山上何曾復有山

山色湖南十里秋清波門外愛停舟自參歡喜阿羅漢縱畫愁眉也不愁

湖南畢逋烏白啼湖上柳花飛滿溪朝啼夜啼啼不歇愁殺高樓蕩子妻

橫塘角角野雞鳴橫塘纂纂野麥生橫塘遊子幾時結愁見荻花秋水平

曝書亭偶然作（集刻九首）

戴生好事眞難得許我太湖石一林自哂愚公無氣力六張五角毀沉吟

題宋比部（駿業）畫山水

林葉清疎石角稠山坳誰結小亭幽掃除冶柳濃花色恣寫湖天一片秋

題汪上舍濯足圖

鋪眉苫眼枉舜忙濯足清流未是狂他日東華成一笑麂皮羊鞹滿鞾霜

題朱上舍（玨）學詩圖二首

段家攢錦貫珠聯爭似趨庭有妙詮縱使蘇門多弟子風流終讓小斜川

澹游書法黃華老士季書傳東武侯近羨君家好詩格後先佳話數中州

沈上舍（季友）濯足圖

橛頭船小蹋雙脚婪尾酒甘貯一瓢畫師傳寫太作達看尒青緺且束腰

李處士（肇亨）山水卷（處士爲太僕日華之子）

少卿水石最明秀能事傳家有醉鷗猶記韶年看放筆春風坐客寫山樓

題仲明府（宏道）桐陰試茶圖二首

瀹爲家具鶴爲童最羨西溪八十翁知是冕山舊仙令畫圖猶對嶧陽桐

君家濮九娘橋側十里殳山逼舍南恰好甌香試茶日
亟思小艇載都籃

題茗溪折柳圖送吳（木欣）還嶺南

茗雪西來豁所思六峰閣外又分岐斐池也有長條在
續譜前溪月節辭
七橋風月舊洞沿送客東還灤口船更憶謝家諸弟在
夢先春草到池邊

贈借公

借公別我栖匡山一鉼一鉢吟其間松花滿頭雲滿屋
肯戀東湖水一灣
方外誰傳正始音誦詩長句一開襟掃除蔬筍劣氣味
已識年來苦用心

酬藍秀才（深）　（以下見文類）

辭鄉十月度津門烟樹西湖夢想存此際寒梅着花未
籌鐙重與話江村

賦謝陳（維崧）

路轉西句海淀深滿看春水費招尋誰知壓繡蓮花步
卻在高城細柳陰

飲康侯寓齋即送游蘭陵二首

故人折柬語離愁臘釀傾銀自易州主客相忘送相觸
不知簾外夕陽流
毘陵宮閣對荆溪歷歷春山畫堞西倘憶酒人長病渴
雨前紫筍數封題

送曾司理（王孫）之官漢中（集刻一首）

吳山楚水送行車此去秦關逼歲除試向嘉陵探丙穴
雙魚莫忘故人書

送沈大（蕙纕）游河南

沙頭官柳拂行塵三月黃河問去津爲報旦門抱關者
故園亦有鼓刀人

酬別沈九舍人（允范）

故人詞賦動西清一曲陽關送我行試向尊前論往事
傷心不獨感離聲

送李侍御謫官信宜

驪駒未比放歌長祖帳輕塵散夕陽猶有酒人雙淚在
送君攜手上河梁
鳳城寒雪翦銀缸漏盡頻飛玉琖雙此去霍樽誰共醉

嶺雲春樹隔梧江

送龔大之淮陽（集刻一首）

十年仙尉市門栖匹馬齊東路不迷莫戀鄉園下吳會
盤山春晚共攀躋

送顧瀛之沂州（集刻一首）

苦酒千鍾任客持訟庭無事晝簾垂春游試問桃花澗
勝汎芙蓉庾杲之

咏草

南浦萋萋一望平東郊立馬若爲情原田不解王孫恨

依舊春風滿地生

爲程倉部題畫

年來新卜竹垞居對此雲峰愧不如忽憶君家珠海曲
木棉花下滿牀書

爲葉九來題扇

草堂閒在玉山南金石遺文許共探爲問飛來雙白鶴
可能借一與蘇耽

南鎮春游詞（集刻一首）

頻來花下失前期坐見花飛春日遲多事定情繫主簿
山南山北淚連絲（案二句改入閒情詩）

北渚佳人望漸稀西江游子澹忘歸新詞唱盡梅花落
散作滕王夾蜨飛（時豫章王子猷定歌吳歈沈子允吹簫和之）

春林山市酒旗迎才子東陽八詠成不待絲箇明月上
玉簫先作鳳皇聲

和曹使君憶姚州酒歌（集刻二首）

往歲姚州酒初至西陵市上鱠黃魚只今萬里勞相憶
白墮春醪總不如

泰淮舟中作

聞道泰淮樂未闌小長干接大長干桃根桃葉無消息

腸斷東風日暮寒

送董孝廉（愷）游五臺（集刻一首）

樂府新聲次第裁清涼百尺坐高臺好塡望月婆羅引
一洗邊愁阿鞞廻

題曹舍人（鈖）松下攜琴圖二首（以下見騰笑集）

少年黃海說曾經愛向松根煮茯苓試問攜琴舊童子
絲桐石上許誰聽

澳酒深杯飲欲盡戒壇涼月上遲遲昔游如夢已難續

轉憶山齋並坐時

唐岳藤花爲汪主事（懋麐）題

主人百尺梧桐閣只少藤枝蹴地垂畫出風前珠一索
看花最愛日長時

披圖轉憶少年游亂水東西放鶴洲萬樹濃陰花纈結
惺忪香雨釣船頭

魏世傚自贛入燕歸遊三楚詩以贈之（集刻作贈魏世傚一首）

花前未倒白醅缸欲逐新鳩汎楚江九面衡湘帆轉處

醉吟小舫拓紅窗

送高檢討（詠）還宛陵二首

賦草相如未易過金門無那倦游何誰知淪落栖遲意
匹馬還山興已多

頻年簪筆禁林游薜襆曾無畫鶴留歸去宣州尋散
卓雲山添寫敬亭秋

題汪贊善（霦）讀書秋樹根圖（集刻一首）

風林但有石泉聲坐久不聞一鳥鳴縱使滿頭秋葉舞
無妨盡掃入茶鐺

吾家長水塘南宅改歲歸田共尒期百里輕帆添來往
借書一瓻還一瓻

題洪生對酒圖（集刻一首）

逢着騷人笑獨醒玉山堅坐眼常青君裒也擬稱邴老
他日相要注酒經

題方編修（象瑛）假歸遂安二首

騆馬橋曾走傳車倦游　天假病相如到家應比長松
健半畝清陰好著書（健松編修齋名）

千里霜林倚棹看睦州詩派數方干預期謝豹花開日

粟杖同扶上釣壇

飲毛檢討（升芳）寓齋（集作飲遂安毛檢討寓齋刻一首）

釣壇南去久離羣不信衰顏酒易醺改歲思尋富春渚
先將藥錄問桐君

題張孔目（貞）浮家泛宅圖二首

髯也清才壓海嵎曾題名姓在方壺何須不食蓬池鱠
只愛烟波伴釣徒

漁蓑雙髻婢雙鬟揭青篷碧玉灣試借輕船艤淮浦
桃花春水送儂還

和胡少參題春讌圖韻四首

主人詩格似陰何分付尊前次第歌可許野雲堂畔柳醉聽驟雨打新荷

花間夾侍有明童不讓梨園老樂工記得小山新曲子填成一半授蓮鴻

銀鐙畫榼紫蕉衫不到花源已隔凡他日金隄留客夜便思婀娜借吳帆

採藍短衣勝白越新譜能添笛家闋龍香鳳尾取次彈就中誰是包明月

題項秀才（奎）水墨小山叢桂（集刻一首）

渡口横橋樹杪樓細塵相對益鄉愁江南風物今如此誰道山中不可留

題張學士（英）前輩賜金園圖（集刻二首作寄題張學士英前輩賜金園）

百里圍湖冷畫屏到門七十二峰青四軒花月隨時有不數涪翁舊日亭

橋外松篁檻下池披圖天末起相思廿年不見羹湖老（姚叟文燮）畫手前身李伯時

題徐公（元文）小像（集刻二首）

鏡裏千頭菡萏紅上番移竹傍青桐縱饒裠屐風流並未許東山老謝公

送劉郎中守思南（集刻一首）

中壘文章廣容詩行春題遍竹王祠郡樓四面看山色也勝西菲拄笏時

題喬侍讀小像（集刻一首）

長記斜街侑酒杯千錢買得瓦盆梅何如忞倚桄榔杖竹尾松陰雪滿堆

我亦京華久謫居懷歸只想狎樵漁秋深定果臨岐約十笏閒房共著書

題畫（集刻作裂帛湖一首）

吾家小阮染雲藍比似王微也不慚詩罷尊前各惆悵幾人今夜夢江南

送黃贊善歸里（集刻作圖奚歌寄題黃贊善與堅書屋一首）

一曲驪歌迫歲闌慈仁松下駐歸鞍深杯小榼休辭醉長店岡頭雪正寒

誰耐京華久索居入春我亦返田廬后迴書屋能留客

鮮鯽須烘四寸魚

送吏部侍郎張先生假旋京口（集刻六首）

松郎改卜□青烏叟撥稚知慚莚圖他日相尋檥舟處
但看門左設桑弧

謫官酒債苦勾留歲晏終當過潤州笑舁籃輿拖竹杖
春風正及舞雩遊

送張（世濟）之官楚中（集刻一首）

斑竹岡斜映翠眉牙門戍古颭青旗春風可惜山翁老
未得同游倒接羅

題蔡修撰（升元）早朝圖（集刻一首）

花時曾見曲江遊僂指句臚八度秋日日含毫趨朵殿
中郎才貌最風流

副相徐公（元文）庭中種蕉結實禹鴻臚爲作圖

因題絕句（集刻三首）

侯蟲新雁驗花時開後重開歲歲宜鄒笑茅山張外史
僅移白石插紅甆

題盤山朴公畫像（集作再簡朴公一首）

攜來一鉢自曹溪結屋青溝亂石西徧洗苔碑詮寺塔

山花木葉恣留題

又題高學士江村圖（第三首集作題王翬畫）

草堂又見第三圖一一間房結構殊異日武林書舊事
江村應比賀家湖

魚梁蟹簖水彎環時有溪童放犢還對此莊寘忽惆悵
何年歸卧六峰間

送徐秀才（天秩）還里

燕臺句愛劉八誇風裏曾無覓日花（生行卷中句也）歸到江南
春末晚亂紅堆處擲幅啞

題張叟（弨）小像即送其還山陽（集刻一首作贈張叟弨）

橐中詩卷足開顏二月三沽放溜還不到長陵圖石馬
披榛怕似九嵕山（叟嘗至醴泉圖唐昭陵六馬鏤版傳之茲欲游昌平未果）

送周贊善（清原）視學浙江三首

三月長安未見花東風猶旋紫濛沙慈仁閣下三升酒
不勸離筵到日斜

蘭陔花暖日初晴拜服潘輿次第迎幾日官程鄉路便
全家催上錦軍城

同游十載介飛揚此去湖山發興長我是陸機稱地主

不嫌舟楫問斜塘

送蔡中允假歸省親（集刻一首）

近傳封事柏臺班不放詞曹返故山獨趁庭闈頭未白
青春一舸踏沙還

擕歸賜紵拆封緘好進高堂製作衫灣轉霅溪三百六
荷花香裏笑抽帆

春坊宅傍五亭東酒幔茶檣面面風到日別圖行看子
蛤蜊菰菜太湖公

送高（佑釲）之安邑和魏（坤）韻（集刻一首）

西風初著麻絲袍一路涼雲落雁毛莫悵酒邊稀伴侶
和歌猶是舊荆高

爲李御史（時謙）題畫即送其南歸二首

移家寄酒思超然才子詩題大歷年我亦愛山歸未得
送君先放橛頭船

忩縛團茅臥白雲閑看絕頂細泉分名山不少藏書地
諫草何須避客焚

與張廬州別一十三年矣甲申九月忽遇于吳
門尋又會晤于白門賦五絕句（集刻四首作逢廬州守張純修見楊注引原槀）

乍著驢參減炙囊廣有薰爐恰姓張分與故人寒衲手
小屏風坐一奩香

鴛鴦湖櫂歌（見楊注引原作二三四見文類）

楊柳灣頭徧綠楊少年射鴨竹弓張翻身欲彈雲中鵠
驚起慈鴉噪滿倉

超山楊梅似蜜甜徐園青李核何纖擕來取酒但轟飲
一醉寧忘夏日炎

歌臺蠶處酒旗招五里螺螄入望遙安得張涇洄上下

一時都起跨塘橋

穀皮素紙産由拳不數成都十樣牋題取相思八行字
好憑蒼鴈寄天邊

舸娜風帆縱所如弄珠樓上晚晴初鵝兒載去新豐酒
馬頰擕來乍浦魚

清江詩筆足波瀾老去西溪不愛官更有揖艑程毘陵
文章節義一時難

吳公殉節在京師冢宰家居城破時行客可經堂外過
國殤風雨颯淒其

都官詩卷歷時流消老歌詞調更通文采百年傳後進

畫圖十老小瀛洲

題南湖西神採藥圖二首（見卷子墨蹟南湖未詳其人）

君家方伯傳循吏君家學士傳儒林知君采爽特奇興

莫問入山深不深

一卷清詩壓老夫（南湖寬行百韻詩絶佳）　一幅素練開新圖茯苓

斸後宜先煮那不添他竹火爐（用王孟端錫山舊事也）

題吏靜嫂綠飲軒詩（見綠飲軒詩藁）

崔衍門才林下姿貧家門戶苦難持紡磚蠶具都令落

賸有槃中舊日詩

曝書亭集外詩卷四終

曝書亭集外詩卷五

五言排律

贈宋中丞犖二十八韻（以下見石櫓集）

門閥昇平舊風騷屈景驂九州揚第一獨坐漢尊三任比中臺重恩從副相覃司空（潛菴先生）規未改少保（謂文康公）訓無虧記自辭裙屐頻年珮劍鐔射來烏啞啞（入聲）縛至虎耽耽（公在黃州曾入山射虎）龍節雙流建雞香五夜含亭陰通鷺水簾影鵲華嵐畫府階還峻洪都亂旋戡儒家崇俎豆廬阜益清酣帝念吳邦切公於舊俗諳科條胥豫附水旱必憂惔乘恆速郡行旌或近郊十年膏雨露萬戶樂魚蠶政簡稀臨牘官閒任盍簪四聲標韻海（公定古今韻略）六藝扶經潭罍有香廚潤詩尤玉局耽（公刊施元之蘇詩註）實泓存鳳味奇字析龍龕杵軸圖垂滿金銀氣不貪風流殊節督（阮亭先生呼公別樣節督）顏采勝瞿聃攬揆王春早迎　鑾聖澤湛揚舲舟婀娜□□馬邀遊□□□□□出內□

宸章題扇數　賜果賜瓜甘天語承新渥賓筵忝劇譚禮闈方法藝仙籙共開函林

屋春猶在芝房近可探從今斗六宿長還照江南

歸自北郭寓居曹大見訪不值

寥落因人久歸來亦寓居鄉山百戰後漂泊五年餘世亂慚身隱家貧讀父書勞薪猶代爨破釜坐生魚不謂潛夫宅而來長者車以吾歸悵望知子去躊躇古木投窮鳥斜陽策蹇驢還從稚子問遂遠益愁予

土城山懷古（越時教西施歌舞地）　見文類

此地曾栖越離宮昔館娃含顰施翠黛教舞列金釵謬寵君王顧翻令羽翼乖川塗辭范蠡江月醉夫差亡國游麋鹿浮家向水涯浣紗無舊日響屧斷空階玉珮虛疑返青苔亦可懷扁舟能入夢尚想五湖偕

鄱陽湖　見文類

挂席彭河去乘風客思豪川光分俄頃山色豁週遭衆水潯陽別諸峰廬嶽高往來凌雨雪歌笑涉波濤衍憶收金楚當時擁萬艘驅馳諸將力駕馭聖躬勞後乘張黃屋中軍隸白旄爭看登鉅鹿急爲解成皐不有興王佐安能殲賊壕戎衣犀兕甲寶劍鸊鵜膏束矢懸魚服皮幷雜虎毛功名超耿鄧帷幄贊蕭曹轉戰聲方捷殘

兵氣已撓陰陵齊困羽蜀道旋亡囂赤縣開千雉滄溟奠六龍春秋冠帶享茅土簡書褒遺廟丹青蝕空林赤豹嗥汀沙沈鐵戟霜葉淨黃蒿水調吹江笛漁歌變郢騷蒼涼懷古意清淚濕征袍

六言

查上舍（愼行）弟將南還過寓舍話別同魏二（坤）小飲賦六言（集刻一首見騰笑集）

斜街槐樹之下高館瀕村以東且緩郵籤算別試開社酒泊避天邊又同南雁籬外猶鳴朔風莫怪燕山春晚

小桃花已先紅（時盆中桃花盛開）

憤言（集刻作放言見石樓集）

學書僅記名姓飲酒不解愁憂舉世難逢青眼老翁但未白頭

聯句

師子林（見曝書亭類藁手定本）

勾吳之門曰葑曰婁（寶坻王煐紫詮）猗彼師林在城東陬（長洲文點與也）或梘其車或繫之舟（吳縣金侃亦陶）有菀者松有豐者修（吳江潘耒次耕）有峰有岫有磵有湫（吳縣周靖牧寧）降觀深窟忽焉崇邱

朱空嵌乖合莫知其由（吳縣周且齡漢紹）巨者狻猊小類獿狖奠（長洲張士俊觚三）或偃其背或昂其頭（吳縣陸繆其清）卧紫絲毯戲黃金毬（嘉定張大受日容）攫綢爪利鬣鬖髿（長洲顧嗣立俠君）其睟土眯厥尾棘鉤（崑山徐昂發大臨）古苔疣瘢細泉泡洩（秀水朱甫田龍豈）音生地籟乳滴山瘳（江陵釋元祚木文）剪鬒跳踔氣嵑噓吹（嘉定張士琦天申）孫孫子子小大挽摟（華亭高不騫查客）引之棧閣錮以鐵鏐（煐）詎愁飆拔不慮貪偷（點）背有僧伽營此夷猶（侃）傳題至正作者危歐（來）青蓮華界十友傾投（靖）北郭徐賁繪圖以留（朱）暨逃虛子賦詩造酬（且齡）日月逾邁經三百秋（士俊）之子卜宅宛在中洲（繆）寫心求友結珮綢繆（大受）舍尒鐘魚關我觥籌（嗣立）維時仲春風日和柔（昂發）江梅白脫蘭苗青抽（甫田）池浮舒雁屋拂鳴鳩（元祚）纖鱗鱍鱍叢竹修修（士琦）載咏載歌聊以忘憂（不騫）

同沈十二夜坐聽雨有懷王八客維揚（見石樓集）

捫虱聽寒雨（朱）高齋盡四更（沈）人難今夜睡（沈）天欲幾時明野泉閒階落（朱）荒雞狹巷鳴相思春易及（沈）衰草念歸程（朱）

集句

京口同魏二對酒戲集唐人長句（以下見曝書亭類稾手定本又見文類）

君不能貍膏金距學鬭鷄又不能崎嶇傍朝市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古人制禮但爲防俗士嗟尒遠道之人何爲乎來哉我能拔尒抑塞磊落之奇才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賴得飲君春酒數十杯君不聞蘆笳聲最悲君不見沙場征戰苦愼莫愁思憔悴損容輝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集杜送王處士（治皥）歸四明壽母

王子思歸日潘輿送喜頻義方兼有訓詩興不無神鶴下雲汀近杯迎露菊新維南將獻壽更覺綵衣春

集杜贈趙三（以下見文類）

有美生人傑克家何妙年驊騮開道路鵰鶚在秋天國待賢良亟來因孝友偏平生飛動意爲尒獨相憐

湖上留別楊二給事

石門斜日到林邱高調鳴箏緩夜愁念我能書數字至似君須向古人求同舟昨日何由得匹馬今朝不少留回首可憐歌舞地心隨湖水共悠悠

王永嘉席上集杜留別

石田茅屋荒蒼苔黃帽青鞋歸去來欲向何門趿珠履顛吹野水添金杯殊方日落元猿哭城闕秋生畫角哀此別應須各努力艱危深仗濟時才

贈陳較書并索其畫扇二首

不將青瑟理霓裳笑倚東軒白玉床小疊紅牋書恨字屏風誤點惑孫郎

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半高堂客未回知我憐君畫無敵且將團扇暫徘徊

送祝郡守還山

紅亭綠酒送君還嫩蕊濃花滿目斑自是君身有仙骨偶然爲客落人間

同楊二給事飲徐給事（惺）舟中（集刻二首）

山瓶乳酒下青雲青翰舟中有鄂君（時歌童甚盛）垂手亂翻雕玉案開箱驗取石榴裙

孤鴻落□□□妙舞逶迤夜未休但使主人能醉客微軀此外復何求

題禹鴻臚罷釣圖一首（以下見騰笑集）

明月口口口西湖渺渺青山去意多世事關心少陶
潛屋不豔范蠡舟偏小
笄皮笠子荷葉衣故鄉山水路依稀清江見底艸堂在
便欲因君問釣磯

壽謝太守二首

謝公爲政實風流四望烟花匝郡樓何必三山待鸞鶴
人間亦自有丹邱
扇後歌聲逐酒來玉簫清轉鶴徘徊含香太守心清淨
左把花枝右把杯

爲劉八題畫

虛堂閒倚一條藜日午行吟到日西曾是管弦同醉伴
阿誰教入武陵溪

池上芙蓉開並蔕花（見漫與集）

並蔕芙蓉本自雙柳汀斜對野人窗明朝攜酒猶堪賞
影倒深潭赤玉幢

曝書亭集外詩卷五終

曝書亭集外詞卷六　　檇李遺書

秀水朱彝尊錫鬯著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行香子（伎席　以下見六家詞）

月下秋娘燭下冬娘更多情花下花娘白蘋弄水截取兒娘過秦娘橋眞娘墓訪佳娘　桿撥曹娘羯鼓邠娘唱瀟瀟暮雨吳娘春情不定一似蟲娘愛膽娘邊謝娘畔有心娘

壽樓春

夭桃花清晨記晴窗挂鏡螺黛初勻驀地鸚哥傳語卷

簾逡巡纔一笑渦生春悵無言嬌含朱脣乍若桃樵來湔裙去也微步洛川神　同心苣同心人栽香羅繡屐躡就紅巾換恨明珠難斛燕書無因深巷小生秋塵歎重來烏龍猜猜想人面依然春衫著應穩稱身

拋毬樂（春日儀眞江口馮儀部舟對雪）

凍雲垂幕千里聲斷津鼓拓虛窗寒色起聚霜絮齊飄粉蛾爭舞問海畔鞭石何人忽送到遙峯無數最愛老樹撐枝密竹低梢巧把茅亭露趁柳眠梅綻東風乍染艷籠紅萼斜拖翠縷乘興漫回船判兩槳迎潮橫江去看烏衣深巷誰續惠連兔園一賦　冷落驄馬鈿車茫茫但南北東西路傍吳檣燕楚竹邪酒頻斟薄暮緩歌急棹哀笛中流如訴酒闌刻羽引商坐客屬和不怕周郎顧對暝烟合處昏雅散後玉山未倒風鐙屢護差數洛陽城逢好景空掩重重戶還待取月輪朗吟前浦

點絳脣（贈曹正子主事）

一曲春帆去年曾聽尊前唱冷波搖漾只少圖屏障　客入懷歸誦此添惆悵登樓望柳陰穿浪千里蒲荷漲

浣溪紗

艇子迎來月未斜風前細雨拓窗紗博山爐火夜初加　驚蛺蝶飛猶護粉野鴛鴦浴慣尋花西施鄉住越人家

好女兒

妝閣倚菱江清鏡影娥雙不待罥身全露約略小鞵幫無計引尋檀黃昏靜各自凝　釭涼蟾到枕酸雞破夢一樣秋窗

鵲橋仙

昨宵離坐今番貫坐漸近畫衣香被全家剛上五湖扁

恰添了箇人如畫（案二句見琴趣）　一回分手一回攜手月底星前花下佳期已約在元宵算豈似漏長冬夜

臨江仙

北里佳人曾見西鄰宋玉牆頭多時不出踏青遊草深桃葉路花密采蓮舟　捹取明珠幾斛樽前買斷箜篌阿嬌見了也還羞黃金如結屋須結十重樓

蝶戀花

露井梨花香覆雪雪映珠簾簾浸玲瓏月乍暖乍寒秋思結春心輕似東風蝶　何處飛來江上楫妹是桃根姊定名桃葉一片閒情無可說砑羅微蔫湘裙褶（案下闋見江湖載酒集刻惟第四句作賦就閒情添口業）

垂絲釣

題槎度孝廉垂竿圖

投竿跪餌一絲低晨風裏臥柳斷葭齊映寒袂烟乍起載小艣樹底　西溪水照須麋宛似書將十上何曾不第憔悴酒餅罄矣權羅允生來朱紱終須佩閒未易許畫圖而已

青玉案

送程郎中守桂林

天南人向天南去說萬里經吳楚行到涔陽秋未暮帆

隨波雁香聞岸草一葉湘川渡　愛他五馬尋春路白竹湖邊青桂樹暇便逍遙樓上住檳榔消食荔支擷瀉定勝珠江否

六么令

（用趙氏事贈舍人武昔　案集刻有六么令壽劉宜人編修用劉氏事乃百字令也當涉此而誤）

雄飛鳳沼（温）科第舊家數（不器）近傍雙溪茗雲一片鷗波任（孟頫）才氣縱橫莫敵（至）遠邁荀陳杜（儼）盤直講學元德　惜香按曲（長卿）長笛爭傳倚樓句（嘏）休恨一囊錢少更續東京賦（壹）耆成吳越春秋定有中郎遇（華）此日營平未老（充國）銀印終當付（堯）一簾冬白（袁）折枝花好（昌）笑見羅浮早梅吐（師雄）

天香

綠牡丹同俊仲分虎賦　又見原稾

紅襆嫌襛紫囊太豔洛陽別有聲價柳眼看深鳴頭較淺天付十分姚冶青霄纖軟任遍倚沈香亭榭誰把千金碧玉分開瓜字芳夜　貍奴日長來也反輸佗草眠苔藉小立蜻蜓不見斂睛空射黛色崔徐莫寫除囑與章臺掃眉者翠被難遮翠濤須瀉

瑣窗寒

和梁尚書後悼亡作　又見原稾

月姊歸時當年曾和慢詞多麗六載重逢又見神傷羅綺算除非楚些齊招鴨頭絲漲湘波艤向白蘋騁望冷冷哀瑟一雙扶起　同賺蕉林外報錦字迴文嶺梅遞遞了蘭露晞不待西風還悴更淒涼琴趣新篇海棠樹下聲再倚縱吟殘蠶炬同心孰與彈紅淚

折紅梅（送元侯兄重入粵兼寄陶郡守兄孝山又見原稾）

看紅梅初放一枝折取燕臺祖館正東風乍暖乍寒山郵水驛沙岸離歌一半暗吹入龍吟羌管莫愁去作蠻府參軍且嶺度歸猿亭對來雁停帆繫纜任環繞故

園流連春晚重攜郄麝媒筆堦留題藥欄深院陸生相見定問我酒腸詩膽報道不改舊日疏狂但頻年相憶李陵臺畔

沁園春（李孔德出情人如玉別時所翦指甲索賦）

并剪分時逗向君前春心暗驚記銀釭照處曾挑錦字碧雲歌斷何擘霜橙翠瓦彎環屑冰碾薄只是中心最不平相思苦任拋殘寶瑟閒殺搔箏　詩人慣惜傾城悵三疊陽關萬里程把香囊繫住潛通叩叩紅絲解能低喚卿卿猛省秦樓纖纖指下何得愁中却盡生無眼

夜想麻姑搔背一段風情

菩薩蠻（見原稾）

單情無計通蘭約曾逢背面將衣嚲只是不回頭翻添無限愁　巢湖天際遠誰卜今生見此去幾程雲知錯若箇魂

倦尋芳（都城南荷花　見瑤華集）

堂移萬柳麗草田田別有金谷卷就新筒只少手擎纖玉幾陣涼飆翻葉白依然驟雨跳珠綠石闌斜看魚吹細浪扇搖方麴　試添箇江南舴艋任攬紅衣不用潺

足更憶西湖十里冷香飛逐偏是風前蝴蝶任但無人處鴛鴦浴又爭如陌塵飛馬驕歸促

三部樂（贈西臣　見張叔未孝廉所藏墨蹟）

繡虎驚才看老去填詞惜香還又銀箏低按絕勝當年秦柳終是家令情多託曉鴻夜鶴緣題就且停斑管分付笛牀歌袖　霜華最憐鏡裏况文園病渴洛陽人瘦禁他染塵乍起風吹紅豆惹新愁舊愁都有拚一飲須傾一斗興復不淺坐塞月南樓如晝

憶秦娥（另格　以下見錢蘀敘詞興）

悶悶悶了還添悶車輪催送衣香一縷塵　枇杷花下重門掩悵望天涯遠凝思夢見應過相見時

平湖樂（畫梅）

斜飛蝴蝶撲枝圍點點驚愁眼蹤影依然水清淺嫩寒天壓痕淡處珊瑚軟似曾相識稽山風雪一樹晚窗前

漁家傲（第三體題錢蘿敏舍人垂綸圖）

白鷺雙飛沙一角葦岸蘋風栅下篙初卓木末冷紅開似睡秋露濯吟成湘瑟無人覺　漫厭東華塵土濁詞賦於今正待金門詔縱有綸竿休便擲歸來確笛聲且

遺漁童學

雪獅兒（和錢葆馚舍人詠貓　集刻三首）

毵毛利距淡雪輕籠烏雲低墮困偃紅茵持比金猊差大霜屏一座倩畫取尊師能歷須記着捎鶯撲蝶牆陰潛躲　堪笑丸泥曾做問何人疏就粉盤添箇好夢剛成慣向簷牙驚破無眠起坐直得伴蘭閨燈火風鬟鞾一點晴含花朵

徵招（紅橋即事）

夕陽紅板橋西路蘋風細吹無復竚立枇欆人罷中流

蘭裝淡妝宜映水弄西子千絲漁網青鯽紫鱗深沈不見幾層波上　誰想小亭幽砌籬縱朱唇玉面偏向生怕冶遊逢祀櫂侵舟傍篷聽徐掩處聽幾度採菱歌響空餘得沙鷺娟娟也伴人惆悵

白苧（送錢葆馚假歸）

見秋雲帶秋雨濃烘秋日扁舟潞水早有江東歸客挂西風片帆千里五湖色一笑倚閭人看舞袖垂魚盈尺南陔白華詠處鵲笙初奏尤勝前鳳池吟管湘靈瑟曉昔春申浦上結伴嬉遊郄坳謝從三十年前晨夕待

歲晏重尋朶花涇北糟牀釃酒對尊鱸稻蟹小橋盤石縱有心期此際難分離思安極別後新詩可道長相憶

蕃錦集拾遺

荷葉杯（瓜步對酒）

江北江南春草（劉長卿）　看好（張南史）　對芳樽（韋應物）　鈿箏斜倚畫屏曲（張泌）　似玉（韋式）　送春人（白居易）

江南好（文水席上）

歌宛轉（郎大家）　紅燭巨迎秋（張仲素）　碧草迷人歸不得（溫庭筠）　蜻蜓飛上玉搔頭（劉禹錫）　嬌倚細箜篌（韓翃）

南鄉子（南湖月夜）

露珠翻盡滿池荷（王涯）水面風披瑟瑟羅（殷文圭）金粟闌邊見月娥（李郢）請君歌（白居易）斷得人腸不在多（王建）

又（送客還華陰）

紅亭綠酒送君還（岑參）嫩蕊濃花滿目斑（杜甫）四馬千山與萬山（李嘉祐）到潼關（王維）承露金莖霄漢間（杜甫）

長相思（采蓮）

晚妝鮮（崔顥）采蓮歸（王勃）家在寒塘獨掩扉（劉長卿）蓮船漸覺稀（崔顥）風吝吝（張泌）烟霏霏（仝上）白鳥銜魚上釣磯（劉長卿）雙雙他自飛（崔國輔）

河滿子（韓氏園亭玩月）

花落家僮未掃（王維）雨餘百草皆生（韋應物）二十四橋明月夜（杜牧）謳歌已有餘聲（周賀）莫待關山曉沒（張南史）秋河悵望平明（韓偓）

點絳唇（題宮中春曉圖）

苑占宮遮（張南史）參差繡戶懸珠箔（張柬之）蛾眉始約（王勃）鈿鏡飛孤鵲（李賀）布葉垂英（蕭穎士）蕙草嬌紅萼（崔國輔）落花落（王勃）日含畫幕（李賀）風弄秋千索（韓偓）

又（同何杜功晚過鶴洲）

夕柳光馳（樂章）江臯盡日空烟水（李嘉祐）蟬其鳴矣（宋華）更值微風起（張子容）山鳥羣飛（王維）日入孤霞繼（常建）雲之際（劉長卿）迴簷幽砌（蕭穎士）長蓄名山意（張九齡）

又（咏春風）

瀝露飄烟（包佶）無情有恨何人見（皮日休）羅幃舒卷（李白）莫待花如霰（王維）聽不聞聲（韓愈）紫陌傳香遠（陳翥）陽春半（崔湜）楊柳長如線（李賀）舞態愁將斷（鄭愔）

浣溪沙（惜別）

只有高唐十二峯（李商隱）碧山幽靄水溶溶（李德裕）星槎上漢杳難從（劉禹錫）落月低軒窺燭盡（李白）韶光隨酒著人濃（鄭準）眼看春盡不相逢（元稹）

減字木蘭花（憶別）

良辰旨酒（蕭穎士）萬里相逢貪握手（杜甫）羅袖初薰（王勃）鬢鬟巫山一朵雲（李郢）柔魂不定（羅隱）鑿落滿斟判酩酊（胡杲）明月流光（盧照鄰）見此踟躕空斷腸（李白）

又（題程穆倩畫山水）

狂口礙石（成用）古痕灘纜半無邊（許瑤）脈勢嶙峨（皮日休）歷歷

寒林□□□（□□） 風生雲起（宋之問） 咫尺應須論萬里（杜甫）
閒院支頤（耿湋） 獨坐長松是阿誰（王季友）

菩薩蠻（送孫大之汝南）

平沙渺渺迷人遠（劉長卿） 蕭條落葉垂楊岸（李紳） 無處不傷心（皎然） 雲山紫邏深（杜甫） 獨游無定計（張籍） 不是緣名利（冷朝陽） 慘憯向時人（杜甫） 高堂有老親（岑參）

又（爲喬子靜舍人題畫 集刻二首）

春郊雨盡多新草（羅鄴） 春山處處行應好（張籍） 自覺甚逍遙（白居易） 攜錢過野橋（杜甫） 花光晴漾漾（許渾） 轉曲隨青嶂（李嘉祐） 金刹在中峯（崔峒） 聲聲隔水鐘（賈島）

又

愛君水閣宜閒詠（白居易） 忽驚屋裡琴書冷（杜甫） 乃在白雲間（皇甫冉） 兼之雲外山（王維） 、絺衣挂蘿薜（杜甫） 舊葉猶停翠（朱慶餘） 峽入一條天（張祜） 巖飛浴鶴泉（方干）

又

連山翠靄籠沙溆（子蘭） 好看落日斜銜處（白居易） 更上一層樓（宋祁） 川清樹欲秋（王興宗） 過橋分野色（賈島） 逕隱千重石（杜甫） 入路認青松（周賀） 猶埋雲外峯（賀知章）

又

巖深水落寒侵骨（周朴） 雨來蓴菜流船滑（皮日休） 窗外有魚罾（姚係） 山多樹幾層（許渾） 松門山半寺（馬戴） 兀兀長如此（白居易） 平野但冥冥（溫庭筠） 雙崖洗更青（杜甫）

又

長天遠樹山山白（焦郁） 飛流直下三千尺（李白） 山水思彌清（孟浩然） 樓孤屬晚晴（杜甫） 多情懷酒伴（韓愈） 步壑風吹面（杜甫） 只向遠峯看（李嘉祐） 重裘也覺寒（岑參）

又

迴看池館春歸也（李建勳） 如今再結林中社（李涉） 酒熟野人過（姚合） 水亭涼氣多（孟浩然） 綠齊山葉滿（王勃） 草嫩侵沙短（司空圖） 誰信碧天高（李中） 懸崖置屋牢（杜甫）

河瀆神（烏江項王廟虞姬祠）

來往五雲車（王維） 不著紅鸞扇遮（王建） 楚歌哀怨思無涯（靈一） 帷愁虛棄光華（張籍） 百尺游絲爭繞樹（盧照鄰） 桃紅復含宿雨（王維） 門外水流何處（皇甫冉） 鴛鴦暖臥沙浦（魚玄機）

一剪梅（日公栖禪大房山集句貽之）

高倚霞梯萬丈餘（李遠） 蜿蜒而平（盧肇） 更爽其居（顧況） 還如孤

鶴在空虛（張蠙）勿銜喧譁（羅隱）其樂徐徐（蕭穎士）必每相親

跡且頤（賈島）企彼高人（蕭穎士）西澗圖書（段成式）旋栽新竹滿

庭除（李中）祉有清波（韋應物）流有跳魚（韓愈）

永遇樂 送魏冰叔還山

之子言旋（蕭穎士）爲君斟酌（尼陵女子）使我心苦（韓愈）陰霧離披（包佶）荒城古道（張南史）野水平橋路（杜甫）風波四起（李嘉祐）宛其深矣（蕭穎士）送客[illegible]（魏扶）爭奈何（韋莊）逢蛩鳴唧唧（貫休）千[illegible]萬聲秋雨（子蘭）能迴游騎（張籍）山林作伴（上官昭容）勝肯新年歸否（杜牧）五畝之園（白居易）一溪之石（陸龜蒙）坐想天涯去（張祜）闌拔春苑（李節）雞鳴空館（王維）月下風前困處（子蘭）翡翠陰陰（盧鴻一）檀欒竹影（上官昭容）不見洲渚（韓愈）

金縷歌 得諸駿男韭中書訂移家就長水之約集句酬之

南去經三楚（白居易）在長安（李白）夫豈不懷（王勃）怨斯路阻（宋華）鸚鵡洲橫漢陽渡（李白）芳草欲凌芳樹（張南史）明月夜（白居易）新歌善舞（顧況）此地從來可乘與（高適）庾公樓悵望（元稹）吟佳句（李尋）寄一字（盧全）雁聲苦（陸羽）如何此日嗟遲暮（陳子昂）雨冷冷（張泌）江有歸舟（蕭穎士）鸚鷗與鷺（全上）浮世本來多聚散（李商隱）詎勝耦耕南畝（王維）久相待（李賀）邇楹近宇（蕭穎士）正宵琴樽長作伴（韋莊）傍沙溪（[illegible]）選得閒房住（張籍）攜酒去（白居易）采蓮去（李康成）

又 送譚十二孝廉兄之安慶丁使君幕

行止皆無地（杜審言）往復還（顏真卿）雨雪凄凄（顧況）于山于水（蕭穎士）惟欠結廬嵩洛下（白居易）云是東京才子（李賀）使君去（王維）來參卿事（王勃）杏色滿林羊酪熟（儲光羲）繡襠襦（李賀）一路春風裏（鄭谷）落花度（于鵠）暮塵起（李賀）浮淮漂泊三千里（白居易）歸路長（李康成）此良辰（獨孤及）[illegible]江湖嘔啞風送艫（胡宿）黑蛺蝶粘蓮蕊（皮日休）懷飛閣（盧照鄰）友僚散止（蕭穎士）縱使有花兼有月（李商隱）恨清光（李羣）夢侍起鄉關思（殷文昌）舒州杓（李白）照深意（陸士修）

曝書亭集外詞卷六終

曝書亭集外文卷七

河上集序（見家藏手稿）

康熙四十有四年春文淵閣大學士澤州陳先生扈
天子蹕視河遂浮淮江抵吳越歷覽山川之勝輒筆賦詩成河上集二卷貽書命序之（彝尊）於公爲後輩又愚閒梱言詞是奚敢序先生詩顧自揣以布衣通籍禁林史局受知於先生獨深微先生之命亦將有所述也詩自虞廷賡歌際喜起明良之盛其後陳風詩者首列二南公旦之東山君奭之卷阿類出行遁從游之作惟一二元老倡正聲于前斯天下之溺音皆熄羣疋于是乎奮興焉誦先生之詩若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倫經文武和調陰陽剛柔長短揮綽各中其律聽者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先生自翰苑升宰輔主文字之柄五十年
聖天子陟禹之迹允猶翕河至于海表　天歌稠疊率先繼和而又下及懷人之製雖檮昧若（彝尊）者護見列于集中信夫先生之不遺其舊也竊念歸田既久衮衣繡裳度不我覯乃一旦復侍先生之履絇聆先生之謦欬抑且奉先生之教序其詩庶幾附先生以不朽有厚幸焉

郎梅溪詩序（見家藏手稿）

梁鍾記室嶸述詩品必原其所自出甚矣詩家能自得師之爲上也新城王先生貽上朝野交稱詩伯邇者既甄綜唐宋諸家之作授之海內學詩者矣而感舊一集祕不示人其用意之微遠學者猶未盡測其旨格獨庶常郎君梅溪早從先生遊又適知新城縣事且之官後先生恰歸里第麴車若梯日侍几杖閒先生門弟子著錄雖多未若梅溪親炙之尤密者每一篇成先生輒點筆評隲宜其吟咏之日工進而未見其止也古之學於師者匪直規橅其形似故籍湜必全或異于韓秦黃張晁李或異於蘇迨明嘉靖七子其徒率仿其聲音笑貌形則似而神愈非梅溪於詩香奩體物諸作不盡沿新城流派蒸所取者神明於離處見其合斯善學先生者與梅溪謙以自牧兩致書請序蘿蓮齋稿重以先生言緘手評本見示余於詩無專好恒取杜于美多師是吾師一言爲法故夫海內論詩尚家數者槩不及焉惟先

生引爲同調今耄矣無能訪先生于池北書庫暇同梅溪琴歌酒讌序其詩差足慰我心也已

李分虎耒邊詞序（見文類）

二十年來詩人多寓聲爲詞吾里若右吉廣清青士山子武曾咸先予爲之者也逮予客大同與曹使君秋岳相倡和其後所作日多謬爲四方所許然自諸子外鄉黨之論或不爾也使君既歸倦圃李子分虎時時過從相與論詞其後分虎游履所向南朔萬里詞帙之富不減予曩日殆善學北宋者頃復示予近稾益精研于南

宋諸名家蓋分虎之詞愈變而極工方之武曾無異塤篪之迭和也今海內甄綜人物輒數吾鄉三李惟斯年獨不以詞鳴比聞自懷寧轉客長洲江左固多詞人蓀友子山其年葆馚其詞皆與南北宋方駕斯年當必見獵而喜然則三李之詞庶其可繼花蕚成集南歸之日將并序之

黙齋雜詠詩序（見黙齋詩稿）

長水之南一舍曰梅會里林疎而水清橫山映石及史六峰咸可眺望其地多風雅士出辭和平選格高聳節

鬻什一之利者恒寄情於奕入其肆有碁一枰詩卷一册交易而退茶鑪酒槍不廢朋友之樂吾嘗戀之而卜宅於斯者六十年矣自黃游嶺表轉客甌越幽并放乎東海柴車一出小草懷慚比及歸田日月逾邁舊雨凋謝更無相知和吾詩者隣有燦垣張叟專心芄夾禁不爲綺語近忽出其吟稿鋟木以傳取而誦之如詠新月句云幾點疎星看漸遠一灣斜漢界逾明抑何其類吾曩時同調諸子耶吳俗翫月者必之虎邱當其酒肴雜陳箏琶競奏歌更唱技之善者且退避迫夜漏已深

始坐琴臺獨奏一曲焉叟於壯年自晦晚乃肯以示人吾頌叟詩蓋悠然有會於心也已

顧咸三記韻急就篇序（見李金瀾明經藏本）

昔賢謂誠意正心修身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大學而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小學愚竊意灑掃應對進退乃幼所當習未足以該小學也內則子生三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謂朔望與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書謂六書計謂九數也夫方名與數非字何由記識然則識字者眞小學之急務也蓋識字而後能句

由句而章漸以究性情達道理以幾於大學所謂行遠登高必自卑邇者非耶且夫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萬物之名之義之緣于究竟非字何由記載則非識字何由格物乎凡字有義有音音之不審則義亦不確固非徒爲聲詩而已也且夫聲詩非小道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則以爲詩云爾進之曰聲依永律和聲王者乃作樂以象功德於以宣暢和氣宜人民格祖考動靈示而感天地則聲音之道實與民物之性命通而遽視之乎哉然古之人洞明律呂故知黃鍾爲萬事

根本後世講習日疎律呂精蘊寖以失傳惟賴聲詩一道以綿其緒果有精求律呂者出其能舍字學而尋聲於空際乎此顧子記韻一編爲初學計者直刱古人所未有而每部必聯貫成章有古人不見我之歎以爲古逸詩可以爲漢魏歌謠亦可不謂之韻譜之功臣不得也顧子與予同里自其大父文玉翁傳有家學而好學不倦久從余遊性恬淡不務爲名聲嘗兩至都下不妄投一刺性嗜著書所著有松壑詩稿詠史詩說莊諸種其他纂述未易指屈也

王文靖公文集序（見張叔未孝廉所藏墨蹟）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本於叔孫豹所聞以立德爲太上而功次之言又次之竊謂三者相須闕一焉無以自立未可別其倫序以爲後先也蓋德與功建於一時言垂諸萬世尚書百篇謨於虞誓於夏訓誥於商冊命於周君臣之治迹存焉若夫汝鳩汝方誼伯仲伯咎單伊陟以及唐誥揜誥前書亡　斯往行亦晦惟詩亦然大小雅材一百有五尚論者每以不知作者姓名爲憾信夫立德立功者之不可無言也元輔宛平王公篤生首善之

地少從文貞公避地江浙文貞實稱復社倫魁是時諸君子存者尚多承師取友往往論交紀羣之間發文摛藻所與往還莫非君公顧廚俊及宜其於文若梓慶之爲鐻東野稷之御馬靡不中規既而策名亨衢受

世祖章皇帝殊渥

朝廷大手筆中敕輾以付公逮由中歷爰立五十年太平盛業

今天子之眷倚益隆祿足以惠親懿先人之憂博施助足以溢鼎銘讓人之能不伐公雖不以立言自居凡有

意宣援筆而就至於豐碑巨碣典雅絕倫不失歐陽虞揭之矩矱吾知百世而下必與文貞公青箱堂集並傳可信也夫

王文靖公文集後序（見家藏手稿）

一代之興王者必有名世肇邦致治啟人文之運以化成天下沈約有言開闢以來未有爵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其信矣夫試徵之國史無論典午瑯琊闔閭之盛若唐重門第而王氏入相者一十三人明重資格而王氏之中甲科者一千六百餘人此非張劉李趙之所能幾及也已宛平文靖公以英年登淡墨榜讀中祕書受

世祖章皇帝殊遇作股肱心膂今天

天子恩遇尤隆自翰苑升華　命掌邦政旋宣黃麻爰立作相贊　廟謨征不庭功成治定秉國鈞久　錫予便蕃緜野之邱園平泉之草木歌斯舞斯聚邦族朝士觴詠于斯蓋公雖無奇才爲文而治世之音所以感人心厚風俗者多矣公少從文貞公避地江浙杖履舟楫獲與復社諸君子談讌風流文采輝映一時斯發爲文

章原本諸道世之纂組雕琢成章者視之有不愧汗卻走者乎王氏自方伯公息機園存稾著錄藝林而文貞公青箱堂集海宇奉爲規範公今是集復布通邑大都可傳可法前此昆友子姓翺翔戟府瀛州者濟濟較之瑯琊世世有集何異焉彝尊之先人與文貞公同題名雁塔彝尊釋褐亦得步入輒後塵荷公不棄歲時樂飲恒侍嘉容之招焉公集既鐫謹書之于後

燕飛吟序（見文類）

燕飛吟者宛平劉先生悼美傷逝而作也予在濟南見先生事太夫人甚謹雖判牘糾紛晨暮必問安者再其居喪毀瘠寢過於禮無不及焉觀集中句有云節情但恐傷吾母於此驗文生於情非本乎天性者不能工也古之傷逝者非一若孫楚江淹沈約之徒皆善言情者尤必以潘岳爲最岳爲閑居賦勤勤以膝下色養爲念故其辭曰壽觴舉慈顏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及爲哀永逝文則云慈姑兮垂矜非特情緣夫伉儷之重而已可謂哀樂不失其正而本乎天性有獨異于人者存也推予之言以誦先生之詩夫何不及古人之有

送浙江巡撫范公赴福建總督任序（見家藏手稿）

康熙十有一年福建總督員缺廷臣具列應遷者以進而巡撫浙江都御史范公未與天子特簡公以行一時聽聞以爲異數先是公屢疏乞歸代者有人矣浙之士民童叟詣闕留公者千人而官于京師者公疏陳請上乃詔公俾仍蒞事浙人交相慶也既而有七閩之命于是伏闕請者又千人璽書既下浙之士大夫義雖復留咸惜公之去無以寄其情欲託之文章頌公不朽爰請序于余且爲公賀余惟廉吏自古難之史冊所傳往往多守令以下若夫身秉節鉞之寄轄地千里權愈隆則得失之心益重錢穀之差毫黍刑罰之爽苗髮廷議得以持之抹過勿給不得不徵之屬吏吏徵之民積弊轇轕而不可破其初非無自好之念而有所慕于前懼罪于後止以奉法守職而已民生之疾苦置若罔聞水旱之流行任其失所以一身處無過之地當世見爲才能需次拔擢自爲計則

得矣其何以副聖天子愼簡大寮之意乎昔周官之計羣吏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要必先之以廉旌勸之道庶幾得其本矣公之蒞浙也于位則不懈于事則不惑於法則不失正己而行有令必肅善其事而辭譽歸焉一夫不獲若納之溝躬巡四境之中告糴千里之外散利薄征緩刑弛力於荒政尤詳過則歸己而言必　上聞說以養民而儉以自矢由其得失之念初未嘗介于中斯其清節佚千古而莫與倫也閩之爲境大海在其東長山絕島巨寇於焉出沒艨艎舸舸風帆晨發而夕達于浙自東甌以西至于乍浦向時烽燧頻告蓋欲安兩浙必自七閩始督師得其人則閩安而浙自安然則公雖去浙而浙人受公之澤正與在浙同也顧浙之童叟猶攀轅拒輪之不已其亦未審夫海疆之大勢與公之在翰苑也與余晨夕處知公者莫余若故于贈言義所不敢辭用以頌聖天子旌廉之典首自公始凡秉節鉞者咸宜以公爲法旣以賀公且以釋浙人之思也

送遼海陳公巡撫浙江序（見家藏手稿）

將以鎮撫數千里之地揆文奮武則必籍魁奇之彥敭歷開濟之才凡禮樂錢穀政刑兵法無一不素蘊於中斯應之也不窮而兵民將吏之心豫附雖然當國家有兵事正策勳懋賞之時銳於事功者或不克讓賢而懷安者又未毅然以艱大自任往往不能共濟則非特朝廷得人之難惟薦賢而能讓肩重任而不辭於以共濟成功之爲難也兩浙自軍興以來士馬徵調雲集甌閩豫章燧火相接使芻茭糗糧之不繼則兵將偷吏而民愈畏兵會遼海陳公以江南按察司使遷領浙藩設施不煩馬騰士飽兵民咸戢下上之情交孚值巡撫員缺
天子方殷南顧以命總理糧餉戶部侍郎達公達公
表辭請以公代
皇帝曰可於是卽擢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軍務浙人仕於朝者既幸鎮撫之得公且喜達公之能讓賢也往時文武既分巡撫之職在率其屬以治賦聽獄有事奏聞而已今自副將以下均歸約束而自浙以東栖山濱海之民迫于寇脅不能以情自白于吏夫近

馭論功戰勝之將遠綏及于山海反側之民收至不齊之心而歸于一其難較之往時蓋倍萬矣公自平陽守歷監司觀察方伯之任其地則三晉兩河淮楚吳越之庶其事則禮樂錢穀兵刑之大靡不燭照而數計其敭歷也有年其開濟也有素達公之賢既讓能于公公毅然以斯民爲己任而總督武定李公復能一心力以籌事於以拯浙人之顛連而登之衽席無難也昔王文成公巡撫南贛南昌之亂廷臣咸以爲感王恭襄瓊時爲兵部尚書昌言曰無憂已置王守仁於上游矣其後卒以成功是撫臣得其人事變可以立定夫以一文成在上游而成功之易若是況二三元老左籌右畫咸爲兵民將吏之所豫附者乎召穆公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又曰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而戒之之辭一則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再則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蓋既命皇父整齊六軍又須程伯休父於軍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敕戒之師嚴器備矣又臨之以恭敬戒懼而施以仁愛之心俾三事之事皆就其業此徐方之所以來同也然則公之被命豈

惟浙人深慶幸之私余且預焉聖天子賀戰勝於廷矣是爲序

贈曲阜顏升甫序（見家藏手稿）

王侯將相之胄盛門第於一時雖以王謝崔盧之族易代而濟其美者鮮矣惟聖賢之子孫歷百禩而弓裘無改往往挺生英俊以鳴文教之隆有異於尋常世族焉者則其遺澤獨遠也　國家首崇儒術爵孔氏以上公而顏曾仲孟之宗子世秩五經博士又設四氏學以教育其裔孫俾三歲之丙鄉舉二人以爲常遇天子釋奠太學其子姓仕於朝者得被異數選擢士生得爲聖賢後亦榮矣雖然人情恆於所安席祖父之門望不能自奮者有之豈非過庭之訓有未先者與曲阜顏子升甫早以文學著名歲己酉舉於鄉明年其弟禮部君分校南宮遂引避今年春成進士皇帝既臨軒策問旋改庶常吉士文章禮樂兄弟竝居其選而其尊人士瑩先生偕朱孺人方以耆年優游里第有子八人教之家訓惟謹伯仲先獲儁餘將踵武而上一時數門第之盛無出顏氏右者當前明崇禎之季升甫大父賡明公知河間府事城陷舉室自焚士瑩先生扶服擗踊冒鋒鏑以進請䘏乃還蓋其一門忠孝實有以啟之匪僅兗公世澤之遠也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人而顏氏居其五其後之推之儀以文學亘周隋之間佗若師古相時勤禮相繼爲學士而耆仲頤仲儒學政事宋時必數二顏蓋不特昆弟竝稱而已常山平原有元孫以開其先而光祿諸子或得其筆或得其文或得其義父子昆弟之盛在昔已有然者今而復見之升甫一門宜也夫祕書著作齊梁以爲甲族起家之選而吉士則始自永樂之初當時與其列者東王西王南陳北李皆極一世之秀望三百年來公孫宰輔胥於是出至今循焉升甫之登是選也入朝有侍從之榮歸第有天倫之樂高堂聞之且洗腆而慶焉詩言之矣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書曰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況以大賢之後裕於聞望允爲四方之則用奏勸相之功鄉之人以爲顏氏賀者予且爲聖天子得人慶也

送曾處士還甯都序（見文類）

曾得姓以國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鄫傳春秋者曰非滅也其後昭公四年取鄫傳曰滅之方鄫世子巫奔魯爲襄公者宜同盟以正莒之罪則莒不敢遽立其出乃反率諸侯會鄫人於戚何哉及去疾立不能撫鄫鄫叛而來魯之君臣當納巫於鄫矣又利而取之是則鄫視魯仇也故曾皙佯狂不仕舞雩沂水之言殆有託而然與子輿善繼其志甯仕於莒不受魯君之邑比越寇武城既不甘爲魯守又不忍利人之災則惟有先去以自全終其身不仕於魯而已予嘗謂子輿之孝此最養志之

大者顧儒生尙論不及焉歲在己酉客遊兗州觀乎舞雩之墟渡沂水求曾氏之後思以告之顧無足與言者明年至京師遇甯都曾靑藜誦其詩淸眞而悽惋與之游者累月孝友之性溢於言論之表詢之則子輿之後其譜系可考人謂靑藜旣不仕進宜專心性命之學庶無忝其祖德不當自放於詩酒而靑藜笑不應也旣而歸省其母謂予宜有贈言夫靑藜孝子也潔白之養所以娛親心者竭力焉矣子輿之不若吾今而昔之所欲告者出矣

宛平劉少司空五十壽序（見家藏手稿）

宛平劉公鍾宛以祕書院學士出撫山東二年晉秩少司空歸於里旋卜宅易水之上賦詩讀書暇則命僕從策四望車茶鎗酒榼逍遙山澤之勝陶然自樂也歲在戊午十有一月二十八日爲公初度於是公年五十矣某官某等嘗受業於公咸歌詩章祝公壽而屬序於余余曾被知於公之尊人太保公而余季父又與公爲內兄弟知之特詳請援古以爲公壽可乎虞夏殷周之世無獻壽之文而有養老之禮其引年也必自五十始故

於家則杖於鄉則養於膳則異粻力政不從句徒不服其所以優之者甚至若國中之賢者則至是始命爲大夫俾張官設府專事其政記曰五十而壽又曰五十曰艾服官政爾雅艾歷也郭璞以長者多更歷爲訓於鄉則曰艾淩假而進之於學則曰五更要不外乎更歷之義也已公自部郎侍太保公趨庭視具獲聞國計兵刑大略其在禁籞論思講沃凡　內廷掌故靡不習知遘保釐大小東申齊西魯民生利弊瞭若指掌其膴仕最早更歷久正不俟知命之年而又退居易水入稔稽載

籍之盛同合朝野而論繹其得之心而未施之政事者何限

聖天子方不次用人思收其效矧　講幄之舊殿邦之選若公者乎吾知碧幢紅旆寵命洊申將復俾公專事其政公雖欲優游易水吟咏山澤自娛而有所不得也當太保公在朝時懸弧之日余每從賀客之末介雅於堂見一門羣從章綬之蕤裾屐之盛私心未嘗不致羨今公年甫半百耳而有子女二十八人內外孫十一人公之壽且未艾繼此孫曾則

百是諸君子爲公壽較予祝太保公殆又盛焉七月之六日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夫易州美釀之地也今劉氏七房親懿稱觴而前子有洗腆之將孫爲扶牀而勸益之弟子麴車所載其爲春酒多矣以余一言爲侑公其可以醉乎是爲序

徐虹亭七十壽序（見家藏手稿）

虹亭先生少好爲歌詞長而游學余與定交京師久而同受詔徵策柴車赴衙卽同試　體仁閣下同升史館相宅同居既而予入直　南書房爲讒口所間絓名白

簡而先生亦旋鐫級還家蓋平生出處事事皆同雖外人視之亦以余與先生猶兄弟也先生家吳江與余所居小長蘆雖壤畫江浙然鄰鍼百里而近晨掛席而夕抵其廬往還者數又不啻同里閈已先生受知於棠封相君才名藉甚所著菊莊樂府流入朝鮮孫中允松坪以上舍采風東國見之館伴使案上而益恂恂退然自處記其就徵之日屬其友繪楓江漁父圖是時先生年四十餘余爲題詩於卷有驚起沙鷗定相笑黑頭未稱作漁翁之句又塡摸魚子詞前調云怕白水撈蝦紅欄

鬬鴨與爾便無分後調云料八測塘邊三高祠下讓我醉眠穩既而余謫官未同而先生乞假還里游於楚粵遍覽江山之勝其後引退先余歸田幾年蓋醉眠之樂先生亦不肯讓余也先生閑居日詩詞雜文著作益富彙而成集外輯本事詩詞苑叢譚又盡捜吳中遺獻之文爲一書治松風書屋於堂右闢門徑於後園疊石爲山築豐草亭其上繞以曲水于花百草羅生亭下有子三人教之習今古文比之權八騶躋獨座者其眞樂爲何如矣今年涂月先生初度鄉之耆老咸懿爭奉觴壽

先生余爲先生同譜兄弟同憶曩時同日授官登瀛洲共五十八人今存者僅一十四人而已先生猶康强無恙余恒策杖相隨不可謂非厚倖也詩言之矣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先生之子爲余表甥女壻婚姻之故敢以一言介壽可哉是爲序

提督許公壽序（代）　（見家藏手稿）

許公明卿提督山東軍務之明年枹鼓不鳴將士豫附廷議謂東顧之虞可省制府權俾公專領其事十月
車駕幸德州公介冑迎道左

上恩賚甚渥還之日文紵在笥鳴馬在路銀鞍金絡照耀衢市觀者咸爲欣慕公益謙以自牧綏伍而和調之凡有奏牘必下問及予務使齊民咸便然後入　告蓋公之與予同力相濟若舟之有楫而車之有輔也涂月四五屬公初度之辰予思所以壽公則惟以言而古之君子言必稱詩詩人之義有獻壽者必頌其世德之遠以明福祿之有自則莫若崧高之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釋之者曰嶽四岳也當堯之時伯作秩宗主四嶽之祀斯其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

其子孫也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又曰世執其功蓋不特自勉於德不倦而已又世世持其政事猶主子孫咸顯於時焉由是懋以褒賞則曰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既遣于謝則曰徒御嘽嘽周邦咸喜申之曰文武是憲既宣暢其恩澤而捍禦其藩屏武功既成又爲文人之所表式則信乎邦之貞翰矣惟許與古爲太岳之胤申甫同其苗冑尤爲崧嶽之所鍾符申伯之入謝匪躬之節既自勉不倦而公令嗣某
天子禁籞侍衛之臣世襲其爵四牡之錫徒御之盛與

詩人所稱無異豈非世德之遠而福祿之來固有所自歟公之始來也予嘗爲文祝其初度茲和衷之雅交好日洽則獻壽之詩宜有進於前之所言者用自比於尹吉之善頌庶幾以擴長公之盛美焉亦以見申甫齊許長爲崧嶽之所依雖千載而下猶與福於我公而今之建國親諸侯其所褒賞公者雖成周之盛未之或異也稱觴之日庶其錫爵而策勳乎是爲序

徐母顧太君壽序（見家藏手稿）

今翰林院學士禮部侍郎崑山徐君立齋暨同懷兄編

修健庵果亭後先臚唱　大廷賜及第官禁苑蓋自設科目以來所僅有也歲在旃蒙單閼畢相之月爲母夫人顧太夫人設帨之辰朝野大夫士咸歌詩介壽而予與三徐君游掇拾習聞太夫人懿德懿行因爲之序余嘗覽觀載記所書母德之賢訓子成名者不可悉數要其教不專主於慈而已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蓋自子生膝下凡長幼之義飲食之節方名數日之分教之門內者先有以善其始而後漸進於義方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母一於慈於以庇子弟之過而捐毀履之習者多矣三徐君每爲余述少時太君課誦恒至夜午不輟比長易以立身行己接物取友大端數十年如一日不稍懈其嚴且專如此而三徐克奉太君之教毅然從學於聖賢之途發爲文章超軼倫品之表宜
廷對之策深契乎
世祖章皇帝
今上之宸衷悉置上第由夫教之有序而用力者均也太夫人爲兵部侍郎觀海公曾孫贊善公女孫家世登膴仕歸於徐爲太僕公孫婦兩家門望著吳下不以自

矜値貲産中落泰然無憂悒之色方其篝鐙夜半課誦之時早逆知三徐之有今日迨侍郎先及第而太夫人益以自信顧世人不察至兩編修悉登第始嘖嘖驚異以爲太夫人榮抑何見之晚與三吳兄弟才名之盛諺稱四皇甫三張而無錫三王俱入翰林然不盡以科名顯至科名並著又未能悉登上第且文采或不表見至三徐而始克兼之蓋自三徐登進之後而文治日新立齋旣綱羅三秦之彥登之天府而成均胄子受甄綜者數千人又敘庶常吉士以勵相國家而健菴總裁北闈時秀俊多爲所拔果亭復被　命試浙東南竹箭之美必無遺材可信也三徐進而海內之才士靡不登進非三徐無以博攬海內之才士非太夫人之教之嚴則其取科名持衡鑒或未能悉出於一是則斂天下之才士而貢之於朝廷固三徐之功要皆本於太夫人之教篝鐙夜半課誦而國家之文運係焉豈唯三徐爲科目以來所僅有而太夫人訓子之效尤古今所希覯者矣余又聞太夫人有女歸長洲申君蔌旃中江南省元今爲禮部主事抑何科第盛事獨萃於太夫人之子若揩天

之所以報太夫人者可謂獨厚於其厚則無所不厚今甫六十耳錦韜象服身其康疆齒臻千百齡而慶貽於奕世朝野大夫士後時之致頌於太夫人者正未有艾也余不敏願操觚再序之

徐夫人五十壽序（見家藏手稿）

有儒服而造予之門者肅之坐有睟其容有倫其言問其姓名則龍游余生某也於是生以學官弟子升秀於太學歸覲其親述其尊人諭德君優游里第林泉詩酒之樂其母氏徐夫人實佐之歲在癸丑二月之吉爲夫人五十初度乞予言以介壽予惟古之英媛才女往往相夫子成令名如於陵仲子梁伯鸞之徒恥因人熱覩三公如敝屣爲之配者同心偕老於辟纑井臼之間彼其身未服組繡之華未饜膏粱之養不見可欲宜其無動於心至於王章之牛衣鮑宣之鹿車先貧賤而後貴盛亦人情之所易安也若夫金章紫綬羅於前象服錦韜被於體去之反恐不遠顧自安於鬙髻裠布之儉是誠載籍之所希覯矣夫人以御史公之孫某某公之子兄弟悉登甲第其來嬪於余其舅御史公以澹浦令救

徵繡衣持斧按山東諸郡邑未幾諭德君以省試第一人擢第侍從　天子典試七閩夫人於時往來輦下躬膺　綸誥之寵人謂以諭德君之才望不難直致公輔夫人當有以贊之不宜自引於紅泉綠樹之野此豈惟不察諭德君之心并不知夫人之懿行者也夫以北門之賢者猶不免室人之謫而諭德君歸田且十五年將以肆志龍邱穀水之上歌詠太平其學殖愈宏其譽益重謂非夫人有以成之乎方予與御史公同釋褐相懽若弟繼與諭德君同朝世好彌篤生之來友及三世深喜御史公之有賢孫諭德君有令子而又得聞夫人之賢更以慶天之所以報夫人者未有艾也生歸其以予言爲侑夫人宜引一觴而諭德君且浮百觚十榼以醉矣

張母羅太君壽序代（見家藏手稿）

古之言教者先之以父兄義方是訓夭顯是念人之所以樂有賢父兄也若夫孔子少孤孟子亦少孤其所恃惟母氏而已陳俎豆設禮容蓋本乎顏母之教也斷機激子廣以墳典則率夫仉母之教也父主於嚴嚴足以

衹服而責善或至於離乃疾厥子又或仕於王朝游於四方則其子職之日淺恒不若將母之日多而母以慈教洫然滋其愛敬之心其言漸漬而易入歷久而愈親故教其子成名見於載傳者不一書焉予家貞定去武強密邇稔聞張母羅太君之閫範方其作述於贈公也德容言功靡不備焉贈公好古樂道而有才不遇當國家定鼎之初練鄉勇以保閭里使民不罹於寇宄鑿圍地以護桑梓使民不困於莊屯綽有康濟之畧然每藉太君內贊之及贈公無祿太君以母儀兼庭訓教二

子以力學令伯氏紫昭以郎官出宰甯波化民息訟仲氏雁湄班侍御直節敢言一爲循吏一爲名臺諫官聲譽著海內而太君獨諄諄馳書勗子以無倦復誨諸孫誦讀其言曰天道惡盈殖財不如殖德故其爲善惟日孜孜饑者食以粥疾者療以藥寒者給以衣行者濟以舟梁歷數十年不怠比者畿輔災旱雁戶鳩形相接於道太君惻焉傷之盡發廩粟存活者萬家節使以一門好善疏聞

天子特命表其閭於是太君年六十有八矣身其康彊愈以儉德示鄉里御魚軒於門而所乘者柴車也封袞服於笥而所被者澣衣也至操作之勤自朝及旰尤人所難能者夫爲善而天報之以福其理則然太君教其子揚其名而食其福天於所厚者無所不厚其年臻於期頤可信也乃於設帨之辰爲序其實庶幾可以書之載傳而無媿匪獨施之屏幛焉爾

曝書亭集外文卷七終

曝書亭集外文卷八

跋王陽明書（見三希堂帖）

陽明子功烈氣節文章皆居第一特多講學一事爲衆口所訾善夫西陂先生之言也曰陽明以講學故毁譽迭見於當時是非幾混於後世至謂其得甯邸金初通宸濠策其不勝而背之此謗毁之餘唾不足拾取斯持平之論乎龍江留別詩卷乃將之官南贛而作是時宸濠反狀未露而公已滋般憂故詩中即有戎馬驅馳風塵兵甲等語而又云廟堂長策諸公在其後卒與喬莊簡犄角成功蓋公審之於樽俎間久矣詩律清婉書亦通神宜爲西陂先生所愛翫歲在癸未二月戊寅朏秀水朱彝尊年七十五書

戲魚堂法帖之三東方先生畫贊跋（見張叔未孝廉藏本）

口見宋搨閣帖本旁爲蟫魚所蝕而字畫無傷宛平劉伯子守鎮江以千金購之世目爲夾雪帖對此崩剝離縱有六華翔舞之態老眼昏花勝得金篦刮膜矣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賈相本跋（見張叔未孝廉藏本）

法書之傳摹以金以石石有時以泐金有時以爍然則欲垂久遠宜莫如玉矣貞觀初右軍眞蹟尚存三千六百紙其後蘭亭石刻多至百本惜未有鐫於玉者大令十三行獨得鐫於玉本抑何幸與版向存錢唐其色水蒼今不知所在余購之未獲也覽觀水邨本輒思以釭面酒賺之丙寅八月朱彝尊書

書林同人甘泉瓦款冊子後（見家藏手稿）

周秦兩漢遺文流傳於世者石刻尚多鍾鼎文差爲難得予竊藏有紹興中搨本乃畢少董購之河北榷場每一款識以青箋疏其後亦有出於朱希眞家者趙王孫子昂復以燈檠刀尺諸款增益之予因就目中所見摹得數十種下至景雲觀鐘銘南漢鐵塔記皆裝入冊惟辰州李宏皋銅柱銘力購之未能得也康熙戊寅六月客福州林子同人袖甘泉瓦見示體製奇古中央四字隸法跌宕可愛予思瓦出埏埴之工非金非石若秦之咸陽漢之未央魏之銅雀齊之香姜類皆有文試取而徧搨之合以孔廟五鳳年甎王子敬保母志之屬別裝成冊亦一快事歐陽子有言物常聚於所好同人好之既篤聚之正無難爾

東南水利議（見曝書亭類稿）

今之議財賦者率取給東南六郡矣抑知財賦之盈絀其權實操於水利乎夫水能爲利亦能爲害東南之田禹貢以爲下下迨其後而國用當□□之半者以蓄洩周而旱潦有備故也乃萬歷以後□□□□迄今已百餘年一遇霖溢溝塍平衍瀰漫無歸遂致民歎其魚征輸莫繼東南之多逋賦蓋由於此孰謂可任入□□而不一爲之計乎竊嘗以六郡之形勢攷之惟常稍居上游其尤下者則杭蘇嘉湖爲最乃其橫亘於中而爲心腹者則有太湖焉其承於後而爲臂與足者有婁江淞江東江焉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是也蓋三吳之水瀦爲太湖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而三江之中淞江所係尤鉅昔人上築銀林五堰使水之發源者不至湧而西以助震澤之漲而下疏三江條瀝其流以東歸於海蓋江流既迅則海口自通水患所由息耳自宋慶歷中李禹卿堤太湖八十里爲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東下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水之衝下復有潮沙之漲由是湖之來者日增而江之

去者日減壅錮所云桎其手足塞其衆竅而沃之以□者也安能久而不困哉今夫醫之治疾也必察其孰爲標孰爲本而後施之以劑不患乎無成功繇人之理勢也得其端委之所在而徐析之則可以隨手而輒竟夫淞江之與堤亦治湖之端與本也苟舍此二者不治而期六郡之無患豈可得哉近世之論徒斤斤於三十六浦即有及於淞江亦不過疏道目前淤滯如嶺蟠龍白鶴滙之類未見有曠然復禹之故者正統間周忱撫江南擬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墾闢成田慳虧課中止耽豪强之小利貽萬民之遠害是皆逐末而忘本者也孰知湖堤不去終失利導之機而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陳繼儒曰三江倣口受太湖西來之水其形如乾卦三爻今吳淞久湮如乾少中爻故蘇淞上下二流皆湮咽奔潰而水患遂不可救今誠復吳淞以清其源決湖堤以疏其積而且濬劉河范浜黃浦諸流使之由華亭青龍顧會等浦以入海策無加於此者若夫治之之要則李結之敦本協力因時三議可法也治之之費則徐貫之分地程工分工賦糧可法也治之之漸則郟亶縱

浦迫江横塘分勢可法也治之之人則李模之特設專官限期奏績可法也昔人謂治水有三難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苟且順從者不足任誠得其人而詳求以理之毋淆於道傍之議毋阻於豪右之奸毋以利小而必圖毋以效遲而中輟虛心講究實意奉行於以下濟田功上充國計六郡之民庶無有嘆望洋而歌鮮飽者矣

張宜人傳（見曝書亭類稿）

新城王先生士正有賢妻曰鄒平張宜人以鎮江府推

官諱萬鍾爲父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謚曰忠定諱延登爲祖以巡撫河南都御史諱一元爲曾祖年十四歸王氏四十而卒宜人幼明慧既嫁修婦道惟謹時先生祖象晉以浙江右布政使家居亟稱其賢及先生成進士除揚州府推官入爲禮部主客司主事遷儀制司員外郎視榷清浦還進戶部某某司郎中典四川鄉試丁母孫宜人憂奔喪歸除服補戶部四川司郎中宜人或隨官廨或歸家省視舅姑娶子婦靡不中禮饘酏滫瀡舅姑未進不敢嘗居姑喪蔬食三歲祭必盡哀相夫子以莊無詐語惟以廉潔相勸勉持家二十年不有私藏諸姑娣姒咸敬愛嚴於教子育女撫人之女爲女無異所生待下終歲不聞譙訶先生以詩名海內上自公卿下及山林憔悴之士集門屏恒滿先生酬接無倦色宜人輒治酒肴不繼拔頭上釵付質庫不惜也聞人許玹以會試入京師道出揚州金盡告急於先生先生無以應有憂色宜人隨脫跳脫於腕徐夜者字東癡隱居系水上貧且老雖凍餓不以干人會大風雪宜人出絮帛謂先生曰君得毋念徐先生寒乎曷以遺之其恭順賢敏

若是宜人生長貴族迨三王兄弟先後登進士榜門才著稱山東先生名譽日益重而又有令子宗黨咸爲宜人羨然自庚戌後先生之母之兄兩子一兒子一子婦相繼卒而宜人在淮南時其母景碩人歿於家蓋哀戚無歲無之又少隨其父之官鎮江避兵江甯轉徙金壇又從先生往來淮揚及京師未嘗甯居人謂宜人所遇極其樂不知實終身憂患人也

陳母張淑人傳（見家藏手稿）

張淑人者澤州沁水縣人考洪翼文林郎知威縣事祖

之屏中憲大夫分守商洛道陝西布政司左參政曾祖炯本贈吏部員外郎歸於陳封奉政大夫內宏文院侍讀某某之配　經筵日講官知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敎習庶吉士延敬之母始封孺人進封宜人及延敬歷詹事府詹事遇上

兩宮徽號例得封淑人年五十九而卒卒之日有子一十三人男八人女五人有孫七人男三人女四人曾孫男一人

天子聞淑人喪遣學士屯泰喇沙里勞問延敬於苫次

賜乳茶桐酒

諭以勿過哀延敬旣歸禮部以淑人封誥爲請

天子念延敬侍從勤勞

命照學士品級與卹蓋異數也淑人幼事父母孝旣嫁事姑如事母性端靜不苟訾笑暇則誦四子書通鑑列女傳能曉暢大義獨不信鬼神祈禱之說相其夫若賓友教子若嚴師然余與學士同朝聞淑人懿行甚詳當姜瓖據大同以叛附者蠭午而起澤州爲賊所居旁掠村堡學士家郭峪村距州城七十里封公率士人禦之

賊射書誘封公降封公禦之益力孺人甫産女起具粗糲佐酒炙佐封公拊循堡中人堡中人得食感激自奮堡卒賴以全學士鄉人至今猶能道其事淑人固不藉子貴而後傳也雖然微學士則淑人之名終未大顯於世斯則淑人眞賢母而學士誠孝子哉

題杭州酒樓壁（見文類）

毋輕視此樓秀水朱十南海屈五曾醟此信宿後有登者作仙人黃鶴觀可也庚子九月晦日

堯母廟碑（見家藏手稿）

堯母廟在慶都縣治口口口步廟之後有陵焉盈丈慶都於漢爲望都張晏曰堯山在北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爲名迨金源乃更今名攷秦始皇七年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則其名邑古矣堯母陳鋒氏或曰陳酆或曰陳隆爲帝嚳弟三妃見於史記見於世本見於大戴氏禮記堯以唐侯升爲天子始封於唐皇甫謐謂中山唐縣是也故山曰堯山水曰唐水城曰唐城池曰唐池謐又言望都山堯母慶都之所居邑旣有堯祠思堯之德具其神追祀其母固其宜爾歐陽修以史記

地志諸書無堯母葬處得漢建甯五年成陽之靈臺碑文文曰慶都仙沒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遂定堯母葬處在城陽而郭緣生述征記有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審是則堯母之葬在濟陰可據矣雖然成陽之碑稱堯蓋葬於茲諱也者未敢信之詞堯既封於唐矣母之終安知不於唐葬之故土而妥其魂魄焉此亦事之所有也廟凡三楹列以兩廡康熙二十□年天久雨廟圮水穿陵露穴知縣事錦州蔣侯國楨率私錢治之以甎築陵之四旁外設垣墻塗飾廟貌建坊於前題曰堯母陵請予爲文勒之石予按帝嚳妃十人堯母之外其著者有邰氏有娀氏詩言赫赫姜嫄有娀方將是已娵訾氏常儀生摯鄒屠氏生八英羲和生晏龍當時卜其四子皆有天下而有邰生稷則云履大神跡有娀生契則云鳦遺卵至於堯母謂其年二十無夫寄伊長孺家出觀三河與赤龍合有娠生堯甚矣世人之好怪而緯書之不足信也予旣允侯之請述所聞於古者兼爲神弦詩俾侯歲時授工歌焉辭曰

帝高辛兮十其妃伊堯母兮降斗維歲閼逢兮涒灘丹陵側兮三河干震夙兮生子望舒盈兮十四析土兮陶唐望都山兮母之鄉千秋兮萬歲思帝德兮罔替列俎兮執籩薦馨香兮母前靈之來兮繽紛霞輪囷兮黃雲靈之去兮婀娜從彤車兮白馬覡舞兮巫歌會鼓兮傳芭陵不崩兮廟不改邦人祈報兮無忘

吏部左侍郎海豐王公墓誌銘（代　見家藏手稿）

康熙十有一年九月望通奉大夫吏部左侍郎海豐王公以疾卒於位明年某月卜葬於某鄉某原孤子兩梅狀公官壽行世來請論次銘諸石某與公鄉人也又嘗同官翰林且後先掌獄佐典銓知公爲審不敢以無文辭序曰公諱凊字素修別字冰壺又號思齋少穎異凝風度讀書數行俱下年十九舉於鄉二十成進士改庶吉士授內翰林祕書院編修明年乞假還里期滿補原官陞右春坊右贊善轉左贊善順治十二年分校會試明年正月充通鑑全書纂修官五月遷內翰林國史院侍講十二月加上

太皇太后徽號賜白金三十兩十四年春陞右春坊右
庶子兼內翰林宏文院侍講掌坊事
覃恩加一級復予誥命十五年春遷內翰林祕書院侍
講學士命初下父喪奔歸服除赴補侍講學士康熙元
年正月陞內宏文院學士二月賜蟒衣一襲三月上
三宮徽號賜綵段表裏四三年冬賜貂衣一襲四年春
會試天下士充總裁官殿試充讀卷官五年掌教習庶
吉士六年三月陞刑部左侍郎殿試再充讀卷官七月
今上親政奉使祭告南鎮

覃恩貤封三代廕一子入監讀書十一月南郊禮成以
世祖配天給二品誥命八年夏轉刑部左侍郎九年春
會試天下士再充總裁官殿試仍充讀卷官四月調吏
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十月殿試武科進士充讀卷官
十一月轉左侍郎二年而卒距生某年月日年僅四十
有三公事父母至孝服官後每思親至廢寢食及迎養
邸舍侍立問安一如童子時丁父憂循例請於朝得賜
祭一壇喪葬踰禮臨歿前三日念及母生辰遣其子歸
上壽蓋孺慕若是其事兄恭待弟友與人交和而且摯

久乃益親無城府畛域相識雖貧賤見之款款道故居
恆不治生產有窮乏急難竭所有濟之恐不及也不形
人所不能不加人所不受功名所在未嘗以意先人得
之者蓋不見於顏面遇大廷論議區別是非不矜不撓
惟以寬恕自持其在刑部尤多所平反凡有疑罪滯獄
或旬時服念片言剖決必得其情故爰書靡不簡孚悉
當
上意其定條例復舊章使比附之文不滋其弊損益平
準吏不能執法為奸及遷吏部務持大體庶事揉其偏

失諸司議有不合揆衆善而取其中事行不肯自以為
名間格於議而不得行則中夜彷徨不置期盡此心以
無負職守未嘗萌偏倚之念不附人人亦不能附也公
為文章典雅醇正自為侍講時御試及主文衡讀對策
擢士皆當世屬望
今上倚毗尤切每奏事殿中
天顏輒喜退或以目送之將大用而公竟以病終嗚呼
公之度足以涵畜物其名足以震一世
主恩眷注之勤遷擢之峻國家大典盛事無勿與焉位

不必絕官階而望孚天下功不必自己有而天下咸信
爲公功公誠可以無憾矣然使公而在蚤太平之治尚
可三四十年公且未耄而天奪之年止此是非公之不
幸而天道之難知也公之先自瑯琊徙海豐曰節者曾
祖考也贈通奉大夫曰有時者祖考也封口曰郎晉贈
通奉大夫曰範宸者考也母贈夫人李氏配齊氏贈夫
人繼娶葛氏封夫人子二人爾梅官蔭生若梓例監生
孫男三人重光重輝重耀女一人俱幼葬之日某年月
日也銘曰

於皇
世祖大定區宇攬才八紘雲蒸而雨升秀於朝王公克
舉
帝曰吉士勗相國家除汝編修文史是羅鵠禁依司贊
善再嘉經術御優允賚講幄其領春坊以啟朕學昕夕
論思祇館宜擢公喪釋服誕事
今皇特簡學士入贊巖廊濟濟多士循途升室更履崇
階
天子曰可常伯之榮自右而左疑獄當前得若觀火少

宰之職旋以命公使率其屬從王均邦公司澄敘簡要
清通公之辭章起衰流輩三發闡書四觀廷對璀璨有
文武亦洸潰公之遇
主受知獨深何以錫予貂蟬白金推
恩奕世寵以德音惟任乃和惟孝克友及其騷食忘其
貴厚凜此四知用操六守人曰未艾枚卜是先何嗇其
遇顧嗇其年早摧梁木台圻星躔容車既旋幽竁斯作
誕闡其燕載并其楫無棣之墟魂魄攸託伐彼貞石以
銘刻諸撰厥終始不侈不誣永固其臧千祀無渝

文林郎候選知縣呂君墓志銘（見家藏手稿）

康熙中　詔撤平南平西靖南三藩三藩後逆命
皇帝震怒命將出師海內人士念切同仇咸思自奮功
名之路
天子允廷臣議俾急公者得以貲入仕籍於是歙縣呂
君援例尚書郎上言以七品知縣事用階文林郎贈父
母如其官君以任俠聞然實篤厚長者慮而恭言吶吶
不出口臨事內斷於心原要終始無憾當其初入京師
友人坐科場事獲罪有

旨許建都城樓門牘君代爲規畫凡金錢米粟之出入材木之修短陶旊匠石之增減下及釘鉸丹粉之需靡不登記樓成而火發其友驚悸躑躅君入烈燄中啟扃鑰抱衾裹簿以出司城謂費無可稽君執簿前則銖兩具悉合諸操作市肆人口無異其友乃得釋歸由是朝士交重其材丁公思孔尤以心膂倚之自爲布政使累遷總督軍務所至恒諮君利弊君知無不言行一善除一害未嘗告人丁公豁達疏節日有失君必匡公譚給事墳曰臨財臨難二者實難若寒石庶無苟得苟免之

忠矣寒石君別字也諱垣字薇斗其先唐大歷間殿中侍御史渭謫歙州司馬其孫安衡復官於歙卒葬縣之披雲峯子姓因家焉久而君考執中遷浙之昌化服賈華亭生子七人君最幼居考妣喪克盡禮友愛兄弟過族黨有恩妻許氏封孺人子男三鎮國子監生殖願玉歲貢生種玉女六一嫁黃霖霑一嫁吳元超一嫁汪士權一許嫁江允勳一許嫁程偉一許嫁朱文琦君生於明崇禎三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三十二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四其葬也在蘇州某原余曩識君於譚給事邸舍君見余文語給事曰朱先生爲文言不誣善故其疾革遺命二子以墓銘爲請余不敢辭銘曰

維今之人志滿則驕猗嗟呂君不矜不恌維今之人財多則吝猗嗟呂君用急毋靳得黃金百遜君一諾得黃金千喻君一言我銘君藏睎太史氏游俠有傳昭茲來世

龔母李夫人墓志銘（見家藏手稿）

夫人李姓順天大興人曾祖某祖某考某妣左氏今江南布政使司布政使仁和龔公某之配主事某某之母

以崇禎三年五月某日生年十五而嫁嫁二十九年歲在癸丑正月某日卒京師卒之後五年乃歸柩於錢塘以某年月日葬焉夫人性莊靜而明敏幼事父母孝既嫁恒以未逮事舅姑爲憾膢臘祭祀治牲酒必虔言動皆擇義理順事夫子視妾媵若姊妹未嘗少嫉妬遇妯娌女公以和撫子女極慈愛然教之特嚴夫之宗屬姻黨寠者爲之進衣飢者進食雖悄勞且病不有惰容公好賓客每漏鼓數下聯騎闐門巷夫人亟治酒膳極醰腆若夙具者下至僕從必醉飽歸由是公交游滿朝野

名聞士林其出知安定縣事入爲戶部管通州西倉督坐糧廳漕務悉以廉名夫人實贊之至斥賣鈿珥不惜也沒後公自兵部武庫郎中遷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通永道擢今官宗屬媰嫠之論咸以夫人不及見爲惋惜然公之廉名早著於督漕時今晉階領大藩蓋本夙昔聲譽夫人旣相夫成廉吏又教其子能文章是則可無憾泉下而不繫乎壽之永不永也某嘗爲公客故能知夫人之懿行於公請銘不敢辭夫人有子一人主事某某也女一人嫁餘姚邵某某中乙卯鄉試銘曰

生不必永齡克垂女史葬不必於鄉舅姑之里遙遙浙江遶於桑東虔夫人之宮有鞠貞石藏之無泐昭夫人之德

郭母沙恭人墓志銘（代）

（見家藏手稿）

有致書行狀二千餘里請銘其祖母之藏者誦其辭悽惋若有所咽而不得舒披其姓氏則天津郭生礪也生之父某某君予官行人時分較北闈首薦其文得舉鄉試相見執弟子禮甚恭詢其門閥則自靜海遷於葛沽之場因述其母課之學晝夜無廢旣得薦將歸見母喜露於顏面且曰我母非特誨子勤也其事孀姑盡孝隣黨無以踰焉其後某某君服官得封母恭人恭人誠以毋負所學故某某君終其身奉教惟謹卒爲清白吏比子在大同礪來訪予官舍則某某君已卒道恭人猶強飯治機紘子姓有不能婚葬者輒貲之錢失所者育之成人至迹其所以誨孫者無以異於誨子也予所聞於某某君者旣如彼聞於生者又如此以是識恭人之賢至於今不忘覩生之書與狀不誣斯可銘也已恭人姓沙氏世居葛沽歸於郭君某子卽某某孫一人礪也曾孫二人曰某某恭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八十其葬也祔於夫之右銘曰

有子仕而孫賢母訓則然生也永年死合葬焉其何憾於窮泉

徵今詩綜啟

（見家藏手稿　按是啟與查初白先生同列名詞綜遺稿已無存者恐當時未就也）

昔至元初廬陵周南瑞首輯天下同文錄洪武初鄱陽劉仔肩輙編明雅頌正音傳之於今推爲正始

皇朝聲教之遠文明之盛風雅之醕邁越漢唐厤槩家

坊本或假爲媒衒之具或藉營錐刀之私混燕石於瑜璠雜鄭聲於韶濩作者之性情何由見乎某等際此文明之晝宜揚治世之音第六十年撰述實繁十五國人文雖萃敢道側理誕告大方倘詩家自信可傳聯篇見示况先哲非無遺稿十手傳抄敬扶大雅之輪允裨同心之助

曝書亭集外文卷八終

讀書堂全集

光緒癸巳年中夏浙江書局刻

二趙公文集敘

世運有否泰人事有顯晦此固操之於天非人之可得而強也河陽趙玉峯公武進趙恭毅公得之於[illegible][illegible]學[illegible][illegible]之於人者精同荷知遇於

聖主立朝以格正君心爲要出治以康濟羣生爲本中外敭歷緊云顯矣相繼撫浙善政善教感人尤深故孤嶺有河陽之宇吳山有武進之祠曾幾何時究其進修考其措施竟莫能道其源委由文集不顯於世也辛卯冬量移浙藩恭毅公之雲孫趙太守賓暘筮仕來浙得其賸稿亟發書局校刊壬辰夏權浙撫事紳民公呈　奏請河陽公祠如武進公祠例列入祀典得

旨報可適丁大令丙出家刻河陽武林草選集權海甯州蘇刺史嘉淦出抄本河陽讀書堂全集予讀之幸多舛訛權杭嘉湖道宗觀察源瀚爲之校訂總理書局任觀察錫汾丁觀察彥督工開雕癸巳如月喜均告成名曰二趙公集人之慕二公者得咸覽焉百餘年晦而不彰不圖復顯於今日嗚呼後有繼起如二公者未知有網羅散失如予與今同志諸君俾鴻文巨製不至漸就澌滅此眞難可逆料故曰人事之顯晦一如世運之否泰操之於天非人之可得而強也是爲敘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如月浙江布政使後學劉樹堂拜敘

序

玉峰先生以如潮如海之才發有體有用之學公政少暇輒操觚濡翰不倦所著諸篇皆援筆立就每於朝端接先生言論丰采時出詩文見示莊誦之琅琅聲動

闕廷大約文章博麗沈雄處得兩漢氣味而又兼有眉山之浩瀚漆園之奇放其取材也富其立論也精其氣颷發而泉涌其格圭方而璧圓一篇之中必先豎一義而後縱橫排宕出經入史以暢明之使人如入武夷九曲之谿洞心駭目屢變不窮而究歸於發揮一義而止噫亦奇矣近讀五經義序根據理要櫜括六籍其言正而不偏粹而不駁諸凡酬荅序記下及遊戲翰墨之文必歸其指於忠孝廉潔人倫物則而不爲無益之語古人所謂事爲名教用者殆先生之謂也詩篇留連景物既葩而正興會淋漓日新富有草書有張長史懷素上人遺法行書則又類東坡山谷蓋先生起家滇南稟昆明點蒼之秀分碧雞金馬之靈瓌奇宏碩巍然爲一代之才宜哉抑又聞先生之祖乃自吾郡遷於滇吾郡城天柱北峙大江西來龍山亙於東海門控於南地勢亦號稱雄傑遡先生木本水源之自吾土且得而有之此又余之私幸也夫

桐山治弟張英頓首拜譔

序

河陽夫子生有異質讀書一目卽誦生平披覽幾於五車若冊本與竹簡校殆又過之今文古文詩賦字畫至廿年卽臻其妙繼慈萬太夫人通文史爲評之喜曰吾兒傳矣忽一日從事程朱之學謂此爲玩物喪志盡棄之澄心默坐返視靜觀垂四十年中間雖略有吟咏一歲無幾人但知先生理學精醇不知先生詩文深造滇乎太夫人迎養到都至壬申太夫人壽九十有三先生六十有五一日太夫人曰老兒尚能爲詩文乎先生曰可毋曰試爲之就側揮慈仁行并撰夢遊河陽記以上覽之曰較他年倍老卻又似王謝子弟少年風流鬱宕秀則出水芙蓉也爾可日爲之吾將以教諸孫先生曰謹奉教於是公退卽賦詩爲文進一日太夫人弗飯侍人問之曰爾主近日不樂吾不能咽也侍者曰無之太夫人曰不然往見汝主喜卽事筆劄令數日不爲得無恙乎公聞之立草長篇悅母借以當斑衣也自是日有所著越丙子三年先生長君敬齋及予同門常卿楊湛子少京兆汪涵齋編修姚綏仲戶垣劉再美大行人劉文起中翰叢祇公輩三十餘人裒輯得正集續集一百二十卷授之梓柰智識庸陋莫測夫子之高深但於集中見序孫夏峰集曰徵君之學以愼獨爲宗以躬行爲要以謹言愼行爲先以寡過修身爲務不越人倫日用而造知德達天似夫子之自道其性學也爲楊正宸序文曰古文詩歌不秦不漢非晉非唐直向洪鑪大冶中融成一片別具寶光輝耀天壤似夫子之自道其詩文也其序管希洛文曰字畫須胎於王而別開生面否則書臨粉本耳似夫子之自道其書法也戴道周跋夫子文曰其氣厚其學博其才大其心細其筆古其法嚴非氣厚何以際天而蟠地也非學博何以鎔古而鑄今也非才大何以淩滄而搖嶽也非心細何以出有而入無也非筆古何以龍蟠而蚪曲也非法嚴何以聲律而身度也此善形容夫子者也篇首講學語敬一錄四卷末撫浙撫吳條約四卷若疏若賦若論若記若序若襍著若古詩近體俱載集中其爲理學爲經濟文章詞賦書法皆此數年間物有日者所共覩宜置夫子於何時何代何座何人傳乎不傳乎朽乎不朽乎自有公論在不敢以及門之故私阿所好而贅一辭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嘉平受業古吳彭甯求頓首百拜撰

敬一錄序

夫道之在天下也古今無二本體亦無二工夫何也道原於天而全於人本體者天也工夫者人也明乎本體之實可以達天明乎工夫之實可以盡人明乎本體統乎工夫工夫原於本體之實則天人之道可以一貫而無遺自古言本體者曰善曰性曰極曰中而統之爲一言工夫者曰欽曰愼曰兢業曰小心而總之爲敬非主一無以立敬非主敬無以致一是固立教者舍此無以爲教善學者舍此無以爲學者也容城令趙公固有以洞及此矣公滇人登甲辰進士蒞容城五載正身率下德化大行余客歲服闋北上入其境熙然而和矣登其堂肅然而清矣乃私念曰公殆眞能行其所學者乎及聞其興教闢道皋比講學益

深乎子靜荊門之仰今年秋公之弟子孝廉孫鼎甫梁貞怡李石友輯公讀書之所自得及與邑之學士大夫講語勒爲上下二卷名曰敬一錄走字請余言弁其簡端余因書之名而尋繹之夫敬者德之輿也一者道之樞也公蓋深有見夫道之本體原一而憫人之未能致一知體道之工夫在敬而慮學者不能主敬故不禁出所心得曲折開示復稱引古人之格言法語告誡而丁甯之娓娓數千萬言無非發明敬一之旨夫道備於五經詳於四子而統其於吾人之心學者苟有志於斯道卽四子之微言究五經之大義而天人一致之理可內取之吾心而自足而諸子百家之言皆可擯而弗錄公不欲言于茲編不能已於言余素不能言茲于公亦不能已於言者以公能先行其言且其言大有功於五經四子也讀者尙其求公立言之心也夫其勿負公垂教之意也夫

康熙癸丑孟秋上澣日年家治弟渥水崔蔚林拜撰

武林會語序

仕與學非有二也學者所以明道仕者所以立政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也民非養不能羣居以生非教不能別乎眾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周公孔子之爲師爲相統寓於一心見於易詩書禮春秋之經者皆所以著斯道教養斯民也夫堯舜數聖人之心何心哉仁者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儒者之學務爲經世學不足以經世非儒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固儒者經世事也然此非可以虛氣承當空言領略必實有其事矣欲爲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爲命聖聖相傳此物此志也我
皇上聰明天亶聖學淵深接精一之微言建會歸之皇極罷黜百氏表章六經廣厦細旃之上儒臣講讀寒暑靡間講義積有全書付之剞劂裝潢成帙早已
頒賜廷臣及直省督撫昌明文教天下蒸蒸向風矣王峰先生來撫吾浙首事講學集諸僚屬暨儒紳多士於會城明倫堂或孤山書院而月一再會焉宣德化也予時奉
命經理閩廣邊海防守開墾事宜既告竣旋至浙者民塗歌巷謳頌公德曰公自下車以來興學校勸農桑禁俗奢除漕弊捐清俸以代償民逋濬城渠以利濟行旅戢兵止暴去蠹懲奸大綱具舉百姓安堵通都大邑山陬海澨欣欣然咸如赤子之在抱焉及見公於客舘而公猶謙讓未遑爲予請鉛牘予安能爲公贊一辭也公之門人錄公朔望所

講條目名曰武林會語請予序予受之既卒業作而歎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吾心之靈原與天地相貫通而生民之疾痛疴癢本自刻刻相關俗吏但知簿書期會耳爲之維持撫摩以求其心而致其命者寡矣良由不能倡明斯義而昧於生生之仁也人之休戚誰不如我凡撫方州肩大任者批郤導窾躊躇四顧數百萬生靈之養欲給求咸待命於我匹夫匹婦之民彝物則咸待啟於我早作夜思無非求盡吾一體之實事故於時之所得爲與夫力之所可及在家仁家在國仁國在天下仁天下舉利害毀譽一毫不足以動其心此格物致知儒者有用之學也公官黔司李即以遐方之休戚爲己任其官金容也即以三輔之休戚爲己任其官吾浙也又以兩浙之休戚爲己任由生生之道不窮而一體之義素明也殆視天地萬物如耳目口鼻四肢之備於吾身無大小無遠邇無弗愛也又非泛而愛之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西銘之意指理自有區然其始必本於無欲人心無欲則明有欲則昏無欲則公有欲則私貪者欲之滋也惟一介取予之不苟而後外能見人內不見己此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卒能視天下之人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也公之正己以率屬去貪以厚民既明於一體之義矣復慮剛柔異稟智愚異質未必人人明之猶暗者之待燭跛者之需杖茲編也葢公憫暗者跛者各予以燭以杖仍是一體之仁也宣布
德意闡揚聖教將見型仁講讓之風徧於海隅甯爲維桑幸

寶爲

國家得人慶焉是爲序

康熙二十四年歲乙丑清和治年家弟杜臻頓首拜撰

金閶會語序

昔者孔子嘗欲以無言爲教矣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人徒知道以言而傳不知以言而晦也言愈多而愈失故有言不若無言也書契未興言從何始庖羲仰觀俯察不過畫一奇偶耳而陰陽之理備焉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包括無遺而其制器尙象亦必取以爲法由是推而極之天衷民彝之敘禮樂政刑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朝野內外之殊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此無多旨也若夫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行遠始托諸簡册以昭宣焉畧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著之爲禹貢之書非先有所言也周制聘覲燕享饋食婚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載之爲儀禮非先有所言也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篇非先有所言也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至於道學之傳肇自堯典危微之辨精一之要執中之旨堯舜啟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衍之而一寓於詩書易禮春秋之中無多旨也自秦漢而下學者襍於功利詞章訓詁口耳不能自得於心而別求於外道斯隱矣濂洛關閩諸大賢出始闡發無餘總以提綴人心之靈樞令學者反而求之本心而自得希聖希賢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無多旨也亦無殊功也玉峰公撫浙撫吳而以講學爲第一義何居問之公曰道湮千載幸近世大儒剖晰刮磨潔淨精

微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裨益吳與越皆文獻之邦易於感發興起居是官則盡是職相與鼓之舞之其未行之也循是說以求之有觸發之義焉其旣行之也優游實踐有栽培之義焉其踐而化之也俛仰千古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其要則準諸措行如是云爾子嘉而是之夫學而策之於行其言也猶之乎無言也雖千言萬言未見其多而一日不講則斯道之憂也主靜之說與言詮之用後儒向之聖人教人原非如此如教顏子則於視聽言動用功教仲弓則於出門使民理會求乎臣而曰事君未能欲勉於忠也求乎子而曰事父未能欲勉於孝也求乎弟而曰事兄未能欲勉於弟也求乎朋友而曰先施未能欲勉於信也用是信之謹之傳言行交修爾若舍人倫日用而言致虛守寂此沉空之學也外庸德庸言而別爲詮解擬議此支離之學也支離非道沉空亦非道也公內召以金閶曾語相示問序讀之與前之所聞一一合察所以撫吳撫浙者一切張弛操舍以政爲學以德教爲先處習之浙於靡也以移風易俗爲己任其與除釐剔之舉崇禮飭樂之爲盤根之所割大窾之所批正己率屬振於一時又於所講之義一一合夫道知之匪艱行之爲艱非暫行之爲艱而持久之爲艱也公蓋允蹈之矣如是則日日有言可也即無言亦可也

康熙二十八年歲己巳春日年家弟澤州陳廷敬拜撰

讀書堂綵衣全集目錄

劉國黻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楊爾淑輯
男　宸黼編

卷一
金容會語一百零九則
卷二
金容會語一百二十則
卷三
武林會語九十二則
卷四
金閶會語一百則

卷五
北征頌
八表蕩平賦
太和殿賦
豐澤園賦
讀書賦
卷六疏
嚴祀疏
臺灣善後疏
擬請減蘇松積逋疏
請酌裁兵疏
舟山展復事宜疏

卷七書
答梁貞怡問心札
答孫靜子問位育書
答楊湛子札
復刁仲熊問河圖洛書緘
復潘明揚先天後天說
答張履菴艮背行庭義
答楊巽耳一貫說
答梁天怡致知格物解
答鄧貞生集義襲說
答張扶九問性說
答彭文治中義

答汪涵齋二氏說
又二氏說寄汪涵齋
與蘇撫宋中丞書
與浙撫張中丞書
復家弟新又書
復江侍御書
復倪大師同年書
答晉謙菴銀臺書
答季黔蒼札
答師太古書
答魏蓮陸書
與泰州牧施溥江書

復翼城令徐東谷書
答李价藩廣文來詩札
與徵陽親友勉學書
復張水若書
與振羽王庶常書
答蘇紳公請講學啟
卷八（論）
理學真僞論
郊祀論
樂律論
選舉論
文論
詩論
卷九（記）
新建河陽縣學尊經閣記
重修容城縣文廟碑記
藤花記
少京兆汪涵齋三世鄉賢祠記
金碧園記
寄園遊記
卷十（記）
河陽遊記
卷十一（書序）
周易義序

尚書義序
詩經義序
禮記義序
春秋義序
論語義序
大學義序
中庸義序
孟子義序
孝經義序
周子太極圖義序
二程子遺書義序
張子西銘義序
朱子全書義序
邵子皇極經世義序
卷十二（文序）
大學士李高陽先生心遠堂文集序
太保大宗伯王文貞公青箱堂集序
封吏部尚書陳太翁捐賑序
家宰說巖陳公文集序
大宗伯孟敦張公文集序
大司馬肇餘杜公文集序
孫鍾元徵君夏峰全集序
宮紫陽文集序
杜紫峰集序

許山濤宮坊奉使集序
國朝名臣奏議序
明文遠序
種松堂詩文合序
皇清文遠序
卷十三（文序）
髦談集序
陳素菴文集序
張蓼懷文集序
管希洛庶常時藝序
馬異野孝廉文集序
徐子文時藝序
徐子文詩文序
重修容城縣志序
寄園寄所寄序
楊正宸詩文序
宮允龍雷岸瓊花夢劇序
恆道人善行序
旌節吳母陳太孺人序
廖母王太孺人節序
楊母朱太孺人節孝序
董氏家訓紀略序
卷十四（詩序）
少司馬李梅公先生詩序

少司農王阮亭公詩序
宮允龍雷岸詩序
宮允龍雷岸擬蘇詩序
胡侍御鹿亭詩序
姚華曾太史南歸詩序
于章雲儀郎詩序
研雪堂詩序
陳翼聖同年詩序
翟蠡洲詩序
刁仲熊梅花詩序
周濬園詩序
劉彥敦詩序
黃又堂園居集唐詩序
周秉節詩序
家恆夫弟林臥遙集千律詩序
送陸揆哉督學四川詩序
宋次眉詩序
卷十五（譜序）
大司寇翁氏族譜序
曹蓼懷學士族譜序
彭棻洲少司成宗譜序
狄庶常族譜序
史氏小宗祠誌序
惲氏宗譜序

趙氏新譜自序
卷十六 傳
宫師大學士李文勤公坦園先生傳
宫師大學士杜文端公敬修先生傳
大學士李文襄公鄴園先生傳
吏部尚書郝恭定公端甫先生傳
徐元修隱君傳
題張隱士傳後
李仲瀾明經傳
卷十七 傳
馮少司寇再來公傳
巡撫廣西雪海郝大中丞傳

翰林院編修沈耿巖傳
葛星巖傳
先叔考介菴公傳
汪紫滄明經四孝友傳
張節母傳
先考傳
張貞女傳
女正儀貞儀合傳
周烈婦傳
卷十八 壽序
大學士京江張公太夫人八袠壽序
大學士合肥李公太夫人八袠壽序

壽張東山封翁序
盧進士子陽父母雙壽序
楊瑞菴父母雙壽詩序
傅禹山父母雙壽序
段大紳廣文父母雙壽序
壽秦復陳太翁八袠序
壽俞太翁圖序
壽哲菴雷君序
壽潘明揚明經七十序
壽瓊液段親翁六十序
明經梁元善先生百歲壽序
壽任悦修七十序

卷十九 壽序
壽俞允恭明經八十序
壽生宇李太翁八十序
壽君聘游公六十序
壽李廷尊太翁序
壽于母王太宜人序
許燕公編修太孺人節壽序
壽儐母馬太孺人七十序
夏年母陶太宜人八十節壽序
壽朱母李太宜人七十序
壽段母李太孺人六十序
壽潘母王太孺人七十序

壽張太淑人八十序
壽鄧母劉孺人八衮序
卷二十（雜著）
遵旨購書引
濬河述略
鑑虛衡平說
題于穀菴詩後
樹木說
四說說
謝藥枕說
夜氣說
窮酸說

倣送窮文
宮允龍雷岸少司農王阮亭兩公唱和詩後跋
卷二十一（誌銘）
翰林院編修沈耿巖太史墓誌銘
明兵科給事中雲岑李公碑銘
陝西分守涼莊道參政西嶽崔公墓誌銘
封翁信山胡公墓誌銘
鐵塘少參三餘汪公墓誌銘
誥封馬夫人墓誌銘
誥封馬太淑人墓誌銘
祭王誠菴工部文
卷二十二（詩）
此日不再得和楊龜山詩
勵志詩八首
哭先慈
沙彝亂
流寇入滇
哭先考
天雞
曜靈
雜感七首
夕烽
蟻聚吟六首
雨聲

烏聲
蟲聲
角聲
鳥聲
雞聲
三十初度
采薇歌
習騎射四首
別友人三首
同人集龍岡寺
登寶華閣
集華藏寺

1544 98.5

22A

聖果寺
春寒
筆果菴三首
贈濫叔子畫菊歌
錦江行贈劉文季太史
管仲
季札
魯仲連
卷二十三
詠史詩（西漢）
蕭何
張良

董公
婁敬
樊噲
陳平（附王陵）
陸賈
劉章
賈誼
鼂錯
周亞夫
張釋之（附于定國）
申屠嘉
董仲舒

汲黯
公孫宏
東方朔
霍光
衛青（附霍去病李廣）
蘇武
李陵
丙吉（附魏相）
趙充國
劉向
蕭望之
黃霸（附龔遂召信臣尹翁歸）

傅介子（附馮奉世陳湯鄭吉甘延壽）
朱雲
鮑宣（附龔勝邴漢逢萌梅福）
孔光
史丹
楊雄
詠史詩（東漢）
鄧禹
馮異
祭遵
耿弇（附耿況）
寇恂（附賈復）

馬援
竇融
邳彤（附任光來歙）
吳漢
宋宏
嚴光（附周黨王良）
董宣
桓榮（附張佚）
鍾離意
陰識（附馬廖諸外戚）
耿恭
班超
班固（附丁鴻桓郁魯丕賈逵黃香）
曹昭
毛義（附鄭均）
孔僖
楊震
李固（附杜喬）
馬融
荀淑（附韓韶鍾皓陳寔）
李燮（附文姬王成）
黃瓊
皇甫規
朱穆

盧植（附皇甫嵩）
傅燮（附崔烈）
張陵
左雄
崔實
陳蕃（附竇武何進）
李膺（附范滂孔褒夏馥賈彪）
趙苞
桓典
蔡邕
鄭眾（附諸宦官）
黃憲（附周燮馮良法眞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魏桓郭泰茅容仇香申屠蟠樊英）
杜詩（附任延張堪第五倫朱均袁安廉范朱暉虞詡李恂張綱劉寵）
董卓
曹操
袁紹（附袁術）
孫策

卷三十四

詠史詩三國

諸葛亮
龐統
法正
蔣琬
費禕

鄧芝
董允
關羽（附張飛）
趙雲
姜維
廖立（附李平）
劉諶
荀彧
荀攸
程昱
郭嘉
張遼
賈詡
華歆
周瑜
魯肅（附張昭）
呂蒙
陸遜
徐盛
管寧（附邴原王烈）
管輅
嵇康
王裒（附嵇紹）
詠史詩（兩晉附宋齊梁陳隋）

傅玄
王祥（附王覽）
傅咸
山濤（附劉毅）
賈充（附衛瓘）
羊祜
杜預
王濬（附王渾）
張華（附裴頠韋忠）
石崇（附潘岳）
王衍（附樂廣）
周處
陸機（附陸雲張翰）
何綏
劉淵（附石勒姚萇苻洪慕容廆）
劉宏
劉琨（附祖逖）
王導（附賀循顧榮刁恊周顗）
溫嶠（附陶侃庾亮）
郗鑒（附桓彝鑒孫超）
卞壼（附二子盱眕）
劉超（附鍾雅）
王敦（附蘇峻祖約桓溫溫子元）
殷浩（附王羲之）

孫綽（附孫盛）
謝安
謝元
桓沖（附王彬）
陶潛
徐廣（附徐羨之傅亮謝晦）
王猛（附孫鎮惡）
劉穆之
檀道濟
謝宏微
吕元伯
謝靈運

雷次宗
高允（附崔浩）
古弼
顏延之（附謝瞻）
顧愷之
虞愿
袁粲（附子最）
王琨
褚淵（附子賁）
袁昂（附馬僊琕）
范雲（附沈約任昉）
徐勉

蕭統
蘇綽（附子威）
高澄
湘東王繹（附岳陽王詧邵陵王綸）
牛宏
江總（附孔範王瑳）
韓擒虎（附高熲賀若弼宇文㢸）
楊素
李綱
李密
王通
薛道衡（附王胄）

宇文述（附裴矩王世充虞世基）

卷二十五

詠史詩 唐（附梁唐晉漢周）

魏徵（附王珪）
房元齡（附杜如晦）
尉遲敬德
馬周
裴行儉
褚遂良
婁師德
狄仁傑
李勣（附許敬宗李義甫）

李敬業
姚崇
宋璟
張說
韓休（附李林甫）
張九齡（附楊國忠）
徐有功（附杜景儉李日知嚴善思并附酷吏）
李泌
郭子儀
李光弼
張巡（附許遠南霽雲雷萬春）
顏杲卿（附眞卿杲卿子泉明）

盧杞
楊綰
陸贄
陽城
劉晏（附韓滉）
李晟
段秀實
杜黃裳
裴度
韓愈
裴垍（附李絳李吉甫）
李愬

白居易
李德裕（附牛僧孺）
許孟容（附柳公綽）
王伾（附王叔文）
畢誠
鄭注（附李訓）
鄭畋
李克用
張承業
王朴（附張藏英）
詠史詩宋
趙普

呂蒙正
張齊賢
曹彬
呂端（附王曾）
呂夷簡（附子公著）
王旦
李沆
寇準
張詠
王安石
文彥博
司馬光

韓琦
范仲淹
富弼
歐陽修
蘇洵（附軾轍）
趙抃
李綱
宗澤
周敦頤（附張載程顥程頤邵雍）
楊時
朱熹
張浚

辛次膺
韓世忠（附岳飛劉錡吳玠吳璘劉子羽孟珙姜才張世傑）
黃潛善（附汪伯彥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
趙鼎
趙汝愚
虞允文
眞德秀（附魏了翁）
李若才（附江萬里唐震陳文龍李芾尹穀李庭芝趙昂發）
洪皓（附張邵朱弁）
汪立信
陸秀夫
文天祥

卷二十六

詠史詩（元）

耶律楚材
姚樞（附許衡）
廉希憲
郭守敬
伯顏
劉秉忠
史天澤
朱公遷
劉因
吳澄（附吳萊）

張養浩
金履祥（附何基王柏許謙）
巙巙
虞集
余闕

詠史詩（明）

劉基（附子璟）
宋濂
徐達（附子輝祖）
常遇春
王禕
花雲（附韓成丁普郎）

方孝孺
鐵鉉（附二女）
景清
練子甯（附王叔英周是修）
張玉（附朱能薛祿姚廣孝）
解縉（附胡濙蹇義夏原吉）
楊士奇（附楊溥楊榮）
薛瑄（附胡居仁羅倫章懋張元禎陳真晟曹端何喬新羅欽順邵寶）
吳與弼（附陳獻章莊昶鄒智黃仲昭）
周忱（附況鍾）
王振（附汪直劉瑾）
于謙
徐有貞（附石亨曹吉祥）
彭時（附商輅姚夔）
丘濬
楊一清
孫燧（附許逵胡世甯）
王守仁
梁儲（附舒芬）
楊廷和（附何孟春豐熙楊慎張璁桂萼）
嚴嵩（附子世蕃夏言曾銑）
沈鍊
楊繼盛
海瑞

張居正
申時行（附王錫爵）
魏忠賢（附客氏）
楊漣（附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
周順昌（附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元周文元）
顧憲成（附高攀龍）
楊嗣昌
劉宗周
王承恩
范景文（附李邦華倪元璐施邦曜孟兆祥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凌義渠孟章明吳甘來陳純德成德金鉉許直宋天顯劉文炳張慶臻衛時春鞏永固）
跋

卷二十七　滇南詩

余作詠史詩成簡同學諸子
出郭途經廢寺
促織
貧二首
己亥平滇紀勝二首
彩雲現
還里
讀書堂四首
花下邀友人飲
聞琴
白丁香

樵樓
稽田二首
治圃
村居
賦得山靜似太古
僧寺
大木
辛丑補行庚子科鄉試
鄉試獲雋有懷先考妣詩以紀之
昆明十二景
太華山
太和宮

進耳山
妙高寺
羅嚴寺
西華洞
菜海子
近華浦
歸化寺
雄川閣
鐵封菴
彩雲樓
龍淙石屋
澂陽十景十首

豔體二十四首

卷二十八（北征詩）

自序
出門
自歸化寺至板橋驛
楊林湖
準提閣
謁武侯祠
白松
青石橋
黃坡謠二首
白水驛

清溪洞
題滇南勝境
雲南坂
鸚鵡寺
芭蕉關
關將軍飲馬池
安南道中和何大復韻
海馬洞
鐵鎖橋
白雲嶺
竹林坡
梅子關

永甯
題關索嶺
雞公背
犀牛潭
過安莊至鎮甯
飛來石佛
喜客泉
馬場山行
三清觀
黔陽懷古
靈泉
七夕前一日同友人集東山
渡南明石橋
夌虛洞二首
玉杵關觀音閣
題神留宇宙
高眞觀
葛鏡橋
楊老道中和吳明卿韻
大風洞
老君關
月潭寺
飛雲巖
華嚴洞

相見坡
油榨關
卷二十九（北征詩）
鈞轄行爲苗民作
焦溪
晃州江行
蜈蚣關
由迴龍至栗子關
鷓鴣
羅舊驛
船溪曲四首
紫金山
挂虹泉
芙蓉關
馬鞍關
亂石關
界亭
辰龍關
楠樹
過陽氣橋望松原
桃川宮
桃花源即事
白馬渡
采菱曲

河洑山太和觀望江
白雲洞
藥山懷惟儼禪師
陽山
招屈亭
涔陽
澧州
出硤甯驛渡孫黃河
公安懷古
孱陵驛
冒雪渡荆江
荆州懷古十六韻
章華宮
關壯繆祠
荆門山
虎牙關
遊蒙惠二泉
石橋驛
斑竹岡
夜泊宜城驛
峴山懷羊太傅
弔孟浩然昔遊
龐德公宅
文選樓

習家池
銅鞮坊
卷三十（北征詩）
解佩浦
夫人城
檀溪
沈碑潭
仲宣樓
孟亭
新野
范少伯故居
過光武舊宅
途經瓦店有懷高密侯而作
過南陽和韓昌黎韻
臥龍岡題昭烈三顧處
題梅林
裕州光武廟作
題丈人止子路宿處
甑巃臺有感
遊雙懸觀
經問津處題壁
灃川
子牙故里
徐君臺

題周八士墓
登禹州城樓望箕山頳水
圯橋懷古
古鄗曲
廣惠橋
望具茨山
過鄭州和王摩詰韻
滎澤
廣武寓目
渡黃河
謁湯王廟
汲冢
比干墓
過蘧伯玉墓
朝歌戲詠
三仁故里
斮脛河
淇水
過子貢故里作讚一章倣庾開府體
龍井
信陵君杖趙處
扁鵲墓
嵇侍中墓
湯陰謁岳鄂王廟

題銀瓶小姐廟
羑里
鄧禹杖策追光武處
彰德即事
銅雀臺
除夕漫賦
元日旅寓二首
邯鄲懷古
又即景
藺相如回車處
呂僊洞
冉伯牛墓
月下經沙河
豫讓橋
嬰臼藏孤處
馮唐故里有感
荅塞鄉
張陳練兵處
過田氏紫荆里
鄗縣漢光武即位處
吳道子畫水
李左車故里
真定登陽和樓
趙子龍故里

伏羲臺
麥飯亭
黃石公祠
宋杜太后故里
紀信城
雪浪石
堯母池
左伯桃墓
張桓侯故里
祖村
樓桑村
黃帝擒蚩尤處
華陽館
王彥章鐵篙
盧溝橋

卷三十一　北征詩

至都城
甲辰聽榜夜集
榜後書懷　兩謝
痛兩大人二首
謁巢先生
謁程先生
同門公謁巢先生
謁座師高陽李先生

金魚池同門公宴
懷家慈
食蘋果
有懷
作書
憶兩女暨姪
長安旅興
寫懷
別虞虞山
出都
謁殷三仁祠
比干墓
渡黃河
渡洞庭
夏歸再渡洞庭
南還黃鶴樓被火
舟次常德聞笛
沅河
中山閣
登張三丰禮斗亭
拜繼慈萬太夫人
謁先祠
馮再來太守邀遊西磵次劉文季太史韻二首
登山

華藏寺二首
題詩
授貴州平遠府司理二首
四十初度改授直隸保定府容城縣小春束裝北上二首
赴容城任三首
哭逆叛哭母憶家二首
贈楊湛予
秋闈送楊蕃升
容城署中喜宸兒生
送李介蕃
送梁平和
送梁天一張扶九

送單蠡縣之任金陵
偶感三首
對菊
贈杜紫峰
容城八景
卓異行取陞文選司主政
早朝
送滇督臺某公
賀備某
送李欽仙之浙水任
別天羽弟揚州關榷
題房發公卷
題李將軍卷
平氏節孝
送行

卷三十二（金陵）

丁巳錄士南闈卽事十二章
金陵十景十首
鍾阜山
鳳凰臺
白鷺洲
龍江關
天界寺
秦淮河

報恩塔
棲霞寺
雨花臺
憑虛閣
清涼寺
後湖
牛首山三首
獻花崖
獅子山
赤石磯
謝公墩
莫愁湖

桃葉渡
杏花村
長干行
燕子磯
茅山
金山四首
中冷泉
焦山
北固山
甘露寺
瓊花臺
平山堂二首
迷樓
文選樓
月波樓
露筋祠
泰山二首
孔林二首
孟廟二首
卷三十三（詩）
五十初度滇南舟阻
美利
內陸京堂奉懷萬太夫人
辛酉平滇得萬太夫人安報而予弟玉麟以案餉備刑投

河死矣兼哭及之
贈馮再來公祖二首
贈滇撫某公祖
送閩藩
送糧道胡
陞副憲闕謝
陞浙江巡撫闕謝二首
迎家慈萬太夫人至浙出郭恭迎志喜二首
兩姪孫一六歲一三歲家慈攜來浙中途病殤詩以哭之
哭大姪清病卒浙署
吳山眺詠六首
湖心亭
放生池
冷泉亭
西湖講堂三首
天竺
城河工竣喜作
杭州十景十首
西湖十景七絕十首
又五絕十首
移撫江蘇
卷三十四（金閶詩）
郡學
滄浪亭

白公隄
虎丘三首
劍池
千人石
平遠堂
寶帶橋
楓橋二首
靈巖山
鄧尉山
穹窿山
支硎山
天池

過趙凡夫墓二首
洞庭山三首
石湖三首
垂虹橋
吳門十景十首
錫山
慧泉
敕建金山江天寺三十韻
內陞兵部督捕侍郎　孝陵恭謁二首
卷三十五詩
戊辰三月十八日　萬壽聖節曉集　暢春園恭紀四首
高梁橋即事二首

六十偶感
書懷二首
憶家天羽弟
金碧園十二首
望雲亭六首
早菊二首
九日集妙光閣二首
登妙光閣二首
禪室偶集二首
同人集香林亭看花二首
庚午轉少宰謝　恩
秋闈喜兒宸黼登賢書

辛未仲夏　瀛臺　賜魚恭紀
南郊陪祀恭紀四首
北郊陪祀恭紀四首
祈穀陪祀恭紀二首
禱雨陪祀二首
太廟陪祀恭紀二首
社稷壇陪祀恭紀二首
朝日壇陪祀二首
夕月壇陪祀二首
帝王廟陪祀二首
文廟陪祀二首
醒齋李大司空邀登岑臺率爾賦之遂題於額

壬申元日恭紀四首
燕京八景八首
瀟湘雜憶二十四首
上駕北巡行次紅旗營地方省民視稼見嘉穀一本數穗
芝蘇長有文餘　頒示羣臣恭頌二十二韻
卷三十六（癸酉甲戌詩）
癸酉夏靈佑宮祝釐恭紀二律
藤花歌
放生池
育嬰堂
喜蔚儀熊大司空至二首
喜天羽家弟至
座中論及詩文
自嘲嘲某同人
甲戌早朝恭紀四首
和大司馬杜肇餘公慈仁行
七夕
神女
洛神
湘妃
偶題
送張道人南還二首
方節婦丘氏贈言
慎樂詩

題畫
張蓮嶽禱安崇祀贈言
送宋又宜遊山右便歸
送魯謙菴之任惠潮二首
送陳摯石之任長沙
送張蒼嵋遊江右前韻
河陽十憶十二首
綠牡丹三首
老將行三首
姪泓旋滇詩以送之兼示兒宸黼八首
勉學示兒宸黼并姪泓八首
甲戌除日二首
卷三十七（紀盛集）
紀盛序
擬夏日　內庭應　制二首
擬賦得西園翰墨林應　制二首
擬賦得膏雨潤公田應　制二首
擬賦得紫禁朱櫻出上闌應　制二首
擬詠金蓮花應　制二首
擬賦得崇文聯駐輦應　制二首
擬賦得衣露淨琴張應　制二首
擬恭讀　御製覽貞觀政要詩應　制二首
擬恭讀　御製時巡近郊憫農事有作應　制二首
擬恭讀　御製懋勤殿讀尚書至無逸篇有作應　制二

首
擬恭讀 御製詠觀天儀器詩應 制二首
擬 聖駕夏日閱視河隄應 制二首
擬恭讀 御製寄門聽政示各部諸臣詩應 制二首
擬恭讀 御製詠史詩應 制二首
擬渾天儀應 制二首
擬賦得虛心高節雪霜中應 制二首
擬讀朱子文集應 制二首
擬賦得駐蹕華林側應 制二首
試理學眞僞論恭紀
豐澤園賦恭紀
新秋四首
中秋望雲亭同友人醉月篇
滇南襆憶二十四首

卷三十八乙亥詩

乙亥元旦早朝恭紀二律
上元前三日宛平大千召飲怡園同席鐵菴翁大司寇醒齋李大司空阮亭王少司農吳盧王少宗伯曼園張少司馬觀燈樂甚不揣蕪陋即事輒賦長歌一篇用紀其盛且以宣德達情焉
上元曉集　暢春園
詠料絲燈次史耕巖學士韻四首
賦得曉樹流鶯滿張石虹中允囑和
季春同裘九熊太宰敦復張大宗伯蔚門彭少宰李公凱

顧復齋張隨齋史胄司曹蓼懷王韡灝諸學士集翰林院試八旗俊秀排律二十四韻
暮春西郊見林花初放阮亭王少司農囑賦四首
瀛臺啟事恭紀十七首
朝堂恭紀十七首
南苑恭紀四首
喜雨四首
聽樂二首
石鼓二首
春日八首
夏日六首
秋日五首
冬日六首
萬柳堂四首
豐臺四首
金魚池二首
西山四首
羽客三首
五言絕句襍詠三十二首
銓部藤花盛開同人雅集即事二首
戲題三美人圖
橐駝行
家弟恆夫寄園三十景三十首
戲題道傍所見

送游晉侯守我遲卧次許燕公編修韻
贈合肥相公廬墓感白鳥來集
送管希洛庶常還滇
送閣學陸義山歸里二首
豆腐詩次芝田楊宮坊韻
又四絕
詠芍藥次羨門彭少宰韻
遊中頂次許燕公編修韻卽事
端陽啟事曉集日占二絕
午日同鄉許燕公編修管希洛庶常楊瑞菴孝廉十六人
　郊外較射飲酒于章雲中翰在焉
偶見

素九熊太宰屬詠扇頭香墜二絕
壽汪幼安
題殷彥來歲寒吟後二首
瑤華
和談震方初秋出都四律
送史耕巖學士　扈從北行四首
乙亥中秋李繼德選君屬賦雨後賞月
送楊正宸明經南還次韻二首
偕楊正宸韻送陳建管明經南還
卽席仍素九熊太宰謝餽二絕
藤署同素九熊太宰話及銓事繁難宜加共勉
擬甲山世兄宴客演戲記圖偶値卽席率賦

九日金水橋　朝審集而未果同人屬詠
謝素九熊太宰麪點二絕
爲家天羽弟作寄園寄所寄序訂菊放優觴以謝逾時不
　舉作詩促之二首
除夕四首

卷三十九

四序詩
入春三十二首
九夏九首
百秋一百首
十雪十首

卷四十　丙子詩

丙子元日立春早朝恭紀四律
上元曉集　暢春園四首
元夕春燈四首
送許初吉還滇
送京口張相國扈　駕北征二律
送陳乾齋侍讀扈　駕北征二律
三伏暑甚太宰素九熊公少宰羨門彭公偕坐銓署藤花
　下曰上年賦九夏今再賦可乎率韻九首
次日熱甚坐花下二公曰再賦九夏可乎率韻九首
三日倍熱仍坐花下二公曰又賦可乎率韻九首
立秋夜坐有懷
中秋夜集

哭女
雪獅二首
送藏田有南旋
卷四十一（丁丑詩）
丁丑元夕後一日邀大司成汪東川少司成張寄亭銀臺
錢再亭太僕周蓉湖詹允龍雷岸編修許燕公儀部于
章雲庶常查聲山飲金碧園觀燈花二律
鬪捷
中山紀遊
送袁靜公還君省親南還
妙光閣聽毛會侯彈琴
循園覺菴
卷四十二（壽詩）
相國高陽李先生六袤壽同門製屏以介屬賦十二章
君臣一德
陳氏二難
赤壁三賢
商山四皓
竇氏五桂
竹溪六逸
竹林七賢
飲中八仙
香山九老
尼山十哲

十一疇閣
十二仙樓
相國寶坻杜先生六袤壽同門製屏以介屬賦十二章前
題
太宰霸州郝先生六袤壽同門製屏以介屬賦十二章前
題
壽高陽李相國夫子
壽柏鄉魏相國
祝宗叔介菴公
壽吳鼎翁八十
集唐祝吳太翁暨夫人雙壽
壽許維先六十
壽柯素培
壽陳太翁七十
壽陳新安敬齋
壽魏文安
壽馮雪蘿明府
壽周大來
壽佟母
壽徐太史太夫人
壽尊舟張太孺人
壽李母
壽蔣節母
壽禹母太孺人

卷四十三（撫浙條約上）
關防詐僞
嚴官守
廣條陳
正風俗
禁約
嚴剔漕白南糧積弊
嚴剔地丁積弊
卷四十四（撫浙條約下）
禁差
飭鹽捕
嚴誣告

革積歇
禁當官
禁買柴炭
飭本衙門員役
禁鬬毆
禁打手
觀風
逐流娼
埋骨
飭牙行
飭關役
飭門兵

禁優戲
附捐賠帑償第一咨
第二咨
第三咨
崇學校
飭鄉約
振積玩
禁夫船
禁濫差
汰冗役
禁勒詐
禁私折

禁打鳥
卷四十五（撫吳條約上）
飭官守
廣條陳
條正要
正風俗
革火耗
禁濫差
卷四十六（撫吳條約下）
嚴剔地丁積弊
嚴剔漕糧積弊
飭鄉約

申講學
禁夫船
觀風示
禁扒手
禁扛孀
禁阻葬
禁喇虎
飭船埠
飭官船
禁賭博
禁打降
檄通屬
批公請講學呈
批請刊會語呈

趙玉峰先生集傳

趙公士麟字麟伯號玉峰（鄒範滇繫小傳云）雲南河陽人[illegible]其先不可考有祖自北渡江居金陵數傳至[illegible]間以上元明經授澂江府教授攜家往講濂[illegible]宗之學者稱爲啟南先生謂南之學公啟之也卒於官子元慶値黔苗亂道阻移櫬澂之十里亭官道旁遂廬於其側棲家郁舍日益貧窶弗克歸遂爲俞元三百年來始祖歷代獨傳且耕且讀曾祖諱才祖諱紹先父諱文科三世用士麟官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文科幼業儒失怙百苦備嘗於羅藏山値松數萬株開種數十畝號松山樵人以布衣老年六十卒崇祀鄉賢（自撰先考忍庵公傳）公少處困窮歷艱多年十九流寇遺官坐徼徵糧加數倍以族人逃荒故

索之急代父往應之非刑拷掠幾死復甦（忍庵公傳）己亥（滇南詩目）王師蕩平滇黔科歲舉乃列膠庠食餼廩（忍庵公傳）順治辛丑舉大（滇繫）補行庚子科鄉薦（忍庵公傳作庚子附賢書滇南詩有辛丑稷焉詩是滇繫所記爲有據也）康熙甲辰進士（滇繫）授貴州平遠府推官（滇繫作授貴州推官參北征詩目北征滇詩目作平遠府司李故合用之下倣此）會裁缺（滇繫）戊申改授直隸保定府容城縣知縣甲寅卓異行取陞吏部文選司主事（滇繫參北征詩目）丁巳錄士南闈（金陵詩目）陞鴻臚卿右通政（滇繫參本集青箱堂集序及武林詩）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遷左副都御史二十三年二月授浙江巡撫二十五年四月調江蘇巡撫二十六年四月授兵部督捕右侍郎二十九年二月調吏部右侍郎三十年十一月轉吏部左侍郎三十八年六月奉旨予故吏部左侍郎趙士麟祭葬（續東華錄）敭歷中外二十餘年（史稿）序官黔司李飭以迎方之休戚爲己任（杜濬武林會講序）時滇黔初平撫綏緝捕不遺餘力（滇繫）其官金容也（滇繫）下車首懲巨盜復闢正學書院（杜越敬一錄序）治容五載興教闡道泉比講學德化大行（崔蔚林一錄序）敢其長文選也抑倖進疏積滯推轂賢秉名賢無虚日（吳應庚序）典試南闈所得皆名下士（潘從律序）丙陞京堂（北征詩目）疏陳臺灣善後請設一府兩縣一鎮永作外藩之捍衛省沿海之戍卒報可（滇繫）其後撫浙撫吳（唐鑑學案）興學校勸農桑禁俗奢除漕弊戢兵止暴去蠹懲姦（杜臻序）其善政播於小民士大夫之口若出一喙（吳農祥題子卷）杭城水利不治者累百年（朱彝尊詩序）蒞事之始（自撰河道略）立志開會城河道丁（武林草跋）度其工非可以旦暮就計其費且不貲民難於慮始可與樂成不謀於衆而倡行之檄紹郡判王琡先浚城中

迴龍橋一帶以風示四隅出錢募役趨者如鶩於是遠近咸曰河易濬鬨風而好義者遞助匯接資用漸集遂分遣屬吏畫地程工吞緜雲興（浙河略）門江干至湖墅疏鑿皆通舟楫便利（西湖志）工成用餘羨値部議倣修城郭兼學宮因沛其餘以此即工焉（浙府志略）杭民爲營債所苦至鬻妻孥賣廬舍不給則鞭笞流血（毛際可記）釀成大案（浙江通志）公甫受事移咨將軍都統量捐萬金傳諭各旗送驗要約按口數之多寡儘分均給追銷原票時營兵堅執未下往返移咨始得悔心帖服隨行杭州知府馬如龍榜示通衢令貧人自陳完欠之數取券核虛實平情斷理悉付一炬衆歡城數十年大害一旦永除（康熙仁和志）民感德之（西湖志）范公之像（毛際可）祀之於西湖敬一書院（浙江通志）公以兩浙爲邊海重地（毛際可）

其奏定台州營制尤大闢海防（滇繫）其他惠政更僕難數大端以民隱爲亟故入人也深（丁丙）於吳則濬三江疏浮糧滌積弊正風俗（萬言序）及內召（陳廷敬金閶會語序）總六卿貳冢宰（朱雯序）進退天下士（吳應庚）振起頹庸分別流品卓然有古大臣風（朱雯）自白鹿紫陽雲巖橫渠而後官以學爲諱（杜越）公獨毅然（毛際可）以講學爲第一義（陳廷敬）集諸僚屬暨儒紳多士月一再會（杜臻）令容邑有講撫浙有講於吳有講意先置身於理學之中竊附爲理學之人則律己不可不嚴居官不可不潔務期內外表裏初終如一不愧屋漏而後卽安其本志也（金閶會語）學以居敬窮理爲宗躬行實踐不墮於空虛解悟之習（毛際可）初亦讀陽明致良知爲作聖眞血脈及作朱子全書義序乃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爲禪學家之僞作以欺世誣民蓋其學之歸宿在紫陽不在新建可知矣（唐鑑）閉戶著述（曹夢麐題辭）名所居曰讀書堂端坐其中左經右史口吟手揮如寒窗老儒咿唔不倦（史夔）生有異質讀書一目卽誦生平披覽幾於五車（彭甯求序）所著五經義序根據理要囊括六籍其言正而不偏粹而不駁諸凡酬答序記下及游戲翰墨之文必歸其指於忠孝廉潔人倫物則不爲無益之語詩篇留連景物興會淋漓（張英序）著述之富不啻等身矣（顧懿樸題辭）及門三十餘人裒輯（彭甯求）讀書堂綵衣全集（唐鑑）百二十卷授之梓篇首講學語敬一錄四卷末撫浙撫吳條約四卷若疏若賦若論若記若序若雜著若古詩近體俱載集中（彭甯求）尤工於書法兼二王之妙闖鍾張之門（張曾慶序）神明變化如游龍而別具清剛老健之氣（許賀來題辭）行書

則又類東坡山谷（張英）臨池摛藻競成（卞濩題辭）河讀書堂法帖（鄂爾泰雲南通志）勸諸貞石（[illegible]河）行世（張寄亭題辭）性至孝（潘從律）父卒於丁亥母龔太夫人卒於甲申（忍庵公傳）事繼慈萬太夫人色養兼至（吳應庚參用彭甯求）吳逆叛母子各天望南流涕（自撰蕩平賦）又表滇平迎養到都（彭甯求）壽登九秩永言孺慕（張曾慶）太夫人通文史（彭甯求）從容退食之時（史夔）一觴一詠左右承歡（潘從律）賦詩爲文長篇悅母借以當斑衣也（彭甯求）弟玉麟庠生以吳逆索餉受夾投河死娶龔繼娶李（忍庵公傳）生一子（自撰女正儀貞儀合傳）宸翰中庚午科鄉試丁丑科翰林孫公富公程公范（忍庵公傳）夫以姚宋之功名不能兼程朱之理學程朱之理學不能兼班馬之文章（朱雯）有所伸於此必有所絀於彼（徐文駒序）甚矣兼之者難也（朱雯）公以清德重望爲當代名儒（龍燮序）遭逢聖主得行所學嘉言懿行（徐文駒）經濟文章中外推山斗（張曾慶）非才大而識專志高而業博有大過乎人者（史夔）夫孰能之（潘從律）嗚呼（萬言）可以爲法矣（朱雯）

軼事

少宰玉峰先生奉養慈闈晨與察色審音夜寢揣喘息體稍不佳輒候牀下孺慕終身如一日今夏五太夫人齒載臥痾延醫不效先生籲天三日勿藥而愈（趙吉士萬青閣詩目）

趙公蒞容迹其政績無異明道之於晉陽一日昇干旄過余余報謁則閉閤焚香蕭然自遠下車戢盜後更蕩以祥和一時士懿氓閒簾垂篆裊熙熙然眞成邃古初謂公膽沈智決乃爾不知實本於學學故見道明見道明則其體道至凡形之動靜見之語默措之躬行施之政事罔非道奧又嘗獨覩民如傷區區政績間哉（杜越敬一錄序）

先生令容城吏治稍暇每偕三韓壯士校獵郊原風勁弓鳴往輒破的旁觀皆羅拜懾服而萑苻伏戎亦望風遠遁（毛際可序）

趙公巡撫兩浙善政播於小民士大夫之口若出一喙吳江潘次耕太史作新樂府九章頌之曰城渠開曰新學宮曰城樓高曰捍海塘曰營盤浦曰縛市虎曰煌煌象魏行曰壽母觴曰湖堤築（吳六師題趙中丞壽序）

康熙甲子歲浙閩總督駐閩督標在衢州兵三千亦裁兵乏噪衢民閧罷市紛民潛逃時玉峰公撫浙集司道議曰夜且作爲不知請出藩庫銀三千照常給之餉至必安然後於衢設一副將兵八百在浙各營兵缺撥補可六七百名所裁止半耳仍令照舊充伍衆曰善獨藩司借餉有難色公貸給之曰吾家素豐賠萬金止矣何惑乎[illegible]司守即令中軍官督役前往[illegible]公疏請餉給

汝等不過半年即盡補汝額矣兵帖耳市肆如常疏入如請兵民懽呼嗣後武昌夏逢龍之變因兵裁而激亂始服公之先見（趙吉士寄園寄所寄）

杭城苦於火災蓋人居稠密鮮磚石垣牆每一延燒輒以千百計男號女哭塞巷塡街搶火兒徒咆哮挺擊公初蒞郡約寮屬以救火爲第一義人止知以水救火豈知一杯之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嚴搶火之禁而要務在拆近火房屋以斷火路公於左右兩標選定救火兵二百名參游統之行藩司於各役內選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杭府廳四十人仁錢二縣各三十人以各首領官統之製給每名長二尺白布號褂一件上書衙門姓名以示別也某某執長柄鐵鐃鉤某某執鉅纜繩索某某執鋤斧平居逢朔望各衙門點驗一旦火發聞風公飛騎而前文武各官星馳齊到令各著號衣本標督兵先進升屋於四旁稍遠隙處拆之鉤以鉤之纜繩拴柱以拉之鋤以鏟之斧以斷之頃刻而空則火自息（同上）

杭兵甲子錢民受困久矣公憂之寐中有人告曰容城償債可效也醒曰此神告我但吾蒞容城小邑民借旗債不過數千今閩本息至三十萬之多而我何以能償一日聞太夫人來公導曰母攜金至可償也遂向將軍等認以己變產代償次年太夫人至公迎於境外舟次北新關請母出產資一萬令中軍設綵亭十每亭列千金鼓吹迎入營將軍等詣視訝曰眞[illegible]物也公既如此爲兵民我輩當恤公又會議曰既公還利當讓公曰不然吾向爲容城令曾

代民還債彼莊頭輩且感激利全讓本減半況列公大人乎難之請兩將軍爲其論兵曰此案久不結民實難還今撫院代償衆心有謙乎皆曰既撫院代償願讓一半得半他圖甚於民負也公曰恐擱物不足則失言每兩讓六還四可乎衆叩首流涕曰唯於是公委杭太守將軍委四章京赫取原券清算約三萬餘公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盡檢捐之在省之鹽使尙衣藩臬學使鹽司遞捐以足爲藤永闔兵民祠祀（同上）

玉峰少宰巡撫浙江時立志開杭州城河方患無從覓舊徑忽得一祕冊細注某處石砌某處土岸某處幾丈尺折而東西瞭如指掌按圖指示折毀豪家侵占房屋河遂濬開若得神助（同上）

杭州城河治元迨明屢廢不治成化後屢議開濬輒格不果行久之故道盡失衆爲街衢占爲廬舍斷溝腐水曾不容刀道公奉

命撫浙杭之人以濬河告凡畫方略言人人殊公內斷於心獨秉成算謂役雖鉅勿違斷輪也當以私財僦役雖衆勿輕煩民也當以濟飢募首捐槖金二十自是公私樂輸貲用大集公乃畫界程工簡屬之廉能者分蒞之復時時巾車小艇往來河干或竟日周行泥淖中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如是者凡六閱月梗塞既去清流徐來而又引繩以正其址甃石以固其岸立碑石禁塡淤以告其罰頓使三百年久湮之美利一旦盡復糜財鉅萬而沛若有餘役夫半年而寂若無事非仁且勇能乎哉（杭州府志錄邵遠平濬河記）

趙中丞。府河工竣會

詔天下修輯城隍而武林殘圯已多且水陸城門樓櫓頹毀居半存者亦制度狹隘風雨蠹蝕不稱傑觀公捐俸募助躬親勞來百司奉職庶工趨事始於仲秋成於孟冬睥睨堅整望樓雄麗或創其新或輔其舊水陸之門十有六門之樓櫓二十有五女牆不可勝計無不巍然煥然嶐嶐屹屹較諸曩日之制固瓏壯大殆將五倍且城禁久嚴居人不得上登公獨於落成之日弛禁一月縱民游覽於是士女駢肩接武如入市隧莫不悅昇平之時覩豐樂之象（杭州府志錄丁彭重修省城記）

集中如十三經皇極西銘諸序非百搆思豈能卒辦先生獨於退朝坐輿中歸來片晷閉目凝思雖市聲喧闐若弗聞知甫下輿索紙書出已成一義甚至頃刻能成二義（張石虹跋）

寄園者先生弟給諫公別業也題詠之富可汗牛先生酒酣索筆成即景詩三十首精妙壓倒從前諸作上人喜甚即以塗稿草書勒之石嵌置欄閒詩字兩絕人爭摹其本以藏見者有逡巡酒頃刻花之比（同上）

先生一日與家宰熊公少宰彭公共飯藤花廳下二公欲驗先生才敏戲限以三步即事先生不假思索落筆如飛成二詩擲筆復飯詩字字精切一時驚歎（同上）

先生偶作八春詩三十二律冢宰熊公亟賞之戲曰能復作百秋詩乎先生曰唯未三日遽成百律都下閧傳前人罕有（同上）

龍雷岸西部所製瓊花夢新成以非先生序不足傳後爲請先生涉獵新聲一過立揮千餘言闡發作者命意兼於小中見大義西部率都下同志合尊延先生上座命歌者即歌瓊花夢以酬先生文（同上）

先生最工草書融會伯高張王禿素諸家而得其神髓落紙揮毫極龍蛇飛動之致千文草帖其一種也（同上）

先生素精制藝家肆而戶習之（龍燮序）

康熙二十五年先生巡撫江蘇下車捕豪猾發蠹悉置之法境內肅然時太倉收白糧苛甚折斗米至三百錢公行部至收蠹背重杖之歡呼載道其所在有惠政類如此（錢寶琛太倉壬癸志）

（癸巳如月補刻）

讀書堂綵衣全集

[illegible]錄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illegible]輯

卷一　敬一錄上

男[illegible]編

金容會語一百零九則

（男宸黼曰此大人令容城時建正學書院集搢紳衿士講學語）

容城為前賢劉靜修（諱因元人）先生講學地厥後椒山公（諱繼盛諡忠愍）亦以理學名家兼著忠節當世若孫徵君（諱奇逢）皆倡道茲土後先輝耀不肖叨蒞此邦心切仰止自恨質庸識陋於學無窺然此心耿耿未能放下爰創正學書院集環邑之士而月一再會焉蓋令民牧且教化之司也簿書期會而外施施然泄泄然不肖之所不敢出若夫質疑訂學就正交修其本志也予惟正學之不明也久矣流俗之漸既深功利之乘易入聲色貨利汨其內文章技能騁其外於是乎富貴則汲汲貧賤則戚戚得則喜失則悲窮則濫樂則淫更勢以術軋利以相圖者比比也雖有豪傑之士亦鮮克振拔哀哉若積習既久則祓除為難滑溷既深則澄濾不易勢使然耳今日正要清源正本首以去欲存理為急次即以躬行實踐為先端精於身心性命之微敦篤乎親親長長之誼發其心而將然不淬修諸身而確乎不拔徵之家庭而雍雍翕翕推之民物而藹藹熙熙此則見之履者即其所語者也若以神理為精日用為粗比擬卜度與自己生機何所干涉試觀每講聽者不無愚民人且彼未有不以為愚夫愚婦須知此輩皆是聖人眞種子彼特行焉不著習焉不察耳我輩若悠悠忽忽虛過此生不得一眞實受用道理雖欲求其為愚夫愚婦而不可得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可懼也蓋我輩心機智深巧發幸中易汨其良彼輩樸魯無識無知能全其天也彼輩草木衣食而外鄙齷易厭我輩聲華相高營營逐逐比於乞播穿窬者更可恥也功名富貴得之不得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若自性自命人人固有求之即在聖人可學而至豈難事哉須將一切世情冷煖好醜順逆全體放下尋著一條血路精神打併歸一直做到底令此方寸地光光明明一點無翳所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孔顏飲水簞瓢濂溪光風霽月身世之內窮達之間泰如也此名敎之樂雖黃金白璧不易焉不肖不揣不類敬列會約十有二條於左諸君每月縱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心相受共成遠大惟吾黨是望焉

立志

學莫先於立志志不立則學鮮有成者有必為聖人之志而後有求至於聖人之學先儒曰賢希聖聖希天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即希天也故曰五十而知天命吾輩為孔子徒欲擇天下第一學術須學天下第一等人志在詩人則亦詩人而已志在文人則亦文人而已志在功名氣節則亦功名氣節之士而已若志在聖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凡此者非有神奇之術高遠不可企之事也論本體愚人亦是生知論工夫聖人亦是學知我欲為之斯為之而已矣語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若取法乎下則將愈下念之哉

辨學

士何學學以變化氣質求至於聖賢之道也自堯舜以迄周孔

相受自有正傳精而性命顯而倫紀仰而參天俯而法地內而誠正格致外而修齊治平本末體用無不畢舉此正學也吾輩須擇天下第一學術舍是而功利已焉五霸以來陋也舍是而訓詁而讖緯而九流而釋老已焉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詞章而科第之文已焉隋唐以來波蕩至今又陋也學有不同人品因之不可不辨

明性

性者何理是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賦於人謂之性出於天謂之命元亨利貞是也道者何率性而行各有仁義禮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是也至所以具天命之性全率性之道皆本於心故曰心統性情自孟子而後荀楊以來或以爲性惡或以爲善惡混或以爲性有三品至宋諸大儒出謂性卽理斷然於有善而無惡然後闡發明白大著於天下後世至今庠序育才師儒講習粹然一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漢唐異端駁襍之私者周程張朱諸君子之力也

正心

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自非朱子言之人鮮不以知覺爲心者人心自有正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正卽得其正位之謂也大學因心體上難著力乃教人於心之發動處用功故有誠意一段功夫意發於知知徹乎物故又有致知格物兩段功夫其實一正心而自足若主宰得正還其虛靈之本體廓然大公卽動於意自無不誠發於知自無不致徹於物自無不格發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於耳自無非禮之聽發於口與四肢

自無非禮之言動亦日當空冥晦自滅必然之理也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齊治均平皆不越此此端本澄源之學一以貫之之道也

謹獨

孔門心法相傳惟曰愼獨獨者吾心靈明之體卽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愼獨而中和位育修齊治平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無所容力則嚴之於不睹不聞之地一眞無妄敬肆之分人禽之別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暗室屋漏之中凜然上帝臨汝一涉自欺萬惡淵藏吾輩若錯過此關後來枉費氣力到底爲厭然之小人矣

躬行

世之嘗道學者非僞則腐吾輩試一一察點當天下國家之任果能有齊治均平之略乎若猶未也則不免於腐察衾影寤寐之中果能無愧怍疚惡之事乎若猶未也則不免於僞往見談道者恆言本來無物矣而不免競刀錐恆言萬物一體矣而不免介睚眦豈非躬修不逮暗行多虧者之徒喋喋於口哉孔曰觀行孟曰論世此何以爲先儒云學者於理若有所見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反身而誠則樂莫大焉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也顧端憲公學不茍自恕常言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始可言學不可不知

篤倫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而仁義禮智之五性屬焉與生俱生個個繫屬何等關切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兄不

友弟不恭友不信則人道廢亂之所由生也先儒曰五倫朋有多少不盡分處孔子求於子臣弟友四者之間而曰丘未能一蓋言不盡分處多也吾儕安可不常懷不盡之心以求必盡之道倫大倫有虧雖文章妙今古鴻猷震寰中救心多矣聖賢千言萬語學者許多功夫茲會下許多講說皆爲這幾件緊要事若此處落空百無足數凡我同志循分自盡求其無忝可乎

改過

喜怒哀樂未發謂中中節謂和常中常和何過之有一有不中節處便有過有不及不及亦過也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既知文過則是人有過未有不自知者何改者之難其人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上也亦有過而不自知者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吾輩此會正當相規相勸以善補過虛心遜志察言觀色痛自懲艾改之又改過復無過若止皮面補綴彌縫雖工終陷於惡是謂過矣陸子曰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吾輩大略俱是鈍人請先爲其奴者須得認過一法將平日聲色貨利病根逐一查簡貨寶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好商量過端下落期與諸君共勉之

虛受

謙受益滿招損時乃天道器虛則受實則不受物之恆也一得寸長矜飾炫露高視闊步旁若無人以此事君則不忠以此事父則不孝以此求友則不益以此進學則無成即幸而發科取第才華聲譽寵榮一時終非大受之器也吾輩須以大舜之舍己孔子之無我顏子之若無若虛爲法沖然欲然勿效時流以文章渺同輩以才技博虛聲以管闚之見而侈然自盈以非管之窺而嗒然自是不以此結果一生則善矣

讀經

易詩書禮樂春秋各爲一經心乃全經心之理散見於六經謂六經一心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一人可也以經求經而經亾不因祖龍之煨燼而亾以心求經而經存不因簡册之昭垂而存故識得吾心之全經而後可以讀孔子之六經求之精神血脈之微彰之用處措施之大庶幾經以人存若工程式專訓詁蔽昧剝剿其去秦火幾何哉

持久

天以恆而常覆地以恆而常載四時日月以恆而常運行人而有恆可以作聖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蓋此道知之非難行之爲難非暫行之難持久之爲難也學者往往以厭啻之心乘之或作或輟銳進速退故亦旋得旋失豈有望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蓋言久也聖人亦無大過人者獨是久而不已至誠無息與天之於穆同歸遂覺絕千古孔子自十五至七十少而壯壯而老何時非學況在吾輩又何有哉一簣百壘前功盡棄良足惜也

申約

每月之會初二十六辰刻赴院一揖就位趁此日力討個身心性命著落處所勿浮談勿戲褻勿騁能心勿誇勝見柴畢虛心靜坐默對凝神然後啟請或證所得或質所疑或徵六經四子之言以爲折衷或舉前人嘉言懿行以爲楷模議論稍有不同則平心順理以商之毋以意逆志爭在躬行勿爭在字句勿固執一偏之見以求勝勿爲機鋒之語以混人聽得來即須行得

去方與自家身心有益子弟有願聽教者不妨攜至使觀法考鏡俾知向道則習心習見可改除也繼吾後者當視此爲名教樂地按約舉行庶幾此會之可永也

金容會語重

一念不敬心便放逸一刻不敬體便懈弛一言不敬言便招尤一事不敬事便取悔心敬則一貌敬則莊目敬則明耳敬則聰言敬則從行敬則恭故貴居敬

無正心誠意之功其學則僞無修齊治平之要其儒則腐致知而不格物則無以開物成務至善而不知止則無以致虛守中

鐘未叩而聲已蘊炬未發而光已含當寂而感之體具當靜而動之理全寂而感感而無感寂而無寂靜而動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其感也天其動也直此之謂誠此之謂神

顯諸仁藏諸用易其合內外也乎知周道濟仁知所以一也旁行不流經權所以不失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微顯其無朕矣

暗室屋漏之中常如天地鬼神之臨一言一動之際亦如天地鬼神之臨百邪可消魍魎自遁

無欲之人搖動不得有欲人乃得而乘之

孔子一生渾身是易周元公一生用易

富貴貧賤之間有無入而不自得之妙得力總在正己蓋正己則無求無求故不怨尤也禹稷功施顏子陋巷都如無有行其所無事耳

當困極窮蹙時貴有確乎不拔之操生平學力全在此時用蓋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仰不愧俯不怍此心光明磊落自足餘者悠悠聽之可耳

四時行百物生並行並育鳶飛魚躍同是活潑潑地勿助勿忘逝者如斯溫故知新戒慎恐懼俱是活潑潑地

李延平好靜坐且令人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其言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此方是善靜坐者

尹和靖莊敬安毅不欺暗室到不欺暗室令人畏若神明

學貴治心能治得此心純理無欲遇父而孝不可勝用矣遇君而忠不可勝用矣遇友而信不可勝用矣遇百姓而仁不可勝用矣不然好貨財私妻子焉能孝謀身家營利祿焉能忠昵朋比諭金石焉能信徇好惡恣貪求焉能仁

寒暑往來盛衰倚伏其機甚漸知漸之義者其知三才之道乎盈虛消息天之道也人一生處順境若不盡道亦成豢養豈是豪傑之士即受些世故磨礪亦是增益不能之助辟之材木和風滋雨固是長養栽培即嚴霜烈日亦是堅凝質幹也

非禮勿視聽言動循此而進最有把柄是徹上徹下時時步步一段親切工夫有從知解而得者從靜悟而得者若從日用上磨鍊不落言詮不關動靜隨在體認不踰其則自有觸處逢源之妙萬物歸懷之樂

昔人云學不適用謂之腐儒若模稜詭滯稱瑣拘陋僅僅不踰尺寸奚補於世然使用而不由於學揮霍震蕩出之無本雖鴻猷碩謩鑠燿一時辟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扶疎衍溢槁涸可立而待君子弗貴也

吾輩當軒軒豁豁從高明處置地位不可自己賤品於卑立心于暗

聲色貨利不是一切去盡方是天理止要得其正卽是天理

怒字矜字名心勝心最難埽除能澈底澄清聖人可學而至

董江都漢一代醇儒也其言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正心以正朝廷及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强勉行誼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甚有功于學者申倪大毛北海皆莫及此其所以度越諸子歟

人謂唐無儒李翺在當時士竝學古文辭游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翺獨求諸於性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三篇卽朱諸大儒所言不過如此陸傪見而異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昌黎嘗與翺言今天下汲汲於士者獨君與愈耳翺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兼附己者翺惟賢是以不同今人止稱韓子而不稱習之何歟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

時時體認天理時時檢點過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久久成熟德性竟自然矣雖程朱不能外是而用功雖孔子不能舍是而爲教

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說爲問辨以億度爲思容以把捉爲躬行與道志作用倘隔一層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明貞不息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兩行不悖也鳶飛而戾天魚躍而于淵天空而莫閡淵深而容也久遠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物普遍而遂化也大

易變動周流孔顏飲水簞瓢曾點春風沂水濂溪光風霽月能一之一經擬議便不相似矣

守得箇虛靜習得箇從容非養心也戒愼恐懼臨深履薄皆是養須從慊心處識耳

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日宜三復斯言一念不欺以直而動日用酬酢天則森然靈明獨知再瞞不過時時對越卽此便是文王昭事聖功中庸謹獨學問

繼之者善誠之通成之者性誠之復寂然不動誠之復感而遂通誠之通常繼常成常成常繼常寂常感常感常寂常通常復常復常通非截然二事

聖賢立言亦不有一日道盡正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不下實功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其去形聲愈遠矣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說也是這箇周程張朱所說也是這箇庖羲所畫也是這箇箕子所衍也是這箇更無兩箇

才情氣魄伎倆精彩攙入一點便非聖賢本色

雞鳴平旦之際常人亦有頃刻之聖賢然偶露之明乍隱乍現終無可望行著習察機存乎悟功在於充

聖人之道洋洋優優到峻極於天若大體段君子之功尊德性道問學到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若大功夫結局止落得一個不驕不倍足興足容止落得一個明哲保身好是難的

學者理會儘多卻不就自家身上做去全不濟事若實實做工夫人隨手拈來或敬之一字或恕之一字一生受用卽可不窮如顏子一生止做克己復禮四字不盡

孩提之時知愛知敬卽良知良能稍長而壯而老則慕少艾慕妻子慕功名反不知不能矣此大舜終身之慕止不失孩提之初使千古不可及

己得則人失己榮則人辱己益則人損己得名則人失譽故學貴克己

愚夫愚婦到可與知與能聖人卻有不知不能分明說聖人有不如愚夫愚婦處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爲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鳶魚處也蓋人到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一切知識也來不著一切作用也用不去渾是一團天機以云率性眞率性以云中和眞中和也

要譽惡聲納交三者不必不肖人卽號爲賢者一開口行事不墮在要譽裏便墮在惡聲裏不墮在惡聲裏便墮在納交裏

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渾融貫徹凡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吾人心體不可一息有閉稍閉則生機便息便非晝夜相通便非萬物一體矣

六經論語之文化工也學庸孟子小學與宋儒傳註人代天工也史書司馬以下至古史資治通鑑等編亦斐然今古而綱目之勸懲則集其大成者也至於老莊諸子近道者文中子韓柳歐蘇諸文近道者其昌黎乎次則永叔乎漢唐以來諸臣如仲舒之天人三策武侯之出師二表陸宣公之奏議乃其表表者乎餘或駁而不醇或得而多失又或眞贋互異無益於身心拱補於國家之成敗雖華藻可觀詭幻易眩非方圓平直之大道也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皆學之功卽皆致知之功格物之功少一件非學卽非致非格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謂與自家意思一般予則不然予未到茂叔地則須極力掃除使此心光明洞達

吾人一生須是時時對越上帝但微有曖昧欺蔽處兒童也對不過況上帝乎

正心存心養心操心求放心大段不十分著力不過常常提醒不令他昏昧而走失耳

聖賢之道盡於五經四書先儒闡發已多知之非難行之爲難暫行之非難持久之爲難也若實行不修徒喋喋於口爭是非同異之辨何裨哉

止有克己功夫不另有個復禮功夫禮如月光若被層雲遮住要復這月光怎麼復得除是雲開則光輝四達耳到萬里無雲時並無克與復之可言矣

危者幾希之界微者聖學之宗不雜於人心之謂精純乎道心之謂一道心爲主人心聽命非謂心有二也以義理制嗜慾則耳目口鼻總皆天理視聽言動不入非禮所謂以成湯之工夫說堯舜之本體者也

萬物一體之謂仁萬物畢照之謂智易曰旁行而不流旁行者知之通不流者仁之守也仁不流故仁覆天下而靜定者未嘗動知旁及故知周萬物而虛靈者未嘗遷

文章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無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是故道心之所達吾道未嘗無文章而溺于文詞則陋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吾道未嘗無才能而役於才藝則鄙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吾道未嘗不虛無而沈于空寂則幻

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吾道未嘗無典要而拘于格套則泥

人之爲道非僞則眞非小人則君子吾人欲求爲眞君子必有不愧屋漏之功天道至察而不可欺人心至神而不可罔明白顯露可得而指者謂之陽惡潛伏曖昧不可得而指者謂之陰惡廣廷大衆之中輯柔寡愆似矣果能徹骨徹髓表裏昭明如咸池之浴日乎但恐藏機隱慝畏惜名義未之發者尙多也細細察點步步按尋徹底澄清庶幾無愧否則直爲小人其過小僞爲君子其惡大可惕也夫可惕也夫

聖人生知是知個甚麼其他見而知聞而知是知個甚麼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又是不知個甚麼若不覷破則吾輩日從事于學是學個甚麼故孔子先說默識了然後說學說誨說不厭不倦若不默識又學個甚麼誨個甚麼不厭不倦個甚麼孟軻而後不得其傳豈上古之人獨神靈近世之人盡愚昧乎蓋上世道一而學不紛道一則志定學一則易明後世有世儒之俗學又有二氏之異端波蕩浮沈人汩沒其中而不知者始衆矣古來生知者莫如堯舜孔子謂堯舜孔子所生知者尙有留餘有秘藏乎不知堯舜孔子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終日行而未嘗離乎是已道出已行過了也若不留道不留行者便非所生知者即吾輩終日言終日行而亦何嘗離乎是特不自體察則返之于躬愧堯舜孔子多耳何惑焉

易有太極即包無極之義周子恐人認爲有形之物故又標而出之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豈可圖若可圖則太極

是一物矣太極理也中正仁義是已故曰太極本無極也若揣摹做一件甚麼光怪東西頓放在何處便不是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四字精極矣若不善看便成兩件東西調和在一處蓋有理便有氣有氣便有理不合而合原無可合不凝而凝本無可凝只孟子形色天性也一句說得渾成全無罅縫

明明有個尼山明明有個自己專家者宗此而攻彼并忘己聰明智解隨人而生自家一點靈光非己有尼山一點靈光非後人有也還須轉過頭來自己作個主張諸儒者我用而非爲諸儒用也

伊川云性即理也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是吾體貼出來朱子曰天理者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是天理之件數合之而性與理明

明道云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其要止在愼獨此是超凡入聖眞血脈路信得及時一了百當若信不及拕泥帶水向隔幾重公案

離了人倫日用講性講命是野狐禪人倫日用有虧說元說妙是假道學

居敬即尊德性之謂約禮之謂惟一之謂窮理即道問學之謂博文之謂惟精之謂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者合一竝進而以敬爲本

學者觀理心貴虛虛則無意見偏執之患論前賢心貴公公則無黨同伐異之失今人病在專家分門別戶主此即攻彼或固執己見爭於唇舌豈知此固未可全是彼亦未可全攻己

亦末爲全是不過各就所見耳若論此理在天地間如白日
經天江河行地無窮無盡天與聖人亦同在此理之中天且
不能專主何有於堯舜孔子堯舜孔子亦不能專主何有於
濂洛關閩又何有於己何有於册子求其當者可耳

念念皆天理刻刻皆天理言言皆天理事事皆天理則渾身皆
天理矣聖人其許我哉

周子曰心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
溥此言信不欺哉

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學問方有長進聖人亦不
過如此

姑息之仁最是害事刑一人而千萬人遠罪殺一人而千萬人
蒙休其大慈矣乎普愛矣乎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卽此一著千古莫及今人聞過便惱
覺得不可更尋別路出脫到底不肯認錯

吾之氣須與天地之氣同其充塞吾之心須與天地之心同其
廣大否則天地自天地我則與禽獸不遠

官不論崇卑則一鄉一邑處處有無告者我能以保赤者保之
一鄉得所吾道行於一鄉矣一邑得所吾道行於一邑矣

仁者天地萬物一體卽西銘理一意指親親仁民愛物卽分殊
意指

龜山在祭酒時疏追奪安石王爵降從祀之列千古快事其言
平居欲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皆未聞道
者也其所造可知

先儒謂明道在朱陸之間又謂朱子得陸子乃不偏予謂陸子
得朱子乃不偏

孔子言爲世師萬世無弊諸儒論說各有所長吾取其長略其
短可也索垢摸瘢何用刻節

人多舊惡以爲雖改到底不得爲完人自生疑阻是終自棄也
若能痛改日新又新雖聖賢亦許我天地鬼神亦鑒觀我舊
的都饒得過

戒愼恐懼履薄臨深內省不疚行慊于心此鄒魯十六字訣也

世傳河圖洛書神龜龍馬聖人取則動地驚天程子直以一兔
例之眼大於天識高千古

最不可依傍人立根脚及隨人口吻旋轉眞痛眞癢我所自知
於我自性自命尋個消息出來於我身心討個安穩出來所
以令我身心不得安穩者何在一一搜剔出來一刀兩斷日

用倫常道理儘多須一一體勘不可任心便叫做心任性便
叫做性任安穩便叫做安穩也痛癢須是我自己抓著性命
也是我自已尋著安穩也是我自己探著人的飽做不得我
的飽人的饑做不得我的饑人的冷煖做不得我的冷煖也

詩文字畫枉疲精神務乎末而遺其本安有自根而幹而枝葉
而花實之事哉竭一生之力學文安能窺班馬學詩安能步
陶謝學字安能過鍾王哉欲學聖賢則當下卽是耳況有眞
得自有眞發揮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莫大文
章詩字出乎其間矣

恆之道天之道也乾坤不恆則幾於毀矣日月不恆則明或息
矣兩暘寒燠不恆則極備極無矣聖人不恆則不能久於其
道矣人而不恆則易方易方何可言學哉

昔有人衆中論學謂學須希天一士從旁謂曰諸公且未須高論且須學希士所謂士者有恥有爲其次稱孝稱弟又其次必信必果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且希士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有警

龍蛇不蟄不奮尺蠖不屈不伸刃之利者物來則剸之銜於外者必缺故有善藏者斯有善用

淡之一字是太初最沖眞味嗜欲以淡而清才名以淡而高生死以淡而一德業以淡而和平淡之又淡物與物忘忘之又忘天爲徒矣

吾輩處世貴有骨力不可向俗人眼下口角討好做生活將我一副精神陪奉俗人面孔何日是出頭做人時哉

張南軒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謂也若有所爲而爲則皆利非義矣此旨一出幽暗開光王霸聖狂君子小人齊來須於用心上斷斷

閉閣焚香兀然默坐此心一動已在萬里何可謂靜稠人廣坐紛襍場中色色聲聲聒耳眩目此心靈明烱烱自若何可謂動動靜一致動亦定靜亦定

心體本來粹然至善是極好的許多私欲許多障蔽都是後起的只可怪習不可怪性

凡天地間大而天地萬物小而昆蟲草木近而一身凡有形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也辟之耳目是形而下之器所以異視聽之理卽是形而上之道道不在器外器卽囿道中是兩是一

止字須看得活非一定不遷之謂蓋止無定體隨機入妙辟之

孔子大聖皜皜乎不可尚已然必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夫濯以江漢其濯有大焉者矣暴以秋陽其暴有甚焉者矣今之人亦留向山澗溪流之中朝暾夕照之下一濯之暴之也哉

性者心之理仁義禮智是已賦于天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已由是而之焉達于天下爲道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已行是道而得乎仁義禮智之本心謂之德心之至一謂之敬勿欺謂之誠不偏謂之中不二謂之一盡此謂之忠推此謂之恕總滙於一心故曰心統性情若舍了心又何處討個性道德討個仁義禮智誠敬忠恕猶之一人有名有字有號呼喚不同總是這一個人知得此人又何必問名是何人字是何人號是何人故本心之外更無理求心之外更無功自源而流鮮有不清之流自幹而枝無有不茂之枝

陽明致良知之說雖從龍場悟出然實發端於象山扇訟一案人繁苦於詞章訓詁一聞其說直截簡易如脫塵羈而得清涼快矣悉謂能溯推極師門宗旨又從最上一乘說法上下四表一齊打通有則有此理但說得太現成了些人信不及指爲禪宜哉

說理須如說事性命縱極精微須將來做飯喫得做衣穿得功化卽極聖神也須將來用手率得下割得斷然後聖人垂世立教之言能明卽能行若止散機鋒囫圇語混過自誑誑人凡立身行己設施措置事在一邊理在一邊此三代而下未可語于古道也

於權當在一鈞則止在一鈞是至善當在五銖則止在五銖又是至善只求本心妥當而已執中用中同是一法

規矩者方圓之至也執規矩以出方圓而方圓不可勝用矣若揣方圓以測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君子操規挾矩可以盡天下之無窮經綸變化得心應手處處有風動之機

緝熙二字何等縣密千言萬言對他不過蓋熙卽日月明體緝卽萬古貞明不息者也分明畫出個不壞法身的聖人學者了此卽是個五臟洞見如水晶的好男子

瑟訓嚴密僩訓武毅此二字雖萬金不與易也若此二字直步聖域何難蓋學者通患止疎淺不能嚴密止怠緩不能武毅故無成耳

性相近習相遠六字千古論性宗旨蓋性無不善其不善者習耳後儒舍此不察又添出個氣質之性來豈不大害理乎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二句聖賢學術帝王事功盡此矣人把王道看成天上事能公能順家常茶飯而已不公不順只爲作好作惡

學者日中談的道理須與身子上行的事打箇對同若不對同則推之平時窗下之誦讀與他日場中之文辭皆是一段虛見一場閒話一套空理矣故今讀孔子的書便須體察孔子當時提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字字句句只打歸各人身上去求個實落受用雖所答不同然同是此段精神卽當時記之而爲書後儒演之而爲註吾輩今日聚之而爲講皆是接續孔子當時一段精神人人求個實落受用而已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楊爾淑校
　　　　　　　　　　男　宸黼編
　　　　　　　　　　　　梁永溥錄

卷二　敬一錄下

金容會語　一百三十則

顧端文公曰河圖洛書是造物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章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功夫有效驗纔提起便通色色都在裏面何等易簡而明白又貼實理會天開地闢生出無限家當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

有宋以來諸儒中備四時之氣者其周元公乎有議及考亭者象山者姚江者至元公孰得而議之乎仲子靜無極之訟慈湖通書之誣片雲翳日日并光明耀也若二程者亦無間然矣

吾輩處世須要識個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寡廉鮮恥雖才何用

近世儒者將六經四書置在一壁卻去理會左傳史記等類將孔子置在一壁卻去取法屈宋班馬等人將自己置在一壁卻去議論古今人物得失國家興衰治亂等事是可怪也

康節之學內聖外王之學也使得行其志未可限量他見得不可便不行非程子稱其所造可謂安且成矣若明易數知來求其餘技也人亦因此便輕他爲數學

學者須先理會得大本大原見得頭腦立定根腳然後其餘可以漸次理會去不然理會雖多終是籩豆之事也

人情貪富貴希壽考故往往患得患失趨利避害豈知天心無常惠迪則吉裁成輔相氣化亦可轉移苟素履不愧則無妄之來於己奚咎倘屋漏有虧則自作之孽於命何尤君子亦朝乾夕惕返躬自修可耳

人亦樂道聖賢然止是苟簡做人每日只在塵俗裏面滾總是立志不堅剛也須是斬釘截鐵始得

人揣摩聖人必別有一種高妙的學問別有一段神奇的天才別有一樣不傳的祕訣不知常人終日醉聖人止是個醒耳常人終日昏聖人止是個覺耳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聖人知覺了便誠而無僞久而不息此外再別無長處

生知者生下地來此心即惺惺晝徹夜更無昏時也學知者方纔睡著便能醒來常常不昧者也困知者酒醉飯飽鼾鼻熟睡夢中千態萬狀顛倒呻吟艱辛愁苦人所不堪及到不堪方纔驚覺及到驚覺方知是夢此後警省再不敢睡與常醒一也醒的只論遲早行的只論生熟更無不同故先儒曰論本體愚夫愚婦亦是生知論工夫聖人亦是學知

橫逆之加止好自反辟之毒螫定是自惹若我端拱而及之可以不較自非然者不知反己而尤人其亦昧於出爾反爾之道歟

須將此身放在天地萬物中自能見大若據之爲己則道德己之道德生成己之生成便局促了

第一要掃除習氣悉令普消不然便有許多沉溺葛藤意氣發

卓弗克振拔于流俗之外焉能馳驟乎仁義之途

人狃于目前安于便利嗜慾深錮割情摇難若非眞豪傑一刀兩斷併心一路決無見道之日

束書不覩則游談無主讀書是學問中一事借經書義理觸發印正我性盡優游涵泳我心思所謂學于古訓而有獲也今人止認讀書爲學問又認記誦作時文材料爲讀書全與自家身心性命無干涉愈遠而愈失矣雖日記萬言滿腹粃糠因其言而繹其心得其心而返之我方是一鍼一血一棒一痕

諸生中有謂貧而不能學者有謂家務繁而不得學者曰學豈論貧富有事無事乎食息起居罔非學視聽言動罔非學應事接物罔非學經綸事業罔非學若舍此而言學吾不知所學爲何地所學爲何事耶

陳白沙靜中養出個端倪此語不可爲訓學者不知便謂有個囫陀陀光溜溜東西在黑窣窣地也

一日聽訟方剖決一二事餘俱垂泣各願不爭而退客異之請問曰此無他待堂上與下交蔽其心耳人誰無良一發即動適問不過取我現在本心打動他久錮天良錮蔽既開曲直立見曲直既見爭有愧色觀者不知傳呼爲神何神之有

太虛中雖乾坤並陳八卦分列卦象雖多非支離瑣碎其實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也伏羲當日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故說兩儀有太極其實太極本無極也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道理及五經四子中說話步步俱踏著實地不似近世講者高談直入天際騰空而行如電光烱爍乍明乍滅令人難捉摹也

人止曉得奉承人曉不得奉承己止曉得奉承己的身曉不得奉承己的心又不止奉承己的身還要奉承妻孥奉承子孫曰亦至是乎曰殆有甚焉妻妾之奉多積之遺身且忘之親且忘之矣使人移此心而奉承其親其爲孝也大矣奉承其心其爲聖賢也幾矣客曰此語從炎蒸烈日之中忽提到霜天積雪之地裂肌凍骨噤口寒心

今之言道者多認欲爲理所以每流于禪而善教者又止說個大頭腦使人無入門下手豈皆道之蔽也孔子教人則不然就人所問逐件逐事說個道理各人領畧做去皆可成

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何嘗挨經傍傳使在今日必指爲禪

人非聖賢安能事事盡善奈何止喜人道好不要人道不好己則直之人則非之己有過失要人深忘人有微瑕則一一指摘何其寬于己而嚴于人也

有友人問所以爲學之要與治民之方曰無他止是不要作怪世界本自蕩平吾道亦止中庸不論講學求道做官做人都作不得怪孔子以後鮮眞儒三代而下無善治皆是好作怪也

吾心貞明不息之體至虛至靈萬感萬應自有天然不易矩度過一分不及一分聖人之心不安愚人之心亦不安當爲聖人之心應愚人之心亦應矣見入井而怵惕見委壑而顙泚此眞性眞機觸之即發愚人何嘗假於聖人論說紛而闇

見始謀耳目亂而心思乃放嗜欲紛而天理遂隱然一念爲知到底不忖警戒於斯時謹戒自欺求自慊使吾之真明不息者如鑑常懸則妍媸自照如衡常平則輕重咸宜矣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之道也人之學也

做官以無欲立誠爲本才以濟之如處樞衡繁之地文檄之往來簿書之盈積刑名錢穀之叢脞勢有所不免但以誠心出之不牽於情欲不移於利害平情順理以處之權其緩急次第料理盤錯萬端自然迎刃而解鳴琴而治不爲逸不遑暇食不爲勞也反是者無成

學貴切己切己則務實反是則博虛聲好名高競勝于進名教中奚賴有若輩乎

古人今人不可妄加貶損人或有用心甚微而其跡不明有不幸蒙不察而其實與日月爭光有一言偶失而其纏已進有一事或誤而其後已改有因高德厚而爲忌者所詆謗乃執之以概其生平則人之負[illegible]者多矣不惟舉之於口而又刊以成書此其人當議何罪

周濂溪每令明道尋仲尼顏子樂處將尋之于飲水簞瓢之中耶亦尋之於飲水簞瓢之外耶將尋之於仲尼顏子之身耶抑尋之于我之身耶濂溪明道尋之而已得耶未得耶其可以言言耶不可以言言耶是不可不深思而自得之也

易雖古于書然伏羲但有卦畫而無文詞文詞實始于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善言一言教言學之類諸性理之名悉原于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詞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言雖有淺深不同皆本于書

學術既明一切事功皆其餘事要明學術不可止依傍道理須是出身承當命自我立性自我具毀譽得失總不計較容不得一毫躲閃方承當得起

聖人學者本無二學本體工夫亦非二事本天道爲人道是卽本體卽工夫以人道合天道是卽工夫卽本體合工夫而談本體謂之虛見虛則罔矣外本體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

近世學者一出門便走差童子就外傅教對討學聲偶長習舉子業工文詞將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誇耀鄉里鳴得意其本志也不得卽喪其所守戚戚于貧賤汲汲于富貴困則悲憤則怨隨波逐流與時俯仰反不如山農野老不知學者之能自全其天也嗚呼惜哉若夫讀書窮理盡性至命者履仁蹈義淡然無欲豈無文章本于性道豈無功名出于道德簞瓢陋巷泰如也槃馬千駟弗視也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浴浴也此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者也

呂忠節公常言孔曾相傳得力于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簀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此名言也

筌蹏者致魚兎之用也魚兎未獲筌蹏不可舍既獲則無用矣未獲而舍之與既獲而不舍與不獲同

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今之舉業所習者聖賢之書所繹者聖賢之意非如稗官小說外典之相戾也讀書誠口誦心惟究取言外之意而不以記誦爲術作文誠修辭達意直書胸中之見而不以靡麗爲工隨所事以精所學未嘗有一毫得

失介乎其中不離日用而詣聖功合一之道也惟所志在乎進取未免汲汲徇襲以逢時合離本逐末而爲學之志或爲所奪此則其可慮耳

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地萬物如耳目口鼻四肢之備于吾身無大小無善惡無弗愛也然其機必本于無欲人心無欲則明有欲則昏無欲則公有欲則私貪者欲之滋也惟一介取予之不苟而後能無欲無欲而後能不貪不貪而後能與萬物爲一體此伊尹耕于有莘一介不與一介不取卒能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也

吾人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態種種世情得失利害紛華嗜慾漸漬薰染蒸淫乎心髓將本來真面目封閉埋沒不得出頭皆習染之爲累也須與蕩滌掃除融得潔潔淨淨則源頭自清道術自正人品自高識見自大于聖經綸事業自可迎刃而解也

真修真悟真悟真修因修啟悟是謂真悟因悟得修是謂真修悟修相生悟而神悟修悟兩忘修乃懸修冥悟索悟是謂罔悟執修尋修是謂夸修夸修非修罔悟非悟

孔子大聖人也于鄉黨且恂恂如也今人處鄉黨貴凌賤富驕貧强暴弱智矜愚者可以已矣

聰惟天聰明惟天明人稟于天根極厥靈聰亦天聰明亦天明用之或罔塞聰則隋侯之珠彈雀則輕千鈞之弩發鼠則失嗚呼皆戕惟欲之咎

萬境皆情萬皆虛識乎徹脚俱圓俱宜好醜順逆之場時有

飲水曲肱之趣

橫渠言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萬物皆病又云不以見聞梏其心可知僅守聞見則心便狹小不知者何以爲多聞多見則能大其心故往往窮耳目之用則心之病也

樂毅一鼓而下齊七十餘城者懼其難而不敢忽故卒易也後攻二城不克者恃勝而驕略無難意故卒難也君子先難而常懼不難不懼則天下之難我者多矣

學者須于富貴貧賤一關眼看得透脚立得定方好進步孔子言不處不去皆衛之以道須是這道理見得明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方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若看不明白則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終身焉耳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以少怠虞廷君臣咨儆告誡亦是此意

聖賢之所以兢業敬畏惟日孳孳者見爲不足故也學者不見不足止見有餘故虛驕自大覺天地雖大無能放得下渠者自知學聞道者視之亦雨集溝澮皆盈而已

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甘心於卑陋人有質美而不肯志道者志不立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雖銳兵精甲不能禦無遠不到雖千載之上萬里之外不能限爲堯舜不難爲桀跖亦易

心虛則公公則明天下之是非可否較然矣

習俗之心未去則仁義之心不存客慮多則常心少總是不能立其大也

盡己謂忠推己謂恕不如就字義解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天地聖人賢人學者一以貫之但以分量論則有及有不及有化有未化耳不必又分别一個天地之忠恕聖人之忠恕賢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

窮理須窮到至處知之眞則行之自力行之不力知之未眞也眞知者如知醴之甘知檗之苦知陷阱之不可踰知水火之不可蹈雖昏而瞶者亦將洞達而無疑也若知之未眞雖日言天言道言性言中言誠言仁僅揣摹作影響形似之觀而已於我身心殊不得力

此道如日月星辰照耀中天不待一人見之天下之人皆見之特恐人自瞽其目自趨於暗耳乃儒者以五經四書中語創爲臆說矜爲元解侈然雄長于斯世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奚啻河伯之汨於秋水溝澮之盈於屋霤人方哀之然猶自詡曰此日月星辰者吾能見之而天下皆不之見也亦惟吾室中有之而天下皆不之有也何其惑哉

人一身即是一太極圖太極理也性是也惟不可見無極是也呼吸之氣陰陽是也五臟四體五行是也

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貪殘之吏孝文帝貴廉潔賤貪汙賞善罰惡令行禁止而海內大化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進循良仁惠之士以福百姓平刑罰寬以理民命務省由役毋奪民時毋殫民財通民之情疏之以利順之以和教之以孝弟之以禮義則百姓歡康兆民蘇息

修己以敬一句該盡聖學王道之全安百姓不在修己之外可知如見如承不欲勿施不必分敬分恕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隨在異名總是隨地喚醒此心不昧耳非三套理

讀書若舍卻册子則汨其心于淸虛曠蕩之地若徒泥册于則騁其心于汎濫繁碎之場皆非善讀書者

聖賢言語皆至德要道所存恐其日久忘了故筆之于書以教後人我輩讀書不可以書視書如讀孔子之言即如對孔子說話讀孟子之言即如對孟子說話求其說而不得則當反之于心既得則當見之于行若止徒念過記得便是釋子誦法華經

發前人之所未發七字最是害事前人立言果至當不易我何妨師之又從而表章闡明之乃以此爲諱往往鑿空臆創自立宗旨不知皆是旁門曲竇到底不出古人範圍其害道也實甚

博學若尋不出本原便是玩物喪志故須詳說以求約博不到約處成不得博

每事止要求個此心過得去此心之安與不安便是天然界限節制

天道陰陽也易道一陰陽也不測者神也知晝夜之道則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矣

主靜之說後儒言之聖人教人原不如此如教顏子則在視聽言動上理會教仲弓則在出門使民上理會道都在動上說若舍卻人情事變而言致虛守寂便是禪

世界本是缺陷聖賢亦是缺陷堯舜猶病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何有于我顏子欲從末由句句寫眞原非謙抑聖賢黽勉一

生此心終是缺陷無完全之時亦無了手之日

心在外者要收向裏來心在內者要推將出去求放心擴而充之謂也

人之所以不得爲聖人者只是于夫婦知能之外又增了許多知能故愈知愈能而愈遠耳學者做工夫但能將後來所增者銷得盡便是聖人

尊德性而道問學七字須聯著豎看有先有後有頭有尾如連珠到底少一字不得也若橫擺劃開遂成判然兩事

七情皆人心所發惟中節乃見得道心世上許多不好人不好事孰非此心之爲乎皆任心之過也於天遠矣故釋氏本心惑世誣民

取方圖而觀之八卦因重盡自然而然不假一毫人力勉强安排取圓圖而觀之六十四卦周遭順布方可成圓圓可成方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極生陰陰極生陽與乾坤之闔闢造化之生息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人事之盛衰國家之治亂無不脗合此天地大消息也其至妙至妙者歟

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爲不識權字非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經權常變莫非道惟聖人妙應不拘故能行權權即經經即道豈有與之反而又與之合耶

性無內外無人我故成己所以成物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痪痛痾癢刻刻相關所謂萬物一體者也若止見己即不勝自私自利之心戕人害物無所不至矣惟善克者能一之

今世業舉子者以讀書爲作文地作文爲制舉地至論講學做聖賢卻當別項道理且須另樣工夫而講學做聖賢者又以

談元說妙爲理解閉戶靜坐爲元修矜持把捉爲主敬愈遠而愈失之矣

窮理盡性至命是一串事了則俱了無先後無等待若以窮理爲知之事便不是

灑掃應對與性與天道非兩事

學宮者儲養人材之地也上不知教則下不知學聖道不明正學榛蕪因無成材無成材則無君子無君子則誰與人君共理乎故人君欲得禹皋伊周之臣而用之須預儲養于庠序

求放心不是以一箇心求一箇心當其涵養操存心固在也即放辟邪侈心亦在也知其放而求之心即在是不然又是騎驢覓驢

心是活物如何令他常不出腔子雖上哲止有提醒一法

伊川云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問性情才之別曰皆心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者心之能性本無僞情則遇境而發才是那恁地會如此者

佛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今講學者欲廢棄六經只道一光明境界而稱範圍三教之宗者何以異於是

學而時習學字內已確有所見了方說得習若無所見習個甚麼豈是讀書今日讀明日又讀耶

太極生兩儀非是今日有太極明日生兩儀明日生四象後日生八卦也有則俱有

學者功夫須是得其要得其要則頭頭是道不得其要則處處皆滯耳

賢宰輔以正君心爲急餘者可以分猷而理君心正則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矣故孟子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而格非爲第一義

道理不難於不精微而難於不日用

無體之體其體乃神不用之用其用至變非虛之虛其虛常通無感之感其感亦寂水光雲影宜空宜濾萬卷萬舒沖如廓如

自天開地闢以來以至億萬千年之後自羲堯孔孟而下以至匹夫匹婦之儔總是這一箇道理更無有不同處

顏子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微顏子其孰能知之親切若此

堯舜之兢兢業業大禹之克勤克儉成湯之不邇不殖文武之緝熙敬競孔子之忘食忘憂顏子之不遷不貳皆是自心上自覺自修工夫未嘗于本源上添得些子也

東軒兀坐適客至呼茶童子滌甌盛至呼果童子滌盤盛至呼酒童子滌卮盛至因笑謂客曰此童子能知用中止至善客駭曰若是則聞道乎曰試看茶上諸甌品襍陳此子未習使令向使以盤盛酒以甌盛果以卮盛茶不幾過者過而不及者不及乎童子無知能各得其當天然之中天然之至善也

道理止在眼前人人當面錯過友曰眼前爲何等歟曰吾友此時在此作揖打躬喫茶敘論何者不是道理吾友此時回家一家中老老小小都有吾友又有許多道理也

人于非恩非怨之人及不干己之事到前是非可否知之甚明言之甚當即此可驗本心遇恩怨之人與自己的事便是非顛倒假無人心者其實本心之明處仍在自私自利之見昏之利害乘之耳

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說得何等灑落何等嚴緊文王之小心翼翼孔子之操存舍亡孟子之求放心程子之主敬得此四字骨節皆靈

這道理不知眼孔便狹小心胸便卑暗人品便低壞富貴勳名貧賤拂逆便看爲何如矣才技文章聲華氣魄都認作何等矣自家便看做自家別人便看做別人萬物便看做萬物矣此間有一條血路若能直躋到立身萬仞之巔披襟一笑時卻觀混濛盡太初渾淪一氣俯視塵寰蒼闊天空中間千態萬狀如流霞鴻影上有天漢一派浩浩來胸襟也此時方見得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吾之性即天地之性著不得一毫私意於其間纔起一點私意頃刻間把個清寧廣大世界陰霾晦蝕矣

聖賢留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辭章而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辭章望于吾輩須是悉心體認俾窮則可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道理止在日用間工夫亦止在日用間人丟了面前事不理會都去理會許多極元極妙的道理雖口裏說得甚精透到底沒幹

性字仁字須訓作人之生理甚好性從心從生仁人心前輩把心比作穀種妙絕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爲穀種處

平居而言聖賢人人皆聖賢也當大利大害極困極亨之交如山岳不移者方可以驗其眞僞嗚呼天下之由亨而之困由

利而之皆而移者又豈少哉

這工夫須是奮發勇猛破釜沈舟斬關而入庶乎可幾若瞻前顧後半上落下雖經營一生到底是門外漢

洙泗言一即虞廷言中忠者中心即未發之中恕者如心即中節之和恕仍如中兩字是一字忠恕一貫略無臆意認爲借言者非

問危微之辨理欲之分亦甚難明曰只毋自欺便易明

朱子曰靜非不動也不妄動也不妄動則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有友自謙謂識見未到故于義理多所未明曰吾友不是識見未到故多所未明恐是門戶見太到故有所未明耳友大豁

天地聖人只一誠也乎天然之故春便是春夏便是夏秋便是秋冬便是冬一毫不爽聖人惟誠故仁便實仁義便實義禮

便實禮智便實智一點不虛

操則存操字非死操如馭之有轡銜任騁千里如射之有彀率可發百步如舟之有舵隨風旋轉把柄在手一提便省方是妙手若硬硬執定不令出入豈是勝算

今世談道者孜孜何未嘗稍分內事未能清徹不自攻而攻二氏實取譬于二氏耳若論吾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二氏生于其間特自渺小者耳何嘗全玉瓦礫之不相等類也何嘗縣自高下之相去懸殊也二氏自知之不敢與吾斷勞而敵體天下之人亦知之不敢與吾道視而齊觀即有一二惑于其說者亦何嘗有捐爵位棄妻子祝髮執鉢然以從者幾人哉向者吾之佐天子講治理出政令明三綱正大法以和萬民育品彙又安社稷刑暴禁亂者自若也

乃競競焉仍之較之辨之爭之也何爲歟

孟子謂惟送死足以當大事而流俗之弊至有侈宴饗事浮屠從俗而不從禮哀痛之情蔑如也葬則卜其宅兆孝子仁人之用心不過欲厝親以安耳非如形家說必有揀擇謂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夭壽盡係于此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一家三五子今年礙某房明年礙某子終身不葬其親又遺之子孫仍狠藉于空廟郊野中者此因親爲利不孝之大當議何罪

學者志向不精專若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總是種極世緣割舍不斷縱談仁說義止成空話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從何處生起曰陰陽止是一氣那有截然兩件的不過分而二其名耳其實陰之發散處即是

陽陽之凝聚處即是陰今日之晝固生今日之夜今日之夜又生明日之晝也陰陽無始動靜無端二語盡之若說太極動而生陽如一歲從元旦日說起然元旦之前豈遂無日月乎

問下學上達曰是一串事無有精粗凡有工夫可致力是下學到有得處是上達也人人有上達時時有上達雖極精的亦是下學自夫婦知能及聖人知能均是下學事

問先有理而後有氣否曰不可以先後言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爲二物矣兩樣是一片性與氣亦然

問論語止言仁者何也曰孟子云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學須要種子不然雖有灌溉培養之功俱用在空處矣孔門教人求

仁正謂此眞種子也義即宜此者也禮即節此者也智即知此者也信即實此者也義禮智信總是培養這種子使其成熟耳故求仁爲喫緊要務

問大學格物其詳何如曰斷以新安窮理爲是中庸誠身在明善即格字註疏也物字何必遠求即本章物有本末物字物必有事事有終始格即事也試思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而爲本爲末吾今誠正修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若格得意心身之所以爲本而果足以該乎家國天下之末又格得誠正修之所以能始而因可及乎齊治平之終先後一貫知行同歸由是知可致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而明德明於天下矣

問渾然同體與兼愛何別曰謐之爲言最可玩味大體即身也

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豈若愛無差等乎

問聞見也少不得曰曉得從心性上做工夫日聞日見有益曉不得從心性做工夫雖多聞多見何用問從心性做功如禮樂諸誌哉不攻求不知曰豈是不要攻考須識得唐虞之時所讀何書當求有禮樂之始前人禮何以制樂何以作能認識到此方好讀書今人止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將一椿緊要事反放下不能由本及末終日營營辨了許多不要緊勾當藝不成道不就做個中上落下人是可哀已

問今士子讀書徒徇聞見於我身心殊不得力曰亦止看用志何如耳若所聞所見皆爲身心雖解牛斵輪之賤技鳶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得以明心見道而況五經四書先聖賢精

蘊所寄者乎若是個尋枝覓葉的肚腹則雖今日儘有元談至論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問體用源流知行動靜內外賓主之別曰體用一原源流一本知行一道動靜一機內外一致賓主一人曰無分乎曰耳目體也視聽用也無視聽則無耳目體用其可分乎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源流其可分乎不明由不行不行由不明知行其可分乎動非靜不翕靜非動不闢動靜其可分乎成己之仁成物之智以德則性以道則合外內內外其可分乎當其在主則賓爲賓當其在賓則賓又爲主賓主其可分乎

問朝堂上議大禮定大樂計大事決大疑須如漢儒引經據傳非師說不對否曰不學無術昔人所譏然僅憑之書冊乎憑之師說乎抑內斷之心乎朝廷事宜題目雖大與家常事無

異也止要求心安若心不安則禮樂不可用事不可成疑不可決

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曰亦無甚奧義止與子出門人問一節參看便好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曾子答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便是曾子之足發處發者發明之發若云日用動靜何必省于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何非日用動靜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曰此顏子之心純乎仁處也恆人學力未到心體不免爲怒所遷爲過所貳顏子好學到不違仁後其樂體常是不改雖易發難制之怒安能遷其純一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微露于恍惚之中自隨化于幾微之頃又安能疑貳其純一之體此孔子要形容顏子好

學而難爲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借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若如常人言遷怒怒此人卽怒此人便不移而怒他人言改過這次做錯下次再不做錯豈顏子乎

問孩提不學不慮而知是謂良知大學又教人致知何也曰大學正爲人以學慮而蔽本然之知故教人致知致之者終日學只是說個不學終日慮只是慮個不慮

問大人何以不失赤子之心曰說到大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便大驚小怪然不過就是赤子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誰敢添一些減一些添的減的都成小人

問陽明謂無不知而作是良知多見多聞是耳目知解下一等事故曰知之次何如曰聞見是耳目之用到擇識豈猶然耳目之用乎益多聞擇善而從分明是夫子刪定纂述微旨多

見而識分明是夫子修春秋微旨人看小了焉可謂下一等事

問顏淵喟然歎章曰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此顏子向來求之仰鑽瞻忽而不知求之于己也及領夫子之誘指引到自己身上始知文者我之文禮亦我之禮博者我之博約亦我之約都在自心自性上用功此時方覺親切有味卽欲罷手不能到竭不得乎處才力盡而本體呈露乃有如立卓爾一境然卻又無聲無臭無窮無方欲從末由卽夫子何有之心文王未見之心也此顏子心學全是一段著己功夫與游夏端木不同後世求之罔象以禪機作混語說得活不可捉何啻千里

問心與性之別曰心者人之神明性者心所具之理謂心卽性性卽心不可是一是二謂心外有性性外有心不可是二是一

問近世儒者謂情識意見皆道之障必去之是否曰如何去得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心之辨心不粹然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則有眞有僞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苟得其本盎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意根于心是謂誠意情歸于性是謂至情識發爲知是謂默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縱滅意去情而離識本末睽絕亦成虛空走馬平地行船耳

問何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曰欲爲天地立心必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能以生民之命爲命若徒以虛氣承當空言領略則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

睽分渙裂不相屬也蓋天地萬物一體相通生生之機自不容已吾人誠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復得天地之全體隨其力之所至以求盡吾一體之實事一切毀譽利害無所動於其中在家仁家在國仁國在天下仁天下此儒者求仁之極功經世之實學也

問後儒爲朱陸兩家調停是否曰託中行而僞者鄉愿也朱陸各有不相掩處同者自同異者自異正其不託中行不僞處今欲與之調停是託且僞矣且紫陽得周之精具程之正迴源鄒魯上窺姚姒未可輕議卽象山亦有未可輕議處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著　沈嵩士錄

受業汪光被輯

男　宸黼編

卷三

武林會語九十二則（男宸謹曰此大人甲子年撫浙集紳士於西湖書院所講語）

問太極圖說曰此自人心陷溺之後小人悖道至違禽獸不遠而溯及於生天生地生人物之始見聖人繼天立極之至君子修道合天之功而爲吉者功夫全在主靜立人極君子之修不外戒懼愼獨不覩不聞靜之至也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主靜之謂也中爲天下之大本立人極即立天下之大本太極即天命之性也中正仁義是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極之謂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天地位萬物育也有此脩之工夫則此圖說方不脫空不然易有太極大易一言已盡陰陽五行之理見於經書諸儒論說不少周子何必翻此一番陳案說此一套空理哉人謂太極圖之作周子手授之程子而程子終身不以語人遂疑主靜之說雜人於釋老不知程子之意以爲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馳心元妙而不知反求諸己故不輕以示人也按墓表序稱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蓋當時學者頗言濂溪之學自希夷來而無極主靜之旨稍有近焉此伊川所以推明道統謂自遺經也然今周子通書具在此提秦漢以下

諸儒所能彷彿故朱子謂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

無極而太極

韓康伯以无訓極西晉以來咸有無極之說何氏曰太極即無也栁氏曰無極之極則以太極爲無極其來舊矣不自周子始也周子此言非以無極爲太極但以太極本無極耳有謂太極是指洪濛未判之始天地渾淪一氣而言有謂太極者中氣古人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而爲極邵子曰太極一也又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陸子謂通書言一言中即是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後儒嘗之謂太極爲理則謂理生兩儀可乎不若以太極爲渾淪之氣爲中氣總不離乎氣也則是另有一個氣放頓在何處乃生兩儀此豈可乎蓋善讀書者須不以辭害意若如此區區說必有一物焉爲太極乃生兩儀兩儀生了乃生五行五行又次第生了乃生人物豈成造化哉總之有理便有氣生則俱生無先後無等待也書曰皇極傳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篇曰立人極總是一極就天地言曰太極就人君言曰皇極就君子用功言曰用極就人言曰人極而人極之立由於中正仁義之定非理而何人極爲理則太極可知矣蓋天地間原有此實理此理卻難名故以太極名之周子恐人認爲有形之物故加無極二字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太極動而生陽謂太極之動者乃陽也太極靜而生陰謂太極之靜者乃陰也其實太極之動乃生陽於靜中太極之靜

乃生陰於動中何也子時人靜則陽生午時人動則陰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極字只作至字與冬至夏至之義同與易中與時偕極之極不同蓋陽動極則散陰靜極則息不復生矣緣其所生皆在未極之時何也陽生於子極於亥而生陰乃在於午午陽之中也陰生於午極於巳而生陽乃在於子子陰之中也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此言甚有味陰陽分立仍是動靜互根止是一氣就其分處言之故曰立非眞有兩件東西截然立在兩邊也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個背面

若流行處卻止是一氣五行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故曰順布故曰行也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故五行一陰陽也合之總一太極太極又何有哉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五行雖各一其性然一物各具五行之理太極涵二而備五又散而爲萬物無極之眞卽誠也玩此眞字則太極爲理何疑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生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五性感動是人生而靜感物而動動中有定主靜以復性斯不至於人化物而滅天理此主靜是承上文感動而言非偏於靜也或問中正卽禮智何不言禮智而言中正朱子曰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禮智親切處余以爲中正二字在仁義之上不專指禮智而禮智在焉此處止舉仁義卽包禮智而仁義禮智非中正則仁非其仁義非其義禮非其禮智非其智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一篇關鍵都在於此凡戒愼恐懼之用正心誠意之功與夫居敬窮理之學修身寡過之方以求全夫太極之理者自不能已矣愼勿爲無忌憚之小人哉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言天地人之道非陰陽柔剛仁義不立舉仁義卽包禮智非以仁義配合陰陽柔剛也末仍歸贊大易猶夫子贊易曰易有太極也

問西銘曰余近日理會西銘一篇自首至尾熟讀數十過心竊

疑之復敢前賢論說遂一一紬繹而疑益甚何疑乎程子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朱子曰西銘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顧允成曰西銘是個極宏闊的體段故推至於知化窮神是矣然此止發明得前一段意也自于時保之以下何無一人講起余讀違曰悖德三語何其痛切而嚴厲又讀惡旨酒一段所援引何以多不得於親操心危而慮患深之孽子字字欲泣此必有深意在也富貴福澤得厚其生之大聖大賢曠世未數數見貧賤憂戚玉於成之賢人君子比比而然此又必有深意在也豈是徒說一篇大話空言一個仁體而已意天地萬物爲一體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欲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如是誇

大哉按橫渠于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然則西銘卽訂頑也悖德之徒害仁之賊濟惡之不才子非頑而何其始也由于東銘所言戲言戲動其漸至於長傲遂非其究至於害仁悖德將來傷天地之生戕萬物之命者何所不至不可不察也故惟踐形之聖人爲天地之肖子爲能有存心養性之實學有存心養性之實學由於有不愧屋漏之眞功有此眞功有此實學朝乾夕惕履薄臨深一言一動罔敢戲渝其事天也如不得於親之孽子操心危而慮患深然後能以天地之心爲心而爲天地立心以生民之命爲命而爲生民立命然後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吾之氣卽天地之氣天地之塞吾其體也然後民物皆吾胞與顚連無告皆吾兄弟而老幼

及人生理各遂也語其氣象極廣大語其工夫極精密極嚴緊也淺見如此質之高明以爲何如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

一段明理一而分殊龜山云西銘理一而分殊用未嘗離體以人觀之四肢百骸至于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用已在其中矣

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也

子翼故孝純畏天乃樂天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

從來克肖子少而不才子多由戲言戲動長傲遂非故至此可不戒哉

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非踐形盡性之聖不能知化窮神非知化窮神之人不能繼志述事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工夫全在此稍稍愧怍卽忝所生心不可得存性不可得養矣與不才子何異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所引六事多不得于親之孽子大意可見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著眼在下二句卽孟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意

存吾順事沒吾甯也

卽孟子脩身立命之意

問前所講西銘與此異者何也曰無異也前所講爲小儒曲學必信必果一流人止知一身一家的事要緊此外視若吳越膜不相關者說今日所講合著東銘爲戲言戲動長傲遂非一流人其害至悖德賊仁存心要緊者說總之互相發明也

問敬一之義曰昔陸象山語祖道曰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麽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

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止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此言可謂敬一二字對症之藥又象山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前言未爲不是但是就涵養成就上一等人說法余謂我輩俱是鈍根人請先爲其奴婢然敬字是徹上徹下的道理若非徹上徹下堯何以曰欽孔何以曰敬程子以一敬字該聖功之始終又曰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其要止在愼獨愼獨卽敬也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常惺惺三字說得何等活潑何等嚴緊可知鳶飛魚躍是活潑潑地卽戒愼恐懼亦是活潑潑地不然觳觳觫觫拘拘迫迫豈聖賢天德王道之用哉蓋敬德之聚也敬則聚不敬則不聚敬一卽精一之謂也敬則一不敬則不一故余向言心敬則一目敬則明耳敬則聽心敬則一此可易曉至目敬則明耳敬則聰意味無窮體之自驗

向于孫鍾元先生理學宗傳中見范陽鹿伯順先生說天命之謂性章云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酬酢者喜怒哀樂也而喜怒哀樂所以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者不中不和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不和者不依著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依著天命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所以奪天地之權者在不覩不聞之地也人之不戒愼恐懼者以爲隱微也君子之必愼者知其見顯也愼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爲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既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以爲千變萬化之根源不乖戾故可以爲六通四闢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而天地萬

物聯爲一氣以位以育也眞是一棒一痕一摑一血埽盡于百年無數雲霧霞蔽省卻理學家多少煩言障語

問性訓理可乎曰朱子註云性卽理也非直以理字註性字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字見於大易乃孔子之言何不可訓性字人止一心心中本來自具仁義禮智信五者五者件數多故以一性字括之性字卻難名故又借一理字釋之總是性字乃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乃性字之件數孟子曰仁義之心又曰惻隱之心仁義性也惻隱情也而總曰心故曰心統性情

問喜怒哀樂何以未發發而中節似對人言曰不必說對人言喜怒哀樂情也止說遇境而發便是此時吾輩講學相對之頃有喜怒否曰無有有哀樂否曰無有既云無有卽是未發

也未發則無著處不著在一處何偏倚之有故謂中此時講畢而出遇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即是發矣至中節則難非愼獨君子安能得不乖戾學者但從事於戒愼恐懼則未發之氣象與中節之妙用可以靜觀而默識矣非是任情而發便可言中節

中庸言性即是大學言明德中庸言教即是大學言學中庸言天地萬物即是大學言家國天下中庸言愼獨即是大學言誠意中庸言位育即是大學言齊治平但中庸明性故從天命說起是本體愼獨則工夫也大學言學故從在明說起即繼明德即工夫即本體也

問止至善曰至善即精一之中中節之節變通之禮總在此心之安與不安處認取件件合至善事事有至善即案前一桌

有至善一几亦有至善不高不低平平穩穩坐下可以作字讀書理琴可以飲食這不是至善這不是中是節是禮的天然界限若過高過低不平不穩一無用處安所謂善下邊止仁止敬止孝止慈即至善註疏也

問陽明先生致知謂致良知格物謂去物欲是否曰良知二字本於孟子當時人駭爲新說何其惑乎但中庸誠身在明善即格致註疏也

問今日聽講回家工夫從何做起曰回家大原大本是孝弟且從孝弟做起孝弟精的且不必說且說平常人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隅坐隨行試問今人冬果爲父母煖被煖衣夏果爲父母打扇晨昏果到父母榻前一省問者幾人乎兄長之前果有坐則旁坐行則後行者有人乎吾未之見也且從粗的做起日久而愛敬之心油然自生精的自然出來但恐吾孝矣不能修身齊家而妻妾子女奴婢之觸犯吾親者尚多也吾弟矣而形骸尚隔致傷父母之心者尚多也余少孤未知盡孝今一坐一立一步一趨余親音容未嘗一刻不在目前吾親抔土未嘗一刻不在左右徒思無益回家各各勉力不使有遺憾可也再則謹言愼行時時體認天理時時檢點過失孔子教顏子不過非禮勿視聽言動能言無不謹行無不愼直步聖域何難勿惑焉

問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亦然何以見得曰何但東西南北千萬里之遠即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亦莫不然堯舜治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治夏商周之天下出數聖人之心思制爲禮樂法度典章文物以範

圍天下天下後世之人即受範受治而不能過非心同理同而何孔子刪定纂脩出一聖人之心思以詔後世而天下後世之人即羣焉服習受裁于詩書易禮春秋之中而不能外非心同理同而何

問曾子言愼獨周子言審幾孟子言舜與蹠之分在利與善之間間字蓋言毫釐千里也此間字在獨與幾之先在獨與幾之後曰此不可以先後言止可云在獨與幾之中能愼而審則自然到善一條路上去不能愼審則墮於利欲中而爲蹠矣所以大學工夫止有誠意一關難過過得此關後面正心脩身便不費力傳文止言個有所之其所不過說個弊病而已

問講語云心敬則一此可易曉目敬則明耳敬則聰意味無窮

體之自驗敢問意味若何曰書曰惟天聰明吾人之生聰亦天聰明亦天明惟利欲昏之故聰塞明蔽耳若能敬則一視一聽無非天理方是眞聰眞明樂記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一段說話最切最妙久久如此自然德性凝定亦一證也

問中庸戒懼愼獨據朱子及先儒主靜存動察言朱于云戒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今按鹿江村先生解天命章有云人之不戒愼恐懼者以爲隱微也君子之必愼者知其見顯也似將二節串看又讀敬一錄問戒懼愼獨是靜存動察否曰動靜如何分得且如不覩不聞是靜到知戒知懼亦動而何愚按此知戒知懼便是獨

知知字講得直捷了當但不識與朱子判分爲二者互相發明抑竟不同否曰有靜存有動察不惟朱于言之卽吾輩做工夫也少不得如此但若拘牽于文義截然割開做兩事則何時是靜存之時何時又是動察之時故說理須是渾融知其合不可不知其分不然是混同之學矣知其分又不可不知其合不然是支離之學矣總是互相發明不必太泥

問敬一錄云須將此身放在天地萬物中自能見大若攬之爲己則道德己之道德生成己之生成便局促了敢問此身于天地萬物作何安放曰那有個天地萬物另在何處又將此身去安放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則樂莫大程子曰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能樂能一體便是此身放在天地萬物中矣

問論學而歸于孝弟可謂知本矣然孝弟發於本心今欲接續培植此心使時時刻刻痛癢相關而不間斷意必非勉强之所能也孟子所謂擴而充之其何以用心又曰思誠果何以思之歟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卽是擴充樣子上面只說個端若就能了豈不可惜上面說個自賊若便聽他豈不可痛故教人要擴充到仁無不愛義無不宜禮無不敬知無不知時視乍見之惻隱不又加進乎羞惡辭讓是非亦是如是到足以保四海方是充之至處子思言誠之者人之道孟子易之以思誠教學者用功尤爲吃緊內有愼獨的工夫不僅明善而已

問會語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吾輩鈍根且爲其奴婢此言深中好高之病但省察涵養總是一敬特因心之動靜

而異名耳倘動密而靜疏則所謂常惺惺者有時而不惺惺矣故謂鈍根從省察入手漸到有可涵養處則可竟謂鈍根不能涵養恐主人翁常久盤游於外而家中不勝察此中恐尙有進義願聞之曰且爲奴婢且字卽不是竟謂鈍根不能涵養令主人走失矣賢謂鈍根從省察入手漸到有可涵養處是

問道理亦易明白但遇事而氣不足以勝之或震蕩而失守或雜亂而無章未免有物重我輕之患何以能使吾心之力大而足以勝事張于言矯輕警惰果何以矯之警之至于七情之發亦有不係自私自利而感之太重一時不能消去何以使心不爲其所累曰到底是見不眞守不定至心無所主故物重而我輕耳若心有主則氣便足以勝七情所感雖重亦

何至累心孟子言不動心在養氣而養氣卻不在氣上養在心上養故曰慊心又不止在心上養在性上養故曰集義知道在心性上做工夫不必如張子所言到輕方矯到情方警

問知行合一之說意謂眞知後便自不能住手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所謂仁守果何如也朱子於誠意章言實用其力實用其力便是篤行矣篤行便是誠意矣今敬一錄中將篤行與學問思辨皆屬格致其與朱子不同者安在曰余原不如此說原是問求仁之學論語言之學庸孟子不言何也曰大學明德中庸天命之性孟子性善非仁而何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孟子求放心非求仁而何如此說安見與朱子不同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常人固皆有之然非實有戒懼之功便如明鏡不拂塵埃不去而光明不露所以俄頃昏昏不覺卽此已是放心以此放心而卒然發之豈有中節之理又豈可爲天下之大本乎今槪以講學相對之頃無喜怒哀樂便謂之中恐未致之中與既致之中得毋微有分乎曰講學相對之頃無喜怒哀樂卽是未發而中卽在不過借此形容個未發光景耳其下卽曰非愼獨君子何可易言又曰不是任性而發便可中節於此可悟

問孟子云平旦之氣依稀是个中好惡與人相近依稀是个和此全由靜久得來竊意動靜雖云無端而工夫從靜入手較省力何如曰從靜入手固是但必一于靜到動便去不得了火裏生蓮方是手段止靠碧池翻成滯礙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集註皆兼人物言竊恐萬物之性率之不可以爲道修之不可以爲教也記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竟此只是說人性否曰自然多分是就人上說不然下面戒愼恐懼愼獨喜怒哀樂中節亦責之物乎但人物之生是道理合當如此如牽牛鼻絡馬首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鼻牽馬首定行不去看程子折柳之對與書鳥獸魚鼈咸若之言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之旨何不可兼人物言

問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註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致之謂如此則工夫全在知性矣然空空說個知性教人何處下手故以窮理言之但果欲窮理未有不從心窮之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言心可以該理也擴而充之非盡心而何無所不擴充則萬物皆備之體自見非知性而何如此看來則知性工夫全在盡心似與孟子平日之言相應今集註不以盡心爲先而以知性爲先其意安在曰不知那性從何處去盡那心賢試做來方信得及佛氏言心正坐此病

問日用飲食莫非此道不知者便謂日用間不論合理不合理莫非是道則是以人心爲道心矣敬一錄有卽放辟邪侈心亦在一語恐學者誤看卽是陽明先生所云喫酒便一心在喫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之說矣此處恐宜將本意明言曰余是說求放心不是以一箇心求一箇心當其涵養操存心固在也卽放辟邪侈心亦在也知其放而求之心卽在是不然又是騎驢覓驢求是如喫酒好色所云至日用間饑食渴飮莫非此道要得飮食之正方是道墦間求乞便不是道

閒敬一錄云性本寂然情則有眞有僞竊疑有眞有僞者似屬意若情則未有不眞者但邪正不同耳何如曰惻隱情之發也納交要譽惡聲非僞而何

太極圖說止夫子易有太極一句盡之周子恐人認爲有形之物故以無極二字加之後儒往往疵議總是意見未化耳若虛心觀理則加以無極二字未見多去卻無極二字未見少也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無極而太極是周子贊太極之辭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圖不過畫個陰陽互根而又包括無外的影子與人看初學不知容易疑有個光怪陸離的東西放頓在何處蓋太極理也卽中正仁義是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初學不知又易疑成兩件甚麼東西調和在一處蓋有理便有氣有氣便

有理止孟子形色天性也一句包括都盡最要緊者主靜立人極君子修之吉耳周子曰無欲故靜可知這靜全在無欲無欲故一毫染不得一毫動不得乃可講立人極工夫不外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修亦不外是人極之立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立天下之大本而人極立矣

太極動而生陽止如一歲從元旦說起陰陽止是一氣陰之發散處卽是陽陽之凝聚處卽是陰不過分而二其名耳分陰分陽兩儀立若說做兩件東西截然分開立著便不是

通書四十章未暇細講大畧們原本於太極圖說篇內誠字卽所謂太極也明太極爲實理而有體用之分首章言聖人之誠卽天道之誠次章卽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幾圖善出於正惡出於偏最爲獨見胡氏則善惡並出便非矣幾者動之微也微爲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閒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卽所謂寂然也後人以念頭初動當之遠矣

易贊知幾爲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素定非寂然不動而何知幾研幾有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工夫而後能不動不然無把柄矣有此幾先之學方可言知幾之神

五峰胡氏曰患人以發科決策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實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

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

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眞西山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于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出于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西銘口裏說的是事親眼裏看的是事天首節言人爲天地之子後節言人事天當如子事父母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意合一篇看有個理一分殊就一句看亦有個理一分殊

張子言此者見人將自己一身看得太狹小了局促了自己看

1546 78.5

做自己天地萬物另看做天地萬物更無人以天下爲己任者不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須與天地同其廣大吾之氣即天地之氣須與天地同其充塞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爲己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分毫躲閃不得亦分毫牽繫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是如此故大學言明德便言新民中庸言成己便言成物此方是萬物一體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內此方是仁體孔子開口教人從此立根脚後儒失之只作得必信必果硜硜小人之事而聖學亾矣古人汲汲皇皇隱居求志是求此理行義達道是達此理西銘識得此體段見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不是尋行數墨了格局討緇銖照人眼目人可以承當得起故指出個踐形惟肖的人出來工夫全在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此是安勉王伯之分

顧允成曰近來談道家正蒙一書未嘗過而問焉一番拈動光彩如新又曰西銘是個極宏闊的體段故推至于知化窮神東銘是個極詳密的工夫故嚴於戲言戲動愚謂知化窮神四字即正蒙註脚

鄧元錫曰正蒙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今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等而實踐于言教動法書爲實得不舍於瞬息之存養語上極乎無形語下研乎形器語大極於無閒語小入於無朕造端者從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而推之無不準也自言曰吾之此書譬之木乎根本枝葉悉備充榮之功在人而已

蔡西山曰康節之書以日月星辰水土火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下之變化以性情形體飛走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也又曰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兩者皆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

觀物內篇康節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記康節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或問朱子先生說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

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或問邵子溺於數如何亦列聖學朱子曰數也而不悖於理則數與理豈歧而爲二雖由人殊塗適道則均鄧元錫謂數溺則惑通則神自有生民以來盡天地之極極其用惟箕子也夫堯夫也夫又曰康節其初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衰也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開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成知得甚事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

合而觀之這些道理何嘗出得五經四書昔之聖人已說盡了後儒不過抽而出之再發明一番耳總是經書是人習見習聞故不留意後儒論說乍見易駭遂謂神奇性理又將此等書敘之于首而援引諸儒解釋至數百條縷縷幾萬言不盡何怪後學不以爲古今不傳之祕天地未洩之蘊哉近日應潛齋先生註性理大中敘列孔子于首次孔門弟子次及諸儒將性理書列之于首者反倒之于後亦是一見

戒愼恐懼即是君子坦蕩蕩

尋常談說道理非不了了至于當機對境猶未免一轉兩折不得覿體眞實豈非見解一路作障礙哉

細細尋求盡是葛藤聲色貨利耳目口體種種作業此皆習氣深重自纏自縛非有眞志眞功安能一了百了

以氣凌人自致恥辱言語差錯失己悖人羣居終日說長道短訐人過失尤宜深戒

取友甚難志同道合亦須有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道不易合此益友也諛言悅己常順吾非者志易于同此損友也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其過朋友能攻人之過難有過能受人之攻更難人能攻我能受朋友之義其庶幾乎

讀書心要公又要細又要寬不公則偏執止見一邊須將道理平鋪自放合四方八面皆可見得不細則鹵莽無由深入須著工夫敲骨打髓使毫毛纖髮皆可透過不寬則急迫便自艱險須將心胸擴大展開俾上天下地皆可包住

六經皆聖人刪定全是天理只要人體認若三代以下文字須

是有識見方能究其得失然止以六經律之自然不錯

聖門立教博文約禮博約並舉而以禮爲歸今世講學者任意說一套空理幾謂聞見可以盡廢覺五經四書在天地間俱成贅物抑過甚矣

鄭端簡公曰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于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此公論也

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安世曰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不妄語二字何其痛切

管仲有蓋世功夫子以器小二字結局他即此便見孔門大意

朝廷以一郡之政事寄之於守以一邑之人民付之於令與民最親匪廉則貪匪明則蔽匪仁則忍匪公則偏匪才則廢五善備而親民之職舉矣

鬼神之道聖人諱言其實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時時有鬼神照察若處心積慮一毫有虧再瞞他不得他慣盤算人惟是仰不愧俯不怍則與之合德

世界許多高低好醜若能一了百了亦過眼陳迹而已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一切不須揀擇但能以無事處之辟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眞實受用雖日酬萬變可以澄然無事矣

富貴福澤不過厚吾之生貧賤憂戚乃是玉汝于成天缺陷西北地不滿東南日中不過片時而昃者其常月盈不過一望

而虧者居多造物且然人必求完全稱意亦見其惑也若能安分量力隨境順應不論有無豐儉常變順逆盡其當盡之道不行非分之干此心亦自慊然無有不足盈虛消息天之道也君子亦惟虛以待之而已

以大舜之聖皋陶陳謨猶擬以丹朱戒以慢游傲虐若教誡至不類頑童者征有苗無有不是處伯益乃戒以滿招損謙受益若規諫至不德如巔項背者想見古人古色忠厚篤棐處

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不聞罪之

謝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見一章甚好足見夫子覺世婆心循循善誘無行不與隨人所問指陳一端道理固相師之道也故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人俾人知所持循惟善悟者超然自得於意言象數之外也

禪家非樹非臺之說竟成時儒講學宗旨千說萬說變幻萬端到底不出此意堯舜姬孔論學之言俱在五經四書如此教人否

子貢多學億中誠與顏子相反至領一貫之訓而聞性與天道當亦有見于大原大本未可易視也後儒謂顏子沒而聖學遂亡子貢子張之學皆於後世為聞見為功利臆亦過矣

三尺童子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其天良也極惡之人謀之以順理之事則坦然不疑而行謀之以非理則遲遲于心其知良也

至善者人心之本體即天命之性而未發之中也致知則致其知止之知格物亦即格其至善之物蓋致天下萬事萬物之知莫如致吾心知止之知格天下萬事萬物之物莫如格吾心至善之物致得吾心知止之知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知在其中矣格得吾心至善之物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物不能外矣此惟眞致眞格者知之難以言語告人也

學莫先於治生之說人每非之夫治生豈營營逐逐之謂哉男耕女織常勤常儉草木衣食自可不缺苟度歲月以黽勉子道方是善學若一概置之兒啼饑妻號寒曰吾憂道不憂貧也道豈如是哉

讀堯典舜典可見唐虞君臣此都俞俱是相與講學豈獨二典為然即商周君臣咨嗟告誡凡載在尚書者今讀其詞何非當年聚在一堂相與講學

一家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手不釋孔孟之書口不絕仁義之言即此便是義皇世界古初遺民

百姓日用而不知可知百姓日用皆妙道也特不知耳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不足語于君子之道者以其見也意見之害道如此

章文懿曰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致狂妄

鹿忠節公曰曾子雖千萬人吾往膽何其大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膽又何其小惟其有道小膽纔有那大膽皆名論也

眞心為志者隨所處而皆是私心自好者雖為善而皆非故孝親敬長溫凊定省若是個好名之心不得為孝矣一介不與一介不取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若是個千譽之行不得為介矣倘此心不欺則豈但捧檄不為鄙甚至好色好貨且以之與非眞與妄之別也

人認主靜功夫爲靜坐故往往言靜坐此與禪家閉目合眼九年面壁何異若理會得戒愼恐懼則不求靜而自靜矣

心中無一物故能體萬物若著在一物則始也蔽於物終即役于物矣神能妙萬物故能宰萬物若滯于物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矣

孟子以同流俗爲鄉愿俗非一端出于道德者皆是習之者耳俗目俗態俗腸俗非脫胎換骨一番不免閹然媚于世也又俗以清奇曠達爲拔俗更俗之尤也

文中子擬經之類似可不必然所得者洙泗正派本領純粹振古之豪也宋儒譏之未免太過

陸子靜之學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功荆門之政幾于三代晦翁門人吹毛求疵其指爲禪亦覺欠公

吾人心事須如白日青天行事須如臨深履薄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周宜振錄

受業彭甯求輯

男　宸黼編

卷四

金閶會語一百則

（男宸黼曰此大人丙寅年撫吳時于蘇庠明倫堂集紳士諸儒所講語）

竊念胥臺名郡茂苑多才聖學南來彎華勿替況尹和靖絃歌所在胡安定教授於斯具有淵源各經成就而余以方隅隨質困勉庸流過荷招攜遂肆討論析疑訂異端賴起予崇正閑邪實資有道云

孔子學之不講引爲己憂孟子好辨謂不得已蓋其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未大著于天下而復有楊朱墨翟之言以亂之故孔子不得不講孟子不得不辨至漢儒讖緯九流之流于雜唐主釋老詞章之出于支而道大晦至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然後取而表章之聖教遂大明于天下厥後朱陸異同之辨陽明良知之攻又成聚訟夫朱子兼周子之情程子之正無可異議即象山六字管歸晦菴敬其爲人安可輕議吾存其說可也良知二字本于孟子文成學業事功表表人寰亦安可輕議吾存其說可也安用詆毀亦安用調停哉今　皇上聖學淵深崇儒重道于五經四子之書著爲講義頒行天下如揭日月而中天矣余謬膺　寵命叨撫此邦敢不躬先作倡鼓舞興起自愧頑鄙下士質陋識庸毫無所能顧令容邑有講撫浙有講茲于吳有講亦以律己也一以守官也妄意先置身於理學之中竊附爲理學之人則律己不可不嚴居官不可不清不嚴不清即所謂假道學也假不可居必勉强奮發束躬勵節刻刻不敢少懈務期表裏內外初終如一不愧屋漏而後即安其本志也然豈理學是一種人習舉業應制科取功名做事業又是一種人好文詞作詩賦負才華擅聲譽又是一種人不知同澤詩書禮樂之教同在日用倫常之中同是此理同是理學之人人之不明每每區別而所謂道學人者又岸然自異獨行踽踽若有所矯于人而人之非之笑之也宜哉吾輩鑒此益律己益嚴官守不可矯矯自異亦不可隨俗浮沈于倫常日用間一言一動在在體認天理脩身寡過乃不負此生

問誠意章曰學者從事于理道經書中最切于身心性命者莫如此章然誠意之說前賢發明已多儒生童而習之人人能道今日何用講然儒生所習者書册之陳言究無益于身心蓋此一個心須每日提撕令常醒覺頃刻放鬆便隨俗轉無復收拾如此章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于心如何如好好色如何如惡惡臭試返吾心果不自欺好善如好好色之情眞意實必欲得之而後慊而無一毫之欺乎惡惡果如惡惡臭之情眞意實必欲去之而後慊無一毫之欺乎果能謹獨非特顯明之地是如此雖在隱至微人所不知之地亦如此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皆能一一謹之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又驗之于心心果能廣大寬之乎體果能舒泰乎一有不至則頭猶躍必求快足于心而後已如是方謂之讀書方

是眞能誠意者今此座中皆此地者皆有父母子民之誼若紳若士若後生子弟皆有輔世長民之望若閭左小民皆在日用倫常之中居官者外面俱要人道淸而幽暗之中隱微之地卻不能淸外面要人道愛民而所行卻不能愛民是欺也何由得慊搢紳居鄉秀才列庠細民立身外面要人道好而處心積慮卻不能表裏如一精的且莫說至粗的聲色貨利上先不能廓淸人臨貨色難得有仰不愧俯不怍的人難得有不愧屋漏的人又安能細微檢察到納交要譽惡聲上去所以尹和靖莊敬宏毅不欺暗室伊川問和靖讀大學何如對曰只看心廣體胖一句甚好又問如何尹氏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你看他一生不欺暗室如何不心廣體胖凡人心體本是闊大只因愧怍了便卑狹便被隔礙了只見得一

邊所以體不能常常舒泰若無愧怍則無物欲之蔽方能廣大吾輩俱宜一一爲之察點也

問誠意曰表裏如一便是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心中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僞之所由分也

問兩謹獨曰到自慊已是實理了故君子必愼其獨是別舉起一句致戒至下面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小人一段便是自欺的閒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不善而著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此章是君子小人分路頭處從這裏去便是君子從那裏去便是小人

問既從這裏去是君子何以下面又有許多工夫曰這處立得腳方在天理上行後面節目未是處卻須旋旋理會經文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黏綴中間又是相貫譬如一竿竹雖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子

致知誠意之本也謹獨誠意之實也致知則意已誠八九分了止是猶恐隱微獨處尚有些子未誠實處故其要在謹獨

顏子博文便是格物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

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可曰人不知然曉然共見如此

問心廣體胖曰是形容自慊之意即此是誠意之驗

問誠於中形於外誠者眞實無妄安得有惡曰此便是惡的眞實無妄誠字止訓實字

問朱子曰所謂毋自欺者當于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爲自欺此處語意極細不可草草傳文何以又說到小人如此之甚曰朱子因承物格知至之後而言故說要細看小人又是下一等人然聖賢言語所包原廣不止一流人如大全小註喻自欺如金已足色到八九分了只一分未盡亦是自欺又云如金包銅鐵在內外面飾以金是自欺此語卽有淺深可知人有不同自欺亦有淺深粗細不同小人固是自欺君子亦有君子之自欺處但細微耳

問誠意章不必牽引致知否曰此章原不牽引致知兼說若牽引不了亦非解經之法

論語富與貴章是吾輩立身行己一大關鍵不可不講宋儒謂富貴貧賤取舍是就至粗處說後面方說得細密余謂這粗

的便是極緊要的吾輩平居靜對高談性命精言存養人人能之及處之以富貴得意之埸貧賤困厄之地鮮不易其所守矣所以夫子先說一個富與貴試看今人終日營營逐逐眈眈虎視止爲這富貴終日戚戚于心失則悲得則喜止爲這富貴文章技能相高聲氣黨援相附勢以相軋利以相圖止爲這富貴這富貴求之且不可得何能苟非道不處然則這富貴豈是不好的古來堯舜禹湯文武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何嘗不富貴稷契夔龍伊傅周召位極人臣食祿萬鍾何嘗不富貴富貴之中有仁焉無時無地而不用其力前面許多聖君賢相迹其書冊所載察其精神隱微何嘗離于終食之頃間于造次顚沛之際隨富隨貴而皆仁何嘗因富貴而違了仁亦何嘗因仁而妨了富貴夫子又說一個貧與賤試看今人愁窮嘯餓止爲這貧賤卑躬折節屈己求人也止爲這貧賤士子文場失利便有許多牢騷不平之氣是己毀人也止爲這貧賤凡民苟利于得行非道非義之事陷于刑罰也止爲這貧賤貧賤求去之而不可得安能非道不去然則這貧賤豈是古來無的虞舜漁澤伊尹耕莘孔子疏水顏子簞瓢何嘗不貧賤貧賤之中有仁焉無時無地而不用其力前面許多聖賢攷其生平審其操持察其精神隱微何嘗離于終食之頃間于造次顚沛之際隨貧隨賤而皆仁又何嘗因貧賤而違了仁亦何嘗因仁而礙了貧賤故論仁者直須從富貴貧賤場中勘斷如眞金下火百鍊愈剛方是眞金吾輩所當共勉也

問審富貴而安貧賤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不以其道得貧賤卻要安君子于富貴之來須是審之于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但要安而受之不求去也

朱子曰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處又曰終食造次顚沛一句密似一句須至傾覆流離之際亦不違仁也

問朱子曰聖人之意不獨是敎人于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顚沛造次都用工方可今日要從富貴貧賤上勘斷這是如何曰朱子所疏是一說余今日同吾輩相闡發相勉勵又是一說

問夜氣說曰此章最是發人良心此章說心又說氣止重在心不重在氣本說仁義之心先說牛山之木是最好文章如詩經比體又是興體要緊的是操則存一句朱子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梏亾則他長一分自家只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出人心陷溺已極終身昏沈展轉流蕩似乎沒處尋找孟子從夜氣從平旦之氣上尋出一個依稀端倪來人若能從此接續將去不令旦晝之所爲又梏亾了一日長一分明日又長一分漸漸長進去令此湛然虛明之氣平旦如此晝亦如此夜亦如此則氣愈清而吾本然之良心無不存矣夜氣卻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個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用間于好惡處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樣子梏亾非梏亾夜氣謂梏亾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是存個甚麼非存夜氣存本然

良心也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心是個難把持的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操不是塊然自守蓋心是活物止是常常提醒便是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存者止是于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當便是心不在只管兀然守著忽然有事到前操的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昔范淳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伊川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能識心此一段要人看孟子舉孔子之言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無出入是一種人有出入是一種人言有出入是一個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個意思但今以夫子之言求之他分明道出入無時且看自家今汨汨沒沒在這裏非出入而何

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歇得些時氣便清若日晝所爲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爲之不存矣至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生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那水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太甚雖有止息之時此水亦不能清矣

問平旦之氣曰此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

以上三章書可以通作一章看首章言好惡次章言欲惡三章亦言好惡好惡上雖著力須有工夫首章工夫則曰慎獨次章工夫則曰無違三章工夫則曰操存然此三段工夫亦不是呆著力得的不過常常提醒此心令無昏昧走失則天君有主而其道可一以貫之也善哉謝上蔡之言曰常惺惺法四字足以盡之吾輩用功不論閒居不論造次顛沛不論平旦不論晝不論夜須令此心常惺惺便是存養之密謹獨之嚴好惡不差而夜氣可存卻意可誠心可廣體可胖富貴貧賤之間造次顛沛之際無往而不得其宜矣

心一也可以爲堯舜參天地亦有居下流至違禽獸不遠者所爭者毫毛之間遂霄壤之隔此惟精惟一所以開萬世心學之源也

陸象山云舜若以人心爲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危者不可據以爲安耳此說之有理者

射立的而後可命中學立則而後有所宗聖人者學者之的則也今語人以聖人必可至聞者未有不駭夫至固未易言矣若舍聖人將焉取則乎故程門之教言學以道爲志言人以聖爲志纔說第二等便以爲自棄

人卽一大渾淪元氣直貫到底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故仁者仁之仁義者仁之義禮者仁之禮智者仁之智

敬德之聚也敬則聚不敬則不聚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以此形容敬字最爲親切朝兢夕惕常如鬼神父師之臨其上深淵薄冰之處其下肅然而不亂烱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拘迫非敬悠緩非敬也

程子以一敬字該聖功之始終秦漢而下諸儒皆莫及尚書開口道個欽字千古心法相傳莫踰於此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曰仁曰誠曰中曰至善無敬則無仁無誠無中無至善曰物曰知曰意心身曰家國天下無敬則無格致誠正脩齊治平

性無不善情則有善有惡才亦有善有惡心亦有善有惡蓋性是理情才心已落氣一邊了故程子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之說確不可易情與心亦然五峰云氣質之性亦有不善但氣質不可以性言耳

人心最活故靈妙不測不測故無遠不到無微不通無幽不徹無堅不貫可以燭照事幾會通人物包括古今彌綸天地但以私欲蔽之則昏昧以誠敬存之則虛明

人心虛靈非槁木死灰決無不思不慮之理但思其所當思慮其所當慮而已若苦苦排抑要息思慮只此息之之心便不得息矣故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名者人之所共爭多取則爲造物所忌利者人之所同欲專己則爲衆怨所叢君子先實而後名其于道者幾矣先義而後

利其于怨也寡矣

學者務精義而知命精義則事事皆宜知命則在在皆安天下之事有可以由己者有不可以由己者可以由己則有吾精義之學在不可以由己則有吾知命之學在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

敬字是活法非板法無繩墨無格套無拘牽無苦迫若有繩墨格套拘牽苦迫則養心而反以害心今人以操持念頭爲居敬解讀經書爲窮理

天下事變無窮而理則一致知者知其理而已至誠前知亦知其理而已非是物物要知件件要格尋枝覓葉役役終身之謂也君子亦先其大源大本而已恃源而往厥流自分探本而出其末自舉如是者謂之知要知要則目無全牛游刃有

餘矣

古人日見正人日聞正言日見正事其爲善也易士生三代之後邪說惑人詖行移志往往耽情縱慾與時俯仰從俗浮沈汨沒于卑污苟賤以終其身永無出路大可懼也若能猛省振拔親賢師友立誠不欺以善爲法以惡爲戒日新月易循序漸臻駸駸乎至於成德也幾矣

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七字詩人能道及此合五經四書中要語千聖相傳心法天命於穆本體一句道盡人心體原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常光常明何理不燭何善不止何本不立何用不行哉

爲學如登泰山立也遠觀仰首注視雖識其崔嵬高大無益也莫若以身試之尋途俯首步步而升其間層崖盤道殊迹奇

觀既可周覽至于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哉

學非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僅資聞見之謂也君子之學法天而盡神天道不已神明不測不已斯天天斯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惟時習者知之

今世言道者多矣或深求性命或躭守書册或兀坐返觀或遊心聖域至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反略而不尋討是猶適秦而北轅航越而西棹也

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至德之精道之妙也惟滯于有者不特著意文字有文字之障著意事功有事功之障著意聲華有聲

華之障卽著意理道有理道之障著意持敬有持敬之障著意涵養有涵養之障障于情欲者易廓淸障于意見者難破除也

心不爲物欲所遷虛明純一如衡常平如鑑常空便與天地相似與鬼神合德

堯舜仁如天智如神當日命九官之事亦未必悉知悉能孔子入太廟每事問知而故問是欺人也不知而不問是自欺也聖人至誠不欺是必眞有不知處令人望堯舜孔子何啻天漢乃以一物不知爲恥是欲以堯舜孔子之不能者而欲兼之亦見其惑也

有過貴改改則卽止若常常留滯胸中愧悔恚恨不已則善無由進反足爲心累

樂善改過者如轉戶樞如推輕車日益進矣執己遂非者如制辟馬如斡礌石庸斯下矣

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爲謂之惡過而不知知而旋改可恕也若知而不改則是有心爲不善謂之惡不謂之過矣

溺于訓詁者一言出于傳註卽駭焉咋舌背于孔子則恬然安之大惑也昔人本經爲傳今人以傳作經

人知事累心不知是心累事物各有情事合有理情則乖之理則順之更無不妥物無不安心亦不勞矣否則悖理拂情擾物滋事心欲泰甯得乎

今人高談性命豈止老師宿儒能之卽童子操觚命以天命之謂性題目亦可作成文章言下亦能了了然孔子五十而後知天命豈孔子知天命之難而童子知天命之反易耶蓋童子所知者紙上之陳言胸中之活套也今之徒談者何以異於是

喜怒哀樂未發一點念慮不起如貓兒狗兒飯飽熟睡叫不得做中赤子之心無知無識宜可謂中然得意便喜失意便號哭已自偏倚了也叫不得做中須戒懼愼獨後方可識得乃由存養所致非混沌之謂也

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卽說禮樂故此章禮字頗重不可看輕後人竊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卽皆道也聖人則之而爲三百又則之而爲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卽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卽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撐持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

天下之私不勝窮惟至公可以絕之天下之邪不勝辨惟至正可以止之天下之欺不勝察惟至誠可以禁之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若夫我私而欲責人之公我邪而欲得人之正我欺而欲致人之誠未見其可也

學問不拘從那路入做到極處卽便是仁如克己復禮也可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也可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也可到得私欲盡淨天理流行其致一也

何思何慮端拱穆清是天理純全後境界學者未到純全處未可妄言何思何慮也止是出于自然不過其則一循乎理雖千思千慮仍是何思何慮

近世論學或聽其言或觀其書非不元微超脫及觀其作用毫不得力然吾儒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俱在惟諄諄于謹言愼行明物察倫是訓何嘗有一語元微超脫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雖妙入聖神亦不外眼前學問

私欲淨盡萬慮俱清此心本體光光明明隱然呈露如咸池浴日一點無翳此際可探未發消息並可探天地萬物位育消息

學問有從有而入子無者則漸向元虛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

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肎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于有者則漸次入于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

孔子之毋我大舜之舍己即顏子之克己己非私有我之見即私也能克己則止見的是禮不見有己不見有己而後見得眞己撁一髮而身爲之動萬物歸懷此仁體也

堯舜手造一個唐虞世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于本心上何嘗添了一些顏子陋巷中一事不做何嘗少了一些不是堯舜顏子不添不少元來是添不得少不得

禮樂法度莫非妙道所存古人本道而制之無有精粗二致

爲臣忠爲子孝爲弟悌爲友信聖賢許多話教人不過要人如此吾輩多少居敬窮理功夫也不過是要如此

道塞乎天地體乎萬物大極于彌綸參贊之宏細不遺夫飲食男女之事惟徇欲者不之見耳

因循苟且怠忽數字是學者大病痛德不實進業不實脩爲善不力去惡不嚴與世俗共浮沈虛度此生皆坐在此

提綱絜領是大本要緊自大本而推之千條萬派在乎其中矣若本領上欠了則全無用處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似無良矣及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眞是眞非自是炯炯

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爲言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兆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無氣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之數則數與鬼神

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氣其氣知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

每章書俱有個源頭有條入的路數中庸首章天命是源頭戒懼愼獨是入的路數末章天載是源頭內省無惡是入的路數大學首章明德是源頭正心誠意是入的路數不動心章道義是源頭集義慊心是入的路數太極圖說太極是源頭主靜立極是入的路數西銘乾父坤母是源頭不忝屋漏是入的路數尋得路數而入即工夫即本體即效驗矣

問何謂心統性情曰仁義性也孟子云仁義之心惻隱羞惡情也孟子云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于此可悟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亦是此義所以聖賢工夫止在心裏着到一舉而兼得之矣

問求仁之學論語言之學庸孟子不言何也曰大學明德中庸天命之性孟子性善非仁而何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孟子求放心非求仁而何

問定性書性何以定曰紫陽謂性字止以心字看最是以心字看通篇便自了了人非惡外物而思絕之則必逐物而爲所引去能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則動亦定靜亦定自澄然無事矣

問君子思不出其位位字何指曰亦無指大略不可輕看須于帝之衷民之彝求之

問中庸言誠言性言道有殊乎曰誠卽性性卽道也若誠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問伊川以公近仁上蔡以覺訓仁是否曰仁未嘗不公而不可以公盡仁未嘗不覺而不可以覺盡譪乎若春暘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醕此善形容仁者也近世杜紫峰云只此盎然生意點點滴滴觸處淋漓此亦善形容仁者也

問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仁則何如解曰孔子曰仁者人也言仁者人之所以爲仁而非卽以人爲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人心與義人路對亦非卽以人心爲仁也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言惻隱者心之發端非卽以惻隱爲仁也程子曰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言仁之量非卽以一體爲仁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此委曲訓釋之辭亦非以此六字爲仁也曰然則當如之何曰理難見氣易見學者不知仁義禮智且看春夏秋冬春氣一到氤氳和厚何所不生何所不貫仁卽此氣象也夏秋冬雖

不同皆此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間故一言仁而義禮智在乎其中矣學者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信乎足以長人矣

問知行孰先孰後曰知行當相須不行由于不知不知由于不行以知論則行爲重以行論則知爲先人於親不孝于兄不弟者以事父事兄之理未明也若將這道理講得明白透徹遇親不容不孝遇兄不容不弟矣此不行由于不知也入要到長安止坐在家臆度揣摹個虛境界或聽憑人說終是狐疑如實實行將去則過都涉邑遍覽天下名山大川及京城宮闕壯麗凡瞭然在目者卽爽然在心矣此不知由于不行也

問天理人欲之分曰亦無分饑食渴飲好色好貨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

問工夫不忘便助長奈何曰只是立志不堅見理未透耳理皆固有從中而出非由外鑠如饑必食如渴必飲何忘之有食飽則罷飲滿則止何助長之有

問程朱陸王孰得曰不必如是較量吾友但平心看道統羲堯而後無孔子可乎曰不可孔子而後無孟子可乎曰不可孟子而後數千年又無程朱可乎曰不可程朱而後無陸王可乎曰程朱已昭若日星矣曰如此則吾友知程朱陸王矣

問天地大矣人能範圍之彌綸之裁成之輔相之參贊之位之配之何也曰語其量極于兩間尋其要握之不過一掬苟能尋之且握之矣將見我大而物小也物有盡而我無盡也物之大者莫若天地信乎可以範圍之彌綸之也道在則然也

問何以觀未發時氣象曰此先儒說得太深了某亦觀之止似鏡中觀花全未見得學者止須從事于戒懼慎獨戒懼慎獨之後人盡天全之時渾淪性體時時呈現處處皆有個中件件皆有個中不另有個中在未發時也

問孔門止言仁者何也曰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夫子贊乾元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元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可知仁者生生之理也天地人物無此生理幾乎息矣故四德之仁猶四時之春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若無仁何處尋個義禮智猶無春何處尋個夏秋冬人身體痲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故夫子每每言之所以號呼羣生之辭夢而省覺之也

問閑思襍慮曰朱子曰人若見得道理分明自無閑思襍慮天下何思何慮卽是無閑思襍慮不是全不思慮

問讀書曰須先理會得心胸中先有個權度則凡耳目所到之處尺寸不差銖兩皆見如堂上人觀堂下物矣不然我亦襍于堂下稠人中何時出頭守定書册鑽破故紙無用矣

問兵曰未治兵先治心王者心純乎天理則爲王者之師無窮兵黷武之舉將兵者心純乎天理則與士卒同甘苦制勝發謀取諸吾心仁義禮智信五者而無不足兵不失其本心則有勇知方乃可以用其餘則有法在運用之妙仍存乎一心而已

問仕學曰學是心學非學做官也做親民之官心無欲則公公則生明明則威可畏而後可施自能行其所學如古循良做臺諫之官心無欲則諸所建白盡國本重慮宗社遠猷之圖

無一切恩私苟且之計做宰執之官心無欲則自能啟心沃心格君心致君堯舜澤被蒼生功成身退欲然一如素士卽有若大掀天揭地事業如浮雲一點過之太虛無一可爲我有方是學方是仕

問大人何以不失赤子之心曰天下之理豈有妙于不思而得者乎孩提之不慮而知卽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于不勉而中者乎孩提之不學而能卽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郤孩提之不慮而知則聖人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郤孩提之不學而能則聖人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幾學者誠能周旋于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可以爲堯舜矣

問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何以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爲士之次曰就宗族鄉黨而言則謂士之次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是堯舜之盛業也

問如何用力方得心事快樂曰心地原止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忻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子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中庸中字大學止字當作何解曰本文自有明解不必更爲訓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卽是中字明解于止知其所止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此卽是止字明解

問天根月窟之義曰亦無甚奧義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但先儒以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也謂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于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于坤由後天以返于先天奉天時也于謂以復爲天根則陽以生如樹萌蘖非根也以姤爲窟則陰以生如兔露影非窟也靜者動之根陽即陰之窟此陰陽互宅動靜互根之妙也乾生于子故復根于坤虛以胎之靜以育之是曰天根坤生于午故姤窟于乾闢則翕之顯則藏之是曰月窟以先天而統後天天弗違也

問陰陽相生之義曰天地間止是一理亦止是一氣陰陽雖有兩字不過一氣之消長屈伸分而言之耳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如呼吸然非呼是一件吸又是一件也五行雖有五其初止是一氣分之則一而二二而五合之則五而二二而一

問五行生序之義曰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自一至十之數正言奇耦多寡耳若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黃勉齋曰若以次序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後第七而成火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最爲明切六之成水猶坎之爲卦一陽居中地六包外也七之成火猶離之爲卦一陰居中天七包外也止看作一陽生水陰六成之二陰生火陽七成之便自了然總之止是一氣若造化生物如此區區又是癡人說夢

問清虛一大之義曰道無清濁無虛實無大小若以清虛一大爲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此認氣爲道之過也

問郊社禘嘗治國之義曰事上帝必欲當上帝之心萬民萬物上帝所生吾使之一有不遂不可爲事祀先人必欲當先人之心子孫臣庶先人所遺吾使之一有失所不可爲祀以此推之自信得及

問赤子之心曰人初生即天地之始赤子知識未開全體渾淪到後來情僞出而性傷矣孟子言赤子之心只取無僞非指天命之性也大人不失便是至誠

問學庸言德言性之異曰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天地萬物即天下國家也孔子之所謂學即子思之所謂敎也而其要同此愼獨甯獨學庸即論語言仁孟子言本心言良心言仁義之心即天命之性即明德也論工夫堯舜言精一孔子言時習孟子言求放心總外不得愼獨程子言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其要止在愼獨一言盡之愼獨不必更言立誠言持敬矣

問孔顏之樂從何處尋曰但于萬物皆備君子三樂自欺自慊處可以依稀得之

問諸儒言性之義曰孟子性善之旨千古爲昭荀卿謂性惡揚子雲謂善惡混韓子謂性有三品秦漢而後歷千餘年無人識得性字至程子曰性即理也一言始闡發無餘而後性之一字曉然大著于天下漢儒讖緯九流之襍唐士釋老詞章之支學庸之書襍於禮記孟子七篇例以子書程朱取而表

章之與論語列爲四書以詔後世道術遂定于一至今粹然出于至正不惑於異端邪說者有宋諸大儒之力也嗚呼盛哉

問六經大旨曰盡在論語無大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經大旨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樂經大旨門何也曰易經寡過之書也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吉凶悔吝生乎動善一而惡三則寡過爲難故謂易經大旨揖讓征誅不同傳賢傳子不同堯舜治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治夏商周之天下不同而執中則同中者天命之性爲天下之大本千聖相傳之心法一有外焉便成襍霸曲學無天德即

無王道矣故謂書經大旨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先儒謂何但詩即五經可以此一言蔽之故謂詩經大旨董子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誅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篡弒之罪先儒曰禮樂征伐先看得天字有道字明白則知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者也看得自天子出明白則知春秋正名定分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也故首揭春王正月及書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知此則諸侯不敢擅于國大夫不敢擅于家陪臣不敢擅于室天子亦且以道率諸侯大夫陪臣矣故謂春秋大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綱常名教輔相裁成上極于天下極于地中極于人上而千古下而萬年若一處無禮一時無禮則三綱不立九法不章

萬物相賊役不成世界矣若不仁則禮爲虛器故謂禮經大旨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神祇格鳥獸馴焉今之樂適以導欲長怨而已不仁故也故謂樂經大旨

問夫子與點之義曰曾點言志漫衍紆徐超然于事爲象氣之外與晉人曠達不同其實三子的事到前自然隨手應付無不妥當其應付時也是春風沂水光景及應付過仍是春風沂水光景浩浩落落如太虛中日月風霆陰霾雨露無一非太虛有又無一可爲太虛有也此孔子無意必固我氣象被曾點說著故與之若做將下來曾點還未到得此言不掩而志則嘐嘐孔子所以思狂也

問無欲故靜曰非絕欲也目不能絕天下之色絕色以爲視者

非明耳不能絕天下之聲絕聲以爲聽者非聰口不能絕天下之言絕言以爲言者非從心不能絕天下之感絕感以爲思者非睿眞無欲者視無不明聽無不聰言無不從思無不睿雖紛華雜擾酬酢萬變無所不動而實未嘗動也無欲故不動耳閉關習靜心齋坐忘無不求靜而實未嘗靜也有欲故不靜耳動而無欲故動而無動而其動也自定靜而無欲故靜而無靜而其靜也常精動定靜定此主靜之妙也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四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程晉徵輯
男　晨翔編

卷五

頌一首

賦二首

北征頌

臣稽古堯典之贊帝堯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舜典之贊舜曰七旬有苗格自古迄今兼之者難矣　皇上御極今三十有五年天覆地涵六合一家海宇甯謐歲書大有計正朔之所加聲教之所暨西靜流沙東偃蟠木南界朱垠北連幽谷唐哉皇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以是戴白之叟垂髫之童優游

至化皞皞熙熙誰肯自棄於生成惟是厄魯特噶爾丹者剌麻奴子豺狼成性假佛言以惑衆託鬼道以搖人蔑棄本根傷殘骨肉自恃險遠蠶食鄰封吞弱幷寡者匪朝伊夕志驕意盈者二十餘載矣於是怨氣塞天款關叩塞者日至願乞　皇上一旅之師以殪之而　帝德如天　詔諭再四欲其並生並育於日月照臨之下猶自昏迷若罔聞知則亦弗畏　天降威命帝乃震怒於是進羣臣而告曰惟　皇天眷佑我國家俾克君臨萬方爾萬方有衆罔敢有越厥志　朕猶夙夜祗懼若將隕於深淵惟恐一夫不獲以忝　祖宗彝憲商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蠢茲噶爾丹頑梗不恭始猶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迺囚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亾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尙其戮力

獮予一人以成厥勳羣臣用咸進於　上曰小醜陸梁何代無之　臨雍命將猶捲秋籜而踐春冰也其敢煩　六龍之遠駕爲　帝曰吁封豕長蛇長此安窮四海之內有一物不得其所則王者恥之且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　予其親帥六師恭行　天罰敢用吉玉宣疇昭告於　上天神后　宗廟陵寢暨名山大川之神時文武臣工咸待　命旂門之次　天子曰咨爾費揚古嘉乃丕績紀於太常　命爾爲撫遠大將軍西路諸兵汝其統之爾甯夏將軍舒書爾西安將軍博濟夙嫻智略爲國爪牙其佐而翼之咨爾孫思克勇冠三軍深入敢戰汝副費揚古以往殲厥渠魁使無遺孽以爲厲國憂咨爾奉天將軍綽克圖爾黑龍江將軍薩布蘇爾甯古塔將軍佟寶世篤忠貞咨有成績東路諸兵一以委之爾等尙一乃心力功懋懋哉時維

仲春日在丙辰和風應律積雪初融人懷急公之心衆識從王之義輓輸運軫於道途旗旌錯雜於山谷民之望師如望歲焉師之所過如時雨焉一時外藩君長率其部曲以　朝於行在者先後絡繹不絕於道觀軍容之盛被　宴賜之恩莫不稽顙再拜而雨雪之陰化爲陽和其瑞一野草先萌牧養蕃息其瑞二掘地及泉泉甘而冽人馬資之既佶且閑其瑞三際此三瑞懷德畏威咸以今日得睹　聖天子之輿衛爲幸且見　皇上師行則頻惜馬力間釋轡步行其頌一師止則周視營壘法令嚴明其頌二而又日　御一餐與士卒共甘苦其頌三時給衣甲廄馬以壯折衝其頌四時賚牲畜以饗將士其頌五或撤御饌令會食以示優勞其頌六諸部王汗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恩禮褒加錫予尤渥其頌七至於龍韜豹略稟自　帝謨鳥

翼蛇行都依　上法料敵制勝之奇進退疾徐之方悉聽　命爲其頌入又戒之以裴降申之以輕敵　諭之以赦過宥罪其頌九若夫敬　天勤民頻祀山川風雨之神以迓天和遂有泉湧草茁雨霽之應其頌十以此三瑞兼茲十頌殆　天生聖哲爲億兆生民之主旄麾所向悉臣悉庭者非耶更兼堯舜之德纘二典之光所謂文武神聖者非耶五月丙辰朔我師遂抵拖林而賊未知猶在黑盧倫河也於是兼程倍道而進彼自謂窮荒之地　王師所不至況　九重至尊遠臨朔漠尤所不之信孰知百萬之師竟從天而降也於是挈家遠遁將自竄於巴顏烏喇之地以息游魂越三日戊午西路兩軍於昭木多直遏其前出其不意全軍皆覆爾乃棄其妻子老弱器械牛羊倉卒散去我師追奔逐北歡聲若雷而醜已救死扶傷之不暇矣　上

命馬思哈由巴嶺烏蘭亟追之務盡根株　特授爲平北大將軍凱旋是役也不費民財不勞　內帑計程三千里歷時八十日陣斬三千餘級生擒數百人皆由　皇上智勇天錫　廟算先有成謀故諸臣效力一戰而功成也自此沙漠塵清邊方孔固信爲史册之所稀載詩書之所未聞雖黃帝之破涿鹿高宗之伐鬼方詎能比其功烈哉臣職司銓衡未能躬歷行間聞鐃歌而色動覩露布以神飛敬撰北征頌以　獻擬附於白狼朱鷺之後其辭曰

天眷有德寶爲　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　御極之初三方僭亂以次征討咸賓　廟算自茲而往大定永清禮樂教化天下文明惟鶻爾丹昏迷不恭恃厥險遠侵我附庸　聖諭煌煌同歸於好奈爾陸梁自干　天討下　詔親征誓師選將匪曰勤遠欲安邊壤爰　敕有司各供乃事時維仲春待於郊次底醜之罪告於　皇天禡牙載路驅暴除殘鑾軒爰邁虎旅式從瀌瀌雨雪化爲和風　上憫征人廢餐減膳出御旌門時加獎勸外藩之長率屬來迎　黃鉞白旄　天干之尊勞以金錢給以幣帛遠人歌舞咸頌　聖德烝徒濟濟旂旆央央百靈默贊草細泉香蠢爾潛逃逃於烏喇自幸遙遙根株不拔仲夏之朔師抵拖林厲兵秣馬分路前擒狼奔鼠竄將匿西陬忽遇二帥直搗其虛棄爾妻孥舍爾畜牧轉徙流亡終歸顯戮於惟　皇心寬仁愷悌凡厥脅從皆吾赤子特宣敕旨勿染戈矛給之衣食以息以遊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聿策盡屈禴代式之惟　皇惻隱降則釋之春風翔洽疇能域之惟　皇明斷先機立決洞見萬里一髮不隔惟　皇智勇宅靈孕奇仁育義正神運天施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

肆擊前此之戰以誅逆臣今此之戰以安遠人前此之師遙遵方略今此之師親授　籌畫荒陲臣服我　皇之恩中夏康乂我　皇之仁對越　郊壇昭告　宗廟大小臣鄰論功以報恩綸誕布肆赦蠲征普天率土歌詠昇平遐邇順軌神功懋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與天無極播於樂篇兆民攸賴　天子萬年

八表蕩平賦（有序）

欽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大德廣運炳耀恢宏覆幬無際上同乎天無一物不受其生成無一隅能外其函蓋有日月以照臨之雨露以滋養之即不能無風霆以震盪之雪霜以摧折之總之皆所以生之育之也若喀爾喀厄魯特昔皆稱臣入貢之國有噶爾丹者賦性兇狠狡詐不測構釁比鄰敢啟兵端曾破西

北薩馬拉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牙爾勤哈西哈爾賽爾門土魯番哈密諸國其所攻取降服者千二百餘城肆行無忌者二十餘載未可以尋常小醜目之也是以喀爾喀非其所敵以七旂數十萬衆一歲之內喪亾略盡其餘款塞來歸　皇上如天之仁無不納之理　允其內附然噶爾丹必借此搆難早在睿慮中突厥後果假索取爲名遂犯我邊疆直抵烏蘭布通之地距　京師者七百里其時我師悉力擊之賊大敗脫逃乞哀矢誓乃免追勦得還至科卜多者數千人耳勢雖大創　皇上顧獨前慮先事必且稱兵報怨六七年間每廑　聖懷用是練軍諸誤求專先防賊巢背　國恩潛入巴顏烏喇煽誘附近諸部落復行狂逞於是　睿謨乾斷特申天討兵分三路禡旂祭纛　上親統中路大兵聲罪徂征遠踰瀚海直抵黑魯倫河土喇地方　指示方略噶爾丹聞風破膽棄其子女廬舍中宵遁走　上預定神謀伏兵要路果遇堵截勦殺潰散此虜　聖算萬全一鼓而殲其巢再鼓而奪其魄陣戮其妻孥薙獮其部曲盡收其輜重賊狼奔鼠竄雖生猶死其殄滅實在此舉矣皇上仍頒諭旨許其來降而此賊狡黠昏迷令其黨丹濟喇覘視餘糧復爲我師擊遁　聖駕於丙子冬復親臨邊外渡河至鄂爾多斯之地經畫調遣賊之黨與輸誠歸命者不絕於道悉加撫恤而恩養之今年春　上爲復出西踰甯夏駐蹕於狼居胥山分布禁旅張揚　天威其子檻車就縛獮猢瑙兒疆又率衆來降丹濟喇及阿喇布灘皆遣人獻順賊自料途窮擒獲必誅遂於閏三月十三日服藥自殺丹濟喇收其孥挾其骸引衆來歸西北徼遂已埽平塞外蒙古咸稽顙悅服從此邊徼永清

逖邇皆樂極於萬世　神功駿烈亙古未有皆由　皇上三臨邊塞決策如神躬擐甲胄備極焦勞冒暑衝寒久歷煩苦惟以甯民爲心安邊爲念是以昭格　天心感通　列祖無水而靈泉湧不毛而庶草生故成功若斯之隆也仰惟　皇上御極以來愛養斯民不惜千百萬之正帑發振蠲徵勵精圖治勤勞宵旰用彈厥心前者征滅反叛之察哈兒平定叛逆之三藩收克濱海之臺灣臣服從未通中國之俄羅斯及喀爾喀三君長率數十萬之衆來歸今又埽除邊寇　功德巍巍振旅而還蕃部諸長大小臣工士農工賈軍民老幼無不懽呼載道焚香來迎途歌巷舞聲若雷動此雖黃帝之於涿鹿虞舜之於三苗高宗之於鬼方周宣之於玁狁尚不足以比擬萬一若漢高之於冒頓武帝之於匈奴唐太宗之於突厥宋神宗之於元昊風斯下矣大功告成禮臣詳稽載籍請行慶典　天地　祖宗祭告之禮　太皇太后徽號之加　詔赦之頒幷　命史館編輯平定北寇方略皆次第舉行之矣至於王公以下耆民以上恭上皇上尊號請之再四未蒙　俞允此蓋　皇上盛德謙沖聖不自聖之盛心而四海臣民內藩外藩尚多惓惓顒望之私意臣有切於中既不能橫戈躍馬以效行間僅就見聞所及敢敘始末敬撰　皇上聖德神功蕩平八表賦一篇冀攄愚悃以示來茲以備太史之采擇云恭　獻賦曰

伊穹昊之穹窿處崇高而聽卑既沖穆而罔象且泬寥而無垠炳赤熛以成象挾烏陽之精靈滌皓魄於重淵麗兩曜於蒼旻蓋乘乾而獨運亙終古而常新古先帝世覽八紘之鴻緒攬羣彙之紛紜下料物土析於地理上闚景宿辨乎天文萬國錯跱

九土星分歷皇皇而帝帝兮神聖肇乎盤古溝四瀆而達四荒兮乃眾建君長以爲之主內有百揆四岳兮外有州牧侯伯別九式九貢之與九府惟唐虞之與三代咸戴天王而述職猶萬水之朝東海眾星之拱北極熙然太和是謂混一然禹迹雖廣而百粵未通周雖服大而八閩未入厥後道衰亂從而出歧爲十二兼爲七六秦不堪數隋不足述三國偏安兩晉沈陸若漢若唐若宋或侵於匈奴或裂於藩服南北攸分天心莫卜 太祖龍興 太宗嗣續 世祖握乾符馭坤軸蕩寇賊而亭屯合朔南東西而臣僕化洽殊方仁敷萬族我 皇上受籙膺圖正位居尊體元立制誕育羣生西盪河源東濟滄海北際幽崖南擢朱輪登八埏於安和躋九有於泰甯按六經而較德眇近昔而莫倫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獨 念三逆尾大狡謀

素蓄不軌方思所以制其兇而善其篡乃因尙可喜之請遂允其釋兵柄而歸海州吳三桂果於康熙癸丑背 恩倡亂叛於滇厥 上曰撤固反不撤亦反朕計之深矣於是聲罪致討遏殘猖獗 命順承郡王勒爾錦前鋒統領碩岱都統鄂鼐馳赴荊州襄陽提督桑格往守常德沅湘都統巴爾布朱滿進據長沙岳州以遏其東擴將軍瓦爾喀赫業赴蜀以爲之西防其計甚豫而備且極其周詳乃賊果跨蜀道犯秦隴踰沅常再命貝勒尙善取岳州安親王岳樂取長沙復 遣大臣集水師造戰航 授策於貝勒察尼令據洞庭而連漢江絕其運道斷其糗糧三桂知勢不能支憂惶怖死乘機進勦盡奔逃而喪亾湖南既平 命大將軍圖海等克取漢與并收巴西漢昌隨趣大將軍賴塔軍由粵西大將軍章泰軍渡盤江將軍紀哈里總督趙良棟等軍由劍南會諸將直搗昆池而定黔方世璠授首六詔永康耿精忠乘滇之亂竊踞披猖浙東江右咸被其殃乃命康親王傑淑奉辭薄伐總領戎行分兵斷賊大溪灘餉道嚴關不守精忠旋東身乞降已蒙 聖恩曲宥乃潛通海寇謀據閩疆爲部人所發 徵詣京師磔之都市海波因以不揚尙之信負 恩干紀脅父遑狂 上命將軍莽吉圖兵臨韶郡喇哈達兵赴潮陽之信惶懼無措始疏達 天閶夫何狼子野心怙終喜亂復事鴟張兩軍抵粵拘縶之信以逆謀伏誅續以南再得覲光凡此翦除三逆無一不本於 皇猷即其餘叛寇如孫延齡王屏藩王輔臣劉進忠馬承廕楊來嘉之徒次第殄平均資 聖謀察哈兒一鼓而征滅之臺灣厦門再鼓而收克之倭羅斯從未通中國望風而歸順之喀爾喀之三君長率眾來

投背給以資糧而豢養之總由 皇上睿思淵廣至仁無私端拱穆清聖策風行之所致昔帝昔王之所希也至若噶爾丹橫行西北攻取降服者千二百城此習於戰鬬之國又非吳三桂等之所同稱乃侵擾邊塞大肆憑陵此非坐謀資略可以拯救塗炭塞外獲甯 上乃決策親統六師剋日遄征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華麗龢鸞玲瓏遙望龍盾虎旟兮照耀日星山靈護野兮屬御方神雨師汎灑兮風伯清塵千陳雷起兮萬騎雲騰飄颻震盪 御駕儼臨駐蹕於赫魯倫土喇之地噶爾丹大敗逃竄厄魯特悉皆蕩平自出師以訖振旅屈指僅逾九旬 皇上仍頒諭旨許其來降賊乃昏迷苟延偷生且覬我餘糧令丹濟喇妄鼠竊而狼吞 聖駕於丙子之冬復親行渡河至鄂爾多斯之地調遣經營窮狡兔之窟聯指臂

之形雖賊之黨與望風歸命而輸誠而嚮爾丹仍持二心也　上雋復出西踰甯夏駐狼胥之山會丁丑之春　天威遠播逷邇震驚前者陣戮其妻孥者檻俘其子賊自料途窮巢覆家傾遂於閏三月十三日服藥自殺率正天刑無內無外稽顙悅服從此大定永亨昇平總由　皇上三臨邊塞決策如神冒暑衝寒久歷煩苦躬擐甲冑備極艱辛惟以安邊爲念除暴爲心是以　天心昭格　列祖鑒馨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土而庶草蕃生飭禁旅兮命吉甫鼓而出兮俯而取始天聲下發闕若雷霆繼　聖澤旁流霈如甘雨元惡既殲不問其餘是以足蹈手舞怨釋憤攄洗心靈而沃若類草木之賁如　爰命頒師風飈雨伏千官景從容盛威肅鼓吹颯沓節以金鐲鐵騎萬匹旁陣羽纛燚燚炎炎揚光馳駿吐燭生風野飲山飲日月爲之奪明邱陵爲之搖震顒望瞻企　大顏得覲王公卿士四民億姓歌舞懽呼焚香伏迎　鑾輿至止旋詣　慈宮問安視膳愉色婉容於是親王以下兆民以上儼然垂紳肅裳旅進而稱曰　陛下功冠遠古化侔儀極恭承　神祇嚴奉　宗稷純孝烝烝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旋必資於軌則善文王之卑服取大禹之菲食宮室臺觀無磐刻之華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鐲徵沛振國惜千萬之金錢畢慮殫心但見敏皇以圖治雖已治而已安尙不忘於怵惕一中之統克紹晰精一而辨危微六經之蘊披宣詮詩禮而闡書易馳驟夫仁義之途研究乎治安之誼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不事興民之利若療夫饑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病痒　錫予慎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幾無從至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如鱗獻酬交

錯俎豆咸備下舞上歌詠仁蹈義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不薦於郊壇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不紀於撰記　功德巍巍前古莫比今又殲茲渠魁萬方從乂惟　皇神武能屈羣策洞見萬里同於掌示惟其明斷機先所以德懷威畏如此豐功偉烈傳之萬世奕奕乎不可尙矣誠宜舉行　慶典加　徽號上　尊稱以大慰乎天下臣民恭擬　神聖文武大德廣運之號庶幾昭鴻猷之不世丕績之無倫　皇帝乃穆然遠思謙讓而未遑曰朕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爲本修身以爲先宮壼肅穆惠澤廣延所寶惟穀所貴惟賢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大小廉苛役除而農不妨於耘耔須求省而物不屈於有年道塗之人恥爭而喜讓閭閻之俗棄漓而歸顓戶知禮義之防臣賡喜起之篇陽和布於九域水旱均於敷天所重在此而不在彼務其大而不務其偏今者邊寇雖弭而吏治未底於澄清民生未登於熙恬將士之勞苦未皆休息閭閻之風俗未見醕還災傷屢見愛養宜先朕方勤求治理稱何有焉涓吉於清秋艮旦率在廷諸臣上加　皇太后之徽稱大禮既成率土同欣先五月之瑞辰太乙絪縕會朝清明設以庭燎地烘天熏朱干羽戚玉軫金根司儀敘進千官鵷行　皇帝御龍袞之法服佩蒼璧之純精握寶麻尊朱紱降輦登階微聞玉聲於是典禮之官贊　皇就位南面穆穆鐘簴止鳴　頒詔赦下霈澤申命司寇緩刑家卿降德秩山川而問耆老周雨露而均邦國開倉廩以濟窮黎放牛馬而歸山澤中外謳歡喜氣闐塞揚金雞於太清佈晨光於正色慶欣之餘不踰晨而靄四域仰惟　皇上自御極以來勳華盛德光昭天壤每秉沖自下遜美推

奠上下之休嘉臣人之歌詠歸於　聖躬則固辭頌於　宗廟則加廣猗與休哉紹基揚烈光大前徽銅龍省覲虔愛夔夔宮庭之孝也光溢海外美不勝書允恭克讓若無若虛堯舜之謙也洞矚燭微幽遐必照几席千里前知先覺日月之明也決機發策羣議莫撓剛健中正寶鍔霜刀體乾之斷也開誠布信賞罰無私春溫秋肅運於四時蒼顥之公也鏡往察來綜畫有素取懷而予如逢其故淵涵之豫也臣生長滇荒自甲申十齡而遭土酋之變越數載旋遭流寇自蜀竄滇盤踞蹂躪十有四載之亂已亥　王師蕩平始出湯火而快登岸見天日者十有五載迨癸丑而吳逆叛母子各天望南零涕至康熙辛酉勦平乃再出乎塗炭迎母至　京奉養者今十五載食　君之祿承天之眷迄今八表雍熙永絕邊患　皇風皞皞萬年清晏母近百齡臣年七十老眼何幸猶得親見囿括無外之宏規遠同天之巍煥再拜稽首颺言而歡抃八表者由京而東朝陽安定會昌津門順州三河東安永清瀛州滄海達於文登蓬萊棲霞洒水任城此鄒魯孔孟之邦也淮泗平江太倉崇明會稽於越東甌赤堇天台雁宕仙居七閩鐔州溫麻興泉漳汀其濱海者也海以外則大小琉球日本朝鮮巴赤巴石扶餘十盤新羅百濟啟檀細禑或稱君子之國或居林木之顛或遣子入學或航海梯山賴丹紫貝駭雞木難玫瑰珊瑚入貢朝天嬉嬉而遊載歌而還此東表雍熙之大觀也由京而西方城獨鹿紫荊太行王屋潞子河東定襄華陰臨潼渭南咸陽蕭關北地安塞平涼鎮番古浪大散兩當此關中百二之雄也金城不留積石西羌賀蘭河套武威龍湟酒泉張掖月氐燉煌此西塞也塞以外則哈

喇哈密義渠龜茲大秦大食林邑焉耆亦力把力崑崙屑斯或貢金花之錦或褁白氎之布銷錯之銀琨瑤之阜既牽狻猊又持火樹西洋幻術西天印度款關而來互市而去此西表雍熙之大觀也由京而南盧溝易水上谷漁陽天雄鉅鹿滹沱甕昌朝歌鄴鄗伊闕閔鄉成皋澠池伏牛大梁此嵩陽居天地之中也春陵穀國荊豫襄陽鄂渚夏口衡嶽湖湘鬱林象郡蒼梧潯江岑溪銅柱六詔都康其南服也服以外交趾嵗陬九眞日南大羅勾漏百花蒲蠻諒山諒江宣化泰原或產華澄之茄或挺吉貝之異猩猩狒狒白鹿白雉孔雀鞏翔犀象競至金沙銀鏁縹碧素瓈歡作馬舞喜爲猴戲此南表熙雍之大觀也由京而北幽都泰谷灤川昌平泉州滄水漁陽析津臣朐懐柔軍都龍門居庸古北喜峰石城此肩背之形左右之衛也黃崖黑峪達於雞鳴薊邱銅馬隆慶北平懷安保安平谷望雲上都八達嫣州偏苓近乎西矣其在於北阿霸哈納克石克騰阿羅素兮烏朱穆秦阿祿科爾沁兮愛及巴林翁牛特兮東連索倫獸有角端之異走有麒麟之殊土豹野馬駝峰龍駒獼庬貘犂駃騠騊駼調酥酪而爲飲盡沙漠以爲居作我外藩北枕燕都此北表雍熙之大觀也其在東南蒲台固節涿郡桑乾慶雲舒海魯陽中山利津平原青齊淄川瑯琊海岱此泰山爲東嶽之雄而達於淮南也廣陵秣陵洪州靖安匡廬彭澤潯陽餘干百越五嶺羊城東官珠崖儋耳合浦大庾由是而之焉占城西兮鄰眞臘扶南東兮連天方蒲甘伽羅兮結賓之鄉沙華佛齊兮達乎越裳或乘象馬而來或褁瑇瑁而航碧琳玫瑰璠玉旁唐朝霞火珠那羅斛香白藤貝葉犀牛羱羊雕題卉服來享來王此東南

雍熙之大觀也其在東北孤竹昌黎營州薊城盧龍寶坻玉田樂亭山海開原鐵嶺蓋平遼陽瀋陽建州廣甯長白鴨綠達于黑眞此我　國家興王之地也阮里古里依木朵林由是而之烏土默特兮瓜爾查達古里兮庫爾哈郭爾羅斯兮賚雅喀杜爾伯特兮查哈拉或產楛矢石砮或貢赤玉眞珠或獒海豹而來或攝鯨睛以俱海青海象鴉鶻俱殊犹牛麋麈赤首圖題阿羅斯外方物載途此東北雍熙之大觀也其在西南金臺大房井陘武安常山趙城邢州邯鄲紫荊滏水西河秦關漢中棧道古稱蠶叢此梁州之域天府之國也巴西閬內峨岷劍南夾江犍爲臨邛銅官牂牁瀾滄葉榆鶴川金沙金齒黑水爽蠻由是而之焉老撾緬甸兮土魯烏思蔥嶺阿縛兮析支水西木蘭皮兮吉慈尼渤泥撒馬兮胡盧謨斯或以花蘂作布或以金碧飾居野有獨峰之駝貢來拳毛之獅葡萄玉璞名馬奔馳來朝上國和樂且嬉此西南雍熙之大觀也其在西北懷來大同宣府朔州馬邑代郡岢嵐靈邱雲中飛孤黃花白牛居延玉華邏水豐潚恆山作鎭采牙金彪此北嶽之雄也榆林臨洮五原沙陬天都靈武月支青洲赫連敕勒羌戎金兜由是而之焉蒙古內附兮吳喇忒喀爾喀兮厄魯特賽爾門兮牙爾勒土魯番兮鄂爾多斯之達哈密庵大宛之天馬來西塞之渥洼玢豳文麟駁舉赤瑕靈猊韓盧江珠樸華舒頷强負極於流沙此西北雍熙之大觀也是蓋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邇無不協遠無弗臻夏后九伐越天地之紀穆王八駿荒帝王之則文景守成武皇多失憑百萬之精貌倚雄圖之磔裂屠蒲稍而亙大漠指貳師而收汗血金通月氏爰及疏勒何若今之曠時月而涉萬里光形庭而畢羅列方內大甯黎民滋殖垂髫之童耳皆習於詩禮皷白之叟目不覩夫金革至於根荄浮沈跂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天德此殊俗所以忻饗靈物所以來格　皇上覩萬方之歡娛快沐浴於膏澤猶懼侈心之或萌乃申舊章傳　天語命有司班憲度內飭部院大臣外責直省督撫治本於中爰及文武大者法斯小者廉苟督撫之貪汙斯其屬不得守其淸民乃困而囷苦崇節儉示太素抑工商之末業重農桑之本務沈珠於水抵璧於淵惟嗜慾之源塞自廉恥之道先雖休勿休兆民賴焉契七月之精蘊領無逸之眞詮振天明而育德躬豐服於明禋將見三光澄淸萬靈敷佑風雨若時百穀暢茂休氣滿盈殊祥輻湊甘露霢霂於林藪醴泉觱沸於畎竇華莖羅植於階戺朱草叢生於庭爵鳳凰長離騈枝而結巢黃龍騶虞羣友而在宥景爍休徵交泰天地兩曜合璧見祥瑞之同符五星連珠昭文明之畢致　上有美弗居不令載誌但見至治刑於萬國休風洽於普天宏無疆之庥服徵壽考於萬年　臣乃更端而作頌曰　睿哲天亶誕膺　帝命剛健文明齊莊中正生知安行我　皇之聖至誠前知大化默成冥符密契藏用顯仁聖不可知我　皇之神於昭於天雲漢成章匪同下智强記博聞緯地經天我　皇之文神武不殺兩階干羽或申天討沃若霖雨恩威兼濟我　皇之武莫高匪天地俯其下覆冒無邊悉歸元化如堯則天我　皇之大資始資生靜翕動闢欽明文思溫恭允塞皇極無偏我　皇之德華嶽河海上霄下壤尋丈奚測窮於俯仰巍巍蕩蕩我　皇之廣乾行不息惟健乃迅日月照臨寒暑絪縕神動天施我　皇之運

太和殿賦

太和殿者　今上統一海內君臨萬邦之正位也　國家長治久安重熙累盛去侈麗於摟闕崇質素於　陛廷仁好生而必遂德無施而不應制嘉禮於玉帛和大樂於錞鉦上可以降集羣瑞下可以懷柔萬姓惟　聖作而物覩實大觀以凝命既體天而作則復順時以宜令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性俯察而參稽古之宏規仰觀而敷長世之善政庶事允康天秩各正鳩經始之黎民乘農功之告竟赫赫　明堂居國之陽巍峨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涣　一人之大號所以朝萬國之諸侯王洞八闥以立三極開九闈而撫八荒散春光於玉戶擁佳氣於天閶處昇平之　景運持兢業之黽皇誠　聖子神孫萬世帝王之業之所由昌也顧　臣庸腐叨佐銓衡荷　天地之幬載欣　日月之照臨豈窺天而識象甯測海而知深徒望雲以濡澤幸就日而傾心漸鶴舉而戢翰望天路以揚音欽　堯禹之儉德協下土之歡心　鴻恩普被感激長吟謹撰賦一篇歌詠　聖天子之沖懷於以昭示天下後世亦猶詩人新宮之頌云爾其辭曰

王者綜天立極則有體國經野之事焉宅中時乂則有辨方正位之制焉鳴營室以鳩工立土圭而測景左宗廟而右社稷先朝廷而後宮壼振古及今未之或紊也虞都蒲坂夏遷安邑周以鎬興漢憑關立唐本秦封宋沿姬業荷天命之昭垂賴地靈之翕集於以開基而紹百王端委而制六合其所由來者匪一葉矣惟我　大清卜都幽冀井襲元明之舊也爲其上應北辰而據天下之形勢也栢負虎北谷廣陽之勝分野當天津析木之交關塞有金湯之固舟車通水陸之饒此　王畿之四達較前代而殷遥也若夫服闕之錯則更有異西擁大行東環滄海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太華泰岱雙標象魏之形恒嶽長白遥聯拱衛之勢黃河如帶嵩陽即礪畢夫齊秦晉豫之富雄川湖滇黔之縣邃建康之繁華武林之佳麗以至九江八閩兩粵之崱屴溶潏自　京師視之猶扼其吭而拊其背不出　廟堂而天下自治也洪惟　世祖入關定鼎宅此神皐易服色正名號肅綱紀定百寮羣臣因舊之既燬乃以營建爲請　先帝曰吁瘡痍未起兵甲未銷弗忍勞也越三載始鼎造焉及我　皇上御宇膺圖兼三參兩歷服惟新河山加廣薄賦輕徭刑清政朗天下之民如沐膏雨而飲沆露於仙掌縱樹中天之華闕闢冠山之崇基像龍蟠而虎踞擬鳳翥而翬飛猶未能抒億兆之同願報　熙皡之鴻施乃　皇上念瓊室之非安鑒瑤臺之失策繪豳風書無逸深體夫稼穡之艱難而無所事於擬議殆不以奢侈輪奐爲榮而以息事甯民爲意者也迨夫己未時交冬行離祝融之妄作實　天意之更新自昔握乾符闢坤珍總八方而爲之極巍巍煥煥宏茂育於羣生今萬國之衣冠和會　九重之閶闔式臨　禁鐘動庭燎明雞人戒旦虎衛雜陳觀旌旗之柳拂看劒佩之花迎不早建　正朝何以慰　昊天而答蒼生乎特以　國家翦除三孽誕定封疆欲與民而休息登斯世於平康將奉　寶位之尊崇佇神仙於景光　天子爲之謙讓而未遑也若其侯尉騈聯烽燧永息車書達乎遐陬疆索安於磐石萬里比鄰四夷重譯野有九穗之禾田多再熟之麥囹圄則巢鵲來朝汴水則祥鸞遠格偃組練而敷政敎放牛馬而逸黎

赤神明憑依典禮宜協以時考之天之一紀已逾矣然後因民之情乘時之旺歲在乙亥首　敕司空傳徵大匠度基址之廣袤辨陰陽之背向起　宸居而定城平爰有事乎建創　皇上畢然有懷穆然以思曰峻宇雕牆者哲后之所戒也千門萬戶者仁主之所鄙也與其裁玉瑱以爲楹煥金碧以爲璫曷若渾堅之可憩與其刻木蘭以爲榱飾文杏以爲梁曷若樸素之可貫與其雉堞高騫於藻井虹霓迴帶於棼楣曷若用彼椅桐梓漆之爲利而且犒以金錢錫民澤也逸以更番用民隙也寬以程期節民力也休以風雨息民役也於是乎勿亟子來成之不日若夫嵯峨嶪巃巀嶭嶙岧嶢巃嵸豐豎博敞邃希世而特出港瓌譎而鴻臺乾山峙以紆鬱隆崛屹乎惝恍此以言乎其崔嵬也　臣弗敢侈也連拳偃蹇崙菌踡巃靃霄覆雲幽靄通霽屹睽曠以勿圖屑膺翳以懿淵神悚悚而驚斯心惕惕而發悸此以言乎其軒豁也　臣弗敢褻也雲楶藻梲龍桷螭檐禽飛獸走倏態山姿奔虎攫拏以絭倚化齊疊而軒騫虯龍騰驤以蜿蟺頷蚴盤而蜷蜒此以言乎其雕鏤也　臣弗敢陳也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爍以琅玕列髹形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熠爚繁飾而累巧燀灼明月之流光此以言乎其繪飾也　臣弗敢蹈也　臣所願者精一之　皇心洞燭之厚德念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陶唐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是以遲之又久距始燬者一十八年裁之又裁新鼎建者止及一殿投珠抵璧撤懸減膳懼侈心之或萌恐澆俗之未變乃延直史存乾惕正八音稽六籍以爲深居內視非所以宣治化將以發號施令務貫乎省力役尤慮一物之乖所望　五位而斯闢故坐衢室以通情登

總章而側席命遒人以勸農宣木鐸以徇路求大塊之至道示赫胥之太素樂俗安居者皤皤而鼓腹啜菽飲水者熙熙而含哺撫薰風歌湛露巍巍乎法乾坤之正位蕩蕩乎作皇王之軌度遠而觀之猶天之有微垣也近而察之猶地之有土中也從容而推測之猶星辰之有斗極也唐哉皇哉謂非超七十二代之君以揚休垂光者哉爰　命羲和鐲吉以　御擊蒲牢之鐘伐靈鼉之鼓爵首　宗藩班聯文武　仙仗分列於兩階羽林環繞乎四廡當其　宵衣待曙暘谷未開鉤陳匝乎營衛天漢漸以昭回爟火周起神光燭台及乎合樂作爐煙飛　法駕啟貂蟬隨踐太戲之　巍座倣閶闔之黃扉瞻　天顏而欽穆穆臨　紫殿而受純禧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周知環海之疾苦命九官定九賦頒九式將繼虞歌於臯夔一拜一起嶽立而復贖舞之蹈之雷屯而且恢俄而　翠華轉　玉輦迴　恩覃率土化溢九垓合蠻貊以畢至遠梯航以偕來其仍顏以太和而不輕易者何也夫山川和而興雲雨陰陽和而生萬物易曰保合太和自非　大君有生成之德能如是之絪絪縕縕窮無窮而極無極乎且　皇上御極於今三十有六載百官和於　朝萬民和於野日月霜露和於上草木昆蟲和於下太和之氣徧滿於兩間故百穀順成而風俗歸於大雅歟　皇極以敦化協神道而太甯九族咸序百姓昭明南綏荒服北殄不庭臺灣早靖乎鯨窟秦關立起夫饑民屢　蠲直省之賦額近豁邊塞之輸征流惠澤於瀛表噓仁風於巖峒踰九譯而浹會窮八際以飄艅混二儀以稱大參兩曜之齊明信　皇躬之致感實萬國之同欣將見白環挺於虞世鳴鳳翔於岐陽龍書出於河源蒼

龍覩於陂塘醴泉湧於池囿靈芝產於丘園總神靈之貺祐惟曰欲至於萬年皆太和之所致也若昔之名殿者可得而記焉景福延休表其懿也而玉堂銅柱則過於麗矣麒麟鳷鵲昭其瑞也而芙蓉鴛鴦則鄰於細矣宣政延英明其事也而百子九龍則近於贅矣嘉德徽音彰其志也而號蕭名韓則幾於昵矣何如羲易之辭爲得體元之理其旨遠其義精其道備哉故仍之而不易雖傳之萬世可也況夫旰食宵衣者聖王之所以應運也早朝晏罷者治世之所以勤政也我　皇上事有萬幾殷以時御舉措協宜起居有注卒公卿以祈穀命羲仲以寅賓木政行矣慶及臣民天下於是乎知有春雩山川以稽田薅荼蓼以焚野火政修矣恩及鰥寡天下於是乎知有夏養高年以羞耆飭武備以干掫金政治而天下於是乎知有秋謹蓋藏以足國時休養以勞農水政舉而天下於是乎知有冬其前則象闕之所懸也煇煇乎若五鳳之齊騰其後則　乾清之所託也離離乎若兩儀之交錯其次則　中和之所建也煌煌乎若鸞鳳之承華而起煥其三則　保和之所依也靄靄乎若鑾輅之環衛而遄飛由是　朝覲則瞻雲就日共家　龍光鳴于官之環佩華九域之冠裳設施則興利祛弊咸藉　謨謀參芻蕘之末議酌古今之鴻猷以　兼聞天下之士則接騏驥於渥洼網珊瑚於海涘得人之所以異也以　召見天下之賢則奔踶不以羈馬函鼎不以烹鮮羣材之所以宜也詰戎兵則武備修而兵制明　頒詔赦則木鳳銜而金雞下時而議讞則酌雅稟經與天下昭其紀時而恤刑則宥過釋罪與天下持其平翔　宗廟之駿奔居是以肇舉而後歸俎嚴有孚之苾芬　郊壇之對越由是以通誠而後情蕭達明禋之精白是知祖仁述義所以著　帝德之光華若璀璨陸離非其華矣展中蹈和所以表王制之崇高若岌嶪崇隆非其高矣垂拱而治者　皇圖之鞏固杞梓楩枏非其固矣中正以臨者　君心之純潔貝玉琳瑯非其潔矣乃知　聖朝之制度固已超越千古而非汗簡之所可疏者矣即使相如揮毫子山作賦展左思十年之期殫班固兩都之慮孰能少揚其美曲形其至乎又何有於臣哉爰爲頌曰

天之眷顧隆　帝之居山川文物莫如燕都　皇清定鼎惟舊是圖承　天之命法古之模法古云何不雕不刻倣彼堯階成茲禹室規模宏遠綱紀咸飭　南面以臨光昭令德時際承平何用不饒雕甍麗日傑構凌霄玲瓏球玉騰攫龍蛟我　皇則否阜財節勞節勞民懷阜財　國裕庶民歡呼不鼓而勵其載維厚其發無際爰定天保純嘏是繫八表來　朝瞻仰　帝光　新宮奕奕化洽垂裳喜氣縈旋慶雲迴翔　子孫萬億宜君宜王

擬豐澤園賦并序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臣聞賦原風雅昉於離騷賈誼司馬相如楊雄班固之徒皆分路揚鑣升堂入室可謂極纂組之裔皇盡詞章之瑰瑋矣然侈言無當雖麗非經無關於主極罔切於民依徒務引珍怪以相炫燿未聞表章至治宏宣駿業不足稱也惟我　皇上秉神聖之資致蕩平之烈三方底定萬國朝宗自循蜚疏化以來載籍所記未有若斯之巍煥也寰宇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民生斯時候尉一家煙火萬里譬若躋春臺而遊康衢乃猶　軫念閭閻不忘耕殖　巡近郊問民疾苦又於　瀛臺之側置豐澤

圖以備　觀覽而周知四方之播穫焉蓋深悉夫農事之艱難而加意噢咻也今夏五月　親試文學侍從之臣　命題作賦一時應　制之盛星連璧合猶探珠於滄海而取材於鄧林也臣忝厠銓曹竊有慕於中不揣固陋敢珥筆以繼其後雖運同記室詞異黃門於以揚扢　聖朝詠歌雅化述其事而垂型奕世賡其休以昭示百王此臣愚衷之所深願也謹賦以　獻

維　瀛臺之邃邈兮翊　宸居之堂皇法鈞陳以環衛兮象閶闔之翕張分星躔於尾箕兮次析木之津梁下俯應乎光紀兮上仰挹乎閣道南有鉅野之曠漭兮北有居庸之巖疆東襟帶於碣石兮西迴拱乎太行發擢翔五雲之表兮聯絡近　九殿之傍與西山而並峙兮映　帝闕之輝煌爾其翠幃千重縈邐萬繞複道透迤重門深窈櫚檻玲瓏飄稜夭矯丹青貢自荆梁欂櫨浮於燕趙郢匠運斤鏝人呈巧玉柱凌雲金鋪銜杲訝勞榱之輪囷仰綺疏之繡藻泉石窅邃林蔚森既龍翔而鳳翥亦蜚飛而虹繞若夫池開瀲灩波漾澄泓疑銀漢之奔注匯玉河以交縈微風拂而成縠積雪凝而不冰倒樓閣之遠景忽飛鏡之淵沈綠蒲猗映紅蓼參橫芙蓉被於洲渚菡萏秀乎沙汀太清虛兮混涵溟涬澄兮縈洄艤木蘭之畫艇游沙棠之綵舲地髣髴乎瑤島又何慕於蓬瀛於見琪樹蓊蔥瓊枝璀璨挺合抱之龍鱗植千尋之虯枝布紫花於金隄覆弱柳於藍澱覽其卉木皆上林甘泉之所希見翠羽迴翔修鱗蹁躚展長離之五彩炫文鯨之萬族共銜藻而巢棲翠唼萍而潛宿觀其禽魚亦太液昆明之所罕覩洞壑谽谺崖谷幽邃疑靈境之飛來訝仙山之遶祠危巒盤鬱牽其襟迴嶺巀嶭引其袂崎峰層城爭奇

極麗玩其巖岫又長楊五柞之所未載況乎網羅百家光啟四庫懸緗素之標題策帷囊於　丹宀凡委宛之遺瑯環之旅蒼王之司緗衣之貯莫不條分縷析星羅棊布以俟　黼座之參稽而攬取惟時　鑾輿載起侍史前驅閒登山而臨水復賞花而觀魚　典謨垂於奕代　制作殫乎六區　睿藻則光照雲漢　御音則韻協韶虞開硯匣以散綵啟筆牀以搖珠驚虎臥於鳳閣覩龍躍於天衢舉七十二代之辟咸將避席而回車又有摛華掞藻之儒搢笏垂紳之士奉　命時趨承　恩入侍或顧問以詩書或　諮諏夫政事或授簡而臨摹或含毫而應制洵曠世之休風庶泰交之可嗣適　皇躬雖處乎廣廈帝心時念乎蒸黎　畿輔壯河山之勢　陪都開鞏固之基財賦充乎南國人文盛於浙渭險阻則川陝滇黔之錯處繁聯則楚豫閩廣之異宜九江有橫溢之患三晉仍儉嗇之遺非賴宸衷之眷注何以沐雨露而瞻晨熹雖烽燧咸消昇平已奏四方守其紀綱萬民登於仁壽覩禮樂之時雍該刑罰之漸措（叶）然猶　兢兢業業而不敢自暇於逸豫夫非以此還爲凝神養性之所乃備　九五之三推爾風昔乎勤恤之實務（叶）蒸民惟邦本食爲民天稽考上瑞首在豐年古之聖帝喆后念民生之不易軫稼穡之當先重農貴粟敦本力田所以德澤流於九域聲教訖於八埏也乃仿千畝之制廣鈎盾之廩用　宮中之隙地如民間之樹阡　飭司空徵大匠界溝塗芟林莽菑畬並興南東相向方不逾乎一成勢原處乎中央於是築防疏圳激水引流情欣樂乎昏作盡用力於新疇　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宗廟之黍稷於是乎羞　六宮獻穜稑之種太史報土膏之

詠且也宇不加峻牆不尙雕襏襫咸備耰鋤是操覆茅茨而不翦綴鉤繩於桔槔召農夫而樹藝立田畯以慰勞慮草竊而禽劉復迎虎而迎貓時惟春陽風和日暖物候變柳韶華轉蕙菰蔣綠而紋波涌桃李藹而花光麗煜嵐凝黛雲岫抒霽戴勝降乎桑陰倉庚鳴於隴硎睹東作之艱辛情自憫夫負耒及乎盛夏節屆南訛蘭湯待浴蓮花泛波水雲生而鶗鴂飛夕露滴而荷芰花紅溢銀塘紫胥清荷人揮汗以成雨農薙草而植禾際歊蒸之酷烈念自周乎荷蕢條大火之已流正西成之將屆零露降而溪山清爽霜下而木葉解鴈集蒹葭之洲蘆搖鸂鶒之渚隄蓉吐豔巖桂披玲瓏斂穫之難齊時徘徊於溝澮迨黃鐘之律應遇廣莫之風生虹藏影而不現鴻畏寒而遠征衍素景於暘鶡染丹葉於霜凝枯木槎枒遠峰巉峥恐卒歲之不給每咨訪於孤煢嗟夫草木萎川澤焦蛙黽產禾黍飄爰齋戒於紺殿行禱祀乎　絳霄荷　天心之感應曾不俟乎崇朝沛霖雨以甦蒼赤開霽色而迴　鑾鑣以至綏賦蠲徵開倉發粟命大臣而親行不啻起枯骨以重肉此時和年豐百穀順成而頌聲交作也是故先之曰豐謂其歲之有秋而圭幣不煩於上瀆也次之曰澤謂其德之普被而恩膏不阻於下逮也負哉美乎始欽若　昊天之衷敬授人時之恩與夫勤農教稼之旨乎天下林林總總之儔罔不快吾　君之幸臨視　萬年而祈嘉社斯田既墾斯國益彰　居有鑰以思政法　烈祖兮務農田以導民愍遐荒兮爲黍稷之馨香昭仁孝兮省春秋之耕斂盈倉箱兮豈不與黃帝之合宮伊耆之總章王制之藉田月令之神倉並垂休範其播頌闕也故若夫鳴鵠祗遊覽之區濯龍鮮

施濟之用葡萄苜蓿近於織芳林芝草虞於縱奉誠炫奇於蠶扉玉津鬭巧於虹棟奠皆世主之所怡愉而季代之所崇重也以弦較彼不亦爝火之於日星鳬鷗之於鸞鳳乎欲罄揄揚自慙蒭菲總其大槩終之以頌頌曰　瑤殿巍峩　瀛臺壯麗息事甯人敷政出治園中有田田中表畷召我甸師於焉樹藝流播寰區式勤秉耒　上帝降康下土協瑞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麥頌兩歧禾傳九穗　玉燭光調　金甌昌熾　一人有慶兆民永濟

讀書賦

予童時先大人教以進德先後之序爲學次第之方詳且善矣十九齡來奉以黽勉今不幸棄養逝矣余恐其久而莫之循也用著爲賦以誌不忘云賦曰

溯人生之伊始恆負陰而抱陽萃五行之清淑超萬彙而稟良心無不善性無或偏氣無不充材無不全其或不全非材之愆學術之差品節之紊見異物而遷焉故今人與古人遂殊而庸人去聖人乃懸欲祛其慝反其天登之於昭曠之域引之於義理之途謹之於未發之前其必由學乎河洛效靈苞符剖祕書契肇興制作具備緒衍唐虞功隆洙泗離離乎如日月之經天淵淵乎若江河之行地遭秦火而不燬藏孔壁而不刊名賢繼起探索日繁志於聖學可謂得矣然有殊途岐誤趨焉若面牆而自蔽直望洋而徒歎讀書之敝約有數端其一直指人心豈彼窮理其失則偏於空寂也其一脫略行履漸於利欲其失則闇而不明也其一基址不立輕忽小學徒有高談肆而不敬也其一喜談事功不耐近小邦知聖道宜藏宜發隨時制宜也其

一徒求義理有體無用試以兵農禮樂敷施則無本也其一審理不精博獵大槩章句訓詁絕無倫序也其一溺於詞章顧筌失魚轉說轉支卒有實得也其一徇口喋喋好爲浮論靜中反已曾未安穩也其一慮標學名默與時沈無以化物亦難成已也凡此數者有一於此皆非聖功而自畫不前廢志失業者不與焉下此或慕雄駿宏辨之通儒至於感憤矯誣或慕高任達齊生死之歧趨至於放蕩虛無或慕脫巾狂飲之風追隨僧妓之儕談兵說劍之雄皆非所以端志向厚風俗也又甚者鉤深致遠遊心寥廓黜百家爲筌蹏指六經爲糟粕若是者謂之夸學猶探海事比力田或衙官大屈宋或旁及乎釋仙或鹵莽而滅裂或中道而棄捐若是者謂之荒此昔人足不窺園食不甘味雪案鑽研螢窗讎對孜孜矻矻而不知春秋之代遷年歲之

已逝無他有本末焉有次第焉有緩急焉若升高必自下非下而高何由升也若陟遐必自邇非邇而遐何由陟也今夫書之有語孟也童子之所習知也聖賢以之爲成終者學人以之爲始基則是顏狀未離於嬰孩而高談已及於性命孰知將以反說夫約必博學而詳說之未說聖人之約先說聖人之詳匪徒躐等不亦背馳矣乎要惟熟誦涵泳勿遽治經既畢反而求之則自豁然以解渙然無疑矣治經之功惟詩爲首四始攸分六義斯剖蔽以一言無邪是守能歌詠而流連自溫柔而敦厚詩治矣可及於書刪書自唐貫蔽包羲一中相嬗四代遞師欲疏通而知遠在今居而古稽書治矣可及於禮禮本人情和以協宜觀不過乎信稱行必中乎采齊毋或不敬匪仁則禍既崇節以致讓亦別嫌而明微禮治矣可及春秋明功罪以抑强正綱

維以尊周昭一王之大法定萬世之大猷非游夏之敢贊豈何范（何休范甯）之能修至此則體用克全變化默運學易數年至道斯近夫乾坤之義猶書之有疇範也爻象之辭猶詩之有比興也盈虛消息卽禮之進返周旋悔吝吉凶卽春秋之是非邪正易理明而若詩若書若禮若春秋益明然後還而證之語孟之篇可幾於窮神達化矣夫經以會天下之理史以載天下之事其傳於今者如史記之作於馬遷也漢書之成於班固也晉史之作於房喬諸人也南北史之各自爲史也唐史之始於劉昫而成於歐宋也五代史之創於薛居正而修於廬陵氏也宋史之定於脫脫阿魯圖也元史之裁於宋濂王禕也皆學者之所當究心也法董狐之直筆效歐陽之體裁考資治之綱領思綱目之防維則史不異經甯至魏蜀之倒置正閏之乖違若范曄之

史縟陳壽之史誣魏收之史穢既無關於勸懲又何補於褒刺抑經以載道之大全子以誌道之一偏可得而指者如老莊之寓言也管晏之霸術也孫吳之兵法也荀揚之論性也河汾之說經也亦學者之所當博采也取其長而略其短錄其槩而紬其襍則子不異經自足障衰世之狂瀾爲聖門之砥柱又性學至程朱而集其成象數至康節而通其奧粹然一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正直繼前聖之心傳而開來者之迷津若夫詩文字畫猶古之六藝而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六書既興八法攸備可以澡身可以華世固流俗之崇尚亦君子之所不鄙風雅而降爰有離騷詞賦繼起分路揚鑣上林甘泉音諧金石三都兩京響擬雲韶雖比物連類去詩匪遙乃賦家之心匠囊括天地包舉四海較聲律而獨超也四言起於韋孟五言昉於子卿

九言創於高貴七言興於柏梁曹劉陶謝莫之與京隋唐日變變不失正李杜揎之昌黎後勁周宋日衰衰而復振歐蘇起之山谷竝競他若孟之寒虞之窮元之輕温之豔非温厚和平之遺音則詩之大患也文至王明允稱淵博國策之清創南華之俠鄭公穀之側婉楚詞之錯落其文執之英華藝林之圭璧乎漢則子長賈誼孟堅仲舒長卿子雲之徒開其風唐則退之子厚燕公次山敬輿樊川樂天樹其宗宋則永叔明允臨川子瞻君實繼其工此皆爲炳爲蔚照耀今古者也學者用力不分積久自化可以推陳而出新可以黜浮而歸雅至於字畫之工拙在昔不以爲事蝌蚪篆隸正行草書漢世而下隨俗而易晉魏以還法乃大備宋高病不能書劉穆之放筆大書亦自表異時之所尙既已如此未可弗以爲意篆隸則先秦款識金石刻丞

相李斯史籒蔡邕曹喜李陽冰韓擇木猶三代之笙鏞祝敔也正書則鍾太傅王右軍王大令張長史李北海顏平原猶大匠之準繩規矩也次則歐率更褚河南徐浩柳公權蔡君謨蘇子瞻猶明堂之琴瑟干羽也擬而倣之或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羽可爲儀尙矣至於龍躍天門虎臥鳳闕歷代寶之不亦足多乎其他或如芙蓉出水明霞麗天鏤金錯瑤或如散花空中韻音繞梁流徵颯颯或如素月纖纖仙人嘯樹舞女低腰或如劒拔弩張驚風忽舉鷙鳥沖霄何不可借之以資吾撫摹之以樹吾標幟如是而治經經治而論語孟子兼史與子以及六藝且專精於宋興以來濂洛關閩諸儒之性理淺深大小各有所底止即窮理盡性至命之極功尊德性道問學之大旨也無正心誠意之功其學則僞無修齊治平之要其儒則腐首以去欲存理爲急次以躬行實踐爲輔蓋服習既久則祓除爲難渣滓既深則澄濾宜武登山者必極其巔溯流者必探其泉如臨深與履薄即主敬而存誠既謹言而愼行務寡過以修身充拓乎浩浩落落之氣致篤乎親親長長之倫如是則富貴貧賤之間有無入而不自得之妙視聽言動之際得逐處逢源之眞出則發爲經綸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爲康濟以先細民可以立德可以立言可以立功爲孝子爲悌弟爲忠臣此名教之樂庶不與草木同腐朽苟且碌碌以偷生此先考之所恆訓而（麟）與弟之所共聞各宜勉旃並示兒孫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五

讀書堂綵衣全集

劉　愈訂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劉國黻輯

男　宸黼編

卷六

疏（六首　奏疏文僅存其四總目中請減蘇松積逋一疏亦闕舊刋本與傳鈔本皆留空紙六葉）

嚴祀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趙士麟　奏爲祀事宜嚴敬抒管見以崇大典事竊惟人主一身爲天地百神之主故明以治人幽以祀神而祀典特重臣從事於陪祀之列欽仰　皇上淵凝邃穆齋則必極其誠祭則必極其敬其所以荅　天饗、地尊、祖敬　宗而禮百神者從古未有臣稽史册如漢唐宋以來之君於諸大祀數歲而一舉數舉而一親者何止霄壤哉臣荒鄙下士至愚極闇罔有知識謬蒙　皇上不次之擢思報稱無由妄擬於吏治民生之要期就所見次第條奏先於　郊廟之大及今日國計之大者一二事冒昧敷陳如祀事大典　皇上誠矣而百官百職司有未誠未安也　皇上敬矣而百官百職司有未敬未安也其一則百官之陪祀多託故未齊帝王廟文廟更寥寥無幾所宜立法嚴查在署齋戒以爲清燕無事或飲酒奕棋宜茹蔬也而烹宰炮炙反多甚至詼諧之語媟褻之談罔知禁忌者有之所宜議嚴其一先之日犧牲黍稷薦食太羹不得不委於庖人厨人之手此輩水火僕役往而行之來而不知盥洗者常多至於祭品外飾而中不實者或有宜委禮部滿漢司官各一員蒞視務致其豐潔其一陳設之日及祭之日陶匏俎

豆籩樽彝罍斝璧黃琮鼎彝珪幣以及搏拊戛擊聲歌象舞之職司皆當致嚴致潔倘醉飽如故則次日宿酒未醒糟氣逆臭葷濁之氣不清安在可以效趨蹌乎宜委禮部滿漢司官各一員領之照先齋三日不令飲酒茹葷入壇入廟置一盥洗所於門外之右俾盥而後入再設一盥洗所於門外之左俾陪祀官盥而後入又陳設之日及祭之日　皇上未臨以前壇上廟中職事之人率多喧雜叫呼往來如織不知敬畏、皇上祭畢駕行其競走喧雜不復統紀倍甚豈嚴肅之道哉臣愚以爲凡祭宜委滿漢御史四員先期祭日凡一應陳設及祭畢撤獻悉監視之務儼如　上帝、皇祖　皇考之式臨必敬必恭靜而弗譁舉物必高行必中矩有犯此者役則拏處官則糾參　郊廟之外如朝日夕月帝王廟文廟尤易怠者咸照此例以行則馨香上格神明昭貺無有邪氣干於其間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聖治昭矣緣係條陳祀典事宜字多逾額如臣言可采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奉　旨這本說的是該部確議具奏

臺灣善後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趙士麟　奏爲謹陳臺灣善後末議以贊一統無外之宏規事竊惟目今　國計之大者莫過臺灣善後一策往者孽醜肆逆海宇沸騰　皇上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拱　宸陛蕩滌萬方今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千古之盛烈也而又　睿慮所周不遺一物　英斷所及逾過百王臣之至愚何能仰贊　高深萬一然芻蕘之言至人擇焉故不揣固陋敢披陳之臣備員通政時有臣同官今僉都御史臣陳汝器向

久在閩中臣諮詢之言臺灣情形甚悉臺灣乘風揚帆一日可至否則越日甚近耳其地方千里者廣土著之番人四十餘社雖所處遠近不同然皆可漸摩而化也漢人戶口則號稱殷庶厥土膏腴五穀無不可藝產佳錫山林材木甚蔚取鹿於野取魚鹽於海不可勝紀誠沃區也夫澎湖一隅耳明時曾守之況臺灣之大哉臣愚以爲宜倣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兩縣以治其民設一總兵以鎮臺灣設一副將以鎮澎湖以千里所產供駐防之需芻茭糗糧不可勝用卽稍稍協濟餉亦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汎之兵可減如明時倭人紅毛飄突之患可以建威而預消勸農桑設學校數十年後不特休養生息之衆與埒爲外藩卽詩書禮樂之化亦可漸興而比美於內地一統無外之宏規孰大於是若不籌所以善後恐承平日久巨鯨大鮑復窟於其間又煩　廟堂之區畫矣但流官資俸與直省不同三年卽與陞遷文移之往來不宜拘以程限遲速則人人樂趨且無尾大之慮如臣言可采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奉　旨這本內事情著侯該將軍施琅等具題到日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一并議奏（案此疏之後原本留空紙六葉不與後篇相接）

請留督標兵丁撥入衢協疏

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趙士麟　題爲請　旨事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臣准兵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內開准吏部咨稱奉　旨王國安調補福建總督應兼職銜爾部議奏浙江總督員缺著裁去欽此移咨前來查浙江總督標下現設有中軍副將一員左右二營參將二員守備三員兵三千名

該臣等議得浙江總督員缺既經奉　旨裁去其標下官兵均應裁去副將參將守備等官赴部另補千把各官留於該省遇有缺出補用所裁兵丁願爲民者發原籍交與地方官安插願爲兵者卽於省內各營查汰老弱缺額頂補至浙江督標中軍副將關防繳部查銷可也等因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移咨到臣准此竊照浙江總督奉裁部議標兵願爲農者令回原籍安插爲農願爲兵者裁汰各營老弱頂補此部臣籌　國節餉之訏謨　皇上省兵恤民之　睿斷臣何敢再置末議以瀆宸聽但臣蒙　皇恩簡任浙撫畀以封疆重寄臣身在地方目擊情形焉敢緘默致負　皇上任使臣查浙江一省半臨海濱半據山湖如衢州一郡爲浙省之上游實江西福建之扼隘其地迤東則聯處屬之龍泉遂昌等縣其間如周公源口黃皮山等處皆萬山叢峻路接閩疆迤西則聯江西之玉山永豐等縣其間如雞公山子午口猴嶺八仙洞等處素稱盜藪迤南又係仙霞一帶鳥道紆迴最稱險要於順治五年酌定閩浙官兵經制特設總兵官一員統兵三千名鎮守迨後浙閩督臣陳　以鎮臣不足彈壓請以督臣統率標旅建節三衢將鎮標官兵移駐金華而另設衢協營兵一千六百名分爲兩營以副將統領分防五縣各汎嗣有督標官兵同城駐劄將衢協營兵陸續改調今僅存兵八百一十八名是以前督臣施　具有詳請全浙形勢臣宜移駐衢州彈壓要地以固封疆事一疏請統率督標官兵仍駐衢郡控制三省要地奉　旨浙江接壤閩省今海寇投誠方在安插該督應令移駐衢州部議欽遵在

案是衢郡之汎險兵單必需督標官兵控制久在　皇上睿照中也況督標官兵原係調防江西山西之兵於順治十五年經和碩簡親王等會議令各兵攜帶家口赴浙各該省缺額官兵另行招補足額是各兵旣已挈妻攜子來浙安堵無籍可歸且入伍多年非新招乍募者比止曉騎射不諳耒耜資生無策因而各兵家口之在杭城者環訴臣前哀泣無歸之慘眞不忍見聞隨查各兵自順治十五年至浙卽改入督標於十七十八年勦海著有戰功又於康熙十三年閩逆叛亂隨前督臣李之芳至衢擐甲荷戈衝鋒挫敵用命疆場保固浙江恢復閩省更爲勞勩茲據分守金衢嚴道參議梁萬禩呈詳三衢之民頻年籍督標官兵捍衛今一旦奉裁兵少汎多分防不敷恐盜賊竊發民難度活公籲請留等情臣思當此節省錢糧之際不敢濫留營伍糜費帑金又不敢徒事節省不顧地方之險易因時酌量卽不能遵照舊制復設總兵官領兵三千名鎭守或止照台協見在設兵二千六百名分爲三營之制仍爲衢協中營設兵一千名左右二營各設兵八百名以副將統領卽將督標兵丁撥發一千七百八十二名歸入該協應添設中營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如蒙　皇上垂念衢郡要地　允臣所　請則統領副將尤需熟練能員查衢協副將呂自魁因病請休經督臣王國安會臣具　題在案員缺尙未有人原督標副將陳夢暘歷任浙江軍功屢著汎守機宜周知曉暢且以原營之將統率原伍之兵心膂攸賴其應設守備千把卽以督標中營守備武淮并千把總改入亦以原官統率原旅並可收效於指臂案查部行諸逆漸平等事停止坐名　題補如果地方

最要聽其保舉題　請衢郡乃浙省要地況係全營官兵移調非坐名　題補者比其應設都司候部推補至督標尙餘兵一千二百一十八名遵照部議行令通省裁汰各營老弱頂補查請　旨班師等事各案兵丁尙未補完見今又有海氛既靖等事案內裁兵已經部臣金世鑑等　題明應俟見存所裁兵丁裁完之日限于二年內裁完今督標裁兵照部行請　旨班師等事各案裁兵之例給以守餉應俟海氛旣靖案內各兵補完之後接頂于二年裁完再照督標各兵餉銀例以戰守各半今改入衢協應照浙省各營經制以戰三守七支領督標馬二步八額馬五百七十匹衢協止應馬一步九除該協原有額馬一百二十匹今應添撥馬一百四十匹則督標未撥餘馬四百三十匹內或有倒斃者容臣查明倒斃月日另咨報部祇以見在之馬撥補缺馬各營以資操防收除馬匹造册報部至參將守備等官暫令統束亦俟裁兵完日赴部改補督標中軍副將關防另咨繳部外臣從汎險兵單起見理合密疏具　題伏乞睿鑒　勅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舟山展復事宜疏

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趙士麟　題爲海氛旣靖邊海田土可耕請停　禁令召民墾荒以起招徠以廣財賦事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臣准戶部密咨內開浙江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奉　御前發下紅本該本部等衙門密題工部侍郎金世[illegible]等題前事等因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題奉　旨該部[illegible]欽此欽遵于三月初一日密封到部該臣等會議得工部侍郎金世鑑等疏稱云云等因

前來查侍郎金世鑑等身至沿海目擊地方情形不係緊要地方官兵裁革調守緊要之處既經將所多官兵裁去會同該督撫具題應如所題將所裁參將遊擊都司守備等俱令赴部照例另補其千總把總留浙以千把總用其見裁兵丁以文到之日將通省各營老弱兵丁查裁補入若不能補完有餘賸者於二年內裁完其調撥防汛營例令該督明白造册送部其沿海田地山蕩水涸塗田行文該撫速行給民耕種年終造册報部俟三年後照例起科其鹽田令巡鹽御史該管官速行招民煎鹽作何陞課之處應令御史查明具題至展復地方營房舊城修理之處該督撫交與地方官速行設法修完報部至舟山棄置田地定海總兵官孫維統回日問明該督撫等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題四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密封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呈到部移咨到臣准此就於定海鎮臣孫維統回日備咨移問去後今准咨開云云等因到臣准此爲查展復舟山必須添設官兵需用糧餉果否有裨 國計有惠民生因鎮臣係捜勦出洋非查勘地勢前往恐有未盡情形未敢輕議具 題復經批委甯紹道同提標中營參將前往確勘去後隨據甯紹道陳光祖參將何天培呈稱會看得云云等因詳覆到臣隨批仰布政司確核妥詳以憑具 題去後今據該司詳稱該本司布政使石琳看得舟山地方先奉 欽差部院會閱沿海 題明舟山棄置年久已無知識之人定海總兵官孫維統領兵前去捜勦未回俟回日問明地方情形該督撫詳議具 題奉 旨欽遵在案隨准定海鎮洋回詳議舟山地方應行展復又奉院委甯紹道同提標中營何參將前往查勘據覆無異批司確核妥詳仰重海疆愼之至矣展復舟山各項事宜統候宏裁題云云請外若論浙省濱海形勢東南定海爲全浙門戶而舟山尤爲定關藩籬今既展復不惟保障得以聯絡策應抑且歲有額徵常賦將來魚鹽日益貿易日廣商稅日增亦得充餉於萬一合卽詳請具題等因到臣據此除展復溫台甯三府沿海疆土調撥防汛營例令該督明白造册送部今總督員缺奉裁應臣明白造册送部又沿海田地山蕩水涸塗田臣行布政司速行給民耕種俟年終造册報部又展復地方營房舊城修理之處臣行布政司轉行地方官速行設法修完另行報部又鹽田招民煎燒作何陞課之處聽巡鹽御史臣李德中查明具 題外該臣等看得舟山卽古翁洲自唐開元天寶間建置郡縣歷宋元爲定海東

境至明洪武年間以其地爲舟山所昌國鄉編圖四里隸定海縣治其地廣袤四百里爲畧七十有二田地山蕩共一千二十八頃八十二畝五分一釐三毫丁口共五千二百二十丁口三分額徵銀四千五百八兩一錢九分八釐零額徵米七百九十八石六升七勺零外賦漁課并新加共銀七兩六錢一分八釐零匠班銀三十兩四錢四分六釐零又鹽課水鄉塗租等項并車珠銀八百八十九兩五錢七釐零又顏料新加銀一十五兩四錢六分八釐零蠟茶新加銀四兩七錢五分九絲零順治十三年大將軍臣宜爾德者征勦勉復之後會議舟山孤懸海中防守兵少力量難支添兵增船多費錢糧且一旦有警遇風不順萬難接應故將舟山民人徙入內地今經部臣金世鑑等奉
旨查勘沿海展復田地以舟山棄置年久無知識之人見今

定海總兵官孫維統領兵搜剿舟山俟回日該督撫問明地方情形應棄應復詳議具　題部覆奉　旨欽遵移咨到臣因浙江總督員缺奉裁臣即咨問定海鎮臣孫維統并行布政司專委分巡甯紹道僉事陳光祖同提標中營參將何天培前往舟山查勘情形去後今據回覆前來臣查舟山雖處海外實甯波定海之籓籬而全浙之門戸今海宇廓清餘孽蕩盡舟山遷徙之民並有田園墳墓之思周覽形勢博采輿情所當仰邀　皇恩亟爲展復者也惟是展復地方必須設兵防守然後可以使民力耕而復業且以控遏竊發捍衛海疆誠不可緩查該所七十二嶴原設有臺寨二十五處防守瞭探舊制設兵三千名今臣等議止設兵二千四百名分爲三營以一副將統之三都司分領之守備三員司餉束兵千總六員把總十二員分哨巡防

查浙省各標協營官兵分防郡邑村鎮屢奉裁減無可抽調而原舟山左營現改爲定海鎮右營有應援汛防之責原舟山右營歷經調改今現防磐石邊海衝汛俱難撤改原舟山中營現改爲定海城守營額兵一千二百五十七名有汛守之責難以全撤臣等議撤兵四百五十七名撥入舟山仍留兵八百名以爲定海城守防汛再查原督標兵三千名臣於請　旨事疏內議撥兵一千七百八十二名歸入衢協奉　旨欽遵在案尚餘兵一千二百一十八名內於各省保泰等事一案撥補臣標兵九十九名裁汰老弱并歸農兵丁共四百一十四名尚餘附支兵七百零五名撥入舟山外議撤台協兵六百八十一名甯海營兵三百四十八名溫協兵九十九名樂清營兵一百一十名以足二千四百名之數其統領副將必需習熟海疆情形之能

員查提標中營參將何天培兩任海疆汛守機宜周知曉暢以之陞補副將朝發夕至必能殫心綏輯巖疆又查有奉裁督標右營功加都督同知原守備倪嘉猷堪任舟山中營都司奉裁甯村營功加副將原守備陳紀堪任舟山左營都司奉裁督標左營功加左都督原守備邵嘉賓堪任舟山右營都司三弁皆久歷海疆軍功屢著以之陞補人地相宜又臣標左營千總師宏督標中營千總何可明杭州城守營千總羅士英俱歷俸年久應咨部候補守備之員兼習熟濱海事宜以師宏補舟山中營守備何可明補舟山左營守備羅士英補舟山右營守備皆可責其忠勤盡職查部行諸逆漸平等事停止坐名　題補如果地方最要聽其保舉題　請但何天培係參將今補副將倪嘉猷陳紀邵嘉賓俱係守備今補都司略與資格不符然各弁

俱有軍功加至都督副將者且舟山乃新復要汛民非兵護不敢往兵非將統不能前亟需熟練之人領兵護民即渡不惟可收指臂之効且可速安復業之民故敢循例保　題冒昧上請加不棠　恩允伏祈　皇上勅部亟賜推補其應設千把總等員臣等即將各營所調內改入至舟山幅幀四百餘里巡邏必需馬匹查舊制原設騎操馬一百四十匹今除各官自備例馬外其兵丁戰馬可以減省臣等議舟山中營止設馬六十四左右二營各設馬二十匹不必另行買補即將抽調各營兵丁額馬內隨帶以足備用其餘抽調各營兵丁尚有餘存馬匹撥補缺馬各營騎操再查舟山初復海禁初開商民貿易往來恐有島嶼藏奸乘間竊發之患則戰哨船隻亟須撥設今查甯波現戰哨船除在閩未回戰船一十七隻及定海鎮臣出洋會勦

於灰鰈門大洋颶碎一隻經前督臣施　於官兵進關日期疏內，題報訖現存戰船八十一隻哨船二十隻前經部臣金世鑑等議將現在戰船撥分溫台二府各二十隻其哨船數少不足分撥令福建將臺灣得獲戰船撥發八十隻到浙分泊防守巡邏如不足數令該督撫提鎮設法造補原額俱經部覆奉

旨欽遵在案臣等議將在甯戰船四十一隻內先撥發舟山二十隻又哨船二十隻內撥發舟山八隻以資巡防俟閩回戰船一十七隻福建哨船八十隻到浙之日再撥戰哨船二十隻於舟山以足其用其餘撥補定海鎮及分撥台溫二府爲分汛巡防之用則勦禦各有所資矣再查舟山原設有城垣官房兵舍當此剏復之際民未招集一切工匠物料渡運爲艱應就舟山所產木植令各兵砍伐搭蓋茅房暫爲棲止防守俟物力充

足之日另疏　請建臣等從節省起見不敢添設馬匹不敢議補戰船並不敢議建城蓋屋期於招徠安輯俾遷徙之民悉得樂業共享昇平然後漸次議復庶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軫恤民力之至意再查舊制寶陀岑港螺峰岱山四處各設巡檢一員耑司巡緝今亦不必因循舊制議惟於寶陀岑港二處各設巡檢一員俟部銓補其弓兵人役照舊制設立至應設臺寨俟營制定日容臣等酌量捐造再照舟山田地山蕩棄置已久悉成荊棘之區開墾不易案查　請寬陞科之限等事內稱嗣後開墾田地於六年後起科奉有依議之　旨今開墾舟山荒蕪田地山蕩亦應照例於六年後起科其墾過數目照例於年終造册報部除將布政司造到田地丁口銀米外賦清册送戶部形勢青圖送兵部外事關議復舟山事理臣謹會同提督臣陳

巡鹽御史臣李德中合詞密　題并繪舟山全圖進呈

御覽再照此案扣除文武科場違限未及一月合併聲明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六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叢克敬校
受業汪　灝輯
男　宸黼編

卷七

書二十九首

答梁貞怡問心札

足下謂心一也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分夫心者人之神明萬理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人心爲心故孔子言從心必曰矩孟子恐人任當下之人心爲心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卽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心則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聖人也於心則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則小之

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其心僅三月不違仁天地之大於復乃可見心孔子有舍則亾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又察害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則古人不必有許多功夫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則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然則人心道心不一乎一也朱子曰人心道心以正不正異名耳道心不在人心之外人心卽闔道心之中不精乃不一舜之與蹠王之與霸善惡誠僞公私義利於此分焉得失存亾所係不亦危乎無聲無臭不亦微乎所貫精之精之斯一之矣惟精正所以求一也饑欲食渴欲飲人心所同然也得飲食之正人心卽道心一矣失其正尙得謂之道心乎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人心所同然也得室家之正人心卽道心一也失其正尙得謂之道心乎雖然此其顯者耳若同一道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歟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

答孫靜子問位育書

足下謂致中和何以便天地位萬物育此非難只是人梏於物欲則滿腔中都是自私自利之心便有許多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的事出來了雖親而父子兄弟家中奴僕下及雞犬也不得其平倒行逆施心中撩亂卽此便是天翻地覆萬物相戕相殺景象若中而果無偏倚和而果無乖戾渾渾淪淪順順暢暢自是親親仁民愛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

婦鳥獸魚鼈咸若太和在宇宙間矣卽此便是天清地甯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做來極平常功化卻極聖神也今且不必問位天地育萬物且道何人能不偏倚不乖戾乎甚矣致之之難言也

答楊湛于小札

足下謂平日靜定而當事輒倉皇者何也此是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的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則衝動不甯也孟子之不動心是以心當事今卻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又詢意思與心之別意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己先動矣安有事來而不動耶又曰心之不動景象如何僕謂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

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矣

復丁仲熊問河圖洛書緘

足下不憚萬里遙而詢河圖洛書之義於僕以僕爲知道乎僕奚膚見謂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然太易止自一而十之數洪範止自一而九之數其孰爲河孰爲洛悉無明指故後人疑之漢孔安國及關子明之說劉歆邵康節咸因之劉牧始兩易其名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異四兌二震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蔡元定兩攷之仍其舊朱子極邵子之大盡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後人雖欲議其說而不可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敘疇洛書固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也按其中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未嘗不相似也且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河圖猶洛書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洛書亦猶河圖也河圖有十而無十故八卦皆用九洛書缺十而含十故九疇亦具十也程伊川見兔謂亦可作八卦數便在其中乃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間也不然大傳謂庖犧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說又何以則易豈獨以河圖而作哉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超然獨契故畫出如此程子所謂加一倍法一言盡之邵子謂畫前有易可謂深明造化之源者矣世儒不察以爲聖人畫卦必棄圖書遂深求隱僻且託之異人異書豈知易理者哉吾儒讀書貴得其要而已明陰陽造化之理察盈虛消息之故識平陂往復之機得進退存亾之道乾惕是凜自强不息敬直內義方外居安思危未亂圖治不剛不柔上下交修其於易也庶幾矣善哉崔文敏公曰易舍文而發畫治外道而衍數圖象之繁也易之荒也此深知易者也

復潘明揚先天後天說

足下不以僕不學同仲熊問先天後天之義於僕夫先天後天微旨也僕則安知雖然何可以無說乎夫伏羲八卦邵子所謂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邵子所謂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天對待以立其本而所重在乾坤後天流行以致其用而所重在震兌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闡先天之體故羲文八卦布列雖有不同然皆造化自然之象而非人力之所能爲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於伏羲也若以先後天之易參之圖書伏羲先天之易固以河圖爲本然未始不與洛書相合文王後天之易固亦本之伏羲然未始不與洛書相符雖然此但據先後天圖而言之耳陳瑩中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又曰畫前有易畫前之易太極非乎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今人以象數爲先天伏羲八卦亦象數也此又不可不知

答張殿菴艮背行庭義

足下言艮背行庭之義詳矣自演而質於僕僕更何言鄙見謂聖人提出一時字最活最妙一於止即爲沈空不能止便是逐

物無止而無不止千聖之絕學也艮背非不動之謂五臟之屬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爲之輸是以無用爲用此背止之妙也不獲非無身之謂有耳目口鼻四肢之身不能無聲色臭味安佚之欲獲乎其所當獲此不獲之妙也不見非無人之謂有已見乃有大見已見既無人見亦盡見乎其所當見此不見之妙也時行時止非圓轉之謂神感神應常寂常感無不行而實無行無不止而實無止無不動而實無動無不靜而實無靜也此因時之妙也敵應非絕應之謂和應則淪於俗絕應則鄰於禪卦之上下陽敵於陰陰敵於陽非絕非和不墮二見應而不留此因應之妙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答楊巽耳一貫說

夫道理止有一件那有兩件夫子告曾子告子貢總是這件道

理若分知分行又成兩件即告他人語雖不同亦只是這一件告顏子克己復禮復禮即是一貫告仲弓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即是忠恕即是一貫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隨處異名亦即是一貫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性與天道即是一貫但有悟與未悟之分耳

答梁天怡致知格物解

足下問致知格物新說何如乎夫格物正致知實用力之處不可以內外分空言致知是二乘沈空之學泛言格物是世儒支離之學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即是致知格物由仁義行即是誠意正心足下謂物即萬物一體之物否若非萬物一體何以明明德便要親民誠意正心修身便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若二氏便是自了漢以身世爲幻妄終歸寂滅究其用不足以治天下國家止爲不能與物同體此大人之學所以該天德王道之全也足下又謂朱子即物窮理求至其極是要物物而窮之否夫紫陽本意原不如此說如一件道理已知幾分了便模模糊糊丟下有甚用處謂即須窮究個徹頭徹尾到十分明白透徹耳一件如此件件如此自有豁然貫通之候也但即凡二字說得太寬了些人多誤認此陽明早年於署中取竹子物格之沈思不得至成疾也如此格物豈是當日程朱下手用功妙處

答鄧貞生集義義襲義說

集義義襲之義不外張南軒義利之辨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誼明道集義也謀義計功義襲也七篇中多發此義以德行仁集義也假仁義襲也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集義也爲生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

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義之所是天下非之而不顧義之所非得天下而不爲集義也若以毀譽爲是非義襲也人知孟子養氣就氣上養不知是就心上養故曰慊心又不止就心上養就性上養故曰集義心性得其養故浩然之氣能塞乎天地之閒

答張扶九問性短札

宋儒氣質之說謂人有生而即善者有生而即惡者如后稷生而岐岐然嶷嶷然文王生而毋不憂傅不勤至如叔魚楊食我越椒之類則又不然謂孟子性善之論止說得一邊必補以氣質方備不知習之爲害不怪習止怪性乃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二之夫天地之性善也氣質之性惡也猶然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其曰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辟之水清是水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夫惡而歸之性可乎又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夫欲不二不已二乎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此一言固已合降衷物則而一之又豈有理氣之分精粗之別哉是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六字千古論性宗旨近字從遠字生須不以辭害意即上智下愚亦是以習成之後立說孔子提出一習字不必更兼氣稟已自了了蓋人性無不善其不善者習耳孟子大賢也方其少也始而嬉戲既而埋築終而又俎豆若非其母知性之善習之惡屢遷屢變其不以惡終者幾希矣叔魚楊食我越椒安知非坐此耶否則亦自暴自棄下愚不移耳使三人者有悚然而覺惕焉而省憤發而移於善將遂不得為善人乎抑竟以惡終乎其母與子文之言必驗乎抑可使之不驗乎是何寬於習而二於性也或謂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將若何此亦朱均管蔡自有其習耳不習善而習惡不習父而習朋此甘心暴棄而不移也使有移將遂不得如其父乎舜也禹也蓋其悚然而覺惕焉而省者也故謂氣質有昏明剛柔清濁之不齊可也謂氣質天性可也謂有天地之性又有氣質之性則不可也

答彭文治中義

中之時義大矣哉混沌初闢虞廷信手拈出此字遂成千古心法治法之宗後來許多聖賢說出許多好字曰性曰命曰道曰德曰仁曰義曰誠曰敬曰善曰一若無此字都用不得堯舜姬孔非此字不得為聖矣易詩書春秋禮樂非此字不得成經矣齊桓晉文之霸楊墨之無父無君申韓之刑名二氏之異端止為失卻此字以言乎其體則無定位也以言乎其用則無定義也合乎太始而無始貫乎億萬而無終握之一掬而不見不足包乎萬物而不見有餘執一則無異於刻舟之愚徇萬則有同於雕形之苦聖人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以其盡性至命篤恭無為故能躋乎中之域而得其執之妙矣噫至矣

答汪涵齋二氏說

二氏言虛言無言空言寂言不一皆竊吾儒精要之言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無思無為空空屢空之義與夫寂然不動之說一以貫之之旨皆孔子之言也二氏以之立宗吾儒遂恬然棄之又從而諱避之一言觸犯羣駭為禪徒守書冊而泥典要執形器而守方隅兢兢乎罔敢正視是自處於卑而拱二氏以高自處於下而讓二氏以上豈不惑焉蓋吾儒至虛而妙天下之實至無而盡天下之有至空而一天下之紛至寂而通天下之感如無極而太極而生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自身心性命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奧鳥獸草木之宜裁成輔相之大範圍曲成之用可傳天下為法後世辟之太虛之中萬變紛紜而實處也萬象呈露而實無也疾風迅雷齊施並作而實寂也陰霾曀霧橫亙直塞而實空也二氏之虛則竟虛矣無則竟無矣空則竟空矣寂則竟寂矣且滅矣且天地萬物皆幻矣又欲養生留形住世坐化成佛又往來不已有輪回欲超脫又何慮何無何空寂之有哉

又二氏說寄汪涵齋

今世談道者夙疾尚未普消分內事未能滿徹不自攻而攻二氏實取皆於二氏耳若論吾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

不照臨二氏生於其間特自渺小者耳何啻金玉瓦礫之不相等類也何啻黑白高下之相去懸殊也二氏自知之不敢與吾衡勢而敵體天下之人亦知之不敢與吾並視而齊觀卽有一二惑於其說者亦何嘗肯捐爵位棄妻子祝髮執鉢飄然以從者幾人哉而吾之佐天子講治理出政令明三綱立大法以和萬民育品彙乂安社稷刑暴禁亂者自若也乃競競焉角之較之辨之爭之也何爲哉

與蘇撫宋中丞書

企仰清風延望霖雨不多贅及謹以廣見遙佐高深竊江浙之區莫急於水利旱與澇皆荒而尤莫急於旱蓋澇則江浙雖饑而全楚之粟順流千里不二旬徧達吳越旱則數十里之內皆資擔負所及者幾何故莫急於旱也僕往者承乏江浙遠考史

籍近訪輿言每惟河道之通塞卽係生民之休戚在浙則石門一帶在江南則京口丹陽一帶年年苦涸漕運病之至京口丹陽數十里間外藉江潮消長居半內資長蕩湖開家湖練湖諸洩而閘壩久廢餘流涓滴源源帶水浹月不雨卽民舟常苦艱塞每歲隆冬輒興役開濬以通漕艘擊水挑土昏曉不息墮指潰踵恆有僵仆而死者不一勞者不永逸屢欲具題大爲開濬而相時待力顧此失彼耿耿至今天畀仁人覆臨玆土彼蒼冥冥寶留以有待矣頃凡自吳越來者極言江浙亢旱之狀已踰三月卽杭嘉蘇湖幾不通舟楫甚至有傳洞庭山以南亦可徒步者不勝駭異情關營治中夜轉展惟有一策可以少濟此五六郡望救之饑民想足下亦必有同心也念旱旣太甚則米必湧貴米旣湧貴而外江之米不至則愈貴今卽移咨各省招來米商而京口丹陽河道已成陸地米艘何自而入愚以爲今插秧已失時農民十室九流糊口四方趁此時將京口丹陽一帶數十里河路大興工役開浚深廣其利有四一開河路以來米商也一通民船以便貿遷也一興大工以救饑民也一免冬役以郵祁寒也計此一帶河道約長三十餘里開深三丈二三尺合蘇松常鎮四郡之搢紳巨室富商大賈委曲勸輸措資或亦不難邇念足下恆心妙畫其已見之施行者亦旣載之口碑播之 國門此救荒之澤當必更有出於尋常意見之外者不揣鄙陋遠獻其芻蕘幾備高明之一采也

與浙撫張運青書

昔舜命九官之外得十四人而天下大治今昔豈有殊哉方今薄海雍熙 聖澤覆降而閭閻疾苦猶耆耆時廑 上懷者以

人之難得而澤不下究也一日九坐聞足下 特簡之命色勃勃而飛揚足振振而起躍喜若不自持者豈喜足下之顯榮光大耶喜國家得人而兩浙厚福也足下素節比之勁竹直聲震於寰中有談及者咸肅然振容重之匪此莫肩鉅而任重去貪而袪弊維風而起化也況浙此時首在和輯兵民又在極難處之際乎善此者視乎其德與量而莫先正已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足下之秉正舊矣而溫恭之德與包容之量更莫加焉效將捷於響矣昔足下理督捕事時綴羽卑棲退遂俱艱而色弗慍而衷倍坦此豈極情所能及賊囊下之謂一旦摶風驤首何愁不九霄不萬里哉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物理然也若夫兩浙僕曾濫竽局於才獻無一善狀稂粃在前簸之揚之兼錦覆之端有望於足下矣杭州太守馬

君秦人也質直而好潔才大而力堅杭之官民兵弁咸倚戴之僕謬品可謂天下之第一流矣曩當事者惡之欲摧折之以其峭也不善事上官而又輕呵責上官之爪牙致鼓舌也遭逢若此聞者共歎造物絕處逢生忽遇端人秉鉞以正契正當必有賞識於俗情之外援拔於沈溺之中者矣昔范文正天下已任司馬公正人是依今再見之蓋懿德之好非有所私有懷如海安能傾倒贍望嘉績以答　皇眷敷天霖雨延佇可俟

復家弟新又書

山中歲月非人間世土人樂之往往自忘其年倦客還而卜之殊可栖形定性完精而益算也若曰有得則未之敢聞世事風雨倏忽幾變舍筏登岸掉覘中流乃知濟渡之險艱矣故新又臥棲霞處京口息陽山一邱一壑雖通侯不易況又大觀居每丙之奇勝乎昔人詠云此身浩蕩浮虛舟人生達命自灑落若如屈平憔悴而行吟殷浩書空而嗟咄雖日譚懸返之身心何益歟況屈則必伸無往不復觀於東魯中丞則旦晚有振興之會也彼雖我者今何在乎別示悉已領略卒復

復江侍御書

昔之具大略者艱則投之鉅則負之恢恢乎灼灼乎任國家之重而聲色不動咸底於乂安若責之以鹽米之能則非所受矣然孔子相魯三月大治此豈可以尋常意見度之耶而委吏乘田不悶薄之則是人未有瑣屑之事不辨而可以語全量者也若神龍然可飛可潛可小可大變化不一其端而升騰莫測其用斯乃異於凡鱗爾足下具非常之材龔治邑邑化今列諫頒茲又藉觀律門袪弊除苛裕商惠民甫下車而頌作爲固已籠罩羣倫矣顧撝謙若是耶咫尺臺端天涯如隔尤幸遲拔可接素心卒復

復倪大師同年書

吾頻荒遠越在萬里比年來恆爲巨鯨所翕蕩乎最遲及乎未幾又値逆變故一尋干戈一番摧折再尋干戈再經淪汩人文用是不起才士困之無聞仕宦之途以此而寥落極矣厄運使然歟抑風氣未開也夫天之降才非殊每見里黨聰明特達之子輩出瑰奇磊落之英挺興以及能文博雅淵積厚蓄皓首窮經者比比而是因以歎三百年來詩書禮樂之化其漸被者何其廣以深也如足下才品文章當世罕儔使在海內卓犖名流具有經濟工詞賦者遇之並當退三舍如僕譾末齒芬所及曾何有哉聞近年養益粹著作益富心神愈灑落絕不作屈子憔悴殷浩書空態此其識與量豈在尋常間耶偃龍在池出而興雲雨人乃知神寶劍之光上燭於天自不可掩今雖塌翅林坳天風偶至當便沖舉耳臨風贈切

答魯謙菴銀臺書

昔者共事一方仰借鴻材重者素矣嗣於金閶接佩紫陌逐風日親儀矩時聆敘論益心醉門下猥猥藹吉之休爲若夫立誠不欺確乎不拔古人之介且兼之矣以之肩大任決大疑登壇仗鉞武緯文經吾知其甚裕已無何以太夫人遐逝星馳奔赴遂爾分袂悵惘悵惘讀來敎知目下韡輿東行將見伊洛灑潤雪灘成濤禹穴雷門土封如掃李乏執紼之磬絮酒之陳何哉賢郎秀傑魁品蘭玉蘊芽新加大邑有若烹鮮拭目振六翮搏風天漢上耳雅誼如雲知爲注我披寫情悰附申不宣

答李鄴蕃

近讀龍谿語錄於致良知三字頗覺眞切洵作聖眞血脈路人以禪目之彼何嘗不在倫物感應上磨煉亦何嘗不教人戒懼愼獨用工夫而莽莽蕩蕩置其心於一無著落之鄉耶人或不實用其功未得良知妙用遂未窺見此老苦心耳

答師太古書

七載遠隔之懷萬里相思之雅勤勤懇懇具見來教中僕之同情想無二視所詢龍谿語錄宗旨悉本師門然陽明說理爲後學地步較可持循龍谿從最上一乘說法非親履其地終是扞格

答魏蓮陸書

仰瞻北斗右撫太行左顧滄海每歎其間精英靈氣多鍾於鉅

儒若董江都而後多君子接洙泗之淵源衍濂洛之端緒巋然鼎峙於兩間吁盛矣近世若孫徵君杜紫峰崔玉階諸先生後先輝映作人倫師爲當世望尤僕所深畏如足下者其於羣公間又豈少遜哉屢經上谷未一登堂而聆古道自顧俗吏日褁乃不非笑鄙棄佳刻遠示讀北學編如揖三十二名賢而親見其語言行事讀雪亭草又字字心聲言言道寓不俟區區較量於大麻間與大麻前也僕材庸質魯於學無窺吏道更茫然宰小邑五年而瘡痍未起其他可知矣謬承齒及適足增羞

與泰州牧施濤江書

吳越大都會也昔者濡筆與諸君子共濟號稱多才獨於門下有深重而契慕之思以應循卓之求焉奈格於時會至今怏怏門下蓋勳侯佳公子也年又極少乃儉德守己惠政及下清操

與澄潭比絜執持並山岳不移決疑如流去蠹若蠹民之戴之同於慈母故於　翠華臨幸而舉致頌詞相與扳留有由然也今果蒙　聖鑒得慰民望賀賀若夫邦有賢大夫吾輩之典型也原任肅州道沈（諱）喬生前任保陽太守僕宰容邑親承公廉直方正不爲媕婀下車即爲民平刑釋冤除煩苛祛夙弊與民休息聲震三輔旋升肅憲抵肅旋乞休歸敝簏蕭然迄今上谷二十城戶戶尸而祝之將百世弗衰公固賢聖之流而僕所尊禮而師事之者也近日里居屏迹一毫不與外事聞謬承門下懿好時往干旌且推而登之大雅之列公雖扃戶而此段沖懷高誼已感同覆載不啻其高且厚矣畫泰俗故薄崇豪附畩醋謹之家恆來外侮當事者稍稍加意即潛移隱消矣僕受公知深服公教久故述其生平且爲之謝尤冀始終垂注之也臨楮

憑切

復冀城令徐東谷

馬齒漸加徒飽大庾粟碌碌無似未由答　聖明方在惡心何敢言壽僕有親在若得懸言眞緒石髓芳芝可以長生益算者貽我以奉俾老親住世千年僕亦獲隨定省此上願也茲所來三七錦地羅等藥乃治外而非治內之物末之用也今吏治率右儇巧而左忠信蓋悃愊無華眞愛在民而身謝名迹當事者以爲無赫赫譽輒掉頭不顧彼見其弗利往往遷志從俗苟可釣奇營便不恤其他此下民所以怨咨而治安之效未覩也今足下來翰曰荼苦自甘僅飲滄河勺水御下從德化不忍輕施箠楚云云門下此語謂有歉歟然其治已進於古矣倉公醫之能者也其於病調元氣補榮衛止矣若夫大滑利之劑及所以

154冊985

助强陽者雖備其任也蓋以起病還壯不在是也足下之治能如是尚何多讓焉來卷完書草此付使惟益勵淸修以膺循卓跂予望之

戲答李价藩賢文來詩

春秋列國諸名卿欲延譽於當時顯名於後世則辭命之力居多故孔子重之吾兩人惠顧前好時破訓辭余雖不敏敢不式克承之今讀來翰知素心人所貴在神交不在區區書牘之間飾情通曲膚語游揚也故發之佳詠藏之心版乃悟向者則淺鄙之見也昔有二人友密其一之越其二販重遊於燕販者見客有南轅者爲道之越人長相思之雅懃懃懇懇刺刺不休歲以爲然之越人則否否後十年而會於吳燕來者讓之曰奈何忘我之越人徐指己服曰此非君所贈乎吾思君未嘗一日去體又探懷出一盂此爲君物吾日夕用之誌每飯不忘君也君則奚有遊燕人適徬徨駭覩錯愕者久之啞啞無以應始愧慝前刺刺者皆空言也如服如盂君詩之謂矣無已則爲誦少卿之什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遠望悲風至念子懷悠悠無已則又爲誦典屬之章曰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笑笑

與徽陽親友勉學書

昔年親敎相資切磋闊別以來幾三十載同社良友零落如晨星分岐者列長兄與僕數人耳老人年近七十善飯健步精神有加可幸詩書之氣差强文章風雅日湧如泉字畫行草信筆塗鴉說者謂茲集直可上下千古定難磨滅以此過揚則吾豈敢聊附一二就正有道特以途遥弗能徧具嗣是所出陸續再

呈若云攻苦五更待漏公退未嘗一刻少休五十年來有如一日伏案之功亦人世之希有也諸親友到此共驚其攡性生若此樂而忘疲古稱五車乃是竹簡今之册本殆有過焉生平披覽庶或近之惜乎老矣多所遺忘聲色宴樂吾命所無以此寄託頗有意趣前賢講學謂此玩物喪志耽於空寂亦是枯禪遊心文場胸懷暢適絕無人欲盡是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敢自詡願以自勵並勵後人辟若稽田荒蕪不治耰耡不勤焉望有秋千葩萬卉全資雨露培養灌漑但一霑濡自然鮮妍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勿奈子弟懶惰成性閒遊放曠苟且偷安德不加進業不加修筆滯墨澀負此流光可慨也老夫迂闊之談列兄爲勉新進儆敏皇皇學古爲上僕見吳越人士讀書不分貧富貴賤日日下帷夜夜咿唔大是可畏特吾黨未之見也昔聖昔賢尚爾惜陰發憤忘食虛度誠愚老毋近百怯暈不能即歸無物可寄借此攄衷聊當一笑幸與恕焉

復張水若書

吾徽火莵淸美香洌前讀來敎動我遐思但不知足下尚能飲幾許否僕記當日與五全馬先生一日傾一罇罇五十觔今老矣僅能飲時酒百餘杯杯如小兒拳耳啗肉到可二三觔飯可三四盌無日不五鼓待漏無日不赴飲至二三更老年詩文字畫反進每日揮毫灑翰無數詩文一月集一本工拙總不計再假以年可充棟矣精神力量於壯有加惟鬚髮蒼然爲可驚歎然六十有五亦是該白之時比之老親九十烏頭又是膂壞言者心之聲昨歲底過不去作一送窮文附呈一笑則其他可知

官至巡撫少宰而送窮亦是罕稀事近來不特想火堯更想南豆芋子薳尖馬尖併餌食米綫龍睛虎皮羊眼細鱗及青蛙抱玉此皆天上有地下無之味鼎烹玉饌吾皆嘗之不及也足下享此福即是神仙中人僕徒勞擾一生仍是無下落何用之有何時得聚首丁此燒豆燒芋下火堯緣也小刻手卷聊以伴緘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幸與恕焉不宣（歲士人佳醞不可得則飮燒酒火堯蓋隱語也虎皮等豆名）

與振羽王庶常書

五官皆有效於身而最捷則耳目稱焉蓋百物襍陳萬籟相喧求其張目能睹聞聲卽辨他官不能也故曰捷也雖然耳之用較目之用則又多舛何也夫目非不可炫而亦白則難淆耳不可欺而亂眞者常至是以千聽不如一睹也僕問於鄉人之來都者言足下有行鹽於歙之說僕曰足下遠大人也豈肯爲此瑣屑之事於里黨之閒乎無也從人人言之曰聽之歟睹之歟曰雖聽猶睹也以其有之故道之也僕爰是順札相聞不過曰有則止之無則察之之意云耳今曰無之迺深愧向者相聞之悞而益信千聽不如一睹也昔有吳中人西行而渡於河梁之人從傍而指渡處其入舟又忉忉語以槳柁之具甚悉已而問之吳人也大梁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吳人入葦引其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爲吾則忠矣足下其以吳人之視梁人者視我可也勿固責我曰夫夫也徒任耳者也

答蘇紳公請講學啟

伏以道始乾元肇開文祖一中之統學宗人極總歸宣尼六藝之科游夏而還人多紹述唐宋以降代有修明薪盡而火傳

水欲窮而雲起識大識小未墜之緒在人自道自成所性之功及物但存必爲聖賢之志疇無各正性命之原幸得與於斯文固願安於承教恭維台臺道超四表體備三才非堯舜不陳仰佐　聖主文明之治以孔孟爲學務登斯民知覺之倫泱泱大國之風鍾靈光嶽番番格人之訓參贊經綸本立德以著書兼知言而養氣千秋尙友將起皋夔稷契與同遊四子傳經直充濂洛關閩所未發聿開來哲端藉眞傳弟困勉庸材方隅陋質自早年而志學粗習章句爲儒由百里以起家僅守絃歌作宰空羨扶風之帳未辨康成欲窺明道之門尙慚正獻雖曾提衡閩說曷敢僭擬前賢今來尹和靖佔畢之鄉夙係范希文湯沐之邑典型具在尙留南學之菁英壇坫斯存爭識蘇門之弟子從來此地素著聲名何幸羣公共相鼓吹秉大道爲公之摯誼中令德來教之虛懷俯賜招攜特蒙推挽竊念識非翹拔尤愧才乏通明非有韓愈原道之書敢矜大叩小叩豈同王褒講德之論漫勞念茲言茲卽著作之廷心手揣摩猶恐闕而不盡況講論之頃主賓問答自多偏而未該伏願互相證明切爲指授主持爾雅全賴此邦大夫之賢誘掖羣倫不失所守先王之道願陪末座敬跂高軒臨啟可任徠徊嚮往之至

附原啟

彭　瓏　莊朝生　繆　彤　朱　典　汪　琬　尤　侗　繆　錦
宣　錢中諧　范必英　沈朝初　尤　珍　周邦鼎　許　虬　管父才　沈
曾灝　吳　瞻　鄒　溶　金大成　顧用霖　施何牧　陳景琇　王　抑
彭甯求　張孟球　張如錦　顧　焞

伏以天開圖範河洛剖文字之宗道在寶修洙泗會聖賢之緒治統兼司教統傳心者追道岸之淵源心宗上契儒宗衛道者竊聖門之美富惟漢人解經而經亡及趙宋言理而理著奎躔午運人心復旦於唐虞月印川流聖學遂光乎天壤

太極圖表裏先天東西銘源流四勿伯恭成近思之錄明道有定性之書敬義堂中蕭然玩易安樂窩內聊復吟詩早知風月無邊傍花隨柳始識鳶魚是道雲影天光凡此闡繹之緒言總爲雜持大大道然而尋端倚伏易落言詮設敎幽黻難求實履白鹿紫陽而後謀是火薪雲巖橫渠之餘無非河漢狂瀾砥柱誰翼聖眞洱水蒼山近鍾靈異恭准祖臺兩儀間氣四海眞儒璞玉渾金鑒藏莫名其器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名猥以澤國之波靡幸遇神君爲鎮燕懲乎水之懦弱咸以錫強試其刃而有餘靜而理劇國已蜈蠖昇之炎火豺猥投之有北矣然而教化之興厥有原本涵濡之道端在命提茲者吉月之集已宜　聖天子之諭條尤必諒之日之良會聽老先生之講論蒙示親詣郡齋率先倡講實爲增光聖教獲家薰院北斗泰山仰老先生之升座坳堂鑿酌慰乎里人之望洋鳳異同之義直決藩籬絕滿渺之談快達篩腳賢智知警須力踐而躬行曉贊忽開頓得心而明目惟老先生楚仕容城實在劉靜修講學之地即孫徵君倡敎茲士更接楊椒山氣節之傳迺老先生痛正學之漸蕪創立書院囊本鐸之宏響提醒人心是試以割刀猶歸學道豈尊如闢府反借嘉言用是竭誠特申演講高座揮麈隨研林慈嶺之虛無鼻比援經節古聯奈亂之敍成聖安賢復與并尚友千古之心盡性至命要歸返求六經之義或發言證得刻儁批於堯夫或虛心質疑精思同於子厚闡揚前人之甚行法元晦穎悟力行發揮四子之微言學叔子準繩規矩身心安著之處藉以立基發鋒虛妄之談因之去肅聆一日之議論奉終身以楷模書紳者賢士大夫窺管者矜佩秀彥肄業之旅亦聞道而投戈講藝之徒將帶經而負耒實爲轉移風俗之權匪止潤色太平之事伏望幢棨蒞於學宮無大無小而從邁旌旂駐於泮水載色載笑以揚休媄泣以迎屏息而竢臨蒞不勝翹切瞻戀之至

讀書堂綵衣全集

梁永溥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徐文駒輯

男　宸櫛編

卷八

論六首

康熙甲戌仲夏初四日　上召集西苑考試學士臣王掞

李柟顧藻及翰林諸臣八十人

擬理學眞僞論

道猶路也八軌之塗九衢之陌天下萬世之所共由非私也理卽禮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鑠而然也學者效也未知未能而效法乎前人之已知已能非有異知異能也理本自眞學無可僞堯舜授受首揭一中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將以求此中也文王武王緝熙敬競亦求此中也孔門言仁言孝兼言中性反無殊之要一以貫之之旨也此其道載於六經四書如日月中天江河行地勿論東海西海南海北海雖羣生之倫蚩蚩之衆皆此心同此理同也無聖無愚無豐無嗇無內無外無斷無續求之本心而自足何有理與學之名眞與僞之分哉柰世遞降而人心漓邪說行而聖緒隱不得不賴於闡幽啟鑰之人於是乎有眞有僞周秦以前勿論已漢之時其臣如江都相董仲舒之天人三策足與春秋相表裏其言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直探闡奧後儒宗之而爲人廉直進退容止非禮不行無僞也大中大夫申培以詩爲教謝絕賓客終身不出左內史倪寬事伏生受尚書帶經而鋤以廉退自將博士毛萇善說

詩時去古未遠躬行意多諸儒俱無僞也鄭康成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尚書學問博洽辨論英敏生平學行咸無可議宋儒論說資於漢儒註疏十嘗八九乃以訓詁經生目之噫亦過矣龍門王通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其行也方其動也直門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輩所蘊蓄皆其其師一體卽房杜李魏又皆表表於有唐開代未可以僞目之也唐之臣如贈禮部尚書韓愈原性原道師說佛骨諸篇皆奧衍宏深與孟子相發明以佐佑六經其言軻醇乎其醇功不在禹下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相傳之詳且正如愈者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愈一人而已人謂唐無儒何哉諫議大夫李翺是時士亟學古文辭溺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道翺獨求端於性情動靜之間以發誠明之旨作復性書三篇陸傪見而歎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人止稱愈而不知翺何歟唐自中葉佛老顯行儒道媮末愈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爭四海之惑屢踣屢振翺是而後天下競於聲偶爲利祿資視昭明所輯文選爲六經末益漫漶嘵學術關乎氣運益令人思愈與翺之功大也宋之臣如知南康軍周敦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胸懷灑落霽月光風作易通太極圖標無欲誠神幾以學聖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洛閩百世之下孟氏之後數眞傳者舍頤其誰御史程顥充養純粹清越灑然時擠孟子於法言之後作定性書識仁說倡明絕學發揮六經四書奧旨一時及門之士遂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據其上神宗劄子論五霸之辨使得君行道自有可觀此正

學也秘書省郎程頤天資端嚴學造純愨有功於斯道與兄同兄德性寬大規模廣闊頤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亦正學也崇文校書張載所著西銘推極於知化窮神東銘嚴覈於戲言戲動正蒙一書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亦一番拈動光彩如新亦正學也洛人邵雍資高識朗所著皇極經世發前人所未發有功易道蓬篳環堵躬爨養親精明坦易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造其廬者程顥稱之曰雍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其所造可謂安而且成人但見其明於易數遂以數學目之殆又淺矣崇政殿說書朱熹前賢稱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然則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

之大成其揆一也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舉四書六經表而闡之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天下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知荊門軍陸九淵其學求端於心其曰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所入與朱熹微有異同丞相周必大稱荊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時以禪詆之抑又過矣程門弟子如工部侍郎楊時除書局謝良佐崇政殿說書尹焞監察御史游酢壽安張繹教授呂大鈞寶文閣侍制呂大忠太學博士呂大臨諫議大夫朱光庭皆於心傳有得清德重望皎如日星無一僞者楊時在祭酒疏奪王安石配享尤爲明勇宋儒如胡瑗教授湖州科條備具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首稱焉博羅主簿羅從彥劍浦李侗崇安胡安國吏部侍郎張栻國史編修呂祖謙建陽蔡元定子沈閩人黃榦戶部尚書眞德秀崇政殿說書何基永嘉陳埴之數子者或與熹爲友爲弟子皆同時共肩斯道有倡予和女之功張栻義利之辨祖謙重遠之思元定預陰陽消長之幾達古今盛衰之理黃榦以志堅思苦之資造明睿端莊之詣於熹尤爲功多漢世讖緯九流之習唐士釋老詞章之支苛摘以求孔墨並稱或以爲性惡或以爲性有三品或以爲善惡混孟子七篇例以子書河南二程始起而表章之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闢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諸賢之所同爲羽翼者也厥後目爲僞學倂耶至於元之贊善大夫劉因金華許謙昭文館大學士姚樞集賢殿大學士許衡蘭溪金履祥皆表表者而衡尤著衡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治人之法不尙文辭

務實行是則繼朱熹者衡也無僞也明則贈禮部尚書薛瑄其學爲開國一代之冠以復性爲宗表易詩書禮春秋之旨闡學庸論孟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奧論諸經傳義四書集註或問小學之精溯堯舜以來至孔子及周程張朱相傳之統悉鎔較寸量而出言言粹美且極廣大包括無遺其言其行昭昭在人耳目此正學也從祀宜也新建伯王守仁資稟高朗天泉證悟良知本乎孟子人以新說訾之非也南贛功烈銘耀人寰非全體大用本末兼該曷克有此從祀亦宜其門人若徐曰仁錢德洪鄒守益王畿之流有足多者正也非僞也若夫霍州學正曹端之穎異專靜造詣深醇翰林修撰羅倫之奇偉之節樂善之誠粵東布政陳選之孤忠特立百折不回禮部尚書章懋之斂華就實既博復約處士吳與弼之涵養德性師道尊嚴處士從祀

胡居仁之自任又從祀翰林檢討陳獻章之純正吏部尚書湛若水之深造參議賀欽之默識吏部鄭顒愈成倡道東林正學表儀左都御史曹于汴進禮退義內直外方翰林待詔來知德之內篇外篇旨奧辭微贈刑部尚書呂坤之承當嚴毅守正不阿研精覃道如侍御史馮從吾持論侃侃如贈太保高攀龍臨難不苟如兵部尚書呂維祺理學忠節如大理卿鹿善繼皆知學問道錚錚卓犖於六經四子之書多所裨益稽其生平眞而無僞者也僞學者內無格致誠正之功外鮮修齊治平之用恆言本來無物矣而未免競錐刀恆言萬物一體矣而未免介睚眦恆言戒欺求慊矣而躬修不逮暗行多虧恆言明體達用矣而尙口喋喋措施罔效絕意仕進矣而微衷不可告人不求聲譽矣而名高則欲在己甚至獨行踽踽不可一世持論矯矯未去伎心終南可以捷徑何妨下帷鍵關淸風足以嘯物不難惡衣惡食又甚者談王說霸酌古準今高極於無始細入於無倫其大者覃天地範三九矣乃徐視其履不厭人心目足身口自相背而馳者又比比也如明季附東林者峻其門牆高自標置入者賢之出者排之名曰淸議其實橫誣且利以相軋勢以相傾操持國是俾人無所措手足止別門戶罔恤人國究竟未必盡小人者肆其荼毒而僞君子之受禍獨慘尙可言哉其在今日　皇上聖學淵深直接堯舜一中之傳崇正黜浮凡庠序育材師儒講習莫非六經四子之書粹然一出於唐虞周孔濂洛關閩相傳之正道又　明並日月洞及幽隱何所容其僞歟夫世固不乏淸脩之士若迂腐之儒曲謹之夫旣不合於時宜乃自好而講學或爭理於毫芒之間或互攻於異同之介非禪也而目之其流弊必禪也而惑之此不過意見之偏偏淺深之異致無關於眞也亦無關於僞也

郊祀論

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命官也列爵也畫疆也分井也陳綱而布紀也皆在所急而莫急於制禮禮之大者朝會也燕饗也車服也等威也愼徽而敷典也皆在所先而莫先於祭祀祭祀之大者禘嘗也社稷也聲歌也鼓鐘也左昭而右穆也皆在所重而莫重於天之與祖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按郊所以祭天禘爲宗廟之殷祭於郊築泰壇以上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大傳禮不王不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止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而鄭註指爲祀感生帝夫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悖矣至隋唐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不廢唐杜佑作通典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有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素

漢始有五帝太乙之祠而以古者郊與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靈威仰或以爲耀魄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天之名義凡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贍大失禮經之意豈知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脅其褻其器儀尊疏布冪樿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籍蒲越藁秸其樂歌黃鐘大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輅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略如

此而已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侈靡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驟廢殆盡鄭眾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天何可以象求哉又附以緯書以昊天爲北辰曜魄寶以上帝爲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爲一而并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

文謂太皡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非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朱子曰古者天子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丘文莊曰明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大乙五大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又曰按

洪武合祀天地於南郊之一壇而以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列宗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則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亦義起之者歟明初建圜丘在鍾山之陽方澤在鍾山之陰分祭天地一如周禮行之已久風雨不時災異時見太祖因覽京房災異之說采羣議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倣古明堂遺制遂定議合祀乃卽圜丘之舊壇爲崇宇名曰大祀殿後改大饗殿嘉靖九年夏言疏古者祀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兆於南郊瘞於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乞敕多官集議以求至當中允廖道南曰太祖初年分祀天地洪武十年感陰雨之患始行合祀太宗遷都未暇建白禮樂百年後興豈不信哉時蔡昂等四人皆主合祀汪鋐等八十二人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皆主

分祀命再議於是雜引五經諸史條析合祀之非伸分祀之是名郊祀議廢以後復有所更改我　國家　世祖章皇帝混一海宇創制立法我　皇上纘而承之有鑒於三代制作之得失泰漢以來紛出之失斷方主志說之非采有明集議之詳神而明之酌而準之肇圜丘於太饗殿之南每歲冬至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肇方澤於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祭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以　祖宗配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每歲春分行朝日禮秋分行夕月禮其大饗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定制四郊盡善盡美千萬世莫可易也

樂律論

今言樂者必曰元聲也古樂也何其幽以邈也精以深也至求

元聲則僅求之制管候氣葭灰黍粒求古樂僅求之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與夫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又何其腐且淺也曰然則將安求乎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律止和聲可知和聲即是制律之本若求作樂之本則歌永言也又進而求樂之本則志是也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心即志也此元聲之始也故律呂之道理協天地情通鬼神妙合萬彙者莫非心爲之通聲爲之感氣爲之調而後可以被之金石管絃施之燕享祭祀者也第上古之作樂者非徒備其聲容美其鏗鏘而已也聲爲律身爲度無不本其一代之宏功盛治而得之一一可考而知也自伏羲制音律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咸皆也池施也言其德之無不施也亦曰大卷曰雲門言其德如雲出能卷聚也少皞作大淵言其淵也顓頊作承雲亦曰六莖言其根莖備也帝嚳作大英言其英華茂也唐堯作大章言其德之章明也虞舜作大韶言其能紹堯之德也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言之矣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子言之矣夏禹作大夏夏者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商湯作大濩濩者澤也言能除暴惡護救天下也周武王作大武以其武功定天下也孔子雖歎其未盡善以其征誅革命不若德讓之爲懿也然其稱武者曰總干而山立者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六樂中而備君臣之功德焉成王時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

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可禮迨其衰也雅樂漸廢淫聲迭起鄭衛之音慢桑閒濮上之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孔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至秦六代之樂惟韶武存焉乃改周大武曰五行改房中曰壽人漢興高祖作昭容樂大抵皆因秦舊孝惠更名曰安世樂孝景時改奏舞各殊光武時增廣郊祀九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舞明帝時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自是樂凡四品建初五年始行迎氣樂魏文帝時改漢巴渝樂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舞亦改之晉武帝有改齊武帝有改梁武帝思宏古樂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不言改樂之法武帝素善音律遂

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以定雅樂以武舞爲大壯舞以文舞爲大觀舞取宋齊之制而更定其辭皆沈約所製於是樂律較之梁然有章云陳時並用梁樂至宣帝時詔祀用宋曲宴准梁樂取人神不雜也後主沈荒於酒尤尚聲樂乃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雖綺麗相高識者知其不永北齊所改奏舞皆魏代故西涼伎其吳聲者皆江南宋齊之伎也至後世別采新聲爲無愁之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隋代雅樂惟奏黃鐘一宮及煬帝性耽淫曲搜樂工子弟善聲調者律者三百餘人爲作新聲其聲淫厲而哀又作翻安公子曲卒亡唐太宗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開元中又造三和共十五和焉廟舞則二十又有三大舞曰七德舞卽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所作破陣樂也曰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因太宗生於慶善宮呂才被之管絃者也曰止元舞高宗所作大祠享始用之元宗時有霓裳羽衣曲此後遞有所更宋太祖改周崇德之舞爲文德舞象成之舞爲武功舞改樂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厥後凡六改焉元初太祖徵用舊樂於西夏太宗徵金太常遺樂於燕京至世祖時始作大成樂備宮懸鐘磬樂舞翟羽凡用三百六十二人翰林譔樂章各有曲明初卽定雅樂命儒臣撰著樂章以祀天地以祭社稷先農以享宗廟樂有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迎神奠玉帛初獻亞獻終獻徹豆送神望燎望瘞奏曲各殊歷世無改我

國家定制作樂盡善盡美則又超乎前代矣作樂之理貴精於律呂昔者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

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是爲律呂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矣唐虞夏商因之代有音律至于周公建官乃命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漢興令張蒼首治律厤至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而司馬遷作律書義始著明其說曰律者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成熟萬物者也古之聖人本人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鐘既正則琴瑟笙竽依類而正合而奏之黃鐘作而林鐘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諧夫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爲元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以九十爲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者馬遷氏之說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鐘終仲呂而爲十二律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說也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烽起雖班氏較爲精密要皆揣測乎影響之際棼綸乎簡册之間而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鐘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疊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圜八百一十

分之損而旋宮環轉求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黄鍾王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訛也何妥與鄭譯交相詆也范鎮與劉幾迭相排也即溫公之於蜀公考亭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病其太濁私減銅劑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毁舊鍾而不可得乃陳其已敝者爲樂工一夕易之而傑弗之知魏漢律定崇甯之樂制器不成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律亦弗之知又惡用是敝敝者爲也因之近世遂輕於變古夫黄鍾沖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覆也術數合少以爲清管此律一耑大呂以下十一律皆無由取正矣是故君子亟變古也自李氏辨異同之議又有作樂律管見者金谿黄積齋氏也有作律呂正聲者即墨王邦直氏也大抵皆彷彿李氏而小有參差若吳中黄省曾則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漢書較有明據而楚中瞿九思測律創圖以爲質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大衍質於易質於曆質於羸質諸數莫不脗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敢自信復多創爲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自三寸以上至於八寸七分毫釐纖忽如珠聯節比無不巧爲湊泊以求合合而爲宮商角徵羽一百二十調而經緯錯綜縱横反覆無不合於圖書造化如必欲多爲辭調即剖而爲京房之六十析而爲歐陽秀之百四十有四益而爲錢樂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無難也天下理而已矣此以黍爲方分彼以黍爲圓徑此以爲律生尺彼以爲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芒一釐之際至聚訟以累歲窮年而獄猶不解是何爲乎究而論之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叫嘯唬呻皆聞於天而爲八音八律之制以寫之氤喻欲均觸乎物而爲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類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噫亦謬矣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于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何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周濂溪程明道張横渠朱考亭咸有論難止論其理而未備其事以其事不過一伶官爲之耳故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使難知孔子豈有欺哉然則止論理而不究其數與器與聲可乎曰窮其奥雖聖人不能精而語其數則歌工所同習伶人之善者自能調之無過清無過濁無過高無過下而疾徐輕重得合焉即元聲也術數儒者之所論則不合者反往往見多故曰聲依永律和聲律乃和聲聲本永言言本於志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大舜聖人命夔止於克諧止於無奪即是大樂乃好事者自詭其說奇其數屢出屢變其智益更出舜夔上哉徒見彼此互攻屢代聚訟而卒無一定之論總由不知樂極乎常故標精微也倘能知之則禮制固禮義起者不可謂非禮古樂是樂即俗樂亦不可謂非樂何以見之君尊也臣卑也父坐也子立也兄先而弟後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禮制也或賢者進而君拜于有故而父立弟爲尸而兄敬此義起者心之安即禮之行也今有

人作樂於此心氣和平聽之者欣欣然有喜色聞韶何以過是又作樂於此心志怫逆聽之者疾首蹙頞而相告雖后夔搏拊鳳鳥飛翔何關於治亂乎求元聲者尚其求之心哉

選舉論

治天下之道首在用人用人之道不外選舉選舉之法有古人行之而得今人行之而弊者世降之殊人情之僞不得不然貴有以變而通之也變通之道宜優而優宜嚴而嚴因時制宜即權得經未可以一格拘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是故州長有教黨正有教族師有教閭胥有教此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族則奉大司徒之教而興舉之也即所謂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德存於不可見故考其行藝而書之三年大比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師胥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謂之賓者以賓禮敬之而不敢忽也雖然豈但賓而已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則在天子亦賓之矣然不特此也及其登名天府之時賢能之書一上九重之君至尊且貴亦且屈萬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豈非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哉三代之世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鄉學所教之士大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既選而用之則不給繇役於鄉矣選士之中有不安於小成者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謂之俊士升雖司徒之繇役亦不給矣此二等皆謂造士造者成也由選士而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由俊士而爲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大樂正於是乎論其秀穎者用告於王而升諸大司馬焉是之謂進士也既爲進士則大司馬辨論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舉其賢者以告於王既有一定之論然後授之以官或以爲司士或以爲內史之類所謂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後予之以爵或以爲士而大夫而進至於卿所謂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後頒之以祿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之也此三代鄉里選用之法而今所謂進士者即本於此其名雖同而所以進之之實則異矣讀國語齊桓公內政之法與漢高孝武之詔而參以王制司徒俊選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視其賢愚升沈舉切吾身故其爲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紬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受顯戮蓋賞罰相須而行則始不視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飭教之罰非不與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所以日衰也漢武初董仲舒對策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此是貢其吏民之賢者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元平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廉科自此始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漢制舉士其目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

取士大略相類也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一人此因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輒行之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楚內史此西漢已嚴坐舉主之法光武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光武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此徵舉之始按高祖輕士嫚罵一代之勳如蕭曹者皆起於掾吏不事廉隅故西漢一代士多頹然少有節概而王莽默移漢祚死節者寥寥光武起於諸生親屈帝尊以風高節而後此遂成風俗廉頑立懦代有其人然而醇厚之風則遜於前矣九江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明經之科始此西都

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已失設科之本意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信嘉謀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後亦從而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長水校尉樊儵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多少年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此可見後世人情古今一轍也漢有任子之法原於祁奚內學不避親之意謂吾子可以勝官而後任之其不可任者不之任也至唐之門廕則照品與級於是雖有清狂不慧不辨菽麥之人亦皆與之以官矣宋眞宗時以門蔭授京官者詔於國學習經書以二年爲限學業試或未精且令習讀猶有古法遺意漢兼行武舉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如李廣趙充國輩皆出於此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有中正是時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之人材士庶故委中正銓次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其弊也惟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梁陳北朝至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之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算有一史有三

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三代以前選舉之法行取士專以德行爲本漢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魏晉以降所舉秀孝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必盡善然清謹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爲終身之累隋進士之舉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唐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與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爲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理義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宋制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

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試詩賦雜文各一策五帖書墨義各若干條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然對義自唐即賤其科蓋以區區記誦無所取材故也神宗熙甯二年用王安石議更舉貢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六年頒安石三經新義於學宮有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義廢而不用又黜春秋詆爲斷爛朝報不列於學宮夫崇甯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咸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荆公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酬唱也羣憸借正論以成其姦其意豈眞以爲六籍優於遷固李杜也哉雖然制義雖非古欲議以荆公之故而廢棄之則未能何也以其所討窮者天人性命之理所闡發者仰觀俯察之道所敷陳者古今民物之情所精察者治亂安危之故六經四子之書原本以究極三綱五常之大扶持以表彰堯舜周孔之心傳出乎其中即班馬董賈之文章亦出乎其中矣未可曰此後世膚淺之爲八股之習古先聖王之良法精意所不存并未可曰此童子操觚盡胸中之活套經生捉筆僅紙上之陳言也詞賦易擬括帖可襲鄉舉里選可飾僞而行私舍此別無他道也如洪武初年罷舉鄉會兩試後停之旋復之不得已也哉　國家初仍明舊至甲辰科去經義改策論旋又復之亦不得已也由此即千萬年以後欲取士舍此末由蓋天下大矣人才眾矣仕進之途狹矣智巧之術工矣人情日僞敢於爲私以徼倖竊竄以相欺苟無試驗之方防察之政糾舉之法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僞日滋賢否不可辨是不得不假試文之事以爲革謬之法即不得不嚴關不糊名以立祛弊之防所謂因時制宜即權得經不得已也誠能振舉其法嚴頒戒飭之詔而加謹於學校之教愼擇主試之人而嚴其罰并嚴監試安在不可以得人致用而歷代科目豈少名公卿耶此又所謂宜優而優宜嚴而嚴不得已也舍此別無他道也

文論

天地之間有大文焉經之謂也有大原焉道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熒熒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隔盪放言淫蕩故道猶路也範之於大中至正之途而障之制之者也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徵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祀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蟲魚州里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原乎大道是以傳之後世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僞至文出矣論語爲聖人之言曾子子思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亦猶之乎經也其他諸子所著正不勝譎語不道疵藝也非道也濂洛關閩之書本六經而黜百氏皆照耀乎天壤者也其性仁義禮智信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皋夔益稷伊傅周公其具道德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上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以臨大政則可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爲來世法達足以爲生民準此至文也秦漢而下乃有辭章之學多記載講論之文亦有不可少者施之於朝廷則有詔誥册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表記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

發之性情接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弗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己之情著之於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與至道之文有間亦可以應時而曲當矣苟氣之不充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審之弗精則乖離錯揉而繁以亂苟體裁之不正則端大而末小始龍而卒蚓苟律呂之不和陰陽之不合則前甲後乙左鑿而右枘不足以為文矣苟古今人己之不協則氣沮辭支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數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近世又有制義之文制義之文所發明者五經四子之書亦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

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猶之乎古文也但易朽也過時即陳也奈何有以文驕人者以文章眇同輩以才技薄虛聲猶之無佛處稱尊耳豈知器虛則受滿則不受之理哉吾謂人以今文驕人何如進之於古乎近而三蘇之文可學也老泉之變化瑰偉子瞻之雄邁奔放潁濱之汪洋秀傑似可學矣惜未嘗知學聞道猶是縱橫之習也非其至者也則宋人之不及三蘇者可知今人之不及宋人者又可知已進之而韓昌黎之文可學也蘇長公稱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似可學矣然求其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而外無稱焉其發端即未識仁義道德之大全至於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無有也若於孔子孟子或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或孔墨並稱或與楊雄並稱又謂性有三品亦未嘗知道也非其至也則唐人之不及昌黎者可知今人之不及唐人者又可知矣又進而西京之文可學也史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恍惚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溉澤各致餘妍班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屬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越尺寸似可學矣然多記事之書撰之六經其氣霸矣但去古未遠猶有醞麗之風雄健之氣然非其至也則兩漢之不如遷固者可知今人之不如兩漢者又可知已況諸君子尤善以文章驕人者也然則遂已也乎曰未已也曷不進而求之二帝三王之盛乎論語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頌則禮總其端傳紀文檄則春秋為之根此其道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自治體著則其用自彰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亙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若斯之

文未嘗有驕人者嗚呼非知經天緯地者何足以語此曷不又進而求之二帝三王之聖人乎禹平水土稷教稼穡益烈山澤契敷五教皋陶明刑既有其功矣而拜贊陳謨曰克艱曰舍己曰不矜不伐曰滿損謙益未聞有驕人者伊尹相湯而有天下有其烈矣一曰慎乃儉德再曰其難其慎未聞驕人也周公相成王有大勳矣曰所其無逸曰惟德之勤未聞驕人也孔子大聖曾子子思孟子大賢其言其行著於學庸論孟者概可知已又曷不下而求之周程張邵之諸儒乎周濂溪之圖說溯之於未有太極之先不越乎君子之修人極之立通書文高簡而體淵懿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道之全體煥然復明矣二程子遺書以誠正為本以六經為歸表章學庸之書痛排佛老之害明道陳治道惟以格君心為第一

義伊川爲崇政殿說書尊嚴師道期以養成君德伯子晚欲著書而未逮叔子自易傳外不過隨問隨答門人爭錄其所言謂之語錄皆正傳也西銘之旨體段宏闊推至於知化窮神東銘之義工夫詳密嚴覈於戲言戲動至於正蒙一書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今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一番拈動光彩如新人之求新者莫新於此矣康節之書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此人之求奇者莫奇於是矣至於朱子則集羣賢之大成者也其所論著甚多不可以一端名其美以道言之惟發人所未嘗發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橫渠

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說有經傳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之所未有者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此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未嘗驕人也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夫古人之文之傳世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足以發之即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況今之爲文者僞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汩其心擾焉以乖乎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勢如也家焉而修齊缺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於古衆甕甕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語以爲易曉雖麗如相如敏於枚皐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焉而已而望有合乎經與道也猶之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豈理也哉夫文之有功於斯世者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修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今欲爲文必反其虛驕之氣發憤擇術直詆辭章爲淫言葩藻爲宿儲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家體製嚴而幅尺宏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乖乎物則之宜仰符　聖天子文治大化黜浮崇雅重道尊經之至意風俗美而治功成禮樂興而刑罰措豈非斯道大明之效哉

詩論

昔論文而甚言文之不可驕人矣奈何又有以詩驕人者夫雅頌成於公卿大夫而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勞人思婦之所作也

以氓隸女婦所寄託行吟之事令人日習焉而求片語之相近不可得又以出於其下者之樂府近體長短歌行而驕人不亦輕己而羞當世之士乎三百篇勿論已離騷憂世憤慼呼天日鬼神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辨說詭異錯襍而成章皆出於至性忠孝介潔得風人之氣然務以衷情達志絕不驕人所以可傳至漢蘇子卿李少卿所著紆曲悽婉宗風與楚辭未嘗驕人逮及黃初曹氏父子爲之倡劉公幹王仲宣爲之輔稽阮繼之而稱盛然曹氏之辭總悲流光之易逝歎人生之無幾欲及時行樂耳此風一開晉人唐人往往效尤遂成蹊逕如蘭亭春夜宴序率皆此意可概見已豈知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大極陰陽之化物則民彝之懿風煙月露之形河山草木之昭氣候燠寒之更毛羽鱗介之蕃治亂興亡之著夭壽死生之變

無纖弗圍無鉅弗涵大而朝會燕享被之絃歌小而委巷深閨見諸謳謠雖名號之或殊而性情之無異商周之隆斯義爲盛漢魏以來古意削矣人綱人紀隨其所居之位各有當盡之道無所逃也人人秉燭夜遊世教誰與維持乎此曹氏父子忠孝交孚之道全虧良由視樂事之太重也人之無識者論詩首推漢魏視蘇李爲二典視曹氏爲三謨不亦惑乎自時厥後陸士衡兄弟傚子建潘安仁張景陽學仲宣左太沖張季鷹法公幹皆以詩驕人者獨陶元亮高情遠韻猶大羹充鉶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直超建安而上不聞驕人元嘉以還三謝頡頏爲之首氣骨淵然有西漢風永明而下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偶對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尚且驕人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多

遵徐庾遂致頹靡不振王子安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務欲凌跨三謝蹴躡江薛然溺於久習以聲律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派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可謂挺然不羣之士至杜子美乃集其成而諸作皆原忠君愛國有足多者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高其變化若神龍不可羈然驕人甚矣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不振韋應物祖襲靈運然寓穠鮮於簡淡之中陶後一人也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聲韻相高大曆之際詩道稱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勢若掀雷能自成家柳骨削於陶謝之中皆綷窈渺賈島仙偏變入僻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酣綺運而用意倚奇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務雕篆詩之變又極矣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迨王元之以

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各有所學可謂詩道中興然習氣已成未有不驕人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其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癡矣夫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閻陋巷之民皆能爲詩其詩皆祖仁由義可爲世法豈若後世學者資於口授指畫之後哉惟夫篤志之士不係乎世之汙隆俗之盛衰獨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智備於躬出其詞能近於古外感乎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乎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聲之氣至鼖鼓神合自然盎焉而春煦悽焉而秋清寥寥乎悲鴻吟而鵷鶵鸞凰追而和之也淋淋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

不怨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耆耋乘車曳履嬉遊笑語弗知日之夕也夫何吳趨楚豔而哇淫之詠狙焉牛鬼蛇神而誕幻之事彰焉霆飛霰擲而粗厲之文布焉胡唄梵吟而忽荒之趣見焉傖言粵語而俚鄙之褻形焉鶯枝蝶卉而留連之思滯焉詩道以熄何以之驕人吾謂蘇李杜復生蘇黃再出不宜驕人蓋詩特一技耳使李杜得志於時其成就未必能如姚宋況皋夔乎使蘇黃得柄而事其猷爲未必能如韓范況伊周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夫此驕人者上之不能致君於唐虞下之不能致身如皋陶元良喜起乃賡載歌宣天地之情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守其詩後淑一世之人心維斯道於不墜而僅僅竊取於文字之間令人目我爲詩人也文人也已負此七尺之軀矣又以之

驕人不益愚哉

韻書堂綵衣全集卷八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 [illegible]校 [illegible]輯

男 [illegible]編

卷九

記（六首）

新建河陽縣學尊經閣記

經者何易詩書禮春秋是也尊者何六經之書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捄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包舉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天無言經即天言也天無教經即天之教也後世帝王無不稟而承之以出治人臣無不奉而法之以事君賢人君子學士大夫無不資之以窮理盡性至命故尊之也然六籍書爲最古刪自陶唐易雖包羲一畫而繫辭陳爻演卦立象則成於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人之手其後焉者也詩禮爲三代之書詩亾然後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六者皆刪定於孔子即孔子之書也自秦焚詩書坑儒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决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能涉其流波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宏肆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也惟揚雄似庶幾然去道也遠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能倡明道學而窺聖人閫奧因以歎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方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孔子曰我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曰一貫曰反約豈非六經大旨哉至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明於斯道乃取詩書易禮春秋而闡明之若揭日月於中天庠序育才師儒講學一以尊之我　國家肇造頒六經於學宮明一經者皆得與於明經鄉會之試登進而用之　皇上崇儒重道紬旃之上於六經四子之書日有講著有義頒行天下兼　賜內外諸大臣故文治之盛莫加焉乙卯歲從督撫之請於滇各學設訓導十一員河陽新授朱君（諱）潤遠而訓分焉澂之府暨縣公及紳士仝捐建造尊經閣於縣學學宮以崇文教以席師儒以授生徒焉此盛世之休風也朱君不憚萬里遙具函道故而請予記予嘉乃事爲紀歲月如此

重修容城縣文廟碑記

學宮者儲養人材之地也上不知教則下不知學聖道不明正學蓁蕪因無成材無成材則無君子無君子則誰與人君共理乎故人君欲得禹皐伊周之臣而用之須預儲養於學校周之盛時以鄉三物教萬民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即一閭一族之間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宣莊而後道遂廢缺而齊晉列國學校徒在僅存備飾虛器以誇於諸侯賓客而未嘗實以教諸子弟也孔子生於洙泗之濱取易象詩禮春秋三百篇

以及六代之樂而纂脩刪定之諸生咸就其家而習禮焉絃歌鼓瑟者三千人此其最盛漢興置辟雍立博士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藩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爲太平之榮觀故當世卒鮮眞儒是以漢儒讖緯九流之習唐士釋老詞章之支學庸之書襍於禮記孟子七篇例以子書迨有宋諸大儒出取而表章之與論語列爲四書以詔後世直其六經揭日月於中天道術遂定於一至今庠序育才師儒講習粹然一出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異端駁襍之私者周程朱張諸君子之力也　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諸生多者五六百人少者百餘人可謂極盛雖所習者不過章句佔畢所志者未免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不無鶩文詞之博而矜廉隅之飾其間或有豪傑之士挺興所以脩身治心相與詠

歌考業以求所謂道德禮樂經術之精微者自不乏人容邑如元之劉靜脩先生倡明正學明之楊椒山忠愍公表表忠節近世之孫鍾元徵君講道蘇門遠近宗師不可謂不盛予曩涖茲土見學宮傾頹捐修頗煥今二十餘年矣連歲淋雨漸卽於圮大尹張君濤慨然欲新之於是首捐次紳捐次士捐鳩工三月而告成董其役者縣尉胡君銓也正殿巍巍加以朱欄櫺星鍠鍠繚以花垣於是栒簴在列戟門璧池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其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然高居拜其下者如見聖人申如夭如之容自是容之矜淬磨砥礪融其偏而歸於醇志於脩身治心之要而去其佔畢聲利之染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於庠序者容之學有然顧不盛歟多士正學不僅如靜脩忠節不僅如椒山倡道不僅如鍾元上與禹皋伊周而並駕使人皆曰　國家建學立師制科取士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庠序者如容得人之盛如此又不盛歟容紳士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於多士而勗其成云

藤花記　錄署

稽銓曹藤花廳肇於明初先在堂之後左廂續移廳於東北廂則別植之成弘間又移廳於右廂更植之卽今之藤花是也相傳吳（諱）寬文定公爲少宰時所雙樹當軒臨砌碧架紅欄披離掩覆蔭可半畝亦云茂矣吾聞昔賢周濂溪愛蓮陶淵明愛菊孟浩然愛梅以其異也今藤木非良材花亦凡品柔條緣附密葉繁陰未聞有君子之道焉何取乎爾而盛名灼灼光耀人寰卿士大夫樂道之兒童走卒咸知之　帝京編載詳誌之文人韻士哦詠之較之靈根仙種反若有加豈非以其地旣尊崇署

列卿長物以人重歟夫豫章之木干尋以其長於深山處幽生遂雨露之養有殊斧斤之所弗及用是披雲干霄章章大耳此花幽香清氣倘怳飄忽卽之若無遠之馥馥有蘭桂之馨而處於淡積雪凝寒磊磊落落霜淩不凍風飄自若有松柏之槪而永其年翠翳綠浮鬱鬱蒼蒼如幢如蓋映日愈光有楩楠之意而讓其巨甯翳維是兼可以觀盛衰焉方今　聖明在御六曹欽承寅恭同協悉秉公忠故百物暢遂八表雍熙致藤亦倍蔚自冢卿而晉　黃扉參密勿者踵相接其他如賢人凋謝則必先損一巨枝不賢人在銓或本曹有降黜之事則花葉先爲萎頓此在大賢大不賢則然平平者否否知幾識微之士屢覘之信若蓍蔡響若枹鼓二三百年於茲矣可見賢人君子之登進及不賢人之在列物先肇之豈藤之靈哉氣有感召理固然也

太宰容齋李公少宰炎門彭公及予與本司諸君鍾華峯劉梅潭李望越王西澗司怡臣曾嵋峨張照千談震方蘇仍山劉彥度鄭開山咸爲賡和并有記予記之如此

少京兆汪涵齋三世鄉賢祠記

昔聖王之制祭祀也奉之以物是故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加八簋之設美物備焉而又昆蟲之異卉木之實陰陽之物復備焉然後道之以禮安之以樂烝之以時而明薦之郊禘而外有司之所掌春秋之所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何者以其賢也功德及民也漢世不惟其祀食三老五更于太學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其德盛

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祀也敬昔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慶周公則賜之子孫纂之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知國則知鄉矣知周公則知賢矣此鄉賢從祀之典之所由隆也少京兆汪涵齋予丁巳所錄士也以三世鄉賢祠記請予按汪公鋐字惺凡休甯西鄉七溪口人居恆研精理學思繼晦菴欲希聖超凡故字焉旅京口同舍有遺金五百留還之以子康謠貴誥贈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制誥有推產同氣並其瘠而不居還金舍人尙奇窮而愈固之語從祀邑祠子康謠字淡衷號鶴嶼學宗紫陽弱冠舉於鄉萬歷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廉而才多惠政晉戶部郎監草場悉防有功司庾臨清值白蓮煽惑公禦之懼公威他徙出守漳州即晦菴舊治也一考故憲申之爲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疑著爲令政教大行讞積獄全活者甚衆有汎海遭颶風者七十四人鎭將利其金誣爲寇公廉其實盡釋之舉卓異陞漳南參藩適魏崔肆焰崔爲公同門友招致公弗從且不通一字銜之大中丞周起元坐贓數萬下漳籍沒士民洶洶泣訴公閣其事不累一人益忤璫推陞疏上矯旨削奪去漳民懷其德祀文公祠額曰新安兩夫子崇禎改元擢福甯兵憲時閩海多事爲之廣什伍設亭障元旦忽騶師賊不備斬馘無算且能使過弁有謀勇因有効死力者破格用之歷奏功寇平以疾告歸日講學天泉還古兩書院官二十餘載貧乏不異諸生年六十八卒所著有書傳刪補綦蔚園文集閩讞漫紀學者稱爲鶴嶼先生祀名宦鄉賢子鼎和字公調

性行端方入北雍從馮少墟余少原學以躬行實踐爲先父素嚴公愉色婉容四十年如一日事繼母曲盡孝謹撫幼弟及諸弟妹婚嫁身任之凡天官河渠律歷兵刑田賦等類無不究悉崇禎間詔三品以上官舉眞才實德方伯盧疏薦之有處不愧爲賢士出必不失爲名臣之語召至京陳精鑒別防甄薇二疏不報曰遇不遇命也安往不得行吾志哉辭還坐臥焉文草堂一意講學發明辭文清讀書錄辛巳歲大飢捐賑多所全活江右盜躪徽郡陳方畧集鄉勇禦之邑獲甯兩臺復疏薦辭弗就所著有文淸讀書錄發明小學闡義諸書以子晉徵貴　誥贈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祀郡邑鄉賢三世一堂俎豆奕葉煌煌盛矣或曰鶴嶼公功在閩疆祀之宜若惺凡公公調公曷祀予曰不然夫所謂賢者不僅以法

以勤以勞以能區區一二端論也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節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貧而在下也孝友慈儉以訓其俗稱引先王以化其鄉而又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以庇其身以重其國家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可謂賢矣昔顏淵一縫掖士耳其問爲邦孔子教以四代之禮樂曾子守身事親以孝著非有功也至今配食廟庭安論圭爵較尺寸功乎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風之衰也赫霍當途之士往往稱述而懷奇砥行者每令闇沕無聞予甚憫焉茲汪氏三賢生於紫陽之里其學其行皆足以爲世師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

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里之文學博士諸生三老服其教志其道者請而祀之有司仰之上公儀之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致愛致慤誰曰不宜　麟　先考忍齋贈公以布衣爲徽紳士公義請祠予辭焉辭者何懼之也夫鼎有銘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者稱美而不稱惡固孝子孝孫之心也然里黨則未肯恕之迨日久而已忘之吾欲轉邀　國典顯揚其先人起而議之矣曰某也善某也未善某也宜某也未宜未能揚之先指摘之罪莫大焉幸先大夫躬耕力學仰不愧俯不怍誠天地間完人辭弗獲今側予前賢之末雖然予有失德并議厥考用是兢兢思寡過而未能也恆惕焉爲涵齋記并附先考祀于其末志愼也茲祠乃鄉之特祠而論并及于郡邑祠者先公義也祠在豸山之阿蜒蜿數十里臨大河練溪浙水滙之舊爲鶴嶼公讀書書院公調公製主特祀以示不祧涵齋更製公調公主送祠配祠有田祭有規春秋兩舉與庠序並隆此孝子賢厥孫特舉也故誌之

金碧園記

園曰金碧取金馬碧雞之義誌鄉思也始爲會館繼爲同鄉人貲之予勛而贖之擬遺後來之公車者始於乙卯年行取銓部居焉園爲曾有修而葺之編竹爲欄隨意種花卉植槐柳柿棗間以芭蕉架以葡萄襍以朱藤綠蔓繞竹籬無池無山無名葩異草奇石樓閣一庭堂堂正正公暇讀書其中舊一臺予構亭於上扁曰望雲滇亂思母而望之也後滇平果迎養到此來時

八十三今九十有六隨母登覽懽甚望母留母至天耶人耶客來遊者稱其隘予曰凡園日設成趣不過廊也奧也或青嶂丹巘峭壁層岑羅數十峰駢肩而列中通清流與頑砥競撞池臺左右林麓周迴綠紅垂於天際餘紫生於煙杪開軒流目微陽移庭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氣匪不樂也然山以岱而稱宗持以其雄峻名耳猶之乎人博大者無奇巧況崇臺延閣之上陰晴變幻頃刻萬端此又造物者之翕張莫知其所以然者也若夫奧襍花草樹有古淡清幽之趣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成也竹院靜而炎氣息荷葉滋而曉霧繁汗委嵌次窐盤據石青紫黑襍陳成錦賞歡文酒忍挽雲霄不可病其隘也獨是予出而撫浙撫吳別園三載已難堪矣幸內轉日奉母遊予詩曰母近期頤身素健子垂耳順舞當

筵園中步步追隨快亭上婆娑遠望妍石鬪芳之如可得此身特奉老姑仙曰幽齋課子止容膝寫字教孫可比拳惟日精勤藏帙裏有時瀟洒落花前曰與至臨池漫灑翰煙雲奔瀉青琅玕曰銀牀汲井未嘗閒注水澆花意不慳何其樂也奈何憂樂相生至癸酉年以母憒滇屢敗擬就上元祖籍住攜來食指多債累迫而鬻之移房交售者眷口無棲急買舟往江甯就親覓居予有官老母怯暈艱於行反以十金賃南房數間住園爲副憲蔡園黃公賃而居爲別園又二載丙子眷口之在南者乏食羣來就予於是況蔡園公讓合室仍住此月納賃金三十可勝悲感凡人之情變幻非一宗也爲悲爲喜爲憂爲懼以所感而分感一也無情而生有情則何也羈窮拂鬱則哀怨易興得意肆志則豪宕橫集此遊移之恆態而至人之所謂物化者也是知登高眺遠情由我生山川物色觸中而應故善持情者必反觀焉夫天下事亦何嘗之有由園而觀之天日月麗而星辰繫也然當晝而明方夕而晦是天不能恆有也由天而觀之地華嶽載而河海振也然虧盈益謙變盈流謙是地亦不能恆有也由地而觀之山草木生而禽獸居也然春榮秋落弋取獵獲是山又不得而恆有也由山而觀之水蛟龍窟而魚鼈生也然旱則乾涸則竭是水亦不得而恆有也予與園友者二十餘年矣予母再四年即百歲刻刻思還此園安能常享倘一旦而別園非園負予亦非予負園其合也無因而合雖千里萬里亦合其離也亦無因而離雖覿面猶將失之如太空本一無有也忽而雲蒸雨溉電掣雷驚則油然沛然轟然灼然頓塞於天地之間矣及其霽也天朗氣清仍如無有造物安能强而留之哉然吾

之戀戀於園者不過曰花以園而妍竹以園而幽琴以園而清飲以園而暢文章以園而老揮翰以園而健此園之有助於予者也園之戀戀於吾者又不過曰境得予而臻亭得予而勝詩花得予而爭妍禽鳥得予而交快林光得予文而麗風日得予書而悠夜月得予琴而皎晨色得予香而韻此予之有契於園者也契之之深助之之久其氣已盛盛不可居變之道也變之之至樂之之甚其象爲盈盈不可常虛之漸也天地一蘧廬亭館盡傳舍園安能擇雅卻俗而與居人亦焉能擇曠與奧而久據園其達觀焉可也

寄園遊記

丙子春家恆夫弟邀予遊寄園于章雲邃齋汪涵齋棣園胡鹿亭戴繡臣田有汪紫滄姪仲琳文饒驂期姪孫麗青繼抃繼授繼揉在焉入門夾道箭餘旁列槐數十章拱立如侍面牆畫一大松斜欹偃臥題曰風雨任摧殘甘心老屈蟠扶搖不肯起總是畏高寒予瞪目視久之歎曰智哉恆夫吾識寄之意矣轉北一門題曰月張舊址爲庶常查聲山筆折而南向築基略高三楹題曰亦有木石爲予筆待往來客階前列盆景六予曰天地間自有眞山水吾弟愛此盎盂拳握之觀何歟恆夫曰聊以寄意耳予曰戲也凡石之道以潤而貴以瘦而雋以空而靈以活而壽而諸盆兼得之得之且暢若使米顛見之當何如拜此連水城耶石畔老檜小松碧水嫩藻一一設色以親人有足觀者對面一聯曰老我荒園無捷徑對人故態是狂奴予笑曰又來作怪恆夫將寄於狂乎可謂知道矣西去繞迴廊朱欄扁曰喧中寂芭蕉披綠怪石嶙峋於亭於沼咸可望行數步一圜門額

曰拄笏軒爲艾司寇長人儁題虚櫺洞達視軒外山圍如城府或纍纍然如蜂腰綴下而刻其中淫淫然如燕窠斜對而黏其戶顚者窊者仰者歛者偃者俛而窺者蹲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無不相似意園在南中因山得水依水得山點綴較易此間風沙眯目平亙無山嶸衍無水能令山清水清臺清烟樹清橋路俱清碧陰浸肌染骨眉額相照俱梧竹氣不必深造此間已窺一班云稍進一折幽巒翠篠懸碧攢青飛流界練水行石中人行澗底水濕濕吐下注吾名之曰小瀑戀不忍去又折入夾道兩垣皆石砌望次一老樹橫亙如覆可蔭半畝闃若無人孤峙天外朱子竹垞所輯日下舊聞謂勝國月張園古樹數百年間物即此再折則松杉槐柳蔚然蓊翳董公元宰題曰超臺登其上俯視嘉木立春花烜美竹新奇石蹲猜流環臺樹露

雙鶴舞並遊魚棲鳥舉熙熙然呈巧獻技新綠之狀與目謀瀅瀅之舉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爽然而開者與心謀衆謂曰此小李將軍一幅橫披也下臺編竹爲徑穿行三折乃升階則新又堂也規模宏敞五楹流宮簷繹棠膻恆夫聯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謝幼輿丘壑之姿風流自命字遒健堂前多古槐柏參天朱藤附之好鳥時來旁蒔雜卉或宴客絲竹間作春之日百花流鶯來寄於園共相笑語已若爲主視人爲賓其至也若識賞之之疎將散也若怨去之之速夏之日清風入而寄於林徘徊不舍意在滌煩暑竟夕達旦而情泉娛客亦奏雅音秋之日霜淒氣肅萬象俱清不知從何來而寄於亭超忽塵外片雲行雁似與遠目相期冬之日木落天迴遙山入戶而寄焉可愛之景照於簾櫳若依於人遲遲散斂此則園之大觀

也繞行廊由竹徑而入奇石參差有八分書叢桂小山四字石下有小洞水之去來於此通東爲綠陰深處沈宮詹題軒窗四啟耳虛目開性得情適蓋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綠陰深則靜之至也四虛無蔽則動之至也恆夫掘地得王覺斯先生所書石刻三十餘塊甃於東壁以予新書三十景詩甃於西壁題曰合璧軒由軒而入爲見心齋有樓焉古今書集廿四架署齋中朱竹垞太史額以南面百城非阿也登樓北望太行歷歷在目齋前鑿池得水名溫池冬日石底進以火魚樂其燠游泳如三時或有方外客高士行僧至則款於此由軒左折爲水鑑山房古帖名畫咸貯焉窗前竹樹茂美兩石池由小瀑下瀉曲通溫池夫有名園而無山是闕闕也有山而無水是塵土未滌也有水而無臨觀之

亭臺亦棄水也所謂園者林木一勝也山二勝也水三勝也有此三勝又必亭館點飾而後可遊樹亦易植水亦易濬亭館亦易搆但使蔥鬱成林迴繞成流嶔崎成勢照耀成景則難耳吾愛此園洒墨錯繡花草斑斕奇石萬種林立水上與水相遭爭妍騁巧大約以石尼水而不得往則滙而成潭以水間石而不得朋則峙而爲嶼石偶詘而水贏則紆徐而容與水偶詘而石贏則頹壘而吼怒水之行也迅則石之靜者反動而轉之爲龍爲虎爲象爲兕石之去地也遠則水沈者反升而躍之爲花爲蕋爲珠爲霄以水洗石水能予石以色而能爲雲爲霞爲砂爲翠以石捍水石能予水以聲而能爲琴爲瑟爲歌爲唄石之趼避水而其巖上覆則水常含雨霰之氣而不勝冷然石之顱避水而其顛內卻則水恆映羲日之光而不勝惆然生平觀水石

之變莫暢於此者茲桂之叢也境之奧也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可以徜徉幽甚樂甚步而西爲舟居四面風翻如縱一葦於瑤島間不復知有塵世更折而西即一房山硆岈岸咢竅晴疏明過小橋水自石隙流出潺然有霜雹虬龍潛伏之氣時飄花徑衣裾皆香晴泉由卧雲一帶而出曰瀉玉小徑北行爲石蚌蚌形竅一半於石中是石未結而蚌先穴此鴻濛未闢所有非黃帝戰蚩尤時物石蚌之左構偶遂軒半安窗取方諸之水水味勝中泠惠泉半置丹爐煉金石之藥南則濃陰密蒨宛轉模楜中峰巒巖岫如續如斷漸步漸高大石離立若虎豹蹲伏而挐攫或疊棟蝸起而締搆如蓮花如鐘如飛仙如僧胡不可勝紀題曰鶴皐迤邐而過紅橋接獨倚樓樓爲宋文康公建額仍舊樓之東有近光臺看日初升光爍爍如一大紅毬蹴天少頃紅

漸減而白而小矣由石砌而下漾池曰枕漱蒼翠紛披櫻霞運露續續綺錯中一片澄泓若數百斛碎珠流走冰壺晶盤不受纖塵絕無暑氣稍去即曲澗吳中蘇子美滄浪亭宋長文樂圃范成大石湖皆隱閒豁爽嶝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風味他園則過麗此園不傷巧愛而望之見桃花數十株甚嫩美碩大且繁作緋色據水上長楊數章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於內桃花亦醉而垂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顏額飲樹下盼久之花有在水濱者牆角橋畔者岡皐上樓左右者梨花柳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而迎客或當前夕風沙唐哭則含酒滿古噀之曰爲汝浣衣恒夫曰夫桃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媼辱之兒何好之甚予笑曰吾弟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者有之然皆如以脂面粉不佔人意刻畫絲續人能盜天夫桃

也遠而眺之光浮浮然近而即之若有煖暈高蓋頌桃德者天天擬之於春殆巽女乎陽出震而得梅桃與梅得其氣獨完故於香味色中具有別韻即刻畫絲續者巧愈不似似愈不眞恆夫舍是而貴夫牡丹之癡肥何居此論宜罰各賦三詩效輞川體題鶴皐枕漱石蚌不成罰三巨觥於是襆坐石上各給觚翰坐久命一矮童爲蒙古人予呼曰小鬼令促之諸君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坐者耳語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上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虫吟或曲肱看雲而卧予望見獨倚樓傍列三青峰拔起卓立類予桀狂呼曰武庫物也皆生一可繪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算予鶴皐詩曰愛爾清霄姿倘向松門啄歲久頂凝丹毛羽潔如玉清唳起空中落葉填幽谷枕漱詩曰淙淙者其水

磷磷者其石石與水相遭聲音自疎越與爲礪齒人甯爲洗耳客石蚌詩曰此石可成羊仙侶多幻術何以造化工不假雕鏤力請君置花間石竅胎珠出各起立嘆若一甌又往而之他過新又堂西曰巖澤之隅有巖而無澤文潔不俗旁一室曰獨樹老夫家特幽隘坐此類枯禪北進曰歸厚居中設晦庵朱文公神座及新安諸文獻左則恆夫知己徐敬菴督漕胡道南光祿家爾合僉卿三好友右列恆夫高曾四代位次筵秩秩燭煌煌同人肅而拜之旁爲嚴乎齋紼扑讀書處可謂靜極過祠東爲小鷲子曰大似飛雲洞而曰鷲何歟恆夫曰吾杭飛來峰靈鷲類此故名石氣礴礴陰森凝寒若玉磴之磊呵霖霖映發霞蔚颼颼而欲墮者然東一亭曰無波艇坐於中對面蒼琅竹一叢予愛之曰萬竿烟雨也西可顧小鷲東可望巍閣躡石磴南上

扁曰林臥遥集卽恆夫嘗詩千二百首用韻二十字處也予曾爲作序東數步面西曰翫青閣閣上西山爽氣四字爲鹿亭筆西山玉泉五華諸勝列几席間閣下爲眞堪隱面西向南三書室爲授據從師肄業處退而北卽宋文康公權授艾司寇公元徵者三公始基於此老屋三間猶存驂期公車赴都息於此復穿巷經幽窗邃室曲折莫認躡月臺而下偕出坐新又堂恆夫爲具肴品果實瀹茗行觴予擬續諸景詩同人曰勿遽三十景豈無勝負高下安可並視而齊觀請先生居總裁席操一日之文衡品題甲乙用放榜例標之庶足鼓勵辭曰不可列君不識寄之意乎凡物以物視之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夸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則

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且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愼居處謹視聽焉此不知寄之妙用然耳若知寄忘美惡泯得失一洪纖均榮枯又何勝負高下之可別乎同人曰不然鑑別姸媸也衡平輕重也天之生材區以別矣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先王劃疆分井定九賦酌上中服物采章崇卑隆殺皆有等先生居銓部人才大小羣品賢否可令襍然而並進歟曰可乃伐鼓升堂同人兩翼類同考官各就座曰今日之事矣公矣愼予不敢有偷心焉宜先評主人茲園四十年前爲宋文康創始後則艾公居焉嗣債於徐公敬菴公督漕去恆夫售之艾公子園林亭臺頹廢已久恆夫別出手眼爲開生面然意在崇樸用名曰寄細至蒔花蕙草小橋流水竹垣蓬蓽聯額標題一一經緯而位置之覩其前戶後牖則闔闢之意簡也

因高爲臺就下爲沼亦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花不擇奇石不貴異亦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何不得之有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一以貫之之道也恆夫有焉吾顏之曰六者寄仙可乎同考曰善於是另爲一榜居特等不在三十子列然後次第取二十名作正榜餘十名爲副榜歸厚居祀先賢體旣尊崇禮宜優異居第二美以詩曰營室先宗廟客居今亦然餘波及密友春秋禋祀虔不謂頹流中古誼一再彈文評湯之盤銘寄於斯堂廈其廣矣重門四闢列古彝鼎間以笙鏞肆筵設几宜羽宜裳圓書之府翰墨之林新又堂第二詩曰元龍湖海士幼輿丘壑姿堂中列尊彝圖史上下施問奇滿戶外湘簾鉤半垂又評綠陰孤寄雙璧交輝竹石俱幽縹緗滿架彩筆生江淹之花題韻傳

輞川之神綠陰深處第三詩曰種蕉蕉成陰臨摹代簡牘琴音來深林茶煙漾修竹凝眸不見山俯仰鬚眉綠評質而有文樸而不雕由也升堂漸達於室三揖三讓以待騷人亦有木石第四詩名園如故物乘興卽來過有處識迎送有樹待婆娑位置貴得宜木石不在多評臺亦寥寥方方十笏上依日月之光華下瞰臺池之蒼翠萬玉剖而璧明萬繡開而錦奪俯視一切奴僕羣巒超臺第五詩摳衣陟高臺超超異城市迴翔五雲中宮觀歷可指側身望蓬萊去之不盈咫評孤標獨嘯不求賞識然奇矯無前人人自攝不與物伍不記年歲老樹第六詩老樹飽風霜迎門亦已古延我入南榮披豁宛如語偉哉凌雲姿匠石不敢取評天繪巧妙鬼斧鑽雕腹字多奇令人解頤殢步桂色恍惚幽元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爲碧叢桂小山第七詩叢

桂月中樹卻倚層巖閒幽人鼓瑤瑟孤鶴唳蒼苔夫何小山下冉冉八公來評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不險不奇奇極乃險懸崖瀑布穿盤石而來千迴百折到此淙淙曲澗第八詩霽色上簾櫳風雨何瀟瀟清流經百折音若笙竽調襟坐聽不厭時見落英飄評磅礴渾茫從天而下不由父師立參神聖雪羽丹纓雄奇之極正正堂堂意欲向人吾卻之又愛之鶴臯第九詩列前紫電彩虹垂天之腰天女散花仙侶爭渡將之赤城耶瓊臺雙闕耶此不可曉紅橋第十詩松菊慕羅含醉吟懷白傅流水自潺潺蒙密疑無路何必胡麻屑又向紅橋去評綠之甚巍郎之甚平別造一格高下倒置可比桐柏宮獨倚樓第十一詩高樓踞百尺俯檻動遐情何處一聲笛吹開玉宇清妙句日紛披難以倚樓名評繞腸雄氣滿腹古文鬱鬱蒼蒼寄於石畔濯纓之餘既盥且漱仙或許之人所罕到似日本扶餘島而非也枕漱第十二詩列前皎晶如練清明若空針窺玲瓏得渭北之飛雁俯視澹泞見終南之石珍石蚌第十三詩列前珍木周庇奇花紛菲一葉孤舟放乎中流凝烟吐霧泛羽遊鱗層樓天嬌而縈映危樹巉巇以燭輝舟居第十四詩屋居不在山舟居不在水松風拂面來襟花滿階叱書畫載輕槎疑是襄陽米評孤月洞庭正爾寂照忽有天山萬里雪一夜飛來此曠世逸才小鷲第十五詩流波繞簷除亂石排烟樹但見花滿溪不見鶯啼處還愁五丁來攝取小鷲去評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實淡日和風停雲沖粹輕入詩書之芳圃何來手目之指視心實自慊最稱其名嚴乎齋第十六詩昔人談性學首標敬一義娓娓千百言殷勤迪彝曠君今闡宗風蔽之此二字評濤心雋逸

居然道骨仙風是縹緲峰下數椽也未有知名當急拔之無波艇第十七詩不涉波濤險不知波濤患波濤有時平人情多變幻得如此中居一帆登彼岸評醉筆橫披英英玉立不與絳灌爲伍名士也但才氣太露烟火未除屈置稍後林臥遙集第十八詩暫辭金馬門高臥煙霞谷圖編手校讐溪山自酬酢千律古詩名讓君此一著評氣韻勢昂意欲直接雲霄一派遙青連於座右足供朝夕樂哉紅青閣第十九詩仙人好樓居茲閣便登陟雉堞起雲霄三面形如玦幸有遙峰青飛來補其缺評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藏若景滅行必響起可以散步可以兀居巖澤之隅第二十詩巖澤只一隅園林自盤互綠蘿罥山椒碧澗引竹路好鳥惠然來花陰啼不住餘如寫玉拄笏軒見心軒并房山臥雲獨樹老夫家偶遂眞據隱喧中寂月張故址或云日之長未盡或前事之工易淹或筆墨稍荒或枯腸中竭別爲副榜庶幾獲附於拔十得五之義而幸免於掛一漏萬之譏也請以質之同考同考曰至公極明士子亦各予以詩瀉玉平地激層波憑欄捲飛雪寒光白日陰砰湃人語咽此水乃吾師移情忘朝夕拄笏軒不蠟阮公屐不登陶令輿開軒來爽氣拄頰樂有餘彈琴向遠岫懷抱爲之舒見心軒白何必虛室悟何必空山悠然會心處豈在寂與元花香襟鳥語達者忘蹄筌一房山迢迢三神山蓬嶠削成巧茲山若瑤房玉几藏鴻誥焚用石葉香餐用紫芝草臥雲勞勞金門客坐臥集塵氛置身在天闕儼若雲中君不愁風雨冷但覺星辰親獨樹老夫家孤標迥清蒼歷年不知數幢幢如車帷槎枒長門戶欲詣杜陵家競指花溪處偶遂天地一浮漚何者爲吾有所以賢達人隨在安所受滔

滔古與今勳名孰非偶眞堪隱十畝閒閒寬白雲屯其廈陟歷苦不周圖書隨意把買山不用深昔言應非假喧中寂結廬在城西松菊交相映羊求三徑來奇書共考訂人方處其喧我獨愛其靜月張故址園以月張名月出園如繪結搆屬幽人林壑因以遂陰晴罔不宜樹拂蟾光碎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第九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李　樸訂

受業謝　儼輯

男　宸澥編

卷十

記一首

河陽遊記

丙午之春予友潘明揚馬昌明鄭四可張履菴師太古葉闇脩謂遊予曰吾澂湖山佳勝徒望之而不親之不洽也親之而不文之不遠也茲春和景明屏輿騎期半月因地爲糧酒蔬果若皆山中有也仲春之朔首事西山而北而東而南次第登覽可乎予曰甚矣遊之難言也漫遊不律限遊不適燥遊不舒忙遊不慊閒遊不思窮遊不潔苦遊不繼老遊不前穉遊不解富遊不都勢遊不甘官遊不韻士遊不修孤遊不語便遊不敬今之所謂遊則宜酌衷於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回而增其美遊道如海庶幾乎蠡測同人曰善於是於一之日登西山自西街始出西巷過西成橋跣水滔滔長隄綠柳一柿園極茂種蔬而外方田秀麥儘堪娛目過西村竹林千畝葱蒨蔚如漸步漸高見兩小孤山纍纍如柿怪石嶙峋皆靛花色或曰仙人擔山而行天明拋此野語也前去爲朱家山瓦屋茅檐煙樹籠之比戶業耕織一里過石橋陟上曰元天閣可縱目大非塵世態度再上宮闕崔巍下奉維摩觀音大士旁曰盤龍活佛上則玉皇閣玉相金身餘盡莊嚴山於澂爲右爲虎而形又類之下兩山如足此地昂如首再上乃身尾逶晉甯山有貪澂實晉之謠以晉民富而吾澂素瘠也因建寺以鎮之予詩虎首不可昂諸天福茲土是也下視村落原隰平如掌一一可指數由右肩臂上曰盛家菴頗精雅越十里爲白雲寺一道人仙骨稜稜僧侶棲焉絕無烟火氣白雲往來屯其中不復知有五濁世界由此北折而上又十餘里詣山巔西可望太華昆明昆陽諸勝晉甯之盤龍寺即所謂活佛坐化處肉身在焉琳宮梵宇極其壯麗此地外不見寺內不見山今內外一一視皆在眉睫下東則河陽湖光澂灩不僅華藏鳳城羅列拱伏而極遠之廣西廣南咸隱約於混茫一氣中日夕急下山宿白雲道人習丹鑪事出酒款同人同人有與之談懸者談黃白術者予坦卧聞異香時起嗳茗倦而就卧三之日黎明聞鐘磬聲清越起粥罷循故道下山且歌且樂至西泉山如一巨螺殼覆山麓疑昔神鼇負山置此鼇穴其中西穿昆池流於腹裏從罅迸出洞洞嗒嗒呟呟嚐嚐混然潺然動而愈出出而愈新不涸不溢利賴烝民仙人高士之所樂浴而墨客詞卿之所來吟者也夫泉貌不難於澄而味難於甘神不難於寂而韻難於活惟茲泉則具有之色如銀而加湛味如飴而加洌其奮而上湧者如泡突其翻而漚氿者如珠噴如璣躍其清激而倩快者如戛玉出聲霜鐘遞響滋爲涬漢蔥鬱而浮動者如鏡窺綠鬢風牽翠帶或孤往或偕遊聲色味俱佳耳目心皆快而深領之則肺腸都濯夢魂亦清我輩受益於泉者多矣因與同人商所以酬泉者爲泉加護惜焉須得白壁砌而丙玉闌毋爲頑石所辱也瓔瓢吸而定瓷貯毋爲惡器所褻也戰者取足於靈液澂濯不得輕試也標格欲得其清容塵俗不得步者也又擬爲泉加點綴焉芝蘭叢樺松竹環

列而惡草不容託常木不容蔭也白鷗睡其旁朱魚戲其中而俗禽不許浴凡鱗不許泳也罕爾之常清者不受涸常靜者不受喧也爾受益於我輩者亦不少矣是泉於我輩交相遇交相益而交相酬者也奈何每暮春修禊童冠偕浴少長襍沓至幾千人層崖絕壁之下三五坐而觴焉或曰良辰美景借以點綴太平亦不可少幸止此二三日未可禁也由是登山參差盡石有若虎蹲猊立蛇行龍飛鳳舞者若葆蓋屏幛蔘笋者鬱若翠燦若繡赤若扇嬌若標者殊狀異態不可殫述由呂仙閣躡而上嘉卉美植經緯之石峭特且怪變凸者跂者伏者立者仆且偃者散而布者如甑之乳如鹿之奔如鼠之飛如鳥鵲之俯啄如兔之自吐其子猨猴之垂藤而飲於水也攀躋其間至高明亭見蜃氣龍光隱見明滅沙禽水鳥出沒煙波杳靄間且喜且

愕眞天下奇偉卓絕之觀也盤旋躑躅而下蕩一葉至中央踞滄浪亭陟上垂柳舒綠映水游魚樂焉蕩而北危巖亂石水爲蚪行勢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聲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子期伯牙其成知已舍艇由山行至燕窩塘巖如牆峙倒出水上鳴泉下瀉斜而窺之深不可測遇石激之泉怒躍起魚尺許見人來則出拋餅則擎而啗之淸絕寒甚折而西列刻石乃予與馮再來太守劉文季太史潘明揚明經唱和詩又一巨石鐫形列前太守詩進西麓折曰龍王廟軒豁無血祀氣前爲觀音大士殿又前供彌勒像極莊嚴扁曰西粤龍泉行數十武過木橋有兩澄潭水湧出石隙予公車憶之詩曰紫蓋穴地出鐵色錯於染空腹藏溟渤驚雷迸鏬坎濺沫從天下萬古流不滅龍窩長子孫蛟宮集蝘蜓雙泓澄

觸波奔注河渠遠灌溉徧西郊浩澤撫窮衍柳岸好鳥音崩崖帶苔蘚鼪鼯叫層碪鷗鳧浮清淺邊渚泛蘭觴衆獼孺歌轉遊戲蓮花襄禊浴神開展精賞爾眞嗜弄釣方壺坂天涯久滯客何時恣遊覽西行果園數畝桃花殷爛則龍岡寺也習俗稱三教中塑羅摩右列老子並屈吾夫子而列於主予愀然相沿已久誰爲辨之同人曰朝而拜佛道入拜道君吾孔子徒也烏乎于遑花猶於左方式盧之日遊定光寺萬竹叢中屋瓦皆綠其色如碧幽而爽幽書也旋望寶花寺發途次與遊侶約曰毋愈愈見山脊稜稜雲破霧裂則少徑見兩山忽豁于峰髻見則少徑見古木蕭蕭柯韻悠揚石橋流水悄然如話則少徑惟畫棟文楣卽掉臂而過之以所不足者非此物也前爲龍山古色蘊藍如龍鱗獨蜿蜒廿拖二里許似血色年久化爲碧或曰此

兩龍鬪於泉其一傷目走血滴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是也荒唐不可信云山巍然具鱗甲名麒麟山高峙天外望之果如吐玉書於闕里者去爲白土坡卽闕修葉君莊兄闢然結茅於此同人登堂拜母茶飯畢至靑龍廟每六月一日遊者千人祀龍也稍過爲三教殿卽予昔年同馬五全先生讀書於中自已至二鼓飲火酒六十斤論文處也今先生逝矣乃昌明伯噓唏久之北行二泉清冽過茶圃僧徒采之立觀移時須臾至大悲閣菩薩千手目中爲毘盧殿過圓門則寶化寺也妙相端凝獅象蓮花巍巍高坐其外巨竹參天松杉蒲柳映帶左右水以竹筩自山腰淙淙而來瀹茗添香或曰松火也予曾讀書於此湖天在抱平疇阡陌如棋盤區畫井然走石門坎卽羅藏山足居民樸野日西晻猶於此主人以雞黍餉濁酒無算同人醉焉四

之日登山端水奔下如雷鳴而過山多薇蕨藥物人采之深菁懸崖林莽蓊鬱或斷或續至山腰此身在雲霧之上矣同人圍坐問觀山有道乎曰有遠觀欲得強其氣近觀欲得弱其質外觀之欲其無遮近觀之欲其無飾是故骨欲老而膚欲少也主欲幽而客欲明也予曩行河北河東遙望大山青青小山紫翠殆若可餐逼而視之童塊耳頑礓耳此能遠而不能近者也次行黔楚之間山尖萬點詭狀奇形致可游目顧在重巖疊嶂之中不覩曠然域外此能主而不能客者也若夫吳山悠悠輕冶而乏氣粵山蒼蒼裸袒而乏飾是其風土故然觀者不能無歉茲之梁山其峯嵬嵳峩鬱盤險固遠而望之滿平端正博厚深沈方之五嶽絕類嵩高並類泰華斯其氣已雄矣迫而察之靡顏膩瓔纈蒼幽花古木萬藤青崖綠蘚濱濱點綴若圖繪刺繡而成斯其質固麗也同人曰閱歷多故審理細非具眼孰察之徐行見瀑布如雨霰飄空曰異哉凡瀑皆倚壁而下獨石而注而此瀑獨無所倚負無所抵觸從絕壁石凹中傾瀉故凡瀑皆衝激澎湃而此瀑獨委蛇縹緲或欠闕不下一下而憤懣偪億盛氣以赴則飛電迅雷之時發也或忽然四散不知所之已散復集而奔騰襍沓一時齊至則羽林三十萬披堅執銳如牆而進也當其舒徐時其爲響如琴如瑟如笙如簧如籥而及其紛輪汹涌則又如走石如裂竹如鼖鼓如鐘如鏞如鎛之具奏也蓋蚴蟉者其常而砰磕者其變也少選五綵注射作五色長虹炫熠不定白者白嘶青者青蓮綠者綠荇紅者紅罽紫者紫磨如人面目衣裳皆受綵繪而又神矣是於物爲帝青寶爲瓶迦於服爲霓裳爲六銖衣於人爲洛妃爲漢女爲藐姑射之人矣

僧曰此五色瀑最不易得即千歲老頭陀罕有見此者是山靈有知獨屬意於公輩耶爲之驚喜努力而上不知若干里登其竦處徘徊大嘯仰瞩青天俯觀無際乃知天地大矣而其鑪冶融結分形布位無一雷同至於小水小石未嘗艸艸各極其致吁何造物者之神一至此歟其初上也衆山以漸而低今到最高處則此山如大父而衆山皆兒孫繞膝此山如天闕而衆山皆大海波紋矣下視塵境一時暗如墨漆亂雲飛馳驚雷震疊電光如金蛇旋繞於五峰玉筍金蓮間雨如河漢下瀉於撫仙之湖踰時而過天朗氣清同人曰此風暴春天所謂二十四場花信風也日西墜忽雲蘿與日光摩盪相爲蔽虧半紺半赤半綠山水草木皆煥金碧閃爍萬狀中衝黃氣一道若界天畫地而長空虹霓交亙如蜀錦秦篆錯成文理燦而復犁不可以繪茲遊也疑誤入皓冥吸呑元氣置身邃古之初吾輩其被鴻濛也乎同人曰不可無詩予沈思之不得曰予少好吟於尋常景物率爾下筆頗得佳語至於名山大川立意搆詞乃反失之何則物有以奪其氣也予覽此大荒不無自失辟如解聲音人幽窗嘔啞亦成佳韻乃置酒高會冠蓋紛錯輒面赤口顫而不能吐者氣先懾也暮色欲晦急步茶花坪就僧綱體文所搆寺曰鷲峰而宿暮鼓晨鐘峨嵋天半不記塵世有何勞擾不止隔歲五之日未明而興看東方紅日如一大金輪湧於海底遲回搖曳漸上高漢普照下方世界復得光明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下絕殊循崖而下夜半乃至前之寶華宿焉城中才仲熊楊巽耳梅調伯丁文相偕來責同人以失邀恚甚予解之曰境非一大抵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并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

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猱巖虎窟蛟穴鼉宮狐貍嘯而休鵂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藤絕非捷如猨貁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栽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呼胸與脥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於俗冗頓於老疾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勝不足及及亦不足文者多矣吾友年方壯一勝也能文二勝也興勃勃三勝也家無俗累四勝也勝概無窮計日尙有十時與景並般遙何怨之有各罰酒三巨觥命清歌一曲仲熊爲崑調調伯爲古歌文相理江鄉蘋姑之曲更闌酒罷六之日晨復出白坡東行半里升北山謁予考妣塋前同人肅拜過緵樹村抵鄭家菴曰竹林寺山如夾周帀皆竹石澗澄清龍從嵐嵜奇峭之狀幽靜可掬一茶即行經如是菴山阜曠衍田如梯磴層級而上前後左右皆種禾昔人緬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皆得與壺公一壺巢公一巢共緬而游之數百步間王懸仲舉煙爲信韓昌黎慟哭縋書誰爲勞逸哉里餘至五靈廟每九月二十八日俗曰慶神誕攜鴉挈榼聚萬人由此可登鳳山形如舞鳳郡治建其下山色如赤脂如丹如緋如絳桃松色青草色翠樹色穠山鋪朱底草散茵毯綉若舒頳色鮮如霞鳳之所翔百鳥集焉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鸐其足有雞玉其羽有金衣以華其身有孔雀采其尾相掩映形家曰可惜山破予曰此術士之昏見也山不破不分不分非羽非翮鳳具五苞賴有此耳予詩略曰俞元稱佳麗九苞繞鳳城鷺鷥無窮數飛舞入重闉又曰紅蓮不在水分葉簇蒼嵘遂登千尋頂表裏看華菁葢

謂此也繞而下瞰城中萬家煙火華陽拱其左虎山伏其右五嶸如屏仙湖如鏡巨觀也至翠竹菴凡竹之所在雖姹花異草嘉木奇馨皆削其色而滅其神不知何以能使芙蓉城中失其芳妍桃花源上讓其幽邃此不可解次則華嚴閣極壯麗大雄者曰鳳翔寺迴廊列羅漢規模宏大氣象軒昂離城不過數十武是夕宿此七之日北折入萬花谷正芳菲候也花爲夜雨洗娟然如拂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髻鬟之始掠花非一種色佳者如燕脂初從火出丹砂翡翠瓜皮竹葉鸚綠鴉青上有猩紅雲五千尺是四十里石家錦如纈鋪赤瑪瑙又有無數碎翦鵝毛霞俱金黃荔錦水晶葡萄紫也又有遠嵐數層門出魚肚白穿入出鏤銀缸中金光熀熀不定葢是聚天地山川雲霞日采烘蒸鬱襯不知開此一大染局於此欲作何製爲天帝之裳乎天女之羅襦乎意者妬海蜃煥色呈奇故爲此蕩胸決眥之勝耶抑假吾輩以文章使之變幻離奇照耀古今耶流連久之瓊筵飛花若王謝家子弟不復知籬下鹽米事近接三春池村落相聯海上三山忉利五院依稀似之若夫山裏田間泉周陛外花裏有耕耨之客谷中聞雞犬之聲人境耶蓬萊耶其孰能辨回抵華藏先詣東浦看泉湧處浮青吐瀾皎然不滓泡沸如爭迴盤如合淪漾如織溪鬭而流其勢不返混諢而出其源不竭爲渚爲沚爲潏爲清溪沛然而達傍無萑葭旋檝之擾中無舟楫沿洄之撓故得保其文潔達於水閣水氣林光明風盤日風軒月榭皆納而有俄有仙雲駕颯冉冉而來棲遲閣外晃鷺鷗鷺翬飛旁瓴上瞰珠宮玉殿星列碧樹撐天鳴鶯好鳥萬個崖石玲瓏不知幾千仞遠視則水霞氤氳芙蓉萬頃田疇龜析

帶綠攢青此則名都所未覯也由此而上入山門一座乃布袋和尚坦腹而坐四時向人笑歷級升階爲大殿偉然云創自齊梁又曰魯般所造又曰敬德重修棟梁皆本色木無飾徒手架成不用釘鐵竹木屑不用灑埽自然無塵傳此間有避塵珠未可信然異極矣廊外僧舍殿閣如雲是夜宿此八之日步瑤光臺崔岏峻嶒俯視四極蒼然一色雲霧屢散屢合大石離立奮鬣獸伏或磔如戟或蟠如龍或怒如虯或踞如虎或拱立如端人正士或如飛雲攀緣而過曰金雞崖曰仙人洞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臺寬平可坐可飲可吟可娛目翠竹茂樹朱藤蔓絡從積鐵冷金中時出雲溜蘚斑不可窮其狀右曰一天門越百級至處樓危甚下空不可測歷二天門三天門最高處曰玉皇閣前則大士殿相傳兩壁乃仙人朱碧峯所畫年久彩色不無剝落獨大士一大身百小身周遭獨全餘菴觀人物鳥獸樹木則不完亦異事也吾愛長松落落遠者一二百年物近亦數十年寅朝夕照邀清暉於明月漱爽籟之清風卽水遠不聞湍激僧嬾不習鼓鐘而樹杪生濤山空響梵劃然而虎豹嘯嘷然而蛟螭吟此皆松之餘韻也夫松固木中龍類也松脂入地爲琥珀龍血亦爲琥珀同氣相求也嵐靄疊翠如纈如藻映於竹樹蔥蘢之間斷而復連直達三清閣泉出山巔醲而爲池池可施筏派能流響不俟漱浥煩襟如洗玉之膏乎坤之液乎瑤池之桃之汁乎峨嵋之雪之漲乎中泠不足道也閣最高題曰一塵不到吾嘗讀書於此身并於雲耳屬於泉目光於林手繙於碑足鍊於坪鼻慧於空香而思慮沖於高下薄福人享此罪愧罪愧是夜暢飲論數日所歷名刹以何爲最予曰名刹之勝不在

煜炫而在古雅老樹插天連章合抱霜皮縐理滴溜成疣一古也殿閣參差丹雘闇淡女蘿陵苕赤紛縧駭二古也小有頹落不傷靜窈若金碧爍睛固爲嚴飾搜討幽懷轉非所愜華山寺雖麗不足而邃穆有餘大都借蔭於疊岫而貸色於崇柯更以締搆既遠兵燹不加并六季之遺規則唐宋之故址傾聽而清音集瞠覩而香影現囂垢屏滌靡侈汰靜正令人超忽荒藹有煙外之意若使梵響時聞禪規肅整卽鷲峯獅堂何多讓焉予妄謂華藏匪特徽無卽滇東西迤亦無匪特滇無吾歷海內過半未之覩也九之日下山欲行僧款留同人曰吾輩欲遍覽湖山之勝於半月忙甚似六國徵調百萬軍騎分路戰祖龍者安可再留辭去二里許爲箄果菴樹木繁蔚石芒峭峻髻盤鬟繞雲駛霧騰幽而奧僻而小茶畢卽行里許至新菴一名藥師菴吾嫌其俗改曰慈雲菴望仙湖如出匣之劒光氣燁燁時時閃暗推磨萬頃不定正欲呼吸天風而觸膚薄射元氣團人都無所見僅有玉筍峰恍惚中聊相慰藉耳耳潺潺目灼灼桃花流水白白紅紅菴左右兩臂及膝以下五色襍陳枝頭葉裏自然煥目醉酒賞之里許卽東照寺寺近舊城友人張思丸張大羅施東曙徐應谷張開基王錫九徐闇修至曰好遊興不知不獲其明日追隨寺清雅長林喬松夾山攫雲去秋遊此寺內一大柑爛熳披離翠羽丹苞之中無數金珠火齊僧剝柑烹泉香風拂拂仍落八柑相賠富麗中幽邃清美木魚聲鐘磬聲與梵音響答萬慮俱清是夜宿此稍去卽金蓮山詣文廟予詩瑤池一葉蓮花瓣長擲湖邊炳六經此郡庠也至中城四平無倚突聳一山曰鳳窩上建元天閣高槐翠柏隨石低昂而籠罩之予詩

鳳窩如拳小天風吹下迢佛頭靑作頂東方蹲巨鼇欲尋仙人居豈憚登陟勞輕颸散微霞仰見巖岫高紫庭風日好靑槐間松濤卽此十之日走象鼻嶺鼻入湖內似渴而飲凡山以鳥獸草木名或類或不類獨吾澂名鳳卽似鳳名虎卽似虎名龍卽似龍名麟卽似麟名金蓮卽似蓮名玉筍卽似筍而此之名象卽似象又非僅曰似之也奇也遵湖岸走至溫泉泉在湖邊去不數武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邇卽而視之靜若懸鑒熱甚未可掬而啜其氣香其味沖泡起於下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與泡影相頡頏良久乃下可以熟雞其他可知或曰山多琉璜煴水成湯此言之有理者去十里則蒿子菁也引水灌田土沃埏嘉禾師太古兄號天睿居焉一室臨湖可千仞開窗覩之波濤排擊如黿鼉雷轟開霽所謂晴波躍金錦鱗游泳語不虛也殺雞爲黍而食同人見其二子焉天睿同至海口一山曰文星鎭水口又曰渴龍奔水湖水由此東洩過千山萬山中開不過數丈水得無阻予曰山足稍伸則吾澂盡澤國矣造物者有心耶或有靈物如蛟龍類穿而東之闢此一境是未可知過松子園羣山皆松望之蓊蔚喬生來迎村少田比戶以漁爲業時曬網罟編竹作籠以取魚生邀同人至其廬捕魚長數尺百尾酒如海皆大醉次日舟檝畢具進鮮晨餐十一之日泛湖望孤山若小靑螺在滸氣溟茫外連艫際艦與波上下類鳧鷖點點拍水上此山金銀宮闕浮屠摩天松檜林木皆非近代物乃爲流寇所劫遠邇人之避兵於上者僧俗并屠焚其梵宇臺殿菩薩之範金者擊碎輦而鑄錢咸陽一炬片瓦不遺予曰佛亦不能自庇其身乎使佛有靈盡沈此賊於水底何難而乃

聽賊殘其軀火其廬戕其徒衆及男女至萬謂捨身耶何捨於賊也謂慈於賊耶何弗慈於良耶謂尼運耶夫佛平日大言神通法力指天天開畫地地裂何運之能波蕩也可見奉佛者之惑也江川明與浪廣茫茫列湖邊界魚石最奇湖與江川海通一巨石界焉江川之大首魚肥美異常至石而返仙湖之鰱鯽魚亦名物至石而返彼此不相過大不可解亦異也忽密雲蔽空微浪披拂隔岸峰巒或隱或現遙望五峰若覆盂橫壓水面俄而風濤稍震潘明揚張思九張大羅張開基師天睿喬生請君默忌寡言餘人或曰吾欲探驪珠或曰吾欲據鼇背或曰安得覆舟則吾入蘂珠宮而結水仙之佩或曰吾欲得龍女生龍子龍孫乘雲上天獨予曰否安得釀湖水爲佳醪而觴北海之鯤腩南溟之鵬起金蓮爲盂握玉筍作箸予則偃仰其中餘則皆讓多君爲之狂談怪論未暇絕口而扁舟已抵山麓矣麓頗巖嶪下接湖水聲鏜鞳震盪齧山足任飛擊不爲動可知石性剛故也少開朗則鳳山鳳城華山梁山一一分奇取秀以效於前登岸緣衝庠友十餘人來相迎烹鮮設饌出美醞淸歌達旦此地依山臨湖山倍秀湖倍淸故人文莫盛焉湖側多魚洞壘石爲界每洞價値數百金富室乃得有洞連數十魚目紅則其來信也每盛暑鰱鯽魚發則蔽湖而來鱗砌入洞或入巨籠中或竹兜或竹簸撮入舟中舟舟皆滿來觀者白手求去不用錢買魚或有連洞皆進者或進此而不進彼者此主載去如山彼主求一不得或曰命也予曰不然魚之行有導而前者一魚進則羣魚皆進一魚卻則羣魚皆卻導者顧盼不知何所喜何所怯而然又以夏則湖水熱洞出淸流故羣然而赴也主獲魚則

命工人取爵數千觔於甕於盆於缸急醃之以篋笥罋之櫂廢臭也販者擕數千金爭售之元江交趾貨獲大息十二之日登五峰羅浮四百里不足比縹緲七十二峰未足方也南望臨元交巖隱隱朦朦一派青碧色須臾霧合人山俱失就茅菴而休焉啜茗飛白諸主君曰吾輩居湖上日觀水不得其要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言乎流水也湖爲水之歸先生何以教之予曰請以觀海論由其異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覩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渾瀰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作大闊古今以爲壽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槪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今試與諸君觀湖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夫貴賤富貧禍福之間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

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愛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減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生育濡栽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諸君居於湖上晨夕領略其得於湖者多矣若曰燕閑之餘相集銜杯棋弈詠歌而恣其槃樂嘯傲以自逸此直庸衆人之事而非吾輩之所爲快也諸君謝謂今日得聞所未聞吾輩益湖亦益矣晨興霧迷不辨咫尺有泉鳴林樾間如鼓瑟類金奏闋而石聲間作又有露氣如浮雲飛絮浮空而前數日之內自魂魄所徵候口鼻所受納以至便遺所化捐無非雲氣水聲花香草色此皆王子晉葛鍊師魏夫人輩騎青鸞乘雲車吸金漿而調石髓之所也宜再徧登夫

吾輩目不過兩寸惡能窮宇宙之變哉一眺望間便欲了上下千百年事此不過望屠門而食氣不可以飽驕人雖然疏籠之羽義不反顧而吾輩猶得翱翔戲盟以去雖不滿腹亦不虛歸矣一臠全鼎蜜甁中邊其韻二也且食肉者何必馬肝而盡哉相與唱凱十三之日還祿衙諸君宴花宮登華景樓攀薜撥藻駢秩賓筵饔子烹鮮魴鯉禊薦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蓊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人禽鳥之聲不二一類更埽石而坐上下天光悉出樽俎之下諸君曰十餘日之遊至是觀止矣先生宜一評之曰吾徵之山高爲羅藏奇爲玉筍名爲華山巖爲西磬此山之勝也麒麟山之石鱗搖甲動龍山之石怒虎伏犀華葳之石丹梯翠屏五峰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勝也新治兩河交會明湖在抱羣峰如侍登樓一望平疇衍野似太

潼闕得百二山河者此城之勝也西山梅舊府杏花谷櫻東照橘新菴橙楊梅早熟橄欖并登瓜甜如蜜桂黃如金桃有如蟠之號梨有似雪之稱山茶第一牡丹亞之此花果之盛也絕壁森倚呼吸通羣帝之座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聳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此仙跡之勝也嵐光波綠狀如削瓜爾天放白拔地簇青始經魑魅之途卒踐無人之景倒景重溟匯峰千數雲來爭坐方欲尼之膚寸即入貯於室中此梁山幽居之勝也泰山以孔子小天下傳特出孟子寓言固非其實嵩山傳漢武三呼之事頗涉虛誕亦書爲典甚孔子大聖漢武人主其尊大實重於嶽苟有所寄託則交賴以爲勝衡山傳韓昌黎開雲朱張酬雪之事亦偶然語耳今書林藝圃詩詠欣豔爲天外三峰之藻色言必舉之不亦係乎其人哉然則人士徵渺欲馳

聲千載事豈在大要在先修其大者爲之本而末自舉也今西山崔巍闡幽顯微挺然秀出可擬東岱羅藏鬱鬱律律如藎臣戴幞頭垂紳搢笏可方西華鳳山中峙如千木火樹逆吐銀花突如其來煙飛雪灑嵩山少室似之五峰當風烈雨晦之日洞穴開磑若欲雲歕雷嶷嶷然望而畏之煙霧景麗之時巖崿靄蔚翳若拂嵐撲岱靄靄屈指可數又可逖而變之天台雁蕩差足彷彿玉筍特拔直上青霄五峰如架仙湖如視獨卓筆峰而過之昔謝康樂席父祖之資呼其童僕門生探峻造幽伐木開徑既登石門之頂遂營所住其云乘日用慰營魂以爲是三萬六千日中之廿也昔人臥遊五嶽吾輩今實以躡遊五嶽昔人遊所不及以筆代運吾輩半月竟以運代筆孰得孰失一座大笑十四之日至玉筍山念所經遊過山不啻千重納水不啻萬流雖崇嶺峻嶮俱有迴避倚寄無一能孤立如龍門底柱歸然中流者今玉筍高可千仞圍不過數里上撐吴天下維地紀纖塵不染波蕩不驚亙萬古而常新歷千變而作鎮乃人之一心本與天地通或爲巧言所入或爲正議所拂或爲紛華所牽或爲非道所接遂乖其正理亂其常性不若茲峰何耶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玉筍者眞可謂大丈夫矣予詩曰青峰遠峙入湖清秀骨嶙峋浮若瑩似筆生花詞可寫當天作柱手能擎波光瀲灩終須直風力吹穎自不傾四壁無鄰眞突兀千巖萬壑羨孤撐路從山腰過友人詩曰山徑龍爬路峰前馬踏雲予詩曰我亦風吹煙雨散手探彩筆寫青天以予方十齡先慈夢予擎此向空而書後文思大進書法亦臻

玉筍亦名曰文筆山曰尖山故也迤邐而下抵龍王廟循湖邊行如隊載笑載歌一路多漁人設罾布網或依沙洲石瀨爲舍或浮舍水上或隱其身樹底或就大隄編竹籬蓬居或將魚蟹向人賣換青蚨換酒悠悠天地此何人哉隄之裏蘆葦叢青荷葉出水其田田而高於蓋亭亭而聯如雲者經迴十餘里曾不得周其涯焉至於此中婀娜與蕤澤者菰之葉爍如華的者也葶之須戟如而森如者也菱之圖如鏡結如帶而綴如火齊也芡之供如盤盂如遺鈿墮珥如散萬斛珠也其始步也不雨不霑浮光躍金如潛師枚士鉦鼓殊不震揚觀湖裏湖外景色已隱如靚長平鉅鹿戰張羽翕而不馳一旦雷師電伯號令肅然與蛟虬相乘風翻雨灑急奔大河口宿河口中道也有由是而之東者入城者吾西畔數友十五之日抵舍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十

讀書堂綵衣全集
袁良怡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葛長祚輯
男　宸黼編

卷十一

經序一十五首

周易義序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則易經爲憂患之書也人僅以揲筮求之而易道衰矣庖義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言似山內出雲也殷曰歸藏言萬物莫不歸藏也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取交易變易之義也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雜卦謂之十翼而易之道始備第伏羲畫卦是爲先天有圖象而未有書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有法數而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其義取諸變易其氣也不易其位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其書有彖有爻有象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也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是故襍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爻者何也適時之變者也天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辨順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內外遠近始終各存其會避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晦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道不可過也犯時之咎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觀爻思變變斯盡矣夫象者出意者

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義苟在健何必於馬類苟在順何必於牛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忘象以求其義義斯見矣卦爻彖辭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卦雖不同同者奇偶爻雖不同同者九六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嘗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嘗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其得之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然大易止自一而十之數洪範止自一而九之數其孰爲河孰爲洛悉無明指故後人疑之漢孔安國之說劉歆邵康節咸因之劉牧始兩易其名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巽四兌二震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蔡元定兩考之仍其舊河圖固以畫卦亦可以敘疇洛書固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也程伊川見兔謂亦可作八卦數便在其中乃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乎紛紛點畫之間也蓋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超然獨契故畫出如此程子謂加一倍法一言盡之邵子謂畫前有易可謂深明造化之源矣世儒不察以爲聖人畫卦必資圖書神龜龍馬動地驚天遂深求隱僻且託之異人異書豈知易理者哉作易者

其於中古乎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以之則易誠憂患之書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用是自強不息居安則思危不待於危也未亂則圖治不待於亂也剛不可過也柔亦不可過也貴得中而以正上下宜交修也明陰陽造化之理察盈虛消息之故識平陂往復之機得進退存亡之道僅僅免於厲而寡於過其憂患不亦深哉崔文敏曰易含文而從畫治外道而衍數圖象之繁也易之荒也秦火之時易獨以卜筮不廢迨漢之言易則分爲三家始於田何以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雜爲十二篇再則焦延壽其言皆述陰陽災異之旨不類聖人之經而東郡京房受之著易傳四卷爲京氏學又則費直其說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上下經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而鄭康成王弼等皆傳之漢以來言易者多主象數惟

弼主理略數天下宗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至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舍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他若衞元嵩之元包關子明之易傳尤爲僭妄而畔易宋周敦頤著太極圖說邵康節剖先天之數程子作易傳朱子作本義而理與象數乃明凶悔吝居三而吉止一則甚矣易誠憂患之書也

尚書義序

尚書性命之書也人但曰書以道政事不亦淺哉易雖古於書然庖犧有畫而無文文之自周始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刪自陶唐下迄於周千餘年間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於百篇之中今其存者五十八篇始自唐虞者以其運文明而治化隆也時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若夫中道揭自帝堯人心道心有別惟微惟危有歧精之一之而後可言允執也則是後世中之之說一之之旨已肇於中天矣至於明德新民之要修齊平治之目堯典已昭若夫主善協一恆性降衷義制禮制曰誠曰仁曰欽曰敬皆性學微言也上古之世無學之名有學之事中古以來有學之事兼有學之名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知行之端已啟博約之義已昭千古道法由尚書而開千古性學於尚書而宗繼往開來之統自尚書而始吾故曰尚

書性命之書也以言乎政治則洪範其經世之綱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厤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百官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又一經而全六籍之義一中九疇畫象之精也賡歌颺言風雅之祖也四代升降紀事之宗也揖讓拜稽經曲之奧也凡經紀天地原本庶物建侯樹屏則壤成賦命將出師車攻步伐斿飭頑民靡不委曲詳悉是以讀尚書者不可不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多臣戒君禹稷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慚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弗明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

尹之志則去篡擧無疑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政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圮於耿而遷國顧安利萬民耳而臣民讙譁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殷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三紀之久乃幸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甚暇而甚勞也世變有汙隆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至於訓誥多艱澀之辭而誓命多平易者蓋訓誥多方言古語故難知誓命則史官所撰櫽括潤澤粗有體製故曉暢也奈遭秦火百篇亡缺賴濟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而傳之歐陽大小夏侯也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定爲五十八篇而奏立之者梅賾姚興也爲之傳註者在漢則伏生劉向之徒在隋唐則費甝劉焯之徒至宋王安石傷於鑿蘇軾傷於略林之奇傷於繁呂祖謙傷於巧得朱子屬九峰蔡氏而書傳乃有所歸

詩經義序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卽正也故詩之爲經正人心之書也上明三綱下達五常興觀羣怨於是焉備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藩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歌以陳誨立教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古詩本三千餘篇至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考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考其大旨蓋潤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爲風尊周公之有大勳勞則以風爲頌治國先治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邠風居十三國之終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古人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報施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周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華廢則忠信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詩有三經風雅頌也有三緯賦比興也有六義合經緯也有四始則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也風者各因民俗之歌謠太史陳之於王而頌之樂官者也雅者正樂也小雅則宴享之樂大雅則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頌者形容德功而薦之於廟也賦者直敘其事興者託物起詠比者引物比例關雎爲詩之首以王化始於閨門也殷武爲詩之終以成功告廟也周南者周家之化及於南方諸國也召南者以周有召公數化而及南方也王風則東遷之後畿內之詩等於列國

也磬亦有頌者成王錫魯重祭亦得告成於周公之廟也要其詞不出於美善刺惡總其教不出於溫柔敦厚撮其義不出於思無邪之一言也故曰正人心之書也此其義莫詳於朱子之序詩曰詩何爲而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然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寖以陵夷至於東遷遂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學者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而正人心之大端也漢之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公而顯於鄭康成嗣後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爲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辭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

禮記義序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聖人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是故仁人享帝孝子享親圜丘泰壇烝嘗禴祀非禮不行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之別朋友之信非禮不立朝會宴享贊序鵷班車書會同采章黼黻非禮不肅執玉執酳主賓獻酬擎曲跪拜升降進退非禮不恭以及頒朝涖政禮乃彰也軍旅戰陣禮乃克也冠昏喪祭禮乃敬也尊卑貴賤禮乃定也若夫綱常名教輔相裁成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上而千古下而萬年一步一趨一事一物一言一動使非禮焉則三綱不立九伐不張萬物相戕相殺矣安能維持不敝長治久安乎天地之位位此者也萬物之育育此者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蓋吾性中自有天然節制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也大學之至善中庸之率性也仁者善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實此者也三千三百括此者也毋不敬約此者也取之吾心而無不足充之四端而無不備極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無不全謂性即禮禮即性可也猶之孔門言仁孟子言仁兼言義後儒言良知亦無不可也以其範圍不過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漢時眞僞雜出共二百四十一篇大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爲四十六篇而取月令明堂二篇合爲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澔之集說也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

信可以學禮之義於郊特牲見天子貴賤之義於內則見合道則從不從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見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惟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爲君謹其好惡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投壺見揖讓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鄉飲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義見擇士於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禮見君臣相與之義要之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人之性必有所發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通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或謂禮記一書是非襍亂其精粹者惟大學中庸而已其次坊記也自曲禮少儀樂記祭義射義等篇已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亂難信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如月令之書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不韋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修夷豬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賞桀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朔也而季秋爲來歲之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而言之也耶如明堂位一篇乃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何歟孟子以爲魯儉於百里明堂謂七百里書以爲唐虞之官百夏商官倍明堂則以爲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殷經遼古如此故程頤曰禮記襍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餘緒及格言甚多如學記樂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表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著處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六句漢儒安能到此自王安石變取士法棄經任傳而儀禮遂廢朱子始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以至燕聘之禮莫不皆然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喪祭二禮託勉齋成之而後禮經全也

春秋義序

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則知春秋者正名定分之書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也又端本澄源之書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者也總之爲盡性之書也董子曰爲人君父而不明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誅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篡弒之罪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衰撥亂世而反之正文成數萬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而不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以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故孟子謂其無義戰孔子曰吾因其行事加乎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

其成敗以明順逆故正月加王筆之也吳楚之君不書葬削之也晉侯召王而曰狩以示防也甯殖出君而曰衛侯出奔以戒君也仲子而曰惠公仲子成風而曰僖公成風嚴嫡庶也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明兄弟也陽貨陪臣而曰盜吳楚僭王而曰子討亂賊也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定長幼也晉書申生許書子止重父子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也小傳稱隱爲攝而書以公則非攝也傳稱止不嘗藥而書以弒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書曰君正里克之罪也夷皋之弒歸獄於趙穿而書盾究盾之情也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弒覈賊之名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書曰入不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王申公朝於王所明先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伐而如京也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明宰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成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也至若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事也魯與鄰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結信裂繻因盟莅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樂黶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也然則春秋之因事而褒貶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有意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當君弱臣強之時有爲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且其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典典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則又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以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實事之深切著明也故假之魯史以明大法爲萬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其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孔子聖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安可曰孔子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大權而行其是非賞罰哉後世三傳之作黨同伐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張蒼賈誼皆治之而晉杜預則爲之集解焉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胡母生董仲舒皆習之而何休則爲之註焉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傳之而晉范甯又爲之集解焉至唐助趙匡有纂例辨疑之著陸希聲羣長徵有通例統例之書道程氏胡氏之傳作而聖人作經之意見并盡性之意亦見矣

論語義序

夫古今人極之所以立元化之所以運世道之所以治安恃有吾道以維持不敝也上古之時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道隱然於危微授受之間中古之時遵王之義無偏無黨遵王之路無反無側吾道渾然於彝倫攸敍之內故在

上者不言有道統之傳在下者相忘於道化之盛初未有講論之繁也自周轍既東皇極之主弗作而吾道之脈以微天生素王以開萬世道學之統纘以多賢相爲扶持於是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天地之運已息而復繼人物之倫幾亂而復敘奈孔子有皇極之德無皇極之位所以有論語二十篇之傳也吾讀其篇而擬似之論語之書化工也史臣爲書卿大夫及閭巷之民爲詩周公爲周禮儀禮文王周孔爲大易孔子因魯史爲春秋皆人代天工也詩之言溫書之言通如春易之言多象數禮之言委曲繁重如夏春秋之辭嚴而義正如秋冬論語則元氣渾淪無所不包盎然貫通無所不徹殆備四時之氣者乎且也於時習見自強不息之義焉於不慍見遯世無悶之學焉於孝弟見百行之原焉於謹言見白圭之當復焉於愼行見責躬之宜備焉於勿憚改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之義焉於博文約禮見進道之確有可持循焉夫如是而後可言仁矣於克己見不遠之復焉於復禮見中心之安仁焉於修己之敬見帝堯之欽德焉於忠恕見由己及人之推焉夫如是而後可言一貫矣於呼參見堯以命舜舜以命禹之傳焉於呼賜見多學多識之非焉於見賓承祭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學焉於南面見行簡之必本於居敬焉夫如是而後可言樂矣於曲肱飲水見聖人之樂其天焉於簞瓢陋巷見賢人之能樂其樂焉於春風沂水見狂士之有契於聖道焉於時行物生見鳶魚之飛躍焉於用行舍藏見樂行憂違之道焉於鄉黨見聖人之一言一動一衣一食從容中道焉於堯咨見堯舜禹湯武王周代之君或禪或征皆本允執之中爲厤數之歸焉至於讀巍煥之章知堯典之所謂光被也讀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章知古聖有人君之度也讀泰伯二南十亂八士之章知周之所以興也讀問禘之章知先王享帝立廟之義也讀爲邦之章知四代禮樂爲萬世人君之取則也讀誰毀誰譽之章知三代直道之公也讀先進之章知周末之文勝也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見之王降而霸於齊桓晉文見之魯宗國也孱弱不振於政在大夫見之禮樂不可僭用也於八佾見之陪臣不可專恣也於顓臾見之伶官去國避亂也於適齊適楚見之春秋之間何隱者之多也於荷蕢耦耕見之道之不行轍環屢困於陳蔡於匡見之由是歸魯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以詔後世於述而不作見之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生孔子將以開斯世斯民之聾聵也於木鐸見之意必固我之俱忘仕止久速之無定時哉時哉與之偕行於篇終見之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劉向言魯論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夏侯勝蕭望之韋賢及子元成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卿庸生王吉皆以教授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古論無此張禹受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春秋孔墨並稱漢而後稍知尊師迨宋程朱始表章無遺蘊天下宗之

大學義序

大學之書該天德王道之全備全體大用之要爲內聖外王之書也其原則明德其功則明且明不獨明卽及新民而其要則歸於至善擬之則在修身先之則正心誠意定靜安慮知止得止之驗也格致誠正修以內之事也齊治平修以外之事也而

其關則分於意不誠發之至於十目十手之指視擬之同於惡臭好色之好惡誠則自慊不誠則自欺究至不可欺而肺肝如見雖欲不謹獨其可哉能謹獨矣心廣即心正也體胖即身修也故釋正心無多功但言心不在身有所可也釋修身無殊指但言之其所言好惡辟可也一提醒而即是也釋齊家亦無多事孝弟慈而其理已具與仁與讓而其道已全也至於平天下則有大道焉亦於誠不誠乎分之誠者即老老長長恤孤之君子也好民好惡民惡之父母也慎乎德而人土財用因之之仁人也必仁親也必忠信也生財必有道也其爲相臣必休休有容也此誠而自慊之所得天人交應上下前後左右之無不協也不誠者孝弟未必能興也好惡未必能同也必外本而內末也必驕泰也必悖入悖出也其爲相臣必媢疾以惡也實不能容也察雞豚也必聚斂也此不誠而自欺之所失至於菑害並至好仁好義之弗講爲疾用舒之弗知也至於篇終於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尤三致意焉於聚斂之臣若有所深惡而痛疾焉比於盜臣比於小人此小人者即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人也揜之著之之術雖工究竟爲如見肺肝之人即得柄亦爲妨賢病國之人察雞豚同於盜之人耳亦何益哉桑宏羊之於漢王安石之於宋可鑒已吾尤愛釋止至善之章始詠商頌元鳥之篇也再詠小雅緡蠻之篇也三詠文王之篇也四詠衛風淇澳之篇也五詠周公烈文之篇也止至善之義仁敬孝慈之理切磋琢磨之功親賢樂利之道盛德至善之大詠歎淫泆意味何其深長也若夫釋齊治之章於桃夭而詠宜家之可以教國也於蓼蕭而詠宜兄弟之并可教國也於鳲鳩而

詠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凡理有直言之不著則貴委曲而形容之片語弗明則不妨連類而引伸之短言之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則咨嗟詠歎而載歌之此之二篇并中庸天載之篇流連不已之情一唱三歎之妙六籍中未之見也學者於此而悟理焉則理出矣法此而立言焉則言善矣此明德新民之旨該天德王道之全也

中庸義序

皇降之初有性理焉有實理焉誠是也非誠自誠而性自性也誠即性也尊德性之說也學問之中有獨體焉有闇體焉非闇自闇而獨自獨也闇即獨也道問學之說也性中有三達德曰知曰仁曰勇又有尊賢之義等殺之禮非仁知自爲仁知禮義自爲禮義也合之皆性也誠中有肫肫之仁淵淵之淵浩浩之天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不顯之恭非肫肫淵淵浩浩自爲其仁其淵其天敬信恭自爲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不顯之恭總之皆誠也即皆性也獨體中有所謂不覩焉不聞焉曰隱曰微焉闇體中有所謂無聲焉無臭焉又有所謂視之不見焉聽之不聞焉非聲臭自爲聲臭隱微自爲隱微也要之皆闇體也又即獨體也吾於首章而解釋之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酬酢者喜怒哀樂也而喜怒哀樂所以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者不中不和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不和者不能率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能率天地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所以奪天命之權者在不睹不聞之地也獨體也又即闇體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爲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見顯也慎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

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爲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既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以爲千變萬化之根原不乖戾故可以爲大通闔闢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而天地萬物聯爲一氣以位以育也吾再於末章而由繹之詠尙絅之什而悟闇然之章焉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見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其中也此爲己之學也未已也吾詠小雅正月之什言闇體也即獨體也君子內省之功用之於人所不見之地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此愼獨之事也未已也吾詠大雅抑之什猶獨體也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不待言動而敬信亟存此其爲己之功益加密也未已也詠商頌烈祖之什知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此言乎其效也未已也詠周頌烈文之什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諸侯法

之篤恭而天下平猶之愼獨而天地位萬物育也此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未已也吾詠大雅皇矣之什欲以明不顯之意猶有聲色者存也未已也吾詠烝民之什德輶如毛似足以形容不顯之妙矣如毛猶可比擬也未已也不若文王之詩言天載即天命也聲臭俱泯不顯篤恭其至也夫此言闇體也實言獨體也言篤恭言敬信言誠也即言性也要之皆庸德也庸言也德與言之所以庸者其道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宗廟禘嘗喪祭之義與夫富貴貧賤之別尊富享保之榮室家妻孥和樂且耽之細及修身事親治天下國家之要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功禮儀威儀三千三百之大凡云爾若夫大舜文王武王周公顏子子路中庸之人也大孝達孝擇善問强中庸之事也議禮制度考文有德有位者之制作也世道世法世則善而且尊者之令譽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仲尼大德之敦化也大經大本化育至誠達天德之能事也今夫天日月星辰何其善繪天也今夫地華嶽河海何其善繪地也今夫山草木禽獸何其善繪山也今夫水黿鼉蛟龍何其善繪水也鳶飛魚躍又何其善繪禽魚也猶之無聲無臭善繪闇視不見聽不聞善繪鬼神不睹不聞善繪獨也篇末言天載即篇首言天命非窮高而極遠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其要不外於愼獨故曰中庸也

孟子義序

羣聖之道載於六經紹羣聖之統而光大之集其大成者孔子也至戰國教化陵遲異端並作衍儀肆其詖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惑其說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橫議於下猶洚

水懷山時盡昏墊蓁蕪塞路莫可芟夷惟孟子以名世挺生紹洙泗之正傳擴六經之要旨闢邪樹正孤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本性善之理以斷羣疑其辭精而贍其旨淵而通使仲尼之學獨尊於千古者孟子也秦氏焚書七篇列於諸子得不泯滅漢興高帝未遑庠序孝惠雖除挾書之律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爲意及孝文廣遊學之路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有劉歆孟子十一篇西京趙岐註焉至唐又有陸善經註七卷迨宋程朱乃窮其奧義而發揮無遺人謂孟子爲匡王正霸施行發政之書吾謂孟子爲講學明道盡性存誠之書也夜氣之說前賢未之有也日夜所息平旦幾希至旦晝而梏忘養則長失則消操舍出入惟視乎心可識仁義之存矣養氣之說又前人之所未發也氣配道義無是則餒養之以直

行貴慊心而其要歸於集義義餌性也可識不動心之原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之四端前聖言仁義而端則未之及也驗之於納交要譽惡聲而知其必然示之以擴充而火然泉達四海可保掌上可運不忍人之心與政於此可識已盡心知性知天前人偶及之而不若是之深切著明也存心養性以事天修身而俟以立命反身而誠則樂强恕以求則仁萬物皆備之量於此又可識已此皆千古精奥之微言性理之眞功人道之樞紐守先待後之實學濂洛關閩諸公所爲續聖脈明聖道表章六經以詔後世悉得力於孟子孟子固理學之宗也甯僅井田之論庠序學校之設分田制祿行徹行助之美意良法陳王道而極過化存神上下同流之用哉又甯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至大至剛之氣浩然塞兩間而驕世主哉且七篇之中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讀書之法也論性則杞棬可湍水可白雪白玉可也言仁義則梓匠輪輿可毀瓦畫墁可牛山之木可牖上之屨亦可也言事理則西子可子都可魚可熊掌可弈秋無不可也此千古文章之宗左遷韓蘇之流得其緒餘其編卽以名世也厥時君則鴻雁麋鹿可好色好貨可好樂可田獵可好勇亦可也雖所好有殊惟各予以可之之道而不矯以腐儒必不可之論取之左右逢源此爲後世奏議進言者之要道使賈誼知之不長沙鼂錯知之不及害陸宣公知之不竄尉矣若夫距楊墨放淫辭閑先聖之道與禹平水土周公驅虎豹犀象文謨武烈及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同功顧不偉哉若夫篇末溯堯舜禹

湯文于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以去聖近聖自任豈虛語哉

孝經義序

六籍之外有孝經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孔子云欲觀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故因其問而答之爲說十八章以廣明孝道焉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子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必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堯舜之盛業禹湯文武之休風也然後知天子之孝不僅在視膳問安之間也諸侯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故貴制節謹度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畢公康叔之敬典文侯衞武之法守也然後知諸侯之孝不僅在趨立跪拜承顏進僕御之常也卿大夫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故法言法服法行以期無怨無過而守其宗廟此皐夔稷契之令聞伊尹周公之欽式也然後知卿大夫之孝不僅在愉色婉容之際也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守其祭祀而保其祿位此賢人君子之懿則豈有司者之宅衷也然後知士之孝不僅在溫凊定省之常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仁人孝子之用心龐古遺民之醇俗也然後知庶人之孝不僅在藝黍稷牽車牛遠服賈之勤劬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俾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政令行而德教成矣昔者大舜五十而慕蒸蒸乂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之尊富享保而天祿及之自天申之大孝之徵也武王周公達孝孔子稱其善繼志善述事至於嚴父配天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天明事地察也孝以之道則國治孝以之德則國安孝以之仁則國和孝以之聖則國平孝以之義

則國成孝以之禮則國定也皆述孝之微也崇伯子之顧養穎封人之錫類申生之恭至今稱之閔子騫之孝孔子稱之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曾子之孝守其身以事其親養志也非養口體也其他見於經傳者不概見然則無稱者即可謂之不孝乎夫孝庸德也本乎天性而非有異人之行也忠者臣之誼孝者子之誼事皆分內極其平常而非有高遠之驚也故弗稱者眾也夫孝爲庸德而又曰大德何哉庸德者父慈子孝人倫日用之常也大德者親有不慈子以孝顯家庭人倫之變也夫爲臣而以忠名人臣之不幸非國家之所樂有也爲子而以孝名人子之不幸非家庭之善事也爲人子者孰不願承歡膝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親有慈行子無孝稱盡居室之常世箕裘之業不見異也奈物理難齊遭逢不偶至常之中至變生焉

所以感風雷者在此動天地者在此人子安敢以感且動者重傷厥考之心尚可隱忍委曲以求全其至常至順之事子不願有孝名親亦不必以慈著相安相忘於服勞奉養之中而不能人曰某某孝子也某聖德大孝也其名愈美愈傷孝子之心而並傷厥考之心不幸之大也比干剖心箕子爲奴忠矣不幸也此大舜閔子申生痛哭流涕而未有已者也孝經中止言其常不言其變一顰一笑一指一撝一起一立叩之內心而盎然自足驗之人倫世故而觸處淋漓叩之千百世以前千百世以後四海以外四海以內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與物而天且符合不差毫黍者也經之謂也茲編雖不載於六籍而鄭然與六籍同功上舍是無以令下舍是無以學家無異教國不殊俗而世以治平用此道也自嬴秦一炬並爲煨燼幸河間顏之所藏始傳之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元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集議是以劉子元辨鄭註有十七繆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註中采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仍自爲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周子太極圖義序

夫聖經浩博千歧萬轍吾道高深如天如淵蓋未易涉其流而窺其涯也粵自魯鄒教息漢唐諸儒僅求之文字訓詁之末或溺於卑近或騖於高遠或襍於異端而道統之失其傳者久矣

濂溪出而後學者得有所考以續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正異端似是之非乃自人心陷溺之後小人悖道至違禽獸不遠而溯及於生天生地生人物之始見聖人繼天立極之至君子修道合天之功圖爲太極圖且著其說夫易有太極孔子一言已盡茂叔恐人認爲有形之物乃加以無極二字固知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一太極也無極而太極是周子贊太極之辭非太極之外又有一無極也蓋太極理也中正仁義是也周子曰無欲故靜可知靜在無欲無欲故一毫染不得動不得斯能主靜能立人極而大要則在君子之修凡戒愼恐懼之用正心誠意之功與夫居敬窮理之學修身寡過之方以求全夫太極之理者自不能已否則爲無忌憚之小人矣或謂圖之作周子手授之程子而程子終身不以與人遂疑

主靜懼入於釋老不知程子之意以爲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遽談太極馳心懸妙而不反求諸己故不輕以示人也按墓表序稱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盡當時學者頗言濂溪之學自希夷來而無極主靜之旨稍有近焉此伊川所以推明道統斷自遺經也然今周子通書具在此豈秦漢以下諸儒所能彷彿故朱子謂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或曰中正即禮智何不言禮智而言中正然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禮智親切處也且仁義禮智非中正則仁非其仁義非其義禮非其禮智非其智韓康伯以无訓極西晉以來咸有無極之說何氏曰太極即无也柳氏曰無極之極則以太極爲無極其來舊矣不自周子始也周子此言非以無極爲太極但以太極本無極耳有謂太極乃指洪濛未判之始天地渾淪一氣而言有謂太極者中氣古人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而爲極邵子曰太極一也又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陸子謂通書言一言中即是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後儒皆之謂太極爲理則爲理生兩儀可乎不知以太極爲渾淪之氣爲中氣總不外乎氣也則是別有一氣放頓在何處以之而生兩儀此豈可乎蓋善讀書者須不以辭害意若如是而言必有一物焉爲太極乃生兩儀兩儀生矣乃生四象四象生矣乃生五行五行又次第生矣乃生人物豈成造化哉總之有理即有氣生則俱生無先後無等待也通書篇內誠字即太極也明太極爲實理而有體用之分也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二程子遺書義序

自有天地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敦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著之爲書以示後世及世之衰方外之士厭斯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益甚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談爲美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元輩競相慕效糟粕六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裴頠著崇有論以祛其獘不能救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令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迄於晉亡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老莊浸淫至唐釋氏之教顯行士大夫復以才華聲氣相高奢侈波靡競尚流而至宋濂溪挺生二程親師之以誠正爲本以

六經爲歸表章學庸之書痛排佛老之害訖與朗吟充然有得夜深立雪望之凜然今親其互相發明者心一也伊川言有主則虛謂閑邪卽是存誠也明道言有主則實謂主敬卽是涵養也學一也伊川以多聞言行爲貴欲人之畜德也明道謂記誦博識爲病戒人之玩物也伊川釋艮其背之義蓋欲觀內而不徇外此言學力之始也明道反鑑索照之戒蓋欲內外之兩忘此言學力之終也觀遺書之言仁也曰仁之道蓋以公論其與通書德愛曰仁之言不一也周傳之言復也曰動之端蓋以元論其與通書利正誠復之言不同也夫程子親傳濂溪之學者也今言仁言復其議論之牴牾如此豈人自爲說家自爲學哉曰仁難言也愛者仁之體公者仁之理曰愛曰公皆善狀仁也何疑焉復難言也元者以動言利貞者以靜言曰動曰靜亦皆善言復也何惑焉大抵體用雖異說而同其本動靜雖異論而同其理然則伊川何嘗不同於濂溪哉明道陳治道惟以格君心爲第一義伊川爲崇政殿說書尊嚴師道期以養成君德爲首事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伊川氣象泰山巖巖有確乎不拔之操如聖一也而清任和之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之各異其著落在五常百行其著力在戒欺求慊清談虛誕之說釋老楊墨之論何自而入哉伯子晚年欲著書而未逮叔子自易傳外皆不過隨問隨答門人爭錄其所言儒者語錄之興自此始其後朱子裁定遺書二十五篇續定外書十二篇

張子西銘義序

顧端文公曰河圖洛書是造物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章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有結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功夫有效驗方提起種種色色俱備易簡而明白何其切實自天開地闢以來豪傑之生眾矣做弗能盡又何其廣大而精微然則西銘乃橫渠見得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意合之因見理一分殊分之亦見理一而分殊也西銘體段宏闊故推至於知化窮神東銘工夫詳察故嚴毅於戲言戲動者正蒙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今聖賢知禮識明成德之學等而實踐於言敎動法盡爲實得不舍於瞬息之存養語上則極乎無形語下則研乎形器語大則極於無際語小則入於無間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推之無不準也一番拈動光彩如新特近來談道家未嘗過而問之耳或曰禹惡旨酒一段所援引何以多不得於親操心危而慮患深之孳子字欲泣此必有深意豈徒高談一段大話空言一套仁體而妄意天地萬物爲吾一體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如是誇大哉西銘卽訂頑也悖德之徒害仁之賊濟惡之不才子非頑而何始也由於東銘所言戲言戲動其漸至於長傲遂非其究至於害仁悖德故惟踐形之聖人爲天地之肖子爲能有存心養性之實學由於有不愧屋漏之眞功一言一動罔敢戲渝其事天也如不得於親之孳子操心危而慮患深然後見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吾之氣卽天地氣天地之塞吾其體也曰皆是也世固多小儒曲學必信必果之流止知一身一家之重此外卽漠然度外如秦人

視越人肥瘦不相關也故前賢敎之以一體之義云耳或又曰申生恭而未免陷父於惡乃取而傍諸大舜之底豫不無偏駁不知橫渠非謂舜之孝果與申生同特以明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命耳民吾同胞物吾與此西銘之純乎仁人有見於此則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人之能事畢矣又或曰孟子親親仁民自有次第乃合而歸諸大君之長幼而不無或泛不知橫渠非以愛果無差等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能稱物以平施耳然後知昔之至人纔欲己立便欲立人纔欲己達便欲達人故大學言明德即曰親民中庸言成己即曰成物此之謂仁體此之謂天地同流古人隱居求志求此也行義達道達此也甚安勉王霸之分也

朱子全書義序

秦火而後聖人之道一壞於嬴氏之刑名再壞於漢人之黃老大壞於梁陳隋唐寂滅之敎而先王正學之遺幾無餘澤矣嗟乎天下豈可一日無聖道哉以其道達之朝廷之上施於典章措於政治則天下顯然享斯道之福以其道隱於師友之間形諸問答見諸著述則天下陰被斯道之澤至上無宗主下無扶持而波蕩於異端之流曲學之說則生民何自而正其經哉自濂溪起而源流宏遠洛與關繼而脈絡分明紫陽出而諸儒之大成始集故論語之言無所不包以爲其要在乎心之操存涵養七篇之旨無所不究以爲其要在於心之體驗擴充中庸其說雖多而其樞紐不出乎心之誠大學其論雖博而其終始不出乎心之敬乃取其錯簡淆亂者爲之支分節解而元氣貫通殘編斷簡者爲之正訛補闕而旨趣歸一於是有章句之作前乎伊洛一言之有據吾取之後乎伊洛一義之有考吾取之於是有集註之作夫既合衆派而匯流參殊途而同歸又以其說之所取者必明其所以取之之意說之所去者必辨其所以去之之由此或問之作又得以曲暢旁通而無遺也至於在朝僅四十餘日而進篇累牘必本於誠意正心韓侂胄余嘉諸奸劾爲僞學而日率門弟子探索討論講學而不輟於六籍或自註或分註而不憚煩平生著述論撰至汗牛充棟而不厭多豈非有見於大源大本將以繼絕學傳正統豈但爲之訓詁註釋不語上而語下哉時陸象山則以爲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聊與朱子往復辯論不合乃同會於鵝湖終不相合及姚江良知之學興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謂辯論太詳未免日就支離之病後始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嗚呼此禪學者之僞作以欺世誣民而徒欲伸己之說也明甚夫聖人之道載於經者可知未嘗使人求於博文約禮之外而有所爲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言頓悟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嗟嗟是果道耶以聖人之知曆七十子之偉傑其過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何哉又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之神明倏悟而後可嗟嗟是果道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捷獲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佛老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心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太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

衆也道在古帝者爲治平天下之具至孔孟以匹夫身荷斯文其遇愈厄其教愈中庸而治平天下之功愈大且久以故周程之學數傳至朱子而以四書六經之義亟敎羣蒙不靳以訓詁詮義理其持論愈卑近其教愈廣大而治平天下之功亦愈大且久夫紫陽爲中人以上一流人物詎不能即語上一宗顧當居中人下而終不以彼易此者蓋其自見有甚尊自信有甚篤故也聖賢心契形上而其用功必由戶而堂由堂而室學不可冥心而得功不可躐等而進也彼頓悟者亦何嘗不事書册何嘗不聞見知解不事書册不聞見知解又何從悟耶象山八字著脚陽明良知本於孟子不可謂禪其流弊必至於禪也予謂朱子持論愈卑近其教愈廣大而治平天下之功亦愈大且久

邵子皇極經世義序

康節之學心學也其精微則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則擊壤曰康節有易又曰心爲太極可謂深明造化之源矣程子曰先生之學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而本於陳希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醇一不雜汪洋浩大又深造而自得之去穆李遠甚論其成德昔難其人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人但見其言易數而不知其精易理遂以數學目之豈知康節者哉康節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鄭元錫謂數溺則惑通則神自生民以來建天道之極極其用惟箕子也夫堯夫也

夫又曰堯夫其初只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在上面轉久之便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二之半時已有漸趨於衰之象也衰到二之半時又有漸趨於盛之象也理原如此數便在其中彼見得盈虛消息之理明白故能知之若以爲知未來事與古覆之術何異其去道也遠矣觀物內篇康節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記康節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或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聖人處乾自有處乾之道處姤自有處姤之道處否泰自有處否泰之道不若是之推測縷縷

也詎知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朔流峙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襍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康節於所歷者古今列代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灑落蓋左右逢原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雖多猶少也殆所謂風流人豪歟予愛其有春風沂水吾與點也之意曰無憂者其惟康節乎蓋康節眞能樂其樂者也希夷亦能樂者吾私心慕之而未能學也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曰收天下春歸之肺腑故能以日月星辰水土火石盡天地之體用而不外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而不歧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而不窮以元會運世歲日月辰盡天地

之始終而不易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而不滯於漁樵問答盡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而不疑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其學內聖外王之學也人以揚雄太懸目之奚啻霄壤哉至哉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天動也地靜也人處乎天地之間兼動靜而有之又至妙也人者天地之心心為太極不必更言無極也畫前有易先天學也欲求大易之旨當求之先天心在天先此心法也欲知先天之學當求之心學於心外而觀休咎道外而求象數恐先天之圖皆陳迹經世之書為考數非康節至妙至妙之論也晉故曰康節之學心學也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十一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illegible]較

受業[illegible]輯

男　[illegible]編

卷十二

文序一十四首

大學士李高陽先生心遠堂文集序

說者謂宰相佐　聖天子褒太平宏文治大化躋世雍熙聿符景運炳諸青史功施爛焉似不必更以文著予弗敢謂然夫儒生蓬檐篳戶孑然兀處所講習者則古稱先之道也所誦讀者詩書易禮之書也彈琴而見先王詠歌而懷往昔他日之經緯天地黼黻皇猷者即今日之咿唔琅琅佔畢呻吟也以至坐而論起而調變操玉尺以衡量天下之勢輕勢重懸冰鑑以進退天下之人才區別天下之賢不肖論斷天下之是非可否得失者即今日之操規挾矩揚搉古今崇論谹議浩氣偉辭徵華佩實明析暢達雖江海不足以喻其決雲霞不足以擬其變者也故禹皋伊周一儒生已耳豈甞貴人物哉使禹不陳謨皋不賡歌伊不著訓周不作誥不過一厚重少文之周勃不學無術之霍子孟耳安見煌煌灼灼光耀人寰聲施後世哉夫賢豪之生不數上關天造下毓地靈夫子生於鄚山易水之間爲高陽氏之胄太行蜿蜒千里而至東方滄海萬派朝宗其高明融朗騰躍滉漾乎淵淵乎全盛之代所孕也先生受　兩朝特達之知一德一心位端揆者三十年其間敷陳治道賡颺　聖德鴻筆龍池視草鳳閣銘浩巨染翔集墳典文不必規規於騷選

班揚而自然合轍詩不必矜矜於曹劉李杜而無不中度去彫緻尙元素一意修古而毫無鉤顧猶之大匠營創左尋引右繩墨中處焉以役羣工高深廣狹之制犂然有條而阿房之巨靈光之巍不事逖襲無不可爲何者操其方圓圜倕之圓方班之方遂以盡天下之無窮也蓋文有法有法法不得其法法於是乎紛糅雕琢拾瀋成奇瓌詭傷氣纖繡傷骨矣要惟胸中括囊九有而後可以馳驟諸家吞吐歷代洋洋灑灑涵與典擘茹酉穴之菁嚌啜百氏之胾而朝華是務謝菁蕽爲盡袪所謂得其法法者非耶　今上睿德天縱遊心精一執中之旨加意文教聿正文體取經術之大醇者用以扶正人心凡名山石室之藏咸命網而弋之以佐　金櫃之闕若　朝廷諸大制作如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覲享宴虞禮樂律厤　國史　寶訓勳臣名卿焯德燿功之大俱經先生論撰裁定而後進　星使郁郁之盛遠駕三王而軼漢唐顧不偉歟憶自甲辰受知夫子時親矩範端嚴方正誠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孜孜贊翼　眷顧非常先生恂恂若不勝依然一蓽門長吟儒生耳余何哲人其萎終天痛之幸得讀先生之書先生之文有關世教者皆已勒之鼎彝藏之　祕閣固不俟集以傳茲所集者心遠堂詩文十二卷二集若干卷鴻裁短什命意鑄辭緣情體物立則孔昭揚芬極元含指實與讀之令人躍然喜豁然悟爽然自失也則以其醞藉深而不爲文藻騁使耳夫物經秋而改歷冬而變獨是春氣一到生意盎然觸處沛溢富有日新雖欲不爲千葩萬卉紅鋪綠暎之類不可得已江漢之水發于沅湘匯于洞庭支分派衍澎湃而下勢且鼓溟渤盪天漢雖欲不

爲波濤湍激漩渦文瀾之類不可得已況先生之文哉先生長君孟積謂（壽）列門下久誦夫子詩文多不可以無敘謹再拜而識之不知其區露如是

太保大宗伯王文貞公青箱堂集序

辛酉之春二月中和遊宛平相國怡園有友五人焉其一徵髯偉衣冠清雅絕倫似王右丞少時風流儁宕者其一浩浩落落脫帽露頂似高談雄辯能驚四筵者其一丰儀修整瀟灑好吟哦如玉樹臨風者其一正襟危坐動止必以禮不輕言笑如二程公者其一爲主君英年富文史謙恭和厚絕無貴介氣者始進見崇軒廣座爲嘉賓宴集處過迴廊曲榭流水小橋多名花異植漸步如深山大壑不可窮緣磴而上履巉巖登峻嶺西望太行蜿蜒而至若建九旂北則　禁城樓雉崔巍　宮闕雲連但見紫金光色映日莫敢仰視而其東則一氣混濛滄溟蒸鬱近則薊城煙樹津門波光也南睇園林桑棗蒼茫蘙翳遠之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僅得之依稀想像之間而已再過有風亭小閣同人憩焉無何談及古文雄談者歷舉八大家若昌黎若柳州若廬陵眉山一一絜短較長各有評次予曰此古文之餘波也僉愕然美丰儀者進以秦漢首推史遷班氏予曰此文之雜霸也益驚錯問何以予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如二典降而誓誥而風雅又降而秦漢此文章之不幸而霸者之餘烈也墳典當秦火之後班馬收拾燼餘而敷衍之其時去古未遠辭稍渾健若準諸古則遠甚故曰霸也徵髯者進而舉六經之文予曰六經亦糟粕也似二程者進之以日星雲漢山嶽河海爲天地之文予曰天地亦陳迹也究其指予曰曰八家曰秦漢曰六經曰天地何不近而問之吾心乎曰此師心之學釋氏本心之論也忽相國以太先生青箱堂集示（壽）盥手敬讀及半狂呼曰至文也至文也羣來視詢故予曰此文貞公青箱集不事迹襲超然獨契乃眞文耳請竟其說曰是即予頃言心也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義具吾心自有天然節制而天下之至文由斯以出焉孔子言克己復禮是也虞廷之中大學之至善中庸之中節皆是也不論詩與文有過焉有不及焉非中也即非善非節非禮矣何者中即道也舍道而言文非文言詩并非詩也公不事迹襲獨契於心而成斯之文猶之洙泗言復禮獨契天則遂成論語二十篇範世不過也猶之虞廷言中獨契精一遂成二典明白簡易千古爲昭也猶之大學言至善中庸言中節聖人以之爲經賢人以之爲傳天命之性由此出脩道之教由此行也顧不至歟倘公迹襲天地則爲陳迹今則日星雲漢山嶽河海莫非精微也倘迹襲六經則爲糟粕今則詩之言敦厚書之言疏通易之言變化禮之言莊敬春秋之言正大皆奧妙也倘迹襲秦漢則爲襍霸今則史書命論洋洋纚纚皆義蘊也倘迹襲八家則爲餘波今則直起八代之衰而並芟三湘之草也文如是則詩可知噫至矣諸君可之謂予眞能讀公文與詩者俾序而呈之相國用記其顛末紀以歲月上之先生曰善將以弁其端徵髯者翰林侍讀邵戒三高談者大司成曹頌嘉美丰儀者右銀臺袁謐山似二程者編修沈耿碧主君即相國弟中齋予時官鴻臚皆先生門下士云

封吏部尚書陳太翁捐振序

澤州陳太翁封吏部尚書乃今刑部尚書說巖公之尊人其振粟焚券一事諸名公鉅卿稱引古聖先王所以經理荒政制爲比閭族黨之法保聚生息之道賙賜廩貸之儀及鄉之賢大夫粥與國之饑饉急周恤之誼言之詳矣予弗敢襲特爲採其精神心術之微表其學問懿德之大有二其一則徵之於隱春秋來豪人巨室操邪贏之算値歲之凶荒因以爲利此市心也卽弗取弗予或予而德色亦市心也馮驩爲孟嘗君收責焚券爲君市義此市心也卽慷慨布施要譽幸福亦市心也太翁蓋有大不忍於衷者存焉人之疾痛誰不如我居恒好言胞與至同黨其井之氓士窮而弗賑貧而弗恤殍仆而秦越相視流亡而家厚封植其何以安況承累世之遺而不以之拯災救患非先人意是以雖捐十萬而弗計也其一徵之於學太翁明於天道人事之原盈虛消息之故一意植德眞痛眞瘝獨處沐浴故說巖公克肖前徽光明洞達以清望重於朝佐　聖天子文治大化澤被寰區其家學然也且鄉人懷德撫臣旌揚又欿然若歉虛而不居此大禹讓善孔子何有其學問深純淵懿粹美爲何等歟州之紳謂父老子弟擬爲展揚貞諸珉而懼其弗文也請予敍其事代爲之作歌於是爲闡微之章曰宏道惇性遜美執雌恢此廣淵廓我洪懿義問遠集淑氣載曜施以仁富惠本天慈爲致頌之章曰五嶽降神四瀆曜靈爾儀鈞陶誕育髦英恤我枌榆活我饑人公實悱惻悽惻奚存爲屬望之章曰堯典明揚漢帝蒲輪皤皤黃髮曰義曰仁範我家邦恩膺良禩爲述榮之章曰煌煌錦服日中有耀灼灼鸞章　天子有詔何以詔之翁德孔昭翁子克肖爲壽康之章曰顏赤赤髮斑斑形矍矍履

翩翩鴛黃鵠遊碧天爲稱後之章曰予如鴛發孫如蘭茁國之居珍匪徒大其閭爲擬類之章曰解組潛乎蓮生周乎鹿門乎浮丘乎其翁之儔乎爲借祝之章曰鶴之集于彼岧嶤鶴之飛摶彼扶搖鶴之來予歲一朝鶴之侶安期王喬

冢宰陳說巖先生文集序

澤州先生從不以詩文示人予於他人簡端及公門下士齋頭見其詩森嚴蹕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有餘不足之意恒見於言表又時値　內庭身依日月諸大制作多出公手公祕之予歎曰一代興隆必有文學侍從之人襄其彌綸輔翼之責議論光灼如日星之炳耀經濟石畫如陰陽之闔闢所以黼黻皇猷昭宣治化顧不偉歟及親其儀矩則溫厚和平之氣如璞玉渾金敦篤悱惻而又皭然不滓勁若冰紋嚴比玉尺予望而欽之一日造焉求窺先生之全豹公曰宋玉景差之流吾未暇學之無文也建安七子之輩吾未嘗學之無詩也予曰見之何可謂無公曰卽有之亦平常應酬之具而非吾之所謂文也乃引予於書室出茗果而言曰夫至文無文大音無聲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之屬雖善屬文然皆不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蓋謂以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也不本於經技也非道也　今上建中和之極紹一中之傳進六經而黜百氏其浮夸之辭靡靡之音將安用之乎夫文言之精也言心之聲也神明乎吾心其溢而爲精光自不容掩謂之文文與道非有二也昔者夫子嘗以文自任矣曰文不在茲乎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而夫子固未嘗爲文也本其神明者而出之以答

問以垂訓即片言隻詞有萬世不可易焉者斯文之至也世之爲文雕心鏤肝摛藻擴華鍛鍊於體裁餖飣於詞局以爲文是譬以翦綵刻楮非不燁而可觀而生意索然終瘁已爾蓋文與道歧而始裂矣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萃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豈有意而爲之哉予非能無意爲文者兒輩手錄數冊藏之篋中請以就正因披覽焉有談性學之旨洞徹造化進於生初設誠制行原本物則有羽翼經義之文不區區規模史漢而衷誠溢發動可爲經有寓物適情之什率皆本仁祖義而止乎禮者故其音醇麗而雍容鏗鍧而鏜鎝是必有以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覈乎鬼神幽明之賾而後聚其精神形諸篇翰渢渢乎泱泱乎誠不可尙已可知君子攻乎內而不攻乎外攻乎外者棄其本根而惟枝葉之是務修也圖其大不圖其小圖其小者遺其原泉而惟潢潦之是務盈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近世學者學術駁糅不復知聖賢正心成己之大方苟苟以釣名取譽今閱先生之妙論良足埽末學之弊復從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章徹於天下然後知文不貴於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人亦然三代之書

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皆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明爾先生之說其起予也豈淺哉

大宗伯張孟敦先生文集序

文豈易言哉必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之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且反之於身以觀其誠參之於氣以驗其充浸灌乎道德而日新月異涵泳乎仁義而遲之又久積諸躬矣達乎氣矣然後左禮而右樂莫非文也圓規而方矩莫非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莫非文也察乎其心中正而和平虛明而淵通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此則不求文而文成焉乃天地間之至文也辟之千章之木紛溶箾蔘上摩霄漢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宛潬膠盭東達滄海者以其源也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患枝之不蕃而慮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其蕃也孰禦之哉斯道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照乎日月而不忒燮理四時而無愆或者曰我窮力而學爲文吾知其必不能也彼其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鶩高遠者宗恍惚而談懸虛徇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縟製猶之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櫜而紛葩升檠而回榮非不灼灼可觀也然寒焉不足爲之衣饑焉不足爲之食求其若布帛菽粟之濟於用幾何哉吾讀桐城大宗伯公文與詩若有以啓予者先生稟光嶽精靈之氣鍾秀拔冲粹之資凡天文地理之要禮樂政刑之詳治亂因革之變草木蟲魚之細與夫百家衆技之說靡不究心故其爲文渝然而雲雷興沛然而河海流蔚然

而蛟龍升彪然而虎豹騰曳然而百卉滋穠麗之極固若未易得其涯涘及其造乎平淡淵微則又若太羹元酒不假調膾而至味自具也由公以六經爲本根史漢爲波瀾諸子百家爲奴隸以修之身者而修辭和之心者而和聲成之德者而成文是以值鼎新之運逢 至聖之君天縱睿哲游心精一公出入承明身近光華忠誠素貫上厪 睿知凡雄文大冊黼黻制誥多出燕許況典禮議禮則 禘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覲享宴慶禮樂律厤衣冠之制遠方朝貢賞賚之儀及 寶冊勳封 徵章鴻伐之文一一論次撰述使郁郁之盛遠軼三五而陋漢唐宋於不居焉至於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海內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煇煌治具豈淺鮮哉從來一代之興必有非常偉人樹駿流鴻攀龍附鳳際風雲而依日月勒鼎彝而照汗青古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有一足傳兼斯邈矣此其道如登泰山之巓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凫繹龜蒙周秦齊魯滕薛鄭梁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若夫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西陌雞犬牛羊蹤跡輒逞習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又如貴介之士章服之美黼黻之繡玉珂之鳴環佩之飾惟其有之是以榮之若使田大澤叟披蓑戴笠而入朝堂見之者有不詫哉更如大烹之奉豹胎之珍駝峰之異猩脣之饈熊掌之臑惟其飽之是以美之若使山壥村嫗饜糟糠而談粱肉聞之者有不非而笑之也哉何者由來之厚薄爽惡有殊也文之知道與不知道何以

異此然則學者欲爲文尚浸灌涵泳於道德仁義也哉

大司馬杜肇餘先生文集序

予生也晚時掌選事秀水公佐銓衡以分言之則堂上老先生也繼予撫浙公爲序予講學會語而教以仁者天地萬物一體之義以誼言之又前輩大師資也故公有文則示予序有詩則示予和每臨摹晉人草書則示予觀予卒業嚴言曰六經而後無文章繼之者其惟周元公二程子張橫渠朱晦菴乎道選子載學者安於卑陋不復識孔門傳心之要謹愿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於政事之統疏俊者銳於青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徒抽青媲白組織文繡采筋駢骨點綴形似僅夸鬭於凡目已違拂乎恆性比比然已豈知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沒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序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或曰董賈韓歐之文盡非乎曰孟子而後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得其膚皮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惟春陵河南橫渠考亭得其心髓觀五公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其不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正傳而有得乎詩書易禮春秋之微旨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燦然發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卽道也秩然見於禮樂刑政之具者卽文也吾於先生之文與詩而得之先生醇乎儒者也口未嘗談道談性而道德之澤中和之氣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

自知其臻於美盛者且於經史子集無不貫通可者主之不可者奴之舉其辭義如河流滂沛不待疏決自無壅滯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自得肯綮之妙其作爲文章法度森嚴溫潤者如玉產藍田粹然不見其瑕疵瑩潔者如珠孕合浦溫然不覩其楕窪春容典重者如金鐘大鏞在東序動中律呂皦然不聞其襍亂之聲也其由所涉者廣而擇之也精所養者充而就之也大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節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是以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辭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至於立朝表表風節皎如日星忠誠以達 主知端亮以應事會自公之暇聚羣經於左右循環而由繹之以之爲本根又以遷固之史爲波瀾本根不蓄則無以造道之源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權衡旣懸而百物重輕莫有遁情用是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大司馬詰戎兵予鄙以兵論昔漢武帝欲教霍去病以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予謂去病眞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襍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以權而拘乎古人之成法其不敗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是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道積於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義明也先生之文一本乎道德原於六經而氣又足以暢之當其發艱折辨紆徐反覆雄毅安博雅而不深賾而不淺擊刺交前弧弩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閑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上而有維風振俗之功然則學者何可不反而求之經求之身哉

孫鍾元徵君夏峯全集序

予讀孫徵君啟泰夏峰集及所梓理學宗傳而因歎世人往往以講學爲諱夫豈有鑒於宋僞學之禁而故爲是規避耶詎知二典一中相授危微論心即是堯與舜講學舜以命禹即是舜與禹講學堯咨舜儆君都臣俞即是唐虞君臣相聚一堂講學太甲說命諸篇即是有商君臣講學迨其後箕子講學曰洪範九疇太公曰丹書周公講學於孺子王曰無逸三代之世卿大夫士講學有風雅閭巷士女講學有國風魯論二十篇爲洙泗講學之書孟子七篇爲子輿氏講學之書奚但宋周程張朱始有理學之名講學之事歟即今庠序育才藝師發蒙何一而非講學童子操觚學士辨難何一而非講學乃以攻經義應制舉者爲科第中人謂獨行踽踽言矩行方者曰道學夫豈讀書肄業賦詩作文者爲一等人而盡性至命者又一等人乎經方致遠豎勛建業者爲一等人而陳仁說義者又一等人乎抑見其惑也夫學之僞者恆言誠意正心而隱衷則不可告人高談民胞物與而眦睚或至於介意甚至襲其名思以進其身矯其行不能違之用若此者鳴鼓而攻之可也鍾元先生生劉文靖楊忠愍之鄉而紹濂洛關閩之學與范陽鹿太常伯順公並肩之始則於金容定與新安講學一無所諱繼則棲夏峰倡明正學以慎獨爲宗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時而更密九十工夫又較八十而密予髮宰容邑雖未親炙先生而私淑先生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就其所造可謂安且成矣上自

公卿大夫以至田畯野老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者先生不歧貴賤不別賢愚一一指示大略與子言孝與父言慈與臣言忠凡就質者聆其微言精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有周茂叔邵康節之流風焉先生眞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靑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洵千聖同堂造化與遊矣嘗云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假使先生出而大用炳耀事業何可量哉乃徵聘十一次而不起廬墓九年如一日天地間完人也若夫少時急楊左之難乃激發於忠義之爲其行頗俠使至知天命時亦必不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荅問集取節錄孝友堂家乘畿輔中州人物考歲寒全集卽夏峰集也著述宏備兼總條貫他刻久已行世獨茲集未梓先生之

門人及諸嗣孫裒而集之爲類若干得若干卷請序於予予曰先生道宏德備眞積力久篤實輝光此則其出之緒餘者也若詩若文若記若序鴻篇短什典典瑱函具有春風舞雩之樂蔬水曲肱之風至理寓焉卽先生之講學也未嘗諱也昔有稱姚江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振之獨除卻講學一節卽全人矣陽明公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除卻四者亦無愧全人其卽徵君之謂歟纔子撫吳越藩召還有客詣予曰巡撫政聲最好但不宜講學予曰作撫未必果好若講學則是僕第一件好事一座大笑

[illegible]宮紫陽翁文集序

予童遊膠庠卽讀紫陽公癸未會墨誦曰時藝也哉古文也及仕得與翁長公定山交出翁詩文全集相示受之卒業則不能無概歎焉慨夫世之屑經史屑秦漢屑魏晉初盛唐者之何多也又慨夫翁之學之才之未大用僅以詩文著造物固若是奇也夫道在天地間紛綸溟涬一偏不可盡也一人不能究也故經有六史有代文溯西京詩標大厤謂其渾樸淵厚猶存醕麗之遺絕遠修靡之習銜華佩實言儁意該無取雕琢自足程後炳焉盛矣是故易布卦以經緯相錯文也而奧旨貴得中以正焉書序事以都俞造端文也而精意首重欽與明焉詩紀德以比興發義文也而無邪則其要理焉春秋明王伯以褒貶屬辭文也尊王其大旨也禮樂陳器數以問答成章文也而義蘊則貴莊敬和平也前者開之後者推之微者闡之略者廣之人各一體不相沿體共一理不能創也蓋昔之聖人觀物察則而立辭若道有鬱而弗彰物有存而未名世有變而政除時有更而

事異以古律今百物異宜於以明道教議政治稽品式辨風俗商損益則有神明變化者存焉非徒不詭於經之謂也況詩與文乎夫棟宇之制大匠不能更然宗廟明堂各一其規律呂之節太師不能變然雲門肆夏各一其闋六經之道才哲不能踰然宣情道蘊各一其模彼善贗者如登傀儡之場俳優之戲翦綵爲衣引綫俾動雖三尺童子知其非人也何者神采不具喉吻無響骨節不靈也匠人操規挾矩以盡天下之方圓執墨引繩以導羣工之樸斲固也若使公輸造木鳶而飛武侯制流馬而載豈僅比擬揆度于尺寸間者能之乎吾知其必不規而圓不矩而方也襲其外而中罕有者是賈販而轉徙也依乎物而他雖適者是童步而倚壁也文與詩猶布也五色之變燦燦殊焉而其質則皆素也紫陽翁自少卽奮志于千秋之業凡有篇

章其取材駕格命意鑄辭必求至當之則加以句洗字鍊窮妍極工如射者張侯挾矢期於破的至于頓剉倒插之法又皆古人不傳之祕專精苦思得之意匠經營慘澹中發者未之聞也生平奉右正嫉邪揚激刺懸時決胷臆以暢其不平曲爲引譬以發其奇思間有嘻笑恢諧要皆維風端向扶持善類之隱衷也斯不襲經而自無不經不襲史而自無不史不規矩於騷選班馬而自然奇偉不競競于曹劉李杜而自然合轍由源及流百川分焉用本達末萬卉爛焉履者尋枝覓葉弗察乎本根之安在也循河遂派弗識夫淵渟之安匯也獨惜公抱匡濟之才負豪傑之略卒不得陟于仞之丘須明堂之用寶玉在前智士眩移自古歎之夫鵬之上搏也乃至九萬里高遠矣是鵬之能也然非借扶搖力則徒局伏海澨耳即不能極高遠至九萬也奈之何筮仕之初司柄者僅畀以王官與凡鳥等珠璣處于淵翡翠巢于林斯二物者去人世遠矣乃二工必欲得之固謂其珍異絕非庸庸者倫也賢者委于下位而不用卽珠璣翡翠弗若之矣旋遭亂履險蹈危僅以文章風雅忠孝節義自善善後人　國初推薦者三尋起又以親老終養歸築大意園徜徉久之昔人違時或書空而咄遁澤而吟豈不以中有所鬱抑而思以旁暢其所懷哉翁達觀列之大人造化託之小兒時榮與榮時瘁與瘁所謂知天所謂順命也乃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定山以名元魁天下懋翰苑烏府衡文東魯晉秩銀臺由斯以往祿蔑未有艾也乃年復不及待君子傷之定山爲論撰其美而明著之後世復裒集其文其詩其襍著二十餘卷初名雲澹堂曉集後名春雨草堂集予識慙半豹竊窺一斑聊弁數言用紀歲月云

杜紫峰集序

今之集博士家者類有集集遂坱然塞乎域中觀者増厭至欲得祖龍作用一番爲其繁蠹亂大雅之音是疾憤之語也非過杜紫峰先生崛起燕南固聖人之徒而北學儒者之宗非文人才士之傳也乃亦以集著何居曰否否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則文抑又何可少夫道以天爲至言稽於天則可訓人純於天則可傳人可傳斯言可訓是故言出而人誦之法之若夫詞人之詞其指洸洋幻化而靡有住著恆爲有道者所裁吾讀遷史見其宏肆倬詭率好奇而不摭實子美興寄之什忠君愛國有足多者而揆諸往哲則當有間君子立言而垂不朽誠非易哉余幸金容仰止先生者舊矣先生之學由濂洛關閩以遡洙泗而不事著述不立門戶凡天下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中雖亢厲守高大異夫投淵洗耳者浩浩乎若立萬仞而俯八荒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煙水月之間是故以其自得之精意發其未發之義蘊以其中和之性情發爲中和之詠歎優柔而溫厚更載道而典則焉編中奧典瑕函鴻裁短什渾渾噩噩脫去一切榛楛其氣敦穆其骨法凌厲而沈雄辟之貞松古栢黛色能鱗而蘺落閒卉植矣其斐亹瀇海層淵勢且浴日月王百川而尺寸波瀾當之卻其淪漪故其文千狀萬有發洩吐露而猶若有餘卒不見有炫焉自賈作意上人之態而意趣翩翩在文之內又在文之外也蓋先生先實後名用本達末無取雕琢名理躍如讀者爽然自失謂非稽於天純於天不能先生不過爲應酬之具游藝之餘而已故求先生之詩文

者當求先生之道則大而出處酬酢小而語默動靜顯而孝弟忠信微而性命天人亦概乎可攷而知矣茲集先生門人楊湛于管公式翟鳩萊穗蕤精摩詳訂孫徵君崔太史兩先生爲序而傳之豈不焜燿一時而易奕千載哉梓成蓮陸公謂予不可無一言遂忘其區霽輒以宿所班窺先生者聊弁數語用紀歲月云爾

許山濤宮坊奉使集序

癸酉秋當十五國鄉試滇居天末越在萬里外　聖天子顧獨重之而愼其選於詞臣中　特簡宮坊許公往公畀此簡書不遑啟處不以遐荒樸陋而異視每得一藝輒訝曰此雖質之前輩諸大家何歧焉用是是科所拔士皆名流文竟足與海內賢儁並驅中原滇人士益振厲興起於古學焉可見金藏於沙棄之則蕩爲泥滓檢之即成大寶物情然也及旋以闈墨及奉使集示予而問序以予生長滇習知風土故也嘗觀古名卿大夫于役必有紀行之作大率臨眺山川留連景物紀謠俗察興廢以及人民疾苦邊儲要害每於詩乎見之公辭螭頭豹尾之上而之金馬碧雞之鄉發冀野走嵩洛歷荆楚達黔南一路峻嶺危溪秦碑漢篆不乏也秣馬叱馭以前曉風殘月而後罔不一一曲繪如風韻蟬鳴追乎化機之不容已豪吟高唱隨其意興之所至而以健筆出之無古無今自成一家言昔人所云初日芙蓉鏤金錯采依稀近之而大海迴風峨眉天半其引勝正自無窮也西京以還酷風既散建安而後浮藻斯興休文操切于聲偶記室膠執于源流詞場文網不啻秋荼之密矣豪傑之士起而振興之孤行已意不蹈前人不逐時好神明變化而標格

自上者也公簡書中祕列在瓊戟　皇上敦尚經學崇重儒臣萬幾之暇時命侍從之臣論學賦詩公應制之作煜煜琅琅其於典章文物聲名度數及平時感遇攄懷贈遠詠物不名一體文章光氣早已耀然特見于天壤之間矣此不過吉光一片有山林之曠達而不出于寒儉有臺閣之雍容而不流於綺靡奔逸絕塵而無叫噭之音穠粹窈眇而無纖詭之態倘雕文于絲績娛倡于青黃郎窮工極妍比于蚓竅蠅聲不當一吷蓋融晉魏三唐宋元明之町畦而運以己裁則又所謂茲遊奇絕者宜其與太史公足跡遍天下而文日以肆者等視並觀也憶予甲辰計偕北上過楊林白水之墟不無嘯詠遊淸虛華嚴之洞亦謬標題於鐵鎖南明之橋寄興殊甚望金山峴山之巍感懷倍深關則芭蕉芙蓉潭則沈碑犀牛招提則月潭飛雲宮觀則章華桃川文選仲宣有樓銅雀甄龍有臺皆可以忝登覽發歌唱者也于招屈亭而悲三閭瞰荊州而思左徒汲家藏書習家碧池至涿鹿考黃帝擒蚩尤處涉易水覽亢督廣壯士歌不揣固陋晉然有作名曰朝天集以視公茲集則抗塵殊懸去若天淵甯可以尋丈計耶

國朝名臣奏議序

奏議者何所以啟　宸聰而達幽遐者也昔漢之臣上書於天子有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漢臣言事莫良於董賈二子其原德刑則可謂之章其原災異則可謂之議然一名之策一名之對則又何也人主登士而計可否商得失則爲之辨焉決焉故曰策也人主有問則就所問酬之事無匿避語不滑稽故曰對也意之所指詞質則白指貴分明不別白不可謂之

章不分明不可謂之表故書而稱名曰章者取其別也傳稱色有五章蒼素雜丹緇混非章也稱名曰表者取其明也猶揭物於杪睹者得識之也稱名曰奏者取其度也嚴氏曰樂更端曰奏作止高下無節非奏也稱名曰議者取其義也排布羣言卒而斷以己意決疑定紛聽人主擇也總名曰書者書者如也謂寫其言而如其意也此八名者貴識也貴學也未有無識鮮學而長於言者也然八者之義同一奧樞奧者何曰忠也誠也公也又未有公忠誠不具而能長於言者也言之不長辭弗中款謀弗投機奏於天子天子弗聽弗聽則弗行雖厥論秩秩爲章縷縷侈言無當何裨乎是故鄭人修詞周士好謀一時稱之後世傳誦爲其辭辯也其書當也古之大臣明於天道人事之原通乎古今盛衰之變察於治亂安危之機精於制作典章之要

典謨之書夙講王霸之辨甚晰兵農禮樂之務悉嫺水旱蟲蝗之害素廑或陳邊備或酬財用蘊之爲忠悃發之爲文章開心見誠畢慮矢公然後論事切情而不迂言本道德而有據酌今昔之通議爲化理之準繩斯狀淑慝則循聲而得實言利害則披文而見情述因革則纖悉而易感談天人則悚惻而難忘用是績奏當時敷奏傳萬世而不朽澤被寰海精神貫百代而流通由此道也董賈天人三策皆本經術而治安數言通達國體有三代之遺意焉此長於言者也夫既長於言矣而不免於長沙江都者何哉凡人未見福而突言福者喜未見禍而突言禍者怒誦言事方殷舌撟聲指意未具乃輒稱痛哭流涕長太息不識忌諱惡而遠之不啻坐絳灌之徒害之也仲舒言災異著事應以爲天人交感捷於形影夫造化幽杳變化不可執或無

其應則事變之說人主能深信乎卒亦遠之誕視所言以爲不按事實也鼂錯明於世務然過激而寡恩究也不終雖有名實淪於刻也唐陸贄奏議明國體切民隱中事情當奉天艱難之時倉卒應變議論周悉至今稱之東坡在翰苑以之進呈劄子終不免於儋尉者豈非進規無所諱哉故言而銜激禍躁犯主之顏以危其身而無立於事臣不謂長兩設俱可不要於一以眩其聽驟其功臣不謂斷好爲隱語暗射掩擊未知所指臣不謂亮米鹽細說遺社稷之大計臣不謂明言古則徵引不合言今則考訂未融臣不謂達博拾泛及人主觀之未睹指要臣不謂精是非可否鄰於偏私臣不謂公騁詞琢句欲博文名臣不謂學條對多滑文不疏暢臣不謂才此九臣者進言者之所戒也追明季則又大不然專立門戸公然植黨絕少公忠由其戸

者賢出其門者斥中立之夫脊脊然若喪家之狗莫知所從適不久旋擯張牙鼓爪挾私樹威殆以人國爲兒戲弄之掌上曾不之恤識者痛之較之東漢之末矜氣節以亡漢者又不啻天淵矣　先帝聖神文武混一寰區有鑑於此一切報罷　建極綏猷崇長黜邪開代之臣同寅修輔中外翕然熙洽焉我　皇上聖明在御洞察幽隱而又求言若渴讜論忠言凡所以鋪陳帝德發揚　皇藻者根本六籍有董之醇無董之迂經濟時務有賈之遠無賈之激明白剴切如鼂而無其刻疏通條暢言當注施則又陸忠宣之原本經術不負其君不負所學者也猗歟盛哉下多忠良任事之臣由上有　日月繼照之君耿耿然炳若丹青將與金石同其不朽矣平子雙河有志於當世之務乃嗜采五十年中賢人君子良臣策士之論輯爲　國朝名臣

奏議而授之梓先得八卷續集俟之分內集外集六曹六集其言曰俾天下後世知　本朝有納言之美賢士有建言之才四海受昌言之福此語良善有官君子詳觀徧覽因以知國計民瘼本仁達義大忠無所拂辭悟主無所排擊又以見雙河之長才遠識藹然堯舜君民之心也因其請而爲之序敢曰予良於言哉

明文遠序

文何以遠稱也即道里計之有百里而遙者矣有千里而遙者矣有萬里而遙者矣終可程也於歲月計之有百年爲期者矣有千年爲期者矣有萬年爲期者矣終見止也皆不可謂之遠日月晝夜一經天江河奔赴而到海二者一日如斯終古如斯以言乎遠則眞可謂遠也已矣日月者天之文江河者地之文

聖人以天地之文發爲人文畫卦分爻而陰陽之理顯勒典陳謨而政事之道著爲美爲刺而性情之用歸於風雅紀王紀霸而賞罰之權嚴於春秋守經導和而中正之則準於禮樂此皆本乎民彝物則輔相裁成闡微立極經國左民千古爲昭無終窮也遠也迨其後五霸迭興始於管夷吾內政之篇黃老清靜無爲之說流爲列禦寇沖虛之書貴儉兼愛尙賢明鬼非命尙同見於墨翟氏之言堅白不資之論始於公孫氏欲屈衆說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幻於莊周氏南華一編刑名之學深刻少文先則愼到氏宗之者申不害氏韓非氏也捭闔之術縱横之用始於鬼谷氏學之者蘇秦氏張儀氏也孫武吳起軍形兵勢之略總圖國料敵之謀獨荀況氏粗知先王之學而未聞先王之道此皆掌握之見尺寸之覘方舉步而躓不崇朝而委者也可以爲遠乎曰未也自時而後漢董江都天人三策之文申公倪內史伏生毛氏鄭氏說詩通易禮之文王文中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之文唐韓昌黎原道師說佛骨之文李習之復性三篇之文迨宋興周濂溪太極圖通書之文程明道定性成仁之文伊川解經之文張橫渠西銘正蒙之文邵康節經世觀物之文朱紫陽集諸儒大成之文其他陸子靜楊龜山眞西山蔡季通許魯齋劉靜修金仁山吳草廬諸賢之文類多表彰經義知學闡道信可附日月而行配江河而流者也可以爲遠乎曰可矣若夫左史國語之文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文清刻華贍楚辭之文幽博婉轉太史公之文疏峻雄健賈誼之文條理暢達司馬相如之文富麗溫雋揚子雲之文邃險班孟堅之文宏雅柳宗元之文老潔張燕公之文高壯杜牧

之之文豪縟元次山之文精約陳子昂之文古雅陸贄之文開濟唐而下正大稱歐陽氏之文老健推蘇明允之文清新則王臨川之文宏肆開闔則蘇子瞻曾子固之文忠節則文文山之文之數者文之雄也然譬龍七宿止可明於東方而去虞淵則遠元武七曜止可輝於北極而去朱明則亦遠猶之終南之隱秀不接恆岱[illegible]灝之突怒終歸流溺如是可以爲遠乎曰遠矣猶未也至有明薛文清復性讀書錄之文王文成天泉證悟致良知及其徒徐曰仁輩所輯傳習錄之文胡敬齋居業錄之文其他若曹月川羅文莊[illegible]峰一峰念菴蔡虛齋陳恭愍章文懿吳康齋顧端文呂新吾馮少墟高忠憲諸君子蘊根極性命發明四子之書斷理毫芒有功六經之大頭可附日月而行配江河而流者也如是可以爲遠乎曰可矣又文章則宋文憲趙東

山王忠文楊升菴七子迭興二川稱正并大洲浚谷遵巖少海瓆山經濟而兼文章則劉文成劉忠宣王端毅海忠介氣節而兼文章則方正學于忠肅楊椒山楊忠烈左忠毅衜堪巘巘國華風厲一世者也如是可以爲遠乎曰可何言乎其可也明文之選成於甬東徐子文之手徐子識高品卓其爲予言而請序曰茲編賦詔誥奏疏以及墓銘祭文爲類者九十爲卷二百其去取之意則以有關國是繫乎人心俾益於綱常名教者主之若爭葩鬥豔之作則概置焉大要欲與明史相表裏間有人果不朽文不甚工亦略存片言用彰幽隱此則選之大概也以是徐子於文足以備考索資典故者則收之若有出於忠臣孝子義士之行則急收之或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收之甚有繫於綱常名教之大則又急收之若夫懷邪醜正凶國害家雖其

文彩煇煌一切擯而弗錄所謂誅邪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其嚴且正如此非有得於孔子修春秋微旨不能文之大孰有過於是者乎文之遠又孰有遠於此者乎雖與日月爭光江河並永可也

種松堂詩文合序

種松先生句溺仙宗禪通帝裔懋稽祖德由句曲而徙鍾離載纘武功自彭城而移甯遠聰明端亮頭角崢嶸七齡而喪慈幃哀感貫繭之麓千里而負父骨悲纏灕瀩之堆展如之人豈曰非孝若其陶鑄百家網羅四庫寶具便便之腹匪矜袞袞之談如延高倘（音柰而古之善徵者見唐王起對武宗語）之名必咨王起若遇具敖（曾二山名）（孫武子不鐵[illegible]區論）之閫可代詎孫以是詩號長城採源騷雅文推飛將步武周秦射策漢廷龍賈能無避席揮毫唐代高岑應自迴車

篆籀皆工眞草惟命正不滅伯英池畔凡水皆緇懷素菴前有天盡綠固已羣趨名士之庭而爭認孝廉之船矣無何鵝出君泉妖氛遂起蛾屯洱海寇熾彌張公跋履干戈不無開府鄉關之念流離道路殊有仲宣蕭瑟之憂斯時也效杜甫之北征遄奔 鑾輔同馬援之 上謂 召見闕廷敘述亂離何煩繪圖而入 告指陳謀略不啻聚米以談兵 命侍武英職司供奉金鋪日麗架多瑱環宛委之藏 鑾殿風清簾垂翡翠琉璃之匣集 御書于東觀摹勒尤工掌 摛藻于西清梨棗盡善間陳翰墨煌煌應 制之篇時啟縹緗燦燦賡颺之什豈止獨分蓮炬衣被穠袍及 上北巡惟公扈從獻子雲之賦揄揚羽獵之 雄威倣史籀之詩紀載車徒之 盛事斐然有作卓爾可傳蓋公深感 特達之知自切捐糜之報詎期翱翔 王路卽

爾寢疾文園盧扁名醫亦從 內府參苓上藥取給 尚方子古 隆恩一時曠典乃於彌留之候猶掩袂而望巨隴之蒼茫綿惙之餘復操觚而傷老成之凋謝 九重悼惜同列摧悲余家本仙湖宦遊 帝闕情殷桑梓念大雅之已遙交在紀羣幸遺篇之未墜雖慙任昉竟題王儉之文才異士安獲弁左思之序史脩金鑑贊逾安國之陽秋詩選玉林評重汝南之月旦以至紀行之作律陶之章囊括山川韻頏今古將謀授梓仍顏種松亦曰黛色參天可想欽嵜磊落之概清風拂座庶幾文采風流之宗云爾

清文遺序

自古文治之盛未有勝於 今日者也欽惟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卽以興起斯文爲首務振飭名教誕育人才用敢 聖

子神孫億萬世文明之景運我　皇上聰明天亶睿學淵深二帝之心傳六經之邃旨罔不晰微抉奧以故形諸　宸藻發爲奎章耀八荒而輝三極至矣邇者　親御六師歷天山瀚海之險除暴安民無刻不事詩書凱旋　萬幾之暇又卽留意篇什鴻文寶冊炳若日星亘開闢以來所未有自　祖宗以至今日揆文奮武化成天下者殆將六十年矣內外大小臣工及儒生學士沐浴　聖化漸積既久菁莪棫樸之風彬彬稱盛莫不抽毫揆采黼黻太平各有所論著以自表見皆　國家涵濡廣大之澤所長養而成就之者也甬江徐子子文操今古文選政於明文得二百四十卷亦既行世茲又有　皇清文達之選名篇薈萃得二百卷有奇將梓請序於予予嘗爲明文達序矣我　國家文治煥然度越前古可無一言以襄盛事耶夫文章以六經爲根本六經者道之著焉者也一聖人開其先數聖人闡其後而道始大備乃六經之後遞降遞變一變於左氏再變於司馬兩漢風氣大概同條至六朝而波靡極矣韓昌黎力能振之摧陷廓清之功偉矣若歐若蘇若曾咸師之曾鞏氏深於經術彼其操翰命指類皆憑依道法誦說先王一時士人稱之以爲不詭於六經雖子朱子續周程之緒猶且表章不忽但習之者其失則泥也夫所貴乎文者於以明道教議政事稽品式辨風俗商損益貴有以善其變而通其微非但不詭於經卽爲至也且史遷敘事陳詞循直行己意後世立軌則標格調非不工也然有意也有意刻劃未免傷氣有意孤峻未免傷雅試觀六經中有此否乎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前之聖人觀物察則而立詞言忠卽詳乎忠言孝卽詳乎孝是故易布卦書序事詩紀德禮樂陳器數春秋明王霸皆衷乎理率乎意犂然出之而自然不可易未嘗求工也求工技也非道也且文貴具四時之氣自柳子厚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不善學者遂專以潔爲高矯孑自存不可一世夫高潔者秋意也又或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巖凝寒如貧冰夫凝寒者冬候也甚至依稀摹擬略具形似脫空而鮮實或艱言短語聱澀而詭異皆非中正之觀不足以傳遠也吾嘗與子文極論文章一道其遞降遞變者如此今　皇上以聖學倡天下天下之士爭自刮磨砥礪以求合乎六經之旨上之煇煌於館閣次之著述於山林莫不吐露菁英張皇風雅而子文積學好古精於決擇發是集者本之濂洛關閩之理而不遺乎班馬韓歐之法根極性命羽翼六經非是者不在是選先冠以　世祖章皇帝御製紀祖德遡宗功也一代文治所自肇也又冠以我　皇上御製尊　天王大一統也一代文治所自成也而內外臣子之文附列其後如萬川之納大海如繁星之拱北辰道統於尊治歸於一名論足以立人極灝氣足以維天紀精光足以燭霄壤義蘊足以剖毫芒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嗚呼自有文字以來家各一乘人各一集坱然塞乎域中曾未幾而煙銷霧散沈淪滅沒於波濤飄忽之中與荒原蕪草之下者不知凡幾不獨祖龍一炬爲然也遠豈易言哉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十二

讀書堂綵衣全集

王丹林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張孟球輯

男　宸黼編

卷十三

文序一十五首

髦談集序

昔人云天下可使無文章則鳳凰不必鳴於岐山而麒麟爲檮杌博士家以爲名言夫文人才士如釋氏幻稱優鉢曇花五百年一現又如海上三神山金銀宮闕照耀煙霏霧靄可望而不可卽或又曰儒生勝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鴻儒又勝通人蓋天呈日星地映海嶽人能文章燀八荒而通三極賴有此耳否則塊然隤然土偶木偶已耳夫世豈乏醇龐德行之彥足以契眞符而表彝倫以弁鄙無文故弗得傳所傳者獨文耳況乃宇宙之光華草木之芳菲禽魚之飛躍白雲紫芝之興會天馬鸑鷟之靈奇不可殫述黃河一瀉千里九折而後東注文章以紆洄盡致也文與可畫竹尺幅中具萬丈之勢文章以蘊蓄得深也而人之能之者亦豈易易賦才旣高取精更遠胸中籠罩千古而別具大手眼雖賁育專諸之勇無所措其力譚天雕龍之口無所闘其說陶朱猗頓之富無所騁其豪冰寒火熱之交無從入其隙此其道如造五鳳樓然倕斲離鏤金碧丹艧羽革翬飛橋虛栒飾威後也而莫先於立基築基貴固選材貴良入柱立斯可以承天四維周乃可以拔地由是架棟梁以干霄擎柱礎而承奠被之以金紫衣之以錦繡螭蟠龍躍虎臥鳳鳴而樓成矣以之建天地麗日月而莫究其際也懸河瓊瀆渺瀰澥渤之勢湧則霧橫響則雷動而莫測其涯也陳以禮器法物鏞呂彝鼎尊罍璜斝以賢珍貝象犀火齊木難隋氏之珠和氏之璧而充其庭不必設九賓集群后示海外萬里之國而莫察其所由盛也可謂極文章之宏麗振曩哲之風徽矣命爾壬君吾之老友曩予應童子試命爾已食廩餼一日學使者臨徽側見脩體偉儀美如冠玉與多士立玉筍池邊下映出水芙蓉不及也詢之曰新興王某屢試輒冠軍云後稍長得與交柰何屢躓文場甲辰予叨第乙巳輕百里造其廬廬在郁塢周之以園林籬落流水小橋綠映紅舒禽聲上下渠池之廣蔬果之美莫加焉盤桓連旬而返今別三十年於茲矣回想老友如居蓬萊十洲三島間昨寄髦談屬予序眞從天際而下躡年八秩履蹁躚瞳炯炯髮懸懸坐臥鳳林下時發歌嘯人目爲眞仙焉讀其詩文亦頹然自放冥性情而得眞至天然色相如秋花豔於嚴阿鴻鵠遊於天半又如濯水壺透骨清涼毛孔灑析詎止背水一澆眼光一閃已乎此非造五鳳樓手不能故序之並及論文有如此

陳素菴文集序

世傳天下才有一石惟曹子建得八斗則才者上帝之慳惜鄭重不輕以與人而人之有之亦復不易取數多者或授之以五色之筆或滌之以西江之水咳唾皆成珠玉噴薄無非琳瑯取數少者如奇花異石尺璧小珠亦足以爲龍爲光爲珍爲寶於人間而是人者亦非頹然自斂優游坐獲而有之也當其窮居鍵戶螢火霜鐙歷幾寒暑而且淪落踣躓深受怨毒然後忍而

能奮翥而窮之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以觀其理察之山林谿谷鳥獸蟲魚牝牡雌雄以析其類方之江河湖海以鄭其量求之烈風猛雨雷電霹靂以盤其氣極之帝王師相禮樂政教之大治亂興衰之數兵革刑威之用以精其要下至山經輿志方言爾雅諸子百家技藝之書以及土怪木客牛鬼蛇神恍惚誕幻駭愕之事以通其變夫而後其志定其識卓其資深其應肆於以揮翰成文矢口成什倘而能質逸而能通虛而能遠嚴而能和實而能縱矯而能純奇而能濟要必析衷於道乃吐納呼吸炳於六經披紛籠罩澤於雅頌用能揮斥屈宋冶鑄蘇李而成追琢之章商彝周鼎始足以方之若照乘連城出而明月之餘班荊山之陪隸皆等於瓦礫矣蒙陽御鹿野人陳解如君予鄉同年友也性孝友姿稟穎異於書靡所不讀善屬文喜吟咏尤工書法負才名者久甲辰同公車末第旋秉路南鐸教士有法後以滇阻音問罕至蕩平知無恙歲甲戌令嗣仙月君來就館學於雍中予方詢乃翁興居而仙月含涕曰丙寅歲棄予小子逝矣予驚悼之餘出二編示予請予序讀之益歎野人之深於道而非尋常才士之比也深於道故文式典規漢詩出風入雅一片靈心三寸枯管遂能抉造化之奇秘叢六詔之英聲駸駸乎上為列星光乎宇壤而又有賢子為其父手錄之校之編之而其父之詩與文賴以藏名山懸國門不致如白門柳花飄颻散佚廢者應自含笑視世間蚩蚩之子不能讀父書一字者何如哉予故樂為序之

張蓼懷文集序

世傳河圖洛書神龜龍馬聖人取則動地驚天然止于象數而

無文字可銘世間無文之文乃奇造也太極原子無極太音本始有聲禹皐稷契不問所讀何書而典謨諸篇照耀古今六經經孔子刪定四子並著具有聖義眞詮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此至文也其下則漱六藝之芳潤擷百家之英華奇麗纂組止于餔啜殘瀋勦襲餖飣為一種爲肩羔膝之態此諧臣媚子尚可包含於治世然風斯下矣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豺聲蜂目之夫霸氣怒張衝突撞擊相與為詭變詬詐之習肆戈矛劍戟之鋒不知其技已出于村嫗之叫詈兒童之鬭爭下而反自視為豪為奇此亂世之狂徒也甚有庸庸淺陋之子摭採陰怪詭異之字為艱深之詞以行其詛咒魔魅之術回遹暗昧尤妖孽也此三者宜殄滅之蕩滌之俾毒霧除而光明俊偉之氣昭我　皇上聰明天縱聖學淵深表章正學黜浮崇雅故　昭代之文清明廣大一洗從前踳駁舊習蓋河清鳳鳴之世徵應炳乎星日氣象光昌斯其盛也吾鄉鶴川張子薇在甲戌公車來燕臺以其祖蓼懷公詩文四卷請予序公為明癸未進士官御史（諱）宗載公嫡孫今太和廣文名重暉者嗣君也其先為京江人公秉異姿博學能文中戊午副榜乙酉鄉試會滄桑變勸授昆陽州守旋挂冠去就郡西山薜蘿漱霞山房隱居其中元同抱璞冥冥蒙蒙契道無方合神不測於風窗雨几花光月影柔翰淋漓之際揮麈把酒亦復時時逗露豪端於筆心墨性中有逍遙廣莫之意鳥嚶花落綠水青山可窺神理所存絕去鶻鳴鱷嘯之氛則為鳳歧龍拏之勢浮雲無質五色具焉止水無波萬物象焉太虛碧落中懸乎彩虹之垂天而丹霞之映水正以銘華鉶鉶益露風光以此為山川則太行孟諸也以此為詞賦

則三百之流徽湘纍之遺響也以此爲傳記則逸民之刪史英雄之外記也以此爲元言密諦則瑣爰垂苾之書能宮牟偶之文也夫士負經綸而遺榮脫屣於當世非山澤名賢不可服習先王而明道正誼此豈天荒小儒而能哉用序

管希洛時藝序

今人言文動云漢矣究竟無一點漢氣何哉猶之言書云晉矣言詩云唐矣卒之不晉不唐則又何也曰時爲之也使我生於漢之時晉之時唐之時無論老師宿儒即使童子操觚亦將不漢而漢不晉而晉不唐而唐矣何也風氣漸之也又使我生於今之時目不覽漢以後之文手不書晉以降之字口不哦唐以下之詩而惟漢之文是覽晉之字是書唐之詩是哦則居然一漢矣一晉矣一唐矣而又何有今之文今之書今之詩之不古若乎以古文而論漢之後有晉之文矣有唐之文矣有宋與元之文矣維書與詩亦然風氣愈趨則愈下我生其後既有晉之文唐之文宋與元之文眩其目而亂其胸安得不爲之移乎其移也勢也雖然此有說也文章至極盛時則炫爛必極炫極則必衰蓋勦襲餖飣之習出其中餔啜陳腐之套掩其後矣於是乎有豪傑者出別具一手眼另開一生面漢而後晉之文出晉濫矣唐之文出唐濫矣宋與元之文出宋與元之不如唐者非不能也不爲也唐與晉之不如漢者亦非不能也不爲也書與詩可類推已自非然者試觀左史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賈誼之閎遠董仲舒之沖暢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尚矣魏而下韓昌黎之雄渾柳宗元之老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又何可少乎而動曰漢耳曰漢耳此俳優之見也匪直此也宋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何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此皆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五季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强歐蘇黃其至者也若夫晚唐之萎苶溫李之新詭盧仝之怪誕反出宋人下矣字畫程御史張伯英鍾太傅王右軍尚矣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不又可學乎若夫顏精臣柳誠懸之遒勁李陽冰楊凝式之準繩蘇黃之沈摯蔡米之風華萃之可以厲吾氣參之可以擴吾博也是則不拘一轍不蹈前人孤行己意自創一家所以可貴也而動曰漢曰晉曰唐其似者優孟之衣冠不似者已陳之芻狗也尚可言乎至於時藝始於宋盛於明雜於啟禎之末流光昌於　昭代之開闢我　皇上聰明天縱聖學淵深神武丕揚文治聿新海宇蒸蒸向風用是士子摛管覃思湥湛自爲心眼舉甕時盛稱若王若唐若瞿薛如舜華熠熠過時則歇亦勢也甲戌歲常管子希洛以梓誼持平日所爲藝一帙謚於予因請序夫希洛吾黨新興人家貧力學静穆名通不以名噪馳芳潛修特立縛茅種竹閉戸焚香而其爲文濬發性靈高探理窟而又出之以空潔精鍊有法度不逐俗嗜如散花射石飛舞沈鬱所謂別有聲光照耀天壤者也固視成宏隆嘉諸名家又不啻輿儓土羹矣故予謂後世人才輩出日盛月新愈出愈奇不論古文今文未可以一格相天下士也

難事也我　國家以經義取士須五經四子之書於學宮教之以師儒定制科爲鄉會兩試書義三經義四士子幼伏案而攻之親師取友而講論之優游歲月以涵養之其應之也爲論語之藝則直欲探孔聖之心傳與一貫之奧旨求仁之眞功忠恕之要道此一難也爲大學之藝則貴明明新至善之精意誠意正心修齊平治之大綱先愼乎德內本外末之實用此再難也爲中庸之藝則貴明性教道大本達道之聖經費隱達孝大德閎然篤恭無聲無臭之天載此抑難也爲孟子之藝則須識談仁講義陳王道黜霸功之深心及良知夜氣集義義襲之殊旨與四端擴充納交要譽惡聲之有別此又難也周易備六畫之理兼三才之道天時人事之變遷盈虛消長之運嬗居中得正發慶悔吝之造端爲藝則難尙書爲二帝三王之書肇人心道心之學統衍洪範九疇之妙義而推本於皇自敬德無逸作所之王心爲藝又難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發無邪之蘊溫柔敦厚之音興觀羣怨之微言郊廟朝會之所關陳戒受釐之所繫爲藝則難禮玉藻見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之義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曲禮見毋不敬儼三千三百之義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表記見大舜忠心安仁之義如是則爲藝也難春秋爲尊王賤霸之書有端本澄源之道孔子欲正名定分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盡性之書也如是則爲藝也尤難予故曰時藝較古文而倍難也藝雖創于王安石宋藝傳於今者甚少吾見范希文陸象山文文山楊誠齋數章而已明初變爲八股一遵朱註規模雖具而風氣未開渾渾噩噩如花未吐迨成化間王守谿先生出而時文之法始備荆川崑湖方

山諸公繼之踵事增華多根極理要發源經術亦云盛矣殆如蓓蕾方開元氣盎然猶始萌乎迨于嘉隆作者間出胡思泉之渾浩歸震川之雄健湯義仍之靈秀黃葵陽之典雅陶石簣之峭拔皆文明之啟治世之音也若夫豫章四家則如午時盛開牡丹雄渾高老者陳大士也原本理學者羅文止也矩矱先民者艾千子也清眞沈著者章大力也後之人欲張旗伐鼓與之對壘其精深館確經術醇正終莫能敵殆百世不遷者乎又奇偉變化若金正希臬經酌雅若張受先含咀典籍如張天如體裁博大若吳駿公議論英發若陳臥子前此詭竊子書流於釋典道藏文體大壞故復社諸公力砥狂瀾闢而去之復歸於正起衰之功大焉至于庚辰則盛而之衰壬午癸未之間初爲六朝駢儷之習再則兵刑之氣結晦蝕之形呈矣國運亦即隨之文章所關不信然哉至於今日文運益新名手輩出不特萬歷啟禎漸爲鶴髮老人即成宏正嘉亦如豔豔新花過時則歇勢則然也此又今文與今文較而尤見其難者也予文茲編若無所難則又何也蓋詮理則醇而不雜探微則精而不膚也且筆如游龍忽而九地也忽而九天也忽而天朗氣清忽而雲蒸霞變也千葩萬卉如春膏翠欲滴如夏午嵐氣高則秋寒松晴雪則冬也時乎時乎殆與時消長者乎至於時文之難百倍於古文而古文之得傳又百倍於今文今文易朽古文不朽此又吾之所不能解者也然則予文之時藝與古人之古文並傳無疑雖今猶古也

徐子文詩文序

丙子清和原相國素九熊太宰先生同袁門彭少宰公與予共

馬巽野孝廉文集序

予髫年應童子試於滇督學某按臨謁文廟旋詣明倫堂進諸生而講書焉維時有生躬身而前講天命謂性章甫畢使者避席而言曰頃承教抉性命之精蘊指慎獨之眞功發位育之能事從來儒冊之所未載前賢之所未發不意今日而領略焉吾當北面而拜之非拜生也拜此微言奧義足以開啟羣蒙也生復躬身曰滇處天末失學無傳願請指南過譽悚惶使者曰惡是何言也上天生人豈分南北乎吾歷東西迤而見窮鄉下邑中多英偉之士焉出一語而驚人脫一稿而空後儘有老師宿儒道不出者童子操觚能道之若夫號爲名流淵博者反以虛氣承當襲取矯飾安有眞工眞用如諸生之默識而流煥發性靈者哉生遜謝退詢之則新興巽野馬君是後登賢書值滇亂際非其時遂隱不仕卽其居之桃園卜築室陳几設關日優游其中於經史百家之文極深研幾之理無不探賾鉤元以及天文音樂字韻醫卜之書時復游目稍暇興發則步龍門河曲弄潺湲歌滄浪曲徜徉於雲沙煙樹間倦歸則臥視世之聲利泊如也以故文宗昌黎詩慕少陵遠近誦之如獲異珍焉茲君之門人曾庶常希洛以其集請於予讀之果不異昔所聞夫希洛端亮士也君取友若此吾益知巽野不僅以詩文著其爲端人更於此必之希洛請　假歸於其行也序以寄之美巽野也并以美夫學使者之有而不居虛而善下目不空遐荒之小儒講能取寒微之一得故曰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絕細流能成其大使者誰楚黃名家何　名閎中公也

徐子文時藝序

丙子夏甬東徐子子文先以所選明文遠來就正請序序之繼以所爲詩文就正請序序之今又以時藝請序予曰老矣久不爲忘之奚以序子文請弗已略披覽較與吾少年所習所見大異曰時爲之乎抑所造有殊乎於是坐子文而言曰今人言文動曰古文古文云者重之之辭也又曰今文今文云者輕之之辭也卽時藝也吾謂今猶古也然今文之難則又百倍於古文爲何言乎其難也古文多敘事時藝貴詮理古文多論斷時藝貴探微敘事之言詳而核論斷之言嚴以制止矣詮理取其醇不取其雜探微予其精不予其膚春秋而上勿論已其後爲文者惟司馬子長稱制作之雄敘事論斷獨多沿二十一代而不改其法至今豔稱者惟子長永叔爲最若班孟堅之史前漢范曄之史後漢陳壽之史三國房喬何陸之史晉沈約之史南北諸代魏徵長孫無忌之史隋韋述劉昫之史唐薛居正之史梁唐晉漢周阿魯圖脫脫之史宋凡編年不過遞次歲月而繫以世代之行事紀傳不過分記君臣而裁以行事之始終猶或失之同失之誕失之誣失之謬司馬溫公通鑑之作初病其太詳別爲目錄三十卷又失之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未成胡文定公修之弗能領其要朱紫陽爲綱目用功深而持論嚴紀甲子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書正統則紀正於下而人道定有正例變例則大綱繫舉而鑒戒昭有分注備述則眾目畢張而幾微著雖然猶敘事論斷之常也安能如本義集註章句性理或問之潔淨精微乎其他如老莊諸子韓柳歐蘇諸文董仲舒之天人三策武侯之出師二表陸宣公之奏議莫不斐然今古家習而戶誦矣然醇者半而雜者半精者二三而膚者恆六七焉非

坐銓署蒔花下問紋歸何所樂蕘門曰吾愛手古書一編坦於綳牀隨意披覽倦則就卧太宰曰吾齋竹窗文几清陰奇石就中焚香瀹茗澄心默坐書史隨意而已予曰吾抵寓齋無擾事毛錐取樂二公曰七十老人事錐有何樂試爲文之不樂則罰予唯唯歸伸紙欲文所以事錐者忽予通家友徐子子文至持燕行小草二帙示予請序披之一詩一文中間有賦有書有攷有辨有選文徵序避文簉序三易選偶論十七小題偶論十七予戲曰此雕蟲類也豪俠之士視爲毛錐揚子雲漢儒也亦曰壯夫不爲吾子何不憚煩若是子文端襟正色曰先生謬矣自天開地闢以來洪荒草昧使至今日無人雕蟲則無文明無文明則猶之有夜而無晝乾坤或幾乎息矣是以天雕蟲而爲日星雲漢地雕蟲而爲草木山川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聖人雕之而爲易堯舜禹湯箕王及禹皋稷契伊傅周公雕之而爲書千八百國之里巷士女及鄉士大夫義夫貞婦勞人憂士雕之而爲詩周公相武王成王制禮作樂雕之而爲儀禮周禮孔子因魯史雕之而爲春秋以明一王之大法世有此五者而後天地闢泰世道休明不至弁髦歸没雕蟲之力也迨至孔子繫之定之刪之修之而其道遂大明於天下自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乾坤又一晦至漢始置太史令命司馬談掌其事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故遺文古事靡不畢備談因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以後事雕之而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仍父官闕成其志乃網羅淺而作本紀十二以序帝王作表十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作書八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作世家三十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作列傳七十

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立功名於天下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皆太史公父子雕蟲之功也其後班固繼之而爲前漢書後人譏其剽竊宋范曄撰後漢書皆不及遷他若董江都賈誼申公鄭氏司馬相如王文中韓昌黎八家皆有所雕乾坤明晦半焉至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而其爲雕蟲也大矣復揭五經四書之奧而行天至我　國家文明景運軼於前代設爲庠序學校師儒之官以教天下定爲鄉會兩試爲制科以經義取士而名公卿輩出雕蟲之效也即先生少而雕蟲後棄之兀坐靜觀冥心默契垂四十年雖無文字未嘗不雕心也雕性也心不可雕性非蟲比乃程朱雕之娓娓千萬言何有於詩與文乎及今近古稀乃承太夫人之教詩作詩文老可適與絕無人欲全是天理先生悟焉日日揮毫以當斑衣於是太夫人覽之百歲而樂且康然則此雕蟲也毛錐也何負於先生而先生固厭之耶予避席曰吾子教我矣出太宰屬予文示之以予操選政故戲耳然則予何以序吾子之文之詩即以予之言弁其端可乎明日持是說弁徐子詩文以正之二公二公喟然曰錐之樂亦至是乎可知人世間惟有不立文字之文乃眞奇造若語言文字皆雕蟲也天垂象地呈形河出圖洛出書亦雕蟲也包羲一畫雕之祖也非徐子言之良及詩文之善恐公之樂尚非其至也恨吾兩人俱老矣安能如徐子少年英發而日事雕蟲耶信若是則玉峰歸仍事毛錐行公樂可也一座大笑

重修容城縣志序

郡國之書以備輶軒上之　天子彙成圖籍昭一代之盛重典也容咫尺　京輦地窪瘠民多蕩析閭左佬傑實甚余弗類弗

克牧民於況瘁惟尸曠是惕遹奉　綸音纂修通志憲檄下徵邑乘余稽容古燕地縣自漢始邑之有志肇於明隆慶丁未李侯蓀春再修於萬歷甲辰蔣侯如苹越茲七十餘載代革時移人湮事易所宜表章而釐正者未易更僕數爰集邑諸宿彥於敬一講堂經理之不踰月而功竣章章縷縷炳炳燿燿編摩攷據燦若列眉用報成事焉夫古者今之鑒也往者來之師也公輸子天下之巧人也釋規矩自創則拙故蒐奇抉異博者能之鑿出幻化才者能之若樹鉅標棨闡幽昭故貴質而要典而法先其大者不遺乎眾斯信而可傳今　國家定鼎於燕四方奉贄納貢之臣繦屬而至其諸羽毛齒角百物珍異皆　御府所餘容錯壤于扶風三輔間凡疆域建置城郭里落與夫林麓川原之美食貨莆畝之息有司攷戶口覈繇役歲上之司農何一

非國家所有然所貴者獨有道之儒忠貞之士耳茲於邑攷理學則曰劉文靖公因孫徵君奇逢攷忠節則曰楊忠愍公繼盛是三先生者近接鄒魯遠肩道比抵頹波而撐日月百世之下千里之廣闡其風者尙當頑廉懦立況在里黨間乎蓋自古英君誼辟所禱祠而求者所重在此不在彼也故是編所錄人必關風所稱豪俠奇傑不由先王之道者弗與焉言必範世舉浮侈無當繁華沒實者咸竄焉至賢孝循良幽貞孤婺是非去取則一聽於士大夫與國人甯艱毋泛甯信毋疑弗敢襲舛訛以惑觀聽予竊有所感矣予自都中來而渡於河見有轉大木於河滸者前呼與謣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當是時也即有齊謳郢調吳歈越吟以及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未用之茲故執符於往度參變於今覘而先其大者蓋有感於轉大木之事也且劃正於中庸會通於眾論而不與以己蓋有感於轉大木而前呼輿謣之事也若夫釐鹵瘠鏡民隱察禨祥辨淑慝休養生息起弊維風是所望於後之君子是役也邑孝廉李君進光孫君立勳明經李君龍光皆有良史才攷覈往牒撰次新事之功多而蒐羅稽詢則原任黃梅令孫君琦進士孫君祚昌孝廉楊君友桐明經李君知新實襄其事彙輯校讎則茂才梁生可均朱生澤滔張生棨梁生永溥張生奇鵬李生瑞琰儒童孫士琬云

寄園寄所寄序

乙亥之秋吾遊家弟恆夫寄園戲之曰園以寄名將謂寄於園乎園又將焉寄恆夫無以應乃出所集寄園寄所寄示予請序閱之有囊底寄鏡中寄倚杖寄撚鬚寄滅燭寄焚塵寄獺祭寄

家渡寄裂眥寄驅睡寄泛葉寄插菊寄爲卷十有二言必有據事必有徵章章縷縷極備極奇誠大觀也因歎曰旨哉寄乎天地萬物皆寄也由吾身而推之目寄於面而明生耳寄於旁而聰附鼻寄於中而知臭口寄於頷而辨味使非寄焉將千年其視聽千年其臭味可乎曰不可也又首寄於上臂寄於下兩手寄於肩而能持兩足寄於股而能行使非寄焉則上下倒施手足並作不休可乎曰不可也人身寄於天地天地又寄於人境日月星辰寄於天風雨霧雷寄於空使非寄焉將日日暴吾園而吾園焦風風吾園而吾園折雨雨吾園而吾園汨可乎曰不可也山嶽河海寄於地鳥獸寄於林藪魚寄於淵草木寄於土壤使非寄焉將爲流爲峙者藪野而有生有落者塞天可乎曰不可也如是則知岱之爲嶽寄於青齊鄒魯之間衛之爲嶽寄

於沅濱瀟湘之徵華之爲獄寄於峭關陰晉之交恒之爲獄寄於雲中雁門之塞嵩居土中而寄於瀍澗伊洛瀆水孤流而寄於淮濟江河冀州之民寄於幽薊河朔兖州之民寄於河濟渤海青州之民寄於臨淄海岱徐州之民寄於淮沂海泗揚州之民寄於淮海閩粵之運荆州之民寄於襄陵漢上之墟豫州之民寄於熒陽孟豬之野梁州之民寄於華陽黑水之區雍州之民寄於渭洛灃鎬之原猶之玉寄於璞金寄於沙火寄於石電寄於光琴音寄於嶧桐簫聲寄於簫管梅花寄於蒼笛者也是知堯舜寄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寄夏商周之天下孔子寄於春秋孟子寄於戰國使非寄焉則堯舜至今存孔孟至今教能乎哉皋夔稷契寄於朝巢父許由寄於野伊尹寄於莘太公寄於渭伯夷叔齊寄於首陽可類推已并知典謨訓誥之文寄於

書國風雅頌之文寄於詩爻象占變之數寄於易三百三千八音九變之繁寄於禮樂是非賞罰之大權寄於春秋使非寄焉則經曲雜於聲歌卦畫淆於美刺褒貶等於刑乘能乎哉屈子之忠憤寄於騷司馬之腐辱寄於史李白之感時寄於歌杜陵之憂國寄於吟可類推已再由吾身以內而細推之心思寄於胸臆智慮又寄於心思飲食寄於胃腸賦氣寄於呼吸仁義禮智寄於性初外爲臣寄於君子寄於父妻寄於夫道孫則寄於高曾衣服寄於體歌舞寄於筵冠履寄於踵頂功名寄於大造富貴寄於在天貧賤寄於所遇生死寄於定命得失寄於時數窮通寄於其宰人之所共知也人既知之又何必患得失而悲生死希富貴而覬功名知衣服之爲寄何慕錦繡知飲食之爲寄何羨珍饈知妻妾之爲寄胡庸選色知歌舞之爲寄何必極歎歟天地日月皆寄而況於人乎山嶽河海皆寄而況於物乎千年萬年皆寄而況於一時乎過用吾心思多煩吾智慮亦奚以爲然則寄之時義大矣哉集中子孝有戒臣忠有徵士女投贈而關風化英賢困厄而致顯名事係綱常名教之大跡涉神奇鬼怪之爲兼總儒人仙釋之著包併治亂寇盜之氛似寄又非寄不寄而寄寄而不寄此寄之妙也吾詢恒夫園何寄恒夫來有答吾知恒夫意即寄於園中寄所寄者是一座笑悟

楊正宸明經詩文序

吾滇處要荒之絕徼當華陽之西陲歷荆楚渡沅湘跋黔陽陟牂牁越萬里而關并境焉曰昆明即古滇國也風景大類吳中人呼小江南此造物之奇也又踰千八百里而闢一區焉曰永昌即金齒也山川佳麗士女都雅居然江左維揚此造物之奇

而又奇者也其他若葉榆（大理）若興古（曲靖）若句町（臨安）若俞元（澂江）若威楚（楚雄）類多勝國之所遷戍行之所遺金陵吳越之流風餘韻漸濡者廣也數百年來學校之所設聲教之所及紀綱法度之昭垂詩書禮樂之潤澤仁漸義摩日異月新聲名文物彬彬作大雅觀矣好事者猶摭拾楚威莊蹻之餘唾蒙段交益之殘瀋中郎校尉之部者都護郡守之轄詩更喜談卉衣鏤體之風賓幪火鑿之俗篠歌巴舞之陋鴂語獸居之鄙於今日猶之談荆舒於今日之湖湘言文身於今日之徐泗何止晉而莫覩夢中說夢耶抑見其惑矣吾生長滇中見山則太華點蒼之攢秀金馬碧雞之煥彩此固牟尋所獄王褒所祀其大觀也設則昆池洱澤之文瀾撫仙星雲之瀲灔麗水流光金江耀日其拔著也花卉則白蓮素馨杜鵑薔薇扶桑芍藥紫苑青蘭

甚則牡丹可以繫馬茉莉用以編籬木香樹上列席丈菊樓頭簪英越山茶則獨冠群品叢桂三秀蔚林冬青堪娛目也若夫犛牛犀象猿獅巨獒孔羽珮翠鶴頂冠珠雉雛梟素鵝鸚人呼珠樹巢珊瑚之鳥莒山來鸚鵡之吟白鷳飛空翡翠啄露其稱異也至於天不愛寶利盡日南金沙銀鑛錫鐵銅鉛瑪瑙琥珀石綠碧瑱其常貝也猫眼鴉青殷紅鴨綠一顆巨萬數粒千金此寶井之所出夏賈之所藏也又金橘香橙獅頭羊桃檳榔之美普洱之茗沮滷鹹於淺井採山貲水於鹽池經制定賦巨商擅貲四郊則丘陵墳衍原隰陂渠墿泒畷畛黍稷離離歲或三收沃野千里旱澇之所無慮飢饉之所不臻山蔬野果盡可充腸而更冬則日由南夏則日行北不暑不凍絺布單衣差足禦寒兼俗不習訟風素稱醇人重犯法囹圄空虛且亭臺樓閣梵宇仙宮五步十步照耀金紫山光水色氣象萬千流寓多齊魯之民戍遣半秣陵之裔其間雖有毒獹烏蠻猺獠倮㑩構巢於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之與木石竟莫往於廛市靚邊隩之勝跡寶繁華之名區是以士生其間家不甚富絕不憂貧往往三五知己挈榼攜觴嘯詠遨遊流連不已玩物之情多伏案之功分矣迨公車北上帆遶江越羅施深林密箐萬壑千巖嵩峻峗峽懸石危巒上若登天下若墜淵馳驅歷月一戰未勝勢難再舉而與闈矣此仕宦之途多塞功名之念隳消又何苦青鐙黃卷鑽營刺股哉豈無特達之子好修之士淹博羣書探徼洞賾鴻文大篇驚人駭目自創一家絕無依傍然不走名不標榜局在方隅人鮮爲之游國過時則歇又誰爲之表彰歟於是孤懷落落煢影蕭蕭英雄氣短志士腸灰切磋頓疏著述斯鮮吾方嗟之而定遠正宸楊子瑎則不然閣其天資過人讀書總不尋常一目十行數千言倚馬可待近以明經來應中翰試謁予以詩篋呈編以文藝呈詠之草書不獨唐以下所未覩竟使登晉人之堂可分一高座時藝如王謝子弟風流儁宕使前輩大家見之未有不自笑其爲雞皮鶴髮之老翁也古文詩歌不秦不漢非晉非唐直向洪鑪大冶中融成一片別具寶光輝於天壤曰異哉楊子使其生於中土早已執牛耳升詞壇稱雄而霸柰何貿貿鬱鬱僅戀戀於五色雲連之鄉淪落不偶一第且難之又何怪屈子行吟李廣不侯哉雖然劍神物也埋之豐城或韜之匣中則悲鳴蓋其精聚其光完灼灼然上達於斗牛間況真修真學古貌古心如楊子者其可以遏抑也哉試未果於其旋也序以送之且爲勸吾里中英賢輩出其勿以山川樓觀之美鳥獸草木之奇金錫魚鹽之利原田稼穡之豐而僅恣遊覽適意暢懷及以道途之艱遠而隳志頹氣之不廣而莫前其力學不倦宜十倍於正宸庶其所詣又不止正宸也吾幸矣

詹允龍雷岸瓊花夢劇序

夢之爲言幻也劇之爲言戲也即幻也夢與戲有二乎哉夫至幻莫如天上卿雲忽變而爲蒼狗之形也又忽而丹鳳可駕玉童可飛也又如石中之火不可捉電中之光不可留元夕煙花過眼即散春城爆竹入耳旋消也古來金張許史韓白衛霍五侯七貴三十六功臣非幻中人乎富貴功名權要勢分歌館樓臺羅綺絲竹非幻中事乎不止緗煙縠霧袂褘春花梁園庭樹隋苑鶯鷰也獨有愁雲一片儘可障日彌天思海一經翻足飛濤鼓浪是真者反幻幻者反真此則吾之所不能解者矣南華

一編最幻之書也晉人一麈極幻之態也瓊島仙侶洞簫吹月朝折扶桑暮宴瑤池至幻之談也瞿曇優鉢馴象騎獅幡蓋飄颻雨花繽紛譎幻之象也其所為神道而設教者天龍八部牛鬼蛇神油鑊湯鼎鐵鋸刀山墮之則入無間升之則上九天羽節道迎仙眞侍衛謂幻乎恐報施之理有之謂有乎則又惝怳而不可執也總之皆所以示教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人出憫斯世斯民之愚蒙舉世盡夢也故以身立範而又著為五經四子之書以醒世而啟迷焉故天下羣然而知向也知綱常名教之為重則羣趨於臣忠子孝弟悌友信之一途知詩書禮樂之可遵斯其習於仁義道德之一說世道由此乃有紀綱政治有此乃有法度人性乃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是務充人倫乃有大姦大佞亂臣賊子之是務去所以兵刑靖而國勢昌

和氣流行而天休滋至也雖幻也有不幻者存焉天下事未可盡以戲觀也此吾名教之說也瓊花所謂嬌姿玉質才士佳人以文章作緣因用錦衣而鬪隱似南華之編晉人之麈仙侶之簫瞿曇之鉢以夢名之而實非夢也事有不可直致者不妨旁引曲喻而婉陳之語有不可顯告者則貴借鏡罕譬而默曉之欲致孝救忠去姦去佞其入人也倍深感人也倍切同一救世之苦衷也安可曰盡夢耶夢耶吾案頭所列者五經四子之書諸子百家之言及騷人詞客長歌短詠之章而亦不廢稗官野史雜曲小說之類具有妙理存焉至若詞則西廂百家四夢傳則水滸及笛岸所著瓊花夢類又嘗時時點次而諷誦之非昵其事也愛其文也非玩其詞也愛其筆靈而摹擬曲肖情眞而形容盡變也笛岸告我曰瓊花之梓自紘都相國而亟賞詠以十絕者新城阮亭少司農并列名公也嗟嗟列公不以戲為戲而以為天下事惟戲為最眞不以夢為夢而以為天下事惟夢為至實故能識夢也戲也幻也能形諸詠歌也若非識夢識戲并識幻其為詠歌也不又淺哉善哉太宰素九熊先生同美門彭少宰與予閒坐銓署藤花下偶及今昔數事予歎曰盡是一場春夢也太宰戲而囑我曰此夢也要做得完予大悟謝曰先生教我矣看瓊花夢者當作如是觀

恆道人善行序

繼登李君吾徵善士也孝友出於性成和平可達神聽髫齡失怙奉母以終天年弱冠廢書依伯兄而撫幼弟悲纏風木泣甚皋魚食止齋鹽情同元結為善必果思貽二親以令名待人惟誠豈釣一時之虛譽事難悉數美不勝書憫風俗之頹波格

言重刊梨棗憐孤貧之乏絕曲計力免饑寒澤及枯骸一道月令人施妙劑盡出經方置舟楫于橫流如登衽席建橋梁于絕壑奚假乘輿甃石以濟崎嶇王賜勿勞于迴馭汲泉而甦行旅雍伯何取乎給漿以至排患解紛羣頌齊連之義吮疽療毒咸沾吳起之恩片語息夫囂爭一言重于刑罰人稱李長者出遊而童叟皆知自號恆道人歷久而聲聞愈著化行吾里龍鍾而忽有子孫慶格彼蒼竊馬而獲全夫婦郡邑加之棹楔閭閻待若神明僕薄宦京華長懷桑梓捐俸而襄盛舉頓有同志之子皮操觚而序高風愧非多才之元晏如逢懷葛足挽江河念切攀安將貿綵而繡耳猜般御李請扶杖以從之

吳母陳太孺人　旌節序

予自幼即遇滇亂沙彝叛於前流氣擾於後幾二十載　王師

乎之吳逆復叛予時絶未見有婦人能守節者止聞氏窜村有旌表之褒烈女云予歎曰天理民彝泯滅亦至此乎及逆平今

皇上御極三十有五年中間幾十五年耳自徵至者稱某女守貞某婦守節日盈耳他不具論即予三黨中屈指得三四人焉予長女適李門婿鵬明經故女三十守志教子成人予憐之嘉之始知向之節者少以兵也今之節者多以時乎勿患也亂而改節愈於辱身常而克守乃以遂志也若吳母陳太孺人則歷始終如一日履險夷如坦途有倚難焉孺人望族也適前大司寇玉麓翁先生之次君名某其時亂極矣吳君少卒孺人年二十三生子純祜孺人欲從地下以孤呱呱隱忍撫之育之訓之外侮禦之寇至則偕匿之兵迫則以死持之使我室則力爭之奪我廬則呼籲之用是孤成業保重二十年歲壬申孺人五十有六族黨重之鄉隣頌之紳士欽之颺言於有司達之上憲發之剡章　天子嘉之錫之以金表厥宅里昔徵光焉夫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園廬以爲居稻粱以爲食絲布以爲衣一日無之則人事盡矣雖以爲治此其故何哉苟無園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絲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離關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道也是故臣有二心者爲不忠子悖其父者爲不孝婦事二夫者爲失節彝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繫於人道之所重者何如哉孺人自少爲未亡人至今六十有二髮全白不可謂不苦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倘無知而撫孤何以能賢孫三何以錚錚庠序能承繼簪纓之後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人盡能以孺人此心推孝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主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奈何世降俗漓號爲士大夫鬚鬣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大故狐鼠竄去往往而是較婦人女子之不若者衆抑又何哉嗚呼栢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孺人竊有感焉然而君子之立志甯露處而無庇也甯凍餓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故序之以勸

廖母王太孺人節序

瀛海廖君吾表兄弟也母孺人王太君幼嫻女則長適徵庠生某公（諱某）以文行著謂取青紫如拾芥耳奈何力學攻苦遂得羸疾一旦修文地下孺人未三十爲未亡人時瀛海在襁褓呱呱泣孺人即一意撫孤絶不作矯矯態如世俗割耳斷髮投繯赤墼之爲躬親織作熒熒一鐙徹宵旦雖大寒暑弗輟教瀛海學頗勞之瀛海數應童子試未遂改業武曰吾母辛勤若是哺我漸長猶勞母乎兼營生計稍贏餘連舉數子孺人大悅含飴弄孫暇時時績紡吾母龔太夫人與孺人有戚誼稱兩姨佳辰令節彼此相過猶記予幼稚以履菁予以果餌呼予時坐孺人膝呼姨母瀛海長予呼兄如是者幾十載後長成乃各就塾勿何吾母四十有五遽弃予逝抱終天慟至今孺人彼時年相若也高壽八十餘使吾母而在吾傳今官　誥贈至一品吾父吾母當此吾知必驩然而喜怡然而樂矣奈何吾不幸而瀛海得拜跪稱觴至耄耋年乎哀哉與言及此不禁淚之盈盈下也壬中夏瀛海兄方以書乞予爲文壽孺人甲戌秋瀛海緘來告曰向乞祝吾母未果今逝矣生平苦節公親見也原得序言以慰幽泉予惟天地嚴殺之氣挺爲松柏其含貞蓄翠歷四時不凋

而氷霜風霰之摧撼實有以老其姿而若其骨孺人六十年中撫孤兒百憂百瘁氷心血涕詎非霜霰之摧撼堅固所結鬼神默呵護龐貞固實有以基之早年相夫子敬鞠子若孫慈御下寬仁持家柄儉而能勞蓋懿行純美卽古所稱賢媛無以加焉夫敬則志强慈則愛溥寬仁則日用無咈意之擧儉而能勞則天物充裕而神智不瘏所以旣節而壽而孫枝倍蔚芝蘭繞膝玉樹充庭三孫養鬒黌池有聲行將作賓王家而輝耀里黨也皆孺人所親貽且親見而久亯而吾母旨不及孺人一也悲夫人各有幸有不幸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楊母朱太孺人節孝序

朱母爲洱上人婦於楊以節稱云子愷中癸酉鄉試計偕至自滇謁予曰小子母苦節今二十五易星霜矣乞先生一言光彤

管子曰人臣事君子事父婦從夫皆有關於綱常名教之大而世不恆有然臣忠子孝在男子負血性明禮義而猶易易耳且難之若閨中人未必習詩書希聲譽乃當大利大害之所關反見之甚明處之甚裕往往足以感風雷光日月而國之四維賴之以張是獨何歟若夫節已著矣後人按節所由成人情試逭危險多端幾仆而立非得堅忍骨性安能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乎以予觀古忠臣孝子要不過順其所安得吾常而止此際著一毫意見不能而大節烈以出蓋氷寒火熱本性自在特依違習俗習說牽多不振小有所立皆然況忠孝傷心孀魂百折群咻羣怵艱難萬狀獨不曰餓死事極小耶母當于王君病篤時矢殉所天久無生理戚尉苦詞謂如晞髮人與此塊血肉何乃强視息値寃氛擾亂哉且禀母撫孤奉翁嘆樽爨供堂上七觔

積聲軋軋十指皸如泣隨雨下匪朝夕也母姿慧識大體督笑不苟嚴刀尺聲不聞閫外百苦備嘗今孤登賢書奪示幟於燕臺偶踏而英年負大志予視之奇才也每言及父背母荼淚輒盈眶精進不或懈思所以揚名顯親者獨至將來成就何可限量詎非節孝之報不可我　皇上以節義風天下踰年卽與旌例符所以表宅閭光邑乘耀青史傳之奕葉煒煒乎其昌大矣孝廉每以此慰母母曰吾不能從汝父地下育汝養祖吾分內事其常也安知昔人所以動風雷爭日月樹芳徽而植倫常者歟吾獲順其所安卽幸汝愼勉勿墜家聲足矣予聞曰善遂序

董氏家訓序

天地醇龐之氣鍾於氣運則爲太初鍾於人則多樸質在天則

凝爲日星在地則孕爲河嶽在中天則盛於唐虞其君堯舜其臣禹臯稷契至矣我　國家肇造之初景運昌隆一時從龍之彥皆具英毅特達之資老成宏毅之槪故其人咸循力務實敦本卓立士鮮靡業亦無腐儒以莅政則效其能以爲文必博其趣於國國光於家家亢造物者恆珍惜焉與鏤脂刻氷者異也吾於董藎菴先生見之先生三韓名族其俗尙飛纓走馬其人講干戈戰陣之事擒敵折侯之策乃先生顧獨用文顯豈非士所謂兼才者耶甲午登賢書筮仕大名別駕歷京秩旋轉霸昌道未幾直隸刑名道調守道在畿輔曰道其實則臬也藩也所至咸有聲予時寮采其提衡也親見先生正身率屬屏餽遺絕情面於刑惟一意生人求其生而不得則哀矜引爲已辜於饑饉則除羨耗嚴加派飭官以廉潔爲念不以予庸劣同

丁泰巖先生薦之撫軍金公舉卓異行取銓部公培育之意多予後巡撫江浙晉少宰毫毛無以報先生不之責且教以冰操宜慎終如始焉先生以道撫于北溟公薦內陞光卿銀臺尋簡奉天府尹予幸追隨見先生恢恢乎犖犖乎古大臣之風也勿何以宗丞投閒逍遙林下念子及孫或食祿　王廷或策名仕籍或今少而他日有居官成人責不可無以教之因備述先世起家之難祖功宗德之遺與艱貞特立之操及在己伶仃困苦之況歷仕辛勤拮据之勢孝思不匱之則舅氏育成之恩兄弟友于之愛明著於篇名曰家訓令讀其詞於子教孝於臣教忠於同氣教愛於宗族教厚於立身教謹於居家教勤儉凡正心修身之功臨深履薄之道切磋琢磨之益立誠不欺之方寡慾以養心靜氣以明性敦詩以篤倫捐賑以周之服官也勿或黷貨而敗家辟比蟲草木雖微也勿輕損折而傷生生之仁奴婢亦人子也當恤其饑寒而憫其勞逸讀書如對聖賢傳家必期安厚尤諄諄於孟子苦心志勞筋骨困心恆慮生憂患死安樂之戒三致意焉宋儒有言言治高高於秋天上上於唐虞此遠而不可即之途重而不可舉之器視之易如拉霜蜍超尺級比稽其末鮮成事焉先生具英雄之略乃恂恂篤實謙恭不欲居人右聞人譽則引身退退若弗勝至肩鉅負重則裕如也猶美珠韜采利劍藏鍔豈在浮夸彰顯哉故其訓詞惟憂虞之是壓勤苦之是習福德之是遵匪彝之是戒信乎醇醲之氣之所由鍾也嗚序故書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第十三終

讀書堂綵衣全集

裴徫度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史　佶輯
男　宸翻編

卷第十四

詩序一十七首

少司馬李梅公先生詩序

大司空醒齋李公名同元禮品重贇皇家在廬陵仕居秘院坐絳紗之帳化洽菁莪得金簡之書勲高平治語其政事則多熙載之功論其文章則有起衰之力昔官銓部得附班聯幸晨夕之追隨若芝蘭之臭味因出尊翁少司馬太先生全刻見示得以領略無餘蘇瓌之詩因蘇頲而益著徐摛之集自徐陵而彌

彰盖五嶽之尊必有泰岱而百川之匯統歸滄溟也孰知堂有孟光之淑配笙兼道韞之才華能頌春椒擅吟秋菊又有如尊堂朱太夫人者乎先生當勝國之末負濟時之才由大行而歷文選歷諸卿而佐兵樞一代偉人千秋碩彥故以雄邁之資兼淵通之識託乎篇翰傳諸藝林上原風騷下薄晉魏鼓勁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元酒於周廷襲懸黍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爲之華激湍衝飈不足爲之蕩其悽婉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馴雅也則垂紳藻采佩玉鏗鏘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也而乃耽倚巨敘芳與倡酬方仕宦而已多及歸田而益富泰嘉之答徐淑不徒藻麗爲工韋氏之和微之頗以温柔見許豈非人間比翼天上雙星乎世之讀者如入佐園而覽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丘而覩天禾內芝之貴誠可以競爽藝文之苑鮑稱制作之林者也夫玉光劍氣直出人間麟角鳳毛其爲世瑞昔大家之新章不少李供奉之妙什宜傳此理之當無足疑者但以智識疎庸文思弇鄙無士安之雅製序任昉之雄篇匪中壘之鴻才作少君之列傳祇伸微臆聊綴蕪辭云爾

少司農王阮亭公詩文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則是言者德之符言而不本於德猶無原之水潢汙行潦朝滿而夕除也言文者必本於道則是文者道之著文而不由於道猶無根之木風枝露蘤西折而東萎也凡區區應酬以適時用者非文亦非詩三綱六紀九法文與詩之大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政刑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憩躬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是物也必也主聖經而奴百氏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大肆力於其間積之既

久浩浩乎而莫窺其際淵淵乎而不知其所窮洋洋乎而不見其所不足然後振衣而起捉筆四顧文氣絪縕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色足以羽翼六經神明史漢鄭枝荆玉不可以端名其美微若經生家言徒等書肆說鈴盡而無當於用者故昔人云龍門之文不追琢而章不藻飾而潤澤有加於此者歟予甲辰公車自滇荒來至都下詢當世詩人輒以西樵阮亭兩昆玉爲首稱及列銓曹入鵷班聞公語同列日大門日射黃金榜旌旗日煖龍蛇動此何詩也予詠之誦之曰阮亭公云夫詩至少陵止矣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猶蘇李氣吞曹劉擅顏謝之孤標磔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公議之如此必有超乎人之見者乃謂之求其詩文覽焉見其體裁嚴比態度橫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荄或卉或條或大或小或圓或

偏各隨其物而暢之如化工無心各足乎自然其視膠滯於一體守常而不變者奚啻霄壤夫正音寂寥久矣誕者流於荒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麤者蕩於㮣犖而不潤其音節體用之乖方文藻襟靈之弗耀有之矣公曰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衛尙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寫性陶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本於吾人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是以貴爾予闢而作曰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訏謨定命黼黻天家其於文學侍從之臣皆傳習經藝露彰文彩足以備顧問資化理所以竭其左右宣力之責攄其獻替匡贊之功以襄文明休嘉之盛非見道篤而審理精能致此歟雖然予之仰公者匪直此也公居農部所典者金錢布帛鹽米之事也猶之入大倉焉未聞有歎枵腹而嗟飢餒者公也紅朽之粟自腐少農之釜自塵可異也又如入大庖焉全鼎可一嚌可過門而大嚼可當銅而食氣可公也飲水之風自若蔬食之飯且屏其所操爲何如也且也山以東泰岱峙其右滄海環其左其氣雄矣氣雄故其人亦巖巖不少屈公則卽之和平親之樂易聆其言而中觀其行而正其所養爲何如也且也近聖人之居淵源適自鄒魯涵濡深乎仁義禮樂備於厥躬誠正嚴乎心意其所學爲何如也吾之所日相依而敬之畏之欲北面而師之法之者旣心折於詩於文尤倍重其操與養與學卽予有德有言本道爲文之說也

宮允龍雷岸詩序

六經聖人覺世之書也人生夢夢耳前之聖人爲經以覺之故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然而易之言微書之言通禮之言莊春秋之言嚴以正惟詩之言婉而多風較六藉爲溫厚而和平是故天地陰陽之理惟詩能闡之山川草木之奇惟詩能繪之人事變遷之故惟詩能寫之禽鳥鱗蟲之物惟詩能狀之以及忠臣孝子勞人憂士貞婦義夫之幽隱惟詩能達之所謂達之狀之寫之繪之闡之者上下數千年閒三百篇而外求其能達能狀能寫能繪能闡者有幾人哉其未能達之狀之寫之繪之闡之者以夢者多而覺者少故也雷岸當未顯時著有瓊花夢傳奇劇本予早年讀之訝曰此言夢也而非夢者能言之也旣而雷岸以博學宏詞薦　上親試擢之由檢討而宮允文章詞賦冠絕一時人稱之雷岸謙讓未遑曰吾何有哉吾夢也凡所爲者皆夢中語耳乃一旦而部曹人惜之雷岸曰君恩也吾何有哉吾夢也凡所爲升與爲沈盡瓊花類耳予聞而歎之曰天下事何者非夢何者非瓊花哉由是而推之天地陰陽夢中景也山川草木夢中象也人事變遷夢中態也禽鳥鱗蟲夢中物也忠臣孝子勞人憂士貞婦義夫夢中侶也其能闡之繪之寫之狀之達之者之人亦夢中人也甯繄維是卽易中爲畫卦爲陳爻爲占象爲繫辭者何一而非夢之人書中爲帝典爲王謨爲誓命爲訓誥又何一而非夢之事禮樂春秋可類推已然則覺者誰乎曰能夢之人卽能覺之人故知覺亦夢也不大夢則不大覺使非夢也則視物必眞視富貴卽富貴視貧賤卽貧賤矣視艱難險阻成敗利鈍比比皆足以動其中始也欣戚之念生旣則憂患之途多矣能夢者誰能作夢觀者

誰歟孔子曰於我如浮雲即夢之謂也昔陳希夷善睡人詢之曰人之睡也先睡目後睡心吾之睡也先睡心後睡目人之醒也先醒心後醒目吾之醒也先醒目後醒心猶之人之醉也先醉酒後醉心至人之醉也先醉心後醉酒人之醒也先醒酒後醒心至人之醒也先醒心後醒酒夢之與覺亦然載讀雷岸之詩天地陰陽山川草木人事變遷禽鳥鱗蟲一一能繪之忠臣孝子勞人憂士貞婦義夫并己生平所閱歷所歌詠所酬唱所贈答一一能達之人之讀之者無不流連沈酣於其中頌之曰先生詩真覺我也并能覺天下後世之後知後覺者也雷岸曰此夢中語耳吾生平夢也何有於覺哉嗚呼此大覺者有大夢也甚瓊花意也嘗但雷岸詩醇古聖人詩書易禮春秋盡作瓊花觀亦無不可也屬予序予憒然而序之予亦夢也

宮允龍雷岸擬蘇詩序

予邸寓近雷岸每有詩文脫稿即相證且彼此序跋或暢論可樂也一日雷岸以擬蘇詩示屬序蓋蘇先擬陶也予讀曰蘇擬陶雷岸擬蘇要之皆興焉耳聊以起興非有意也又意焉耳以意適志非真有所擬也何也陶負有為之才見皆不可為乃賦歸去神閒而意適其為詩文淡蕩平舒有遐趣玩嗜者少若夫子瞻固功名之士而文章之雄也與陶絕不類其為文若風雲雷雨交發而齊至也晦明慘舒變幻而莫測也長江大河滔滔而不竭也縱橫排蕩灑灑而若馳也揆以陶文雖無多則過之其為詩沈鬱頓挫獨擢鄧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其詩怒張而負能出沒也一開展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聳不若彭澤一源來自天漢以絕不相類之人而欲類之絕不相類之詩而欲擬之則何歟至於雷岸文章似蘇而閒情則似陶功名顯晦亦似蘇而逸趣則又似陶然則不擬陶而擬蘇者興焉耳矣非有意也又意焉耳矣非有擬也凡人抱磊砢鬱勃之才宛由大展其能無所託乎託之詩以寄其觀世放志之意而其韜精立逸則語言文字大略託焉者也蓋扶輿清淑之氣散於人或得於文失於詩或得於詩失於文兼之者難矣屈指往昔左遷班馬不聞有詩李杜詩也弗長於文兼之者唐惟韓柳宋則子瞻由韓柳子瞻以溯魏晉及大厤以上欲極力摹陶者眾矣未有毫毛之似者猶之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字不能及者發乎自然而非有所造作於其間也湘纍之騷子虛長楊迄今詩凡幾變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摹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廝而雅尚陶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淵明棲神於澹者也惟神澹故意適意適故情閒情閒故詩逸語曰守其一處其和又曰天德而寧能一能和能寧固微靈登上與大虛其竅流通和而不滯則眾物皆軌寧者不搖則百行咸遂斯其為詩有溫柔敦厚之旨從容自得之趣究无悍慢之氣消牢騷不平之意化也子瞻事事議論故人得而罪之淵明無意為詩反見絕千古以本色勝也惟文亦然無情之辭猶之不疾之聲無物之辭猶之組與肝腸末相見也文不求工而自工也雖然士各有學人各有才才人各有性靈不相掩也擬之若必步步而規之曲曲而肖之猶之衣翦綵之衣登傀儡之場絕無生氣

但見形礙也善擬者變而通之神而明之千詭各一色百妓各一面工虞水火各一效匏土木金各一音斯足貴也此不擬之擬善於擬者也不相襲也吾故曰擬之者意焉而已與焉而已

胡侍御鹿亭詩序

吾讀尙書見詩言志也歌詠言也聲依永也律和聲也然則志也歌也律也皆所以善其聲也仰觀於天天蒼蒼耳無聲臭也乃無聲臭而日月星辰懸焉象焉則極文明矣風雨露雷著聲響焉則能聽聞矣此蒼蒼者之不能已於聲也俯察於地地塊塊耳無聲臭也乃無聲臭而發爲山嶽岡陵山本無聲高山有水流而下之則淸音出焉潴爲江河湖海江河無聲蕩之湍奔浪激則耳目駭焉此塊塊者之不能已於聲也若夫覆載之閒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咸有聲最著者鳥鳴春蟲鳴秋龍善吟虎善嘯鳳鳴喈喈鸞聲噦噦此萬物之不能已於聲也而況於人乎況於人之情深而文明者乎人善聲者也聲有六律五聲八音律分陰陽不相悖也聲分淸濁不相淆也音貴克諧無奪倫也斯聲之最善者也可於侍御胡鹿亭適可軒之詩徵之鹿亭之詩卽鹿亭之聲也有　朝講有　廟祀有頌德有贈遠有懷人有感遇有紀景有詠物有浩曲有切歎有鴻篇有短什若是其纍纍也吾讀之　朝講則晨星歷歷曉月輝輝日射天門鵷班鳴珮此賈舍人王右丞之所唱和而黼黻之孟寒賈瘦之聲之所未逮也　廟祀則韶濩雝雝琴瑟搏拊笙鏞閒作鳳儀獸舞此雲門咸池之奏非激羽流商之音后夔之所典雅頌之所道也頌德則美芳風材欲惡殊情矣純秕判致則悅憎異向矣今述美闡悅樹鉅標芳章章縷縷洋洋灑灑卽謝靈運稱述之遺沈雲卿庭殿之聲也贈遠則眤留情深傷離神黯迷征悲遠覬來思近若竹聲然濫以立齊會以聚衆卽陳拾遺春夜之別張正言贈友之聲也懷人則脈脈而興谷谷而吟泠泠而發鏗鏗而響矣脈脈谷谷意也泠泠鏗鏗音也風颸而葉切波溢而瀨語卽高達夫有懷之詠王之渙流連之聲也感遇則運會有時險彝歧趨用舍分向遭逢殊途其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而思志義之士卽張曲江感時之作魏文貞述懷之聲也繪景則風軒月榭竹影花光霞彩綺日鶴唳橫空近則文繡鬱秀綠水漣猗遠則大行嵂律渤澥溟溟英雄傳記之所備林屋龍威之所書也詠物則逆氣銜和宜露暢序而或則嚶嚶或則喃喃或則丁丁或則鏘鏘雨聲淅瀝泉聲嘈眩雪聲璺玉松聲寫琴鞞鼓椌楬之聲昭以達塤篪之聲聯而融其在畫省也或則絲竹或則鐘磬淸以越也其在烏府或爲鳳鳴朝陽之聲或如風聲起於青蘋之末而周於廣漠之野其始盤盤羊角轉也旋飄忽而奔騰焉木斯拔矣又或則雷轟霆擊奮於九地徹於九天此聲之能靜能震變通而造化也浩曲則豫章之木千尋黃河之流九折同雲冒物長虹互天復如鼓鼙之聲讙讙則立動君子聽之而思將帥之臣少陵哦之則多悲壯之聲焉切歎則孤音啾啾谷音寂寂或抱膝而興思爲梁父之吟或登高而舒嘯作鸞鳳之音也李太白子夜之歌韋蘇州幽居之聲庶幾近之鴻篇則崑崙之崔巍太行之緜邈沅湘之瀰遠灝瀚之奔突也或則鵬之飛也扶搖至九萬里焉長鯨之飲也噴噏則百川竭焉此三都兩京之分路揚鑣上林甘泉之振響鳴休也短什則商彝周鼎隋珠荊玉文犀不盈尺木難不踰

寸龍泉之匣光芒燭天歲尊之遺古致絕倫此又王龍標短曲之遺杜襄陽詠物之聲也卽鹿亭之所以爲聲也夫鹿亭之聲何以若是其善也以太翁道南公之聲善之於前斯鹿亭之聲能善於後也夫崇臺有基巨木有初崑山之玉產無弗良丹穴之雛毛無弗異不誠然哉不誠然哉

姚華曾南歸詩序

詩曰南歸何也志慕親也孝子仁人孺慕之情殷孝思之念永則暱泣之暱泣之不已則呼號之呼號之不已則歌詠之以示不忘焉歌詠之不已則求之園寢墓木而攀號之攀號之不已則走而之名山大川爲親所舊游之地或庶幾恍惚一遇焉遇之不獲或於名勝之區仕宦之邦爲吾親延眝所題詠者及遺編手澤與吾親往昔所交之士大夫詞客騷人並編蝨隸籍搢紳及門或當日攀轅臥轍之父老子弟庶幾遇焉爲話舊德言去思猶之見吾親也孝子仁人之愛親則然耳姚子華曾予南闈所拔士太先生經三公始宰雄邑予宰金容比鄰也詩文酬唱無虛日越二載公陞吾鄉開化郡佐值吳逆變公萬死一生丁巳華曾號涕吾前吾慰之一旦　王師蕩平公歸　闕下上察其忠以疾還里華曾旋成進士館選出入承明列在交戟之內日夕慕公欲得侍公膝憂患而呼疾痛而呼形之歌詠志意堅確本乎天性之最眞最切由乎人倫之至大至正而非私情淺慮之所可方及得請趨龍眠承歡色養喜慶非常則又歌詠之無何公遘疾華曾侍湯藥坐臥牀下衣不解帶者數月逝則號天搶地死復甦遠近悲之今讀其所歌所泣不禁淚之盈盈下也華曾求之園寢墓木不得服闋往而之四方焉曰金陵

焦山震澤錢塘吳越大都會也吾父之題詠在焉又龍泉吾先祖爲學博之舊也杭州蘭谿蕭山吾先伯祖先叔宦遊地也今讀其登金山過毘陵遊雲間嘉禾之作并西湖冷泉弔嚴子陵望天台諸峰之什仁人愛慕之心生焉由是而越仙霞之七閩至芝城曰吾父筮仕李官於此山川如故人物都非感念祥刑悲深風木因成憶昔吟十章爲紳父老猶有存者而遍門子弟咸盛集同墮淚也武夷諸勝則先君之詩字石刻多焉返而歸又有漢江之遊先人由是而之滇由滇而生還之道也於黃鶴樓鄂城懷古望天柱九疑而寄慨之嗟嘆陟岵之詩爲孝子行役不忘其親而作也首章次章孝子登山望其父母之所在卽華曾渡大江之京口登吳山謁考亭之意也蓼莪之詩言孝子不得終其養而作首章次章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其哀傷也三章缾罄言窮獨之民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四章言親恩之大南山烈烈言民莫不有善而我獨何爲而遭此苦也是卽華曾號於家涕於墓之意也嗚呼南陔廢而孝友缺白華廢而廉恥缺吾之身親生之師教之君成之學成而仕仕而列於朝爲親臣爲貴臣爲奔走之臣爲侍從之臣當遭際未定時子之不得養其親者眾矣孝思雖篤孰從而與之今幸際

　皇上聖神文武蕩定殊方是以其翁萬里間關匍匐歸也

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不重違人子之情是以華曾得請而侍疾沒而當大事頤伸而無憾也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姚子以盛年處清華他日竭誠心輔國家澤天下何可限量於臣爲忠於子爲孝咸於詩見之

于章雲儀郎詩序

詩必自序非他人之可與聞三百篇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而非後世通爲之序也予序章雲詩何哉兒宸黼受業於先生之門有年矣予讀其所爲詩亦多矣向謂太先生數庵公詩儁逸軼倫母王太夫人詩清亮婉切因知河流九折也出碣石則彌雄玉耀連城也孕藍田則更貴有由然矣章雲天資高朗讀書不甚費力然不敢恃慢百倍其功善談名理襟韻灑落而氣岸偉如發於詩多名言如揚帆大江風利檣勁一瀉千里而略無留難之意予嘗美其氣韻沈鬱言出意表何其近謝康樂歟蘊藉脫落不染塵氛何其類岑嘉州歟颯颯乎仙游英英乎霞舉又何其善學李供奉歟至於律格嚴警雄深渾健謂非少陵不可古詩俊逸如王子晉向月吹鳳笙隨風抑揚聲在雲外歌行濟宕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鶯歌蝶拍春風煦然撲人終日傳杯而醉遑且不休詩人之趣至此亦可謂之不凡矣蓋詩品貴高必天賦超逸之才具瀟灑出塵之致有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概而後藻思不羣才盡矣取法欲上原本風雅及於楚騷兼乎漢魏式乎大歷爲之殿彼宋元以上亦宜別之以受吾裁成取法得矣又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奔騁百家而馳驟千里功抑矣又必具温厚和平之養嚴莊凝重之度然後其音偉麗而雍容鏗鏘而鞺鞳亢戾消則氣象從容鄙倍去斯尊嚴典雅矣茂俊矣處江湖之遠必得山川之助呼吸穆清吐納雲氣凌萬頃之煙波登峭側之危巒氣勢俱進夫奇漢而又有草木蟲魚之玩林樾蒼碧之瞻俾精神凝合

物我兩忘居廟堂之高覽乎城觀宮闕之壯陳綱布紀之宜典章文物之美甲兵車乘之雄朝會燕享之盛及乎郊社禘嘗鐘磬干戚之儀備斯數者然後可以言詩矣蓋置己不高負骨匪異其識必陋以卑師法不古綺麗爲工其音必靡而滯學之不充則師心自用空疏寡當其辭必蕪而麗養之不邃則難言風度必流於下里巴人無江山之勝則塵士之思膠擾蔽固無以發揮其性靈鮮巖廊之觀則風雲月露之形園塵漆林之凝其情必沈而鬱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不齊未有不資乎此五美也雖然此特就今人言之耳古先王化民之具有智仁聖義中和以啟之孝友睦婣任恤以導之復有禮樂射御書數以教之其時之人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自知其臻於美盛者故凡遠國遐壤窮閻陋巷之民皆爲能詩曰風曰雅曰頌雅頌之製成於公卿大夫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出於氓隸女婦之手無甚異也今修辭之家窮日夜之力而竊擬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意愈遠體詞襍出而古詩亡豈才之不古若哉無其本也篤志之士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樂備於躬形諸文詞而近於古此賢人君子得性情之正用和平之音以治其身其身醕如矣以淑諸徒其徒蔚如以形乎詞其詞又粹如章雲此編固本仁祖義發乎情而止乎義禮者也故序之

研雪堂詩序

聞之物不經霜則材不變人不涉患則智不深自古皆然誰能免此所以太史之記成於感憤之餘少陵之詩得自播遷之際也然而履霜有曲君子所以寄其憂思承露著銘才人於焉宣

其藻麗從未有雅南之奏姚美幽蘭激楚之音追宗黃竹既遇圓以成璧復因方而爲珪潔比會城光搖懸圃如蔿公研雪堂之詩者也公始養鼇昆池既舊飛藜閣丰神俊逸洵藝苑之英華學問淹通爲文家之淵海羣推驥子雅有鳳毛惟時來守俞元召杜之勳名競起侍居　祕省董賈之盛事斯傳趨　鳳沼而揮毫驚鴻舞鶴對　龍墀而作賦戛玉摐金昔者神宗奇蘇軾之才將以登用武帝讀相如之賦恨不同時方之于公殆不及已然而身經風露目覩沙礫竄伏荊榛頗于山之悲哀不少羈棲旅舍王右丞之感慨本多流覽山川交讓驪珠在握摛懷人物共知錦瑟爲心片片盡青瑣之香枝枝皆峚（峚山名多玉見山海經）陽之玉名傳　紫禁昔重書籍（掄）技等雕蟲識慙管豹因逢李愬得友葛洪偶誦佳篇贈別而情深謝眺請題先集上書而孝

類南豐雖燕市驅車論交未久然河陽露冕食德彌新敢借丹鉛用研白雪冰姿綽約如對姑射之神人鶴羽翩躚似遊蓬壺之仙嶠覽斯集也當歌之瓊林玉樹之間思其人兮應遇諸疏影暗香之下

陳翼聖同年詩序

古詩自序耳今人之爲人序詩者何多也然序者又勦曰三百曰性情皆紙上之陳言淺儒之活套也又曰魏晉夫魏晉豈其至者哉吾於晉獨愛陶淵明詩不經意而得不求法而工如承蜩弄丸郢人之運斤庖丁之解牛技也而有道焉蓋詩與六經文同也文同而道無不同特律以和聲歌以永言似乎有異然易亦何嘗不間有叶韻哉若夫明良喜起之歌蕩平正直之訓何莫非詩也柰何近世士習別詩與文而二之能文者於詩則滯能詩者於文無聞猶輪人不能造弓坊人不能操斧斤以斲榱椽也又別詩文與道而二之爲文者未嘗見性爲詩者每少窮理猶學書者但矜臨摹學吟者僅想像風雲月露之觀而已知其不可乃於三百於魏晉以求法於性情以求眞是徒知進乎法者之爲工而不知忘乎法者之尤工也是徒知本乎性情者之爲眞而不知性情而原於道者之乃眞也新興陳翼聖予同年好友也甲辰計偕北上予兩人並馳驅往復同旅館翼聖固風流人豪也行萬里無一日不詩於道都大邑京邸未嘗不選妓予避門不納翼聖苦之及榜放止予一人第絕不介意且歌且樂讀予與宴詩曰龍方聽雨飛春水鳥亦銜花出上陽謂鄉房師同第詩曰不敢託言同進士祗今乃拜舊先生人異之翼聖獨易之旋里過涿鹿詩曰馬帶夕陽穿樹影鳥過平野傍

雲飛渡黃河詩曰千尋懸瀑疑龍渡一葉輕舠共鳥過人異之翼聖弁易之過洞庭詩曰一部離騷沉楚水數行螺髻隱君山至曲陽別同年劉翼雲而慰之詩曰袖中白璧雖云趙閣內青藜終是劉人異之翼聖亦易之翼聖詩予倍易之兩人各不相能至言別詩曰豈是長安輕薄兒豪華意氣總相宜邯鄲道上追歡日鸚鵡洲前買笑時下馬便呼風旆酒登舟時唱竹枝詞石城此別吾無恨更羨君家有豔思未誚之也乃拍掌稱奇大欣賞之豈於性情有合耶迨予宰銓曹時時書問闊君少吾而老矣鬚髮盡白貧而興會大減於昔鬱鬱不舒獨於詩則甚富寄予求序予易之又寄求序予益易之予寄詩則仍易之丁丑有札讓予曰僕詩固佳但得志不得志山林廊廟不同耳何以易我予再披而讀之乃悟當年翼聖之易我者失意也予今日

又易翼聖者以予二十年依　輦下所接者大人先生所偕者鳴鸞佩玉所見者禁城宮闕所遊目者太行滄海故其聲光自有不同翼聖嘯傲林泉所接者經生儒士所偕者雨笠青蓑所見者危崖峭壑重淵修坂魚龍之所都虎豹蝯猱之所穴而又窮鄉僻壤之爲鄰田翁社父之與狎故多閒情逸致而又花木之秀麗蟲鳥羽毛之怪奇娟好時時閱之於目擊之於心故其發之爲詩歌有意無意捨法而上之卽片言隻句能寫不易名之狀與不易吐之情固非餖飣雕畫者所能彷彿其萬一也殆彭澤之流亞歟技也而進於道矣魏晉云乎哉然後知賢者固不可測如是走筆書此遙以報焉用序

翟侯蠡洲詩序

曩予撫浙時聞秀水有佳士爲翟侯蠡洲云品端而學贍年少而才美心竊向往以侯鍵戶讀書足跡不履城市故罕得見之謂由此昂首青漢伸步玉堂直眉睫間事耳奈何屢顛躓不偶甲戌仲夏以明經授予鄉南甯令分則父母固得所焉諷詠金玉君子大雅名流名不虛也徐出所爲詩若干首貫於予請序讀短律如仙史弄簫秦川製錦長歌如河流注海長鯨吸川古詩如伏波據鞍長史潑墨近體如秋花照水赤甲含光近之則似吳興山水遠岫揚蛾澄湖瀉練相與嬛嬛乎盧溝花港霞光蓮影間令人流連不能去遠之則太行之險峭終南之莽蕩峨嵋之高寒匡廬之深秀武彝之幽曲林屋之縹緲灩澦之突怒各極其致必不屑爲粉白黛綠之色鄭衛桑間之音而亦不至作喑啞叱咤洶洶拳拳之態自然春在枝頭個人在彩雲影裏鼻端奏天樂指中藏飛龍陽羨書生香醪美女種種諸幻隨口

吐出于以鞭撻今古轢轢千秋作者之能事備矣語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孔子之道著于六經得其一端足以治天下況發爲一歌一詠與施之一鄉一邑乎王右丞所奏詩歌皆是少年著作流布人間而侯雋岩丰格無一不似右丞其神駿之氣遇山爲雨值雲成電終授九方之知不致有垂耳之感昔程子宰晉城里有伍鄉有校其於民之至也必告以孝弟忠信而親爲之督故民愛之如父母及爲侍史惟以格心爲第一義然則一邑雖小足以行道而內聖外王之業舉集乎其中予於是編如獲一角而識麟觀一翮而知鳳究竟麟之瑞不在角鳳之瑞不在翮也

刁仲熊梅花詩序

昔人殿最名花稱牡丹國色天香採藥虞而作粉柔肌膩體霧雲霞以成妝一捻嬌姿百花魁首號曰花王厥後著花史者目爲花魔以牡丹癡肥故也謂木樨酷烈亦斥之至蓮花之解衣盤礴梨花桃花之放誕滑稽皆稱花俠以其氣豪也若幽閑秋海棠水仙籬菊之屬命爲花隱以其神清氣馥露頓風鬟爲花中地下仙若夫梅花冰肌玉骨其品較貴人稱爲韻士爲仙友花品至此止矣然每見孤松若花如佛氏偶拈微笑以及柳花之蕩爲飛絮蕉花之秀於晴雪茗花之發於寒冢桐花之蟲於清露蘆花之搖曳於秋渚爲香爲非香爲色爲非色亦復爲花爲非花此中擬思不得若解不得吾不知其名而歸美於造化曰此化工之妙也以文人擬之則三都兩京太元繁露之流濃雲毒霧以當牡丹木樨之氣韻若仿況管夷吾列禦寇莊周屈平司馬遷李白有風雨晦明震雷掣電之氣此千古大俠

烈也若尹喜陶潛劉伶阮籍稽康陶宏景莽負孤鶴橫空明冠獨舉之姿可名爲隱別有一種旖旎似水仙妖冶似秋海棠冷落似菊者獨梅花香韻色趣古澹清芬孤迥絕倫時有流馨沁人心骨而去人則甚遠不似他花可以和而爲羹蒸而成露如澤雉之不可畜乎籠中幽人之不可紆朱衣著進賢冠也名之曰仙蓋天都鶴馭凌虛御風彩雲落下猶自縹緲豈人間物哉吾友仲熊刁君自河陽不憚萬里遙寄梅花百韻來　京師證於予因請序仲熊固儒者明體達用可以善身可以輔世人也何取於梅而聲之詩詩且百哉或以其爲體素孏峭骨稜稜手神清越而胸次瀞然表裏洞澈如水晶有類於梅而詠之耶抑九題鎖闈年半百髮毿毿幽棲巖窒有薄於世之豔稱牡丹木樨穠桃郁李而別有所寄託耶予披而讀之如初日芙蓉天然

瑩潔隱娘舞劍宓妃踏波有怨弗形含情未吐凌空而去曇佩留響復如寒山諸子可以脫帽露頂散髮坦然作人間散聖眼空六合氣傲千秋予以瑣瑣雜肋蠡望刁君也得無猶有逢之心哉鮑明遠梅花詩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庾子山樹動懸冰落枝高出手寒杜陵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林處士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直同玉容嬌女學花弄影舉體皆眞不解春思爲何物又如王謝諸少年佳時出遊自然朗倩蓋調高神王寫情於有意無意之閒流韻於若遠若近之際若楊鐵崖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枝獨先天下春全無藉藉然則百韻非化工手不能也

周擔園詩序

詩性情也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率吾情益然出之或疾或

徐或洪或纖或爲雲飛或爲川馳無適不可若有意乎人之贊毀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俳優爾矣昔李伯藥見王通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乎徵存亾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病也古之立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孟諸賢歟宋之大儒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豈所謂大儒者道至而無取於詩歟澹園周君篤於道行修而立卓夷險一節不肎隨時俯仰余愧未識其面茲春來補京邸始獲相接聆其緒論教指終日忘疲天人性命之蘊卽具於當前眞與昔聞不

異越秋以所爲詩見示讀之意趣翩翩無事雕琢得詩人溫厚之旨焉把玩不忍釋蓋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行萬物所以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流於聲歌吟詠之中以與之無窮孰非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亾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歟澹園囑予序余鄙陋弗文率余情援筆書之不知其可哂如是

劉彥敦詩序

我　國家以武功靖六合以文教興太平絃歌徧于宇內雅頌振乎歷朝八表同風三辰並曜煇哉隆矣宏惟　皇上萬幾之暇時灑宸翰宵旰之餘并及風雅臣忝賡揚之末何敢自安弇鄙每退食閒餘實亦不廢吟詠聊以寓物適情觸景抒懷而已癸酉仲夏　聖躬偶爾違和大小臣工閱左小民咸就梵宇仙

觀虔禱祝釐臣恭紀二律內有　聖主自來膺　帝眷徵臣何以效愚忠一聯見者謂得風人忠厚之旨以故朝列索看者多臣出二詩正之因以被議誤謂予少時所作豔體詩也幸荷聖明洞照復蒙寬宥　皇上德同天地朗並日月不獨臣一人感激涕零已也越月予鄉同年友彥敦劉君以平日所爲詩三冊寄予兼囑予序予錯愕箕踞按劍罵曰吾以詩故幾至不測驚魂且未定何物老狂敢來呰我吾將以劍斲之投諸火客曰勿遽試覽之評曰此實物非近世靡靡之音也氣豪而神逸品雋而格超予手目之罵曰腐儒此楚王叱咤之聲也奈何爲人作說客耶擲之客取而再進讀之漸不忍釋手披覽謝客曰非予言吾幾失之嗟嗟吾友固豪士也三十年闊別彼此老矣心神則未之隔吾何以序卽以此弁其端可乎客曰可

黃又堂園居集唐詩序

園者何園羣芳也詩者何詠萬彙也集者何萃衆美也一人之聰明有限故去己聰己明而匯乎千萬人之聰明則聰明無窮千萬人之性靈無殊故原自性自靈而通乎千萬人之性靈爲[illegible]己之性靈則性靈益大若此者非役役千人之謂也役役乎人則人將役我而我聽命於人又非矯矯乎衆之謂也矯矯乎衆則衆將矯我而我無以自將此其道如大將之在軍中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及仗鉞登壇左挾右麾纛舉鉦鳴而材官偏裨五花八陣動若霆擊馳若雲流制勝在俄頃之間矣又如大冶之在洪鈞鼓盪清風光騰紫焰鉛石砂礫潛鎔默化而良金精鐵煥若芙蓉燦若寶鍔吐華在紅鑪之內矣且如天道不言隨機斡運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更如江流河曲浩浩蕩蕩千支萬派朝宗于海故曰集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始條理終條理聖智之事也夫事爲聖智之事必其人有籠罩六合包併八荒之心立身萬仞俯視一切之概而後可以上下千古奔驅三唐而集一大成集成猶之治絲人理一縷人業一染已而付之機上杼柚既成則貴人衣之不曰某工之所製也但曰某貴人之衣錦美錦也猶之乘馬伯樂相之王良御之造父驅之貴人乘焉而過於市市人曰貴人之馬良馬也不問相之御之驅之者誰也猶之宴賓宴賓者酒人奉觴饔人奉饍鼓琵吹竽客必甚樂明日不拜樂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猶之治宮室大匠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方圓既成則規矩無功而主人謝大匠曰巧工也及宮室既成邦人相賀不賀大匠而賀主人主人居之也凡此者皆集之益也集之妙也

副憲蓀園黃公長君又堂年青而學贍才大而文雄其爲詩擅典麗復極清婉絕不規摹前人始以一層樓草示予讀之殆獨抒性靈而聰明過人者近又以園居遣懷集唐詩相示請予序予美且評曰此誠息聽去明不自用而用人以成一大聰明者歟又養性屏靈用人實以自用而衆著于一大性靈者歟何按律則天然色相比偶如秋月無痕此化工之妙吾無以形容則仍以徵之園夫園所以園羣芳也假使一畝之園獨樹一木雖摩霄披雲莫取也一園之大止植一花雖仙種異品不貴也惟層臺小閣奇石方池繞之以楸梧襍之以松篁而又濃桃煙柳以間之菰菱芙蕖以映之若芝蘭若芳桂若菊若梅以及紅藥火榴千葩萬卉之類風翻雨灑雪壓霜飛斯足觀也卽園之所集而爲一大成者也匪如是奚足以當又堂之遺懷

周秉節明經詩序

闢之乾坤不腐歲月如新以善變也能去故也善取新也春嬗而夏夏嬗而秋秋嬗而冬冬又遞而爲春何其變也以故山川草木春豔冶若妝夏蒼翠欲滴秋蕭瑟而高冬隱秀而童又何其新也是知風散而雨潤雷動而雲蒸不相假也潤下則鹹炎上則苦曲直則酸從革則辛稼穡則甘不相侔也霞彩流行而光華輝耀於上河嶽融峙而物繁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抒皆靈氣之所貫通不相掩也其在六經陰陽變易之義則繫於易治忽幾微之由則定於書興懷厚倫之道則刪於詩尊王賤霸之略則修乎春秋辨敘名分悅和神人之方則具於禮樂不相襲也書疆定對授田分井明邦土之殊前室後寢左昭右穆見廟制之別軍服有章符士有數昭命官之序鐘磬竽瑟干戚旋翟定聲容之美朝會燕饗郊社禘嘗極神人之用振旅茇舍治兵大閱示威武之雄發號施令陳綱布紀嚴政教之數各有宜也不特此也老氏清淨之說墨翟變之爲貴儉兼愛之行莊周通天地達死生之識申不害韓非子變之爲刑名深刻之文鬼谷氏捭闔縱橫之術孫武氏變之爲軍形兵勢之法各有道也而況於詩乎今言詩者動曰三百三百耳使三百至今日人人關雎比比棠棣不厭聽聞乎風子變而爲離騷奇矣騷久則陳漢魏變而爲古詩則又奇古陳矣唐人變而爲近體則益奇初盛陳矣再變而爲中晚奇矣中晚陳矣更變而爲宋元則益奇迨有明則變無可變新無從新迺襲襲其冠采章其服瑯瑯其音曰吾大厤以上詞鄉也至襲襲者陳矣乃襲衣著笠似獨釣寒江苾蓑拄搭類遊僧行腳曰吾學宋效放翁也夫宋詩果若是哉放翁步驟少陵卻不巖廊臺閣亦不失爲山中宰相學之者殆又過矣周子秉節一日謁予出所爲詩若干冊請序讀之訝曰安得有此一種不漢不魏不唐不宋之韻而爲此數百篇極老極脫極理極情之章歟是殆曹劉陶謝李杜蘇黃之所不能繩其武而還其鐸並不能爲之助其氣而佐其脈者也奇也彼藉律擬詞者猶之書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爲殊絕因未有蛻棄陳骸自標風格如秉節者也以言乎變變而不失其正大是風雅之遺也以言乎新新而不失其故居然盛世之音也耳目一新乾坤不腐當於茲編覩之

家恆夫弟林臥遙集千律詩序

予與恆夫初莫識閱邸鈔交城平寇事曰此能吏也既予主銓政與兒僉憲爾合寓相值見其長身玉立儀容修偉議其爲非常人私詢爾合曰客爲誰曰吾宗恆夫名吉士者是卽席定交聯譜旋補農曹時用兵不規貨計凡建白惟大本是圖究食足餉裕而賦無加．上察其才令修賦役全書監漕運考成　上嘉之予謂爾合曰恆夫眞才士也而貨言宵缺．御試保和殿識論昌明條議閎達．擢戶垣丰采稜稜而器量寬和每敷奏得大體予又曰此名諫官也尤長於詩賦每相示雖尺璧小璣吾珍之曰殆又大雅名流歟窮奇闡古今文長篇短什無體不備悉臻其妙如乘鉅艦泛滄溟茫乎不知其涯際也曰此古大家宗工國手豈近世修詞之士比緣以勘河累投閒黃山白嶽閒蹤跡不可得予歎曰宜寓物也既歸其　未則耳目手足卷爲已有鴻鵠舉也橫絕四海而莫之能羈蛟騰虎躍不可韁鎖變化離合難以方物矣　上憐勸留諸臣先起今大宗伯佛公

繼起大司空蔚懷熊公及恆夫需補到郎寄跡西巖下惟鍵關不見一人熒熒篝鐙徹夜聲不輟予詡曰此經生學究安見其爲風流儁宕歟夫日月藏精則晝夜繼照矣駃騠伏櫪則千里萬里往矣玉人之琢也窮切磋則美器出女之績也絲分而日洽之則大帛成乃知經生學究所以成其爲國手宗工也且豪傑應世如飈動雲流弗拘一轍玉剖而良桂伐而芳士不遭跌其節未見也故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必有非常之合而跌者率奮彼其媕婀附時捨立身之長策徒以自固者少乎然一跌竟不復振　圭玉棄之如腐鼠誠見其莫有濟也恆夫強毅有立節不出出即犖犖即不隱隱即冥冥若神龍然可以泥蟠可以天飛能潛能見能上能下故足貴也林臥遙集韻止二十字衍爲千首纍纍如珠貫盡祛鉛華自見本眞又其構思緜密造語精深筆有檢制而詞不漫施如堅城不可下鐵壘不可攻吾畏之夫人以身盛心以心盛智一人一心一心一智一人不能當十人之視而一視不止十人十心不能當十心之度而一智足窮萬事譬之月圓千樹而同光風谷百巖而共響以本之初者一也車轂行千里而不滯其軸自若聖人應萬變而不窮其道固在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言通變合道之難也予戲之曰楊雄云壯夫不爲蓋小技雕蟲能令完玉殘大木腐老始悔之吾今方歎是而吾弟顧歆豔之耶恆夫曰郢曲洋洋秦聲嗚嗚亦各自寫胸臆耳予笑曰人有言儒生勝俗士通人勝儒生文人鴻儒又勝通人吾向謂吾弟爲能吏爲才士爲經生爲通人自今觀之殆鴻儒歟恆夫曰兄其詭我哉

送蔣撰哉督學四川詩序

撰哉使君予交素善往往杯酒論文撰哉曰言文易知道難前之聖人傳心爾心不可見而見之道道又不可見而著爲文文非他六經之籍是也學者欲知聖人之文當讀聖人之經欲讀聖人之經當明聖人之道道明而心傳在是矣後世諸子百家之文坱然塞乎域中技也非道也予聞而嘉之適丁丑四川學使缺人銓部以撰哉名疏　上特簡之時暮春偕同人送於國門之外楊柳依依河橋祖餞不忍遽別握使君手而詢之曰萬里之行從茲始矣君將何以教蜀之人士乎曰蜀之人士文首推三蘇詩重青蓮世稱長公文章氣節雄視百代而老泉之文變化瑰偉子瞻之文雄邁奔放穎濱之文汪洋秀傑予何敢少之若於道則未之聞也於經則未之講也是以與二程同時每譏訕而非笑焉豪放不檢追隨倡妓以文章涉同輩以才技薄虛聲未可學也至李青蓮以詩驕人脫巾狂飲縱酒不羈皆非所以端趨向厚風俗也未可學也楊子雲人稱其風聲足以激貪勵俗誠古之遺民可學也而太玄法言險怪立異艱深成奇亦未可學司馬相如摛詞掞藻遇物能賦跡其生平於道遠甚未可學也陳承祚張華稱其班固史遷不足以方而三國史則誣甚未可學也予聞而偕嘉之於是取觥更酌坐茵而請所以爲敎者曰江陽之吉甫文武爲憲詩人美之不可學乎李密陳情王褒作頌胡安講學張綱埋輪李仁甫之名節學術霜松雪柏譙允南之耽古篤學研精六經以及寶田杜氏典册伯生不皆可學乎涪州司戶之正公避地之和靖化蜀之文翁知眉州之了翁不欺暗室之楊季達明義利之辨之緜竹張敬夫可學也閬中之堯叟堯佐堯咨鮮于子駿亦可學也蜀在當年沃

野千里號稱天府劍閣之秀拔峨眉之聳峻玉壘之高寒錦江之澄澈故鍾爲人文磊落而多英峭直而不波靡今則殘矣明季爲流氛所蹂躪殺人幾盡井里無煙幾尋干戈幾經變革文學一變　盛朝休養五十年人文漸起吾以此敎蜀之人士可乎予曰斯言也即前之聖人之道六經之大旨也甯特可以敎蜀之人士敎天下之人士可也又甯特可以敎一時之人士敎千百世之人士無不可也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公今行矣其得士豈僅文章哉古者大夫于役必有贈行之作長安公卿人士咸爲詩歌賡送屬予序予復何言哉即以揆哉言弁其端云爾

宋次眉詩序

唐詩有三變曰盛曰中曰晚當其中也自以爲勝於盛而不知其已爲乎中當其晚也方不屑爲乎中而不知其併落於晚迨至於晚寒瘦神鬼之誚不得免焉風氣使然歟抑天之降才爾殊也三代既遠天眞漸薄感被復朧三百篇變而騷騷變而賦賦變而古風絕律思煩體錯弊於嗜好自昔然已艮山識見異乃思變變屢易乃遺譏中厭盛思變盛故落中晚厭中思變中故落晚而詩亡矣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歷千百載而不變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閻極陋之民皆能爲詩其詩皆祗仁由義可以爲世法必有忠信近道之質蘊優柔不迫之思將以洗濯其襟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裁低昂其音節然後知不變者其常變者其僻也意見之偏智識之下也偏橋次眉宋君與予爲同年友甲辰公車北上張維斗熊閒修陳翼望五人竝馳驅往復予叨第四君未遇偕旋予鄉樸張熊質實若陳若宋名士風流敦大節不矜細行過都歷邑值名山水必互吟且徵妓子三人格之曰腐儒焉識窈窕情多哉故於豔體詩倍留意其他長篇短詠適物適情之作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寥乎飛鳴交唱若鸞鳳之音相近而和之也不變也砯砯乎水環萬壑若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不變也吾觀夜郎之山色如鐵危崖削壁如鋒攢少川原平野故名曰黔次眉之詩獨開霽如晴空曠邈若廣土也又何善變也黔之水幽折突兀倒激奔流穿淵入谷如電擊雷轟故名其江曰盤次眉之詩獨雍容和雅如入廟而覩禮器法物也才韻天放如登岱而覽吳門踞目視也又何善變也孰謂山川能限人能變人哉滇南萬里可類推已竝變而不變不變而善變者可類推已傷哉次眉於去年仙逝迺郎某某杜門思孝走函求光壤

泉故序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十四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劉稗校
受業王抑輯
男虔編

卷十五

譜序七首

大司寇翁氏族譜序

丙子秋鐵菴翁大司寇以新修族譜示予屬序予覽公自序曰至矣夫何贅無已則請爲之申其說可乎昔有周以農事開基當洪荒之世以堯之仁播奏庶艱食鮮食而已稷教稼穡烝民乃粒焉至今讀豳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興又讀周禮至于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慨然而歎其慮民之詳

且正也神聖繼治必有異常絕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以爲異哉然無以養生則飢矣無以致用則勞矣無能正於德則懸矣是以宮室衣服欲其煖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而相賙相賓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閒仁義禮樂之教非肇牽車牛遠服賈則胼手胝足力穡事以勤播穫用孝養厥父母此即公五世力田食耕衣織老農老圃兼耕與讀之說也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於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其要在於尊祖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如溯流而窮源源則其本也緣木而竟根根則其本也此即公迴厥祖由中州而越而閩而吳以逮夫常熟九世祖景陽公爲始遷而獨尊之所謂知本是也夫知有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故君子於其身之所自出者生則敬而事之爲之甘膬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躬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使親因以顯揚久而彌章是以君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廣愛則必有以教之教之則欲吾祖之孫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刑罰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弈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羅綺輿馬好

爲奢侈奇技淫巧蹈於風愆也又即公登華要而守儉樸處子弟習於紈綺不知稼穡華侈相尚之戒也夫爲子孫者上之道術才略高世而拔類或見于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者聖賢之流也次或排難解紛扶衰拯溺能濟當世爲遠邇所依怙者豪傑之士也下此而爲善於鄉行法於一家事親而孝事長而弟孝子慈孫之行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術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善不適於用爲可不學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匪特異於物欲異於

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仰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於知天其業始於修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如是其大也柰之何徒美文詞滕口頰搢簡牘聲華以相高虛譽以相競憑藉父兄以門第相誇耀懷利以相傾挾勢以相軋此又公紆青紫爲顯官子弟蔭藉高華負文采風流之譽曾幾何時而禍敗相尋皆蹈於窮餓而不自知之故也吁至矣予何以序之卽公之詩語旁通曲暢而流連不已焉因以見富貴不足傳惟修德爲可據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彌磽田瘠壠雖有萌櫱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之使然耳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衰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庫廥不足恃也得之於勞勩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人其尚務修德哉尊祖哉務合族睦族而教之哉此鐵菴公作譜之意也

曹蓼懷學士族譜序

嘅自封建罷而宗法廢宗法廢而譜牒與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況在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爲孝子仁人水源木本之思乎隨唐而上選舉必稽于簿

狀婚姻必由于譜系是以圖譜有局郎令史有員知撰譜事有專討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爲攷定藏於祕閣其制最詳且明也五季以來法始大壞至今日而蕩然矣孔子曰學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于義者薄于仁尊而不親是故義非仁不立也仁非義不行也苟明于仁義尊親之說斯能不失夫先王尊祖敬宗睦族之遺誼若遷固之作序傳也韋孟之賦在鄒也謝靈運之述祖德也皆能不忘所自生者也三代而上父老皆敦長者之行其羣從子弟皆讀書息業恂恂孝謹無裘馬蒱博遨遊之過歲時蜡臘賓祀讌醵之會秩秩娀娀同姓之人疾相撫患相拯貧相恤死相葬老幼癃疾者相養婚姻凶喪相助且于其歿也爲之行狀以上史官爲之誌墓以昭後世爲之詩若文以闡其嘉言懿行以藏于家而勸戒其子孫未已也又爲之合族以敬承之和洽其門內以順適之修身勵志自戒其名以顯揚之此孝子慈孫之行也昔之聖人止有教孝之書別無教忠之旨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武周達孝不過曰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遂及于子孫臣庶饗帝格天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咸舉此而推之耳近世俗薄卽譜牒一事半廢于貧賤之人大既貧且賤矣身不自給安得不視族人爲秦越人此亡足怪也至于富人重鎦銖居乎慮族之貧者相覬覦恆思遠之遠之又安能聯之且恥衰落附地望攀援大族相矜詡爲乎望焉望之則在貴顯矣貴者習詩書明王制讀祭義講周禮復傚焉自修先世之遺澤豐功且忘之又安望其攷氏族之分合發潛德之幽光歟則譜牒安得而不廢悲夫族大則派分服殺則情隔蘇

氏云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勿至于忽忘焉可也嘉善曹蓼懷學士持族譜二帙屬予序予以弗文辭公曰予觀先生爲少司成彭萊洲序而知先王綏世甯民之意每寓于化民成俗之中宗法祭法之行特重此報本返始之道于孫貴錄其先人也爲僅孝廉序而知敬始昭緒合散一殊以繫思於弗忘之宜篤也爲史氏東觀國典序而知別子繼別繼禰大宗小宗之殊及同堂異室禮嚴義立之義源遠而流合也其奚辭因覽譜昉自吳塘公續修則泰宇公始於庚子迄于丙寅旁搜博訪又十餘年而訂始眞高祖梅軒公遡求四代以信菴公爲始祖厥後簪纓冠蓋科名文物代有顯人詳載備述纖毫靡遺矣及峨雪公以葩經魁浙闈戊辰會試以第一人魁天下生平忠孝大節理學文章尤爲表著按譜所載首世系

稽厥始緒法諸史表旁行爲圖條列不紊矣次誥敕恩綸琬琰雲漢爲章用光奕葉啟佑後人矣次家傳先世遺行可仰可師摭其郡凡區別以陳矣次碑墓誌銘竹素靑編隧首所鐫埋諸地下詳于簡端矣次小傳行述行狀行次事涉攷質類難概陳大小弗爽分以示後矣爲卷有四通名之曰曹氏族譜云予歎曰支分派衍匪此曷統祖德先型匪此曷彰國典寵榮匪此曷昭桮棬口澤匪此曷存殆散始也昭緒也合散而一殊也尊尊親親孝子仁人之用心殆如是其至歟予何以序之卽以所可法可慨者而請益爲則已矣矣

彭萊洲少司成宗譜序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親長也老老幼幼也遂足以平天下此言殆過哉曰否否從來天下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孝子悌弟之人多故也孝子悌弟之人多則悖亂之行何由而作乖違之心何自而生歟匹夫操戈而向長上徒步揭竿而犇焉思逞皆不孝不悌之人爲之也然則人主欲化不孝不悌之人而爲孝子悌弟之人何道而可開之耶先王綏世甯民之意每寓於化民成俗之中而宗法祭義之行特重此報本返始之道此理之斷斷不誣者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三王盛時君卿大夫保有世封王孫公族守其籍磐石維城徧天下其在王朝小史掌邦國之誌奠世系辨昭穆倫明於上禮行於下有婣睦而無畸行故能繫維人心而久道化成也自封建罷而宗法廢宗法廢而祀事不修雖士大夫罔知纂述先德感假幽明之故有牲牢不具時享

不舉者有因干戈災沴播遷蕩析及世次既遠人私其家罔知論撰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勳勞慶賞以明示乎後世者又有墮其先業不肎播穫肎堂者有譜牒放逸族屬疏遠至於喜不慶憂不弔渺不相關者如是而親長安在乎能門于曰三世不修譜比之不孝若屈平頌高陽之苗裔太史公敘重黎氏世掌天官言必稱先公示不忘也嗟乎生死出處之際大矣子孫而不錄其先人則先世起家之難與艱貞特立之操文章行誼之美後人焉得而知乎予謬思孝子悌弟木本水源實有與國相維持者不僅繫風俗世道之汙隆不可以不急今亦不必如魏晉以門第官人時區區綜核百氏雖卑姓襍譜皆藏於祕閣局郎擬請於　上著爲功令故家大族卿大夫士人不爲祖建祠爲族置譜者罰且黜下而商賈庶民丁至十人不舉者有罰卽丁

微或殷富不舉者亦罰此其事責之督撫學臣郡邑有司力爲勸懲違則有罰如是而羣知一本之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孝子悌弟之人多矣乖亂何萌之有甲戌夏少司成菉洲彭公持其家宗譜一帙示予屬予序予懟曰予滇人也於學無所窺弗文焉能序曰予閱先生文多矣法而可誦質而可傳幸勿辭予覽之彭氏原籍江右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忠肅公四世孫諱克明功趙制使諱淮因留居溧陽號避地公是爲溧之初祖至曾祖爲閩憲使卜居邑之西門稱西門彭氏又四世爲竹所公諱斆由西門而遷南門遂別爲一支稱南門彭氏故南門之譜止以竹所公爲始祖而清江西門之世系則別列於前爲舊譜僅存藁本至辛未年公同族人修輯成而受諸梓首列先世佳城廟制廣狹以及鼎筥牲醴之數拜起跪立之儀曰我不敢不遜稽織攷詳列備具或鄰于滑也次則推本所尊嚴別世系聯遠而使知其先之本近詳疎而使知其誼之宜親曰我不敢不一紛別圖敬始昭緒也又次則世次蕃衍食指離析溯厥始予一人分其流于羣裔曰我不敢不統攝其散而整齊其亂不可使若塗之人也又次則簪紱蟬聯甲第鼎貴　國典揚休　綸章錫美曰我不敢不紹庭則遠而必稽紀恩則縟而必詳也又次則發祥載德代有喆人傳以述其生平紀以概其行畧曰我不敢不蒐綱遺編俾過佚前人光也又次則名卿所投高人所贈及里下謳歌與人頌禱曰我不敢不勒成一書俾後之覽者有所感發興起也又次則詩書栝棬手口遺澤巨細精粗悉先人精義所存曰我不敢不敬恭夙夜如小宛之戒塈茨丹雘如梓材之誥也編五計二十餘卷煌哉尊親惻怛之意油油縣縣

引之勿替繫思弗怠奕奕纍纍靡不得所攷據而旁暢其仁人孝子之思則孝子悌弟之人不更多乎天下之平孰大於是

狄向濤庶常族譜序

丁丑春庶常向濤君持族譜示予而問序焉此仁人之行也予樂爲稽古而斥其端曰吾聞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必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而後萬國之歡心可合也諸侯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故貴制節謹度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而後百姓之歡心可得也卿大夫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故法言法服法行以期無怨無過而守其宗廟而後人之歡心可得也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守其祭祀而保其祿位者士之孝也謹身節用以養厥父母者庶人之孝也由是推之則學士大夫貫合一族之歡心以事其祖考此親親之誼然後民可仁物可愛可知已武周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因之而郊社以事帝禘嘗以事先國以治而孝以達又可知已夫族人之歡心何以合之古者孝子慈孫之愛其親也生養歿哀猶未也爲之合族以敬承之爲之和洽其門內以順適之爲之修身勵志自成其名以顯揚之猶未也歿而爲之行狀以上史官爲之誌其墓以瘞於地中而昭示後世猶未也又爲之詩若文以闡發其嘉言懿行以藏於家而勸戒其子姓凜凜焉時抱不明不仁之懼若遷固之作序傳韋孟之賦在鄒謝靈運之述祖德莫不皆然而又立爲宗法使之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冠昏則告喪葬則赴歲時燕饗相率登宗子之廟而揖讓進退其間此王道所以隆也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宗法始壞矣後之儒者亦欲講求而推行之而託於不可復非宗法之難復也制度之變

風俗之澆爲之也古者大夫立廟又有采地以處其子孫今之大宗降爲編氓者多矣無廟也無田也其能率其族之貴且顯者以歲時旅祭於寢乎此不可行者一也古者族人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子弟有歸器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今之父兄子弟往往爭銖金尺帛而至於怨憤詬鬩相戕殺者殆不知其幾也顧欲舉宗子與族人之衣服什器車馬賄財悉委諸公而無所私此不可行者二也甚者俗澆習薄於宮室則崇之樓臺則廣之梵宇則修之仙觀則造之誰肯置數椽以爲祠捐數畝以爲田予數金以賑族乎又佳辰令節秩秩華筵絲竹繁喧歌喉宛轉其列座者非高門貴客則舅氏妻黨姻婭戚屬也吾族中之老者長者少者貧且賤者無一之或與焉此其視族之人也無以別於行路也可慨也此不可

行者三也是皆宗法之廢之所由來者漸也宗法廢而譜牒興所以繼宗法之窮也總視乎孝子仁人之能愛其親耳倘能守親睦之遺意內外有別長幼親疏有序有無相賙吉凶患難相助伏臘膢腊祭享飲食相周旋一舉念而弗敢忘其親一舉足而弗敢忘其祖是則修諸心者謂之五德修諸身者謂之五事修此二者謂之敬祖考思子孫可守無不慎之始子孫思祖考艱難無不善之終此即能合一族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狄氏之譜創始於仙居令士啟公其後七修今可考者嘉靖萬厤天啟二譜越茲又七十載餘矣向濤君念生齒日益眾系日益疏派日益分而情亦日益渙於是繼先尊翁未竟之志當歲庚午族長老倡其始君總其成焉是真能合一族之歡心以事其先人者也親親之道也且譜有三善焉闕疑一也尊祖二也收族三也其承承繼繼昌熾殆未有艾也是舉也能不失先王尊祖敬宗睦族之至意其知所本也夫其合於禮也夫

史氏小宗祠誌序

宗法與封建相表裏者也封建廢故宗法亦廢至秦而一變迨後二氏出以神道設教喪祭多用佛老法而先王之制作蕩然矣至漢唐又一變以故雖有賢士大夫皆因陋就簡隨俗苟且而莫之與辨甚者於宮室則崇之宴會則豐之弗肯爲先人營片椽置一器以修明祀事亦見其惑也予詩曰習俗華宮室鬭靡裘馬馳肆筵列鼎俎賓朋羅錦帷歲時則簡陋忘彼風木悲蓋傷之也因著宗論三其一畧曰天子諸侯統夫人者也非五宗之謂也庶人者統於人者也比閭族黨之謂也小記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蓋言宗法爲公族卿大夫設也諸侯之始封也有民人社稷之寄有朝覲聘享祭祀省助之政勢不能自領其宗而公族無統國人不可得而治也諸侯大夫不可得而祖也故設宗法繫之大宗聯屬別子之子孫百世而不改宗者大故曰大宗也繼禰者世嫡之弟及其次子或嫡或庶者也五世親盡遷於上者親易於下宗者小故曰小宗也是皆自始封諸侯而言之也宗法盡於此則知庶人以下止可祭於寢無宗法可知矣其一畧曰羅念菴論宗法不可行於後世者有三封建不復舉學校不復脩井田不復制其不行者勢也蓋先王分土置牧以共天位而封建之典行是故諸侯世其國別子世大夫於是立之廟設壇墠得於祫祭有圭田食有采邑有家老以治其事有僕圉臺輿以供其役物備

而後禮嚴禮嚴而後義立而後勢行勢行而後法可盡放名之宗子而族人莫不聽焉此名實之應者也今之大夫起於白屋非有尺寸之藉也戢符而出受代而旋非有定位可以長子孫也致其事即食其力非有體貌之隆於族類也故紈袴之後同於隸厮不自給則轉徙而流亡其或在官不儉身且不能自淑而又遑恤其他欲因合族之義俾族之人悉由於禮其奚能乎其一畧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朱子曰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漢明帝詔令藏其主於光武廟中追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是士大夫家不得崇祠也明矣家禮奉四世而不爲四室止爲四龕所以別於廟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凡有功德於民者皆得以立廟祀爲始祖子孫世守之爲大宗故其廟主始祖居中高曾祖禰分左右

爲昭穆朱子不敢私祭始祖不能分昭穆但以西爲上不惟於古神座東向之禮不合且於今之廟制無所取義不必泥也至於始祖倣楊氏鄭氏五世並列圖或以始遷或以始封或以功德奉爲不遷之祖而有明世宗推恩俾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奉爲五龕即此義也東觀史君其勢其位其時旣不能大合族之道乃又不能恝然已於懷於是爲小宗祠以其志請予敘予披覽之引經據傳酌古準今極於纖悉毫芒靡不備考蓋將以隱合夫古先聖王之良法精意而弗戾又推類廣義神明變通以期宜乎貧富貴賤之可爲而弗難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呂伋公曰宗法未易復而宗子主祭之義可行朱子曰大宗法既難立亦當立小宗法則東觀小宗豈無所本源而然哉予即以膚論弁之不厭其繁以俟君子之裁定

惲氏宗譜序

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蓋以敬始昭緒合散一殊而繫思於不忘也夫人情至則思思則無戾無戾則弗渙弗渙非淆之謂貴有以別之別非斷之謂貴有以統之此譜之所由作也先王創立人紀因生而賜姓胙土而命氏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傳其敬宗之義至於定系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疎備見也自封建罷而郡縣上焉者急富强尙功利一切視爲迂闊不急而聽其澌滅以盡下之卿大夫士優游宴樂勿講於古先王祭法之制爲先人搆數椽春禴秋嘗隨俗偶舉兼視族衆無殊塗人鮮知同體之誼而宗法壞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雖鳥獸草木猶然而況於人乎即一二豪傑之士志欲復古一尋干戈一經變革加以水旱災沴文獻無存往往

言之不能行行之不能久識者傷之矣番陽惲氏其先無稽按譜斷自元始中梁王左相諱子冬始子冬渡江居蘭陵爬斗山下歷漢魏隋唐至今凡六十五世丁至八九百人其間簪纓甲第霞起雲興列載庶秩不勝縷數可謂盛矣粤自岱嶼公暨南陽公攷世系述先德辨異同定條例而譜成今丁巳孝廉名華爲予典試江南所拔士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增而修之悉遵原本生益愼矣哉茲甲戌會試生來　京師再拜以譜請予序予披覽焉竹素所載琬琰所藏文章昭惘恩綸煌煌篇一官爵世次記序列圖堂廡儀物刊以示後篇二先世遺行可仰可師爲銘爲狀區別以陳篇三上溯紛緒法諸史表紀傳序贊爲類而分篇四家世源流不厭詳著厥嗣攸居以名以諡篇五如是則尊尊而親親長長而幼幼而家政立家政立而風俗惇後之

子若孫其尙有不務修德忝其所生者乎以纂述祖德蒐緝故實始克敬矣紀恩衍慈明微別嫌緖克昭矣分自一本者聯而合之審於異派者秩而理之散克合殊克一矣孝子仁人之心殆曲暢而旁流歟古所謂明德遠人公侯必復者於是乎在觀於譜而知公族之未艾也

趙氏新譜自序

歲乙酉士麟年甫十七齡一日侍先大人側問曰祠何爲也對曰不忘所生也譜何爲也曰封建罷而宗法廢宗法廢而譜牒興後人視其力之所可及以復古道於季世斯仁人孝子不得已之衷也曰汝能詳言之乎曰可傳曰古先聖王之治天下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本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

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三代之治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庶人宗法明而禮俗成正朔徽號文章服色權度量衡器械衣服由此而出迨周之衰諸侯相侵暴國亾族散不可稽攷漢司馬子長搜集古遺文僅見五帝系譜尙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諸篇稍稍閒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世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寖散然自魏以來著姓者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矣及其後治日少亂日多海內多故縹緗蝕於戈鋋版籍淪於燐爓播遷蕩析文獻無徵其時人如鳥驚魚散豈尙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而今之士大夫及豪家大族復苟且隨俗無志於返古復始其閒或有一二爲祖立祠講究譜學勒之成書者嘗世大官巨富則然三四世子孫不知書遂迷其所自出此譜

之所以亾也大人曰吾居恒痛此久矣吾欲於室之東搆三楹覆以茅爲五世龕以時享之汝稽諸禮稍稍變通之爲新譜以遺後世能之乎對曰嗟吾家近世無顯人零丁孤苦戶無十人且無田則物不備物不備則禮末由成禮末由成則神不歆族寡則收氏微分卑人無稱焉大人將焉遺曰惡是何言也居吾語汝氏族之重不以某代之貴且富而蕃衍而顯亦不以有人稱之而傳二簋用享更不以祀之豐而來格視乎子孫之賢不肖耳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侯之裔而今世載之簡策以爲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姓嬴燕齊氏也苟以人稱之而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曰伊傅管晏蕭曹房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者尤多三者皆由

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汝身不脩卽于惛淫縱於匪彝斯辱先矣汝能脩身力學不貴亦爲聞人則汝卽其顯者人將稱汝今爲士者徧海內無急於先無禆於俗何別於僕隸汝豈無志歟士麟聞而聳然汗下慄然有悟請曰家世源流無往冊可稽唯大人是訓曰道之先王侯將相名公卿賢士大夫史不勝書然派遠流分旣難前溯安可附會郭崇韜拜他墓爲祖令恥之吾自爲吾所知者而已不必遠引自吾身追而上之至五世其餘則不能詳吾聞有祖自北渡江居金陵有分處安慶懷甯者河陽之先適升華公諱聖傳永樂閒以上元明經授澂江府教授攜家往講濂洛之學遠近宗之學者稱爲啟南先生謂南之學公啟之也不幸卒於官子諱元善字慶長値黔苗亂道阻移櫬於澂之十里亭大道旁葢郵亭也

遂廬於其側暫棲家於其下村舍便於扶歸意也勿何益貧寠弗克歸淺土封之於其前後樹土而耕聊以餬口豈知日窘一日遂爲俞元三百年來始祖乎兼累代獨傳不絕僅如縷且耕且讀科名亦鮮吾聞高祖彌予公諱名卿有名德著於時誌無存曾祖興亭公諱禰凝善士也祖阜村公諱才生丈夫子三人長忍菴公諱紹祖之嗣次仁齋公諱紹先即先大人又次善侶公諱紹宗之嗣叔祖諱勉予一名原生錫爵又族叔白波公諱富如吾皆見之悉貧而耕於亭先公生吾昆弟四人長官字公諱文學予一受德次文吾三光字公名文舉未有子卒四疇字公名文龍子二長石麟次幼殤吾所聞所見循此汝慎之[illegible]退而即其家之材木鳩工爲祠踰月而竣旋爲撰譜貲實而可傳勿敢溢一辭否則甯缺至於拜跪之儀牲醴之設祭日之疎數堂基之廣狹旁行爲圖細大備具若夫大我家聲增修叢載則以俟後之顯者請於大人大人覽焉曰善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十五止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程兆麟校

受業施鼎管輯

男　宸黼編

卷第十六

傳文七首

宮師大學士謚文勤李公坦園先生傳

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戶部尙書保和殿大學士李公薨之十年公之子孟績於麟爲通家世好持先生行狀及誌銘請予曰先公與足下叨一日之長二十年來相關雅知先公深未有若足下者先公未有傳此以煩之足下予曰國有史史有傳此史臣事也予愚昧弗能窺先生萬一能乎哉孟績曰足下篤行人也

其言質實實斯信信斯傳矣其勿辭予以公遭時際會歷仕垂四十年爲鼎臣二十有七載其間論道經邦之大以至從容退食一言一動之微皆有關於天下國家而爲後世法予雖未能洞見精微闡幽昭故僅爲之約略梗概樹鉅標芬以俟採擇焉讀世系狀略曰公諱霨字景霱一字坐書號坦園直隸高陽人自先世諱平福公始公考諱國楷明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官光祿大夫勳左柱國爵少師兼太子太師官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令贈如公官祖考諱知先曾祖諱東少臨洮府經歷先贈如文敏公官今俱贈如公官高祖考諱師孔贈如文敏公官明成化十四年進士官山西布政司參議諱徽者於公爲四世祖五世祖諱甫榮以少參公貴贈奉直大夫六世祖諱德明始遷諱平福世居邑之龐口村皆有隱德是爲望族云讀誕生狀略曰文敏公元配陳太夫人早卒時官詹事年四十二歲繼娶趙太夫人生公於京邸有異相日角河目音吐如鐘成童穎悟絕倫文敏公鍾愛之公生之明年文敏公入相踰歲晉首揆未數月卽以母老乞歸未及四年辛未文敏公卒少失怙恃依張太夫人膝無嬉戲恆戚容癸酉九歲就外傅丁丑十三歲卜葬文敏公於新阡戊寅高陽被兵城不守文敏公起家詞苑素礪廉隅家如寒素至是更蕩然已公乃奉繼母張太夫人僦居京師以張爲都人也娶前辛未進士陝西督糧道少參朱生翁公次女癸未朱夫人來歸云讀仕進狀略曰公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順治二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丁亥充會試同考官得士十九人除檢討改編修歷春坊中允侍講學士充　日講官尋以內祕書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充　經筵講官順治十五年五月以學士入閣辦事公自釋褐迴翔禁苑十餘年致位宰輔年甫三十有四同時并研胡公由沃衞公皆以尙書入獨公以學士超拜蓋異數也是年更定官制改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未幾兼太子太保坐票擬偶誤鐫四級公杜門引咎曰臣實不職鐫秩猶寬典也　先帝臨御久知人善任亦時以恩威示不測居三月　召復其官今　天子卽位詔授光祿大夫己又改內閣仍爲三院以公爲內宏文院大學士是時　上方諒陰恭默幾務決於輔政大臣議事相齟齬公輒默然俟辨論將息徐出一言以定票擬或未當不輕論執每於談笑閒旁引曲喻令聞者心悅然後徐奪其所是而更正之輔臣每屈意從公一時調和匡捄保護善類公之力居多八年夏旱奉　詔清獄釋繫囚四十二人末減七十九人冤

者得自既而復改內三院爲內閣於是公以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如今銜云讀從政狀略曰公少儁宕風流不設城府一入仕籍廼謹飭肅括言行有榘教庶常儼如嚴師自奉廉儉門庭肅然無衣紈之僕餽遺屛跡與人言聲達戶外不爲促膝密語迹稍涉私輒正席改容人往往逡巡引避去立朝風度峻整練習掌故持大體進退賢否賞罰一聽於公不喜立名譽務以忠誠結　主上知其遇僚友始終無閒吳三桂倡亂據滇黔陷蜀秦楚驛騷閩粵相繼逆命會察哈爾部亦叛　天子智勇神聖應變若神命討不庭運籌決策雖萬里外若燭照然公受事久又　上所倚任參預機密　天子嘗曰　授公起草諭統兵親藩將帥方略閒與議軍務及時事人才縝密精切語多不傳退食或至夜分或留宿閣中出或有問應不知蓋愼重爲厎定後旋克臺灣海外皆置吏公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卒佐　聖主平逆亂致太平可謂自任天下之重也讀寵榮狀略曰二十年海內悉定　天子乃以明年正月幾望置酒　乾清宮飲讌羣臣樂作公奉觴上壽　上亦手卮酒勸公賜坐殿上依漢元封柏梁臺故事　上親賦詩公及朝士相繼和　御製序文勒於石公在相位久凡　朝廷大典禮如持節冊立　中宮相視山陵點　神主釋奠先師每以屬公出則扈從入則進講四十年中齋捧者二持節冊立者二荼點　神主者三扈從　巡行者十八　召對進講者二主會試者三　殿試文武進士讀卷者十四充纂修監修正副總裁者十一　恩賚優渥自　御書卷軸以至龍蟒貂綺金銀鞍馬文鏐綵幣念珠行幄上尊貢物之屬無算每　京察甄別諸大典疏陳請罷悉奉　優旨溫留前後不一而足云讀德行狀略曰公性至孝襁褓遘太夫人變後知識哀慕不忘事繼母張太夫人如所生文敏公卒甫七歲公哭之哀執喪禮如成人族黨稱異既貴俸入即以賙族人及貧士不置產業不近聲色不營貨利處暗室如大庭主於立誠不欺言爲世經行爲世法生平無事不可告人德性行誼厎於醇矣讀學術狀略曰公生長世家少力學讀書寒暑不輟入目即成誦讀中祕書數行下日記史漢一指著述甚富魁儒鉅公多出其門弟子之衆近世罕儷閒寄閒於含毫自稱據梧居士吟詠其中有問業者講論不輟旁及天文地理百家言常奉詔觀楊光先測驗日影又考驗昃明短時憲七政二歷異同又測驗火星木星二水星躔度往往定其乖合銖黍不爽雖專門之學莫能加也官閣學時　世祖幸內院每見公多所詢問非疑難事即隱僻典文公對無不稱　旨官檢討時使閩有伴星草及閩役記行略居　京師有心遠堂文集及前後詩集若干卷鏤板以行讀封疾狀略曰公於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乙巳以疾薨於邸第　天子聞之軫悼　特遣大臣　賜奠茶酒宣慰其家既禮臣以卹典請　優詔加祭一壇予葬如著令　賜諡曰文勤可謂極哀榮之盛典矣公享年六十元配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三人長其凝廕生歷官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次其恕廕生歷陞廣東肇慶府知府後公六年卒俱朱夫人出次其旋太學生側史氏出孫男三人長敏迪廕生其恕出次敏啟其旋出次敏治其恕出葬公於臚口村之原餘載家乘中

論曰人臣遭時遇主一心一德能令厥終古今難矣觀公之所以相而　今上之所以用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良德顯名尊

生而享其榮沒而存其名可謂有始有卒矣昔者烝民江漢之章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公際會若此能嚴重任大事務進賢才休休乎蓋古大臣之風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翊運能哉頌曰

人亦有言仙李盤盤柯茂惟本泉甘有源先公龍奮公亦鳳躍鳳躍天池後光灼灼允矣我公順外剛中惟初鑒末一德之恭學强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致主以誠　帝鑒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執其權衡寶有謨謀萬物之平公事　兩朝不言而默事有大疑公言徐決明霽開豁包舉胸臆醇粹而完質直而華公躋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耇表厥元老燁哉文章炳如日星赫赫功施昭昭在人黃河滔滔泰山巖巖典型具在千載猶歌

宮師大學士謚文端杜公敬修先生傳

公姓杜氏諱立德字純一號敬修世居鎮江府之金壇縣明初有諱敬者以昭信校尉從永樂中靖難有功授梁城所千戶世襲遂爲通州之寶坻人舉明崇禎癸未進士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二年以人才薦補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尋考選兵科給事中累轉吏科都給事擢太常寺少卿尋以大臣論薦超擢工部右侍郎轉兵部左侍郎奉　詔賑濟大名還報稱　旨旋遷吏部左侍郎會丁父憂以前任兵部時獲案鐫秩一級服闋補太僕寺卿轉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尋加太子少保陞刑部尚書辛丑正月　世祖上賓今　天子御極以公　先帝舊臣歷有聲績調公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轉吏部尚書丁未　京察溫旨慰留康熙八年己酉特拜公內國史院大學士改內三院復爲內閣授公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一級辛亥　詔修　太祖　太宗聖訓以公充總裁官壬子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　賜鞍馬白金彩緞加太子太傅癸丑　京察請罷　優旨慰留八月　命充纂修　太宗實錄總裁官甲寅　命公相視　山陵於懷柔縣乙卯恭題　仁孝皇后神主旋遇冊立皇太子恩加一級給新銜　誥命遣充冊立　中宮副使持節行己未恭題　孝昭皇后神主壬戌公先因病乞休　慰留久之不愈再請　上以公詞懇切允其致仕　御製送行詩以賜之復遣行人護送馳驛人榮之公既致仕　太宗實錄告成賜公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師二十六年冬十二月　太皇太后崩明年正月臨哭　上以公老且病不任拜起　命學士張公英掖公而行　天語慰勞撤賜御茗文綺以示寵眷康熙三十年六月八日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一有司以公遺表上　天子爲之震悼賜祭加等爲二壇飭所司治葬事謚曰文端蓋異數也公生有異兆長而攻苦績學登第後居諫垣時天下初定　世祖念民生甫脫湯火思欲減租賦興文學以俾兆民阜成而法制未立四方尚未罷兵繇役數起吏或因緣爲奸公次第條舉言甚剴切深中時事有所彈劾不避貴近章疏上人憚之　世祖由是器公屢遷至大司寇吏讞獄或不當輒卻其獄部當受而寄讞法必求其可生之比分別奏之　世祖嘉公用法平恕卽皆從輕如公奏於是益知公可大任矣旗人王某逃至山東匿妻子於前妻父張某家他往無蹤捕者獲其妻適里中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誣張謀死其夫王讞成抵罪上之

秋曹公奉　命清理刑獄檢王榮反覆披閱見單填有鬚長三寸語王逃牌察無鬚公曰計王自張出逃與捕獲其妻纔數日耳鬚安能遽長宜矜疑眾不可無何其主旋獲王到部同事愕然謂公神明是日赦此　世祖嘉之又一日奏事畢趨出　世祖顧問侍臣曰爾等識此人否部人所謂杜佛不要錢不妄殺人之司寇也七月調農部初公為給事中稔知錢穀盈縮及吏所以侵牟狀於是奏請各部寺錢糧皆歸戶部考成一切皆自皆省吏但坐曹治文書不得為奸課以最報時淮關鹽商虧課年四十餘萬有年巡鹽使　題請緩徵意在徐沒下部議獨懼公持不可有客請以若干金壽乞公無言公曰吾俸餘足以自給安忍置　國家如許金錢而得臣資肥己耶力主三年帶徵議人憾之轉冢宰澄敘官方銓政以肅歷掌三部練習朝章遇

事有措置援據掌故參酌時宜兼集眾長期於允當其任司寇最久平反庶獄尤極敬慎嘗曰我待罪都官數年不能自必無過但見得一分盡我一分職分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耳蓋能質實力行不愧所言者及晉端揆時　朝政清平百度修舉天子以寬仁慈恕休養天下天下久已治安公惟恪守成憲一以忠謹　上亦知公持重有大體加委任焉是年　乾清宮告成擇日臨御欽天監奏言吉神在某方不宜從中門入公當次對謂　皇上遷正新宮自宜從中門入且　至尊所在即為吉神欽天監說殊非是　上以為然吳逆之梗賊將據兩川欽天監奏土星入於井　上以問閣臣公曰井鬼屬在蜀分土入於井蓋土尅水之象兩川之平必矣逾月果捷至時渠魁俘於京　上命閣臣傳問諸王貝勒滿漢大臣及九列公議逆罪久未定公奏云此輩重負　國恩宜置重典不宜曲宥　上然之顧謂起居注書於冊且嘉公有古大臣風又逆商原領扳本四十萬懼追沒請仍貨於海上歲計可得若干萬所司奏之　上問閣臣公曰此詭言懼追耳且欲生事邊海後將靡所弗至　上是之後遇病不視事時值滇逆蕩平　上思與天下更始議頒恩赦詔書以公臥病未與議　命近臣持詔款問所增益公以　皇上天地為心纖細俱備臣愚更何贖議為對正月賜羣臣昇平宴　上念公在告特撤　御宴上尊就第　賜公手詔慰問其榮重類如此公在內閣十四年以彝鼎重望為海內儀表功業尊被於人而不謂己出嘉謀日聞於　上而不使人知遭遇　聖時雖以三逆之梗草薙禽獮曾不旋踵緝緯太平之業聲施無窮歷事　兩朝寵遇優渥未有如公之盛者久

之公病不愈復上疏乞休詞甚哀懇　上不得已允其請　賜公御製送行詩外　御書勒石心經一卷怡情洛社圖章一方柏梁體詩一冊前後所　賜御書元狐貂裘團龍蟒服寶璽上駟文綺白鏹之屬甚多古稱君明臣良千載一時眞不虛哉公為人慈和謙慎恂恂寡言及當大事決大疑則持正侃然不可奪遇物坦平不存畛域雖布衣下士無生平之雅者有一善必為稱引主浙江鄉試甲辰會試皆稱得人遇昆弟尤相友愛叩宅錄廕皆先推與今官廬州太守名立本者公異母弟也家居惟課子弟讀書然不為科名計與寒士爭進取皆人情所難者曾祖仁祖朝先父守禮皆以公貴贈如公官曾祖妣趙繼白祖妣李繼張皆一品夫人公元配誥贈一品王夫人先公卒後夫人王今尚在子男四人長恭脊庚子副榜貢生次恭瑢恩廕生

皆早卒次恭俊候補員外郎次恭琫例監生餘載家乘中

論曰夫爵祿者人主之所予也弗予弗得功名者運會之所遭也勿遭勿立至若砥修仁義必求在我公廉刻自厲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本推於人甚恕且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枚卜益奮勵無所迴避動靜纖悉諱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加榮名非獨私其後也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蒙　皇上賜之以謚加之以祭宴之以文其所以照臨杜氏恩厚寵榮遠越前古（麟）受業於甲辰廿載親承座右仰先生久敢不蒐實撰有以備采擇焉頌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我公其剛不屈公在政府有謂其言光輔　兩朝賦贊太平異等　恩禮亨有榮名謙尊而光廣大含宏廉而不劌欲然若沖公初奮跡以學以文梧省夕拜卿月懸清愷悌之仁西曹詳刑度支減賦冢宰統均公誠長者克己存誠見利如畏見義乃爭雖欲毀公其何以能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寇逆不旋踵滅問其卿士百官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作相誰能有竟降嶽乘箕令聞無窮福祿壽考有始有終

李文襄公相國鄴園公傳

公諱之芳號鄴園曾祖諱鮮以公貴累贈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妣康氏繼妣任氏俱累贈一品夫人祖諱登雲號小川累贈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妣蕭氏累贈一品夫人父諱才望號雙泉累贈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妣李氏累贈一品夫人

生二子公其長也豐頤偉幹幼即岐嶷七歲就外傅偶自齋出途遇羽流請止步熟視曰瞻矚舉止俱見非常公輔之相也居常不輕言笑講學以誠正爲主十七歲入泮學使者得卷即閱大書取字示之補濟南府庠學生二十一魁鄉薦丁亥成進士己丑授浙江金華府推官審斷虛公謝絕請託事無大小出入平反必得其情罪之至當而後即安常云倘一事顛倒是非一人負冤不白何以施顏面於吏民之上復禁驕將抑買民物爰郡自兵燹後士子絃誦日衰乃進九學諸生而校藝彬彬向風焉辛卯分闈校士八人皆名宿壬辰撫按委纂賦役全書報成條分縷析垂示久一日撫按偕司道宴集於吳山公適至武林傳令會鞫詞嚴義正剖晰詳明諸公稱曰眞推官也癸巳薦舉卓異　欽賜繡蟒袍甲午四月陞刑部廣東司主事乙未

上諭各部院衙門有才優經濟堪任養民者從優擢用滿漢堂議以公應公以倖淺辭丙申三月陞山西司員外郎是歲委修

大清律十一月遷湖廣司郎中　題留久任丁酉時裁啟心郎公總理十四司科鈔每招必再三繙閱曰各省刑獄閱實於內部若一綫可生不爲看出是由我而誤殺之也平反甚多六月遇　恩詔加一級送一子入監讀書戊戌蒙　世祖章皇帝

御試簡拔由郎中補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奏請釐革私僉民解錢糧以剔蠹竇請禁委官查勘以恤民生請嚴查假冒棍徒以清姦弊各疏庚子代巡山西按部所歷延見士民面詢利弊風行草偃貪墨解綬辛丑撤差回京壬寅恭人胡氏卒於京邸十月乞假旋里越明年癸卯赴京補湖廣道監察御史請　敕部酌議追罰事例過當題爲春日農務方殷踏勘似宜暫緩各疏

乙巳四月巡視西城直陳姦棍詐逃杜刁風而安民生丙午巡視兩浙鹽課釐剔積弊疏劾商蠹革除陋例節省雜費銀兩甚多商困頓蘇差旋戊申掌京畿道事十一月有嚴覈郡守職任最重之疏己酉掌河南道事奏請甄別督撫以清吏治政本關系甚重票擬理宜嚴速請嚴錢糧覺察以杜民累請酌勒限緝賊以安民生請除無益條例以甦弊政密陳封疆關系非輕請疏詞指切直皆報可庚戌內陞以正四品頂戴食俸仍留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疏請嚴議禁止委署貪病民生雜流不宜濫預以信　功令以裨地方奏　旨同大學士六部都察院諸臣定滿洲漢軍漢官品級考壬子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疏議誣良諱盜處分緝賊不宜苛累失主以戒庇盜殃民請議參罰繁密太甚外官難於奉行巡鹽考核當有實政不宜專論課完以恤商困以培賦源請議覈察姦蠹內外畫一諸疏本籍鄰近州縣臨清倉米糴解本色道里遼遠民甚苦之公議改折附入大糧民無運費官免催提公私皆便常豐倉米原解德州民力最勞公議支脫附近營兵月米折省無算十月陞吏部右侍郎遵例自陳奏　旨李之芳簡任佐銓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癸丑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陛辭賜上廐良馬鞍轡抵任甲寅聞滇南吳逆叛查有台巡道吳應鵬係三桂姪男即會同撫提鎮檄行摘印看守密題請　旨定奪衙沿海等處重嚴武備又請增兵馬及試用火器以資勦禦固守三月靖藩耿精忠反報聞人心在在風鶴隨檄各路官兵分守要害復前疏請　敕江南省滿漢官兵調集兩省交界以備聲援江西省於廣信駐屯重兵以防崇安大

關一路或有警急咨調策應四月三疏請發大兵防勦並請　敕江西督撫提諸臣亟發重兵謹守鉛山玉山大路以保嚴疆又遣本標中軍副將王廷梅及薛受益等率兵防守仙霞關等處會疏請給官兵行糧四月與將軍撫院提督公議於額俸餉銀外賞賚官兵勉以大義咸以奏銷為慮公不然以　朝廷錢糧為　朝廷將士之用俾出死力捍衛封疆情理允協且揆之時勢人情洶洶未定小有怨望後急未必能為用也復會杭州將軍撫院提督議駐兵衢州五月統領本標杭協營並江南提標官兵一千五百人申嚴軍令所至秋毫無犯同平南將軍賴塔自杭赴衢先扼浙閩要衝賴將軍承　旨　應軍機事務與李總督商酌而行公身膺封疆重任但盡心竭力以身先之不過為危迫告急之詞惟同賴將軍於地方情形兵力多寡事機緩急無處不爲籌畫在衢滿兵一千餘綠旗兵二千餘逆賊全力屯聚清湖日窺侵犯而副都統喇哈應援之兵馬促未能至所謂孤軍危疆無有過於此時者七月初賊犯衢州公躬擐甲胄同賴將軍督師進攻於坑西大戰轟礮之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少避公曰不可三軍司命少移動即爲賊所乘矣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爲吾死生耳介胄終日整肅軍容戮不用命者以堅士心是役也以不滿四千之兵擊賊數萬之衆一可當百者軍聲大振時逆賊披猖各路鎮營羽書旁午晝夜不下數百道無論是官是兵一至戟門公必呼至帳前屏人親加撫慰詢賊情形示以戰守方略令其傳語某鎮某將知親加飭勵之意而機警識破姦謀即置於法有規避退縮營將必奏參以肅軍紀三衢當衝扼要兵力單寡戰守不能兼應如金華堵禦溫處

兩路嚴州接連徽饒二郡並屬咽喉之地請照例增設標兵以資勦禦密謀招降偵知九龍山偽將軍馬九玉麾下副將韓斌將兵八百人乃移文江南亳州以斌子世晉家人施亮至令持家書并諭札縫履底中使走入斌壘一無所言遣其廝而去斌得諭札遂與偽都司王得功等商同日中斧歷潮營歸降賊勢方張羣情皇惑請用循將李榮統領調集蘇湖等營官兵俾之援勦金衢等處著績疆埸乃募兵三千以定經制且使地方強壯有力之徒不致為賊引誘募兵即所以弭盜自是處州金嚴台紹各屬相繼報捷生擒賊首江楚穆國英以歸恢復遂安壽昌蘭安義烏東陽分水等邑境丙辰公疏言亟請仙霞關為一勞永逸之計請調江南松江崇明官兵而部議以海口重防不便移調令於本省酌量遣發鼓將擊賊進取事宜具奏再疏略曰本省無可調之兵而江南有可遣之將蓋浙當用兵之際衢州滿漢綠旗官兵與賊對壘者二年餘且晝夜不解甲矣至杭嘉湖紹之兵已經調遣略盡惟江南之松江崇明額設兵幾二萬諒此時之賊氣必不能遠及江南也至於進取之路不在溫處而在衢州故耿逆勁卒悉萃於此此賊破則諸賊皆無能爲矣雖馬九玉朱懷德等死守河西似難猝破然其南爲江山西則常山皆有間道可襲我兵一進使彼首尾受敵卽河西之賊壘不能獨完所謂不待交鋒而勝敗之機早斷於胸中者如此偽將軍馬九玉竊據河西以大谿灘爲糧運咽喉又敗　大將軍康親王遂師前進直被其屯糧之地八月十五日大谿灘大捷十七日遂復江山縣城馬九玉既敗遁知歸路已絕冀繞道入仙霞關據守顧諸軍已遵公密諭疾抵關口分路夾擊偽副

將金應虎等乞降二十一日師入三關我兵獲有脅從六十餘人將置之法公曰此自戀故土妻子保性命者耳忍殺之耶乃議釋之草檄宣布　皇上伐罪救民至意於是　王師入閩如摧枯拉朽蕩平反掌大兵所至居民安堵不越兩旬露步捷聞各路獲捷恢復雲和松陽龍泉二縣城也九月疏請亟　敕部議鄰省會師合勦餘寇略曰閩逆犯浙將及三年煽誘句連廣植黨羽巨逆馬九玉等雖敗潰奔逃膽已瓦解而餘孽多伏竄山谷皆與江南徽州江西饒州廣信等府緊相連接如偽總兵周立等則屯踞廣信祝茂華等則把守玉山縣于午門與常山相距僅數十里目今逋誅之寇散布歧界且係崇山峻嶺使彼稍延喘息勢必滋蔓難圖即三省接壤之間終無甯謐之時臣身處殘疆竭力整頓移會進兵仰祈　敕下江南江西督撫及統兵將軍合力夾勦則軍聲益振逋寇無所逃誅矣遣官兵招撫江西逆寇恢復玉山縣城部議加一級丁巳處州椒洞巖山寇悉平廣信府等處報捷恢復江西鉛山縣城又與安弋陽貴谿等縣百姓歡欣歸命江右未平餘孽屯聚地方逼近浙省門庭百姓久罹湯火且總屬　朝廷封疆公不敢歧視題請會勦鄰界漸靖惟偽總兵馬鵬數稱梟惡聚眾於開玉交界之陳郵及德興之白沙關恃眾怙惡公密飭副將武榮蔣懋勳等自白沙關直抵德興擣其老巢連破賊寨木城陣斬偽將數十員生擒鵬歸數以大義誅之凡調遣所屬綠旗各路將士大小一百四十餘戰搴旗斬馘所向克捷皆仰仗　天威遠震蕩平捷於[illegible]繹克奏膚功恢復鄰彊三藩并叛惟平閩獨先則公首掘衢州之力也九月爲欽奉　上諭事部議飛報官兵大捷等事

俱係調度有方擒斬逆賊共一十四案酌量議敘奏 旨李之芳著加兵部尙書仍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爲正一品照舊管事拜疏謝 恩公思平賊之後事之重大而最急者惟有仰遵 恩詔將應行蠲免賑恤事宜亟請大沛 皇仁以救垂死之百萬生靈總三疏迫切縷陳浙東金衢嚴溫處五府屬殘黎阽危慘苦情形請將康熙十六年以前一應本折錢糧盡予蠲免而部議以江山等縣衢所茲未確查分別苦累輕重復具疏四請略云恤民以固邦本裕賦以資國用兩者原屬並重然必使有可存之民而後有可徵之賦被賊蹂躪之地室家離散田廬蕩然雖哀鴻甫集而饑寒幷切若不急沛 恩綸無論舊逋終不能完徒使新逋愈積現徵復虧卽日踹一官無益於事每念兵革之餘傷痍已極欲期民皆樂業復還舊觀實非易事惟蠲此不可復徵之賦而休養生息仍成 國家財賦之地者卽在於此屢籲 宸聰爲恤民計未嘗不爲籌餉計也當年倉卒用兵之際師行糧從軍需未辦先有追回已解閩餉一十五萬兩貯衢州府庫得資官兵俸餉士馬賴以飽騰安輯投誠凡捐貲袍帽銀物暨經各疏題明支用餉銀及捐貲請册悉聽部議開銷無敢假借慮冒者較都封用兵節省錢糧無算而格於部議卒蒙 恩旨允銷公嘗云軍中刑賞關係最重一言不當一事不協大事隳矣奉部文題用文武各官不惟不徇人情亦且不徇己意皆較公其能毫髮無私雖千把微員拔用一人三軍無不服其至公蓋爲各路衝鋒對壘勞苦有功者不乏其人若舍此不用而以未有眞功實蹟者倖授則行間將士誰復有致命宜勞爲 國固圉乎故人心競勸性命可捐何敵不破所以各

路兵行處處獲捷政亦得力於此耳由偏裨弁目拔擢至提督總兵官如陳世凱李華吳英等二十餘人勇略茂著上徹 天聽舉薦賢員屬官人未嘗知有知者或以牲牢之物稍佐軍需必卻之曰凡所犒賞軍中無不知其所由來蓋所爲者極難庶足激厲衆心能得其死力耳嘗面誡屬官曰時雖多事蕩平不難若輩存心行事仍作太平無事時觀 朝廷功令無容寬假余爲 朝廷執法之人亦不敢寬假也然滿嚴而不刻每曰仲尼不爲已甚亦未嘗輕劾一官己未三月具疏自陳乞罷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總督殫心料理効力行間著有勞績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七月會地震 詔求直言疏陳四事請查給難民子女請免荒絕丁糧請復設各省提學請復生童舊額具疏彙報招撫浙江江西等處投誠各案文武僞官共六千二百餘員僞兵人等共一十六萬五千五百餘名各給賞分別歸農入伍俱奉有具見悉心籌畫勸撫並用可嘉事平議敘之 旨樞部議敘武職軍功共加二十九等紀錄一十九次銓部議敘加三級以尙書正一品照舊管事庚申題請操練戰船襲擊海寇密防定海鎭一遇警息卽會巡海部臣點驗出洋掩擊於孝順洋斬獲奏捷以示大創又請 敕部議調福建水師分駕戰船一百號由閩洋直趨溫台浙省水師由定關會師夾勦一切爲窩更請會勦事竣卽以閩來戰船分泊溫台配兵守汛在浙可無成造之費在閩可免修艌之煩以寬物力而省錢糧一舉而數善備矣辛酉會題楓嶺營循照舊制浙閩兩省分轄以見在援勦之兵調補餉不加增三省要害之地鞏固邊防公從康熙十三年驅師捍禦任艱責鉅外禦方張之寇內顧征勦之

兵既圍困此民心又恐有墮士氣千思百慮惟期有濟軍機無債事勢多方調度靖寇安民上賴　廟謨制勝下得將士奮勇爭先平定疆圉至於避亂難民亦有淪陷日久脫走來歸者每加撫慰量給銀米嗣是來者日衆億萬姓扶老攜幼鶉衣鵠面無家可依因遣員於蘆家埠構爲茅屋二千餘間以居之每名口捐米七合以給饔飧飭令分別男女不致雜處然而軍興公帑不可輕支乃與撫院陳公量議捐助而身爲之倡有田可耕更給民牛種而民之來歸者益多並無失所之歎矣又於西安之柏陵街及江郎街廿八都保安橋等處皆八閩通衢設廠煑粥施湯擋委標員管理凡五年賑濟過往來人夫饑民一百二十二萬一千五百名有奇雖兵燹之後民無供役之苦壬戌八月奉　詔班師十一月遷掌中樞癸亥四月赴兵部尚書任辦官論材陟罰臧否一以無我行之爲僚屬所敬服甲子八月陞吏部尚書飭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予奪一秉至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乙丑夏六月間因積勞成疾眉患癱瘓蒙　皇上遣御醫大夫劉存恕祁嘉釗至邸中診視所需藥餌於　尚方御藥房支取調治月餘時復　存問然年逾六旬氣血衰羸具疏懇請解任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銓衡正資料理著照常供職不必以老病求請辭任該部知道丙寅春查敘軍功浙江總督調度官兵有方任溫州擊敗水陸逆賊生擒僞副將何賓等五百名賊陣斬僞都督孫可德等賊兵一萬有餘在大谿灘殺賊二千四百餘名由空衘授爲拖沙喇哈番准襲一次註入山東濟南衛丁卯八月再疏求歸田里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銓衡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必以衰病求罷九月入閣辦事公深荷　知遇殫心職業辨色趨朝嚮晦而退凡有應對處公審慎不苟唯諾退而自省曰　主上聖明萬幾畢照閣臣備位愧無以仰贊　高深未能免素飧之譏也奉　敕充　政治典訓　大清會典　大清一統志等書纂修總裁官　賜元狐帽裘戊辰以疾荷　恩原品致仕懸軸養痾己巳春正月　上南巡道由德州公及地方文臣巡撫以下武臣總兵官以下與在籍諸臣迎　聖駕伏謁道左　皇上勅馬垂問你病好了麼回奏臣病好些了　恩賜上尊玉粒果品慰勞甚厚復詣濟南　行在候起居時遇赦免東省錢糧叩謝　上又問往處離海邊近來路多少尚有筋力能乘馬至此耶即一一回奏甲戌十一月病勢瀕危伏枕口授遺疏謝　恩越宿而逝疏上　聞奉　旨李之芳效力年久前爲浙督時隨大軍進勦歷有勞績簡任機務勤慎素著忽聞在籍遽逝朕心深切軫惻應得䘏典着察例具奏該部知道禮部准吏部咨稱原任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正一品又加三級休致回籍李之芳病故應照定例　䘏典與現任官同按其加級品級給與全葬之價並給一次致祭銀兩　遣官讀文致祭應否與諡伏候　上裁等因康熙三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還與他諡　賜諡文襄　公生於前明天啓壬戌年八月十八日卯時卒於大清康熙甲戌年十一月初二日未時壽七十有三餘詳於行述中不具載

論曰吾觀文襄公生平大節而知儒者有用之學也學匪適用謂之腐儒撲樕雷滯禍瑣拘儒僅僅不敢踰尺寸奚補於世然便用而不由於學揮霍震掉出之無本雖鴻猷碩譽鑠耀一時

譬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扶疏衍溢槁涸可立而待君子弗貴也知此始可以議古人經綸之業矣公少負奇氣英睿倜儻不泥於習及長有志聖學入仕以來務爲建立翼宣禮樂慨然以斯世斯民爲己任而才足以達之得第筮仕節推郎赫赫有聲列臺憲繩糾激揚風裁彌峻擁節麾開幕府中外敭歷不阿權貴不避艱險値三逆叛耿精忠竄浙思逞公當半壁長城躬擐甲冑馳驅於疆場壁壘之間奮不顧身忠勤以爲國誠信以事君踽踽孤踪屢邀
聖眷其始也疏請駐兵衢州請調江南滿漢官兵以備聲援調江西屯駐重兵以待策應又請急發大兵防勦請給行糧議給賞賚以示鼓勵及賊犯衢州破賊數萬於坑西生擒賊酋汪磐緣國英敗賊酋馬九玉來懷德於大谿灘分路夾擊僞副將金應虎等乞降遣副將武榮蔣懋勳由白沙關抵德與擒僞總兵馬鵬之穴而生擒之於溫州擊敗水陸逆賊生擒僞副將何賓等陣斬僞都督孫可德等賊兵一萬有奇於曹平關殺賊五千餘名大小一百四十餘戰搴旗斬將同大將軍賴塔所向克捷三逆并叛平閩獨先公與將軍扼衢州之力也平賊之後黎赤阽危事之最大而急者莫若歷年逋賦公疏請浙東金衢嚴溫處五郡自康熙十六年以前錢糧宜豁蒙
恩盡予蠲免仍捐俸勸賑施粥以濟飢民全活無算班師論功議敘晉中樞歷冢卿入內閣皆密勿要地務抑僥倖絕徑竇門無私謁卿第爵禍及 予歸名完而節亦全爲今夫祿位名壽皆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自奉於身者也大德之人必得若執左券以索責然者是非有心於得之也嘗讀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公以師中之吉荷三錫之命則既以承天之寵矣勞而能謙乃克有終固公所以自盡期以圖報於終身者也夫角與而齒缺翼附而足虧任物且然況於人乎歷觀三代以後大臣善處成功之際而能保有終吉者幾何人祿盛者或晦於名位尊者或劣於德名高者或嗇於壽而壽永者或儉於祿與奪翕張或衰或益雖大化司其柄哉要本於公生平無欲無欲則無我天地萬物皆吾一體莫非我也公心慈量宏平日以學自處未嘗有讐物害人之心履信思順鬼神實相之不然權位重而責愈備經費浩而迹愈疑以一人之情擅一方之刑賞而德怨易至於橫生以一人之力副千萬人之所望而恩澤每病於難溥夫以不平之心加之以求全之意則大忌疾疑謗之乘固宜有所不免然志定而才裕識先而資深培根濬源枝派暢遂性本近道內夷城府外弛邊幅雖處兵革紛亢之中亦未嘗廢學居常油然情雖暢而不綴臨變惕若志雖鬱而不撓度能容眾似混而辨機能料敵似顯而藏至於忙中批荅醉中應酬卽倉卒憤擾之餘可以覆覈百十未嘗遺一此不用之用其用始神無功之功其功始大非易易也昔夫子尊諸子言志於季路則哂之於曾晳則與是豈有遠於恆情哉季路得國而治加以師旅因以饑饉可使有勇而知方固非託諸空言者也較諸履素樂常浴沂風詠同於太虛而無累於外物者以其無欲且無我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誠淵淵浩浩毫無所倚故曰苟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人尚勉於學哉

吏部尙書諡恭定郝公端甫先生傳

郝公諱惟訥字敏公號端甫順天霸州人系出元文忠公經之

後曾祖智菴公諱九思隱德稱鄉里祖銘燕公諱鴻徵舉己酉鄉試爲延長令父棫清公諱傑丁丑進士　國朝召爲戶部給事中歷官少司農三世累贈封俱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妣俱贈一品夫人母李氏封一品太夫人生四子公其長也太夫人孕而被盜墜樓股折有村嫗提藥籃至療之立愈而去蹤跡不可得鄉人竟傳遇仙事公爲兒童鮮嬉戲智出成人及讀書五行俱下丙戌舉鄉試丁亥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陞本部郎中公精於吏事笑談立辨若無意時天下初定訟獄繁大司寇設督理章奏科錄讞詞以輕重比而爲例獨以公任訟獄遂清順治七年陞福建督糧道僉事閩中故無漕米而兵食例給長豐倉倉儲因緣窟穴稱攬納戶公取巨蠹置法令民自輸官自是民便兵不苦饑大軍下漳南糧運多阻公督米二萬石率舟師浮

海達泉州一軍飽騰海疆平巨寇張自盛犯延邵上官以爲非公不能辦公往署設方略勵戰士挫其兇鋒復用閒散其黨羽自盛就擒南服以安署兵備驛傳道復署按察司善政不可勝紀公之始至也兩粵方用兵海寇時發民間反側不自安稅課徵調不以時歷吏其地者又以去　京師遠多縱恣魚肉之公謝苞苴絕羨耗一切寬以法於是八郡一州之人咸安處無動搖其功爲大撫按交薦以卓異舉吏部侍郎孫公承澤成公克鞏復薦之　世祖知公賢獨先被召遂擢通政使司右參議十二年春入覲時少司農公方在位兼理錢法父子九列人竝榮之未幾司農公移疾歸公歷太僕寺少卿左通政大理寺卿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一年間徧歷父所居職人以先後同官矜爲佳事而公且惴惴然懼不克副自顧厥職以錢法壅滯爲

上言請請鑄本收匠作悉從其議漕艘抵通州大雨水漲重運漂泊　世祖命公往經理跋履水次不逾日轉粟貯京通倉於是運船得回空無凍阻患十五年陞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充　殿試讀卷官考滿當廕一子公請移廕幼弟惟謂報可大臣移廕始此十六年正月少司農公終於家公奔喪歸泣血墓廬　恩予二品官例祭葬十八年服闋起補戶部左侍郎是時州縣歲徵稅銀分解各部寺院充一切經費額數少而款目繁各以十分未完論有司詿誤去者相望公議天下錢糧總歸戶部合以十分爲考成酌定一條編法公私稱便康熙二年復還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銓法一清三年升長充會試總裁官取進士沈珩等一百五十人充　殿試讀卷官四年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憲臣職風紀中外聞其請節莫不凜然是時廷議罷

天下巡按御史令督撫巡歷州縣又能大計督學之任多非其選公言督撫身任地方民隱虛無不知何必僕僕道途考察大典不可停宜復舊例綠旗官兵及投誠將士應令所在屯田其旱荒地無田之丁民赤貧者宜并免吏非因公受過遇赦不得還職學臣非兼文學不可程士舊例試而後授宜於庶僚中寬選擇法此其顯然在人耳目爲國計民生之所維繫者至若公忠勤愛國多所密奏不可得聞五年六月遷工部尚書九月遷刑部尚書會有滿司農及直督撫以圈易八旗庄田事被逮時將坐以黨罪下刑部議其獄公偕同官按律徵奏謂當從輕比議雖格不行士論以公爲正七年遷禮部尚書適以太學工完請　上幸學行釋奠禮世覲典尊轉戶部尚書請復州縣存留又請緩徵錢糧又請停畿內圈地任度支不以會計科斂爲

能事日夜思維劑量緩急寬其課程以蘇吏民十一年遷吏部尙書獨持大體言官論事失實例不免公獨議免之先後獲全者數人且疏請寬言路處分例謂從來治亂關於言路通塞優容而嘉與猶恐讜言不至豈可因而加罪又州縣淸查隱地及格者皆增秩或驟遷以裝然相度多不得實公力陳其弊稍裁抑之其風乃息兵興開捐納事例正途日壅公爲斟酌資格按缺分選銓法稱平冢宰長六卿進退百官及會議會推朝審諸大政皆領其事公推誠布公委曲參酌期於至當遇持議膠不可力爭者輒引譬談笑及之其人意移事多有濟公於　上前敷奏條暢剴切所見與衆偶有同異亦必開陳端緒不留隱情上知公深往往從公言十九年李太夫人病公將疏　請養太夫人怒弗許公日奏對治事歸坐臥牀下竟日夜不休一年而

疾作旣太夫人考終於　京邸　上爲軫恤賜茶酒命大臣臨其喪公痛泣悲哀扶櫬合葬經營草土適　駕幸霸州公拜於道左　天子見其羸瘠咨嗟動容賜食與藥又令御醫調治於京師未幾服除再感寒疾殆不起矣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七月初九日薨公生於天命癸亥得年六十有一　上方倚公輔弼及訃聞深加惻惜從優議卹加祭　賜諡曰恭定　特恩異數逾於尋常使公而在調元贊化何可量哉公家世淸白刻苦自勵飭未嘗表飾求赫赫名生平大節惟忠與孝其守官敬愼而持廉事上一以誠在朝持綱紀議事關國家之大者必歸於正其色甚和其言甚婉其心甚苦於是人心有所恃而國是有所定矣歷　兩朝仕宦幾四十年九列歷其八六卿歷其五在農部四載爲冢宰九年於國計銓政尤愼而詳故兩部法經公

裁定者至今守之不變公爲人外和內剛性沈潛喜自晦斂官日尊謙退益甚與人交樂易可親其中不能奪天性孝友敎子弟以敦樸出門無車馬僕從嫁娶儉約殆不如庶民家祿俸所餘悉以資其鄕里貧乏及賓興應試者家無餘財奉母李太夫人老而益篤公退未嘗不在側也門庭蕭然竿牘不至服食起居有人所不堪者故雖抗議而衆不忌執法而人不怨直行己意而　天子以爲賢嗚呼古今名臣如公者豈數數見哉子三人長士鉽二品廕生今刑部員外次士鉉官監生候選國子監典簿次士鏐肅甯縣敎諭餘載家乘中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於靑口村北

論曰吾觀於坦園敬修端甫三先生有遭會之感焉我　朝開國沕穆之休與渾麗之氣翕聚於一時故哲人挺生皆有君子

長者之風今雖先後相繼逝後人儀想三先生純質而樸貌粹言而溫詞坦衷而約守愼履而行方古心古道有非後人所能學者思之如隔曠代居然在望初以上焉端甫先生家尤世稱忠厚雖貴悉如寒士遇人以誠無所矯飾弟兄友善世稱孝悌者莫郝氏若凡先生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人以爲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予旣爲坦園敬修兩先生傳矣於先生安可後謹敘述以備採擇云頌曰

翼翼我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於位士知貪廉領袖百寮四方之瞻豈惟士大　天子曰咨爾忠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同有矩有規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法發思而後言公在　朝廷正色侃侃府名嘉謀發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

勢返有或不然談笑以需遲而愈信孰不公思襄定海疆公殫謨猷以殺以甯八閩輿謳公事太母戲綵於室出而匡襄歸來侍膝兄弟友愛柏堂娛心迄今賢嗣體而信親方倚寅亮爲世羽儀泰山梁木千古同悲

徐元脩隱君傳

徐國麟字遂生別號旭窗居士先世自奉化之白巖徙居於鄞方頤廣額體貌豐偉年二十盡通經史百家之學身經喪亂艱苦備嘗時避兵母繆孺人年邁不任奔走遂生步負以逃倉卒遇賊賊義之曰孝子也不忍加害有田數十畝盡推以予兄國鳳其母甘旨之奉獨身任之撫弟國蛟友愛備至以繆孺人多病慨然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人生學問德業當求有益於親次即求有濟於人豈僅兢兢於章句之末耶因取黃帝岐伯之書朝夕習之歷寒暑未少輟凡諸家之學皆窮源究委理其緒言而一生得力尤在張景岳之類經趙養葵之醫貫其爲人仁心栞篤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每晨初就診者屨滿戶外公輒披衣起延之視疾曲盡其詳雖疾風暴雨如平時家人或阻之曰醫者治病甚於拯溺救焚彼生死在呼吸豈能少有所待乎性磊落有鯁節不喜出入公府當是非曲直無所迴避生平活人無數大江南北翕然慕之長於詩酒遇風日晴美作山水在目則銜杯啄句寄興遙深其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尤念醫學爲人命所關篤心撰述以爲古方不可治今病倣陶節庵之意取張仲景傷寒方藥以己意代之參於脈理能決生死於三年十年之外彷彿古人以大儒而兼擅醫學之長者如朱丹溪孝友至性與之同博綜經史又同功存利濟以刀匕起萬人之疾更

同迢迢五百年桐江甬水天實生之以綰斯民之命豈偶然哉公所著書有素問鈔注十二卷運氣便覽注八卷論脈指南六卷本草發微十卷諸症玉篇十二卷重訂醫指六卷傷寒典要二十四卷虛勞金鏡錄八卷翳紅眞髓八卷重定婦人規八卷古方八陣八卷重定新方八陣八卷類方選雋十卷本草摘方六卷海外驗方四卷內科新法十卷外科別傳三卷幼科慈筏四卷治痘心傳八卷育嗣宗印六卷眼學全書五卷類經選要八卷歷代名醫選案三十卷旭窗居士知非集十六卷凡爲書二十四種爲卷二百二十八總名曰軒岐學海千古醫學之大成萃於此矣子文駒歲貢生操今古文選政名重京師次文炳文炎俱積學有文譽長孫震昌英敏力學年七十四以疾卒學者尊謚曰元修先生議謂立義行德思能辨衆曰元也好學近智勤其世業曰修也

論曰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記曰堯仁如天舜德好生此聖帝之休風也不可及已慮民之昏墊也故平水土黎民阻饑斯教稼穡民不可逸居也乃敷五教教不可無以弼之也乃明五刑皆所以厚民生也此禹皋稷契之盛烈也若夫夭札疵厲時時而有民之不能無疾病也神農嘗百草黃帝岐伯治經方此皆神聖之爲而補天地之有憾亦好生之心也尙書雖未載而其道與二帝及諸臣同其用同其仁故學者能乘時奮庸則以其道而左右天下之民儻道與時違則以其學而救濟斯民之生總之心皆仁心也術亦仁術也徐元修醇乎儒者也學禹皋稷契之學才禹皋稷契之才而心孔子欲立欲達之心擴仁者萬物一體之量有素矣元修又儒而醫者

也因母病而習醫醫既良矣卽以之活人活之不已且著之書以救天下後世如是則生全者衆夫學至生人而仁行矣生全者衆則仁溥矣仁溥孰謂不與乘四載播百穀敷五教刑期無刑者同其功乎禹稷安人稷契教養人仁也臯陶刑人實生人亦仁者也元修活人皆仁也較之呫嗶小儒經生學究與之一邑而不能治付之運職而不能生養空言施濟而無補高談匡佐而不適於用者孰得孰失孰輕孰重也

題張隱士傳後

河陽趙玉峰先生曰神仙之事君子所弗道以其懭恍而莫之憑也可憑者其孝德懿行纖悉讜言朋友有過則面責微曖則諱之不啻吾人物廉於取不欺暗室生平無二色此卽大舜之大孝隱惡揚善之休風伊尹一介不取與之大節大學慎獨之眞功也予愛張隱君嗜於飲不作屢舞態眞仙何以加此又何必乘雲控鶴隸籍仙都而後稱快哉予嘗言神仙幻事也人而仙苦趣也人生如夢者樂醒者苦死如睡者適醒者憂苦其覺者苦有知也憂其醒者患多故也仙取其樂喜其適有知則吾生平之苦及子若孫之苦人世之苦悉不能忘不知是不智也知而忘之是不仁也不仁不智尙何仙之說有若知而一一矜恤之仍是憂患中之苦人夫誰仙矣非百年可了必千年萬年與天地同不朽矣悲天憫人發于患除至千萬年之久何如不仙而一旦忘之之爲快乎彭鏗年八百何取哉吾重隱士者其名其字我用我法爲獨得若大秦漢鐘鼎行楷篆隸旁及繪事兼通文史皆隱士游戲事耳未足爲隱士重輕也子鶴千綽有父風以孝名孫瑤典爲吾儕所識誠樸少文殆道隱士事振輒

下吾敬之請予題遂書之

李仲瀾明經傳

仲瀾名澄昆陽人明季拔貢候選縣令游膠庠敦以行舉高祖雯巖公（諱）資坤以明正德癸酉鄉榜任南京刑部郎性嚴介寡合出守黔之銅仁府考天下廉吏第一嗜書購萬餘卷自號一蠶居士著有風教錄仲瀾讀其書兢兢惟高曾矩矱是守父三辰仕廬江訓導乙亥流寇圍城分守北門城陷被執不屈挐幼子濟同死之仲瀾聞變哀毀遂禮葬收遺骨而葬之抱終天之恨紳士以父忠節請於當事崇祀鄉賢吏建祠以祀顏曰靖忠每晨詣焚香泣拜如一日丁亥流寇入滇奉母洪氏避山谷母疾囑曰我不願終於斯可移我於淨地仲瀾背負母行力竭哀乞村人助之移至甸頭之香雲寺遽逝時四野無煙復乞前人合號負骸至祖塋直至城北之惡照寺搠碳指賊見欲殺之哭告以故賊感而義之始得取指收母骸權厝及平乃治喪事遠近悲之戊子流氛擾滇野賊烏合入州城劫官舍收糧將官（某）星馳往報稱民變請勦民盡逃巢遺總兵崔副將王領兵至公同堉行至清水河被執將殺幸王副將識公面釋而訊之因痛陳地方情形實因山猓饑寒非爲征糧迫故變非關百姓今日之事不惟玉石宜分卽猓人亦不宜輕勦否則反不可測撫之最善適州守鮑公來迎泣陳與公論合遂招撫戮其渠首餘悉保全公之力也兄弟八人卒於兵燹者四蚤殤者二止仲長相依兄弟友恭周公爰訪旌其門曰孝友并賊其事生平無疾言遽色與人和御下寬周人之急能排解里黨婚喪倡義助之壽七十卒此其大略也

論曰傳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仲瀾公值倥傯之難言矣卽其事親也當寇氛擾攘之秋父與弟死於難數千里奔赴負骨返葬母避亂遘疾出萬死一生負骸竝葬憶苦矣論孝於承平易論孝於亂離難若公者可謂處人倫之極變而當事勢之艱危此非常之戹而能成其孝於古今未見之遭全友愛於莫可如何之際故曰難也此其事親事兄兩無愧至於居家之理使得一官吾知召杜匪難再比干可同烈也介扃從綱登丙子賢書公車至都下請予傳故書之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十六

讀書堂綵衣全集

程兆彪訂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薛　晉輯

男　宸黼編

卷十七

傳文十一首

馮少司寇再來公傳

按馮氏系自宋觀察公諱安國始居臨海湧泉鄉其後支屬繁衍歷傳至運使公學易公父繼祖贈通議大夫皆早世祖母陳母戴並以節受旌公諱甦字再來號蒿菴生有異質目重瞳子六歲祖母口授書悉通曉十三學使者擢第一補博士弟子讀書小寒山窮晝夜不輟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辛丑除永昌府推官公歎曰永昌踰播二千里能奉母而去乎欲以終養告母怫然曰我健當偕往遂譆室抵永昌永昌被兵發歲洊饑民匈匈欲爲變公力請上官發騰越餉轉散給時子女沒扄暴者募金贖還之亂始定一日奉憲行令于所屬丈田增賦公極言蠻猓初定若額外加賦恐拋荒激變事乃寢蠻人悅服公性嚴明人不敢干以私丁未以最陞徵江守徵近省會藩下放馬擾民且躪豆麥破民產公慨然曰吏牧民者也苟活民焉避譴乃陰囑里甲忤藩弁而自詣省言曰民不堪命吏不能生虐願聽劾藩雖憤甚而實忌憚公誡勿犯公境督撫交相倚重調公守楚雄兼攝大理雲南諸郡及臨沅道按察司諸篆公益奮厲抑强潚戢悍兵察奸雪枉遠近稱神其署臬憲也景東府三命被殺有司捕賊不獲公窮究根柢得賊贈妓包金紙爲蒙化王奇書拘奇質問乃知藩固山陳理也固山勢重公乘間縛理竟置重辟癸丑逆藩謀寖露公慮有變急遣子永年奉母氏歸亡何難作逆黨執公並追家口還滇母恚恨疾篤呼公曰兒能不屈足慰吾心目乃瞑公殯殮畢勺水不入口逆防守愈密不得死公友人竊言曰今粵藩與逆通顧勢不相下數往復此可乘而圖也盍假以自脫乎公韙之紿逆曰願質妻子往使粵遂得偕安達公粵督撫合謀以粵歸　朝廷聞道疏聞席藁待罪蒙　溫旨馮甦感戴國恩協謀歸正忠悃深爲可嘉著從優議敘時親王九卿會議以知府推陞廣東布政復蒙　特旨馮甦克盡忠貞著超陞廣東巡撫時伏飛騎發蠭午境內貲算不給公悉心運籌俾糧糗芻茭皆得按期分撥以資餉騰尤慎防守廣間諜死事者卹其家疑貳者立斥遣不數月疏數十上皆封疆大計全粵藉以底定詳具粵東奏議中戊午授刑部右侍郎　召見極慰勞任事法尚寬平務權衡於情理之至當間有不合輒侃侃直言如議竊盜之宜分重輕也而邀敘喜賞之風息議滿字之行提宜慎也而賄買索詐之弊消議重犯供口之必錄本音也情詞不至或異而失出失入之患弭奏凡十數進上皆嘉納隨命諸大臣清理刑獄詳訂律例皆公有以啟之凡各案有誣陷者必窮根及株并劾問官爲剖雪　上稔知其才能尋進左侍郎加二級侍　經筵充讀卷官于恩賚有加越二年大兵將入滇　上召問公進兵運餉之宜公指畫山川情形水陸便利之法舉無遺策喜動　天顏公因得乞查母櫬　上嘉歎特敕查發公復疏請歸葬得　俞旨會母櫬於蕪湖遂以是年與贈通議公合葬於石門之故壤公所著有粵東奏議滇

攻見聞隨筆劫灰錄南中集知還堂稿諸刻行世外修滇省志台郡志公生卒配葬及子若孫官配俱載行述中此不贅

論曰儒者攻先王之術而起家所貴濟當世之務以扶救抒忠除邪歸正存其身以有用成其功而不居此其識與量未可以與尋常較也若夫守一官死一節如膠舟不渡木騮不駕烈矣國家奚賴焉夫庶事之未集集之在才紛難之未理理之在智至於潛移默運合道反經則屬之老成之遠圖國士之極慮非沾沾之士所可窺也故求才者智者百人而一大才大智千人而一欲求國士之與老成人則萬人而一何者其器益大其獲益寡也再來公生平孝德及在司李讞獄釋冤守吾瀓穀楚威署列彖清風勁節抗逆藩敷德化晉少司寇明刑弼教此皆居職之常吾不具論獨值吳逆披猖身陷滇南彼時欲圖一死以塞責焉何難之與有況太母及夫人皆離滇而拘回明義理曉大節願捐生以從哉公雖被執受羈不獲死彼其視逆如腐鼠犬馬恆獸也橫則蹴齧牛牧畜也忽焉抵觸牛馬可與言義哉　天威震疊則斧底游魂耳竟聽友謀結逆之粵旣抵粵卽導粵逆絕叛歸　朝然後櫜身待罪　上嘉其忠　優旨慰勞卒也脫虎狼之口鳴玉佩躡金閨揖讓　人主之前抗跡百寮之上鑠哉盛矣夫美玉弗剖孰知其貞芳桂弗伐孰聞其香賢人不際險難受羈曳其孤忠未之見也故凡希世之功必有希世之議有希世之議必來淺夫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然後知再來公當日之不僅以一死了事者之為慮深而識遠也故騏驥不與罷駑共步而別其趨則其貞見矣芳蘭不與蕭艾同臭而察其後則其芳達矣治不賢不彰士不表不異此傳之所由作也

贊曰忠孝大節民秉天常忠有二義合道同方慷慨固烈從容亦臧逆藩倡亂於彼南荒羈莫獲死密圖勛勤精衞填海於烏奚望其力則微其心則貞質以百口脫身粵疆遂導粵逆其戴　天王王赫斯怒殺伐用張維熊維羆我武維揚三方底定刑正叛亡嗟嗟子卿歸來何昂　帝嘉其忠遂晉侍郎始雖委蛇王蠋比量繼則鳴佩常山偕光親迎母櫬台葬泉鄉政績有譜歌頌難忘詞壇稱雄子弗虞颺克忠克孝公之肝腸經權互濟史冊煌煌

巡撫廣西雪海郝大中丞公傳

公諱浴字雪海號復陽取大易尊陽義也先世山右洪洞人始祖成甫公移中山遂為定州郝氏云十一世至恆曙公順治辛卯恩貢考授別駕不仕積學力行世有令德曾祖父俱以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崇祀鄉賢妣俱一品太夫人恆曙公生子二長卽公次內閣中翰莊臨君也公生而穎悟負異材年十三卽以希聖希賢為務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士觀政工部卽上書指陳利弊次年授刑部主政辛卯　世祖章皇帝親政甄別臺班以公才敏授侍御史旋巡按四川時流寇劉文秀等盤踞滇黔東西南三川悉為草竊存川北一區屢遭屠戮一望丘墟公招徠綏輯民生未遂而武弁董顯忠等以投誠　題授司道目不識丁百姓苦之公疏請改還原職仍以副將用民困稍蘇壬辰吳三桂統兵進川南屯劄軍無紀律多逃劫掠公具有逃兵劫殺疏三桂銜之後兵敗三桂棄川北不顧退漢中時補行鄉試士子倉皇恐竄公密檄總兵嚴自明等守城兼請大兵由兩路

劉保甯激發忠義背城力戰遂奏捷三桂擁重兵封王爵中外莫敢忤公獨毅然不少屈爲密疏言其跋扈狀三桂恨無從泄乃陰令董顯忠入都摘前目不識丁之疏具呈展辨賄通胥吏謂識字參處降一級調用川民寃之爲立祠三桂復慮公用乃摭拾前疏指爲冒功必欲置之死地　先帝察其忠從寬流盛京僦居奉天益潛心聖學灑然自得時同徙者贈以詩有祇愁深夜寒凍殺蠹書蟲之句結茅屋額曰致知格物之堂述懷詩曰天心祇許歸龍窟消受周公孔子書父恆贈公卒于定訃音至慟幾絕請假西歸祭葬如禮越二年太母張又卒請假祭葬如父辛亥　今上幸奉天謁　陵公具陳蜀中始末　溫綸慰勉下部格於議癸丑冬吳逆叛　朝野皆服公早見甲寅刑科給事中棠溪劉君蜀人也題薦謂功在蜀疆至今尸祝宜及時進用又　上諭三品以上官保舉人才大司寇蔚州魏公時任京兆力薦謂學守才識骨鯁血性尤爲過人且三桂之仇正爲國家今日云云時大司馬今內閣宛平王公亦薦蔚州少司馬再薦奉　特旨郝浴著免罪取回錄用計受譴至今二十二年仍補湖廣道御史首言　聖學聖心爲戡亂大本兼請召對滿漢閣部諸臣確商大政某利某弊某緩某急又言民生困苦亟宜下詔軫恤以培元氣因條列休養百姓四事時平涼鎮臣王輔臣受吳逆僞劄全秦騷動公疏設防進勦皆切中機宜上可之下其疏于諸鎮尋改掌陝西道事疏籌餉勿過急宜飭吏治吳逆必破勿以討賊故致病民今武臣縱部兵而戕民命有司藉供億以傾民家又督撫提鎮坐名題補半屬行私非盡從地方人才起見急宜停止章數十上皆通達國體侃侃無所隱丁巳　命巡視兩淮鹽課隨條鹽政五疏咸下議施行陋規盡革諸弊肅清差竣例更奉　旨郝浴巡鹽稱職再留差一年從來未有殊恩也公懼覆餗懇辭復奉有才品素優特簡留差一年已有成命不必控辭之　旨尋以增課議敘兼太僕寺少卿淮揚大饑捐振施粥賴以存活者數百萬歲旱復設閘引潮諸場無阻羨金歸帑六無所私增課六十餘萬五奉實心任事深爲可嘉之　旨僉憲缺奉　旨陞補簽所建白皆奉　俞旨允行時粵撫竹君傅公入滇遇害貴陽　上以粵西新復爲滇黔楚閩襟喉必資才望重臣彈壓　俾公往哀鴻未集百困待蘇公除稅派加耗且調劑四事謂虛糜之馬宜汰添設之兵宜裁要害之設防宜預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嘉之悉聽該撫酌量區處自是屹然大定民有起色公處雪塞二十年又遭歷炎荒夙疾間作日漸加劇癸亥秋七月卒惟以　君恩未報學道未成爲憾民止舂罷市聚哭轅門爲肖像立祠以祀之先是傅竹君統兵恢勦需餉急奉有不拘何項錢糧儘其動用之　旨故軍餉不繼挪借以應及傅陷身所挪銀七萬餘未清公逝後藩司崔愓巻署篆事弗察有侵隱之疏荷　上洞悉奉有郝浴前差兩淮巡鹽恤商裕課有裨國用後在廣西巡撫潔己愛民誥命免其追奪之　旨嗣又特頒　上諭原任廣西巡撫郝浴前差兩淮巡鹽潔己奉公恤商裕課後經簡任巡撫粵西清廉愛民克稱厥職其所動錢糧非係入己從寬悉免追取以昭朕優恤廉吏至意其受　上知如此公生平孝友備至樂善好施濟爲文有奇氣嘗歎聖學無眞傳上下數百年惟兩程之學得其宗餘子或章句或禪悅皆非也日夜服膺兩程書尤酷嗜孟

子曰非孟子無由識孔子之面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居恆身體力行戒欺求慊所著周易孟子諸書不郎授梓冀復有所精進也何遽中道殞哉公生卒年曰及元繼配子女諸孫所配所適悉載家乘行狀中此不贅請予文者公次君名林字中美辛酉舉人壬戌進士任中書科中書學行悉類公予之良友也

論曰在昔燕趙之間多奇偉倜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吾自南中來頓轡于境上者久之卽其人跡求紹于先王之書稱引先王知學矣令之受事識不能洞微慮弗克遠及卽奇偉俶儻無取焉以季世滋僞士皆務華標而流於貿賄羣羣然緣士舟而行江河也不亦殆歟雪海公生於燕趙間聞道甚早侃侃正性生平慕二程郎胸襟似大純公駸駸氣象似次正公

嗜孟子郎不移不淫不屈類子輿前後所歷皆耳目官多所條列奏議夫奏議者啓　宸聰而達幽遐者也言弗中窾智弗機先陳說利害而弗情權抑大奸而或私縱厥詞懸懸爲章秩秩威弗揚紀弗振蠹弗抑奸弗戢也漢賈生一代之英也談說治理辨而且當乃竟竽瑟于文帝公擢臺班按蜀巡淮撫粵　天子嘉其議卿士讓其美三方頌其德西陲流其聲大異賈生者以賈挾練達之才公抱閎偉之節賈恆役情于功名之會公忘籌于禍福之塗而又忠誠體國不二其德夫允信而一遵難以語誠始守而終渝難語不二故誠百嘉之宗也不二萬事之紀也本乎性而成於學者也故公疏炳乎煌煌赫焉盛矣吾獨重其錦江之議爲識先而慮遠吳逆畜異謀尾大不掉內外憚之不於其叛早兆於屯川之日矣公首疏其縱兵劫殺再密疏其跋扈狀逆銜而陰傾之又摭拾以附辛　先帝察其忠東徙逆卒叛　皇上特宥而錄之此其膽其識其才其智推社稷之大計是圖豈尋常好修之士才辨之流敢望其肩背哉其他若言邊儲陳防勸興大利滌大弊沛恩膏捐振施在蜀蜀祀在淮淮頌在粵粵祠當世稱之後世颺之皆足以列于不朽之途矣吾未暇悉而特著其大節如此云

贊曰巖巖鄒公嶽嶽人宗周程克紹孔孟是宗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操踰冰雪氣表霄穹始授刑曹繼除作御出巡巴川遠越楚豫令肅驕兵膽寒跋扈武夫交綏文先露布烽煙既靖生聚漸般民懷其惠將忌其勳摭拾罪戾千瀆　聽聞謗貽一篋惑扇三軍賴我　先皇鑒厥素悃姑諭　陪都曲全軀命特搆茅檐潛心古訓格物致知樂天任運隗囂背叛吳濞披猖　王赫

斯怒我武惟揚服公先見黜彼鴟張蔦行立薦烏府重光品無淄磷性若桂薑煌煌奏疏侃侃條對悉中機宜深明　國計且策逆臣必啣內潰得此頗牧足勝熊羆　命督鹽課滌除陋規心清如水額羨不虧爰荷　俞旨再展一期旋陞冏卿晉秩副憲振齊有條黜陟守典提衡繡衣領袖鐵面紀綱之司臺閣之選時惟粵撫邅變貴陽滇黔是穴闔廣同訌　上簡才望俾靖封疆遙嚮節鉞來儀壺漿市泣入騶祇陳四事齊癡漸蘇公私交濟福曜何煦陽春丕被詎意宗臣竟以勞卒離家萬里斂衾一棺襲止清俸篋無餘錢閭里罷市士民聚嬙泣同欒社碑比峴山時以用兵遂致缺額會因稽屈幾疑乾沒嘖有煩言莫之能白爰荷　聖明得免追奪講學思難抗疏　階墀威播叛逆言炳蓍龜生既正直歿亦靈奇河津而後非公而誰

翰林院編修沈耿巖傳

公諱珩字昭子號耿巖海甯邑東鄉之海汾里先世德清人宋建炎初樞密忠敏公諱與求扈蹕至臨安遂臨平再傳而千四公遷海甯之鹽倉累傳至贈公而莫公諱兆廣刻志讀書研精春秋三傳年二十五早世公甫三歲朱太孺人母儀閨則爲士女宗冰霜之節歷五十餘年　旌揚之賜公彌留日瞻睇而自以手約之曰好一枝玉簪慧言其質之縝密而矜貴也稍長出就外傳性聲穎嗜學體素羸承母教勿少怠十歲爲制舉業輒見知先達諸名家十五補弟子員十八論交當世同人於當事座中有辨及異同者公矯然曰今日當論邪正不當論異同聞者縮舌會里中揭竿索餉宗人憤之公躡足曰此不可以憤爲也憤則無類矣佯與之約餉千金卒擒其魁識者知其器識不

凡矣孟津李信平公視浙學搜奇俊會選拔拔之戊子秋試不第借公搜三場卷藏之曰使吾後人知天地間有此種文字也洎入都　廷試第二庚子登順天賢書甲辰會試以策論取士公曰生平學古此其時矣遂冠南宮　廷對擬一甲第二旋更置二甲一名館選未與念朱太孺人歸不忍遠奉養日講求理學經術諸書十餘年闢嚴泉嘯詠未嘗以得失介懷乙卯長安與公有通家誼者欲得公朝夕論文爲援授中書候補丁巳分校北闈得汪楫等六人皆稱物望戊午　詔舉博學宏詞宰相高陽寶坻益都三公合疏薦之己未　御試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傳述論贊有史館三長之目辛酉　召宴瀛臺　賜文綺表裏及遂稱恭進紀恩詩六十韻八月　簡用順天副主考與歸修撰惺巖交相砥礪誓不負　朝廷得王元介等一百六人皆知名士壬戌元旦　賜宴內廷恭進　聖烈頌六月以疾乞歸卽舉先贈公及朱太孺人葬丁卯　恩頒敕命兩世並荷寵榮焉生平素凜繩檢日閉門息機以窮經研理爲務於邑東之龍山講太極圖說顏淵問仁二章于齊安講白鹿洞規於武原之學宮講西銘繼講河圖洛書中庸首章洪範疏義於本邑學宮又著大學經文發疑先後講學惟欲學者于日用事物間求致知力行之要闡明濂洛關閩之傳著述已刊者其耿巖文鈔初集二集龍山齊安諸會語詩集甲辰策稿時藝小問篇曉集六子初集二集三集慧居兩生草諸種其未刊者則有棲遲草宏詞草投閒草消夏詩譚椽部偶見椽部緒論雜說尺牘存稿時藝稿自訂年譜諸種所纂輯者於經則十三經文緯外孝經通解周易精義書禮篇義詩經疏義集要集註精義學庸

或問纂大全撮要諸書於性理則有性理纂四先生學約纂明儒言行錄鈔諸書於史學經濟則有文獻通考纂明史要略明禮考評案筆記諸書他如史遷班固昌黎廬陵三蘇以及漢唐諸家暨有明景濂希直升菴鹿門遵巖震川歇菴楓山姚江崆峒弇州諸家古文古樂府唐詩賦錦囊宛陵東坡諸家詩明九家詩先輩諸大家時藝下至後生兢黃家言皆有纂輯又有見聞隨錄玉梯說苑屑金隨鈔雜組選詩摭餘詩人遺事諸種雖片錦寸璣咸手鈔存笥蓋一生之神力畢萃於簡編學行中無一刻之暇逸也公年七十有七不可謂不壽適一日仙逝遠近悲之生卒年月及所生所配所娶所適詳於狀與銘中此不多贅

論曰吾上下千古未見文章能事獨萃於一門於父子之間若

斯之隆也耿巖先生爲吾甲辰榜名元是科會試專用策論表判公策則洋洋乎晁董而參之以子瞻水心之疏暢論則本漢宋之箋疏運韓歐之體製表則靡濫己極黜徐庾之豔而爲歐蘇之雅用是冠冕南宮爲後學矜式自時厥後研精理學纂修著述雄文大篇爲一代大手筆充棟汗牛海內宗之而令嗣岱瞻英年能承家學復後先輝耀焉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於其所不能公穉穉失怙岱瞻亦穉穉失恃太孺人以母兼父公又以父兼母煢煢相依可謂苦矣讀書無間寒暑無間晝夜可謂勞矣家素貧窶可謂餓且乏矣天欲予之文元而先以選拔嘗之欲置之翰苑而又以絲綸試之所行不可謂不拂矣即以昇之以大任或調元贊化或公孤卿

貳或建業樹勳或萬鐘千駟此天之所以降之任之之意也而官不出木天祿不踰升斗則又獨何歟追觀公文乃知天於彼嗇之於文豐之於彼靳之於文縱之於其子之文又縱之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代亦云遙矣人物之生不可窮究而紀極矣中間王侯將相名公鉅卿不啻幾千百矣而號稱能文者屈指寥不盈百焉造物者何以予人以他美反若不甚愛惜此則難之又難何也蓋文章一道天地之所獨鍾山川之所毓秀洩鬼神之祕而發古今之藏顧倒一世之智勇拓開萬古之心胸雖南面百城不與易焉公一門萃之然則公之所得於天者良厚已公之子之得於天者尤厚而大任尚未可量也嗚呼盛哉

苟星儀公待

按狀公諱雯字夢之祖籍爲丹陽句容人元末徙鳳陽府定遠縣始祖載賜公青從明高帝起淮泗以軍功官彭城衞指揮使至三世祖伯寅公敬於宣德六年遼東備邊始調甯遠衞遂爲衞人焉七傳至公翁凝還公永清樂善好施拯危濟困實育隱德爰生公公生而穎異風度端凝言笑不苟識者知爲遠大之器年七歲遭妣周太君喪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幾不能興翁泣謂曰吾在爾何至此公惕然爲進一粥服喪三年事翁以愉色婉容退而獨處則泣涕沾膺蓋恐翁知之傷乃心也事繼母陳太君以孝聞　本朝定鼎隨翁遷陝西鞏昌之徽州攻舉子業進西安遼學博上弟子員歷試高等有聲於庠康熙二年癸卯南遷翁卒於四川保甯府鹽亭縣之旅次公躬負骸櫬跣足跋涉行千里日夕哀號聞者感慟五年丙午中雲南鄉試文章議論爲一榜之冠癸丑天方兆亂公於擾攘之中持身

應物一規於正至今黔楚多稱之數年閒風流雲散不足言矣癸亥入都　上召見養心殿　顧問南事公應對稱　旨　上悅命供奉武英殿丁卯再　召見養心殿奉　面敕詠　御書竹賦屏風詩一律尋　命濤查　內庫　御窯磁器庚午設立　御書處奉　特旨監造　御筆御臨法書與北地米公漢雯長洲宋公駿業同直　內局多所論定稱　上意焉辛未四月　聖駕北巡　命扈從直隸勤行殿　恩遇有加作北巡賦並詩以　獻是役也車騎行李　上命侍衞趙公昌供給公自以淪落之餘荷　主上特達之知勤敏在公歷十餘載夙夜不遑遂成勞瘁猶時勉強醫藥冀得保餘年以答　主眷然日就委頓病勢形焉時壬申十月　上聞亟　命侍衞趙公昌郎中强君國忠李同大喇麻僧診視復　面敕院醫黄琢等挨躔調治

一切藥餌俱棠　上賜至三十一年癸酉七月二十二甲子終年五十有七　上聞悼惜者久之公初屬疾藥餘猶論說詩書每至夜分乃寐故人牟叔庸亡公爲文祭之哭之慟遂疾斷自朝抵暮正襟危坐神氣肅清二十一日忽曰吾體倦稍安焉甫及席奄然逝矣痛哉以公之德行宜享遐齡而壽不至於期頤以公之學術宜可以展康濟而事竟出于坎壈天乎命哉公至孝性生自以幼失怙恃每春秋祭享流涕沾襟孺慕之誠終身如一日及易簀之前猶呼長公而命之曰吾蕩析離居人也吾祖而上與吾母葬遼西甯遠衛吾父與陳太君葬雲南澂江舞鳳山之麓南北相去數萬里而遙吾死後魂將何依言畢泣數行下又曰吾生無一瓦之覆死無一壠之植家計艱微貽累於汝王孫倮葬絕俗違情吾不爲也但斂以薄棺覆以舊衾足矣

爾其志之公少而好學至老不倦研窮經史百家悉能究其指歸源流以故發爲文章上下千古自成一家言詩溯騷雅漢魏下迄三唐縱橫排奡諸體皆善真書師鍾太傅分書法蔡中郎草書如鐵幹銅柯風韻溢于筆墨之外然皆矜慎不傳自娛而已性方嚴端重燕居無惰容無褻語雖至戚子弟見之未嘗不整冠振衣人有過必面折之進無諛詞退無後言故親族皆嚴憚焉所與游者皆海內名流詩文倡和無虛日著有種松堂文集四卷詩集八卷史贊十六卷北巡紀行錄一卷律陶詩一卷選定古唐詩玉林六十卷其餘宋元明詩選等集尚未脫稿葬于順天府昌平州之松園從治命也

趙子曰吾未識公面覩公之狀讀公之文與詩而始識秦漢人魏晉人真面目決非乞靈秦漢魏晉人口脗者詎非藝苑之前茅名世之間出哉先生奮志千秋之業文不屑舉西京以下詩不屑舉大歷以下語一時修詞之士靡不心折願爲之下而間有謂文須舍筏安所事尺寸古人也者先生獨不謂然引繩操墨幾於神化夫淺夫掇彩徒摭其英華而哲匠研眞必窮於膚澤如射者張侯挾矢期於破的至於頓挫倒插之法又皆古未傳之祕加以句洗字琢一意修古故其詩與文皆具秋氣吾以高潔二字括之少陵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樊川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庶幾足以擬似之至乎生平仁孝性成立德强固端亮嚴正蘊藉宏深使充其用不可限量乃遭逢不偶陷身荆棘方邀　聖眷遽爾溘逝景典型而徵文獻使我僅醉心於緗帙間也可慨也夫公之長嗣沃野公能讀父書文品並貴曾守吾徽亦致飄泊令荷　主知仍

父供奉後先輝耀可不謂榮哉可不謂難哉沃野公不以予謭陋而問傳與序於予是可哂也

先叔考介菴公傳

介菴公予宗叔也康熙丙辰予官銓司値叔丁巳七十初度予爲詩慶之不意訃至仙逝時弟天羽官戶曹少司寇愛周兄僉憲爾合兄諸雁行相對涕泣極哀天羽呼號倍甚黑頭美髯三日而鬚髮盡白予驚曰孝哉至性於時　宮詹繹堂沈公狀其事少司農顥亭嚴公爲誌銘大司農環溪魏公作傳相國廣菴吳公爲墓表迄今丙子越二十載矣一日天羽弟曰兄鳩文大章滿天下學士家得隻字如拱璧豈以詞之雄哉以質貨也文不實不傳傳亦不足以感人雖蔚州先生立朝表表風節清嚴剛正撰有傳矣或兄撫吳越知先大夫必較詳潛德幽光或有

未盡兄易再爲闡之存歿之光也曰嗟乎四君子之言旣據且備予更何以加諸按行述略曰公諱時勝號介菴休甯人也其先出自宋系南渡時散處江淮間至明洪武初八世祖徵君諱汸始居休之龍源郡聘著書倡明理學學者多宗之稱東山先生五世祖諱以清由龍源遷舊墅祖諱廷賢官光祿寺署丞崇祀於鄉父諱完璧太學生世有行誼載邑誌公生而英敏嗜古好學弱冠補弟子員伯氏都諫公諱時用奇之謂必亢吾宗已而遊國雍屢躓場屋無沮色迨太學公歿於眞州公扶櫬返葬哀毀骨立乃喟然曰人生慕仕進爲祿養耳今旣喪所天有母苟旦夕得甘脆以奉北堂吾願足矣須富貴何爲是時太夫人施春秋高遂絕意進取有異母弟受父產一如公而性頗任俠立盡公以己產分授之督中禍又破產力救得解教子無長幼必以義方仕者教以廉長子端箴仕長洲尹次吉士出宰交城次靖士登武進士官杭州守備諸子爭相迎養慨拒不往曰豈可以親故累汝輩交城令嘗製一羊裘寄獻公還書切責自是諸子無敢以絲粒遺嚴命矣公學行醇備爲人倫坊表以忠孝友愛篤於天倫庭帷訓廸終始罔渝也按碑銘略曰先生壽考康强往來錢塘休甯間碁酒文史之樂倘徉自適盡守東山之遺經親師取友歷有年歲故能明於大義不欲婀阿濡忍爲兒女子態使諸子孫孝以作忠勿以承歡膝下爲固執則公身處林壑而每念不忘　君國實遠且大也按墓表略曰公秀外而惠中於書無所不讀人之望其德宇聆其緒言者莫不避席拜下風人與之處溫溫終日如坐春風中恬淡守己博愛與物貧乏者緩急之忿爭者排解之鄉黨悅服而公不自矜其德嗟乎

公蓋以孝友問學之力推廣以及人固綽乎其有餘裕矣使其當盛壯出而用世得以行其所學其事業誠未可量乃艱於一遇而婆娑於啜菽飲水之餘嘯傲林泉優游以老其亦可爲公憾也夫按傳略曰公嘗負笈從顧宗伯瑞屏公鄉之金太史正希兩先生游公固端人而又日聞兩先生持論侃侃莫非忠孝大節砥行立名之說益敦篤門內之行爲爲己之學伯玉公客亡眞州公甫弱冠擗踊幾絕扶櫬江行至蕪關登陸號泣徒跣以歸卜葬從禮公體素豐偉至是羸瘠宗黨相見有不能識者奉母家居垂三十年旣歿哀毀一如居父憂公族姓繁衍懼親盡則疏爲立宗祠置祭田修家乘歲時伏臘集其父兄子弟以饗以讌甲寅冬饒州寇起偪新安新安人恐各謀徙他郡縣公獨以巨壠所在無去志未幾寇至里有惡少年引賊大劫公家公走匿松蘿山趨而蹶自懸崖墮著樹得不死質明爲賊黨所獲公罵賊賊大驚且見公修髯廣頤衣冠甚偉儼若神人勿敢害由是播遷流離者久之寇退而返室廬一空公視之不以爲憂獨登向所藏書處名萬青樓見縹帙無存而東山公所著春秋屬辭師說集傳左氏補注杜詩注諸書鋟版亦皆失去乃歎曰喪吾寶矣因諭諸子恢復之矣嘗以重梓東山公著述爲首務以次子吉士官戶部遇　覃恩封公奉直大夫如其官而公於處亂之後益留意身心性命之學足跡不入城市布衣蔬食蕭然環堵中日讀書數卷體固神完不杖而行朗而吟詠能燈下作細楷如是者復數年壽七十無疾而終生卒年月厥配所出所婚悉載行述中此不贅

贊曰新安朱子生周濂溪二程子張橫渠諸大儒之後而集其

成表彰六經闡子之書若揭日月於中天至今庠序育才師儒講學莫不以新安爲依歸而况生於里黨之間者乎歷宋而元而明有我東山公倡道茲土接紫陽之心傳而德鄰不孤私淑者衆至我介菴公家學淵源溯道之歸本誠意正心之功而遂修齊治平之畧然又履道坦坦絕意仕途卽東山公之屢徵不出朱晦翁之在朝僅四十餘日也修之身也敬其教諸子也嚴教諸子之仕者曰清事親也孝敦族也厚貞諸子勿戀戀於膝下而服官也必以忠勤處鄉里也惠與人也和豈非端本澄源有志於晦菴全體之學歟其致也以不用爲用徜徉於黃山白嶽之間遨遊於武林湖山之勝時消時息或詠或觴變化猶龍可潛可躍豈非又有志於晦菴大用之學歟此正傳也

汪紫瀹明經四孝友傳

于岐汪太翁爲休甯西城人生子八長曰景次曰旦次顯四曰晟五曰旻六晨七曰昻八曰昇康熙丙辰父年六十有六患血瘠罔效危篤時兩長君遠服賈諸弟幼顯十六中夜禱於天刲股和藥進血止已而霍然加健越四年足患瘵多年矣發之痛晨以兄能療父爲割左股療不效之愈又兩年顯食餼授徒于鄉父血症又作晨侍疾再割右臂進又愈甲子春諸兄四七弟皆餬口他方晨亦負米在外父疾大作顯再割右臂以進弗瘳欲割肝母覺奪刀流涕之父遂卒服闋晨游泮踰三年晨忽遘疾蓋前刲雙臂血流過多故也家凡貧數千里謀生養親積勞病甚日昻泣謂曰吾父歿營生於外晨兄能刲臂愈父吾獨不能刲以愈兄乎搶地幾絕兄稍平復危匠人治棺曰昇時卜舉烟乃奮不顧身持匠斧截指進血淋漓調藥飲之終不治邑里

驚訝遠邇含悲有司表之邑乘書之海內名公巨卿騷人詞客咸爲詩歌以慶颺之曰一門四孝友云

論曰昔人稱刲股療親未足云孝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矣夫人臣事君貴于致身箕子微子比干同親臣也或佯狂爲奴或抱器歸周至今人之稱之終不若少師剖心之烈也昔豫讓嘗事智伯矣智氏亡謀爲報仇毀形變身究與同亡豈非所謂貞士奇節耶程嬰爲趙朔客下宮之難嬰不與抱孤兒匿山中孤長卒爲立後人並稱之亦不若公孫杵臼之慷慨赴死壯焉甯但臣事君卽妻事夫亦惟是同衾同穴相從地下之爲表表耳何獨至于子之於親弟之於兄而疑之噫過矣夫君恩親誼共倫臣忠子孝同經致命遂志奮不顧身曰吾殺吾身以成吾仁耳敢求生以害仁乎當親與兄疾篤不可藥時正

百身莫贖之候也父生與生父亡與亡以親所遺之身因而還之于親誰曰不宜而固曰過舉曰奇行將臣之于君妻之于夫靦顏圖存苟且偷生曰此中庸之道從容就義之爲難也如是而向有綱常名教天性人倫歟況一寸肉幾滴血未有生死之關也乃欲惜之曰孝不在是將焉在乎吾卽其引刀含痛時推其一往愛親之心此實當莫可如何之時呼天而天不應呼親而親不言故爲是莫可如何之慇想而冀幾倖於萬萬不可救而救之一著未敢曰天地自我格也鬼神自我動也此仁人孝子不得已之苦衷無可告語無可商量無可籌求之晉見也推而廣之伯夷叔齊之餓于首陽龍逢比干之泣血諫死與夫折檻而進補牘以陳齊太史之簡晉董狐之筆甚而引頸就戮束躬待烹豈立名延譽哉義有所不可故也非曰凡爲子爲弟者

之必出於此也亦曰爲子爲弟者之偶出於此不可謂非孝也弟也云爾不然何以處夫借父鋤耰慮有德色相煎過急兄弟鬩牆之輩乎昔甯武子當衛難時元咺訟之於內晉人搆之於外俞以一身周旋其間不動聲色不計利害橐饘賂醫委曲行權卒也保其身以濟其君孔子稱之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然則汪氏一門四孝友孝友可及也愚不可及也吾故特標而出之以風世云

贊曰殺生成仁捐生守節濟否罔知惘恍已畢越國有孫郭山是宅至行可師一門迭出子遇父危弟逢兄疾藥餌難瘳禱祀無術其心惶惶其色墨墨刲股號呼碎指啜泣父兄苟存膚髮奚惜毋曰毀傷殫茲心力鄙人孝愚昌黎論剡千載而下請視貞石

張節母傳

張節母者俞元癸卯孝廉陸涼州學正諱昌音號巇岐公淑配明經棠化府教授名琮字次璜母己亥拔貢爲鳳李公號梧岡女也巇岐公三十六而卒時次璜君在襁褓母年二十五爲未亡人蓋權于撫孤死節之間而含慟以存也吾讀易而識家人利女貞說文曰貞正而固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之時義大矣哉貞爲四德於時爲冬冬之氣嚴寒而凜冽霜飛雪墮雲凍冰凝其候則斂藏而固結其用則淩厲而淳滀洪爐爍之不爲變赤日曬之不少溫草木得之爲蒼松老柏黛色龍鱗金石得之爲璞玉錯鐵瑩潔堅剛在山川則泰華之削立峨眉之高寒也灩澦之突怒沅湘之澄澈也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則可殺而不可奪可死而不可生百以折之不屈威以挫之不回夫六經之道始於修身中于治家終于治國士而治經具此三者乃得稱儒婦人正位乎內明於斯義乃可無忝於所生吾於張太孺人見之孺人今撫孤成立廿載餘矣中間幾經兵燹幾經災沴十指並作無間寒暑坐子於側晨夕課之巇岐公兄明經綸音偕娣孺人事同翁姑敬而有禮吾次女愼儀其媳也每頌述姑柔恭懿德聲竟日不出閨足不踰閫閾是以雖鄰之老嫗穉童罕見焉其守幽致靜雖古賢媛未能過也夫非有得於貞之義而然哉若孺人者世德相承內外咸協不必言殺而自不可奪不必言死而自可以生不必立名譽而自與冰霜同潔不必見摧折而自然風雷可感過此再數年　國典宜旌彼時闡微表節暨芳流徽垂之青史爲奕葉光次璜更奮翮霄漢上列淸華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咸於貞得之殆亦盈虛消息之理歟

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先考忍菴公傳

趙之先不可考有祖自北渡江居金陵或分處宜興懷甯錢塘者殆數傳云河陽之先迺升華公諱聖傳永樂間以上元明經陞授澂江府教授攜家往講濂洛之學遠近宗之學者稱爲啟南先生謂南之學公啟之也不幸卒於官子諱元慶值黔苗亂道阻移櫬於澂之十里亭官道旁叢鄢亭也遂廬於其側淺土封之棲家村舍候扶歸無何日益貧窶弗克果歸土而耕聊以餬口豈期時移勢改遂爲俞元三百年來始祖歷代獨傳不絕僅如縷且耕且讀科名亦鮮以此地俗橫務農桑子弟隨愚俗長官差勢豪如猛虎且滇處遐荒去君門萬里明季海內多故致奸胥猾吏因緣爲奸役煩賦重大爲擾民民之被其害者往

往傾家焉家世無譜牒稽可考者高祖弼予公諱名卿有名德傳與亭公諱福凝與亭傳阜村公諱才阜村公傳仁齋公諱紹先卽先大人考舉四子長覲瀾公諱文學次先考忍菴公諱文科三光宇公諱文舉四騰宇公諱文龍大人幼業儒失怙百苦備嘗患難流離荒於業志弗克遂以布衣老家道稍裕致奸人窺伺官胥威恐嚇之時世亂刑煩大人曰吾謹避之於羅藏山植松數萬株開種數十畝號松山樵人一日歸省太祖夫人爲黠棍某某指官窘辱百端大人曰彼欲詐財也出貲以賂乃罷又有猾吏某者縢官飛陷逸其欲而止一日一惡少乘酒登門毁詈大人曰不必出將自退矣又惡親欺凌橫逆時加不與較凡此諸荼苦使大人或麟但遊泮卽可脫然人莫敢侮奈弗獲何又流寇遺官坐徵徵糧加數倍以族人逃荒故索之急麟十

九代父往應之非刑拷掠幾死復甦大人痛之曰吾出則父辱子哭子出則父憂子苦傷哉執麟手涕曰汝知嬰兒墮地不笑而啼乎彼蓋以此生有苦無甘有憂無樂呱然一聲若曰孰令吾來受苦也一啼再啼忽知作笑彼豈眞有快於衷而然哉彼笑世之憒憒營營者奚爲也生也苦死也苦貧賤苦富貴亦苦舉古往今來之人咸相待於憂悲苦惱之內其間呵呵而笑者幾人耶外雖呵呵而笑也必有所以攻乎內者存也雖勉而呵呵也必有所以悲其後者伏也嗟哉生人之苦何其極也惟釋氏去父子棄彝倫出火宅入香林將遏活止殺之意寓之於斷酒除葷之中如入五都之市見貿遷之爲百貨雜陳五色炫目迷者惑之智者洞焉貪者戀之勇者決焉其迷者貪者不至爭錙銖之毫末振奮臂之兇鋒遊沈湎之醉鄉痛懊恨之遲暮不

止釋氏能過而弗留者也高居鹿苑鷲峰下視塵勞無樂亦無憂無甘亦無苦謂之眞空此不可學吾愛惜親遺逃山水間汝有聖人可師樂天知命不怨不尤仁義可以澤躬詩書足以養志天道無往不復屈則必伸時乎子必昌勿憂也丁亥年六十而卒嗟乎人世之憂虞險阻多矣夫何以舉而畢集於先考之一身而先考何以一生無生人之樂悉在憂患之中至此極也逾年　王師蕩平滇黔底定民得甦而父逝去科歲擧舉麟乃列膠庠食餼廩庚子附貢甲辰明進士筮仕平遠李官缺裁改容城令行取銓曹掌選事內陞京職遷副憲巡撫浙江江南晉兵部貳轉今官使大人太夫人當此其喜不知何似今母萬太夫人少蘄太夫人僅一歲耳年近朞頤髮尚黑善飯健步履使先母而在不享此乎使大人而壽亦九十正麟撫浙時迎養

泛西湖盛事也亦全福也乃天固厄之吳逆變老母幾不免胞弟玉麟以索餉受夾投河死及乎迎母母憤滇屢叛盡攜家來擬歸金陵由是食指多而費不貲索米長安兼麟學淺才疏屢降罰賞　恩寬宥奪俸尙至三十年貧無以具甘旨家園萬里而難返悲乎自少同大人處困窮歷艱多矣茲老而猶是中間三十年食祿如春花過眼石火一爍耳噫是何全福之未易享而盛事之難遘惟憂患一途則與人生相終始也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曰人生於憂患殆難言矣大人生平俯仰無愧纖過不存至於孝友性成克勤克儉好善樂施振孤恤匱人有貸不能償卽取劵還之族屬丁糧官比代完之嘗言以白鏹百兩計吾家計止用四十餘六十率皆助人寧過於厚慮卽於薄且存誠不欺教麟云凡人幽居于處四面皆有鬼神森列勿

曰暗也臨事一言一動皆有神祇寔聽勿曰微也大人曰吾一生受虧吃苦未嘗不叠悉得力於忍字因號曰忍菴訓麟進德先後之要爲學次第之方麟恐其久而忘之錄之循也著於讀書賦中別載此不錄大人曰吾一生做謹言慎行四字不盡豈特吾山野人做不盡卽尼山大聖人恐亦未必做得盡汝勉之

大人元配龔氏庠生尙仁元長公女繼配曲氏鍾義公女未有出生男士麟弟玉麟庠生麟娶曷氏庠生龔諱承嗣克家公女早卒繼娶歲貢生李諱芫蜚孟骏公女玉麟娶歲貢生卜年公妹宋氏女一適歲貢生馬諱逸翰如公弟達孫三原名澐改宸黼祿生中庚午科鄉試丁丑科進士（翰林）娶直隷魏縣大理寺卿崔諱維雅惕菴公女士麟出清祺生歲貢生未三十卒一子碭泓永生歲貢生娶郞翰如公弟遷翼如公女玉麟出孫女八所

適另詳曾孫十二公富彥師公程純師公范仲師宸黼出公韓魏師公宋闔師公歐永師泓出公抃獻師公寶溫師公蘇瞻師公呂萊師公靖相師公魯曹師元孫十六泰符征吉升符允吉鼎符調吉乾符健吉坤符順吉咸符和吉恆符成吉賁符需吉晉符康吉巽符申吉徵符惠吉萃符聚吉謙符尊吉豫符朋吉觀符孚吉壯符貞吉大人生於明萬歷戊子年七月十五日卒於丁亥年十月十九日崇祀鄉賢先母龔太夫人生於壬寅年八月二十八日卒於甲申年十一月初七日嗚呼先世寒微冬憂冬辱於訛宜隱士麟詳稽備述明著於篇者欲使後之人知前代力本務農起家之難與夫憂虞悔吝之故艱貞特立之操修身寡過之要知命達天之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猶是大人之身教也大人諱才用士麟官　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郞祖妣張氏　誥贈一品夫人考諱紹先　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郞妣董氏　誥贈一品夫人大人諱文科初　敕贈文林郞直隷保定府容城縣知縣再　誥贈奉直大夫吏部稽勳司員外郞三　誥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右通政四　誥贈通議大夫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郞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　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郞元配龔氏　誥贈一品夫人繼配萬氏　誥封一品太夫人

張貞女傳

貞女張名靜懿號瑤雪丹陽庠生楧之女予鄉試座師中翰王辰進士諱灝公之嫡孫女也幼嫻內則儀禮觀古史尤好讀烈女傳每見孝女節婦輒徘徊欽慕曰人生當如是隨時俯仰豈女子耶許聘汪氏子颶廷未于歸而颶廷遘疾女請往永訣母

不可女欲自盡乃從之至汪宅拜舅姑成禮及夫婦覿面哽咽嗚而逝女搶地呼天一慟幾絕哀號變服勺水不入口者數日父勸之歸女曰烈女不更二夫古誌之矣敢有二心以貽父母羞務求成服執婦道以事其姑見者墮淚久之素布荆釵長齋佛前日夕望空而泣翁子宗恐瑤雪留則分庶子之產逼而嫁之女誓死靡他投繯幾斃姑急救得甦烈哉鄉鄰哀之紳士大夫爲詩歌以颺之儒師褒之縣令旌之上憲嘉之將以勵風化云

論曰天地清淑之氣其在上也凝而爲日星分而爲河漢其在下也昴而爲山嶽融而爲河海其於人也鍾而爲聖賢爲君子爲有恆其在女也毓而爲聖女爲賢女爲節爲烈又非上自上而下自下人自人而女自女也日星得女而朗照雲漢得女而

昭回山嶽得女而挺峙河海得女而澄淸以其節也其在於人聖人之道惟節乃著賢人之德惟節乃彰君子之行以節而貴有恆之理以節而永聖女太姒之流也賢女孟母之亞也節女共姜曹娥之儔也貞女麗孝女之烈跡戴氏女之芳徽也然其間有字與未字之分字者如良金之就冶而範爲犧尊未字者其渾金也字者如美玉之得剖而琢爲珪璋未字者其璞玉也字者如明珠之在夜而洞燭幃房未字者其蚌胎也又如梅花之未吐而馨香在萼荷葉之方芽而神骨俱淸更如瑤池之凝華而冰雪作其肌膚月窟之仙子而娟娟者爲其皓魄惟張貞女足以擬之貞女未賦桃夭遽喪所天往覲卽欲從地下未遂翁遏其嫁投繯救甦可謂烈矣易首乾坤歸妹重夫婦家人正家節明苦節言乎名教之繫於婦人者重也仁全此者也義宜

此者也禮執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常此者也其在君臣幸而躬逢其盛堂廉一德明良喜起乃賡載歌千載之遇也倘時際其窮敢懷二心哉正人臣剖心而不顧之秋烈士碎首而不辭之日也此比干之忠夷齊之餓豫讓之吞炭漆身杵臼程嬰之慷慨赴死從容就義者也其在父子幸而藹然一室承懽養志父不必以慈著子不必以孝名家庭之慶也倘所際不齊處人倫之變敢不起敬起孝哉正人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候也此申生被讒而益恭大舜於昊天而號泣者也其在夫婦幸而琴瑟靜好宜室宜家孟光梁案龐德偕老希世之遘也倘隻輪不轉獨鵠不飛正女子不磷不緇致命遂志之時也此荀女懷白組以歸黃泉崔姬斷靑絲而灑血淚之有同歸者也三者皆天地之正氣也

女正儀貞儀合傳

吾生一子七女長正儀適明經李鵬天愼儀適大姚縣訓導張琮三莊儀適畢節令段如蕙四貞儀適大廷尉崔暘菴公三子明經聖麟五敬儀許聘湖南糧道成仲謙公九子六恭儀許聘少京兆王雪園公長郎七端儀許聘　　公　予鵬少孤吾撫之及長婚配正儀躬親井臼徹夜織作生子一名聯庚在襁褓父先任臨安教授旋里以疾卒正儀曰吾死子無依李氏無後矣強撫之三十守節比予宦萬里外吳逆叛避兵山中百苦備嘗教子履聯庚以太學生考職州司馬女一字庠生梅元臣甲子年省覲予至　京師未五十老矣予憐之老母及予荆人相抱涕泣女反慰曰貧者家之常節者女之分衣食粗足祖父母勿憂也聚首三載而旋再五年例得　旌然而苦矣

四女貞儀年十九字崔門崔郎先有弱症于歸逾年而卒貞儀欲從地下諸婢守之日夕號泣猶賈妻封髮誓無開沐之期阮婦作糜永絕閨闈之望矣族人擇族中子名潤繼嗣越七載吾三女莊儀攜家由畢節至金陵省覲予荆人以婿段黔中督撫舉廉能馳京　陛見也因議爲潤聘段長女爲婦貞儀自魏縣往冒雨抱恙見撫淸減異昔延醫不藥處富貴之家衣裳在笥不御珍饈可得不進惟日夕啜粥以不獲卽死爲恨旣而肉漸銷容漸改於丙子九月二十六夜偶體倦伏枕一日卒訃聞老母九十七在都慟之至予慟幾絕荆人夙有血症益加焉予哭之詩曰未亡人不計遐殤忍痛卻醫意自長一十九齡婧節苦百千萬載夢魂香完名遂志吾無怨割肉剜心毋斷腸知汝初心今已矣人生乃得有綱常潤奔江甯扶櫬回魏與夫合葬志

得矣然而倍苦矣

論曰吾嘗謂綱常名教之大繫於丈夫子者輕繫於閨中之秀者重又綱常名教之失失於丈夫子者十之二三失於閨中之婦人者常八九蓋丈夫子而聖成其爲生知安行之聖人而已丈夫子而賢成其爲道醕德備之賢人而已丈夫子而豪傑成其爲千人而豪萬人而傑之人而已即不聖不失其爲賢不賢不失其爲豪傑不豪傑不失其爲庸眾人即不庸眾亦不過爲匪人爲不肖人而已無關於綱常名教之大也在婦人則不然婦人所繫者名節也婦人而能全其節將不聖而聖不賢而賢不豪傑而豪傑矣否則不惟庸眾人之所不及匪人不肖人之所不齒而損於綱常虧於名教者豈淺鮮哉若其身爲未字人爲未亡人未可以渺焉弱質視之當以五嶽以七曜視之并不

可以貧家井臼之婦荊布之儔視之當以龍門之砥柱大廈之梁棟視之也撐天撐地維持人物立五紀張九法全於節之一字操之不然堯舜而欲治唐虞之天下末由也禹湯文武而欲治夏商周之天下弗克也易詩書禮樂之爲經女不節則無經仁義禮智之爲性女不節則無性臣忠矣女不節則無忠子孝矣女不節則無孝孔子欲以之爲教不能也周公欲以之爲輔不能也日月欲借之而明不明也風霆欲借之而壯不壯也然則節之所繫如是其大哉吾長女正儀四女貞儀皆以節著豈于一身一家之幸哉綱常名教之所關至大也又豈直于閫教之善哉得之於性生者必有異也此又祖功宗德之所貽天地清淑之氣之所鍾山川靈秀之氣之所毓也仁義禮智於此乃有攸歸易詩書禮樂春秋得此乃成正傳此即忠臣孝子之同

烈日月之同光風雷之同壯又即唐虞之休風夏商周之盛治也女無憾吾亦無憾矣

周烈婦傳

烈婦姓徐氏有儀容年十七字郡城周天輝甫七月而夫亡哀痛不欲生烈婦父母居於鄉至烈婦家婉慰曰兒何痛之深耶吾爲兒擇夫耳烈婦曰兒自有志勿爲苦也若更二夫有死而已父復強之烈婦號哭欲絕父以新喪悲甚徐爲之圖烈婦季父遂生有名德居城中其父過商遂生曰不謂此女有此節烈兒宜成其名何至乃爾不聽越歲父潛擇人給烈婦曰汝母思汝可一日歸以慰母烈婦曰兒亦思母但不欲歸甯至季父家一面父強之行終不有往壬子正月十一日其父與其姑謀竊竊私語烈婦心動曰是終欲嫁我也須臾母至拭淚而入烈婦

迎謂曰毋眞不欲兒死守耶母曰吾憐兒年少何自苦如此吾與爾父熟計不如嫁爲得所守終無益烈婦曰已知之矣即欲自盡母隨之不得脫面黯然若無可爲侍坐久忽聞人聲雜沓蓋輿馬僕從迎娶者至諸婦竈下作食其姑方與媒氏較金多寡母囑曰速戒汝私吾出視汝姑即來飾妝也烈婦闔門自縊母還視戶已閉闔依依有聲斬門而入已死矣

論曰國家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從之謂也倘不獲然君可以不禮臣不可以不忠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可以不義婦不可以不從是於遭逢不偶之中猶可以維持於不墜者此也昔之人有憂天墜者夫天豈能墜哉以持之者無人故也又曰狂瀾東奔豈狂瀾果奔哉以障之者需人故也奈何士大夫誦法先王或至悖其君父者有之反

不若婦人不習詩書未必有湯火之烈在前鋒刃之威迫於後而義塞於中斷斷然與其生而抱愧甯若死而就安如石之貞足以增五倫之重者夫豈樂死而惡生哉良以有所不可則惟有舍生而不恤者也徐烈婦不幸遇所天夭折視其義不啻泰山之重自視其身若毫髮之輕投繯立斃一死而已心得夫目瞑天氣清於上地道甯於下四時順布而流行於其中三綱五常悉協而植立於萬古視夫人臣事君之懷二心或反面事仇與夫受人國家之委棄若土梗者甯不愧死哉又視夫人子之敢於悖其親或妻子具而孝衰於親或不順其親者豈非雖生猶死哉甚矣烈婦之所關至大也徐烈婦之所全足傳也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illegible][illegible]葉校
受業蔣[illegible][illegible]輯
男[illegible][illegible]編

卷十八

詩序十三首

壽大學士張京江先生太母何太夫人八袠序

乙亥秋初朔六爲大學士張素翁先生太母何太老夫人八袠設帨之辰長安之公卿大夫及珂里之宦任邸寓者咸爲製錦賡歌稱觴遥祝以迄士農工賈父老童稚莫不歡呼忭舞塗歌巷吟爲太夫人慶內閣中翰諸君亦爲屏介之請序於予予辭以弗文弗獲乃受簡颺言曰上天篤生碩輔以佐　國家太平休隆景運豈偶然哉既有兩間淸淑之氣以孕之川岳之靈以鍾之五百年之昌期以應之又有賢父慈母以育之教之當在娠也有胎教及其生也襁褓乳哺有教出就外傅有教庭訓有教古稱丸熊畫荻孟母三遷則慈母之功較多太夫人閥閱名家世爲望族幼嫺內則精通書史相湘翁太老先生舉鄉試第一成進士致身通顯歷銓部督學中州冰操雅化皆太夫人內助之舉丈夫子六長禮存君丁未榜眼次即今相國素翁先生次候補大行人賓存君次刑曹偒存君丙辰進士次農曹偉存君戊辰進士次端存君明經雖兄雖弟名振一時吾聞欲知母德當觀子賢又曰欲知子孝徵親遐年此理之斷斷不爽者相國昆弟早歲擢巍科先生弱冠讀書中祕已而啟沃　綸扉賦性澹泊律身兢謹公忠許國清白傳家從容整暇一無所好退

食之餘周旋斗室匡牀危坐茗椀鑪香晨夕一編披覽靡倦研精抉隱不娛經生且至誠無妄天君泰然達於天人性命之旨精於明體適用之學包乎內聖外王之理淵源家學微顯一致此誠意正心脩身之要太先生教之於昔太夫人教之於今日者也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登四海於雍熙文教用敷含元育萬而又愼選經術醇儒置之左右以資贊翼一德一心先生應運而起天工人代以襄放勳重華極治之盛有而不居退然若不勝豐功偉伐雅飭淸風仰佐　皇猷俯嚴請託才大而心彌小業成而志愈篤披星而入撤燭而出核古準今兼綜巨細立身行己爲百爾矜式遵逕　堯舜得行其道胸若天空霞斂纖毫不著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美哉無他技之休風也燮理憂勤朝乾夕惕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治國平天下之道太先生教之於昔太夫人教之於今日者也諸公皆學贍而文雄光耀人寰先生奏疏剴切　召對簡確記傳詳覈讚頌深穆箴銘警嚴歌行風雅何一非裨　廟謨功名教者蓋先生所體者道凡爾謨嘉猷訓飭有位損益文憲及兵刑禮樂前史後紀　寶冊鴻文簪筆之臣彬彬美盛莫不倚先生折衷潤色裁定而後　上之　皇上上嘉焉乃　頒布中外或藏之祕府此文學之要太先生教之於昔太夫人教之於今日者也若夫先生與諸昆忠誠動於鄉里孝友洽於家庭而取與一介必嚴先生自奉甚約蔬素不厭刻厲彌深不居終日如對神明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自牧之道飲人以和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見者躁心靜隘心融雖剛情蹇諤而道德之容未嘗不藹如也此立德之固誠中之形太先生教之於昔太夫人

教之於今日者也噫太夫人眞壽矣問何以得此非由體親心養其志弗養以口體者耶而孝可知矣太夫人諸孫林立皆英英鶚起天門君甲戌進士授庶常骨肉太和薰蒸而貢諸膝下太夫人神志康悅耳目聰明詩不云乎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膚爾之玩拱爲大椿固不假苢苓以引年也古賢母有反鮓示警擘金魚示戒以逆相成者尙馨千禩況太夫人懿行純美貽範令子流澤永永壽以身壽以德壽以名兼壽於天下期頤不於此券歟噫太夫人眞壽矣吾母再七年可幸百齡然具體而微終未若太夫人之榮且大也

大學士合肥李公太夫人八袠壽序

今壬申冬十二月之朔爲　容翁李老先生　太母瞿太老夫人八袠壽且適當前十月公膺枚卜參密勿之年母齡子貴一時並耀親心悅豫永福維嘉公卿大夫咸爲詩歌進觴兒童走卒道路歡呼可謂極人世之榮快遭逢之盛矣公由冢卿入相予爲卿貳於是銓長諸司思介太夫人而嫺其文於予以予與公比鄰而居予母年亦八十有九時時遣使候太夫人興居知太夫人福履甚悉衡也予旣唯諸君且詢予曰古人稱壽由千至萬有之乎曰噫人之壽不過踰百年傳曰期頤稱壽而至萬千者誣也然則魯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者何也謂名永也天地間至久遠者獨唯名物莫得而易之用是身脩則名立名立則親顯今距魯且幾千載而僖公有壽母繹繹不休頌所指此也夫持祿而養者孝未始不由祿而改戴爵而歡者榮亦可因爵而移是以君子抗節潔行非以市潔也修詞殖學非以釣奇也修身永名顯親是圖而已予聞太夫人端慤莊嚴蓄其天

性敎子弟諸孫不少假御下多慈平居練裙蔬豆不作貴人態公時時進綺殽置黿肉太夫人輒卻之不以御惟兢兢於愼約之道以刑家曰凡官所以罕所豎立鮮流音者未有不始於家人侈大而多欲者也戒之哉公奉教唯謹立朝自翰林至台輔方廉堅直不能效世俗靡靡媕婀猥瑣之爲而又茫無垠堮雖滄海猶隘焉公昔佐司農時有公闕權屬僚語予曰某在差獨公門不可以私享某惕之及吾太宰子叨陪見公巖巖屹屹如南山當吾前吾不敢忽介操執持毫無瞻徇予私心謂此固與三光爭明兩儀參大矣朝有正人則人無比德安得早進　黃扉而襄　皇上太平盛治乎今果大拜中外咸欣昔宋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士大夫相與慶於朝仁宗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公受　命日亦如之太夫人之名益以彰顯光大引而不息卽千萬年可也於是諸君矍然曰言壽而至千萬者如此乎予母與太夫人設帨同月太夫人爲朔之八日予母後一日爲朔九日太夫人由此更益二十年卽滿期稱百歲人矣予母益十年亦百歲而兩老悉強健康和有啖桃食丹之容兼鵠停鴿峙之狀何其幸歟公在銓時歸則向太夫人拜予歸亦向老母拜予戲以散衙爲散學曰散學歸家拜母親笑而升輿天倫樂事同人羨之予得親而事與公同至於立德之淺深人品之高下文章詞賦之爲一代宗工則又如銖兩黑白之不相等霄漢泥塗之相去懸殊也

封翁張東山公壽序

歲丙子冬爲東山張公六十初度公之長君梅麓登甲戌會榜列史館請　恩綸遣价從化以壽公館中諸同譜及長安公卿

大夫士咸爲詩歌賡颺以祚問序於余弗克辭乃受簡而言曰夫壽之爲言永也永也者永於其道也又久也久也者久於其貞也又恆也恆也者恆於其德也又常也常也者常於其一也仰而觀之天其最永者耳日月星辰繫於上何其久也其他若彩霞若蒸雲若鳴雷若掣電若雨若露若霧若風則其倏聚而倏散者也俯而察之地其最恆者耳山嶽河海麗於下又何其常也其他若飛禽若獷獸若草葩若異卉若鱗若介若草若木則其時生而時息者也天以健爲體而以靜爲用靜而不失其靜則永之至也地以順爲體而以靜爲用靜而不失其動則久之至也日月星辰以晦爲體而以明爲用明而不失其晦則恆之至也山嶽河海以高深爲體以流峙爲用流峙而不失其高深則常之至也人能法天之道而合日月星辰之貞象地之德而契山嶽河海之一則其永也久也恆也常也亦如天如地如日月如河嶽不必論其形而已具其理非有所謂神仙幻化之說餐芝食髓之事與西池東木之誕也此即東山公之所以爲壽云公爲文獻公後代有顯人少孤太孺人口授經書夜則背誦晝則力勤以供菽水紹曲江之學束躬勵行篤志潛修以求不愧於前人其於六經直探閫奧非徒事呫嗶者秉正端方言動足法爲文力追先輩原經酌雅其於道也幾矣此即公法天之學也隱於迴岐抱道自樂躬耕隴畝時釣於淵間植卉草賓朋至則爲茗蔚霞飲之蔬食飲水濟如也人言及他端則曰不談風月乃馳意於紛華世故乎此又公能貞之效也太孺人今年八十日侍甘旨孺人滌器進膳引諸孫繞膝承歡溫容下氣未嘗稍忤客歲邀　皇仁賜旌公悲喜交至性友愛念弟幼自

任艱辛不忍分勞撫孤姪周至和淚教之列庠序居家未嘗疾言遽色宗族貧者築室以居分產以贍建祠以聚延師以訓又嘗濟人之急多有焚其券者鰥寡無告者振之此公法地之驗也戊子己丑粵東之變公奉母隨機相地以安之此後或平或陂滄海桑田屢遷而公處之最靜不因境而移素性儉約不好紈綺衣履不敝不易常誨家云衛公子見稱於聖人總一苟字人生毋暴殄天物慎當持盈得足即休用是六十年中詩酒自娛灑然無營致梅麓遊翰苑讀書中祕次明經荷　皇綸被恩榮當世榮之後世稱之此即公得一之效也或曰神仙之說誕矣天地日月河嶽之說不更誕乎曰非誕也理也以形論則人何敢與天地日月河嶽比以理論則人亦天地也何有於日月河嶽天地具崇卑之象人具健順之懿日月具明晦之形人具貞明之體河嶽分流峙之殊人具高深之理斯其永也久也恆也常也與天地一日月一河嶽一故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人之道亦恆久而不已也日月河嶽可知已建陽之月公次郎捧　誥敕具貂冠鳳飾奉采章霞帔偕子婦諸孫升堂跪拜行禮又合內外戚屬及鄉之人稱觴以予之言中祝爲太孺人慶公喜孺人喜由此而期頤而加　封至台轉至奕葉非倖也從來食福必歸積善之家自古永年首重修身之士理則然也

盧進士子陽父母雙壽序

歲癸酉吾鄉石屏辛未榜子陽盧君奉部檄來謁選於　京師當夏之六月值其尊人濟三公並母后雙壽同鄉之邸寓者偕慶之予踵其後見子陽咨咨悄悄有望雲之思焉曰吾年未強

仕何以急急於取選爲哉使予在滕斯時躋堂稱觥若越烏呼林代馬嘶風吾快之吾父抃亦神悅情暢雖膺黃金印如斗大不易矣吾安得乘長風而脩飛哉公聞貽書誡曰郎今念吾二人越在萬里而不得詩毋亦謂侍几席者情相屬違萬里者神相睽乎夫父子者同氣而殊息者也析之不斷遠之不隔夫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二物不相連然觀兔絲者以爲茯苓其本也鐵石不同質而磁石則引鐵蚌與月遠而盈虧乃應月何者情通氣孚而勢弗能格也今吾子恢志意樹勳庸外之官親民則甯民官師屬則表屬內之官百秩則勉秩官公輔則光輔總期於無忝所生揚先烈振家聲焉固吾二人神所注情所鍾也能之而神悅情暢矣不能則神困情悒矣且仕宦之道與農賈別夫農春舍於郊秋荷擔而入以囷倉爲務者也賈子逐利於數

千里外賈巴蜀則以錦歸賈荊揚則以金歸以籯筥爲務者也儒者辭親而事職窮躬而致主囷倉倒不爲羞篋笥空不爲屈以修身砥行風清愼恙克勤爲務者也故農之翁嫗喜穀賈之翁嫗喜貨儒人之翁嫗喜修爲揚名而顯親子其勖之子暘奉其言遂罷歸念閱今年甲戌夏第南望再頓首申所爲壽者先持公書請予序且道厥生平及家世予賢之賀曰是父是子因遂悉公爲人云公天性孝友少孤母守節四十餘載極孺慕及沒哀毀盡禮痛父早背時時視丘壠攀墓木號泣孜孜爲善忠厚謙和居里閈不爲苟同不爲特異里中父老當俗節有所舉或奉佛導善公從之至約入公府白事則不往曰官家自有法禁何用下干上家畜稍贏卽以振宗恤匱凡世所謂華豔靡曼之好公咸弗重配孺人設帨其月爲明經后公諱來蘇女事姑孝教子嚴儉以持家勤以相夫子與公同德此卽稱 禎慶之源永年之象也予觀令嗣少年力學刻意攻苦及擢魏科成進士恂恂然退若不勝言規而行矩至于論斷古今明習吏事雖老成人弗能過之則公與孺人之教可知已公與孺人年甫半百由此而躋百歲尙有五十年方可進瀛海之歌爲瑤池之祝而今尙非其時也姑序之

楊瑞菴父母雙壽詩序

乾稱父坤稱母乾動也專靜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是乾坤以兩而能生且能永於無窮也六子一索再索三索各以兩而合合斯生生斯永矣晝夜以兩而互運日月以兩而遞明雄鳳與鸞棲于高岡此唱彼和雝雝喈喈當岐山之陽鳴國家之盛是物以兩而成瑞者也瀛海之間有大

椿焉三千年而爲春三千年而爲秋水浩浩兮波瀰瀰仙人下兮光陸離其最異也南山之阿有萱草焉處北堂而忘憂采東隅而宜男比叢桂之秀三嫓金芝而爲五是物又以兩而鍾靈者也逖稽往冊文王之聖太姒之賢紀稱多男百歲而康武王周公聖而生聖康叔曹叔賢以繼賢何其著也高士龐德挈家而隱辭劉表見智識武侯知明卒也襄陽耆舊無存鹿門妻子無恙何其偉也是人亦以兩而彰顯也此卽楊瑞菴太翁太孺人雙壽之說也翁號岫萊石屏庠友壽七十三母湯壽七十二初年山寇亂歷艱苦後且讀且耕且織稍稍稱足翁生平嗜學性直行方母端嚴舉丈夫子二楫府庠生禎卽瑞庵舉孝廉諸孫玉立皆恂恂兩老喜焉瑞菴謁選于 京師授清鎭令將之任遣僕而壽之家請予文並徵長安公卿大夫詩歌爲製錦夫

璞玉弗剖玉人之蔽也嘉善弗揚友朋之咎也故愛之言溫憎之言厲美之言繁刺之言微君子觀之爲愛爲憎爲美爲刺學擷風謠表彰幽隱詞何可少哉今勿論騷人貴客識與不識咸爲根愛標美曰大人百年太母百年沓沓不已而聲之溫如擊玉繁如穠絃眾庶既集君子始文故諸君子之有詩非諸君子之私也詩易也雙難也鴻篇廓此者也短韻約此者也浩曲演此者也頌言詠此者也予故樂爲序之而並附詩於其末曰麗德無尚予梁鴻祇令妻何如萊玉叟茲事總能齊鶴壽形雙老鳧洲影並棲獨教黃綬予日夕望雲迷

傅禹山太翁太母雙壽序

雙壽者齊也世稱偕老曰齊眉又曰物忌雙美言難齊也吾欲以人世難齊者而齊之非惟不能亦理與勢有所不可千古以來惟虞舜一人既有其大德矣乃有其位有其位矣兼有其名與祿與壽似乎齊矣至於父頑母嚚則又不得謂之齊孔子大聖不聞得親而事曾子大賢孝止及曾皙龎德有令妻矣未聞有令子梁孟有同德矣未聞有同壽此可見人生有不齊之遭而欲一之以至齊之遇斷斷必無者也以人世至不齊之遇而吾能貞之以至一之德此則有可必者然可必之己而未可必之人即可必之人未可即能必之偕老之人與奉老之子所以難也且世人所最豔稱者仙耳仙耳吾未見安期王喬之倫偕偶而仙並歸而仙也此人世不齊之事不惟聖賢難之即神仙且難之也且吾聞傅禹山一庭則無難何也太翁玉環公年七十有三母宋年六十有六吾見其壽齊矣翁孝友夙著好善樂施母素嫻內則克勤克儉吾又見其德齊矣教子登賢書筮仕

滇令孫枝玉樹繞於階庭吾見其子若孫齊矣兩老華髮身其康強出恭入敬如主如賓吾又見其福齊矣夫福齊壽齊子孫齊而本於德齊乎何以處夫古聖昔賢之道全德備而不得齊者謂福齊壽齊子孫齊而不本於德齊乎則天下不肖之徒不順之婦而妄希福澤壽考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然則孔子尊富享保之論仍歸之大德必得之舜吾師法孔子者也安能外德而別言茫茫不可知之天與神仙之說乎翁與母之壽齊也吾曰德齊也翁與母之福齊也吾亦曰德齊也翁與母之子若孫齊也吾皆曰德齊也禹山學瞻而才將之任求文故序之

段大紳廣文父母雙壽序

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又曰人生父天母地則是有乾必有坤有天必有地有父必有母可知也父母偕老謂之具慶此人生不可倖之遭而自古及今罕能兼之福也謂有幸有不幸歟何以幸者得而不幸者失或又得者半而失者半也此不可解一也謂偶然歟何以千百人而求二三或難之或二三人而能連類及之又何也此不可解又一也謂盡由於天歟是天豈厚於此而獨薄於彼也天不若是其偏私也此不可解者又一也謂咸本於德歟何以德至聖人大賢而鮮能齊往往山澤之民柏堂並至期頤者有之此又何也此不可解者又一也若吾親家首甯段太翁心一公太母李孺人椿萱茂並邁古稀而耄耋而百年總無難何也此幸歟吾不謂然此偶然歟吾亦不謂然此天歟太空冥冥不可得而窺測此德歟吾疑之疑之者何也德眾而壽寡也吾信之信之者何也德備而壽有可券也吾又疑之又疑者何也疑其壽可券而雙壽未可

芬也吾又信之又信者何也信其太翁與孺人既壽且雙壽有足據也翁與孺人孝同慈愛同好善同儉德同翁遊膠庠好古而淵博孺人通書史是其學又同翁祖庠亭公前明嘉靖己酉登賢書仕澠池有聲孺人父李名似訢食廩餼以明經貢是其家世又同予名縉甲子孝廉任開化教有文名來應丁丑會試於　京師雖未第而將來橫六翮不可限量也偕諸同譜詣予以兩尊人雙壽序請予問諸同譜歸何以壽乎曰歸時春酒既悉合燕稱觴歌舞在庭恢恢天壤爲昆海之歌曰瀛瀛水兮浩瀰瀰仙人下兮光陸離駕黃鵠兮赤虬導翠羽兮朱旗貝闕兮瓊閣瑤草兮金芝千年共兮一日坐扶桑兮猶夸又爲太華之歌曰有巖者山廓而寥兮鳥飛不度直薄崇霄兮蜿蜒盤礴屹不可搖兮君子有屋勢相朝兮吸露餐霞匹木公與金母兮爲叢桂之歌曰有桂有桂兮當戶君子有酒兮堂上歡歌以舞爛品英兮成三秀虬枝兮惟五薦芳兮宜風含光兮帶雨子如蘭茁兮雲衢孫如鸞發兮月宇予曰昆海崇虛太華述誕叢桂可期予孔子徒也知中庸而已諸歌既闋亂以八言曰天之生物栽培傾覆無殊貴賤於理則有大德必得位祿名壽乾父坤母同其悠久一座笑謝

壽泰復陳太翁八袠序

寰宇中最壽者乾耳坤耳附於天者日月耳星辰耳麗於地者山嶽耳河海耳夫乾坤何以壽也易曰乾健也坤順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也坤隤然示人簡也健順之體具易簡之理得此乾坤之所以能壽而有永也附於天麗於地者可由是而類推已其他如草木夭喬之屬鳥獸飛走之倫時消時長於葢載之中或生或息於氣化之內生生不窮孕育不息不窮即壽不息亦永也人生其間具健順之體得易簡之道上壽數百中壽百次八十下六十不爲天所以然者何亦曰健也順也易也簡也夫此健順易簡人人全備非截然二物分陰分陽也陰陽其實一陰一陽者其道也吾將以泰復陳太翁徵之翁名起元昆明庠友食廩餼力學負大志奈數奇屢躓塲屋配劉氏舉丈夫子二長印甲廩生次印瑞太學生瑞生時夏翁年三十九劉卒持義不娶亦不復事科目日課諸孫暇則飲酒賦詩陶然自樂不知老之將至也今年八十有五時夏以明經來應中翰試於京未果旋請予一言以往及春明而壽之家夫腴土豐穀廣淵長鮪年企耄耋蓋其生於啟禎前耶猶是滇隴之際民未習兵之候也君子於此觀世焉易稱視履書載祥善言天人之會也百歲安康非我之培之歟君子於此覘感焉昔王氏以二郎昌閥竇翁以五桂起譽茲翁子如鶵發孫如蘭茁爲無憂者非耶是故志暢者神適精凝者形固是非有得於易簡之理備健順之道者不能君子於此察養焉若夫聰明智術之士盛年茂才之流以樹聲易也享遐福膺壽考則不可倖邀翁於世所謂華豔靡曼之好悉屏勿前方士家服砂辟穀錬形益氣之事皆卻而弗好曰鶴頸固長鳧頸固短天所定也矜之何欲以人勝天乎佛之徒獻輪迴說言各如所報翁即隨俗炙香聽偈不過聊以警澆俗醒匪類而覺愚迷非果自依禪也最自信者惟在布恩厚施賑孤恤匱進不能而猶不及教子訓孫以爲如是則庶幾哉稱積慶之源續命之禖也他無求焉且少負文采每一撰出輒辭振膠庠今老矣猶操觚揮毫不減曩日讀其詞尚蒼蒼

炯炯千萬人可俟期頤何難乎此健之徵順之理也易之能簡之要也欲知乾坤當觀泰復

俞大翁壽圖序

公今年七十有一矣公之子汝諧字允恭負大志性至孝以文章德行爲滇多士冠予其久交也時予宰金容每憶允恭未獲大振翮羽儀當世今以明經科鄉貢之禮曹禮曹貢之　天子召對數萬言縷縷悉宗社遠猷國本爲計　天子可之一時震京師名重公卿間以資格故未卽大用杖策南旋復過予促膝談舊因敘及當年登公之堂作竹枝詞敍尊酒於堂上爲公壽時公之鄉閭諸君亦相率爲詩歌爲公壽俾予冠以文未果也公之子若孫肅然衣冠階立咸篤於道恂恂寡過公無悔恨公之教也公以西浙名家世屢顯寓居於滇身遠利祿而勤於德堂之醉然溫良藹然樂易卽之又毅然而立惕然而莊也以是人咸悅公之和而式公之正値今初度鄉黨肖其像再爲公壽爲相與拜跪成禮公頷之予越在萬里外未得睹其盛何日重上公之堂作出于首每過斯辰載歌而觴觴而醉醉而起舞同允恭隨杖履熙然遺世獨立而樂天命焉豈非至快至快者歟

壽哲菴雷君序

今天下稱治安極矣東西朔南暨海隅日出之表罔不率俾奉贄來王以故中外傾軟八表雍熙儀文章度之美縉紳毗庶之儔彬彬焉化洽鴻流矣　皇上顧獨前慮先發安不忘危材官選士冬狩春蒐綏厥武烈篤我濬人凡大帥偏裨缺人本兵以名上雖數千里外必　召入陛見親閱其騎射詢其要害情形若力不能挽彊材不能絕衆口不能指陳方略則未用之是以文武兩途　制科並重吾鄉武舉震遠陳君與諸同舉來應今年武會於　京師請曰父益道及予小子受恩舊矣父爲大梁守戎不幸弃予小子萬里來奔得負父骸還鄉者父友今任武昌遊擊哲菴名士俊雷公之力也更憐小子幼孤無倚爲擇配延師教育不異所生返躬思報則無由明春乃其初度得先生一言以報德足矣余因憶哲菴君曩在部候推時寓於滇之會館曾見之其狀貌魁傑負材卓犖倜儻非常爲楚澧州人力能挽六鈞弓與客較射更十數耦矢連百發不少倦與之語兵略論形勢猶之泉涌桴答百折不窮聞其方童亂時卽善馳騁彈射之技常引弓出野飛鳶走兎弗敢過其前斯固天之所建非人能也余私語人曰夫騏驥伏櫪則千里之能隱矣鳳凰在笯則九仞之覽絕矣劍神物也匿之匣中則悲鳴其精具其光完

時閃閃映於斗牛之間如雷君之才氣膽識令其杖鉞登壇韓白衛霍之業豈足道哉後得補今官以軍功加都督僉一品俸値承平無事緩帶輕裘循故事供職守不得策勳於疆場垂名於竹帛恆抑抑焉使其遇大敵必不愛其身乃頤養而至白首吾知非君志也然天之佑人國也必生賢者以匡襄之其賢者必壽必康益壽則久久則練世康則定定則慮精桃李之華不踰時苑囿之觀也梗枏長於深山歷千載而始材　廟堂所需也君固必享遐福哉吾尤重其急友撫孤一節故樂爲序之

潘明揚明經七十壽序

丙子清和爲予老友明揚潘君七十初度澂之人士欲觴之萬里馳書來請序於余以予與明揚交之久而知之深也予惟諸君之意豈非欲祝之爲耄爲耋且百且千且仙乎予益於長年

之道竊不敢謂然而神仙之說尤吾所甚懼何也人之生憂患多而安樂少也堯曰咨舜曰儆禹三過其門而不入湯誥曰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無逸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孔子汲汲遑遑席不暇煖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若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夫人生至今日而始免可知前日皆天下之勞人也皆天下之憂患場中最苦極憊之人也果至今日而免矣此何異登仙昇天上遊十洲三島徜徉快樂脫火宅履坦途而超然於逍遙之神境乎然而又爲吾所甚懼者何也以老去渾化無知乃眞神仙也若神仙則知覺倍靈天上地下事而皆知之豈有遂忘於吾生平之苦之勞乎前千古後萬年仙皆知之豈有於吾現前之子若孫奕世之子若孫之勞之苦不見不聞乎禹稷溺曰己溺饑曰己饑天下後世生民之水火兵戈刑獄疾痛饑饉顛危不知之乎知之而厲之則神仙依然一憂患之人也何樂之有乎安能似老去而渾忘之爲得也況天體至動不可居虛空無著不可遊十洲三島至幻不可到血肉之軀不可飛人一日不食則饑啖丹食祕服氣凝元則甚妄且人與人接物與物交父母妻子兄弟兒童奴僕夢夢焉熙熙焉菽粟布帛相生相養貧賤而希富貴富貴而希壽考此日而忘昨日今年而冀來年優焉游焉不知老之將至故歲月可銷也使人人而仙人人而前知則一生之升沉顯晦得失榮枯先知矣心安得甯乎又使人人而飛步遊空能行劍術則人人自危天下何以長治久安乎造物之道在不令人仙不令人與知與能此其所以爲妙也更念離人境絕飲食山中寂寞不可居日月長久不易度何罪乎而僊也此則吾之所大懼者也至於長年在上世其風沕穆其民醇醇無以攖之是以人皆百有餘歲而厥體強健耳目聰明而神不衰斯足樂也近世智故既深七情薰炙所以戕之者衆故未七十而形衰齒落耳塞目昏雞皮鶴髮倦怠呻吟有生人之苦而鮮生人之趣此又吾之所甚不敢謂然者也惜乎此可爲達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明揚學聖人之道雖朝乾夕惕而不怨不尤修身寡過而時歌時詠敏於事愼於言安飽無求有樂道之休焉喜不過怒不形有溫溫恭人之度焉教授生徒沂水春風子天錫又能讀父書如是不仙而僊可也百歲可也耄耋可也即三十四十五十無不可也乃眞壽也

壽瓊液段親翁六十序

晉甯段氏治春秋每鄉試必錄故科第稱段爲最盛云瓊液公先尊人某公以經魁顯當明末掌選事清通尤著丈夫子長曰瓊液諱紳次曰瑞液諱綖天性孝友賁崇絕倫文章德行難弟難兄以滇多故晉罹寇氛尤烈室廬盡毀昆仲就婚於澂因移家寓焉屢躓文場用明經貢瑞液公秉鐸鄧川瓊液公里居其令嗣薰斯君諱如蕙亦以明經司訓安甯由卓異陞嘉定州判黔撫疏舉節需才　題請揀選　上特簡如蕙往治有聲廼翁之教也畢原設衛新改縣苗多漢少夙稱難治薰斯一撫之以誠惠愛愷惻如慈母之抱嬰兒欲與衆惡勿施苗雖頑而終格與漢人同一歌思呼曰仁侯則仁之道得也公世忠厚刑家一遵古禮衡門樂道寡過脩身甯甘貧而守困弗背義而或馳愷悌慈祥樂善好施拯人之阨濟人之饑而尤急於族黨公之自

植於身者厚矣又能教子爲廉吏有神明父母之頌孰非自仁中來歟歲晉抹爲予擇壻公爲冀斯求婚於予請於母母曰父有令德其子必昌可允之今果爾爾蕃斯自畢節不憚數千里遣人持緘請曰家大人今年壽六十有二小子在官弗獲壽之家知小子父者無如大人願乞一言以往俾兄及弟姪輩觴焉予謂南山之祝東海之歌瑤池之誕漆園之誣舉不足以觴公也余將稽諸理焉孔子曰仁者壽又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公能仁其身矣且仁其家予能仁其邑矣因之仁其國與天下何可量歟仁其身則身壽仁其家則家壽仁其邑則邑壽仁其國與天下則天下壽聖言之效也持斯以往春酒既苾升歌在堂華筵秩秩壽且永康此爲公壽必有合於懿好之公而謂予以姻故有私也吾知其免矣

明經梁元善先生百歲壽序

予垂髫即識有擅文名之梁元善先生云先生名大仁爲吾滇陽宗錦標奇人幼以文章著試輒高等屢躓鎖闈明季選士首拔筮仕普安州牧旋掛冠歸鍵關下帷硯爲之穿几案足櫈皆磨陷數寸今年幾百矣體何修偉而豐頤全髮黑燈下猶能書蠅頭細楷三子九孫兵燹後家貧窮先生怡然讀書賦詩如故先生殆神人也絕不講於神仙服氣食丹之事予門人楊兆熊自先生側至都而述於予吾因之而有感矣夫祿位名壽四者必有聖人之德而又居天子之位功德及於生民休聲揚於奕世乃克全之下此則得祿者未必得壽得壽者未必得祿位與名猶之予之翼者兩其足與之角者短其喙此陰陽消長之理造物盈虛之數也即微之人事亦莫不然或坐於朝堂佐天子

出政令攡散皇猷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觀者塞途顧盼而雨露濡叱咤而風雲變豐功盛烈銘彝鼎而被管絃如昌黎所云者喜可知也然喜則氣揚氣揚則耗壽難言矣若夫不得志於時者幽棲衡門行吟澤畔恆鬱鬱而誰語長貧賤以終身墨子悲絲阮籍途窮憂可知也憂則氣抑抑則銷壽難言矣至於陶朱猗頓之富家累鉅萬石氏以錦幃著郭況以金穴名列鼎乃進食選聲而垂聽燕姬侍側趙女舞前以視夫蔬食不充室人交謫者爲何如也然金多則須心計計多則思慮不清壽又難言矣貧者室鮮擔石之儲家無越宿之計陳無巳之凍餒范萊陽之甑釜或乞食於道路或飯牛而扣歌司馬長卿切告於卓氏東方生割肉於細君半菽不飽煢煢無依若此則氣餒餒則穀氣鮮少而血亦不滋壽更難言矣復有安樂之家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乘堅策肥翺翔四方升高而望遠臨流以快娛起居無時惟適之安此則氣過暢暢則神去舍而精亦減壽難言矣憂患者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又強凌弱眾暴寡利以相傾勢以相軋憂虞悔吝以相乘兵刑疾病以相侵讒口交搆戚戚茲生此則氣滯滯則神不舒而天君不泰壽亦難言矣先生不然先生學孔子者也先生不富富必好禮貧而能樂者也先生不貴貴則善下賤則坦而蕩蕩者也先生鮮安樂安樂則必知損戒盈處憂患則內本文明晬面盎背者也且先生長於天末退荒山林巖谷又讀書而嗜古似與太初之民接神智俱清而機變不識辟之千尋之木生於萬山之中雨露之所及風雷之所堅凝非如

道傍之植爲行人之所折車馬之所殘故詩也又南山有文豹爲屯深霧以爲隱飲清流而自若倘行遊滅郭郊原犬斯吠之獵人關弓而射之矣又如金之在鑛凝剛韜彩稱寶焉及冶而製爲尊彝爲釵鈿尙可言詩乎玉之在璞含光斂潤稱貴焉及剖而琢爲蟠龍爲刻鳳又可言詩乎然則先生解組潛乎達生周乎鹿門乎浮丘乎之瑤池而食桃乎駕黃鵠而游天乎皆非也先生蓋好道足樂者也嗟乎變詐者伐身之斧也忮害者滅性之波也陰詭者促生之梟也嗜欲者燋命之火也由斯而再十年而鬢蒼再十年而髮白又十年而目就昏再十年而聽乃重又十年而步履漸艱其百五十年之外乎予母今年九十有七再三年可百歲馴至百二十未之或知也然予叨祿養先生澹泊自甘朝夕不相謀吾駭之天乎天乎旣予先生以壽矣再予先生以黍與與而稷翼翼不可乎此其故予則不能解者也

任悅修七十壽序

康熙丙子小春爲悅修公七十之誕令嗣洵登是科賢書計偕至　京師以公壽文請且呈其家世始知爲敬惟公孫也予童時讀敬惟公諱熙乙酉鄉試元墨繼又讀尊人諱允懷號悅修公丁酉鄉墨今又讀洵號吉菴丙子鄉墨因以羨吾鄉昆明任氏家學淵源而文章科第之盛後承前踵相接也可不謂榮歟又讀家傳敬惟公仕鄰邦太守尋告歸己亥大兵平滇潰兵紛擾擧家避於昆池之羅漢山時遠近婦女悉被掠幼女小姑恐玷自縊賊勢愈猖長媳薛氏次媳瞿氏次趙氏次女丁門任氏孫女大妹婢玉喜老婢楊媼同死於漂澤河中鄉人鐫河石壁曰任氏一門八口盡節處又何其苦歟悅修公康熙五年授尋甸府教授從値吳逆叛不出二十年復授楚雄府教授先後造士最盛尋乞休予三長瀚增生次沅廩生次郎洵晚年課諸子讀書日以詩酒自娛不履公庭著有草堂集貌古神清略無衰老之狀又何其樂歟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醲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値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脈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誡而同者而惟是三者爲不可期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遁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旣往而意其方來也予之所未喻也公稀年而神爽矍射矯矯如鶴人以爲有異術予獨不然屈平顑頷殷浩書空此皆怫鬱在臆卽習爲大還不能澤其貌也惟翁脫棄榮名等之飄瓦四肢百骸卷爲己有固所謂戰勝而肥者不可謂不富且貴獨是合室盡節不無所悲然節者榮名當亂而

婦人能全此榮名者快事益以見敬惟公修身教家之善因而致百世流馨之美也語曰善種者必發善賈者必售天之永遐年昌厥後方興未有艾也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十八

讀書堂綵衣全集

楊　禎訂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陳時泰輯

男　宸黼編

卷十九

壽序十一首

壽俞允恭明經八十序

昆明俞允恭予諸生時好友也夙學負才屢躓鎖闈己酉予宰容城允恭以明經北上　廷試旋走金容以太翁壽文爲請予序之歸未幾吳逆叛滇興不通音問者十餘載及蕩平允恭合室無恙獨其尊人仙逝矣又數年允恭自就倍艱於步履惟兀坐反觀賢郎成立稱孝謹勿憂薪水予聞而慰之今望八矣走

函索予序予何可辭吾爲觀諸理焉爲稽諸行焉夫壽必有道非瑤池漆園之誕也壽必有本非南山滄海之祝也壽必有仁非駕鶴驂鸞之誕也壽必有養非服氣延年之謬也道以言乎其法也君子修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言則欲其謹也行則欲其慎也又非一於謹也慎也言當其可雖言滿天下無口過行當其則雖行滿天下無畸行言行交修壽之道也本以言乎其德也凡木有根有委扶疎者非本培養灌溉者其本也凡水有源有流衍溢者非本渟泓靜深者其本也窮源覓根是以君子貴樹德也壽之本也仁以言乎其愛也博愛非仁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本同氣恩誼宜篤則親親爲重欲立欲達痌瘝乃身則仁民爲次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方春始和不宜折折則愛物爲要仁道也仁者壽孔子言之矣養以言乎其德也養心莫善於寡欲養氣莫貴於集義欲寡則靜虛而動直天下之物不足以攖其志慮而撓其神明義集則守約而慊心浩然之氣足以塞天地而千萬人吾往養之善也養則自壽斷斷必矣吾觀允恭一一有焉其生平慎密口無妄言身無妄行有言必踐有行必謹寡尤寡悔砥礪束躬匪朝伊夕矣至於光明洞達仁義素著植德强固絕不浮夸淵涵而行本也若夫孝友性成其事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友愛也篤而又樂善不倦振孤恤匱人之飢猶己飢人之溺猶己溺也且也天人性命之理無不通古今治亂之故無不悉詩書禮樂之旨無不精用舍行藏之道無不決而又賦性溫恭直養無害其處己也謙其待人也厚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非養曷克臻此允恭諸美備矣由

是而耄耋而期頤何可量哉吾嘗觀諸理稽諸事而言之且於其道於其本於其仁於其養而決之也

壽生宇李太翁八十序

吾黨佳士李子悅心少以文學著補弟子員兼善馳騁彈射之藝一日翻然曰夫士挾倜儻非常之才事筆劄雕蟲之技竄伏巖穴白首窮經泯泯脈脈者何限也韓白衛霍仗鉞登壇策勳萬里之外垂名竹帛之間不亦煒煒耀耀哉乃之武闈舉鄉試第一走　京師成進士謁予再拜曰小子父明年八十老矣急欲歸而壽請先生一言爲重必色喜有加曰吾未識翁面君其爲我言乎日啖丹服氣所以致此之道可乎曰否否小子父筋力强固血氣盎溢其神灼灼其骨屹屹參苓芪术不以餌石髓仙芝不以得似秉於天者然性耽澹泊蚤作夜眠敦樸若愚退

默若惝浮其意氣無所逞聞京麗色無所御又似充於養者然且寬和不刻稱人不能振孤恤匱樂善好施安則王喬未嘗聞南山瀛海夫嘗聞似優於德者然予聽而辨然曰孝哉李子善言父哉夫壽者受也謂其受於天者完也壽者優也謂其養於身者素也又壽者厚也謂其修於躬者貴不薄也上古之世其風穆穆其俗醕龐其民渾樸無辟華靡麗以相高文章技能以相騁名爵勢利以相軋黨同伐異以相傾憂虞悔吝以相煎是以人壽皆百歲以上近世則不然往往自爲減損蓋志暢者神適精凝者形固腴土豐穀深淵長鮪理固然爾辟之載重致遠廣洋非長艦巨艘何幸乎故任重視力思永況養持于三說以往欲老則耄欲壽則壽欲期頤則竟期頤矣此其道自我操之而非人之所能與天之所能制也猶止壽一身哉雖舉斯世而盡登仁壽無不可也

壽君暘游公六十序

今年辛未天下貢武士於京師維九月實當會試吾滇之公車至者謁余請曰同譜中游君肯侯尊人君翁六十初度適當壬申之端月元日衆歸擬爲春觴之祝請先生文之曰夫余安能文乎古之文至馬遷絕矣其論賢人既尙孝謹而又重材能其記國士既右急難而又貴愼圍其言反覆洸洋莫得其端而其指卒歸之勸誡令睹者各以其似瞿然懼而自失勵而益進乃所謂文也余則安能衆固請曰余憶曩從滇鄉來今二十年餘矣猶記越牂牁貴筑沅濱徼外府危巒馳峻坂望嚴際老松古栢蓊數十圍高者千尋大者十圍間之山人則乃處內生還樵斧不及以故卒性任長[illegible]龐也君幹今至亦覩之乎曰有之曰公居遐荒皆能自適其天無傷於性故厥壽同永也嗟乎變詐者伐生之斧也忮害者滅性之波也陰詭者促歸之祟也嗜欲者樵命之火也近世以來物情非古右巧詐鄙長厚見勢思傾見利思奪陰行不軌而飾容誣善者不可勝數也又巍爵重祿賢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然福種而禍伏慶至而弔隨人之沈溺其間者或醉而思醒寐而長吁因之泄越精神卑減年數往往而是是豈造物者特於貴人厚其所受而薄其所享亦貴人自促之耳即如商之四皓華之希彝彼其視富貴等浮煙耳故世人莫究其年司命不制其算也余雖未識公今多君稱公恂恂里黨平心與物沖和樂易教子課孫守身如不及未嘗嫉人之有而又好施濟物務在處善樂天無苦於志六十年中如一日也吁若此則今日特壽之始基耳由此而躋于耄也期頤也洵自致哉凡我同黨用鑒戒之

李廷尊太翁壽序

吾鄉鶴慶之劍川武舉祥麟李君來應辛未會試於　京父廷尊時年七十有六臨發曰吾康嘉汝此行入彀上也否可就部效勞例求一命以歸匆匆辭謝奉教唯謹閱四載試冠軍謁予請曰小子父春秋今八十高矣擬急旋而壽之家求先生一言以往梓里之榮也予稽人生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百歲曰頤夫人生而至耄豈易言哉當在襁褓無識無知能自樂其天及就外傅日有課夜有讀倚有責即不能如飲乳時嬉矣在抱矣既冠則有成人之道及婚配琴瑟調則宜家不調則否生子女爲人父漸累及身矣苟幸具慶當代勞否則即承家官司之徵求戶口之繇役人事之酬酢食指之繁

簡以至旱澇饑饉之洊臻兵戈刑威之荼毒饑號寒之艱難男婚女嫁之窘迫又或權勢豪家侵凌以相軋機械變詐萬態以顛倒百憂百感畢集以摧肝水熱火烈薰灼以煎腑迨五十而骨已銷形已委力全竭而厭人事久已無人生之樂何安計及此生之有成與無成耶況至六十七十八十即易得豈易度哉雖然至七十八十亦有苟老者目昏則鮮視耳聾則寡聞頹衰則人怨齒落則無爭猶之襁褓時無識無知能樂其天焉可知生人在亦一樂當耄又一樂兩景之外爲歡無多可慨也夫可慨也夫翁則不然生平坦白爲哀樂善旋倦得失不以攖其心欣戚不以人其慮貧富不以易其操威武不以屈其志常勤常儉而自足草衣木食而無求施濟爲事怨尤兩忘而又明於陰陽消長之理爲人示吉精於寒燠醫藥之方爲人起痾好修補以利物能親賢以教子遂有賢子孫克恭克孝承先啟後以丞度以悅翁翁有喜無慍善飯健步履由此而百年吾知其馴至也然後知古耆曰耋曰耄曰期頤此自致之道而非天之所以與人也

壽于母王太孺人序

王太孺人者內閣中翰章雲于先生之母也先生蚤爲兒嘗翻受業師故年雖少余家恆稱曰先生云先生爲余通家世好舊矣余母年九十迎養在邸以是嘉辰令節先生輒登堂拜余母余母亦時出余不腆之供以餞先生先生對之每悃惻在容不爲悅叩之乃吟吟咨曰吾母年七十留家二千里外以吾秩微俸薄慮薪水弗繼弗肯遂隨宦所茲見公脩洗奉甘周旋太夫人膝下煦煦然不啻嬰兒之在抱天倫之樂如是而近夏乃母

設帨辰吾在官無得壽之家是以惻也余曰有是哉先生自若而言則扇枕者是而叱馭者否矣則舞斑者是而斷裾者否矣夫秉權細大無論違依吾將舉其能子而大者有四焉位上台參密勿作股肱心膂終日乾乾則樹大之子也受國委任奔走禦侮解難排紛不遑恤家則奉公之子也操筆劄出入承明辯博文麗藻黼黻天家則懷奇之子也言中儀的國論隨之人主聽之不倚而立則鯁骨之子也此四子者不奉親側不省朝夕立朝事職乃皆成斯之名名成而親顯矣彼之扇枕舞斑者何眇小也先生才雄學贍淵達宏通習識當世之故思以建豎非常今列身鳳凰池　絲綸重地所以懷奇而奉公者也由斯以往樹大流鴻何可限量乎而若是足壽親矣必家而稱觴以進所謂依者得而違者歟耶先生聽已大悅曰吾家世有顯人母又貴族易致華盛乃獨兢兢於慎約之道以此相吾先君毅菴公成進士事先祖母時時進綺縠置重肉己惟敝衣練裙蔬豆脫粟飯人比之敬姜曹稜齊軫焉先君令襄垣母隨無所汙於其署曰凡官所爲邪者未有不始於家人欲大而好侈者也願無以內故傷夫子之節由是家益肅先君大著有聲備壽考則公所稱四子皆先君之優也吾母精書史爲詩清亮微婉教吾兄弟恆瘁力始勞之懼傷少息之又懼佚則復勞之蓋端慤莊嚴天性然也吾以母之教博一第致今官幸邀　聖天子錫類之仁覃　恩誥吾將製命服翟冠錦帔緋袍束帶誠使者負之肩背走金沙獻吾母公請爲序之余曰余弗文安能序無已請郎以其所言者綴爲篇使者歸太孺人發冠帔袍帶而服之先生之長郎侍於家爲開堂布筵請太孺人升於是宗黨親屬侍坐

進履賀者充庭光光大矣假令先生不立　朝不事職能令其親有是乎先生益大悅

許燕公編修太孺人節壽序

節者天地之正氣鍾於人曰賢鍾於臣曰忠鍾於子曰孝鍾於昆弟曰友鍾於朋友曰信鍾於婦人曰節節尤爲綱常之所繫名教之所關風俗之由美人心之由正天得之而清地得之而寧山川得之而流峙日月得之而光明風雷得之而震蕩海宇得之而太平其在丈夫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易而在閨閣未必習詩書涉文史慕名譽羨芳聲而思[illegible]焉究之竟傳馨芳焉其初不過率吾性以往全其[illegible]而不忍背其所天斯已矣豈無世俗譏訝讒慢之辱行節在夫家宗孤守禮至乎常至當然之事也無矯異也吾於許太史太母李孺人而徵之母生詩禮家幼嫻內則適王蘭翁公舉丈夫子三次燕公也年三十傷夫亡人其於諸子不難於養而難於教教而有成父雖逝猶在也教而無成一生勤劬付之流水何面目見先人于地下焉此則母之所大懼之苦心也今幸矣教成矣吾爲著其大節而略其細行其可風者此也壽者人生之遐福余於人曰康曰寧養以生曰富成於己曰德施於後曰考終永其年曰壽尤爲諸福之所先神仙之所樂岡陵之久固松柏之常青天以之貞地以之奠人君以之而斂錫國運以之而昌隆庶民以之而熙穰萬物以之而生成其在倚老依萱茂蘭桂同芳樂而在孤幃獨願從良人惡食生鞠吁嗟鞠育而心實痛焉究之續焉且光大焉其後邀　國家旌典表厥宅里而反以貽榮於當世絕非心術隱微之所安而在貞性長年聲施總不關情悉以

爲不宜然而然之事也無多望也吾于許太母而感之母今躋七袠體康健去太翁已四十年長君開石登賢書燕公遊翰苑三子初吉以副榜貢諸子不離于貴而離于脩身植德孝友忠純文學備至名以揚親以顯孝亦大也幸矣北堂一生勤劬庶幾無憾焉此則母之苦心至此而稍釋矣其又可風者此也

壽管母馬太孺人七十序

乙亥菊月聞吾里管希洛庶常乞終母養疏驚曰君英年館選讀金匱石室之書負玉堂金馬之望太母康衛百歲可期由茲以往尚二十年殷遙也古人[illegible]所生以奉其主君設爵祿以顧其私凡事君者亦爲親也是以[illegible]而思[illegible]而前蓋靡於細大之間不格於依違之說且見弱枕舞斑戀戀膝下者砂小之行也立朝事職擒鉅標芬者顯揚之大也胡爲不權於宜而顧亟亟於是請耶希洛掩袖而起曰小人有母固相依爲命者也自母歸先嚴家素窘荒於業殆獲遊膠庠世籍軍伍田糧戶役官私交辱又值滇亂百苦備嘗不能堪母雖閨閣夙聞外家訓嫻禮儀明事務有古孟母曹娥之風君子大人之識勸先嚴曰且宜順時隱忍天之道猶酌也今所措必有所往觀吾兒嶷然岐然長必能樹立君家世讀書而未有顯人顯之者將在此子予吾兩人習胼胝躬織作饔飧可足供饌以教之可耳無何不幸先嚴一旦逝母日夜泣不休滇土益繁擾產業蕩盡母子形影相弔嗷嗷待哺獨是教顯攻讀之志不衰夫克懿內相閑家肅穆克勤克儉維德之行我母有焉迨　王師平始入泮癸酉列賢書旋叨捷選皆母之育也母之教也三十年來刻未嘗離膝母子相依爲命久矣今越在萬里外顧未嘗頃刻去諸懷母

亦未嘗一日不念顯愿書令還能晏然安乎仲冬十一爲母七十有三設帨辰得先生數語侈歸而壽之家光榮莫甚足矣予聞而歎之曰賢哉母孝哉希洛鼓研圜則花放鶴呼垣則雨來神從所欲福鍾所萃始予以爲太孺人之壽天壽之也今觀希洛仁孝性植立誠園飾清脩潔品學邃養充天其或者抱彼不足注此令其有餘予貴母壽將報之乎夫榮靡所施於身即母迄期頤乃親自爲壽天之所予予於親莫益之也能榮即親之壽迄於期頤而名引於千載乃子益之每讀傳記羨啖桃長年求丹益算之事茲觀希洛其說不盡謾歟嗟嗟人不夭不成夭不人不因希洛同年友胡孟行顧晉宣顧澹宸諸及第及同館裴致菴輩併翰苑諸公咸爲製錦作歌以介予故著此令祇行脩名孺慕愛親之士有所考覽遐依而母氏之芳當世世傳焉

夏年母陶太宜人八十節壽序

今夫人之享有遐福者豈偶然哉勿論匹夫匹婦必其人有確乎不拔之操茂育羣生之德風雨露雷之教日月光嶽之明徽柔懿恭之性禮義廉恥之防然後能爲斯世植綱常則自於斯世享遐福蓋節而能貞恆久之道也予同年夏雲曆吳逆叛勇略將軍進川日恢復敘州暫借才署府事大有聲生母陶太宜人今年八十有二萬里走函述所以苦節之故請序於予而壽之按略母出名門十六歸學博太先生卒於會川任母年三十舉丈夫子四女一痛欲從地下忽曰斯嘗權其大者無我則無諸子矣於是含慟撫孤值流徙瀕遭母攜持襁褓時藏匿斗米數金淪糜哺之咸得長成母也而兼父道矣坐膝且教之具知誠則嚴之嚴之又恐其勞之也則寬之長舉中前明鴻臚寺鳴贊次即雲尉允中庚子補行鄉試與予同登賢書三致中明經四允申增生女適予同榜何名瓊母也而兼師道矣至於母百苦備嘗險夷一節母孝母勤儉母處妯娌和母御下寬母樂施好善鄉里稱之紳士大夫頌之母曰吾讀詩而至斯干之九章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傳曰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勿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養舅姑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我節我常也我孝我勤儉我教子豈異事哉予聞之訝曰大哉母言其孟母曹嬛之流亞歟使閨閫中盡若此犖犖一婦人耳其茂育羣生之德與天地同其大風雨露雷之教與造物同其功徽柔懿恭之性與古人同其淑禮義廉恥之防與詩書同其永矣所關於綱常名教者豈淺鮮哉今年仲春爲母設帨之辰笙歌在戶旨酒在館男婦拜跪成禮孫男十三人拜曾孫女十一人拜曾孫男六人拜女七人拜母悅之皆母苦節之所致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節而能貞亦恆久而不已也百歲云乎哉

壽朱母李太宜人七十壽序

李太宜人者司農雪嚴君維熊之母也母爲隴西望族幼嫻女箴內則諸篇年十六適太翁某公相夫子以正翁舉孝廉謁選祖家久食指繁多宜人主中饋凡雞鳴盥漱之節蘋藻伏臘之需以及瀚濯紡績井臼箕帚之屬無大小巨細皆身先之以示婢僕閨家甚嚴動止中禮內外咸欽之及太翁別乘張秋司牧濟水清廉善政冠於山左既以懷州司馬擢守岳諸廉明慈惠

徧於瀟湘雲夢之間先後著有實績七十餘條圖德政者四十至今名宦鄉賢配廟享宜人內助之功多焉公歿子嗣一日濟署產紫芝一莖離奇煥若識者以爲充閭之兆未二年果生雪巖君宜人雖愛若掌珠而色笑服食即寓以教稍長就學恆勞之和丸畫荻一以義方爲訓無少寬縱太翁捐館時幼且孤內訌外侮羣相吞噬宜人寬嚴互濟不抗不激能隱銷之訟爲寢息但戒雪巖君曰汝父無宦物以詩書貽汝汝其勿替能光大之何憂此區區也壬子領鄉薦由廣文遷當塗令宜人隨教以清慎勤之道每有讞決得其情則喜少未當則不樂者累日雋母之平反陶母之封鮓不過是矣雪巖邀 內召兩司版曹兢兢職守勿敢隕越皆奉太宜人訓也孫三長芾次鷺次檻咸能讀父書曾孫二幼太宜人罔倦于勤仍操家政待宗族恩而有別御奚臧慈而有禮其仁恕勤儉蓋天性云茲孟夏下浣爲太宜人設帨之辰壽七十有三朝列公卿百秩及同里親友咸爲製錦賡歌載揚閫德雪巖君爲製翟冠霞帔俾長君進觴壽之家請予言以弁諸首予觀河流九曲出碣石而彌雄玉耀連城孕藍田而更貴昔周之成王幼沖左周右召日見正言日聞正事故邪僻之行非道之言不惟不見且不聞之矣斯能成令主孟母教子不憚三遷故輒無嬉戲之事而成大賢今太宜人相夫子成廉吏教雪巖君贊襄邦計而名譽益彰太宜人之功顧不偉歟吾聞太宜人體素健且儉約無侈靡之習再三十年躋百齡甚易此天人交感之理也於斯辰也晝錦張筵升堂祝嘏吾知太宜人含飴抱孫樂且安利壽而康可知也

段母李太孺人六十壽序

乙亥之秋 上諭閣臣銓部曰諮爾羣工在內卿士百執司朕日夕見賢與否可知在外縣令以上號爲親民惟廉平者能與百姓同好惡平刑釋冤治稱上理即悃愊無華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雖無赫赫聲爲閭閻培元氣實嘉賴焉其令直省督撫保薦廉能者三員來京 陛見朕親覽焉於是直省以遠近前後送 闕下引 見咸稱上旨仍令回任候擢用黔之督撫保薦者思州守張聖佐開州牧王永烈畢節令段如蕙是日同山東江西省見者九人 上獨傳如蕙如蕙膝行出班跪 上覽而嘉之以黔撫臣閻公畢節缺人曾疏請檢選部臣檢嘉定州判原卓異如蕙應 上記憶故欲見也將旋之日以母李太孺人六十壽序請曰家嚴六袠曾懇大人文大人爲序蕙家世名德甚悉奕葉光爲今母文幸勿卻曰予去滇三十載凡其鄉之嘉善令聞概未之詳烏乎頌曰小子敬陳之母事翁姑孝相家大人敬處娣姒和教子嚴御下寬母之素也曰賢哉母此懿德之恆也曰母生於閥閱名門不席富貴治家勤謹節用不佞佛常茹蔬練衣布裙夜深猶績以其餘振寒族及里黨之貧者母之行也曰淑哉母此閨閫之常也日小子筮仕母教以無欲爲本愼以處之勤以作之母之教也曰明哉母此即清愼勤之說服官之要也日近接母教有數事小子不識所從請誨焉母教蕙做官做人器量爲重才具次之又曰汝門子三女久不在吾膝下七歲以上即用詩書陶鎔其氣質女長止令學製絲布家人衣勿習刺繡勿攻文史是乎予離席手額思敬曰大哉母言吾未恆聞吾師乎吾師乎夫今之人所尙才也以揮霍肆應爲能以襞瀆鉤擢取譽再則詞章文藻綺麗相競即上也母曰器

是豈非有契於聖賢之爲而夙聞君子之大道哉學未聞道其不至於驕且吝不止小有才者賊身之道賊民之尤也器量深閎何可量乎日聞正言目見正事故小子有造而氣質可變化也母曰詩書禮樂備止於不嬉戲歟聖人可學而至矣又雕鏤纂組害女紅者也繡黻彩章別有位者也女日事五絲團鸞鳳光華炫目貝錦如雲敗家之道侈靡之風也母曰學製男女絲布麤衣豈非上世淳樸之民居室恆久之道乎若女而能文章工詞賦恃才妄作衒於商家聞於而國者比比皆然母曰勿習豈近世學士大夫家之所得聞所能曉歟宜乎蕭斯以下邑而懋

聖天子之召徵爲側席之勤求豈過分哉教有素也如是備止母壽一身子若孫咸壽之又備止子若孫並一世之人聞而起起而師者咸壽之矣此言也天下之公言請子以姻故或誄吾知免夫

潘母王太孺人七十壽序

吾今而識當世之孝子仁人何其多也自予事雕蟲以來求文而爲己者十僅一二求文而欲顯揚其親者十嘗八九或其親有豐功偉業及潛德幽光者則急欲闡發之或其親有忠孝節義文章品行者則急欲表彰之或欲光大其親懿德淑問之事以及貞烈苦節之行或欲數陳其艱難險阻之厄與夫堅剛特立之操皆仁人之心孝子之志也倘先人有隱衷而不能達委曲而不獲自盡德隆施而汨沒之雖文大篇而散失之父昔不能讀而徵文或繼焉用是醉酒飽肉之痴兒不類孫乎不孝之大也乘能潘君子丁巳典試江南所錄士來應中翰之選於京師以母王太孺人七袠壽言請且爲陳其孝德慈行閨家教子克儉克勤好善樂施諸大事曰族人稱之鄉邦頌之母自視若欲然謂此不過婦順之常譽適增惶又述其少而失恃母四十守節諸孤呱呱兒泣亦泣所謂鞠勞況瘁百苦備嘗者也族人稱之鄉邦憐之母曰我子我育我節我遭吾之分也循子而孝臣而忠朋友而信此義在明然使可表異則必臣不忠子不孝友不信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者可恆見於世乎獨是吾今七十兒乘龍登賢書矣餘五子游泮矣十四孫芝蘭玉樹盈階矣歲時伏臘諸兒諸孫諸婦拜於祠拜於庭夫子早世而不之見此則其痛心疾首涕盡而繼之以血莫或寬於懷者也母言若此欲得先生一言慰之而釋或者耄耋期頤可望乎予曰賢矣哉有母若此宜乎多男孫枝之亭亭玉立蔚然繁盛百世猶將賴之也又曰孝矣哉有子若此能備述其母之危衷

苦志欲以傳之奕葉知母見之大而議論之宏因識綱常名教所關之重而浮名虛譽之不足取如斯也世之人盡薄今不如古而吾獨謂當世孝子仁人之多古不乏今亦不乏也況乎臣忠友信兄友弟恭夫義婦從不幸卻守貞立節百折不回者古不乏今亦不乏也又因此而知臣忠宜忠子孝宜孝友信宜信婦節宜節而非有過人之行驚世駭俗之事至平至順之道也母而耄而耋而期頤亦宜耄宜耋宜期頤而非有神仙之術餐芝食石髓之說可得而參乎其間也賢哉母壽哉母宜乎

張太淑人八十壽序

張淑人者吾鄉前輩六符張公元配也公諱其彩舉崇禎己卯鄉試明末官文選郎轉進尚道偉丰儀才品端凝尤飭廉隅歸田後愛山居茅屋數椽而已子三長曰育才次曰育賢又次曰

育杰幼而背孤今咸成立可振前徽矣淑人徐壽八十有四乃大君走萬里求序于予予愕然曰父母在不遠遊茲自滇至京有他故而來旣卯果爲文跪曰小子學未成不干仕進事耕讀固知遠服賈以先生文典而質質故人信之信則斯傳傳則親榮是以來也曰吾文烏足以壽淑人哉聞之吸日月之華飫沆瀣之漿可還精益氣必得御風登華攬轡羲和叩望舒期然後能遂所請而快所志而天闕有虎豹守之陰霧杳冥迷於上征卒不能至不可強也今旣不得艱遠而來詣不陟崑崙訪瑤池謁所謂西王母者求其桃又或躡屐翠壺造麻姑之泉引滿而歸可以添壽否則海上多神人有禁方藥草令人長生顏不悴此皆跋涉可到若欲文則有覓林屋之洞探龍威之書足以爲赤鯉游滄海君是數者不爲而問文於鄧人則迂甚曰先生

所言數者殊震俗難效恐遼而不可致也小子所爲壽者因之衛己自小子兄弟早失怙而棲山谷山中故出薇蕨朝夕盤飧不索外而足焉吾母所嗜獨飯粳兼筍蔬耳而粳得之田筍得之林母誕日每舉觴則子婦負綫諸內齒羅拜予兄弟以山溪所有進母悅之倘母欲覘園畦臨流水觀花竹則小子輩奉襟據以隨故所爲壽者皆因以是恆取恆具無乖志之圖無取於神仙之說若得先生之文還而稱觴勝於朱書靈餌遠矣予曰起予哉吾母近期頤吾亦未知食丹還少之事不過因其所能而易獲者上之吾母褁而嘆之且甘之或即隱得於因之道乎君字璧池弟字振九庶母張出母少而持節見字樂也嫡娌過繼此舉乃其昆仲商而行之兄弟每食必務洗腆而自食則一菜就粟飯里人日從來稱孝獨推閔損王祥以其皆非所生也今觀二張子事淑人即二氏何讓焉烏可以不序

壽鄧母劉八袠序

丙子暮春清明之二日予退朝兀居太史館留耕忽謁予以通家世好也出某州武舉鄧名洪範爲其母劉孟秋七月八袠設帨之辰之行略請序於予予曰足下執筆彻出入承明列在交戟之內著作多矣天下之人求片言如華袞而問於予是循公輸稽繩墨於工人王良借御事於僕夫也可乎哉留耕曰小子末學於道無窺讀先生之文他不具論即壽言毋慮數十千人各一章章各一理理各一效猶之天之生材因物付物得則培失則覆要以至理所寓不徒託之神仙倘恍之說及尋常禱頌之辭斯足貴也洪範雖講孫吳之略而應武試之科然其家世儒業幼習詩書而艱於一遇乃移而之戎急欲娛親也孝子

也先生幸勿拒之予惟今之人能稽田藝黍稷於歲時伏臘洗腆致慶於父母之前者鮮矣或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者又鮮矣即讀書明道負才縉聲譽者能下氣怡色承歡膝下得父母歡者難之即粗而覘晨問安冬果溫而夏果執扇爲父母凊者誰乎昏果定而晨果省寢以省者又誰乎今鄧君能一一述其母德請於鄉之文人韻士長歌短什以表彰其淑閑閫範則其洗腆孝養可知已又不止鄉也乃於通都大邑請於邦之縉客詞卿賡唱迭和以闡揚其懿行慈訓則其溫凊定省更可知已又不止邦也進　京師浼親識而請於大人先生爲文以榮之作歌以介之益光顯彰大耀於閭左儕於孪藥而母樂矣予以一言文之曰樂則壽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十九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李逢穀校

受業徐　炯輯

男　宸黼編

卷二十

襍著十一首

遵　旨購書引

自西漢下獻書之令舊編悉萃中朝迨後唐有鏤板之行副本始傳通邑太常博士共司掌錄之官石室蘭臺均屬藏書之府於是劉歆班固所輯各稱專家若係陳農荀勗所收斯稱秘牒博綜正變相傳貞觀初年襍撰高宗具載崇文總目開元中褚虞讐校曾借民閒未見之書典午時劉石憑陵卒歸江介初收之籍名標四庫不厭兼城藝滿六街何妨謀墊我　皇上亶聰作后稽古崇儒接羲畫之眞傳遡虞書之絕學揚扢百代文採雨聚以還融貫六經化泱流沙而外玉海難形其富珠囊罕喻其珍猶切疇咨廣爲蒐集　御筵恭進惟以經學史乘爲先天語重申不爲異端詖說所襍欽遵　綸綍亟合綱羅剡本蕭梁文獻之邦尤得洙泗菁華之域由來彼都人士大有縹緗居然江左風流可無獻納所願東山舊學南紀高賢代典國華人懷世寶連甍疊屋宏開曹氏之倉赤軸青牋博訪杜家之庫弃遺書之三篋搜古本之九丘咨到杭閒定索鄧林之祕人過市上爭窺延閣之藏勿吝獻酬務期輻湊或流傳講肆沽諸待賈自有酬縑易字之方或假借襍鈔繕畢即完不致紙敝墨渝之患必介汲郡再出新書還校蕭樓堪登上選　聖朝鼓吹毋取

祕幸遁甲之奇　盛世典章豈沿積案盈箱之陋要歸正大悉準精純敬勒數言用祈同志丹青在握幸投我之爭先金石相貽亮對　君而敢後莫令神仙丹笈徒付蠹食以長生儘教奎壁靈文直附龍飛而上達珊瑚一架武珥千尋早彙琳瑯共襄宛委

濬河述略

甲子春余受　命撫浙蒞事之始見衢巷縣絡檐舍鱗比少雨洞輒潢潦載塗侵軼于宅民用怨咨心竊軫之迨閱月下教特廣條陳十一郡之人藉藉紛紛咸詣轅門言利病杭人則相率言民居窪溼以城河弗濬故且舟檝阻滯擔負爲艱而迭罹火延亦水德之不勝也質諸縉紳先生僉曰固也杭諸目望此舉久矣余遂檄藩伯令郡邑計其道理工費以聞而杭之人亦續以其逕衺顛末開濬之緩急次第及所爲規畫之方投匭上告余覩其爲圖爲說者條分支析縱橫夠棘於閭闠閒輒目岑岑欲眩莫識所措手度其工非可以旦暮就而計其費且不貲爲之奈何議者曰颺餉以籲于衆廣募繹輸計足而後興役徵工於夾河之居民磴一人餘則他募以補余喟然曰事未創而募則人疑疑則澀縮畏難推後先校多寡觀望不前呼役於閭左則蚩蚩之氓煩然騷動而請以室廬侵牟河上不便於是役者率爲浮言橫議以詭詞恐喝轉相傳播於是上下咸怵然于河之不可果濬是所謂築舍于道謀而不集於成者也且從來舉事利及千百世者此有識者知之淺者未必知之也適紹郡判王珮以事至省余知其人敏練習水利修三江閘著成績入謁余告之故且曰誠得一人爲吾任事不謀於衆而倡行之出錢

募役厚其直毋擾民盡力所優循節佈工以徐俟聞風稱好義者遞助踵接毋限歲月量費而進古不云乎凡民難與圖始可與樂成予盍爲我覘之現視訖還報曰冬餘民暇可即濬也始事則迴龍橋一帶淤最甚宜先治且當城之中搤肮拊背足以風示四隅願公假某二千金以試可余曰善亟貸付之卜吉告神鳩眾授日給傭視常傾倍之趨者如鶩不旬日而濬若干丈尺計其費乃與向所估者各省有差於是遠近咸曰河易濬也而尙衣學院南北榷諸公而藩臬監司郡邑各助若干未幾而外郡之監司長吏助若干又未幾而紳士商民助若干曾未浹月資用漸集余喜曰是可以分曹理矣遂分遣屬吏晝地程工春鍤雲興鼛鼓四應余時乘一小輿間往周覽諸君皆蓬首黧面肱左右揮不輟諸役者蜂屯蟻走泥淖蹢躅老稚聚觀讙呶

雜沓洵一時之勝舉也河酌舊址廣若干爲衡繩以前步侵繩以內者復之越在繩外無礙往來槩弗深求所濬之汚壞瓦礫運以舦弃郊郭隙處兩涯隄以木石其中洞洞然其旁嶄嶄然貫之淸流融融然洋洋然民家爭闢櫺飾檻凭虛俯碧垂檝就游遠近相望人航物載行往來知識謂二百年來所再覯其樂可知矣役始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仲冬竣於次年乙丑季夏河以丈計者七千六百二十六有奇以工計者二十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九費白金以兩計者一萬二千六百三十二其需用椿板鐵器礲石諸費另紀督工者爲嘉郡丞孫明忠運判范景賢杭紹湖嚴四郡判宋德深王現視鍾哲王嘉植運判張令甲安吉州州佐王世勳協贊則杭府照磨蕭世玉知事王祖臣餘杭縣丞劉訓山陰縣丞文軾烏程縣主簿李天培各縣典史孔南峙朱樓王彥瀛劉芳聲王大有赭山巡檢沈光紹凡七閱月而工成諸所助者用乃有羨餘　部議飭直省捐脩城郭兼學宮傾圮并應修諸役因沛其餘以次即工爲余乃復喟然眾志之能相與有成而天下事之可力爲也成功實難隳之甚易謹敢閉嚴隱占隨淤隨濬補救以時毋廢成規則惟後之君子是賴矣爲述其略而紀其制用如左云

鑑虛衡平說

乙亥嘉平熊太宰素九公題鑑虛衡平四字於銓部之屏示訓也植公也旨哉何淵以深也且廣以大也是之謂知要知要即知道知道則知天矣夫天生斯民而欲其理也則建之以元后爲元后承天子民而欲其理也爲之眾建庶官焉至於甄別流品澄敘官方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之大權則責之統百官均萬

民之冢宰冢宰官人者也於此任耳則蔽任目則炫任己則偏任人則罔任貲則滯任法則細任智則愚任術則弱況羣天下之人才羣天下人才之眾咸輻湊而畢集於　闕下出千百人之心思智力以圖急售旋冀速化得則曰例也否則謗焉蓋人才之直亮誠愨者十人而一聰明猾巧馳驅世路環轉脂隨之輩十人而九故一人飾僞九人不能測也一人執寶九人相與疑焉賢人在前邪夫乘之毀玉爲珉譽猾爲堅如是則澄之也難人才之生也在一鄉千而拔一在一國百而拔一在都會十而拔一選益精則才益寡指摘微瑕則宗廟之圭瓚恆缺才朽不錄則大廈之落成無時虞舜重瞳不能兩視魯輸雖巧不能竝作以是下眞又失之隘於是則敘之也難鷽鳩不出於枋榆之間跂躚不涉於大行之路志豈不足哉力不能也大鵬之圖

南赤驥之千里此獨其志然故力有餘也蘊龍在池一旦起而雲雨人始知神寶鋏出匣睹者動容如是則甄之也難蜩螗不與蟋蟀齊鳴紛紛不與貂裘並服批大窾解大髀非利刃善技亾願也英儁逸群之才跳驅千里之氣舉四海而加之遺艱大而投之倍加快愉如是則試之也難國家以孝取人則刲股無完膚以廉取人則偃臥無肥澤終南可以捷徑則挂冠接踵矣敝車可以延譽則鶉衣百結矣如是則別之也難或賢豪應當世之務必積而後信久而乃章何者其所為皆人所避其所陳者皆人所遷延而不敢決哉時深則性情始露苟欲取效於尺寸驟覘夫厥成如是則進之也難盛名難副重任難勝賁育能任千鈞行百里求咫尺而氣逆足蹩人弗勇之矣后羿古之善射者也百發而百中焉人稱揚之連發數矢而或遺焉人非之矣然而其勇其射固自若也如是則退之也難老成謀國在習坐伏厭檢邪猷謀論議足以定難而解紛彼勞勞趨走奔命於手足耳目之前者則一命之士之職也如是則辯之也難以茲八難兼祛八任何道而可公曰無難也有鑑焉鑑猶太空也雷動而雲合風馳而雨施四塞矣少霽則倏焉青空以虛也鑑之妍媸於照毫髮無隱五色各一帝千人各一面而弗混者何哉虛故也又有衡焉衡猶止水也風霾則溷濁龍奮則波興至虛矣移易則坦乎溶溶以平也衡之輕重各殊銖錙不爽百物各一體百體同一制不相倚者何哉平故也其道在忘好惡去意見除將迎絕恩私栖志於無妄之域游意於自然之途則萬物畢照大溷混不可量也性情嚴肅無所動搖不可牽也塵垢絕盡中情潔白不可汙也靈徹貫通比於蓍蔡不可欺也滅

否去取先幾炳見不可遁也如是則才達才達則無已無人去智去衡無已則無難舍己無人則無難任人去智則無淆力不已出去衡則無憎功從人立斯鑑之精衡之妙也是道也即內聖外王之道人主執簡御繁之理也帝堯制歷象以授時咨四岳以讓能舉元凱以祥政賓饕餮以彌害然為而不有動而能靜卒成垂衣之治者以虛也平也帝舜以璇衡齊政以四門達明以伐苗見威以阜財布德然為而不有動而能靜卒成無為之治者亦虛也平也 皇上敬天則郊丘有祀宮廟有祀有祈穀之典有報謝之典恤民則養老有詔蠲租有詔有振饑之令有蕩平之令身處宮庭宥密之中慮周四海九州之外天下有不可勝窮之務而咸取報於一日二日之閒緝緝熙熙履道之微焉穆穆懸懸會道之原焉為而不有動而能靜成垂拱之治者虛也平也譬之於天陰陽之流行四時之轉移萬物之化生輪輪駪駪而未始有息也然而於穆之神流者自流不與俱流移者自移不與俱移化者自化不與俱化何哉為而不有動而能靜惟虛與平故也況官人乎公曰王峰殆艮於言哉我則未許及此也遴才欲其虛公而已

題于穀菴詩後

聞金沙穀菴于先生詩文字畫冠絕一時求之不可得幸得與先生長君章雲交請之出所書十二月詩一册示余零落如殘霞斷錦披覽之餘詩具質實渾樸之風且有艱難忠厚之遺詞賦之氣咸盡矣字有從容閑適之意而無狂怪怒張之習筆墨之迹俱化矣物忌雙美先生兼之曰止是乎章雲曰先君生平得意乃書故遺翰無多人獲之如拱璧余兄弟年俱少復不知

藏不意遽失所天一代手澤竟止此爾余曰神物不世出異寶不在多也玩弗忍釋余樂之章冀紓悲之

樹木說

今夫樹木者樹松栢也其次桃李松栢可材桃李華悅不任風雨若夫楩枏長于深山處幽生邃歷千歲而始材廟堂之觀也漢起建章之宮建承明之殿羣材畢集列若丘山其時欲轉千霄之木爲盤之石於嚴廊之閒非一手一足之力也百夫駕車千夫引繩前呼輿謣後皆應之木翻然馳焉當此雖有絲桐之奏莞簧之舞鼗鼓之音不相關也何則物有鉅纖聲有微昂力有齊不齊人有至不至故也況舉重任致遠道乎所宜深之以養出之以識獨之以微而作之以氣也幾有伏智者睹之務有時謀者乘之所貴於士者秉道而植志圖公而輟私目周堂戶之中聽徹垣牆之外博習厚薄明晰今昔之故貧不可涯之氣而懷忠純之腹斯則優矣吾抽尋往蹟歷觀羣倫則深歎名實之難焉今有賣珠於市者華其櫝而中凶珠買人以爲美擕歸而啟之則喟然嗟焉吾懼其或類之也

四說說

天下事有可以意及者有不可以意及者不可以意及利用謀可以意及利用斷也舉天下事有可以己任者有不可以己任者可以己任利用獨不可以己任利用衆也當其用斷有可以未事而決者有不可以未事而決者未事之言人人忠幾務方乘貴燭之于當幾迎之于至紛也當其用衆有可以事後而定者有不可以事後而定者事後之言人人智事機既過貴鑒之于己任善之于將來也吾讀書而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元龜謀及蓍筴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矣及發而鮮有克協者此詢謀僉同不若朕志先定之爲要也吾過五都之墟廣衢之側見築舍者旦旦而度之方方而按之過者此曰可彼曰未可彼曰善此曰未善卒之主人惑之工人援之三年而不集于成故用謀不若用斷此一說也昔人建明堂起未央楩枏取之荊楚綵色貢自維揚漆絲來于巴蜀金鐵采之華陽盤石柱礎萃之名山大壑重寶名珠泛之巨艦廣洋羣策羣力呀呼輿謣而殿成焉殿成而　聖天子坐以出治所側席而旁求者獨忠貞之士與夫股肱心膂之良耳臣之于君猶手也夫手上以脩首下以脩足斯心安體舒焉翦斷割則知利士委任則多賢故用獨不若用衆又一說也若夫未仕而期以身許國方童而言竭力于親平居而談致命遂志履常而矢殺身成仁足不踰戶閾而曰吾能涉大川手不能挽強弓而曰吾能搏猛虎錙銖眦睚而曰千金之璧吾能碎之跬步蹶跌而曰九成之舞八風之奏吾能兼之總之當機則軼對境斯遷未事之言人人忠內斷之臧存乎識此一說也處千百世之下而論千百世之遙摭簡册之文而泥前人之迹曰某也得某也失某也成某也敗某也忠某也佞騁舌上之雄鋒誇胸中之多識樂毅一鼓而下七十餘城卒因卽墨而復之曰此齊將之智樂生之過也漢高之于項羽一戰而勝之曰此三傑之能而高帝之能知人善任也蓋陳說也總之時過則論定論定則耳目咸得所聽覩而莫可淆事後之言人人智鑒于既往善于將來者之難得也又一說也四者其大略也

謝藥枕說

家恆夫弟以藥枕贈予枕栢木爲之中空外匣內納藥三十二種異者半平常可得者半外獲以蓋爲多孔如米粒俾氣達臥則枕之能令目明耳聰髮黑益壽延年恆夫授之異人枕數月稱佳因念予照式別製一具相貽試用果神爽氣清時有一段幽氣似芬非芬來往鼻端若偃仰於華嶽絕頂松風飄忽月白天青颯颯有仙意予樂之非眞欲得耳聰目明髮白轉黑年果延而第果益也樂兄弟友愛之情眞誠篤摯近世罕有焉夫棠棣之詩周公所作以親夫人之兄弟也故首章有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箋者謂鄂足傅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也吾二人卽族遠而地隔然其始未有非同源共貫也後得侍同朝丙子之春恆夫置酒聯同姓者團拜得四十人其間少長

各殊南北異處而情聯誼切不可謂不盛其先則少司寇愛周兄僉憲爾合兄及予與恆夫骨肉相歡者十有餘載較同胞有加焉蓋同生長簪紳之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承上覆彰明光顯固無失於詩人之旨憂喜哀樂與其有無相通升沈顯晦相扶持恆夫倍深至一日恆夫以視河事被累去諫垣歸黃山睽者數年而心神則未之隔如形影相戀作詩賡和來往如環則二章所謂孔懷兄弟者不爲有合乎迨荷 聖明洞及非辜先起大宗伯佛公繼起大司空蔚懷熊公及恆夫恆夫需補僕寄園從容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惟恐不足吾視寄園爲吾物與至卽遊恆夫爲具餚核若醞更唱疊詠爲之序寄園寄所寄集又序臥林遙集千律詩作寄園遊記園景三十各題以詩復爲草書恆夫鐫之石則六章所謂儐爾籩豆飲酒之飫不更有大乎兄耳兄目弟欲爲兄聰明之兄髮白弟欲爲兄黑之兄年壽弟欲爲兄延之益之斯有眞藥與兄共之推斯意也兄有疾痛弟欲爲兄去之兄有所欲弟欲爲兄致之可知也此蓋天性豈恆情乎抑豈常人公溥之量兼善之懷可比擬乎在恆夫亦知未能卽必果聰果明果延果益也而欲聰欲明欲延欲益一念若有眞聰眞明眞延眞益者然是乃仁術也其意眞厚其心則仁也予弟事父兄甘脆之設人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愛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兄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其愛兄之道也如恆夫者愛而肅恭之禮存焉敬而肫懇之意備焉雖事親不過如是況雁行乎再推斯意甯止兄耳兄目兄年壽雖合一世之耳目年壽咸欲聰之明之延之益之其登仁壽之域可知已

世俗猥薄兄弟父子憂喜不相問逸樂不同情假貸不相通事觸於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諍其兄況疾痛之與去所欲之與致乎同氣一體且然況遠而千里萬里聯宗合譜如秦越人不相識乎有志之士躬行敦厚骨肉痌瘝居於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能睦其族化其鄉而不陷於非義頑嚚化爲純懿愚昧者不失其性豈非賢人君子之行歟又不僅耳目聰明之競競也吾感於藥枕一節而申其謝并申其說

夜氣說

予善睡於廣座中時或鼻鼾如雷而又有聲卽聞有呼卽答時或閉目內斂收聽反觀而靈明則炯炯少宗伯王子言嘲予詩曰少宰鼻鼾有大名 朝房假寐若雷轟有朋徹入 重瞳耳

如聽當時曳履聲客疑之曰先生似睡其實又未嘗睡必有道焉請示之曰予非知道者嘗讀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是故夜者晝之因靜者動之乘孟子教人存夜氣所謂發前理所未發天地之道秋冬不斂則春夏不舒雨暘愆而百穀不成以先洩也吾人神氣息而後生煙視則耗多言則損好動則疲祿慮則銷加之嗜慾不淸殷憂內伏飲食不節起居無時豈善攝之道哉知道者先澄其心志俾天君泰然每凝神養默遊心何有之鄉息意太懸之境當大庭廣衆之地聲聲色色聒耳炫目則瞑然若藏至幽居寂處則兀然趺坐絕慮屏思一旦有事自然形開神發即彌綸天地之道參贊位育之事咸出其中矣善哉武侯之言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予私心學之而未能但見其類於睡者此也

窮酸說

予澂友楊巽耳遜函貽我曰天下之窮莫有過於窮酸之窮窮酸之窮窮酸者自知之不窮不酸者不知之也信如是將以未遇而家食者爲窮酸乎出而仕宦者爲不窮不酸乎夫仕宦中有眞窮酸焉不可不知仕宦而不窮不酸。其人品可知其成就可知已原憲桑樞顏子陋巷此眞窮眞酸者也兩賢竟以窮酸終未聞以窮酸病何患焉百里奚乞食於道路卒相秦而顯其君甯戚飯牛扣角而歌桓公任以國政此始窮酸而終於不窮不酸者也兩君子不聞以不窮不酸而有加何損焉蘇秦張儀公孫之徒挾策以干諸侯致身通顯佩相印而盛車徒此急欲脫窮酸而求所謂不窮不酸者也究之縱橫之說窮身名旋敗

其不窮不酸爲何如也子胥入吳種蠡霸越范雎拉脅折齒於魏而貴於秦蔡澤乘堅驅肥誑應侯而代之此不窮不酸又究竟何如也若夫李斯位上卿而興悲於東門黃犬商鞅貪商於之富而不免於車裂不窮不酸之爲殃何烈也司馬長卿切嘗於卓氏臣朔割肉於細君此一段窮態酸味不大可掬乎匪直此也周公封魯太公封齊敢曰我富我貴乎仍窮仍酸也夔龍稷契未聞富侈大窮大酸也後世文章之士屈宋班馬何一而非窮酸之人理學之儒周程朱張何往而非窮酸之輩有窮骨而後有喬嶽泰山有酸意而後有光風霽月其猶仰日月星辰乎非不晃耀在目也不窮不酸者欲足躡紫霄而手摘白榆能乎哉其猶望泰華嵩嶽乎非不嵯峨在前也不窮不酸者欲陟芙蓉之巔而把仙人之袂能乎哉陶朱猗頓之蓄無所騁其豪賁育專諸之勇無所措其力是故拖金紆紫鳴騶飛蓋非貴也郭侈金穴石步錦幛非富也列鼎而食選聲而聽非雄也燕姬侍側趙女舞前非麗也東方生曰抗之則在靑霄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此蓋爲平常苟且之輩慕富貴而喜競進者道豈所以語於眞窮眞酸之士哉古之君子達而在上祿之以天下而弗顧繫馬千駟而弗視勳猷震寰中而不矜惠澤及百世而不伐故必堅其能窮能酸之操而後可以成其不窮不酸之用至於窮而在下勞筋骨餓體膚經百折而不迴猶詠歌而自若又必堅其極窮極酸之遇而後可以成其眞窮眞酸之品安有伏處巖穴者爲窮酸側名華膴者爲不窮不酸哉甚矣窮酸之於人至妙至妙者也予童時即獲與淇崖黃梅兩先生交每晨夕當風雨晦明或燈前月夜把酒論

文更唱疊和四十餘年久矣予昨擬爲文送之兩先生責我甚備乃覺焉愍而留之惟恐其舍我而去夫予今而後知窮醆之於人至妙至妙者也吾友又欲去之乎竊恐羅癥雲物撫湖煙波華陽之眉臺仙館環邀之樹色芳華笑其後也

倣送窮文

予未冠而背先妣既冠而背先考今母萬撫焉遭寇氛之亂兵火相尋家業盡蕩煢煢孤影東奔西竄遂遇淇崖黃梅兩先生於巖谷之間廣淵之野促膝談心長嘯有契敬延至家上座焉每花前月夕歌詠甚清觥酬交錯豪飲如狂登高遠涉而文日肆昂首霄漢而氣倍雄獨是才不足以治十口之家室鮮擔石之儲弗計也迨三十二而舉於鄉三十六而試春官叨第遂登仕版開府江浙今官少宰吾腹便便吾貌豐偉見者識與不識莫不稱其爲尊官富人也乃母九十而乏甘旨之供吾年六十餘而婚嫁尙頻貸甚難嗜酒不賒春衣時典知我者笑我疎略而迷惘不知我者謂我欺飾而矯誣室人交謫衆口相譏咸曰此兩先生相依之故予事兩先生久禮貌未少衰意思未少劣奈恆窘而貽訾冀維新而易轍茲當壬申歲除月吉時良敬昌黎之作車送先生於他邦兩先生忽變色曰居吾語公昔者土逆叛於滇殺人如草菅挾資者亾脫公於難以有吾也時旣漸平公罔知力穡事牽車牛遠服賈惟麴糵之是耽詩書之爲務擕朋挈友以選勝問柳尋花以漫遊歷官中外幾三十年乃迂闊而講四知且希心於往哲而不爲凡營遊神於太虛而不落塵芬拯人之溺如己之溺視人之飢猶己之飢好排紛而解難又輕財而輒施凡此者皆致貧之道也亦惟吾之故迺獲去鄙

而就雅道長而日升我輩何負於公公欲送我曰雖然吾窮久矣骨悚悚而惕懼足搖搖而莫處薄賓朋而無奈抱語言而莫訴不冰而人自寒不惡而人自惡爾情可感爾名可茹士遇先生而苦饑宦遭先生而耗蠹況吾口數十日嗷嗷其可慮吾家萬里恐飄泊而沈陸吾母就衰惴風燭於旦暮吾齒非少任茲擔其奚荷邉厥終之是圖小德可以出入先生率僕御而少退予或庶幾於末路於是兩先生正襟端座而詔予曰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抗才不能與天爭君子立性樂分抱樸含眞壓之泰山不以爲重付之秋毫不以爲輕夫財利者衆怨之府也賢人之所避也小人趨之如逐鶩也君子卻之患寃已也孔子絕糧顏氏屢空屑予感憤黔婁寠窮別有以也尼范丹於塵釜割買臣於愛婦悲墨子於染絲哭阮籍於迷路炊百里奚之扊扅空孟嘗君之門戶 時則然也嚴公以蔬食菜羹者飽公以道德仁義也迫公以窮乏不支者益公以智識作用也物忌雙美盈虛消息天之道也位次上公非不貴矣家慶足樂亦希覯矣尙何饕飧之不忘有餘不足之興嗟將欲剩方爲圓效白晝攫金之士及老戒得學昏夜狗偷之行乎方今 聖明在御治化大行清風扇拂乎八區 皇仁丕洽於四海何所容其私歟且年歲屢登秦荒大振家益藏而戶饒足未見餓殍公獨鰓鰓焉將欲送吾吾兩人豈苟留者乎言已拂衣而起予急呼童掩關扣門牽裾再拜以請曰予惑矣今聞兩先生之言如酣夢倏覺也汗涔涔其如雨下先生憫予曷少留兩先生曰吾固欲全公令名於始終也成公德也吾輩豈可遣而可留哉用是得緩其行不去

宮詹龍雷岸少司農王阮亭兩公唱和詩後跋

輞川擅新聲之譽奏雅製於輪袍公瑾標顧曲之稱傳驚才於檀板巧由天授事播人寰宮允望出皖城匯大江之秀采司農名高岱嶽表東海之雄風偶聽香奩迴憶揚州之夢有懷玉茗遂賡燕市之歌豔奪瓊花人如連璧風傾玉樹篇擬十香洵足單行允推敵手僕夙愛敲詩祇慙度曲遇鄭國之雙環難分甲乙睹豐城之兩劍莫辨雌雄特借青鏤聊充紅豆盻登場之何日笑盡壁之徒殷惟才偶袁宏自移情於謝尙故歌傳子野因見賞於王猷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十

讀書堂綵衣全集

盧　炳訂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著　受業宋元徵輯

男　宸黼編

卷二十一

墓誌銘（八首）

翰林院編修沈耿巖太史墓誌銘

嗚呼僭瞻其去予席而歸太史公膝下者曾未數月一旦公訃音至予痛之且遣使走三千里以誌銘傳請予何敢辭按行述沈公諱珩字昭子號耿巖海甯邑東鄉之海汾里先世德清人宋建炎初樞密忠敏公諱與求扈蹕至臨安遷臨平再傳而千驄公遷海甯之鹽倉累傳至贈公而莫公諱兆廣刻志讀書研

精春秋三傳年二十五早世公甫三歲贈宋太孺人母儀閫則爲士女宗冰霜之節歷五十餘年　旌揚之贈公彌留日眙睇而目以手約之曰好一枝玉簪蓋言其質之縝密而矜貴也稍長出就外傅性警穎嗜學體素羸承母教勿少怠十歲爲制舉業輒見知先達諸名家十五補弟子員十八論交當世同人於當事座中有辨及異同者公矜然曰今日當論邪正不當論異同聞者縮舌會里中揭竿索餉宗人憤之公躡足曰此不可以憤爲也憤則無類矣作與之約餉千金卒擒其魁識者知其器識不凡云孟津李僖平公視浙學搜奇俊會選拔拔之戊子秋試不第僖平挾三場卷藏之曰使吾後人知天地間有此種文字也洎入都　廷試第二庚子登順天賢書甲辰會試以策論取士公曰生平學古此其時矣遂冠冕南宮　廷對擬一甲第二旋更置二甲一名館選未與念宋太孺人歸不忍違奉養日講求理學經術諸書十餘年間嚴泉嘯詠未嘗以得失介懷乙卯長安與公有通家誼者欲得公朝夕論文爲援授中書候補丁巳分校北闈得法楳等六人皆愜物望戊午　詔舉博學宏詞宰相高陽寶坻益都三公合疏薦之己未　御試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傳述論贊有史館三長之目辛酉　召宴瀛臺賜文綺表裏及蓮藕恭進紀恩詩六十韻八月　簡用順天副主考與歸修撰惺崖交相砥礪誓不負　朝廷得王元介等一百六人皆知名士壬戌元旦　賜宴內廷恭進　聖烈頌六月以疾乞歸即舉先贈公及宋太孺人葬丁卯　恩頒敕命兩世並荷　寵榮爲生平素寀緗檢日閉門息機以窮經研理爲務於邑東之龍山講太極圖說顏淵問仁二章于齊安講白鹿

洞規於武原之學宮講西銘繼講河圖洛書中庸首章洪範疏義於本邑學宮又著大學經文發疑先後講學惟欲學者於日用事務間求致知力行之要闡明濂洛關閩之傳著述已刊者其耿巖文鈔初集二集龍山齊安諸會語詩集甲辰策稿時藝小問篇曉集六予初集二集三集慧居雨生草諸種其未刊者則有棲遲草宏詞草投閒草消夏詩談稼郵偶見稼郵緒論雜說尺牘存稿時藝稿自訂年譜諸種所纂輯者於經則十三經文緯外孝經通解周易精義書禮篇義詩經疏義集要集註精義學庸或問纂大全撮要諸書於性理則有性理纂四先生學約纂明儒言行錄鈔諸書於史學經濟則有文獻通考纂明史要略明禮考評案筆記諸書他如史遷班固昌黎廬陵三蘇以及漢唐諸家暨有明景濂希直升菴鹿門遵巖震川歇菴楓山

姚江崆峒弇州諸家古文古樂府唐詩賦臨川宛陵東坡諸家詩明九家詩先輩諸大家時藝下至發生岐黃家言皆有纂輯又有見聞隨錄玉林說苑府金隨鈔雜組遴薈摭餘詩人遺事諸種雖片錦寸璣咸手鈔存笥盈十生之神力畢萃於簡編學行中無一刻之暇逸也公生於明萬厤四十七年己未二月十三日終於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七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先配朱孺人繼配祝孺人生子一嵩士桐鄉廩生女三配適別載

銘曰湯湯東海篤生鉅儒於惟厥考刻志讀書公甫三歲遽即崧梧猗歟節母含荼撫孤出就外傅迥與衆殊温恭淑慎僉曰鳳雛逾年十五頖宮先趨交遊濟楚千里驅車孟津覘學桃李奚鋪繆明行修獻之 天衢跌宕文史磨礪以須奏捷太學名播寰區甲辰取士帖括頓除意崇實學一變其初公居榜首文爲世模言念髮母亟返里閭廣求百朧晨夕親扶巖泉嘯詠忘情簪紱會補中翰分校京都得士者六有璠有璵 皇朝徵辟降 詔蒞蘆撫分仕隱淵雅斯貧（叶） 相國交薦 天子曰俞爰用詞賦試之石渠居以玉署佩以銀魚 國有大典汝其是謀（叶） 朝有鉅製汝其是求（叶） 荷蒙 錫宴文綺與俱恩以頒祀情以詩臚厤颺之盛嫓美唐虞辛酉主試譽洽歐蘇悉網麟鳳否亦珊瑚幽燕得人孰有加諸公性恬退乞疾歸休（叶） 經營窀窆以妥靈輿 龍章旌表遠近驩呼公無他嗜與古爲徒六經子史以佃以漁明西銘旨講太極圖孳孳矻矻不貢三餘矧自時藝以至說郛糟粕崇雅各得其腴書必手錄錄必研朱老而彌篤亦已忘劬後學追仰徘徊故居山川之秀其在斯乎公有

令子才似庾徐將謀梨棗以垂海闕敢藏名山聊以自娛

明兵科給事中雲岑李公碑銘

雲岑公者諱毓新字喬之海鹽人崇禎乙亥拔貢入北雍舉丙子順天鄉試丁丑成進士任潮州府推官陞兵科給事中其先孟璿公祖衎字原白本河南人元末官嘉興路副總管因家鹽之苞溪孟璿學淹博爲嘉興訓導調改甯訓卒著有南莊集子景南景孟孟甲戌進士知莆田政有聲編集明正音若干卷景孟子滂鄉舉令蒼梧孫儒烈嘉靖丁未進士歷閩僉憲景孟兄景南有孫星以孝廉令績溪星之孫正華淮安教授曾孫即公也公殉身於崇禎之乙酉歲今越五十年矣子登瀛以明經授四川梓潼令於燕邸屬同里學士徐華隱公請銘於余弗克辭閱行實抽尋往蹟睹於時事則深歎國士之難焉啟禎初即有烽燧猶之驚雷颷風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爲亾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快斯視軀重矣及流氛猖獗中原鼎沸大城危小城附血塗草野彼仗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誅戮仔臧爲國抒忠者則甚矣狥國之難也夫保軀之與狥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何耶宇內才豪不可勝數非得宏博強毅之士邁儁逸羣之才有鞭驅千里之氣能指陳經緯張弛之略大振作新則稍采不遂國威不伸游世路者徒環轉脂隨丧厥本性耽幽寂者欲蟬脫塵壒高託林泉則信乎保軀之士衆而狥國之士鮮矣即有一二慷慨感激者出思欲披紛解難而智不能照謀不能先所失則庸又或保祿愛身憚禍求全所失則懦以余閱於雲岑公犇額深目巨口長髯下筆數千言立就坦衷直腸慕古忠臣烈士之所爲在庠庠重在雍雍顯聯

歸鄉會名振　京師豈非以其沈雄具大略不僅才藻華茂著作繁富如尋常詞客風人者流也旋除潮陽司李時海內寇壞潮濱海東界閩南盜賊充斥公守廉察聽斷如神上官察其才令兼攝四篆癸未惠潮山寇伏莽於烏禽嶂黃沙寨康禾小溪諸處兩廣總制沈猶龍合各郡兵會勦公監軍務條議十二策一曰選驍將二曰定期會三曰合兵力四曰練火器五曰設埋伏六曰出奇計七曰足食八曰嚴賞罰九曰搗賊巢十曰禁擄掠十一曰練鄉兵十二曰弭訛言皆切中勦撫機宜所向奏功是年冬署肇慶府事楚寇震鄰賀寇鴟張制軍移鎮韶州賊攻破開建肇風鶴屢驚公至下令安民刻日恢復開建隨令西粵兵五路進勦賊首就擒餘黨悉滅惟楚寇正熾陳策制府乘其不備急擊連復楚城十餘粵境以甯適惠藩避亂於肇護衛不戢居民罷市肇兵與藩兵格鬬幾以藩獻賊公徒步行間曉以大義兵民胥悅迎藩入城而肇安未幾閩賊姜世英統衆數萬突入黃岡攻饒平大埔那被圍軍書至公建言制府請兵前勦允之即委以監與參戎趙千駟疾馳至惠來賊聞風遁惟興甯橫坑下洋各賊首黃歷元等擁衆焚劫公解潮圍慰勞畢即移揭陽與趙籌畫前後大小四十餘戰並捷賊首就擒復計擒閩賊姜世英餘賊盡散潮平奏捷優敘行取方束裝逆闖犯北都陷冬由潮抵南授兵科給事中數上封事忤馬士英不報出之巡江甫至江而軍民譁已解體遂歸禾遇亂兵與故冢宰徐石麟殉身死於城南次子庠生名禎先抱父屍同死嗚呼豈不謂烈丈夫哉致命遂志奮不顧身誠以狥國爲榮保軀爲辱者也浩氣英聲振於殊俗詩書千禩中能數數見歟他如飭廉隅守

儉約任德化嚴誚訐禁私派剔奸弊則生平之介節也愼刑名恤窮黎矚奇冤斷疑獄清錢穀釐兵餉則治潮之大概也籌勦撫明紀律排患難解紛紜消水患弭火災則歷仕之惠政也可謂不負所學矣公生於明萬曆庚子九月卒於乙酉六月享年四十六歲配蕭孺人培竹公女後公二十六年卒享年七十餘淑德懿行載狀中子三長裕長嘉郡庠生次禎先嘉邑庠生同公殉難三即登瀛所生及配別載銘曰

奕奕李氏興自戎功而籍苞溪歷世昌隆厥有顯者德不以官孝義直方績著爛焉粹偉之玉芳比之蘭爰及於公宏議偉度赫赫奏功肩大以素時也不偶有霖未傾有璧而碎有珠而隕譬彼梓材蠹齧霜摧斧斤再尋茂雛艱哉生有三雛一雛同湮一雛鳳舉聿振羽翰來遊　帝里言慷肺肝徵黃絹辭用光褒泉嗟余蕪陋鉅公來委即言以敷圖惟弗刊鳳拜稽首且欣且哀涕下泫瀾隧首有石牲來繫之勒詞於腹示永在斯

陝西分守涼莊道參政西嶽崔公墓誌銘

歲甲子　上諭滿漢大臣會擧天下廉能官員以備擢用　廷薦者七人推揚州太守崔公爲天下清官第一兩江總督缺公以郡守得列會推從來未有之希覯也余時撫浙聞而訝之曰此必素履潔清操持嚴毅者也又必雄才肆應利犀斷物者也然廉者必刻律己繩人或過爲矯激者也才者必矜揮霍震動殆鍧耀一時者也否則始終易渝豐嗇異致者也常變殊施襃壯歧敎者也公大不然越一載兩淮鹽法道缺人　上念此歲課攸關非其人則善剝諸賈飛府庫財安得狷介如崔某者乎咨嗟久之即以公充蓋欲留公大用也公受　命値三逆叛亂

軍興旁午不得已加斛加課輸梔木振淮揚饑咸取給於商商困甚行鹽引窩求售不得有棄本業而他徙者公一意撫之以寬權宜變通令先行鹽後納課俾得息肩行之數年商本稍裕有起色矣又察鹽運之壅病在私販公嚴禁得疏通他如培課源足　國賦除加耗蘇商困濬河築隄振竈恤丁兩淮戴若慈母此皆分內事夫鹽利藪也乃纖塵不染如入鄮公之庖五味全刪親太倉之粟枵腹而處此人所難越一載丙寅余調撫江蘇公來謁始識公面德盛而禮恭謙退不伐古貌樸衷訥訥然如不能出諸口望之甚平易余敬禮之且驚曰先生何以赫赫然聲稱震天下哉公歉仄遜謝乃知公固有道君子也當其守維揚也一惟潔己奉公革陋例公振穀嚴地稅建義學掩遺骼安插災黎振濟饑民平訟獄之冤鋤强暴之首諸政詳於行狀不可縷述若夫取與必嚴一介茹蘗飲冰正己率屬其大節彰著清聲　上達豈一旦之故哉再稽行述公釋褐後授浙江開化令開俗健訟公宣講　上諭十六條委曲開導人悔悟以訟爲戒邑大旱螟螽傷禾稼民饑公設法存活無算歲甲寅耿逆叛勢甚猖獗邑南壑戶多閩人皆豎黑旗以應賊踞龍山源中城守千總吳正復萌異志賊魁馬朋等果驟至吳正應之遂入開化公先移保十六都集鄉民勇敢鄭大來等招義勇團練擊賊於石門大破之賊遁入城安輯爲固守計賊再寇再擊之死相枕藉自是賊心膽盡落無何鄰邑常山陷公念孤城無犄角乃退保遂安帥兵士由遂安恢復生擒渠魁謝某父子斬之八月　王師分道並進直趨閩省公督衆搜剿鳥飛獸散爲集逃亡撫瘡痍請蠲請振休養生聚次第舉行贖回難婦千餘口民

感泣爭肖像祀公丁巳年總督李公紀敘軍功首推公　上覽奏嘉悅　特賜優敘擢陞揚州知府云公諱華宇蓮生號西嶽直隸真定府平山縣人系出山西之馬邑九世祖諱峻遷平山卜居城南王子村力耕課讀以忠厚傳家五世祖諱崇元博學有文名明萬歷己卯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遂閉戶著書高祖諱國治以明經任山東臨邑少尹多惠政曾王父昆弟四人長諱懋學文譽甲於藝林入試棘闈未售以明經終生王父二人郎　誥贈中大夫慎吾公也孝友忠誠根於至性公兄弟五人公居五幼穎異甫五歲慎吾公以梨餅授之必整衣冠拜而後受慎吾公心器之常摩其頂曰異日大吾家者必此兒也戊寅之亂變出倉卒父見背時公方七齡登第後每念及此輒泣數行下以老親不及見爲隱痛幼既孤賴　誥贈淑人母謝茹苦撫訓成立執業於伯父淩岳公公朗悟伯父善誘掖啟迪之己丑補弟子員丁酉領鄉薦己亥成進士公仁孝性成痛父亂中藁葬弟後庀美材整殮具重葬成禮而後封樹事母定省承歡能以色養居憂哀毀骨立於昆弟相友愛事伯如父禮文宗八大家喜藏書謂子弟曰吾拙宦幾三十年無以遺汝輩能讀父書足矣雖在官手不釋卷公暇即肆力於詩歌古文辭所著有公餘詩略及四書課兒講藝諸書尤慷慨樂施里歲歉食草根木皮公盡出囷谷分給之守揚日建育嬰堂按日賚以廩給活嬰兒甚多於金山險渡設救生船歲終給繫囚錢交友以信馭下以寬歷兵戈履盤錯心血爲枯積勞成瘁癸酉三月報陞陝西涼莊道參政一疾遂不起商民罷市焚香慟哭者三日非甚盛德何以感人至此公生於明崇禎五年九月二十日卒於康

熙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二初令開化　敕封文林郎再任揚州知府　誥封中憲大夫三任兩淮鹽法道　誥授中大夫凉莊未任元配武氏所生官封姓氏詳於行畧俱不贅繼配郭氏又繼配今賈氏俱　封贈淑人側室常氏公子三人長岱濟甲子拔貢候選主事郭氏出娶葛氏繼娶徐氏繼娶胡氏次巒齊庶母常氏出娶馬氏次嵩齊庶母常氏出幼未聘女九人所適載行畧孫男一人允臨幼未聘孫女一人幼未字俱岱齊出公莊敬宏毅不欺暗室於不潔一無所屑益以寬和爲運使諸商以羨餘若干金請致公拒弗納一商私販敗露懼罪暮夜以金獻公叱之予謂公清於開化擾攘之餘易清於名郡紛華之地難又清於繁劇要衝之區易清於財利山積之日難昔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豪儁

夫漢之俗尚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蓋公儉樸而寡欲糲飯敝衣處之淡如即在仕籍亦然易簀之日無長物圖書數篋而已公資於身者薄故繫於物者輕斯能入泉流而不留甘濟薄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攖之者寡矣故能不苟不矜貞於始於終於常於變於豐於嗇於衰於壯而一之豈恆情所易企哉公之令嗣卜葬公於某地葬以卒之某年月日來請銘於余余曰廉官可銘也因敘論而銘之銘曰古道淪亾潔者寡得車彌多舐彌下如蠅集垢揆不捨廣陵煙花都且治鹽筴泉流湧如瀉甘山司珍蠹苞苴泊然不繫惟公者眾注以金獨以瓦百年攷德在茲也

封翁信山胡公墓誌銘

公諱彧字翁生號信山別號愧林按行狀先世自元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諱福始二世祖諱炳南以五經中元進士不仕與同時高士楊九萬李翁公焦惆儒毛文伯偕隱於郡之林尖山時人爲之語曰楊李毛焦胡燕山五丈夫及卒元賜配饗劉因謚文範公公號愧林目謂有愧於林尖也三世祖諱歎登明初吳宗伯榜第仕終河間二尹四世祖諱質明初光祿少卿五世祖諱崇明錦衣將軍六世祖諱世臣以萬金產讓弟晃邑乘義士傳高祖太學生少菊公諱九德曾祖諱忻號仁齋明太醫院判祖藎明公諱向化登天啟辛酉賢書任終山西恤刑刑部尚書鄖陽獄多陰德全活矜疑者八十八人載晉撫誌有丈夫子二人長即公次木生公諱璞以恩選初任上林苑署正年甫三十終無嗣原任湖廣布政使絅菴公諱戴仁承之木生公文章詩賦名於時疾篤對公泣曰有嚴父賢兄在光前裕後有人死

可瞑目獨絕嗣傷心爾言之哽咽公曰吾二子擇而立之猶子也以長子不爲人後公引戴仁公至前拜哭木生公曰吾今可含笑地下矣遂卒藎明公以麻木呻吟牀榻公以孑然之身色養於上教育諸子弟於下甚嚴迨各成立絅菴公筮仕粵東香山令又明年兄存仁仕粵西忠州同知卒於官一子海士亦四十而亾公痛之公固長者生平孝友備至忠厚傳家功勞無施樂善不倦公施棺焚券弔喪問客救人之急容人之過揚人之善成人之美待親友敦大與鄉里族黨甯失之厚不失之薄教家清白治喪不事浮屠他如修先賢祠虔祭靜修先生及配饗公後學嚮風興起增封四百年來祖塋成大塚捐貲園基擴文廟櫺星門外屏牆修兩坊規模宏廠隨中鄉試者五人會榜二人人皆謂增修之應又修楊忠愍公祠創孫徵君祠建恤刑公

祥刑三胥坊於白溝以宗人漸衍購地別置佳城家廟在圈屯內不便祭掃乃創於東塋悉載行述中不詳及前邑令馬公蜀人一病不起公與縣尉胡君銓捐購美材存之不令知馬令臨危窘甚問後事於胡乃告之就枕叩泣曰吾何德於胡翁乃蒙此以公素不入公門故也數千里俾櫬還咸公經營爲其仁愛如此公好學淵博七上公車不售多著作於潼關署中編煙月堂家集八卷選詩文四卷刻合青草諸書識輔多士咸以公爲文獻比之郭林宗徐孺子焉介嗣絹菴公雖出繼歷仕七任或就養或家居時時以古循良名公卿勉絹菴公寬而不苛簡而不擾清而不滓絹菴亦奉教唯謹以廉隅自飭平恕存心故在香香頌在瀧瀧頌先於楚督糧賦足民裕繼於粵司臬平刑釋冤後於楚作藩恩膏淪洽柰值夏逆猖獗子身避難府庫一空

至今交盤被累弗克回籍聞訃哀毀於鄂渚聞其嗣君名范任陝西山陽令應陞來候補并營葬事卜吉某年月日持尊人書幣謁予請銘以予曾涖容邑知公深故也予惟天地淑清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若曹懿侯之清淨甯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諱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人主用之國必乂不用而俗亦化家亦昌長者之子孫必眾盛而尚德吾於公見之矣稽公行略跡公生平何一而非於厚不於薄其所以教子若孫何一而非寬大忠厚以刻而寡恩爲戒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之才能焉事不過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奚恃而久安長治乎長者之用粱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今公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公元配陰氏所生官封姓氏俱載行狀不贅子二長存仁貢監選廣西忠州同知到任未幾卒娶董氏次戴仁歷陞湖北布政使司布政使娶楊氏孫五人海士太學生卒娶趙氏存仁出滄弱冠早卒娶常氏守節現奉　旨旌表范陝西山陽知縣令候補主事娶柴氏沆儒士娶巨氏夫妻具天年吏部候選主事娶王氏孫女一許字宮詹崔玉階公次子渭源俱戴仁出曾孫九人柳介生員娶辛氏海士出具區候選國子監典簿娶雷氏具夏監生娶程氏滄出具茨生員卒娶李氏石介業儒娶王氏海士出具瞻具

慶具嵆具體俱范出俱幼具才準出幼曾孫女二未嫁元孫五人天官具區出冬官具夏出春官具茨出懋官柳介出美官石介出俱幼戴仁請移　封通議大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母太淑人云銘曰中世取士貴乎材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代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雖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先生樂善涵以雨風善而無位所貽則長子孫奕葉列堂冠裳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具湞風民俗用惇

錢塘少參三餘汪公墓誌銘

錢塘三餘汪公諱漸磐新安人也世居休之雙溪祖垍登嘉靖甲辰進士歷官福甯道參議有平倭功閩人祀之父釧賓州別駕有子七人公與兄漸鴻敕封王太夫人所生別駕居官廉平

貧不能具二鬴兄弟並食饘於杭數椽敝甚知名士咸樂與交時有雙鳳之目萬歷戊午舉鄉試己未成進士兩試具以尙書魁授江右瑞金令會從兄泗論奉命巡方改知粤東高要縣下車仁明端亮吏不敢爲姦邑舊有海稅權無定員自守臣至縣佐歲賫以潤恐不可得公獨辭終任不一監其事辛酉同考得士五人多惠政乙丑陞工部主政去任民懷之時逆奄盜弄神器流毒縉紳公居虞部甸管三殿工役日與璫人伍朝士一時阿附驟躋卿貳公恥之絶不與通已念王太夫人年老稱疾歸未幾正人君子並罹拷掠公獨超然禍外人以是服公先幾之哲云乙亥歷山東學憲公慮彼時制藝務以詭僻鉤棘相競尙於是正文體端士習杜請謁戹氣遂歸大雅由齊魯而及天下譬之泰山出雲不崇朝而澤遍九垓其勢然也迄今五十餘年猶誦公公正無私知人能得士焉舉卓異陞東兖道參議時兵荒道殣殍仆相望公請於上力爲振濟民賴以生馭下素嚴重謝絶餽遺有鄆城令某中秋餽公時壺二柄發函則銀壺也公面盡赤亟追使者還之其清介類如此戊寅以詿誤罷歸癸未起廢詔內外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守道李公二如薦公有曰百鍊之剛已徵於曹署四知之凜復見於文衡人稱實錄遂復職候補甲申馬阮並用人人爲勸駕公痛時事皆由此輩敗壞不可復挽遂由武林挈家還雙溪杜門謝客口手一編自娛丙戌同年毛公九華巡視安徽欲薦公公力辭亦不往謝當事重公品行地方利弊多訪於公公因版宇初定小民易陷刑辟隱爲中救全活者衆公子三人皆先公卒雙溪距江右最近會叛卒流入新安執公求金長孫廷徵年十二已脫走聞變急歸跪請

於賊賊異之忽有老兵從衆中出解公縛曰此非鄆城一官邪犯之不可揮衆去公幸獲免因與諸孫避跡西湖公素豪於酒至是猶數斗不亂諸少年不勝杯酌多欠伸狀覩公端坐浮白笑謝不能及也辛丑秋病劇易簀命諸孫斂以常服覆布衾亟歸雙溪毋事浮屠重違先人訓時觀察荔裳宋公爲公首拔士聞訃走哭見壽室蕭然不異寒素歎息久之公天性孝友其賦鹿鳴而歸也追念別駕悲不自勝筮仕端溪王太夫人以途遠不肯行公寢食俱廢必得迎養署中朝夕起居然後安與兄少長相依互爲師友旣貴宦遊必與之俱兄不往公亦不往也子姪不衣冠不敢見不命之退不敢退雖溽暑嚴寒不少假故新安六邑家法必推雙溪汪氏所著有四書宗印尙書宗印廸吉錄名臣言行錄行於世享年七十有三從孫光被余門下士郎漸鴻公孫也念弟廷徵早卒未遑乞一言傳後世再拜以請余嘉彼志古之道且稔聞公學行才猷典型尙在故爲次之銘曰白嶽嵯峨練水澄文章華國蜚英聲端溪作宰稱廉平鄆署優遊膺省行遭世末流奄黨成鳳凰鎩翮狐狸鳴見幾之哲明且貞拂衣借隱山之岑昏霾忽散天地清東齊秉鐸文教興絳帳高懸弟子迎氷輪回映玉衡平三年卓異遷備兵雙壺不受返鄆城饑饉流亾滿郊坰上書請振活萬民棻葹從來忌杜衡一朝去官罪不明黃童白叟攀車轅籲天借寇出中誠松菊歸來委榛荆閉戶著書亦足榮子孫恂恂守一經恥懷短刺謁公卿我慕清風作此銘江水湛湛江峰青

誥封馬夫人劉太君墓誌銘

歲癸酉孟春江右大中丞馬公之繼配劉夫人卒於官邸遣使

以其狀來請余爲誌銘以傳之余與公同官武林人稱夫人賢閫公行賚皆手自敘述情文並摯質實而可信且與余夙聞同故弗辭按狀夫人父小河公素以文學稱四箴七誡之書悉手爲訓詁于歸後夫人才識明敏善理家政俾公畱力揣摩勿以米鹽瑣屑紛其慮壬子舉於鄉會逆氛煽亂民咸奔竄公欲攖城自守以靖桑梓報　國不無內顧之憂夫人與公謀挈家入出避山谷間勸以人臣大義於是公得一意招募鄉勇拒守要害上書幕府約日渡河擊賊軍聲大振當事以其名聞於　朝署公本州牧以招撫之用曠典也三月之內餘黨悉平調守灤州人知公殄滅寇亂文武兼資而不知有夫人以佽助之故能建此奇勳也豈不賢哉嗣是宦迹所至夫人間從歷戶曹則勸以會計居刑部則勸以矜恤督北榷則勸以通商典杭郡則勸以愛民會　翠華南巡駐浙蔡公廉能由太守超遷臬旋陞藩未幾江撫缺人　上特簡公往夫人益勉公以正己爲屬僚倡及抵署恆如爲孝廉時一切供億平價以售愈加儉約去冗僕省浮費不欲以多口服食累公也百姓聞之歡呼載道一時墨吏多望風解綬去江右爲四達之衢兵燹之後民皆呰窳而鮮積聚公加意拊循務以寬大爲治每丙夜按簿書草章牘夫人則率妾媵治女紅間課兩子學業以待左右未嘗敢一日怠後以女病夜省視遂感風嗽然猶調度中外事如常及疾大漸啟筐篋自　命服外僅尋常縞紵二三襲餘皆澣濯數過翡翠珠璣一無所有咸歎息夫人之儉德無不泣下易簀之辰獨囑公養身以報　君父清白以安子孫言不及私悉中大體蓋夫人婉娩性成相公登賢書及教育子女皆合於婦道母儀此猶常

事耳余所難者當朱龍外叛時萬姓驚號空城以遁夫人獨勗公募兵固守且遣使從間道上書幕府約日渡河勦寇人心遂固逆氛之氣已奪不久而殄滅無遺雖公之力爲多公以一孝廉上結　九重特達之知下係朝士觀聽之望天下之人以爲南仲山甫復出也抑知其贊成者乃出自閨閣中哉且公守灤州夫人曰廉爲德基厚藏損志公開府南昌夫人曰人臣之不能公而忘私國而忘家者皆由紛華之一念啟之大哉言乎足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矣至永訣時聞家人哭泣聲曰吾去來無礙若輩何必悲慟此又達於生死之理過儒人才士矣生卒年月具載狀中茲不具贅銘曰

金明啟秀彰武凝祥篤生婉娩克相家邦賓與有典雋舉於鄉時惟蟻賊敢爾鴟張中閨贊計哲士奮揚購求義勇效勝疆場上書幕府飛捷　朝堂鯨鯢授首豺虎屠腸擢居州牧贊出帷房宦遊中外南朔車航清閒蘭省儉著錢塘食鮮珍味服多澣裳庶無內顧得展兼長　六龍時幸萬姓頌揚　帝知召杜人識龔黃超遷藩臬維持紀綱旋陞開府　特簡豫章夫人彌惕中丞不遑敬陳忠告寓意勖勳惟彼奢靡棄其隄防昔也郤饁今也贏糧以此風厲庶幾允臧公行其策民悅且康澤被五嶺恩流九江溫如冬日藹若春陽時侍邸舍忽感風霜吁呼妾媵啟視篋筐衣惟褕翟佩少珠璫何以教子詩書是囊何以戒女機絲是將勉公調攝報我　君王遂奔月窟遽掩星鈿子荊傷逝安仁悼亡祇事翰墨或矜容光豈知大體焉識　王章非此於邑云誰悽愴悠悠渭水渺渺漢疆萊宫返響素旐啟行青烏既吉彩鳳斯翔百年永固奕世其昌佇觀　綸綍重賁松篁

封馬太淑人張太君墓誌銘

馬太淑人姓張氏本邑武功人也父曰承熺太學生祖曰棨孝廉永平府司理夫曰琠以殉難　贈浙江布政司參政生子曰逸姿太淑人生於名閥幼嫻婦儀班訓內則諸篇靡不通曉年十八歸參政公事舅姑盡孝夜則熒熒一燈躬織作與參政公書聲相應和徹堂上寢室喜甚參政公中甲午副車鄉貢任山東昌樂令丁內艱服闋補浙江永嘉令太淑人隨下車即有神明之頌歲餘耿逆犯、、甌城巨弁懷異謀應賊公正色折之罵目列罵不絕遇害太淑人聞變痛哭悲悼仰天大呼即投繯以殉逸姿年甫牽裾拜泣乃得緩須臾爲馬氏存塊肉倉猝攜持莫脫虎穴㥪逆賊行提駒輩家屬將逸姿解閩省悲夫寇焰薰天忠魂入地且予分編行伍亦至此極耶時太淑人在溫郡親詣僞官所陳詞泣訴僞爲之動獲遣還溯江千未幾　王師南下殄滅妖氛督撫列殉難諸公名　入告從優贈䘏前秩廕其子逸姿　特賜祭葬用慰幽魂遂扶櫬歸里葬焉太淑人肅閨門若朝常從無疾言遽色雖膺茀翟澹若布素終身茹茶集蓼如一日教逸姿甚嚴曰夫女之績也絲紛而日治之則大帛成安有疎慵子能成立者乎逸姿奉教唯謹承廕後得謁選詔而飭曰子行將作吏惟儉可以成廉我弗以祿養累汝往慎哉筮仕霸州守清謹如母指五載陞刑部員外郎諄諄以人命繫生死爲論陞兵部督捕郎中聞報告誡倍切庚午司榷滸墅太淑人就之非就養也以事關邦計泉貨非渺舉古人爲關之意面誨而親督之後逸仍歸里復　命陞浙江驛傳道一束裝南走一遣使西迎柰何訃音至矣逸姿伏寓苦哭甚哀即日奔歸

嗚戚刑部雯濤焦君請余銘以余與適伯江右撫軍見五公有淵源誼厥姪其世好知淑人深也投以狀狀稱太淑人生前壬申四月初十日卒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一先參政公令昌樂遇　覃恩敕封孺人逸姿守霸州遇　覃恩誥封太淑人從夫秩也男一即逸姿娶郭氏邑庠生紹儀君次女　封宜人女一適邑庠生李世昌早卒墓在某處得吉康熙三十某年月日銘曰

維淑人先世有顯人歸於華冑並冠西秦夫子大節浩氣鄰鄰惟淑配德佩玉同禮誰謂閨處識超羣倫誰能優學勗子克臣有聲載揚翟茀朱輪太白之巨鬱乎蟒蟒封土等嶽觀者逡巡生亦有盤沐亦有珍啟祚流祥麟趾振振千秋萬禩厥體維珉

祭王誠菴工部文

嗚呼造物者有心耶無心耶乃無端而造厥兩大一則沖然如蓋偏覆於上不憚其高也一則塊然如坻厚載於下不厭其重也謂造此者無心吾不信也又無端而造厥兩丸一則頽然方沈於西運行不爽何不厭煩也一則煜然旋昇於東晷刻不差何不憚勞也使憚勞而厭煩焉乾坤或幾乎息矣謂造此者無心吾不信也又無端而寒矣又無端而暑矣一往一來四序不忒又無端而風以散之雨以潤之矣無端而雷以動之日以暄之矣謂造此者無心吾亦不信也何也凡此蓋爲生人生物計也夫既生此人物矣即宜予之以安若釋氏所謂極樂淨土蓮花品生不事耕桑衣食自然此大生廣生之德也柰何無端而又有夭札疵癘又有水旱蟲蝗及水火盜賊刑獄兵戈饑饉疾病死亡也無端而又有爪牙相吞弱肉強食也淵驅魚也叢驅

爵也又無端而强凌弱衆暴寡利相傾勢相軋憂虞悔吝以相攻利害得失以相危讒邪訕謗以相加鰥寡孤獨以相苦以一人之身來百感之乘曰食萬錢者愁無下箸半菽不飽者走死且窮長貧賤以終身挾富貴而驕人盜跖壽考顏子早夭郭況金穴范丹釜塵臨流論囚水赤燐火戰場邑青長平四十萬同時而坑東海五百人赴義而死造物者有心耶無心耶謂有心歟吾不知人物何罪而造物不仁罹此極也當造物者之所不能解者也謂無心歟吾又不知造物何勞勞碌碌不憚其煩而生此人物徒荼苦無益何爲也當亦造物者之所不能解者也王君予丙午所錄士也少失怙恃作諸生溶應計偕遭變於江右爲賊手刃已死復生苦久之博一官令沂水爲政有聲廉潔刻厲妻子不自給又苦幸行取懸官工部員外日飲冰勤厥職

又苦司空六堂以賢能薦引　見方大用次日即病越七日而死先數月長子及媳死僕人男婦先後死者十餘口遺幼穉子女四人及繼室次第復徧病久乃起留滯邸寓欲扶櫬歸不能至是則苦甚也予經營且窮之予又苦嗟乎王君固善士也言矩而行方淸修而勤職造物者仇之耶適然耶有心耶無心耶何爲而至此極也吾問之造物當又造物之所不能解者也造物既不能解矣予又何必言耶哭耶毋惑乎釋氏老氏莊周之徒說空說懸言養生達生之反爲窺見一斑也茲執斗大巨觴酹君以酒君若有知其笑而飲之飲而樂之吾斷斷勉力俾君及多门歸櫬黔里不必區區戚容攢眉作頻人態酸此孤兒嫠婦於幽堂爲也尙饗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第二十一

讀書堂綵衣全集

宋志梁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劉凌雲輯

男　宸黼編

卷二十二

詩五十七首

此日不再得和楊龜山詩（癸未年十五）

蘊穡先稙稼藝樹先藝桑君子貴端本庶不負穹蒼所以德成後篤實有輝光人生七尺軀合靈秉陰陽蹉跎悔無及必求造道方造道先義利辨晰在微芒誠能敬持之動靜罔不臧炯炯徑寸心勿使物欲戕譬若獲嘉穀殷勤去粃糠此心苟無逸乃可論行藏幸生古人後典籍挹芬芳力行固貴果矢志亦貴剛

曰予年十五晨夕自徬徨去日雖尚少來日正苦長孔孟爲吾師詎敢列與莊設科首德行初不競詞章靚近慕紛華役役聲利場學古縱有獲毋乃類亾羊予情未漸染庭訓敢寐忘歷境有順逆學人當自強試觀持篙者涉險無危航富貴不可求貧困亦其常百年終有盡道德永不亾此日不再得怠棄良可傷勗哉予小子一念分聖狂

勵志詩

惟民有九職與我詩書遊命哲自初服養正在蒙求聖學務時敏研窮苦不周示我以要道迪我以遜修自從趨里塾始信志力優企懷推甯越庶幾與之侔人臥吾勿臥人休吾勿休逢心或開关而猶能無憂

其二

我本儒家子先世遊河陽遭時多坎壈不得歸建康山川萬里外渺若參與商中葉漸式微力田務耕桑家風崇樸茂行誼重一鄉大人幼輟業雅志在縹緗趨庭荷提命樹義何煌煌造道固有序進德亦有方

其三

登嶽自岱山導河自積石凡物各有源矧其嗣聖業聖業期厥成勿忘亦勿躐優游歷歲時久之自融洽百家繁然興競與吾道敵幸爲孔孟徒言動罔敢越日星中天明爝火於焉息少成若天性千古洵一轍

其四

周末學術異韜儒亦云稀漢時江都相唐代推昌黎宋與周程出新安得其歸門人遞紹述議論各參差有明復繼起相與表

章之屈指鄒魯後正學良在茲予生處荒遠私淑甯敢辭年力苟不怠聖賢洵可爲

其五

人生德未定懼爲物欲遷性靜如止水情動如汎瀾節情復飭性當佩韋與弦所以古君子匪徒事餙編監史在其側几杖銘其前幽獨不敢苟一敬遞相傳但得葆中和位育亦已全其功縝以密迴異二氏筌

其六

五方各異宜因時可善俗琴瑟有不調更張方能穀聖賢日皇皇豈其志干祿悲天而憫人將以展所學王道本人情力田尚涫樸誠心金石開矧與予同勵規模務遠大庶爲蒼生福近則形詠歌遠則詔河嶽

其七

立言與立德兩者恆相需設施不在我著書亦足娛所貴闡大
道閑邪衛隆汙朗朗如日月浩浩若江湖理足氣自生波瀾互
縈紆後世本不立文質交相瘉瑤花與琪草曾何異朽株大文
故彌撲宇宙賴匡扶

其八

春秋寖已馳雙輪不停軌白皙美少年轉盼成老醜老醜非予
悲失學顏之忸舜跖豈殊途千里毫釐判予尙髫齡思自任
稂莠父訓與師傳仔肩不容苟惜寸先惜分敎居大禹後努力
事詩書庶足酬高厚

哭先慈（甲申時年十六）

貧家婦難爲爲母亦荼苦隻身欬屢瘐尙復事機杼側聽兒臥
號嗚嗚誘乃乳父母天地恩不恃辛勤撫余年十六齡未與成
人伍追維母氏劬心力費幾許夫何四十春支離委黃土搶地
復呼天摧心心寸腐母顏日已遙顧父淚如雨

沙搽亂（乙酉）

滇南在天末隅蕃蠻羈縻此藩召衛衆撫以貴及恃弱則懾然
伏強則擾邊陲承平日已久叛亂起沙彝鄰戰攻吾郡比屋出
守陴殺聲連四野慘戚及烝黎守令悉無策臨衝面面圍飛鳥
不敢度薄暮神鬼悲居此危城內一命輕如絲

流寇入滇

丁亥夏六月流寇犯我疆兵戈起倉卒官吏接踵降哭聲動天
地日星慘無光老少各逃命道逢虎與狼四境恣殺掠金帛滿
路傍劫我作奴僕束縛慮逃亾舉步或稍緩鞭笞痛莫當箐林

影昏黑傾跌心愈慌惟期免敲撲那顧鳴空腸暮夜集村塢炙
酒烹牛羊兇鋒有萬狀喧呼擁平岡醉後剸刖人血肉濺我裳
有時剖孕婦男女貫旗槍求生固已矣求死亦不遑夜半人馬
寂脫身匿叢篁一步一驚顧暗地呼穹蒼狐兔起蹊隧荊榛長
成行蹣跚奔城郭呼繩縋堞牆攀援似猿猴四顧殊徬徨親戚
聞我至城頭問審詳朋友聞我至雙手相扶將父母向我前拊
背慰百方坐定復移時始知身未亾努力去守陴安能進酒漿
但得共相保吾親亦永康

哭先考（年十九）

昊天素仁慈呼籲聽不隔而今獨不然我生罹其厄寇氛猶未
甯我父長棄鄉值此兵燹餘衣槍出倉猝我父力行仁閭里被
恩澤避亂匿羅藏（山名）山深道路僻族人盡逋逃租賦恆缺額蹤
跡忽及之榜笞任所晝子出父號呼父執子悲咽父子嗟何辜
而乃受毒螫煢煢予繼母嗚嗚深痛惜猶幸骨肉完飢寒耐朝
夕胡爲忍棄予容在音岑寂不如桎梏時撫摩猶可得遠近父
老來揮淚同涕泣燭滅忽又明陰風穿破壁

天雞

天雞五色毛飛鳴向扶桑紅日躍滄波照耀遍八荒行天無停
晷雲霞繞其傍幽崖呈麗景萬象盡輝光寒谷有餘春草木被
榮芳銜轡何西流曜靈無顯藏

曜靈

曜靈無顯藏千載永相望隆冬有肅殺春風自飄揚日新德何
盛富有業斯彰盈虛互相嬗倚伏亦非常怙恃同棄去孰輓彼
青陽

襍感

天下形勢首秦楚其次燕齊稱雄武兵強馬壯地土腴扼吭拊背誰能抗滇南僻處天一隅壯蹻當時啟道塗自是長居玉斧外元明始得登輿圖山川遼遠獠獞異天下未亂滇先亂天下已治滇不治西平嗣守三百年文物聲名多富麗因之人號小江南蒙段歸朝比帶礪啟禎之代紀綱衰碩鼠興歌蜚鴻哀況遇沙夷首倡亂搖蕩潞陣流寇來虺蛇遍野蜉蝣聚金馬碧雞生草萊生草萊忿蝦楝萬里蕭條南北判閩道　真人起東方已救燕齊秦楚出塗炭

山川極目盡塵埃白馬黃巾逐隊來惟有野棠人刈又落更無樵鳥去仍回巴渝雁斷烽煙急城郭人稀鼓角哀寇至慙非荀巨伯卻教桑梓委蒿萊

滇南亦是版輿地蟻賊披猖異遠方縣吏催科塡犴狴將軍舊習怯螳螂豈眞棄置河湟外一任憑陵僰爨傍誰使萑苻至此極遙看城郭晚蒼蒼

年來民力已無餘況遇干戈擾里閭鷸蚌爭持終失利鵲鳩占據少甯居荒江之米從何貸亂世無書可帶鋤投筆欲從班定遠好將韜略問蘧苴

深山暫寄一枝棲虎豹窺門跡印泥路僻斷煙難乞火村虛落月不聞雞競傳下令移巖谷獨倚殘更聽鼓鼙母子相依爲命久蒼天垂念亦含悽

昆明連歲悲戎馬四野嗸嗸鴻雁愁日月雲霾昏似夜山河蕭瑟冷於秋雕梁紫燕存空壘畫閣紅英綴淺洲賸有唾壺今已缺那堪重擊此荒邱

銅鼓山前列熾驚中心日夜若懸旌頹垣望斷親朋信餓殍難攀荊棘行續以每傷青犢叛感時惟冀赤眉平亂離祇覺乾坤窄耿耿寒宵坐到明

夕烽

城上風煙殺氣橫側身南望旅魂驚雖非函谷經旬火也似甘泉立馬明郊野蒼涼騰雉兔人民奔竄隱榛荆徘徊日暮傳烽急草木遙看盡是兵

蟻聚吟

炎炎勢將灼涓涓成大川君子貴愼始撫字不憚艱賊首本饑民激之使有然

楚豫初蠭起延入我滇中勦撫一失策誰能攖其鋒不虞賊滅難但憂民力窮

儒生弱無力乃爲黃巢役手足盡胼胝猶受鞭笞責夜月影朦朧殺人濺飛血

林花經驟雨零落不成春蓬首含芳姿其如命多屯網羅布四野雉竟殞其身

吁嗟期門士逍遙鮮行伍臨陳怯如羊遇民猛逾虎弓刀日在身敵來不敢拒

滇南無完室撫綏藉上官催科恣敲扑吏人皆虎冠流寇復繼之淚下如汍瀾

雨聲

蜂蠆紛飛滿市廛何堪細雨復纏緜鷦棲頻墮貧人淚永夜偏從愁耳傳點點衝殘烏鵲隊聲聲驚起白鷗眠久抛翰墨無由賦不信人間有漏天

烏聲

繞樹尋枝無地安烏烏哀怨曉風寒城頭未許將雛樂屋上終悲借住難紅桕荒村隨上下青陵古樹共盤桓忽思乳哺無由報一夜楓林葉盡丹

蟲聲

秋來月色散藤蘿曠野哀吟任淺莎午聽高低如有訴終憐悽惻不成歌薨薨砌外疏燈暗喞喞牆邊落木多最是凌晨星散去恐驚樵採到巖阿

角聲

城頭清漏漸將終畫角寒生奪曉風思寄夢來千里外征人淚盡五更中黃沙歷亂迷衰草殘堞欹斜叫塞鴻豈獨少陵悲永夜荒山對月影朦朧

鳥聲

巢傾室毀待綢繆松柏摧殘過客愁豈少飛鴻棲灌莽惟聞小鳥弄喧啾非絲非竹穿林出如慕如疑隔院流怪爾兵戈都不管曉來紅日喚鉤輈

雞聲

綠林嘯聚勢如焚雞犬無存陷寇氛從今自難容越石雄鬬豈有逸田文山深靜待寒更轉徑仄遙從落月聞欲訪桃源思避世無心窗下話殷勤

三十初度　戊戌

嗚呼年三十亂離居其半豺虎日縱橫倉皇無所竄鞭箠隨其身出入受羈絆屈指一旬中饑腸何時飯怙恃忍棄予慇然就隴畔兵荒之禮儀終朝淚洗面拷掠死復甦弱質任鍛鍊天道自無私至此焉能辨沈河河不流投繯繯忽斷面目固已黧形容亦盡變況予復喪偶悽惻誰爲伴生則如飄蓬死則若枯蔓
王師何日來救民出塗炭

采薇歌

采薇采薇山之曲井里蕭條山容禿山容禿心如懸望　王師來自燕
采薇采薇溪之澗士女驚奔溪流斷溪流斷目將穿望　王師蘇我濱

習騎射

秋日平原淨驅馬郊外行草淺狐兔伏天高揚饑鷹弦開鳴霹靂獵獵四蹄輕盤旋陵谷間上下如飛騰誰非穿楊技雙鵰墮青冥感念余同志抗懷三代英三代無兵農井田聯什伍出則爲方召入卽爲申甫耰鋤嫺止齊隱然成一旅不知何時分風尚異於古武夫鮮識丁文臣難禦侮逮乎世衰亂往往交相瘉遂使寇盜侵揭竿起荊楚荊楚遭荼毒蔓延及晉秦何假受撫策變亂出邊巡誰能遺一矢轉關立功勳饑民悉務從猖獗異所聞痛定復思痛天地應慘悽予也習騎射遇者皆奔馳意欲殺蟻賊還以慰瘡痍瘡痍盡歡呼此事出意外少小熊虎將能使流寇潰四郊得耕桑一旦安且泰大勇非氣矜所養在其素小敵見之怯大敵斯能赴夙昔慕袁宏兼才天所賦上馬殺賊奴下馬草露布

別友人

首夏與君別杪秋忽逮茲天道有變易世事安可期孤鴻暮南適嗷嗷聲何悲感物惻我衷各天悼乖離蜀葯華山避夙肯相

追隨嬿婉非恒情結義貴在新驚飈吹飛蓬條爾東南馳安得塡滿羽翮飛從所思

爲金屋免鍱抱玉祟其身買生豈不美弃置湘江濱仲舒遷膠西三策爲之困賢豪恒屯蹇娥眉召妒嗔之子走昆明抑鬱志不伸古來多悲憤非爾獨沈淪蓄德固無匹揮翰亦絕倫令名既無虧得失焉足陳

佳人遊西逝言在赤岸岑高覘天宇外長嘯揚哀音前臨點蒼曲洱水清心神神理倍變化何浮不有沈幽深自玆永仙侶相追尋朝騎白鹿遊暮采瑤華吟儻遇雲中翰顥以遺同心上言結永好下言保芳馨

同人集龍岡寺

龍山曲抱龍岡寺波濤光搖碧簟文幾度笙歌喧極浦廿年蹤跡歎浮雲狎人鷗鷺飛還下驚吹魚龍靜又紛況是五峰晴對眼勝遊天地幾同羣

登寶華閣

碧水蒼山佳氣浮不將搖落浪悲秋參差臺殿千峰會迤邐川原一望收野曠煙霞饒逸興天清花鳥破深愁登臨未盡層霄志悵望丹梯思正悠

集華藏寺

山陰勝集神仙侶野色晴香錦繡文松老天風巢鶴鶴塔高聲日鎖煙雲迴廊四起笙歌滿峭壁千重木葉紛莫把昏鐘促歸騎坐升海月又重醺

碧果寺

野寺蒼苔有客來野塘無主客徘徊乘風齋上青蓮界覓句終

憩白雲才淡午疏鐘時見疏月明香細但聞梅豪華消歇悲前代其祝昇平禮上台

春寒

春日偶寒疑北斗柳凝梅凍訖南邦應知天意高難問可那愁心鬱未降欲起蛟龍翻閉窟將飛鴻雁卻依江暖風容易吹冰破好泛仙湖蕩槳雙

碧果菴

地偏人不到曲砌獨苔磯自愛尋眞入何嫌與世違薜房開白羽藤樹挂緇衣毒熱愁無那蕭然一坐微

野外煩囂絕城中車馬紛偶來閒問社不是故離羣淨院依風色遊心俾日曛徘徊叢柏裏香氣共氤氳

日暮不知去棲禽喚滿林僧沾微月返星向暝樓窺偃蹇由來性遲迴自和吟明朝期再聚松落風吹襟

贈溫叔子畫菊歌

畫菊自有溫叔子腹中菊花無顏色千葩萬蕚貌皆神鄭老王丞掩不得鄙人重菊尤重溫初色一揮排吾軒霜天搖落瑩芳盡錦石崢嶸數樹存坐覩立玩欣還訝紫黯金英爛相射恍惚如遊甘谷叢蕨薿疑傍東籬下東籬甘谷杳難尋盡手千年直到今細蘂疏枝秋嫋娜含煙帶露氣蕭森吁嗟叔子之菊胡爾殊昔年致品自三吳分畦列植繞山墅朝吟把朵夕對壺一吟一醉情相悅便欲因之向點綴濡毫拂絹花神愁生色眞機造化泄名筆今餘二十年昆池西閣路將穿孤芳一出連城賤尺幅將來在在傳溫叔子勁氣直揉無與比畫中霜餘宛相似巳知盛名滿人寰豈意丹青推吾里東園紫華李其桃纔看緯約

傒竊搖南渚芙蓉雖稱絕娉婷可耐秋風高三花總不煩君手煩君更寫菊之友紫蘭翠竹圍清泉天寒歲暮恆相守

錦江行贈劉文季太史

君不見濯錦江中錦爲水彤勝冠絕西南州遠勢逶迤作字轉清波瀲灔帶花流蜀女濯錦錦爲燦水之奇異殊足歎安得臨流一玩之令我胸中生錦瀾錦瀾星橋萬里餘太史今乘駟馬車琴臺夕訪相如調草閣朝尋楊子廬楊馬千載今已矣只今惟有錦江水君飲江水登江芷君之文章亦如此君行故里山嵯峨君行猶自費吟哦峽樹時聽嗁血鳥渚風遙遞竹枝歌歲晚看君西南鶩到時雪滿錦江路江頭得句應念余江中鯉魚幸無數

管仲

宋襄不足數秦楚雄方駕吾尚父尊成季郎其亞蹇叔百里奚叔敖倍聲價得士貴匡蹇奚事力與詐惜哉難具陳終焉歸於假

季札

我愛延陵子觀樂目無眩興衰洞及微言言有至論聘齊規平仲適衛說蘧瑗擇人與去侈慎禮凡寡怨三讓節不移樊祭安能困無欲故不疑賜劍先後達吳沼答哲人孰測彼方寸

魯仲連

雀自採黃花彈人何慕哉投綸向廣淵修鱗共徘徊吾嘉魯仲連排解一笑開功成不受報英聲振八垓昭王餌多士高築黃金臺樂毅與劇辛徒爲千金來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十二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張自坐較

受業　魏儼輯

男　龔纘編

卷二十三

詠史詩

西漢三十二首

東漢四十六首

詠史詩（西漢）

引

居諸不我留敢將鉛槧託三代至嬴秦賢姦不煩索其後人品殊議論亦舛錯挑鐙引觴餘詠史恣礎礴深情寄短章述而未嘗作

蕭　何

蕭何漢宗臣入秦取圖籍轉餉給關中薦韓定大業養民以致賢興王莫能易詎意刀筆人懷此伊周策

張　良

子房建奇功首在焚棧道其次捐關中三人自爲保名成從赤松飛鴻自矯矯若何有辟彊反爲匪禄導留侯無哲孫此理亦難曉

董　公

漢庭有三傑不如董公奇縞素討項羽諸侯鞭弭隨名正言亦順遂開赤帝基拙哉居巢計適爲興王資

婁　敬

洛陽天下中原非用武國秦地阻山河天府可立極婁敬脱輓輅而乃負特識留侯有同謫即日車駕出

樊　噲

高帝寢禁中羣臣詔弗入排闥韻舞陰言詞甚切直有此一節奇寄託不負因平生戰功多鴻門賁厥力微噲誚讓之沛公無生色

陳　平（附王陵）

漢高疑功臣皆自曲逆始淮陰無反形力諫猶可已導之以僞遊誅夷從此起迨至惠帝時貪位不知恥靦然與倖臣左右掌邦紀定劉與安劉大言何所恃苟非朱虛侯漢祚將先圮謬誇王太傅英標垂千祀

陸　賈

陸賈陳詩書潤色太平業一出尉陀降誓不失臣節遨遊好時開車馬甚修飭遺金授後人逍遙踰耆耋和調將相臣安劉人不識

劉　章

絳侯納北軍朱虛入宮衛矯節伐紀通紿詞劫酈寄天意欲興劉使章爲[illegible]至今耕田歌想見坐中悖

賈　誼

河南薦賈生絳灌多不喜條議雖切時紛更究鮮濟痛哭孝文朝毋乃非臣體有才過自矜賦鵩竟不起

鼂　錯

鼂錯上邊事偉哉折衝臣抗言削七國安劉不顧身袁盎首建議借之反相傾朝衣斬東市千古猶酸辛鄧公爲上白慷慨見

敘陳天道多往復殺盜假梁人

周亞夫

亞夫條侯子將相有兼能固爭爲國本不宥侯后兄降國封太重諫言彌忠貞嶽嶽眞宰相況有七國勳而乃下廷尉不念文帝恩君侯反地下讀罷淚沾襟

張釋之（附于定國）

釋之善守法不隨上喜怒喋喋惡嗇夫長厚乃其取豈惟用法當識議高千古孝武刑獨密法吏猛如虎定國爲廷平確遵前人矩迎師學春秋私與弟子伍天下無冤民宜爲股肱輔

申屠嘉

丞相剛方器有之朝廷尊鄧通戲殿上疇敢與之爭盛服召通至叩首怒未平褫衣號宛轉天子不加嗔嗤彼博山侯再拜望

車塵

董仲舒

仲舒固儒者獨探天人旨得力在春秋感應有妙理六藝時聞陳非聖斷勿齒兩主最驕奢見公亦順軌曲學多媚諛恥與公孫比

汲黯

汲黯社稷臣百鳥遜一鶚直諫難哉非他人如振落矢志在拾遺淮陽非所樂讜論底本塡反謂言妄作天假以長年畫室何所作

公孫宏

公孫洵釣名徒步取高爵首鼠懷兩端上前輒背約登進幾賢良徒然開東閣僞質知其心豈曰賓客惡

東方朔

世傳東方朔詼諧好滑稽又引神仙說侍宴在瑤池觀其拒董偃辟戟無戲辭況止蓬萊使名言確不移

霍光

子孟固宗臣處家刑于寡意欲貴成君遂貽參夷禍曲徇厥妻謀乳醫竟勿坐不學誠有之無術則未也

衛青（附霍去病李廣）

衛霍起外戚功名非所難[illegible]亦有天幸師出凱歌傳一造闐顏界一封狼居山恃戰敢深入封賞日以寘廣軍非選士迷道期又愆自剄羞詰簿一軍淚汍瀾

蘇武

子卿仗漢節臥起十九年歸對人不識白髮已盈顛廁之麟閣末將慰遠人觀嗟彼南宋使守節亦有然君王葬五城縱歸能

無牽

李陵

少卿文士耳用兵非所長用兵先紀律魯誓戒寇攘婦女與珍寶軍中何潛藏況復陷大澤地利未審詳鏃矢五十萬一日委道傍雖微管漏師焉得不覆亡喪師且辱國厥咎由殺降河梁擅逸調音韻發鏗鏘用之以協律庶爲清廟光

丙吉（附魏相）

丙吉誠長者大恩不自覺心憐太子冤加意曾孫藥歸然佐中興揚善掩過惡同心魏弱翁輔政優才略好引掾吏言故事勤商榷防弊去副封因之麼三霍博陸有鴻功傷哉恩太薄

趙充國

充國識敵情審時揆勝算急則恆相依緩則自中變先零與罕
开誅有非同案少年喜邀功何時息爭戰老臣請自行險度恐
難斷條議陳便宜降者幾及半罷兵屯湟中坐待敵解散踰年
西羌降整師還讖甸無非靜鎮功豈是屯田善至今祖營平後
世爲其貺

劉　向

劉向貴戚臣精忠貫白日元成漢祚衰屢疏陳得失王氏權漸
隆憂心日不給災異著五行法戒甚詳悉浮沈三十年向死莽
篡立吾恨其子歆諂諛爲漢賊

蕭望之

望之在亂朝宛若雞羣鶴無罪忽罷官見機宜引卻去就一不
明致爲羣小虐不如二疏歸高飛翔寥廓果然殺吾傅昏庸能

無喙

黃　霸（附龔遂召信臣尹翁歸）

黃霸守潁川教化其首務鳳凰爲之翔治行於斯著龔遂恤飢
寒盜賊多感悟因解劒與刀買牛返農圃信臣有仁恩戶口日
蕃庶事之如父然三農咸悅豫翁歸最公廉吏民不敢忤赫赫
于廷尉囁嚅終難吐當時太守尊興革惟所樹增秩并賜金託
以腹心故或爲關內侯或居廷尉署久任上下安治效所以布

傅介子（附馮奉世陳湯鄭吉甘延壽）

三人事迹同立功萬里外介子誘樓蘭損威不足異馮陳識兵
機要擊甘矯制望之與稚圭猶倘遲封拜不如鄭吉屯威震西
域界綏㙞延壽流因人以成事

朱　雲

小臣請尚方願將佞臣斬言出左右驚舉朝能無赧張禹老鄙
夫漢祚從茲殄輕檻亦何爲徒負忠臣諫

鮑　宣（附龔勝邴漢逢萌梅福）

鮑氏世忠貞宣也尤切直進賢賢不庸誅姦姦未黜所以數上
書無非爲王室諸生舉幡隨救免免錯律竟與邑鄉侯捐生同
殉國始信龔邴高早將骸骨乞其次如逢萌挂冠神武側其次
如子眞歸隱吳門卒

孔　光

漢亡有孔光家罪誠難狀挾私蔑鮑宣惡嘉劾固上始爲媚董
賢後亦附王莽如何一代儒轉絕九廟享事勢已釀成晏然受
新賞

史　丹

西漢從外戚遂致王莽篡四姓有史丹匪躬弗敢晏國本在建
儲動搖必有變頓首伏青蒲從容效規諫既知帝意回卽認妄

聞讜臨事不張皇消弭無人見

揚　雄

莽時雄已老戀戀惟一官美新而劇秦文人無心肝史稱善自
守飾詞未必然縱投天祿閣安能贖愆不識君父字問奇空
停軒

詠史詩東漢

鄧　禹

杖策隨光武首在攬英雄行師有紀律攜負相追從童叟繞車
右威名震關中勳成各就第不失儒素風子孫守一藝弈世功
名終

馮　異

馮異識英主首說五邑臣倉卒渡河北空舍㩳衣頻始垂迴溪翅終被澠池勳豆粥與麥飯一一報艱辛垂老猶敢戰征西傾副軍徘徊大樹下不伐疇如君

祭　遵

祭公雖儒將犯法所必刑舍人尙格殺何況是軍營麾下有紀律所在不知兵對酒必投壺閒或雅歌興臨終命薄葬遂識冠古今奉公復憂國宜其追悼深

耿　弇（附耿況）

耿況居上谷遣弇詣長安時年方弱冠卽識命世賢願徵兩郡士合力攻邯鄲勸之復大業不與更始連三方旣底定疏淄奏凱旋落落初難合有志竟成焉較之韓侯績襲降異攻堅況聞乘輿到肅清待百官椎牛以釀酒功業何爛然

寇　恂（附賈復）

光武得河內守者難其人惟時有鄧禹推賢薦寇恂器械旣利用餱糧足供軍以此成王業功與文終均其後穎川亂命之撫吾民寇盜盡解散先後以捷聞百姓遮道留咸願乞寇軍留鎭踰一載士庶懷其仁觀其待賈復機智歎絕倫廉藺風重見眞不愧大臣

馬　援

文淵喜振施大材果晚就遨遊二帝閒擇主自不苟聚米與顧較求用何太驟功名垂南荒銅柱表斥堠嗟此覂鞍翁藁葬河西右遺言感呂种永爲藩邸守

竇　融

累世仕河西梁統推爲主能從伏波言不惑王元語專心事東方遣使納疆土兄弟並顯爵位異儔伍融後貌益恭帝亦頻賜與君臣無猜疑休戚超今古子陽井底蛙終爲座上虜

邳　彤（附任光來歙）

王郎假名號烏合集邯鄲邳任獨不附會議阻西還指陳北行利數語勝登壇光復高祖業耿弇見亦然來歙爲監護一戰破王元已乃中要害虎牙淚滂沱叱之草遺表力薦段襄賢抽刀忽已絕孤忠貫日寒

吳　漢

吳漢固虎臣帥師爲漢翼心如金石堅所向無敢逆樹幟立陣前隱若一敵國誰能一日閒八戰皆入克遺表無他言愼赦有深識

宋　宏

夫婦人倫本況復共糟糠一言明大義足以感湖陽朝服坐公府微詞讓桓譚他日召之鼓舉動忽失常使公相天子必不牽帷房忍使貴人黜復廢太子彊

嚴　光（附周黨王良）

周黨不受祿賜帛返考槃王良除諫議恭儉著當官咄咄羊裘叟三反至長安車駕卽日幸延入聚故歡堅臥不肯起仍歸富春灘見首不見尾應作神龍觀

董　宣

宣爲洛陽令格殺驂乘奴朝廷三尺法守之敢戲渝敕令謝貴主據地不服辜賜錢三十萬遂以強項呼宣也頒羣吏請名震京都

桓　榮（附張佚）

桓榮明帝師深得稽古力賜馬與乘車尊崇動邦國張佚能正君應不愧輔翼以之佐疑丞青宮自進德賢哉二大夫同心盡匡弼若何信笁乾還使至西域

鍾離意

僕射素敢諫上疏正北宮一言感天意澍雨慰三農常救小臣過時將詔書封明帝雖偏察法言猶能從

陰　識（附馬廖諸外戚）

東漢寵外戚貴盛易驕奢如陰如馬鄧尚能渭厥家梁竇專權柄民人盡怨嗟一朝以屬吏棄之如泥沙逮至桓靈末董何競矜誇乃知四氏學防患慮已遐和熹辭封爵德可冠昭華

耿　恭

耿恭屯疏勒據地不得泉再拜醴泉湧至誠格蒼天既而車師叛糧盡勢力單將士同生死守禦誓益堅歸朝蒙顯爵絕塞聲威傳

班　超

班超熊虎臣鄯善已奉詔不意北使來供億將倦褻親帥廿六人搗穴各還報諸國畏兵威遣子復通好長為都護使還歸玉門老班勇有父風羈縻西域功

班　固（附丁鴻桓郁魯丕賈逵黃香）

班固成漢書足與龍門配建初倣石渠五經論同異孟堅實與焉丁桓皆逡巡作頌勒燕然周官差可擬逡巡死獄中天下惜其藝後此會東觀疇能析疑義魯丕非其倫而況賈黃輩

曹　昭

婕妤辭同輦淑慎冠後宮避讒居長信善始亦善終大家班氏女博洽靡不通為兄續漢史首開陳范風上書籲兄老振旅還關中況有四箴在閨幃咸式從之倫與鍾郝世世嗣芳踪

毛　義（附鄭均）

義善承親心均能收宗族行誼重一鄉賜粟各千斛親亡義辭徵張奉始歎服均成兄之廉詔給尚書祿

孔　僖

孔僖官蘭臺淹通貫經史章帝尊先師車旂會闕里臣宗非私榮聖德增休美自非聖人孫焉能識此理

楊　震

楊震稟四知遺後以清白抗疏劾聖榮勿使通宮掖諸奄受賄賂斂陳尤剴切充耳類不聞慷慨飲鴆絕迴翔有大鳥依依不忍別

李　固（附杜喬）

李杜國忠臣不惜以身殉兩議立清河遂為權奸擯假食煮餅時討賊不自奮徒勞推倖豎坐失太尉柄反合梁冀傾收繫竟絕命三賢齊上書意氣千秋振

馬　融

馬融素修飾絳帷列笙弦門人日益眾傳經以次前乃為梁冀使草奏劾子堅吳祐面詰之唾罵何辭焉以此作忠經欲付一炬燃

荀　淑（附韓韶鍾皓陳寔）

潁川四長中孝行首荀淑吏民不忍欺因以神君目寇盜起山東郡邑避茶毒相戒弗犯瀛韓韶為民牧鍾皓政先寬不復事

至楷豈無皁白人亦爲保身訓陳寔在官時弔讓不爲辱此中有妙權保全非一族所以古恭人溫溫類如玉不剛亦不柔中外受其福

李　燮（附文姬王成）

燮姊知禍作豫與王成謀二兒皆就考載燮下徐州兩人隱廛市晨夕暗相投天產此義士心力罔不周同全忠臣裔青簡至今留

黃　瓊

黃瓊明哲人諫諍臺閣事尤能守憲章不肎媚梁冀貴戚與宦官嫉之如蜂蠆侃侃上奏疏紀綱頼不墜

黃甫規

威名初對策指斥大將軍因之置下第謀略不得伸擊羌當封

爵無賄賂寵臣傾陷輸左校太學爲之奔走遂有威望擊射鮮功勳自言西州傑恥不與黨人

朱　穆

朱穆刺冀州望風解綬去糾舉鮮所私郡邑沐膏露心疾宦官橫數陳于帝怒至今絕交文猶爲薄俗訴

盧　植（附皇甫嵩）

盧植性剛毅窮經識機宜三年侍絳帳女樂未嘗覓奉命平張角屈指滅可期左豐索賄賂檻車下有司嵩能恤士卒重覩捷書馳

傅　燮（附崔烈）

崔烈無志識妄議棄涼國燮欲安天下請上亟斬之乃爲趙忠謫漢陽牧殘黎慷慨赴戰死悲風起旌旗

張　陵

張陵偉男子忠貞遵彝倫臨朝叱冀出奪劍命虎賁舉主非不念守憲即報恩左右盡失色能令朝廷尊

左　雄

左雄立限年亦爲常人設顏淵與子奇甯復論歲月宋娥阿乳母顯榮同建策裂土并開號名器得無褻雄也反覆陳禍患并其戚

崔　寔

崔寔論謂宜寫一通置之廣坐側可以拓心胸疾固資粱肉養不廢藥籠所以古爲政寬猛貴得中有激故云爾知變自不窮

陳　蕃（附竇武何進）

蕃武皆正人同心興王業謀欲誅宦官心事自坦白牽制在宮

中猶豫不能決成敗在須臾而乃歸盥徹奏爲朱瑀竊干戈起肘腋張奐爲所紿率兵返攻奪一蹶不可支中外喪魂魄迫至何進時不從陳琳說徵兵詣京師綢繆無碩謨太阿既授人赤帝遂中絕

李　膺（附范滂孔昱夏馥賈彪）

元禮號龍門允爲人倫矩事君不辭難尸首塡牢戶孟博志澄清乃爲浮名誤雖與李杜齊危亡亦何預張儉望門投藏匿盡掩捕遺禍及萬家襃融幾同錮不如夏馥高毀形入林慮賈彪得其中閉門獨不顧

趙　苞

羌入劫苞母攻城載之前城存母已殲嘔血歸黃泉當時畏智

略猶可免擢廢不如周孟威不屈毋亦全

桓典

桓典爲御史都人避青驄宦官不敢犯猶傳司隸風

蔡邕

蔡邕論三互近禁益綢除青虹見玉殿消弭詔諸儒對策由趙霍作姦蔽刑餘呂強爲之請免鉗徙朔都三遷感知遇同逆則已誣善人國之紀王其無後乎

鄭衆（附諸宦官）

東漢寵宦官封侯自衆始拒虎復進獄國祚遂傾圮順帝十九侯襲爵許養子桓帝委兵權五侯多不軌靈帝十三侯潛與黃巾比自古用刑人必爲國家累亦由過激然衆正能無罪袁紹誅黃門殃及稚男子良賀共呂強清忠達國體野鶴在雞羣強

猶置於理

黃憲（附周燮馮良法真徐稺姜肱袁閎韋著李曇魏桓郭泰茅容仇香申屠蟠樊英）

叔度千頃波抱道高不仕同時隱衛著法眞以身退仲舉薦五人辭榮條長貴其中有徐姜造屈尤當備魏桓能審時傾危非可試獨有郭林宗知人善獎儷茅容徒步從仇香資其誨身名幸兩全不入黨人議蟠居梁碭間超然評論外矯矯如冥鴻迥翔在空際豈若盜虛聲魏驕祇難慰

杜詩（附任延張堪第五倫宋均袁安龐范朱暉虞詡李忠孟嘗劉寵）

西京多名守東漢亦有之杜詩父而母任延公廉私堪傳麥穗頌倫以清惠馳九江多異政三楚理單詞廉公來何暮朱李去翁思孽羌虞詡善散賊子堅奇惟有廣陵守馳書偃旌旗惟有會稽守投錢在江湄

董卓

卓乃殘賊耳何進召之入諸陵既已夷九廟復延燕呂布情乖離袁紹僞戴翼燃臍在稾街萬姓人人悅

曹操

孟德亂世雄月旦評非誤挾帝令諸侯遂移炎漢祚五世懸相傳芳爲他人乳吳蜀尙未平厥宗已先斅勞心亦何爲寂寞西陵路

袁紹（附袁術）

本初爲盟主屯兵在啓陽不迎天子駕空遺烈士殃皇天故震怒官渡身先亡公路冢中骨僭號何猖狂況有譚尙輩兄弟互相戕不知蜻蛉側黃雀早潛藏

孫策

江東孫伯符智勇皆超世弱齡結知交尤與公瑾契慨然忠復讐所向無堅銳釋慈忘傳嫌破劉圖曹事奈何喜微行不從虞翻說白龍困豫且遂爲賓客弑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十三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趙嗣業訂

受業楊甲壯輯

男　宸黼編

卷二十四

詠史詩

三國二十八首

兩晉六十一首

詠史詩三國

諸葛亮

孔明王佐才出處得其正先主紹高光原不同他姓三顧起隆中王業數言定仲尼在衰周豈不識天命皇皇車馬間猶冀展其蘊伐魏將毋同中原爲之震功名垂荒陬南人俱臣順遺表有出師千秋歎忠藎

龐統

士元號鳳雛能擅人倫鑒三策定西川事業從茲建以之治耒陽宜其多未練武侯尚不言庸庸何足歎人非曠世才愼勿笑斥鴳

法正

法正識左公傾心密擁戴說之取益州深爲生民計惠不忘壹餐仇必報睚眦若在諫東行不致猇亭敗亮正雖異趣公議交相愛

蔣琬

蔣琬社稷器修飾非所長安民以爲本治國守紀綱是時喪元帥上下盡張皇無戚亦無喜舉止如平常衆心由是服休休未可量

費禕

文偉明識人賦性多謙淑車旗已載塗一枰相角逐來敏聊試之辦賊此可卜與允同立朝虛中納忠告

鄧芝

鄧芝之江東說之同伐魏旣知吳國情亦識蜀國勢脣齒果相依許昌敢窺何奈何背誓盟蜀亡吳亦斃茍有瑜亮作青蓋何能至

董允

允才不及禕治事日靡暇戲暫殫公忠左右法不赦所以允在朝黃皓爲之下無何哲人亡事權任所假宮府日乖離魏遂伺其罅

關羽（附張飛）

關張熊虎臣侍立在左右兩人好尙殊寬嚴微有咎髯也好春秋凜然明去就威震華夷間大名垂宇宙桓侯勇絶倫西川崇俎豆當時釋嚴顏高風得未有

趙雲

壯哉趙子龍一身都是膽茍非智勇全弩射又誰敢憶取成都時首辭所賜產建議還居民反側盡知感自許霍驃姚爲相亦無忝

姜維

伯約晉忠勤思慮復精密北伐屢出師無非爲漢室春秋書乾時無功亦不黜一旅度陰平早已與櫬出寒灰思復燃强與鍾

會稽其如厥亂何遂爲衆兵執

廖　立（附李平）

廖立及李平皆爲武侯斥及其卒五原拊膺相涕泣薦人人不懷罰人人皆嫉武侯獨不然聰明而正直相道貴無私端不崇智術

劉　諶

劉諶奇男子身刎有餘榮甯其線竹死不隨安樂生東吳國既絕北魏神亦傾何如照烈後千載流英聲

荀　彧

文若負才名勸之固根本及與袁紹爭勝敗何井井業作劉項覩用奇摧厥猛忽拒董昭言無乃自矛盾首鼠懷兩端壽春笑徒刎

荀　攸

公達善謀議決策許譚平袁氏跨四郡地廣富甲兵兄弟相攻伐救之可兼并魏苟得河北霸業自可興況聞性嫉惡夙有知人名宜其相契合一見統軍營

程　昱

程昱守鄄城兵惟七百騎張邈既叛奔郡邑多響應往說靳允平遂誅東阿令勇略自絕人賁育不能近微子吾無歸執手下車迎

郭　嘉

奉孝見袁紹決其事鮮成仕魏參謀斷闔闢有令名十勝與十敗策之熟且深烏丸貴神速譚尙宜殺征降年雖不永才大使人欽

張　遼

文遠嫻將略陷陣戰合肥單騎至麾下疇不畏其威柳城遇蹋頓殪敵不遺歸雄名止兒號至今有餘輝

賈　詡

賈詡縱橫士決機何疾速不從撫安謀江東空馳逐不常圖自安力以子道勖曹公固問之默然久不復吾方思袁劉定儲一語足鹵城請進兵毋乃失之促

華　歆

吾鄙華子魚擲金復捉視葛巾馬首迎巢由必無是傾心事曹公不知有羞恥勒兵入宮闈名節掃地矣

周　瑜

公瑾萬人英智略實不淺高議異羣臣拒曹不送質赤壁建奇

勳一炬干戈熄惜哉大命傾師至巴丘卒遺表薦橫江丹衷貫白日江東有斯人王業何難立

魯　肅（附張昭）

魯肅臨淮俠結士好振窮指囷助公瑾差有豪士風對榻問籌畫乘贊侯從容孫劉如脣齒魏敢窺江東借荆非失策漢賊思協攻庸庸張子布質子亦甘從

呂　蒙

呂蒙長行閒從未知涉獵討鹵授之書軍中乃發篋子敬大奇之非復吳下客所以古孫吳至今遺手澤白衣搖櫓時始見變化益

陸　遜

伯言負長才代蒙居陸口致書深自謙遂賺壯繆走昭烈親伐

吳祖拒歲月久連破四十營仍還白帝守輔登居武昌左右掣其肘未幾恚怒亡崇論自不朽

徐盛

徐盛對魏使側目怒未平江東有長塹將相皆人英甯冒爲魏下有識決其興黃初會戰艦伐吳至廣陵盛也以師禦植木爲疑城軍容旣整暇江水浩縱橫臨流三歎息返旆罷南征天險洵可恃千騎未足憑

管甯（附邴原王烈）

北海三高士避地在遼東幼安謝世事學者許之從根矩尙淸議剛直鮮所容甯也竊視之矯矯如冥鴻彥方化閭里望廬知高踪所以守劍叟卽是盜牛翁

管輅

公明不言易深得易之旨請酒三升後高言何斐亹是非單子春甯能窺涯涘

嵇康

叔夜善養生文辭亦莊麗不肎媚要津箕踞待鍾會士季譖殺之其事出文致當時七賢中安豐誠好利餘皆隱于酒不失其爲智啓事慕山濤辭昏阮籍羲始平解聲音劉伶小天地曠達夫何傷鄧何乃可鄙

王裒（附嵇紹）

王裒痛父誅未嘗西向坐微辟每力辭衡門縱高臥聞詩泣蓼莪門人廢其課嵇紹死蕩陰終悲弗克荷

詠史詩（兩晉附宋齊梁陳隋）

傅伭

司隸性剛果峻急無與倫奏劾若不及捧簡待詰晨貴游俱震懾朝廷爲之尊意期挽士習不愧臺閣臣

王祥（附王覽）

王祥孝後母卒妻事彌恭天生覽與婦涕泣相追從祥固世罕覯覽尤未易逢隱居三十載愛養無終窮母死杖而起毀瘠弟兄同海邦仰政化別駕有宏功

傅咸

司徒建議議首爲設官多并員兼省役敎民植田禾務農知節儉節儉召天和不見崇與愷終自嬰網羅

山濤（附劉毅）

山公居吏部啟事稱明達神明存乎人拙者泥其法中正自陳羣損治十有八上品無單寒下品無顯閥徒自長浮華焉能定

優劣毅也抗言之銓衡猶轇轕

賈充（附衛瓘）

賈充侍女后心腹布朝廷太子旣中廢大臣爲其傾貂蟬苦不足胥人列簪纓始知二南化所以致昇平荀册衛公女晉祚猶可與忠言如伯玉撫座空沈吟

羊祜

叔子眞儒臣鈐閣何輕俊受命鎭襄陽綏懷及遠近恩德感吳人不以掩襲勝越境相餽遺深信不爲鴆孫皓虐萬民乘釁兵可進朝命寢不行幾陷荀馮佞疾篤薦征南江東乃克定遺碑表峴山樵牧皆知敬聖慮在平吳達哉斯人論

杜預

武庫推征南不徒左氏癖考課議不行夙弊終難革預與張茂

先其贊平吳策划其領一軍江口親籌畫吳降返襄陽講武屯險阨雖安不忘危老謀自周密平生未踞鞍力難貫一札用兵獨如神孫吳未能及

王　濬（附王渾）

王渾召濬言風利難回舳忌功欲害之遂以違制告晉武詔不行封爵尚未服苟非范通謀幾爲鍾鄧績休休杜征南足爲人臣鵠

張　華（附裴頠韋忠）

司空博物流讀書三十乘史漢滾滾談其旨自昭令奈何不見幾猶自貪政柄郭賈廢東宮倫秀修夙讐可泮張茂先竟同裴頠殉韋忠擺餘波遠之何敢近

石　崇（附潘岳）

崇岳皆賈黨望塵拜廣城奴諂利吾有崇死猶可矜岳既負母訓乾沒焉避刑況爲太子草神人恨不平誅僇要自取特假孫秀行借哉江海才巢覆卵亦傾

王　衍（附樂廣）

夷甫尚清談舉朝欣相若萬物爲芻狗六經成糟粕放達鮮禮儀亂亡從此作衍謂無宦情而乃居倫幕三窟雖已成排牆究難卻彥輔猶不然尚知名教樂

周　處

處爲三害一悔過從機雲州郡交徵辟志行軼羣倫後復死王事忠孝萃一身人苦不自知善變莫如君

陸　機（附陸雲張翰）

機雲曠世才出處昧時勢不從彥先言難聽華亭唳孫費洵奇

人忘身殉吏議富貴難久居人生在適意卓矣張季鷹秋風戀鱸鱠

何　綏

三馬食一槽五胡齧羣馬四主五十年八王不相下渾亡骨肉恩吞噬傾大廈綏爲曾之孫遺言尚堪把武皇之遠謀銷兵恐不假人心猶未安宮中忽晏駕汝曹罹其災幸勿咎氣化及乎永嘉時何氏只空舍

劉　淵（附石勒姚萇苻洪慕容廆）

劉淵一倡亂并雍盡披猖懷帝既執蓋愍帝亦行觴不勝庾珉哭空使辛賓哉迴原遘武末離居秦晉邦宜乘平吳力驅之出封疆復古荒服制峻今出入防非無徙戎策築舍等道傍

劉　宏

劉宏者舊臣恩威播江漢鐲禁萬姓歡給糧同列歎得公一紙書賢踰從事萬山觴不能遵習池日延玩父老感謳思同彼甘棠春

劉　琨（附祖逖）

祖逖清中原劉琨忠晉室一死匹磾手一在雍丘卒先鞭亦何爲中流空擊楫回思起舞時兩賢自奇崛

王　導（附賀循顧榮刁協周顗）

茂宏晉夷吾聲名重江左大義在滅親發喪妙用假顧榮邦之英賀循亦儒雅刁協與顧和請練習朝野導皆任用之所以克負荷雖無赫赫名能弼國家禍譬如厖贏人無損即益也私憾殺伯仁雖悔究安可

溫　嶠（附陶侃庾亮）

太眞第一流孝當爲忠釋能結錢鳳欲假與王敦悍不過反掌閒逢蘇祖叛逆陶公經濟才迴翼日以石术與顧命恩徘徊不卽發及至建康城又懷西歸策微嶠左右之功名驟白石元規雖陶回丹陽之兵擊師敗奔尋江泥首甘遜請

郗　鑒（附桓彝鑒孫超）

道徽稱儒雅託疾避逆倫荒歲從之嶧宗族沐深仁蘇峻反姑孰下詔徵諸軍鑒也獨流涕赴難忘艱辛所恃在大義可以激臣民桓彝力戰死志節與之均若何情之後不臣有嘉賓

卞　壼（附二子眕盱）

望之忠烈臣立朝能正色砥柱名教流聞者皆心革力疾戰西陵忠孝一門積猗髮日暮若九原同化碧

劉　超（附鍾雅）

超爲元帝拔儲粟不滿甖職居射聲尉親統君子營石城遇峻反左右扈駕行問遺一無受給馬不肯乘臣節逾加謹日猶進孝經鍾雅亦佳士艱難有同心

王　敦（附蘇峻祖約桓溫溫子元）

晉末鮮明哲往往產亂臣王敦始作俑峻約揚其氛二桓復濟惡何以慰貞魂流芳或未必遺臭至今聞命譏宜先殺智哉郗景純

殷　浩（附王羲之）

深源盜虛聲當時擬管葛屢薦尙力辭蒼生以爲戚及其剌維揚跼促鮮施設忽與桓溫攜又拒羲之說北伐屢無功宜其遣廢斥咄咄日何爲空函致誤遂哀哉此鄙夫節乖名亦奪

孫　綽（附孫盛）

綽幼慕幽居遂初情可觀桓溫欲遷都朝廷不敢拒與公巽而剛雖怒議遂阻安國作春秋據事爲鋪敘諸子競請之方嚴終不許但期直筆存那能顧門戶

謝　安

東山謝安石品望重蒼生當其爲處士已能厭衆情談笑謝元子遂解壁後兵豈若坦之輩倒持手版迎秦兵逼境上烽火徹天明舉侄應詔旨不負知人名圍棊出賭墅鎭靜功乃成出處兩無愧捉鼻宜自矜

謝　伭

幼度蘭玉姿州郡勤屢辟能兼文武才精思周履屐決戰淝水聞風鶴驚鄰敵惟午不負奚勳名著竹帛

桓　沖（附王彪）

桓沖性謙沖忠心不改易臨終無私言士女咸踊擗補過爲厥兄求外遜安石王彪昔亦然苦諫幾成隙乃知顓頊子未必皆檮杌

陶　潛

潛世仕晉朝義不臣劉宋田園縱荒蕪松菊尙堪供況有同心人可耕亦可誦甯使盎無儲盃中定不空詩成援劉鈔翱翔如孤鳳

徐　廣（附徐羨之傅亮謝晦）

天憖遺一老涕泣相追從赫赫徐謝輩轉盼已成空豈知參夷禍多出定策功九原如可作慍者悲無窮

王　猛（附孫鎭惡）

王猛善奇謀捫蝨談要務辭溫往就堅一見誼如故相秦國富

1548 985

39 A

強振幽黜尸素若何棄遺言喪師淮泗渡鎮惡有祖風南奔事劉裕襲城劉毅誅乘艦荷沉怖功高衆忌之矯詔將安訴

劉穆之

道民誠國器決斷從如流內總一國政外給三軍樞手口互相用才略無不周惜乎中道殞不爲宋國留萛禽貴擇木此理未暇求

檀道濟

道濟止坑卒不能保其躬報施未易測壞汝萬里牆義康不足責遺命敵其喪投幘目如炬魏人慶成功

謝宏微

宏微敦友愛當時播芳聲亡兄尙晉主遺業仗經營一錢與尺帛登記必分明晉亡公主返入門如平生僕射重此子寄託賴其誠一門俱感化退讓無所爭

呂佐伯

佐伯爲宋使詐降刺慧龍探模得尺刃釋之感心腑以是守其冢終身願相從仁義爲甲冑疇能敗吾躬

謝靈運

才人多豪逸靈運乃其流伐木通幽險好爲山澤遊宋主貰其罪待之益已優其後放自若致爲有司糾池塘生春草詞苑至今留

雷次宗

次宗慕隱居積學日不倦徵之至建康就山特開館四學重儒宗蔚然經術煥車駕時惠臨市籍親問難未幾返衡門不忘廬山面

高允（附崔浩）

高公道諒人與浩同修史臨難任不辭對君言無詭非故違東宮恐負翟黑子浩不免刑誅竟同穢史罪及允令中書數陳恆靈齊喜愠兩不形可謂大臣矣

古弼

筆公魏汲黯爲國能遠謀疲馬給田獵精騎壯干陬獲禽召民運言終疏已投古公固不易魏武量亦優

顏延之（附謝瞻）

延之避峻車爲其要人故賓客日塡門典謁不敢訴出身冀土中而乃驟驕踞以此神不怡棄置不復顧謝瞻樹棘籬爲晦日憂懼一子與一弟志氣各異趣

顧愷之

愷之耻隨時風節獨矯矯貧賤分不齊奔競傷雅道因著定命篇高言越塵表興宗病其迂中心自永好

虞愿

南朝八百寺湘宮居其首此皆百姓錢賣兒與貼婦明帝詔往觀愿也從傍剖驅之出殿門功德實不朽

袁粲（附子最）

蕭齊欲篡位姦黨謀已成漂搖領大廈一木力不勝敬則猶直閤伯興總禁兵甯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至今石城側閃閃現精靈

王琨

宋齊易代際競尙勸進功琨獨壽爲戚嗚咽返巨麗嗟彼王儉鼂解綬迎雲龍

褚　淵（附子賁）

彥回宋名士舉動乃如此寵恥非所知障蔽復爾爾賁能蓋父愆不仕讓之弟芝草與醴泉不是根源美

袁　昂（附馬僊琕）

梁武廢東昏得此二義士雖在無道邦君臣無異理當日事勢閒閉門誓一死梁主寬宥之為收人心耳

范　雲（附沈約任昉）

此皆竟陵臣同銜侍西邸一朝勢位歸若若復纍纍堪笑沈休文懷中出詔紙雲昉無異辭文人類如是

徐　勉

徐公佳吏部不聽客求官今夕好風月此外甚勿言割宅捨浮圖高懷人所難

蕭　統

昭明性孝謹五歲通六經腰帶十圍大居喪半不盈腰疾猶力書將以慰親心文選傳藝苑惆悵高齋傾

蘇　綽（附子威）

古人不蔽賢僕射有其操應對綽如流不覺曙鐘報巨細必躬親左丞國之寶威獨務刑威哭償怨五教

高　澄

崔亮居銓曹始創年勞制庸愚稱聖書賢智若壅滯至澄始變通甚協人與地況又廣集思才能俱引致

湘東王繹（附岳陽王詧邵陵王綸）

梁武死臺城諸子操戈起小忿貞能容大仇置不理試讀邵陵書血淚透素紙僧辯助邵陵其殺固宜耳

牛　宏

喪亂典籍少上表訪遺書宏能治國本卓識冠諸儒周時列柱下漢代羅石渠緬懷嘉則有適為集賢儲

江　總（附孔範王瑳）

陳主好宴遊時與狎客聚三閣登雲霄宮嬪擅詩賦自恃天塹長六軍忽飛渡至今辱井存江水橫煙霧可憐張麗華魂繞雷塘路

韓擒虎（附高頴賀若弼宇文述）

隋氏并天下賴此四臣力煬帝纂位時不聞保儲策頴弼及宇文坐以誹謗律走狗先已烹良弓復中折心久無父兄何惜此羽翼

楊　素

楊素開國臣戀戀惟富貴有此一統基纔經二世敗既任牝雞啼復與狼子比可憐好家居楊花吹滿地

李　綱

隋文廢太子交紀諫之切歸咎置傳非言詞多嗚咽本無德與功取隋衛原議長星竟徹天不亡何可得

李　密

密常乘黃犢莊坐讀漢書天命已有屬聞謠空自愉為政先足食況經荒亂餘開倉任人取棄置滿路隅不納徐賈說便非興王模妄謂唐見推宜其為驅除

王　通

通初欲用世齋策獻金門及其不見報教授隱河汾薄產供饘粥敝廬娛典墳無辯究何謗不爭文誰怨[illegible]弟子有房杜佐唐

立功勳

薛道衡（附王胄）

二人罪伊何曰爲善吟故阿摩實忌才殊乏帝王度梁空燕已飛草綠人何處所以鮑參軍才盡無傳句

宇文述（附裴矩王世充虞世基）

嗚呼此四凶自是隋亡者土木役繁與宮嬪色妖冶綵花雜園池清吹明月下龍舟幸江都曾不念宗社乃知晉陽師江上飛來也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十四

讀書堂綵衣全集

施發甲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趙師禹輯

男　宸黼編

卷二十五

詠史詩

唐四十三首

宋二十七首

詠史詩（唐附梁唐晉漢周）

魏　徵（附王珪）

魏徵能强諫威嚴不爲阻反覆辨忠良特識高千古遇此命世英彈心效匡輔十思與十漸剴切動肺腑所以長孫后朝衣賀

聖主王珪諫納妃不異鄭公語衡鑒與人殊評論帝嘉許唐代萬目張紀綱不足數並坐令執笏一代人倫矩

房佐齡（附杜如晦）

佐齡善陳事千里猶面言如晦應庶務剖決非所難同心在天策王業遂成焉及乎居相位深維創垂艱兩賢盡謀斷至治首貞觀我愛文昭公遺表在安邊乃心爲王室易簀尙拳拳

尉遲敬德

敬德驍勇姿相報一何速積金不能移矢心如山嶽醉後數矜功負强不肯服晚年辭帝婚行義獨卓犖

馬周

馬周才固奇常何識亦偉太宗召見之超擢爲柱史奉詔求直言數陳復娓娓舉要獨删煩規畫中治體且勸早訓儲端本脩人紀世胄停襲封欲全紈袴子藩鎭後阻兵果如馬君指薄斂與均徭必自守令始名言垂千秋可以書丹扆

裴行儉

行儉號知人器識在所重王楊暨駱盧浮華黜不用爲將能推誠綏靖黑山衆伏甲起車中所向無遺種賜金給親朋高風奕世頌

褚遂良

遂良顧命臣不附昭儀議以此較長孫立言何剛毅置笏乞歸田叩首首幾碎猶幸死愛州不睹革命際

婁師德

婁公有至德衆爲所包容乾坤遭板蕩旋轉建奇功知人能薦士國老獲登庸又引五王入謀議潛相通革命二十載反正何

從容人知公長者疇能鑒其忠

狄仁傑

梁公復唐祚不必居其功姑姪與子母一言沁心胸身幾陷刑戮皇天佑孤忠維時有昭德巽言幸相同斗南賴有此赤手銘鼎鐘

李　勣（附許敬宗李義甫）

高宗溺衽席立妃起義府人人如河南正位尙可拒李勣勸成之敬宗復助語詎意開國臣反與牝雞伍不念文皇勞綢繆歷風雨三人覆國家神人俱震怒

李敬業

李勣逢高宗幾廢唐社稷其孫首興兵其志在復國舉事雖不成君子高其節自足蓋前愆兼礪老奸魄駱丞一檄成能生千

戢色

姚　崇

姚崇善應變十事堅明主裁決盡須臾況復知今古雖非管晏功救時亦可取罷相薦廣平邦家受其祐

宋　璟

宋璟亦名相守法執不移痛抑邊臣賞不濫毛仲屈請革仗下奏出入諫官隨四方獻寶典謁塞絕鼓聲奈用佞人語輕易去端揆致仕書東都所以惜其歸

張　說

蓬蓺在麻中雖曲能無直君子賴同心名節庶無失吁嗟張燕公乃爲二臨出惕之以鬼神怵之以禍福廣平謀固忠知幾勸亦力一言白正人奸黨竄罪祿還謫名益揚他時基相業所以

五倫中朋友居其一

韓　休（附李林甫）

韓休性峭直意欲格君非言終疏節至忠諫必防微帝容雖日瘦四海自日肥無何林甫用遂致天寶危大風拔林木天已兆其機

張九齡（附楊國忠）

風度羨曲江讜言日上獻失律判秉刑阻封援舊典翼儲黜陰謀擯邪陳金鑒九齡謫荊州不復與參贊楊李互相傾釀成天下亂

徐有功（附杜景儉李日知嚴善思亦附酷吏）

唐自女主興朝廷徇酷吏所領諸仁人少免羅織戾徐杜必能生來俟定速緩日知竟獄內善思釋冤繫仁人心無私豈爲邀

福計周興僭元禮淫刑多文致施報捷如桴昊天有成例

李　泌

鄴侯神仙姿勳名垂不朽善用李郭軍中興功居首況白建甯冤兼代廣平剖調停骨肉間往往效苦口白衣歸衡陽高風仰山斗大歷復召之仍向塵寰走奈何爲元載藏匿少游久奸邪李已誅又試澧州守代宗閑爾爾長源亦自取奚不還山中從鶴相爲友貞元相德宗措置皆不苟與范與連和指揮若臂肘巽言附青宮忠貞庶無負惟不薦宣公斯爲賢者咎

郭子儀

尚父再造唐旋轉在其手回紇盡受盟吐蕃敗之走全消光弼嫌痛飲朝恩酒功高主不疑耆年天所授二十四考周將相不多有

李光弼

臨淮惟嚴重節制自有方善以少擊眾壁壘變輝光納刀藏鞾內忠勇無人當希德違敗走思義遂乞降晚節不如郭擁兵徒自強

張　巡（附許遠南霽雲雷萬春）

睢陽苟不守子奇可長驅烈哉巡與遠保障四旬餘每戰輒嚼齒氣已吞賊徒萬春能守法霽雲敎異國我恨擁兵者張筵忍自娛不如伶工死反成烈丈夫

顏杲卿（附眞卿杲卿子泉明）

二顏眞烈士遣使約舉兵常山守未備八日已摽城慷慨罵賊死凜凜氣如生平原用李萼開嶂振軍聲於時遣信使間道達神京河北廿四郡翕然自此與立朝惟正色天下不敢名乃爲

盧杞害出使陷忠貞家風世孝友讀史蔡泉明

盧　杞

盧杞有口辯天相建中衰排陷固非一懷光亦可哀惟有郭尚父小心避其災杞乃奕之子家風安在哉

楊　綰

公權儉約聞清風少塵垢聲伎減座中騶從罷車右郭公善成人京兆克自守天意靳太平不獲躋上壽

陸　贄

宣公仕興元所學不敢負動人貴以誠名言貴不朽罪己下詔書驕悍感涕咨極言避休非竟斥延齡讒以此謫忠州不得侍左右避謗詩閉門醫方日在手至今奏議傳豈切勝韓柳

陽　城

隱居在柳谷夙擅有道稱拜官為諫議默塞竟不鳴及上貶陸贄抗疏守延英誓欲壞白麻臣不相延齡徵科甘政拙撫字敢辭勤

劉　晏（附韓滉）

劉晏多機智理財見經綸成事不惜費足賦先愛民委任擇士類倉囷置河濱勸懲悉有法水旱不待申所以安史後國用不患貧文致出楊炎失此經國臣韓滉雖貢獻絡繹道塗頻與晏兩牙縮初亦遜其勳

李　晟

晟也萬人敵天為社稷生用兵如三代廛市不震驚車駕勤伏謁吐蕃敗盟延賞為私憾幾自壞長城當時諸鎮將赫赫多勳名眞後及瑊燧皆為一世英報國誓無二誰能如西平

段秀實

段公起虞候解紛出談笑涇原代治喪定亂非人料未泚襲奉天遺將已就道倒印司農符追還膽略妙稱帝不肯從忠魂歸仙嶠

杜黃裳

黃裳達權變夙有王佐名崇文其薦舉所向無堅城累闕既授首齊蔡漸削平惜乎相未久不得致中興君子略小節往往為人傾

裴　度

中書裴令公善斷量亦鉅進司抗王師軍士畏如虎用度必有功不為碎首阻中使罷監軍元濟乃就組蔡人即吾人反側咸安堵朋黨論之詳恥與小人伍實兼將相才胥忍罷開所遺表

建立儲允為固朝輔

韓　愈

昌黎衛道力孑與後一人當時佛教盛不與楊墨倫裴公平元濟舉朝盡逡巡書生能贊計遂成蓋世勳宣慰至成德數語折不臣平原昔有此峻節堪與鄰文章重山斗更以起衰闡

裴　垍（附李絳李吉甫）

裴垍賞諫官綽有休休量親擢一無私用人必咨訪李絳徵類之立朝多慨慷偶過蓬萊池盧諫回仙仗魏博不煩兵料敵復精當君子與小人邪正各異狀焉能強之從然後不為黨吉甫譖逢迎如公眞宰相委任惜未終賜笏吾猶仰

李　愬

涼公擒元濟全得李祐功攖城居外宅傳呼雪夜中櫜鞬俟道

左塹旅迎裴公綏恩復示誅矣不愍心腑用兵能如此庶幾方
召風

白居易
樂天居禁中賦詩以爲諫及其廷爭時引義尤不倦請止師道
錢力卻裴均獻承璀監中軍中使奪鹽獻一一盡糾彈曾不顧
禍患餘風被西湖何曾謝遊宴晚年歸東都昆弟相友善

李德裕（附牛僧孺）
文饒才略優籌邊得其策但偏棄維州誤國循舊隙二鎮助出
師澤潞盡停誠與青甾朋黨怨尤終不釋牛以爵祿終李向崖
州謫天道未易明此中有餘芳

許孟容（附[illegible]公緯）
京兆拘豪殺彈壓在肅清孟容捕中尉守法詔不行神策衛前

尊公緯罷重刑是非過剛直所以重朝廷繼此有韓公六軍咸
震驚是尚燒佛骨其鋒誰敢攖

王伾（附王叔文）
叔文事順宗竊其與外事正論感人心因之得入侍雖與王伾
交猶未攬權勢旋以母喪歸有何蹤跡祕八人在當時尚皆愛
名義以播易柳州千秋頌禹錫眾口能鑠金毋乃文致罪

畢誠
畢誠論邊事援古復據今意欲求頗牧不意在禁庭任之爲節
度党項遂革心桐材在爨下拂拭吐清音

鄭注（附李訓）
注訓二小人彼此先疑忌處事多張皇安得不速禍甘露謀未
成北司勢益熾李石覩文書流言不爲悖殊有大臣風鄭覃資
其計

鄭畋
黃巢陷東都僭號肆誅夷刺血達行在合兵討僞齊人心既固
結舉動協機宜所以賊鋒銳不敢窺京西

李克用
藩服盡鴟張晉王奉唐朔臣節誓不違忠貞貫山嶽三戰捷渭
橋黃巢遂敗衄收兵歸河東人心咸悅服三矢示不忘行師奉
之告夾寨奏奇功豚犬應僞箋奈何王霸歸頓忘先王勗小器
固易盈能無憾覆餗

張承業
承業敕使耳乃心在唐室戮力三十年深謀期滅賊慟哭歸晉
陽邑邑竟成疾寒夜撥殘膏封之三太息大書唐特進不愧春

秋筆

王朴（附張藏英）
王朴一偉人平邊獻封事世宗信任之征伐與其議一一預定徵
輸七調諧音制藏英獨不然受任沿邊使訓練成一軍所向無
堅銳斬仇祭所親忠孝動天地

詠史詩（宋）

趙普
韓王鼎鑄臣開國多謨猷四方漸削平彈丸自歸一不念金匱
盟致使弟姪辛紫陽於其終削官以示譎

呂蒙正
聖功器量宏裒然多士冠粥粥若無能進賢日不倦欲令巖穴
人祿位得沾溉首辭任子恩頗居九品殿

張齊賢

齊賢英杰士倜儻多奇氣鑾祖定東都決爲宰相器舉動出萬全達識誰能比列職與燕翦契丹邊巡避用之未盡奇徜徉午橋際

曹 彬

宋世多良將廉愼首曹彬仕周使吳越餽遺悉以聞受命伐李煜誓不戮一人歸來無一物圖史燦然陳臨終薦二子用之有奇勳祁奚曰已遠此能嗣其芬其後母天下庶以報仁恩

呂 端（附王曾）

坦夫鎖繼恩書笏促入侍孝先躡允恭獨向彤墀對兩賢善用權國事因以濟乃知敦大臣無心察苛細君民荷一身溫飽非其志

呂夷簡（附子公著）

潁川宰相臣姓名御屏紀秉國十餘年四方賴平治其時宸妃薨力言禮宜備改葬面如生劉氏始無累父母無重輕何爲任廢罷諫官牓朝堂已開黨人議書詞兩相違幾誤國家事幸子有申公寅亮愆可蓋

王 旦

英英王子明出言眞宰相薦賢不使知奔競非所尙民力軫東南留心務休養奈何受美珠不白天書妄遺命縱披緇難免千秋譏卓矣和靖詩封禪終絕唱

李 沆

太初事眞宗端凝有風度西北時用兵老謀反無慮血氣防方剛水旱日奏御詎意契丹和封禪日馳騖文靖眞聖人子明後

悔悟聽事僅馬旋流風猶可溯

寇 準

寇公乃奇才飲博事已辦勸駕幸澶淵渡河盡歡忭軍聲奪契丹稱臣庶無憾人言舉挾兵千古能無歎歲幣初議加奉命不爲限特召利用還踰約齒吾劍誰謂公不學胸中有成算晚節附天書徒負門人諫夫天何言哉一語勝千萬

張 詠

益州亂定後恩信在所先脅民爲賊易化賊爲民難市鹽恤戶口積穀慰更番自茲免西顧成都賴以全及聞公再至鼓舞夾道看恩威有並用深得武侯權

王安石

神宗有爲主越次求良翰安石誤蒼生新法滋大亂梟夔妄自矜護非執偏見呂誨袖彈文首先窺其綻天災不足畏人心棊已變雖有監門圖難破繹忠說紹聖用蔡京其惡甚悖卞立碑元祐門正人盡謫竄學術能殺人臨川乃其譽

文彥博

潞公福德人廣大無崖岸將相五十秋夷夏聲名燦綜理過少年專門遂貫穿當時與邵程交以道相贊功成能退居圖形妙覺院斯不愧耆英鬚眉宛如面

司馬光

溫公性忠孝事事可告人平生獨無黨正直天下聞入臨塞道路舉手加額頻願留相天下兼以活吾民及其居政府疆埸戒守臣中國相司馬愼無啟邊塵決計除新法皇皇如救焚天不佑北宋失此秉鈞臣國事託公著憔悴不謀身

韓琦

韓公才器周任事純以膽調和兩宮間危言人誰敢塡蔽召守忠談笑除奸險經略著中原詔旨諭侃侃顧命匡兩朝大謀欽能斷所以櫪馬鳴辰星從茲暗

范仲淹

文正尚風節尤篤人倫宗官州郡教授首開學校風由全劉太后論事見深衷當肯媚夷簡廢后圖優容與夏竦經略兵甲貯留中敵人互相戒慎勿擾其疆仁宗既親政用之爲股肱天章給筆札十事因不從更張雖太急謀國則已忠夏竦忌柄用相業不克終至今稱韓范名與丙魏同

富弼

偉哉富鄭公主辱不辭難單車入不測片語折陵謾增幣非臣心爵賞豈所願輔政得龍圖獻替交相勉一麾知青州荒政尤稱善再入參知政忠義老翁見居家一紀餘不敢忘宵旰

歐陽修

永叔正文體不顧士子言仲昌浚河議三疏辨之堅豈其好立異爲國得不然及與魏公相同心輔政雖朝廷臻平治濮議乃外還余觀五代史深得褒貶權若夫朋黨論洵足垂不刊採稿出廬陵先生善法韓

蘇洵（附軾轍）

老泉晚讀書雄文遂名世作論首辨姦識議何其異父子至京師聲名一日沸元豐陷黨人附致詩文罪太后爲帝言因得免東坡學術雖未純大節自不愧眉山吐奇靈文章爲世瑞一如光燭天一如河行地

趙抃

清獻官柱史彈劾無所私冷面如寒鐵孽閹生光輝輕裘赴西蜀一琴一鶴隨入閣參知政節易亦如斯

李綱

靖康金人入捍禦仗我公孤軍陷重地勤王悉來攻南仲爲之阻宣帝不旋宮公以身許國十事倣姚宗先後與緩急燎然在心胸當日果能用自獲再造功汪黃復讒間決策避敵鋒在位七十日布置盡成空長城既摧壞徒自斬陳東

宗澤

宗澤文武才屹然社稷衛皆依公提兵何難邀二帝痛恨澶淵行莫參軍府事因之失機宜遂爲汪黃蔽連呼渡河三徒隕英雄淚誰知少陵詩竟作我公誄

周惇頤（附張載程顥程頤邵雍）

濂溪契道原心與造化洽太極及通書非由師傳力二程從之遊圖說究未習言言時發明曉者自能識西銘教求仁分殊而理一事天與事親其功抑何若邵子居百原得力在靜讀皇極闡精微旨趣擊壤猶歷觀四子書昭然道不熄

楊時

龜山師二程調官不肯詣吾道自此南狂瀾力爲衛治邑凡三遷黎民懷厥惠及其居諫垣所陳皆大計和議不可從三鎮不可棄追論蔡京奸力斥安石說高麗問起居如何反輕廢

朱熹

朱子集大成爲學立人極高明可俯從庸眾可企及道統在六經萬古賴羽翼所以鵝湖辨論動聲色誠正立朝廷不踰四

十日慶元削官歸一如龜山黜其後諸儒興皆荷續承力日月有盈虧斯道終不熄

張浚

魏公崇虛名將相皆未盡識闇量鮮容難與武侯比富平棄彥謀淮西拒飛請符離任忿爭中軍不之省一敗不可支中原心骨冷反令畏事徒謝過得僥倖終身不主和差足見骨鯁

辛次膺

次膺爲正言力諫阻和議流落二十年謇謇不爲避思退與義問皆其所論退孝宗重其官不復呼名字渡江稱直臣無與中丞比

韓世忠（附岳飛劉錡吳玠吳璘劉子羽孟珙姜才張世傑）

南渡多良將其如掣肘何金人最狡黠始終愚以和我愛韓蘄王雙目瞬如電屢用背嵬軍殲敵鐵騎陷移師駐金山大小百餘戰祈請詞甚哀邀取兩宮獻時以八千人破彼兵百萬度世不可爲辭職日遊晏湯陰願盡忠涅痕膚裏透用兵不齎糧取資在巨寇人識岳家軍痛飲功將就千城一旦摧英魂留宇宙慷慨劉信叔旌旗樹順昌積薪戒守舍車輪埋城牆獻橋誘深入精銳半壽亡金人將北徙中興庶可望二吳方面臣兩川資守勳黃柑獻敵人疊陣更番巧築守殺金坪才略自表表子羽能知人玠璘乃其薦興元壂戰艮退保三泉畔胡牀坐指揮洋梁預徒善嗣後非無人足以資借箸襄陽既病亡瓜步復殖仆天心自此離獨力難爲助遂令海陵山世傑從主赴

黃潛善（附汪伯彥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

奸人固寵榮詭迎人主意但爲身家謀國事非所計君子多疏

虞一綱任廢罷怒髮上衝冠徒爲青史穢汪黃宋罪魁南遷失地利秦檜堅主之和議遂無異雖獲首領全天已斬其嗣侂胄開兵端函首傳邊鄙似道誤封疆殞身木綿寺彌遠一再傳子孫無噍類只此五六人堪補檮杌記

趙鼎

元鎮有威名金人屢問狀勸帝親視師經營抑何當並相致異同德遠非雅量往往斥檜奸去位猶倔強身騎箕尾歸氣作山河壯

趙汝愚

誰爲用婦言深恩忘鞠育不朝重華宮洶洶亡可卜衆正幸盈庭引裾齊痛哭汝愚同姓臣艱危一身勗託疾禪嘉王指揮擬片牘請命太后行人心始悅服豈若留相國宵奔離輦轂惜矣有飢鷹在旁思飽欲爲國洵有餘謀身尚不足

虞允文

允文文武才留心在館錄采石命犒師敵艘忽已蹙死戰礪三軍慷慨以身督敵焚龍鳳舟遁歸揚州陸儒生立奇功兜鍪咸歎服既已識裴公任何不耑屬

眞德秀（附魏了翁）

理宗崇理學二山俱不容西山止歲餘五事見丹衷彌遠擠之外歸朝已衰庸鶴山遭擯斥湘人負笈從在廷僅六日使之出郎戎左右惡其直匪惟是三凶理宗亦名耳好似不好龍迄今覽著述洵爲一世宗

李若水（附江萬里唐震陳文龍李芾尹穀李庭芝趙昂發）

忠矣李侍郎南朝一人耳萬里故相臣潔身投止水唐震不署

降執筆地下死文龍指腹中節義文章美李芾命沈忠殺眾後殺已潭民盡相從忠亦殺妻子危城有尹公臨難行冠禮欲令小兒曹衣冠見祖禰庭芝偉丈夫焚詔殺元使提兵走泰州畢命蓮池裏獨有趙池州新詩題粉几就義何容容雙雙標國史

洪　皓（附張邵朱弁）

洪皓流冷山比武少四載張邵縶燕郊大節終不改朱弁置壙塋生還非敢擬先讓正使歸抱印與臥起七騎悔追之已在舟中矣天遣三人還所以勵朔士

汪立信

端明有偉畧二策尚可行似道謂狂言抵地怒未平置酒召賓佐獨步起中庭猶幸死宋土扼吭最分明千古傷心事特書卒於軍

陸秀夫

秀夫在景炎端笏如治世其後立祥興引義多慷慨惟時際搶攘何暇治禮義大學日敷陳章句勸親肄使公居輿朝致主必明獻人臣當危亡有死自無貳抱帝沈海中不足爲公異

文天祥

忠烈性豪華棄家佐軍費艱難獨備嘗此心終無貳養士三百年得公死柴市衣帶仁義詞理學得毋愧母骸同日歸忠孝天所庇每過丞相祠酹卮歌正氣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十五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趙嗣葉校

受業楊甲壯輯

男　宸黼編

卷二十六

詠史詩

元一十五首

明四十首

詠史詩元

耶律楚材

楚材本遼宗立朝稱正色博學多洽聞謨猷見弼直立鈔足軍輸四方荷休息得地忍殘民湛恩存都邑守文用儒生三科定法式爲相二十年忠清世無匹讒諂起權臣卒時抱憤悒身後只藏琴遺文燦金石

姚樞（附許衡）

姚樞崇儒術學道將終身墾田置茅屋宣聖事彌殷旁列六君子謦咳若相承編書策八目平治佐經綸特惟許平仲慕之移蘇門綱常能獨任小學尤所遵教學眞吾事風徽播成均

廉希憲

卓矣廉夫子宣撫薦白雲夙受孔子戒讜正立朝廷江陵甫平定錄舊順民情招攜多遠略千里俱服誠乃知坐鎭力屹如百萬兵公忠決大事宜爲元主稱

郭守敬

守敬官昭文度越垂千古制作盡精微往往絕儔伍水利與屯

田鑿鑿行可舉王恂難炫奇闡言不敢吐豈獨天文工授時有遺矩

伯顏

元有兩伯顏薰蕕不同類一在世祖時深沈善斷議將兵十萬餘肅若領一隊伐宋入臨安獨免縛祖制桃盡啟讒言清忠究無累握劍立殿廷定策諸王悖豈若順帝臣壅蔽徒自斃

劉秉忠

秉忠領中書養民陳大法律歷殫精思筭數不辭雜事主三十年愼密更周匝獨亮推首稱聲名垂六合

史天澤

天澤社稷臣忠亮昭大節元老輔四朝百寮資擘畫長圍築萬山止殺存遺孑門庭日悄然大權能自戢曹郭庶若茲千古稱人傑

朱公遷

考亭授黃幹再傳得中行公遷往從之淵源有合名著述罔不善誠正乃其型訓迪因才質言詞更諄諄

劉因

先生資絕人一目十行了及得四子書精義窮微渺銳志學聖賢古道日探討母老始辭徵隱居依蓬蓽從遊千里來榮名以終老

吳澄（附吳萊）

臨川天下士羽翼在六經慕朱而宗陸德性自高明發言深淵海元善素服膺萊也高不仕著述常滿籯縱橫備變化作文猶用兵高言何淵穎宛若遇龍興

張養浩

希孟高仁義諫阻張燈役轉祠沛甘霖振饑嘗痛哭勤學毀淫祠著書盡忠告

金履祥（附何基王柏許謙）

金華四先生仁山居其一先輩何與王後乃有謙出理一分各殊爲已在所急白雲重人倫氣質須變革講學紹蘭江陳胡不能及遂敵宋景濂文獻佐開國

巙　巙

子山嚴制行博習稱明識觀國效忠蓋經筵屢陳說正心修要道得之父師力眞草播人間寶之如垂棘

虞　集

伯生經濟才著作輕軒冕學校議一行虛聲自然鮮捍水做東南海運庶可免煌煌經國謨惜哉無人展築室名陶菴寄懷應非淺

余　闕

余公忠孝人精誠貫白日作詩冠鮑謝六經手自葺始仕抗不阿振饑免相食保障閤江淮屹然如一國講學立軍門人人思效力血戰守孤城清塘全大節孝義萃一門千秋罕儔匹

詠史詩（明）

劉　基（附子璟）

青田仕高安無能展厥勳汔湖占王氣仗策從眞人平定資籌畫子房差足倫惟庸脩舊隙挾醫隕其身阿璟幼凝重高帝知之眞可讓不可讓微言折不臣謁仍稱殿下一死報舊君

宋　濂

濂聘至建業謁上同三賢公也素直諒侍從十七年開基定典禮大文日星懸考亭慎授受四子金華傳景濂產其地因得私淑焉文爲載道器如公自不刊

徐　達（附子輝祖）

中山平定功十已居其七撫綏中上心淫掠所深嫉二百七十年與國同休戚汾陽暨西平福祿疇能及輝祖文皇親忠貞戴王室矢節報朝廷凜凜有生色

常遇春

功臣十六族開平遠相從神人田間告遂建佐命功惜乎年不永騎鯨赴蒼穹輕帆渡采石俯仰懷英風

王　禕

華川王佐才文章稱奇崛奉使至昆明持節不肯屈有子求遺骸萬山一慟絕終能負骨還忠孝一門傑

花　雲（附韓成　丁普郎）

花雲忠勇士叢射罵不輟遺孤賴神人保護出險阨韓成爲舟膠遂效紀信策普郎已喪元提戈猶特立餘皆祀康郎血凝九原碧

方孝孺

正學讀書種微之濟變才燕兵漸逼近束手空徘徊草詔遂擲硯不爲十族回哲弟善取義賦詩歸泉臺天佑忠臣後特遣魏澤來

鐵　鉉（附二女）

尙書守山東燕王幾墮計登極執我公背立終不對磔之投鼎中夾持不得肆少焉油上騰左右亟奔避屍倒復如初北面安

可貴賢哉二貞女賦詩以見志

景　清

景清報國仇懷刃侍左右文星見緋衣忽憶雲臺奏誅後猶精靈飛白犯駕走延蔓及鄉村狐兎迹皆盡可憐一孤臣九族不爲宥所以變姓名逃亡亦非怨獨稱與補鍋盡是金門胄猗歟負薪者竟向東湖赴（叶）

練子甯（附王叔英周是脩）

子甯執景隆請誅見忠義謁上無遜辭截舌不爲畏探血就地書成王今安在當時重彝倫不忍戀名位叔英絕命詞是修觀感志猶記左班官其員五十四食祿宜盡心大哉天子誨

張　玉（附朱能譚淵[illegible]孝）

靖難起兵時四人功最鉅策勳首河間爲將東昌故東平斤舉謀兵敗不旋踵終能勒淩煙推恩及厥祚武陽立戰功望塵敵先怖其後討叛藩加封晉槐器道衍好兵書操幾作哭語殺運從此開摧殘及臣庶功成歸金闕其姊驅之去文秀而頎長病虎得無誤

解　縉（附胡濙蹇義夏原吉）

解縉稱奇才使歸成大器知人識更精引拔多士類胡濙善維持監國得不廢緯有鄒侯風七事回帝意蹇夏詈同心諸賢復相濟外內二十年民安吏亦治原吉憫水災開通與水利東南永賴之功與宋殿配

楊士奇（附楊溥楊榮）

南楊表清節東楊優遠圖西楊輔監國媒孽同剗虐保身能濟主夙夜盡勤劬及其輔宣德徵晉多計謨邊圉無烽火閭閻有

積儲君臣無猜忌宴樂不爲譏後人識媚與吹疵無乃迂

薛　瑄（附胡居仁羅倫章懋張元禎陳眞晟曹端何喬新羅欽順邵寶）

文清粹理學倡起在河東致政因曹石多與拒振同敬齋居業錄深明作聖功倫懋復繼之闡揚振宗風元禎止贖夫不與聘君通得力在主敬一言微始終曹何及羅邵踐履皆從容溯源自閩洛德溫乃其宗

吳與弼（附陳獻章莊昶婁賀黃仲昭）

康齋薄論德因之遂辭爵日記鮮精深吉輒以夢託獻章師聘君六經等糟粕莫賀競從之肖像奉齋閣定山皆汝愚忠節素灼爍仲昭亦諫臣骨力自不弱而乃異程朱主靜爲其學或曰近於禪此言洵非誣

周　忱（附況鍾）

文襄撫三吳利興弊亦革閣苛十餘年閭閻被恩德亦賴況鍾賢與之共僇力下車瞰奸胥竊月始宣敕顛越幾空中一郡悉戰慄定法徵稅糧至今永爲式清獻與益州非公誰能及

王　振（附汪直劉瑾）

刑餘亂人國自古類若茲王振竊威福土木致喪師汪直使兩廠朝士靡有遺劉瑾謝太后罪狀初猶微賂賜諸老去淫戲無禮儀地震兼星變宗社岌岌乎太阿不在手政柄悉下移內臣禁識字開國有良規此輩少忠盡幾人如雲奇

于　謙

少保救時相幼爲古春識巡撫晉豫邦九載沛恩澤郕王繼立時擒順勢岌岌扶拔命眾歸從容愧王直置諜復陳兵回鑾賴其力國重君爲輕功成禍亦至

餘存良（附存夢節吉）

上皇在南宮貞等因復辟書有與其謀請乞無厭數妖書何足愚魏武究難釋不宛赤族誅翁誠有何益事後思英宗使我心徹懷小人貪天功危哉奪門策

彭　時（附商輅姚夔）

憲宗隆所生慈懿議外盾三公獨抗言引禮爲依據哭聲撼文華君心幸感悟國家有老成元氣自扃固仁宣兩代時皤皤滿朝將英廟至武宗亦多黃髮助若言正紀綱儉壬不能蠹無如三人賢庶不愧民譽

丘　濬

文非陳時弊愷切能批鱗著作高千古補義佐經綸劉吉含譏斥先生道愈尊平生三大節嶽嶽難與鄰

楊一清

文襄吾鄉賢才品自卓越勳名著九邊經理無遺策後及秉國鈞知人善推擇戡亂國家猶爲張永肅歸奏果允行談笑除奸逆安化與宸濠興兵甘作孽薦舉仇并王兩藩旋覆滅功成人不知食隱永無缺

孫　燧（附許逵胡世甯）

忠烈有機謀綢繆未陰雨築城請增兵器械遷外府逆藩亂天常跋孫遂及許當年棘闈中歸人夜半語好事須三人姓名含未吐孫公題其聯文成釋其字誰爲發其奸則自端明舉賢臣不慮生天爲國家輔世甯兮武功靖節更可取

王守仁

文成經濟才克定親藩亂投檄離腹心牽制不敢犯一戰擒南昌擒濠兵遂散餘力盡蕩荒江廣慶清宴先生提良知非與程朱判欲人求諸心不爲事物眩增城與山陰支分派亦遠紕繆如姚江其學遂大變以此罪伯安無乃非定案

梁　儲（附舒芬）

武宗遊無度自稱大將軍冠服既倒置上下何由分梁儲願齒劍不敢臣名君泰王請田畝微詞勝批鱗已而欲巡幸交章跪午門舒芬首疏入百官次第陳風節固矯矯杖譴百餘人

楊廷和（附何孟春豐熙楊慎張璁桂萼）

繼統非繼嗣論自張桂宣不忍背與獻世宗情固然諸臣執禮諫惟恐君有愆奈何詔下獄爲首俱戍邊璁萼取高位舒芬劇可憐並帝并配廟獻諛非所安

嚴　嵩（附子世蕃夏言曾銑）

分宜容悅臣始進不以正齋壇薦青詞紗巾香葉映秉政忌桂洲搖設曾銑難父子各侍權賂遺無遠近公卿日候門禍福任喜慍應龍首劾之次之以林潤子孫戮市曹萬姓盡稱慶

沈　鍊

青霞卑秩耳意氣獨豪邁醉後誦出師其音慷以慨抗疏劾權臣十罪不容貸大臣噤不言小臣言胡怪惜矣千里才竟爲宵人害風骨比容城綱常賴不壞

楊繼盛

馬市初建言貶謫赴狄道仇鸞既已誅召還凡四調感念君父恩遂以罪奸告血肉杖淋漓桎梏何其暴觀者塞路途欲識忠臣貌浩氣還太虛丹心千里照祠宇在容城有司獻芹藻文集荷寵褒重刊藏遺廟

海瑞

忠介涵安上書迴車騎驟馬巡應天豪強斂手避抗疏糾朝廷優柔無斷制仲文身已亡齋醮猶繁費震怒下法曹旋已復其位神宗進僉都士民守法制九月卒於官葛幃蒙布被直類比干忠清同孤竹詒國家有斯人鸞鳳不爲瑞

張居正

居正爲首輔不無輔導功禍磯似趙普剛鷙類荆公交璫逐故相奪情杖羣忠歿後遠妣亦抄籍勿少容田蚡雖自取漢元恩不終

申時行（附王錫爵）

神宗奚所寵立儲屢停留二公爭國本法異無不周研朱讀奏疏忠毅懷隱憂大臣安社稷當以此爲傒

魏忠賢（附客氏）

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內外深相結何以忠熹宗事權歸義子生祠麗行宮縉紳遭荼毒死後猶逞凶七等定罪案卻與天寶同

楊漣（附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

挺擊同防漸移宮實愛君紅丸不嘗藥亦欲大義申奸黨借三案羅織詺正臣小人圖富貴以此進其身九死誓勿易拷掠不忍聞填尸在獄戶追比及宗親要典非定案請以一炬焚

周順昌（附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元周文元）

周公尙清介素爲閭里稱廊園過吳下結姻媾縱橫魏黨戚側目逮之赴燕京吳氏思營救哀籲集公庭忽聞上公旨奮擊出輿情公既沈於獄五人遂典刑笑殺義子輩徒自負文名

顧憲成（附高攀龍）

東林建書院始自楊龜山高顧用其額講學九峰間從游縱有匪猶不踰大閑攻者不遺力考之皆貪殘高公恐辱國衣冠投潺潺何異騎箕尾千載渺難攀

楊嗣昌

流寇起飢民勦撫策宜速嗣昌親督師泄泄無成局自成奮延安獻忠發良豖滋蔓遂難圖宗藩遭大戮一死謝朝廷生民遭荼毒

劉宗周

宗周立朝時遇事能直諫追維懷宗初除奄抑何善已乃任刑餘機務悉參贊民貧賦日加將驕兵不戰二三浮夸人置身歷顯宦大廈從此傾一木何能撐

王承恩

闖賊陷大同九門烽火逼平臺召羣臣守禦無一術朕非亡國君千古使人惻回宮進數觴自經煤山側遺言無苦民以身殉社稷淒涼乏從臣承恩死其北

范景文（附李邦華倪元璐施邦曜孟兆祥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凌義渠孟章明吳甘來陳純德成德金鉉許直宋天顯劉文炳張慶臻衞時春鞏永固）

此皆殉難臣宇宙推正氣或傳父子亡或偕妻妾逝或走文信祠或齎靈均志一一載青編名與天壤敝賊黨亦敬之不敢登其第彼圖富貴者盡陷若虛地求死尙不能拷掠五刑備宗社一朝傾　天命歸　聖帝瓜瓞自綿綿子孫億萬世

跋

鳳凰棲梧桐鴟梟集叢棘歷觀治亂朝此理自不忒故余論人

臣可以明主極表正必形端非獨愚陋益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十六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著　張自生訂

受業謝　儼輯

男　宸翻編

卷二十七

滇南詩八十五首

余作詠史詩成閲同學諸子

千秋青史待平章消遣閒居歲月長剩燭偶然摅一得操觚終自愧三長放開眼界歌吟壯盡展胸襟意興狂幸有花陰下酒物猶能重聚讀書堂

出郭途經廢寺

出郭路逶迤經過廢寺基殘扃師亂竹古木叫寒鴉苔蘚緣碑碣雲煙護屋廖流連松逕外猶見一僧隨

促織

明月蜺何急淒然感我心離鴻增別緒班馬失哀音葉落憐同響霜高怨自深秋來恆不寐牀下與相侵

貧

君爲吾故人相依復相親謾說文爲富敢誇席有珍烏聲號未歇書卷靜無塵頗解幽居樂讒花不厭貧是貧非是病慈母喜能安饑食惟容膝園蔬可當餐秋光穿薜荔春雨長瑯玕腹有牀頭酒殷勤召故歡

己亥平滇紀勝

地介蠻荒聲教遺頻年寇盜阻重圍黃巾煽亂誅求盡白馬橫戈烽火稀春燕已巢林木倒飲鴻惟望塞垣飛幸逢　聖主綏

南服萬里長驅仰　帝威

熊羆南下萬民蘇後舞前歌滿路衢疾似秋風驅敗籜蕩如霖雨潤焦枯帝王自具懷柔策將士多嫺樽俎謀從此太平應有象市廛喜見醉人扶

彩雲現

漢祖有天下秦政爲執殳唐公一海內隋堅爲驅車小醜肆殺戮皇天惻無辜爰命我　神武定鼎在燕都十年遂一統其易如摧枯轉戰入黔滇鳩鴿迴道塗閒風蟻蛇奔安堵苗民宴扶攜老稚盡歸來乾坤開朗晉驕散將士簡相趄有司遴卓魯輕徭薄賦慰烝黎市有醉人歌比舞六詔安五華覲君不見彩雲現

還里

妖氛此日盡驅除將母依然里巷居幸得懷中分陸橘那愁花下乏潘輿瘡痍蔓草無人薙屋後荒畦待雨鋤　聖主求賢聞若渴季春應必聘弓車

讀書堂四首

威鳳矯羽采祥麟布武仁君子有文章瑞世如鳳麟文章貴適用淹博非所珍春花何豔冶轉盼委埃塵流水異原泉易涸亦易湮余志在删述六經探其醇道明辭自達理足氣能伸百家等爝火不如孔孟酌所幸生其後可以晨夕親科名與溫飽兩者匪思存

梧桐生阜背藻荇產溪陰出處苟不慎身與名俱傾讀書爲世用康濟乃其心小草與余藥抱膝時一吟世亂綱紀密舉足墮欲欽所以伊呂輩遺之慫不深

發僮理殘帙心胸爲之開衣食苦不足城郭爲蒿萊幸有素心友彷彿傾與甯旋義時過斯論古見高懷人生防患難憂深識自恢豐彼松柏姿明堂仰崔巍荷非飽霜雪何以成良材東鄰有窈窕坐待選修來

朱絲雖可繡不如布帛完芳蘭雖可佩不如棱陳堅君子志遠大往往圖其難才識不輕試含光外闇然處則習俗厚出則宗社安余年甫弱冠憂煎非一端天地或有意庶幾其勉旃寸陰良可惜先民有遺箴

花下邀友人飲

亂後庭前桃李開翩翩黃鳥去重回謾勞伐竹編茅屋且看飛花落酒杯世事更番如電火人情冷落異燃灰幸無戎馬來郊外乘興拈題帶醉裁

聞琴

隱隱鵾弦度短牆小窗獨坐設焚香聽來有韻聲彌淡彈到無音意更長石畔好花連夜發松陰仙羽九霄翔此中大有幽人在不向蓬萊學藝糧

白丁香

兵燹猶存此貧家更足怡風前玉貌倩月下淡妝宜堪助髩鬟飾頻來蜂蝶窺心憐戰伐後香氣逗殘枝

檐梅

老幹穿檐立清姿洵絕塵香飛疑作雪花發早知春酒載騎驢叟詩題放鶴人孤芳余自賞坐臥不嫌貧

稽田

春饒頻聞布穀嗁攜鋤負笠渡溪西雲開雙隴紅輪起水繞秧

田綠葉齊雜草斜飛隔圃蝶扶犁遙唱短牆雞五風十雨豐年兆沽得香醪拚似泥

田畤交錯翠煙封舉趾欣看逕旅從欲識艱難親稼穡敢辭備沐望崇墉與懷藝黍期將母兼事摧枯爲禦冬經濟不能耕稼外姬公當日既明農

治圃

刈草栽蔬不憚勞宛如仲蔚隱蓬蒿時從田畔披簑笠獨向灘頭理桔槔瓜架初成蒼鼠竄豆棚將落昃鳩高莫言老圃非余志常侍山陽與會家

村居

吾郡人家近碧岑幽居何必買山深披帷不覺圖書潤啟戶惟看樹木森雲氣千般鳴好鳥煙光一抹掠飛禽請迴俗士殿阿駕久僻但懷泉石心

賦得山靜似太古

棲隱何煩更鑿坏爲離城市少喧豗懸崖日見花開落絕巘頻看鳥往來月冷猨聲嘯古樹霜寒虎迹印蒼苔此身如在黃農世遙聽疏鐘隔寺催

僧寺

欲靜塵心到梵宮香燈冉冉近城東金爐煙散諸天外寶炬光凝千佛中妙諦都隨清磬出世緣盡向法堂空笑余微與淵明異時步溪橋謁遠公

大木

千尺喬柯聳道旁凌雲概日鬱蒼蒼容人坐臥清陰滿與世推移歲月長豈若樂枝喧鳥雀甯同溝木飾丹黃山深那得般倕

顧敢擬明堂作棟梁

辛丑補行庚子科鄉試

聖世賓興偏草萊昆明　特詔選賢才秋闈卻向春闈補武治方新文治開養銳幾隨贊許伏觀光初自棘門回而今始遂青衿願遥憶春萱倍覺哀

鄉試獲雋有懷先考妣詩以紀之（年三十三）

侵晨聞報錄雙淚漬衣襟痛定徐思痛驚魂尙未紓昆明異中土僻在東南隅憶昔寇氛亂所向止一屠賊眞鮮完室役煩民若痡苛政猛如虎衣冠甚剝削十戶虛其九州邑成丘墟非不念墳墓但欲免橫誅存者受荼毒亾者緩須臾總是溝中人不用重躊躇蹈舊俗列庠序稍得免追呼父子被榜掠望若登雲衢親逝乃幸獲何心耀里閭未能刷前恥祗覺痛如初作書寄地下父母亦嗟吁

昆明十二景

金馬朝暉

千秋佳氣挺名駒地在城東路不迂日色纔從青海現山光幻作紫雲鋪宮花隱現三河繞錦石玲瓏一塔孤聞道當時曾攬轡雄風猶自鎮松梧

碧雞秋色

秀色西來壓萬重天開一朶碧芙蓉平池積水涵孤影落葉疎林迓晚鐘翠岫昔傳彩鳳集蒼崖今見白雲封王褒去後無消息時有文人載酒從

玉案晴嵐

四時嵐氣繞山陂獨有晴明景倍奇倒捲雲根白似練瀰漫峰頂翠如帷堪供文史千秋玩可伴仙人一局棊（俗名棊盤山）欲趁曉窗親染翰愧無摩詰畫中詩

昆池夜月

萬千氣象杳嵯峨擬似昆明向晚波金屋仙姝初出沼瑤臺神女忽凌波青山瀲漾維舟楫紅蓼蕭疎隔薜蘿一幅晶簾清肺腑此身突已犯銀河

商山樵唱

采芝人去夕陽流樵子行歌互唱酬隔嶺煙雲來牧笛前村燈火引漁謳松開度籟清如瑟池上生光幻作樓勝迹縱非棲四皓神仙應駐此山頭

官渡漁燈

一片煙光水面青漁家泊艇聚前汀只疑雜舍穿殘火不信銀河倒列星細網暗隨明月下清歌卻倚蓼花聽登高望遠情何極未許靈均擅獨醒

螺峰疊翠

翠黛誰將插碧霄峰迴路折望來遥半空樓閣山腰現一派笙簧澗底調怪石成圖多錯落神龍脫骨已先飄（石穴有龍骨）秋風洞壑眞幽絕鱗甲紛飛起泬寥

柳屋拖青

張緒風流近已稀九龍池畔報芳菲絲拖繡綫迷青靄浪蹙波紋接翠微月下低吟楊柳曲風前搖曳薜蘿衣如何乳鴨灣頭屋不共扁舟載伎歸

雲津夜市

盤龍屈曲達雲津列肆分棚夜市陳燈火參差延賈客笙歌宛

轉憫比鄰旂亭時有香鬟入幕府無勞羽騎巡始識太平眞氣象采風如對葛天民

高嶢晚舟

路近華亭自坦夷村居臨水竹編籬斜陽爭渡人聲沸薄暮開帆月影移十里煙波連睥睨一聲欸乃起鳥鷺徘徊祠廟（楊升菴太史祠）風彌古想見先生議禮時

五華鶴繞

五華形勝甲昆明冉冉雲煙古木平四面湖山環似玦萬家燈火市如城閒攜綠蟻時招鶴好擘黃柑日聽鶯最愛臨風相贈答憑欄倚徙不勝情

龍泉魚躍

泉有蟠龍龍不見惟餘龍子百千羣池中時戲三焦石檻外常蒸五色雲狎見遊人浮水面偶逢晴日簇波紋年來水旱全資爾方社無忘報祀勤

太華山

西南闢靈竅遂名與華嶽齊秀削俯千仞松頂有丹梯歷級出雲表佛嚴亘在茲樓題何輪奐香象復威儀凌高望昆水新月漾海湄一碧瀉萬頃澹蕩徹鬚眉況有輪囷樹盤鬱數十圍眾鳥欣有託迴翔不住嘑其右有妙定（寺名）晉折陟險巇飛雲勢突兀闢（名）太清路逶迤（宮名）常疑風雨至忽幻煙霞奇穿菴（朱家菴）訪道侶流連僧忘歸何必華山令總繩渡昌黎

太和宮

昔者有仙人偶過太和麓太和天門開巍峩三重築殿宇鑄黃金燦然奪心目周圍設朱欄蒼石爲之斷兩楹祀眞武規模自

嚴肅深院植拱花簾櫳異塵俗展卷讀黃庭丹房火初煥夜半激松濤鐘磬互相續我來仙橋邊溼潤光如玉庶幾一遇之爲母遐齡祝

進耳山

攝衣陟山椒昆明已全挈一水抱孤城煙霭倏沒滅峰頭五老來相讓如磬折下有二龍湫不盈亦不竭山半嵌精藍團瓢信幽潔春秋發僣花（茶桂皆合抱）遊人日不絕旁建掌夢祠（有謠神士子祈夢多驗）紛紛日趨謁科名豈足奇所重在氣節淵心應自明士偶焉能說不如沽村醪醉酹松間月

妙高寺

茲寺何紆折珍木鬱以蒼距城三十里遊騎如康莊梵宇接雲漢纖塵不得藏傳有遺珠在其說恐未詳亶由地氣暖土潤風不揚因之訪靈境祇園羅中央山茶百年物虬枝勢激昂花開綴火齊爛熳自生光此株滇南少不數薝蔔香登樓縱遠覽彷佛雲錦張

羅廢寺

昔爲避暑宮今作羅廢寺鐵壁聳千尋橫空杳無際佛剎何嵯峩仙臺亦富麗乘輿偶來遊流覽皆不逮老樹飽冰霜清陰散庭砌槎枒與檐齊詭作虬龍勢昆湖當其前隱隱逗蒼翠人行明鏡中形影宛如繪山以樹生妍樹以石而媚胸次固悠然登覽迥以異乞靈結蝸廬讀書以卒歲

西華洞

五丁開鴻濛曳裾時獨往礫礫棲鷄鳴藤蘿盤其上入門寬以平巖穴豁開朗布席可千人尊罍恣延賞旁有一掬泉淙淙流

沆漭綠楊門緋桃春風自駘蕩徘徊洞壑間輒作武陵想雞犬不聞聲須臾又焉訪坐客橫焦桐一彈衆山響

菜海子

滇城菜海子乃在棘門西振衣不甚遠寒波幻淪漪時惟五六月菡萏香風吹不用輕舠渡磯坐有芳隄金盤雪蓮藕玉井良所稀裊裊垂楊蔭依依鳧鴈飛遙望綺窗女雲鬟啟朱扉容儀相映麗與花鬪妍姿憑欄不覺久日暮采菱歸

近華浦

人生幾輞川安得聚山水小渚岸中央一望無涯涘荷葉影田田芳香綴瓊蔬隨意坐亭臺鷗鳧鷺復起憶昔有樓船狂歌發皓齒徙倚夜忘歸上客皆朱履而今委頹波風景猶爾爾垂楊嘶鶯聲殘紅落澗沚白雲屯其阿月在寒潭裏睥睨天地間西洱差足擬

歸化寺（此下續入）

東隅有化城鳳為餞別所垂柳雜松篁離筵可折取金碧劃然分淩空若飛舞舉步挹花香憑欄聞鳥語迴廊捫古碑書法駕虞褚（碑爲牙庵太史書）講堂聚十方經函充棟宇（寺梵書最備）精舍世所無嘉名錫制府（學海精舍爲范公題）

雄川閣

高閣夜燃燈光明達天曉雄峙上流中百里在懷抱帆檣利涉之盡望以為表

鐵封菴

丸泥塞函關此獨封以鐵菴籍洞為基幽邃深難測有僧荷笠來鑱趺不履閾一坐數十年鐘磬娛朝夕左右繞流泉澄泓自

不竭築亭當其間（亭名故玉）冰壺濯魂魄升高望域中煙火萬家列地必以人傳品題仗按劇自非柳州焉知景奇特

彩雲樓

漢武得滇南彩雲天上見世已閱千年彩雲終不變層樓燦香燈傑構侵天漢江勢浩縱橫魚龍波中現籍東得其歸循塗登彼岸居巽司文章後起多俊彥乃知經世臣（學使督撫其繫）恩施及閭閈何日賦歸歟登樓望葱蒨

龍淙石屋

文章變幻惟天地山水從來結構異行盡江北與江南不聞名勝同位置天然石屋出華峯深靚渾如一畝宮中有清池甘且列迴風激石聲春谷石香橋宛轉溪陂陀曲折路嶔嶽古樹千年蟠絕澗白鹿銜芝過水滑水滑之北見盤谷窈窕玲瓏堪託尼龍湫巫峽紛飛來靈奇不事五丁斷一草亭邊花氣香銀濤雪噴騰寒光與酣落墨如飛雨不減當年濡髮狂松風謖謖發天籟翛然石丈來塵外亭亭玉立鋒千尋米芾過之應下拜

澂陽十景

金蓮捧日（文廟建此）

蓮花峰頂影重重捧出金盤陰須松曙色初分開菡萏夕陽返景射芙蓉披離五彩明丹鳳照耀六經起燭龍從此乾坤常不晦文明萬載煥堯封

玉筍擎天（名文筆峰）

青峰遠峙入湖清秀骨嶙峋淨若瑩似筆生花詞可寫當天作柱手能擎波光蕩影終須直風力吹襟自不傾四壁無鄰直突兀千巖萬壑羨孤撐

仙湖夜月

俞元勝迹問仙湖一片煙波點荻蘆天上自來通碧海人間不道有蓬壺鳧鷗泛泛眠沙渚桃柳陰陰入畫圖最愛夜深蟾殿啟琉璃萬頃一痕孤

羅藏朝雲

地連北斗鬱岧嶤曉起惟看旭景饒一縷寒煙迷谷口千重白練鎖山腰香爐直到上方見雲霧應從亭午銷華嶽名高須讓此遙知神女紫鸞朝

萬花春谷

風和日暖共幽探白白紅紅種未諳豈是天孫織錦室還疑仙女散花龕香車寶馬紛無數載酒彈琴興倍酣閬苑瑤臺差足並莫教人認小江南

九苞鳳城

鳳城遙接鳳山隈鳳翥雲連百雉開瑞應已徵千仞外德輝猶帶九苞來西山爽氣迎秋入東浦榮光逐曙催煙樹萬家蕤似錦此身已覺在蓬萊

西山伏虎

西山嵂崒有仙蹤古刹淩雲響梵鐘寶相莊嚴能縛虎花宮迢遞近盤龍登臨祇覺無寒暑嘯詠常思憩柏松自是諸天多法力萬年食福慶時雍

東浦流虹

泉聲濺濺度平沙灌溉東方利賴賒遙望彩虹超澗底卻隨舞鶴到山家層層碧樹籠高寺濯濯遊鱗戲淺涯水閣風亭客坐嘯詩成隨意酌流霞

華藏招提

華陽東峙五雲間一徑迢遙次第攀六詔山川開梵宇千章樹木隱禪關峰攢魏闕丹霞上水遶平疇紫玉灣傳自齊梁名最古香林紅葉曉斑斑

碧水漣漪

泉流浩浩注西陲水色晴光盪碧漪四面澄潭清肺腑一泓寒玉照鬚眉魚龍隱現搖萍梗臺殿參差胥柳枝勝事年年沂浴候春風童冠樂難支

豔體二十四首

紅嬌綠映坐調箏玉指流纖作鳳鳴斷續聲從花外轉倚樓人聽不分明

翠影亭亭畫不如南窗北牖照流蘇開顏盡卻鉛花水含豔輕那碧玉除

衣著輕紗佩辟邪花前長傍六萌車金釵到處迷香蝶玉鏡開時綰髻蛇

翠葩晝午帶輕陰耀綠舒芳滿近林深夜華燈翻翠袖從容顧步舞春心

鏤玉垂蘇帳似冰凭牀稚女結金繩嬈鬟來約池塘去何處香風唱采菱

豔豔明眸薄暮天朝來鬧遍若耶蓮輕風微動搖空碧一段嬌香過畫船

明璫皓齒麝蘭香挈伴春園共采桑攬袖高攀不及葉花茵小坐看鴛鴦

美人日午靜焚香刻竹雕金鏤玉牀春睡海棠何足比空濛煙

雨暗瀟湘

冰雪爲姿玉作膚江皋何必訪仙姝嬌憨應住九成帳聲價須傾十斛珠

月輪初駕晚風涼簾幙新施八尺長臨浴不須投荳蔻冰肌玉骨自生香

鶯聲嚦嚦柳毿毿側向金塘整玉簪莫折蓮花憐並蒂新栽萱草爲宜男

冰簟輕排催鬬草湘簾半捲賭藏鬮不知梁月窺人笑輸卻金釵當酒籌

羅帳低垂鴛枕斜淡雲籠月月籠花名葩未必如玆豔神女空勞駐彩霞

玉樓金屋隱重重百和香飄翡翠濃絕勝荷溪開菡萏宛如初日映芙蓉

畫閣佳人曳繡裙簾閒扇織錦鴛紋春纖欲掬冰壺水香汗滴成五色文

穩插六安雙玳瑁新裁八幅兩鴛鴦含毫學草鵝羣帖信筆塗成醉海棠

結縷約黃巧出意焦桐纆玉潽生煙不彈少寡文君操獨愛南薰解慍絃

寶鴨煙消空撥燼綺臨月送可憐光金釵十二隨君取莫教深宵冷妾牀

與郎共奕子丁丁妾偶推敲郎便贏降卻詩魔攻敵壘衝開鐵陣見奇兵

繡龍寶幡供法筵獻花爰獻並頭蓮並頭蓮下雙鴛浴雙浴雙

飛玉岸邊

春去春來年復年美人勝日競鞦韆清歌妙舞尋常見五色雲中那遇仙

月下風清冷畫裙衣香一路暗氤氳銀花絳樹開千丈佛火神燈幻五雲

幼小拈鍼初學譜垂髫誦賦頓成篇而今二八團雙鳳深夜挑燈列女編

蠡杯共酌石榴酒金母遙將玉案桃垂翠舒璫開倩靨凌虛仙子輭香醪

先生少時氣象巖嚴不輕言笑略嘗戲之曰肯爲豔體詩乎曰何妨援筆草此恐溫李遜其風華也（後學刁路謹識）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十七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施發甲校

受業趙嗣葉輯

男　宸補編

卷二十六

北征詩四十九首

癸卯孟冬余自河陽抵會城公車北上彙錄途次所經附以題詠顏如右焉

出門

驅車出郭公曖曖晨光起親友詣河梁殷勤勸宿留豈不懷倚閭致身親所喜滇南氣候暄凌寒媚桃李振衣上高岡萬里從茲始

雲南古滇國彩雲見南中故名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是也金馬毓靈碧雞紀瑞山川明秀風土溫和數百年來教養聲名文物之盛埒於南中時人呼為小江南非復舊志所紀載採風者猶摭拾百濮僰道陳言而樂道之徒泥古而不識今

迺英（府十里許歸化寺）寺有杉二行左右共十一株高有四五丈大可七尺許蒼古森秀閒若亦潔雅（二十里板橋驛）亂石嶙峋奇甚東龍泉觀一水而分為二見郡志

自歸化寺至板橋驛

我來歸化寺東西古杉植以行列數之盈十又餘一森秀拱翳眉橋宇亦修飾流連日將徂僕夫促之出行行至板橋亂石何縱錯驛東兩龍湫昏黑不能測攬枕夢精藍霜月穿林薄

故得驛（三十里至[illegible] 二十里[illegible]）驛名後改有湖[illegible]餘里卽楊林

驛按嵩明州謂之嘉利澤茭草映水白鷺翠飛漁舟搖漾水滴湖外山遠雲如城郭產魚美甲滇（計三里河口村十里[illegible] 二十五里易隆驛）池中經大鼎山登準提閣可望秀嵩湖

楊林湖

門臨青晃掠小橋楊林湖畔見輕舠雖非丙穴魚偏美急取青蚨佐火蕘（火蕘卽燒酒鄉人隱語）

準提閣

高閣清虛四望開滇舟蕩槳出沙隈荒山蕭瑟惟羈旅千頃湖光撲面來

易隆（[illegible]）俗傳關壯繆亦于有武侯祠祠外松一株大四圍高五丈色白盤互天矯如龍西南一株大半之武侯昔會盟其下蓋千餘年物也（計十里[illegible]）有高山流水四大字（下二十里板橋）（十里白塔舖十里馬龍州）三為漢益州郡地

謁武侯祠

嶺上行祠接絳霄武侯當日駐征軺會盟自是興王業帶礪恩同率土朝遺廟時聞金鼓震孤忠化作玉麟飄吳宮魏闕成灰燼此地烝嘗永不祧

白松

祠外蒼巖漢二松亭亭玉立鎖芙蓉千年冰雪藏鱗爪夭矯盤空似臥龍

青石橋

晉法遙看逕寸深橋邊策馬特相尋鍾期去後誰能賞流水淙淙激玉琴

黃坡舖

夷人喜和歌歌合兩相可贈以野蔬花答以老米果

其二

山邊羅漢果地產救軍糧蠻方多佞佛蠻奴多侍強

馬龍（三十里易龍驛三十里木密所二十里交水）皆有源川平可走車輪交水下

流（驛五十里）謂合盤江蜻蛉河合之也（白石江三十里）阿幢橋有道達

曲靖府

白水驛

微霜山轉秀可作畫圖看石怪錯如趾松深高及肩黑風（山嶺名）

吹落木白水映晴川聞說前途險今宵且縱眠

白水驛（上三十里）（關嶺）（一作鳥洞）日懸崖可丈餘皆壁石

作海濤紋中垂石若柱旁皆兩門面溪流中皆深炬火入之

有浮圖龍象芝朵雲英諸物皆石乳融成入三十步聞水聲

不可進（一云）卽多羅衛地至此平彝故名（滇二十里）與

貴州接界十（里）（平彝所）三

清溪洞

巨靈何年闢此宅懸崖蹴浪高百尺仰面蛇行未易探側身稜

挂不容掖以火燭之心始驚虎豹縱橫蛟龍搏更有仙佛乘雲

端香幢華蓋絲絡繹徐觀方知石結成巖竇涓涓凝玉液再進

泥滑不可行惟聞足下泉聲淙清溪洞可棲眞在人境鮮囂塵

但恐他日驅車過風雨迷離聲聞律

題滇南勝境

天開勝景彩雲生金碧山來獨擅名唐代車書通詔外漢家臺

沼傲昆明四時花柳無寒燠萬戶桑麻絕戰爭此去漸看登金

蓮登高涉祀不勝情

亦資孔過雲南坡十（二十里樹子坡）絕頂鷄嘴有鷄鳴寺懸崖

千尺下臨絕壑兩峰橫出如翼（二十里皆化驛二十里新興）

錄

雲南坡

地今接貴筑坡猶屬滇名路入羊腸曲雲從馬首生三溪環似

帶一嶺屹如城來往多苗種荊榛勝殷平

鷄鳴寺

襆被到盤州（舊名安南）松林一徑幽途經鷄鳴寺心繞鳳凰樓梵唄

清塵夢風霜點客裘旻公卽達道款我且遲留

新興上芭蕉關（三十里牌坊今設驛丞）坡長十五里險峻（驛五十里）

道旁列爲道千里（八十里）因宇（飲馬池）有甘泉聖蹟碑

南（二十里）安

芭蕉關

九峰東去是芭蕉毒草侵人未易消鳥道千重天欲暮不關風

雨亦蕭蕭

關將軍飲馬池

微波蕩漾欲生漪傳是將軍飲馬池徼外至今霑德澤行人翹

首望豐碑

安南道中和何大復韻

歷盡重關險遙聞近驛鐘山高猿倒挂徑窄鳥難通曉日彝調

馬冬崖民制舜果然百里內寒燠不相同

安南過海馬關有海馬祠宮庭名的（三十里）今設驛（二十里）

上有鐵鎖橋長八十餘步江兩崖如削水爲石束澎湃作怒

聲色皆驚遶鐵穿石壁左右相維然後附木爲橋鎖以巨石

施欄楯覆瓦屋塗以丹艧輪奐可觀南北有門可啟閉貫滇黔之咽喉也名人題碣甚多

海馬洞

何必渥洼去名駒此地關千金傳買駿三日定超羣洞石蒸雲出泉清裂石芬孫陽今世少衆自識龍文

鐵鎖橋

帝王御宇運奇策旋轉乾坤佐開闢伐山鞭石塞洪流何苦海若任驅役君不見盤江東峽不得行波流險惡心魂驚黝如漆兮濃如膠飛鳥過之盡投聲海末曾開邊關左鑿崖跨江懸鐵鎖覆以巨石架虹梁東牛擔負免飄墮　皇朝定鼎命重脩圓柩長條貫復鉤上施屋宇下樹欄洞門盤敵通咽喉　天子威靈百神護滾滾江流今坦路乃知蠶叢命五丁斷鼇斬兕傳非誕憶昔段蒙據此邦灰飛煙滅旋銷亡在德從來不在險後人慎勿徒披猖

盤江過白雲嶺經竹林坡歷梅子關即永甯州俗名頂站七（里北口鋪　里關索嶺）十　白雲嶺雲氣滿漫不辨咫尺日光遥映成銀海世界

白雲嶺

嶺上多白雲雲深陸成海始訝玉山頹復疑冰柱解冥冥車馬迷霎霎衣裳灑口色隱高舂蒼花失眞宰

竹林坡

翳枝櫝欒落葉深幾家煙火出松陰荒村孤客難尋醉此地空傳是竹林

梅子關

梅子關前雲影遮行人望遠憶思家臨風何處吹羌笛一夜飄殘萬樹花

永甯

萬仞崇岡一徑懸攀龍挽象窟青天（嶺前有安龍箐　永甯有象鼻嶺）山行忽見冰輪起半入黔江半入滇

關索嶺有關索廟凡四十三盤至嶺南北關嶺末有論於此者見滇程記嶺半有壯繆祠馬跑井啞泉祠前竹大如椽葉闊如掌長三尺高十餘丈名孝竹（八里羅公館　五里至小鋪）至望水亭河懸注三十丈噴沫濺雪如匹練倒垂雲氣時時起水面其下爲兕牛潭每晴日有五色霞起若虹（十里安　莊安）

題關索嶺

岧嶢孤嶂鎖咽喉弈世歌思廟貌修父子雄風傳六詔君臣魚水播千秋祠同伏臘黔山接地壓烏蒙漢日浮正史當年俱失載仲謀終日愧箕裘

雞公背

昨登象鼻屼（見楊升菴詩）今上雞公背雲中一聲鳴滿山散青靄

犀牛潭

百頃流泉一水涵奔雷飛雪下層嵐玉龍倒掣犀牛出又見紅霞起碧潭

安莊今鎮甯州也（二十里至丐坊鋪二十　楊家鋪二十里至青鋪二十）里郎安順府出革器陸離滿市皆盤盂盆瓷棋局障泥之屬（五里過飯來石佛二　五里中伙鋪三十）（里平　壩衛）有喜客泉抵蘆荻哨望西山一帶如芙蓉萬朵鋒鋩插天（二十里鎮夷衛　二十里威清衛）明指揮劉世爵宅有玩路堂相傳建文遜跡過此爲之書扁去衛西二里有洞匯石變幻望之如雲或

如鐘乳之如菡萏如幡幢如凝露如蜂房如旌斜篆煙盤旋如窗石如齊紈越縠縹緲從輕風飄如懸鐘莖如覆肝如神龍自天而下凜乎雷雨之將至

過安莊至鎮甯

帶約輕裘上偃坡棲霞漸近鬱嵯峨石通上國由莊蹻威播諸羅自伏波溪谷至今多瘴癘人煙到處襍藤蘿爲欣氣候如秋杪華蓋（洞名）橋西試一過

飛來石佛

何年此地布金開珠絡纂香繞石臺嘗爲黔民循近古故從西鷲忽飛來

喜客泉

客去咽泉聲客過泉聲響松風拂石臺明月自來往

馬場山行

始信天工巧重開一畫圖峰峰皆獨峙樹樹自相扶絕壑藏麋鹿悲風咽鷓鴣傳聞龍井近瀹茗訪平蕪

威清有馬鞍山側爲三清觀（二十里鎮場十里湯溪胖洲郡 已附二十里貴州）地阻山距江滇南門戶金筑環擁山白雲菴建文君曾至此題詩於壁左右有杉木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亦傳皆建文手植郡東東山寺南銅鼓山每陰雨聞有聲如銅鼓左棲霞右相寶爲郡之勝境郭外諸溪流蹦石旁可五里許當疊阿疊嶂中一泓自石罅迸出匯爲方池每日潮汐無停通夜計之凡百此按貴州縣治有刻泉一統志名靈泉府城內有王文成先生祠嘗著文成政救戴銑謫龍場驛丞初至無室居棲峰石穴即陽明洞居久之忽於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若有人告之者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今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所書居易俟命字咸在

三清觀

偃宇沈沈畢閉關惟餘寒月滿千山獨憐萬里勞勞客靜聽黃庭一夕閒

黔陽懷古

羅施聲教阻遐方漢置牂牁達夜郎天入炎荒時苦雨途經冷站夜無霜馬鞍蹤側藏魚服（即建文爲羽指揮書 鼠避難白雲菴中）銅鼓山頭祠竹王千古猶思丞相澤祠堂松柏自蒼蒼

靈泉

天地運用奇晝夜刻盈百不減亦不增積時以成日我來憩此泉靈異差彷彿一波爲之揚一波爲之抑若鼓橐籥然四時承

不息朝暮合計之須洞剛百刻我欲問鴻濛其理渺難測苟非身所經傳聞尙疑惑乃知宇宙間物物關至極息壤不足奇海潮庶能匹

七夕前一日同友人集東山（時南旋）

出郭靈岸異巍然越東杲躡蹬結翠隊乘閒恣幽討高低起層閣紆曲通盤道披襟虛所受飛雲在其抱俗眥一以除蒼翠若可掃鵲橋亦難期清罇足傾倒

貴州（三十里谷覺二十里龍里驛三十 新安哨十里靛城十里新添衛）近龍里有南明河河橫跨襄陽石橋有水聲忽大響息久火忽熾然其響也達則聞之近則無聲奇甚過此有趙虛洞內多石笋又有石佛石皺石栃石鐘之類而鐘與栃擊之若金木聲焉再入洞益寬可容數百人內有石羅漢千秋田田皆細石界畫如畦又

有石牀石舟可以卧遊水聲𩆜號殆深不可測云

渡南明石橋

火炎上水潤下兩者相克不相借此間響應獨不然元冥先驅祝融駕遠岸幾疑地軸翻近流惟見波光瀉天地陰陽變幻奇蕭巨佛森應非假（嵩上有寒火佛森有流金）曲突徙薪雖有言不如廉吏反風息火回造化

凌虛洞

洞自凌虛搆非徒石佛奇泉聲通海眼筍勢礙雲嵋巖實忘昏曉蛟龍共護持忽傳鐘柝響驚起笑還疑

其二

再進地稍寒盤桓興未闌鬢眉羅漢古牀榻野人安田有千秋業居惟百畝寬虛舟那可渡遥海路漫漫

新添衞經玉杵觀上有觀音閣黔皆童山至此萬木蕭森令人作物外想（二十里貴竹新十五里）至僊人觀影處戴華陽冠側身策杖西行遠而望之明巡撫郭子章題神留宇宙四字於高崖千尺之上即僊人張三丰像也三丰名猷羊城人一日閩人過武勝關（在平越府城下）府城西有高眞觀爲三丰修眞之所三丰少遇異人授書三十年出遊俗衞門胥吏以劫囚獄遣戍平越入境忽浴於河沈溺不起明晨自水中出袖各司回文與解人令返解人探發中原牒則已無矣始神之及居平越指揮張信待之厚曰吾爲汝父治葬地報汝殷勤命信負其父骨指一處穴曰汝往擲之日中信入見石牛欲相唊懼而挂之角出以告三丰三丰曰封侯亦足矣後果以戰功封隆平侯亭前一池似石盂無源流終年不涸傍有桂樹一株已枯歐陽耀見於中人呼之曰吾爲道者此僊乃拘流足水斎之後戌至今猶存三百年故物也永樂中遣官徵聘竟莫知所之

玉杵觀音閣

馬桑（地名）東去氣蕭森行盡童山見緑陰閣尊金輪藏古刹關閑玉杵動寒砧石榴低拂松風靜藻井潛棲鳥雀深鹿鹿征途思稅駕嘗鞭猶自望旃林

題神留宇宙

丰神滲前使臨節杖猶将羽士冠千尺懸崖鐫妙筆依稀僊影畫中看

高眞觀

神仙常玩世往往弄狡獪入水不濡入火火不爇神龍翔九天首尾不全示遐哉張三丰鄉里傳聞異修眞三十年辭侶試爲吏遭戍赴黔中蹴踢衆所棄抵境浴河湄沈淪餘雙屣伍伯哀呼之叩首復垂涕詰朝出層波咨呈各已備原牒只空襲二使感且悸返服棲雲巖不食亦不寐時人始奇之隆平特相契念彼接待殷指示牛眠地身膺五等封振振子孫貴高臺俯青蒼平地蓄溶滴秋風檑桂芬出自手所植一旦鶴書馳物色渺無際徧懷餐霞人不受浮名縶漢武非仙才徒爲方士欺禪川有遺言忠孝乃可致

平越五里葛鏡橋先是將成建屢壞明葛鏡刑牲醴酒禱於衆哉之時殿一人指曰有鐵柱字處樽可成鏡覓得之叢石紋所結也橋有歌云一二三番黔匠手百千萬載葛公心點五（三[illegible]鋪二十里至[illegible]老[illegible]三十里至[illegible]十里至）大風洞觀音坡老君閣至重安江

今設驛[illegible]平西通吳道南極閩粵重關疊擁一水環流

鵞鏡橋

傳說築橋日神人自此過石紋疑砥柱山勢接黎峩晝冥飛翕少行寒水怪多荷侯勅被茂安穩出風波

楊老道中和吳明衛韻

身命輕如葉危途有感生人從窮谷上路與雁行平日冷衣嫌薄風號語卒聲王陽倘過此叱馭有何情

大風洞

漢使何年鑿凌霄起大風虎埋雲霞下龍乳日潭中鳥雀棲難穩松杉舞欲空多才如宋玉亦不辨雌雄

老君關

遙望黃平指顛閒芭蕉零落滿空山（此地芭蕉高丈餘）荒江峻嶺無人識誤認青牛出谷關

興隆二[illegible]柏株參天距地百餘尺中虛而下嵌乳液融結巖石宛如[illegible]如驚濤激石如蒼龍拄而矯首如杉株帶而探蝮奇不可狀洞下雙峰對起上有亭中藏王文成碑刻有爲月潭寺可遊憩焉（[illegible]）衛在沅水西有石橋起[illegible]大觀也（二十五里）[illegible]炬方可行[illegible]三十里行者此以手招彼以目[illegible]是之逕也（十五里[illegible]）[illegible]關[illegible]數十[illegible]阻江依山不以[illegible]石屏由[illegible]後[illegible]如屏風銀榜截兩山[illegible]如天半[illegible]心目[illegible]此一爽希有奇觀舟由此達洞庭溪山扉帶水陸要衝

月潭寺

鴻濛開異境千載任人探柏古雲爲幄瀑飛月作潭尋幽惟恐盡餐勝不嫌貪倘有龍揚刻高懸石一龕

飛雲巖

白雲飛天上石亦在青山何由墮下地奔入巒嵒閒愛此不飛去萬古常悠閒强涉自吞吐有人勞往還天開皇華道即此雷雄關明霞錯萬盤清流碧一灣巍巍寶蓮座大士展慈顏五色空中見三島洞裏探下方崇淨域鐘磬越松杉雨花續紛墜昏霧氤氳含飛雲如有僧聞歎往靈巖流連爲小憩塵累盡可刪

華巖洞

凌晨燃炬入僮僕笑斯遊洞接孤雲宿泉隨隙石流人徑蓮白板出寺隱紅樓徙倚將亭午鐘聲林外幽

相見坡

相見坡三重起楚爲頭黔爲尾中間蜿蜒如龍身後者相呼前者唯人生聚散頗浮萍安得追隨如鹿豕只疑上下隔脣舌那識迢遞三十里

油榨關

雉堞排空古木齊迴回百折爲[illegible]關前[illegible]障風雲出峽裏開門日月低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　甄彝甫[illegible]　婁再述[illegible]

男　震[illegible]

卷二十九

北征詩（五十首）

鉤輈行爲苗民作

黔南有鉤輈飛鳴異衆鳥苗民將無同侏㒧亦未曉伊昔村嫗浣河濆風飄巨竹來及身忽聞其內呱呱泣剖而視之兒尚存養成有力猛如虎叩關納款臣漢武封以竹王鎮夜郎子孫盤踞西南土五溪百粤滇牂牁種類無過貴竹紛自恃巢穴爲土著反輕編戶稱流人白苗青苗散林麓狆子龍子滿山谷更有剪頭及打牙徉獚犵狫爭馳逐九股八番不足奇牯羊毛草傳聞疑（白苗以下皆苗民）疆宇天開原錯綉詎知此地祼華夷男子跳梁佩弩箭鑌刀百煉光如電婦女銀環婀娜粧花裙繭扣氈廚僑和歌相合便成婚何用蕭笙牛酒陳大抵重男不重女生女棄之亦不嗔此輩性情同犬豕一言逆意抽刀起跣足山椒疾若飛叛服靡常擾邊鄙　世祖開基崇建纛土司辦稅無苛條今上寬仁同天地猺獞戴德安荒要呼噫嘻漢唐以來多伐叛糧盡兵窮始革面莫如　天家簡循良一人可抵師百萬

鎮遠（四十里焦溪）入湖南界（五十里清浪衛三十里粘魚鋪三十里晃州驛三十里蜈蚣關三十里便）水驛

焦溪

漸入湖南境平遠異建瓴池傷鷗自集苔卧鹿曾經霽後琴書

潤風前草木腥回看曉發處高嶺逼青冥

晃州江行

雞鳴關外露初晞古驛寒原過客稀十里江聲隨上下漁舟過處鷓鴣飛

蜈蚣關

山行亦已久愛此興偏狂百折能爭秀一峰更獨蒼尋樵初得路代御自褰裳遙望江流外飛飛盡鴝鵒

便水驛（十里白茅鋪二十里廿羅三十里沅州）本唐巫州地後改敘州嗜好居處頗似巴渝中經迴龍關至栗子關鳥道一線下臨蛟宮輿人側足號呼路極紆折

由迴龍至栗子關

高關勢崢嶸迴龍毋乃是與人側足呼踐霜行蜒蜿鳥道俯蛟宮幽窈深無底澄江天際來望猶衣帶水大樹莽蕭蕭雙門蒼然峙上下如猨猱盤旋白雲裏亭午至關前雜坐久復起溪谷自迴環要非人所履風俗近巴渝幾家在山趾

鷓鴣（山行其聲韻清悽然有旅思焉）

山靜人稀聲激越附關遊子凄魂魄岐途不慎成轗軻謝汝丁甯行不得

沅州並辰溪行（關十里舊驛）道傍楓杉甚多高峰拔地啾啾鳥鳴與盧谷相應（盧口驛十里馬鞍山驛三十里）道漸平過此雖無幽崖峻崿而松林如薺綠色連目雖曠涯又不覺悅心快目矣

羅舊驛

岫南堅徑甚崎嶇異余聞鳥韵隔林應辰沅一水分高峰仍拔地古木自藏雲翠斜燈魚美街杯話夕曛

懷化（驛四十里中伙三十里山驛界三十里辰溪縣）本漢辰陽地為五溪之一縣南十里紫金山卽名勝志大酉山也廣記云第十六洞天穴生雲母崖滴丹砂卽此（四十里船溪驛三十里麻溪四十里辰州府）漢武林郡地蠻人所居馬援嘗征之

船溪曲（四首）

白鷺下沙洲山空翠入流洞中雞犬靜更勝武林遊

其二

亂石倚檐高懸崖結搆牢若非神斧琢終挾五溪飄

其三

紫洞乳頻滴蒼巖筍倒垂地中鞺鞳響江上海潮隨

其四

潭邃晴飛雪山寒鳥倦啼肩輿渾欲卻鼓棹出船溪

紫金山

辰溪曉度薊松園樹樹寒濤漱石磯欲訪酉山探祕笈紫金山下掩雙扉（尋二酉不得或云紫金山卽是）

辰州重岡複嶺控扼溪洞乃險要阨塞之地也（二十里殺虎坳二十里中伙鋪三十里馬底驛三十里中伙三十里界亭驛十里窮鄉三十里新店驛）辰州馬霧關關後有石下覆水滴成乳故名泉名亦如之今易為挂虹泉過關所經高坡如關者二一曰青山一曰白霧而青山坡尤高出馬底驛有芙蓉關馬鞍關亂石關而後至新店惟辰龍關最峭險由界亭至新店左山右水中通一道多樟橡楓香之屬諺云四十八道水不乾臨了又過馬鞍山此其地也

挂虹泉

丹岸花飛雪噴紅靈泉卻近七盤東行來石畔垂雲乳坐看天邊挂玉虹

芙蓉關

雄關迢遞白雲封鳥語如人過客逢雲鎖斷崖懸杵臼鬬銜殘雪簇芙蓉巉巖恍入巴江路秀削疑登華嶽峰過此漸平心自爽僕夫低唱楚歌從

馬鞍關

一天星斗正斕斑茅店雞聲促渡關客耶不知寒歷盡計程纔到馬鞍山

亂石關

一關當亂石行李欸崎嶇秀異三山色奇排八陣圖霜侵寒月小木脫遠峰孤楚蜀多天險旌旗昔載途

界亭

界亭風景足怡情下馬褰裳穿澗行四十八盤青未了春山一片畫眉聲（土人言春日多畫眉聲）

辰龍關

一氣闢鴻濛劃然分宇宙位置出天然人力慙雕鏤江河經其間奔騰鮮滲漏日星燦以繁手摘近可就造化羞雷同高下巽結搆一水與一山各各擅奇秀嗟此辰龍關雲中闢雙竇蜿蜒千里來復向平沙走置足偶一欹懸綆不能救自古文章奇無出天地右經歷萬里途皆余不極覯險峭莫如斯況聞虎聲吼

新店（驛四十里鄭家驛）經將軍山自三猶樹高大神所憑依人不敢伐過陽氣橋遙望極原合杳連空氣猶太古不可名狀其鳥則青綠畫眉白頭翁飛鳴翔舞若笙簧徐敷再進兩山如束喬木千章小橋流水亦自怡情（三十里桃源縣）有桃川宮陶淵明桃花

園記卽此或云洞在烏頭村有溪爲黃道眞釣魚處道眞見桃花流水出捨舟入洞得聞神仙祕訣然水甚淺又伏流恐不能泛桃花見名勝志（二十里白馬渡）本江名山夾江水雲奔石怒詳袁中郎記略（二十里桃源驛）無城郭荒涼若山村然爲漢沅南縣地縣北有采菱亭

楠樹

楠樹挺幽巖歷歲亦云古楚材世所珍不與樗櫟伍其一在層巔吐霧與雲煙蛟龍爲之守衆鳥不敢喧其一臨大道盤紆更夭矯忽作風雷鳴天地忘昏曉其一近溪流倒擁如浮舟旁蔭十餘畝日月時淹留睠此明堂材肩隨復鼎峙般倕爾何之棄置空山裏

過陽氣橋望松原

僊樂氤氳出翠微小橋流水萬松圍人間別自藏天地惟見青絲白羽飛

桃川宮

桃川宮外訪碑題古木參差苔蘚齊寄語後來問渡者仙臺縹緲白雲迷

桃花源卽事

夙讀桃源記因慕桃源景朅來訪仙踪不見洞門影雞犬寂無聲桑麻竟凋盡徘徊山澤間松風拂衣冷涓涓惟細流漁舟何以引豈其畏人知移家復遠遯我欲起淵明同泛桃花艇一醉逾千年頹然猶未醒

白馬渡

青帆隨岸行白馬臨江渡帆影挾雲飛江流觸石怒

采菱曲

江水依丹嶂江楓點碧波至今江上女猶唱采菱歌

桃源（四十里鄉溪十里河洑山）二山不甚高上有太和觀前天門二後天門一觀外望大江中分爲二縈繞若白練山有白雲洞爲仙人張虛白醉臥處（三十里常德府）郡漢武陵郡木名義陵郡人閔義帝爲項羽所弒皆縞素高帝高其義故名義陵後改有招屈亭爲楚左徒屈原建每端午揚枻中流以角黍祭之今競渡所自昉也郡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無溪一作巫一作舞辰溪見水經注（三十里大龍驛）其山蜿蜒如龍驛以此得名有陽山志云陽山之女雲夢之神後因梁松廟食於上改陽爲梁十三（里藥山諸二十里新化縣）本漢郡名後辰唐惟儼禪師居藥山在驛之東（四十里環繞十里渡盤下）三水至此曲折如繡見一統志過金鴨灘諺云金鴨灘頭水彭山頂上雲所以占晴雨也至漵陽其地多水水必有荷夏日竟行香風中抵澧州楚詞云沅有芷兮澧有蘭又云捐余佩兮澧浦故澧州名蘭江亦名佩浦

河洑山太和觀望江

天門遙望楚江開翠巘丹梯依碧苔豈是傴曹多幻術瑤臺截取二龍回

白雲洞

種朮餐芝絕世氛玉京鸞鶴自爲羣佯狂賴有崔婆酒長謝青山臥白雲（張虛白詩武陵溪畔崔婆酒天上應無地下有）

藥山懷惟儼禪師

欲仰紫屏訪祖庭藥山東望萬松扃至今猶誦香林偈雲在青天水在缾

陽山

陽山千古豔過客此停輪環佩懷江浦纖濃異洛濱楚王蘭殿毀宋玉彩毫新薄暮靈旂動乘雲自絕塵

招屈亭

武陵名義動乾坤招屈亭前遺廟存目斷微波悲帝子情深芳草憶王孫舳艫簫鼓中流競涕淚山川故國繁自古有才多不遇臨風釃酒暗銷魂

涔陽

金鴨乘流渡江豚鼓浪狂棹歌驚客夢明日是涔陽

澧州

蘭浦曾捐佩名因屈左徒我來逢歲暮煙水隔菰蒲

澧州（六十里時計程）渡孫黃河（四十里張莊驛[illegible]一里公安縣）漢建安中昭烈爲荊

軍居此時號左公以左公之所安故名地甚荒瘠有青陽湖記湖隄一作清港湖貴紀湖夏日花香襲人過此乃湖北界

出順當驛渡孫黃河

殘星辭驛去疲馬渡河行無雪松杉禿先秋蟋蟀聞（盛夏即聞蟋蟀見邑志）荒烟迷斷澗寒旭慰孤征楚邑多凋弊年來漸力耕

公安懷古

旌旂昔日駐河干一旅重興帝業難枳棘應非鸞鳳意行人猶指是公安

公安過孱陵驛漢縣名（五十里晉化縣二十里虎渡口）渡荊江（三十里荊州程）東連吳會南通五嶺控扼巴蜀下瞰宛洛爲吳蜀之門戶寰宇記羅含宅在江陵城西庾信亦居之即宋玉宅也昔王粲依劉表登樓作賦宋陳堯咨更名仲宣樓

孱陵驛

孱陵原漢邑北望近青湖地曠叢生竹（姚合詩江村竹樹多）於草帆輕半是蒲老穗嘶櫪馬古驛下饑烏投宿聞歌舞荊南俗尚巫

冒雪渡荊江

沙邊水鳥自雙雙六出花飛獨倚窗誰解殘年將盡日蕭蕭風雪渡荊江

荊江懷古十六韻

禹甸分荊土周疆建鄂都開基由篳路奮跡自桃弧地肺千秋迥江聲三峽趨（地肺山名荊州有明月峽西陵峽空舲峽）風煙通漢沔形勢控巴渝白虎雄關峻黃牛湍水紆中原資鎖鑰帝業待馳驅作賦懷王粲行吟憶左徒龍山嘉會散鶴澤舊園蕪（羊祜與賓客常遊此）漸水樓臺圮荒村環佩孤（明妃歸州人屬荊）客程忘歲月日暮泊菰蒲西漢詩人

遠東湖勝概殊（西濱杜子美所居東湖爲一郡之勝）芳蘭傳九畹異橘產連珠（郡產合歡橘）鬧市知商女烹魚鬪酒壚艱難思邛蜀感慨失吞吳玉洞多縹緲香溪或有無明朝仍解纜寒色繞征途

章華宮

形勝依然據上流章華臺榭亦荒丘細腰宮女君王寵環佩重來月下遊

荊州（五十里四方鋪西十里建陽驛）途有關壯繆祠蓋荊州舊戰地也（五十里團陵鋪二十里麥城二十里荊門州）州在萬山中有虎牙關亂石巉巖上合下空如虎牙重門之狀遠望山路惟見白線一痕州西有蒙惠二泉題詠甚多蒙山又名象山陸子靜號象山在江右之金溪今人誤指此山以文安嘗知荊門軍故耳

關壯繆祠

荊州一失阻雄風蘋藻何心廟祀崇滚滚寒濤流不盡千年猶繞永安宮

荊門山

峰迴徑仄見荊門木落猨啼欲斷魂忽憶杜陵野老句萬山深處一孤村

虎牙關

霣孏漏晨曦僕夫將戎旦葛屨陟繁霜短衣纔至骭念之中怦怦登降任其便行行虎牙關猙獰近欲覓逾時步始移忽退前之半青山卧白雲喬木俯霄漢凄凄猨嘯哀惻惻號鳥亂策杖心魂驚何暇流青盼出險目猶眙溫言勸加飯臨深與登高遊子能無歎

遊蒙惠二泉

纔適蒙山又惠山清泉白石閉禪關迂途不憚馳驅力攜得殘詩幾卷還（蒙山舊刻遊人沈傅師五十七人詩惠山亦有王蓮詩草）

荊門州（三十里仁献樓）渡河望四山皆屯雲霧中似青螺搖搖水上躋山行咸因卽斑竹岡也唐韓翃送人入江陵詩斑竹岡邊山雨暗枇杷門通楚山秋是也（二十五里石橋驛二十里樂鄉鋪四十里麻陽驛五十里）

（麻陽）過新店河新店鋪道傍茅長丈餘春秋時包之入貢供縮酒之用其實自宜城而北茅皆可祭祀見名勝志

石橋驛

遙望大隄近西風吹客襟危橋橫岸直遠岫入江深乞火鄰雞亂窺魚水鶴尋長歌多激楚易感故鄉心

斑竹岡

昨經斑竹岡前岡今踐包茅山下霜行盡荒村四十里輕舟蕩漾又斜陽

新店鋪（四十里宜城縣）其地出美酒乃金沙泉所造孟浩然詩宜城多美酒歸與葛彊游今泉久湮酒頗惡（四十里小河四十里鄉山）村望隔江烟樹如畫羊叔子墮淚碑猶存東鹿門山卽龐德公孟浩然之隱居地也又有昭王廟韓昌黎詩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夜泊宜城驛

竹葉宜城釀停舟卽挈缾那知酒味惡翻使枕函醒江月穿窗白漁燈隔浦青麗譙頻擊柝永夜不堪聽

峴山懷羊太傅

煙樹高枕大江邊墮淚碑看百尺懸路鎖雲霞猶突兀樹連襄郢自芊綿輕裘儒雅吳儂服醇酒功高晉業全（祜聞有惓襲吳人計者輒飲以

醇酒）參佐從游多感慨不知此地待公傳

龐德公墓

載酒來登高士巨襄陽耆舊幾人留鴻飛海外辭劉表龍臥山中識武侯廬舍巳荒縈蔓草妻孥無恙樂田疇千秋魂魄長依此月朗風恬策杖游

弔孟浩然書壁

鹿門自昔容高隱爲訪襄陽獨步來古墓近依流水曲孤亭遙對夕陽開（郡城有孟亭夕陽館爲浩然建）平生翰墨留勳績半世功名付酒杯（韓會薦浩然因飲酒失期促之竟不赴朝謁）嘯傲園林猶不足挂帆南去訪天台（見浩然詩）

峴山（十里襄陽府）郡志云南極湘潭北控宛洛爲鄢郢門戶與江陵爲唇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古蹟難以枚舉名人題詠亦

多（二十五里[illegible]鎮　[illegible]十[illegible]縣）抵樊城仲山甫之國也（二十五里黃[illegible]　鎮十五里新[illegible]）（三十里　新野）入河南界

文選樓（以下古蹟十首）

玉軸牙籤萬卷樓操觚染翰盡名流欲裁僞體歸風雅漢魏兼將六代收

習家池

種竹栽花資客隨風流競讓習家池烟巒不改當年色無復山公白接䍦

銅鞮坊

魚龍騰湧大江西城堞參差樹影迷估客愁看山月夜楚人猶唱白銅鞮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十九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江朝宗校

受業吳階芝輯

男　宸黼編

卷三十

北征詩八十五首

解佩浦

翠翹珠珌過江濱不是湘靈定洛神忽化彩雲歸絳闕空遺雜佩在風塵

大人城

女陵如雲解用兵挑花馬上甲裳輕只疑娘子提軍出那識夫人築壘城

檀溪

高帝曾孫龍種同英雄未遇歎飄蓬一從躍馬檀谿去王業三分指顧中

沈碑潭

何煩立石與沈波陵谷遷移奈若何惟有文章眞不朽我懷武庫酹山河

仲宣樓

寒鴉衰柳滿汀洲去國懷鄉觸客愁不是良禽能擇木棲棲江表獨登樓

孟亭

交情夙昔襄金蘭壘石開池召故歡應是煙霞緣未盡手攜詩卷出長安

新野

驛亭連楚豫懷古步蒼苔髣髴屯兵地荒涼議事臺颭颭綠竹上鳧雁掠波回不遇徐元直焉知命世才（新野城外二十里淯水平沙時見鷗鳧迴翔上下又二十里有范少伯故里四里水村白光武舊宅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渡河十里又古驛鄧禹昔嘗居此十二里離陽中城三山水盤紆丘原膏沃世稱）陸海

范少伯故居

辭宛遊於越能師七策奇五湖煙水外何處問鴟夷

過光武舊宅

川嶽鍾人傑孤村此中（去聲）興昆陽摧大敵嵳水讓先登望郭傳佳氣占禾卜瑞徵當年回玉輦款曲徧舂陵

途經瓦店有懷高密侯

杖策非圖仕興王在一言（禹謁光武首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進光武用之遂有天下見本傳）功名垂竹帛童叟繞車帷舊里風煙古孤村鳥雀喧護羌聲望著（禹子訓爲護羌校尉得將士心後封侯）能不愧清門

過南陽和韓昌黎韻

南陽古帝里煙樹尚蔥菁清水流無盡雙丸去不停

南陽出郭西南行卧龍岡有武鄉侯祠祠前建坊大書昭烈皇帝三顧處一碑鐫前後出師表後一樓顏曰諸葛書院（二十里梅林驛）即曹操望梅止渴之所（十里博望驛）爲火燒曹兵處

卧龍岡題昭烈三顧處

炎漢失威靈羣雄起逐鹿武侯王佐才長吟振山谷管樂非其倫十畝躬耕足感茲三顧恩馳驅願自勗厥後屢出師摧吳魏

亦嫻豈忘隆中吉重待天人卜管如曾仲尼棲棲在川陸稔知道貞宗猶冀周京復聖賢將無同總爲蒼生役

題梅林

平疇曠野幾人家過客遙聞噪暮鴉部曲已隨猨鶴化空山何處望梅花

博望（三十里中撫／三十里驛州）有光武廟廟前古柏一株凌霄附緣其上花如盂開時與柏樹相映照駐馬想望者久之驛（二十里縣／三十里驛跋）（陽十／六驛）丈人止子路宿處（十二里／葉縣）本楚邑有祝龍亭即葉公畫龍處雙鳧觀葉令王喬每朔望詣闕惟見雙鳧從東南來命太史網得之乃雙鳧即帝所賜郎官履也（十五／驛）即子路問津及沮溺耦耕處（二里／潁驛）汝其下潕水所經昔光武破王邑王尋兵風雨大作滍川盛溢虎豹戰慄不能鬬即其地也（五里／十里驛）

姜子牙故里（十八里／襄城驛）本鄭地周襄王避叔帶之難出適鄭居此故名襄城北有徐君墓徐君欲季札所佩劍而不言季札使鄭還徐已死因挂劍墓上而去關外白雲寺日暮行速未暇遊也

裕州光武廟作

光武少年稱謹厚絳衣大冠起南畝羣雄以次盡來歸削平禍亂陟元后武功赫濯文德敷投戈講藝延名儒典章釐定文物修規模自與三代符建武以來千餘載裕州遺廟依然在祠中古柏勢參天光如青銅色如黛上有凌霄附之開蟠空交結何時栽下有流泉甘且冽淪茗看花不忍回緬彼雲臺諸將士攀龍附鳳亦如此此花或是舊精魂化作瓊枝附階戺不然草木易摧殘何爲與柏長相倚

題丈人止子路宿處

丈人有高風延客惟雞黍飄然去不留矯矯真鴻舉

祝龍臺有感

美玉混碔砆良苗亂稂莠所恃含靈之秉鑑庶無負葉公好畫龍傳說亦已久一朝真龍翔見而棄之走好似不好真越哉此楚受相士必文章相馬必牝牡毋乃捘其皮兩者奚以剖今人鮮真知毀譽任衆口滔滔長若斯沈尹不足咎

遊雙鳧觀

簿書多缺掌惟爾獨稱仙飛舄雲中去乘鳧日下旋苔霑新雨露花繞舊山川何事玉棺降人民失此賢

經問津處題壁

雅志事田疇高風嗣巢許不見耦耕人惟見問津處

滍川

霜刀貴善藏屢用則已缺所以謹厚人率師摧大敵至今滍水涯猶見旌旗色帝業自此基豈徒虎豹慄王尋豎子耳縱死膽猶裂

子牙故里

遇合原非易如公奇跡奇青山藏策略白雪映鬚眉終慰蒼生望真成帝者師驅車過故里還憶賣漿時

徐君墓

季子高風動古今回車仗劍特來尋當時宗社猶輕擲肯爲純鉤易此心

襄城（三十里閘八十里十五／驛閘四十五里禹州）即禹之都城內有禹王廟東關外（十／里）地名石固禹所生地也西關箕山爲巢由隱居之所

北關潁水卽其洗耳處子房進履石公亦在此圯橋之趾尚存

題周八士墓

河洛鍾人傑周廷藉羽儀孿生千古少元愷未爲奇

登禹州城樓望箕山潁水

神禹開基此建都茅茨應不改前模赤珪已啟明堂瑞（禹登石匱山得赤珪如日白珪如月）碧瓦空分勝國符（明封徽王於此今碧瓦尚存）潁水依然縈郭外箕山兀突枕城隅追思洗耳高蹤遠懷古登臨興不孤

圯橋懷古

借箸興王業青編圯上逢嬴秦何激烈進履自從容佐命師黃石辭封訪赤松至今遺址在流水尚淙淙

禹州（九十里至郟縣）古鄶國也道旁多棗林有淄青風景至此復見

山雖諄丈亦具巖壑之勢溱洧有廣惠橋卽子產濟人處子產墓在西南距對具茨山一名大隗山黃帝登此山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上有軒轅避暑洞（二十五里至新鄭縣二十五里至鄭州）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周初封管叔於此後爲鄭國（四十里至滎澤）

古鄶曲

脈山復見山蒼翠雲衣袂風俗近青淄道傍垂棗柿

廣惠橋

欲免涉者寒遂令涉者栽桃李垂街衢昔人頌遺愛

望具茨山

淑氣何磅礴升高望具茨階庭生屈軼山隖訪神芝四相隨朱將千官擁翠旗受圖與鑄鼎千古至今疑

遊郟州和王摩詰韻

朝從新鄭過暮抵故鄭宿積雪被林皋蹇驢度平陸

滎澤

瀕河茅舍盡多屬漢帝東巡玉輦經傳昔虎賁能命中啞啞烏烏墮青冥（漢明帝東巡至滎澤有飛烏翔集命虎賁王吉射中之賜錢二百萬至今亭堡多畫烏）

滎澤望廣武山乃楚漢交戰處有敖山卽所謂敖倉也（十里渡黃河岸二十里王祿營二十里亢村三十里小冀鎮三十里新鄉縣）謁湯廟（三十里衛輝府）左孟門右太行南濱大河西壓上黨地最衝要

廣武寓目

平原落日莽蒼蒼廣武山前舊戰場氣結龍文成五采巢人猶不解興亾

渡黃河

茅舍飄沈沙岸奔操舟欲渡已驚魂灘聲直挾魚龍走水勢眞令日月昏伐竹自宜勤漢使乘槎未易溯河源　聖朝欲採宣房議砥柱何人慰　至尊

謁湯王廟

巍巍遺廟在新鄉不著戎衣武自揚萬國珙球遵厤服千秋俎豆走冠裳黃河斜抱孤城曲嵩嶽遙連古殿蒼自昔君臣稱一德喬柯西向望空桑

衛輝城南有魏襄王墓晉初有人發冢得竹簡書十餘萬言世號汲冢書十里比干墓（十里頓坊店）有蘧伯玉墓（三十里淇縣）古沬縣又號朝歌城南有殷三仁故里斮脛河有摘星樓

汲冢

汲郡南行卽寢閟闊闊風雅異朱軒壙中疇有藏青簡怪爾偏留十萬言

比干墓

龍逢異姓臣微伯疏逖士三代重宗親殺身自公始草木有餘榮山川擅厥美但悲殤臺亾不惜剖心死

過蘧伯玉墓

衞國多君子如公自足依問年餘服政行事早知非縮繳能防患風塵善息機車聲猶隱隱時度白雲扉

朝歌戲詠

顛淵不衛失鳥翟驅車返碌碌天涯客馬瘏僕人蹇

三仁故里

留於青史識三仁里巷猶存欲薦蘋麥隴年經飛雉起不過故國已沾巾

斮脛河

淌水迷離過客哀燐燐鬼火映蒼苔朝歌未輟糟邱樂一片旗飛太白來

淇縣五里淇水澄泓噴薄不異昔時而竹種已絕無一存者惟見行麥君子一碑而已（二十里高村鋪二十里宜得驛）魏文帝幸洛道病有師巫愈之因名宜師溝驛本之爲子貢故里有祠像墓在五里外

淇水

淇水悠悠駕楫遊穹碑突兀傍松楸菁菁綠竹無遺種瓠子空沈璧馬愁

過子貢故里作讃一章倣庾開府體

泰山是瞻稱里攸憩因交才優六瑚品貴與聞性天出游曹衞世慕縉紳我懷政事

宜溝驛十里龍井昔孫登寓此有龍病疽求治日痊當有報不數日大雨石中裂一井以報之十里信陵君救趙處二里扁鵲墓相傳墳土可以療人病或得小丸如丹劑二里嵇紹墓四里許有侍中祠三里湯陰縣即蕩陰岳武穆故里東關有銀瓶小姐廟十里羑城即羑里亦曰牖里十五里鄧禹杖策追光武處二十里彰德府

龍井

神龍裂石泉相報亦何巧擅鸞就松風如聞鸞鳳嘯（孫登隱蘇門山善嘯作鸞鳳之音）

信陵君救趙處

公子威名早軼倫邯鄲一戰破強秦趙王郊迎（去聲）平原拜不負夷門擊柝人

扁鵲墓

古墓道傍橫往往得丹劑挾術不庇身高名人所忌（扁鵲爲人所妒刺死於此）

嵇侍中墓

樛枝古幹映寒暉血濺山龍死視歸何若王裒終不仕蓼莪一讀一霑衣

湯陰謁岳鄂王廟

挽弓三石復能文伏闕猶傳賽祀殷志欲揮戈回漢日心期傳檄定燕雲黃龍未共諸君飲青簡終書第一勳石馬夜嘶靈旆動居民如見岳家軍

題銀瓶小姐廟

玉骨委荒煙銀瓶墜深井遙遙年未笄忠孝千秋炳

羑里

防水湯湯隔里迷玉門演易此羈棲天王明聖孤臣罪猶自殷勤獻洛西

鄧禹杖策追光武處

彩鳳由來愛羽儀良禽亦自擇巢枝書生杖策成王業想見風雲會合時

彰德控齊秦之地跨燕趙之都沃野千里爲天下要古西河地也城西四十里有銅雀金虎冰井三臺並峙銅雀乃曹操所築操臨終命施繐帳使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西陵操之葬地也（十里草橋鋪二十五里豐樂鎮十里彰河岸二十五里磁州）出磁石有鼓山亦名滏山滏水出焉其水冬溫夏涼泉源奮湧若釜之揚湯故名郎山海經所謂滏水出神菌之山者也

彰德郎事

此邦稱沃土文教賴前賢碑自前陵識（徐陵使隴歸有問北朝人物者陵曰惟韓陵一片石耳乃溫子昇所作碑文也）臺從魏武傳花鈿沈廢殿玳瑁委寒煙（玳瑁樓石虎建）天籟泠然發如彈綠綺絃（鄴有天琴亭）

銅雀臺

銅雀蒼涼薛荔垂漳河猶自水淪漪英雄氣短施疑塚兒女情長設繐帷鑿殿秋風迷鳳𦒎玉階春草泣蛾眉西陵歌吹空遺令惟見牛羊度隴遲

磁州過去十餘里夾岸皆植柳道左荷池稻塍開之香風襲襲冬月過此聞土人稱述猶有餘慕（州十里中鎮十至南二十里鋪）入北直界（二十里至邯鄲）古趙國北門有叢臺遺址趙王如意溫明殿在焉關內有藺相如回車處二十里呂仙祠設盧生像正黃粱夢熱時也（十五里離邯鄲）

除夕漫賦

處處桃符換方知是歲除關山萬里外燈火獨愁予

元日旅寓

天涯同客指名場何必離思說異鄉得得驢蹶前路遠蕭蕭劍影暮雲涼羈辭家累肝腸淨又數春風歲月忙今日屠蘇應有異牀分上下倒壺觴

又

年年此日北堂遊獻罷椒花自勸酬那識驅車當獲鹿不違放鴿共扶鳩太行蜿蜒晴光繞瀛海蒼茫霽色浮遙憶仙湖春景麗銀幡彩勝自悠悠

邯鄲懷古

邯鄲古趙國驛路近幽燕歌舞叢臺廢溫明遺殿懸才人挾瑟去公子合符旋座上多珠履何如魯仲連

又即景

黃粱舊邸駐征軺好夢從心乞一宵銅鼓忽迎神女笑竹枝高唱雪兒妖蠶頭夜月燈花滿人面春桃繡帶招鬧裏不知誰是客南雲回望憶漁樵

藺相如回車處

爲國回車避路歧深心未許舍人知一言足令將軍死千古交情青史垂

呂僊洞

僊人控鶴昔曾經何事丹青塑殿庭塵世盧生能有幾黃粱炊熟總難醒

險路過冉伯牛墓（三十五北沙河縣）沙地（三十里臨洺關）依山憑險四方之衝城外有豫讓橋十五里公孫杵臼程嬰藏孤處（十五里涼隱店）

冉伯牛墓

賢哲誰能免斯人墓道過叢蘭與荒草終不委山阿（昔人以叢蘭比顏子荒草比伯牛）

月下經沙河

月色將升路尚賒村墟歷盡幾人家溟濛煙樹渾難辨一帶河聲走白沙

豫讓橋

義士思酬國士恩橋邊突出馬狂奔解衣三躍眞知己地下猶愧襄子言

嬰臼藏孤處

獵獵英風草木寒立孤死節兩賢安同心幸有韓司馬左右忠貞力更難

涼隱店二十里郭巨墓（十五里內丘縣）本漢中丘地有馮唐故里（墓在沙河）程子華芥塞鄉子華名木孔子友五里張耳陳餘練兵處十里田氏紫荊里（五里尹村三十里柏鄉縣）漢鄗縣地光武即位於此

馮唐故里有感

玉輦過郎署一言契合奇拊髀思將帥持節出胥靡苦辭緣習井牛羊下簿疲馮公能薦士白首未爲遲

芥塞鄉

野外初傾蓋俄聞贈帛行長歌懷蔓草因見古人情

張陳練兵處

秣馬思重戰秦旗復合圍何如廝養卒獨馭武臣歸

過田氏紫荊里

田家有荊樹條枯復條榮榮枯閒何術友于感菁英人生七尺軀所重在倫紀父母天地心賢愚無異視兄弟苟相戕親愛何時已雍容鮮間言歡逾酌酒誼友朋與夫婦可合亦可離不如我伯仲少長恆有隨所以古君子黽勉事友恭采葑亦可去食薇亦可從何爲一尺布斗粟不相容

鄗縣漢光武即位處

自是唐兒（杜牧詩光武紹高祖本系出唐兒唐姬子也）後何煩赤帝符風雲開紫極河嶽拱皇都振旅軍威盛投戈文教敷中興諸將帥攀附一時趨

柏鄉（十[illegible]里王[illegible]城十五封[illegible][illegible]三十里趙州）遊柏林寺觀吳道子畫水至今州人善畫水是其遺耳（四里觀音院十六里[illegible]家莊）李左車故里（二十里縣城一十里）（[illegible]）[illegible]古鮮虞國面滹水背恆山左瀛海右太行當燕趙之衝雄於河朔

吳道子畫水

妙手吳生獨擅場柏林古壁畫滄浪潺湲水勢疑崩屋足盡嘉陵一日長

李左車故里

左車籌畫素多奇解縛反爲敵國師堪惜成安無遠略空餘泜水遶山陂

眞定登陽和樓

開關萬里一羊裘纔上陽和寒漸收日抱滹沱樓影直雲開恆嶽樹光浮長途涉涉逢殘臘短劍蕭蕭歎[illegible][illegible]欲訪山中劉白墮兼賒明月慰離憂

眞定有趙雲故里（十五里北城縣三十里伏羲臺十五里新樂縣）即漢新市有麥飯亭十三里黃石公修道處二里杜太后故里（五里明月店十里紀信城三十里定州）漢中山郡

趙子龍故里

偶憩順平里（雲封順平侯）重思遇敵時一身都是膽遂立漢中基

伏羲臺

古樹槎枒立奇峰虎豹蹲卦臺今已圮惟有墓門存

麥飯亭

天遣河冰合君臣得脫歸抱薪炊麥飯對竈燎戎衣大樹聲名異雲臺事業稀臨風懷將相端不尚輕肥

黃石公祠

子房報國匿塵埃忍死吞聲天地哀博望沙中力士去穀城祠下石公來

宋杜太后故里

高曹自是女中英母範先傳杜后名夾馬營中香氣繞翟龍端坐慶昇平

紀信城

孤城遙望白房顏一死身名重泰山縱有韓彭百戰力不如誑楚走秦關

定州文廟有雪浪石蘇東坡得之恆山刻銘于上（三十里清風店三十里慶都縣）堯始封於此北有堯山南有堯母池一作堯母鄉（西十里陸城驛二十五里遂城店二十里保定府）

雪浪石

石古瑩如綷峰奇細若濤襄陽具簪笏下拜敢辭勞

堯母池

立馬池邊望故村太行山色白雲屯赤龍已兆伊耆瑞鉤弋空沿堯母門

保定府隋清苑也三關重地博大爽塏（十里漕河橋廿里安肅縣）因有左伯桃墓（三十里固城十里定興三十里高碑店）過張桓侯故里村中至今多張氏子孫又經祖村士雅故居也（十里涿州）漢涿縣地以涿水故名亦曰涿鹿黃帝擒蚩尤處有樓桑村（里一）作昭烈幼時所居有督亢陂華陽館陂卽燕所繪圖以獻秦皇者館卽太子丹與樊於期置酒出美人奇馬處也北關外大石橋有鐵篙乃王彥章古跡

左伯桃墓

殘碑剝落見孤墳羊左交情曠代聞（羊角哀卽伯桃併糧與衣使之適楚者）一死一生眞不愧後人猶作絕交文

張桓侯故里

虎將如君早建麾我來桑梓起追思風雲自幸逢先主勳業終難免健兒涿水人煙依故里蜀人伏臘走行祠英雄未雪東吳恥惆悵斜陽奠酒卮

祖村

挈家竟去范陽城欲靖中原擊楫行翼戴已無劉越石何人堪與共雞鳴

樓桑村

道左樓桑今已枯少年竹馬此馳驅幢幢枝葉如車蓋得似枌榆舊日無

黃帝擒蚩尤處

撰文奮武旹兼修軒后猶聞營衛凋豈俟占星傳素女自能掃霧破蚩尤山前草木驚猨鶴野外旌旗拂斗牛後世銷兵不樂戰反疑靑史事多浮

華陽館

求得荆卿欲報秦華陽鐘鼓且紛陳綠楊影裏嘶良馬紅燭尊前出美人匕首寒光搖日月歌聲慷慨動星辰夜闌忽聽鄰家笛壯士衝冠恨未申

王彥章鐵篙

涿鹿風淸道上平鐵篙猶見石橋橫一生節烈無人識此事翻留身後名（彥章嘗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涿州[illegible]十里至[illegible]三十里至[illegible]驛二十里至[illegible]店十里至盧溝驛橋建於金明昌初壯麗甲南北盧溝本桑乾河亦曰渾河又曰小黃河居京師八景之一三十里抵義影門萬里之行始得稅駕喜可知也

盧溝橋

禁城初啟曉蒼蒼回首滇南路渺茫共道皇都春色早盧溝橋上月如霜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三十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蔡　璜錄

受業薛　琚輯

男　宸翻編

卷三十一

花征詩七十六首

至都城

乍入輦轂地懸勞月已晞騶車丞相過喝道王孫歸劍影餘行色霜花砌客扉好遊輕萬里呼伉脫征衣

甲辰聽榜夜集

畫角高樓午月涼悲珠今夜傍頭香龍方聽雨飛春水鳥亦銜花出上陽冰鑑不愁紅勒帛筆鋒剛敵綠沈槍夢中猶下牛衣泣從入騷壇慣斷腸

榜後書懷

名場眞說獻雄文拔跡塵途忽躡雲鉞詔祖知新刺繡硯田猶憶舊耕耘纔離劫火同千佛豈望登門壓一軍回想十年風雨夜酸心收拾嫁時裙

闕謝

初學鴛行步　帝銜書生亦自解山呼語新未必俱如陸宇獻伊誰獨嘆機但見拜稽眞踴躍不妨禮數略糊塗仰瞻私幸天顏近戰慄攀遲到日晡

稟兩大人

曩年長傍梁荒崖挺松柏人生豈有然窮達安所適　國家開八紘取士愼選擇錄也與計偕上書不見斥溫飽匪思存反憶前度虔禱禧荷　君恩敢忘庭訓力（叶）迴往念酸辛淚下血凝碧嗟嗟親逝早徘徊念明發憶昔寇氛擾賦役苦敲扑比戶無完膚貧窮罹荼毒我躬受其修父子泣衣哭惟望一青衿可以免恥辱名成不見聞悲風起庭木所以貴逮存雞豚亦已足細想三字教言爲古今鵠服官與臨民敬守罔敢斁

謁巢先生（本房師名震林字襲山武進人壬辰乙未兩次進士官禮部儀制司郎中）

富貴固不論知己足千秋夫子人倫師祇天旁是求惟其胸無私是以肎窮搜惟其瞳有神是以能拔尤謂我小子才乃可壓鶱課品題國士名扶掖天路游轂城山之石慈腸翼封留太乙星之精青光照孤劉人情喜喧熱爲我闢新畦其言文字達天不負名流我時正酸心長鋏對黔婁豈解榜頭樂反憶前度愁家貧饑欲死肘露渾忘羞何當破天荒登階備新栖感念劬勞恩積重齊山丘何以報夫子忠孝爲先疇

謁程先生（名良惺孝感人以鄉薦署教講坊辛丑分試滿鳳本房師兄春闈提）

市駿燕臺嶠大名豈期立帝鄉遂識存深楊柳欽穿札　御宴櫻桃愧舉觴不敢託音向進士祇今仍拜舊先生龍門千丈憑誰引謾說雷轟出地聲

同門公謁巢先生

暗索前茅古戰場相將游夏並登堂築金臺畔詩能種立雪班中級雁行五色日光今在裏一莊秋稼敢拋荒指南心印無多語公爾忘私爾萬邦

謁座師高陽李先生

鄒魯千年後宗風仗大儒生憑來岱嶽學亦比壇洙居里高辛

近才名元凱符百用身是障一枝手能扶研露刪詩什濡毫勒典謨元言靠玉府朗鑑澄冰薪藜火經分向蓮花燭引蘇登堂聞古道人坐蔵前楔侍筵初嘗雪傳衣既有珠陶鎔皆世傑誦法盡吾徒小草供芻采凡毛託驥圖指南知路徑望北拜星樞躡履沙隄闊龍紗骨法殊爲霖當黑髮欲共赤蒼呼

金魚池同門公宴

不願封侯願識荊一朝聯轡曲江行匪躬王事須同力如水臣心莫異盟伯仲之間伊呂爭晦明此日弟兄情由來聚散應無定神聽高歌伐木聲

懷家慈

猶記承歡在宅居膝前從未暫離裾非干微祿關山阻爲逐浮名定省疏日午遙思陳菽水冬寒孰代進衣裀難堪堂上如霜

鬢望斷天涯一紙書

食蘋果

太行疑是白雲鄉遙望天南數斷腸燕市競誇蘋果美可能一舉到萱堂

有懷

昔泣牛衣今作遊櫻桃宴罷各神州雞鳴五夜清輝冷雁杳三春韻好悠豈解榜花予我樂惟思家累代伊愁北堂欲共承甘旨計日燕山夏復秋

作書

辛苦名成又別離平安兩字一鴻知淒涼萬狀俱塗抹惟恐開函淚溼絲

憶兩女暨姪

生女未生男遲速更鞠育不惜乳哺苦而乃念骨肉有姪亦可教有女亦可復彈指呱呱時於今歲月速嘻笑俱破顏拔花每旁觸初索已得長愛護即如玉去年次始生依保如抱璞我來正襁褓尚未學匍匐我歸一身輕勝茲萬事足蝸角與蠅頭逐逐離毛屬庭柯發枝葉萱容亦齊沐我囊爲客空不屑因寒燠我衷因酒解不尉呼饘粥寄情謝短長達理遺榮辱冀得一堂歡是曰君子穀

長安旅興

頻酌邸中幾許觴客來何用話滄桑寒侵旅舍鑪爲簟金盡長安墨作倉貰酒間梅除俗障煮茗消雪滌詩腸華陰寶氣隨分合莫訝逢場日醉狂

寫懷

有將捷足驚時人萬里風雲一幻身色戰虎皮原足假名成蝸角幾能眞恥同司馬誇雄賦敢擬阿衡講澤民今日竹林無白眼解裘典酒不如貧

別虞虞山（名世騣昆明人官光祿寺署丞）

共是天涯羈旅人如何別處頓成賓羨君有志能謀國幸我無官得慰親羅藏園林菊色老長安城闕柳堤新悠悠客路誰知己劍影常橫去國身

出都

炎燧正灼出京畿撲面風塵點素衣馬帶夕陽穿樹影鳥過平野傍雲飛客懷乍喜繁華遠驛路翻憐景物非遙望天南千萬里蓴羹已熟候人歸

謁殷三仁祠

為拜明禋一駐軛松風萬里助悲號少師心血君何忍貴戚家庭臣獨勞岡陂山川留俎豆神來雷雨擁衣袍瞻依遺像徘徊久向大冢堆其水消

比干墓

剖歌尋常地照甲一凄然赤血留青史悲風蕩黯煙忠臣生不借國破碑仍傳精魄依荒冢鳴鴉日暮旋

渡黃河

橫流浩蕩叩悲歌　京邸歸人今渡河北望雲山燕趙遠南來舟楫楚吳多千尋惡浪疑龍度一葉輕帆共鳥過自是家中從未覩寄書猶道慎風波

渡洞庭

一片風帆去不還瀟湘縹緲白雲間波漂旭日曈曨出浪蹴南天浩浩環一部離騷沈楚水數行螺髻隱君山寄言莫爲浮名逐此日風波客路難

夏歸再渡洞庭

朝發岳陽泛洞庭平湖六月又南征舫頭風雨時蕭颯澤國蛟龍半隱明爲弔湘娥多古意況懷屈子倍離情蒼茫四望渾無際薄暮孤舟晚氣橫

南還黃鶴樓被火

客歲登臨欲覓仙無端劫火忽燎然樓遐翠嶂阿房焰檻對晴川祇廟延黃鶴遠翔芳鶴外白雲還鎖碧峰前可憐興廢茫無定獨有江流不記年

舟次常德聞笛

敲枕木蘭傍碧潯愁殘孤月雨潸潸誰家吹笛西窗下一夜梅花落德山

沅河

淺水層巖深水平危灘直下有帆輕背人斷岸旋如馬贅過青山不記名

中山關

高關凌空拱翠巒飛虹橫亙曉江寒醉踞虛隱參差石驚渡瞿塘險惡灘纔放眼升山月曉寂無聲聽松風搏浮名是處相關少煮得胡麻點雪餐

登張三丰禮斗亭

元亭碧落舊朝天四顧蒼蒼步自巔猨狖遠山供野果蛟龍聲石獻新泉朱書祕笈留仙篆玉液中宫鍊大鉛箇裏可能留俗駕獨容眠鹿近階墀

拜繼慈萬太夫人

釋褐初歸秋氣森抵家不覺淚霑襟父埋地下音難聞母坐堂中感倍深玉笥風高絲竹靜金蓮香靄友朋臨徘徊三徑仍如昔椿謝萱彫痛我心

謁先祠

入門謁先祠肸蠁恍可格鼓鐘設兩階尊俎陳束帛再拜肅明禋寸心慘不懌憶昔貧賤時父茶祖亦尼憂患萃一身官胥驚魂魄當此黃金榜勛勞恩勤朝夕不然列湑衿父子免於役所嗟致身遲九原音久隔縱然陳五鼎漠漠終何益觀者塞道旁門庭來賀客共稱忠厚家早宜遁仕籍天地有盈虛人事多困逆側聞父老言悚惶但歎息華燭耀泉恩悲風起庭柏

馮再來太守邀遊西粵次劉文季太史韻

小橋崎曲水重重遶樹春流出岸淙我性迂疏同野鷺羣公賡唱盡雕龍酬來索笑非關酒興到登山不借筇璪骨珊珊時一浴澄潭未許白雲封

又

屏卻籃輿徑度蹊閒行絕勝紫騮嘶偕來童冠分蘭灌到處壺觴信手提野樹周遭藏倦鳥微波蕩漾動靈犀永和三月人爭樂一路茵花踐作泥

登山

小試登山不用扶置身高處暮雲孤層層更盡江天色數點漁舟萬頃蘆

華藏寺

盤迴折入翠微邊古木蒼虯蔽遠天屐齒踏殘三徑艸杖頭劃破一溪煙山開黃葉兼紅葉寺外青泉雜白泉怪道老僧遲出定高峰獨峙已多年

又

尋幽緣麓近一徑已窮巔人引龍華藏雲流鴻跡天禹經分黑水義畫腋青田長日山光靜依然晉魏前

題畫

何代蒼松樹移來種此間看君成古屋引我到深山遠瀑飛千尺空林碧一灣眼前真宰相世俗盡能刪

授貴州平遠府司理

朝廷設李官所以肅綱紀州邑仰清標士民資化理錢穀非所司爰書爾所是平遠郎水西荒陋不足齒其地屬安坤叛服非可倚巢巖萬山中箐林僅容趾虺蛇盤大道虎豹蹲其裏　國

朝置版圖設流使之治四郡相句連安知文物美惆茲化外民刑罰非所恥

其二

格頑不貴猛化遠務用寬招徠與安撫一一仰上官習俗多尚勇急則挺戈鋋柔之以稼穡條教無煩言起科乃定賦定賦先丈田奉法存寬恤人乃樂腰纏疇昔荊榛道開通見人煙文教尚有待庶可慰饑寒部議裁此缺予將脂車旋苗民雖罷雜踊發共追攀

四十初度改授直隸保定府容城縣小春束裝北上（戊申）

聖代更官制承　恩幸近都留棠辭五馬攜鶴待雙鳧聲教通荒服侏僪入版圖幸逢新定後撫輯庶能蘇

其二

正值年強仕銓除得暫閒長途經楚豫薄宦別家山莫訝懸魚往自應載石還小春將北上攀轅愧諸蠻

赴容城任（己酉）

單騎歷鳥道捧檄之容城民貧在在有寇盜廬充盈此地圈屯久比戶雜旗丁旗丁勿侵奪相安自息爭況復逃禁嚴各各勉親朋可痛哀矜意豈我全功名府帖頻頻下吏胥雜公庭此輩真饕餮嚼民類長鯨正供尚無措何暇事逢迎縣令雖卑秩掣肘勢難行

其二

夙昔伏牖下探討切痌瘝豈爲民父母忍視饑與寒上書顧郡守言詞多悲酸幸蒙遴管見吏不擾縣官巡行勸農桑買犢耕荒田講武團鄉勇馳驅戎行閒響馬恣劫掠親擒渠魁旋撫疏

旨俊孜孳歸闔閭立法貴有漸愛民先使安但得務本業奚憚心力艱

其三

金容賴前賢肯胥未云偷理學始文靖遺教至今流忠愍何嶽嶽氣節亙千秋我來涖茲土俎豆次第修簿書有餘暑長率多士遊字民以訓俗膴仕非所求彫敝復如茲敢不盡綢繆屯丁知守法兵民共撫柔替天念荒瘠不黍亦百收上慚倪內史下愧陽道州

吳逆叛哭母憶家

皇朝大一統四海慶安瀾吳逆首倡亂稱兵起黔滇負　恩忘裂土殞昔遠中原閩粵相[illegible]亦大爲生民患[illegible]三方秉　廟算謀略出萬全車徒既整暇將士復糾桓以此敵　王愾疾如捲籜然所過皆歌舞開關導之前民心即天意殄滅不必言

其二

殄滅不旋踵炸火震里閭發毋髮早白何處謀藏軀有弟年幼小骨未出庭賜賦稅必加額傜役定有須富民尚困苦貧民能無處軫念及　君親敕女願前驅乃爲民社阻無由效區區思假黃鵠翼一訊搖仙御

贈楊湛子

燕昭懸千金難得惟驊騮豈有天驥足而乃逐羸犨久抱濟世路高騫度神州名經原宿往仙路又前遊遠皆見君兄學道性所發昨者識君而琳瑯照雙碎比復聞妙論時賢翠與儔兄弟若如此前人樂箕裘杜老人倫師衣傳珠可求太乙星之精清光照孤劉谷城山之石慈腸教封留如我作俗吏風塵老馬牛

美人對明鏡韶華惜暗流志士亦復然努力不肯休甯曰拾青紫吾道在千秋

容城署中喜宸兒生

燈花燦爛報黃昏鈴閣賓朋笑語喧掀頭呱聲差足聽英英頭角洵堪捫家傳耕讀欣相繼世紹箕裘漸可繁遙憶慈幃思遠大收藏書籍待蘭孫

秋闈送揚蕃升

金天攬轡驟騑騑咫尺宸居接桂林先趁秋風橫鶚翮因乘春雨聽龍吟重闈雄帥應能破前路眞仙不更尋幾度登堂曾問字蒼黎早已望爲霖

送李介蕃

隼鶴搏羊角颯颯淩霜天驊騮驍絕足飄颻刷秋煙吾子逸世才英聲聳孤騫筆陣噴江河高談驚四筵時發登山興因之探窮淵振流出餘力遺我雲霞篇而兄眞北海君也其青蓮予來官此土日夕拉肘肩彎弓更賭酒飲如吸巨川名場攬英物雙劍芙蓉鮮舉步直萬里昂首霄漢間桂闕行將曉拄看雲中篇

送梁平和

上谷多名士如君更挺尤幾年曾積雪一夜忽驚秋海嶠明蟾窟霜風翔帝州飄然今得意江曲有仙舟

送梁天一張扶九

酌爾金巵酒飄飄北上車三年欣一日五色動千葩自是稱珠貝眞能號涯涘勝場連二月御苑好看花

送單蠡縣之任金陵

轂下同驅策登仙此去車徐揚新府署鄒魯古名家簾捲鍾山

宦窟隨江浮復四年驚聚散指顧聽宣麻

偶感

當年得意鳳樓過便擬登天挽絳河墮地泥塗非易度經霜鬢髮欲金爐人傳召社佬處耳命不公卿奈樂何咫尺園林風景異閒來清放鬪吟哦

其二

迂疏傲吏止虛餐不耐從時入世難疏熱飛蛾驅火樹信天癡鳥立空灘醉倚亭竹杖閒月曉望郊山雨後登四野煙銷衙鼓寂敢將清福等閒觀

其三

蕭瑟高天木落時一琴自理快予癡白髮到庭終是泣黃金布地亦徒饑月移寒影無塵思鼻引清芬有夢知四載嘯歌成底事酡顏雖好鬢如絲

對菊

灑落河山若小城西窗悲瑟坐飛能九秋香霧花三徑萬葉清輝鶴一聲官向槐安總不較人如桑戶豈因名漢家若問相如賦猶有後集薦後生

贈杜鶴峰

洙泗千百載宗風大儒續斯文特地呂先生能私淑大道在胸臆渾淪如璞偶首覦塵寰汎汎浮海陸一洗世貂裘忽焉得肯沐邸如雲漢清適若太華巔下士聞笑日不殊蠅聲啾肯作上國賓軒然藥似祿叟設七尺腰於以脫簪纓似昔陶元亮清酣葛巾漉明懷對知已生平庸畏禍吾道日以永世道頗局促落落無凡情貌古心更樸披皆風堪吟珊珊骨爲玉不知南面

尊泥乃黃人屋獨憐今之人居端溪邊楚先生浩然嘯傲立亦混俗放歸何所之城南渥水曲斷橋垂細鉤野堵尋新竹當其得意時搖[illegible]晴浮漢拜揚如見童機雲欲臣僕重瞻白虎通似錫青鏤東附錄皆世傑論法盡符服予乃培塿者廁身幸上谷登堂開古道不覺豁心目大雅佩典型自愧攻堅木飄渺實難梯仰爲徒躑躅

容城八景

古城春意

煙樹蒼茫遠春城霽色霏堞墟遺壘峭麥徑雜花飛斷靄生西隅歸鴉點夕暉驅車遊賞再此意會應稀

易水秋聲

天地疏秋色雲流水亦東遠沙明野渚孤雁叫寒風壯士看雄

劍筑聲落斷虹蕭蕭無限意今古爲誰侗

玉井甘泉

開道玉泉寺乘輿此舊遊金鞍簇野甸石磴挹寒瀏去指渥城樹回瞻薊閣樓至今題額處尙有赤霞流

白溝曉渡

北路薊門古秋空易水流晴沙帶宿莽初日到平林連馬登舟過翠鷗坐石吟碧流清見底濟若涵吾心

賢冢迴瀾

極目蒼岑外驚濤蕩里門地因神物護道以先生尊元宋當時改乾坤此聚存共知精爽異風雨暗高原

白塔鴉鳴

靑天塔直上夜皎覆霜花常有聲呼鴿怪無色變鴉乾坤孤峙

老雲日映輝斜近郭晴遊處後屛望若遮

古篆搖風

殘序文明迹燦然隔代碑飄風隨樹過斷碣向人敲蘚剝瑤章古籀鐫鳥篆奇石蒞鼓不去應有巨靈支

卓異行取陞文選司主政（甲寅）

計吏翩翩集　國門特除銓佐衡　君恩洽芬敢謂同虞詡厭事還應逐巨源冰鏡堂前拂曙入藤花署裏看風翻人才自古稱難得願與陳蕃共品論

早朝

鷺序趨　丹陛鵷班近　紫微瑤階凝湛露玉戺下朝暉麗日龍花暖卿雲擁殿緋衣冠環豹尾步武逐　龍旗鳥影隨鞭靜香煙帶鶴飛

送滇督臬某公

世澤從龍舊家聲起鳳新碧幢屯虎豹丹閣畫麒麟嶽降能生甫星輝更紫中首登金馬署早踐　玉螭宸柱後簪冠起階前綵筆伸朝紳方覲楷荆楚屬宣巡　北闕疇咨切南天瞻仰親氣吞雲夢澤手定竹谿津雨浥嵐煙靖風和宿霧湮恩齊沾六詔惠愛沛三春哀雁中宵羽飛鴻異地身勞來勤　帝顧綏輯託仁人烽燧今方熄桑麻倍苦辛南雲一回首至德頌峨岷

賀衛某

玉壘城邊稱洗馬鳳凰臺畔喜遷鶯可知　帝眷絲綸寵爲重人全武庫名帷幄雄才爭入塞烽煙靜戍看銷兵調元自是君家事好辦鹽梅佐玉羹

送李欲仙之蘄水任

鳳城楊柳黯驪歌惜別尊前寄興多儒吏十年纔製錦　王師此地開韜戈桑麻社裏迎春騎蝦菜江頭訪釣舸暇日政成吟白雪卽看太液下恩波

別天羽弟揚州關榷

頻年驚聚散千里歷江關飛飛丹旐去握手更留扳骨肉多勸勉叮嚀語仍譖權莞非容易切須塵時艱度支通百貨司珍甘泉山任類來怨謗伏弊且叢姦如處郇公庖誰信甘味刪如親太倉粟誰識饑餕屛吾弟匡濟才廉名在人寰茲擢襄邦計慮此恆改顏交訌黔蜀際濟飢淮揚間通商乃裕國出途軫痌瘝體察爲關意古人良可班掖梧爲爾待澄清郎早還

題房發公卷

異矣哉人知發公爲子孝爲弟悌爲儒醇予謂宜列於臣忠毅公曰國恩不可讓親難不可委此人生再三之義而名教之所崇當其從容險阻周旋於萬死一生之際父哭亦哭父食亦食磊磊十五總角其童烈於碎首剖心而無其名勞於經文緯武而無其功張其膽可以排五嶽使卑伸其氣可以障萬壑使東吾不知君之所賦何性而天之畀何豐殆萃二華之精三川之秀與日之菁月之華龍之威虎之彩電之色雷之聲畢集而爲一大躬岸然出爲儒者雄不愧世稱房發公嗟予撫臆仰其風

題李將軍卷

悲矣哉將軍殉節人所哀捐家四百心無次皇天后土鑒君心君心突兀橫堤垓光比皎日聲轟雷隴雪洮雲屯殺氣猶然魂攻魄戰將天回食人之食死人之事豈不愛身曰予有義匪無妻孥遑恤其類嗟嗟帝賜錫命爲生民浩氣昂藏動鬼神殉國

若云非烈士朝廷虛左待何人

平氏節孝

摧心烏哺事蘭渚淚何其有待丹綸矗先徵黃絹奇概歸蛩咽處膝擁玉零時不信曹家閨眞堪女作師

送行

觸景懷人易鍾情別友難笳聲愁裏聽月色醉中看樂道風波靜守愚夢寐安送行何所贈繾綣寄雲翰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三十一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沈嵩士訂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裴傺度輯

男　宸黼編

卷三十二

金陵詩六十八首

丁巳錄上南閘即事十二章

星華驅駱馬來登江表樓天風送輕帆夾道擁鳴騶舊都多冠蓋文物半與儔每歎昔時哲抗概有良謀懷哉日沖沖五色眩明眸期期如辥燭於以別純鈎

其二

涼月照層樓綺疏連雲架商秋日高肅華霽蝶蝶亞清芬散座隅勝握蘭與爵上客謐曹劉詞人俱顏謝拄頰眺西影跋燭或卜夜奇文共欣賞情味如啖蔗

其三

梧竹灑清霜蒼檝如懸瀑而況杪秋餘寒蛩聲益蹙清讌集高齋時以舒心目韻叶浦徒貧山鳴應空谷星聚吝萍踪椒蘭正馥郁披賞未云倦於以對叢菊

其四

少小富文史獻策連見收留者致精華刖者苦淹留丙夜起三歎誰爲稻粱謀念茲夔下桐中郎恣冥搜海底多珊瑚無媒出中流余慨乃簡亢陶公坐高秋

其五

蔥蒨東南垂崇岡生嘉樹蔭可千畝餘良禽獨翔顧竹實伴霞飧晨吹沆瀣露振吭試長鳴鴟喙奔以赴之子蘊奇抱綵筆驚風雨翹翹賦丹招翩雲翮靈羽

其六

西江著節義黼黻以文章三楚富離騷白蘅滅煜光蹌蹌來吳越羽儀何翱皇南金雜大貝瑤琨間琳瑯身過五都市應接每不遑連茹拔其類攜以報　君王

其七

朝入石城闉夕飲建業水此地多豪華烏衣訪舊里秦淮夾岸樓笙歌時沸耳余本駘蕩人少好雕蟲技倣彼九方皐相馬收騄駬報　主在得賢庶幾哉星使

其八

紀渻雞若木眉蘇文湧泉六[illegible]花生豔矢疾珠更圓昔人參妙諦今人未忘筌獨怪昌黎子再遇陸忠宣前擯後見收高論無異篇稔知非冬烘巨公何倒顛

其九

縣職接朝昏予懷若瞑眩散步起徘徊戢身在鎮院翠篠館佳禽丹藥發深茜神明忽煥若燄燄飛流盼霧隱始成斑鶩采寶光絢澄心按圖索佐恐蹈俗諺

其十

蝦蟇倒挂鈎河漢清且淺桃徑偃臥餘葉露凋冰甫良儔其隱伏斷疑剖二酉聊以對醽醁賞心詎在酒嘉禾新穎抽或恐雜根莠濟濟悉天家恩澤吾何有

其十一

騏足服鹽車柯亭懸良笛寶珠蒙沙塵其光益蕩滌遠或千里

逢近則失面醜傾懷如渴倣獲才寫上籍越師得名藥乃在業
洴澼何以訓閣冉余要恆湯湯

其十二

望望鍾山雲風煙正瀟灑已徂白帝秋殘炎尙餘夏更闌鼓蚊
雷何緣錯杯斝幸隨大雅後知音詎患寡高館蕩清颸花竹秀
而野嘯詠一醐之桂露月中瀉

金陵十景

鍾阜樓雲

鍾山不改六朝初一片晴雲此結廬如蓋如帷屯嶺際非煙非
霧徧檐除泉聲滴瀝傳銅漏（山頂有一人泉窟容一勺）松影參差鎖石閭憶
昔彥倫曾卜築飛花尙倚碧窗虛（周顒字彥倫隱於鍾山草堂）

石城霽雪

雪後寒簾望翠微山山爽色逞朝暉雲飄鶴羽峯頭落風散龍
鱗樹杪飛江浦漁人舉艇出石城獵騎帶禽歸不須驛使傳春
信已覺梅花香繞扉

鳳臺秋月　杏花村

酒旗搖漾杏花村彩鳳高飛臺尙存望盡青山間草合鳳歸丹
穴寺雲屯秋風淅起金庭爽皓月遙從碧海翻況有青蓮還何
在遊人乘興把樽捫

烏衣夕照

城中祭故繞朱扉昔代風流王謝稀棐几誰堪揮麈尾華門猶
自號烏衣傲霜樹色留殘照江岸潮聲戀夕暉徒倚不知日欲
暮簾前乳燕故飛飛

秦淮簫鼓

出院迴廊倚碧湍清歌日月麗羅紈花前羯鼓翔瑤鶴月下瓊
簫集彩鸞弱柳已隨畫閣盡孤桐猶鎮石橋寒蘭舟桂棹今何
處蘆荻蕭蕭只釣竿

長干煙雨

古剎巍峩倚舊都晴宜登眺雨宜圖檐聲淅瀝鐘聲斷樹影迷
離塔影孤佑客凭欄懷遠道居民捲幔對平蕪長干一帶煙巒
繞縱有霜毫未易摹

宏濟江流

孤嶼凌虛金碧開振衣千仞自雄哉雲連古樹陰藏日石激驚
濤怒激雷天塹至今橫鐵鎖江流依舊繞蒼苔香燈掩映花宮
靜惟有鐘聲夜半來

靈谷春曉

山椒春望鬱葱蘢曙色初分嚴鹿過寺盡松杉傳萬籟水名功
德起肇祠誌公杖履藏陵谷武帝旌旗下薜蘿忽聽琵琶花外
響（近琵琶街）果然風韻勝雲和

天闕曉望

選勝登臨莫若茲朝來縱目幻靈奇雙峰對峙開天闕大海潆
洄奠地維遠遠招提雲外布鱗鱗城堞樹邊移祖堂一席欣相
接想見巖花初獻時

清涼晚鐘

花宮路與石城鄰門掩香臺禪誦頻音送霜鐘穿戶牖聲傳鼙
輅度松筠大江澎湃天光接古道陰沉澗草新惟有暑風亭上
月（南唐李後主建）晚涼曾見翠華巡

鍾阜山一名蔣山

秣陵王氣鍾茲阜稱第一羣峰四面來相讓如拱揖天塹阻大江城郭人煙密珍木鬱以蒼白雲屯其室建寺始蕭梁雕甍燦佛日招提七十所寒煙化虛白將侯有奇勳奕世祀不絕人生俯壤間及時樹功績

鳳凰臺

我聞鳳凰不世出通體文章絢五色眾鳥從之千仞翔非梧不棲竹不食自也才名動天地出入承明不得意往往一飲累百觴長安市上時鼾睡謫年奉詔促新詩立草三章寓諷刺開元天子既玉環漁陽鼙鼓宮中沸始知李杜兩詩人一時忠愛因無二孤鳳原非籠鳥儔放歸田里恣遨遊昇州山水甲天下登高賦詩常勾留我來建業訪遺迹鳳去臺存景蕭索而今世路少風波荆榛盡剷網罟絕鳳兮鳳兮盍來歸與爾徘徊醉江月

白鷺洲（傳有賞心亭今廢）

騎鯨人去已千秋江上猶傳白鷺洲渺渺煙波連雉堞蕭蕭蘆荻引漁舟灘邊鵝鴨因晴放水面鷗鷺帶月浮欲覓賞心何處是惟餘潮汐至今流

龍江關

儀鳳城南設關榷帆檣來往爭相逐楩楠杞梓盡良材千里乘流自楚蜀月夜江關繫客槎酒闌燈燼夢還家忽聞鄰舫琵琶響一片潮聲走白沙

天界寺（舊名龍翔寺與翠峰能仁鼎峙）

三界中通天界寺開宗未審在何時風搖鈴鐸禪居靜香散幡幢客到遲梧竹清幽連梵唄松篁蒼翠映軍持遨遊二十六菴遍鳥語花香總不知

秦淮河

祖龍當璧作天子鳳輦東巡臨江汜芒碭將興王氣昌鍾山空鑿長淮水淮水湯湯出石城梁陳以後煙波平畫橋楊柳藏嬌鳥隔岸桃花映水明朱甍碧檻多佳麗綽約風流態百媚樓上簫聲逐鳳凰帳中燈影眠翡翠曉窗睡起怯無力環珮珊珊時獨立結綺臨春不足多一顧傾城再傾國多士觀光集曲廊高秋八月槐花黃未攀玉殿叢叢桂先染珠幃馥馥香轉盼居諸去如電彩雲不逐西風散河房櫛比盛當年華燭銀箏夜達旦舉　詔掄才江左過南金東箭成網羅敢為私門植桃李欲儲楨幹盡鳴珂乘風鼓枻遊青溪（在青淮側）明月依然照舊帷至今鶯為七十二偏向秦淮日夕飛

報恩塔

古塔巍峨倚寺巔開基猶記赤烏年光搖樓閣雲中現影伴蛟龍水底眠羈客徵歌銷歲月遊人買醉擲金錢有時風起鋃鐺響疑是鈞天奏管絃

棲霞寺（原名攝山有千佛嶺）

攝山江左勝建寺倚層霞草細多靈藥峰高演法華蝯聲啼古木雁影集平沙千佛嶺肩巽檣牙自落花

雨花臺

一瓢東渡講堂開細草如茵點綠苔共指生公說法處曾逢天女散花來江光吞吐旃檀寺山色迤斜鐘鼓臺欲訪徽音成往事時尋杖履到蒿萊

憑虛閣（在雞鳴山）

懸崖置高閣結撰在空際星辰手可捫煙雲生衣袂千廟固遙

迤四陵自蒼翠凭欄見浮雲蔭隔城市背者雷次宗傳經擁皋比江左多英才一一經指示腹笥洵便便何假百城貴戔戔雞鳴山高名永不墜

清涼寺（內有闌蕊井）

石頭城內清涼寺一徑排空入翠微嶺上松篁迷客屐亭邊風露溼人衣鐘聲縹緲禪房靜草色芊綿輦道稀千古猶傳陳後主胭脂井冷碧苔飛

後湖（一名元武湖）

金陵六代都宮闕委丘墟不見朱雀航但見元武湖湖中何所有沿堤插花柳緬想元嘉初黑龍見高阜昆明習水軍旌麾來才斗其後盡長葑綿亙輒成畝勝國一疏之置冊命官守民數輿人重況爲天下土所以漢入闕圖籍居其首鳧鷺翔空中煙光蕩林藪城郭多變更蓮菂仍如舊空念撫仙湖香風雜蓮藕

牛首山（一名天闕山有含虛閣）

雙闕峙中天峻嶒自下傳獻花時有鹿蘿草暗通泉玉斧東西判瑤降日月懸含虛遺閣在松檜勝誦粒

秣陵市千里不數黃金貨何爲墮塵網俗昏如昏夜尋幽命小舁迢遞山之巔初躡白雲梯衲子來相迓奮步登含虛於茲氣益豁銀牓削壁垂丹閣飛崖架置身東西峰遠睇如二華灑酒一酹之萬慮俱如卸

牛山仲冬月氣候如秋早道旁但葱蒨漸近山更好杉檜雜層巒翠色淨如洗支公駐錫處磴盤盤曲道佛窟邇齊梁悅目眾多寶松濤挾風雨歎息眞奇造鍾山屹律律大江流浩浩舒嘯時凭欄意思得高老

獻花崖（有芙蓉閣小泉樓）

古剎精藍播十方南宗從此啟津梁千峰積雪開初地百鳥銜花獻祖堂鐘鼓樓前時布席芙蓉閣內設焚香浮槎泛泛孰爲岸誰似巖棲近鴿王

獅子山（近紫竹林）

曲徑盤空上臨高縱目奇石城原踞虎繡嶺復蹲獅山靜泉聲沸江清帆影遲鄰居繞紫竹岸幘坐移時

赤石磯

路與南門接陂陀倚碧空而濠臨赤石背郭鎮青楓茅屋參差現漁舟上下通稻花爭吐豔分照客顏紅

謝公墩

地自因人重千秋屬謝公賭棋懷雅度挾妓企雄風山色青無際江聲流不窮夜來松淅瀝疑是理絲桐

莫愁湖

章臺曉背有名姝小字爭傳姓是盧環影珊珊迷舊浦歌聲嚦嚦繞澄湖隄邊弱柳留眉黛江上行雲作畫圖豈似後庭女學士空隨玉樹委平蕪

桃葉渡（近遠循步）

滄桑每見昔時移獨有芳名千古垂楊柳條條憐弱態桃花片片鬭嬌姿石橋暗閉春江路畫艇輕浮秋水湄咫尺便過邀笛步清歌應不讓桓伊

杏花村

杏花深處酒旗懸短笛嗚嗚牛背傳露濯瓊枝疑是綃月臨芳榭忽驚燃曲江搖曳歌筵盛泗水低徊講席妍那識此間殊爛

漫多情紫燕復翩躚

長干行

長干相望復相通估客多傳鄉里同庭畔芝蘭懷太傅街頭雞犬識新豐樓臺鐘鼓連丹閣羅綺笙歌戛碧空春日城闉遊騎盛鞦韆蕩漾畫橋東

燕子磯

差池燕羽江心伏千里奔濤潛一束蛟龍日夜與之爭轟雷噴雪搖坤軸上有磴道積千盤撥雲披霧登其巔三面臨江開縱目孤亭突兀松風爽松風亭側通宏濟絲竹悠揚半空墜有時靈奇格窟躡親詣法筵聽妙偈艤舟登麓天風浩倚仰興衰感懷抱海門東注浪迴下上帆飛疾如鳥望世何嘗恃險以德綏之從風假長江席捲雖足憑天意非爲南北限石頭城燕

子磯龍蟠虎踞是耶非誰言鐵鎖千重練已見樓船百道飛

茅山

問道金庭可結廬巃嵸盤鬱勢凌虛山名句曲原仙境地是華陽舊隱居丹嶂儘堪供杖履白雲長自守門閭詠茅除草尋常事讀盡琅函萬卷書

金山（四首）

名勝真稱第一區琳宮相近六朝都險憑天塹分淮泗雄視坤輿抱楚吳欲訪蕭樓摧落葉惟存郭墓繞平蕪歸高已覺雲生袂身在江天一畫圖

雄跨東南載酒探秋風蕭瑟度江潭蒼龍出水來聽偈白鹿銜花學放參詰朝揚帆經北固驗人題句滿精藍愧無玉帶堪留鎮願護皈公作笑談

詰朝登陟覓勞勞欲去仍留爲妙高浮玉玲瓏得月近鋤金箔擠過江半心胸開豁吐雲夢梵吹悠揚壓海濤堞堞參差連舊徑有時香刹建旌旄

晴日徘徊四望開長江天限鬱崔巍金鼇永鎮帆檣接玉斧中分南北迴渺渺鐘聲穿岸出飛飛雁影帶潮來留雲臺畔煙波靜獨立蒼茫何自裁

中泠泉

中泠卽在大江邊過客爭嘗第一泉不似金沙穿曲澗勝於玉乳伏重泉龍遁暗從波心靜星斗光連水底懸豈獨贊皇能辨此艤舟踞石試龍團

焦山

高秋結伴此登臨想見徵君風雪心鳳詔不來垂薜荔蝸廬猶

在枕江潯千秋紅樹藏冠履一帶青山自古今我欲手摹瘞鶴字夜涼明月曉潮侵

北固山

長江浩浩鎮方輿武帝巡遊駐綵旗半壁金湯資北固六朝鎖鑰在南徐千秋橋畔風煙冷萬歲樓前草木疏獨有此山秦未鑿巍峩京峴自難如

甘露寺

疇昔潤州甘露降招提初建遂名茲慈雲普被香蓮界化雨旁流祇樹枝石已成羊甯待此樓將棲鴿只宜詩蕭梁事業今何在門額猶題天監時

瓊花臺

隋苑曾傳鳳輦來蕃釐名觀親見一枝栽三千羅綺嬌姿妒十六

嬪嬙笑靨開露泡香心環錦砌月籠翠蓋護仙臺瓊花豈是人間有莫作唐昌觀玉蘂猜

平山堂 二首

占盡隋都第一隅登臨愛與酒人俱潮聲砰湃成今古山色空濛似有無九曲地存絃管冷七峰城近月輪孤風流杜牧今難再詩句猶傳舊酒壚

舟車日日此經過眞賞樓前題詠多胥浦不殊吳苑地蜀岡宛似錦江坡瓊花夢冷來歌吹芍藥香濃炫綺羅憶昔廬陵賓從盛滿堂絲竹勝雲和

迷樓

凌雲慨日規撫寄江天剪逕通幽六葉年五步有樓十步閣窕窕神女態疑仙舟維縴繞花間波歌奏清宵馬上傳飛燕似知垂鑑意（後改迷樓）呢喃舊址瑣寒煙

文選樓

文選樓居郡治東高齋學士校讐工雖非經國千秋業足挽頹波六代風芍藥可方體製麗海潮絕似藻思雄珠簾畫棟都零落卷帙還收鄴架中

月波樓

湯湯淮水自漣漪俯瞰煙波月上遲光吐蟾宮波盡沸氣蒸蛟室月頫移東瞻古刹搁書硐西望仙山憶鉢池醉後登樓懷一飯高風千載讓蛾眉

露筋祠

碧草萋萋一野墳襄陽碑記見遺文芳心自矢羞郎面玉骨猶馨任露筋廟外短垣榮薜務祠中古木鎖煙雲隔江幸有浣紗

女形管流輝淮海間

泰山 二首

明堂天子事升柴五嶽羣推泰岱尊河漢鍾靈來玉女乾坤啟秀毗天孫白雲膚寸封中起金篋蒼涼石畔存蹟有秦碑千仞在竟無一字可堪捫

明月蓮花結搆新五株松樹俯嶙峋巨靈擘險通三觀仙氣成間走百神白鹿數羣迷洞草黃河幾曲抱城闉登臨便欲小天下長嘯安知漢與秦

孔林 二首

泗水鍾靈萬世師攝衣再拜起人思遙瞻石馬嘶風夜轉憶蒼麟吐玉時列代明禋環劍珮兩楹釋奠肅威儀當年弟子親封樹奇幹喬柯四面垂

禮器衣冠尚可稽鬱葱佳氣此攀躋東連泰嶽朝宗遠西望防山霜露迷雲鎖長林無宿莽烏巢別墅不聞啼 六龍巡幸親瞻仰百尺穹碑灑翰題

孟廟 二首

不睹堂皇壯安知氣象嚴衣冠藏洞壑風雨衛松杉六籍由茲振諸家孰可芟七篇懸日月遺草墓門函

七國還轅日棲遲老此邱功非神禹下賢與子淵儔樵牧千秋禁丹青列代修欲知母教重遺像至今留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三十二

讀書堂綵衣全集

汪　灝錄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徐文駒輯
男　宦鏞編

卷二十三

武林詩　六十首

五十初度滇南尚阻

時諸易遷流殘救際爲歡偷愉稟章程日事遣與諸臣心庶無澤臣門期羅雀服政嘗鹽作知非已在昨故國紛干戈藉藉化綠鶴陟配望高堂煙雲欻翔逝東帶日漸移含情臥空閣迢迢萬里遙翔首望穹

美利

天地有美利恣取待人爲鐵甚貴乘時倉箱地德遺釣水鮮可食采山晨可炊牛羊彼原野鵝鴨滿溪池春蠶勤織作夜績佐絡絲倚賴不可學聊以免餓饑田家有濁酒不用黃金巵神閒體亦適名利困自疲五十徒羨此來者猶可追

內陞京堂奉懷萬太夫人　己未

居然卿貳列鴛行　聖主恩深遭際良每轉官階思鞠養況逢兵燹阻遐荒贊颺（調鹽）宮殿愧無補出納（銀臺）絲綸自有光六詔何時傳露布好隨白髮拜　封章

辛酉平滇得萬太夫人安報而予弟玉麟以索餉懼刑投河死矣兼哭及之

昨日鐃歌奏　王師收昆明兵威如拉朽所過無堅城逆臣咸授首連兒天下平引領望南滇寸心日萬里詰旦宅門閣迢遞

來介使長跪讀緘書喜極復悲涕喜者遭家難高堂健如昔上下陂陀間曾不假扶掖游者弟應門頻年困賦役無力謝橫征懼刑赴河伯竊張乖天常背　恩起荒徼妄思奮螳臂將以當車轍殄夷未蔽辜還爲萬姓哭吁嗟我迎枝乘流歸長夜登高望白雲親舍在其下

贈馮再來公祖

雙節幽貞格　帝閽特生忠孝野王門昔時報國捐家族今日迎家報　國恩馬鬣旌書磐俎豆烏傷衙士感蘭蓀方知多難天心定扶植千秋大義存

又

十行詔下鳳凰禁越徼新瞻赤捧臨五嶺三江雙柏府（粵西亦新甚軍）孤臣萬里一丹心班彪著論風時切温嶠還朝畫計深此日宗親難內顧白雲回首涕霑襟

贈滇撫某公祖

萬里南邦坐鎮雄高擎天柱荷成功胸藏武庫韜鈐稱手散恩波雨露融暫借清威臨洱海早知懋績　簡宸衷槐堂舊事看全美相業重光史册中

送閩藩

專城千里冠諸侯棨戟分藩擁節遊三楚平刑看舊績八閩宣化擅新猷鯨鯢夜月波中靜桑柘秋原雨後稠自昔棠陰原牧伯竚聽循譽達　皇州

送糧道胡

楚國山川擁傳遊清風不愧長諸侯持籌早著參藩績推轂新看憲府猷春雨自傳君子澤耕桑還聽野人謳停車問俗郊原

外民隱時從藻鑑收

陞副憲　闕謝（癸亥）

納言猶自慮非才忽佐中丞御史來繡服何堪稱柏府儒冠未足副蘭臺欣逢喜起超千古幸際雍熙徧九垓　聖朝正欲通幽隱莫教都民避馬回

陞浙江巡撫　闕謝（甲子年五十有六）

恩命撫浙東西旌節將行班馬嘶詣　闕惟憂難報稱辭承
朝況　諭撫烝黎臣心自矢清如水吏治行當照借犀十郡保黎原不易好將困苦爲民　題

其二

龍飛鳳舞古杭州兵解仙霞憶昨秋郊外貔貅應組練城中鴻雁動離愁河流阻滯舟難達民力艱難役未休欲慰　九重南顧慮從容入境盡綢繆

迎家慈萬太夫人至浙出郭恭迎志喜（乙丑）

檐鵲連朝報好音豈關早見挈家臨十年都付關山夢一夕差安兒女心　龍祿叨懸門外戟清風矢典室中琴高堂執手無他語惟道　君恩報欲深

其二

鶴髮翩翩萬里來起居八座母顏開河干屬吏迎征旆官閣家人獻壽杯自有江魚供几案卻抽庭筍出莓苔笙歌初沸凝眸望不見靈椿佩玉陪

兩姪孫一六歲一三歲家慈攜來浙中途病殤詩以哭之

子孫雖孩稚亦自負知覺棗栗散堂前引之佐歡謔辟若芝與蘭暖暖輝簾帷嗟汝同南來予未識頭角何爲委道途不得入宮闈永埋千金亭情懷似潘岳恐傷吾母心扃戶淚零落

哭大侄清病卒浙署（丙寅）

清也幼而孤捫頂知魁傑與弟相扶將誦詩大母側江城花月辰團圞坐親膝見汝不見耶周樂變憂戚荆枯可重榮琴絕可再絕嗟嗟我同懷形離神永寂得汝嗣續之珍惜如拱璧吾欲玉汝成與兒同佔畢服食必汝先婚娶必汝急出入嘗肩隨外人那能識二豎忽來侵參苓總無力大母慘不怡枯淚爲之滴黃泉見汝耶應歎不離逖此邦非汝居魂兮歸故國

武林草（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撫浙時年五十有六二年調撫吳）

吳山眺詠（六首）

杭州昔都會吳山峙中城軍府倚山開公暇時一登夾道列松篁園林萃蔥蒨層閣連疊嶂遠樹度流鶯縱步臨絕巘滄海何冥冥右盼錢江流左瞰明湖清後峰千里來傍岫如黛呈名勝亦咫尺可望不可親何況三千里鬱鬱如　神京

芳華盛三春照耀有輝光財雄矜五都意氣何飄颺此邦多生聚櫛比鱗次張衢巷飛冠蓋廛市炫琳瑯亦有貧窶子日夕謀稻粱劬勞不可得欲饔無糈穅闤闠且如此況乃窮遠鄉訟獄未銷息盜賊有行藏屬目生百感念此每徬徨

漢治重廉平主德乃下宣猛虎未云烈噬民惟貪殘激揚貴有道張弛理無偏顧瞻東西浙愧我非其賢撫綏慚無術冰蘖志徒堅德教非腐論煦育近自然用愛如保赤去害同鷹鸇上不負　明聖下或少顛連吏治如不飭無乃曠厥官

吾慕李鄴侯惠愛多所遺苦鹹不可食六井今歌思吾慕范文正刺杭有聲施宴遊與興作用意誰能知幼幾背作守廉介自

操持去郡無一物獲推樂天詩子瞻知郡日歲歉恆苦饑賑發長平粟亢爲起瘡痍俯仰異今昔予幸得所師

防盜編戶隣防火峻垣牆嗟此閭巷人編竹葺爲房倏忽失經慮延燒不可當婦子互奔竄我心爲憂惶水德理能勝濬河起橋梁復爲選壯士綆巨鉤用長救焚同救溺民得保無傷人事苟備至天心亦永康凭高此眺望入皆有清涼

湖心亭

天空不可度誰復能量地渠海闊與俱蒼茫渺無際歘灧明滅間天地忽作勢鶩雷砰雪獅濆薄如開霽鼈門莫當闘勢挾風渥至怪沬幻吐欒棘氣擣聲厲水與水相渠更與山吞噬探奇不可窮觀者咸惴惴去來準昏曉孰測造化意

四面淨無塵一亭誰所築波光變晴陰遊人忘寒燠雨急驚手

亂風起浪花蹙此時亭獨立宛並雙峰矗川上至人歎滄浪孺子曲千古盡如斯萬象生孵月俯仰俔魚鳥喧聒厭絲竹山水多淸音令人勞往復

放生池

昔賢修西湖首重放生池云以祝君王福壽與天齊忠愛出臣子感格理在茲受　命爲撫臣竊慙無整飭兵戈幸久靖何復多痍瘠盛蹟猶未湮立此每移時同際　堯舜世　好生須共知

冷泉亭

幽絕靈隱寺奇矣飛來峰巉巖截連嶂突兀難爲工林高窮煙靄峭蒨閒青葱亭虛爲少憩氣象得從容炎暉不可到秋陰不易窮山溜何泠泠一泓瑩心胸迴曲流珠濺石漱纖鱗空尋勝非吾事茲賞亦偶逢

西湖講堂二首

佳麗稱兩浙風景首西湖院院仙家宅紛紛佛者徒於此有講堂乃在孤山隅月吉須讀法講說資詩書熯熯十六條　帝言合典謨勸民戒游蕩勸士學唐虞遊蕩非小害何以辦賦租唐虞亦易效孝弟可爲模能勉即上智不移乃下愚古來歌舞場最易負居諸

撫軍受　命來所重在封疆令者與多士稱說惟先王迂闊頗自笑功效何由彰學優乃能仕仕學須審詳爲學貴知本亦如築斯堂堂基苟不固棟宇徒輝煌風雨能飄搖敧斜乃其常譬此各自勵先儒卽周行計功與謀利病甚忘與荒他日期社稷還如遊膠庠

天竺

松陰深處得崇岡乘暇探奇到上方洞外高樓連海氣窗前古桂識天香欲尋牧豎三生石更坐宜人七葉堂闇裏不知誰是客蕭然適意且徜徉

城河工竣落作

城渠久壅塞闊將踰百年修濬旣不易單興力又殫我來厎定後此事乃可言下車問疾苦慮患防未然此州多火災生勉豈無權念彼負販人往來最艱難萬戶資灌輸何以福市廛諭吏督春鍤集夫出俸錢計期六月餘厥工幸告竣開井李鄴侯築隄白樂天豈不憚慮始杭民今歡傳我愧非其人內各惟素餐敢謂有微勞庶幾免罪愆

杭州十景

西湖夜月

湖光月色首西陵一片空明景自勝鸞鏡忽從天上現驪珠仍向水中澄蒲隄花柳融如雪大地河山潔似冰買得小舟乘夜發相期李郭可同登

浙江秋濤

廣陵作賦傳枚叟不識錢塘八月潮乍見海門飛匹練忽驚江岸捲輕綃魚龍遙逐銀濤徙舟楫時隨雪嶠飄白馬素車波上立靈胥怒氣未全消

孤山霽月

晴光遙射雪山斜泛艇來尋處士家橋畔有田皆種玉墓傍無路不開花扶桑蕩漾峰初露瑞葉紛飛竹半遮呼鶴探梅興未已夜來明月走銀沙

兩峰白雲

冉冉晴雲起玉岑望中松柏自蕭森千尋塔影分南北一縷煙痕幻古今鶴舞澗邊華表潤龍歸洞口草堂陰瀰漫兩岫如天闊欲指高山一鼓琴

東海朝暾

扶桑東望接昆崙面對朝暾不覺暄海氣蒸成蒼玉色日光盪出紫金痕波翻暘谷星辰動影落寒潭雷電奔聞說小春如合璧（十月朔日月合璧）試登泰望一開尊

北關夜市

臨安自古號繁華北郭人稠夜市譁蠟炬漫燃門欲閉畫船初散月將斜馬騰鼓吹多遊伎白蕩煙波半酒家闤闠依然南宋盛城頭更鼓已頻撾

九里雲松

鳳凰南望簇芙蓉父老猶傳九里松一派濤聲寒日月千山雲氣走蛟龍人行翠藹衣裳溼鶴避塵氛樾蔭濃惆悵何年摧折盡卻隨朝旭下高峰

六橋煙柳

十里塘邊鳥語嬌拖煙拂霧籠長條波心搖曳傳歌罷水面縈洄鬪舞腰翠色漫飛竹葉酒綠陰時繫木蘭橈西湖未是離亭路留取青青鎖六橋

靈石樵歌

靈谷藤蘿未易攀腰鐮曉起度雲鬟只知短笛橫牛背不道清歌出樹間松下泉聲諧抗墜風前鳥語弄綿蠻莫看仙叟敲棋局爛盡樵柯尚未還

冷泉猿嘯

一帶松風流水寒呼猿洞口綠蘿攢攜兒長伴孤雲宿招友高攀萬木盤霜葉醉時鎔冷滴溪花開候湧文瀾泉聲嘯韻清如笛曲寫幽懷可並觀

西湖十景

蘇隄春曉

蘇公隄畔曉風輕春色芬菲十里平夾岸青山銜落月一聲黃鳥報新晴桃花臨水迎歌扇楊柳含煙隱畫楹最愛兩竿紅日起放舟如在鏡中行

花港觀魚

荇藻交橫水面澄蟻舟齊向石欄凭千層碧浪吹陰雪幾點紅英習古藤施食每隨金磬出放參時並玉泉升極知魚意同人

意俯仰濠梁樂不勝

南屏晚鐘

宗鏡堂陰對夕暉鐘聲冉冉白雲飛傳來客舍能清夢散入禪林可息機千佛閣中燈火盛萬工池畔管絃稀濟公卓錫曾居此遺躅依然出翠微

柳浪聞鶯

千尺柔條煙霧迷扁舟載酒出湖西乍驚新綠波間皺忽閃流黃枝上啼詞客尋春金勒駐歌人度曲翠眉低渭城日日縈離別何以隨風拂錦隄

三潭印月

湖上維舟日欲沈煙波三塔渺難尋寒潭無復銜山影孤月依然映水心隱隱漁燈穿遠浦迢迢城柝隔深林忽聞天半飛鴻

度不覺清光拂素襟

斷橋殘雪

瑤林琪樹萬山遮霽色初開一徑斜衰柳凋殘飄亂玉長隄蜿蜒臥平沙詩人策蹇過蕭寺漁父藏舟詣酒家此去西陵剛咫尺梅寒先放兩三花

麯院荷風

芰荷香氣繞池塘宋苑無如麯院長也似尹邢憐素影還同秦虢鬥新妝涼生荇浦衣先覆若潑蘭尊客欲狂正擬移舟隨月轉忽聞古調起滄浪

平湖秋月

平湖淡蕩起秋風月色玲瓏四望同歌管吹開白玉宇畫船棹入水晶宮煙波縹緲樓臺靜雲樹蒼茫洞壑通坐待乘槎人未

至一聲孤鶴唳長空

雷峰夕照

藕花深處水泠泠檣轉舟迴此地經塔影淩虛射日紫山光迎照浴波青旃檀近與蓬萊接羽騎曾傳松柏停遊客登臨興未已又隨斜日到南屏

兩峰插雲

南北岧嶢雲漢高擘舟石畔泛香醪峰連秦望分雙闕地接滄溟奠六鰲升巘直將捫日月驅山竟欲蹴波濤謾勞五嶽攀蘿苦坐對煙鬟興自豪

蘇隄春曉

隄畔花開徧曉來鶯亂飛遭逢太平日翻怪畫船稀

平湖秋月

置身明鏡中水月光同白船頭楓葉飄奈此秋風夕

花港觀魚

花香水初煖港小魚偏繁魚樂人同樂何須問漆園

柳浪聞鶯

柳綠千層浪鶯黃兩翅金畫船簫與鼓只恐讓嗁音

三潭印月

魚龍夜已眠湖舫歌聲起獨憐水月光與我心相似

南屏晚鐘

星稀鶴夢長月落蒲牢吼樹色鬱蒼蒼蚤出催樵叟

兩峰插雲

何人居絕頂坐聽海風號倏忽浮雲過兩峰常自高

雷峰夕照

斜陽一片紅挂在雷峰塔歌管漸稀微鐘聲正鞺鞳

麴院荷風

六月水風涼蓮歌鬧麴院游人話往年酒債西溪賤

孤山梅雪

尋梅乘雪中繫艇孤山下對景憶高賢賦詩羞豔冶

移撫江蘇（丙寅）

恩綸移撫出　皇都部曲攀轅父老呼百里山川分鎮鑰一時文武前騶驅漢廷屢下蠲租詔虞帝曾傳巡狩圖水旱至今廑聖慮微臣何以慰三吳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三十三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彭甯求輯
男　宸黼編

卷三十四

金閶詩四十二首（康熙二十五年丙寅調撫吳次年內召）

郡學

吳郡古都會建國始仲雍大海從東注震澤復西通浙閩承其委荊楚當厥衝眷此山川秀豈第田賦豐我愛范文正捨宅爲學宮曲爲桑梓計宛與來晜同（晜音昆遠孫也）顧陸簪纓盛朱張甲第崇忘己仁人事無私天地衷悠哉懷往昔豁焉蕩心胸

滄浪亭

昔有長沙客懷文弔靈均何如蘇子美俯仰得其眞廣陵有廢圃梧桺委荊榛闢除出異境築亭就晨昏羣峰羅戸牖流水繞衡門時來高蹈輩牽舟共采蓴别有牀頭酒日盡一卷文醉後歌滄浪淸濁奚足論

白公隄

白公守吳時築堤從黎庶至今千百年陂陀自迴互檣桺映遊人鶯聲導前路居民多市花芳菲接園圃竹器與圓瓢斑爛擅幽趣亦有居奇人陸離炫寶賂貴賤徵民風逐末非吾慕酒船近已稀力耕猶未務安得起香山從容爲借箸維舟山塘間徙倚白日暮緬彼鷗鷺羣紛紛自來去

虎丘

弭節屏車徒升丘一以眺墖影侵白雲鐘聲出林表劍池淸且瑩書法平原妙石磴鮮莓苔振履紓長嘯翼然可中亭一言契要道歷劫已千秋遺跡恣搜討啜茗坐雲根翩然翔小鳥萬物皆有靈頑石亦了了

其二

頑石教可施何況生民秀吳俗尙奢華鮮知事本富博簺徹寒宵笙歌娛淸晝鳧雁啄稻粱土木被文繡所以遇災荒官司不能救厥昔固難除人文洵特茂我聞延陵子翩翩一華冑三讓存高風寶劍敦故舊又聞言子游不欲安寡陋嬴糧趨聖門鬱爲文學首豈無杜與蘅菉葹亦當耨所藉邑賢數文振其後

其三

郡邑固需賢矧余一方帥昔撫浙東西書院湖干立斯道如日星達者入其室今來涖三吳訓迪乃其職擇茲爽塏區卽在虎丘側講舍三四間草草具榱杙朔望肅衣冠田野亦隨入首將聖諭宣一一吐胸臆孝弟果能敦寇盜庶永熄講罷俯前軒山鳥亦自得爲憲慚仲山興文待朱邑

劍池

驅神鼓橐鑄干將光氣沖霄百魅藏神物祇應歸造化遊人猶自俯寒塘

千人石

千人石上露華新暮夜猶聞絃管頻一自　六龍駐蹕後至今草木亦生春

平遠堂

振策登山椒煙雲生衣履南望草木繁琴川無乃是回坐平遠

堂不覺日移晷憶昔五馬來爲政多豈弟弊剔利乃興法寬民自理猗與白江州清標動吳市劉韋嗣其徽案牘澄如水厥後有王蘇風流堪比擬文詞愧古今膏澤被遐邇徘徊松柏間謦欬若可企誰謂五君遙高山深仰止

寶帶橋

昔人捐寶帶建此利三吳水勢連滄海山光抱太湖人煙迷驛路榆柳蔭行衢農事關疏濬澹臺可亟圖

楓橋

長橋勢盤空丹楓錯如繪不聞棲烏聲惟見寒山寺

其二

楓落雁聲稀人煙密無際惟聞夜半鐘不見寒山寺

靈巖山

靈巖在城西崒嵂翔天表俯身瞰太湖白雲爲之裊日出逗遙峰一抹青未了其上館娃宮夫差藏窈窕金屋自玲瓏服食視所少錦帳垂流蘇洞房不知曉至今琴臺邊佳人拾瑤草不念卧薪人種蠡復矯矯爲歡能幾何塵飛陽山道吳自授兵端越豈能爲沼徒傳響屧廊時聞環佩繞

鄧尉山

昔余遊西溪寒梅未全白下車詢土人指示南宋植枝榦如虯龍其下可布席彌望十餘里恍在眾香國亟欲呼林逋揮杯共登陟鄧尉茲亦然綿亙地無隙方春二月間遊人日絡繹壺觴速故歡琖盌任所適有時微風來清芬沁人魄萬物易菁苓誰能禦霜雪爰此姑射姿凌寒愈皎潔玉樹與瑤林坐卧不忍別荒晏古有規遑遑命回軺所志在撫綏日昃不遑數秋風叢桂

開重憩山之宅

穹窿山

郡城林麓秀穹窿肩雲端喬柯自端結眾草萋以繁長虹垂卧閣層臺倚青天樓遲多羽士丹竈吐華煙昔聞赤松子采藥過其顛神仙多游戲時在三山間世人誤服食安能駐衰顏至今明月夜遙見笙鶴還

支硎山

支公物化後歷歷千載期人事多變易茲名猶永垂天平暗相接白雲屯山陂峰峰如拱揖蒼翠沾人衣迴眸見飛瀑宛若雁蕩奇淙淙鳴佩玉炎夏凜寒威徐步過法露精藍竹參差上壑稱絕勝登臨竟忘疲所慮近城郭遊屐恆追隨道林雅好鶴棲遁掩荊扉詎迴俗士轡縱彼凌霄姿

天池

吳門有華山靈奇天所啟峰頂闢平池日月浴其裏中產千葉蓮服之顏色美可以壽期頤可以易毛髓攝衣叩靈巖誓必登厥址庶幾一過之歸獻慈親喜西王事有無驂鸞不足齒

過趙凡夫墓

處士抱奇癖掩關日著書鼎彝分甲乙篆籀辨蟲魚野衲時橫榻生徒日造廬誰知百歲後長此委丘墟

其二

靈威得簡後林屋少藏書君獨搜金石兼能正虎魚遠鄰支遁宅近接長文廬寂寂空山裏梅花繞舊墟

洞庭山

東南有巨區神奇天地闢峰巒自鬱盤其址凌空發湖水日齧

之頂洞聲不絕常懼觸陽侯遂將仙窟拔居人善種蒔雅負橐駝癖千章比封君家溢而富實策杖步崇岡目力不暇給果蓏沿門垂丹黃非一色好鳥翔其間鳴音中琴瑟誰謂此洞大猶居八九列兵燹自來無田園連阡陌何時共結廬孤舟掉明月

其二

欲作東山遊請從胥口渡臨風懷鴟夷寒濤忽奔注泛泛鷗與鳧爲余導前路漁歌互酬倡彝猶日將暮捨舟即園扉人烟何稠聚正值櫻筍時中廚恣厭飫灼灼桃李花零落間飛絮濯溉視民風徒步自成趣覓路登莫釐雲霞千頃布鐸音奏碧空鏗鏘似韶護欲訪甪里村恍與偓佺遇

其三

一水分東西雙峰儼對峙卜築少民居林壑尤邃美中有毛公

壇羽化去如駛松柏散清芬山花雜蘭茝行行過洞門林屋册乃是上帝命神人佐禹導洪水功成返名山其書藏石匱越哉吳闔閭强將丈人使窮搜遍巖壑手爲玉簡啟莫救句吳衰徒浚丘壟皆徘徊發浩歌慷慨振衣履焉知龍洞中不有羅圖史賈勇向前行左右盡披靡深秋黃菊芳橘柚復磊磊芙蓉秀江皋如錦亦如綺七十二高峰大觀至斯止縹緲霄漢間輒欲隨風起

石湖

具區何縈紆斯湖受其委眞宰結構奇不煩五丁啟洪波蕩歸墟振鬣爲之止上有行春橋徒步可曳履湖濱建招提往來紛如市峩峩楞伽山蒼翠延徒倚林木莽蕭蕭湖花幻紅紫

其二

范公有別墅近在湖之涓巖洞洵蔥倩好鳥巢高枝當窗浴鷗鷺遙接越來溪鳴琴思往昔攫鋤常自攜我來千載後高風渺難躋徘徊天鏡閣懷抱爲之怡室邇人斯遠山花高下飛

其三

中秋涼飈生巖桂合瓊蕊居民競來遊清歌催月起少焉蟾影分穿波碎如綺流光盪心胸時懷石湖水無何九日臨登高傾闔里家家挈壺觴必自治平始奇峰四面來波流爲之匯徘徊松竹間殊與龍山邇

垂虹橋

鴛湖北去是吳淞昔日三江路漸殊煙水蒼茫垂蝃蝀晴波蜿蜒見蛟龍人家柳外多懸網漁舍灘頭暗長葑閶郡至今愁雨澤纔經此地已憂農

吳門十景

金閶柳色

二月東風解凍時亭邊弱柳已絲絲飄揚畫檻拖煙霧搖曳雕闌綰別離閒看飛花穿紫燕旋攜斗酒聽黃鸝從來春色江南早不待高樓玉笛吹

鄧尉梅花

羅浮庾嶺未堪誇一徑香風十里賒樓上美人搴玉蕊山中高士臥梅花枝枝積素飄籬落瓣瓣凝輝照水涯記得仙湖曾策蹇夜闌明月酒旗斜

支硎春景

此寺曾居支道林結廬何必買山深香燈掩映花宮敞松柏蕭森春晝陰檻外樹鬱環講席澗中流水漱鳴琴誰能放鶴沖霄

去開上尚風未易尋

楞伽秋月

秋山如拭絕塵埃屏部蘭錡古寺來是處龍鱗多夭矯長空雁影忽飛回境幽翻愛涼颸起興劇幾忘落日催開道重陽冠蓋集登高應共菊花杯

橫塘晚渡

日暮輕烟漾碧空橫塘斜跨白隄東一輪山月人爭渡萬壑松濤岸轉蓬古刹疏鐘來野外嚴城高閣起雲中吳門風景多如畫遙望銀河咫尺通

楓橋夜泊

一帶平橋日半銜遊人估客卸征帆雲藏古驛猶堪認楓老寒江未盡芟故邸清歌消絳蠟客窗殘醉理青衫鳥啼月落雖非昔莫遺鐘聲到枕函

虎丘石塲

攬衣踏月虎丘行簾捲蝦鬚分外明短簿祠前人未散生公石上露初盈千年劍氣沉波冷一夜歌聲倚管清自是壯遊多勝概蟾光遙射五湖平

長橋串月

桂楫蘭舟集水央中秋串月異他鄉誰將兎影投龍窟引入虹隄繞蛺梁仰玩一輪澄玉宇俯看百道散金光洞簫清瑟殷勤奏勝舞霓裳蟾殿傍

太湖晴泛

鼓棹相期震澤遊風恬浪靜掠飛鷗千重雲樹中流見萬頃烟波一葉收海氣常隨朝旭動山光時向夕陽浮簑衣縹緲峰頭望宮闕參差接十洲

洞庭霜落

地界東西烟水長櫓聲嘔啞入蒼茫行看葉落峰巒翠坐對霜寒橘柚黃市上家家新釀酒村中處處雜花香桑麻雞犬皆仙境絕似桃源別有鄉

錫山

錫山亦是毘陵地遠距汪湖境自寬二水澄泓味可掬九峰蒼翠色堪餐城依泰伯人煙合浦近春申蘆荻寒惆悵道南講席廢臨風懷古且盤桓

慧泉

一勺寒泉萬古流九龍奔注客來遊石欄風起珠璣碎山澗晴連荇藻浮竹徑香凝青玉案松門色映白瓷甌欲尋陸羽同評品七尺豐碑特几留

敕建金山江天寺三十韻

茲寺稱名勝南徐第一區鋤金營梵宇浮玉聚生徒天塹分淮泗坤輿抱楚吳鐘聲穿岸出塔影入雲孤鹿女親持鉢鮫人欲獻珠蕭樓存舊址郭墓繞平蕪自是香蓮界偏移細柳符軍麾鳴鏑待部曲荷戈呼敗瓦空翻雀遺經任網蛛短垣迷佑舶深樹隱齋廚眷築資羣力更新藉　睿謨懷柔空鎬洛柴望紹唐虞岱嶽登封畢尼山降　輦趨省力經北固問俗渡江都鳥隼揮山谷蛟龍避舳艫牙檣風伯送翠蓋月卿扶水落翔文鯉沙明掠錦鳧式觀弧索盛差僉管絃娛匣啟研鸜眼奩開拂虎鬚　御書垂帶礪　宸翰煥錕吾　脩雨寬租賦　恩波遠思芻　鶩旂將就道　鳳詔復宣綸奐元戎事錢刀　內府輸烽

澒汞不作睥睨又何須貝闕千層有琳宮六代無長廊緣複道
朱檻映青蒲胸已吞雲夢身如履畫圖保釐臣職忝臨眺衆心
愉　帝德遊爲度　皇仁澤及枯藁罷思警蹕草木候來蘇

內陞兵部督捕侍郎丁卯

出撫東南巽范韓三年奉　詔入長安欣逢　虞世茁頭化得
覩　湯廷法網寬丹筆每懷延蔓累赭衣猶念路塗寒徬徨執
燭無他念欲冀加餐慰母歡

孝陵恭謁二首

鼎湖一去杳難攀弓劍衣冠肅此間環海蒼生思怙冒神謀赤
手定河山森森松柏來朝遠閃閃旌旗入衛閒霜露至今縈
孱慮長從　玉輅謁　陵還

燕京定鼎復揆文王業艱難自昔聞五色神光凝瑞露千秋王

氣擁祥雲圖巨配饗傳珪瓚清廟登歌達苾芬猶有白頭遺老
在親承　恩澤頌南薰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三十四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裔長莘校
受業張壽榮校
男　嶷緬編

卷三十五

戊辰至壬申詩一百零二首

戊辰三月十八日　萬壽聖節曉集　暢春園恭紀四首

壽域初開淑景融玉階拜舞萬方同臣民就　日欽　堯彩遐
邇瞻雲仰　舜聰華渚鍾祥傳貞月瑤房紀瑞憶流虹從來
聖算同天地祇覺封人祝未工

南極祥光映　紫宸　巍巍功德總無邪三年平定眞　英武
四海朝宗是　聖神樂奏鈞天排　御宴花開　禁苑慶芳辰
我　皇天錫多純嘏不事崆峒　命駕巡

三月飛花繞建章玉泉曉見　翠旂揚未陳金鏡千秋錄先獻
瑤池　萬壽觴燕翼昌隆恢歷服賡歌喜起駕陶唐閶闔更慶
登仁壽總是　嵩齡餘蔭長

瑞氣氤氳接　帝居蓬萊上苑集簪裾風颺　御柳披金鎖日
映仙桃近　玉除景慶已傳太史奏梯航遙見職方書微臣幸
遇　南山壽願以夔龍賦九如

高粱橋即事二首

垂鞭橋上望山月五更斜宵爽留杉樹清香發稻花　至尊乘
紫氣朝日射紅霞共拜瓊漿　賜歸來意興奢

圖畫輞川迴鱗鱗酒旆飛村莊風日好沙渚水禽依蟬噪驚秋
急楓飄卻暑微　天顏亦咫尺瞻覲願無違

六十偶感（時官兵部督捕右侍郎）

少小不讀書老至方悔學日力已就昏買鏡强依廓仁視覺晶
晶入注那灼灼兩角甚苦酸侈時漩欲臌雖然多艱辛意趣頗
領略識以老而精才至老而拓思得老而通迷因老而覺庸劣
甲已過大雅徒維皮披覽縱無幾竊喜勝於昨英年戲我笑猶
自耽述作卽使能汗牛到底等糟粕豈知物不齊壯衰各有託
造化無拘牽鳶飛魚亦躍倘或有會心遲暮時時樂再整助目
光切勿輕營藥不然閉目坐靜悟遠探索腐儒態迂疏言之可
愧作然亦不奈何舍此益可惡卓哉衛武公琢磨髦弗卻兒孫
習茲篇細細宜吐嚼辟彼農稽田陳修乃有穫又如作梓材樸
斲須丹雘吾老適吾興焉問揚州鶴

書懷二首

悠悠二十載慙懼被　恩深失學才非古素餐懶至今愆多蒙
聖宥險過見天心感激惟零涕尋思細細吟

兩制曾開府三吳又竊臨青氈仍舊物白眼作新禽昏夜防盲
盜兒童畏蝎侵虛聲無計避獨自寫清琴

憶家天羽弟

憶昔掖垣近天仗晨趨　丹陛披言讜聲名動地徹九州半朵
稜稜人共仰自去黃山與白嶽吾宗寂寞徒怏怏津門芳譜今
已矣多男玉樹乃翁倣司寇上谷偉兒孫聞知身健不拄杖新
又有容並素心六年不見空懷想詩篇時時兩相寄鳴鉦豈蠹
鏡維長吾不能窺弟之藩籬弟當服兄之瀟爽金山陽山多奇
文何不攜來共欣賞弟謂汝兄與甚豪千首一揮應指掌兼愛
伯英與仙草聖工迅掃松綾殘百丈此事右軍供奉乃能之使

我篤閒殊悵惘身隱焉文我劭弟妙在不答眞骯髒就句拓開數十韻昌黎駸駸大歷往大姪襄舒次二闕傑出知翁善作養文有駿期孫鶴舉六經了史腹貯帑囊見賓客高滿座夏子李于近無兩詞賦文章皆可誦風流蕰藻且倜儻大將搖旗推吾弟細柳軍中披鶴氅不減刁斗音尤提森森號令星河朗此之方弟並憶弟語雖近誇匪私獎相思何日能相見促談免我心神痒安得　飛詔下九天從容再步青霄上

金碧園十二首

宣城門外日邇咫尺　宸居　顏不違朝退每從籬畔歇閒餘宜教酒杯稀臺連北斗面西爽座捧紅雲接紫微共沐　君恩歆湛露微臣倍幸奉庭闈

龍飛二十七其年序屬戊辰七月前母近期頤身柔健子垂耳順戲當筵園中步步追隨快亭上婆娑遠望妍石髓芳芝如可得此身甘奉老姑仙

前屬寓廬後園連傳來煙樹匯平泉幽齋課子止容膝寫字教孫可比李惟日精勤藏帙裏有時瀟灑落花前讀書自是吾家舊不學揚雄草太懸

興至臨池漫灑翰烟霞奔瀉若琅玕許多好友眼非白無數新花色是丹密葉低裁三伏雨長松高並九秋寒　聖朝熙皞原無事八表同風天地寬

銀牀汲水未曾閒注水澆花意不慳竹筒淅流光蕩漾轆轤聲轉聽潺湲寒梢點著皆垂露瘦石生來自學山別墅芳華遙掩映浮天翠色那能刪

花陰寂寂聽鳴琴信口哦來可自禁亦擬驚人無好句惟餘癖

性止狂吟誰云稷契終成古豈有曹劉不再今嗟我於茲徒老耳悠悠刪述渺難尋

碧雞金馬憶漫漫萬里孤騫道路難雉尾班行推旅進藤花廳事止虛餐環城樹色侵杯鬱小圃烟光入畫攤腹有空腸無俗累敢將清福等閒觀

披拂薰風樂有年長安酒賤似源泉翻階紅葉低低醉新架葡萄歷歷懸編竹爲牆全繞蔓燒缸蓄藻半生蓮有時邀客來同飲月下花間並洒然

春前卉草鬥芳菲入夏陰濃紅亦稀座有參軍標俊逸鄰來供奉唾珠璣夕陽樹影僮穿去平野雲連烏傍飛漸覺晚涼山吐月蓬頭大扇可無揮

街頭車馬日轟轟半是贊生半是名碧草如烟乘氣動紅榴似火照人明憑高看月奈鄉思飄梗無家寄客情最是　君恩千古重況兼親老倍難行

幽居長日有何求一枕清涼事事悠綠柳千條鶯囀日黃雲萬頃豆花秋末辭煩暑冰霜淨又逐西風歲序愁積雨連朝泥滑滑晞然鬚鬢不須啾

小圃曲凹只蕭然愉樂橫披蒻草芊自隨何勞詩入夢黑甜無力和成篇最稱畫意林花寫莫大文章雲漢傳知是青蓮耽好句閒來遊戲到亭前（夜夢與金碧園詩得五六一聯續成）

望雲亭（即在金碧園中）

亭以望雲名果幸老親至園林時瀟灑九十非容易

其二

繁華三春盛織匯不到園隨意卉草足名種何必論

其三

夏木濃於染雲來鳥不知一聲蹏未了正是納涼時

其四

不是閑如此安能得自由日黃林氣蝕散作一痕秋

其五

閴靜亦太古幽極物能通小池魚跳浪高樹鳥呼風

其六

霏霏一夜雪瑣枝樹樹齊曉來亭上望世界瑩無泥

早菊

是處秋光好翻疑逗早春新花添景色高隼出精神塞雪　鑾輿駕中朝鵠立臣疏籬風得意歸騎漫相親

一聲雁過了在在遠砧同綠沼流香韻黃雲下菊叢落英餐有待佳色詠何窮莫厭新詩陋遨君到圃東

九日集妙光閣二首

何必登高約秋光此可凭紅塵同一冷咫尺隔千層人澹有如菊花開亦似僧瑣樓連野色交映碧天澄

又

吾自有眞趣但憑意興牽曇花輸菊色優鉢吐金蓮落帽尋常事餐英亦偶然題詩隨便去度和待名賢

登妙光閣

巍閣積香成疏林透遠風飛旛雕栱外聱梵高雲中文幌曜瓊扃碧琉映綺櫳天衣疑憑漢金輪欲轉空西山四望合滄海一氣融貞心延淨境迢遞鬱靑葱

又

所以登高者跬步限戶閾人心馳入荒殊難假羽翼茲樓邐數仞凭檻目已得仰睇浮雲間變幻有萬億重淵不可探巉巖不可陟曲徑非所由高高不可極

禪室偶集（妙光閣）

層城金馬路雙闕鳳凰臺簪紱盛賡衢軒車走鳴雷卿士協寅恭微臣叨趨陪職事每塡委文墨紛散哉炎蒸同伏飯煩喧渴林梅僧房適小憩勝沃淸涼醅

又

室小不盈丈晨光通虛白流烟漾璇景輕風泛喬碧迴飈蕩疏櫺遐響發奇石仙梵奏雲璈天香來几席我有幽蘭念相期素心客銜意超禪理談笑無跼蹐

同人集香林亭看花（妙光閣）

曲巷通香林如躋仙源路蔚薈聳靑標惠色出嘉樹豔豔新花生高鳥聲相呼丹葩疏襍英翠葉籠紛霧圓景藹涵幽淸風枝間度亭虛欣久坐衆芳那可數

又

我非佛者侶寶地奚徘徊亦非泉石流安用耽莓苔退食有餘閒相遨弄淸杯瑩情無所滓蘊眞同嬰孩三春花事繁和風扇八垓灑然得遺慮豁焉心神開

庚午轉少宰謝　恩

鑑衡自昔重虛公開　命躊躇任過隆愉要自知非叔則淸通乃得似安豈敢言乘騏驥黃外期免濡鵜鶖中幸際　明聰今在御重瞳　盛世闢刑風

秋闈喜兒宸瀚登賢書

家山萬里往來難姓氏欣從榜上看稚子遭逢傳入彀老臣踴
躍愧當官詩書不負前人訓絃管聊承慈母歡自顧　國恩無
以報俯隨仙仗拜　金鑾

辛未仲夏　瀛臺　賜魚恭紀

水晶宮裏朝　天罷捧得金鱗庭下趨九十老親欣拜首二齡
稚子識歡呼熟而用薦馨彌遠席以先嘗味自殊何幸微臣分
寵渥　聖明魚藻並唐虞

南郊陪祀恭紀四首

圜丘旅　帝稅郊原車駕金根建五幡壇宇逡虛塵不到管灰
徐動氣先溫百神受職通朝謁多士垂紳效駿奔邃密齋居惟
穆穆五雲深鎖羽林屯

竹宮夾道植蘭英沐浴先昭盟薦誠五夜近瞻龍虎氣九天遙

送佩環聲公卿圭紱傳將幣柱史簪裾詔省牲忽報升中　鑾
輅動神光燦爛曉鐘鳴

絳闕嵯峨入杳冥儼如陟降在中庭禮陳圓璧遵先典舞獻雲
門走百靈月上琉璃仙樹碧霜凝棨戟玉壇青祥烟縹緲燔柴
近太史登臺記景星

柴壇埋玉意彌虔朱火宵明達碧天太乙宮中香霧遶集靈臺
畔屬車旋千門旭日迎旌蓋一路春風拂錦韉自昔仁人能享
帝湛恩汪濊　九重宣

北郊陪祀恭紀四首

香風法駕引朱旗親詣方丘父老隨載物從來資地德報功此
日答坤維月臨鶉首元郊啟飾屆中天玉管移齋禁一如禮祀
肅靈祇端虔候迎釐

清宵望祀露華濃玉步雍容羽葆從隱隱明霞生黑畤溶溶皓
月射黃琮迎神澤畔笙調鳳禮地壇中駕引龍正值南訛當測
景虞廷敬致典原恭

樂奏咸池詔就班鴛行鷺序覲　天顏東西嶽瀆公侯位南北
江湖左右間鬱酒灌從方澤降牲牢埋向泰圻還景風始至鳴
蜩動芝蓋飄飆羽騎閑

德感皇祇暑氣和都人爭望九斿過南郊舊典明禋肅北畤鴻
儀　恩澤多胙獻冰臺衣尙穀麰歸風觀福徧那山車澤馬非
爲瑞願賜豐年長玉禾

祈穀陪祀恭紀二首

鏘鏘鸞輅動鳳駕爲勤民般禮同南至綢期在上辛歌豳先嗇
降獻種甸人陳　帝念眞顒若和風拂柴茵

穀寶司民命祈年敢憚辛山龍勤濯獻玉帛走臣鄰遲日回青
畂春風上綠蘋藉田期已近負耜望車塵

禱雨二首

拂曙旌旗下九天歡呼禱祀赴甘泉風清輦道和鸞靜露洒旂
林兼璧虔鹵簿光搖紺幄外佩環聲動紫壇前亦知　聖主憂
勞甚不獨桑林六事傳

玉樞宮觀氣氤氳樂奏鈞天野外聞萬姓攜鋤咸待澤千官扈
蹕共瞻雲圭璋對越鑪烟繞牲幣分陳禱祀勤少女風搖石燕
舞競傳歌頌異橫汾

太廟陪祀恭紀二首

芝蓋先期待覓旌拂曙飄戎衣一劒定端冕萬方朝謨烈藏金
匱聲容跂玉霄庭前雙鳳舞知是感簫韶

禘自唐虞肇源從豐芑長千年初定鼎　三祖慶重光遐邇陳
方物衣冠共肅將慙無清廟頌鵠立紫微傍

社稷壇陪祀恭紀二首

建國應居右臨民此最先圭壇原合祀祈報各當虔望杏青旗
矗瞻榆黛耜懸　皇輿方曉出祇爲禱康年

祝史遵先典齋居法舊章來牟資后稷壇壝配句芒地自通霜
露神應賜吉康欲知社稷重爲進大田章

朝日壇陪祀二首

簪佩東方待雞人報祭晨王宮迎恐後帝典敬如賓曙色開青
甸微霞映紫宸舒長遲化日從此展羲輪

幸際重離世靈烏典遂行郊壇春有祀槱燎曙偏明萬物陽爲
母人君日視兄扶桑應有紀賓餞達中誠

夕月壇陪祀

日月無私照因之祀典同秋郊蟾兔潔良夜焫蕭通三珥熙朝
瑞重輪盛世風祠宮當夕祭如在水晶宮

皓魄生金氣秋分此拜稽瘞牲惟用坎正位必從西玉露霏霏
降金波穆穆低周廷傳少采祀典庶堪齊

帝王廟陪祀二首

香雲繚繞月玲瓏萬乘如臨啟閟宮歷服更新百戰後衣冠揖
讓一堂中和風宛轉迴銀燭零露霏微候玉驄恩德至今垂宇
宙升歌右饗古今同

歷數攸歸王氣鍾春秋合祀自雝雝緹臨霜露思弓劍早奏笙
鏞覲袞龍開國規模多闊達興王禮樂自雍容祖功宗德皆天
意應有祥雲出四封

文廟陪祀二首

夾道松風右次寥巍巍廟祀絕塵囂帝京俎豆人文集海宇蒸
嘗歲月遙釋奠鴻儀同禘祫升歌清奏勝雲韶虞廷視學先耆
耇珍重曾將更老調

紫軑朱旗映水隈香風徐引翠華來臨雍問道從茲盛玉振金
聲自昔推璧沼圜橋多士入日臨殿廡講筵開　聖朝文治真
無外百濟新羅遣子來

醒齋李大司空邀登岑臺率爾賦之遂題於額

人生卑几席結念青霄上託身浮雲端飄颻勿乃妄何如百尺
樓元龍新構創時事有變遷青蓮孤懷抗攜我登岑臺太華豈
有兩箭括如線通明星玉女獨百折凌絕頂四望寒生悵倚徙
失其常但見神光盪翰然嘯一聲太初眞景況閶闔咫尺開縹
緲宮闕壯日月出黃海烟霞幻苑閬千峯各晴雨一氣自升降
天高不斷青萬朵芙蓉擁滄海入胸臆西山爭俯仰雲遊萬瓦
平野闊迥覽曠纖塵安能到意思不可量皇哉九苞羽鱗緇奚
所妨遐矚坦以來神爽非一狀欲下疑無路盤盤局昂藏飛獲
擬一擲心目爲交暢

壬申元日恭紀四首

旭日曈曨徧九垓　玉階　金闕靜無埃昨宵先進迎年帖平
旦同斟介　壽杯淑氣暗隨葭管動晴光預逐　翠華來司天
節候何曾爽上苑朝開一樹梅

金門待漏曉寒重歲首初聞長樂鐘節記三元增福祚人隨萬
國共朝宗漢廷不設魚龍戲禹甸惟將玉帛從　帝德無私同
造化何須放爵示恩濃

玉杓東指慶新年閶闔開中使宣盤進五辛寒乍卻觴稱
萬壽日初妍夔龍拜手朝元殿賡宋歡歌湛露篇歲歲承　恩
從此始願將宴賞譜虞絃
春光早到鳳凰城不待頻催羯鼓聲蘭芷含芳迎淑景柳思臨
水弄朝晴齊簪綵勝黃旂出更戴銀幡紫陌行自是體元　天
子事六符合奏泰階平

燕京八景

西山霽雪

憑高西望瑞花芳暘谷春回爽尚停萬頃琉璃渾不夜九天霜
露逗遙青層樓日映凝鴛瓦小閣窗晴散鶴翎獨有嶺梅偏耐
冷隔溪先報一枝馨

太液晴波

澄波千頃淡烟籠日映扶桑散碧空霽色倒連霄漢上晴光直
與斗牛通石鯨假臥長隄側玉蝀低垂曲檻中此地融和宜泛
鷁須知尺水亦朝東

居庸疊翠

神州天險首居庸淑氣鍾祥秀影垂翠嶺交橫連朔漠玉屏盤
鬱鎖王封烟塵寂靜旌旗繞草木蒙茸雨露濃　聖世山川多
錦繡登高作賦幾人從

瓊島春雲

宮殿參差近日華三山深鎖似仙家洞門窈窕含春雨石磴縈
紆接彩霞自有流鶯銜啄玉不須乳燕更銜花置身已在廣寒
裏月夜無煩泛海槎

玉泉垂虹

飛瀑凌空百丈懸蒼崖珍木俯流泉金門蜿蜒春風下玉殿翱
翔秋月前波濺珠璣穿錦砌音諧絲竹助歌筵從來　帝澤深
無限仗爾爲霖佐百川

金臺夕照

高邱突兀枕京畿懷古登臨日已微九陌風烟連夕照滿山鳥
鵲亂殘暉兒童驅犢田間返羽騎攜鷹野外歸憶昔誰能收駿
骨空餘臺榭白雲飛

盧溝曉月

桑乾遙隔　帝城西魚鑰初開堞影迷宛宛長堤疑積雪陰陰
旅店漸鳴雞關門塵動渾河合驛路寒生古木低多少輪蹄從
此去回看殘月不勝悽

薊門煙樹

春樹濛濛積翠苔薊城車馬少塵埃南瞻　紫極雲初合北眺
青門雨欲來小市橋頭人影散垂楊隄畔鳥飛回清明寒食都
遊此笑對桃花自撥醅

瀟湘雜憶二十四首

二十年前帆鄂渚瀟湘雲夢但微茫清秋再過三春又四度風
光夏較長

隔水看天天四圍望中時有白雲飛飛雲奔注朔光裏天水雲
山總不違

一片漣漪一抹烟魚歌聽斷落雙鳶朝暉幻作夕陰去氣象眞
成有萬千

虞帝蒼梧事有無湘娥淚竹或傳誣荊舒未必朔蒲坂休向黃
陵廟口呼

漢陰漁者鬢如戟江上丈人意泊然一部離騷沈楚水行吟去
處有誰憐
村舍溶花問鄉栽大船風正小船催紅妝側向危檣裏北岸輕
橈為近來
道士來從衡嶽頂江頭爛醉臥春風手擘一扇搖烟景細閱黃
庭字字工
楊柳人家依北郭桃花渡口漲春江明眸似欲驕顏色斜倚危
樓窗半窗
仙靈南嶽雲深處半住羽流半住僧僧著袈裟朝海去羽流駕
鶴過朱陵
楚山疊翠水潺湲夾岸垂楊接遠天何用金鈿牽錦纜女郎蕩
槳自嫣然

破浪長乘萬里風江流日夜盡朝東湖天落照山山紫漁艇炊
烟處處紅
銅鼓忽來神女笑烟波江上鬥龍舟遙看出浴蓮花瓣送去薰
風入火榴
獺為求魚穿汨水鷹思逐鳥下巴陵君山十二峰頭月散作長
江萬派澄
細雨濛濛暗不開水晶簾外影徘徊採蓮兒女相攜笑共向紅
烟堆裏來
幾葉黃蘆搖別浦一雙白鳥點殘秋湘靈錦瑟何由鼓宋玉悲
歌痛未休
漢水滔滔天與闊千章木筏一平鋪管絃何客歌其上竹屋三
間貯美姝

譜中詩意篇篇是檢點吾詩盡可刪幾欲閑吟描不似空濛烟
雨度千山
蘭佩荷衣湘水濱楚騷好色轉傷神如花一派新嬌樣生意無
端落錦茵
何處女兒歌楚詞輕舠似葉浸相隨魚梁菰水漁家捕把釣佳
人別有姿
昆池玉勒驟翩翩記得黃金市駿年八代起衰文滿笥三湘拾
草莊盈舷
黃鶴仙人去未回白雲不斷漢江開洞庭昨夜梅花落鸚鵡洲
前處處猜
冷卻魚竿碧一灣人家橘柚老蒼顏魚龍抱白不成睡霜落千
山與萬山

沅澬直下三千里帆到津門一葦輕回憶九疑峰獨翠餘山雖
好不知名
欲摹縹緲瀟湘意慘澹經營筆不前脂粉焉能容易染蛾眉淡
掃得天然

上閱北巡行次紅旗營地方省民觀稼見嘉禾一本數穗芝
蘇長有丈餘　頒示羣臣恭頌三十二韻

金輿七校出紫塞六龍馳香霧林皋合明霞警蹕移連營鳴角
鼓疊幛卷旌旗預動三靈贊時巡四海熙　皇心包內外天覆
育邊陲農事關邦政逢年不苦饑珍球非世寶稼穡乃民資豈
惜躬恆瘁惟圖眾有祺　蠲租詔屢下歲歉振頻施禁苑敷黃
畝驕陽雩雨師稷壇並社舉秋助又春祈　哲主承天紀　殷
懷念物宜　高居思遐覽晨　駕肅鑾儀廣陌何縣衍畬田悉

耨耔　仁言發自近卒歲繫於茲湛露蒸然滴祥飈穆爾吹八方霑膏澤異植見荒遠　行次紅旗地親同碧葉池如雲新表盛貽綺紀標奇共秀芳何遠連埶庭不萎兩歧猶易得九穗孰能知丈許芝之蘇穎尺餘稷穀披替生欣有慶亦何樂難支　頒示千官喜傳來萬姓恰可知塞北偏詎止斗南滋　聖德多豐稔　天家景福禔氣和珠粒實風惠綠苞垂我　后不言瑞羣方敢溢辭何從書太史那曉出堯時玉燭調元宰封人進壽巵願持三秀草俱作萬年枝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三十五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汪　灝校

受業劉　愈輯

男　宸黼編

卷三十六

詩六十七首

癸酉夏靈佑宮祝釐恭紀二律

法宮肅穆裊香風藻沐垂紳百職同　聖主自來膺　帝眷微臣何以效愚衷笙鏞縹緲錦幡外鸑鷟繽紛紫殿中金掌遙看仙露降　袞衣早御日華東

清都羽節集羣仙昧爽相將詣法筵　皇帝萬年開壽域黔黎三祝詠堯天玉壇夜靜宣金誥銀燭宵明漾瑞煙正值太常齋禁肅嵩呼聽徹五雲邊

藤花歌

家卿衙署鬱嵯峨中有藤花婆娑紅欄玉柱當軒立葉葉枝枝繞大羅不知何年何人植向此聞說文定先生曾移過據地既高鄰　紫禁託身非渺傍鳴珂幹似虯龍偃百丈葉如煙雨徧千阿曉來珠露垂垂墜月下扶疎款款那漢川修竹空森簇龍門商桐亦么麼　聖主當陽均四海羣生暢遂足恩波殊材凡卉待品題　天家佳礎培育多嗟嗟藤花吾來為爾歌吾為處者長夏綠陰濃於染蔽日蒙茸盡透迤屈曲蟠盤非一狀攀巖附木類蔦蘿吾取爾者冬風颯颯飄白雪寒條瘦骨竦不呵花開色淡清芬遠問年三百總不磨歌藤花藤花歌爾非吾處乃吾取當前一樽顏忽酡

放生池

釋氏戒殺生彌勒好米汁同生大化中何用相凌逼我聞郇公庖復有李氏癖犧牲及鱗羽烹宰無所惜列鼎非不豪充腸亦甚懌當其縶執時觳觫良可惜利刺與刀砧湯鑊兼火炙嶙嶙霜色青烈烈焰光赤靈蠢各有知釜中應聚泣飼雀獲美報銜珠以救厄此言雖幽渺理或有可繹君子遠庖廚聞聲不忍食何如竝放之悠然任所適人物兩無傷如共安樂宅真愛契冥符浩劫濡廣澤

育嬰堂

為政不出家樂事重鞠育感念劬勞恩哺我忝微祿傷哉貧困人罔知憐骨肉祇因撫字難棄置靡顧復允達華大車揀之貽中軸歸來付乳傭懷保如抱璞初苦凍與餓漸見色脊沐嬉笑

俱破顏招呼若有欲彈指克含飴遂得調饘粥稍長各謀生女婿男亦牧雖屬疎逖子我心殊快足勤勤四十年全活何勝數重賴有仁人維持相嗣續歲需累千金慨施永多福生生未易窮是曰君子穀

喜蔚懷熊大司空至

司空中外仰鴻名自慶遭逢荷　聖明　臣夢不離壇石上　君恩早下豫章城夔龍事業須公等董賈文章更可驚忍署鋒車知感激雄談倍喜慰離情

寒溫

促膝寒溫問起居燕山雪水少音書遙知風雅自成格惟有窮愁不易除去後名姝添幾許過來酒量更何如渴懷已幸逢春雨早晚為霖遍八墟

喜天羽家弟至

栢省聲華重若山河隄引咎暫投閑我懷七澤三湘外君去黃山白嶽間著述幾年存草閣微書此日動　天顏離思多少難除卻一笑相逢盡可删

座中論及詩文

極歡未暇迹肥羓便及篇章次點茶作賦何須覓往格論文不必屬誰家情當至處饒風韻思入微時散彩霞兄弟晦明霜鬢改掀髯猶自互攻瑕

自嘲嘲某同人

豈是長安輕薄兒豪華意氣兩相宜藤花署裏投歡日　御苑溪頭買笑時下馬頻呼僮開酒解衣便向客吟詩班聯妙契眞無比更羨風流有藍思

甲戌早朝恭紀　四首

九天風露禁鐘催宮漏遙傳閶闔開碧月輝輝　丹闕下晨星歷歷絳河隈雞人戒旦金門入豸史司儀　玉殿來　聖主宵衣時問夜六龍扶　輦出蓬萊

紫禁朱闕白玉隄干宵山立侯班齊鳳凰城畔車聲動鳷鵲樓前珮影迷銀燭欲斜珠箔捲簾鳥將起曉鶯啼垂紳昧爽書思切未覺寒生仗馬嘶

玉殿嵩呼徹絳霄句臚拜贊引雲韶萬方淸晏車書集七政均平岳牧朝甘露早從丹仗下香風徐向　紫宸飄侍臣仰見　天顏喜　聖世都俞爲未遙

虎賁戟戟引朝儀仙籟金莖樹霧披馴象遙隨百獸舞飛凫親向五雲移　龍樓問寢回雕輦　鑾殿陳謨出鳳墀退食幸從鵷鷺後日光纔上萬年枝

和大司馬杜肇餘先生慈仁行（即報國寺）

皇都壯麗居北極　聲明文物萬方集古刹精藍繡陌多屈指慈仁稱第一慈仁敕賜乾統年金殿嵯峨寶閣連周圍長垣十餘里畫棟朱甍碧砌妍盤松勁栢濤聲壯傳自齊梁尚無恙龍鱗溜雨大十圍黛色參天高百丈每逢朔望二十五百貨雜陳輝兩廡曉來道上聲喧闐肩摩轂擊人如堵入門但聞花氣香白白紅紅雲錦張幾交二月中和節桃李芬菲蘭蕙芳夏秋之際亦猶此赤榴黃菊列如綺一枝梅萼酬一金不煩折寄隴頭使左右羅紈儼成行吳綾蜀錦來四方人情好異兼尚古尋常器物置路傍歷級同升兜率宮玉牀象几橫簾櫳榴榯作枕懸茵席屏風斜隔青芙蓉芙蓉石畔異光騰荆玉隋珠希世珍淸

輝足奪三千客聲價還高十五城徧步迴廊騖未覩佑客誇豪波斯舞盤中文犀名駭雞木難火齊出祕府石尉珊瑚未足奇漢皋襍佩帶堪數我聞華陽康金銀良工采取制作新蟠龍刻鳳爲釵鈿尊彝傲古各絕倫商周法物所彝鼎千年血縷胭脂冷一朝出土色斑斕秦漢銅玉皆下品五季以來貴陶器篙嗜莫與柴周比骰紅瑩玉豆色鮮官哥柴定備疑議傍列菱花似水澄蕊帶懸之百魅驚窺紺螭環大小印刀法直逼周與秦圖書充棟兼汗牛標題一一繫甘周玉爵羅嵌授瑤函碧水投崇文殿裏閒零落嘉則廉前遂棱離玉充借問昔未徧安世亡書不外求定武蘭亭不再見嘉陵粉本應能辨近代師法數大家往往隔摹亂眞贋畫家獨取工遠勢潑墨迅掃亦足異古來眞跡今罕存世間購求非難事文房翰墨靡不備兒弓和矢良且

銳寶刀三尺舊龍泉夜夜光鋩觸天地鐵壁石端溪硯斷紋琴七輪扇瑤絃象管懸四角琵琶撥桿緬紫玉成簪宣遠近亦希承毛雀尾絲心月忽開香氣逗閣杆總非雜香與龍涎丁綏博爐微馥馥疑是靈芸石藥燃成金佛藏來烏斯祖肩露頂形容奇吉光之裘火浣布于闐玉子琢成棋盤方珍物異常玩投壺蹋鞠古來擅博塞盤旋呼雉盧英雄一擲輕百萬其餘瑣細亦可喜竹冠錫杖禳瑠珥華鐘不擊時自鳴玻璃小鏡薄如紙徘徊把翫綢欲迷仰觀法界結構齊幡幢交綴祥煙繞璘玢登玉銀牓題牌檀樓殿四天開諸天散花雨花臺蒲團趺坐眞如鐵入定高僧寂冷灰再過方丈成儀彌几案兩開避塵俗一片禪心江上峯紫芝紅藥供清矚儆居時集觀國賓雄文絕技爭超羣酒闌月上鄉思切銀箏寶瑟歌聲頻有時偶客同歡悅談詩

說偶眞奇絕倚著袈裟誦法華客臥蒼苔疏明月遊人雜遝去復還鹿苑無如此地寬王孫笑挾金丸彈公子閒揮白玉鞭公子王孫興盤礴攝衣齊上毘盧閣參差宮闕五雲平西山東漢隱叢薄俯瞰遙望桑乾河蜿蜒歷歷穿城郭中有大士像端嚴手捧梵輪垂瓔珞傳聞締變或非訛香花供養羃魚錦入謂慈仁誰我謂慈仁寂實相懸解盡已空石上松間清露滴人謂慈仁麗我謂慈仁雅騷人詞客多名流再於勝地得瀟灑人爲慈仁矜恤婦我爲　皇家慶清晏億萬斯年常如此彿航繪作畫圖　默偶逢休澣命駕遊觸目琳瑯光氣浮始信山川不愛寶盡歸闡幽壯　神州自昔　京華物力饒梵宇仙觀凌清霄況過桑隋調玉扃新羅百濟俱來朝司馬新詩推獨步離奇光怪且細素長安作者有如林此事終輸杜武庫

七夕

今夕是何夕金鎖事有無牛彖皋其似支機形亦殊何有男女別相思復相娛鵲橋通笠牧河鼓隔名姝人嗟會面難我懼陽臺誣世間癡兒女乞巧向淸都豈知新秋月霞光五色俱才人競作賦何事不可愚

神女（余七夕詩代牛女辭矣再爲神女洛神湘妃詞之）

巫山峯十二秀色類名姝碧雲爲寶髻靑蓮插髮蘇錦江濯素練彩霞牽華裾此中有靈氣飄渺不可呼胡爲高唐賦宋玉肆矯誣謂有楚襄王朝暮諺歡娛項姿澄秋水飛步上淸都掩泣訴天帝帝聽亦嘻吁神鞭鞭其背雷火火其軀傳語輕薄者勿言理所無

洛神

維水亦有垠維洛亦有神輕霞散漣漪芙蓉不照塵靈威端天紀妖狐化美人明珠采合浦翠羽拾芳茵輕軀豈鶴立塗椒誰郁匀采旄終無託桂旗未是因狂心自振蕩微波欲通姻接歡媒幽渺達誠珮邈邀凝情空延佇謾賦亘可嘆千秋萬世後應有會心人

湘妃

帝舜過期頤二姚齒與侶七十朝許杖百歲那巡楚聖后禮尊崇下比湘江女蒼梧鼎湖非鼓瑟向何處有竹在在斑不獨染茲土嗚條倘可稽黃陵絕弔古詞人喜驚奇綺句豔筆椿潭龍奮蟄起雷霆薄風雨九疑失其靑一氣連洲渚洪濤洞庭翻焉問及湘微應有神靈怒世人莫輕語

偶題

日月何須急千年止一春少朔宜聖理老愛杜陵詩吟興偶然發風流任所之人生貴得意擾擾亦奚爲

送張眞人南還二首

三載朝天去孤雲伴野臣乘鶴蘇羽客騎鹿葛山人符劍濕眞籙金丹不爲身千年龍虎地從此接清旻

疊前韻

華髮黃冠子青山舊世臣斬蛟君後達驅魅郎前人蝯鹿常供果乾坤不老身飄飄雲裏鶴望斷入蒼旻

方節婦毛氏贈言

上有婺星精下有婺山巒磊磊幾千載名媛產石香父官祥符尹婿婿就大梁媒氏陳東帛羔雁鳴中堂百輛盈道路起若鸞鳳翔文袍綴藻黼玉體映羅裳頭安金步搖耳繫明月璫令儀

希世出兩美重珪璋會應百年合豈知數月妝危樓憑虛空一墜期同殤天心未遽絕柔骨反得康從茲不再活母氏愼維防翻然圖立後歸家作未亡一旦營雙穴願侍夫子傍翁姑苦勸勉泣涕不可當云我分內事何用多憂惶爲計身後名求不愧欽旌經裁貞烈志韓息連理方風雷同其壯日月同其光臣忠與子孝萬古有綱常

愼藥詩

炎帝嘗百草神醫稱盧鵲前聖憫愚蒙覃心研制作歷代有傳人豈方書不惡於以救人生老幼皆康樂近世初學讀精意那探索舉一而廢百私智敢穿鑿見熱遂投涼疑虛即補弱驚人攻伐輕最害清消虛僞反誤之能調元氣自若參芪與芩黃雖[illegible]宰高閣前者陳京兆病目服寒劑遂致中氣傷脾虧竟誤郤

嗟爾蔣太僕亦猶省齋昨又聞學士錢桂附助炎灼可嘆三君子同時死於藥推之累萬千樂此特約略老親近期頤丸片何嘗嚼予從田間來廿年不知瘠加餐沃清泉精力頗餘綽刊有化育方和平時間淪但病即停之空腹同寥廓吾曩五子女偶病欠審度誤爲女醫攻剝心掌珠落厥後絕女醫所生咸跳躍還憶武林醫打成一片格後醫識前醫同方不肯各傷哉吾姪清祇因胸膈痞大銷五十劑豈不損壯魄雖曰有天命我迷悔不學復有三僕人忠勤不停腳背我醫痔瀉涼丸三斤釀半杜旋不吞次第皆剝削司寇李公明宗伯王公拓病至但忍饑視藥等糟粕仙芝青精飯石髓盡兒謔最是閨中人極愚皆可愕己病不延醫遂爲待己薄兒病不延醫便嗔視兒膜我具有婆心力勸意頗博氣候有弗齊寒熱每見掠能饑是仙傳食塡內

擊博屢試驗如響百保不一錯何用服毒草引刀乃自斫頤道著周易愼言節食約勸醫勿輕施勸人勿自嫁涼固不可遽溫亦勿輕擾人若聽我言百年奉烝礿醫若聽我言子孫自傑卓其樂　堯舜世生生欣有託

題畫（斑竹爲闌牽牛帶花附之蜂飛其側）

淺雲原有節出土本無心誰人截爲闌牽牛漫相侵又惹狂蜂蝶峭骨如不禁花亦有時改斑色自森森秋至看搖落何難作龍吟

張蓮嶽福安崇祀贈言

關中自昔雄巒岸稱二華峻壁如削成卓立與天亞此間挺英傑峭直不少假福安神明宰鳴琴而敷化政成僅一載厥考終於舍聞之一痛絕七日隨地下哀哉至性人我聞淚如瀉篤孝

光照日愛親心如夏讀書隨綱常懷思氣亦猶部民助賻還禮祀神來訝千秋萬世名與嶽同方駕

送宋又宜遊山右便歸

幾年獻賦建章宮馬首駸駸望欲空劍指黃河天上去鄉從嵩嶽麓邊通九江風物全朝北三晉雲山漸轉東不待分符看六詡才人詞翰薄詩篇

送傅謙菴之任惠潮二首

飛飛丹旆去瓊瑯不比藍關出謫年頻海鮫鯢留窟宅浮湘羽翰起頌遺尉佗嶺粵終歸漢洋舶琳球自貢燕　帝謂閩南需鎮鑰澄清暫借不須延

行過盧溝易水寒五雲深處望　金鑾虞廷官改銀臺使嵩嶽名高蟒豸冠從此登天容易事不然秉鉞亦非難奈何攜手忽分去秋雨西風淚灑翰

送陳繫石之任長沙

轆轆熊軾聽鶯聲送去秋風逐遠征治行陳蕃高彰病文章賈誼重湘城樓依湖柳諸峰曉旗拂江雲萬派清雨地廉平功第一二千石屬漢公卿

送張蒼渭遊江右前韻

高談幾月對歌聲撫奈良朋又邁征好句何嘗殊賈島雄文直欲並張衡嶽生作客幾全聲大邑將加水擬清畫舫西風君得意撫短頭度豫章城

河陽十憶

路光臺

由是有往情草木具大略要欲追奇趣卽此躋丹閣望山白雲

堆望水平原廓看龍拏雲霧如蜃起樓楣羣峰亙天維廣清綿地絡崢嶸跨元圃翦削成花做貝闕凌瑤光金幌披珍珞井幹環鬱林銀眾出蘿幕坐石聽鶯聲芳甸急農作秋町羅葳蕤春畦綺紛錯花香遠近生飛觴誠足樂江山萬里長寸心縈巖壑

水閣

水源滙萬派閣虛山影斜朝夜起爽色風來四面香美景實清和餘春散郊墅碧樹蘸爲錦游鱗泳淺渥躍舞流霞水沼漸紅葩芙蕖紛綺錯列植吐芳芽潺湲石溜瀉綿蠻聽處嘉吾激多秀士亭上復才華文中之秋水人中之蓮花金巵浮積翠玉斝酌流霞頻來物外賞盤桓興不賒良朋誰更壯飛控紫騮騧

開元閣

鳳窩如拳小天風吹下迢佛頭青作頂東方蹲巨鼇欲尋仙人居吳憚登陟勞輕颷散微霞仰見巖岫高瓊宮矗層閣飛陛臨丹霄羣峰列垣墉石磴截山腰紫庭風日好青槐間松颸綠帙啟眞詞丹經脫塵囂清陰同景動蕙色傾懷超一聽春鶯近再覩秋虹遙千金輕斗酒乳竇凝香齊浮雲自南北鄉思入彩毫

鳳翔寺

俞元稱佳麗九苞繞鳳城巍巍無窮數飛舞入重閣龍岡森鱗甲麟岫吐嶙峋虎峙馴耳伏象嶺卷鼻蹲渴飲仙湖水光浮日月明以此名標異自昔鍾偉人紅蓮不在水分葉簇蒼蝶琳宮煥金紫頂層霄化聲繚暖松霞被容與澗煙生翠竹林接珮萬花谷爲鄰遂至千尋頂表爽有華嵩區中視景福天外仰宏仁

慶善寺

昔是平泉地少詠歌舞場篠公宏願力改造何啻皇珠宮連貝

閒鐘鼓雜笙簧崇閎藻羅柯璀璨紫金光寶號宣塵夢華林隱慈航欲以祈民福因之保親康雨暘咸時若比戶足倉箱此意誠仁厚吾宗爲嚴殿遊客工詩賦名流矜文章隨時恣瀟灑風亭沼氣涼卉木披濯錦魚鳥兩相將惜也徒懷想一日幾迴腸

下虛宮

迤雲閒閣啓天闥四面開鸞霄仙吹過青漢鶴徘徊披霞接虹蓋升旭耀崇臺翱翔玉鸞駕杳杳香霧來分砌列芝草充庭羅瓊瑰丹梯觀日月瑤珮引風雷邃穆儀金闕穹窿廓且恢列翠西山傍明湖一鏡迴福降羣仙下瑞繞百神陪清徹天府內誦讀始嬰孩自在蓮花閣右拱勝蓬萊燕雲三十載瞻拜思遐哉

三清宮

重樓鎖鑰地閶闔小蓬壺聖廟雄威肅文昌雲漢符河流繞左个層城拱右樞巍閣中天起虛檐敞四隅新陽舒惠日碧桃醉春酥好風自南來池館耀荷蕖有時涼颸入雪灑更可娛好景無時序披襟樂與俱氤氳萃一氣青天開畫圖吾友多英傑登覽無俗儒微言超恆貫濡毫勸典謨曠懷在千古松影散清觚

伏虎寺

西山何崔巍有刹儼伏虎虎首不可昂諸天福玆土選勝列眞宮層巒開峻宇莊嚴非一像變幻難窮數或從海上來騎龍擊寶杵或自雲中至縛虎如縛鼠叉或凝雷電因之驅風雨總爲春下民于穰絕猰貐長松摩青天登臨無寒暑遠近送春目高下閱烏巢蘿徑轉連綿襟英況瓊圃煙霞卷復飛樂此每狂舞

寶華寺

晉憶寶華寺崇巖喜不深尋碧山北麓幽居城西人幾年依僧

舍龕啓理瑤琴俯首歸流俗至古有遐心層巒臨翠坂平野敞清陰香風留梵宇法雨灑禪林中崇毘盧閣旁列獅象蹲振玉三殿齊陟高萬松岑五芝多秀色八桂常冬森玉筍看龍躍金蓮聽鳳音羽客欣斑鹿瑤池來青禽茶圃開皆蔚珠泉瀉到今

西浦

紫麓穴地出鐵色錯於染空腹藏浪渤驚宵迸鏗坎濺沫從天下萬古流不滅龍窩長子孫蛟宮集蜒蝘雙泓蕩晴波奔注河渠遠灌溉徧西郊浩澤無窮衍柳岸好鳥音崩崖帶苔蘚麗寵叫層礎隅曉浮清淺遊渚泛蘭觴乘漪豫歌轉遊戲蓮花裏澡浴神開展結賓同員嶠弄釣方壺坂天涯久滯客何時恣游覽

文明寺（附二首）

萬竿煙雨處漢濱千畝少賀營何森毅蒼筤自深窈竹林高七賢香山推五老新刹藥珠宮歸若齊梁造袈裟禮玉相開國聚多寶九色蓮花瓣三秀桂叢杪朱英間紅藥紫芝煥文藻以此交輝映綠翳如添好稍去卽西磬何用尋瑤島伊人天一方假翼羨高鳥是處皆可樂時時得懷抱夢迴留嘯傲覺矣自幼少

藥師庵

小闢招提境乾坤結搆新龍華開遠照香宇薦嘉蘋鏡湖林處士青山鄭子眞豈羨東陵富何嗟北郭貧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塵氛朝遊淨國侶暮集豪飲賓輕風搖襟藹細雨亂叢茵蘭蕙光風轉流日射金鱗井蓮當夏吐窗桂逐秋芬雉堞標遠勝鹿苑悟前因生煙紛漠漠叢樹暖勻勻昔年行樂地高天矚蒼旻

綠牡丹

萬千紅紫點春思別有天香繞碧池纔是梨花添雪色偏衣綠

梁挺幽姿

姚黃魏紫鬥春光碎翦雲霞雅製裳誰擣青青枝上色紅妝換作綠衣郎

曾閒柳汁染春衣國色輕將翠色移孔雀堂中雙袖舞綠珠一貌冠羣姿

老將行

十五郎騎生馬駒未能三十飽陰符誰言齒髮今非壯引臂猶開五石弧、

又

孫子談兵舊有名李家飛將慣專征形容不入麒麟畫贏得鬢髮空傳宿衛生

又

戈馬翩翩搖白野將軍獄獄坐朱林秋霜秋日晴相映照兒年來肘後金

姪汎旋覲詩以送之兼示兒宸補八首

昨日異今日今夫異昨歡踴躍河橋岸北風吹我寒不惜風吹寒爲汝故蹁躚人生如過隙別淚灑江干居者忽復返行者最辛艱似有千尺絕縈我心與肝焉得紫貂裘爲汝添衣單執手苦叮嚀體我心或寬

其二

仲由嗟負米冉子念友將嗟爾呱呱時遂抱杯棬傷柏堂親彊保黃口常恐厄逆氣辛殄戚逢抄汝扶匡雖之甘毳奉其聚保安康撫育脫齠齔了爲戲彩衣悠悠聖善心從今至千霜奈何告辭去爲汝甫傍徨

其三

痛昔妖氛亂南北十年歧汝母先捐棄太母爲含飴汝父旋遘變千古懷同悲遙聞一痛絕夢想存容姿丹青貌圖畫彷彿靈均爲正氣常指髮汝母旁低眉留此牽吾淚付汝好攜持瞻依當晨夕更以永孝思

其四

先靈所憑依北山築縈縈祭雖非古抔土安可遺習俗華宮室翩翩裘馬馳肆筵設鼎俎賓朋羅錦帷歲時則簡陋忘彼風木悲命汝往修飾祠堂煥西隆高丘列石馬表墓鐫豐碑蒸嘗謹厥祀有如我追思

其五

神物必有偶磁石金相連兄友而弟恭親心得懽然戶庭無外侮和樂一氣聯吾昔與汝父甘苦二十年汝今與汝弟骨月同周旋離別雖須臾思愛終不愆汝去天涯外我步鳳樓前父子兄弟情舊里隨風牽

其六

生男爲鵰鶚生女成鶩涯婁女貞不珍愛同珪璋天運何不造長女拆落感次女萬里外思我不暫忘四女英年寡二女伉儷艮苦節痛何極人生凛綱常百川雖東逝北辰有迴光汝去好扶持同德以相將

其七

聖教首中和謙讓即其亟王道本平平叱怒名爲霸孔子於鄉黨恂恂無可假氣質或有偏所貴能變化涵養德性醇溫恭同符夏衆人不可先所以甯居下吾家世忠厚守雌而遜謝敬矣

柔其弱去傲謹謗詐

其八

太儀何泬寥萬物紛迴薄逝者且如斯我躬安所託文章載道器六經非糟粕良玉貴琢磨梓材宜丹雘汝其聽微言洽如鈞天作彈琴見先生兀居匪寂寞雖無金玉相淵魚自飛躍大禹股無毛仲尼逆履例

勉學示兒宸黼并姪泚　八首

聞道豈必早立德苦不固嗟予困蒙弱老大猶未樹先民詔遺矩乃在行其素外物焉足希澹心任所遇宜戒出位思恆存衾影慮毋曰獨居暗希微漸成著毋曰戲渝小君子有常度穴防終以決往水不返瀾

其二

華屋非不美環堵庸何傷多才戒舞智美閉靡不彰言溢動有禮所貴用心臧富非聖所御貧賤士宜忘文武道未墜聖謨何洋洋我生服胎教少小修天常吁嗟今老矣夙夜未敢荒汝輩能加勉可升德行堂

其三

崇山蘊寶玉滄海聚龍魚橘柚貴芬素匪尚葉華殊小人箕其舌君子靜若虛食德爲膏粱服道乃錦襦我行由其弱猶恐躡於塗我三緘其口猶恐重厥辜佻佻彼公子與我走孟豬謹言與慎行煌哉被詩書

其四

戒爾慎交遊昔賢重磋切寶玉在攻瑕龍阿貴磨缺邇來翻覆場雲與雨亦孩周守徒激昂未必露心骨縱復遇新知背面旋

指摘我自守忠信俄頃遭顛跌何必拘絕交但當守己拙襟懷豁落開光風同霽月

其五

豪飲不在醉甘味如嚼蔗浩氣塞兩間偃僂非自霸神物解隱形百川爭赴下古者英雄資虛爲物所咤往往貴藏鋒爲冬不爲夏嗟或詭於面項或柔於膀血性與剛腸懲忿當如髀毛心游大虛萬物一以謝

其六

我從瀕荒來丸苞非所駕眇小膨蟲技受　恩等太華持此白璧躬期以答大化鬢鬚成素絲貧窶殊可訝開府兩名都言之便成詐臣朔饑欲死將母焉能罷憐鑿吾自填累汝遭嗔咤誰信作撫家囊空如洞瀉

其七

耕讀吾家事桑麻風且渲負插向南野編籍可隨身我即同禾黍春笑而冬黧茅茨樸春花歲時樂佳辰晴好雨亦好所遇無不新槐煙生平疇譜漢述溪津熒熒燈徹夜學識由以臻自昔英賢輩誰能不賤貧

其八

太山巒嵯峨黃河流滔滔狂瀾須砥柱疾風無鴻毛隆冬不肅殺萬物奚光昭神龍何飢渴君子豈蘭膏堂堂並爲仁六經宜爬搔非義而富貴不學耽麴糱仰奉昊天德俯愧白華標登山貴乘勢少壯可俾勞

甲戌除日

身依　輦下履跚跚廿載深　恩愧素餐幾度春風忙裏過數

聲爆竹邸中歡　朝元拜手來朝事戲綵娛親竟夜闌多少勞勞名利客屠蘇傾處百懷寬

即韻（仲秋眷山南發母老輩輿留　京）

飄零骨肉歧南北萬里鄉關夢到難今歲今宵且過了明年明日又相看期頤老母添悲緒耳順癡兒幸有官試酌椒觴爲獻壽香銷紅雪不勝寒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三十六

讀書堂綵衣全集

汪　灝訂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彭甯求輯

男　宸黼編

卷三十七

紀盛詩六十七首

紀盛序

歲甲戌夏五　皇上萬幾之暇　召翰苑諸臣賦詩應　制兼及論賦且給筆札　賜珍饌自古以來禮下之隆未有若斯之優渥也而諸臣生　右文之朝遭逢　寵遇莫不藻思泉湧文采葩流研精竭慮以求稱乎　上旨雖虞廷卿雲之奏何以加焉臣備員銓衡幸覩千秋之鉅典有慕於中依韻奉和復爲恭紀詩併附論賦於其末退食餘閒歷久後成較之諸臣戛玉鏘金迴源風雅不移晷而已就人才相去不霄壤哉臣鄙俚之音不計工拙謹以紀　盛事誌歲月云爾吏部左侍郎臣趙士麟

康熙三十三年夏五月初九日少詹事臣李録予朱阜侍讀學士臣顧祖榮李鎧入直

擬夏日　內庭應　制　七言律

鵷鷺蹌蹌向　紫鑾競看簇仗下雲端　黃扉邃密幾忘夏碧樹迢遙倏欲寒伏案垂紳舒委佩瞻　天挍藻蕭柔翰　恩波此日深無極珍饍傳呼給大官

恭紀

序入南訛景物妍宮僚寓直近花甎龍池初種迎涼草　鳳閣時揮辟慍紈箋出　尚方飛素練香焚甲煎（去聲香名見隋書）繞蒼煙

盛朝重覩賡颺典袍袖猶沾　御墨鮮

初十日侍讀學士臣徐嘉炎侍講學士臣張廷瓚史夔曹鑑倫入直

擬賦得西園翰墨林應　制　五言排律八韻

北極宸居壯西園別業幽鼎彝環錦席書畫擁珠樓古色簾櫳映靑輝緗素流七家稱絕藝四聖擅千秋鸞鵠沖霄起煙霏隔嶺浮烘皴疑石罨波磔比銀鈎豈若西山去殊勝林屋遊披圖尋顧陸灑翰待應劉

恭紀

二酉圖書祕府收縹緗滿架足千秋墨痕浮動煙雲繞筆勢翩驂金石留芸閣香飛鶴禁外玉山光映鳳池頭誦詩講易叨恩辟絕勝探奇宛委遊（宛委山名多藏書見史記）

十一日左庶子臣陳論右庶子臣孫岳頒侍讀臣張榕端王思軾入直

擬賦得膏雨潤公田應　制　五言律

農事資東作三春屬望誠何時靈雨降先我大田盈處處操豚祝村村負耒迎豳風猶未遠忠愛見輿情

恭紀

保介親瞻　帝籍儀又逢靑甸　省耕時　彤廷未獻卿雲頌朝右爭傳喜雨詩宮草均沾甘澤潤林花盡荷土膏滋昊蒼自是從民欲先灑公田後及私

十二日侍讀臣陸肎堂侍講臣余志貞彭定求左諭德臣沈涵入直

擬賦得紫禁朱櫻出上闌應　制　七言律限五微

曲江曾與櫻桃宴今日承　恩賜禁闈顆琢珊瑚推翠葉盤盛瑪瑙映朱衣滴來　御苑香仍在捧出　仙階露未晞珍重瓊漿奚足擬步趨循自顧　天成

恭紀

上闌朱實濺難攀八尺雕盤中使頒薦　廟初陳青玉案　會朝旋　賜紫宸班圓闔火齊（去聲）名來三島色似金丹出九還何幸追趨資宴後拜　恩歸獻祓慈顏

十三日洗馬臣巨象隨左中允臣王沛思左贊善臣沈朝初臣棻入直

擬詠金蓮花應　制　五言律限八齊

聞道名山產花開百鍊齊光搖白玉檻色煥紫金泥　禁闥燈爭豔　仙臺樹欲迷臨風時灼爍珍賞　敕標題

恭紀

名花傳自佛揚來光氣凝盆別樣栽擁立金身窺色相枝擎寶炬映樓臺幸依　禁苑含香遠不染汙泥帶露開玉井峰頭蓮十丈獨輸燦爛在蓬萊

十四日右中允臣楊大鶴彭甯求右贊善臣魏希徵司業臣彭會淇入直

擬賦得崇文聯駐輦應　制　五言古限輦字

山水人所娛眷此崇文館發時搜古腴燦若墳與典巘巘駐霓旌聊以寄游衍襟佩拂緒風落花承　步輦

恭紀

鳳輦來遊駐彩霞崇文遙望碧山斜仙音縹緲巖廊曲飛蓋參差河蔡賒乳燕頻穿太液柳嬌鶯低啄上林花五星此日占奎聚虎觀談經未足誇

十五日檢討臣胡作梅編修臣仇兆鰲徐元正汪灝入直

擬賦得衣露淨琴張應　制　五言律限五微

月夜松陰靜遙聞漏滴稀孤鴻猶嚦嚦零露自霏霏春暗頻燒燭更深復進衣五絃排　座右留待好風揮

恭紀

小橋流水卽滄浪（臨水流徑）纖月疏星映草堂（鳳林纖月春星草堂）銀漢無聲凝沆瀣金莖漸冷逼衣裳深尊徐引書連綠綺橫鋪花滿牀（燈書燒燭看劍引杯）涼夜碧天眞似洗一彈再鼓鶴鸞翔

十六日編修臣陳遷鶴修撰臣沈廷文編修臣陳元龍檢討臣王之樞入直

擬恭讀　御製覽貞觀政要詩應　制　五言律限二蕭

夜分常覽史　睿鑒百王超創業多英辟貞觀亦治朝瀛洲得士盛麟閣建功遙異代邀　華袞勳名定不祧

恭紀

文皇風雨佐開基天日容儀龍鳳姿青史已傳恢廓服綈囊猶足見風期行仁屢奏西成效納諫時教東閣隨　泰岱不辭土壤細一編恆向石渠披

十七日編修臣袁佑千化鶴檢討臣潘應賓方韓入直

擬恭讀　御製時巡近郊憫農事有作應　制　五言律限八齊

時邁遵周制欽蒸念夏畦揚旌觀薙草　止輦慰扶犁望雨偏占畢愁霖或現霓　行臺親染翰總爲萬方題

恭紀

三輔均沾　帝澤平　鑾輿時幸慰蒼生西郊不雨勞　宸眷東作方殷繫衆情　上輅過時親爲歇　翠旗飄處落花輕柔陰麥隴似楷集嘉穎當秋報歲成

十八日編修臣張豫章鄒昆瑛檢討臣劉涵編修臣張希良入直

擬恭讀　御製懋勤殿讀尚書至無逸篇有作應　制（五言律限五微）

書教先無逸　皇朝實嗣徽山龍端　主極稼穡念民依時止求言徹常披　問夜衣千秋　垂帝範雲漢有光輝

恭紀

晝陳無逸坐　彤闥宮殿風高晝漏微　勤政稔知符哲后惜陰仰見紹前徽標籤乍起清暉映　玉几徐凭朱烏飛誰謂太平多暇豫　九重天子尚宵衣

十九日編修臣沈辰垣李孚青宋敏求宋大業沈三曾檢討臣劉坤曾璦宋如辰入直

擬恭讀　御製詠觀天儀器詩應　制　五言律限九佳

帝德與　天合爭傳制度佳銅儀來漢殿玉琯溯虞階五紀由玆正三辰自爾諧誦詩知孝若奕世仰　淵懷

恭紀

盛朝儀象重靈臺　親視璣衡　灑翰來官設保章司緯度詩傳　賡藻仰昭回五星聯絡如珠貫四序調和應琯灰欽若已符古帝意微臣終乏測天才

二十六日編修臣吳世燾湯右曾郝士鈞淩紹雯劉灝張復檢討臣宋朝楠彭始摶葉滸入直

擬　聖駕夏月閱視河隄應　制　五言律限六魚

當夏河流壓　時巡意欲舒　六龍親駐輦萬姓免爲魚丹楫淩風渡溝隄帶月鋤宣房煩竹石漢武策終疏

恭紀

巡河仲夏　翠華來　帝力功高神禹哉浪蹴魚龍吞日月波回天地靜風雷水衡不惜金錢費　楓陛時咨疏瀹才孤子築宮沉璧馬新書空付史遷裁

二十七日修撰臣戴有祺編修臣吳昺檢討臣范光宗孫勷入直

擬恭讀　御製宮門聽政示各部諸臣詩應　制　五言律限六麻

百僚齊贊釆　臨御向金華　帝意同韜鐸　天章絢綺霞咨諏情倍切零雨望偏賒永作韋弦佩迓衡佐　國家

恭紀

宣政門前鵠立看欣傳五色降　金鑾堯咨舜儆應無異　鳳藻龍章自不刊南雅風高調六律鼓鐘聲振肅千官昇平清奏徽　宸訓惕厲微衷愧素餐

二十八日編修臣許賀來檢討臣梅之珩張明先李朝鼎入直

擬恭讀　御製詠史詩應　制　七言律限十灰

論斷從來重史才今瞻　宸衷出新裁偶經　袞鉞一言定頓使心胸萬古開嚴比玉衡懸　黼座朗如金鏡列璿臺我　皇天授非人力遙望光華燭上台

恭紀

麟年紀傳列青蒲　詠史詩垂曠代模一代興衰昭日月千秋
著鑑重盤盂音諧金石調仙籟筆染香雲繞御爐　宸翰自
同奎藻燦　廷前舞鳳勝韶虞
二十九日檢討臣鄧咸齊鄭際泰竇克勤徐日暄入直
擬渾天儀應　制　（七言律限十蒸）
帝王御宇瑞圖膺首重人時典可徵蓂莢效靈古有此璿璣定
制代相仍天官布算三家異星野分司二正能　聖世渾儀原
合度龍門疏略未堪稱
恭紀
羲和遺法四千年儀象猶聞舊相傳日月遥從銅管度星辰盡
向玉衡旋一行妙解今重見守敬精思昔未宣率土咸知遵正
朔萬年長此戴　堯天

閏五月初一日編修臣楊中訥姚宏緒潘從律張瑗王奕
清入直
擬賦得虛心高節雪霜中應　制　（七言律限十二文）
猗猗千畝翠氤氳舞鶴棲鸞自昔聞已見池臺增翠靄豈徒風
雨挹清芬簡心卻冷含香氣松幹衡寒長節紋何似　玉階邀
顧盼緣逢霜雪倚凌雲
恭紀
中虛節勁獨亭亭披霧含烟入翠冥甘露初霏彩鳳下蟄雷忽
動籜龍醒雪中只覺千竿秀霜後偏增萬个青如爾孤芳原不
俗高懷應有子猷經
初二日編修臣胡潤鼓敍檢討臣冉覲祖楊名時王傳入
直

擬讀朱子文集應　制　（五言律十四寒）
濂洛風微後仔肩吾道難名眞如泰嶽力可障狂瀾遺集　金
華進封章　玉座看海隅知訓法不獨啟　朝端
恭紀
祕閣琳瑯石室寬　皇心稽古契新安珠櫝時見瑤函啟乙夜
還呈甲帳看六籍表章傳聖緒四句獻替重朝端夔龍應繼宗
風起誠正無忘侍　玉鑾
初三日檢討臣王者臣張曾慶劉琰李象元文志鯨入直
擬賦得駐輦華林側應　制　（五言律十三覃）
名園時望幸遲日稅　鸞驂金石禽魚雲旌旄父老諳洞房連
曲磴複道俯寒潭歸路春城晚冰輪候遠嵐
恭紀
三月華林景候和鑾鏘上苑入鶯過花留仙仗偏能舞鳥傍瓊
筵亦解歌箭飲石梁輕似羽馬盤金埒快如梭　宸遊足繼卷
阿盛湛露頻沾碧草多
初四日　召集西苑學士臣王掞李柟顧藻及翰林諸臣
入十人
試理學眞僞論恭紀
文教昌明治化新千秋聖緒屬　陶鈞普天共仰　紹中統吾
道重躋　迪哲人姚姒傳心非有僞淵源溯始本原眞豈惟
靡藻精衡鑒崇正欲將士習醕
豐澤園賦恭紀
頻年[illegible]帛絫銀牓高題見　帝心　鸞輅每因新穎出
[illegible]皆秀有秋疇茅茨不剪風猶古耒耜時陳意自深總爲

良佐對稼穡微序學頌楔瑱琳

新秋四首

赤日方炎幾度愁蕭蕭新爽到林丘炎暄漸薄雲歸冷枕簟初
涼水欲流方幸獨能驅酷暑何勞宋玉更悲秋悠然忽動凭高
興騎出西郊學浪遊

銀塘擔宕水雲空菰葉吹殘島嶼風午熱半經細雨卻晚涼不
待早霜融芭蕉怯夏先辭綠菡萏驚秋尚欲紅清景何須啾寂
寞黃花次第到籬東

歷世由來薄貢球雨暘各敘稼禾稠三時務急期今日萬寶將
成冀有收撲撲稻香來野甸田田蔬葉襯黃疇定知農扈倉箱
足到處壺觴醉晚秋

西風乍動鬢華新甚矣吾衰一老臣百歲雖言百歲樂一年又

去一年春仲宜作賦非同調張翰思鱸別有神妙絶予痴全不
管舞斑獨戲日娛親

中秋望雲亭同友人辭月篇

朦朧層城月隱隱明河滑月中何所有云是仙桂枝天風吹香
下空秋入吾肺腑蕩青甌吾友一傾能幾斗橫飛健筆大於帚
飄渺燕山千萬峰雪湧霞融雲亂走黑雲風搓成細索皓月天
開如手剝彩雲依舊月華生添護蟾宮桂花焯初如秋水之芙
蓉亭亭瀲灧而獨立漸如素頁之美人幽閒對鏡而驕姿高如
中天之麗日卻使冰巖雪窖而換影又如無根之璇衡西轉天
容下寫而生奇靜裏千枝堆玉葉傾來滿地撒金卮霜蛾飄墮
雨歲甃作人失晴怯靡雛火齊出海黿鼉知蚖脂照怪族蚩蚩
此時吸罷下山碣瑣珞滿酒入月涵清虛蓬島瑤華隱珊樹滄

海魚龍抱明珠皆照漢宮儀閣涼更墜金鳩琥珀光文犀玳瑁
敗網碎龍腦一縷飛中央今夜箭鳶隋苑浴今夜許史綺筵張
石家步幄羅錦繡海國玻瓈擁穠纖婉姮闘房推絡秀峯帷執
帨相扶將朱脣粉暈山眉遠愁來皺斷春蒼芮石娘嬌小不辭
觴夜深潮淺顯紅輭秦時笛裏關月明輝光流入漢家營前軍
將軍屯葱嶺後乘十萬度金城何人不歌邊塞月何月不照遠
征人幾家少婦掩羅袖幾家老叟拂紅睛別有砧聲敲冷月啾
啾切切傷蛩鳴又見傍雲蓮花白璘璘繡成旛蓋雙虹均空山
大眾迷花雨夜龕孤藤看佛經亦有仙侶向瑤池洞簫無和傍
月吹飛霞錯落溪邊坐陶然共醉騎尾箕梁園庭樹秋風起寒
影翛翛委流水人間歲月如春花愁雲思海從何始人如一葉
浮清空搖曳緗煙縠霧中欲趁游絲自飛墮笑逐天邊鶴髮翁

吾人胸中浩浩落落如香水海之洪流焉計海水中之一漚此
夕如辭喧囂城市江頭飲鶩謂天吞日浴乾坤浮試看天上天
下惟有不立文字之文眞奇造難無鐘鼓管籥粃磬柷敔相競
噪乘歡便醉好哦月一切鐘鼎竹帛且勿道

滇南雜憶二十四首

太華山（滇池西）

太華壁立少華鄰端笏垂紳儼藎臣鬱律森森昆水上天風吹
下自西秦

螺山（滇池西）

螺擁出來高玉案巃嵷不去敵昆池石如佛頂盤青髻色似獅
毛散綠披

玉案山（滇池西）

玉山剎古牛安禪灩瀲晴光花欲然深澗秋藏三夏雨老松晚帶六朝煙

金馬山（省城東）

天開閶闔霜蹏蹴汗血由來駕紫微渴向昆明池內飲雲驪霹靂逐龍飛

碧雞山（省城西）

彩雲一片舞天雞五色光中望欲迷化作青山千載碧王褒空自度巴西

昆明池（省城西）

漢武鑿池塵水戰雄圖欲事西南彝吾生幸近昆明畔一日煙波十二時

武侯祠

兵略如碁一著先先生入蜀首南天擒來七縱眞游戲今日詩書祀昔賢

夜市（省城子童見之變後則否今有起色）

昆華曾見太平人隨地壺觴夜夜春喧市不驚絲竹靜蓮花雜踏火珠新

金蓮山（澂江城東）

雙手擎天推玉筍翠峰捧日見金星瑤池一葉蓮花瓣長擲湖邊炳六經（文廟建於山麓）

玉筍山（澂江城南一名文筆山）

五峰屹屹山成架一水灣灣硯似蓮我醉風吹煙雨散手探彩筆寫青天

撫仙湖（澂江城南）

三島十洲臣朔記依稀風景似南中煙江疊嶂連空翠畫裏仙湖近海東

點蒼山（大理城西四時有雪）

點蒼拔地三千仞積雪留雲隱萬松我欲移來置一榻與山坐對看寒峰

洱海（大理城東）

蒼山倒插澄如練九曲三洲繞葉榆（漢郡名今大理）洗耳漱流無不可浴蛟飲鹿聽相需

九隆山（永昌城南）

蒲蠻舊俗那能堪花腳金牙髮是鬖今日竟成名勝地風華譜作小江南

煥文山（臨安城東）

人文煥發泮祠地澂郡石屏昆水連徹夜書聲君試聽奎光不獨耀山川

溫泉（安甯）

天下名泉推第一何渠不作硫磺香華山玉女洗頭水驪向螳川湯雪霜（螳川即其地地名）

金沙江（麗江）

禹經黑水麗江侵赤赤波光別有琛共說神霄居老子丹鑪敲處撒黃金

銅柱（交趾界有分茅嶺草木分向）

銅柱功高馬伏波茅分南北界山河可憐薏苡成遺恨千載傷心奈若何

雞足山（鄧川州）

傳來雜足八大寺三百六十號小菴靜室幾千僧入定玉樓金殿鎖優曇（金殿盡以銅爲之）

諸蠻（此前丁亥戊子事童時歷之）

蠻奴蠻女叛相尋騎象緣戕齒鏤金孟養阿迭運孟密（三地名）吳酋（名乏紺首叛）沙（洲名定）萬（上酋婦自妻沙同叛）幾翻侵

山茶花（通海倍佳）

姚黃魏紫牡丹豔並蒂雙花菡萏鮮百瓣九心紅尺許名葩殿最恐難前

扶桑花

烘脂炙粉點春酥海日生光燄吐珠欲借化工真國手爲添王會百花圖

檳榔

賦性疏通春澗水生香嚴正桂花風珊瑚細嚼流虹嚥末是胭脂一抹紅

波羅蜜

楚江蘋實不尋常那見如瓜帶異香一片波羅一片蜜人間天上有瓊漿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三十七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葛長祚訂
受業劉　愈輯
男　宸黼編

卷三十八

乙亥詩二百一十六首

乙亥元旦早朝恭紀二律

五夜疎鐘啓曙光晨星歷歷燭煌煌　鑾由　先殿虔昭事輅轉　慈宮進壽觴百爾臣工嚴委佩萬年　天子拱明堂鵷班虎拜鳴佩吹玉麻乾符泰道長

履端伊始慶昇平萬國呼嵩頌　聖明淑氣遙連鳷鵲觀春光早到鳳凰城日迎雉尾開仙仗香繞螭頭接太清共上　堯樽齊伏祝雲韶合奏九如賡

上元前三日宛平夫子召飲怡園同席鐵菴翁大司寇醒齋李大司空阮亭王少司農昊廬王少宗伯曼園張少司馬觀燈樂甚不揣燕陋即事輒賦長歌一篇用紀其盛且以宣德述情焉

皇王御宇宙至治紹唐虞玉燭調元化金甌建永圖金甌玉燭傳昌熾豐稔年年臻上瑞萬方球帛盡朝宗八表車書會燕冀珠斗春回麗春夕椒花競獻辛盤赤上元燈火徹九衢相國開筵召賓客秩秩華堂張錦繡龍銜鳳吐光如晝水晶屏邊列炬攢表裏通明異雕鏤同人共坐萬花叢花芬龍腦暗相逗家有梨園世絕倫笙桐法曲善才（唐伶工）授清歌宛轉遏絳霄柘枝善舞腰圍瘦瓊蘇之酒出仙廚酡顏愉色令人壽停杯邀向名園遊迴廊曲榭藏丹丘窈深谷轉寒凝凍幾疑無路前復留忽度小橋遇花梗珊瑚火齊烟波映仰見龍膏萬樹紅如非誤入桃源境側身緣峻嶺疊足下巉崖朱軒一何敞捲幔豁幽懷中設波羅架來自昆明滇西竺國迢萬里離奇光怪非恆比貝葉于重金纍絲人人盡在佛光裏佛光高放紫煙升寶蓋瓔珞連珠明雙眸應接殊不暇魚龍出沒波濤驚化身千億非一狀冉冉虛空下白象珠絡錦韉蔣金鞍低眉文佛趺其上諸天或從海上駕山來或自雲中乘鶴至或散天花舞繽紛或鞭雷電驅贔屭更有縞素騎青猊依稀仙人跨赤鯉多寶之塔白如銀雞踏蓮花爬巨趾封人既效三多祝祈年更願五穀登五穀豐登字爍爍盡是藍光香霧騰銅鼓忽迎神女笑竹枝低唱雷兒妖將圍夜月燈花滿如醉春桃繡帶招東望一峰越天表蝶棟虹

梁五雲繞壁聚奎聯手可探有時銀漢注懷抱氤氳仙樂半空鳴小閣逶迤接火城爆竹通天裂帛聲萬弩齊發光縱橫洞心駴目亦已久旋飲醅醪酌大斗東方木公馭蒼龍金馬驂鸞尊前走漢時芳苡（燈名）緗紅霞晉代芙蓉（燈名巧工丁緩所製）鬭絳紗以茲較之更燦爛百枝四照（皆燈名）奚足誇鼇峰出海輝三島火樹當春吐九華始知洞口神仙府不及人間宰相家況有金榜　題丹鳳銀鉤鐵畫光銑動　君臣一德古所稀曲江風度千秋誦司寇司馬大司空瞻仰　天章頌天工二王懽忭稱　神聖此身如在蓬萊宮相公燮理秉　國鈞風和氣靄無纖塵賓筵幸與傳柑宴盛事親爲補袞陳豈但吾曹依霽月直令寰宇沐陽春願同黔首祈元老常侍　黃扉佐　聖人

上元曉集　暢春園

千騎春郊簇簇催上元寰宇樂春臺春風春夜春燈亂（十四夜風）春
日春觴春苑開花怯春寒芬未吐柳乘春色綠將來叨　恩不
不異春霖普共鼓春光得意回

詠料絲燈次史耕巖學士韻

爭得靈芸掌內絲練成五色製殊奇迥超漢殿鏤金勝肯伴隋
都剪綵枝看去羅紈原自別謾逢歌管總相宜蔚藍天畔應如
此請放鰕鬚試一窺
銀釘高綰燦西東仙吹飄颻盪碧空勁若冰絲能奪月湛如玉
露卻當風尊含琥珀光含蚌炬擁翟逾焱吐虹可惜搖緗無紀
緘依稀擬似玉堂中
玉辟輕寒屏辟塵爭看巧製簇芳茵離離宮樹時穿燕渺渺仙
池睹躍鱗綺幙新勻碧玉面瓊樓半掩綠珠身良宵燦爛渾如

豈莫向銀蟾遠問津
芙蓉芳苡昔時稱琢月鏤金別樣興華蓋飄游銅作柱流蘇交
綴錦為稜光騰綺席花千樹影射湘簾波萬層自是時新能奪
月西京為撤九微燈

賦得曉樹流鶯滿張石虹中允囑和（排律十二韻限八庚）

禁苑鐘催曙園林鳥弄晴雪殘鳷鵲觀春到鳳凰城淑氣迎鸞
輅晨光捲翠旌侍臣隨輦出簇仗就班行殿轉披香近池經太
液平有花長得蝶無樹不藏鶯色比黃裳燦音同玉笛清時聞
求友急已覺繞枝盈檻畔芳蘭秀檐前瑞柳橫承恩遊未倦受
詔句先成應以雙柑賞還將斗酒傾獨憐邀顧盼常得聽簫笙

季春同泰九熊太宰敦復張太宗伯羲門彭少宰李公凱
顧復齋張隨齋史胄司曹麥懷王蔚巖諸學士集翰林

院試八旗俊秀排律二十四韻

豐芑簪纓盛蓬萊氣象新掄英承　上命分校及微臣多士觀
光久　皇仁造就均操觚環席舍執簡受闈甄排署隨先輩升
堂謁　聖人金聲儼在耔鐸響軼於秦共步鸞坡側同遊鳳沼
濱好風來面面嬌鳥語頻頻雅集當新夏長吟送暮春餘寒仍
未解似熟亦相因瀹茗笑加評浮尊借作賓柯亭看有翠玉宇
淨無塵淺綠階前嫩輕紅檻外勻槐高時礙日井古自生鄰銀
盌淘冰藕桃笙臥錦茵樂成欽往訓敬一啟迷津祕笈傳　清
禁藏書出　紫宸諸公皆夙望愚也幸邀親騏足馳如電毫端
信若神弇嶔若鍛羽售者遂通身燕許司冰鑑篇章定雅醇奇
文欣共賞連茹使之伸濟濟　天家彥煌煌大貝陳戒期將畢
事向晚附歸輪

暮春西郊見林花初放阮亭王少司農囑賦

三月煙花豔冶時金鞭寶馬競追隨紅牽遊女桃方麗綠賺王
孫草正披乍煖仍寒花氣足似晴欲雨蝶飛遲欣逢虎拜嵩呼
日齊祝　堯年進壽卮
東風襲襲紫袠輕共沐　恩波近郭行何事蘭亭流曲水偶從
御苑聽鳴鶯垂虹隄畔羣鷗浴芳樹叢中雜珮聲誰謂遨遊
尋五嶽應知此地即蓬瀛
淡煙初散露初晞處處園林接翠微野外紅英猶半綻沙邊紫
燕自雙飛淩晨逐隊穿城出著意尋花向晚歸莫惜春光今已
暮　皇都景色正芳菲
玉瀨遙指度平蕪馬首依稀似畫圖臨水笑看新柳長隔牆喜
見野棠舖樓臺縹緲疑三島鳬雁交橫近五湖自哂歌詞非白

雩請公才思已探珠

瀛臺敬事恭紀

西苑平明宿霧收危橋如練倚清流煙勻黛色隨風卷波蕩荷
香夾岸浮
瓊島銀塘一鏡開垂楊拂檻鳥飛回龍香雉羽花間度玉陛蘭
橈天上來
太液池頭萍已綠垂楊隄外日初紅黃金瑞榜青岑近早集千
官曉霧中
禁苑芳林輦道幽萬幾乘暇此行遊傳宣如對承華殿啟事仍
同勤政樓
池閣泱漭柳城園荇藻交橫水面飛知是　帝京天地闊鳧鴻
鷗鷺盡忘機

瀛臺閬苑絕塵囂鳳髓龍香染素毫丙夜咨諏猶未倦西山搜
對不知勞
日届天中樂舜年五龍亭畔火榴鮮還將一派空春色輕點蓬
瀛楊柳煙
島嶼縈迴紫氣濃琪花瑤草插芙蓉不知弱水三千里即在離
宮十二重
仙池灩瀲玉河隈冉冉雲車羽節來繞鳳蟠螭天上見朱簾畫
閣水中開
百頃澄潭映碧空千章喬木自青蔥憑欄微覺松風動冉冉雲
中落彩虹
香抽勁箭蘭英紫春入柔條柳色青　宸駕五雲深處轉水晶
宮殿幾層經

瑤翎玉羽泛清渠來自江湖碧沼居仙液無波鷗鷺靜迴翔上
下樂何如
滿徑花飛香氣幽虹橋高並碧天浮乘風直上三千仞好泛靈
槎問斗牛
桑枝竟與波分綠嫩色還同柳並青芳草有情時望　幸春來
先發碧山岑
仙臺縹渺隔銀河細草偏承　御輦過最愛青青池畔色夜來
風雨落花多
滿徑花飛水面平林間睍睆弄春晴簫韶奏後遲天籟故送清
音續鳳鳴
昇平清奏宴觴同碧渠田田卷澈風收拾荷香歸兩袖綠楊斜
挂夕陽紅

朝堂恭紀

藹藹榮光透綺疏紫微雙闕並凌虛金門柳色披青瑣八表風
清到玉除
卿雲瑞日映明光百和風吹合殿香中使頻頒千日酒天潢齊
上　萬年觴
繞電流虹自昔傳羣臣爭獻九如篇康衢縱有封人祝天地從
來不紀年
名藩鞏路趨蹌過上相　黃扉次第來中使傳宣知有喜玉樓
金闕影徘徊
天街玉燭月華明濟濟朝簪接珮聲行到玉河橋　上望五雲
深處泰階平
紫雲濟蕩起和風星使朝　天萬國同殿上夔龍齊獻壽階前

貔虎盡呼嵩

碧空窈窈霜華淨皎日朱庭接珮光文戢采旌森玉砌鑪烟一道自飄颺

端門凝望瑞煙籠玉殿呼嵩鵷鷺同　朝罷百官花底散卻隨五鳳下雲中

承恩退食出彤幃金水橋邊緩步歸仙仗初回雙闕下香煙猶傍五雲飛

年年原野事菑畬禾黍青青盡繞廬欲識民依惟稼穡　特蠲租稅勸耕鋤

象管銀箋御府藏百官拜舞和　天章休風直與虞廷並聯句競傳駕柏梁

玉樓金殿影重重華燭常調萬國風嶽領千峰羣拱極河經九折識朝宗

大縱常山建九斿龍盤鳳舞到神州黃河一綫通滄海寶麻千年壯遠猷

金鑪煙繞列雲門貂冕交輝達九閽灼灼新花臨紫陌溶溶春色起天園

春來佳氣繞蓬瀛霽色岧嶢接太清清曉銅盤凝玉露凌空仙掌抗金莖

寅賓日出中星鳥露浥蒼龍精曙曉扶櫪三推九五先豐年報獻歡聲遠

青壇春路敞祥煙豹尾鸞旂繞直阡翠幕風飄金石奏公卿隸末贊　皇虔

南苑恭紀

雲樹蒼茫路逶迤　六龍南苑佽飛隨而今四海多清晏正是岐陽講武時

冬狩鳴鳶逐羽羣飄飄雙翼薄青雲神機一發如鷙欻灑血飛毛下九氛

晾鷹臺畔凍雲流帳殿行歌進玉甌匹馬衝開冰雪路　殿廷親賜紫貂裘

香風徐引氣氤氳遠近爭瞻五色雲為省民風時駐蹕非關宴賞樂橫汾

喜雨

聖主憂勞遍九垓桑林未禱已聞雷鳴鳩將雨西清過細草青蒲簇簇催

西山暝色發祥飆瀟灑龍墀度玉橋雲浥不辭袍袖溼願將瑞麥譜衢謠

天都仙客遝羣真寶籙方開樂四民雨灑香林千頃足耕桑元是太平人

四郊嘉穎望商霖快雨如酥到上林不止芳華供　御賞還將萬庾荅　堯心

聽樂

豫動薰風闡聖拊和雲盛烈總咸英衢壇肅穆嚴蒼璧漠漠聲希入太清

鈞天大樂響鎛鉦舞曲飄揚翟羽輕絲竹鳳調鳴嶰谷崙山九變八風平

石鼓

辟雍石鼓舊岐陽星日輝光燿廡廊信有巨靈擎寶礎還將神

斧藻天章

何止射獵攫兕虎雅製雄文翦欲舞碎錦斷若纍隕星紛紛評

解截雲補

春日

斗杓東指醒輕寒柳鞸花嬌捲幔看不用吹葭窺玉律朝來春

色滿長安

銀鋪萬乘飛黃馬色映千金狐白裘共訝春園梅早綻枝枝不

復漢宮秋

芙蓉闕下漏聲寒寶炬華燈徹夜闌此夕萬方同宴賞傳呼京

兆縱民看

鳳吐龍銜寶炬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香銷紅雪不成凍入座芳

華列錦茵

鼇峰出海擁三島火樹當春吐九華白象青猊知忭舞承　恩

歲歲踏蓮花

長安春早麗芳晨寶運當天色色新凝碧草迎金埒馬流香花

伴玉樓人

何處年華不可人皇州春色簇花茵九天麗日浮丹闕萬里晴

光擁紫宸

雙童走馬走嚴阿樹裏僧房隱薜蘿碧水層岑青未了一年春

事竟如何

夏日

九十日春留不住風光入夏一番新浮空樹色清陰蕩入座荷

香氣味親

春暮留春春已去惜春勒馬更尋春榴紅沼碧依稀近早是薰

風解慍辰

節入南薰解舜琴火雲乍吐柳陰陰東山自帶千年雪北海常

澄萬古心

四月尋春何處是芳郊踏遍少逢迎紅飄芍藥當軒爛況有黃

鸝送好音

絺衣初進氣清和碧樹陰濃　玉輦過鳷鵲樓前飛小燕昆明

池畔長新荷

東郊雨足飛春殿西苑雲生入夏池自是瓊臺風日好九歌妙

曲溢金卮

秋日

六月炎暉煑海黃金風颯颯送微涼徽音度曲明霞淨促坐褰

帷酌羽觴

金披露重菊花鮮交砌鶯歌傲御筵五色霞明黃鵠路九斿風

爽白雲天

寒驚塞雁薊門秋月到疏林煙靄流清殿芙蓉涼氣靜松陰竹

影上簾鉤

盈盈露結金扉冷淡淡霜飛繡幕深雲斷天高沉閣漏清砧永

夜助蛩音

薊北煙雲繞鳳樓滔滔易水接盧溝日移天影長波裏風送寒

聲古渡頭

冬日

颯颯秋風驅紫燕霏霏朔雪度盧龍璚瑤圃內添花色窈窕樓

中失玉容

頻年喜雪好哦松不覺風霜老昔容鶴影依稀鴛瓦出瓊枝隱

映鳳樓重

散花天女幻淩風剪碎瓊瑤亂舞空灑向連雲鳷鵲觀飄來濱月水晶宮

冰柱懸河漾碧衢苔英點處起霜覓光搖素女開金鏡瑞靄游人在玉壺

祥英飛宕玉闌千舞鶴影迷一顆丹銀霰團風疑泛月花光映日卻春寒

萬樹松濤驚淅瀝丹臺碧嶂成銀闕林林虬幹鏤霜花片片龍鱗飛玉甲

萬柳臺

三月南城萬柳堂行游到處足壺觴歸來馬踏花茵淺十里野棠春雨香

浮天翠色與雲齊臺榭依依聽馬嘶猶憶當年東閣啟鳥銜飛絮落香泥

風幔高懸扇不開流鶯飛去燕飛迴行人莫把柔條折曾向靈和殿裏來

碧檻朱闌捲海潮堂開萬柳翠迢迢東山絲竹今寥落無復歌人鬭舞腰

豐臺

清和天氣日初長相國園中婪尾香此是紫薇天上種移來綠野冠羣芳

榆柳陰濃野色若晴郊追逐共尋芳花間錦帶堆成錦遊客渾疑在洛陽

僧舍停驂卜芴長雀芽新瀹坐匡牀上人色相都空靜獨種名花選佛場

長安士女競花開寶馬香車處處催行過豐臺紅藥好中山頂禮拜如來

金魚池

春風淡蕩酒旗飄水色天光四面饒惆悵荆高人後去金魚池畔水瀟瀟

貪看游鱗步每遲垂絲不礙綠楊枝風翻樹動層樓出日漾波搖嫩藻移

西山

西山盤礴望崢嶸半是梵宮半是塋高塚纍纍宮落落雕欄玉砌錦麒麟

貝闕珠樓接絳霄猶聞野老說前朝貴人灑盡眞膏血空教名山鎖寂寥

緇流禪食何須稼仙侶雲衣不用蠶自有下方虔供養耕夫織婦不須貪

摩訶菴裏娑羅樹萬壽寺前萬石鐘五步一樓十步閣行游須到最高峰

羽客

高樓羽客伏音華蕭瑟雲扃一樹花含笑巖阿香霧散青冥空外吐紅霞

紫簫玉管吹雲中子晉乘鸞信御風松嶺煙生山欲盡石潭波靜水恆空

太微羽客開金籙雅韻流雲駐未行繼續仙音空外盡依稀聽徹步虛聲

襍詠

九天開祕祉自識慶雲符抱日依龍袞非煙近御鑪
草際風光滿王孫正可游碧疑煙彩入紅是日華流
遲日江皋麗晴空似不高青陽偏媚柳白質忽驚濤
層臺晴望遠處處柳條新追賞韶陽媚花宜漢苑春
靄靄青春曙飛仙駕五雲羽旄絲接珮應是從元君
依微青草色含露逗芳春更愛池塘畔清芬遠襲人
繡轂盈香陌新泉溢御溝遙紅帶淺綠好景是皇州
卉木當春發流膏散滯榮纖條微被綠翠葉盡含英
林間鶯語囀花下蝶香飄少女遲清奏祥風五緯調
韶風披眾卉先動萬年枝輕拂祥煙散低翻翠色移
節當南至候萬國拜含元聖日開如捧金鑪引御煙
華池初合樂祓濯汎龍舟朱幕陰雲覆清川羽節遊
霓裳仙曲裏鳳管流新製宴罷水亭空輦餘香草細
拂林空翠滴濺石翠珠圓絕頂芙蓉殿何王避暑年
明月當秋夜高天絕送迎影連平野淨輪度曉雲輕
景光浮桂殿雲物自游颺日麗秋原靜寒英始獻涼
宿煙含白露遙並曙光浮的歷蘭皋茂空林望已秋
習習涼風動熒熒大火流嘉禾方茂夏芳樹忽驚秋
梧桐寒露上月白似珠團凝素宜清曉溶溶靜裏看
乘秋明秋霽晴虹飲碧川瀑懸流百尺巖際噴鳴泉
匣劍新磨淬臨流欲化龍蓮花生寶鍔秋日礪霜鋒
乍寒冰始凍會映玉壺清直以中堅白相期飲此明
大壑流澌靜滄地水乍寒霜花沾玉樹翔雁動輕瀾

晴雪曙光寒還如帶月看梅芬消未盡何以起袁安
鸞鈴陳輅馬犀甲擁材官細細鑪煙裊流香護曉寒
香臺石徑斜縹緲散天花塔寺經幢古山僧誦法華
通闕清虛麗明霞散玉除卻疑王母過遙度五雲車
郊壇清奏遠風散入蒼冥本自鈞天降還疑列洞庭
仙都開祕籙風動寶花零雨度千山潤蕭臺走百靈
谷館駕鴻人蓬壺乘鯉客澄淵抱漢清孔竇通滄碧
湘靈傳鼓瑟曲度九疑青斷續聲常細風雷變洞庭
月滿猴山夜風傳子晉笙孤鸞驚欲舞漸聽入雲清

銓部藤花盛開同人雅集即事二首

年年欣賞爲花興四月清和景獨勝敢謂臣心清似水部憐交誼密如藤蔓延錦砌風霜老香散雕欄嘯詠清況遇大平多暇豫不妨（[illegible]）醉草吳綾

洗盞重斟朱郎回其傳文定昔時栽雖非桂苑神仙集好繼蘭亭少長來細蘂濃花連紫障蟉枝翠幹鎖蒼苔徘徊庭砌依嘉樹閱盡人間幾許材

（賦得）戲題三美人圖

二八年華描不秀含嬌含笑含幽思縱然一樣凝雙盼別有芳心繞碧池

（賦得）橐駝行

八珍老味首駝峰猩脣豹胎將無同奇物產自泉源國日馳千里載百物引頸懸號望若山撻伐資之用不艱冒雪長驅五千頭功高汗馬眞罕儔試看淩煙親策勳英公鄂公裂土於朝右放馬歸牛此曹亦得飽芻粳

家弟恆夫寄園三十景

月張故址

園以月張名月出園如縮結構屬幽人林壑因以邃陰晴罔不宜柯拂蟾光碎

亦有木石

名園如吾物乘興即來過有厘識迎送有樹待婆娑位置茍得宜木石不在多

喧中寂

結廬在城西松菊交相映羊求三逕來奇書共考訂人方慮其喧我獨愛其靜

拄笏軒

不蹴阮公屐不登陶令輿開軒來爽氣拄頰樂有餘彈琴復長嘯懷抱寫之舒

老樹

老樹飽風霜迎門亦已古延我入南榮披豁宛加語偉矣凌雲姿匠石不敢取

超摹

攝衣陟高臺超超異城市迴翔五雲中宮觀歷可指側身望蓬萊去之不盈咫

新又堂

元龍湖海士幼輿邱壑姿堂中列尊彝圖史上下施問奇滿戶外湘簾銷午垂

綠陰深處

種蕉蕉成陰臨摹代簡牘琴音來深林茶煙漾修竹凝眸不見

山俯仰髮眉綠

見心軒

曰何必虛室悟何必空山悠然會心處豈在寂與元花香雜鳥語逢者忘蹏筌

叢桂小山

叢叢月中樹卻倚層巖開幽人鼓瑤瑟孤鶴唳蒼苔夫何小山下冉冉八公來

曲澗

嵐色上簾櫳颯雨何蕭蕭清流經百折音若笙竽調雜坐聽不厭時見落英飄

舟居

屋居不在山舟居不在水松風拂面來雜花繞階戺書畫載輕槎疑是襄陽米

一房山

迢迢三神山壺嶠削成巧茲山若瑤房玉几藏鴻語焚用石葉香餐用紫芝草

臥雲

勞勞余門客坐臥集塵氛置身在天闕儼若雲中君不愁風露冷但覺星辰親

鶴皋

愛茲凌得姿俯向松門啄歲久頂凝丹毛羽潔如玉清唳起空中落葉填幽谷

紅橋

松菊慕羅含醉吟懷白傅流水自潺湲紫苔疑無路何必胡麻

屐又向紅橋去

枕漱

淙淙者其水磷磷者其石石與水相遭聲音自疎越與爲礪齒人甯爲洗耳客

獨倚樓

高樓踞百尺俯檻動遐情何處一聲笛吹開玉宇清妙句日紛披難以倚樓名

瀉玉

平地激層波憑欄捲飛雪寒光白日陰砰湃人語咽此水乃吾師移情忘朝夕

石蚌

叱石可成羊仙侶多幻術何以造化工不假雕鏤力請君置花間石竅胎珠出

巖澤之隅

巖澤只一隅園林自盤互綠蘿罥山椒碧澗引竹路好鳥惠然來花陰嘵不住

獨樹老夫家

孤標迥清蒼歷年不知數幢幢如車帷槎枒長門戶欲詣杜陵家競指花溪樹

歸厚居

營室先宗廟客居今亦然餘波及密友春秋禋祀虔不謂頹流中古調㪅再彈

嚴乎齋

儒大談性學首標敬一義娓娓千百言殷勤迪聾瞶君今闡宗

風薇之此二字

偶遂

天地一浮漚何者爲吾有所以賢達人隨在安所愛滔滔古與今勳名孰非偶

小鶯

流波繞舊徑除亂石排煙樹但見花滿蹊不見鶯啼處還愁五丁來攝取小鶯去

無波艇

不涉波濤險不知波濤患波濤有時平人情多變幻得如此中居一帆登彼岸

林卧遙集

暫辭金馬門高卧煙霞谷圖編手校讐溪山自酬酢千律占詩名讓君此一著

紅青閣

仙人好樓居茲閣便登陟雉堞起雲霄三面形如玦幸有遙峰青飛來補其缺

眞堪隱

十畝閒閒寬白雲屯其厦陟歷苦不周圖書隨意把買山不用深昔言應非假

戲題道傍所見

不向梨園逐後塵簾帷高揭暗藏春借來天上雲霞錦扮作人間歌舞眞千種悲歡蕉下夢一場傀儡醉中身雖無絲竹清音譜夾路喧騰金鼓聲

送遊晉侯守戎還里次許燕公編修韻

滇雲憶昔滿蒿萊刈定三方仰　睿才勇略共驚穿札拔安危端藉濟川材文雄秋戰悲冬別萱草春榮惜夏摧嗟爾衝寒奔萬里蕭蕭馬首不勝哀

贈合肥相公廬墓感白鳧來集

至孝由來格彼蒼忽傳雙燕繞帷翔差池玉羽依廬舍上下哀鳴繞影堂遙自月宮原比翼飛從瑤圃卻如霜懸知相國膺純嘏不敗松門芝草長

送管希洛庶常還滇

萬里天荒一旅人讀書中秘憶慈親哲辭翰苑衝寒去直向高堂愛日真臣夢居然　三殿側萱榮總是百年身團林總切蒼生望且學老萊戲綵新

送閣學陸義山歸里二首

花苒秋光映玉除一鞭南指賦歸歟為耽松菊辭華省獨挈縹緗返舊廬東觀才名齊賈鄭西清詞賦重應徐賢哉此去堪圖繪千載高風繼二疏

公卿祖道共依依東閣而今相見稀每念交知分俸米時償酒債典　朝衣珠樓嘯詠多幽興醉里煙波早息機獨怪昔人高賀監鏡湖乞取始還歸

豆腐詩次芝田楊宮坊韻

珠圓玉潤石稜稜鍊作人間片片冰靈洞千年紅乳合瑤池一鏡素波凝卿庖宜饌無名姓禪室香蔬有友朋氣味堪親誰似汝雛筵直共白雲蒸

又四絕

名同寶籙兼蔬豆青玉華筵未易登貧婦五更操作就曉來提

月市如朋

玉貌瓊肌雪幾屑也宜儒素也宜僧點些顏色堆香乳洗卻鉛華一片冰

採來銀漢幾時典玉骨冰肌爽氣乘薄粥黃虀為伴好駝峰鱸膾漫相矜

綠野歲豐粒食登尋常菽麥黍禾稱化身敢作瓊漿供獨喜鄰鄰霽色澄

詠芍藥次義門彭少宰韻

花開上巳正芳辰獨殿群英迥出塵名重玉盂妝閣豔種分金帶錦堂春參差夾砌供詞客掩映離筵贈遠人幸有髯蘇題綺句卻教小草勝松筠

遊中頂次許燕公編修韻即事

辭日招尋快夏陰豐臺亭閣暫登臨淵源世好原同調梓里情真各見心共愛芙蓉新出水更多芍藥近依林紅塵碌碌方蕉夢披拂薰風蕩我襟

又

勝會中山汗漫游壺觴滿地稼禾稠彎弓鳴鏑調生馬伐鼓張旗起浴鷗白雪一聲央調古紅妝屢舞楚腰柔園林迢遞縈懷抱似繡山川是　帝州

新陽啟事曉集口占二絕

晨趨　玉陛厲端陽環珮繽紛五色光雨霽風薰榴吐豔　朝迴花泛紫霞觴

午日華池初合樂晴瀾祓濯泛龍舟天開朱幕陰雲覆羽節翩翩閬苑遊

午日同鄉許燕公編修筲希洛庶常楊瑞菴孝廉十六人郊外較射飲酒無詩有罰于章雲中翰在焉（[illegible]）

一片鄉心去住勞相邀勝侶步東皋琴尊交映分榴餤蒲艾生香挍柳條射圃雍容觀禮讓詞場唱和見詩豪南薰解慍宜成頌萬縷紅絲蕩彩毫

偶見

白馬青衫促促催無人知是上公來雨中閃出葡萄色常惹爐香滿袖回

素九熊太宰屬詠扇頭香墜二絕（[illegible]）

蘭芬桂馥二毬輕卻暑迎寒小比橙玉麈橫拋豪飲醉雄談搖曳四筵驚（[illegible]）

青絲縷縷墜生花半引清風半辟邪纖手擎來迷蛺蝶輕颺揮去散煙霞

（[illegible]）壽汪幼安

十年坎壈滯（[illegible]）京華兒子門生是（[illegible]）家子建雄才添二斗支公妙契謝三車世無知己文眞蔚金盡長安筆有花絲布奉財屆奉酌歲招仙侶泛紅霞

（[illegible]）題殷彥來歲寒吟後

盧龍朔雪度燕關呵凍哦松興未闌香國梅花淸入夢教人何處起袁安

又

江都有醇儒高文卓千古殷子產其鄉驚才鮮儔伍年盡人未歸離憂付短炬有酒不成歡促坐悄無語新詩代椒花其什凡十五結響何鏗鏘所思在親友（[illegible]）銜杯一讀之春風起簷宇詠物見深衷騷雅爲其矩流光去如馳著作日寸許鎔古更鑠金淡情在圭組遐哉歲寒人庶幾松筠侶詩者心之聲把玩不去手（[illegible]）

瑤華

客從遠方來愛撫瑤華音激楚當清夜令人發遠心

和談震方初秋出都四律

秋來秋去渾無痕竟挈圖書返里門短衛依然衡大道長材應不避盤根放歸若水風塵靜棲隱羌山（[illegible]）君父恩遙望桑乾木葉脫蕭蕭行旅欲消魂

捧檄曾爲赤縣臣蘇花廳上幾經春文人無命多遭蹇太史占爻又變屯久識揮毫詞倒峽行看得句道遺薪滇南騏驥成雲錦不愧孫陽相馬人（[illegible]）

廿年襆被滯天涯回首仙湖萬里賒典選未能符藻鑑俸錢空自老韶華板輿安穩吾將母籬舍棲遲爾有家料得菰城秋色暮好攜村酒就黃花

歸臥南村豈是遲杜門卻埽日吟詩漁翁上下長相問鄰叟宵階總不知久逐鴛班琴盡典自憐鶴髮鏡如絲卜居未得依晨夕惆悵蒹葭露白時

送史耕巖學士扈從北行四首

六飛巡幸出邊城特簡詞臣扈（[illegible]）蹕行駐帳雲凝龍虎氣從官風送珮環聲山川開霽揚鞭度父老驩呼策杖迎此日屬車應有記誰能稽古似桓榮

金風初爽引行旌輦路無塵道上平地近懷柔野燒合關連山海暮雲橫（[illegible]）宸遊欲悉遐荒隱障塞親承（[illegible]）雨露榮獨有史

游朝夕侍好將夏諺譜歌聲
寓直曾燃蓮炬明復隨　法駕發都城寵居豹尾辭東觀幸扈
龍媒赴北平　行殿每承　宸幄問長途不愧祕書名河山萬
里輪蹏遠深羨班生有此行
虞舜時巡見北征況逢秋獮正晴明掌書未獻長楊賦清蹕先
開細柳營山繞　鸞旂如衣錦草依　鳳輦亦知榮歸來示我
奚囊句珠玉光搖奎壁明
乙亥中秋李繼德選君屬賦雨後賞月
清曉雲封到海關風飄太液水潺湲誰勻宿霧千山暗欲詠新
光一筆刪雨霽天空心欲洗樓高月近坐能攀華筵賓客相歡
讌夜半歌聲款醉顏
送楊正宸明經南還次韻

子雲翰墨有奇光何幸相逢在　帝鄉不假雕鏤仍璞玉卻同
雲漢燦天章壯而好學誰能敵老不如人孰擅長欲命驪駒爾
且住挑燈重論讀書堂
又次韻
欲賦　皇都栽筆來飄飄劍影下天台腹笥自是人間少詞峽
應爲海內推敢謂江河能潤澤共知土壤謝崔巍滇南人物從
君振終仗玉山定遠才
借楊正宸韻送陳建常明經南還
征途黃菊點秋光送客臨高獨望鄉宦久人嗟無第宅官閒獨
愧是文章鯨魚欲掣須吾黨翡翠空巢任世長歸解青緗珠玉
滿一時南士盡登堂
即席爲素九熊太宰謝飯二絕

露浥金風菊色鮮侵晨日彩泛槐煙匏樽竹箸青精飯臨鴨桂
薑勝綺筵
藤花廳裏共徘徊六簋遙從相府來此味如何容易得瓊漿杏
酪近蓬萊
謝署同素九熊太宰話及銓事繁難宜共加勉
在昔和羹信手攤今陪澄敘見抒丹因人成事庸同快利刃披
紛骨亦寒時向靜中觀物理每於忙處決繁難虛公相勵吾能
勉如此兼才愧素餐
郝耳臣世兒宴客演假龍圖偶值即席率賦
有客乘驂不速來驚聞仙吹在瓊臺賓朋盡是金閨彥讌笑仍
將錦句裁誰辨假眞原戲局每看扮演頓顏開從今不學枯禪
坐到處逢場便把杯

九日金水橋　朝寀集而未果同人屬詠
天青氣爽坐鋪茵無雨無風屬令辰金水橋邊堪戲馬龍山頂
畔可憐人誰期一笑連鑣去且喜重陽採菊頻有酒凭高須盡
醉明朝丹筆好生春
謝素九熊太宰䴵點二絕
旭旭曈曈霽色開風吹藤葉落蒼苔翠盤忽出香林飯疑是僧
伽清供來
團團片片錦成堆似雪如花靜不猜更有美羹浮玉椀擎來仙
醞自三台
爲家天羽弟作寄園寄所寄序訂菊放優觴以謝逾時不
舉作詩促之
寄園聲價重　皇都日彩文光景色殊期我登高須拚醉如何

直到小春無閒閒先生日草懸霜催籬菊尙鮮妍園林絲竹無消息欲待花開又一年

除夕

勞勞又見易居諸誰教青鴟逼歲餘家到異鄉爲異客我隨仙杖拜　仙除去如失壘尋梁燕別似歧流比目魚縱有屠蘇知酌少夜深話舊定欷歔

誰家不願樂婁祭無奈飄飄兩地吁此夕寒威風轉急明朝歲始煖向無孫頻抛棄思慈祖婦亦挑燈憶老姑最是宸兒偕念我計偕到滕望秋皃

佳節從來情緒牽天時人事兩相懸月盈那見團三夕春序安能永百年兒女情深看不破老夫意豁謂當然華燈紅獸妍如錦但得平安是福緣

天生老健一迂儒樂莫大焉孔子徒信口吟哦隨便得借時消息自無拘忌尤忌怨非難事不忮不求秪故吾予近古稀親百歲年年上壽不須扶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第三十八

154 985

讀書堂綵衣全集

胡　珣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葛鍾蘩輯

男　寵瀟編

卷三十九

四序韻言一百五十一首

乙亥首夏銓署同素九熊太宰羨門彭少宰坐藤花下談及春事屬賦八春得詩三十二首（用春字）

望春

平明曳履侍　楓宸遙見氤氳瑞氣新宮樹煙凝猶帶冷御河冰泮早占春擬分綵縷趨三殿競獻銀盤薦五辛　上苑風光人不到時從　朝罷望香塵

旌麾昔日駐湖濱湖上晴光遠映人十里煙巒迎畫舫滿隄芳草襯朱輪笙歌響振坡公月羅綺嬌添越女春別後西陵花燦爛憑高凝盼水粼粼

歸　朝忽忽十經春極目金閶道路辛鄧尉花開山積雪洞庭水長浪翻銀衙齋蒼翠催栽竹池館漣漪課采蓴千里關河時在眼每因夏正企吳民

故鄉此日景初新桃李衙寒媚早春玉筍峰頭松柏秀金蓮山下杜蘭勻尋芳緩步逢僧舍賽社狂歌有醉人望遠當歸吾所事依依夢繞撫仙濵

迎春

土牛將助喜迎春鉅典先期太史陳漢殿行觴傳賜帛周廷合樂做吹豳寒威將盡臨朱鳥淑氣初交躍錦鱗一自青逵（古詩青逵升）慶千騎轉枝頭生意已津津

農桑粒食重蒸民東秩句芒共帝臣歲月頻新同逆旅旌旗前導似迎賓遺風猶見簪幡勝舊俗相沿翦綵人最是桃符初換後家家寶字貼宜春

朝來景色欲依人正値中宵柄指寅梅尚含葩香未析荔將挺秀露偏勻瓊莛漸覺輕裘煖綠野徐探步障春惟有始和消息靜東風先滌玉階塵

盛德東方歲序更民間肅事不知辛己闡緹室迴葭管旋覲金門迓土神青入柔枝方解凍綠回幽谷可窺春何煩羯鼓逢逢促贏得郊原次第新

賞春

園林瀟灑靜無塵倚石臨流布錦茵一歲繁華能有幾同遊野

墅不嫌頻簾鉤蕩漾香盈幄樹月低迷影到身行樂更從閒裏得好乘休辦宴芳春

上林宮觀藹生春纔距嘉平又洽旬流水小橋何澈澈繞籬新葉已蓁蓁茗烹碧液心相賞詩草烏絲腕有神爲愛芳韶不忍臥掃除三徑待交親

萬方歌舞頌如醕（鮑宣三始如醕）邸第欣瞻　上國春歷歷深林橫管吹青青芳樹隱星扉兒童笑逐藏鬮戲士女爭傳撲蝶晨幸有俸錢堪取醉不須貰酒在西鄰

和日柔風節候勻一番欣賞一番新曉窗但覺山河麗勝地常看魚鳥親未許孟陽（潘孟陽游山寺）同眺覽且呼太白賦陽春（白有陽春賦）解衣盤礴消清晝莫待蕭條感慨頻

尋春

春色空歸十丈塵更於何處覓良因若非瑤圃兼瓊島即在山巔與水濱掣檻欲隨雙睫探攜琴好卜萬花鄰逍遙物外情難已疑是莊生栩栩身

絳帷翠幕燭蒼旻綫轡來尋三輔春嫩草遠迎金勒馬嬌鶯長伴玉樓人芝田迢遞無由到閬省繁蕪尙可詢茅舍竹籬看不足特因芳信到南鄰

娵訾昨已轉洪鈞眼見　皇輿萬卉新爲訪芬芳忘主客何妨登覽共吟呻（敬詩暫誦勿吟呻）樓臺窈窕藏丹壑石磴參差長翠筠自是陽春眞有腳低徊郊野總迷津

三月長安多麗人滿城紅紫自堪親行來惹倩花枝勝到處啁啾鳥語馴期客登臨窮上下占天風露淨埃塵只愁春去渾難覓秉燭遨遊不妒頻

惜春

歲易寒暄自昔勻融和天氣倍宜珍眠遲爲愛千金價早起惟貪一日春思護蕨薿施帳幕忍拋芳藹委荊榛止緣麗景難長縶獨對名園欲愴神

自笑蹉跎已隔春凭欄歎息問何因可憐蘭畹香銷盡反惱萍池綠縐新高士連鑣多挽挽佳人搴幔正含顰今朝猶是執徐日（太歲在辰曰執徐見爾雅）拚飲花陰酒浣身

秉蘭贈芍近都闈去矣難追悵望頻宛似明妃初出塞卻如浣婦獨之秦落英陣陣蜂黏翅飛絮陰陰燕點脣春事闌珊眞足惜登山臨水致辭辛

無端零落恨難申珍重空勞金谷人風起楝花春又老雨疏榆莢夏將新憐香常自憂遲暮鬭豔依然類壯辰（兒子曉詩）分寸光陰皆不易丁甯鶗鴂（鶗鴂鳴衆芳歇）且逡巡

留春

燕臺惆悵惜三春欲挽青陽共結鄰尙有鶯聲招舊侶莫教花片委輕塵伴人永晝消棋局偕爾良宵漉酒巾此日芬菲猶未減東郊徐步展芳茵

不覺清和物候臻共拈詩句續殘春但知吹律回寒谷那識濡毫駐景輪楊柳洲邊尋渡檝桃花洞口問漁津園林瀟灑無風雨載酒徵歌莫厭頻

東皇亦自愛芳辰屈指韶華有幾旬綠樹陰森堪結夏絳桃零落尙含春狂蜂繞砌仍黏絮舞蝶過牆更趁人分付流光爲且住助余詩興得清新

天上雙丸似轉輪憑誰赤手挽雲津斗杓已應蒼龍象氣候旋驚元鳥辰畫閣新藏妍玉貌錦帆欲出採蓮人司天不假羲和馭紫陌香留萬戶春

送春

同人休辦出城闉爲餞韶光理畫輪寮寀二三偕作主鶯花九十去如賓眼看飛燕營巢屋坐對鳴鳩拂羽塵不見春歸歸已盡流連別墅獨傷神

豔陽天氣渺難親遙憶迎春未數巡到處殘英紅滿地惟餘細草綠於筠爲憐別緒耽敲句欲遣離情仗飲醨縱爾乘風還碧落明年翻漫倩儐人

節屆長嬴梟候新綠陰滿座不知貧牆頭酒熟遲嘉客麥尾花飛殿晚春欲返陽和無計策暫留明媚少逡巡何時待得條風動又向東皋一洗塵

從來四序遞相因獨有殘春易感人蛺蝶飛時花放盡荼蘼開候鳥銜頻忍看遲日辭青甸漸覺炎飈動白蘋幸遇太平多樂事脂車秣馬送谿賓

憶春

不到林皋竟數晨重來景色已非春海棠無復留香國人柳依然臥遠濱拾翠每思邀勝友踏春長憶步輕塵年年臘有中和節笑我追維情太真

帝里欣逢是好春朱門繡戶快佳辰當時但覺香成陣過後方知景可親杏酪一杯聊作供榆錢滿地尚非貧回思市陌遊人盛轂擊肩摩異往晨

夏木森森理枕茵翻懷童冠侍遊辰尋花江上無多日修禊亭邊又隔旬紈扇迎風桐乳細絺衣當暑露蟬新揮戈欲致扶桑返重向桃源一問津

轉盼三陽若楚秦東西相距不相親非無道消牽舟興何似華林較射辰曲水泛觴懷東晳（東晳對晉武泛觴故事）椒花獻頌憶劉臻（椒花立春事倒溯也劉臻妻有頌）徘徊暫徑多零落猶想飛花拂作茵

入春詩成素九熊太宰羨門彭少宰可之曰再賦九夏百秋十雪可乎漫詠

新夏

月躔仲呂律初新纔度三春已異春出谷曉鶯弄語澀離巢乳燕學飛頻赤旂日映　明堂仗朱輅風清　御道塵遙望瀛臺仙島近一時丹鳥早來賓

盛夏

時逢盛序方蕃殖萃萃滔滔未易量華嶽峰頭花十丈靈和殿裏柳千行莫愁煩燠侵衰老只覺高明助興狂客至淋漓時灑翰北窗跂腳傲羲皇

朱夏

赤帝騎龍到上方無端朱火爛非常山河盡是光明界草木俱含灼爍光濩澤停車看射烏東華回棹泛流觴都城不隔天台遠時見紅霞繞建章

長夏

朝回一枕黑甜鄉倦起依然影在廊纔綫不知添幾許土圭難以測舒長終朝惟見葵傾砌鎮日頻驚竹透牆月姊爲催鸞馭駕兔教徙倚望斜陽

賞夏

羲叔功兼長養權香飄蘭蕙共爭妍曾徵化日符堯麻又見薰風動舜絃雲擁奇峰多變幻樹迎修景自芊緜從容退食舒清嘯檢點陶潛榮木篇

銷夏

涼燠推遷循復環幸逢暇日得優閒開襟思踏層冰上高枕身棲五柳間遠浦移舟牽荇藻方池倚石弄潺湲適來悟得驅煩法絕勝吳儂銷夏灣

炎夏

不聞剝啄鳥飛紛闃寂誰將五丙焚波沸江湖疑煮海氣蒸草木欲烹雲鎮心特訪邵平種汎飲難邀袁紹軍共道峨眉常積雪那能縮地卻炎氛

避夏

蘊隆難禦欲移涼密樹深林憶故鄉但得平原竹簟飲羞強叔

夜柳陰忙詩背輕捲穿花蛺枕簞頻還倚石牀不似禪宗思結
夏蒲團枯坐閱時光

九夏

樂奏公庭名九夏天之時序亦如之秀葽亦見豳風載燒薙曾
聞月令垂梅子當窗何纍纍耔孫拂戶自離離百官靜事遵
王制臺榭蒼茫眺望宜

百秋詩

秋曉

流火光中歲月更西山木落引秋聲芙蓉池畔涼飈起楊柳洲
邊候雁鳴玉李輕浮天漸爽桃笙雜座暑全清脫巾趺坐東軒
下莖露懸知仙掌盈

秋初

乾坤寂靜報新秋曲奏迴風分外幽少昊西臨親執矩黃姑東
渡詣牽牛人閒病葉驚先墜天上瓊漿（霧也）漸可收會見王喬乘
鶴降夜涼明月一登樓

秋爽

薄薄輕容滌暑收郊原爽氣足遨遊青天澹蕩高無際綠水淪
漪靜自流一席雄談消鄙吝三升清酒散窮愁哀梨并翦殊難
似勝臥元龍百尺樓

秋光

不是紅輪起海瀛自然開朗碧天清高凝螺髻穿窗曉低放鰕
鬚映几明郭外丹楓團野色亭前黃葉弄商聲秋光豈減春光
好惟有幽人領此情

秋氣

節序清幽氣味涼乾坤從此漸收藏欲知白帝新司厤試看青
蛾盡秉霜玉露沾濡雲子滑金風飄拂木奴香空傳宋玉悲秋
賦叢桂初開菊又黃

秋容

妙手吳生近代無秋天景色最難摹縱吟元亮千篇什未抵雲
林一幅圖山自蒼蒼飛木葉水何澹澹長菰蒲眼前幽韻誰能
譜白鶴迴翔月影孤

秋香

三秋景色自芳菲豈與陽春氣候違尚有芙蕖開冉冉惟看橘
柚弄暉暉氤氳滿屋非關樹繚繞空亭詎在衣無事倚欄展卷
讀不知何處暗香飛

秋陽

春陽別後又經秋暖暖晴暉散旅愁季野圖編誰爲讀眉山詞
賦至今留光凝露掌簾櫳敞影逐霜蹊谿谷幽始信太虛渣滓
少雲煙萬里一時收

秋聲

月淡星稀夜漏遲秋聲淅瀝度庭帷隨風高下催人老入座淒
清攪客思絲竹輕揚羣動息金戈競舉百蟲悲歐劉兩賦傾詞
苑徙倚燈前懶構思

秋高

載酒秋原不憚遙高天如洗絕塵囂黃花漸老姿偏秀白雁橫
空興益饒露草低迷鷹眼疾霜林搖落馬蹄驕從來節屆西風
急意氣飛揚接絳霄

秋陰

慘淡陰雲四望鋪一秋心事問鷗鳧亭皋碧樹皆蕭瑟江上青峰半有無雨意未成詩早就煙光不散客來孤田家收穫期將近願慰溝車駕赤烏

秋霽

朝暾杲杲出遙峰雨後園林岸幘從衣履生涼心自遠沙塵初淨興偏濃烹鱸旅舍來高士剝棗斜陽憶野農眺望西窗多翠紫秋軒可作畫圖供

秋日

羲馭終年不暫停蓐收司候又西經朝曦拭露憐初爽夕景銜山逗遠青桂亞淮南臨檻秀花移彭澤隔籬馨金飆洗滌炎埃盡重見清光到石屏

秋夜

一片煙雲拱翠羅涼宵耿耿燦銀河臥聽角枕更猶短坐擁羅裳氣尚和松鼠暗從藤架竄草蟲亂向竹籬歌步櫩欲倦憑虛坐如此風清月白何

秋月

繞轉星杓白露晞金波穆穆映簾幃砧聲斷續鴻潛度樹影蕭疏鶴倦飛牛渚光寒人詠史庾樓煙冷客褰衣鄰家玉笛憑高奏一曲關山萬里輝

秋露

瀼瀼近已徧天涯石畔遙憐染露華漸灑長林沾蔓草復飄寒渚老蒹葭重重來樹枝光際密密瑶花葉半遮惟有金莖高且潔一杯輕挹勝流霞

秋風

嫋嫋秋風吹白雲高樓孤館最先聞池邊獨漂騰鱗甲江上青峰送雁羣木落煙波懷楚澤樓船簫鼓憶河汾詩人夙有蘭臺興莫戀鱸魚歸思殷

秋雲

紛紛郁郁繞層巔觸石凌空異霧煙推出封中輕似蓋飛來天上薄如綿高唐溶擁香輪遠汾水絪縕寶鼎連共道奇峰惟夏有今看　宮闕彩雲懸

秋霧

曉霧濛濛接九天誰言空水共澄鮮冥冥遠樹含輕重淡淡殘山雜雨煙小榭風流懷隱豹伏波顧盼失飛鳶憑高日馭潛消蕩佳氣長凝　鳳闕前

秋煙

輕飄一縷裊秋風非復垂楊芳草同渡口只疑香霧斷山腰錯認淡雲籠時凝幽館涼飆後每起斜陽晚照中漫步平皋舒遠望歸鴉隱隱噪長空

秋霖

三朝時雨便成霖況際初秋喜不禁隴畔爭看禾稼潤田間豈待桔槔沈悽同敗葉隨風落寒助蟋蛩徹夜吟郊野豐盈今可卜莫愁溝澮只蹏涔

秋虹

彩橋遙架白雲端秋雨新晴捲幔看縣亙九霄躔碧漢倒垂五色映清湍美人錦袖凌風舉壯士丹心貫日寒聞道西川延際飲曾占使節出金鑾

秋霜

蚓星昨暮見西方青女宵中早降霜雲裏蒼鷹思北擊沙頭白雁向南翔玉花凍結鴛鴦瓦銀粟寒生玳瑁牀　朝罷得閒時染翰笑無供奉紫瓊漿

秋山

美人秋日洗鉛華玉骨冰肌靜不譁豈但平坡環苜蓿果然高嶺冠雲霞滿林橘柚經霜古夾路松篁闢徑賒愛爾將寒留爽氣捲簾坐對客心遐

秋崖

沆瀣晨流溼翠巖蒙茸絕頂露峰尖山含潤色煙中見水帶寒光雨後添亂石排空縈弱蔓危坡特立倚枯枏隱居莫若丹崖好欲叩松扉訪典籤

秋屏

秋山蒼翠鬭尖封露洗嵐光秀色重獨有一峰當几案勝於千仞削芙蓉樹陰深邃如屏立松逕蒼涼似障逢每念故鄉懷玉笥何時霜後更攜筇

秋谷

深岸逶迤境自幽颼飀南雁度清秋芳蘭馥郁含風遠喬木蕭森帶露稠神放高棲連几榻季倫遊宴託觥籌江南霜後潮聲壯對此長懷百谷流

秋水

萬壑爭流赴百川時逢暑退自澄鮮菰蒲露冷清無底木葉霜空碧映天澂澈煙波聆漱玉淙淙山澗助調絃落霞孤鶩真難寫好讀南華第二篇

秋澗

山斷雲連漱急湍澗邊獨步見秋殘香芹泛泛青溪暮幽草萋萋白石寒霜降水收羣鹿渡日高沙暖小魚攢行來此地堪高隱應有幽人賦考槃

秋浦

非谿非港亦非洲一徑斜通入細流蘆荻霜寒漁火暗蒹葭露淺水痕收二三野艇浮灘口八九人家住渡頭多是蘭陵相去近風光不異洞庭秋

秋潭

濃陰密樹望交加潭水澄清秋更嘉寒潦煙霏沈雁影碧山月上映漁槎魚龍欲臥波光冷巖洞生幽徑路賒不見情多遠別處令人空自憶桃花

秋江

濤聲初壯雁聲哀滾滾長江九派來霜落丹楓吳地冷月明赤岸蜀波迴推蓬遠眺澄如練出峽奔騰勢若雷載酒中流思作賦芙蓉獨傍晚秋開

秋濤

江上遙看山葉摧蹴天高湧布帆開未邀杖叟同舟去早見靈胥勒馬來雪浪遠從青海發潮音旋駕赤鯨迴廣陵八月乘秋壯共醉旗亭濁酒杯

秋漲

河伯憑陵怒欲前柴門初啟漲成川潺潺急浪幾無地浩浩洪濤竟拍天小市牽舟來易米貧家移榻少安眠驚呼野老臨高望一帶寒谿斷曉煙

秋郊

巾車獨駕向秋原不似芳春嫩綠繁楊柳半黃城郭遠谿流爭漲鷺鷗喧千村砧杵催寒葉幾處樵歌起夕暄徧野田禾今已熟築場滌圃事偏煩

秋塞

塞上風雲起泬寥況逢秋日馬蕭蕭天荒地老無過雁木落山空好射鵰朱旐影搖寒柝動鐵衣聲振凍旗飄而今四境煙銷盡不覺邊隅萬里遙

秋窗

五柳門前蘿薜縈霜梧之下碧窗橫翠狀木几房櫳靜玉軸牙籤卷帙盈竹影蕭蕭頻月約燈光閃閃隔紗明閨中憶遠彈瑤瑟虛掩雙扉夢未成

秋閨

井梧寂靜掩深閨惆悵征人望已迷鏡舞孤鸞羅袖薄琴彈別鵠錦帷低蓮衣亂落煙波冷菰米飄沉霜露悽夢裏不知關塞遠謾隨歸雁到遼西

秋桐

百尺無枝倚碧霄鵷雛鳳羽此堪招每經南陸旋思秀纔過西成頓欲飄金井寒蛩催滴漏玉階明月待吹簫不須爨下尋焦尾風起清音六律調

秋槐

蒼蒼老樹長山阿枝畔時看鳥雀過零落晨霜堪嘯傲扶疏月夜任婆娑栽時豈卜門庭盛榮後偏欣樾蔭多最愛冷淘香似雪更無幽夢到南柯

秋桂

叢桂應從淮苑移星河掩映露華滋郗詵射策親攀幟曹植飛觴謾賦詩香散天街時馥郁花留月樹自紛披禪空不語微微笑金粟堆中拈一枝

秋柳

不耐秋風臥水濱那堪攀折送行人依依庭砌含淒色颯颯河隄拂輭塵鶯別故枝穠豔歇蟬鳴深樹晚涼頻明年寒食花如雪搖曳章臺占早春

秋蓉

幾樹穠芳近水涯遊人採得載輕槎漢宮明鏡清同水楚國羅衣豔擬花早起冰姿凝積雪晚來紅暈泣餘霞錦城風景應如舊菡萏臨風未足誇

秋菊

芙蓉共道拒霜姿不謂東籬花更奇喜向重陽依野圃懶隨初日媚江湄園林料峭殊難撼蜂蝶飄零未許窺風土獨推燕北勁雪中猶見幾殘枝

秋蓮

香風冉冉度林塘妒殺孤鴻夜叫霜零落池中欹翠蓋離披月下卸紅裳鴛鴦欲病時驚起鷗鷺無依待遠翔卻似芷蘼心捧後亂拋蟬鈿裏殘妝

秋蘭

猗猗秀質吐晴暉不與山中百卉腓香握郎官趨畫省花迷燕婉夢彤幃謝家自昔盈庭盛楚國於今九畹稀莫慮西風摧折甚深林幽谷尚芳菲

秋芷

沅江多芷駕輕艖採得青青色映袍珮綰衣裳垂內則湯貽薰沐載離騷潤澁潸長原名藥蒭畦叢生莫認蒿小草只應川澤有幸隨　仙馭傍鑾鑣

秋葵

園林幽敞散秋光白雁來時花正芳翠蓋可隨仙母駕黃衫輕褭道家裝低回籬落承清露俯仰階庭向太陽田叟此時差足樂笑同剝棗嘆豳嘗

秋蓬

芃芃弱草禦狂風亂舞翻飛荊棘中曾伴桑弧懸戶右卻隨錦綺簇池東首無膏澤姝難理心少靈犀未許通對爾忽思張仲蔚閉門謝客竟成叢

秋葦

萑葦叢生載淺洲柔根細葉任沈浮露寒未必增華色霜薄空愁逐水流山上蘼蕪樵斧採河邊葭菼釣船收獨憐同在乾坤內摧折時隨鷗鷺遊

秋籜

千竿修竹隱簾櫳何意商颷綷碧空幾件殘梧飄井畔卻同衰草委牆東潛移鳥影穿林薄時漏蟾光照綺叢疑是石鯨鱗甲動飛雲捲霧滿蒼穹

秋荼

夏正傳聞苦荼生經霜美肥可爲羹瓢瓢田澤如蘆捲臭臭園池較絮輕名載周官曾設職色同鄭女足傾城華陽荼茗渾無辨且啜瓷甌倚翠楹

秋蓼

灘邊紅白各成叢點綴秋光意不窮柏葉蒸霞依岸月蘆花積雪件江風布帆淡蕩斜陽外沙雁迴翔古泊中臨水動人無限思敢將詩句續髯翁

秋萍

風捲楊花色似銀化爲蘋梗一番新飄浮菱蒲魚潛藻蕩漾荷池鴨作茵實獻楚庭甘逾蜜花生吳渚淡無垠牀頭賸有純鉤在夜半寒光動水濱

秋草

茸茸芳草淨無塵又值嚴霜布令辰曾襯落花依錦砌遂承零露引香輪高坡日暮牛羊下野燒雲橫射獵頻只恐王孫歸尚遠萋萋空向玉階春

秋葉

扶疏枝榦蔭蒼苔纔遇西風便已摧一片煙光渾似埽滿林黃落盡成堆暗隨明月飄原野時帶寒霜點草萊況有蛩音依壁亂助人淒切起徘徊

秋稼

南畝西疇歲事勤五風十雨老農欣果然稼穡稱維寶幸矣溝塍望似雲籬外鳴蜩村酒熟橋邊流水稻花芬篝車不待雞豚祝應有堯民擊壤聞

秋瓜

秋陽無處避歊蒸欲舍甘瓜度未能剖以寶刀堪卻暑置之棐几可驅蠅細嘗知是青門種漫嚼須同玉井冰我愛綠沈甜似蜜不勞稽古訪宋陵

秋芥

界片翻從秋後香何勞湯社鬪旗槍清泉烹出偕僧品玉椀盛來待客嘗明月峽前估舶集碧瀾湖畔採舟忙笑聽田婦歌聲起一飲先教舉體涼

秋圃

仙圃遥傳多積玉人閒聊以樹藩籬蘗畦耘後逢新雨瓜架除時臥伏雌啟戶惟看葉覆地開窗猶見菓垂枝園丁無事茅簷坐斗酒歌呼意自怡

秋林

華林芳樹滿郊坰秋雨秋風漸漸零葉底更無嗁鳥坐枝頭惟有亂鴉停登樓日上煙光紫倚檻風迴岫影青少昊变爽都已盡那堪鼓瑟問湘靈

秋鶴

丹頂如珠玉羽柔青田去後已千秋堪偕處士孤峰隱且伴仙人七夕遊月映松筠聞遠唳風飄閶闔勝清謳霜郊不作氋氃舞頃刻乘雲返十洲

秋鵰

雲淨天空爽氣浮仰看鷙鳥獨橫秋雙眸炯炯沖霄起六翮翩翩駕海遊鷹隼迴翔多自失鴟鵰奮擊可能侔軍中不乏封侯骨射得雙鵰鞚紫騮

秋鳶

淩風振翼向天衢旱麓詩人識遠圖暫見雲中爭腐鼠重來樹杪啣鵷雛埃塵競起揚旌旆毒霧漫空墮水隅偏是兒童能好事庭前齊望紙鳶呼

秋鷹

岱北雄姿異羽毛時當祭鳥正天高盤旋霄漢甯輕下搏擊風霜不憚勞玉爪金眸多勁翮草枯木落析秋毫藩籬斥鷃非同調獨立青鞲望九皋

秋鴻

嘹嚦新從塞北飛孤征尙喜弋人稀手臨古帖書難倣目送高天紘自揮露下平原聲肅肅月明洲渚影輝輝欣逢鴛鷺充庭日待爾爲儀莫浪歸

秋鷺

風標不與水禽同屬玉（鷺名）臨秋長細茸俯啄遊鱗盤石下暗藏身影白蓮中孤飛遠映寒山碧竝宿輕翻野蓼紅縱有黃冠留羽扇教人何處問張融（張融有異才道士陸修靜貽以白鷺羽扇）

秋猿

蒼崖翠壁自玲瓏引類攜雛挂碧叢一片寒光能舞劍兩枝長臂善關弓時收橡栗來雲外獨伴煙霞宿洞中涼夜一聲清嘯後錯教人認是巴東

秋蛇

百蟲坏戶與春殊從此潛藏水草區盤髻甯如墮馬好臨書得似戲鴻無神符獻瑞與高帝靈藥徵祥問寄奴合浦近聞秋水涸報恩知爾慣銜珠

秋螯

八月蝤蛑足遣愁銀盤捧出內黃侯歲逢豐稔今偏盛味較江湖似更優下酒不須重覓史持螯還願乏監州蔡謨博物高千古爾雅如何讀未周

秋蟳

廣寒宵必有蟾蜍獨抱瓊酥洞壑居未審千秋成玉角徒傳八字隱丹書冰輪涼後光偏皎金粟秋來香更舒徐稱當時眞孺子豈容有物玷清虛

秋蟬

帝城秋色曉蒼蒼齊女何勞噪夕陽斷續迎風林外響清高浥露葉間藏曾依貂珥登朝亡一錯聽雲和奏畫廊卻徑午窗驚客臥更無夢蜨投蒙莊

秋螢

秋氣蕭森感客情無端腐草化如頹隔林點點疏星墮臨卷輝輝殘燄生純宵野風吹不滅爲緣山露洗還明微光足慨登高興何事宵來秉燭行

秋蛩

寒蛩弄響入簾帷四野悲風撼夢思絮語偏來鐘靜後哀音多在月明時豈徒憤婦驚遲暮尙有征人怨別離況復牆根鳴蟋蟀滿天霜露益淒其

秋覲

堯典曾頒肆覲文秋庭載見自周聞雞人戒旦金風引虎衞司儀玉露紛　御座香飄爭就日禁鐘聲動共瞻雲毋煩省斂勞鸞輅預奏年豐慰　大君

秋嘗

四時禋祀禮儀同萬寶成時制更崇穆穆垂裳九獻後雍雍搢珽五雲中清風澹蕩吹蘭殿紫氣氤氳護竹宮曉起祠官齊拜手瀼瀼瑞露滴長空

秋闈

槐樹初黃舉子忙秋闈深鎖校文章三條蠟燭生寒燼五夜雞聲逼曙光滄海夜珠因使貢金山璞玉待今揚廬陵丰采誰能竝月路輕風送桂香

秋扇

紈扇玲瓏制度工九華六角價相同春纖長弄團圓月廣袖偏承出入風忽付鴛鴦藏篋衍竟偕枕簟委簾櫳多情珍重如瓊玉拂拭重搖盛夏中

秋笛

遙聞鄰笛調淒清時序悲涼動旅情山石一聲捲幔裂魚龍三弄據舷驚風前嘹喨梅花落月下優游楊柳生黃鶴高樓休再奏洞庭秋水已盈盈

秋砧

海雁南翔人未還孤衾憔悴損紅顏衣裳未寄心如擣砧杵頻敲淚染斑襲襲涼飇吹半臂瀼瀼夕露溼雙鬟可憐用盡閨中力不遣悽音度玉關

秋笳

四海於今絕鼓鼙捲蘆傳自玉關西音飄廣野孤鴻咽響徹長楊萬馬嘶涼月朦朧思遠塞冷雲迢遞夢深閨不須按指齊彈徹一曲纔聞意已悽

秋鉦

涼宵倚枕月初清遙聽松陰近幾更刁斗森嚴傳細柳旌旗搖曳起孤城號烏欲避噌吰響宿鳥頻驚鞺鞳聲爲問洞庭湖畔客石樓猶記有神鉦

秋籟

天籟雖傳自漆園霜林搖落似狂奔微颸乍向青蘋起急響遙同濁浪翻里巷愁聞孤柝斷簾櫳遙望一燈昏擁衾欲作悲秋賦萬壑松濤枕上喧

秋燈

高齋夜架鐵燈檠一到秋來分外明風幔斜吹疑皓月晴簾高捲似銀晶淒淒漏永臨緗帙粲粲花生映畫楹戶外霜華寒燭暈餘光乞取任匡衡

秋漏

簾幔低垂燈影涼迢迢清漏度垣牆雖非一刻千金價也異三冬五夜長林月相隨催落葉砌蛩作伴叫寒霜閨中少婦愁無寐暗數更籌怯洞房

秋衣

羅裳薄薄兩三重暑退涼生此足供豈似騷人褰薜荔還勝隱士集芙蓉冰紈映月攜團扇霧縠迎風步短筇漸覺彤雲生朔漠空懷鶴氅憶王恭

秋帆

蔓草初零兩岸平煙汀來往片帆輕遠山曲曲隨風轉帶月迢迢趁夜行蓬影翻飛宿鷺起櫓聲啞啞野鳧驚天涯羈客愁思遠千里長勞一日程

秋艇

石城小艇渡沙汀雙槳乘流不暫停但識春如天上坐那知秋在月中經木蘭歌發帆徐引青翰香焚簾半扃煙水蒼涼迷遠道果然一葉等浮萍

秋罟

幾間茅舍繞菰蒲網罟家栽蒔酒徒擬向急流驚白小收歸明月出甌瓠披蓑時曬晴山鴨搖櫓輕穿雪浪湖日暮易魚呼稚子村醪喜不費青蚨

秋獵

獵獵車徒出九逵金鞍玉勒建珠旗鵰盤峻嶺黃榆落兎逐平原白草衰舉火帳前觀衆獲割鮮野外返軍麾順時肅殺行秋令猶見東都講武儀

秋望

秋城迢遞俯寒煙遙念悠哉別有天野外小橋爭浴鳥村中高樹亂鳴蟬樵人繫艇尋山徑牧豎驅牛度墓田自是憑高看不盡稻花香裏夕陽連

秋懷

清秋庭際獨徘徊不覺離情觸緒來吳苑丹楓應已落衡陽白雁幾時回年光都付名山業心事空澆濁酒杯千里相思難命駕蒹葭霜露一登臺

秋吟

遣興驅愁力不禁秋窗時草短長吟情同綺麗吳趨曲調入蕭騷楚客心對酒揮毫孤月上垂簾拂紙一燈沈年來頻喜詩思健每向山楓籬菊尋

秋睡

薄衾夜擁臥蘧除正值昏中星是虛乍暖乍寒鳴鶪候不長不短戒霜初雞聲遠遠催城柝月色娟娟過薜廬枕上翩翻雙蛺蝶好隨清夢到華胥

秋思

披衣天冷爇鑪煙獨怪甆臺似火燃懷緒絲絲棼類織愁城鬱
鬱敵殊堅季鷹不爲蓴鱸戀子美甯因楓樹牽安得山中千日
酒涼宵盡醉任安眠

秋憶

從來思舊最傷神矧過芸黃槀落辰欲擬登高兼作賦不堪望
遠更懷人口含石闕眞難語腸似車輪展轉頻欲寄尺書鴻雁
少奚當玉笛奏西鄰

秋興

秋來何事不關情望遠登高觸緒生潘令感時詞獨擅杜陵懷
古句堪驚蓴鱸苦憶家山別杭葦輕辭歲序更誰謂九秋多寂
寞尙饒幽興急飛觥

秋老

春老花殘景不同獨憐憔悴遇秋窮懶看樹色皆全禿笑指山
容盡是童野外寒流差可涉谿邊小艇渺難通莫愁此後多蕭
瑟梅嶺先開一兩叢

秋去

西顥來臨萬象幽情深宋玉不勝愁感懷改律初辭葛轉盼司
衣又進裘只有籬英環砌晚更無庭葉帶霜稠捲簾一任青娥
去不似鷩花著意留

秋來

日月如何駛壓更方曉秋去又西行長歲氣變山川肅閶闔風
來天地清夷則將隨六律轉商音忽向九垓生披衣已覺胸襟
爽載酒應從郊外迎

十雪

詠雪

彤雲四布寂無鄰對景拈題詩思新欲傚歐蘇白戰體敢汙秦
虢淡描身揮毫不覺階前凍得句能生座上春詞苑至今推謝
女竟將五字壓才人

快雪

乍見風飄瑞木斜沁人心腑冷然嘉喜從冰柱開三徑笑撚霜
髭詠八叉深樹雲凝無宿鳥空庭日暗有啞鴉欲尋快雪堂前
去賞盡孤山萬樹花

晴雪

六出紛飛風景妍適逢初霽萬峰懸氣蒸畫閣鴛鴦瓦光射高
原繡錯阡拂曙遙憐織素女斜陽如對散花仙謝莊朝罷憑欄
望欲和谿雲賈島篇

踏雪

雪飛如掌散平岡道上寒梅已漸芳縱有蹇驢堪踐躤不如蠟
屐可尋香行過蕭寺逢僧話偶到黃壚索酒嘗野老橫枝穿徑
過無人知是孟襄陽

煑雪

園林一望盡雕成昨夜微聞折竹聲招友捲簾看法帖呼童埽
石具茶鐺淡煙裊裊茅檐出落葉蕭蕭几案橫風韻天然誰得
似好邀陸羽共閒評

泛雪

敲冰鼓枻破朝煙一片寒光共水連曲港難尋安道舍中流獨
泛子猷船青山雪後容如拭紅樹風前色欲燃乘興頓忘谿路
遠鳧鷗驚起淺莎邊

釣雪

蘆荻蕭蕭江畔逢垂綸蕩漾幾人從遠飄曲岸漁蓑重亂灑平隄釣艇濃坐擁宮袍疑李白衣披鶴氅羨王恭煙波何處吹瑤笛返棹歸來月影重

映雪

乾坤凍合少囂塵不夜光鋪色更新燦燦縹緗分甲乙離離籀篆辨周秦雖無曉色穿窗冷自有寒輝到眼親漢相當年知此意何煩燈影借西鄰

臥雪

穿簾拂幙雪花攢閉戶高眠獨耐寒萬里河山均一色千家松竹嬾同看衾裯側裏時慵起詩句微吟已廢餐誰似洛陽今日令埽除門徑訪袁安

立雪

磬折垂紳函丈中門深三尺路難通先生偶作華胥夢弟子仍依環堵宮素影斜連書幔靜清光遙映絳紗紅游揚自是羣倫望不與嵩山立雪同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三十九

讀書堂綵衣全集

段　曦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謝　儼輯

男　宸黼編

卷四十

丙子詩五十首

丙子元日立春早朝恭紀四律

四始欣逢是立春天時人事一番新　紫宸元會通朝使青甸
郊迎爲兆民淑氣方融太液動晴光初射上林勻昇平豈但華
封祝八表謳歌慶令辰

葭管新飄陽律旋金門待漏聽傳宣天開於子文明象歲首先
春大有年萬國衣冠對仗肅九衢燈火徹宵懸　皇朝治化符

三五景運昌期自此連

祥煙瑞氣九霄浮不與曩時夏正侔旭日纔臨雉尾扇春風已
到鳳凰樓宮中進麻鳴環珮　殿上呼嵩拜冕旒非是如天
帝德大那能恰值太和流

爆竹春城臘似雷笑隨鵷鷺　玉階回家施桃版懸仙木戶薦
辛盤獻壽杯曖曖晴雲連御柳曈曈瑞景映庭槐萱闈百歲期
將近佳節何曾數見來

上元曉集　暢春園

上元令節喜揚鞭　行殿逶迤近玉泉輦路斜從碧澗度　龍
樓遙睇彩雲連家家華勝簪偏巧處處桃符色倍鮮野老晨輿
聞笑語太平今又遇豐年

蓬萊宮闕擁鵷鴻翹望呼嵩　玉殿同一派祥光環帶礪千門
瑞日暎簾櫳漏聲飄緲　鸞旂外香氣交凝雉扇中萬姓尋親
仙仗近六龍已駕綵橋東

虞廷喜起古今稀　聖世休風足嗣徽玉珮遙趨齊拜手晴光
帶曙散荊扉林花未放含青色池柳將舒待霽暉想望夜闌燈
火盛鈞天樂奏紫雲飛

其集　琪園賽宋歡承　恩退食下雲端連宵花散　黃金闕
金夕天開白玉盤坦道無塵隨去馬明霞如綺擁歸鞍衢歌聲
徹人煙沸紫陌遲回並譽看

元夕春燈

帝城元夕景尤饒仙樂氤氳下九霄玉漏漫傳魚鑰啟金吾馳
禁馬蹄驕子燈遠映星光動萬燭渾疑日影搖手執霞觴期盡
醉一年明月始今宵

今歲華燈殊異昔春回黍谷已旬餘魚龍曼衍西京俗煙火樓
臺仙島居游俠醉馳七尺駿綺羅香繞六萌車豐登有兆人民
喜大有行看太史書

三五良辰結伴行輿酣不覺夜寒輕錦屏燦爛垂珠斗紫陌光
華賽火城一統河山沾雨露萬方絃管樂昇平從來天意同人
意喜見春郊日夕晴

借樂惟聞　聖代然況閏五夜月尤妍龍樓鳳閣星橋繞繡戶
朱扉火樹連座上傳柑多故舊尊前酌酒慶團圓兒童亦解太
平意竹馬鳩車串市廛

送許初吉還滇

少年風采壓詞曹春著歸鞭氣倍豪莫謂文章無可據須知聲
價自然高篋中詩貯長江草囊底琴彈白雪操天地愛才甯易

得一門珠玉羨揮毫

送京口張相國扈　駕北征二律

廟算頻煩相國宜朱旂絳甲耀山川爲申　天討親犂穴肎教荒徼敢犯邊令出　翠華軍氣肅威生鹵簿陣雲連叩關款塞從風靡飛捷遙聞日下傳

百萬熊羆出　帝都君臣一德意相符久調鼎耳安方夏復佐戎兵奠海隅絕域親瞻龍虎氣邊庭齊効爪牙趨從來將相多才畧得似留侯儒雅無

送陳乾齋侍讀扈　駕北征二律

鑾輿遠駕敢辭勞玉勒瑪弓氣自豪別後望塵懷芍藥歸時告　廟薦櫻桃關前草木迎旌旆塞外歌謳獻酒醪　神武自來如捲籜況聞奇計厯詞曹

小醜不恭絕域居　王師南下頓成墟禁中未識諸名將途次競傳有祕書貝冑犀渠環宿衞虎頭燕頷從　皇輿回　鑾應草新詞奏樂府饒歌總不如

三伏暑甚太宰素九熊公少宰羨門彭公偕坐銓署藤花下曰上年賦九夏今再賦可乎率韻

新夏

狂士衡門自給收恰臨建巳日悠悠江南地溼將梅雨薊北風高正麥秋木槿先榮紅甲折芭蕉漸長綠陰稠徘徊不覺天中近飛楫爭迎競渡遊

朱夏

測日當年虞典開氤氳天氣藹南薰分司火政傳朱雀兼主詞曹號赤雲蕉吐絳英宜寶髻蓮開碧沼映紅裙登高時見熊熊色（熊熊旦山見子由集）疑是升中玉帛焚

盛夏

此是乾坤盛長時炎風熾日莫如斯恤民　特命山川祀雩帝競聞絲竹吹孤鶩帶霞飛遠岫羣蛙傍草集平池縱然取次金行旺也遜南離莫並馳

賞夏

莫唱流光欲欲詞（王轂作）高軒疏檻夏尤宜圖懸雪嶠肌生粟坐對冰山神自怡螢火低飛排闥入蟬聲弄響出林遲浮瓜沈李都堪賞不羨佳人雪藕絲

長夏

長晝何妨汗漫遊不勞秉燭結綢繆驕陽當有朱絲繫永晷難將玉斧修觸熱嬾邀褦襶入惜陰空喜景光留魯陽愼勿揮三

舍銅漏宵堪再益籌

炎夏

萬里無雲日一輪玉魚誰炯挂焦脣清風嗟比故人遠炎暑威如酷吏伸豈有十烏猶未落竟同五穀不知辛笑非奏事延英返浹背沾衣雨汗頻

銷夏

冀野炎蒸未易鏖偶逢三伏冷颼颸蒲萄障日絺衣薄楊柳圍風短髩搔何事遠尋蘇嶺嘯不須重聽廣陵濤呼朋且共搖紈扇莫畏陽曦焰室逃

避夏

寰海誰能謝鬱蒸況當且月暑風興漢廷舊賜金莖露魏地新頒玉井冰單板屢遷愁白鳥綠裾欲草避青蠅藤花清暑堪銷

此不假高山荷笠登

九夏

炎節初交岸葛巾兔葵燕麥又重新繅絲事罷催耕急解褉過期浴象馴光閃巖間紫電繞風飄天半綵虹陳春旬九十恆難挽偏是紅輪駐景頻

次日熱甚坐花下二公曰再賦九夏可乎率韻

新夏

庭樹垂陰尚未濃湘簾半捲景風從疇人司厤書鳴鴂太史占星紀見龍榆莢紛紛石砌墜荷錢疊疊水田封芙蓉闕下千官集　宜賜朱樓出九重

朱夏

火德司權歲有成佳晨自昔重朱明榴花繞砌丹樓迥萱草臨階絳幔縈笑折碧筩充酒具戲拈紅豆度歌聲眞遊爛漫卿雲世一片祥光帀　帝城

盛夏

周禮官將五德推春秋何似此昭回爽心豈待迎風觀縱目殊勝褰露臺喬木千章當戶立遙峰萬疊入簾來試看鶉首新司候長盡川林百物材

賞夏

春來萬物自昭蘇忽轉溫風氣候殊赤日當天雖可溧翠陰滿地儘堪娛袒衣石畔來新燕啜茗窗前聽暮烏卻喜慈闈能健飯宴遊長侍板輿過

長夏

羲御無過此六時翻疑刻漏異常期赤龍光射晞鴉晚黃雀風

微落日遲書盡蒲葵六角扇敲殘方罫幾盤棋誰言歲促如駒隙遥望金烏不肎移

炎夏

百川皆涸盡蒿萊深谷陰陰起旱雷誰謂世間皆火宅豈知此地有冰臺紗厨偃仰炎難卻輪扇輕揚鬱未開毒熱著人如中酒累欽暑賦懶重裁

銷夏

簟踞科頭簾半垂松陰漸見赤輪馳石欄漫飲清涼散棐几惟存詠雪詩炎帝暗隨大火轉霜娥將向白雲移蒼蒼梧柏窗前護爍石流金總未知

遊夏

南訛萬里散長空避暑會傳簡冊中敕借陪都仁壽殿駕臨秦嶺翠微宮臣心總是清如水官況由來跡似鴻到處迂疎容嬾傲高槐虛敞沃清風

九夏

絪縕三夏日何舒時憶山村近水居辰會實沈宵漸短星分鶉火暑仍初冰桃子結千年後盧橘盤堆七尺餘仲紀自來風雨少那堪聽事竟成渠

三日倍熱仍坐花下二公曰又賦可乎率韻

新夏

清和景候自情移城市喧傳浴佛時殘籜舞風吹不盡嫩梧篩月坐來宜撚髭漫詠湘東句晞髮長歌謝朓詩此日炎威猶未甚已有鹿角解山陂

朱夏

曉起迎風戸不扃遥瞻夏影正亭亭迨行南陸初遷赤時異東皇早謝青花徑獨凭飛激雨聲檐褉坐閃流星吳宮遊宴燃華燭子夜瓢零萬斛螢

盛夏

草木萋萋異夏初裝賓紀盛復何如緑絲五色纏長命紫拂雙敍慰燕居繭獻染人資黼黻砂研仙藥搗蝦蟆如知陽月無慾伏滿架清陰翠蔓扶

賞夏

赫曦仍是起扶桑一日眞如兩日長倣古欲尋河朔飲賞心更有芰荷香深林積翠迷朝旭古寺重陰逗夕涼並坐藤陰意自得雙雙蛺蝶度東牆

長夏

閉門御埽卽林泉無奈迢遥似少年夸父未能追白日唐文自昔愛長天花飄錦砌開仍合鶴向青田去復回化國自來晝漏永況經徂暑涉虞淵

炎夏

皎日横空欲灼膚倚欄煩鬱氣難蘇山川迴合眞如甑天地歊蒸宛似鑪時望片雲興泰岱每懷細雨潤焦枯平生不解因人熱此際能無解帶呼

銷夏

溽暑其如煩燥何且須簷附祝融過冷蛇握手炎威少澄帛懸軒爽色多倚樹徐行乘小駟浴蘭初罷換新羅剛抽書帙消長夏莫怪文人似病魔

避夏

欲借山林未許棲火雲挾日覺天低窗陰特穉迎涼草座上時陳避暑犀薄暮園亭催捉蝎下春桑柘亂鳴雞燭龍司令無由避閑話瓜棚東復西

九夏

五辰循序統承天夏令今看獨不然土次火行分正位母兼子德實居先　朝陳赤玉司儀進　廟展黃裳典服懸不是維皇能長物斗杓何以又南旋

立秋夜坐有懷

爲客三更月關情獨此宵葉辭風裏木斗轉漢邊杓逝水嗟時序張燈坐寂寥鄰人吹短笛不管旅魂消

中秋夜集

今夕非凡夕中宵樂未央風清知漏永月白仰天長樓笛飄淒調庭蘭溢暗芳留連銀漢曙徙倚友人傍

哭女

未亾人不計遐殤忍痛卻醫意自戕一十七齡霜節苦百千萬載夢魂香完名遂志吾無怨割肉剜心毋斷腸知汝初心今已矣人世乃得有綱常

雪獅二首

豈是條邦至疑從崑岫生鳳毛翔玉骨月彩蘯瑤精踞地如思奮看人似欲鳴情知非信有臨覩意頻驚

入庭眞足詫何物爾崢嶸瑰狀標雙眼奇花綰六英銜風寒益壯不月夜猶明雖在階除裏還看猛氣横

送戴田有南旋

風流豪士走京華聲動公卿禮遇加白璧刻庭空獻泣金臺布

駿失名駒君才如海終當遇吾道常貧不用嗟堂上慈親知倚
抱春明到膝好看花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第四十

讀書堂綵衣全集

劉　愈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姚士藟輯

男　宸黼編

卷四十一

丁丑詩（六首）

丁丑元夕後一日邀大司成汪東川少司成張寄亭銀臺錢再亭太僕周蓉湖詹允龍雷岸編修許燕公儀部于章雲庶常查聲山飲金碧園觀燈花二律

斜光閃閃下林塘良會煙霄引興長一座歡呼惟唱和千秋炳耀是文章燈花夕過輝猶昨存柳春遲凍未將趁節軒車連紫陌昇平盛事首青陽

乾坤醉裏即行藏節屆元宵不禁狂世事盡同華炬幻人生慣向餘花忙一聲過耳無留響幾樹生葩祇暫光昨夜清輝今夜減登臺莫放紫霞觴

聞捷

紛紛車馬走街衢忽噪佳音到座隅念我遐方初釋禍喜兒稚子亦吹竽慈親百歲躋　天祝　皇帝萬年伏地呼惟有公忠堪報　國俯躬踧踖好將雛

中山紀遊

長安紫陌人煙密鳳闕龍樓光耀日惟有中山勝地幽雕鞍襆珮穿城出南新門外草萋萋半是園蔬綠繞谿紅蘂豐臺堆似錦郊鑵倏漲水平臍行行不覺青甸遠祖家莊上波流淺田田荷葉疊青錢曲曲欄杆殊婉轉何處吹簫起碧空依稀歌發隔林中惜無畫舫載香醪陣陣飛鳧促玉驄崔巍仙觀倚層霄門前綺羅香風飄居民指點此中頂殿上香燈掩繹紛伐鼓張旗勝會齊飛鳶控馬走長隄六街遊女開簾坐七步才人染翰題人生父天兼母地東方生物元君位至哉坤德粒蒸民錫祚降祥不足異佳人再拜默祈求綵縷輕將泥兒繫歸來錦帳夢熊羆冉冉釋迦親送至再過高軒擁畫圖紅榴翠竹路縈紆離離芳樹籠煙霧孥裟欲去復重駐側身西望樊岡多精藍古剎藏山阿羣卉開時多樂事香氣絪緼散薜蘿玉盂金帶種滿畦沙頭紫燕飛銜泥城西遊罷之城東萬柳堂中鶯亂啼父老傳言廉相植桑田滄海誰能識涿州益都兩相公退朝憩此尊罍集弱態依然鬪舞腰翠痕猶帶畫眉色低徊今昔不勝情遠寺鐘聲震原隰此地從來饒土泉栽花爲業花鮮妍平泉轉盼半荒

穢千葉紅蓮名倚傳春日遊人頻來往提壺挈榼恣歡賞講院而今不復存芳亭歲久無由訪大隱何須買山棲琴尊隨地可頻攜明年結伴西山去花外徐聽叱撥嘶

送袁靜公選君省親南還

握手留君不少遲揆之忠孝兩無歧栢堂縱爾承懽好藤署相推藻鑑宜砥柱狂瀾方倚重急流勇退信稱奇從來難進原吾道如我悠悠亦笑爲

妙光閣聽毛會侯彈琴

似有驚奮翻貝闕如聞瀑水下空巒燕山四月皆知暑那得此中白雪寒

宿圓覺菴

說到塵緣盡葛藤蕭然興味似山僧禪心久定人無相綺語全

拋我亦能未必宰官曾種福也須慧眼一傳燈紅松翠影空庭

落明月窗前正可凭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第四十一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楊　禎錄

受業趙師禹輯

男　宸黼編

卷四十二

壽詩五十四首

相國高陽李先生六袠壽同門製屏以介屬賦十二章

君臣一德

君為心臣為體心安體舒治功起穆穆明明際會奇立綱陳紀天下理君不見湯孫有高宗旁求良弼相天子一朝物色在傳巖萬邦作乂從風靡

陳氏二難

皇塗並奮位槐棘平居相讓復相恤獨有懿行難與侔太丘道廣能垂式玉人攻堅藉昆吾元季全資庭訓力棠棣碑花萼集縱是金昆玉友疇可及

赤壁三賢

新秋躡屩千仞登月白風清玉宇澄泛舟赤壁攜錦鱗江流澎湃煙波橫猿啼虎嘯心怦怦緬懷吳魏感慨興洞簫纚歌荒雞鳴杯盤狼籍東方明

商山四皓

藏名姓謝車轍芙蓉裳竹皮笠時採芝常餐栢樂琴書忘晨夕顧盼雄鬚眉白靚衣冠驚羽翼定儲君佐三傑返衡廬安巖穴交赤松師黃石砥柱臣蓬萊客

竇氏五桂

芝草豈無根醴泉豈無源天地毋尋物疇不賴其恩竇氏積累非一朝遭逢景運立雲霄五子雍容若翁喜顔柳家風尚未遙猗與顔柳家風尚未遙

竹溪六逸

竹溪蒼翠洞壑幽竹溪煙光鷗鷺浮昔人已向瑤京去詩名還與青山留金門之客神仙侶富貴期頤所自有（叶）我欲攜琴訪滄洲招尋六逸花間語

竹林七賢

安豐判典銓巨源善啟事延之詠五君奚為去其二叢篁參天花低亞解帶銜杯日忘夜酒何負政古有言況逢治世民安化乞封酒泉應非假

飲中八仙

仙質原不違塵市壺公治師滿前是賀李當時蹤迹奇痛飲狂歌類如此痛飲狂歌在長安杖頭日費錢十千青蓮待詔沈香北餘子噱咍市上眠

香山九老

先王引年重老成臨雍祖割制何榮國家有事咨黃髮垂之琬琰為典型東都白傅耆英首張筵置酒日相尋從來天壽惟平格圖中強半是簪纓

尼山十哲

祥鍾曲阜秀毓昌平篤生髦士欝為國楨德行亹亹言語恂恂政事卓越文學昌明陶鑄百代纘承六經三千在列十哲充庭都哉泗水之儔允矣素王之臣

十一麟閣

漢宣崛起繼炎精經文緯武賴股肱十有一人致中興鬚眉凜凜咸如生人臣不患功不成但患矢志鮮堅貞試看博陸子卿輩至今麟閣有餘榮

十二仙樓

我聞神仙好樓居此語應知非虛無金堂玉戸排蒼穹畫檻雕甍搖碧空赤鳳斑麟各異狀芝房石髓含香風始知蓬島三千里絕勝巫山十二峰

相國寶坻杜先生六秩壽同門製屏以介屬賦十二章前題

君臣一德

羹必資鹽梅酒必資麴櫱人必資股肱聖必資謨弼惟天賚良臣作相輔明哲寮寀仰同心堂廉稱一德霖雨澤蒼生聲教及離逖勳華雖已遙今將繼其轍

陳氏二難

徵年有伯仲考德並頡頏述語抑何儁置筭終已忘剛毅百職仰清純六卿揚美被讓柔爰田荆遜芬芳塤篪迭以奏鶺鴒遠相將僧彌與法護不知二難良

赤壁三賢

赤壁臨江皋攝衣將以陟舉網得巨鱸良醖謀諸室月明山自高水落石已出俯仰一時雄豪情洵無匹仙禽鳴雲中濤音盪空壁茲山賴以傳兩賦千秋式

商山四皓

漢廷有四傑隱在商山隈采采樂晨夕長此謝塵埃不因漢帝至豈爲留侯來一言安社稷其功大矣哉圭紱非其願芝川自沿洄無乃偓佺輩乘雲戲九垓

竇氏五桂

燕山竇十郎偉哉五男子頭角自崢嶸才名復繼起連珠未足奇白眉亦難擬譬若叢桂枝託根廣寒裏結子向雲中芳香溢階戺人言世德殊理固有然耳

竹溪六逸

竹溪在何所乃在山之陰其上產奇卉其下有文禽猗猗廣十畝中含朱絲音諸賢舒嘯詠往往此盍簪不欲受羈紲超然抱遐心自是十洲客驂鸞未易尋

竹林七賢

崇巨有嘉樹秀色起琅玕杯鐺陳其下意氣安以閒渺渺塵寰內遘此一席寬雍容命儔侶四季忘暑寒如遊懷葛氏別闢一山川爲語金門客惟酒可長年

飲中八仙

幼誦少陵詩八公如披面豈惟如披面情性由茲見其時玉燭調載酒日歡宴醉遊蘂珠宮夢入瑤華殿有時持彩毫妙句紛相銜蓬萊無頑仙斯人爲之冠

香山九老

古人多尙年不復敘官伐懷哉白香山耆壽森成列妙覺既圖形名園設餚核顏色如桃花閱年多近百名勝推東都徜徉任所適吾慕狄與盧亦得廁其末

尼山十哲

日月懸中天星辰各分峙泰岱巍然尊羣峰莫能企宣尼闢鴻濛瞻依亦爾爾十哲往從之大道賴以濟所貴自得師聖賢去人邇其後儒遂分源遠流亦異

十一麟閣

漢帝築麟閣思爲股肱揚桓桓霍將軍忠純著明堂充國建奇策丙魏相業昌餘子抱清節尉國尤輝光勳名在社稷千載播芬芳臣能殫厥職自可銘旂常

十二仙樓

仙人居蓬海五城十二樓翩翩兩青鳥導我至瀛州日長如化國淑氣四序流奇葩繞庭砌鸞鶴翔峰頭並坐鼓瑤瑟罔知春與秋願公膺上壽拏帷時來遊

太宰霸州郝先生六袠壽同譜製屏以介爵賦十二章前題

君臣一德

從來聖主得賢臣夢賚尤奇一德新日月光華垂宇宙股肱啟沃應星辰玉符已兆三階泰銀甕還生萬國春何幸明良今再見南山獻壽醉花茵

陳氏二難

元季相依一室居高風不減太丘初百城圖畫光羔雁四世公卿重里閭樂奏塤篪差可擬碑懸棠棣又焉如德星當日荀庭聚曾見靈臺太史書

赤壁三賢

髯翁詞賦足千秋二客相從赤壁遊把酒臨江明月小吹簫裂石暮雲浮翩翩隱見煙波渺虎豹蒙茸洞壑幽夜半忽聞黃鶴唳仙人乘興下丹丘

商山四皓

白髮朱顏迥絕塵鴻飛千里總無垠不因金帛辭丹壑豈羨勳名調紫宸一出朝廷安社稷片言今古識君臣功成仍返商山去采得靈芝五色新

竇氏五桂

叢桂花開巖岫間弟兄先後好躋攀人文不愧東西陸名譽眞同大小山家法從來傳冀野友于猶自播燕關五枝競秀天香繞應有丹砂駐鶴顏

竹溪六逸

不作遊仙東海行徂徠溪畔且怡情千重雲樹翔青鳥百尺珊瑚釣赤鯨解帶烟波洗暑氣開尊圜圃聽秋聲高名千載留天地一卷詩思冰雪清

竹林七賢

洛陽花色多於錦獨愛檀欒種滿林十畝琅玕來鳳翥一池蒼翠起鸞吟風前長弄柯亭笛醉後頻彈竹嶼琴詞苑猶傳酒德頌相期曲徑一披襟

飲中八仙

時遇昇平景物和長安市上日婆娑金龜換酒風流甚銅鶴焚香嘯詠多少長每乘賜澣集綺羅常爲乞詩過笑看屏幃皆朝士誰謂神仙在薜蘿

香山九老

置酒名園日共依東都雅會是耶非衣冠甚偉鬚眉古琴酒輕攜花柳圃皆衎詠歌栩遺與煙波鷗鷺已忘機　聖朝前席咨黃髮未許香山結伴歸

尼山十哲

良璞含光待琢成玉麟紀瑞自昌平五臣未是虞廷盛四友難稱周室楨天地鍾靈生碩彥山川吐秀集羣英列朝封號仍加

舊南面何煩假百城

十一麟閣

臥柳重生漢盛時膺圖御宇賴師師姓名已向麒麟勒功業還從竹帛垂屬國車書歸帶礪功臣封賞賜鐃彝天開景運需人傑幸際風雲起渥池

十二仙樓

琪樹瑤花四季稠傳聞海上有滄洲湯湯弱水三千丈隱隱仙都十二樓樂奏雲璈丹鳳舞尊開瑤醁紫鸞遊正逢豐闕飛觴候玉樹芝蘭其獻酬

壽高陽李相國夫子

應鐘傳玉律元老際崧辰雲縵千年瑞風和萬國春讌歆登密勿調燮贊鴻鈞丙魏蕭曹呂宋姚房杜倫今稱救時相　帝用

讀書人喜起遐殊眷安危託乃身鼎彝標峻業龍馬見精神先覺開黔首至誠格紫宸位尊心愈下世泰道常伸槐穿環紗護火城帶月新　兩朝推柱石八極賴絲綸文武才兼濟詞翰詣并臻翠英歸藥籠多士待陶甄鏡下芙蓉豔天邊沆瀣親門前皆鳳鳥庭苑盡麒麟卻顧甄生賤叨居鶴禁賓伯陽根自遲顓項遂爲鄰長戴栟櫋裏庚籌祝大椿

壽栢鄉魏相國

崢嶸一代有元臣著述名山已等身九鼎銘功依日月雙輪繪采壯麒麟鄭王名理談偏盛河洛文章脈自眞接武俄看升畫省趨朝應問雉羹人

祝宗叔介菴公

齊雲名勝甲海內天門日室靈氣匯嶽峙淵清鍾奇人威儀玉尺莫與配喬松千丈偃碧霄奇書萬卷裴璣珥過眼日華摹易迷吾叔道顯身仍晦野心自愛松蘿山詩瓢茗椀信往還芳砌俯首芝蘭出長日坐對楸枰閒帝吝清福翻滄桑白舫青簾離故鄉西子湖邊聊棲止國器翩翩鵲躍起鳳毛燕頷俱不凡好文好武紆金紫兼種珠樹淨騰輝況復桐枝咸濟美衣繡夜行非所宜簪笏盈牀耀珂里一朝變生倉卒間萑苻烽燹相連攣崎嶇坎坷發浩歎骨肉分攜行路艱古寺寒燈守除夕俄聞德星聚僧舍此際驚喜超尋常萊綵重重泛杯斝冠退杖策返枌榆撫松采菊足歡娛贊府明府循聲著二惠競爽翔天衢　恩綸旋下紫泥封大壽七十會適逢耋巨先生年始壯機汜先生貌益恭竊與仲氏聯畫省企仰令德欽高風極目新都饒景色白嶽瑞靄籠神翁年年菡萏花初吐韶光著人如酒濃少原縣

圃何寥廓安期羨門焉從索惟三不朽能長留吾家清獻名謌謌不必瑤樓追空筌不必淯盤訪大藥響襟靈璈有一琴鶴並虹霓有一鶴

壽吳鼎翁八十

秦駐山高絳雲厚天星湖闊碧波秀怪應嘉氣長鬱葱中有哲人車世壽世壽固靡涯備美愈堪誇昔時郭子儀近日吳公家吳公家聲勝楊李青箱不襍羅囊紫自題雁塔播鴻猷野正詳刑廷議禮清風更獨疾權門拂衣早歸松菊園侍養高堂年近百從前雙髦奇椿萱及令重開公何算呂載周文申聘漢雪刺不舊文潞頭霜毫倍新謝安面鳳毛水部埒銀臺孫曾濟濟復英才德星恆聚五百里爭看四世光三台猗歟晝錦之堂何盛哉春光況值桃花開歌松放鴿添金杯維　帝愛才尤愛德驚

齊更疊下蓬萊蓬萊奚所傳雙成進露盤盤中兼錫以黃麟之脯碧玉之杯顯公餐之佩之長蒼顏山中宰相　朝廷福伏公大被斯世人偕躋壽域

集唐祝吳太翁暨夫人雙壽

先生有道出羲皇深竹名園偶辟疆靜裏不知幾甲子池邊顧步兩鴛鴦宴餘紅燭長庚燗花撲玉缸春酒香題柱盛名兼絕唱紫微晴雪帶恩光

壽許維先六十

靈椿移向玉欄杆絳節傳書滿座看鳩杖臨雍添紫氣鳳毛指日上春官收來貝葉長生偈退罷金莖仙侶餐自古吉人綏福履住顏何藉大還丹

壽柯素培

上有斗星精下有鴛湖蕩漾幾千年巋然啟耆碩公負英雄姿早歲即振翮出種棗陽花榭循員役役軍供日夜馳才兼亦甚易以此陟清班骨鯁聲何赫崧陵水匯區波臣敢肆逆伏闕爲上書謫祖活蒼赤東臺倚睞司其如瞻雲白陳情遂烏私賞錦奉晨夕斑衣人甲週綺筵籍麟學堂上麻姑仙娛此蓬萊客之子客京師步武儼玉尺待潤有龍鎌含思常脈脈遍徵黃絹奇名德宜搢摭火樹燭春光千秋永勿斁

壽陳太翁七十

赭峙標名勝神靈萃大賢松喬聲奕奕花萼譽翩翩曰鳳宜巢閣爲龍或在田放觀滄海日常枕紫微泉峻望擎瞻斗高談共探淵門因道德顯堂以聚星傳堯叟班華衮元方振木天圖橋羅玉筍　御握徵金蓮迎養挈鳩杖稱觴啟玳筵喜看多士集競拜太翁前珂里歸行樂　楓宸命秉銓平衡邀水鑑遐紀祝椿年晝錦　貤封慶蓬弧令且懸丹書方鳳吐烏府又鸞遷七十鴻禧始八千鶴算延趨上何老有機汜盆蒸焉暫㔹當林滿蘭茁向砌姸乾坤工攝衛富貴邁空筌誠與懷香積言隨啟草宣寵山饒景色常護古神仙

壽陳新安敬齋

邑何必勾漏井何必丹砂羨君握水上日日浮仙槎子游曾學道子賤不下堂千秋萬世名兩賢誰能當君眞儕時才夙且富文彩頗因撫字勢不惜容顏改萊陽屢塵釜作令亦何苦雖苦復不辭人人得樂土所以丈夫生弧矢懸門戶

壽魏文安

絲綸重煥九重天咫尺驚棲望若仙遍野綵囊驅犢穩隔簾紅雨對琴眠生申仍顧齊嵩岳作楫終須濟巨川珍重連城光氣滿擬將圖畫上凌煙

壽馮雪蘿明府

瞻彼太璞曰于荊陽載采蘭芷浩浩沅湘有美一人懷珍吐芳輝哉奕奕繼序允臧翕振厥徽魚笏鮐背上溯姚姒及於泗水源詎泒殊厥流未類紹庭衣言大澤斯匯吁嗟金容愨子昔理撫字無術狙若于軌嗣大良宰神明其治簸之揚之前者穅秕風清鈴閣兗軫在琴歷若保赤蹐民於春仙掖栢臺用錫爾綸稱觴介壽有壬有林

壽周大來

迎日風和細柳柔將軍較獵擁黃騶張弛繫弱銷兵氣舒卷洪頤控上游宿望登壇還綠髮長城爲翰即丹邱好持十斗葡萄

酒遙向鴻濛進海籌

壽佟母

秉鉞南方惠澤長老臣忠憤竟誰將鷙鸞偶斷憐雛小天地孤危泣母孀三十六年拮据瘁百千萬載夢魂香畫堂不借蟠桃色賁錫 丹綸人紀彰

壽徐太史太夫人

三江秉流合溯雲鬱貞松貞松千歲姿下蟠蛟與龍蛟龍奮九天松雪氣蔥蘢黌堂霖雨浦八垓滅如濛憶昔芸閣裏森爽凜於冬象賢稱母範一代仰儒宗宮聯堂盡玉文孫枝過笴彩雲煇婺宿遙從紫氣重七月西池讌銀鼓何雍雍銜鳳 恩屢下翬錦茜桃穠

壽魯母張太孺人

昔美劉生傳（劉向列女傳）今知魯母賢齊眉眷舉案結髮正鳴絃頌繼椒花美身看象服妍老來如宋媼少日配虞君子勤稽古夫人敬祀先蘋蘩采南澗鳧雁弋高天不愛斑衣戲惟欣玉樹連郎君工射策董相光邸府飽啖紅綾餅遭逢紫綺仙郊圻還不忝元季繼聯翩世仰芳名舊人誇景福全瑤池歡錫宴青鳥喜銜箋壽域開京國徽音照簡編願陪賓從末歲歲祝星躔

壽李母

江左直聲久益傳陳情去國已多年風飄青鳥蒼松遠霜老黃花白髮延璈管庭前獬豸使鑾金堂上麻姑仙錦帷雖有三公僧不禁南山壽幾篇

壽蔣節母

嚴孀紫氣煥朝光畢薈雲開婺吐芒人慶大年春似海鸞孤中葉節如霜瞻依象教心無事調和熊丸夜有香卻喜蘭臺拖彩服萬花深處捧霞觴

壽禹母太夫人

竹川風日愛晴暄孀宿垂芒錦脫翻挽鹿清操襄栢府和熊善導啟黃門岱宗金篋新探策仙樹琪花舊結根時見鳳書銜五色養堂珍重達君恩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第四十二

讀書堂綵衣全集

韋鍾藻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彭甯求輯
男　宸綸編

卷四十三

撫浙條約上　七則

關防詐僞

照得本都院家籍滇中滇之去浙萬里滇之人之不至於浙可知也雖本都院之所交非盡滇人非滇之人之或至於浙則未可知也但本都院孤懷落落與本都院交無不知本都院之爲人其至浙也必非爲浙撫而來也若有指稱爲浙撫來者此不知本都院之爲人其非本都院之交可知也驅逐之可也束縛之可也即果係本都院之交而乃不知本都院之爲人束縛而驅逐之亦無不可也爲此云云如有外來遊棍假稱知識誑言門下及借名同宗冒認子弟等輩或潛藏旅次馳騁通衢或周遊列郡遍歷州邑敢於句通地棍衙蠹攬事求情撞騙愚民者該管官立刻鎖拏解院定以光棍治罪保甲容留一併連坐有司以失察參處不貸

嚴官守

竊照吏不廉平則吏道褻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官亂民貧豈可底止蓋百姓者　皇上之赤子所望清慎之官仁恩之長如保傅然如乳哺然鍼之以利煦之以和敎之以孝弟道之以德義則羣生和而萬民殖矣若居上者以刻爲威以察爲明以政敎爲腐論以德化爲迂闊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贓私狼藉肆意病民令百姓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廢疾者不得養致民之於官也畏之如豺虎惡之如仇讐冤抑之聲上徹於天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憲府咫尺而不得盡伸　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　皇上安得而知之　皇上有愛民之心百姓安得而被之谷永曰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若貪殘之吏豈不信哉由今之風察今之治撫字勞心稱爲政拙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爲監司之外庖矣苞苴公行稱爲常例擇肥而食怙惡不悛是州縣又爲郡守之外庖矣一紙到官身家立破私徵私派無了無休是小民直爲州縣之魚肉矣若本都院表率不端釐舊不飭何以異於是然藩臬之去郡縣稍遠巡撫去郡縣倍遠最近最親最毒最烈莫如本道郡守之於州縣色厲內荏覷隙而攫飛差四下飽颺斯已使州縣不得守其官小民不得安其室而郡守之害爲特甚道府滋擾則屬員盡亂道府安靜則屬邑皆安即有不肖州縣自然望風收斂敢更有大膽橫行以嚼民者乎至若治漕之重務弊甚於郵傳校士之淸風殫淨於鹽法藩司叢利之府浸漁罪類臬司執法之原樹威更易俱宜振刷各稟官方爲此云云各官宜思名節之當重功名之當全身家之當保性命之當惜上體　皇上子惠元元之至意下諒本都院期於澄清吏治之本心澹泊儉約易轍改絃悉念民艱與之休息俾富者得保其身家貧者不至於流離怡養太平官民共樂乃可謂相與有成者矣儻因循故習惟利是視恣意倒行罔恤民依或被百姓首告或親經訪聞本都院鐵面無情山嶽不易立刻拏參斷不少貸彼時便爲名

敎之不啇兼成祖宗之罪人　國法可畏淸議可畏各宜靜思勿貽後悔

廣條陳

爲敬詢民隱特廣條陳以益見聞以備採擇事照得本院欽承簡命撫衛浙邦時切氷兢眞同蟻負下車以來念小民之是依思疾痛之務去奈才識兼庸釐剔鮮術將欲諮於官歟則利於民者未必利於官誰肯直吐將欲諮於紳歟則痛於心者未必痛於口孰無顧忌遣僕訪則愚賤之人不識大體知其一未必知其二差役查則狐鼠之輩再假以翼行其私未必得其公用是恪居官次早夜思維何利當興何害當除欲除害還當問之受害之人眞痛眞癢所言必切欲興利還當問之受利之人或甘或苦所係必公爲此示行諮訪通省紳士耆老百姓人等其諒本院虛懷若渴實心爲民其各直陳毋或少隱何者有益於地方何者有病於吾民從公起見勿快已私其有言之最當行之宜急者本院立見諸施行不敢遲之少刻其有言之未盡善行之可稍緩者本院密存以酌奪不復示之於外其有本院文告條約內已革已行者不必疊出限於六月二十日俱各赴省城察院依期投遞仍令仁錢兩縣令查閱方收舉行止此一次此後不准瀆擾其有匿名假名并列款告訐投密害人者查出除所陳不收外仍按法重懲不貸

正風俗

竊照致治有本務淸其原必先正俗而後行法先立教而後明刑浙省乃文獻之邦士子爲四民之首理學忠節昭於史册碩德名賢代不乏人邇來紀綱淩替小加大少淩長孝悌之行不

敦廉恥之道不講小民父子兄弟之間往往以無知而犯重辟出乎禮則入乎刑其勢然也本院奉　命撫綏入境采風生聚教訓之遺古道悉存忠孝禮義之風流徽如昨願與闔屬極力振興尤樂與紳士互持風教蕩滌舊習嘉與維新故特提綱挈要列有數則以彰激勸先聲若違道亂常惟執法不宥特示

一名卿鉅公鄉邦典型休假在籍地方有司所宜優禮其有現任不在籍者并以存恤其家以崇大體若豪奴宦裔恃勢橫行則繩之以法勿許徇縱

一君子小人自有定分市井無賴反指宦居奇遂有以搏擊推殘爲事者淸流善類何以自全地方官所宜留意敢有棍徒凌轢紳衿者重法以懲

一學宮者儲養人材之地也國家欲得賢人君子而用之須預培於學校近來學缺道微羽毛零落子衿泮藻之榮不能博負販鄉民之一盼有名爲士而窮餓不堪漸類溝中瘠者州縣之官不行體恤甚至當堂詈罵更加敲扑使奴隸賤人效尤侮辱殊非體統此後并宜厚植其有品行端方閉戶潛修文行兼優拔出流俗者更加意作養用培士氣用勵頹風

一諸生中有假詩刻以呈身聯聲氣而結社以非笑異己爲樂以品題月旦爲能此浮夸之士司教者宜勸誡而禁絕之

一民間有孝悌力田篤謹節義者公舉得實州縣官申詳本院卽爲旌獎

一各學之舉優劣里社之講鄉約書民之於鄉飲比戶之立保甲皆以導民爲善禁民爲非而有司盡視爲虛文或有因而取利者合行申飭務實舉行

一吳越民貧而俗侈有借旗債而營生者亦有借旗債而妄費者不節之徒人所共曉以習尙如此不得不然總是愚惑故爾效尤此後務崇節儉勤於務本諸凡服飾燕會禮儀婚姻共期樸素勿事奢華習於淫巧遊山遊湖浮蕩不率以至日見窮蹙雖悔何追

一諸生中有出入衙門擊斷鄉曲營鑽勢利如蟻赴羶褻詩書而躬包里役之充酬杯飲而便厠公庭之質退持短長於後進頌功德於前順之則魚肉小民拂之則條陳官長淸夜全迷士林貽玷此士本貴而自致其賤也犯此者若苗之有莠粟之有秕地方官宜刈之揚之本都院一面飭行學道轉行各府州縣嚴立門簿登記姓名按季呈核仍不時密訪嚴拿以除敗類至於抗糧一節　功令尤嚴許州縣官不時據欠申報輕則行道褫究重則照江南　奏銷例解部治罪該學教官以溺職參處

一捐納職銜以及例監間有世家子弟率循由禮者其餘多係市井亦爾同聲附和橫同學霸旣無歲考之憂名則辟雍儼作鄉紳之勢誇張鄉里遇事風生所當一體禁飭有犯立懲

一武弁武生及告頂生員猖獗最盛至捐納之武生半係販夫市儈買一符以護身竟肆行而結黨把持官府恐嚇鄉愚開椿局賭包攬詞訟謀當里長事多犯上爲害最大宜加重懲

一遊手遊食之輩不事本業淫酗賭博犯上蔑倫動輒糾集多人背黃喊冤喊冤不已卽行打搶此等平日則爲刁民有事卽爲强盜又有身列衣冠而明火執械以往爲人子弟而糾合外盜以逞此皆不赦合併申嚴

一奴僕告主往往而有或因主弱僕强或因主貧僕富遂懷欺凌之心急正惡逆之罪

一古剎名山燒香念佛男女雜遝甚有遠涉數百里外舉家借宿僧房大傷風化合行嚴禁婦女不許入廟燒香地方有司取僧道官甘結違則罪坐住持

一州縣之內興寺造塔聚衆講經扶請乩仙受持符籙男女度爲僧尼均有礙於敎養合行嚴禁犯者重懲

一倡優匪類最爲敗壞人心此輩歛集多投當道搢紳掛其牌面恣橫閭里此後地方官各以嚴禁不許此輩入境亦不許地方容留違者重懲

一賭博一途去盜最近有大開賭場擲骰打吊攫取人財雖淸流亦所不免何以示法鄉里合行嚴禁犯者立拿重懲併禁販賣紙牌骰色等貨地方官重責以逐

禁約

照得政在整綱害先去甚本都院受　命撫浙卽留心體訪地方疾苦蒞任之後博詢輿論公聽折衷酌定規條頒行郡邑如確能凜遵則官皆良牧俗盡醇民參罰刑威可以不事或敢於悖道亂常法在不宥所有禁約開列於後

一上司之餽送下吏之苞苴也餽送旣絜苞苴必甚無如陋習相沿牢不可破多寡論縣之大小疏數定官之賢否稍遲則提衙役肆詬詈指瘢索類喜怒橫施婁譴予婚科條雜出州縣遂致有僉派里長開單押令代餽者而里長於州縣亦復有節禮壽禮之餽其取之者義乎是不待敎而誅者也至於地方稍有出產上司無不垂涎產綢布則受綢布之累產柴

炭則受柴炭之累產酒茗食物則受酒茗食物之累封價些微名曰平買屬官不敢開封原銀卽行密繳而差役之需索貨物之交收費且數倍因而防營協弁竝起效尤甚至過客鄉親倚藉勒買民何以堪本都院訪聞已悉力期痛革如有敢蹈前轍者照贓參處斷不少爲瞻徇

一府州縣佐貳首領官不許濫准詞訟久奉飭行乃今之佐貳等官無日不收呈詞無時不出籤票官同乳虎役類飢鷹錢入手則和息不論孰是誰非號旣銷則免供豈顧此冤彼枉職任閑散乃敢目無　功令肆意橫行若此眞膽足包天矣合行嚴禁嗣後佐貳首領官如有擅受民閒片紙隻字仍前擾民者訪實立刻參逐其有不肖印官利其結納餽遺及呈繳罰贖濫送故容者并參不恕

一積蠹盤踞衙門撥官害民管錢糧則私派分肥承刑獄則招搖納賄有父子兄弟朋充濟惡者有身在風憲衙門親族徧布下司濟應者有責革寔逐變易姓名復入者居則車騎盈門出則拱揖闤市豐置膏腴臥享華廈而民之傾家殞命者櫛比矣若該管精明猶有燭破姦狀之時一遇木偶慘禍不可勝言方且深信不疑傾心委任不知本官最得用之人卽萬姓共含怨之人一旦敗事官亦坐累可不猛省爾司道府廳州縣衙門有此等巨蠹速自摘發申報儻待訪拿除本蠹審贓定罪外該管官卽以縱蠹題參

一刑獄之設以治害吾民者非戕賊乎民之具也邇來有司以酷濟貪一紙入官兩造未覩擇肉而食任其株連或輕罪而繫重獄或無辜而被羈囚或小訟易結而故淹歲月或片言

可折而動輒申詳迨暮夜之金一入則已成之案立更恚怒橫施刑威不測以民命爲草菅抑何痛而不德也合行嚴飭嗣後各衙門不許濫准虛詞不許妄收監禁除盜賊光棍重犯外其餘拶指梃棍不得輕用刑具俱依部頒定式不得擅用百餘觔大枷龍鬚猱頭等大板至比較錢糧乃啚甲頁民尤須小板量責儻任意恣用殘民肢體者訪實參處其道府所轄遼遠一應細事不得輒行提審俾民有奔馳守候之苦且奪長吏之權致姦民聞風越訴亦非政體違者併參

一扶良必須鋤惡敗稼之稂害羣之馬所當亟爲芟逐如地方之豪紳劣衿刁徒光棍拳師打手本都院素爲切齒隨訪隨拿但從來訪犯之拿初覺尤愜輿情遠近稱快未幾卽已脫離犴狴逍遙里門始猶爲晝伏之狐貍後竟成出柙之虎兕由此輩交通上下賄賂聲援捷於呼吸卽被害者亦知其必無死理不敢堅證其罪若本都院非訪聞確實快不輕拿旣拿之後立誓翦除不宥輕縱承問衙門各仰體勿徇

一浙俗刁悍健訟動以人命裝頭不知殺人或梃或刃必有兇器必驗傷痕必原謀故毆殺之由始得擬罪抵命其餘投繯服鹵之輩卽威逼情眞亦止斷埋重杖今則或衰老畢命或嬰童自斃或沈痾不起或凍餒而殭或失足溺波或墮胎殞命地方姦棍輒視爲奇貨可居教唆屍親代寫詞狀包控包准擇里中之殷懦可唆或平日少有口角睚眦之怨者目爲兇身卽時擒縛拘囚百般淩辱甚或蜂擁其門席捲其室如此奇冤最慘最酷合行嚴禁嗣後地方人命一經呈報該縣印官卽刻單騎減從親臨相視屍傷眞僞可以立辨人情公

論可以博詢不得漫委佐貳耽延時日以致屍變礙檢叢弊生姦相驗之後若事屬虛無卽按反坐之律嚴究唆訟之人盡法處治毋或少貸違者以罷輭論

一嘗綫肆惡駭人聽聞其作綫於內者則賣身之無籍或叛主之姦奴其作綫於外者則游手之積棍或敗檢之青衿拴搆旗下之人干預民事把持衙門佔踞埠頭開椿局賭扮逃作綫盤放私債陰謀人之子女逼寫人之房產雖狐假虎威之人實繁有徒而句通牽引之人其情尤毒誓除此綫則兵民自然兩安爾役或被人告發或經訪得實俱照光棍例問擬立斬本都院操三尺以待其有不畏死者聽其自投法網

一盜案處分最嚴地方官無弭盜之法而止胥於諱盜殊不知盜之行劫皆非無因突至有等積棍之徒專爲窩主闔鄉城之富戶供汛捕之月規亾命悉寓其家糾集多出其手盜有敗露則曲爲斡旋或指使遠颺而盜因藉其覆庇故至死亦不招扳此大盜之藪也盜藪不除盜夥不散至於屠沽市上陸博場中三五成羣呼盧達旦窘迫無聊尤爲盜之根芽地方有司於此數者不能密緝嚴拏預除民害及遇失事則逼勒失主報人數以多爲少開物件改重就輕稍不順意則先敲扑其家奴玷辱其閨閫以爲盜出本家孳由自作良民忍氣吞聲反欲求諱而不可得民以是共知官之深畏盜案養一癰流毒更何憚而不爲乎合行嚴飭有司務於未事之先力行保甲思患預防失事之後立刻申報嚴比捕役必求獲盜而後止則盜將遠遁不違而地方寗謐矣且盜案可以徐銷而諱盜參卽革職各宜醒悟毋悔噬臍

一地方盜賊捕役無有不知平時則內結本官外通窩主講定季規養盜殃民及獲盜之日則囑盜妄扳良善登時拏捉私行拷打燒詐滿意而後止又有起搜盜贓而同居鄰近之家乘風席捲者合行嚴禁以後捕役非奉本州縣正印官牌票不許拏人既拏之後卽須解官不許鎖縛自行拷詐其案內牽連婦女捕役亦不得擅行拘出違者處死

一鹽捕名爲巡鹽其於大艕私鹽悉係交通賣放至農民小船出入見有錢米絲布等物在內便駕言夾帶私鹽搬取一空又恐其告發裝鹽一包擲彼船內硬稱現獲號曰生蛋甚至風雨之際幽僻之鄉遇有客舟行李沉重者無不竟肆劫奪合行嚴禁以後各州縣及鹽道衙門捕役務要懸帶腰牌牌上開寫年貌居址若無腰牌者卽爲白捕許諸人擒拏送官有犯前罪者以強盜論斬其捕獲眞正私鹽止據現獲人犯究審問擬不許株連良民移甲換乙致滋沿詐大弊違者官吏捕役俱行參處不恕

一浙省私鑄在在皆有而海甯海鹽爲甚鵝眼飄風破小惡薄充錢之鋪利其價賤爭先販易今新奉部行定例私鑄爲首及匠人立斬爲從者立絞充換行使之人枷號一月責四十板流徙尙陽堡兩鄰不舉枷號一月責四十板徙一年該管官不行查拿與犯人同罪其責成該管官嚴矣查拿之法惟有禁行使者不許授受小錢充換者不許攙和小錢違者治以新例之罪仍將例頒數語刊印幅紙徧示城市村鎮俾得通知則私鑄之源絕矣儻闒茸姑息漫不經心　功令炳然一同罪之誅甯不畏乎

一關上巡攔遠出數里外見人背負拳握之物如尺布寸絲便稱爲漏稅搶奪嚇詐竹木之稅則入山搜剔將纔經砍斫及起造房屋之料槪勒抽分又有光棍拴搆關役於茶筍柴炭出產之處設務抽稅名曰白賴皆不法殊甚此等徒飽姦腹何嘗完納正稅一文合行嚴禁違者許地方被害告發問罪

一略賣拐帶近日最多有等姦徒以娶妻買妾爲名將良家婦女賤價貨去卽刻重價轉賣遠方或旗下或至流落煙花此律所謂略賣也或乘夫婦反目不和或瞰家貧難以過活地方光棍及媒婆騙去賣至遠方或旗下或煙花從中取利此律所謂和誘也至有一種妖術密持咒語人卽迷惑拐去童年兒女折豁做成殘廢惡疾逼令乞丐按日索錢此等兇慘言之尤堪切齒又聞有開棺盜屍割去頭顱者皆是妖術竊取鍊用地方官宜用心查拿按律究治立寘大法以快人心

一錢塘江往來問渡舟人網利多載以人命爲兒戲雖至擁擠沉重猶招招不止以致有覆溺之禍近聞海甯小門渡亦然又有一種小船名曰豬船窺探孤客擕貲攬至上流空闊之處停舟橫索尤爲姦惡合行嚴禁嗣後地方官將南北兩岸船隻編定字號將船戶姓名大書印刻船傍便於曉識大船止許載三十人小船止許載十五人如遇風濤不許開船另設巡攔時加探望如有多載逾數者卽便扭赴該管官治罪其小豬船原非應渡之船立行禁逐不許江頭攬載違者立拿處死

嚴剔漕白南糧積弊

爲嚴剔漕弊源流期於徹底澄淸以垂良法以拯疲民事照得江浙漕運仰給　國儲經費旣大叢弊滋多歷來釐剔頗嚴而敕天之　綸綍竟敢向背殊趨刋榜之規條每以去留易轍總緣旗軍驕橫地棍句連而貪官汚吏朘削民膏復授之囮而張其幟所以弊已革而旋萌利欲興而卽譟言堪指髮思切痛心本都院初到地方曲加體訪洞悉情形今示中所列諸弊未必處處相同但爾官吏軍民人等披覽之下捫心自省有則速更無則加愼其有未盡弊端不在指摘者仍許諸色人等據實告發或本都院另有訪聞卽刻參　題重處斷不姑徇法在必行毋以身試所有禁條開列於後

一官收官兌奉　旨通行各屬之有漕運者自當恪遵無異乃每多陽奉陰違巧爲影射如禁里長則變其名曰該年禁歇家則變其名曰傳催曰里書禁糧長則變其名曰看夫更有區甲結頭名色種種不一比較則仍責該年出兌則仍憑積歇或用看夫仍與運丁講兌說貼私派多端蔑憲違　旨藐法殊甚示後各州縣務先令總書細開花戶某名下該漕糧若干白糧若干南糧若干大書告示粘貼倉門分晰編廒令收書數名經管徵收各納戶上糧入廒卽日給票歸農至開兌之期止許印糧官與糧總收書自交運丁官吏之外如有一人擅踹倉場者不論豪衿勢僕立拿處死州縣官容庇以悖　旨參劾提問

一糧總收書責任甚重乃有蠹猾巨姦百計鑽謀務求必獲或議酬於紳衿公然保薦或通線於內署漫委充當纔經上卯已費多金其設心營求久已視爲利藪焉有奉公守法示後各州縣務於僉點之時苞苴請託一切不行愼選誠實小心

154冊 98.5

書吏數名憑公鬮拈收糧登記隨將姓名自具保任印結詳報本都院存案如總書收書骫法悞漕各書按法重處外本官即連坐　題參以縱蠹殃民議罪

一各州縣照額編之數徵收漕糧及至交兌完時每多虧欠其弊由不肖官吏先計通縣應收米若干約得加耗若干將倉收印票給腹心衙役串通包頭於僻處設櫃照米價收銀糧戶圖省耗贈之費且無守候之苦爭趨如市折者過多於是踢斛淋尖浮勒愈甚尚不足以補倉中米數而折銀竟自入橐又有蠹役哄誘愚民代爲包納將米載至私室私給收串及侵欺腹飽竟逃匿無踪縣官仍將欠戶追比勒令重完本都院稔悉姦弊嗣後敢有私折私收者或經告發或經訪聞官參吏處其通同私折私收之民一併治罪

一各幫運丁業有漕截之費行月之糧儘足輓輸不憂匱乏且江南止五米十銀浙江不啻三倍豈容再肆猙獰然亦由州縣因循陋例動指公費總書指一科十婪貨盈囊旗丁藉此搖骨官吏受其箝制乃抑勒糧戶爲貼費之說朘削日增膏髓俱盡示後管糧各衙門官役務俱洗滌肺腸毋仍勒取陋規坐取漁利其州縣官將漕截銀兩如數交付運丁不得叩勉抵折至出兌之費止許遵照前院議定徵收備用此外不得擅加一錢如州縣科派百姓及運丁勒掯官吏者俱以悖旨參劾究處斷不徇縱

一多年積歇根深蒂固高立項價買賣相沿近且有旗丁子弟兼充或投獻豪紳包攬爲惡百端屢經嚴革名去實存皆緣不肖有司貪圖陋規百計姑容當收米之時設立滿厫結狀名色費足者厫雖不滿可免攏敲費不足者雖已滿厫結狀不收必加撲責更借上官名色用一派十先將蠅利浸潤本官落其圈套逐代彼徵催勒限血比小民變賣完納怨謗載道究竟利之歸於官者十之二三歸於胥者十之八九一經發覺胥役之性命不足惜而本官身名俱敗羈囚對簿子散妻離回思昔之染指者能供幾處閑錢言之豈不可痛合行禁革取各州縣官先具並無積歇遵依印結送院存案嗣後如敢仍有盤踞肆害者許里民指名首告立拿處死州縣官以縱蠹糾參監兌以失察連坐

一積歇之外另有倉蠹曰衮棍曰學霸旗丁私貼官吏橫派爲之作線者全由此輩俗有買水次開天窗之說運船一到便講規例索土儀力任作倡爲頭加派愚懦小民不得不亦步

亦趨供其魚肉此輩分肥飽食鼓掌羣酣一次擊頭歲歲踞成窩座擁陳出新實繁醜類今本都院立法積歇姦棍則責之州縣官嚴查申報列入訪案　題參照光棍例處斬學霸則責之各學教官先取具本學有無倉蠹報文甘結送院仍著該學分派門斗於倉場逐日稽查十日一報如別有發覺者該教官即以不職罷黜

一各縣倉斛俱遵照部頒祖斛製造較準頒發如有改闊斛口不照造收糧者立行參究已有嚴禁在案乃不肖官蠹於驗發之後暗將斛內四圍鏇削寬大作姦漁利小民陰受其害嗣後收糧之時本都院當不時弔斛查察有仍蹈前弊者官即飛參役拿杖斃

一民間米色溼潤篩搧颺曬諸耗俱已折入漕截項內其納倉

漕米止宜平斛徵收乃淋尖踢斛順風回斛之陋例遵禁浮滿愍不畏死示後敢仍有於斛面多浮籽粒斛外擅勒升合者收書斛手立斃杖下

一各縣向有看倉笆斛腳夫等項久踞倉場科派陋規勒索指詐大爲民害屢行禁革合愼選誠實里民取具册結報充詎積棍牢不可去而官胥又利在假手浮溢多得耗贈故換名姓揑飾搪塞殊爲可恨示後務選誠實里民令充看夫斛手納糧之戶量給每石數文以爲工食敢有積年倉腳夫仍自盤踞者許糧戶赴院呈控卽行嚴拿處死

一修理倉厫腳費撥船等項總在詳議免費定數之內乃蠹役仍分外多派每石有官册民册之分各縣名色銀數不一公然按籍徵收及撥運之時復促民船裝送威逼船戶有至投河自盡者合行禁革已後凡有借修倉名色私派濫拿民船差使者許糧戶船戶首告拿究

一百姓納糧到倉積棍收書每借米色爲名露宿不收小民有羈遲守候之苦嗣後印官同該糧官看驗米色果乾圓潔淨者卽押入倉投納收書倉役不得借名停留勒措致遠鄉之名枵腹受累其酒飯錢串票錢等弊概行禁絕違者重究

一聞嘉湖二郡印糧官俱差內丁在倉監收巡邏糧總收書加意結納肥甘羅列試思此項食用從何而來總由捏合一夥加斛面討串錢指詐小民供其饕餮不但壞亂漕法抑且大玷關防嗣後概行禁止違者以不謹論

一起兌之時運丁綱司擁擠倉口每籍人多鬨鬧以爲需索苛求嗣後遵行掣籤之法州縣官將漕糧分貯倉厫設立各倉字號籤貯於筒內運官亦將該幫船隻分派每日應兌若干船卽將該船運丁領給腰牌輪班進倉掣籤赴各倉受兌酌定每日一船限兌米若干石兌足方許繳籤繳牌其無腰牌者概不許入倉擠鬧如有故違及停兌需索者監兌官卽以悞漕揭報白糧儘米掣兌亦照此法一體遵行毋違取罪

一行月支賸折色該道詳定於蠶畢之後徵收甚爲妥便其米價無論時値貴賤應遵照部定每石一兩二錢訪各屬縣有於收糧之時漕運正數未足卽閉厫不收指稱支賸名色勒折重價又有於正二月血比每石折徵銀一兩六七錢收書將此項銀兩盤放重利至蠶畢後方解者今本都院已預飭督糧道衙門候漕院兌單一出卽將各屬該徵行月糧若干應支賸折色若干頒示該縣懸掛通衢各縣照數分派各圖遵依部價於蠶畢後徵收彙解如有匿示不掛借名多截先期勒折重價者官參吏處

一漕截銀兩係給軍路費康熙十五年奉裁充餉編入由單故須傾錠足紋加平投櫃今奉　旨仍給運丁嗣後百姓完漕截銀兩許用塊頭零納不必傾銷成錠照未裁充餉以前舊例徵收有苛勒火耗者究贓定罪

一濫差之害本都院已行嚴禁至漕糧一項向來戶糧房婪得買差規費故將漕白南糧分爲數差又有漕截差雜費差正差貼差牌票入手乘船率衆未說完公先勒差費每石五六分不等此差方去彼差接踵原差之外復有飛差酒飯船錢多至數金稍不遂意毀門鎖項句婦女辱生儒官倉籽粒未入小民已至破家自後凡完糧之民已經開倉上納不許濫

差僱有山僻遠鄉逾期未至者每圖止許一差無論南白漕糧總開入一單催攝如將已經上糧之戶一槪出差及各項名差多分名色者許糧戶指名首告出票經承及承催蠹役立拿處死

一白糧例用細密蔴布縫整牢固寬大口袋盛貯以防沿途盤駮此須聽民自備況包索一項原已派入經費之內近聞地方積棍糾合外路賣袋姦牙用鑿印私記袋上挂搆運丁非此不受勒取重價又額外多索空袋名曰貼袋每石勒銀三四分不等又船夫食米如漕糧行月一例應受糙米近聞運丁領兌槪索椿白袋貯尤爲恣橫嗣後槪行禁絕違者積棍姦牙運丁提拿立斃不恕

一南糧向例隨漕徵納因兵興之際奉文預撮撥作省兵月糧今四海蕩平各款以漸復舊但此項乃兵丁計口授食之需不能枵腹待至冬底故往例難以驟復其徵比之法及一切弊規合先禁飭查正二月間民間倘有餘米應設法勸諭多徵一二月之糧至蠶農之際少緩其徵今各邑蠹胥於春二月間故行緩比至蠶忙農事之際正三空五盡之時乃聳官嚴比小民無從買米只得揭借變產折銀代米蠹役乘機勒掯每石折銀一兩六七錢不等比時値不啻兩倍民命何堪此後州縣官於正二月內農隙之時勸諭里民先完春夏之米農時乏月不得苛徵亦不許勒令折色違者一經告發立拿重處

一南糧原有詳定耗贈是各項浮費俱已在內邇乃額外搭勉斛斛淋尖每石浮滿四五升不等又勒袋錢四五分差錢入

九分斛手錢書手串票錢脚夫錢各二三分不等正米一石雜費倍之此後有於定數之外再敢淋尖浮蓋及設立各項名色科派勒索者許被害人指名控院拿究

嚴剔地丁積弊

爲嚴飭催科之法釐積弊以甦民困事照得民生利病莫大於賦役有司賢否即辨於催科乃　朝廷之功令上司之告誡非不深切著明而法立滋姦文多益玩橫徵私斂火熱水深本都院素有訪聞亟宜搜剔今將正雜錢糧催徵起解一切害民之政害民之人揭數大端嚴行禁革以爲嚆矢各屬有司務須細心體會實力奉行儻有故違必無徇縱愼之愼之

一滾單之法落甲催徵極爲民便前院飭行已久乃州縣官畏勞就逸陽奉陰違仍比里長以十甲之拖欠荒逃爲累一人受責而且値月供應送禮解糧採買修造諸費無不於里長苛取經承坐圖催押保歇諸役無不於里長需索每田一畝有費至一二兩不止者民何以堪殊不知以一人承十甲之事則雜辦難易取盈正項遂致遲悞以十甲完十甲之糧則頑戶無可推卸衆姓競效輸將而所省差歇之費可抵正供大半各官卽不爲百姓身家計獨不爲自己考成計乎自今州縣務力遵滾單良法以數多者爲單頭鱗次挨比欠者應卯完者歸農並不許別立該年柱首等項名色偏枯累民儻有徇於積蠹之搖惑衿棍之把持仍不竭力奉行者訪實卽刻飛章參處其有另立滾書名色濛混完欠操縱作弊者并參不恕

一徵收錢糧應照部頒法馬令民自封投櫃乃不肖有司私置

重等加取火耗每指稱解司收兌之重及各衙門使費之繁以為口實上下相蒙狼狽作姦已成積習自後州縣徵收俱照部法准收准解若果司收重兌各衙門勒費許其據實密封詳報本都院即以此覘紀風力列入薦剡儻怙終不悛仍有於額外另加分毫甘心代人科斂者官立　題參吏拿重處

一自封投櫃立法最善不意櫃書置身事外更易作姦遂有以少換多以色易紋之弊迫拆封之時以短少青微拘民補兌硃籤風發虎役雷奔百姓驚心喪魄典賣供差及至銷籤銷號入之官者不過分錢而費於民者已不啻數兩究竟原銀之果少果低無從質認可為痛心髮指嗣後僉點櫃書登記流水須選老誠殷實之人仍不時覺察以防盜換即有短少

青微必須開單曉諭俟下卯比期發銀親驗照數補足如所缺不多聽以制錢投補儻有妄差輕捉多勒虐民者許被害告發櫃書差役立拿重處縣官以贓論指參

一條銀解司原於臨時傾成元寶大錠至百姓投櫃之時止取足色真紋不論錠件俱可完納今訪各屬蠹書拴搆姦匠務要傾錠烙印櫃書非此不收而各匠又併聚一處止設一爐壟斷把持以紋為色指高為低任其銷折每兩或數分或錢許不等且額外勒索火錢印錢當輪比之日乘急要求小民受盡荼毒吞聲飲泣莫可誰何嗣後徵收錢糧惟將青徵細碎之銀任投匠鋪下火傾銷其餘足色紋銀成錠成塊者一概收納敢有櫃書銀匠仍前串通勒詐者立拿重處并究容隱之官

一錢糧官收官解定例已久今訪得浙屬解司錢糧俱發里長傾銷或攙和低潮或短少天平每元寶一錠里長約貼費六七兩不等傾銷之後又押起解鄉民憚於跋涉托累每銀一千甘貼解費十餘兩不等其中又有猾里豪衿求情乞免傾解謂之討主將所免之費復加派別里名下賣甲差乙貼害無窮天理王章幾於滅絕以後如有此等害民不遵官解者立刻指參斷不少徇

一州縣豪棍劣衿積充歇家或一人而包定一里或一人而總包數里結連官吏遇事倡首借一科十朋蠹分肥最為民害此後州縣力行滾單各將保歇里書看夫等名概行禁革再有愍不畏死仍前包攬者不時查報以憑立拿斃於杖下不報者以徇庇糾參又有省城歇家包攬各屬錢糧串同司役

開銷使費耽延捐勒使費不足甚至侵蝕正項一切缺兌臥批之害皆由此出除另行藩司嚴查解究外本都院仍當一面訪拿以靖弊源

一地丁錢糧種種弊竇皆由於積年戶書盤踞衙門各佔啚分名曰管總科派伸縮皆出其手而里書之作弊尤甚每於造册時先將富民錢糧侵收入己隨於各戶田地下飛灑分釐積少成多遂其谿壑更或擇愚懦之戶妄栽多糧累其比責或揑立詭名帳轉影射終年拖欠累官害民罪不勝誅嗣後各屬戶總里書俱著地方保舉殷實農民熟於書算者僉充不許積蠹本身及子弟依前盤踞違者以不職特糾

一由單名曰易知須將條銀漕米每畝應納若干細數開正明白逐戶頒行今書役作弊隱匿部頒改造小單有總無撒愚

惑鄉民又科派刻單之費每里數兩不等嗣後各州縣將奉部核定由單於開徵時逐戶給發令民照數完納敢再有隱匿改造及多派刻費者許里民告發官參吏究

一錢糧於條銀之外有課鈔匠班門攤煙酒契當牛馬等項雜稅各屬俱不遵照全書定額濫徵勒耗一倍數倍且任經承私收花用及當起解之時盡歸烏有有司恐累考成至勒各戶重納百姓吞聲莫可控訴嗣後一應雜稅俱照正項設櫃徵收完者給與印票不得假手胥役仍前額外多徵加耗違者參究

一撫字催科原可並行不悖比糧之戶皆鄉里良民專藉筋力春耕秋耨今有司擅用猱頭大板動則數十痛責傷殘耕耨無人錢糧何自而辦又有一月之內比至五卯六卯者俾遠

鄉之人奔命不遑豈暇逐戶催徵且設措些微亦止足供僱倩杖錢之費如此催科但爲衙役作生涯於國課何濟嗣後各縣比期一月止許三卯刑杖照部式小板量加懲責本都院體訪頗確循良嚴酷舉劾攸分勿謂蚩蚩任供敲扑

一官員供給亦既設有俸薪迎送餽遺尤屬　功令嚴禁乃各縣派有值月里長承值內衙每里徵銀二三十兩不等又有供應過往官兵河下買辦大禮小禮等名色每里徵銀二三十兩不等更有不肖縣官將供應買辦諸費令里長包貼入己名曰官包及有差使仍累小民喪心無恥尤可駭異此等陋規再敢踵行參拿照贓論罪

一紳衿戶役應量加優卹但包田濫免致累閭內窮民則非賢士大夫所爲已後鄉紳照官戶加徵原額優免其衿戶果有

本身實田量免差徭數十畝如有分外包攬及討主免差偏累無告鄉民者該縣申究不貸

讀書堂綵衣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史　鈐較
受業洪光燮輯
男　宸翰編

卷四十四

撫浙條約下　二十八則

禁差

照得衙蠹害民甚於狼虎昔云官府一點硃民間一點血甚言差役之害也大約此輩皆市井無賴一票入手便是生涯承牌者有正差有副差有接差之差有提差之差有坐差之差漕糧起丁南漕以及提比事件雜派差徭差更多而擾更甚害民流毒慘不可言總由貪殘愚懦之官親蠹爲親視民爲讐或委以腹心或資爲牙爪以致奸書蠹役賣票營差豈知本官最得用之人即是萬姓含怨之人乎間有廉明者亦謂錢糧事件有差得以早完不知皆因平日因循玩愒闒茸所致及至臨時緊急方四道並出司道下府府下州縣咆哮公庭詈辱長吏鎖拿經承鞭撻里胥索夫船饜酒食呼盧擁妓遊湖遊山任情以播惡橐滿乃飽愚究竟公事未完仍執空文回覆無裨吏治有礙官箴徒飽虎狼之腹開科派之端貽功名之累不小今本都院與各屬約本都院誓不差一人下司道設立風火雷三牌分限嚴催三牌不至扣限已滿徑行　題參該司道亦不許差一人下府府亦不許差一人下州縣照本都院三催之法三催不結即將該管官揭參至州縣除人命強盜重情外其餘戶婚田土一應細事止許令原告自拘到官虛公一斷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不可樹威橫遣以飽奸腹至催徵錢糧併不許差遣以及取甘結等項信牌挨村儘可傳示百姓省此差費即可當正供大半未有不環應而立至者誠能動物特俗吏未之知耳能力行者即以此別官之貪廉臧否違者許百姓奪票擒差赴告官參竊懲決不少貸特示

飭鹽捕

竊照私鹽充斥引課有妨故令捕役巡拿務期禁戢梟販疏通正引豈不法捕快借名巡緝肆行詐害遇有大夥私販則交通受賄任其船裝輿運其農民小船出入見有錢米絲布等物在內便駕言船帶私鹽搬取一空又恐事發反裝鹽一包拋彼船內硬稱現獲使其折辯無所其法號曰生蛋甚至風雨之夕幽僻之鄉張旗列械名爲巡緝遇有客舟行李沈重者無不搬劫緣此輩借巡鹽爲護身符反難查究本都院訪聞最悉除另行拏究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云云　如果有大夥私鹽許該捕嚴緝巡拿不得賄縱其肩挑手提食鹽與貧難易米覓食者概不許混拿索詐其各屬縣巡鹽捕役俱懸帶本都院檄行運司所給腰牌牌上寫年貌住址方許巡緝若無此牌駕船巡行者即爲白捕所到之處許諸人擒拏送官以眞正劫盜論即有腰牌捕役敢借巡肆橫沿途搜看搶贓劫詐擾害者與盜何異該地方協同拘拏解院以憑盡法處死決不輕貸

嚴誣告

照得刁訟之風天下皆有而浙中爲尤甚良善之民安分守法即偶受人欺騙類多隱忍其呼號而來捏虛以逞者盡屬奸民微疵小隙視同不共之仇口角鼠牙駕作滔天之浪緣有積蠹

遇事生風從中唆聳訟師以無作有羅織成文使見之者心驚聞之者髮指裝點多端惟圖一准一准之後便自恃上司原告鴟張得意莫敢誰何至承問官鞫時另遞投詞或添出情節增入人名或原詞荒大改易項事又或被人告准下屬未審徑奔憲轅希圖從上歸結顛倒司道府縣吏或事非鹽法而冒稱商竈帶入鹽臬字樣越發鹽院又或匿名揑害冒籍出告隔府關提拖累平民及本人躲避不出自有人包告包准者種種惡習不堪枚舉及至批行審駁票拘差鎖貧者與婦供差鬻兒作費迨究其情不過絲粟小怨忿詬微嫌即審虛昭雪而被害之人身家早破奸徒之快心已久良民之憊痛已深皆由反坐不嚴以致於此合行禁飭爲此云云除戶婚田土一切小事當赴各地方有司衙門告理外其有豪強吞噬蠹惡傷殘眞正人命大

盜大寃及貪婪等項方許赴本都院轅門告理務須一字不虛言言可質并照本都院所頒狀式書代書保歇姓名住址不許牽累多人干連婦女倘片詞鑿空定行加等反坐本都院執法如山斷不恕饒爾等各宜三思可已則已萬勿輕舉一時貽累後日至於公呈公狀十百成羣更多假公濟私承問各官字字俱照所抵原詞審理一字不許輕輕放過更不許再收投詞聽其節外生枝其刁唆扛棍辦文代書一併嚴查究治

革積歇

竊照植嘉穀者務去莨莠療疾癘者先驅魍魎本都院訪聞浙省各屬蠹胥奸民多由歇家爲害在省城則有各縣之歇在州縣則有各里之歇省城歇家以包兌錢糧爲事多係司道府廳積蠹通同司庫講合使費重圖烹肥甚則侵挪解之正數累有司之考成州縣歇家以包充里役爲事盡係積棍并貢監劣衿豪紳家僕局拴私派倡議捐輸餘則指工食之年規吸鄉愚之膏血尤可惡者衙門既熟諸事關通聯書役爲腹心媚官府爲牙爪餽遺賄賂顛倒刑名外則起滅詞訟武斷刁唆上則交結營旗線逃保債本都院轅門及大小衙門日告謊狀何一非積歇兜攬唆指爲之種種奸慝何殊攫晝之穿窬處處效尤竟作傳家之衣鉢雖經陸續訪拏仍期埽除務盡爲此云云前項積歇巨憝如本都院示革後即能潛踪屏跡改業謀生者姑准自新倘仍前不遵依舊攬歇橫行出入各屬衙門干預一切公事許諸色人等指名控告以憑立拏照光棍例究處斷不輕縱凜之毋忽

禁當官

爲嚴禁當官票取之弊以砥廉隅以恤市民事照得居官義嚴取與古稱投錢留犢之風買辦價務公平律載低勒遲還之禁本都院自涖任以來凡衙署內什物器皿悉係照估給貲日用蔬菜米鹽無不現銀發買期於端表率屬潔己便民乃聞各屬多因循陋習擅設當官之名私行值月之例硃筆淋漓疊票恣取不即給價無論山珍海錯令若雷霆俟至累月經年門如市鬼及幸擲些微之値仍迭籤扣尅之奸以致揭本之店頓作枯魚負販之傭俱防市虎流弊如此自問奚安合行飭禁爲此云云嗣後先當澄清衙舍減省庖廚毋以百姓脂膏而徒供閒賓冗僕毋以一甕薪俸而漫思何饌郇廚至於一切貨物俱發價現買勿蹈前轍有玷官箴卽祭祀宴會係會典全書所載各有項款俱准開銷亦不得預取民間故濡支領示後敢仍違犯者

許諸色人等赴轅門抱牌控告并指差役姓名以憑　題參拿究不貸

禁買柴炭

爲特飭發價採買柴炭之陋習以肅官常以除民害事照得律禁交通屬吏餽遺卽係苞苴法嚴求索部民強買便同枉法本都院蒞任以來訪得嚴州一府田少山多出產柴炭小民倚於稼穡藉此完糧贍口原非委棄賸餘之物乃省城各司道衙門封價僉役執票齎文勒令縣官代爲採買該縣亦卽婢婀觳觫奔命不遑原銀虛庋高閣飛差四下河干遇有民間貿易柴炭卽便加貼官封交付埠頭鄰醉半價而且有低潮之攙和埠頭之扣尅兼以重秤交收十加四五打算通盤幾成徒手一人忍氣吞聲舉室兒號婦怨凡有人心者所不忍見聞也及數既取盈捉船裝送篙工舵婦獸竄鳥驚解役挽夫風餐露宿投批文則有守候之艱求點收則有常例之勒原封未動津貼多端去此彼來日不暇給而縣官之苦亦有不可勝言者矣其弊全由於上司貪殘借題朘剝以致防營閒署並起效尤司吏道承俱希膏潤而民間之槁木死灰遂爲地方之禍根毒熾不有重法嚴懲將來波靡何底爲此云云嗣後如有上司官府仍前發價採買者卽將差來官役立刻擒拿拘禁密封詳報本都院以憑特疏指參照貪例論罪倘容隱不舉甘心獻媚則經訪聞則與受同科并參勿縱各宜警惕毋蹈噬臍

飭本衙門員役

照得安民察吏表正宜先剔弊釐奸法行自近本都院訪聞本衙門吏書門子隨征偏將戎旗承差舍人旗牌等役每遇下班

回家守法者少肆惡者多船旗堂帖大書都院官銜持炬夜持借擬本院燈號塡門車馬徧結知交徹夜笙歌廣延賓客甚且立錐無產包戶役以免差徭投刺有司說人情而干詞訟或橫行無忌強佔各埠之經營或指騙招搖閃爍內衙之耳目凡諸惡狀枚舉難窮本都院情僞稔知澄清自矢久稟於飲冰茹檗豈容此社鼠城狐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卽將開發住址姓名轉行各屬時加稽察如有本衙門下班人役在於地方干犯前項不法事者立卽據實密封揭報以憑嚴拿按法重究倘容隱不舉經本都院親自訪聞該府縣亦干扶同未便先具遵依申報愼之毋違

禁鬬毆

爲嚴禁結黨私鬬以保民生以省刑獄事照得民間戸婚田土諸事彼此不無爭論但是非自有公評曲直須憑官斷豈爾愚民不知法紀遇有些微嫌怨輒便蟻鬬蜂爭邀聘教師僱覔打手呼朋引類互逞雄鋒親友無從解紛地方不能攔阻以致害命傷人則下手兇徒立塡絞抵元謀共毆各擬軍流且無辜鄰証并受干連拖累之殃卽原告屍親亦擔驚候奔波之苦連年不決兩敗俱傷追悔所由噬臍何及本都院訪聞既悉深用痛心除拳棒教師打手惡少另檄查拿外合先示禁爲此云云嗣後務要存心退讓處事寬和不得輕搆爭端設有不平徐俟經官申理毋快旦夕之私自投縲紲勿競刀錐之末并覆身家俗云動手三分低爾民所知也輕易傷人卽萬分有理到衙門先占下風又爾民所知也鬥鬭場中此拳彼脚盡不知名姓之人及打傷斃命則定坐首事一人身上亦爾民所知也此後若不

聽本都院訓飭敢有仍前挾仇結黨擱街截毆者該地方里甲即便協同擒送到官不論理曲直先照光棍例問擬治罪如地方人坐視旁觀致傷人命及究犯縱逸無獲事發一體查究坐以知有謀害不阻當救護之條法在必行毋得泄視自取重戾

禁打手

爲嚴禁習尚拳勇以靖囂凌事照得敦親修睦斯稱仁里休風忍辱服勞方號承家令器豈爾杭城有等不營生業遊食趁閒之輩專逞耍拳使棒名爲打手教師引誘良家子弟轉相學習結黨成羣見事鴟張沿街虎踞甚至受他人之僱倩代爲洩忿報仇抑且入豪右之牢籠甘作飛鷹走狗種種流毒久在訪聞合即查拿姑先飭禁爲此（云云）如有前項拳棒打手在於地方除已往不究外嗣後倘仍蹈故轍攪擾生事許即公呈舉首以憑立提照光棍新例治罪其有延請教師在家學習者兩鄰亦即舉首同居父兄并拿究處容隱之人連坐重懲不貸法在必行慎勿泄視

觀風

爲觀風事照得本都院生長滇荒去海內萬里而遂於學無窺而私心竊好期與爾多士日夕質疑就正其本志也然膺茲艱鉅不得不以簿書爲急就茲下車之始本都院例得觀風姑先封題分試如面請益夫論文於近日求其稍砥頹波者未數數見總以習氣太重拔脫爲難探奇好古之士失之過高掠陳趨靡之流失之甚鄙但能一字一句流自胸中自毅然而變煥然而新故欲復古道先洗時蹊欲式經雅必究原本此本都院甘苦自得之語間逢老馬或有可師爲此牌仰該府即便轉行州縣集諸生於公所將所封題目靜而試之務盡一日之長毋爲蹈襲毋爲靡褥毋爲庸腐爾府州縣官試畢即將原卷封固限次日一併齎解前來聽本都院親閱擯錄所錄有優通卓越者近者即行嚴覆遠者於七月臨場時另期示覆以別眞偽倘所覆文理筆蹟與所錄不符此僱倩代筆之弊也自誑誑人有士如此何以立身發序定行究革至貢監諸生及各童生果揣摩有素惠然肯來者該有司亦一同收解其杭郡三學定於本月某日齊集府學候本都院親試所有供給等項本都院另示通知毋忽

逐流娼

爲飭逐流娼土妓肅紀維風事照得人情喜蕩見異多遷女色與戎藏奸莫辨向有不法龜奴略買良家婦女逼令倚門獻笑輕狂子弟墮入其中鮮不破產傷生遊客經商或致飄零流落尤可恨者辱人賤行穢見污聞若令與吾民同閈而居比屋而處豈不敗稽叙廉恥之防何以作閨幃貞節之勸甚則來歷不明之人概留宿寓遂致驚疑叵測之事並出淵叢至於句集旗兵假威生擾尤滋肩睫之害宜搜城社之根爲此牌仰該府州縣即行出示曉諭所屬一應流娼土妓著地方挨查限文到某日盡行驅逐不許容留住歇敢有違玩不遵者即將保甲鄰佑房主人等一併究罪不貸取具遵依報查毋違

埋骨

竊照仁政不遺澤枯死者安於歸土昨本都院偶出輒見城壖郊坂到處屍棺暴露詢之皆係流寓羈魂或無主而竟成拋棄或因貧而乏費搬移亦有土著之人家計蕭條苦無墓田可葬

者以致縱橫朽落風雨飄搖觸目刺心深堪憫惻又聞浙西習俗將骸骨焚燬用布袋盛貯懸掛橋梁之下舟楫往來千人矚目更爲殘忍合行查議爲此牌仰該府縣卽查暴露屍棺如有喪主可搬有墳塋可歸者通限兩月內各令營葬其異鄉流落土著委頓之柩查有境內空閒官地卽當置爲義冢各代掩埋仍立標記以便識認或無官地可置而有民地願售者議定價值詳請本都院給銀置買其橋梁懸挂骨殖著各地方總甲亦一一移厝義冢嗣後不許仍襲惡俗立刻舉行愼勿以迂緩膜置

飭牙行

爲懇陳公私交困之由懇賜禁止以除積弊以解倒懸事據直省各府州縣商人具呈前事照得商旅在數千百里之外遠出鄉井背棄妻孥秋霜夏日無時休息又且身犯波濤心驚盜賊只圖蠅頭可覓無如狡獪牙行星羅碁布或係官勢或緣武衿或恃結納於旗營或藉聲援於衙役視眈眈而欲逐逐沿途接貨勢同搶刦執盤打算賺貨肥橐甚至席捲兎脫客去重來又或那東掩西張冠李戴及水落石出血本化爲烏有可憐異鄉孤客進退兩難吞聲飲恨或淹爲乞丐流離或因而輾轉溝壑種種苦情無門可訴卽有一二不甘吞噬控鳴府縣告理非爲情面註銷卽置終歲不結幸而欵法追比則又將敝衣破物抵死搪塞十不得一以致商賈視爲畏途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牌仰該府查照來文幷單開各條轉行所屬遍示城鄉鎭店曉諭各牙行嗣後務當凜守禁約信實通商敦誠待客期約無逾時日授受不爽分毫使遠人慕義客至如歸是卽爲爾衣食之源

何必用此奸狡之術敢有藐法故違許商人指名控告該管府州縣官卽爲按法究處追償貨本毋致有徇情賄延准折抵搪等弊本都院仍不時訪拿照光棍例治罪倘該管官視爲具文任其橫行一經訪聞告發該府縣亦干未便取具各遵依報查毋違

飭關役

爲嚴禁關役違例橫索以便商民事照得商貨過關稅銀自有定額不容額外多取向聞積奸關蠹朦朧悖例於不應抽稅之處差役四出擾害更有家丁內使分踞關務串通巡攔凡行人一器一物小民斤綿丈布亦逼令其上稅稍有違拂卽稱漏稅任意加倍罰取使稅銀什倍於本貨之價以致飲泣吞聲怨讟載道其過客擕帶囊篋不過隨身衣服零星物件亦必搜檢傾翻乘機擾取或內有銀錢露目因遭盜劫以致商民多有枉道趨避擾民誤課蠹害莫甚本都院訪聞最確本應拿究茲涖任伊始姑先出示嚴禁爲此（云云）嗣後如有大販客商經過令其照額輸課不得額外多索其行人手執囊擕零星物件及無貨民船任其往來不許强令納稅故意阻滯敢有仍前差丁坐守關務同巡攔橫行搜檢勒詐銀錢并濫差四出擾害者除另行嚴拿外仍許被害人將丁役扭赴本都院軍前以憑按法重究決不姑貸凜之毋忽

飭門兵

爲申飭守城官兵以肅法紀以便行旅事照得省城各門撥兵防守晨昏啟閉出入稽查所以詰奸宄而衛人民也聞有不法兵丁借端生事凡遇肩挑步擔之物恣行抽取貧囊乘輿之人

勒索銀錢甚至婦女往來則遏其搴簾露面徒步過門迎婚喪葬之家則多方阻掯非賂以重貲斷不輕易放過倚禁門爲攫貨之藪借盤詰爲逞暴之圖衛民而反以害民大干法紀已經前院將軍禁飭在案誠恐日久法弛本都院蒞任伊始合再申禁爲此云云　嗣後守門兵丁須凜遵法紀往來商賈不得抽取一物出入乘輿不得勒索一錢敢有玩法不遵仍蹈前轍者許被害之人赴本都院軍前據實喊稟以憑鎖拿係綠旗官兵卽盡法重懲係駐防旗丁卽帶赴公衙門究審斷不姑貸

禁優戲

照得浙省災荒之後民困未蘇凡一切無益之費概宜節省豈習俗相沿奢華競尚民家宴會輒用戲劇徒知酣歌恆舞足供一夕之歡不惜翦燭傾樽已費中人之產更有無籍游民不事

生業每於城市鄉村科歛民財恣搬傀儡以致環堵聚觀男女混雜姦盜邪淫從茲而起甚者拈頭射利遂開賭博之場角口爭强因搆官司之釁種種禍胎殊堪髮指合亟嚴行禁飭爲此云云　所屬士民不得仍蹈前轍媚客費財假神生事如有不遵輒犯嚴禁者兩鄰保甲指名呈稟及搭臺演戲者該地方官不時察拿究治毋視具文倘經訪聞並處不貸文到取具遵依報查毋違

附　捐賠營債第一咨

爲旗兵契券雖憑百姓罄償無力謹酌捐賠之法以息紛訟之端事照得杭城百萬生靈五方雜處濟濟攘攘夙稱饒庶要皆揭貲貿販朝謀夕食外成簇錦之形實少中人之產卽當日營債一事縴頭線棍片語遊揚而借者競趨如騖便可覘其窘狀矣十餘年來各旗官兵駐防地方兵民交與初甚相安不意自放債之後旗丁見利心粗恣行盤剝佔店拆房擁妻劫女種種不軌以致釀成大獄干瀆　宸聰特嚴首惡之誅并責鈐束之懈各兵驕貪激禍貽玷麾壇前車之鑒可爲寒心今猶執新舊各券嘵嘵不已其論似直殊不知算債全憑券約而各兵之券皆屬轉票移舊翻新票前之利已多票內之本仍在未可據此以爲確證也若使執現在之票按戶而取則兩載因訟耽延時日愈久本利倍加欠債之民率多肩挑步擔雖粉骨碎身不能清償將逃亡貧徒搶地呼天之象有不止於昔日者矣本都院再四思維民爲　朝廷赤子固所當矜而戎伍有防衛之勞亦宜加恤念其握票在手詎肯甘心且其中亦或有償未足本者但索取之橫不休則無窮之害立見本都院藉先人餘蔭薄有

貲產再多方挪貸可以量措五千金而貴將軍都統統兵蒞民仁慈素著亦祈俯徇鄙見量捐如數共成萬金傳諭各旗除二十一年以前票約年遠更甚者不准送驗外其餘概令呈送將軍都統衆前驗其數之多寡儘此照分俵給擲還原票在各兵應仰體上人捐賠之意不得復想求多此後再不許盤放不許索取違者重懲如此了局所全甚大而小民寢息不驚咸頌將軍都統之德百世不忘矣事關安輯兵民要著想當卽邀俯允合行咨請

第二咨

爲照本都院下車之始因會同貴將軍都統公衙門會審見欠債到官之張雲卿錢順甫並被逼准折妻女之錢大功一係豆腐生理一係水菓生理一係窮迫潛逃其鳩形鵠面之狀惟行

乞之兒溝中之殍可以比之絕無人象傷心慘目不忍見聞以此責償粉骨莫措一二人如此人人可知是以本都院委曲思維不惜破産代民捐賠且懇慨捐協助永斷葛藤以安窮民且郵介士誠屬美舉有何律例可拘至於年遠之債皆係疊利轉票所償悉已數倍雖有契券完欠難憑杭民皆知追餘利給主之　旨含忍未言今仍責追遠年小民誰肎甘心恐追獲者少給民者多也至査律內欠私債不過笞杖若違禁取利官吏放債勢豪准折強奪奸佔則處分甚嚴本都院一片曲全苦心定衆見諒倘貴將軍都統以請捐之數太多未免遲疑不卽俯允本都院當與同城院司各道極力勸募再捐三千金共成八千之數祈貴將軍都統仍勉捐二千以足萬金同襄此舉查照俵分將原票盡行給發完結此事以仰答　皇上委任地方至意

安輯兵民之心并見文武同舟之雅兩浙生民頂感在於世世生生矣

第三咨

爲旗兵契券難憑等事准　貴將軍副都統移覆捐貲代民還債本將軍副都統戎行冷曹何能有捐賠之力況律文並未開載宜照部覆依律完給或契券有應償還有不應償者不難會訊等因又爲移咨事准貴將軍副都統移咨旗營庇棍等事案內錢債未經照律完結相應列單咨請示覆遵行緣由各到院准此爲照營債一事本都院實軫念逐末窮民粉骨難償故兩以捐賠咨請而貴將軍副都統回示以戎行冷曹捐賠無力然本都院蒞任以來飲冰茹蘗更爲清苦此貴將軍副都統及杭民所深知所云變産代賠實出眞情今當立卽遣人回滇措處但往返二萬里行程并措辦約須八個月方能得到期在明歲之夏俟到另行咨請貴將軍副都統一併確査實數代償完結萬民感德爲此合咨貴將軍副都統煩請查照施行

崇學校

竊照兩浙罹兵燹久矣今荷　皇上威靈八表廓清車書一統則禮樂肇興眞儒輩出此其時也邇者有司狃於積習但知錢穀刑名漫不識教化爲何事至學官一席類皆俸借寒氈計資餬口誰復屬目於鼓鐘廟貌雅意斯文言之深堪浩歎殊不思百廢具舉方稱才吏絃歌盈耳斯號愛人若文學博士則香火薪槱是其職掌而玩時愒歲均同聾瞽尤屬瘝官本都院蒞治浙土已八閱月其於剔弊釐奸諸大政業稍次第施行願與諸人士曳珮振衿共優游於化日光天之宇而承流協贊則郡邑

之賢有司暨教職是藉焉茲擇急務數條通行頒示期在實心遵奉悉力舉行倘仍前怠玩則黜陟之例炳然殿最之考伊邇卽以教化張弛區分薦劾斷不肎少有徇縱所有事宜開列於後

計開

一修學宮先賢先聖學者水木之本源今則風雨不蔽何以妥靈上庠下庠士子絃誦之居肆今則鞠爲茂草何以考業甚者明倫堂通作廣文住室而煙塵彌漫乎櫺檻兩齋房賃爲傭豎居停而男女縱橫於戶牖猥藉若此自問奚安本都院示到之日府縣官卽將該學門堂廡舍逐一清出該不許容人棲佔相度緩急次第修理或動移公物或節省贏餘或量行懲罰多方設處以佐磚瓦木石之需外更設募簿一本自

紳衿以迄商賈富民勸其隨力捐助不得恃威抑勒貲用稍集卽日起工其監督之任則耑責教官及飭用忠信敏練生員數名分班督役每季終則將捐助設處得銀物幾何修整過某處工費幾何具文郵報以憑查核務俾廟廷黌舍堅茨丹雘煥然一新如視爲迂緩及虛應故事者府縣有司教職以闒茸溺職糾參

一肅丁祭國事惟祀爲大行禮以敬爲先乃今二丁之祭其褻越不可勝言矣以祭器則不備朽蝕殘缺莫之考也以祭品則不潔穢瘠腐雜莫之省也以祭儀則不虔生儒跛倚而譁奴隸蓬垢而擁或物未薦而已胥狼饕或奠未終而早搶攫莫之禁也其罪首在教官而府縣司提調之權居主鬯之位則亦難辭其咎嗣今著各學遵照學政全書查明殿廡及啟聖宮應設祭器是否遵合舊制其有不備者卽日攢造補足或銅錫難以卒購則或錫或瓷或木皆可權代務令完美當祭之期埽除階陛拂拭几筵傳諭執事與祭生員俱須不茹葷飲酒整備衣頂恪共襄事神位之前應設何籩何食何菓何蔬何牲何脯俱毋得短少潦草錯亂無章府縣獻官令皂役巡綽門次除執事及與祭外毋許一人闌人登殿周覽以及兩廡果皆如禮然後就位三獻本都院當密加體訪獎其明而糾其慢焉

一申學規士之所重文行兩端而已往者月有課教官主之季有考府縣主之近日以爲具文竟成絕響殊不知勤於考校俾有榮辱得失則士知激勵將咿唔揣摩而城闕無子衿之刺公庭鮮陽驕之跡矣嗣後各學教官每月必實行會課每季則府縣官命題集試評定等第懸榜宮牆期於有所鼓勵至於朔望行香僅廟中一拜倉皇而去以講堂爲蘧廬以師儒爲榻物是其境中幾與無學校等嗣後各學俱立講學一人或推耆舊先生或擇鄉閈名宿或聘諸鄰封學行兼優之儒俾主講席府縣官於每月朔日升明倫堂習禮序坐授几乞言取生人愛敬知能之良與反躬爲已之要痛快提撕使聽者悚然警悟餘則及於學業如胡安定經義治事之條亦皆質疑問難詳悉討論庶幾人才有所造就風尚翕然可觀本都院已擇二月初一日詣杭州府學親講作倡每月依期永爲定例所屬府州縣俱限是日一體舉行仰各預具遵依并講學姓名報聞以備延訪徵聘之選違者以不職論并發本都院前任容城令時講學全容敬一錄二篇於學

一嚴優劣生員之舉優劣所由示旌別也旌不足以勸善別不足以懲惡則啟倖攸殃其弊滋甚近見教官每歲呈送其所謂優者或耄耋髦備邀榮末路或銅山乳臭藉乞姑留未有果能表潛德之光也其所謂劣者或小嫌搆訟口任含沙或宿怨揮金手從下石未有果能遏大慾之繇也如此則滿紙袞褒盡是不虞之譽徒作坐右笑談終朝鞶褫大都無妄之災甯免同庠憤惋無怪乎士不修行而匪類朋興矣本都院當一面行飭提學道於凡舉優者必周徇素履不得概予品題舉劣者須發審研實不得遽批黜革其該學教官申報學道務由府縣官覆核取具里鄰甘結及書證確供然後轉詳不許徇情冒濫冤陷無辜其有眞正劣惡府縣官教官不能先行申究經本都院訪拿亦以賄庇參處不貸特示

飭鄉約

為飭行鄉約以正民俗事照得郡邑吏治首重清廉尤先教化定例薦舉卓異無教化興行字樣不准註考誠以移風易俗固民司牧責也康熙十五年　皇上特申聖諭十六條　敕令郡縣置鄉耆老月朔宣諭而前任撫院陳增之註解附以律令題請刊布頒式各省則兩浙之奉行厥惟舊矣乃日久懈生馴至寢廢遒鐸之聲杳聞仁義之途充塞遂使流俗愈壞莫能救正其間孝子悌弟循理樂善之家什或得一而官不知勸鄉不知法風勵之道衰故與行之民少本都院蒞任半載其以敗常亂德寡廉鮮恥罹法網者在在見告是有司甘為俗吏失於教導罪不當屬百姓也為此云云卽於所轄各鄉之中每鄉舉年高有德閭里推重者一人為約長使主一鄉之事舉年壯力強素行無過者二人為約副主登壇宣諭檢察一鄉之事並免其徭有司以禮優待每月朔日會集公所將　聖諭及註解高聲講說務令明白曉暢悚然警悟毋得虛應故事嗣是一鄉之民有信從遵奉身體力行者有頑梗不率背犯教條者約副並得檢察之以告約長轉聞府縣有司或獎或懲毋或徇忽其重者申報本都院加之旌表誅殛若約長約副糾舉不公容情受賄任事懈弛亦干究治府縣官卽為更置責逐不貸文到之日先具遵依并約長副姓名報聞以憑查驗毋違速速

振積玩

照得兩浙官吏積玩淺入骨髓非尋常可以振起如錢穀驛鹽學校一應事件屢催不應必延至逾限而後草率混覆俾不暇駁查倉皇咨　題一大弊也卽刑名盜命一應事件屢催不應

必延至逾限而後草率混覆俾不便具　題一大弊也此二大弊豈官之不欲卽申卽結哉總由各屬經承舞文弄法受賄作奸上下交通打成一片故意延挨代人出脫此其中大有緣故在也官不之察僅謂經承怠惰偷安試思此輩一事到手頓視為希有奇貨有爭而承行者有買緣而承行者承行之後精神心力畢聚於此其遲者必有為而遲其速者必有為而速豈真坐醉夢中耶本官墮其術中甘心隱忍代其受過俾上司目為闒茸異日註考曰罷輭曰才力不及率皆由此猶恬不之怪惜哉今非大創一番斷難振起數年積玩故特為嚴飭如杭嘉湖道一件為惡棍漏典等事詳稱屢催嘉興府不應檄令將經承解究不應等因到院本都院立為代提懲處該府并將該縣經承同解到轅各重責三十大板發回革役該道預申則該道經承卽免究在案此後凡事有一件挨限不完本都院責之司道立提經承責革司道責之府亦立提經承重責詳革府責之州縣亦立提經承重責詳革遞相嚴儆俾此輩知痛楚之切膚而後知公事之宜緊知性命之為重而後知財物之當輕如該司道府有如杭嘉湖道預為申詳而來本都院絕不厭煩亦卽立為代提重懲如此而不猛然省悟隨呼隨應捷於影響者未之有也為此牌仰該司道府卽便轉飭一體遵行毋違

禁夫船

為嚴禁擅取夫船以甦官民重困事照得驛站之設原以供給皇華支應急遞部發勘合火牌用為照驗若一切官員差使私自過往概不得擅行索取　功令煌煌懸有如星日至於偏疆僻邑未經設有驛遞本無夫役可應追呼益無波累平民之理阜

頭船隻則不耕不織之人藉爲活命養家之計豈容官蠹强暴濅肆拘拿本都院訪得兩浙道途有擅索驛遞之弊有私取民夫之弊有横封埠船之弊遂使抱關下吏遭呵辱以難堪雞肋孱農苦奔馳而莫訴河干江滸轟然鳥駭魚驚水樟山輿儼被妖乘鬼攝旅營之防兵走卒輒思循岸踹船仕宦之遊客鄉親亦要討夫出票如是州縣之官或派費以待酒額外無藝之征闘嶺之提多擇弱而欺啟同類相殘之禍積習成風恬不知怪本部院矢志澄清幸際此太平世界誓當盡振頹靡爲此云云飭後驛遞所在除奉有勘合火牌者照例如數撥給夫船外其餘白牌小票到驛擅取許驛官卽時擒執挃究如有擅付則與受同罪其無驛地處所州縣敢擅役一民擅派一費或經告發或經訪聞卽以違　旨私徵特　題拿問至埠頭船隻非大兵歷境亦無封船之例卽本都院公出坐船用夫必係自雇斷不毫擾民間各屬一應大小文武官員凡到任離任公私往來以及衙門各役奉差解餉解火藥各營兵目分防更番齎文投送務皆仰遵明示悉行自僱概絕捉船裝載索夫挑抬積弊敢有抗違官卽　題參兵役立拿重處不貸法在必行勒石永禁愼之特示

禁濫差

爲申嚴濫差之禁以除弊害事照得小民之最苦者差役也本都院疾之若仇首政嚴禁卽以此分別官守之賢否糾劾不肖之溺職者亦差役也近聞各屬復飛差四出夫人倘不至耳聾目瞶入國尙須問禁居官豈有冥行何苦以遠大功名擲此一擧惹小民之怨干　功令之嚴取本都院之怒招鬼神之譴近

訪得司道差人下府該府亦差役下縣且有夥伴副役輪流坐縣隨後發差號差不一其人酒飯人事船錢規例該縣經承不得不竭力供應需索旣遂卽以空文回覆所差之事仍無完結或諱差役之名竟令經胥赴縣行催者本胥隨帶僕從侈扮行裝到則迎風置館厚程豐席坐則盛供乞恩求情去則重禮送行較之下役又加十倍此項破費豈天降地出乎非科歛於里民卽那用其錢糧日後民有私派之控官有侵那之累率皆由此本都院聞之眞痛心疾首該府之泄視禁令一至於此經承之膽大不僤訪拿僅快目前一至於此除另行察參外合再飭禁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嗣後各屬一應錢穀刑名事務俱照本都院設立牌號飛發之法檄催不完則發號牌三催不到則發簽提簽提不應卽將該印官指名揭參如此執法嚴行雖有疲玩不愁不振也此番申嚴或從或違聽之官吏本都院惟知有法惟知有民而已該府仍設立循環文簿如有司道差役到府者卽將差役姓名并因何事所差緣由據實塡報本都院查核毋違

汰冗役

爲嚴汰冗役以清蠹源事照得吏治今日之不古若民困之難甦俗日以敝弊日以生相循而不已者其故皆由吏胥徒隸之繁各屬衙門諸役俱奉有經制額定名數給以工食期於辦事驅使而已乃近來經制之外至於倍蓰一役之名而數人充之一事之役而數十人據之一曹之事而千百人蟻聚蠅擁之人數旣多則智巧迭出而狼狽相依職任互諉而課成翻滯輪班則嵎負堂墀肆猾倖而圖饕餮休沐則壟斷里井指關節以簸

招搖民受其殃官蠹其玷而若輩從中罔利言之可爲切齒向來非不屢經查汰其如習視具文無非公議朋名湊合制額出一遵依了事究未嘗減去一人本都院下車以來濫差有禁衙蠹有訪地丁漕糧鹽捕詞訟諸弊各經發剔在案各官何苦集此磨牙張吻之徒自樹召詢招尤之幟除本都院轅門戎旗儲將齎奏聽用等員役首先澄汰外合行通飭爲此牌仰閤屬文武官員知悉卽將該衙門吏承書門皁快查照額設原數每額一名於現在著役之中吏書則考取文理粗通皁快則擇揀年力精壯一人並要身家無犯取具里鄰甘結然後許之充役其餘盡放歸農嗣將選留各役姓名大書告示曉諭所管地方以杜假名撞歲白役詐騙之弊仍造額役清册一本每役下塡註現役姓名籍貫年貌居址呈解本都院存案查察若額册無名

影射肆毒者或經告發或被訪聞定照光棍例從重擬辟其有黜革事故更換頂替每遇季終具文彙報以憑僉册改註無者免報倘衙門繁劇經制各役不敷辦理須將眞實情由詳明本都院酌奪另示牌到之後俱限一月內文册申院各屬其能勇與本都院同心掃除千百虎狼以甦全浙農工胼胝之衆則今年　計典明年舉劾卽以革除蠹多者爲課最其或陽奉陰違舍己循役則有白簡在本都院奈此闒茸者何哉思之毋忽

禁勒詐

爲嚴禁衙役勒詐聽審陋規以肅法紀事照得衙門各役原供奔走之用非令張威估勢設此厲民乃聞各屬衙門一遇人犯投審到案原拘原解之役卽便從中打合妄稱規例內自書房外至轅門上自吏承下至轎傘水夫之類衙門愈尊則名色愈衆奇形怪狀駭見怖聞先索酒食盤飧聚會某樓某館次要銀封錢串數目若少若多約計開列之單已破中人之產稍不遂意則欲入而詬誶橫加頓令頭昏眼黑方出而棒鞭亂下定教帽落衣殘至於用刑皁隸夾棍行杖亦必招認講明得賄則重犯而故輕無錢則小懲而倍很潑膽橫行玩法婪贓莫斯爲甚矣此在昏庸之輩固屬懵然無知苟著賢能之聲豈不因茲有玷合行飭禁爲此牌仰該司道府照來文事理卽便嚴飭該衙門各役知悉嗣後於聽審人犯概不許橫索一錢一茶敢有違犯者卽照犯贓事例盡法重處不貸各官更須留心獄訟凡准理承問之案必隨到隨審不得稽滯以滋弊端再細加體察令耳目洞然毋任作奸蒙蔽或致陽奉陰違　計典伊邇賢否殿最從此攸分各宜猛省愼之毋忽

禁私折

爲嚴禁私折南糧以甦民累以裕兵餉事照得各屬秋糧奉撥本地旂營兵米自應催解本色貯積倉厫以備支給本都院蒞任以來禁革積獄蠹棍串通倉脚總書包攬折乾勒耗作弊何啻三令五申乃訪各屬官役猶抗上行仍蹈私折故轍怙終不悛每米一石折徵一兩二三錢不等各官惟貪烹肥之利不知割肉之苦且墮中飽之奸旋滋誤餉之弊其南糧解省者徒有掛批發收之名並無粒米上倉之實以致滿漢官兵尅期放餉而庚癸頻呼矜肘畢露各兵恣肆咆哮豺鳴虎跳諸役迂迴掩飾鼠視蛇行骫法誤公眞可痛恨今康熙二十四年南糧開徵伊始除給示四倉及行司申禁外合再通飭爲此牌仰該府立卽轉行各縣張示倉厫嚴諭收糧員役務令徵收本色貯倉聽

候撥解如有仍前私折勒秏等弊一經訪聞告發官即　題參蠹役立拿處死其納糧民戶甘心被勒重價私折串票以致南米缺額者查出概不作准仍令照數完納以為與受同罪之戒該府速取各縣并自具遵依報案存查毋違

禁打鳥

為嚴禁打鳥傷生以廣化育事照得人生日用有必需之物固難禁其不殺失業窮民有必趨之利亦難禁其不為若夫物不可登於几俎利不過算以錙銖而殘忍慘毒觸目傷心則莫如打鳥一事矣以彼翱翔空宇棲遲林木於人無患於世無求體輕而肉瘦食之不足以飽也性熱而氣腥嚼之殊不覺甘也則打之者之無謂也奈何破其巢卵拆彼雌雄徒傷天地好生之仁致造因果報還之孽頑冥無知一知於此合行飭禁為此云

云飭役務各發慈心另謀生理如有或執鳥鎗或擎黏竿故戕物命者許地方總甲人等民則擒送所在官司重責枷示兵則拏送該管將領軍法從事扶同容隱一併治罪不貸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四十四

讀書堂綵衣全集

王丹林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王　抑輯

男　宸黼編

卷四十五

撫吳條約上　七則

飭官守

為嚴飭官守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照得設官原以子民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稱親之也然則官之於民宜子弟視之一家骨肉待之矣如殘民以逞剝民以自肥是寇賊也是仇怨也何親之與有　皇上御書飭官曰清慎勤而尤汲汲於獎廉懲貪是重今不必遠舉如直隸撫院于原江甯太守此爾各官所共知也　上察其廉不數月而　立擢畿輔節鉞則官不論崇卑果能潔己愛民即可邀不次之異數可知己人何苦甘心靦顏首鼠兩端自墮泥塗而不思所以奮勵振拔乎貪吏之害匪一吾身本如白璧一有所染人人得而伺之豈特上官乘隙而攫之地方紳衿豪猾操短長而制之即親信之蠹役任使之奴僕亦倒持其柄而眗張無忌矣且遊客思抽其豐知交欲得其潤百孔千瘡應酬繁雜展轉不足至動庫銀盈千累萬又慮水落石出仍不得不出於恣取之一途於是倒行逆施民怨沸騰思欲百計彌縫豈知監司府廳為爾上官者從來止抱不嘅之孩既欲爾厚遺又欲爾不致惹事一事起則又有一事之索層層需費究竟彌縫終不可得一經上憲執法糾參以錦衣堂上之人褫押收監頃刻即與獄囚為伍為祖宗之罪人名

教之所不齒置以重典求生不得求死亦不能大可為寒心者也此豈特州縣為然哉監司以下婪贓者視此矣又豈特監司以下為然哉使本都院一有不慎名實不符表裏初終不能如一亦視此矣清官之利亦匪一端不要錢不徇情魂夢先為一清矣由是風采凜凜人誰致犯懲奸而奸立盡除弊而弊必清一介不取亦一介不與上官莫可如何過客望而不入冷署蕭條家口自少薪水之費無幾則俸以儉而自足由是而清聲大著頌滿道途薦揚　大典奚若人而誰哉於以立脫苦海翱翔天路為臺諫為卿貳為宰輔以勷　皇上太平盛治非倖也宜也清官之利如此貪吏之害如彼何去何從明者自識為此示仰撫屬文武大小衙門官員知悉各宜猛省痛加洗滌貪不可為合無共趨於清之一道勿擾民勿加耗勿橫徵勿私派勿受饋遺勿暮夜攫金勿酷以濟欲濫刑無辜勿苛以誅求擾亂官常與民休息平情釋冤一以全功名二以保身家三即全性命民受其福身膺其榮父母之稱神明之頌尸祝且在世世何不利焉如不是聽本部院鐵面無情白簡具在後悔何追

廣條陳

為特開條陳之路博諮利弊以期殫畫興除事照得巡撫之任封疆攸繫官以撫為名責望重矣顧統七郡一州之地遠者或逾千里近亦自數百里而差以素未諳悉土俗之人而欲杜門坐照俾吏事民艱歷歷在几席間其道無繇是以本都院初奉　簡命撫浙下車之日即頒廣條陳一示令浙人罄所欲言置諸座右朝夕省覽擇其精確有濟者次第施行每一政出輿情輒鼓躍大快遡者自浙移吳父老猶稱便不置以知用獨不如

謀衆師意不若聽聰玆其前驗也又況江南人文賦稅甲於天下其間風俗或未盡醇宜何補救催科或未盡善宜何更張豪強之漏吞舟者何以究其根株貧弱之苦有隅者何以甦其涸轍田糧民之本業何累當剔何制當修水利民之生資何壅當疏何辦當塞學校久弛何者爲振興之要著獄訟孔多何者爲禁遏之先圖本部院受事未幾想爲若涓忿吳越雖壤地相接恐宜於彼者容有不宜於此未敢膠柱刻舟即江蘇所治竊聞郡殊其勢邑異其情亦難一切禁齊自非詢度安能施設以上不負　朝廷而下慰彼黎庶耶今就各屬之道里分限時日期紳士耆老百姓人等赴本部院衙門條陳以憑採擇務須係地方之公議時事之嘉謨方爲合格並不得摭拾浮詞恣騰邪說及匿名告訐挾私誣衊如有此等除原呈屏斥外仍行該府縣拿解重處其逾期之後槩不許復投片紙隻字以滋奸民紛擾之端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條政要

爲酌舉政要以勵官方事照得行遠道者必覘其轡濟大川者必覓其津粥出身加民懷章佩綬而冒昧以趨滅頂以涉則未有不瀕顛及溺者本部院起家縣令數歷有年其於政事頗諳規繩除地丁催科漕糧兌運另行頒示外茲先摘舉大端布告通屬能遵此者思過半矣所有禁條開列於後

一各官務恪守職業潔己愛民上不凌下下不援上所謂大法而小廉也今末俗相沿假送禮之名爲受賕之實一年四節白鏹封包賀喜慶生綺羅燦爛試詢所從來則無非百姓之刳肉醫瘡而欲責以清介其可得乎本部院天日具臨誓止飲江南一勺水司道而下有以寸禀到門者立即奏參屬官俱當一體遵奉斷絕餽遺毋齎致有仍蹈陋習則與受同科並登白簡斷無姑徇

一吳楚風澆故多健訟祗杜狂瀾責在官長惟杆期少准庶幾爲息事當人之斷乃聞上自守巡各道端居閉署恆金足以禁雀角之來下逮州縣即催科碌碌亦必假隙於此以希染指而衙門使費暮夜苞苴其爲朘民也甚矣至於佐貳受詞歷申嚴禁而因襲如故尤爲抗法嗣今本部院訪聞下屬有濫受詞訟者即以貪論紀者府州縣正官并不得將民詞妄委聽衙利其罰贖之類至典史巡檢有地方巡捕之責掌批賊情許其查察倘敢擅受片紙者立即咨部斥逐

一刑以懲奸獄以繫辜皆不得已而用之者故惟命盜重大等案方需夾訊衙蠹光棍等犯方與大板絞斬徒流等罪方行監禁其餘則辭色之聽蒲鞭之辱釋放背家豈容寬濫乃今身爲民牧威虐漫施至有特夾援爲催科借囹圄作典鋪者斯不但顯背　王章抑恐幽遭天譴嗣今各屬官員如有濫刑冤禁及擅用龍拔猱頭重夾殘民者本部院訪聞最密一事得實即以酷吏　題參府縣佐貳無故陷人入獄印官以失察并坐其逋欠稅糧悉係貧窮民戶尤須另樣小板恪遵部式薄懲示警違者即有才能不得與卓薦之列

今日有司鮮不以盜案爲惴惴矣而盜案之所以多者由於各官恇懦捕役兇殘盜劫之後先詐失主諱強作竊報少隱多而大盜竟抱頭而漏網枉及無辜羅織良善牽砌別犯歸併銷案而眞盜方掩口而傍觀則人亦何憚而不爲盜乎故

弭盜之方莫若決於報盜勇於追盜追盜之方莫若嚴比捕役彼與盜原聲息相通踪跡熟悉捕役懼則盜必獲而盜懼盜懼則遠遁而盜案息矣至於誣良爲盜律例甚明凡有盜案必須印官親審盜犯到官無論眞假必先問其家有無抄搶驗其身有無傷痕如係臧船擒洗及經私刑拷弔者立正捕罪再審盜情若各官諱盜而朦朧詳報枉盜而故勘成招希圖塞責均干降黜之條特道　題參之牘

一人命抵償關係生死聽斷之法律例開載甚明除謀殺故殺及鬬毆立時氣絕者其餘則在預其保辜以定其現傷之痕嚴核作卒以實其受傷之器而限內限外或致命或不致命一一剖析斯於命案無冤義矣至於投繯溺水自刎服砒此係匹夫匹婦齎忿輕生本不在人命之條即使威逼情眞亦止斷埋決杖而江南悍俗假命居奇妄指兇手牽親黨以掠其家擊屍房以肆其毒則打搶非刑其罪反重地方官須於命案初控時即單車徑赴屍所立刻檢明隨驗被告之家有無抄搶旋帶人犯到堂虛公分別各予以應得之罪其屬誣告者定行反坐不恕庶幾人知徒死無益而天屬漸稀即刁詞亦可漸杜

一錢法爲　國家泉府奉部行新例私鑄爲首及匠人立斬爲從者立絞兌換行使之人流徙尙陽堡兩鄰不舉徒一年皆先枷號一月責四十板然後發遣該管官知情不行查拿與犯人同罪可謂嚴切足令膽落矣而江南私鑄小錢所在充斥有司漫置不問殊堪驚詫除已往不究嗣後地方官務於兌錢鋪戶時加查察其有攙和私錢者立即拘拿訊其錢所

由來根究私爐密行撲捉各擬如例再將新例數言刊印幅紙徧示城市村鎭飭禁民間一應大小交易俱不得以私錢授受違者亦擬如例則彼奸宄之徒即遁跡山澤炭冶日熄將焉貿乎倘仍前藐玩經本都院訪拿則有該管官同罪之條毋自貽戚

一地方令長名曰民之父母盡教養兼資興除攸賴不止簿書期會日事敲扑爲也歷觀史冊循吏垂聲者必以課農桑化遊惰招集流離封殖戶口爲務今則比較聽審日不暇給咸謂避罪救過之求能何緣習此迂拙殊不知政在識本苟能挈領提綱自致刑清政簡且四境之內舉目一望殆將半於窮腴污萊間於穎栗又奚從乎徒手弱肉之棍市上縱橫穿窬强劫之兇草間蟠聚不清其源而欲遏其流不理其根而欲掃其葉固必不得之數也嗣今有司務於公餘農隙勞來勸相俾野無曠土里無閒民深耕易耨積種豐收朔望之期必勤講　上諭十六條導民於改過遷善至水利職員尤須殫心任事疏通溝洫修築隄防其有江湖阨塞宜大整頓者具牘以報

一守尙廉隅義嚴取與故飲水投錢爲名流之高節帶牛留犢斯循吏之淸風豈有翩翩君子徒取諸人赫赫乘軒厲民自養者乎吳下各項鋪戶夙受當官値月之害近聞少爲衰息然恐仍有不肖之員日用米薪蔬菓等項或預買而拖負遲延或發價而靑儧短少以致宅內管家之扣勒衙門胥役之欺朦俱宜飭禁勿貪纖芥致玷官箴

一吏書皁快取其校簿書給筆札供驅策而已爲官長者當隨

材器使公聽並觀不可以偶承意旨便假怡顏苟用事之姓名一揚斯招搖之風聲四播苞苴無幾而污蹟多端過付有徵而寃詞疊控矣通屬各官由司道以迄州縣當時時深凜此戒其有積蠹老饕盤踞衙門者嚴行痛革以免被訪失察之咎至於掌家內丁尤關防所係毋得縱其出入民間交通書吏必門庭肅清而後可以鋤奸除暴

一同鄉親戚四海交遊經過投見或居停下榻充塞於道院僧房攬事招情攪亂乎刑名判牘不思　功令煌懸豈容假借地方官遇前項人不妨謝以冷面待之至本地縉紳則我願事賢友仁彼必非公不至倘涉干求尤當杜絕

一官員賢否道路自有口碑上臺豈無訪察近時惡習滋事未半年朞月輒有德政歌青天榜紅摸藍揭徧滿街坊走流省

郡此果輿人之誦乎抑有所發蹤指使而然乎徒爲識者所嗤正人所恫曾何濟於官評吏最也嗣今如有此等經本部院睹聞立拿鐫字鋪家根究送刑之人痛責枷示本官以不謹劾他如公呈稱頌率衆保留一槩不許到轅違者俱干重究

正風俗

竊照民之所畏者法也上之所以使民遠罪者教也教不立則民貿貿焉狃於積習而莫知所返奇衺迭告獄訟繁多職此之故本都院涖任伊始姑據訪聞參以臆見約舉章程布爲禁約雖道德齊禮之宏謨尚恐未盡而革薄從忠之大要竊謂已該願爾四民咸知遵守則人無犯法卽至治可幾如置若罔聞司牧者執文網以議其後矣所有教條開列於左

一鄉紳爲衣冠領袖閭黨儀型有司宜加敬禮遇有興除大事必延集公庭虛懷請益庶幾凡所施行不致戾於人情士俗但吸綸迎餌宓單父曾比陽鱎掃軌閉門劉季陵終爲高士若憑藉關闠頻繁竿牘因而自輕於人何尤各宜愛重以敦古道之交

一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也培植長養責在守令近有以武健嚴酷相尚者詬辱交加狼藉無狀深可痛惡然諸生當先愛鼎勿包里役而應卯勿攬中訟而涉詞勿窺伺衙門思操吏治之短長勿舞弄刀筆妄播官評之毀譽勿佻達取侮輕瀆公庭勿酗賭蒙羞漫干法禁我果能屏跡於衙茅彼安得施威於縫掖至武生祠生贊禮生孔帖生等類並不許亂羣恣橫違者府州縣官分別申飭懲治

一有司於催科撫字之外務在教民興行邇者習俗齷齪仁義充塞小加大少淩長賤妨貴耰鋤箕帚起釁於天倫帷簿牆茨貽譏於衆口由道鐸杳聞而風厲之道不講也嗣今府州縣查民間有孝子悌弟敬養備至雍睦著聞及節婦貞女歷三十年與例符合者著里鄰公舉立卽具文申報以憑核實題請旌表若官吏壅蔽遲延胥役勒索使費察出俱干重究

一服飾之制屢下　嚴綸而淆混如故吳俗奢靡尤爲特甚優伶之褻帶儀比於簪纓奴隸之衣冠奚分於軒蓋有司申飭不勤奉行不恪因循流弊將何底止本都院涖事之後務期廓清嗣今除職官舉貢生員及旂下子弟外敢有擅戴貂帽貂領服花緞蟒紗雲葛及三鑲緞靴錦襪拴囊金寶事件聞

帶者許諸色人扭執到官重責枷示州縣官仍前瞻徇縱容不能渙然丕變以罷軟論

一雞黍具邀交情稱厚洗腆致慶孝養彌真而乃賓筵壽席必羅列珍羞喧闐俳劇俾推盤滿案徒取悅於觀瞻妓態污詞自誨淫於閭閻可謂下愚不移者矣以至山野之遊船城市之戲館酒館尤為浪擲貲財委塡谿壑嗣今槩行節減不論貧富止須循五簋之風總是紳袍莫若存一簡之雅

一存順沒寧必樂於就土生事死葬當遂其全歸吳下頹風每惑於堪輿之說拘於時日之忌有停柩纍纍以堂室為墓壟者有浮厝草葦任風雨所漂搖者甚至委諸郊以毀其骸投諸水以寒其骨睨視試類於汝安乎按律喪葬條云凡有喪之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壹百從卑幼減二等發塚條則云殘毀他人死屍及棄屍水中者各杖壹百流三千里若毀棄緦麻以上尊長死屍者斬毀棄子孫死屍者杖八十其子孫毀棄祖父母父母及奴婢雇工人毀棄家長死屍者不論殘失與否皆斬可謂嚴且重矣嗣後有犯前項罪名者三黨宗屬里保鄰佑告發到官各問如律若亡歿遠方子孫不能歸葬而燒化者聽從其便亦載律文地方人不得借端攔阻

一光棍詐財奉有　新例為首者斬為從者絞立法綦嚴今各府州縣地方有三五成羣橫行街市凌弱暴寡闖禍生事甚至毆辱斯文撒潑搢紳者即為打降之光棍有躑躅衙前結交佐貳胡謅刀筆杜撰策畫鄉村號以先生原被聘作謀主者則為訟師之光棍有田無寸土戶只單丁包攬糧里私收

賄役曾告某胥積蠹因而身入蠹叢曾揭某官私派因而首拿派綱則為大里長之光棍有一生員竟場屋十年不見宗師搖曳青衿猙獰白面朝翻承發之衙暮敵過付之門饕飧不離酒店盥洗恆在茶坊則為萱秀才之光棍此等踪跡雖殊要以鍛害勒賄為事皆與詐財新例相符除現在陸續訪拿外其尚在漏網者著地方官指名列欵申報及被害人親身據實告發以憑立拿照例問擬

一略販拐騙江南此風甚熾有異鄉光棍假以娶妻妾買童婢為名將良家婦女賤價貨去整載他方轉易重貲或沉溺旂下或流落煙花此律所謂略賣也有本地光棍及奸猾媒婆乘民家夫婦失權妻妾互鬨或貧苦難於度日聳其賣至遠方或旂下或煙花甚則句引私奔殄送遠竄此律所謂和誘也至有用妖術啞藥劫騙童年兒女展轉貨賣甚或折割或殘廢惡疾逼令乞丐按日索錢此等兇慘言之尤為切齒訪得略販之徒即托跡媒保家中拐騙之賊多潛泊溪河隱處地方官務嚴飭地方保甲用心查獲立寘大法以快輿情

一賭博之禁愈嚴愈玩其故由於赫赫職官彬彬紳士而以馬弔為美談呼盧為樂事科頭揎臂褻厥威儀棊局聯振壞其心術相習成風恬不知怪則又何責乎彼牧豬奴傭保兒耶夫罪剪其魁法行自貴各宜痛改毋得仍蹈其餘里巷無藉聚羣賭博地方官嚴飭保長總甲巡獲稟報禁遏務絕吏治之課將於此覘風力焉

一各處駐防滿漢官兵自　國家承平四十餘載久在地方不異土著固已出入相安耦俱無猜矣而民間猶有句旂之害

一多由遊手無賴者從中作線或慫慂放債或句引裝逃或搆局賭或擇殷鏇詐以致盪折子女誆陷縲紲傾家破產擾市抄村靡所不至而旗兵亦因罹法網鎖鐐拔門解部鞭責卽統領之官亦爲之議罪議罰是兵民兩害悉坐此一種棍徒造孽也原情定辟法不勝誅除本都院自行訪拿外各屬官宜留心查察殲滅之毋有遺育

一白蓮無爲養園哱哱等教其風不熄往往蔓延滋禍地方官須嚴爲查緝其僧流聚衆講經道士誘人受籙及扶乩請仙之類一切左道均礙教甚且斁彝倫有入境內者俱宜立行驅逐不許旦夕容留至於婦女入廟燒香師巫跳神祈禳並嚴禁止違者各坐以罪

一青樓娼婦雖沿流已久然舊皆避於郊外間處近則有托跡坊市假寓良家者鼓蕩士民誨淫閭巷殊屬可怪至於士妓私窩夫賣妻姦父容女穢尤爲決廉恥之防貽風教之玷並宜驅遣飭禁毋俾文物之區貽譏鄭衛此亦司牧者政體所關不可泄視

一富室通財貧人出息原係緩急相資之義而貪夫獵利欲速遂有折頭扣筭定期轉票之弊若旗下營債街市印子錢至以八作十按月加算則滅理違禁甚矣嗣今各處放債俱恪遵　律令利息三分及年雖多不過一本一利之例毋許倚勢盤剝其窘迫小民務飭儉自甘勿輕舉債偶有挪借亦須如約清償違者各問如律

一用房買賣當照時估價公平兩願過割斷絕永無爭執之端乃末俗澆偽買者挾貲要利壓其虧折求售賣者亦遂曲意和顏滿口唯諾及受業之後則一增再增至於三四不止甚有祖父契券而子孫尙欲乞餘房族逃亡而旁支代爲搆訟者此等流弊深可痛惡嗣後賣田賣屋檢驗契內有價足斷割字樣槩不許再言增找如有恃勢逼勒無賴放潑之人經告到官以詐財論

一典鋪之利與徒手告貸者不同蓋旣挾物爲質則永無失脫之虞而又沒入有期則預估貿易之價不得仍執律令不過三分爲辭也查前院已經頒示計兩計錢酌定低昂允爲至當各屬典鋪俱當一體遵奉不許浮溢違者提嚮典人重究不貸

一官鹽給引出場運至口岸計本籌息自有一定之價近日各商心狠手辣不容本地舖家承賣悉布親黨盤踞州縣開張

店面打成一片任意低昂有此縣之價頓長於彼縣近地之價反貴於遠地者不公殊甚本都院所屬有淮浙二鹽嗣後運司所發鹽觔務令量地作價均平一例不許參差如有奸商搆同浮冒增價邀利者訪出拿究仍移咨鹽院查訊商綱追窩以儆

一訪得江南各處牙行斗斛大小不等全由奸儈乘時射利客稀則故減以爲招徠貨集則頓增以圖侵蝕馴致混淆不可稽核而蘇松等郡大戶收租至有造加一之斛刻削貧佃者今四海一家謹權同量之世豈宜有此嗣後公私所用務遵照部頒倉場制斛出入一例不許增減違者許告發到官按律問罪

一各州縣通行官塘大河多被民家插箔置罾取魚牟利一里

之間輒有數處層蠱迴合阻滯水勢每遇霖潦之年驟至上流田畝受其淹沒又蘇松淮揚等郡附近海口去處出水灘沙悉係豪強作隄占業或升科或不升科致經流之路漸窄旁溢之害愈滋此有關於農政、國課不小地方耑管水利官巡行查核宜撤者亟撤宜報聞者具牒以聞若支河僻港無關水利則聽從民便

一江南俗多溺女若貧窮之戶則有生兒亦不舉者忍心害理干沴天和淮海之間往往水旱爲災未必不由於此按　大清律父母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血裹嬰孩固難比例然而含生落地人命關天論以不慈法無禁漏有司嚴加禁飭除省會大郡設有育嬰堂者諭令送養外其餘州縣並須多方存濟以洪保赤之仁仍著地方總甲鄰佑察民間有溺棄子女者公舉呈控必重杖以警罪坐夫男

一吳俗奴僕有世義之名夫家之有世義猶國之有世臣也按律財買義男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者同子孫論況卵翼屢代者乎故爲僕者當殫忠竭力不可生悖叛之心爲主者又當甘苦與共痛癢相關不可視若犬馬任情恣虐近見無錫命案有酗僕五人銜盃拜盟手磔其主者非常之變可爲寒心至若素族暴貴而廣收投靠賄遺歸宗而陵轢無休並堪貽禍各宜猛省

一各州縣有等棍徒浮慕修齋諂瀆鬼神自號香頭率衆結會朝山朝海動至數千百人裝飾旗旛喧闐金鼓蟻行道路蜂擠舟航疲罷之餘致有觸嵐霧驚風濤而死者則以爲干犯齋戒神靈遣責而然以此煽惑愚民愈加信奉是其情罪與

妖言邪術同科地方官嚴行查究庶幾喚醒羣迷

一吳下弊俗每遇歲首春時城之各街坊鄉之各村鎮無不搭臺做戲名爲賽社亦曰禳火此等祀典在古有之然執豕封羊擊鼓歌豳而已未聞桑柘婆娑必用梨園樂部也且一戲場之興則有二三地棍恃強出頭執簿斂費某家若干每店若干逼勒科索不容短少稍或忤意則風波頓起而地方爲之繫然騷動至於廢時荒業聚賭誨淫又其餘毒本部院下車之日以戲頭派詐投告者紛紛俱以已往未究示後敢有仍蹈前轍經被害人指名首告定即飛提重處照光棍詐財論

一投貼匿名揭帖及知而不首者既奉有即行處死之例就使不係匿名公然出揭滿紙冤聲詎皆實蹟且一事之訟而媒孽盡其生平纖芥之嫌而攻訐及其祖父薄俗刁風亟宜杜絕嗣後投告詞狀有粘連款單揭帖者所告事情各衙門槩不許准理地方總甲遇有糊貼之人即扭送官究治如係刊板者并根訊鐫字人重懲

一各處腳夫結黨立行凡民間米糧貨物到岸槩不容自爲挑運及婚喪扛擡等事必重勒雇直動輒爭鬪其爲打降羽翼多出此輩又有乞丐甲頭遇人家吉凶齋醮率衆索取施捨少不遂意則咆哮吵鬧污穢咒罵無所不至名爲潑賴實屬強暴有司並宜禁飭而革逐之

一江甯蘇州書肆多印賣批評水滸西廂及各種小說此皆無賴豎儒爛腐餘生之筆彼自以爲妙絕千古而不知其胡謅譫說適足貽譏於大雅耳至若撰述私褻描摹淫穢迷蕩子

弟心胸尤爲干罪各坊速毀其板以滅其踪倘再流傳定將坊主立拿重責枷示

革火耗

爲嚴革火耗以甦民困事照得江蘇各屬歲徵糧銀數百萬有奇則壤定賦小民不憚胼胝以急公淮揚災傷　皇上每切軫念而加恤留不盡之民力正爲　國家養有餘之元氣也今七郡正額既繁重於他省而額外之繁重更甚小民止此力量即在常年豐稔之時精力若殫於苛求正供必反致拖欠況當旱潦間告之餘則凡可爲百姓省得一費寬得一分者自必除之務盡而後快本都院下車伊始訪得從前釐剔非不甚嚴恐各屬陽奉陰違尚借添兌解費名色大戥秤收勒取耗羨甚爲厲民爲此示仰撫屬官民人等知悉嗣後徵收糧銀悉令糧戶自

赴官櫃照依由單科則將足色紋銀一遵部頒法馬挨數投納若有低潮虧短出示曉諭發與原封令其添補不得差人拘喚起解到司該司亦不得額外加平倘有勒費重兌等弊訪實先參本都院仍不時到司看驗冰檗一念天日相臨誓於正額之外毋許稍溢分釐鹽漕各項一體遵照如有視習弊爲常規藐禁革爲具文者或經封櫃提驗或被里民控告官立　題參役拿處死斷不姑徇本都院革弊自革耗始其各遵毋忽

禁濫差

照得衙蠹之害甚於虎狼虎狼竄山澤而居衙蠹踞市井而流毒者也衙蠹之患慘於盜賊盜賊覗殷富而劫衙蠹雖貧者亦不免也故蠹之爲名物從內傷衙之爲名官假以翼良由不肖有司狼狽爲奸有挂爲心腹抱鼠而眠者有布爲爪牙肆惡而

吞者于是白牌硃票騎馬乘船婦子爲之奔竄雞犬於焉不甯四境之內騷然不帖席矣嘗見上司差到下屬樹威張欲聲勢赫然彼下屬之畏差不僅如其畏上官也府州縣差到城市鄉村狰獰咆哮見者股慄彼城市鄉村之民之畏差不僅如其畏府州縣官也差日煩民日剝民之身家安得不破碎耶江南大弊惟此爲尤息事甯人端自此始爲此云云本都院誓不差一人下司道司道亦不許差一人下府廳府廳不許差一人下州縣州縣不許差一人下城市鄉村本都院設立飛籤之法官吏積玩催而不應卽封籤飛提分經承齎籤到轅聽候發落至限滿不完則將本官立參該司道府亦照本都院各設飛籤立法催提如提不到不妨申詳本都院代爲提懲絕不厭煩至各州縣除事關　欽件大案外其催比錢糧止許摘比欠戶三限不

完者將欠多戶名掛牌聽比掛比不至再用木皁木皁不至則是頑梗之民不可化誨矣始行差拘責比其餘一應事件止許原告自拘或同鄉約總甲協喚總不許差役踪影略露民間如違禁濫差許爾百姓人等奪票赴告奪得一票到轅呈首者除官參蠹處外賞給銀五兩爲勸此係本都院撫輯地方第一大政在浙兩載行之立效終年吏胥不到鄉民不見官面詞訟亦息民無旁費卽可以當正供有司懸示縣門而輸將恐後鄉曲無擾熙熙幾同邃古吳越咫尺此爾官民所習聞習見者也言出必行幸勿以功名嘗試

嚴剔地丁積弊

竊照江蘇賦役甲於天下而積弊亦甲於天下官斯土者非徵賦役之難淸積弊之爲難積弊淸而賦役舉矣然　朝廷功令

何等森嚴上司告戒何等諄切乃不肖官蠹則日夕圖維思所以巧避名色實濟貪噬之方遂將一紙告示視爲具文斷無有實遵奉行者本都院則不然如革火耗則有親驗封驗之行禁差擾則有擒差奪票之賞查由單則有遠則遇公事經由近則微服到鄉取看之法滌漕弊則又不憚飛艇到倉親查親詢之勞其他俱立法澄清務令弊端悉絕以臻上理茲將正雜錢糧催徵起解一切便民與害民者揭數大端通行申飭各屬有司如仍玩視本都院惟有執法以糾而已慎之特示

一截票須按欠稽比花戶謂之板串乃謂得宜按其戶內之銀分謂十限每限應完若干預期造定仍聽民隨時完截銀完截票審家免其聽比欠而未截者始將姓名掛出責令完納謂之掛比總以未截花戶爲主不以通圖欠數爲憑分鄉立限遠近各有期會按票而摘勸懲自爾知警乃州縣官畏勞就逸不能設法查摘颿以通圖欠額總比里長以十甲之荒逃拖欠嵩累一人受責由是以少作多以完作欠百弊叢生而且值月供應送禮解糧採買修造諸費無不於里長苛取經承坐圖催押保歇諸役無不於里長需索民何以堪不知以一人承十甲之事則稚辦難易取盈正項遂至遲悞以一戶完一戶之糧完者歸農欠者掛比則頑戶無可逃遁良民競效輸將而所省差歇諸費可抵正供大半自今州縣務須力行掛比之法將圖中花戶姓號住址註入比簿不用里民切脚如有完不及數者摘出花戶姓名或發自到單或發紙皁仍設便民櫃完銀繳單不用守候恃頑不到許發籤提如有眞正奸頑違限已極者每圖摘提一二戶懲誡並不許另

立當年里長名色偏枯累民此法務須內衙查摘不得假手胥役以滋弊竇如有徇於積蠹之搖惑矜挽之把持仍不實力奉行者訪確定以溺職指參其有應造徵銀比冊串票原屬官胥分內之事著經承寫辦不許派及里下如濫著里下承應另立總書圖書等項名色挨年輪值每逢比限責令帶齊各甲里長赴比者并參不恕

一徵收錢糧應照部頒法馬令民自封投櫃乃不肯有司私置重戥秤收每兩勒加火耗指稱解司收兌之重及各衙門使費之繁以爲口實上下相蒙狼狽爲奸本都院已將司收添搭等費嚴行痛革仍就近不時查驗自後州縣徵收俱照部法准收准解倘怙終不悛仍有於額外另加分毫及假手銀匠多革重耗甘心以功名身命拚此者近則本都院不時飛擬到收所親行掣驗遠則委員封櫃押送到轅驗實官則立參吏卽重懲

一自封投櫃之法最善不意櫃書置身事外更易作奸遂有揑少以換多假色以易紋之弊迨拆封之時拘民補完硃籤風發虎役雷奔百姓驚心喪魄有口難言何敢不補及至銷籤銷號之後入之官者不過分錢而費於民者已不啻數兩可爲痛心髮指嗣後僉點櫃書登記流水須選老誠殷實之人不得勒令里長同站需索供給仍不時覺察以防盜換卽有短少責徵必須開單曉諭俟下卯比期發銀親驗照數補足如所缺不多聽將制錢投補倘有妄差輕捉多勒虐民者許被害告發櫃書差役立拿處死官以贓論指參

一條銀解司原於臨時傾成元寶大錠至百姓投櫃之時止取

足色真紋不論錠件俱可完納今訪各屬蠹書拴通奸匠勒令於銀面上打印櫃書非此不收而各匠又併聚一處止設一爐壟斷把持以紋爲色指高爲低任其銷折每兩或數分或錢許不等且額外勒索火工錢打印錢當輸比之日乘急要求小民受盡荼毒吞聲飲泣莫可誰何亦有州縣仍有奸民開張秤封舖面凡遇鄉民臨限完銀彼即招徠代爲秤封抑勒銀色亦用脚印多索火耗以逢迎縣官交結櫃吏拆封之時一見無此脚印即便捉輕捉青受累無窮小民不得不投入其家任其指使甚有鄉民入城見其愚懦可欺彼即包攬代完竟將宵銀侵用逢泯支吾不完縣官欠糧捉戶仍又累及糧戶重納此等弊害尤爲可恨示後徵收錢糧惟將青衡細碎任投匠舖下火傾鎔如係足色真紋不論成錠成塊

一禁收納敢有銀匠及秤封舖戶仍前在於州縣衙門左右開張舖面串通櫃書勒詐糧戶者立拿處死并究容隱之官

一錢糧官收官解定例已久今各屬多有不遵訪得江淮揚三屬爲最解司錢糧仍發里長傾銷或攙和低潮或短少天平每元寶一錠里長約賠費六七兩不等傾銷之後又押起解鄉民憚於跋涉拖累每銀一千卄貼解費十餘兩不等其中又有猾里豪衿求情乞免將所免之費復加派別里名下責甲差乙貽害無窮以後再蹈立參不徇

一江蘇所屬相沿立有當催當識保戶歇家公正首名區頭區書站櫃種種名色指難勝屈統而言之皆係包攬錢糧之積蠹吮吸民膏之蟊賊其存當中移欠作完飛灑隱漏無弊不作米麥兩熟按家歛詐名曰出鄉每畝每年歛銀六七分至

一錢以外不等名曰貼役遇推收田地出入排甲等項百般勺勒不饜不休甚至侵收錢糧挈家遠遁累民重完爲害無窮在城附郭則有走啚名色掌握啚權每畝每年歛貼役銀甚多推收用地計畝詐足始放出啚皆因此輩非係紳衿即是土豪衙蠹冒稱有田有丁里排父傳之子兄傳之弟積弊相沿牢不可破此後州縣力行裁票之法各將保歇甲書走啚等項名色槩行禁革嚴加驅逐再有愍不畏死仍前包攬充當者不時查報以憑立拿杖斃不報者以徇庇糾參又有布政司前歇家包攬各屬錢糧串同司役開銷使費耽延勒掯使費不足甚至侵蝕正項一切缺兌駁批之弊皆由此出除另行藩司嚴查解究外本部院仍一面訪拿以靖弊源

一地丁錢糧種種弊竇皆由於積年戶書盤踞衙門各佔啚分名曰管總科派伸縮皆出其手而里書之作弊尤甚每於造冊時先將富戶錢糧侵收入己灑於各戶田地下飛灑分攤積少成多遂其谿壑更或擇愚懦之戶妄栽多糧累其比責或捏立詭名輾轉影射終年拖欠累官害民罪不勝誅嗣後各屬不許再立戶總里書名色害民如仍容積蠹本身及子弟依前盤踞者以不職特糾

一由單名曰易知須將條銀漕米每畝應納若干細數開註明白例限隔年十一月頒佈使小民一一周知二月內到部今書役作弊每至達部之時尚無刊單經承總書藉稱由單未頒先造約徵比簿或飛灑或隱漏多姦弊竇亦有隱匿部頒改造小單有總無撒愚惑鄉民又科派刻單之費每里數兩不等究竟僅有由單之名貪官猾吏止於縣前并城門上掩

飾耳目貼其一張里下小民有生不識由單爲何物可爲髮指嗣後各州縣將下年易知由單先期核送藩司覆核明白預期頒佈逐戶散給令民照數完納不許私造約徵及隱匿改造私派刻費毫釐本都院但有公事經臨處所或近處不時飛隄到鄉村向民索由單取閱無即飛參

一錢糧於條銀之外有課鈔匠班額科漁課門攤酒契當牙牛馬等項雜稅各屬俱不遵照全書定額濫徵勒耗一倍數倍如田房稅一項原出民間買賣輸納今皆坐派圖甲押令完銀而民間買賣者仍無遺漏又每契一紙勒索契尾錢五六錢不等且將收下稅銀一任經承私收花用及當起解之時盡歸烏有有司恐累考成致累各戶重納百姓吞聲莫可控訴嗣後一應雜稅俱照正項徵收一體聽民自封投櫃完者給與印串不得假手胥役秋戥秤收以及坐派加徵違者參究

一州縣近年帶徵錢糧以及各年未完漕項每有蠹胥奸里通同侵蝕恣意飛灑完者仍多懸欠有司不行查察一槩比追小民有屈無伸此後務須確查實完實欠不得混行比追致干參究

一撫字催科原可並行不悖比糧之戶皆鄉里良民專藉筋力春耕秋耨今有司擅用猱頭大板動則數十痛責傷殘耕耨無人錢糧何自而辦又有一月之內比至五卯六卯者俾遠鄉之人奔命不遑且設措些微亦止足供催倩杖錢之費如此催科但爲衙役作生涯於正賦何濟嗣後各縣比期一月止許三卯刑杖照部式小板量加懲責本都院體訪頗密循良嚴酷舉劾攸分勿謂蚩蚩任供敲扑

一官員供給設有俸薪迎送餽遺尤屬　功令嚴禁乃江北各屬仍派有值月里長承值內衙又有供應過往官兵河下買辦大禮小禮等名色每甲按畝徵銀更有不肖州縣官將供應買辦諸費令里長包貼入己及有差使仍累小民尤可駭異此等陋規敢再踵行定行參拿照贓論罪

一雜項私派歴經前院嚴禁今訪聞各屬仍有不肖官役指稱上行事件每每假手劣衿豪棍或指一派十或指十派百名爲公議實即私派此後除應徵額編錢糧之外敢有仍前橫派雜項者一經里民告發或本都院訪實官則特疏飛參吏役嚴拿究擬決不姑貸

一南屯米豆例應徵收本色解赴省倉交收今恐不肖有司或有每米一石勒耗米一斗又派水脚銀一二錢不等每豆壹石折銀一兩七八錢不等甚有派至二兩以外者嗟此小民其何以堪此後止許照額徵收本色不得勒索耗贈水脚及重價折徵如敢故違官參吏處

讀書堂緑衣全集卷四十五

讀書堂綵衣全集　宋志梁校

河陽趙士麟玉峰父著　受業李遥穀輯

男　宸黼編

卷四十六

撫吳條約下　一十六則

嚴剔漕糧積弊

照得漕糧夙弊禁申非不嚴且詳矣而不肖官蠹虎視眈眈即置鼎鑊於前猶必飽其慾而後已如鼠穴既塞從旁復穿是以一弊方革一弊旋生全不畏法止要濟貪今本都院特與爾官吏約有不畏法者聽之必欲濟貪者亦聽之本都院惟知有朝廷有小民而已查實立糾勿怨勿悔

一各州縣漕米正額而外經承里蠹豪戶結連撩派每納米一石指稱公費勒銀若干進倉加耗淋尖踢斛加米若干為運官旗丁陋規者運官旗甲收兌米銀外每石勒畫會腳價若干神福公禮若干運官盃盤銀若干旗丁花紅酒席銀若干運官差丁押兌銀若干運官旗丁兌米逐日供應銀若干綱司水手銀若干綱司穿籮穩跳銀若干開船神福酒席銀若干為各衙門陋規者差役赴糧道請租斛銀若干赴各上司報開徵并呈樣米袋借名派銀若干糧廳臨廠較斛公費銀若干糧廳酒席盃盤銀若干糧廳管兌經承銀若干糧廳押兌差人銀若干本府管兌經承銀若干本府押兌差人銀若干道經承規禮銀若干修廠銀若干錢斛風車席摺銀若干斗級斛手工食銀若干本縣開廠猪羊酒席銀若干本縣臨廠每次供應銀若干為糧道衙門陋規者行月貼運軍儲白糧經費等項收則有加平各項之費放則有每船扣尅之漁又何怪乎運官旗丁之橫索也以上弊害無窮盡屬民間膏脂聞者毛髮皆豎嗾者甘美如飴本都院躬行廉察務期徹底澄清犯者惟有立拿入　告以紓積怨

一官收官兌奉　旨通行凡民間應輸糧米照數交倉執票歸農之後一切兌運事宜原不與閭閻各屬之有漕運自當恪遵無異乃多陽奉陰違如納戶完米在倉未曾出兌仍責看守臨兌之際仍令與運丁講兌說貼私派多端藐法殊甚示後各州縣務將應徵糧米細開花戶某名下該漕白糧共若干南軍兵糧局恤若干改折減存行月若干大書告示粘貼倉門分晝編廒令收書數名經管登記各納戶上糧入廒即日給票歸農不許需索票錢使費一切兌運事宜俱與納戶無涉開兌之期印官親交弁丁立取通關呈驗如仍容軍民相見致滋勒掯苛派者定參劾提問

一白糧例係同漕徵收其舂碓虧折全書編有舂辦米石包綠人工亦有糠粞抵償近來州縣藉稱舂辦虧折另行徵收將白糧項下糙耗米石以及運船水手飯米槩作白糧款項每石勒耗加一二不等或內扣或外加又每石勒包綠銀一錢或數分不等或指稱糯米價高折銀採買則倍價徵收或令納戶自備包袋糾合積棍私用印記非此不受勒取重價又額外多索空袋名曰貼袋種種耗費相因而生且小民分頭完納恆多守候之苦嗣後漕白二糧務須一總徵收同廠並貯印官惟於徵下米內揀選上色米石舂辦白糧一切人工

包袋草紙俱將春下糠粃抵補不許另款徵收額外私勒耗賠包索至領兌白糧船隻既有行月又有經費較之領兌漕糧已屬從優若再恣橫苛求定即提拿立斃

一兵南局恤向例隨漕徵納但漕白二糧乃運北之項必須潔淨乾圓若兵局等糧則民間食用之米皆可上納向來江南積弊蠹役豪强串通經承將自己糧米派完南軍等類盡將忠厚殷實與零星細戶之糧派納漕白是完納雖同而苦樂迥別且坐完兵局等米經承既受其賄又可任意延捱軍糈累年不及使驕軍水手[illegible]食正糧因而道聽蠹役將各軍應支行月半價强買勒取共典仍復串同經承重價苛徵總之軍民咸受其累蠹胥漁利於中大爲不法嗣後州縣務將兵糧行月局恤等米從公均派徵收如仍前作姦致納戶苦樂不均及藉稱兵糧費用需索水腳銀米訪實官參吏處

一減存行月部價行糧每石一兩二錢月糧每石一兩此項減存原即在該年由單所載每畝科徵米數之中因運糧船隻減存不用故將原編行月二糧折價解部乃蠹胥從中弊混米貴則受賄將勢力糧戶應完之米坐派減存米賤則於冬收之際照額徵足復於開春徵比重戥秤收多勒耗贈本都院見行江蘇兩糧道查將各州縣應扣減存米石如應徵本色運通者該州縣務同兵行等米一並徵收外其有折價者查明減存行糧月糧各該若干該折價若干於闔邑均驗徵收仍於納戶應輸本色米內照數扣除其徵輸折價亦照地丁令民自封投櫃不許存收書私室戥秤收如犯前弊重究不宥

一錢糧正供民間原係按畝輸將完者歸農欠者聽比此一定之理乃州縣憚於煩瑣或止比甲長或總比啚催以通啚合甲之完欠責之一人以致欠糧者痛癢膜不相關完糧者無事橫加敲扑又每扇報一扇總藉稱合算各啚錢糧實則苛求使費大爲民累嗣後止許追比頭戶不許偏累甲長啚催幷僉報扇催厲民如再故違立行參究

一糧總收書責任綦重乃有豪猾巨姦百計鑽謀務求必獲或議酬於紳衿公然保薦或通綫於內署漫爲充當纔經上卯已費多金其設心營求久已視爲利藪焉有奉公守法示後各州縣務於僉點之時苞苴請託一切不行愼選誠實小心書吏數名憑公鬮拈收糧登記隨將姓名自具保結詳報本都院存案如糧總收書犯法悞漕按法重處外本官即連坐題參以縱蠹殃民議罪

一各州縣照額編之數徵收漕糧及至交兌完時每多虧欠其弊由不肖官吏先計通縣應收米若干約得加耗若干將倉收印票給心腹衙役於僻處照依時價幷算耗贈一總收銀糧戶計圖輕便且無守候之苦爭趨如市折者過多於是踢斛淋尖浮勒愈甚尚不足以補倉中米數而折銀竟自入橐又有蠹役哄誘愚民代爲包納將米載至私室私給收串及侵欺腹飽竟逃匿無蹤縣官仍將欠戶追比勒令重完本都院稔悉姦弊嗣後敢有私折私收者或經告發或經訪聞官參吏處其通同私折私收之民一併治罪

一各縣倉斛俱遵照部頒祖斛製造斛面釘攔較准印烙頒發徵收乃不肖官蠹密囑姦匠將糧斛斛牆底之間預造襯木印

烙時抽出襯木周圍用鐵皮包裹欺矇較驗收米則敢鐵加襯每底暗藏分許卽抵斛面半寸或於驗發之後暗將斛內四圍鏟削寬大至斛面向釘斛擴平量不許浮高顆粒近來釘擴鬆寬揉曲其鐵收米時提擴堆平尙留寸許或緊擴平量則竟扣正數如斛米一石止算九斗幾升出票陽遵平斛之處名實吸小民之膏血又收糧處所糧斛自應多備庶民間上米隨到隨斛而無守候之苦乃收書故將印烙之斛大半藏起止留數張在倉場收斛以致擁擠搶奪儒弱小民守候無期任憑蠹胥勒索使費抑令折價諸弊叢生嗣後各州縣務須量糧額多寡多備糧斛緊釘斛擴不許暗藏襯木鏟削寬大平斛折算收糧之時本都院當不時形斛查察如仍蹈前弊官卽飛參役拿杖斃

一百姓納糧到倉積棍收書每借米色爲名露宿不收以致糧米擁塞倉口小民受責公庭於是多方勒索飽慾方收嗣後印官同該糧官看驗米色如果乾圓潔淨卽斛收入倉收書倉役不得借名停留勒打致遠鄉之民守候受比其酒飯錢串票錢等弊槩行禁絕違者重究

一聞江南各屬印官俱差內丁在倉監收巡邏糧總收書加意結納肥甘羅列試思此項食用從何而來總由拴合一夥加斛面討串錢指詐小民供其饕餮不但壞亂漕法抑且大玷關防嗣後槩行禁止違者以不謹參治

一濫差之害本都院已行嚴禁至漕糧一項向來戶糧房婪得賣差規費故將漕白南糧分爲數差又有雜費差正差貼差牌票入手乘船率衆未視完公先勒差費每石五六分不等此差方去彼差接踵原差之外復又飛差酒飯船錢多至數金稍不遂意毀門鎖項拘婦女辱生儒官倉籽粒未入小民已至破家自後凡完糧之民已經開倉上納不許濫差儻有山僻遠鄉逾期未至者每圖止許一差無論南白漕糧總開入一單催攝如將已經上糧之戶一槩出差及各項各差多分各色者許糧里指名首告出票經承及承催蠹役立拿處死

一修理倉廒爲費有限印官自應設法修葺以蔽風雨乃不肖有司常以收漕爲利藪藉稱修倉公用按畝索取公米糯米心紅供給等項名色殊玷官箴合行禁革已後凡有借修倉等項名色私派肥己者立行參究

一多年積歇根深蒂固高立頂假買賣相沿近且旗丁子弟黠衿革役一槩兼充勢豪劣衿亦復包攬爲惡百端屢經嚴革名去實存皆緣不肖有司貪圖陋規藉彼箕斂當收漕之時指稱上官公用名色用一派十先將蠅利浸潤本官落其囮套遂代彼徵催勒限完納小民變賣完納怨謗載道究竟利之歸於官者十之二三歸於胥者十之七八一經發覺胥役之性命不足惜而本官身命俱敗羈因對簿子散妻離回思昔之染指者能供幾處關錢言之豈不可痛合行禁革各州縣官先具並無積歇遵依印結送院存案嗣後如敢仍有盤踞肆害者許里民指名首告立拿處死州縣官以縱蠹糾參監督以失察連坐

一積歇之外另有倉蠹曰發扺曰學霸旗丁私貼官吏橫派爲之作線者全由此輩俗有賣水衣開天窗之說運船一到便

講規例索士儀力任作倡爲頭加派愚懦小民不得不供其魚肉此輩分肥飽食鼓掌萃酬一次擎頭歲歲踞成窩座推陳出新實繁醜類今本都院立法積歇姦棍則責之州縣官嚴查申報列入訪案　題參照光棍例處斬學霸則責之各學教官先取具本學有無倉蠹報文甘結送院仍逐日稽查十日一報如別有發覺者該教官卽以不職參處

一倉夫一役原令看守倉廒每倉三四名足供其事乃各屬倉場每有積年倉夫帶同男婦家口住宿其中侵盜漕糧一經發覺逃匿無踪縣官仍將欠戸追比勒令重完甚至每歲八九月間串通經承著令各扇總圖書每圖舉報厫夫一名著令催比漕糧小民畏當役務議定規例包充復句同笆斛脚夫等項在倉私派陋規勒索捐詐大爲民害示後每邑每倉止許用厫夫三四名止司典守厫房支更巡邏不許容留家口經年住宿其中致滋侵盜其徵比漕糧不許責令催比敢有蠹役仍前多報充役致積年倉脚夫仍自盤踞者許糧戸赴院呈控卽行嚴拿處死

一各帮運丁業有漕截之費行月之糧贍運之田儘足輓輸不致匱乏豈容再肆猙獰然亦由州縣因循陋例勒指公費總書指一科十婪貨盈囊旗丁藉此指稱官吏受其箝制乃抑勒糧戸爲貼費之說朘剝日增膏髓俱盡示後管糧各衙門官役務須洗滌肺腸毋仍勒取陋規坐取漁利其州縣官將漕贈銀兩如數交付運丁不得扣尅抵折此外不得再有需索如州縣科派百姓及運丁勒捐官吏者官參丁處斷不徇縱

一起兌之時運丁綱司擁擠倉口每藉人多鬨鬧以爲需索苛求嗣後遵行掣籤之法州縣官將漕糧分貯倉厫設立各倉字號籤貯於筒內運官亦將該帮船隻分派每日應兌若干船卽將該船運丁領給腰牌輪班進倉掣籤赴各倉受兌酌定每日一船限兌米若干石兌足方許繳籤牌其無腰牌者槩不許入倉擠鬨如有故違及停兌需索者監兌官卽以悞漕揭報白糧儘米掣兌亦照此法一體遵行毋違取罪

一領運官弁督率旗丁受兌抵通交納全完例有議敘近來各弁惟圖貪利如各船赴次受兌按船科勒上米飯米等項名色或竟收工墹或扣支行月負重等項旗丁既受朘削抵通保無挂欠是以贍養旗丁之資歸於貪弁之腹惟有縱令丁橫毫無約束州縣印官怵於漕限剝民益軍以圖安靜是民多耗贈皆由運丁之肆橫而各丁敢無忌憚實由於運弁之需索嗣後領運官弁如敢需索陋規者立行嚴參重究

飭鄉約

照得周禮司徒之職掌邦教以佐安擾盍因其性而導之爲安矯其習而馴之爲擾安之之法利用教擾之之法利用刑與其已然而刑之何如未然而教之我　皇上親製　上諭十六條頒布天下其於化民成俗之道包幷無遺內外臣民莫不欽遵且屢奉部行諄諄通飭其澄敘官方註上考必以宣講　上諭爲首稱近又飭武職衙門一體宣講無非欲化行俗美翕然與唐虞三代媲隆況三吳素號繁華風氣未盡淳習俗未盡古訟獄盜賊未盡衰止鄉約之講更不容緩本都院已擇八月初一日親詣蘇州府學宣講　上諭作倡每月依期著爲定例爲此

牌仰該府并通飭所屬州縣官師人等知悉文到卽於所轄各鄉之中每鄉舉一品行端方齒德兼尊輿論所共推者爲約長副以年壯力強素行無玷者二人竝免其徭役俾得悉心宣揚勸導蒞其一鄉之事月朔會集公所恭捧　上諭十六條并前院所頒注解商勗講說務令明白曉暢人人警省仍不時檢察其鄉之淑慝從違者轉聞該管官明示勸懲其有事體重大應旌應懲者仍申報本都院定奪如該鄉約長副有能實力化導一方者地方有司卽以狀聞給匾獎示儻有匪類濫充徇賄糾舉并倚藉壓眾干預外務及懈惰廢事者府州縣官訪實詳卽責逐更置昔鄭崇之鄉盜賊不入王烈篤行人畏其知此眞堪表一鄉者該府州縣務期實力舉行不必拘定官止在城府則廳官州則州同州判縣則縣丞主簿及各學教官皆可分出入多鄉鎭周流督講卽具遵依并約長副姓名報查毋違

申講學

竊照漢廷傳經宋代講學良以儒者託體宮牆若非日與聖賢經傳朝夕講肄則勳業文章將從何處薰陶啓迪而出故必原本師承遞相祖述而從文教爲近古自世儒不察往往忽爲迂闊於是鄉曲小生旣狃於卑習錮見無所發明而號稱才智者又雜出於功利之途或溺於異端曲學而不知所底蓋正學之榛蕪久矣我　皇上崇儒稽古文教聿興鄒魯之靈在天濂雒之傳克世莫不人習詩書戶登絃誦而況江左名區素稱南方之學得聖門之書華者乎本都院宦蹟所經其所講習俱勸爲一書先後刊布今在吳會猶素志也爰擇九月初二日詣蘇州府學親講作倡單月依期著爲定例爲此牌仰該府并通飭所屬州縣官師人等知悉嗣後各學務延經明行修堪爲師表者一人俾主講席該府州縣官照期親詣明倫堂習禮序坐橫經豎義表身心爲定格切問學爲指歸進生徒而討論之發一議必反覆提撕質一疑必直捷指點務使學人曉然自見其心性之原而卽推致其明體達用之學則庶幾師儒均無忝官牆矣昔南豐曾氏曰以不學未成之材爲天下之吏而治不教之民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此皆造士者之過也然則今日歷階問難之輩類皆他日綰綬宣化之人儻不講明聖賢垂教之旨何以發揮聖賢澤民之學乎昌明正學端自今始文到務期一體舉行卽具遵依并主講姓氏報查違者以不職論

禁夫船

爲嚴禁擅索夫船馬匹勒石永遵以除官民大害事照得江南水陸係直省衝衢驛站經制應付旣已極爲浩繁豈容復有分外違例之供其無驛遞處所本無船隻夫役可應追呼益無起發民夫波累埠船之理乃本都院訪得撫屬道途弊害叢生殆非一端有奉差員役前站一到馬頭恣行虐嚇加夫加船折乾入己者有指稱憲節經臨夫頭埠頭私派津貼者有府廳官因公出境封銀到縣名爲僱覓其實繳還著夫頭埠頭賠累者有迎接新任胥役挾票撲勒船隻者有仕宦遊客經過地方官擅撥夫船見情者有佐貳教職雜員出門擅自出票取討過船者有過往將弁鴟張騷動肆惡橫索者有防兵更調及各營差遣領餉解火藥甚至打草砍柴皆拉夫踹船驚擾地方者有解逃人盜犯違禁擅討裝送者有差役投遞公文驛夫拽送船隻本

應徒步亦强索坐載者凡此積弊流毒本都院皆當盡剔根株合行通禁爲此云云嗣後各驛惟奉差員役遵照勘合火牌應得額設夫船馬匹如數應付其餘白牌小票到驛擅取許驛官即時擒執申究至各處埠頭除大兵經臨或起送各項家口官船不敷權行僱覓接濟外其餘不得濫用一夫擅拿一船本都院躬行作倡遇有公出坐船用夫悉自行僱覓斷不毫擾民間通屬俱當一體遵奉致有故違許被害民人船戶赴轅投告有奪得一票來首者賞銀五兩爲勸地方官有能嚴拿申報者即以風力獎薦將拿解之人從重究處官則飛參務使水陸肅清永絕騷擾勒石遵守各毋違[illegible]

觀風示

竊照文章一道歲異月新趙宋國以迄　昭代蓋不知幾經變化風氣所趨人爭揣摩求售而巍科接踵必推江南四十年來尤爲極盛豈獨其星野之鍾靈山川之毓秀乃爾哉良以騶隊選騷肩肩者詘雜羣芷鶴矯矯者尊卽今翰苑鑣聯奚止高楊張徐之稱僕賈坊紙貴悉追王唐瞿薛之名家根深條茂積厚流光所同然也本都院於丁巳之秋奉　命典闈亦旣厯薦南金臺收東箭茲奉撫治吳會專轄名區知彼瑰雄磊落尙多詮伏於衡茅揣其沈鬱牢騷欲就風塵而物色是用下車伊始思切調饑所期載贄俱來面命親炙除各府廳封發題目另檄委試外爲此云云俱於次月初九日齊集府學兩廡并明倫堂聽候本都院親臨出題考試爾諸生務拓千古之胸抽一日之穎勿論淸奇平正總須自出心裁何似撏撦縱橫祇在不離理要苟堪賞鑑衛各揄揚至在籍貢監及未進童生有願就試者亦准另題一體收考

禁扒手

照得鎭江西門外一帶乃南北通津舟航雲集行旅肩摩有司所宜加意隄防俾棲止無驚道途胥悅斯副我　國家一統車書之盛豈今訪有不法棍徒勾結旗厮俗稱扒子手二戶長名色在於江頭灘岸遇渡船一到蜂屯蟻聚行李貨物擅自駝負而走不問程次不講雇直反强單身商客喘急追隨至歇卸之處則恣意索錢視常雇不啻數倍甚則半途潛颺莫知去向以致損襲喪本害及軀命者往往而有又西馬頭至南關城外大路人居稀少荒僻風雨則樵草旗厮欺孤凌弱動輒明搶暗竊簰灣大小關西門橋等處往來行人擁擠雜沓則有虎喇鷹爪揸白翦綹等害至於平時揑放營債滾折妻孥冒揑逃人恣意詐騙尤爲厲民此輩棍徒或係旗下橫行或係姦民混冒眞僞難分俱干重法除一面咨明將軍嚴訪外合行拿究爲此云云如遇前項大惡及橫搶硬奪掏竊等棍被害人立時喊叫地方其總甲附近人戶務協力擒拿押赴府縣衙門審問果係旗下者解將軍公衙門處治如係假冒卽嚴拿究擬申報本部院立置重典若地方總甲附近人不行救護協拿査出并坐決不姑貸

禁扛孀

爲嚴禁扛孀惡俗以維世風事照得婦人之道從一而終脫有不幸斯眞呼天搶地無所控愬之人爲鄰里鄉黨者縱不能賙卹救之亦何忍因之以爲利乎今訪民間向有扛孀惡俗係無頼地棍崙覬里中孀婦夫骨未寒輒敢句連棍羽撮合鰥夫婪

恣挾人勢圖橫刼不問本婦甘心柴苦願守夫喪不顧伊家舅姑失養子女慘離不論兩姓年齒不齊貴賤非偶不容舅姑母家擇配主婚稍有他議反肆搶鈔毒毆莫敢攖鋒以致飲恨銜哀俗鮮完節夫女子以不自失爲信縱非生長名門夙嫻女訓亦豈不知改適爲覥顏之事乃橫被此張逼脅浪擲終身仳儷失所寧不痛恨本都院月朔會講　上諭已經通檄所屬共宣聖化務使窮鄉僻壤匹夫匹婦無不與被堯舜之澤害苗之莠芟除務盡爲此云云嗣後民間孀婦有恪守貞操誓死不嫁者該有司官加意矜全俟其完節合例申請　題旌其或靑年無靠膳者難期或門戶孤單不能存活者聽從舅姑婦家擇配改適毋許旁人硬插爭撓如有無賴地棍仍前糾衆強奪敢於恣暴橫行者經告理或經訪聞定按律從重治罪決不姑寬爾等同在天壤之中亦思疾病扶持方爲親睦況誰無夫婦忍令存歿不得相保出爾反爾天道好還矧　國法不宥乎其各猛省毋忽

禁阻葬

爲嚴禁攔喪阻葬以厚民俗事照得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而又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然則喪葬之禮關係民風士俗良非細故今訪三吳有等惡習凡遇民間造墳毋論山川向背土田近遠非稱有傷來脈卽嫌龍虎相妨輒糾集多兇橫行攔阻弱受強淩寡被衆暴紛紛格鬭習以成風甚至掘傷葬穴拋毀屍骸燒骸殺命慘不可狀受害之家勢必經官控理遂致訟庭拖累破產傾家作俑何人眞堪痛恨夫自雪心賦扒砂經等書行世東南風俗惑於龍穴沙水之說有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比上葬有地又被此等橫逆之輩阻撓敗壞卒至屍棺暴露安厝無期蔓草靑燐傷心慘目誰無父母之喪何竟忍令至此本都院宣揚德化仰見　皇上仁民之恩澤及枯骨卽掩埋胔骼屢奉明文而況喪葬大事乎合行嚴禁爲此云云嗣後營葬之家除奉　諭葬墳塋應有禁步通族祖穴左有族禁及歷代名賢先賢墓道不得擅葬外凡係本戶祖遺續置山田地畝幷現經契買官稅過戶者聽憑擇吉安葬敢有無賴頑民仍前逞兇攔阻本都院訪聞得實或被控告經地方官審詳定行嚴拏到轅從重科斷決不姑寬爾等試思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彼皆不知欲將子孫禍命乞靈於既朽之骨因而曠日遲久委親不葬已屬大惑不解之人乃強暴之徒忌刻他姓得地妄指風水有礙又從而破壞之干戈相尋圖歸暴露眞不解若輩肺腸爲何等矣獨不見古人忠厚之道鄉鄰有喪往往里爲罷舂更有醵錢助葬者若等不思古道相勖而惟強暴是逞乎顯有　王法幽有鬼神其各凜畏毋忽

禁喇虎

爲嚴禁喇虎肆惡以靖地方事照得害苗之蟲不一其類有食心爲螟者有食葉爲螣者有食根節爲蟊賊者彼害民之蠹亦如之本都院去疾務盡其各種民蠹業經先後禁戢拏懲外今訪江甯省郡又有一等喇虎名色專一串搆營斯糾集匪類橫行街市莫敢誰何如羅織紡男開場賭博恃強打架潑酒姦占等事靡惡不爲査經各都院歷禁在案近聞此輩仍在江甯府前及朝天宮等處混稱插翅虎金毛太歲等號數十爲羣拳勇逞技道路以目其荼毒良民不啻蟊賊之害禾稼矣合再嚴禁

爲此云云示後務各格心向善立靖根株俾五都之市廓然無擾儻有怙終不悛仍前結黨逞兇爲害地方者一經訪拿或被控首到轅定照光棍例處死斷不姑宥當今　聖化流行昇平世界爾等安身樂業儘有本分生涯何苦游手好閒陷入匪僻竟甘浪蕩頭顱耶其各痛省毋貽後悔

飭船埠

照得吳下澤國窮民駕船覓食甚爲艱苦乃遭強暴棍徒營充埠頭有設招接客商到行勢須指稱使用名色任意叩勉各處之募不同明有至加二加三者稍或拂意則留滯停泊不容搬載船戶飲泣莫訴深可痛恨又有蘇松等府文武大小各衙門飛仙船隻本官不自給工食聽船頭誆給免差小票抑勒鴨嘴小船每月津貼銀三錢以爲工食按月徵斂婪贓不貲其各郡船名不同或亦有倚恃官坐船隻苛勒小船津貼之弊合行飭禁爲此示仰合屬埠頭及飛仙船頭衆船戶人等知悉本都院蒞任以來一應封船討船諸弊已經給示嚴行禁止埠頭並無使用豈得仍然借端勒詐船戶嗣後遇客寫載每銀一兩許給銀五分以酬其寫票照驗之勞敢有違例多取各埠俱係通行孔道訪聞最易一經覺察立即檄提到轅併贓論罪其飛仙船小票已飭蘇松等府各將文武大小衙門自給工食自僱水手外立押船頭限一月內盡數撤回及各都官船並不許需索小船分毫津貼如過限不收仍前勒詐許鴨嘴等小船人戶執票赴本都院衙門投首本船戶賞銀五兩即驗票飛提船頭重責枷示官則飛參爲爾構開婦子一吐冤氣各宜力遵毋或懦怯

飭官船

爲飭禁事訪得闔郡文武大小衙門署有飛仙船隻乃自備爲緩急往來之用即宜自給工食僱募水手何得給與免差小票令其抑勒鴨嘴小船領取照驗每月津貼銀三錢計一飛仙船合本衙門及轄屬長吳兩縣給票共九十張每年得銀不貲吳江青浦等處地方共有鴨嘴船三千餘隻每年斂銀不可勝紀朘窮弱之脂膏填豪強之谿壑皆在己之纖貲貽地方之大害有人心者所不爲也一郡如此他郡可知即船之名色不同而倚官酷索則一合行通飭爲此牌仰該文武衙門官吏查照來文事理凡有飛仙官座等船俱自行給與工食其所給免差小票限一月內着各船頭盡數拘回杜絕需索津貼之弊如過限不收許鴨嘴等小船執票赴轅控告除本船戶賞銀五兩外立提船頭正身重責枷示給票之員立行飛參不貸

禁賭博

照得賭博成風爲害最大啟獄訟之端伏盜賊之種一切禍患所延無不歷貽於此究其造孽則主窩放頭者實爲罪魁蓋由其挾千百青蚨計權子母因而句二三遊手先作囮媒遂致浪子蜂攢貪夫蟻聚呼么喝六整日連宵彼去此來倏然忽敗而彼則旁觀鷸蚌爭持坐受漁翁之利其爲迷惑坑陷者不知凡幾矣或有罄囊荒業須落膽而靡追甚則破產傾家命填溝而可歎總因一夫作俑釀成霧障之昏只緣斗室藏姦驅就魚淵之萃賭窩不立博徒不聚賭窩不除博徒不散也合行示禁爲此云云嗣後嚴拿賭博務先密緝窩賭之家地方有此窩者諸色人俱許到官出首照例將錢物一半給賞其窩賭及聚賭之

人照律嚴加究擬總甲保長扶同容隱與犯人同罪州縣官查拿不力察出以罷軟論愼之毋忽

禁打降

爲嚴拿打降光棍事照得光棍之處分最嚴而打降卽其同類光棍其名已久打降則起於近年且獨盛於吳下綠林一種不務生業遊手好閒之徒專逞妄拳（此下原闕三字）曰打手教師引誘民間子弟轉相學習因而（此下原闕二字）聯羣關通呼應暴橫淩弱剽獲如意於（此下原闕四字）狡童頑僕爭欲攘臂登壇卽舊放之窮簷（此下原闕二字）其思傾身入隊計其流毒明勒騙酒食嚇詐貲財（此下原闕一字）愼助訟家之鬭毆或募作豪右之護持究其極謂爲人命之兇手强盜之把風矣除現在訪拿剿滅外合行飭禁爲此云云嗣後地方有打降光棍總甲鄰佑卽公舉到官重責枷示驅逐出境不許容留滋害若審有詐財實蹟者照新例究擬立斬其有延請教師在家學習拳棒兩鄰亦卽舉首同居父兄幷拿杖責地方官能不時嚴拿申解以風力獎薦若經年無聞其爲溺職可知

檄通屬

爲欽奉 上諭事爲照奉 旨購書檄行四月有餘未據該州縣呈送片紙憑何上輸 天府況江左本文獻之邦 宸衷所注萬一他省羣相獻納而此地反闕如將來咨覆（此下原闕二字）得諉諸菁華之已竭乎俗吏蒙羞府不（此下原闕七字）府官吏查照原行卽將發去書（此下原闕九字）縣發一百張火速分送憲（此下原闕九字）同該學教官傳諭好學（此下原闕七字）市鄉村各處仍不時面會紳士諭致本部院（此下原闕二字）購輯上應旁求凡有家藏善本情愿得價者議定數目開呈止願借本鈔寫者算就用日繕畢卽還一面將書固封飛呈本部院核奪另示每州縣購書計五部以上爲率務期有裨心性政治不得雜採濫收幷將陳編塞責部限轉瞬卽屆得書之後鈔謄裝釘向需時日萬難延緩定限十月內呈送如有遲違除提比經承外仍將該州縣職名定入應參員數毋視等閒（此下原闕二字）極之下人文蔚興豈無彭幹朱載獻書千二百卷其人者乎望之速速

批公請講學呈

吳門名郡茂苑多才本季札禮讓之餘當子游文學之後尹和靖絃歌舊俗書卷猶新胡安定教授遺風筆牀宛在諸生生當其地出逢其時學擅淵源（此下原闕三字）就而能推賢樂善慕義嚮風可稱大雅不羣誠（此下原闕四字）及但鄭元入扶風帳下無忝傳經必韓（此下原闕四字）先生乃能原道本都院方斯有（此下原闕八字）崇正闢邪不

待矢諸今日析（此下原闕）

（此上原闕）石鼎黃中堅吳世標尤倬韓（此下原闕六字）維揚蔣文渻韓繩武蔡元憲陸磬湯祖闇沈垣許永貞許承翼唐鏞馮兆陛劉震祥楊去病吳挺丁瀚等具呈爲公請憲轅涖泮敷揚道統以宏文教事竊惟圖治之要首在育材好學之功必資切問聖經賢傳本若江河在地而日月在天諸子百家不無道隱小成而言隱浮僞年來之荊榛雖刈未窺暗室燈釭胸中之煙霧猶迷莫睹廬山面目兔毫寫出大都土飯塵羹蠹簡呫俞半牕風雲月露無裨誠正貽憾古人必究精微始聞大道然關閩濂洛會心須得指南車而道德功名探宗賴闢康莊路伏讀武林會語頓令頑鐵登鑪進觀敬一名言奚啻秦（此下

（原闕一字）入漢邇者（此下原闕十八字）經更有下情靡已竪耳提（此下原闕十二字）倩清明廣大修（此下原闕十三字）新傳願得青（此下原闕十五字）之高弟（此下原闕十五字）誠榮況（此下原闕十二字）麤疏庸陋非宗（此下原闕十一字）想泰伯委端秉禮（此下原闕八字）游古道照人一話勝讀十年書望之（此下原闕三字）得可正從來誤樂莫大焉且政簡刑清洵是敷文時候而秋高氣爽彌深就日心隅伏乞曲徇積忱丕宣實學談經論史如登白鹿石渠辨難晰疑接跡杏壇槐市不必分經義治事成人小子坐春風亦何需絳帳鱣堂棫樸菁莪零湛露斯日培公門桃李使吾華秋實堪收異時作　京室棟梁感削鑿引繩有自矣爲此連名上呈

批請刊會語呈

謬叨虛左腼勉登壇往說雖多立言不易若使拘牽文義便非

發揮性命之談假令雜撰新奇又懼（此下原闕九字）而光扶斯理沛而詞旨勿（此下原闕九字）言往行安能盡契先儒況（此下原闕十四字）之請行當教（此下原闕十六字）好華明（此下原闕十六字下存小注學誠意與貴章六字此下當更有闕文）

讀書堂綵衣全集卷四十六

跋

河陽趙公讀書堂集傳世甚稀而學術經濟文章其光氣皆不可掩遏撫浙政績尤偉杭人至今祠之與武進趙恭毅稱二趙公集中撫浙撫吳條約皆其公牘文字平實驚奇讀之令人歎絕自世以理學爲深冬之稱紛紜以腐儒當之公平生最喜講學乃其爲政蒞事知仁勇三者具備有沛然莫禦之概爲學之眞際固卓特乃爾如公信可謂不負平生所學者文采風流其餘事也丁松生大令擇詩文之著於浙者刊武林草然非全豹保山劉景韓方伯藏公集寫本間有殘缺取丁氏藏本鈔補原書刊於公之生前故集首無傳誌之文坊間傳刻之滿漢名臣傳亦無公傳浙江雲南通志滇繫識小錄諸小傳皆畧而不詳論世知人讀者憾焉君堅司馬賓暘爲恭毅嫡孫方以恭毅集請方伯復刊讀河陽集仰爲如驂之靳且以公之學閒仕履見於公自著與諸論贊者甚備乃仿揅經室集傳之例成趙玉峯先生集傳一篇首尾完具光緒壬辰秋方伯護浙撫疏公政績請建專祠列入祀典奉

硃批允准又出公集付書局刊行屬源瀚檢校原書序跋幾及一卷寫本盡去之今取五序之足以見公生平者錄之而附以集傳其餘序跋及他書中有事實爲集傳所畧者命兒子舜年輯爲軼事十六則並丐慈谿馮夢香孝廉勘正寫本之譌誤焉幽光鬱緒久而愈昌豈倖致哉上元宗源瀚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５４
作者＝
页数＝７８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